佛藏輯要

㉔

巴蜀書社

第二十四册

佛藏輯要

周紹良題

目録

指月録
重刻序　一
原序　三
發願偈　四
總目　五
巻一　一六
巻二　二五
巻三　四三
巻四　六一
巻五　八二
巻六　八九
巻七　一一二

卷八 一一八
卷九 一四〇
卷十 一六七
卷十一 一八一
卷十二 一九八
卷十三 二一〇
卷十四 二二四
卷十五 二四〇
卷十六 二五〇
卷十七 二六〇
卷十八 二七八
卷十九 二九〇
卷二十 三一二
卷二十一 三二七

卷二十二　三四三
卷二十三　三五三
卷二十四　三七三
卷二十五　三九八
卷二十六　四一四
卷二十七　四二三
卷二十八　四三〇
卷二十九　四四九
卷三十　四六九
卷三十一　四八二
卷三十二　五一二
續指月錄
序及前記　五四五
總目　五四九

凡例　五六六
虎丘徑山二祖長幼倫叙考　五六九
卷一　五八三
卷二　六〇六
卷三　六二二
卷四　六三五
卷五　六五〇
卷六　六七三
卷七　六九〇
卷八　七〇八
卷九　七二〇
卷十　七三一
卷十一　七三七
卷十二　七四七

卷十三　七六二
卷十四　七六五
卷十五　七七二
卷十六　七七八
卷十七　七八四
卷十八　七九二
卷十九　八〇五
卷二十　八三〇
續指月錄尊宿集　八三七

重刻水月齋指月錄敘

此幻寄道人瞿君所集從上老古錐語也。古德云。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窺符盜璽者紛然。要須有個驗處。所謂驗處者。非有文非無文現前逼露。卓卓寧彰。此眞符也。所以古德又云。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玄沙云。世尊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猶如話月。曹溪豎拂子。還如指月。若夫執指爲月。此晉鄙所以受欺於公子也。僧問雲門曰。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澄波無透路。仰山云。月落千江。體不分水。永嘉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幻寄以爲我此一齋可攝千江之水月。而不免於指月。使有能釋指見月者。則此錄可不設也。是以先師見而亟賞之。當時老宿有異議。謂俗漢之書。學者不當經目。先師哂之。曰此迨如以峨眉之月。只落錦江。不經吳會也。余嘗攷五燈並燦於南北宋。而廣燈一集實出李都尉遵勗之手。與四燈俱傳。如掌五指。會元所緝。咸備述焉。亦觀其有實驗於符信否耳。幻寄生萬泰間。適當宗門衰晚。乃於宦學之暇。醉心此道。研味有年。雖鉤索甚廣。亦大率用會元爲胎骨。叅以諸家同異。其便於叅伍者。在攟拾二派五宗

諸師激揚綱要之微言。各各綴於本條之下。使竊符之子。不得行其狡猾。故語備諸家。宗兼旁正。昔大慧杲疾諸方臂香妄授。各存窠窟。乃集正法眼藏一書。并其旁出諸老經教道理而共存之。張無垢譏其不專主張擊石火閃電光者一著子。大慧岸然不頷。何者。一師指授。易成窠窟。彼此互傾互奪。然後儱侗不得。支離不得。語不得。默不得。一不得。異不得。學者情識。無處安立。不得不死却心。向自己脚跟下挨撥討下落。及乎挨撥到去不得處。忽然虛空迸裂。冷灰豆爆。然後自己轉轆轆活卓卓者一著子。突

然現前。及自家本等受用。既得現前。然後試舉從上諸老宿各各橫拈豎弄。當陽縱奪。不拘文字者一著子。亦無不宛轉的的現前。如水中月。觸處皆圓。如指端月。當空湧現。先老人有賞於幻寄者此耳。至其間出己意。雖不能盡無可商。然諸家源委。具在目前。瑕瑜可以共矚。如月之圓缺。映水則現。幻寄正不欲私一己之騃見。蔽人天之眼目也。茲錄刻板。初藏本家學者搆之。或艱。及破山和尚鋟之嘉禾。而江南學者人。置一帙於行縢間矣。江北獨未之或見。余乃命禪者較讐其譌。而重鋟之天寧。用惠大江以

北有志此事者。雖然。利與害俱。藥與病兼。世出世間。諸法類然。此錄本集從上諸聖殺活眼目。勦絕學者病根窟窠。而聰利之徒。或者記其言句。摋其尖新。資其辨利之助。輒謂我有超人之作。據自稱楊稱鄭。塗糊沒眼長老。誑嚇無知俗子。則非幻寄及從上諸聖指月者之過。而諸人執指者自作沒量之罪過。莫謂雲門未曾道破可也。

雲門道人弘禮題

水月齋指月錄原序

嵇叔夜好鍛。阮遙集好蠟屐。當其意之所適。視世之他好。雖陳於前。無足移也。此不必明哲。第無二子之僻者。皆能喻鍛與屐無足尚。交嗤其失所好已。而以二子之才之美。方其跌宕鑪鞴。婆娑火蠟之閒。雖窮極要眇以開之。使勿好。有嗌然而笑耳。終不爲之移已。及其既喻。則天地此鑪鞴也。萬有此火蠟也。孰足控摶。孰足容與。程伯子浮雲堯舜之業。以玩物喪志目輯錄五經語者。意不若是乎。人之好不齊。乃或尊鍛而卑屐。君屐而隸鍛。不亦過乎。予垂髫則好讀竺墳。尤好宗門家言。及歲乙亥夏。侍管師東溟先生於郡之竹堂寺。幸以焦芽與霑丼露。開蔽良多。既而師則朝徹蟬蛻。五宗掩耳不欲復聞。予則沈酣於是。恒語同輩。聖人六藝之精蘊。諸所訓詁。非讀竺墳不能得其真。生於萬物之中而得爲人。人而男。男而知讀書。於書知竺墳。於竺墳知宗門。是猶轂乳而得雪山之牛。復能得酪於乳。得生酥於酪。而熟酥而醍醐哉。雖有他好。吾不移矣。此正予跌宕鑪鞴婆娑火蠟時語也。於是在架之書。率多宗門家言。每讀之如一瓶一鉢。從諸耆宿於長林深壑。雖人間世波濤際天。埃

壒藪日。予席枕此。如握靈犀。得辟塵分流之妙。彼涔滀堀堁。莫能我侵矣。意適處輒手錄之。當點筆意適。雖圭組見逼必謝之。兒穉牽挽必謝之。寒暑之薄肌骨。饑渴之迫臟腑。有不暇顧。肯復移意他好之雜陳耶。僻而至是。奚必人嗤。予固自嗤矣。至乙未。積錄有三十二卷。適友人陳孟起見而誤賞焉。孟起遂爲錄二本。會有黃州之役。過故里。嚴道徹至齋中。亦誤賞焉。遂以孟起本遺之。道徹遽欲授梓。予笑曰。此予嵇氏之鍛。阮氏之屐也。凡所云意適者。皆鴆毒也。道之所以塞也。予既已喻其僻矣。予乃欲使有目者共嗤其僻耶。堅止之。逮辛丑。予自昭武乞骸歸。道徹欲梓此意益堅。且曰。子謂此爲僻。子則謂然。然可以已衆僻。古之人不云乎。惟楔出楔。至爲發願偈。率其弟侄若子。梓行之。予既不能止。遂不敢藏其僻。爲次第緣起於其端。題之曰水月齋指月錄。水月幻也。而云指月。果有如盤山所云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乎。吾不可得而知也。其質之鑪韛火𩇕。

萬曆壬寅夏五月戊寅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槃談書

刻指月錄發願偈（有述）

釋典雖有宗教兩塗。世尊云。吾四十九年任世。未曾說一字。則何教之非宗乎。顧宗門須憑實悟。毫不容僞。觀古之尊宿。幾十年點胸自許。直至末後爲明眼人煅煉過。方始開省。則悟豈易言哉。及其悟後。奉戒愈精。檢過愈密。甚至向折脚鐺下入山磨煉。眞悟人氣象如此。豈非識法者懼乎。今之望見門頭戶口者。便謂已證已得。從而呵佛罵祖。放蕩無檢。聲色貨利。居然常人。而高談濶論。明欺一世。意欺世乎。自欺乎。有日鬚眉墮落。嘔血無及。在何得歸罪於宗。偈曰。

世皆懺罪造福。我亦作福滅罪。惟有流傳法寶。續佛慧命爲最。願我生生世世。不逃正路修行。直取菩提上果。徧度法界衆生。還願衆生覺悟。修行不逃正路。聊憑標月指頭。正見雲開月露。逍遥性海之中。當體與佛全同。逐一銷除夙習。次第到岸登峰。愼勿撥無因果。莽莽蕩蕩招禍。殺盗婬妄不除。豈得泥犂免墮。還有向上一言。頭上便是靑天。秋月梧桐滴露。春風楊柳含烟。

萬曆辛丑歲八月初三日吳郡嚴澂和南書

指月錄總目

卷之一

七佛

毘婆尸佛　尸棄佛
毘舍浮佛　拘留孫佛
拘那含牟尼佛　迦葉佛
釋迦牟尼佛
附諸師拈頌諸經語句

卷之二

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　天親菩薩

維摩大士　善財
須菩提尊者　無厭足王（緊那羅王附）
舍利弗尊者　鴦崛摩羅尊者
賓頭盧尊者　障蔽魔王
那吒太子　廣額屠兒（文殊思業禪師附）
泰跋陁禪師　金陵寶誌禪師
雙林善慧大士　南嶽慧思禪師
天台智者禪師　泗州僧伽大聖（萬迴附）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寒山子
天台拾得子　明州布袋和尚
法華志言大士　扣氷澡先古佛
千歲寶掌和尚　懶殘
法順大師　清涼澄觀國師

卷之三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七祖婆須密尊者　八祖佛陁難提尊者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十祖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尊者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八祖菩提達磨尊者（章次列于東土祖師）
卷之四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鑑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大鑒禪師
卷之五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　青原行思禪師
六祖下第二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南嶽讓嗣南嶽一世）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青原思嗣青原一世）
卷之六
二祖旁出法嗣
僧那禪師　向居士
四祖旁出法嗣
牛頭山法融禪師　牛頭山智巖禪師（融禪師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法持禪師嗣持慧方禪師嗣方巖禪師嗣）
安國玄挺禪師（威禪師嗣）　天柱崇慧禪師二人
徑山道欽禪師（鶴林玄素嗣素牛頭威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佛窟惟則嗣則牛頭慧忠嗣忠牛頭威嗣）
鳥窠道林禪師（徑山欽嗣）
五祖旁出法嗣
嵩嶽慧安國師　壽州道樹禪師（北宗秀嗣）
嵩嶽破竈墮和尚（安國師嗣）
嵩嶽元珪禪師二人
終南惟政禪師（嵩山普寂嗣寂北宗秀嗣）
嵩山峻極和尚（破竈墮嗣）
六祖旁出法嗣
司空山本淨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
永嘉玄覺禪師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
圭峰宗密禪師（遂州道圓嗣圓荆南惟忠嗣忠磁州法如嗣如荷澤嗣）
卷之七

未詳法嗣
泗州塔頭　講肇論僧
道流在佛殿（法師入佛殿）　六通院僧
聖僧像　死魚浮水
馮延巳　問聖僧年
僾塞感山王　僧見地藏
鷂子趁鴿　問無揀
廣南住菴僧　圓通和尚
童子上經　先淨照禪師
曹溪主衣鉢僧　高麗觀音
長明燈　護國天王

五蘊偈　犬傷持鉢僧
宋太宗　茶陵郁山主
因禪師　樓子和尚
神照本如　上竺圓智
公期和尚　雲頂禪師
終夏不說（老宿畜童）　二庵主
舉九年面壁　師子捉兎
婆子燒庵　婆子到趙州
跨驢人　肇法師
雙溪布衲　法海立禪師（天寧明附）
幽棲和尚　老洞華嚴

太瘤　歐陽文忠公
醫官僧　無鬼論
古德油糍　定僧問彌勒
元曉　修雅法師
文通慧

卷之八

六祖下第三世上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南二馬祖嗣）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

卷之九

六祖下第三世下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南二馬祖嗣）
廬山歸宗智常禪師　明州大梅法常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　蒲州麻谷寶徹禪師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
水潦和尚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　潭州三角總印禪師

汾州無業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　常州芙蓉大毓禪師
利山和尚　松山和尚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
五臺山隱峰和尚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　磁州馬頭峰神藏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　烏臼和尚
石臼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
亮座主　百靈和尚
則川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
潭州秀溪和尚　江西椑樹和尚

浮盃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
濛溪和尚　襄州龐蘊居士（四十七人）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青二石頭嗣）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　潭州大川禪師
潮州靈山大顛禪師　潭州長髭曠禪師
潭州招提慧朗禪師　長沙興國振朗禪師
汾州石樓禪師　鳳翔法門佛陁禪師
澧州大同濟禪師（十人）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據符碑嗣石頭）
天王道悟禪師（據丘碑嗣馬祖未定宗派二人）

卷之十

六祖下第四世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南三百丈嗣）

卷之十一

六祖下第四世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南三百丈嗣）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　杭州大慈寰中禪師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　瑞州五峰常觀禪師
潭州石霜性空禪師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
洪州東山慧禪師　百丈山涅槃和尚（十人）
趙州觀音從諗禪師（南泉嗣）
湖南長沙景岑禪師　鄂州茱萸山和尚

衢州子湖利蹤禪師　終南雲際師祖禪師
鄧州香嚴義端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
日子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
池州甘贄行者（十人）　洪州雙嶺玄眞禪師（鹽官嗣）
芙蓉靈訓禪師（歸宗嗣）　漢南高亭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　五臺山智通禪師（四人）
鎭州普化和尚（盤山嗣）　壽州良遂禪師（麻谷嗣）
虔州處微禪師（西堂嗣）　金州操禪師（章敬暉嗣暉馬祖嗣）
戒靈禪師（永泰湍嗣湍馬祖嗣）　五臺秘魔巖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三人）

卷之十二

六祖下第四世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百丈嗣溈仰宗）
潭州道吾宗智禪師（青三藥山嗣）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　華亭船子德誠禪師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
澧州高沙彌（六人）　京兆翠微無學禪師（丹霞嗣）
吉州孝義性空禪師（二人）　仙天禪師（大川嗣）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大顚嗣）
馬頰山本空禪師　本生禪師（三人）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長髭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天一）

卷之十三
六祖下第五世
睦州陳尊宿（南四黃檗嗣）　福州烏石靈觀禪師二人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長慶安嗣）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二人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趙州嗣）
揚州光孝慧覺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　杭州多福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六人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長沙嗣）
石梯和尚（茱萸嗣）　紫桐和尚（子湖嗣）
日容遠和尚二人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關南常嗣）
（常鹽官嗣）　漳州羅漢和尚二人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高安愚嗣愚歸宗常嗣）
婺州金華俱胝和尚（天龍嗣龍大梅常嗣）
袁州仰山慧寂禪師（溈仰宗溈山嗣）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　京兆府米和尚
元康和尚　襄州王敬初常侍
鄭十三娘八人
卷之十四
六祖下第五世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黃檗嗣臨濟宗）
卷之十五

六祖下第五世
潭州石霜慶諸禪師（青四道吾智嗣）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二人　僧密禪師（雲巖晟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船子誠嗣）
舒州投子大同禪師（翠微學嗣）
郢州清平令遵禪師二人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天二龍潭嗣）
卷之十六
六祖下第五世
瑞州洞山良价禪師（青四雲巖晟嗣曹洞宗）
卷之十七

六祖下第六世
睦州刺史陳操居士（南五陳尊宿嗣）
袁州南塔光涌禪師（溈仰宗仰山嗣）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二人　雙峰古禪師（先雙峰嗣峰溈山嗣）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臨濟宗臨濟嗣）
魏府大覺和尚　鎮州寶壽沼禪師
鎮州三聖慧然禪師　定州善崔禪師
幽州談空和尚　虎溪庵主
覆盆庵主　桐峰庵主
杉洋庵主　定上座
奯上座十二人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青五石霜諸嗣）
台州湧泉景欣禪師　邵武龍湖普聞禪師
潭州雲蓋志元禪師　鳳翔石柱禪師
張拙秀才（六人）　澧州洛浦元安禪師（夾山會嗣）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　洛京韶山普寰禪師
郢州四禪禪師　鳳翔天蓋山幽禪師（五人）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天三德山鑒嗣）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　泉州瓦棺和尚
襄州高亭簡禪師（四人）

卷之十八

六祖下第六世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青五曹洞宗洞山嗣）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
青林師虔禪師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
潭州龍牙居遁禪師　益州北院通禪師
京兆蜆子和尚　越州乾峰和尚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　九峰通玄禪師（十一人）

卷之十九

六祖下第七世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南六溈仰宗西塔穆嗣穆仰山嗣）
郢州芭蕉慧清禪師（南塔通嗣）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臨濟宗興化嗣）

守廓侍者（二人）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寶壽沼嗣）
寶壽第二世和尚（二人）
洪州同安常察禪師（青六九峰虔嗣）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二人）　鳳翔青峰傳楚禪師（洛浦安嗣）
袁州木平善道禪師（蟠龍文嗣文夾山會嗣）
郢州桐泉山禪師（黃山輪嗣）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天四巖頭奯嗣）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二人）　福州玄沙師備禪師（雪峰存嗣）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　漳州保福從展禪師
福州鼓山神晏禪師　龍華照布衲
明州翠巖令參禪師　越州鏡清道怤禪師

報恩懷嶽禪師　安國弘瑫禪師
長生皎然禪師　越山師鼐禪師
太原孚上座（十二人）

卷之二十

六祖下第七世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青六曹洞宗曹山嗣）
處州廣利容禪師（二人）　洪州同安丕禪師（雲居膺嗣）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　池州稻山章禪師
朱溪謙禪師　南康雲居道簡禪師（五人）
護國守澄禪師（疎山仁嗣）　黃檗慧禪師
伏龍奉璘禪師（三人）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青林虔嗣）

京兆重雲智暉禪師（白水仁嗣）
杭州瑞鹿幼璋禪師二人　報慈藏嶼禪師（龍牙遁嗣）
韶州雲門文偃禪師（天四雪峰存嗣雲門宗）

卷之二十一

六祖下第八世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南七溈仰宗資福寶嗣）
郢州芭蕉繼徹禪師（芭蕉清嗣）
彭州承天辭確禪師二人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臨濟宗南院嗣）
鐵胡頡橋安禪師二人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西院明嗣）
鄂州黃龍誨機禪師（天五玄泉彥嗣彥巖頭奯嗣）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羅山閑嗣）
漳州羅漢桂琛禪師（玄沙嗣）
安國慧球禪師　福州大章契如禪師
天台國清師靜上座四人　泉州招慶道匡禪師（長慶稜嗣）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　太傅王延彬居士三人
谷山行崇禪師（保福展嗣）　漳州報恩道熙禪師
招慶省僜禪師三人　鼓山智嶽禪師（鼓山晏嗣）
報國照禪師（龍華照嗣）　衢州烏巨儀晏禪師（鏡清怤嗣）
福州瑞峰志端禪師（安國瑫嗣）
保福清豁禪師（睡龍溥嗣龍雪峰存嗣）
四祖清皎禪師（白兆圓嗣圓感潭資嗣資德山鑒嗣）
大龍智洪禪師二人　同安志禪師（青七曹洞宗同安丕嗣）
廬山佛手行因禪師（鹿門真嗣真曹山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草庵義嗣義曹山嗣）
襄州廣德義禪師（廣德延嗣延曹山嗣）
廣德周禪師二人　石門慧徹禪師（石門蘊嗣）
益州香林澄遠禪師（天五雲門宗雲門嗣）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　鼎州德山緣密禪師
岳州巴陵顥鑒禪師　隨州雙泉師寬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　洞山清稟禪師
北禪寂禪師　雲門朗上座十一人

卷之二十二

六祖下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南八臨濟宗風穴嗣）
廣慧真禪師二人
黑水和尚（天六黃龍機嗣）　棗樹第二世和尚
呂巖真人三人　襄州清溪洪進禪師（羅漢琛嗣）
昇州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二人
洒仙遇賢禪師（龍華球嗣球長慶稜嗣）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青八曹洞宗同安志嗣）
懷安雲頂德敷禪師（護國遠嗣遠護國澄嗣澄疎山仁嗣）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天六雲門宗香林嗣）

韶州大歷和尚（白雲祥嗣）　連州寶華和尚　二人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雙泉寬嗣）
荊南福昌惟善禪師　二人　蓮華峰祥庵主（奉先深嗣）
藍田縣真禪師（般若柔嗣柔雲門嗣）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羅漢琛嗣法眼宗）

卷之二十三

六祖下第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南九臨濟宗首山嗣）
并州三交智嵩禪師　葉縣廣教歸省禪師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　襄州谷隱蘊聰禪師
汝州廣慧元璉禪師　鐵佛院智嵩禪師

仁王院處評禪師　智門罕迥禪師
丞相王隨居士　十人　圓通緣德禪師（天七清溪進嗣）
郢州大陽警玄禪師（青九曹洞宗梁山觀嗣）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天七雲門宗智門祚嗣）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文殊真嗣真德山密嗣）
洞山自寶禪師（五祖戒嗣）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福嚴雅嗣
雅洞山初嗣）　南安巖自嚴尊者（西峰豁嗣豁清
涼明嗣明雲門嗣）　天台德韶國師（法眼宗法眼嗣）
金陵清涼泰欽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　永明道潛禪師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　雲居清錫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禪師　金陵報恩文邃禪師
報恩玄則禪師　歸宗策真禪師
同安紹顯禪師　觀音從顯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　古賢院謹禪師　十五人

卷之二十四

六祖下第十一世

潭州石霜楚圓禪師（南十臨濟宗汾陽嗣）
滁州瑯琊慧覺禪師　瑞州大愚守芝禪師
舒州法華全舉禪師　南嶽芭蕉谷泉禪師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　六人
浮山法遠禪師（葉縣省嗣）　潤州金山曇穎禪師（谷隱聰嗣）

唐州大乘德遵禪師　景清居素禪師
駙馬李遵勗居士　四人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廣慧璉嗣）
文公楊億居士　二人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十曹洞宗大陽嗣）
興陽清剖禪師　羅浮顯如禪師　三人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天八雲門宗雪竇嗣）
宗道者　修撰曾會居士　三人
南康雲居曉舜禪師（洞山聰嗣）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　太守許式居士　三人
荊門玉泉承皓禪師（北塔廣嗣廣五祖戒嗣）
明州育王懷璉禪師（泐潭澄嗣澄亦五祖戒嗣）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延慶榮嗣榮智門祚嗣）
潭州興化紹銑禪師（北禪賢嗣）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　二人
南康雲居了元禪師（開先暹嗣暹德山遠嗣遠雙泉郁嗣郁雲門嗣）
杭州永明延壽禪師（法眼宗部國師嗣）
杭州五雲志逢禪師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
溫州瑞鹿遇安禪師　溫州瑞鹿本先禪師
溫州雁蕩願齊禪師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　七人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清涼欽嗣）
廬州棲賢澄湜禪師（百丈恒嗣）

卷之二十五

六祖下第十二世

隆興黃龍慧南禪師（南十一臨濟慈明嗣）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
金陵蔣山贊元禪師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
潭州道吾悟眞禪師（六人）　蘇州定慧超信禪師（瑯琊覺嗣）
越州姜山方禪師　宣州興教坦禪師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　秀州長水子璿禪師　五人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大愚芝嗣）
安吉州西余端師子（龍華嶽嗣嶽谷隱聰嗣）
東京芙蓉道楷禪師（青十一曹洞投子嗣）
隨州大洪報恩禪師

東京慧林宗本禪師（天九雲門天衣嗣）
東京法雲法秀禪師　延恩法安禪師
禮部楊傑居士　四人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雲居舜嗣）
明州大梅法英禪師（九峰韶嗣韶泐潭澄嗣）
邢州開元法明上座（報本有蘭嗣蘭雪竇顯嗣）
僉判劉經臣居士（智海逸嗣逸開先暹嗣）
杭州淨土惟正禪師（法眼宗淨土素嗣素崇壽稠嗣稠法眼嗣）

卷之二十六

六祖下第十三世

隆興黃龍祖心禪師（南十二臨濟黃龍嗣）
隆興寶峰克文禪師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

吉州隆慶慶閑禪師

卷之二十七

六祖下第十三世

潭州泐潭洪英禪師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
黃龍恭首座　安吉報本慧元禪師
景福順禪師　黃檗積翠永庵主
延慶洪準禪師（十一人）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楊岐嗣）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　比部孫居士　三人
潭州大溈慕喆禪師（翠巖眞嗣）
紹燈禪師（玉泉芳嗣芳浮山遠嗣）

郢州丹霞子淳禪師（青十二曹洞宗芙蓉嗣）

洪州寶峰惟照禪師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四人

東京法雲善本禪師（天十雲門慧林本嗣）

投子修顒禪師二人　清獻趙公（蔣山泉嗣泉雲居舜嗣）

卷之二十八

六祖下第十四世

隆興黃龍悟新禪師（南十三臨濟祖心嗣）

隆興黃龍惟清禪師　隆興泐潭善清禪師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

太史黃庭堅居士　秘書吳恂居士七人

隆興兜率從悅禪師（寶峰文嗣）

東京法雲杲禪師　隆興泐潭文準禪師

瑞州清涼慧洪禪師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五人

廬州羅漢系南禪師（雲居祐嗣祐及開元琦保寧璣皆黃龍南嗣）

信州永豐慧日菴主二人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開元琦嗣）

慶元育王淨曇禪師（保寧璣嗣）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白雲端嗣）

提刑郭正祥居士二人　安吉上方日益禪師（保寧勇嗣）

濳州顯首座二人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大溈哲嗣）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二人

眞州長蘆淸了禪師（青十三曹洞丹霞嗣）

明州天童宏智禪師二人　江州圓通德止禪師（寶峰照嗣）

衡州花藥智朋禪師二人　吉州青原齊禪師（石門易嗣）

天台如菴主（天十一雲門本覺一嗣慧林本嗣）

平江西竺尼法海禪師二人

東京慧林懷深禪師（長蘆信嗣信慧林本嗣）

平江萬壽如瓆禪師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三人

大覺法慶禪師（法雲白嗣白法雲秀嗣）

臨安廣福惟尚禪師（保寧英嗣英法雲秀嗣）

卷之二十九

六祖下第十五世

吉州禾山慧方禪師（南十四臨濟悟新嗣）

華亭性空菴主　空室道人智通三人

潭州上封本才禪師（黃龍清嗣）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　東京長靈守卓禪師三人

隆興黃龍道震禪師（泐潭清嗣）

慶元天童普交禪師（泐潭乾嗣乾東林總嗣總黃龍南嗣）

江州圓通道旻禪師　慶元二靈知和禪師三人

紹興慈氏瑞仙禪師（開先瑛嗣瑛東林總嗣）

丞相張商英居士（兜率悅嗣）　西蜀鑒法師（法雲杲嗣）

隆興雲巖天遊禪師（湛堂準嗣）

隆興九仙法清禪師（慧日雅嗣雅寶峰文嗣）

眉州中巖蘊能禪師（大溈瑃嗣瑃大溈秀嗣秀黃龍南嗣）

懷安雲頂宗印禪師（二人）成都信相宗顯禪師（昭覺白嗣）
（白黃檗勝嗣勝黃龍南嗣）
成都昭覺克勤禪師（五祖演嗣）
舒州太平慧懃禪師　舒州龍門清遠禪師
彭州大隨元靜禪師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
元禮首座　法閦上座（九人）
金陵俞道婆（瑯琊起嗣起白雲嗣）
東京淨因繼成禪師（智海平嗣平大溈喆嗣）
建寧開善道瓊禪師（泐潭祥嗣）
杭州淨慈慧暉禪師（青十四曹洞天童覺嗣）

明州瑞巖法恭禪師（二人）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天衣聰嗣聰石門易嗣）

卷之三十

六祖下第十六世

嘉興報恩法常首座（南十五臨濟萬年一嗣一泐潭清嗣）
左丞范沖等五居士（圓通旻嗣）
臨安徑山智策禪師（雲巖遊嗣）
徑山大慧宗杲禪師（昭覺勤嗣語列此卷下兩卷）
平江虎丘紹隆禪師　慶元育王端裕禪師
台州護國景元禪師　平江南峰雲辨禪師
臨安靈隱慧遠禪師　建康華藏安民禪師
成都昭覺道元禪師　潭州大溈法泰禪師
眉州象耳袁覺禪師　臨安中竺中仁禪師
眉州中巖祖覺禪師　平江明因曇玩禪師
成都昭覺道祖禪師　樞密徐俯居士
郡王趙令衿居士　侍郎李彌遠居士
成都范縣君（十八人）常德文殊心道禪師（太平懃嗣）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　安吉何山守珣禪師（二人）
溫州龍翔士珪禪師（龍門遠嗣）
南康雲居善悟禪師　隆興黃龍法忠禪師（普庵附）
衢州烏巨道行禪師　南康雲居法如禪師
南康歸宗正賢禪師　安吉道場明辯禪師

世奇首座　給事馮濟川居士（九人）
台州石頭自回禪師（大隨靜嗣）
常德梁山師遠禪師　莫將尚書居士
龍圖王蕭居士（四人）無爲冶父道川禪師（淨因成嗣）

卷之三十一

臨安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上

卷之三十二

臨安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下

指月錄總目終

指月錄卷之一

那羅延窟學人瞿汝稷槃談集
吳郡天池山人嚴澂道澈甫較
雲門道人弘禮垂梓
雲門學人濟義上淵炤宗
上臨永道寂熙仝訂

七佛

毘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曜。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毘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毘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剎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娑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毘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說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幻寄曰。始予錄指月錄。七佛第書其偈。阿含化跡。皆剟焉。既見世之人。粗聞即心即佛者。率多撥無報化。乃悟昔人載此之妙。蓋偈闡法身之極致。阿含示化跡之大略。可謂斷常俱遣。事理兩融者矣。傳燈成於道原。而裁定於楊大年。其旨不苟也。因具錄之。此錄稍錄神通。

亦以此。）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剎利。父淨飯王。母摩耶。剎利氏自天地更始。閻浮洲初闢已來。世爲王。佛歷劫修行。值然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後於迦葉佛世。以菩薩成道。上生覩史陀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至。乃降神於摩耶。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正宗作九）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右脇誕生。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花。自然捧雙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雲峰悅云。雲門雖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琅琊覺云。雲門可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僧問九峰虔云。承聞和尚有言。諸聖間出。祇是傳語人。

（是否。曰是。曰世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爲甚麼却喚作傳語人。峰曰。祇爲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以喚作傳語人。）自降生後。種種神異。具如經言。至四十二（正宗作二十七）年。年十九。二月八日。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即於四門遊觀。見生老病死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窗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曰不斷八苦。不成無上菩提。不轉法輪。終不還也。淨飯王思甚。遣其臣勸諭還宮者萬計。確然不回。入檀特山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於六年。世尊自思曰。今此苦行。非正解脫。吾當受食。而後成佛。即沐浴於尼連河。天爲之偃樹。世尊援之而出。受牧牛氏女所獻乳糜。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世尊道成。且受折抑。率衆作難。窮現可怖可欲諸境。世尊泊然不動。以指按地。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乃於穆王三年癸未。（正宗作昭王二十三年戊寅。）歲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時年三十矣。（或云成道於臘月八日。以周正二月。乃夏正臘月也。）成道後六年。歸爲淨飯王說法。王大喜。遣其族五百貴子從之出家。

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芭蕉徹云。忙忙者帀地普天。　雪竇頌云。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　幻寄曰。於斯薦得。則華嚴論所謂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是顧虎頭畫人影。雖得其神。而終是畫。香嚴上樹話。雪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話。玄沙三種病人。亡僧面前觸目菩提。深山巖崖佛法。高峰見雪巖。巖問睡著未夢主人。都是依樣畫猫兒。咦。此俱是畫。如何是真。咄。不見雲門云。且道非非想天。今有幾人退位。過此。更參三十年。）

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故我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南堂靜云。前箭猶輕後箭深。）

世尊一日陞座。迦葉白椎曰。世尊說法竟。便下座。

世尊在忉利天爲母說法。優塡王思佛。命匠雕栴檀像。及世尊下忉利天。像亦出迎。世尊三喚。三應。乃云。無爲真佛。實在我身。（咦。在那一個身。）

世尊在忉利九十日。及辭天界而下。四衆八部。俱徃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

花色比丘。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薦福懷云。蓮花色比丘被熱謾。且道。還知瞿曇老人性命在別人手裏麼。）

世尊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藏珠。復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悟道。

世尊因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花。佛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賢於是普眼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雲居舜云。諸仁者。且作麼生會。雲居道。普眼推倒世尊。世尊推倒普眼。你道普賢在甚處。）

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雪竇顯云。老胡元不知有那一通。却因邪打正。瑯琊覺云。世尊不知。可謂因正而打邪。五通不知。因邪而打正。雲峰悅云。大小瞿曇。被外道勘破了。有旁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作麼生是那一通。翠

巖芝云。五通如是問。世尊如是答。要且不知那一通。寶葉源頌云。那一通。你問我。口是禍門招因果。慚愧慈悲大法王。丙乙離壬不屬火。斷橋倫頌云。那一通。你問我。玄關倒插無鬚鎖。等閒一掣掣得開。三個老婆相對坐。妙喜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

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因耆婆善別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又別敲一問耆婆。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

世尊因七賢女遊尸陀林。一女指尸曰。尸在這裏。人在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具足。惟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有。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曰。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

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佛。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眾。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眾中有一賢于長者。

燈錄作回　統要作迴

持標於指處揷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相讚。

世尊嘗於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

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昭覺勤云。可惜放過一著。待釋迦老子道。你欲擯那個文殊。便與一椎。看他作麼合殺。○雲居元云。一家有事百家忙。）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總皆是佛。（雪竇顯云。它雖是個老婆。宛有丈夫之作。既知迴避稍難。不免吞聲飲氣。如今不欲見佛。即許你。切忌以手掩面。何故。明眼底覰著。將謂雪竇門下教你老婆禪。）

世尊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於佛坐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五雲逢云。不惟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秖如教意怎生體解。○翠巖真好問僧。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從下方來。因甚却出得女子定。莫有能對者。獨英邵武方共問時。以手指其膝而去。真笑曰。賣匙箸客未在。洪覺範曰。教中有女子出定因緣。叢林商畧甚衆。自非道眼明白。親見作家。未能明也。大愚芝禪師每問僧曰。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下方而至。但彈指一聲。便能出定。莫有對者。乃自代云。僧投寺裏宿。賊打不防家。予滋愛其語。作偈記之曰。出定只消彈指。佛法豈用工夫。我今要用便用。不管罔明文殊。 雲庵和尚見之。明日陞座。用前話。乃曰。文殊與罔明見處。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文殊何故出女子定不得。只如今日行者擊動法鼓。大衆同到座前。與罔明出女子定。是同是別。良久曰。不見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大衆。總是祖師門下客。參玄上士。試諦觀看。若見得。出家事畢。解脫安樂。世俗塵勞不用區區。喝一喝下座。雲庵亦有偈曰。佛性天真事。誰云別有師。罔明彈指處。女子出禪時。不費纖毫力。何曾動所思。衆生總平等。日用自多疑。 妙喜云。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為甚麼出得女子定。云與女子有緣。下語云。寃有頭。債有主。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女子定不得。罔明無心。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成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為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為甚麼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於作女子入定勢。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者大數聲。伏惟尚饗。拂袖之類。令他看來。慚惶殺人。妙喜頌云。出得出不得。是定非正定。罔明與文殊。丧却窮性命。 圜悟勤頌云。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條直。師子奮迅兮。搖蕩乾坤。象王回旋兮。不費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尼妙總頌云。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罔明文殊。靴裏弄指。 天衣懷頌云。文殊托上梵天。罔明輕輕彈指。女子黃面瞿曇。看他一倒一起。 寶峯照頌云。拂拭瑤琴月下彈。調高雪曲和應難。五侯貴盡平生志。從此詩書懶更看。 石門易頌云。坐擁羣峯覆白雲。鸎啼深谷不知春。巖前花雨紛紛落。午夢初回識故人。 佛燈珣頌云。瞿曇身心如泥。女子肝腸似鐵。文殊貪尋鍋子。罔明由來若撲歷視。大地衆生。不解閉門作活。不動干戈建太平。雨過青山如黛潑。 佛照光頌云。一畝之地。三蛇九鼠。仔細看來。具何面嘴。）

殃崛摩羅因持

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作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奏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娩（徑山杲禪師遊方時以此因緣請益湛堂準禪師堂曰正爬著我癢處這話是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山曰豈無方便堂曰我有個方便只是你刻地不會山曰望和尚慈悲堂曰殃崛云我作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佛言我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到宅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山當時理會不得及見圓悟後過虎丘聞華嚴經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即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諍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即捨一切功用行得無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渡故發大勇猛施方便故即便寤寤既寤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山於是豁然打失布袋湛堂所說方便忽然現前山後嘗頌此因緣其頌曰華陰山前百尺井中有寒泉徹骨冷誰家美人來照影不照其餘照斜領鼓山珪公亦同頌云月裏仙娥不畫眉只將雲霧作羅衣不知夢逐青鸞去猶把花枝蓋面歸）

世尊一日因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報慈遂徵云爲復是門內語門外語潙山喆代云吾不如汝黃龍新云文殊恁麼道入得門入不得門若入得門氷消瓦解）

無邊身菩薩將竹杖量世尊頂丈六了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見世

尊頂乃擲下竹杖合掌說偈云虛空無有邊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窮劫不可盡

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皆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習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修山主問澄源禪師乾闥婆王奏樂直得須彌岌峇海水騰波迦葉作舞作麼生會源云迦葉過去世曾作樂人來習氣未除修云須彌岌峇海水騰波又作麼生源休去幻寄云有底道世尊以藥去病澄源以病去藥也未夢見乾闥婆王在）

世尊在第六天說大集經勅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輒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勅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天衣懷舉云臨危不變眞大丈夫諸仁者作麼生下得一轉語與黃面瞿曇出氣尋常神通妙用智慧辨才都使不著盡閻浮大地人莫不愛佛到這裏何者是佛何者是魔還有人辨得麼良久云欲識魔麼開眼見明欲識佛麼閉眼見暗魔之與佛一時穿却鼻孔妙喜曰天衣老漢恁麼批判直是奇特雖然如是未免話作兩橛若向何者是佛何者是魔處休去不妨使人疑著却云開眼合眼郎當不少又云拄杖一時穿却鼻孔雪上加霜妙喜却爲黃面老子代一轉語待遮魔王如此道了只向他道幾乎錯喚你做魔王此語有兩負門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衲僧眼）

世尊因調達

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導師豈有入地獄分調達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翠巖真云親言出親口 湛堂準頌云好笑提婆達多入捺落十小劫波雖然得三禪妙樂吹布毛須還鳥窠 松源岳頌云地獄天堂八字打開誰知無去亦無來若言已得三禪樂未免將身自活埋）

世尊因文殊忽起法見佛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五雲逢云甚麼處是二鐵圍山還會麼如今人有起法見佛見五雲與烹茶兩甌且道是賞伊罰伊同教義不同教義 白雲端云大衆世尊當時無大人相如今若有向承天這裏起法見佛見承天終不敢教動著他何謂如此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五祖演云白雲則具大慈悲遂拍手云曼殊室利普賢大士不審今後更敢也無自云一度被蛇傷怕見斷井索）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劒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即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劒持逼如來身如劒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天童傑云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文殊費盡腕頭氣力且不知此劍來處帶累釋迦老

子通身是口也分疏不下五百比丘怎麼悟去入地獄如箭射忽若踏翻大海踢倒須彌雲門扇子跨跳上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又作麼生商量良久云自從舞得三臺後拍拍元來總是歌）

世尊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雪竇顯云邪正不分過猶鞭影又云迷雲既開決定見佛還許它同參也無若共相委知則天下宗師並爲外道作侶如各非印證則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又頌云機輪曾未轉轉必兩頭走明鏡忽臨臺當下分妍醜妍醜分兮迷雲開慈門何處生塵埃因思良馬窺鞭影千里追風喚得回喚得回鳴指三下 圜悟勤云鳴指三下是點破是撒沙 徑山杲云邪正兩分正猶鞭影 百丈恒舉此話法眼語未終法眼云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丈從此悟入）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爲一義二義（翠巖真云波斯匿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問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偏枯翠巖當時若見點一把火照看黃面老面皮厚多少 薦福懷云諸仁者大王分明問世尊分明答宿王歷歷然作麼生說個無說無聞底道理）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世尊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五祖戒云何得將別人物作自己用 潙山喆云世尊大似看樓打樓大潙即不然待問昨日說定今日何說不定但云非汝境界 薦福懷云黃面老被外道撥著出自偶然雖然如此邪正未分若人辨得許你頂門具眼）

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耶世尊亦

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

世尊嘗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還聞否。曰不聞。莫禪定否。曰不禪定。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歎曰。善哉善哉。世尊乃覺而不見。

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粗。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天衣懷頌云。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誰論。傴儸藝折兩頭脫。一毛頭上現乾坤。）

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猪過。乃問這箇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猪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大陽玄云。不因世尊問。洎乎忘却。地藏恩云。瞿曇老漢也是無端。大似節目上更生節目。忽被二人呵呵大笑。舁猪便行。一塲懡㦬。）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白雲端云。迦葉善觀風雲。別氣色。雖然如是。還覺頂門重麼。復頌云。盡說拈花微笑是。不知將底辨宗風。若言心眼同時證。未免朦朧在夢中。僧問雲峯悅。靈山拈花意旨如何。悅云。一言已出。駟馬難追。迦葉微笑。意旨如何。悅云。口是禍門。）

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勅。恭順佛故。

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雪峯空云。且道世尊從文殊請。不從文殊請。）

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胸。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得契悟。（雲峯悅云。然膏肓之病。不足以發藥。雲峯今日且作死馬醫。汝等諸人皮下有血麼。）

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槃。即往熈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脅累足。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弟子即以香薪競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即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即穆王五十二（正宗作三）

十六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即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

世尊涅槃日迦葉最後至世尊乃於槨中露雙趺示之（佛鑑勲頌云未出王宮已涅槃何須雙足露金棺致令迦葉雙眉皺慶喜門前倒刹竿）

諸師拈頌諸經語句

經題八字（僧問地藏琛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麽字藏曰看取下注脚徑山杲頌云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憤怒那吒失却威幻寄曰有以漚和二字釋此者是以柏樹子話爲三界唯心同一鼻孔座主見也）

華嚴論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徑山杲頌云利刄有蜜不須舐蠱毒之家水莫嘗不舐不嘗俱不犯端然衣錦自還鄉）

金剛經若爲人輕賤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先世罪業則爲消滅（雪竇顯頌云明珠在掌有功者賞胡漢不來全無伎倆伎倆既無波旬失途瞿曇瞿曇識我也無復云勘破了也圓悟勤云且道雪竇勘破瞿曇瞿曇勘破雪竇具眼者試定當看）

無我相無人相（龐居士問講金剛經座主云無我相無人相阿誰講阿誰聽主無對士示偈云無我亦無人作麽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何似直求眞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

文殊所說般若經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此山應頌云飲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寒山逢拾得撫掌笑咍咍徑山杲頌云壁上安燈盞堂前貫酒臺問來打三盞何處得愁來高峯妙頌云涅槃地獄本無差只爲從前被眼遮三脚驢兒纔跨跳鑊湯爐炭是吾家）

圓覺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徑山杲頌云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師答林少瞻云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却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頌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要忙亦不可放緩如調弦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瑯耶覺禪師嘗問講僧曰如何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對曰起即是病又問如何是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對曰息即是病又問如何是住妄想境不加了知對曰知即是病又問如何是於無了知不辨眞實對曰迷即是病覺公笑曰汝識藥矣未識藥中之忌也寶覺禪師則爲之偈曰黃花嫚嫚翠竹珊珊江南地煖塞北春寒遊人去後無消息留得雲山到老看）

一切障礙即究竟覺（雪堂行頌云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蘸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孤鶩落霞）

裴休爲圓覺敘有云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宋徑山慈辯禪師寶印別其語曰具足圓覺住持圓覺者凡夫也終日圓覺未嘗圓覺者如來也從容錄）

楞伽經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徑山杲頌云陜府鐵牛白癩嘉州大象耳聵兩個病痛一般咄哉漆桶不快）

維摩經須菩提持鉢入維摩舍乞食時維摩詰取鉢盛飯謂言汝能於食等者

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乃至彼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衆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爲與衆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衆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衆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妙喜頌云獨坐許誰知青山對落暉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竹庵珪云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徑山杲頌云春至百花開秋來還落葉黃面老瞿曇休搖三寸舌海印信頌云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

（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流水滔滔豈盈縮。）汝等一人發眞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隕。（尼無著頌云。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消隕。試問楊岐栗蓬。何似雲門餬餅。）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竹庵珪云。常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云。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天目禮頌云。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落滿釣魚磯。日斜風動無人掃。燕子啣將水際飛。咄咄。是無等等咒。）阿難復白佛言。若此妙明眞淨妙心。本來徧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眞如。即是如來成佛眞體。佛體眞實。云何復有地獄餓鬼畜生。（卍庵顏頌云。雙劍峯前古寺基。天尊原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香火。莫聽閑人說是非。）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雪竇顯頌云。全象全牛翳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刹刹塵塵在半途。湛堂準頌云。老胡徹底老婆心。爲阿難陀意轉深。韓幹馬嘶芳草渡。戴嵩牛臥綠楊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白雲端頌云。若能轉物即如來。春至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法華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杉翁銛頌云。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眞個可憐生。動著便飛去。）佛放眉間白毫相光。照東方萬八千世界。（圓極岑頌云。獦奴赤脚上皇州。賣盡珍奇跨白牛。貪著市朝人作市。又隨歌舞上官樓。多意氣。好風流。月冷珠簾挂玉鉤。分明忘卻來時路。百尺竿頭覷繡毬。）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昔有僧誦此忽起疑。日夕不置。忽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語爲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破庵生頌云。雪子落紛紛。烏盆變白盆。忽然日頭出。依舊是烏盆。）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

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圓極岑頌云。崎嶇峯頭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笑嘻嘻。雲暗若龍化葛陂。就中一句是正頌。有人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徑山杲頌云。燕坐道場經十劫。一一從頭俱漏泄。世間多少守株人。擲棒擬打天邊月。）

指月錄卷之一終

指月錄卷之二

應化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
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
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殊
接得示衆曰。此藥能殺人。亦能活人。（首山念云。文殊大似掩耳偸鈴。）
（瑯琊覺云。文殊可謂誠實之言。要且額頭汗出。口裏膠生。天童華云。大小文殊。被善財換却眼睛。）
（石田薰頌云。採藥與用藥。相逢一會家。殺人活人不眨眼。白玉無瑕却有瑕。）　文殊問菴
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
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
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

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
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
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
死義　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
何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進山主問修山主。明知生
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麽。進云。汝向後自悟去。
修云。某甲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如何。進指云。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乃禮謝。簡翁敬頌
云。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瞞。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青山玉一團。）　文殊大士
嘗謂善任意天子云。汝今若能違背諸佛。毀謗法僧。
吾卽將同汝如是梵行。天子云。大士今何故復如是
語。大士云。天子。如汝意者。以何爲佛。天子云。如如法

界。我言是佛。大士云。天子於汝意云何。如如法界可
染著乎。天子云。弗也。大士云。以是義故。我如是說。汝
今若能背毀佛法僧。吾將同汝如是梵行。　善任天
子（准上應有意字。此或另是一天子。）而白文殊。可共俱往如來之所。
咨受未聞。亦同此時如法問難。文殊云。爾莫分別。取
著如來。天子云。如來今在何所。令我莫著。文殊云。祇
在目前。天子云。若如是者。我何不見。文殊云。爾若一
切不見。是名眞見如來。天子云。若見在前。云何戒我
莫取著如來。文殊云。爾今見前何有。天子云。有虛空
界。文殊云。如來者。虛空界是。故虛空界者。卽是如來。
此中無有一物可分別者。（大小文殊。趁著天子脚跟轉。天子却惺惺。文殊未具

眼。）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菩薩問曰。人間四百
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
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祇說這個法。祇
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薦福懷云。彌勒已是錯說。大親已是錯傳。山僧今日將錯
就錯。與你諸人註破。良久云。諦聽諦聽。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
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
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
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
字。是菩薩眞入不二法門。（雪竇舉此。至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不

（舉維摩默然。便云。維摩道甚麼。又云。勘破了也。復須云。咄這維摩老。悲生空懊惱。卧疾毗耶離。全身太枯槁。七佛祖師來。一室且頻掃。請問不二門。當時便靠倒。不靠倒。金毛師子無處討。圜悟勤云。如今禪和子便道無語是靠倒。且莫錯認定盤星。白雲端頌云。一個兩個百千萬。屈指尋文數不辦。暫時放在暗窓前。明日與君重計筭。）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爲甚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歎。者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歎。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說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云何讚歎。天曰。如是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說般若。　尊者一日說法次。帝釋雨花。者乃問此花從天得耶。從地得耶。從人得耶。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耶。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雲門偃云。帝釋舉手處。與你四大五蘊。釋迦老子是同是別。　妙喜曰。須菩提解空第一。生時家室盡空。世尊纔陞座。須菩提便出衆云。希有世尊。且道見甚麼道理。便恁麼道。天親菩薩作無量偈。只讚希有二字。圜悟禪師云。一句是一個鐵橛。故六祖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悟去。）

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勅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不順於王。卽入大寂定不得。（緊那羅王奏無生樂供養佛。乃教有情無情俱隨王去。若有一物不隨王去。卽去佛處不得。）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否。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　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說。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是彌勒。誰名彌勒。　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卽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

鴦崛魔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憍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鴦崛前。鴦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鴦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

任。爲嗣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麽。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翠巖眞云。且道甚麽處見。直饒雪天繚繞。湖光瀲灔。且莫說夢。）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法眼云。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麽。妙喜曰。既覓起處不得。一千年隨從底是甚麽。金剛齊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互相熱謾。法眼道障蔽魔王不見金剛齊。即且從。只如金剛齊還見障蔽魔王麽。恁麽批判。也是看孔著楔。即今莫有知得妙喜起處底麽。隨後咄云。寐語作麽。）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廣額屠兒。於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自云。是賢劫千佛一數。（東山覺拈云。今時叢林。將爲廣額是過去一佛。權現屠兒。且喜沒交涉。又謂廣額是殺人不眨眼底漢。颺下屠刀。立便成佛。且喜沒交涉。又道廣額颺下屠刀曰。我是千佛一數。這一佛多少分明。且喜沒交涉。要識廣額麽。夾路桃花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　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遂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心道禪師。道佛鑑法嗣也。殊曰。你正殺猪時見個甚麽。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殊喝曰。這屠兒。叅堂去。師便下叅堂。住文殊日。上堂舉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

泰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麽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麽。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個是如來涅槃。那個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耶。某甲秖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麽。曰。見。師曰。見個甚麽。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於地曰。見麽。曰。見。師曰。見個甚麽。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秖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高僧傳。作佛馱跋陀羅問鳩摩羅什語。佛馱跋陀羅。乃佛大先弟子也。）

寶誌禪師。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劍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挂杖頭負之而行。　梁武

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帝又問。弟子何時得以靜心修習。師曰。安樂禁。（幻寄曰。誌公安樂禁。及十二。其旨與達磨之不識。德山棒。臨濟喝。皆自靈山拈花一脉相承。如塗毒鼓。如太阿劍。聞之者喪。要之者斷。不可以心思意解者。而或者謂十二乃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其在書字時節刻漏中。乃書之在十二時中也。安樂禁。禁者止也。至安樂時乃止耳。此所以爲修習也。是以趙州庭柏爲三界唯心。溈山拂子爲附物顯理者同道。座主奴也。何足以語此。武者語出傳燈錄。梁武未識達磨。舉朝亦不識誌公。）

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剺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栴檀也。卽以屬供奉。官命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彩如生。　師嘗數日不食。無饑容。時或歌吟。詞如讖記。靈跡炳著。士庶皆共事之。初齊建元中。武帝謂師惑衆。收付建康獄。既旦。人見其入市。及檢獄如故。建康令以事聞。帝延之於華林園。忽一日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所得之。俄豫章王文惠太子。相繼薨。齊亦以此衰矣。由是禁師出入。至梁乃下詔褒師。令勿復禁。　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麼。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耶。（汾陽曰。不任西來。）　師垂語曰。

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　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別云。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　又曰。如我身空諸法空。千品萬類悉皆同。（雲門云。你立不見立。行不見行。四大五蘊不可得。何處見有山河大地來。是你每日把鉢盂噇飯。喚甚麽作飯。何處更有一粒米來。）　大乘讚十首。　大道常在目前。雖在目前難覩。若欲悟道眞體。莫除聲色言語。言語卽是大道。不假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妄情遞相纏遶。一切如影如響。不知何惡何好。有心取相爲實。定知見性不了。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生死業常隨身。黑闇獄中未曉。悟理本來無異。覺後誰晚誰早。法界量同太虛。衆生智心自小。但能不起吾我。涅槃法食常飽。（一）　妄身臨鏡照影。影與妄身不殊。但欲去影留形。不知身本同虛。身本與影不異。不得一有一無。若欲存一捨一。永與眞理相疎。更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因心有故。無心煩惱何居。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夢時夢中造作。覺時覺境都無。翻思覺時與夢。顚倒二見不殊。改迷取覺求利。何異販賣商徒。動靜兩忘常寂。自然契合眞如。若言衆生異佛。迢迢與佛常疎。佛與衆生不二。自然究竟無餘。（二）　法性本來常寂。蕩蕩無有邊畔。安心取捨之間。被他二境迴換。斂容入定坐禪。攝境安心覺觀。機關木人修道。何時得達彼岸。諸法本空無著。境似浮雲會散。忽悟本性元空。

恰似熱病得汗。無智人前莫說。打你色身星散。（三）報你眾生直道。非有即是非無。非有非無不二。何須對有論虛。有無妄心立號。一破一個不居。兩名由爾情作。無情即是真如。若欲存情覓佛。將網山上羅魚。徒費功夫無益。幾許枉用功夫。不解即心即佛。真似騎驢覓驢。一切不憎不愛。這個煩惱須除。除之則須除身。除身無佛無因。無佛無因可得。自然無法無人。（四）大道不由行得。說行權為凡愚。得理返觀於行。始知枉用功夫。未悟圓通大理。要須言行相扶。不得執他知解。迴光返本全無。有誰解會此說。教君向己推求。自見昔時罪過。除却五慾瘡疣。解脫逍遙自在。隨方賤賣風流。誰是發心買者。亦得似我無憂。（五）內見外見總惡。佛道魔道俱錯。被此二大波旬。便見厭苦求樂。生死悟本體空。佛魔何處安著。只由妄情分別。前身後身孤薄。輪迴六道不停。結業不能除却。所以流浪生死。皆由橫生經略。身本虛無不實。返本是誰斟酌。有無我自能為。不勞妄心卜度。眾生身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著。但無一切希求。煩惱自然銷落。（六）可笑眾生蠢蠢。各執一般異見。但欲傍鏊求餅。不解返本觀麪。麪是正邪之本。由人造作百變。所須任意縱橫。不假偏耽愛戀。無著即是解脫。有求又遭羅罥。慈心一切平等。真如菩提自現。若懷彼我二心。對面不見佛面。（七）世間幾許癡人。將道復欲求道。廣尋諸義紛紛。自救己身不了。專尋他文亂說。自稱至理妙好。徒勞一生虛過。永劫沉淪生老。濁愛纏心不捨。清淨智心自惱。真如法界叢林。反作荊棘荒草。但執黃葉為金。不悟棄金求寶。所以失念狂走。強力裝持相好。口內誦經誦論。心裏尋常枯槁。一朝覺本心空。具足真如不少。（八）聲聞心心斷惑。能斷之心是賊。賊賊遞相除遣。何時了本語默。口內誦經千卷。體上問經不識。不解佛法圓通。徒勞尋行數墨。頭陀阿練苦行。希望後身功德。希望即是隔聖。大道何由可得。譬如夢裏渡河。船師渡過河北。忽覺床上安眠。失却渡船軌則。船師及彼渡人。兩個本不相識。眾生迷倒羈絆。往來三界疲極。覺悟生死如夢。一切求心自息。（九）悟解即是菩提。了本無有階梯。堪歎凡夫傴僂。八十不能跋蹄。徒勞一生虛過。不覺日月遷移。向上看他師口。恰似失妳孩兒。道俗崢嶸聚集。終日聽他死語。不觀己身無常。心行貪如狼虎。堪嗟二乘狹劣。要須摧伏六府。不食酒肉五辛。邪眼看他飲咀。更有邪行猖狂。修氣不食鹽醋。若悟上乘至真。不假分別男女。（十）

十四科頌十四首。

菩提煩惱不二。

眾生不解修道。便欲斷除煩惱。煩惱本來空寂。將道更欲覓道。一念之心即是。何須別處尋討。大道秖在目前。愚倒迷人

不了。佛性天眞自然。亦無因緣修造。不識三毒虛假。妄執浮沉生老。昔時迷已爲晚。今日始覺非早。 持犯不二。 丈夫運用無礙。不爲戒律所制。持犯本自無生。愚人被他禁繫。智者造作皆空。聲聞觸途爲滯。大士肉眼圓通。二乘天眼有翳。空中妄執有無。不達色心無礙。菩薩與俗同居。淸淨曾無染世。愚人貪著涅槃。智者生死實際。法性空無言說。緣起略無人會。百歲無智小兒。小兒有智百歲。 佛與衆生不二。 衆生與佛無殊。大智不異於愚。何須向外求寶。身田自有明珠。正道邪道不二。了知凡聖同途。迷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一如。究竟攀緣空寂。惟求意想淸虛。無有一法可得。翛然自入無餘。 事理不二。 心王自在翛然。法性本無十纏。一切無非佛事。何須攝念坐禪。妄想本來空寂。不用斷除攀緣。智者無心可得。自然無諍無喧。不識無爲大道。何時得證幽玄。佛與衆生一種。衆生卽是世尊。凡夫妄生分別。無中執有迷奔。了達貪嗔空寂。何處不是眞門。 靜亂不二。 聲聞厭喧求靜。猶如棄麵求餅。餅卽從來是麵。造作隨人百變。煩惱卽是菩提。無心卽是無境。生死卽是涅槃。貪嗔如焰如影。智者無心求佛。愚人執邪執正。徒勞空過一生。不見如來妙頂。了達婬慾性空。鑊湯鑪炭自冷。 善惡不二。 我自身心快樂。翛然無善

無惡。法身自在無方。觸目無非正覺。六塵本來空寂。凡夫妄生執著。涅槃生死本平。四海阿誰厚薄。無爲大道自然。不用將心晝度。菩薩散誕靈通。所作常含妙覺。聲聞執法坐禪。如蠶吐絲自縛。法性本來圓明。病愈何須執藥。了知諸法平等。翛然淸虛快樂。 色空不二。 法性本無靑黃。衆生謾造文章。吾我說他止觀。自意擾擾顚狂。不識圓通妙理。何時得會眞常。自疾不能治療。却教他人藥方。外看將爲是善。心內猶若豺狼。愚人畏其地獄。智者不異天堂。對境心常不起。舉足皆是道場。佛與衆生不二。衆生自作分張。若欲除却三毒。迢迢不離災殃。智者知心是佛。愚人樂往西方。 生死不二。 世間諸法如幻。生死猶若雷電。法身自在圓通。出入山河無間。顚倒妄想本空。般若無迷無亂。三毒本自解脫。何須攝念禪觀。只爲愚人不了。從他戒律決斷。不識寂滅眞如。何時得登彼岸。智者無惡可斷。運用隨心合散。法性本來空寂。不爲生死所絆。若欲斷除煩惱。此是無明癡漢。煩惱卽是菩提。何用別求禪觀。實際無佛無魔。心體無形無段。 斷除不二。 丈夫運用堂堂。逍遙自在無妨。一切不能爲害。堅固猶若金剛。不著二邊中道。翛然非斷非常。五欲貪嗔是佛。地獄不異天堂。愚人妄生分別。流浪生死猖狂。智者達色無礙。聲聞無不惆。

法性本無瑕翳。衆生妄執青黃。如來引接迷愚。或說地獄天堂。彌勒身中自有。何須別處思量。棄却真如佛像。此人卽是顛狂。聲聞心中不了。惟只趁逐言章。言章本非真道。轉加鬬爭剛强。心裏蚖蛇蝮蠍。螫著便卽遭傷。不解文中取義。何時得會真常。死入無間地獄。神識枉受災殃。

真俗不二。

法師說法極好。心中不離煩惱。口談文字化他。轉更增他生老。真妄本來不二。凡夫棄妄覓道。四衆雲集聽講。高座論義浩浩。南坐北坐相爭。四衆爲言（疑嫌）爲好。雖然口談甘露。心裏尋常枯燥。自己元無一錢。日夜數他珍寶。恰似無智愚人。棄却真金擔草。心中三毒不捨。未審何時得道。

解縛不二。

律師持律自縛。自縛亦能縛他。外作威儀恬靜。心內恰似洪波。不駕生死船筏。如何渡得愛河。不解真宗正理。邪見言辭繁多。有二比丘犯律。便却往問優波。優波依律說罪。轉增比丘網羅。方丈室中居士。維摩便卽來訶。優波默然無對。淨名說法無過。而彼戒性如空。不在內外娑婆。勸除生滅不肯。忽悟還同釋迦。

境照不二。

禪師體離無明。煩惱從何處生。地獄天堂一相。涅槃生死空名。亦無貪嗔可斷。亦無佛道可成。衆生與佛平等。自然聖智惺惺。不爲六塵所染。句句獨契無生。正覺一念玄解。三世坦然皆平。非法非律自制。翛然真入圓成。絕此四句百非。如空無作無依。

運用無礙。

我今滔滔自在。不羨公王卿宰。四時猶若金剛。苦樂心常不改。法寶踰於須彌。智慧廣於江海。不爲八風所牽。亦無精進懈怠。任性浮沉若顛。散誕縱橫自在。這（應是遮）莫刀劍臨頭。我日（應是亦）安然不采。

迷悟不二。

迷時以空爲色。悟卽以色爲空。迷悟本無差別。色空究竟還同。愚人喚南作北。智者達無西東。欲覓如來妙理。常在一念之中。陽燄本非其水。渴鹿狂趁忩忩。自身虛假不實。將空更欲覓空。世人迷倒至甚。如犬吠雷吒吒。

十二時頌。

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窮苦已經無量劫。不信常擎如意珍。若捉物入迷津。但有纖毫卽是塵。不住舊時無相貌。外求知識也非真。

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縱使神光照有無。起意便遭魔事嬈。若施功。終不了。日夜被他人我拗。不用安排只麼從。何曾心地生煩惱。

食時辰。無明本是釋迦身。坐卧不知元是道。只麼忙忙受苦辛。認聲色覓疎親。只是他家染污人。若擬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

禺中巳。未了之人教不至。假使通達祖師言。莫向心頭安了義。只守玄。沒文字。認著依前還不是。暫時自肯不追尋。曠劫不遭魔境使。

日南午。四大身中無價寶。陽燄空華不肯拋。作意修行轉辛苦。不曾迷。莫求悟。任你朝陽幾回暮。有相身中無相

身。無明路上無生路。　日昳未。心地何曾安了義。他家文字沒親疏。不用將心求的意。任縱橫。絕忌諱。長在人間不在世。運用不離聲色中。歷劫何曾暫拋棄。　晡時申。學道先須不厭貧。有相本來權積聚。無形何用要求真。作淨潔。却勞神。力（應是方）認愚癡作近隣。言下不求無處所。暫時喚作出家人。　日入酉。虛幻聲音不長久。禪悅珍羞尚不餐。誰能更飲無明酒。勿可拋。勿可守。蕩蕩逍遙不曾有。縱你多聞達古今。也是癡狂外邊走。　黃昏戌。狂子施功投暗室。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擬商量。却啾唧。轉使心頭黑如漆。晝夜舒光照有無。癡人喚作波羅蜜。　人定亥。勇猛精進成懈怠。不起纖毫修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超釋迦。越祖代。心有微塵還質（應作窒）礙。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　半夜子。心住無生即生死。生死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無文字。祖師言。外邊事。識取起時還不是。作意搜求實沒蹤。生死應來任相試。　雞鳴丑。一顆圓光明已久。內外推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不見頭。亦無手。天地壞時渠不朽。未了之人聽一言。只這如今誰動口。（洪覺範曰。誌公十二時歌。大明佛祖要妙。然年代寖遠。昧者多改易其語以狥其私。其大害意者。如曰。夜半子。心住無生即生死。心法何曾屬有無。用時便用沒文字。乃作生死何曾屬有無。言則工矣。然下句血脉不貫。既曰生死不屬有無。又日用時便用。何哉。　幻寄曰。覺範於文字轉接處求誌公語脉。既其華。未既其實。使生死不屬有無。不可用時便用。則心法不屬有無。又何可用時便用。且知生之未嘗生。死之未嘗死。脩然而來。脩然而往。非生死不屬有無。而用時便用乎。見有生死則有心法。見無生死則無心法。不見古人道。生死中無佛。則無生死。即生死心法。同一幻泡。未可若是分別也。誌公諸讚詠。拔善惡刺。裂凡聖網。苟會其旨。則踏毘盧頂額上行。一以情求。則入地獄如箭射虛。龍象蹴踏非驢所堪也。）　天監十三年冬。將卒。忽告衆僧令移寺金剛神像出置於外。乃密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日。無疾而終。舉體香軟。臨亡。然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以事聞。帝歎曰。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其以後事囑我乎。因厚禮葬於鍾山獨龍阜。仍令開善精舍。勑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立碑於寺門。處處傳遺像焉。（幻寄曰。可惜一枝燭。分付不著人。却作後事會。咦。若作佛法會。便好與梁武一坑埋却。因述頌云。達磨隻履。携歸蔥嶺。誌公一燭。梁宮搖影。青陽已謝行

人遠。落花滿堦。月華冷。銀河西橫。玉漏殘。夢破轆轤鳴露井。）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於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娶劉氏女。名妙光。生二子。普建。普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漉魚。獲已。沉籠水中。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偕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毘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現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韛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見。即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

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惟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　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　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耶。士以手指靸履。帝曰。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有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　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保寧勇云。大衆。傅大士此頌古今不墜。一切人知。向此瞥地者固多。錯會者不少。玄沙云。大小傅大士。只認得個昭昭靈靈。洞山聰云。且道衲僧家日裏還曾睡也無。此兩轉語。誰言世上無仙客。須信壺中別有天。保寧亦有一頌。要眠時即眠。要起時即起。水洗面皮光。啜茶濕却嘴。大海紅塵飛。平地波濤起。呵呵呵呵。囉哩囉囉哩。）

又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在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斷橋倫頌云。狗走抖擻口。猴愁摟搜頭。瑞巖門外水。自古向西流。　張無盡見皓布裩。舉大士此頌。皓曰。此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無盡曰。請和尚頌。皓遂應聲頌曰。昨夜雨霶亨。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撐底撐拄。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　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

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佛是心。是心是佛。念佛念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即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瞋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眞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即心即佛。即佛即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離空。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慎。剎那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　陳太建元年己丑。有慧和法師不疾而終。嵩頭陀亦於柯山靈巖寺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兜率待我。決不可久留也。時四側花木。方當秀實。歘然枯瘁。四月二十四日。示衆曰。此身甚可厭惡。衆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墜地獄。卒難得脫。又曰。吾去已。不得移寢牀。七日有法猛上人。持像及鐘來鎮於此。弟子問。滅後形體若爲。曰。山頂焚之。又問。不遂

何如。曰慎勿棺斂。但壘甓作壇。移尸於上。屏風周繞。絳紗覆之。上建浮圖。以彌勒像鎮之。又問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爲度汝等。次補釋迦。及傅普敏文殊。慧集觀音。何昌阿難。同來贊助。故大品經云。有菩薩從兜率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卽吾身是也。言訖趺坐而終。世壽七十有三。尋猛師果將到織成彌勒像。及九乳鐘留鎮之。須臾不見。大士道具十餘事現在。（士於太清二年。誓不食。取佛生日焚身供養。至日。白黑六十餘人代不食燒身。三百人刺心瀝血和香。請大士住世。士愍而從之。士嘗遣弟子致書梁武帝。有云。上善畧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因。涅槃爲果。中善畧以治身爲本。治國爲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下善畧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梁武問從來師事誰耶。曰從無所從。來無所來。師事亦爾。昭明問大士何不論義。曰菩薩所說。非長非短。非廣非狹。非有邊非無邊。如如正理。復有何言。梁武又問何爲眞諦。曰息而不滅。武曰若息而不滅。此則有色。有色故鈍。若如是者。大士不免流俗。曰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武曰大士大識禮。曰一切諸法。不有不無。武曰謹受大士來旨。曰大千世界。所有色象。莫不歸空。百川叢注。不過於海。無量妙法。不出眞如。如來何故於三界九十六道中。獨超其最。視一切眾生。有若赤子。有若自己。天下非道不安。非理不樂。武默然。大士辭退。）

南嶽慧思禪師。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恕聞於閭里。常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遂發心尋友。時慧聞法師有徒數百。（聞閱中觀論。發明禪理。故遙稟龍樹）乃往受法。晝夜攝心。坐夏經三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尋有障起。四支緩弱。不能行步。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緣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猶無所得。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豁爾開悟法華三昧最上乘門。　示眾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卽不得。得亦不眞。　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眞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　又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嘗以道俗所施金字般若法華二經。爲眾隨文發解。復命門人智顗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師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勞致疑。顗卽諮受法華行。三七日得悟。　陳光大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乃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吾前身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處林泉勝異。師曰。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具。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慰勞。供養目爲大禪師。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眾生。目視

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呑盡。更有甚衆生可教化。（玄覺徵云。且道是山頭語。山下語。）師習慈忍行。奉菩薩三聚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將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卽遠去矣。時衆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屏衆。泯然而逝。小師雲辯號叫。師開目曰。汝是惡魔。吾將行矣。何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時異香滿室。頂煖身輭。顏色如常。卽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顗。荊州華容人。姓陳氏。

誕生之夕。祥光燭鄰。幼有奇相。膚不受垢。七歲入果願寺。聞僧誦法華經普門品。卽隨念之。忽自憶記七卷之文。宛如宿習。十五禮佛像。誓志出家。怳焉如夢。見大山臨海際。峯頂有僧招手。復接入一伽藍。云汝當居此。汝當終此。十八喪二親。於果願寺依僧法緒出家。二十進具。陳乾明元年。謁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卽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三七日。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宿通潛發。以所證白思。思曰。非汝弗證。非我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妙喜云。智者悟旋陀羅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或者謂之表法。惟無盡居士閱首楞嚴經。至是人始獲金剛心中處。忽思智者當時所證。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非表法也。嘗語余曰。當眞證入時。全身在金剛心中。李長者所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智者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惟證是三昧者。不待引喩。默默自點頭矣。又曰。而今未獲旋陀羅尼者。還見靈山一會否。若見。以何爲證。若不見。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只恁麼念過。劫成剩法矣。）太建元年。辭思往金陵闡化。凡說法不立文字。以辯才故。晝夜無倦。七年謝遣徒衆。隱天台山佛隴峯。有定光禪師先居此峯。謂弟子曰。不久當有善知識領徒至此。俄爾師至。光曰。還憶疇昔舉手招引時否。師卽悟禮像之徵。

悲憂交懷。乃執手共至庵所。其夜聞空中鐘磬之聲。師曰。是何祥也。光曰。此是犍椎集僧得任之象。此處金地。吾已居之。北峯銀地。汝宜居焉。　師嘗謂法華爲一乘妙典。蕩化城之執教。釋草庵之滯情。開方便之權門。示眞實之妙理。會衆善之小行。歸廣大之一乘。遂出玄義曰。釋名。辨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之五重也。名則法喩齊舉。謂一乘妙法。卽衆生本性。在無明煩惱。不爲所染。如蓮花處於淤泥。而體常淨。故以爲名。此經開權顯實。廢權立實。會權歸實。如蓮之華。有含容開落之義。華之蓮。有隱現成實之義。亦謂從本垂迹。因迹顯本。夫經題不越法喩人。單複具足凡七

延（單三。複三。具足一。）攝一切名。妙法蓮華。即複之一也（法譬為複）。名以召體。體即實相。謂一切相離。實相無體。故宗則一乘因果。開示悟入佛之知見。可尊尚。故用則力用。以開廢會之義。有其力。故然後判教相者。以如來一代之說。總判為五時八教。五時者。一佛初成道。為上根菩薩說華嚴時。二為小機說阿含時。三彈偏折小。歎大褒圓說方等時。四蕩相遣執說般若時。五會權歸實授三乘人及一切衆生成佛記說法華涅槃時。八教者。謂化儀四教。即頓。漸。秘密。不定也。化法四教。即藏（生滅四諦）、通（無生四諦）、別（無量四諦）、圓也（無作四諦。惟法華圓理。乃至治生產業。一色一香。無非實相）。該三世如來所演。罄殫其致（四正三接。廣如本教）。捨此皆魔說。故教理既明。非觀行無以復性。乃依一心三諦之理（真俗中）示三止觀。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先空。次假。後中。離二邊而觀一心。如雲外之月者。此乃別教之行相也。嘗云破一切惑。莫盛乎空。建一切法。莫盛乎假。究竟一切性。莫大乎中。故一中一切中。無假無空而不中。空假亦爾。即圓教之行相。如摩醯首羅天之三目。非縱橫並別故（第十四祖龍樹菩薩偈云。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斯與楞嚴圓覺說奢摩他三摩鉢底禪那三觀。名目雖殊。其致一也。達磨大師以心傳心。不滯名數。直為上上根智。俾忘筌忘意。故與此教同而不同。智者禪師窮理盡性。備足之門。故與禪宗異而非異也）。三觀圓成。法身不素。即免同貧子也。尚慮學者昧於修性。或墮偏執。故復創六即之義。以絕斯患。

一理即佛者。十法界衆生。下至蠢蝡。同禀妙性。從本以來。常住清淨。覺體圓滿。一理齊平故（執名相者。不信即心即佛。觀此而生信也）。二名字即佛者。雖理性坦平。而隨流者日用不知。必假言教外薰。得聞名字。生信發解故（起信論云。以有妄想心。故能知名義。自此以下倚晴證者）。三觀行即佛者。既聞名開解。要假前之三觀而返源故（圓教外凡也。圓觀五陰為不思議境。即五品位。大師示居此位。別教十信。及藏通教皆名資糧位）。四相似即佛者。觀行功深。發相似用故（內凡也。圓伏無明。入十信鐵輪位。不斷見思惑。至七信以去。見思惑自隕。得六根清淨。如經云。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云云。思大禪師示居此位。若別教乃地前三十心也。藏通皆名加行位。楞嚴經唯識論三十心後。別立四加行名位。雖同詮旨迥異。唯通悟者善巧融會）。五分真即佛者。三心開發。得真如用。位位增勝故（發圓初住。即銅輪位也。如龍女一念成佛。現百界身。從此轉勝。至等覺位。凡四十一心。盡目真因。分位雖殊。圓理無別。若別教即名十地。藏通皆言見道位）。六究竟即佛者。無明永盡。覺心圓極。證無所證故（妙覺也。起信論云。始本不二。名究竟覺。仁王名寂滅上忍也。別教權佛。攝對圓行第一住耳。藏通二教佛可知）。如上六位。既皆即佛（不屈不濫）。通其法報化（三一）身為正（三寶三德屬對交絡。乃至十種三法含攝無遺。偈云。道識性般若菩提大乘身涅槃三寶德。一一皆三法）。隨居四土為依。四土者。一常寂光（法性土也。法身居之）。（身土相稱）二實報無障礙（攝二受用也。自受用土。報佛自居。他受用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四淨穢同居（並為應化土也。地前菩薩。二乘凡夫所居）。其實則非身非土。無優無劣。為對機故。假說身土而分優劣。師得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故三十餘年。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其四悉檀（悉。徧也。檀。翻名施。禪師之法。徧施有情。隨根得益。如雲。世界悉

（畫生歡喜盖云云。）門人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爲天台教。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詔師。將行。乃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侍者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師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師初欲建寺於石橋。禪寂中見皁幘絳衣三神人語曰。所欲建寺。今非其時。三國既一。當有大施王建之。寺建而國清。宜名曰國清。至隋開皇十八年。詔司馬王弘。依師所圖。建國清寺。）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二十四日。顧侍者曰。觀音來迎。不久應去。時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師曰。吾不領衆必淨六根。損己利他。獲預五品耳。（五品弟子。即法華三昧前方便之位。）（與思大禪師昔語冥符。）命筆作觀心偈。唱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弟子等迎歸佛隴。嵗大業元年。詔使者送弟子智璪及寺額入山。赴師忌齋。到日。集僧開石室。唯覩空榻。時會千僧。至時忽剩一人。咸謂師化身來受供。師始受禪教。終乎滅度。常披一壞衲。冬夏不釋。居天台二十二年。建大道場一十有二所。國清最居其後。及荊州玉泉寺等。共三十六所。度僧一萬五千人。寫經一十五藏。造金銅塑畫像八十萬尊。事蹟甚廣。具如本傳。

泗州僧伽大師。唐高宗時。至長安洛陽行化。歷吳楚間。手執楊枝。混於緇流。或問師何姓。師答曰。我姓何。又問師何國人。師曰。我何國人。（烏龍長老訪馮濟川。話次云。昔有官人問泗州大聖何姓。云。姓何。官云。住何國。云。住何國。此意如何。龍云。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馮笑云。大聖决定姓何。住何國。往返數次。遂致書妙喜。乞斷此公案。喜云。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濟川不合道大聖決定姓何。若烏龍長老。教自領出去。）宿州氏賀跋氏捨宅爲伽藍。師曰。此本佛宇。令掘地。果得古碑。云是香積寺。齊李龍建所創。又獲金像。衆謂然燈如來。師曰。普光王佛也。因以爲寺額。景龍二年。詔迎住大薦福寺。中宗稱弟子。三年三月三日示滅。勅就薦福寺漆身起塔。忽臭氣滿城。上祝送師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寶月問冰壺。慈雲無不覆。爲甚麼大聖不就薦福。壺云。不見道。君子愛財。月云。此是洞山底。長老分上作麼生。壺云。你還覺髑髏痛麼。月云。恁麼則是處是慈氏。壺云。失臭氣。）中宗問萬迴

僧伽是何人。迴云。觀音化身。（萬迴法雲公。虢州閿鄉張氏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生。弱齡佯傚如狂。一日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三藏玄奘自西國還。訪之。公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藏作禮圍繞。稱是菩薩。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程氏思其音信。公曰。此甚易耳。乃告母而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人因呼曰萬迴。其他靈迹甚多。不及錄。）

天台豐干禪師。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國清寺。剪髮齊眉。衣布裘。嘗誦唱道歌。乘虎入松門。衆僧驚畏。本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子。拾得。二人執爨。終日晤語。潜聽者都不解。時謂風狂。獨與師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未磨。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師道。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拾俱禮拜。　師欲遊五臺。問寒拾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

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因沙彌舉此。州代千云。文殊文殊。）後回天台山示滅。　師凡有人問佛理。止荅隨時二字。　初閭丘胤出牧丹丘。將議巾車。忽患頭痛。醫莫能愈。師造丘。以呪水噴之立差。胤異之。乞一言。師曰。到任。記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師曰。即國清寺寒山拾得也。胤後既至任。即入寺問師所在。及寒拾蹤跡。僧道翹對曰。豐干舊院在經藏後。今閴無人矣。寒拾二人。現在僧厨執役。胤入師房。惟見虎跡。復問翹。師在此作何行業。翹曰。惟事舂

穀供僧。閑則諷詠。乃入厨訪寒拾。如下章敘之。

寒山子。本無氏族。始豐縣西有寒明二巖。以其於寒巖中居止。得名也。容貌枯瘁。布襦零落。以樺皮爲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就拾得取衆僧殘食及菜滓食之。或廊下徐行。或望空噪罵。寺僧以杖逼逐。翻掌大笑而去。　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旁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醬。　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迹。問州曰。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迹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閭丘入厨。見山同拾得圍鑪語笑。丘致拜。二人連聲咄叱。且笑曰。豐干饒舌。二人即相攜出松門。閭丘又至寒巖禮謁。送衣服藥物。二人高聲喝之曰。賊賊。便縮身入巖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石縫忽然而合。閭丘哀慕。令僧道翹尋其遺跡。得所書林間葉上及村墅屋壁辭頌。共三百餘首。後曹山寂禪師爲之注釋。謂之對寒山子詩。行於世。

拾得者。不言名氏。因豐干禪師山中經行。至赤城道側。見兒孤啼。拾歸國清。故名。後沙門靈熠攝受。令知食堂香燈。忽一日登座。與佛像對盤而餐。復于憍陳如

上座塑形前。呼曰。小果聲聞。靈熠怒。因罷斥。令厨內滌器。每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即負與去。　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苕帚。叉手而立。寺主再問。拾拈帚地竟去。寺主罔測。寒山搥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甚麼。山曰。不見東家人死。西家助哀。二人作舞哭笑而去。　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拾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即是戒。心淨即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僧厨食爲烏所啄。拾得以杖扶伽藍神曰。汝食不能護。何能護伽藍。是夕神示夢合寺僧曰。拾得謯我。由是

著異呼曰賢士。未幾與寒山隱石巖而逝。道翹纂寒山詩得偈亦附焉。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未詳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脮。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卧隨地。常以杖荷一布囊。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醯醢魚葅。才接入口。分少許囊中。時號長汀子布袋師也。甞雪中卧。雪不沾身。人以此奇之。或就人乞。其貨則售。示人吉凶。必應期無忒。天將雨。即著濕草屨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竪膝而眠。民以此驗之。 有一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僧背一下。僧回頭。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即與你一文。師放下布

袋。叉手而立。 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問。如何是布袋下事。師便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保福曰。爲只如此。還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 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麼。師曰。等個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云。歸去來。）師云。汝不是這個人。曰。如何是這個人。師曰。乞我一文錢。 師有歌曰。只個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橫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眞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眞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絕多知。智者秖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何。不強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

名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 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仔細思量奈我何。寛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寃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此應是一偈。下章應別是一偈。燈錄并作一偈。恐非。）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徧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求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

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 又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

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於他州。亦負布袋。四衆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纔得度於七俱胝院。留講肆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尸吻蹶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 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眞。 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覓。不向佛邊求。　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不會。　僧問世有佛否。師曰。寺裏文殊有。　問師凡耶聖耶。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　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吾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宋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大臣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仁宗夜焚香默禱曰。翊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抑。左右莫問也。清旦道衣凝立而待。俄侍衛奏言。法華自右掖門直趨寢殿。集兵呵止不得。仁宗笑曰。吾請之來耳。及至。竟陞御榻而坐。仁宗以儲嗣爲問。索筆大書十三十三數行。擲筆去。至英宗即位。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

抑冰溁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此辟支佛也。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寺沙門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薦謁雪峰。手攜鳬茨一包醤一器獻之。峰曰。包中是何物。師曰。鳬茨。峰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峰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峰曰。還更有麼。師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醤。峰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峰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峰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　初居溫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

古聖修行。全憑苦節。吾今夏則衣褚。冬則抑冰而浴。故人號爲抑冰古佛。　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老僧說個甚麼。便下座。　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真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祇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花臘月開。　天成戊子。應閩王之召。王敬禮。謝。茶次。師提起槖子曰。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蘇油荼毗之。祥曜滿山。獲五色舍利。塔於瑞巖正寢。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

質。則左掌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復南歷衡岳黃梅匡廬。尋入建業。會達磨入梁。就而扣請。悟無生忍。武帝高其道。臘延供內庭。未幾如吳。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遂徧探兩浙名山。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者云。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云。顯慶二年正旦。手

塑一像至九日成詶門人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在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吾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又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剌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與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啓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持往泰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二年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蓋歷四百餘歲云

懶殘唐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鄴侯李泌微時在寺中讀書李固異人能識微察殘所爲知不凡每謂人曰殘師中宵梵唱恒響徹山林其音先悽惋而後喜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一夕李潛往道名瞻拜師大訽曰是將賊我李拜益恭師撥牛糞火中出一芋以半授李啗之李捧食再拜謝師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後德宗使人召之師寒涕垂膺使者見而笑令拭涕師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刺史將祭岳祠方修磴道中夜風雷一峰隤巨石當道橫卧修磴者以十牛輓之而又以數百人助輓屹不動師笑曰無煩多力遂履石石盤旋而動聲若震雷疾下路遂開人始神之寺門外虎豹忽成羣師語衆僧

曰爲爾盡驅彼授我筆衆以筆授師纔出寺一虎遮銜師去而虎豹亦隨絕蹤師有歌曰兀然無事無改換無事何須論一段直心無散亂他事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向外覓工夫總是癡頑漢糧不畜一粒逢飯但知嚼（陟立切）世人多事人相趁渾不及我不樂生天亦不愛福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愚人笑我智乃知焉不是癡鈍本體如然要去即去要住即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孃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眞佛眞佛不可見妙性及靈臺何須受熏煉心是無事心面是孃生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字削除人我本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睡兀兀舉頭見日高喫飯從頭排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取自通吾有一言絕慮忘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幕夜月爲鉤卧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死無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常只寧萬法皆爾本自無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

法順大師姓杜氏世傳文殊化身也降靈於雍州萬年縣神迹炳著不可勝紀有患聾者投師師呼之則[illegible]

愈。有患痖者投師師與之言則痖愈。武功縣僧爲虎龍所魅。衆挍以詣師。師端拱而之。坐龍遂附病僧曰大師所向義。無復留尋。即釋然。師大弘華嚴圓頓之旨。作法界觀。文簡理盡。天下宗之。嘗作法身頌曰。茄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義學莫能窺其旨。餘具如本傳。

清涼澄觀國師。姓夏侯氏。山陰人。才供二筆。撰華嚴疏鈔。窮圓頓之旨。神異種種。有識咸戴。化後。門人見有金甲神人。空中翩然西逝。門人拜問神何爲。曰取華嚴菩薩牙歸供養耳。門人異之。遂啓塔戶視之。師容貌如生。而失一牙。以是知師爲華嚴菩薩也。師有答皇太子問心要書。傳燈載之。而妙喜正法眼藏亦具載焉。其詞曰。至道本乎一心。心法本乎無住。無住心體。靈知不昧。性相寂然。包含德用。該攝內外。能深能廣。非有非空。不生不滅。無終無始。求之而不得。棄之而不離。迷現量則惑苦紛然。悟真性則空明廓徹。雖即心即佛。惟證者方知。然有證有知。則慧日沉沒於有地。若無照無悟。則昏雲掩蔽於空門。若一念不生。則前後際斷。照體獨立。物我皆如。直造心源。無智無得。不取不捨。無對無修。然迷悟更依。真妄相待。若求真棄妄。猶棄影勞形。若體妄即真。猶處陰影滅。若無心忘照。則萬慮都捐。若任運寂知。則衆行爰起。放曠

任其去住。靜鑒覺其源流。語默不失玄微。動靜未離法界。言止則雙忘知寂。論觀則雙照寂知。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是以悟寂無寂。真知無知。以知寂不二之一心。契空有雙融之中道。無住無著。莫攝莫收。是非兩忘。能所雙絕。斯絕亦寂。則般若現前。般若非心外新生。智性乃本來具足。然本寂不能自現。實由般若之功。般若之與智性。翻覆相成。本智之與始修。實無兩體。雙亡證入。則妙覺圓明。始末該融。則因果交徹。心心作佛。無一心而非佛心。處處成道。無一塵而非佛國。故真妄物我。舉一全收。心佛衆生。渾然齊致。是知迷則人隨於法。法法萬差而人不同。悟則法隨於人。人人一智而融萬境。言窮慮絕。何果何因。體本寂寥。孰同孰異。惟忘懷虛朗。消息沖融。其猶透水月華。虛而可見。無心鑒象。照而常空矣。

指月錄卷之二　終

指月錄卷之三

西天祖師（諸祖事跡叅傳法正宗等傳錄）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號飲澤。母號香至。過去世為金師。值毘婆尸佛般涅槃。四衆起塔。有貧女得金珠。懇金師為補塔中佛像金面缺處。相與發願。世世為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及此世。與紫金光尼復為夫婦。梵語迦葉波。此云飲光蓋。以身光名然。夫婦皆清淨自居。無世間想。旋復出家。修杜多行。會空中有神告曰。佛已出世。請往師之。尊者即趨禮釋尊於竹林精舍。佛言。善來比丘。而鬚髮自除。佛於衆中稱歎第一。後因拈花

因緣付法。　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個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　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為。者曰。我若不為。誰為我為。（洞山价云。莫要茶喫麼。）佛涅槃時。尊者在畢鉢羅窟。以淨天眼見世尊在熙連河側入般涅槃。即至雙樹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尊者告諸比丘。佛已荼毘。金剛舍利。非吾等事。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絕。乃說偈告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宜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赴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乃得入。尊者告衆言。此阿難比丘。有大智慧。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尊者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偈已。禮衆僧足。陞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尊者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　結集既畢。尊者自念衰老。宜入定於雞足山。以待彌勒。乃召阿難言。我今不久世間。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偈已。阿難作禮奉命。尊者念如來舍利。皆在諸天。凌虛

徧至塔廟。禮已而還。復以夙約。往辭阿闍世王。遂杳然入雞足山。席草而坐。自念今我被糞掃服。持僧伽黎。必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於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語山曰。若阿闍世王及阿難來。汝當為開。去已後合。阿闍世王知尊者已入雞足山。乃請阿難同至山。山果為開。見尊者入定儼然。王禮訖。欲以香薪荼毘。阿難曰。未可燔也。大迦葉方以禪定持身。俟慈氏下生。乃般涅槃。王聞敬歎。與阿難禮辭。山合如故。當此周孝王五年丙辰也。（按唐無畏三藏嘗入山為尊者薙髮。豈無畏至山亦為開耶。無畏必果位人也。）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刹利帝。父斛飯王。實如來

從弟也。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梵云阿難。此云慶喜。以如來成道日生。故名也。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

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甚麽。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汾陽昭云。不問那知。翠巖芝云。千年無影樹。今時没底靴。）

者一日入竹林。聞比丘誦偈曰。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尊者因爲正之曰。不然。佛云。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解了之。（生滅法。覺範作諸佛機。解了之解作決。）於是比丘以聞其師。其師曰。阿難老昏矣。吾語是也。異日尊者復經竹林。見比丘誦偈如前。者詰之。闡述其師言。因念愚癡難化。入三昧求尊聖爲之證。於是地爲之動。光明遠發。俄有一聖宿大士示現。而爲之說偈曰。彼者念諷偈。實非諸佛意。今遇歡喜尊。而可依了之。彼師弟子竦敬。尋得二果。（幻寄曰。阿難果老昏。道僧不著便受伊毒藥。若向水老鶴上打發。便可踏毘盧頂額上行。何有二果。却受聖宿小聖處分。一生埋没。）

尊者將入涅槃。於恒河中流跏趺而坐。阿闍世王。毘舍離王。皆在河側。說偈勸請。莫般涅槃。者答偈曰。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復念我若向一國。則諸國或爭。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玆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而白言。我當於長老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尊者黙然受請。卽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復付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已。復以正法眼囑累商那和修。而謂末田底迦曰。昔佛記云。佛滅度後。後五百歲中。汝當於罽賓國敷宣大法。言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而分身四分。一分悲忉利天。一分悲娑竭羅龍宮。一分悲阿闍世王。一分悲毘舍離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當此周厲王十二年癸巳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亦名舍那婆斯）姓毘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摩突羅國人也。在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後一百年。有

比丘名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至此林。遂降二火龍。龍受三歸。遂施其地。以建梵宮。　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法者。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爲髮白耶。心白耶。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尊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受具。而以法眼付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

尊者付法已。卽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毱多徒衆多懈慢。乃往彼正之。毱多見師至。

頂禮。次尊者以右手上指。卽有香乳自空而注。問毱多曰。汝識之乎。毱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測。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尊者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之知。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阿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任大慈力。遁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於是毱多弟子。皆伏而悔謝。尊者復爲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建塔於梵迦羅山。蓋此周宣王二十三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持瓔珞縻尊者頸。尊者出定。取人狗蛇三尸。化爲華鬘。軟言諭波旬曰。吾此華鬘酬汝瓔珞。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復三尸。蟲蛆臭壞。盡其神通。莫能去之。乃升六欲天告諸天王。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卽能除斷。復示偈曰。若因

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聞已。卽下天宮。至尊者所。禮足哀懺。尊者曰。汝自今而往。於佛法更不相嬈乎。波旬曰。誓向佛道。尊者曰。汝可自唱皈依三寶。波旬合掌三唱。而三尸悉除。踊躍作禮而去。　因訪一老比丘尼。入門乃觸撤鉢盂。尼曰。佛在日。六羣比丘甚是粗行。數來我舍。尚不如是。尊者紹祖位人。得與麼粗行。者休去。（汾陽昭代云。已知錯誤。）　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

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即平王三十一年庚子歲也。（時號無相好佛。前此傳法者。皆具禪法律三藏。自後律教別行。橫分五部。傳法者唯傳禪門及經論。）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初名香衆。生時父夢

金日。自屋而出。炤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炤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爲更今名。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眞量。尊者聞已。踊躍述偈云。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眞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炤耀於天地。尊者聞偈。設禮奉持。　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者

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尊者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尊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即莊王七年己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

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顙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於上級。即襄王十七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葢全身。即定王十九年。辛未歲也。（正宗付法偈後。有起身呈十八變。乃入慈心三昧以趣寂定語）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正宗作瞿曇波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受婆須蜜尊者法。行化至迦提國毘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伏馱承祖付囑。即超身虛空。散衆寶花。說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祖忽起本座。現大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即其所建塔閟其全身。時景王十二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姓毘舍羅。行化至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瞻禮曰。此子處胎六十歲。（正宗作十六。）嘗有一仙。謂此兒骨相非常。今遇尊者。可

捨令出家。祖即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未幾。祖遂付法。說偈曰。

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

偈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闍維收舍利。建塔於那爛陀寺。即敬王三十五年甲寅也。（圭峯云。德力甚深。智慧廣大。國王信邪。躬持赤幡。請諸論主論義。論主皆屈。王自論亦屈。遂改邪心。）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姓氏未詳。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生而神光燭室。體有奇香。及長。雖穀食。絕無穢滓。本名難生。後侍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

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大愚芝云。祖師一問。童子一荅。總欠會在。如今諸人作麼生會。妙喜曰。直饒如今會得。更參三生六十劫。）祖因說偈曰。

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

夜奢復說偈曰。

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

祖即度出家。復具戒品。而付法說偈曰。

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

祖付法已。即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四衆盛以衣祴。隨處建塔供養。時貞王二十二年己亥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父寶身。有子七人。祖最少。幼則與諸兄異尚。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諳彼。親近隨喜。及遇脇尊者。遂授法。祖教彼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後至波羅奈國。有一長者來趣其會。祖謂衆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馬鳴。紹吾法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彼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祖

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毘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裸人。如馬裸露。王遂運神通。分身爲蠶。以衣之。後生中印土。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度後六百年。馬鳴當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正是時。遂付法。偈曰。

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

付法已。即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當此土周安王戊戌歲也。（圭峯云。馬鳴侵心。誓斷舌以難祖。祖立二諦義。鳴即歸投。宗鏡錄云。西天龍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馬鳴往見端坐林中。志氣渺然。若不可測。鳴語之曰。沙門說之。敢有所明。要必屈汝。我若不勝。刎頸以謝。羅漢默然。容無負色。亦無勝顏。抑之數四。曾無應情。鳴退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自吾未免於言。真可媿矣。遂投出家。二說與傳燈不同。并識之。）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即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魔不能

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毘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爲性海。我未嘗知。祖即爲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毘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藏眞體於龍龕。即顯王三十七年甲午歲也。（一外道索祖論義。集國王大臣及四衆俱會論塲。祖曰。汝義以何爲宗。曰凡有言說。我皆能破。祖乃指國王云。當今國土康寧。大王長壽。請汝破之。外道屈服。按宗鏡。外道即馬鳴。與論乃脇尊者。馬鳴因此從脇尊者出家。與傳燈及正宗牴牾。而宗鏡復載龍陀山中請。則自矛盾矣。嵩公考據甚詳。宗鏡所記訛也。圭峯云。作妙伎樂。降諸伎人。於樂音中演說諸法。苦空無我。貴賤出家。時遇外國兵圍索九億金錢。王以馬鳴與之。方退。造廿萬論十萬偈。又造起信等論。善能開誘。起信論疏。又謂大士鳴琴則馬鳴。故稱馬鳴。）

十三祖迦毘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

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荅。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眞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

樹聞已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受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眞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赧王四十一年壬辰也（壬峯云。造無我論一百偈。此論至處。無不摧魔。）

十四祖龍樹尊者。亦名龍勝。少則能誦四韋陀。長而善知衆藝。才辯神明。出家入石窟。棲止龍樹。爲龍衆所歸。遇摩羅尊者付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即爲剃髮。命諸聖授具。 南印度有五千外道。興大幻術。王與國人靡然從之。不知向佛。尊者感慨。易其威儀。白衣持幡。每於王出。則趨其前。或隱或顯。如是者七載。王一日怒。問之問曰。汝何者。而前吾行。追之不得。縱之不去。者曰。吾是智人。知一切法。王曰。汝知諸天今何所爲。祖曰。天今與修羅方戰。王曰。何以明之。者曰。頃則徵矣。俄有戈戟手足自空紛然而下。王遂大敬信。命諸外道皆歸禮尊者。者悉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付法於迦那提婆。付法偈云。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付法已。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座凝然入寂。及七日。天雨舍利。尊者復於座指空語衆曰。昔拘那含佛弟子摩訶迦尊者。有三願。一爲佛時凡有聖士化度。則天澍雨。及其身。皆爲舍利。二大地所生。皆堪爲藥。療衆生病。三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今雨舍利。摩訶迦神力也。言已。復寂。迦那提婆與衆建塔。閟其全身。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也（壬峯云。豪貴宗生。通四韋陀。天地圖讖。因與三友作妖術。敗出家。誦盡閻浮經論。自謂爲一切智人。大龍愍之。接入龍宮。悟已還出。化國王婆羅門外道無數。造論數十部。）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毘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瑯琊覺頌云。龍猛盂中水。提婆毳上針。人人爭得失。個個話浮沉。不覩雲中雁。焉知沙塞深。農夫移片穄。穄下獲黃金。） 龍樹即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語具龍樹章。祖既得法。後至迦毘羅

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乃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惟汝與子。精勤供養。得以享之。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髮。

至巴蓮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

乃執長幡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正法眼藏云。西天禁斷鐘鼓。謂之沙汰。經於七日。祖運神通。登樓撞鐘。諸外道衆。一時共集。至鐘樓。其門封鎖。乃問撞鐘者誰。祖曰天。曰天者誰。祖曰我。曰我者誰。祖曰你。曰你者誰。祖曰狗。曰狗者誰。祖曰你。曰你是誰。祖曰我。曰我是誰。祖曰天。如是往返七度。外道一衆。知自負墮。奏聞國王。再鳴鐘鼓。大興佛法。）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付法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供養。漢文十九年庚辰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遡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

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法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

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卽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卽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卽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卽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草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眞如。惟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卽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難提聞偈。敬奉勤至。復說偈贊曰。善哉大聖者。心明逾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拔。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漢武二十八年戊辰也。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

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父旣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峰下。謂衆曰。此峰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舉。卽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也。（圭峰云。尊者攀樹化後。諸羅漢欲移之不得。以諸象力挽亦不動。遂就樹下焚之。身盡樹更蓊）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云。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汾陽昭代云。洎合忘却）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値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建塔。漢成帝二十年戊申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故升梵天。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隣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

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正宗記。祖曰。汝何許人。可白父母而後出家。夜多曰。我國北印度也。去此三千里。然吾有小術。往返亦易。遂行其術。與祖須臾達彼。夜多既聞其父母。祖遂與授具。）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剺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建塔以奉全身。當新室十四年壬午也。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惟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

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嘆。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卽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挫抑。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聞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祖付法已。於其座上。以首倒植。象婆羅樹枝。奄然而化。衆欲闍維。百千人舉之不能。乃至諸羅漢以神力舉之。亦不能動。衆乃炷香祝之。遂頹然委地。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也。　初月氏國王聞師德風。躬詣問法。修敬已。請開演。祖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嘆服。（圓悟勤頌云。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還千聖頂額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超直入如來地。）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禱於佛塔。母夢吞明暗二珠因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疑之。賢衆曰。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然當一乳而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誕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

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卽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爲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尚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象巨萬逼城。王憂之。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爲震動。羣象顛仆。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拏羅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祖出家。祖卽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

然而任。四衆告曰。願尊者無爲神通。我輩欲收舍利遂復座入寂。闍維舍利建塔。漢殤帝十二年丁巳也。（圭峯云。通達一切修多羅義。分別宣説。廣化衆生。疑是天親。未敢爲定。）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姓刹帝利。父常自在王。受盤頭尊者命。祖遂出家傳法。至西印土。彼國王名得度。瞿曇種族。事佛精進。一日於行道處。忽現一塔。高尺四寸。欲舉以供養。竭衆力莫能舉。王大會四衆。問所出衆莫能知。祖曰。此阿育王塔。感王精進故現耳。王曰。敢問法要。祖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問三物七事爲何。祖曰。所去三物。貪嗔癡。所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人所以明了不明了以此耳。王聞已。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卽傳位太子。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跡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耶。祖曰然。於是焚香遥語月支國鶴勒那比丘曰。汝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西印土摩拏羅尊者將至。此信香也。王與鶴勒那俱西嚮作禮。祖亦以手東向三點於地荅之。卽辭得度。與其具通衆凌虛趣月支國。鶴勒那與寶印迎祖至王宮供養。異日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土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於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卽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爲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鶴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吾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乃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卽踊身空中。呈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心地清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涌出。徧濟十方世。（宗鏡作徧滿十方際）偈已。泊然寂滅。鶴勒那與寶印王建塔以奉全身。漢桓帝十九年乙巳也。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環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花。國王以其有神徵。乳於宮中。宮嬪育之。卽分身各爲其子。有千許。王曰。我無儲嗣。將育爾爲太子。今者千身。孰爲正子哉。言已。一子放光。忽皆不見。而見於其父母家。王莫能如何。七歲覩民間淫祠。惡其宰殺。入廟叱之。廟貌遂隳。鄉黨稱之爲聖子。至年二十二出家。栖一林間。九白誦大般

若、感鶴衆相隨。三十得法。行化至中印土。爲其王無畏海說法、感日月天子禮拜其前。王目見之。乃問祖。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有上足龍子。早夭。其兄師子。博通强記。事婆羅門。將瘞龍子。而衆力舉其柩不能動。祖謂師子曰。昔汝弟欲冥福汝。而塑一佛像。汝方信婆羅門。投於地。今汝弟雖謝世。猶欲感悟汝。故示斯異。汝亟供像。柩斯舉矣。師子奉命而柩舉。未幾婆羅門師死。師子乃歸依尊者。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旣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祖復現形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

分。就馱都場而建塔。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也。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或云波黎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學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行般若。孰爲不語而反佛說耶。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相耶。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爲無相。何知見耶。四衆皆服從。惟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義屈。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旣至於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旣來。其習亦至。旣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聞已遂作禮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尊者幸有以敎我懇懃哀請。祖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無得無證。是眞解脫。酬因荅果。世之業報。於此法中。悉不如是。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旣攝五

衆。名。問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一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視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令出家。祖會衆聖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詭爲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滅毀釋教。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恡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吾父何故自取其禍。延衆懺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子與羅崛往世皆爲白衣。以嫉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衆遂以祖報體建塔當魏廢帝齊王二十年己卯也、（玄沙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汾陽昭別云。如師不惱。雪竇顯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翠巖芝

云。當時尊者引頸。王便舉刃。當恁麼時。有人出來諫得。任麼。至今無人斷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天童華拈諸師語云。玄沙云。大小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隨遝遝。玄覺徵云。且道斬著斬不著。將蝦釣鼈。汾陽別云。知師不惱。將錯就錯。雪竇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提水放火。翠巖芝云。當時王與劍。師子引頸。當恁麼時。有人諫得。在麼。至今無人斷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莫要說夢。芭蕉云。賣寶撞著瞎波斯。誣人之罪。瑯琊云。罽賓好一口劍。爭奈劍上無眼。尊者好個師子。要且不解返躑。賊過後張弓。復云。這一隊漢。被山僧剿絕了也、還見師子尊者麼。驀拈拄杖卓一下云。修身慎行。恐辱先也、黃龍新云。黃龍要問雪竇。既是作家君王。因甚臂落。徑山杲云。孟八郎漢。又恁麼去。孤峯深頌云。本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永明頌云。尊者理非謬。玄沙語甚奇。首隨鋒刃落。彼此沒毫氂。幻寄曰。大小永明。作座主見解。唐突般若。）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付法。（語在師子章）後至中印度國。王迦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先亦爲王禮重。乃於王前論義。冀勝祖自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名。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妙喜曰。婆舍斯多何用恁地。當時若見它道。請師默論。不假言說。便云。義墮也。即今莫有與妙喜默論者麼。或有衲僧出來道。義墮也。我也知你在鬼窟裏作活計。）於時祖忽面北

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即辭王南邁。至南天潛隱山谷。王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長曰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次曰不如蜜多。和柔而常嬰疾苦。王以問尊者。爲陳因果。王敬信受。有咒術師忌祖。寘毒食中。祖知而食之。彼反受毒。遂投祖出家。後六十載。德勝即位。惑外道說。因詰祖曰。師子尊者巳遇罽賔國王難。何緣付法。祖出師子尊者所付僧伽黎示勝。勝命焚之。衣出五色光。薪盡如故。勝乃追悔致禮。初勝欲抑尊者。不如蜜多往諫。因囚之。至是立出蜜多。蜜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蜜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

事。蜜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蜜多曰。當爲佛事。祖曰。王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度出家。侍祖六年。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眞性。無道亦無理。不如蜜多受偈已。問衣可傳乎。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化被十方。何假傳衣。不如密多作禮。祖現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建浮圖閟之。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傳法記云。祖踊身虛空。現十八變。放大光明。照耀天地。即於空中。化火自焚。雨舍利不墮地。衆以衣祴接之。又云。祖又名婆羅多那。又名婆羅多羅。此二名。華云別業泉。衆初中天竺王苑有泉。熱不可探。王迦勝以問祖。祖曰。泉熱有三。一下有熱石。二鬼業。三神業。此神業也。因命爇香臨泉爲共懺悔。須臾有神見謝

得度脫。七日而泉清泠如常。泉故中竺北竺。復以二名偁之。）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姓刹帝利。南印度王子。得法後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爲。曰將度衆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即化一大山於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在彼衆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怖懼懺禮。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異日大治齋。集諸外道。懇祖預會。祖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祖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巳爲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衆如高原。反顧其地。巳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祖爲演

法。且曰。王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曰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即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即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祖同車而出。瓔珞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珞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返此方。即以昔因故。名爲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付法已即辭王曰。化緣已終。將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

外護。卽還本座。現形如日。少頃復呈十八變。出三昧火自焚。雨金色舍利。王以金塔閟之。東晉孝武太元十三年戊子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得法後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

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器。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妙喜曰。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菩提多羅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祖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

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祖付法已。卽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晃曜。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大衆建塔收供。當宋孝武大明元年丁酉也。

祖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師獨爲何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指月錄卷之三終

較譌

卷之一

（八葉第十四行）勤（誤作勲）○（十五葉第十七行）堂（誤作臺）○（十七葉第十一行）督（舊本作意）

卷之二

（十四葉第二行）苦（誤作昔）○（二十二葉第六行）獲（誤作護）○（二十七葉第十二行）何（誤作乎）○（三十葉第一行）名（誤作是）

卷之三

（二葉第十八行）迦（誤作伽）○（二十二葉第十行）授（誤作受）○（二十九葉第十一行）免（誤作勉）

音釋

卷一之三

騫（苦賢切音牽）擷（胡結切音纈捋取也）珣（須倫切音荀）舁（雲俱切音于對舉也）琛（丑森切音郴）哈（呼來切海平聲笑聲）蘸（莊陷切斬去聲）岌峇（忌立切音及口合切音溘高貌）峋嶁（音荀樓山巔也）務（鄰溪切）叿（呼洪切音烘市人聲）鏊（魚到切音傲餅鏊）螫（施職切音釋蟲行毒）頤（養里切音以）念（與息同）闃（苦狊切傾入聲寂靜也）傴僂（上於語切下音樓不伸也）囁嚅（音捻如多言也又口動貌）窣（蘇骨切孫入聲）襦（人余切音如短衣）豎（承與切音竪田廬也）醢（呼改切音海肉醬）腲腇（音猥腿肥貌）輓（武綰切音晚引車也）寖（同浸音晉進也漸也）昳（杜結切音絰日昃）晡（奔謨切音逋申時）耎（乳兗切音軟罷弱也）倕（直追切音垂重也又人名）馺（悉合切摻入聲輕舉貌）[illegible]（皮亦切平入聲[illegible]離也）諮（與咨同）煗（與煖同）輭（乳演切然上聲柔也）璪（子棗切音早玉飾如水藻文）閦（符分切音焚地名）扶（尺栗切音叱笞擊也）[illegible]（盧谷切音祿捽也手持）譴（苦戰切牽去聲責問也怒也）燔（符艱切音煩爇也炙也）厨（音記）毱（渠玉切音局）闤闠（音還會市垣門也）閈（侯幹切音翰里門曰閈又垣也）牴牾（音抵誤觸忤也）赧（乃版切難上聲面慚而赤也）磉（蘇朗切桑上聲柱下石）遡（音素逆流而上曰遡）娠（之愼切音震婦懷孕也）瘵（側賣切音債勞瘵）佉（丘於切音區與祛同）穗（徐醉切音遂禾穎也）偁（古稱字）[illegible][illegible]（疏鳩切音兜當侯切音搜）

指月錄卷之四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於般若多羅尊者得法。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今名。（祖問尊者。當往何國作佛事。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南方。勿任。彼惟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栖栖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讖偈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冑集。）祖恭稟教義。服勤四十年。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爲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

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而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者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辨析。卽悟本心。禮謝於祖。懺

悔徃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

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服。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衆咸誓歸依。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後値異見王。欲毁佛法。王固祖之姪也。祖憫之。欲開其蒙而六衆亦各念佛法有難。師將何所匡濟。祖遙知衆意。彈指應之。六衆悉聞。云此我師信響也。皆至祖所祖曰。一翳蔽空。孰爲翦之。前無相宗宗勝欲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且與王無緣。勝辭祖。竟至王所廣陳法要。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

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召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語。與王論屈。汝急往救。波羅提曰。願假神力。言訖。雲起足下。遂乘以見王王正問宗勝。忽見愕然忘其所問。而顧波羅提曰。乘空來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卽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

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妙喜云即今敢問諸人那箇是佛性那箇是精魂）王復問波羅提師承爲誰提曰大王之叔菩提達磨也王聞遽勅近臣迎祖至王宮祖爲王懺悔往非王聞泣謝隨詔宗勝歸國近臣曰宗勝被謫時已捐軀投崖矣祖曰勝尚在召之當至初勝受擯耻不能正王遂投身危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王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神何佑助願示所以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踈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勝聞偈欣然遂宴坐巖間至是王遣使山中召勝祖謂王曰知勝來乎王曰未知祖曰再命乃來耳使者至山而勝辭果再命乃至祖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

彼遂囑弟子不若蜜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別學侶且謂王曰勤修白業吾去一九即回祖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於南海實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禮迎供表聞武帝帝遣使齎詔迎請以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以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雪竇頌云聖諦廓然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荊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帀地有何極顧視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　別記云帝後舉問誌公公曰陛下還識此人不帝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悔欲遣使追請公曰莫道遣一使請闔國人去他未采着在圓悟勤云武帝道不識且道與達磨道底是同是別似則也似是即未是人多錯會道前來達磨是答他禪後來武帝是對他誌公問乃相識之識且得沒交涉當時誌公恁麼問且道作麼生祇對何不一棒打殺免見塗糊　誌公化在天監十三年相去已久此必繆傳今錄此者以勤公拈語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洛陽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有僧神光久居伊洛博覽群籍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遂詣祖

叅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值大雪光夜侍立遲明積雪過膝立愈恭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兾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芭蕉清云金剛與泥人揩背圜悟勤云正當與麽時法身在甚麽處）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墻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祇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

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群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愚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塗。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莫測。禮辭而去。時魏氏奉釋禪儁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僧中鸞鳳。而議多與祖相違。祖玄風所被。有識咸歸。彼徒生嫉。數加毒藥。莫能中傷。至第六度。以化緣既畢。遂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定林寺。其年魏使宋雲蔥嶺回。見祖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棺空。惟隻履存焉。詔取遺履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爲信道者竊在五臺。今不知所在。（傳燈載師示寂之日。爲魏莊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通論據史辨其訛。故今削去。禾山方曰。死心先師。每舉隻履西歸話以問衲子。而實難明。諸方或謂之隱顯。或謂不可有兩箇。或謂惟此一事實。若也恁麽。未識祖師意旨。諸人要見麽。濁中清。清中濁。勿謂麒麟生隻角。西行東向路不差。大用頭頭如啐啄。莫莫。玄要靈機休卜度。）

二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姬氏子。父寂。以無子。禱祈既久。一夕有異光照室。母遂懷娠。故生而名之曰光。少則超然。博極載籍。尤善談老莊。後覽佛乘。遂盡棄去。依

寶靜禪師出家。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返香山。終日宴坐。又八年。於寂默中忽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汝其南矣。翌日覺頭痛如刺。欲治之。忽聞空中曰。此換骨也。往見靜述其事。靜視之見頂骨嶢然如五峯秀出。以有神異。更名神光。靜謂祖曰。汝相吉祥。而神令汝南。彼少林有達磨大士。必汝師矣。祖遂造少室。遂得法。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爲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遂囑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諦思聖記。勿罹世難。善去。善行。俟時傳付。　祖乃往鄴都化導。四衆皈依。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酒肆。或過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役。或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

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後至莞城縣匡救寺說法。有辨和法師。正於其寺講涅槃經。其徒多去之。而從祖。和憤嫉。興謗於邑宰翟仲侃。侃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眞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矣。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三月十六也。塟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辨和或云道恒。恒聞祖語。詆爲邪說。遣徒破祖。其徒至。輒欣服不去。恒有遇之塗者。恒曰。我用爾許功開爾眼。今反爾耶。其徒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恒遂深怒。密謀興謗。致祖非法。　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却償債去。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非殊。）

三祖僧璨大師。不知何許人。以白衣謁二祖得度傳法

後隱於舒之皖公山。往來太湖縣司空山。當後周毀法。祖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統要云。信於是有省。又問如何是古佛心。祖曰。汝今是甚麼心。曰。我今無心。祖曰。汝旣無心。諸佛豈有耶。信于是頓息其疑。）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　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餘年。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卽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

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化。隋煬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祖說法三十餘年。絕口不談其姓族鄉邑。常語四祖云。有人借問。勿道於我處得法。）　祖著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眞。惟須息見。二見不住。愼

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寛。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眞。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

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眞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延促。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圓悟勤云。人多錯會道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中峯本禪師）作信心銘闢義解。每兩句下申以示語。次述義解。乃作闢義。復繫以偈。聊錄二三。要之大旨悉如是矣。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初示語云。神光烜赫。萬靈罔測。蹈羣象之深淵。啓重玄之大宅。臨濟用金剛王。發雷轟霆震之令。望影尤難。德山遣木上座。奮風馳電走之威。追踪莫及。陶形鑄象。不居其有功。負海拏山。似覺其無力。黃面漢四十九年。有手只好拏空。白拈賊千七百箇。有口惟堪掛壁。最現成。難委悉。擬向當陽指似伊。早是門前起荆棘。次述義解云。祖師道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義解者謂此兩句乃一篇之要綱。一銘之本旨。然信之一言。全該悟證。非信行之信也。如法華之諸子。於會權入實之際。作信解品以述其懷。吾祖目之曰至道。唯佛證之曰菩提。衆生昧之曰無明。教中彰之爲本覺。皆一心之異名也。至若徧該名相。涉入色空。異轍殊塗。千條萬目。豈乖優劣。屛隔悟迷。莫不由斯而著。如趙州之柏樹子。楊岐之金剛圈。密菴之破沙盆。東山之鐵酸餡。異端並起。邪法難扶。則知至道之話行矣。該通事理。融貫古今。說箇無難。早成剩語。然聖凡染淨。極目全眞。揀擇情生。迥乖至體。是謂唯嫌揀擇也。下文雖殊。悉稟其意。闢曰。依稀相似。彷彿不同。且至道二字。任你意解。謂無難之旨須相應始得。自非心開神悟。妙契冥符。迥絕見知。超出言象者。望無難之旨。不啻天淵。於根境相對。差別互陳。不能當處解脫。擬將箇無難不簡擇底道理。存乎胸臆。又豈止於認賊爲子矣。故於此不能忘言。偈曰。至道不應嫌揀擇。莫言揀擇墮凡情。快須摑瞎娘生眼。白日挑燈讀此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示語云。薦福莫趙州無。雪峯放出南山鱉鼻。雲門打殺東海鯉魚。興化赴村齋。向古廟裏躲卒風暴雨。丹霞燒木佛。卻教院主墮眉鬚。疑殺人間幾丈夫。述義解云。祖師道良由取捨。所以不如。義解者謂此心既如太虛之圓。無相不具。一切皆如。你於染淨法中。瞥生取捨。則不如也。闢曰。若是眞正本色參學上士。見此等說話底人。便與劈面唾。不爲性燥。蓋像龍不能致雨故也。偈曰。取旣非如捨不如。是牛誰敢喚爲驢。大千沙界金剛體。也是重栽領下鬚。 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示語云。不動道場無生法忍。皓月照窗屏。清風拂屏枕。有佛處不得住。鐵裏燈心。無佛處急走過。花鋪蜀錦。三千里外摘楊花。十方虛空盡銷隕。易商量。難定準。海底泥牛喫鐵鞭。百草頭邊風凜凜。述義解云。祖師道一種平懷。泯然自盡。義解者謂取捨之情旣盡。聖凡知見無依。自然一切處平常。一切處泯滅。闢曰。白日青天莫寐語。好卽今眼見色耳聞聲。喚甚麼作平懷不平懷。偈曰。泯然盡處事無涯。百草頭邊正眼開。生死涅槃俱捏碎。不知何處著平懷。 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示語云。太華山非險。滄溟海不深。虛空月蝕詩。有何難讀。伯牙流水曲。煞有知音。惟有東山暗號子。收來無縫罅。放去卒難尋。攪擾幾多伶俐衲摩。祖摖務到于今。述義解云。祖師道無咎無法。不生不心。義解者。謂此二句返上二句而言。謂無咎則萬法自消。不生則一心自寂。法消心寂。至道之體沖然不待得而得矣。闢曰。昔僧問趙州。學人作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此僧悟去。且道此僧當時悟無咎耶。悟無法耶。悟不生耶。悟不心耶。試定當看。偈曰。法法只因無咎咎。心心多謂不生生。寒猿夜哭巫山月。客路原來不可行。 中峯老人費爾許唇舌。要之不出圓悟大師數語也。今之人讀此銘。順文解義。未有出於所述義解者。然則自昔宗師深斥此。何哉。莫是擬心卽差。不作義解則得麼。咦。去去西天路。迢迢十萬餘。莫錯領解。賺到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懊悔則遲也。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旣嗣

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六十年于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群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黙識其法器即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　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囘以狀聞帝彌欽重　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戶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遂不敢復閉焉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即囘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　咸亨中有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衆作務盧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這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

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其碓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

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眞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卽共奔逐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塔於黃梅東山（代宗諡曰大滿塔曰法雨及宋遣師將平江南祖肉身出血如淚珠識者知李氏必亡也）

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父行瑫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香滿室因有娠六年乃生毫光騰空黎明有僧來語祖之父曰此子可名慧能父曰何謂也僧曰惠者以法惠濟衆生能者能作佛事語畢不知所之祖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母孀居家貧甚幼則樵採鬻薪以養母一日負薪過市中聞客讀金

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曰此金剛經黃梅東山五祖忍和尚恒敎人誦此經祖聞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于一客爲其母備歲儲遂辭母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卽志略之姑也嘗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卽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卽不識義卽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請居寶林寺寺廢已久四衆營緝朝夕奔湊俄成寶坊祖曰我求大法止此何爲遂棄之抵黃梅參禮五祖語在五祖章嘗呈偈後三鼓入五祖室五祖復徵其初悟應無所住

而生其心語。祖言下大徹。遂啓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謂祖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卽名丈夫天人師佛。遂傳衣法。（黃龍新禪師頌曰。六祖當年不丈夫。倩人書壁自塗糊。分明有偈言無物。却受他家一鉢盂。妙喜曰。且道鉢盂是物不是物。若道是物。死心老亦非丈夫。若道非物。爭奈鉢盂何。 金剛經悟緣。陸氏壇經初敘祖聞經有悟。不言至應無所住而有開入。惟云聞經有省。至三更入室時。五祖以袈裟圍祖。不令人見。爲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大徹。此從藏本壇經。三更入室。五祖徹金剛經。傳燈不載其語。）五祖送祖至九江驛。遂令祖上船。祖隨卽把櫓。五祖曰。合是吾渡汝。祖曰。迷時師度。悟時自度。度名雖一。用處不

同。能蒙師傳法。今已得悟。只合自性自度。五祖云。如是如是。以後佛法。由汝大行。 祖禮辭南行者兩月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趁及。祖擲衣鉢於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舉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爲法來。不爲衣來。祖曰。汝旣爲法來。可屛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爲汝說。明良久。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旨否。祖曰。與汝說者。卽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今行者卽惠明師也。祖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向甚處去。祖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還至嶺下。謂衆曰。向涉崔嵬。杳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衆遂散。（後明居袁州蒙山。避祖諱更名道明。）祖後至曹溪。物色之者稍稍聞。遂避難於四會之獵人隊中。經十五載。時與獵人隨宜說法。獵人令守網。有獲悉放。每飯時。常以菜寄煮肉鍋。或問則對曰。但喫肉邊菜。 儀鳳元年正月八日。忽念說法時至。遂出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不已。祖曰。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一衆竦然。（雪峯云。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棒。孚上座侍

次齩齒。峯云。我與麼道。也好與二十棒。妙喜云。要識孚上座麼。犀因玩月紋生角。要識雪峯麼。象被雷驚花入牙。 雪竇舉巴陵示衆云。祖師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旣不是幡風。向甚麼處著。有人與祖師作主。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道。風動幡動。旣是風幡。向甚麼處著。有人與巴陵作主。亦出來與雪竇相見。復頌云。不是幡兮不是風。衲僧於此作流通。渡河用筏尋常事。南山燒炭北山紅。又不是風幡何處著。新開作者曾拈却。如今懞懂癡禪和。漫道玄玄爲獨脚。 有王普崇頌云。非風非幡無處著。是風是幡無著處。撩天俊鶻悉迷踪。踞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悟。令人却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天台韶云。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什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卽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旣不許如是會。諸上座合如何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 智證傳。楞伽經偈曰。由自心執著。心似

（境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惟心。傳曰。曹溪六祖隱晦時。號盧居士。嘗客廣州精舍。夜經行。聞兩僧論風幡。一曰風動。一曰幡動。六祖前曰。肯使俗流輒與高論否。正以風幡非動。仁者心動耳。法空禪師深居五臺山。每夜必問有聲召曰空禪。法空患之。久而自悟曰。皆我自心之境。安有外聲哉。以法遣之。自後遂絕。夫言彼所見非有者。以風幡相待。無有定屬。以無定屬緣生。則名無生。六祖所示見境既爾。則空禪所悟聞塵亦然。首楞嚴曰。見聞如幻翳。三界若空華。聞復翳根除。塵消覺圓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者。渠不信夫。幻寄曰。予少讀宋人詩。麥浪豈緣風滾滾。荷珠不爲露涓涓。躍然喜。謂是風幡公案好証脚。及讀雪峯雪竇諸大老拈提語。爽然自失。洪公此傳。未可過諸老門限也。）印宗延至上席。徵詰奧義。見祖言簡理當。不由文字。乃曰。久聞黃梅衣法南來。莫是行者否。祖曰。然。印宗作禮。請衣鉢出示大衆。令瞻禮。宗復問曰。黃梅付囑如何指授。祖曰。指授卽無。惟論見性。不論禪定解脫。宗曰。何不論禪定解脫。祖曰。爲是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宗又問。如何是佛法不二之法。祖曰。法師講涅槃經。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如高貴德王菩薩白佛言。犯四重禁。作五逆罪。及一闡提等。當斷善根佛性否。佛言。善根有二。一者常。二者無常。佛性非常非無常。是故不斷。名爲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蘊之與界。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佛性。印宗聞說歡喜合掌。（眞淨和尚舉印宗問祖不二之法。祖云云。曰。諸禪德。彼時小巧禪道早是中半了也。如今叢林多是惟論禪定解脫。無念無爲。且道六祖底是。如今底是。分卽是。不分卽是。若分去。有違有順。有是有非。若不分。又不辨邪正。埋沒我宗乘。譬如世間道路。有直有迂。有險有善。其行路者。可行卽行。可止卽

止。大衆還識渺瀰老僧麼。良久云。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正月十五日。印宗會諸名德。爲祖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一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受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次日韋使君請益。師陞座告大衆曰。總淨心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復云。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吾今爲說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使汝等各得智慧。志心諦聽。吾爲汝說。善知識。世人終日口念般若。不識自性般若。猶如說食不飽。口但說空。萬劫不得見性。終無有益。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是梵語。此言大智慧到彼岸。此須心行。不在口念。口念心不行。如幻如化。如露如電。口念心行。則心口相應。本性是佛。離性無別佛。何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無上下長短。亦無嗔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刹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眞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卽

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卽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爲大。故曰摩訶。善知識。迷人口說。智者心行。又有迷人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自稱爲大。此一輩人。不可與語。爲邪見故。善知識。心量廣大。徧周法界。用卽了了分明。應用便知一切。一切卽一。一卽一切。去來自由。心體無滯。卽是般若。善知識。一切般若智。皆從自

性而生。不從外入。莫錯用意。名爲眞性自用。一眞一切眞。心量大事。不行小道。口雖終日說空。心中不修此行。恰似凡人自稱國王。終不可得。非吾弟子。善知識。何名般若。般若者。唐言智慧也。一切處所。一切時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卽是般若行。一念愚卽般若絕。一念智卽般若生。世人愚迷。不見般若。口說般若。心中常愚。常自言我修般若。念念說空。不識眞空。般若無形相。智慧心卽是。若作如是解。卽名般若智。何名波羅蜜。此是西竺語。唐言到彼岸。解義離生滅。著境生滅起。如水有波浪。卽名爲此岸。離境無生滅。如水常通流。卽名爲彼岸。故號波羅蜜。善知識。迷人口

念。當念之時。惟妄惟非。念念若行。是名眞性。悟此法者。是般若法。修此行者。是般若行。不修卽凡。一念修行。自身等佛。善知識。凡夫卽佛。煩惱卽菩提。前念迷卽凡夫。後念悟卽佛。前念著境卽煩惱。後念離境卽菩提。善知識。摩訶般若波羅蜜。最尊最上最第一。無住無往亦無來。三世諸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如此修行。定成佛道。變三毒爲戒定慧。善知識。我此法門。從一般若生八萬四千智慧。何以故。爲世人有八萬四千塵勞。若無塵勞。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悟此法者。卽是無念無憶無著。不起誑妄。用自眞如性。以智慧觀照。於一切法不取不捨。卽是

見性成佛道。善知識。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須修般若行。持誦金剛般若經。卽得見性。當知此功德無量無邊。經中分明讚歎。莫能具說。此法門是最上乘。爲大智人說。爲上根人說。小根小智人聞。心生不信。何以故。譬如大龍下雨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悉皆漂流。如漂棗葉。若雨大海。不增不減。若大乘人若最上乘人。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故知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慧常觀照。故不假文字。譬如雨水不從天有。元是龍能興致。令一切衆生。一切草木。有情無情。悉皆蒙潤。百川衆流。却入大海。合爲一體。衆生本性般若之智。亦復如是。善知識。小根之人聞此

頓教。猶如草木。根性小者。若被大雨。悉皆自倒。不能增長。小根之人。亦復如是。元有般若之智。與大智人更無差別。因何聞法。不自開悟。緣邪見障重。煩惱根深。猶如大雲覆蓋於日。不得風吹。日光不現。般若之智。亦無大小。爲一切衆生自心迷悟不同。迷心外見修行覓佛。未悟自性。卽是小根。若開悟頓教。不執外修。但於自心常起正見。煩惱塵勞常不能染。卽是見性。善知識。內外不住。去來自由。能除執心。通達無礙能修此行。與般若經本無差別。善知識。一切修多羅及諸文字。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無世人。一切萬法本自不有。故知萬法本自人興。一切經書。因人說有。緣其中人有愚有智。愚爲小人。智爲大人。愚者問於智人。智者與愚人說法。愚人忽悟解心開。卽與智人無別。善知識。不悟卽佛是衆生。一念悟時。衆生是佛。故知萬法盡在自心。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眞如本性。菩薩戒經云。我本元自性淸淨。若識自心見性。皆成佛道。淨名經云。卽時豁然。還得本心。善知識。我於忍和尚處一聞。言下便悟。頓見眞如本性。是以將此教法流行。令學道者頓悟菩提。各自觀心。自見本性。若自不悟。須覓大善知識。解最上乘法者。直示正路。是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導令得見性。一切善法。因善知識能發起。故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

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方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卽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眞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識自本性。一悟卽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卽本解脫。若得解脫。卽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卽是無念。何名無念。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爲無念。用卽徧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通用無滯。卽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若百不思。常令念絕。卽是法縛。卽名邊見。善知識。悟無念法者。萬法盡通。悟無念法者。見諸佛境界。悟無念法者。至佛地位。善知識。後代得吾法者。將此頓教法門。於同見同行。發願受持。如事佛故。終身而不退者。定入聖位。然須傳授從上已來默傳分付。不得匿其正法。若不同見同行。在別法中。不得傳付。損彼前人。究竟無益。恐愚人不解。謗此法門。百劫千生。斷佛種性。善知識。吾有一無相頌。各須誦取。在家出家。但依此修。若不自修。惟記吾言。亦無有益。聽吾頌曰。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惟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法卽無頓漸。迷悟有遲疾。只此見性門。愚人不可悉。說卽雖萬般。合

理還歸一。煩惱暗宅中。常須生慧日。邪來煩惱至。正來煩惱除。邪正俱不用。清淨至無餘。菩提本無性。起心卽是妄。淨心在妄中。但正無三障。世人若修道。一切盡不妨。常見自己過。與道卽相當。色類自有道。各不相妨惱。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波波度一生。到頭還自懊。欲得見眞道。行正卽是道。自若無道心。闇行不見道。若眞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他人非。自非却是左。他非我不非。我非自有過。但自却非心。打除煩惱破。憎愛不關心。長伸兩脚臥。欲擬化他人。自須有方便。勿令彼有疑。卽是自性現。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兎角。正見名出世。邪見是世間。邪正盡打却。菩提性宛然。此頌是頓教。亦名大法船。迷聞經累劫。悟則刹那間。

韋刺史問曰。弟子常見僧俗念阿彌陀佛。願生西方。請和尚說。得生彼否。願爲破疑。祖曰。使君善聽。慧能與說。世尊在舍衛城中。說西方引化。經文分明。說去此不遠。若論相說。里數有十萬八千。卽身中十惡八邪。便是說遠。說遠爲其下根。說近爲其上智。人有兩種。法無兩般。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人念佛求生於彼。悟人自淨其心。所以佛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使君東方人。但心淨卽無罪。雖西方人。心不淨亦有愆。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凡愚不了自性。不識身中淨土。願東願西。悟人在處一般。所以佛言。隨所住處恒安樂。使君心地但無不善。西方去此不遙。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徃生難到。今勸善知識。先除十惡。卽行十萬。後除八邪。乃過八千。念念見性。常行平直。到如彈指。便覩彌陀。使君但行十善。何須更念徃生。不斷十惡之心。何佛卽來迎請。若悟無生頓法。見西方只在刹那。不悟念佛求生。路遙如何得達。惠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刹那間。目前便見。各願見否。衆皆頂禮云。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徃生。願和尚慈悲。便現西方。普令得見。祖曰。大衆。世人自色身是城。眼耳鼻舌是門。外有五門。內有意門。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卽是衆生。自性覺卽是佛。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名爲勢至。能淨卽釋迦。平直卽彌陀。人我是須彌。邪心是海水。煩惱是波浪。毒害是惡龍。虛妄是鬼神。塵勞是魚鼈。貪嗔是地獄。愚癡是畜生。善知識。常行十善。天堂便至。除人我。須彌倒。去邪心。海水竭。煩惱無。波浪滅。毒害忘。魚龍絕。自心地上覺性如來。放大光明。外照六門清淨。能破六欲諸天。自性內照。三毒卽除。地獄等罪一時消滅。內外明徹。不異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大衆聞說。了然見性。悉皆禮拜。俱歎善哉。唱言。普願

法界衆生。聞者一時悟解。祖曰。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東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惡。但心清淨。卽是自性西方。韋公又問在家如何修行。願爲教授。祖曰。吾與大衆作無相頌。但依此修。常與吾同處無別。若不作此修。剃髮出家。於道何益。頌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若能鑽木出火。淤泥定生紅蓮。苦口的是良藥。逆耳必是忠言。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玄。聽說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祖復曰。善知識。總須依偈修行。見取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幻寄曰。祖師教人除人我。去邪心。與秀師時時勤拂拭。是同是別。若道是別。別在甚處。若道是同。秀師何以不契黃梅。若道此是第二頭語。祖師又云依偈修行直成佛道。不爲第二頭語也。於此徹證。始有參學分。不然。特是念言語漢。祖師雖日在前。末如之何。又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蘊煩惱塵勞。祖語也。無念無憶無著。祖訓也。而對薛簡則斥以智慧照破煩惱。對臥輪則云不斷百思想。法道何不作也。是以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有言。不得無言。須彌山乾矢橛。青州布衫。盧陵米價。皆使參學者入壇經之妙。筏必契此而後可云能讀壇經也。今人讀此者。率謂明白簡易。無疑於心。而於諸方風馳電轉之機。則又茫若。是未夢見壇經者也。果能契于壇經。彼風馳電轉者。直家常茶飯耳。何復疑哉。）

示衆云。善知識。我此法門。以定慧爲本。大衆勿迷。言定慧別。定慧一體不是二。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卽慧之時定在慧。卽定之時慧在定。若識此義。卽是定慧等學。諸學道人莫言先定發慧。先慧發定各別。作此見者。法有二相。口說善相。心中不善。空有定慧。定慧不等。若心口俱善。內外一種。定慧卽等。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卽同迷人。不斷勝負。却增我法。不離四相。善知識。定慧猶如何等。猶如燈光。有燈卽光。無燈卽暗。燈是光之體。光是燈之用。名雖有二。體本同一。此定慧法。亦復如是。　又云。善知識。云何立無念爲宗。只緣口說見性。迷人於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見。一切塵勞妄想。從此而生。自性本無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說禍福。卽是塵勞邪見。故此法門立無念爲宗。善知識。無者無何事。念者念何物。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

心。念者念眞如本性。眞如卽是念之體。念卽是眞如之用。眞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眞如有性。所以起念。眞如若無。眼耳色聲當時卽壞。善知識。眞如自性起念。六根雖有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眞性常自在。故經云。能善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

又云。此門坐禪。元不著心。亦不著淨。亦不是不動。若言著心。心元是妄。知心如幻。故無所著也。若言著淨。人性本淨。由妄念故。蓋覆眞如。但無妄想。性自清淨。起心著淨。却生淨妄。妄無處所。著者是妄。淨無形相。郤立淨相。言是工夫。作此見者。障自本性。却被淨縛。善知識。若修不動者。但見一切人時。不見人之是非

善惡過患。卽是自性不動。善知識。迷人身雖不動。開口便說他人是非長短好惡。與道違背。若著心著淨。卽障道也。無相頌曰。迷人修福不修道。只言修福便是道。布施供養福無邊。心中三惡元來造。擬將修福欲滅罪。後世得福罪還在。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性中眞懺悔。忽悟大乘眞懺悔。除邪行正卽無罪。學道常於自性觀。卽與諸佛同一類。吾祖惟傳此頓法。普願見性同一體。若欲當來覓法身。離諸法相心中洗。努力自見莫悠悠。後念忽絕一世休。若悟大乘得見性。虔恭合掌至心求。（此頌爲撥無因果者錄。） 南嶽懷讓禪師禮祖。祖曰。何處來。曰嵩山。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

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汚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一作病）在汝心。不須速說。（傳燈祖問什麼物恁麼來。讓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讓云云。與此同。） 青原行思禪師參祖。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首衆。 永嘉玄覺禪師。少習經論。精天台止觀法門。閱維摩經發明心地。後遇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繞祖三帀。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

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卽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僧法海參問曰。卽心卽佛。願垂指諭。祖曰。前念不生卽心。後念不滅卽佛。成一切相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卽心名慧。卽佛乃定。定慧等等。（燈下等字作持） 意中淸淨。悟此法門。由

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法海言下大悟。以偈讚曰。卽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僧智通看楞伽經約千餘徧。不會三身四智。禮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淸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卽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卽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爲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旣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卽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

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爲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爲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爲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爲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爲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通禮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眞精。妙旨因師曉。終無汚染名。

僧志道。覽涅槃經。至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而生疑。禮祖求發明。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

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躭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廻。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現前。當現前之時。亦無現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目以爲無作。
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何爲眞實義。
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
吾今强言說。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

道聞已。踊躍作禮而退。

僧志徹。初名行昌。姓張。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忘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北宗旣自立秀師爲六祖。忌祖傳衣天下所聞。囑行昌刺祖。祖心通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座間。昌懷刃入室。祖舒頸就之。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願出家。祖以金授曰。汝且去。恐衆或害汝。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昌禀旨宵遁。遂出家

精進。一日念祖前命。過祖禮覲。祖曰。吾久念汝。汝何來晚。曰。蒙和尚赦罪。今雖出家苦行。難報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則相違。令學人轉加迷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有心字非）者。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樂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　僧志常叅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望賜開示。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曰。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中夜哀懇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通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通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偈曰。無端起知見。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禪者智隍。初叅五祖。自謂已得正受。菴居長坐積二十年。祖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之名。造菴問云。汝在此作什麼。隍曰。入定。策曰。汝云入定。爲有心入耶。無心入耶。若無心入者。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若有心入者。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隍曰。我正入定時。不見有有無之心。策曰。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

定。何出何入。若有出入。卽非大定。隍無對。良久問曰。師嗣誰耶。策曰。我師曹溪六祖。隍云。六祖以何爲禪定。策曰。我師所說。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是說。徑來謁祖。祖問曰。仁者何來。隍具述前緣。祖曰。誠如所言。汝但心如虛空。不著空見。應用無礙。動靜無心。凡聖情亡。能所俱泯。性相如如。無不定時也。（燈錄及正法眼藏皆無汝但以下三十五字。止云祖愍其遠來。便垂開决。）隍於是大悟。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隍禪師今日得道也。

有一童子。名神會。年十三。自玉泉來參禮。祖曰。知識遠來艱辛。還將得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會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會曰。和尚坐禪。還見不見。祖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痛不痛。對曰。亦痛亦不痛。祖曰。吾亦見亦不見。神會問。如何是亦見亦不見。祖云。吾之所見。常見自家過愆。不見他人是非好惡。是以亦見亦不見。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則同凡夫。卽起恚恨。汝向前見不見是二邊。痛不痛是生滅。汝自性且不見。敢爾弄人。神會禮拜悔謝。一日祖告衆曰。我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神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個知解宗徒。

唐中宗神龍元年。詔遣使薛簡迎祖。祖以疾辭。簡問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

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若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

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淸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詔加褒美。

僧問黃梅意旨甚麼人得。祖曰。會佛法人得。曰。和尚還得否。祖曰。我不會佛法。（徑山杲頌云。芭蕉芭蕉。有葉無丫。忽然一陣狂風起。恰似東京大相國寺裏三十六院東廊下北角頭王和尚破袈裟。畢竟如何。歸堂喫茶。）

蜀僧方辯來謁。曰。善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眞。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惠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

延和壬子七月。（是年初號太極。五月改延和。八月改先天。）命門人於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促工。先天二年夏末落成。七月一日集徒衆曰。吾至八月。欲離世間。汝等有疑。早須相問。爲汝破疑。令汝迷盡。吾若去後。無人教汝。法海等聞。悉皆涕泣。惟有神會神情不動。祖曰。神會小師。却得善不善等。毀譽不動。哀樂不生。餘者不得。數年山中。竟修何道。汝今悲泣。爲憂阿誰。若憂吾不知去處。吾自知去處。吾若不知去處。終不預報於汝。汝等悲泣。蓋爲不知吾去處。若知吾去

處。即不合悲泣。法性本無生滅去來。汝等盡坐。吾與汝說一偈。名曰眞假動靜偈。汝等誦取此偈。與吾意同。依此修行。不失宗旨。衆僧作禮。請祖說偈。偈曰。一切無有眞。不以見於眞。若見於眞者。是見盡非眞。若能自有眞。離假即心眞。自心不離假。無眞何處眞。有情即解動。無情即不動。若修不動行。同無情不動。若覓眞不動。動上有不動。不動是不動。無情無佛種。善能分別相。第一義不動。但作如此見。即是眞如用。報諸學道人。努力須用意。莫於大乘門。却執生死智。若言下相應。即共論佛義。若實不相應。合掌令歡喜。此宗本無諍。諍即失道意。執逆諍法門。自性入生死。衆聞偈已。普皆作禮。法海再拜問曰。和尚入滅。衣法當付何人。祖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純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據達磨舊記。衣亦不合傳矣。復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閒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

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之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决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靜。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

七月八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衆哀留甚堅。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法雲秀云。非但來時無口。去時亦無鼻孔。）又問曰。正法眼藏傳付何人。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又問佛祖傳授次第。祖爲詳述摩訶迦葉而下至祖次第。

八月三日。復示衆曰。吾滅度後。莫作世情悲泣雨淚受人弔問身著孝服。非吾弟子。亦非正法。但識自本心。見自本性。無動無靜。無生無滅。無去無來。無是無非。無住無往。恐汝等心迷。不會吾意。今再囑汝。令汝見性。吾滅度後。依此修行。如吾在日。若違吾教。縱吾在世

亦無有益。復說偈曰。兀兀不修善。騰騰不造惡。寂寂斷見聞。蕩蕩心無著。說偈已。端坐至三更。謂門人曰。吾行矣。奄然遷化。於時異香滿室。白虹屬地。林木變白。禽獸哀鳴。十一月。廣韶新三郡官僚。暨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十一月十三日。遷神龕并衣鉢歸曹溪。次年七月入塔。門人憶念取首之記。以鐵漆固頸。入塔時。白光自塔起。上亘天。三日始散。祖春秋七十有六。蓋年二十四而傳衣。三十九祝髮。說法利生三十七載。（開元十年八月。有張滿者。受新羅僧賄。僞服衰經爲孝子。夜入塔盜祖首。欲持歸供養。守塔者聞塔中有聲。起視。滿驚逸。而祖頸有傷處。刺史柳無忝。縣令楊侃。共督捕得滿。祖弟子令韜。謂彼意在供養。且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柳守嘉歎。釋滿不治。外紀云。祖至曹溪寶林。覩堂宇湫隘不足容衆。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曰。老僧欲乞檀那一坐具地。亞仙曰。和尚坐具幾許闊。祖以坐具示之。亞仙唯然。祖展坐具。彌布曹溪四境。四天王各現其方。亞仙曰。和尚法力廣大。他日興造。願存祖墓。餘願盡捨爲寶坊。然此地乃生龍白象來脈。只可平天不可平地。寺後興建。一依其言。先是西國智藥三藏經其地。謂林巒泉水。宛如西天寶林。宜建一梵剎。一百七十年後。當有無上法寶於此演化。得道者如林宜號寶林。韶州牧侯敬中。表聞建寺。時梁天監三年祖之來。適符其記。殿前有潭一所。龍常出沒其間日現形甚巨。波浪洶涌。雲霧陰翳。徒衆皆懼。祖曰爾能現大身。不能現小身。若爲神龍。當能變化。以小現大。以大現小也。其龍忽沒。俄頃復現小身。躍出潭面祖展鉢曰。你且不敢入老僧鉢盂裏。祖以鉢承之。龍伏鉢中不能動。持之上堂。爲說法要。龍遂蛻骨而去其骨長七寸許。首尾角足皆具。留傳本寺。　林間錄曹溪大師將入涅槃。門人行瑫超俗法海等。問和尚法何所付。曹溪曰。付囑者二十年外。於此地弘揚。又問誰人。答曰。若欲知者。大庾嶺上以網取之。圭峯立荷澤爲正傳的付。乃文釋之曰。嶺者高也。荷澤姓高

故寄示之耳。欲抑讓公爲旁出。則曰讓。則曹溪門下旁出之派。徒此類。數可千餘。嗚呼。逐鹿者不見山。攫金者不見人。殆非虛言。方寄公所見。惟荷澤。故諸師不問是非。例皆毀之。如大庾嶺上以網取之之語。是大師末後全提妙旨。而輒以意求。讓公僧中之王。而謂之派徒。詳味寄公之意。可以發千載之一笑。又云老安國師有言曰。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不住色。不住聲。不住迷。不住悟。不住體。不住用。而生其心者。卽一切法。而顯一心。若住善生心。卽善現。住惡生心。卽惡現。本心卽隱沒。若無所住。十方世界。惟是一心。信知曹溪大師云。風幡不動。是心動。修山主有偈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幻寄曰。洪師訶寄公。意求網取。而以義路釋風幡。正是徐六擔板耳。不見修山主道。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耶。咦。

指月錄卷之四終

指月錄卷之五

六祖下第一世

南嶽懷讓禪師。金州杜氏子。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生。有白氣上屬天。太史奏之高宗。宗問是何祥。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宗傳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年十歲。惟樂佛書。有玄靜三藏告師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年十五。依荊州玉泉寺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習毗尼藏。一日歎曰。夫出家者。當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遇同學坦然。相與謁嵩山安公。安令詣曹溪。其見六祖悟緣。具六祖章中。師既得法。侍祖復十五

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師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

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　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盻。（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

有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個是大德鑄成底像。）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

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個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徑山杲云。雲門卽不然。夜夢不祥。書壁大吉。）　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塔於衡嶽。諡大慧。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幼歲出家。叅曹溪得法。語具六祖章。歸住青原。　六祖將示滅。沙彌希遷問

曰。和尚百年後。希遷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耳。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爾。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叅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溪。師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曰。若恁麼。用去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溪。師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個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嶽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個鈯斧子。

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荷澤神會叅。師問甚處來。曰曹溪。師曰曹溪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祇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開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陞座告衆。跏趺而逝。

六祖下第二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俗稱馬祖。或（南嶽）云馬大師。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於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於渝州圓律師。

開元中。習定於衡嶽。遇讓和尚。發明大事。同叅六人。惟師密授心印。始居建陽佛迹嶺。遷於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宋高僧傳。先是此峯岫間魑魅所居。人莫敢近。犯者災祟立生。及師至。當宴息時。有神紫衣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為清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鷙毒螫。變心馴擾。）大曆中。連帥路嗣恭請師開法。四方學者雲集座下。●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曰且教伊體會大道。（肯堂充。即心即佛頌云。美似楊妃離玉閣。嬌如西子下瓊樓。日日與君花下醉。更嫌何處不風流。牧菴忠。非心非佛頌云。二月風光景氣浮。少年公子御街遊。銀牀踞坐傾杯酒。三個孩童打馬毬。）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到這裏却不會。僧却回舉似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圓悟勤云。若以解路卜度。却謂之相瞞。有者道只是相推過。有者道三個總識他問頭。所以不荅。總是拍盲地。將古人醍醐上味。著毒藥在裏。許所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便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擔懞懂。換得個不安樂。更勞他三大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僧不瞥地。雖然恁麼。這三個宗師。却被擔板漢勘破。如今只管向語言上作活計。云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意根。須是向正脉裏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若論此事。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擬議則喪身失命。又道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瓏處會取。不見古人道。這漆桶。或云野狐精。或云瞎漢。且道與一棒一喝。是同是別。若知千差

萬別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敵。要會藏頭白海頭黑麼。五祖先師道。封后先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只今是甚麼意。 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種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雲峯悅云。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主家弄巧成拙。若揀得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若揀不出。明年更有長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馬祖覷上覷下。則不無。爭奈昧卻本來人。居士雖然禮拜。渾圇吞個棗。馬師歸方丈。士隨後入云。適來弄巧成拙。救得一半。）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溈潭清云。是則全是。非則全非。後來神鼎道。只為老婆心切。神鼎恁麼道。大似金沙混雜。玉石不分。只如馬大師道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甚麼處是

（老婆心切處。還辨得麼。不省這個意。修行徒苦辛。）　僧參次。師乃畫一圓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僧纔入。師便打。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師靠拄杖休去。（雪竇顯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棒。）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　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有小師躭源行脚回。於師前畫個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　鄧隱峰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卽遶禪牀一帀。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

蒼天蒼天。峰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峰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峰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荅。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荅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　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未審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

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　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卽是。不喫卽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師問僧什麼處來。云湖南來。師云。東湖水滿也未。云未。師云。許多時雨水尚未滿。（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什麼劫中曾欠少。）　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

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秖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　僧問如何修道。師云。道不屬修。若言修得。修成還壞。卽同聲聞。若言不修。卽同凡夫。曰云何卽得達道。師云。自性本來具足。但於善惡事上不滯。喚作修道人。取善捨惡。觀空入定。卽屬造作。更若向外

馳求。轉疎轉遠。但盡三界心量。一念妄想卽是三界生死根本。但無一念。卽除生死根本。卽得法王無上珍寶。無量劫來。凡夫妄想。諂曲邪僞。我慢貢高。合爲一體。故經云。但以衆法合成此身。起時惟法起。滅時惟法滅。此法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前念後念中念。念念不相待。念念寂滅。喚作海印三昧。攝一切法。如百千異流同歸大海。都名海水。住於一味。卽攝衆味。住於大海。卽混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卽用一切水。所以聲聞悟迷。凡夫迷悟。聲聞不知聖心本無地位因果階級心量。妄想修因證果。住其空定。八萬劫二萬劫。雖卽已悟却迷。諸菩薩觀如地獄苦。沉空滯寂。不見佛性。若是上根衆生。忽遇善知識指示。言下領會。更不歷於階級地位。頓悟本性。故經云。凡夫有反覆心。而聲聞無也。對迷說悟。本既無迷。悟亦不立。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常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喫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總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淋過死灰無力。喻聲聞妄修因證果。未淋過死灰有力。喻菩薩道業。

純熟諸惡不染。若說如來權教三藏。河沙劫說不可盡。猶如鉤鎖。亦不斷絕。若悟聖心。總無餘事。久立珍重。一日示衆云。道不用修。但莫汚染。何爲汚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趣向。皆是汚染。若欲直會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謂平常心。無造作。無是非。無取捨。無斷常。無凡聖。故經云。非凡夫行。非聖賢行。是菩薩行。只如今行住坐臥。應機接物。盡是道。道卽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門。云何言無盡燈。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名皆是心名。萬法皆從心生。心爲萬法之根本。故經云。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名等義等。一切諸法皆等。純一無雜。若於教門中得隨時自在。建立法界。盡是法界。若立眞如。盡是眞如。若立理。一切法盡是理。若立事。一切（應有法字）盡是事。舉一千從。事理無差。盡是妙用。更無別理。皆由心之迴轉。譬如月影有若干。眞月無若干。諸源水有若干。水性無若干。森羅萬象有若干。虛空無若干。說道理有若干。無礙慧無若干。種種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掃蕩亦得。盡是妙用。妙用盡是自家。非離眞而有立處。立處卽眞。盡是自家體。若不然者。更是何人。一切法皆是佛法。諸法卽是解脫。解脫者卽是眞如。諸法不出於眞如。行住坐臥。悉是不思議用。不待時節。經云。在在處處。則爲有佛。佛是能仁。有智

慧。善機情。能破一切衆生疑網。出離有無等縛。凡聖情盡。人法俱空。轉無等輪。超於數量。所作無礙。事理雙通。如天起雲。忽有還無。不留蹤跡。猶如畫水成文。不生不滅。是大寂滅。在纏名如來藏。出纏號淨法身。體無增減。能大能小。能方能圓。應物現形。如水中月。滔滔運用。不立根苗。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有爲是無爲之用。無爲是有爲之依。不住於依。故云如空無所依。心生滅義。心眞如義。心眞如者。喩如明鏡照像。鏡喩於心。像喩於法。若心取法。卽涉外因。卽是生滅義。不取於法。卽是眞如義。聲聞耳聞佛性。菩薩眼見佛性。了達無二。名平等性。性無有異。用則不同。在迷爲識。在悟爲智。順理爲悟。順事爲迷。迷則迷自本心。悟則悟自本性。一悟永悟。不復更迷。如日出時。不合於暗。智慧日出。不與煩惱暗俱。了心境界。妄想卽除。妄想既除。卽是無生。法性本有。有不假修。禪不屬坐。坐卽有著。若見此理。眞正合道。隨緣度日。坐起相隨。戒行增薰。積於淨業。但能如是。何慮不通。久立珍重。　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及歸遂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雪竇頌云。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二十年來曾苦辛。爲君幾下蒼龍窟。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輕忽。）　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世壽八

十。僧臘六十。元和中追謚大寂禪師。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懷師則不能（青原）茹葷。幼而徇齊。既冠然諾自許。鄉民多殺牛祀鬼神。師數毀祠奪牛歸。歲恒數十。後造曹溪得度。見青原得法。　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麽。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　門人道悟問曹溪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麽不得。曰我不會佛法。　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曰誰將生死與汝。　師問新到從甚麽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個。僧無對。却回擧似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大顚問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個甚麽。師却問。併却咽喉脣吻道將來。顚曰。無這個。師曰。若恁麽汝卽得入門。　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　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　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乃

荆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泳深池之內。覺而念曰。靈龜者智也。深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游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雪竇著語云。誰是能舉。）東西密相付。（惜取眉毛。）人根有利鈍。（作麼生。）道無南北祖。（且款款。）靈源明皎潔。（撫掌呵呵。）枝派暗流注。（亦未相許。）執事原是迷。（展開兩手。）契理亦非悟。（拈却了也。）門門一切境。（捨短從長。）回互不回互。（以頭換尾。）回而更相涉。（這個是拄杖子。）不爾依位住。（莫錯認定盤星。）色本殊質象。（豈辨開眸。）聲元異樂苦。（還同掩耳。）暗合上中言。（心不負人。）明明清濁句。（口宜挂壁。）四大性自

復。（隨所依。）如子得其母。（可知也。）火熱風動搖。（春水自消。）水濕地堅固。（從旦至暮。）眼色耳音聲。（海宴河清。）鼻香舌鹹醋。（可憑可據。）然依一一法。（重報君。）依根葉分布。（好明取。）本末須歸宗。（惟我能知。）尊卑用其語。（不犯之令。）當明中有暗。（暗必可明。）勿以暗相遇。（明還非覩。）當暗中有明。（一見三。）勿以明相覩。（無異說。）明暗各相對。（若為分。）比如前後步。（不如此。）萬物自有功。（言尔寧止。）當言及用處。（縱橫十字。）事存函蓋合。（子細看。）理應箭鋒拄。（莫教錯。）承言須會宗。（未光非相。）勿自立規矩。（突出難辨。）觸目不會道。（又何妨。）運足焉知路。（也不惡。）進步非近遠。（咄彌高。）迷隔山河固。（和彌寒。）謹白參玄人。（問必同歸。）光陰莫虛度。（誠哉是言也。）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授。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惟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

師於唐天寶初至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南嶽鬼神多顯跡聽法。師皆與授戒。偶一日見負米登山者。師問之。知為送供者。師愍之。明日即移庵下梁端。貞元六年示寂。德宗謚無際大師。

指月錄卷之五終

指月錄卷之六

旁出法嗣

僧那禪師。姓馬氏。少而神雋。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一遇二祖。遂投出家。自是手不執筆。盡棄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眞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惟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爲憎愛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刹那頃斷續之相。滿後亦奉頭陀行。惟蓄二鍼。冬則乞補。夏則捨之。心無怖畏。睡而不夢。常行乞食。所至伽藍。則破柴製履。住無再宿。貞觀十六年。於洛陽善會寺側宿古墓中。遇大雪。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曠怪所從來。滿曰。法有來耶。曠遣尋來處。四邊雪積五尺許。曠曰。不可測也。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後於陶冶中無疾坐化。

向居士。幽栖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二祖盛化。乃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爲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

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二祖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眞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禮覲。密承印記。

牛頭山法融禪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眞空。忽一日歎曰。儒學世典。非究竟法。般若眞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嬾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

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引祖至菴所。遶菴惟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眞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僧問南泉。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百鳥銜花供養。泉云。只爲步步踏佛階梯。僧云。見後爲甚麼不來。泉云。直饒不來。猶較王老師一線道。雲門舉云。南泉只解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僧問如何是步步登高。門云。香積世界。如何是從空放下。門云。塡溝塞壑。　僧問老宿。牛頭未見四祖時如

何。曰如條貫葉。云見後如何。曰秋夜紛紛。　僧問趙州。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州曰。飽柴飽水。曰見後如何。曰飽柴飽水。　一尊宿荅前兩問。皆云。賊不打貧兒家。）住後。法席之盛。擬黃梅。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　博陵王問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眞。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凝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

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談。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眞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誤。谷響既有聲。鏡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

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塗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劒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守此不可尋。無揀卽眞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何（五燈作可）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問實亦難安怗。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

折中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眞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破。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怗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眞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理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

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眞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在幽識。抱相多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卽達於眞際。自非善巧師。無能决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耋生藥。還如色

性爲。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不克。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菴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然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窆於雞籠山。

牛頭山智巖禪師。曲阿華氏子。弱冠智勇過人。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漉水囊。隨所至自汲用。累立戰功。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謂之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遂改過修善。復有昔同

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遯。共入山尋之。既見。謂曰。郎將狂耶。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冐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歎而去。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嘗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眞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說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我復何云。

牛頭山智威禪師。得法於法持禪師。法持。巖公法孫也。師嘗有偈示門人慧忠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

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即汎般若船。師知其了悟。遂付法。初忠纔見師。師即曰。山主來也。及忠嘗出叅訪。師院中凌霄藤。盛夏盡萎。左右欲伐之。師曰。不可。忠還則復茂矣。忠還果然。既授法。出居延祚寺。奉法益嚴。生平一衲不易。器用惟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至山。謁忠。問有何弟子。曰有三五人。遜曰。可得見乎。忠敲禪牀。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其神跡頗多。不具載。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眞實。菩提道場。大曆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

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天樂四聞。詰旦。怡然坐化。風雨遽作。震折林木。復有白虹貫於巖壑。五年春。荼毘獲舍利不可勝計。

安國玄挺禪師。初叅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眞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眞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妙喜云。一念未興時。不可無緣起也。或云。一念未興。喚甚麽作緣起。我也只要汝恁麽道。）

天柱崇慧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即今事作麽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黎會麽。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麽生。干他達磨來與未

來作麼。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　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灊嶽峰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輝。

徑山道欽禪師。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　徑山杲云。馬師仲冬嚴寒。欽師孟夏漸熱。雖然寒熱不同。彼此不失時節。忠國師因甚却道欽師猶被馬師惑。還委悉麼。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雪竇云。徑山被惑且置。若將呈似國師。別作個甚麼伎倆。免被惑去。有老宿云。當時坐却便休。亦有道但與劃破。若與麼。只是不識羞。敢謂天下老師各具金剛眼睛。廣作神通變化。還免得麼。雪竇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這馬師當時畫出。早是自惑了也。）　師在唐代宗宮中見代宗來。起立。宗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妙喜云。不向四威儀中又如何見國一。）　崔趙公問弟子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崔於是有省。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搖。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即佛。佛即性。故曰見性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即有能所。乃得名逃。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即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即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即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即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即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即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即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即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栖止。亦大病。作不栖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且不壞方便應用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即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鳥窠道林禪師。見秦望山長松盤屈如蓋。遂栖止其上。故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亦曰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

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大溈秀云。可惜這僧。認他口頭聲色。以當平生。不知自己光明蓋天蓋地。妙喜曰。恁麼批判。也未夢見鳥窠在。泐潭準和尚因侍者告辭。書偈授之。云。鳥窠吹布毛。老婆爲侍者。今古道雖同。寶峯不然也。二月三月時。和風滿天下。在處百花開。遠近山如畫。芳路春禽鳴。高巖春水瀉。頭頭三昧門。虛明周大野。好個真消息。書送汝歸舍。衲僧末後句。是何言歟。通後居招賢寺。茂齡爲六宮使。唐德宗甚眷遇。春時見昭陽宮華卉敷榮。方翫賞間。忽聞空中有聲曰。虛幻之相。開謝不停。能壞善根。仁者安可嗜之。通遂感動。哀懇德宗求出家。篤留不可。遂賜歸韶。因韶光法師而詣林公。不納。通乞韶光堅白曰。通七歲蔬食。十一受五戒。今年二十有二。而志不祿世法。並未嘗娶。今特以欲出家而休官。向願甚確。乞師拯度。休公乃與披剃受具。通居常卯齋。晝夜精進。誦大乘經。而習安般三昧。未幾得法。後因武宗廢教。入山深遯。莫知所如。俗姓吳氏。名元卿。杭州人。） 初師自徑山歸。至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韶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白居易守杭時。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耆域者。天竺神僧也。晉惠末。至洛陽。神通顯著。有高足僧竺法行。請域說法。域曰。衆集。乃可。法行乃集衆。域陞座曰。守口攝身意。慎勿犯諸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已便默。法行復請曰。願上人爲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 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有云名圓修者。或師謚耶。）

嵩嶽慧安國師。得法黃梅。徧歷名勝。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輳。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 初隋煬帝嘗徵師。不赴。及唐高宗徵師。亦不赴。武后時。以師禮迎師至輦下。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耶。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盡。焉用記爲。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乎。后稽顙信受。中宗即位。益加欽禮。神龍三年。辭歸嵩嶽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將尸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門人遵旨。舁置林中。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先天二年。建浮圖供奉。

壽州道樹禪師。得法於北宗秀。卜壽州三峰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談詭異。時忽化作佛及菩薩羅漢天仙等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宰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說無生法。得脫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本有之性。非吾強言。神再禮而沒。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麼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麼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破也破也。墮也墮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搆伊語脉。豐問曰。未審甚麼人搆得他語脉。安曰。不知者。）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即唯汝非我。不禮即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即同如來。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姓李氏。得法安國師。隱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神人。率羣從謁師。師覩其貌奇偉非常。乃問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耶。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耶。彼曰。吾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安能生死吾耶。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即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即爲張座秉鑪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不能即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

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啟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傳燈作且）無一人能王其（傳燈作有）法。有法無王。是謂無法。無法無王。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我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耶。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耶。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而去。師門送而目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其夕果有暴風吼雷。棟宇搖蕩。師曰。神言徵矣。衆可無怖。詰旦和霽。

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毋令外知。人將妖我。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置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

終南山惟政禪師。得法於普寂。結廬太乙。唐文宗嗜蛤蜊。海民供進甚勞。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遂貯以金粟檀合。賜興善寺。令僧衆瞻禮。問羣臣曰。斯何祥也。或奏師可備顧問。乃召師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啟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身已現。第未聞說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曰。希有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說法竟。帝大悅。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留師內道場。師累乞歸。乃詔住聖壽寺。武宗甫即位。師忽入終南隱居。人問何故。曰吾避仇矣。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嵩山峻極和尚。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妙喜曰。伊）

（余在胸膛前作妄想何。）
司空山本淨禪師。絳州人。張氏子。幼歲披緇於曹溪。受記。住司空山。後因唐玄宗中使楊光庭採常春藤。至山。見師議論超遠。還奏闕庭。詔至內道場。與兩街名僧碩學。共揚佛理。有遠禪師者問曰。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

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真禪師問。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

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強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因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強修。道本無作。大德強作。道本無事。強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

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却一眞性。却入閙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安禪師問。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慙伏。師有偈曰。推眞眞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道兩忘。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咎。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示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

實是閙。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閙。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謚大曉禪師。

南陽慧忠國師。諸暨冉氏子。得法曹溪。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升聞。肅宗以師禮迎居千福寺。　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帝命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於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甚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胡孫。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後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　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甚麼不見。沙云。只爲太近。　白雲端云。國師若在三藏鼻孔上。有甚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上。）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妙喜云。叢林中喚作國師三喚侍者話。自此便有一絡索。惟雪竇見透古人骨髓。云國師三喚侍者。點即不到。喜云。灼然。侍者三應。到即不點。喜云。却不恁麼。將謂吾孤負汝。誰知汝孤負吾。謾雪竇不得。喜云。誰道。復召大衆云。好個謾雪竇不得。雖然如是。雪竇亦謾妙喜不得。妙喜亦謾諸人不得。諸人亦謾露柱不得。玄沙云。侍者却會。雪竇云。停囚長智。喜云。兩彩一賽。雲門道。作麼生是國師孤負侍者處。會得也是無端。雪竇云。元來不會。喜云。雪峯道底。雲門又云作麼生是侍者孤負國師處。粉骨碎身未報得。雪竇云。無端無端。喜云。架生招箭。法眼云且去別時來。雪竇云。謾我不得。喜云。却是法眼會與

（化云。一盲引衆盲。雪竇云。端的瞎。喜云。親言出親口。玄覺徵問僧云。甚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此見得去。便識玄沙。喜云。懡㦬殺人。翠巖芝云。國師侍者總欠會在。喜云。倒較些子。投子云。抑逼人作麼。雪竇云。躲根漢。喜云。理長即就。復云。惟有趙州多口阿師。下得個注脚。令人疑著。僧問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雪竇便喝。喜云。且道這一喝在國師侍者分上。在趙州分上。隨後喝一喝。復云。若不是命根五色索子斷。如何透得這裏過。雪竇云。若有人問雪竇。雪竇便打也。要諸方檢點。喜云。作賊人心虛。雪竇復有一頌云。師資會遇意非輕。喜云。此語有兩負門。無事相將草裏行。喜云。普州人送賊。負汝負吾人莫問。喜云。放待冷來看。任從天下競頭爭。喜云。只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復云。你若求玄妙解會。只管理會國師三喚侍者話。那裏是國師孤負侍者處。那裏是侍者孤負國師處。有甚麼交涉。鸞王擇乳。素非鴨類。遮個便是國師用劍刃上事。又云。國師還見侍者麼。侍者還見國師麼。）

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聻。南泉便休。（長慶云。大似不知。保福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

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毘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妙喜曰。諸人要見忠國師麼。只在你眼睛裏。開眼也蹉過。合眼也蹉過。既在眼睛裏。爲甚麼却蹉過。妙喜道也蹉過不少。）

肅宗到。師拈石師子云。陛下。這石師子奇特。下取一轉語。帝曰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曰山僧罪過。後耽源問皇帝還會麼。師曰皇帝會且致。你作麼生會。（玄沙備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

肅宗請看戲。師曰檀越有甚心情看戲。（妙喜云。法雲圓通禪師曰。且道國師在甚處著到。妙喜敢問諸人。且道

圓通禪師在甚處著到。於斯見得。三老相去不遠。）

師因丹霞來訪。値師眠次。乃問侍者。耽源云。國師在否。者曰在即在。秖是不見客。霞云。太深遠生。者云。莫道上座。佛眼也覷不見。霞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師睡起。侍者舉似師。師打二十棒趁出。丹霞聞云。不謬爲南陽國師。（天童華云。侍者喫棒出院。千載一時。然歸宗豈免眼熱。丹霞雖是好手。爭奈落在國師網子裏。諸人還辨得麼。苟或未然。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徑山杲云。國師幸自高眠。侍者播揚家醜。不因多口。丹霞爭見國師哮吼。敢問大衆。國師既在。爲甚麼不見客。向這裏見得破。非唯知耽源落節。亦見自己有出身之路。雖然如是。莫將聞學解。埋沒祖師心。）

師問紫璘供奉甚處來。云城南來。師云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乃問童子。城南草作何色。云作黃色。師云只這童子。亦可簾前賜紫。對御談玄。（妙喜云。你道國師說老婆禪。拖泥帶水得麼。）

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妙喜曰。若不入水。爭見長人。）

供奉註思益經。師曰凡註經須會佛意始得。曰若不會佛意。爭解註經。師令侍者盛一椀水。中著七粒米。椀面安一隻箸。問奉是甚麼義。奉無語。師曰老僧意尚不會。何況佛意。（潙山喆云。供奉先有作。殿後無功。當時纔見國師問是甚麼義。只對云。草本不勞拈出。踢倒便行。直饒國師通身是口。也無說處。）

師問禪客從何方來。禪客曰南方來。師曰南方有何知識。曰知識頗多。師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識直下示學人。即心是佛。佛是覺義。汝今悉具見聞覺知之性。此性善能揚眉瞬目。去來運用。徧於身中。挃

頭頭知。拄脚脚知。故名正徧知。離此之外。更無別佛。此身即有生滅。心性無始以來。未曾生滅。身生滅者。如龍換骨。蛇脫皮。人出故宅。即身是無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說。大約如此。師曰。若然者。與彼先尼外道無有差別。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癢。身壞之時。神則出去。如舍被燒。舍主出去。舍即無常。舍主常矣。審如此者。邪正莫辨。孰為是乎。吾比遊方。多見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衆。目視雲漢。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壇經改換。添糅鄙談。削除聖意。惑亂後徒。豈成言教。苦哉。吾宗喪矣。若以見聞覺知是佛性者。淨名不應云。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僧又問。法華了義。開佛知見。此復若爲。師曰。他云開佛知見。尚不言菩薩二乘。豈以衆生癡倒。便同佛之知見耶。僧又問。阿那個是佛心。師曰。牆壁瓦礫是。僧曰。與經大相違也。涅槃云。離牆壁無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審心之與性爲別不別。師曰。迷即別。悟即不別。曰。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今云不別。何也。師曰。汝但依語而不依義。譬如寒月水結爲氷。及至暖時。氷釋爲水。衆生迷時結性成心。衆生悟時。釋心成性。若執無情無佛性者。經不應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違經。吾不違也。問。無情既有佛性。還解說法否。師曰。他熾然常說。無有間

歇。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汝自不聞。曰。誰人得聞。師曰。諸聖得聞。曰。衆生應無分耶。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曰。某甲聾瞽。不聞無情說法。師應合聞。師曰。我亦不聞。曰。師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師曰。賴我不聞。我若得聞。則齊於諸聖。汝則不聞我說法。曰。衆生畢竟得聞否。師曰。衆生若聞。即非衆生。曰。無情說法。有何典據。師曰。不見華嚴云。剎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衆生是有情乎。曰。師但說無情有佛性。有情復若爲。師曰。無情尚爾。況有情耶。曰。若然者。南方知識云。見聞覺知是佛性。應不合判同外道。師曰。不道他無佛性。外道豈無佛性耶。但緣見錯。於一法中而生二見。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殺有情即結業互酬。損害無情不聞有報。師曰。有情是正報。計我我所。而懷結恨。即有罪報。無情是其依報。無結恨心。是以不言有報。曰。教中但見有情作佛。不見無情受記。且賢劫千佛。孰是無情佛耶。師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時。唯一身耳。受位之後。國土盡屬於王。寧有國土別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記作佛之時。十方國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無情受記耶。曰。一切衆生盡居佛身之上。便利穢污佛身。穿鑿踐蹋佛身。豈無罪耶。師曰。衆生全體是佛。欲誰爲罪。曰。經云。佛身無罣礙。今以有爲窒礙之物而作佛身。豈不乖於聖旨。師曰。大

品經云。不可離有爲而說無爲。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色既是空。寧有作礙。曰衆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衆生應時解脫。今既不爾。同義安在。師曰。汝不見華嚴六相義云。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成壞總別。類例皆然。衆生佛雖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見他食我飽。曰有知識示學人但自識性。了無常時。抛却殼漏子一邊著。靈臺智性。迥然而去。名爲解脫。此復若爲。師曰。前已說了。猶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厭離生死。欣樂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乃趣乎冥諦。須陀洹人八萬劫。餘三果人六四二萬劫。辟支佛一萬劫住空定中。

外道八萬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滿。猶能回心向大。外道還即輪回。曰佛性一種爲別。師曰。不得一種。曰何也。師曰。或有全不生滅。或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孰爲此解。師曰。我此間佛性全無生滅。汝南方佛性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如何區別。師曰。此則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所以全不生滅。汝南方身是無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滅。半不生滅。曰和尚色身。豈得便同法身不生滅耶。師曰。汝那得入於邪道。曰學人早晚入邪道。師曰。汝不見金剛經。色見聲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見不其然乎。（雲門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山河大地。何處有耶。神鼎諲云。國師與麼道。龍頭蛇尾。東禪觀云。國師與這僧離色聲相見。即色聲相見。若離色聲相見。何異南方知識半生半滅。若即色聲相見。又道色見聲求。是行邪道。衆中莫有爲國師作主者麼。我且問你。既是身心一如。身外無餘。爲甚麼泡幻之身不同法體。）曰其中曾讀大小乘教。亦見有說不生不滅。中道見性之處。亦見有說此陰滅彼陰生。身有代謝。而神性不滅之文。那得盡撥同外道斷常二見。師曰。汝學出世無上正眞之道。爲學世間生死斷常二見耶。汝不見肇公云。談眞則逆俗。順俗則違眞。違眞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無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笑之。汝今欲學下士笑於大道乎。曰師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識亦爾。那有異同。師不應自是而非他。師曰。或名異體同。或名同體異。因玆濫矣。只如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名異體

同眞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體異。緣南方錯將妄心言是眞心。認賊爲子。有取世智稱爲佛智。猶如魚目而亂明珠。不可雷同。事須甄別。曰若爲離得此過。師曰。汝但子細返觀陰入界處。一一推窮。有纖毫可得否。曰子細觀之。不見一物可得。師曰。汝壞身心相耶。曰身心性離。有何可壞。師曰。身心外更有物否。曰身心無外。寧有物耶。師曰。汝壞世間相耶。曰世間相即無相。那用更壞。師曰。若然者即離過矣。

常州僧靈覺問曰。發心出家。本擬求佛。未審如何用心即得。師曰。無心可用。即得成佛。曰無心可用。阿誰成佛。師曰。無心自成佛。成佛亦無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議。爲能

度衆生。若也無心。阿誰度衆生。師曰。無心是真度生。若見有生可度者。卽是有心。宛然生滅。曰。今既無心。能仁出世。說許多教迹。豈可虛言。師曰。佛說教亦無心。曰。說法無心。應是無說。師曰。說卽無。無卽說。曰。說法無心。造業有心否。師曰。無心卽無業。今既有業。心卽生滅。何得無心。曰。無心卽成佛。和尚卽今成佛未。師曰。心尚自無。誰言成佛。若有佛可成。還是有心。有心卽有漏。何處得無心。曰。既無佛可成。和尚還得佛用否。師曰。心尚自無。用從何有。曰。茫然都無。莫落斷見否。師曰。本來無見。阿誰道斷。曰。本來無見。莫落空否。師曰。無空可落。曰。有可墮否。師曰。空既是無。墮從何立。曰。能所俱無。忽有人持刀來取命。爲是有是無。師曰。是無。曰。痛否。師曰。痛亦無。曰。痛既無。死後生何道。師曰。無死無生亦無道。曰。既得無物自在。饑寒所逼。若爲用心。師曰。饑卽喫飯。寒卽著衣。曰。知饑知寒。應是有心。師曰。我問汝有心。心作何體段。曰。心無體段。師曰。汝既知無體段。卽是本來無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見虎狼。如何用心。師曰。見如不見。來如不來。彼卽無心。惡獸不能加害。曰。寂然無事。獨脫無心。名爲何物。師曰。名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體段。師曰。本無形段。曰。既無形段。喚何物作金剛大士。師曰。喚作無形段金剛大士。曰。金剛大士有何功德。師曰。

一念與金剛相應。能滅殑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見殑伽沙諸佛。其金剛大士功德無量。非口所說。非意所陳。假使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曰。如何是一念相應。師曰。憶智俱忘。卽是相應。曰。憶智俱忘。誰見諸佛。師曰。忘卽無。無卽佛。曰。無卽言無。何得喚作佛。師曰。無亦空。佛亦空。故曰。無卽佛。佛卽無。曰。既無纖毫可得。名爲何物。師曰。本無名字。曰。還有相似者否。師曰。無相似者。世號無比獨尊。汝努力依此修行。無人能破壞者。更不須問。任意游行。獨脫無畏。常有河沙賢聖之所覆護。所在之處。常得河沙天龍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來護。永無障礙。何處不得逍遙。（妙喜舉至殑伽沙劫住世說亦不可得盡。止。復云。遮僧當下大悟。如睡夢覺。如蓮花開。似這般底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伱若吞不得。透不得。不見古人行履處。定起謗無疑。透得這裏。方能作大舟航。不著此岸。不著彼岸。不著中流。善知識下得這般手脚。入得這般窠窟。方始爲得人師家。若不具許多差別眼目。如心性上得個解路入處底。定不愛擊石火閃電光。却愛這般說話。又却錯做實法會了。如一機一境一棒一喝上得個入處底。定不愛這般說話。又是錯會了。眞所謂所見不同。互有得失。教中所謂菩薩見水如甘露。人人見水如琉璃。凡夫見水是水。餓鬼見水如膿血。是也。或有個愛高禪底衲子出來道。妙喜有如是等見耶。卽向他道。逢人但恁麽舉。）

僧問古德云。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有人不許。云是邪說。亦有信者云不思議。不知若爲。師曰。此盖普賢文殊境界。非諸凡小而能信受。皆與大乘了義經意合。故華嚴經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

周。而常處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豈非法身乎。又般若經云。色無邊。故般若亦無邊。黃花既不越於色。豈非般若乎。深遠之言。不省者難爲措意。於是禪客作禮而去。又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花而顯相。非彼黃花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眞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黃花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云。不會。珠云。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滯是非。若不見性人。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花著黃花。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不識般若。所以皆成諍論。座主禮謝而去。（妙喜云。國師主張青青翠竹盡是法身。主張到底。大珠破青青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老漢將一個主張底。一個破底。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著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透國師底金剛圈。又吞大珠底栗棘蓬。具眼者辨得出。不具眼者未必不笑。又云。衆中商量道。二尊宿恁麼切磋。一人得其體。一人得其用。得其用者事上建立。得其體者理上掃除。所謂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我爲法王。於法自在。或抑或揚。無得無失。恁麼見解。喚作矮子看戲。妙喜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不見道破驢脊上足蒼蠅。）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個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

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師將涅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弟子應眞。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脅而逝。塔於黨子谷。後詔應眞問前語。眞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眞述偈曰。湘之南（雪竇著語云。獨掌不浪鳴。）潭之北。（兩手鳴聒聒）中有黃金充一國。（山形拄杖子）無影樹下合同船。（海晏河清）琉璃殿上無知識。（拈了也。復頌云。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永嘉玄覺禪師。到曹溪。語具六祖章中。回溫江。學者輻輳。號眞覺大師。著證道歌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靜。緝敘成十篇。名永嘉集。並行於世。（西竺稱爲東土大乘論）證道歌曰。君不見。絕學無爲閑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眞。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眞佛。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證實相。無人法。刹那滅却阿鼻業。若將妄語誑衆生。自招拔舌塵沙劫。頓覺了。如

來禪。六度萬行體中圓。夢裏明明有六趣。覺後空空無大千。無罪福。無損益。寂滅性中莫問覓。比來塵鏡未曾磨。今日分明須剖析。誰無念。誰無生。若實無生無不生。喚取機關木人問。求佛施功早晚成。放四大。莫把捉。寂滅性中隨飲啄。諸行無常一切空。卽是如來大圓覺。決定說。表眞乘。有人不肯任情徵。直截根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顆圓光色非色。淨五眼。得五力。唯證乃知難可測。鏡裏看形見不難。水中捉月拈爭得。常獨行。常獨步。達者同遊涅槃路。調古神清風自高。貌顇骨剛人不顧。窮釋子。口稱貧。實是身貧道不貧。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無價珍。用無盡。利物應機終不悋。三身四智體中圓。八解六通心地印。上士一決一切了。中下多聞多不信。但自懷中解垢衣。誰能向外誇精進。從他謗。任他非。把火燒天徒自疲。我聞恰似飲甘露。銷融頓入不思議。觀惡言。是功德。此則成吾善知識。不因訕謗起寃親。何表無生慈忍力。宗亦通。說亦通。定慧圓明不滯空。非但我今獨達了。恒沙諸佛體皆同。師子吼。無畏說。百獸聞之皆腦裂。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龍寂聽生欣悅。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閑閑。我師得見然燈佛。多劫曾爲忍辱仙。幾回生。幾回死。生死悠悠無定止。自從頓悟了無生。於諸榮辱何憂喜。入深山。住蘭若。岑崟幽邃長松下。優游靜坐野僧家。闃寂安居實蕭灑。覺卽了。不施功。一切有爲法不同。住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勢力盡。箭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爭似無爲實相門。一超直入如來地。但得本。莫愁末。如淨琉璃含寶月。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終不竭。江月照。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衣。降龍鉢。解虎錫。兩鈷金環鳴歷歷。不是標形虛事持。如來寶杖親蹤跡。不求眞。不斷妄。了知二法空無相。無相無空無不空。卽是如來眞實相。心鏡明。鑒無礙。廓然瑩徹周沙界。萬象森羅影現中。一顆圓明非內外。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棄有（應是空）著空（應是有）病亦然。還如避溺而投火。捨妄心。取眞理。取捨之心成巧僞。學人不了用修行。眞成認賊將爲子。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斯心意識。是以禪門了却心。頓入無生知見力。大丈夫秉慧劒。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龍象蹴蹋潤無邊。三乘五性皆醒悟。雪山肥膩更無雜。純出醍醐我常納。一性圓通一切性。一法徧含一切法。

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還共如來合。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業。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超却三祇劫。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不可毀。不可讃。體若虛空沒涯岸。不離當處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取不得。捨不得。不可得中秪麽得。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有人問我解何宗。報道摩訶般若力。或是或非人不識。逆行順行天莫測。吾早曾經多劫修。不是等閑相誑惑。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敕曹溪是。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法東流。入此土。菩提達磨爲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後人得道何窮數。眞不立。妄本空。有無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門元不著。一性如來體自同。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眞。嗟末法。惡時世。衆生福薄難調治。去聖遠兮邪教深。魔強法弱多怨害。聞說如來頓教門。恨不滅除令瓦碎。作在心。殃在身。不須怨訴更尤人。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栴檀林。無別樹。鬱密森沉師子住。境靜林閑獨自遊。走獸飛禽皆遠去。師子兒。衆隨後。三歲即能大哮吼。若是野干逐法王。百年妖怪虛開口。圓頓教。勿人情。有疑不決直須爭。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斷常坑。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氂失千里。是即龍女頓

成佛。非即善星生陷墜。吾早年來積學問。亦曾討疏尋經論。分別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却被如來苦訶責。數他珍寶有何益。從來蹭蹬覺虛行。多年枉作風塵客。種性邪。錯知解。不達如來圓頓制。二乘精進勿道心。外道聰明無智慧。亦愚癡。亦小騃。空拳指上生實解。執指爲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虛揑怪。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先須償宿債。饑逢王膳不能餐。病遇醫王爭得瘥。在欲行禪知見力。火中生蓮終不壞。勇施犯重悟無生。早時成佛於今在。師子吼。無畏說。深嗟懞懂頑皮靼。秪知犯重障菩提。不見如來開秘訣。有二比丘犯婬殺。波離螢光增罪結。維摩大士頓除疑。猶如赫日銷霜雪。不思議解脫力。妙用河沙也無極。（傳燈作此即成吾善知識）四事供養敢辭勞。萬兩黃金亦銷得。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法中王。最高勝。河沙如來同共證。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應。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象駕崢嶸謾進途。誰見螗蜋能拒轍。大象不遊於兔徑。大悟不拘於小節。莫將管見謗蒼蒼。未了吾今爲君決。（慈明和尚示衆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諸仁者。若也信得去。不妨省力。可謂善財入彌勒樓閣。無邊法門。悉皆周徧。得大無礙悟法

（無生是謂無生法忍無邊剎境自他不隔于毫端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且問諸人阿那個是當念只如諸人無明之性即是汝本覺妙明之性蓋謂不了生死根源妄執爲實隨妄所轉致墮輪迴受種種苦若能回光反照自悟本來真性不生不滅故曰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只如四大五蘊不淨之身都無實義如夢如幻如影如響從無量劫來流浪生死貪愛所使無暫休息出此入彼積骨如毘富羅山飲乳如四大海水何故爲無智慧不能了知五蘊本空都無所實逐妄受生貪欲所拘不得自在故所以世尊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汝等若能了知幻身虛假本來空寂諸見不生無我人衆生壽者諸法皆如故曰幻化空身即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惟聽法說法虛玄大道無著真宗故曰本源自性天真佛又曰五陰浮雲空去來三毒水泡虛出沒若如是者是爲度一切苦厄乃至無量無邊煩惱知解悉皆清淨是爲清淨法身若到遮個田地便能出此入彼捨身受身地獄天堂此界他方縱橫自在任意浮沉應物舒光隨機逗教喚作千百億化身與麼說話可謂無夢說夢和泥合水撒屎撒尿不識好惡乃呵呵大笑云若向衲僧門下十萬八千未夢見他汗臭氣在雖然如是事不得一向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喝一喝）

永嘉集篇目大旨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憍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粗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第四　已檢責身口令粗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毘婆舍那頌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毘婆舍那頌也。優畢叉頌第六　偏修於定

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於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　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戒其疏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消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智境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

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捐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戒其疎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卽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卽是是。如是只是非非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不存耶。第九觸塗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方移。方（方。五燈作移。五燈言上方詞作言）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卽理。無差之理卽宗。宗旨一而名二。言觀明其弄引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于西山之陽。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見六祖。語具六祖章中。弟子光寶問。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師曰。抗行且寘。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寶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師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寶頓領悟。卽日發去。隱於蒙山。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俱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下座。

圭峰宗密禪師。果州西充何氏子。髫齓通明儒典。弱冠將赴舉。見圓和尚。遽落髮受具。一日赴府吏任灌齋。以次受經。得圓覺。讀之感悟流涕。歸白圓。圓曰。此佛授汝耳。汝當大弘圓頓之教。令徧參。因謁荊南忠公。

[illegible]忠曰。傳教人也。復謁洛陽照公（[illegible]）。照曰。菩薩中人也。抵襄陽。得清涼國師華嚴疏於病僧處。夙未經目。卽爲衆講說。聽者雲集。有泰恭者。不勝慶躍。至斷[illegible]恩。師遣書先詣清涼。敘師資禮。講畢乃躬詣觀。[illegible]盡弟子禮。觀國師曰。毘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illegible]觀之室。日臻玄奧。筌象都亡。回在鄠縣草堂寺。未幾。住終南圭峰寺。太和徵至都。賜紫。天子而下。悉歸慕。恭扣。相國裴休獨稱入室。師以禪教互相非毀。乃著禪源詮以通之。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眞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

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明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述諸家述作。多談禪理。少說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眞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眞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眞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眞。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眞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眞性。非惟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出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行菩薩道之根本）。

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眞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眞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

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眞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則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

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夙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爲法忘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　蕭俛相公呈己見解。請師注釋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若當眞如相應之時。（師注。善惡不思。空有不念。下細字。皆是師注。）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

獨立。夢智亡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定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說。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眞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昧。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絕相累。卽絕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爲一塵。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　山南溫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復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何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迴。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閒。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卽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托。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眞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常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卽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托。若愛惡之念已泯。卽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粗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卽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宗密先有八句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今謹注釋如後。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義謂義理。非謂

仁義恩義。意明凡所作爲。先詳利害。須有所以當於道理。然後行之。方免同俗而顛狂之人也。就佛法中有三種義。即可爲之。一資益色身之事。謂衣食醫藥房舍等。世間義也。二資益法身。謂戒定慧六波羅蜜等。第一義也。三弘正法。利濟羣生也。乃至爲法諸餘緣事。通世出世也。作無義事。是狂亂心。謂凡所作爲。若不稱上三般事。即名無義也。是作不量是非。今既不擇。有何義利。但縱情妄念。要爲所作。乃長如狂也。上四句。述業因也。下四句。述受果報云。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既隨妄念欲作即作。不以悟理之智簡擇是非。猶如狂人。故臨終時牽於業道。被業所引。受當來報。故涅槃經云。無明郎主。貪愛魔王。役使身心。策如僮僕。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情中欲作而察理不應。即須便止。情中不欲作而照理相應。即須便作。但由是非之理。不由愛惡之情。即臨命終時。業不能繫。隨意自在。天上人間也。通而言之。但朝暮之間。所作被情塵所牽。即臨終被業所牽而受生。若所作所爲由于覺智。不由情塵。即臨終由我自在而受生。不由業也。當知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於塵境自由不自由。

林間錄引師前偈曰。閱唐史李訓之敗。被綠衣詭言黜官。走終南依宗密。密欲匿之。其徒不可。乃奔鳳翔。爲盩厔吏所執。訓死。仇士良捕宗密詰之。怡然曰。與訓遊久。吾法遇難則救。初無愛憎。死固吾分。予謂其直宜唐士大夫交者多。或見傳記。多犯法辱教。而圭峰猶超然如此。爲史者亦欣然點筆疾書。蓋其操踐之明也。觀其偈則無不欲透脫情境。譬如香象擺壞鐵鎖自在而去。豈若蠅爲唾所汚哉。智證傳引此偈曰。朝奉大夫孫于之嫂。年十九而寡。自誓一飯。終身誦法華經。不復嫁。于守高安。嫂年已七十餘。而目光澤。舉止輕利。政和六年夏六月。忽收經帙。料理服玩與侍妾。于問其故。笑曰。我更三日死矣。果如期而逝。韓子蒼問予曰。人之將終。有前知者。何術致之。予曰。如牛乳以酵發之。雖緣緣之中。無有作者。久而成酪。非自外來。生乳中故。非自能生。以酵發之故。緣緣成熟忽然成就。乃有偈。其畧曰。酪出乳中無別法。死而何若欲先知。如某夫人華年休息。白首見效。凡五十餘年。心心無間。自然前知。化日酪出乳中也。然觀圭峰偈語。恐于死時。未得自在。以其皆理障故。如本朝太祖皇帝。將問罪江南。後主遣其臣徐鉉入對。欲以舌辯存國。既見曰。江南國主如子事父。以事陛下。奈何欲伐之。太祖曰。父子異居可乎。鉉愕然無以對。今乎生知論圭峰之偈語。至於臨終爲徐鉉之愕然是也。

林間錄又引師答溫尚書書。具載其辭。復列韓侍郎與晦堂問荅。而覺範於後稍有所評。并錄於此。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老師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爲之奈何。晦堂荅曰。敬承中書諭及。昔時開悟曠然無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爲之奈何。然心外無剩法者。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若起此心。翻成認賊爲子也。從上以來。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縱有煩惱習氣。但以如來知見治之。皆是善權方便誘引之說。若是定有習氣可治。却是心外有法。而可盡之。譬如靈龜曳尾於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能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耶。伏承來論畧叙少荅。以爲由中之信耳。二老。古今之宗師也。其隨宜方便。自有意味。初無優劣。然圭峰所荅之詞。正韓公所問之意。而語不及宗。開廓正見。以密較之。晦堂所得多矣。又林間錄曰。草堂禪師嘗要曰。心體靈知不昧。如一摩尼珠。圓照空淨。都無差別之相。以體明故。對物時能現一切色相。色自差而珠無變易。如珠現黑時。人以珠爲黑者。非見珠也。離黑覓珠者。亦非見珠也。以明黑都無爲珠者。亦非見珠也。馬祖說法。即妄明真。正如以黑

爲珠。神秀說法。令妄盡方見覺性者。離妄求真。正如離黑覓珠。牛頭說法。一切如夢。本來無事。真妄俱無。正如明黑都無爲珠。獨荷澤於空相處指示知見。了了常知。正如正見珠體。不顧衆色也。密以馬祖之道如珠之黑。是大不然。即妄明真。方便語耳。畧知教乘者皆了之。豈馬祖應聖師遠讖爲震旦法王。出其門下者如南泉百丈大達歸宗之徒。皆博綜三藏。熟講真妄之論。爭服膺師尊之。而其道乃止於如珠之黑而已哉。又以牛頭之道。一切如夢。真妄俱無者。是大不然。觀其作心王銘曰。前際如空。知處迷宗。分明照境。隨照冥濛。縱橫無照。最微最妙。知法無知。無知知要。一一皆治知見之病。而荷澤公然立知見。優劣可見。而謂其道如明黑都無爲珠者。豈不負古人哉。至如北秀之道。頓漸之理。三尺童子知之。所論當論其用心。秀公爲黃梅上首。頓宗直指。縱目機器不逮然亦飫聞飽參矣。豈自甘爲漸宗徒耶。蓋祖道於時疑信半天下。不有漸何以顯頓哉。至於紛爭者皆南宗之徒。非秀心也。便謂其道止如是。恐非通論。吾聞大聖應世。成就法道。其權非一。有冥權。有顯權。冥權即爲異道。爲非道。顯權則爲親友。爲知識。庸詎知秀公非冥權也哉。

較譌

卷之四（二十二葉第二十二行）性（誤作姓）

卷之五（四葉第十四行）及（誤作乃）

卷之六（十葉第十五行）且（誤作具）

音釋

卷四之六

姙（如禁切音任孕也）嶢（餘招切音遥高貌）聿（以律切雲入聲術也惟也述也日也）筦（古緩切音管）滏（扶古切音輔水名）侃（空罕切刊上聲剛直也）詆（典禮切音邸訶也訐也）擉（測角切音娖以杈剌泥中取物也）擦（初戛切音察摩也）猲（音葛猲狚獸名）獠（連條切音聊與獠同）絰（姓結切音耋喪服）躔（諸延切音蟬踐也）縠（胡谷切音斛羅縠）鬆（此宰切音采鬆髻）髫（田聊切音迢小兒垂髮）灊（慈鹽切音潛水名）鄠（侯古切胡上聲縣名）秷（職日切音質穫禾聲）泐（歷德切音勒）逶迤（音威夷行貌）訕（所晏切山去聲謗也）蹭蹬（音寸鄧失道又困頓也）盩厔（音周質漢縣名）鈯（吐納切音突鈍也）徇（與循同）

指月錄卷之七

未詳法嗣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甚麽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或問僧承聞大德講得肇論是否曰不敢曰肇論有物不遷義是否曰是或人遂以茶盞就地撲破曰這個是遷不遷無對（法眼代撫掌三下）

有道流在佛殿前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向甚麽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又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

而唾法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行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法師無對（溈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卽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甚麽假船無對（天台韶代云不欲驚衆）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既是聖僧爲甚麽有漏（天台韶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曰是曰爲甚麽却向水中死無對（天龍機代云是伊爲甚麽不向岸上死）

江南相馮延巳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乃別云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云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卽知）

偃臺感山主到圓通相看第一座問曰圓通無路山主爭得到來無對（歸宗柔代云不期又得相見）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地藏問是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講流通）

鷂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甚麽却顫無對（法燈代云怕佛）

官人問僧名甚麽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碗沙與上座又作麽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人報庵主大王來請起曰非但大王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麽不起無對（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僧問圓通和尚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還見禪牀麽圓通曰嗅甚麽作塵又問法燈燈曰嗅甚麽作禪牀（東禪齊云此二尊宿語還明伊問處不明伊問處若明伊問處還得盡善也未試斷看忽然向伊道你指示我更要荅話又作麽生會莫道又荅一轉子）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麽經）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若被物轉。即名凡夫。秖如昇元閣作麽生轉。嚴無對。（汾陽代云。彼此老大。）

有僧到曹溪。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曰爲甚麽在上座手裏。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聖像爲甚麽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代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有人問僧。點甚麽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麽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無對。（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瞞。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官人入鎮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何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秖護此國。徧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鎮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麽人賃。）

有僧持鉢到長者家。偶爲犬傷。長者指袈裟曰。龍披一縷。金翅不吞。大師全披法服。爲甚却被狗齩。

宋太宗幸相國寺。問看經僧曰。是甚麽經。曰仁王經。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曰塔主。曰朕之塔。因甚卿作主。無對。（雪竇代云。闔國咸知。）僧朝。宗問甚處來。曰廬山臥雲庵。曰朕聞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此。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麽。曰甚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曰以何爲驗。無對。（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京寺回祿。藏經燬。僧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宗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麽生發。無對。（雪竇代云。實謂古今罕聞。）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曰。惡。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蹋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因茲更不遊方。師爲白雲端禪師得度師。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椎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椎猛擊之。應手而碎。豁然大悟。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亦不知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韈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此字應訛）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仙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常悲本宗學者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坡偈。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似人。）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個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庵曰。

却秖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蓄。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這漢思量了一夜。却寐語。東坡門外漢。這漢未及門。）持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且道是賞伊罰伊。莫錯好。）師禮謝。　俄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不是兒孫無料理。要見氷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公則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尚少蹤跡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福州山東雲頂禪師。有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卧千年。曰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歎曰。我秖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嗟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扣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羮。被一顆鼠糞汚却。（雪竇代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　又一

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趁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二庵主。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個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個。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却被人借去了也。（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瑯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個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秖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却庵。

昔有婆子臨齋入趙州法堂云。這一堂師僧。總是婆婆生得底。唯有大底孩兒五逆不孝。州纔顧視。婆便出去。

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其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

肇法師在姚秦臨刑時。說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寱語。）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染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閒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六十年後。塔戶自啟。真容儼然。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徽宗革本寺作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添個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橫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來此咒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詔仍改寺。額曰真身。（又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登座謝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即斂目而逝。）

幽棲禪師。因僧爲師造壽塔畢。師乃領衆看塔。即入塔內端坐云。一客不煩兩主人。便告寂。衆僧競喚云。和尚許多年在世。不可便即恁麼去。遂昇歸。主事辦齋了。師復上堂告衆曰。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汝喚作甚麼。時有僧出。承聞和尚有言。不得喚作是。不得喚作非。未審喚作甚麼。師便珍重告寂。

魏府老洞華嚴。嘗示衆曰。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又曰。時當鈌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者。汝

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早是三四十年。須臾衰病。至衰病至則老。至老至則死。至前去幾何。尚復恣意。何不初中後夜純静去。文潞公鎮北京。洞老來謁別。文潞公曰。法師老矣。復何往。對曰。入滅去。潞公笑。謂其戲語。歸與子弟言。其道韵深穩。談笑有味。非常僧也。使人候之。果入滅矣。歎異久之。及闍維。親往視火。以琉璃瓶。置座前。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填吾瓶。言卒。煙自空而降。布入瓶中。烟滅。如所願。潞公自是竭誠内典。恨知之暮也。

太瘤蜀僧。居衆。嘗歎佛法混濫。異見蜂起。乃曰。我叅禪若得真正知見。當不惜口業。遂發願禮馬祖塔。長年

不輟。忽一日塔放白光。感而有悟。後徧至叢林勘驗老宿。過雪竇山前。云。這老漢口裏水漉漉地。雪竇聞其語。意似不平。及太見雪竇。竇云。你不肯老僧那。太云。老漢果然口裏水漉漉地。遂摵一坐具便出。直歲不甘。中路令人毆打。損太一足。太云。此是雪竇老漢使之。他日須折一足償我。後果如其言。太後至都下。放意市肆中。有官人請居家供養。太屢告辭。官人確留。愈加敬禮。每使侍妾饋食。一日見官人至。故挑其妾。官人以此改禮。遂得辭去。不數日。鬧市中端坐而化。

歐陽文忠公。昔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卻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霜清鳥啼。風物鮮明。文忠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文忠異之。問曰。道人住山久如。對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對曰。法華經。文忠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之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亂。今之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定。文忠大喜。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有文記其事）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即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

後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潙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聻。（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鵓鴣觜。向伊道。谷呱呱。）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糍飽也。侍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來謝和尚到莊。（徑山杲頌云。和尚不赴堂。莊主謝臨屈。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頌古指爲南泉事。會元列於鵞湖孚章中。）

昔有外道問。一入定僧云。輪王衆生種。非佛非羅漢。不受後有身。是甚麼義。僧便入定。以問彌勒。卻出定。述彌勒語答云。譬如陶師。埏埴成器。

唐僧元曉者。海東人。初杭海而至。將訪道於名山。獨行荒陂。夜宿塚間。渴甚。引手掬於穴中。得泉甘凉。黎明視之。髑髏也。大惡之。盡欲嘔去。忽猛省。大嘆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髑髏不二。如來大師曰。三界唯心。豈欺我哉。遂不復求師。還海東。疏華嚴經。（林間錄曰。玄沙備禪師薪於山中。旁僧呼曰和尚看虎。玄沙見虎。顧僧曰是你。靈潤法師山行。野燒迅飛而來。同遊者皆避之。潤安步如常。曰心外無火。火實是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火至而滅。嚴陽尊者單丁住山。蛇虎就手而食。歸宗常公刈草。見蛇。芟之。傍僧曰久聞歸宗。今日乃見一麁行沙門。常曰你麁我麁耶。吾聞親近般若有四種驗心。謂就理就事。入就出就事理之外宗門又有四藏鋒之用。親近以自治。藏鋒之用以治物。）

唐修雅法師聽誦法華經歌。山色沉沉。松烟羃羃。空林之下。盤陀之石。石上有僧。結跏橫錫。誦白蓮經。從旦至夕。左之右之。虎跡狼跡。十片五片。異花狼藉。倜然相見。未深相識。知是古之人。今之人。是曇彥。是曇翼。我聞此經有深旨。覺帝稱之眞妙義。合目冥心子細聽。醍醐滴入焦腸裏。佛之意兮祖之髓。我之心兮經之旨。可憐彈指及舉手。不達目前今正是。大矣哉。甚奇特。空王要使羣生得。光輝一萬八千土。土土皆作黃金色。四生六道一光中。狂夫猶自問彌勒。我亦當年學空寂。一得無心便休息。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驢乘匪端的。我亦當年不出戶。不欲紅塵沾步武。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行行皆寶所。我亦當年愛吟咏。將謂冥搜亂禪定。今日親聞誦此經。何妨筆研資眞性。我亦當年狎兒戲。將謂光陰半虛棄。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聚沙非小事。我昔曾遊山與水。將謂他山非故里。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山河無寸地。我昔心猿未調伏。常將金鎖虛拘束。今日親聞誦此經。始覺無物爲拳梏。師誦此經經一字。字字爛嚼醍醐味。醍醐之味珍且美。不在唇。不在齒。只在勞生方寸裏。師誦此經經一句。句句白牛親動步。白牛之步疾如風。不在西。不在東。只在浮生日用中。日用不知一何苦。酒之膩。飯之腑。長者揚聲喝不廻。何異聾。何異瞽。世人之耳非不聰。耳聰特向經中聾。世人之目非不明。目明特向經中盲。合聰不聰。合明不明。轆轤上下。浪死虛生。世人縱識師之音。誰人能識師之心。世人縱識師之形。何人能識師之名。師名醫王行佛令。來與衆生治心病。能使迷者醒。狂者定。垢者淨。邪者正。凡者聖。如是則非但人恭敬。亦合龍讚詠。鬼讚詠。佛讚詠。豈得背覺合塵之徒。不稽首而歸命。

僧文通慧者。河南開封府白雲寺僧也。其師令掌盆。偶有市鮮者。濯於盆。文恚擊之。遽殞。因潛奔華州住持寺。久之爲長老。蓋二十年餘矣。一日忽語其徒曰。二十年前一段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當自知之。遂趺坐以俟。時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矣。卒

曰素未相面今見面悲心不可遏作欲相戕何罪之語以昔故卒遽說偈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劫劫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視之已立化矣文即索筆書偈曰三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前變障書畢泊然而化（一統志）

指月錄卷之七終

指月錄卷之八

六祖下第三世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福州長樂人王氏子兒時隨母（南嶽）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爲誰母曰佛也師曰形容與人無異我後亦當作佛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參馬大師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蓋馬大師便拈起一片胡餅示衆云是甚麼每每如此經三年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雪竇頌野鴨子知何許馬祖見來相共語話盡雲山水月情依然不會還飛去欲飛去却把住道道）

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座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

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師再叅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竪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四方學者麕至。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應作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

潙山問仰山。百丈再叅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曰。此是顯大機大用。潙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潙云。如是如是。 汾州云。悟去便休。更說甚麼三日耳聾。石門云。若不三日耳聾。爭得悟去。汾州云。我與麼道。較他石門半月程。 東林總云。當言不避截舌。當爐不避火迸。佛法豈可曲順人。東林今日向驪龍窟內爭珠去也。百丈大智不無他三日耳聾。汾州石門爭免個二俱瞎漢。只這三老還曾悟去也無。良久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又汾陽頌云。毎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牀角上懸。舉放卻歸本位立。分明一喝至今傳。 雪竇拈云。奇怪諸禪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極少。總道百丈於喝下大悟。還端的也無。然刀刁相似。魚魯參差。若是明眼漢。瞞他一點不得。只如馬祖道。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百丈竪起拂子。爲復如蟲禦木。爲復啐啄同時。諸人要會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圜悟勤云。雪竇道。諸人要見三日耳聾麼。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這語句。沉卻多少人。了也。雪竇要出氣。露一機一境。千古萬古撲不破。諸人且莫錯會好。 大慧杲自泐潭準和尚處。將謁圜悟勤。過張無盡。一日無盡謂曰。余閱雪竇拈古。至百丈再叅馬祖因緣。

曰。大冶精金。應無變色。投卷歎曰。審如是。豈得有臨濟今日耶。遂作一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深入髑髏三日聾。黃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後平禪師致書云。去夏讀臨濟宗派。乃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且求頌本。余作頌寄之曰。吐舌耳聾師已曉。搥胸秖得哭蒼天。盤山會裏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諸方往往以余聰明博記。少知余者。師自江西法席來。必能辨優劣。試爲余言之。大慧曰。公見處與真淨死心合。張曰。何謂也。大慧舉真淨頌曰。客情步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耳聾。那吒眼開黃檗面。死心拈云。雲巖要問雪竇。既是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爲甚麼卻三日耳聾。諸人要知麼。從前汗馬無人識。秖要重論蓋代功。張撫几曰。不因公出。爭見真淨死心用處。若非二大老。難顯雪竇馬師爾。 任

後馬師寄三甕醬至。師集衆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卽不打破。道不得卽打破。衆無語。師打破歸方丈。 馬祖一日問師。甚麼處來。師曰。山後來。祖曰。逢著一人麼。曰。不逢著。祖曰。爲甚麼不逢著。曰。若逢著。卽舉似和尚。祖曰。甚麼處得這消息來。曰。某甲罪過。祖曰。卻是老僧罪過。 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卻。 潙山五峰雲巖侍立次。師問潙山。併卻咽喉脣吻。作麼生道。山曰。卻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汝兒孫。又問五峰。峰曰。和尚也須併卻。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雪竇頌云。卻請和尚道。虎頭生角出荒草。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和尚也併卻。龍蛇陣上看謀略。令人長憶李將軍。萬里秋空飛一鶚。和尚有也未。金毛師子不踞地。兩兩三三舊路行。大雄山下空彈指。） 師毎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

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此。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蘗便問。古人錯秪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個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蘗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時溈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麼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粗生。座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眞淨頌云。不落藏鋒不昧分。要伊從此脫狐身。人人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眞如喆頌云。大冶洪鑪烹佛烹祖。規模鎔盡識者罔措。　僧問徑山杲云。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前百丈道不落因果。爲甚麼墮野狐身。徑云。逢人但恁麼舉。僧曰。秪如後百丈道不昧因果。爲甚麼脫野狐身。徑云。逢人但恁麼舉。僧云。或有人問徑山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未審和尚向他道甚麼。徑曰。向你道逢人但恁麼舉。杲復有頌云。不落不昧。石頭土塊。陌路相逢。銀山粉碎。拍手呵呵笑一場。明州有個憨布袋。　雪峯道圓禪師依積翠久。晏坐下板。聞二僧舉野狐話。一云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師聞之猝然。因詣積翠庵。渡澗猛省。因見南公叙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榻熟睡。驀覺。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楖標甚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見爲之助喜。）

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

普請钁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钁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麼道理。便恁麼。曰。適來肚饑。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鏡清云。當時溈山有此一僧。鼓山云。當時溈山無此一僧。　圜悟勤云。這僧洪音大振。直得一千五百人大善知識眼目定動。及乎勘證將來。却扣個背鰍筋斗。若不是溈山。爭見汗馬功高。後來道有此一僧。只得一半。道無此一僧。只得一半。今日板聲鐘聲魚聲鼓聲齊振。或有個拍手呵呵大笑。直向伊道觀世音菩薩來也。　此章或列于溈山章。故諸師皆云溈山。此從傳燈錄。）

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卽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這個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

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臨濟示衆云。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背面。那個在前。那個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又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個合受人天供養。妙喜拈臨濟語云。賊身已露。）

雲巖問。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麼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雲巖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巖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巖曰。幸有某甲在。又溈山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山曰。那個聻。巖曰。在。山曰。汝來去爲誰。巖曰。替他東西。山曰。何不教並行。巖曰。和尚莫謗他。山曰。不合恁麼道。巖曰。如何道。山曰。還曾擔麼。）

師令僧去章敬處。見伊上堂說法。你便展開坐具禮拜。起將一隻鞋以袖拂却上座。倒頭覆下。其僧到章敬。一依師旨。章敬云。老僧罪過。（黃龍新云。百丈逞盡神通。不如章敬道個老僧罪過。）

僧問抱璞投師。請師一鑑。師曰。昨夜南山虎齩大蟲。曰。不謬眞

詮。爲甚麼不垂方便。師曰。掩耳偷鈴漢。曰。不遇中郎鑑。還同野舍薪。師便打。僧曰。蒼天蒼天。師曰。得與麼多口。曰。罕遇知音。拂袖便行。師曰。百丈今日輸却一半。（佛鑑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至晚侍者問。和尚被這僧不肯了便休。師便打。者曰。蒼天蒼天。師曰。罕遇知音。者作禮。師曰。一狀領過。

趙州參。師問。近離甚處。曰。南泉師曰。南泉近日有何言句。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曰。悄然一句且置。茫然一句作麼生道。州進前三步。師便喝。州作縮身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便出去。（或作州曰。未得之人直須悄然。師便喝。州作怕勢。師曰。大好悄然。州作舞而出。）

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

堂句）

上堂。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

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

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任繫縛。不任解脫。無一切有

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粗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

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

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慞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手脚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欣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即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捨。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秖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陀典。秖成憎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嗔等病。秖如今念念若有貪嗔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秖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秖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爲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珍重。

夫語須辨緇素。須識總別語。須識了義。不了義教語。了義教辨清。不了義教辨濁。說穢法邊垢揀。凡說。淨法邊垢揀。聖。從九部教說。向前衆生無眼。須假人雕琢。若於輩俗人前說。直須教渠出家持戒修禪學慧。若是過量

俗人亦不得向伊與麽說。如維摩詰傅大士等類。若於沙門前說。他沙門已受。白四羯磨訖。具足全是戒定慧力。更向他與麽說。名非時語。說不應時。亦名綺語。若是沙門。須說淨法邊垢。須說離有無等法。離一切修證。亦離於離。若於沙門中剗除習染。沙門除貪瞋病不去。亦名難俗。亦須教渠修禪學慧。若是二乘僧。他歇得貪瞋病去。盡依住無貪。將爲是。是無色界。是障佛光明。是出佛身血。亦須教渠修禪學慧。須辨清濁語。濁法者貪瞋愛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脫等多名也。只如今鑑覺。但於清濁兩流凡聖等法。色聲香味觸法。世間出世間法。都不得有纖毫

愛取。既不愛取。依住不愛取。將爲是。是初善。是住調伏心。是聲聞人。是戀筏不捨人。是二乘道。是禪那果。既不愛取。亦不依住不愛取。是中善。是半字教。猶是無色界。免墮二乘道。免墮魔民道。猶是禪那病。是菩薩縛。既不依住不愛取。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後善。是滿字教。免墮無色界。免墮禪那病。免墮菩薩乘。免墮魔王位。爲智障地障行障。故見自己佛性。如夜見色。如云佛地斷二愚。一微細所知愚。二極微細所知愚。故云有大智人。破塵出經卷。若透得三句過。不被三段管。教家舉喻。如鹿三跳出網。喚作鄽外佛。無物拘繫得渠。是屬然燈後佛。是最上乘。是上上智。是佛道上立。此人是佛。有佛性。是導師。是使得無所礙風是無礙慧。於後能使得因果。福智自由。是作車運載因果。處於生。不被生之所留。處於死。不被死之所礙。處於五陰。如門開。不被五陰礙。去住自由。出入無難。若能與麽。不論階梯勝劣。乃至蟻子之身。但能與麽盡是淨妙國土。不可思議。此猶是解縛語。彼自無瘡勿傷之也。佛瘡菩薩等瘡。但說有無等法。盡是傷也有無管一切法。十地是濁流。河衆作清流說。豎清相說濁過患。向前十大弟子舍利弗富樓那。正信阿難邪信善星等。個個有榜樣。個個有則候。一一被導師說破。不是四禪八定阿羅漢等。住定八萬劫。他是依

執所行。被淨法酒醉。故聲聞人聞佛法。不能發無上道心。所以斷善根人無佛性。教云喚作解脫深坑。可畏之處。一念心退。墮地獄猶如箭射。亦不得一向說退。亦不得一向說不退。秖如文殊觀音勢至等。却來須陁洹地同類誘引。不得言他退。當與麽時。秖喚作須陁洹人。秖如今鑑覺。但不被一切有無諸法管。透三句及一切逆順境得過。聞百千萬億佛出世間如不聞相似。亦不依住不聞。亦不作不依住知解。說他道個人退不得。量數管他不著。是佛常住世間而不染世法。說佛轉法輪退。亦是謗佛法僧。說佛不轉法輪不退。亦是謗佛法僧。肇公云菩提之道。不可圖度

高而無上。廣不可極。淵而無下。深不可測。語也。塔生招箭。言鑑覺猶不是。從濁辨清。許說如今鑑覺是。除鑑覺外別有。盡是魔說。若守住如今鑑覺。亦同魔說。亦名自然外道說。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尺寸語。是圓庋語。似野干鳴。猶屬黏膠門。本來不認自知自覺是自己佛。向外馳求覓佛。假善知識說出自知自覺作藥。治個向外馳求病。既不向外馳求。病瘥須除藥。若執住自知自覺。是禪那病。是徹底聲聞。如水成冰。全氷是水。救渴難望。亦云必死之病。世醫拱手。無始不是佛。莫作佛解。佛是衆生邊藥。無病不要喫藥。藥病俱消。喻如清水。佛是甘草和水。亦如蜜和水。極是

甘美。若同清水邊數。則不著。不是無。是本有。亦云此理是諸人本有。諸佛菩薩喚作示珠人。從來不是個物。不用知渠解渠。不用是渠非渠。但割斷兩頭句。割斷有句不有句。割斷無句不無句。兩頭迹不現。兩頭捉汝不著。量數管汝不得。不是欠少。不是具足。非凡非聖。非明非暗。不是有知。不是無知。不是繫縛。不是解脫。不是一切名目。何以不是實語。若爲雕琢虛空作得佛相貌。若爲說道虛空是青黃赤白。作得。如云法無有比。無可喻故。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故云聖體無名不可說。如實理空門難湊。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亦爾。處處能緣。惟

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衆善知識。求覓一知一解。是善知識魔。生語見故。若發四弘誓願。願度一切衆生盡然後我始成佛。是菩薩發智魔。誓願不相捨故。若持齋戒修禪學慧。是有漏善根。縱然坐道場。示見成等正覺。度恒沙數人盡證辟支佛果。是善根魔。起貪著故。若於諸法都無貪染。神理獨存。住甚深禪定。更不昇進。是三昧魔。久耽玩故。至上涅槃。離欲寂靜。是魔業。若智慧脫若干魔網不去。縱解百本韋陀經。盡是地獄滓。若覓如佛相似。無有是處。如今聞說不著一切善惡有無等法。即爲墮空。不知棄本逐末。却是墮空也。求佛求菩提。及一切有無等法。是棄本逐末。祇

如今粗食助命。補破遮寒。渴則掬水喫。餘外但是一切有無等法。都無纖毫繫念。此人漸有輕明分。善知識不執有不執無。脫得十句魔語。（師語錄中又云。祇如今但無十句濁心貪心愛心染心瞋心執心住心依心著心取心戀心。但是一句各有三句。個個透過三句外。但是一切照用任聽縱橫。但是一切舉動施爲語默啼笑盡是佛慧。未審十句濁心。師十句魔語不要當不外此意）出語不繫縛人。所有言說不自稱師。說如谷響。言滿天下無口過。堪依止。若道我能說能解。說我是和尚汝是弟子。者個同於魔說。無端說道。日擊道存。是佛不是佛。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無端說一知一解。見與一手豎一指。云是禪是道。者個語繫縛人未有住時。祇是重增比丘繩索。縱然不說。亦有口過。寧作心師

不師於心。不了義教有人天師。有導師。了義教中不爲人天師。不師於法。未能依得玄鑑。且依得了義教。猶有相親分。若是不了義教秖合彈俗人前說。秖如今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亦不住無依住。亦不作不依住知解。是名大善知識。亦云惟佛一人是大善知識爲無兩人。餘者盡名外道。亦名魔說。如今秖是說破兩頭句一切有無境法。但莫貪染。及解縛之事。無別語句教人。若道別有語句教人。別有法與人者。此名外道。亦名魔說。須識了義教不了義教語須識遮語不遮語。須識生死語。須識藥病語須識逆順喻語。須識總別語。說道修行得佛。有修有證是心是佛。

即心即佛。是佛說是不了義教語。是不遮語。是總語。是升合擔語。是揀穢法邊語。是順喻語。是死語。是凡夫前語。不許修行得佛。無修無證。非心非佛。亦是佛說。是了義教語。是遮語。是別語。是百石擔語。是三乘教外語。是逆喻語。是揀淨法邊語。是生語。是地位人前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了義教是持。不了義教是犯。佛地無持犯。了義不了義教。盡不許也。從苗辨地。從濁辨清。秖如今鑑覺若從清邊數。鑑覺亦不是清。不鑑覺亦不是清。（此處有脫誤）清亦不是。不清亦不是。不是聖亦不是不聖亦不是見水濁。說水濁過患。若清。都無可說。說却濁他水。若有無問之問。亦有無說之說。佛不爲佛說法。平等真如法界無佛。不度衆生。佛不住佛。名真福田。須辨主客語。貪染一切有無境法。被一切有無境惑亂。自心是魔王。照用屬魔民。秖如今鑑覺但不依住一切有無諸法。世間出世間法。亦不作不住知解。亦不依住無知解。自心是佛。照用屬菩薩。心心（應衍）是主宰照用屬客塵。如波說水。照萬象以無功。若能寂照不自玄旨。自然貫串於古今。如云。神無照功。至功常存。能一切處爲導師。衆生性識。他爲未曾踏佛階梯。是黐膠性。多時黏著有無諸法。作喫玄旨藥。不得作問答外語。

他信不及。所以菩提樹下四十九日黙然思惟。智慧冥朦難說。無可比喻。說衆生有佛性。亦謗佛法僧。說衆生無佛性。亦謗佛法僧。若言有佛性。名執著謗。若言無佛性。名虛妄謗。如云說佛性有。則增益謗。說佛性無。則損減謗。說佛性亦有亦無。則相違謗。說佛性非有非無。則戲論謗。始欲不說。衆生無解脫之期。始欲說之。衆生又隨語生解。益少損多。故云我寧不說法。疾入於涅槃。向後返尋過去諸佛。皆說三乘法。自後假偈說。假立名字。本不是佛。向渠說是佛。本不是菩提。向渠說是菩提涅槃解脫等。知渠擔百石擔不起。且與渠一升一合擔。知渠難信了義教。且與渠說

不了義教。且得善法流行。亦勝於惡法。善果限滿。惡果便到。得佛則有衆生到。得涅槃則有生死到。得明則有暗到。但是有漏因果。䋰覆無有不相酬獻者。若欲免見䋰覆之事。但割斷兩頭句。量數管不著。不佛不衆生。不親不踈。不高不下。不平不等。不去不來。但不著文字隔渠。兩頭捉汝不得。免苦樂相形。免明暗相酬。實理真實亦不真實。虛妄亦不虛妄。不是量數物。猶如虛空。不可修治。若心有少許作解。即被量數管著。亦如卦兆被金木水火土管。亦如黐膠五處俱黏。魔王捉得自在。還家夫教語皆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名好善。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秖說一句。令衆生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說到如今鑑覺是自己佛。是初善。不守任如今鑑覺是中善。亦不作不守任知解。是後善。如前屬然燈後佛。秖是不凡亦不聖。莫錯說佛非凡非聖。此土初祖云。無能無聖爲佛聖。若言佛聖者亦非九品精靈龍畜等類。及釋梵已來。皆能通變。上品精靈亦知古今百劫時事。豈得是佛。如阿修羅王身極長大。敵兩倍須彌山。與帝釋戰時。知力不如。領百萬兵衆入藕絲孔。裏藏。通變辯才不少。他且不是佛。教語節級奢緩升降不同。未悟未解喚作貪瞋。悟了喚

作佛慧。故云不異舊時人。秖異舊時行履處。　問斬草伐木掘地墾土。爲有罪報相否。師云。不得定言有罪。亦不得定言無罪。有罪無罪。事在當人。若貪染一切有無等法。有取捨心在。透三句不過。此人定言有罪。若透三句外。心如虛空。亦莫作虛空想。此人定言無罪。又云。罪若作了。道不見有罪。無有是處。若不作罪。道有罪。亦無有是處。如律中本迷煞人。及轉相煞。尚不得煞罪。何況禪宗下相承。心如虛空。不停留一物。亦無虛空相。將罪何處安著。　古若有今。今亦有古。古若有佛。今亦有佛。如今若得。直至未來際得。秖如今一念。一念不被一切有無等法管。自古自今。佛秖是人人。秖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將定入定。不用將禪想禪。不用將佛覓佛。如云法不求法。法不得法。法不行法。法不見法。自然得法。不以得更得。所以菩薩應如是正念於法。豁然獨存。亦無知獨存之法。智性自如如。非因所置。亦名體結。亦名體集。不是智知。不是識識。絕思量處。凝寂體盡。忖度永亡。如海大流盡。波浪不復生。亦云如大海水。無風帀帀之波忽知帀帀之波。此是細中之粗。亡知於知。還如細中之細。是佛境界。從此初知名三昧之頂。亦名三昧王。亦名爾焰智。出生一切諸三昧。灌一切諸法王子頂。於一切色聲香味觸法剎土成等正覺。內外通達。悉無有

閡。一色一塵。一佛一色。一切佛一切色。一切塵一切佛。一切色聲香味觸法。亦復如是。一一徧滿一切剎土。此是細中之粗。是善境界。是一切上流知覺聞見。亦是一切上流出生入死。度一切有無等。是上流所說。亦是上流涅槃是無上道。是無等等呪。是第一之說。於諸說中。最爲極深。無人能到。諸佛護念猶如清波能說一切水清濁深流廣大之用。諸佛護念。行住坐臥。若能如是。我時爲現清淨光明身。又云。如汝自等語等。我亦如然。一佛剎聲。一佛剎香。一佛剎味。一佛剎觸。一佛剎事。悉皆如是。從此上至蓮花藏世界。縱廣總皆如是。若守初知爲解。名頂結。亦名墮頂結。是一切塵勞之根本。自生知見。無繩自縛。所知故縈世有二十五。又散一切諸煩惱門纏著於他。此初知。二乘見之。名爲爾燄識。亦名微細煩惱。即便斷除。旣得除已。名爲回神住空窟。亦名三昧酒所醉。亦名解脫魔所縛。世界成壞。定力所持。漏向別國土。都不覺知。亦名解脫深坑可畏之處。菩薩悉皆遠離。　爲求無上菩提涅槃。猶是邪願。於自己五陰被人割截。都無煩惱。亦無一念生彼我心。若依住無一念將爲是。此名法塵垢。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而彼心持我慢識。逐利名者。云我得一切無礙。秖是自誑。此土初祖云。心有所是。必有所非。若貴一物。則被一

物。惑信被信惑。不信又成謗。莫貴莫不貴。莫信莫不信。　問如何是有情無佛性。無情有佛性。師云。從人至佛。是聖情執。從人至地獄。是凡情執。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有染愛心。是名有情無佛性。秖如今但於凡聖二境及一切有無諸法。都無取捨心。亦無無取捨知解。是名無情有佛性。秖是無其情繫。故名無情。不同木石太虛黃花翠竹之無情。將爲有佛性。若言有者。何故經中不見受記而得成佛者。秖如今鑑覺但不被有情改變。喻如翠竹。無不應機。無不知時。喻如黃花。又云。若踏佛階梯。無情有佛性。未踏佛階梯。有情無佛性。（大小百丈。作小乘見解。莫是未曾見南陽。）　未悟未解時名母。悟了名子。亦無無悟解知解。是名母子俱喪。一切言教。秖是治病。爲病不同。藥亦不同。所以有時說有佛。有時說無佛。實語治病。病若得瘥。個個是實語。治病若不瘥。個個是虛妄語。實語是虛妄語。生見故。虛妄是實語。斷衆生顛倒故。爲病是虛妄。秖有虛妄藥相治。　聖地習凡因。佛入衆生中。同類誘引化導。同渠餓鬼肢節火然。與渠說般若波羅蜜。令渠發心。若一向在聖地。憑何得至彼共渠語。佛入諸類。與衆生作船筏。同渠受苦。無限勞極。佛入苦處。亦同衆生受苦。佛秖是去住自由。不同衆生。佛不是虛空受苦何得不苦。若說不苦。此語違負。等閑莫說。錯說佛神

適自在不自在。且慙媿人。不敢說佛是有爲是無爲。不敢說佛自由不自由。除讃藥方外。不欲得露現兩頭醜陋。教云若人安佛菩提置有所是邊。其人得大罪。亦云如不識佛人前。向渠與麼說。無過。如無漏牛乳。能治有漏病。其牛者不在高原。不居下隰。此牛乳堪作藥。高原喻於佛。下隰喻於衆生。如云如來實智法身。又無比（應作此）病。辯才無礙。升騰自在。不生不滅是名（應作明）生老病死。疼痛瘖瘂是暗。喫菌羮患痢疾而終。是暗。爲藏明頭跡。明暗都遣。莫取無取。亦無無取。他不明不暗。上宮生。納耶輸陁羅。八相成道。聲聞外道妄想所計。如云非雜食身。純陁云。我知如來決定不受不食。第一須具兩隻眼。照破兩頭事。莫秖帶一隻眼。向一邊行。卽有那一邊到。功德天黑暗女相隨。有智主人二俱不受。秖如今心如虛空相似。學始有所成。西國高祖云。雪山喻大涅槃。此土初祖云。心心如木石。三祖云。兀爾忘緣。曹溪云。善惡都莫思量。先師云。如迷人不辨方所。肇公云。閉智塞聰。獨覺冥眞者矣。文殊云。心同虛空故。敬禮無所觀。甚深修多羅。不聞不受持。秖如今但是一切有無諸法。都不見不聞。六根杜塞。若能與麼學。與麼持經。始有修行分。者個語逆耳苦口。可中與麼作得。至第二第三生。能向無佛處坐大道場。示現成等正覺。變惡爲善。變善爲惡。使惡法教化十地菩薩。使善法教地獄餓鬼。能向明處解明縛。能向暗處解暗縛。（又云從色界向上布施是病。慳貪是藥。從色界向下。慳貪是病。布施是藥。又云從人至佛是得。從人至地獄是失。是非亦然。三祖云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撮金成土。撮土成金。百般作得。變弄自由。於恒沙世界外有求救者。婆伽婆卽披三十二相現其人前。同渠語音。與渠說法。隨機感化。應物殊形。變現諸趣。離我我所。猶屬彼邊事。猶是小用。亦是佛事門中收。大用者。大身隱於無形。大音匿於希聲。如木中之火。如鐘鼓之聲。因緣未具時。不可言其有無。傍報生天。棄之如涕唾。菩薩六度萬行。如乘死屍過岸。如在牢獄廁孔得出。佛披三十二相。與作垢膩之衣。　無善纏。無惡纏。無佛纏。無衆生纏。量數亦然。乃至都無一切量數纏。故云佛是出纏過量人。貪愛知解義句。如母愛子。惟多與兒酥喫。消與不消都總不知。此語喻十地受人天尊貴煩惱。生色界無色界禪定福樂煩惱。不得自在神通飛騰隱顯。徧至十方諸佛淨土聽法之煩惱。學慈悲喜捨因緣煩惱。學空平等中道煩惱。學三明六通四無閡煩惱。學大乘心發四弘誓願煩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明解煩惱。五地六地七地諸知見煩惱。八地九地十地菩薩雙照二諦煩惱。乃至學佛果百萬阿僧祇諸行煩惱。惟貪義句知解。不知却是繫縛煩惱。故云見河能漂香象。　若執本

清淨。本解脫。自是佛。自是禪道解者。即屬自然外道。若執因緣修成證得者。即屬因緣外道。執有。即屬常見外道。執無。即屬斷見外道。執亦有亦無。即屬邊見外道。執非有非無。即屬空見外道。亦云愚癡外道。秖如今但莫作佛見涅槃等見。都無一切有無等見。亦無無見。名正見。無一切聞。亦無無聞。名正聞。　文殊是七佛祖師。亦云是娑婆世界第一主首菩薩。無端作見佛想聞法想。被佛威神力故。左降二鐵圍山。不是不解。特與諸學人作標則。令諸後學人莫作與麼見聞。但無一切有無等法有無等見。一一個個透過三句外。是名如意寶。是名寶華承足。若作佛見法見

但是一切有無等見。名眼翳。見所見故。亦名見纏。亦名見蓋。亦名見孼。秖如今念念。及一切見聞覺知。及一切塵垢。袪得盡。但是一塵一色。總是一佛。但起一念總是一佛。三世五陰念念誰知其數。是名佛開寂虛空。是名分身佛。（師常云。但有舉心動念。盡名破戒此念云何名分身佛大魔波旬覓菩薩一念起處。便擬撲倒。此起念處可覓不。若不可覓。見佛聞法底文殊。云何降二鐵圍山。）信著一切法。名信不具。亦名信不圓。亦名偏信。不具。故名一闡提。如今欲得驀直悟解。但人法俱泯。人法俱絕。人法俱空透。三句外。是名不墮諸數人。是信法者。

佛是纏外人。無纖毫愛取。亦無無愛取知解。是名具足六度萬行。若要莊嚴具。種種皆有。如不要。則亦

不失他使得因果福智自由。　問從上祖宗皆有密語遞相傳授。如何。師曰。無有密語。如來無有秘密藏秖如今鑑覺語言分明。覓形相了不可得。是密語。從須陁洹向上直至十地。但有語句。盡屬法之塵垢。但有語句。盡屬煩惱邊收。但有語句。盡屬不了義教。但有語句。盡不許也。了義教俱非也。更討甚麼密語。供養者淨三業。前際無煩惱可斷。中際無自性可守後際無佛可成。是三際斷。是三業清淨。是三輪空。是三檀空。云何比丘給侍於佛。所謂不漏六根者。亦名莊嚴空。無諸漏。林樹莊嚴空。無諸染。花果莊嚴空。無佛眼。　問語也墮生招箭。言既墮生。不得無悲。悲眾

既同緇素奚別。師云。但卻發箭。塗中相拄。如其相差必有所傷。谷中尋響。累劫無形。響在口邊。得失在於來問。卻問所歸。還被於箭。　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如何。師云。劫者滯也亦云住也。住一善。滯於十善。西國云佛。此土云覺。自己鑑覺滯著於善。善根人無佛性。故云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觸惡住惡。名眾生覺。觸善住善。名聲聞覺。不住善惡二邊。不依住。將爲是者。名二乘覺。亦名辟支佛覺。既不依住善惡二邊。亦不作不依住知解。名菩薩覺。既不依住。亦不作無依住知解。始得名爲佛覺。如云佛不住佛。名眞福田。若於千萬人中忽有

一人得者名無價寶能於一切處爲導師無佛處云是佛無法處云是法無僧處云是僧名轉大法輪（僧問臨濟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未審此意如何乞師指示濟云大通者是自己於處處達其萬法無性無相名爲大通智勝者於一切處不疑不得一法名爲智勝佛者心淸淨光明透徹法界得名爲佛十劫坐道場者十波羅蜜是佛法不現前者佛本不生法本不滅云何更有現前不得成佛道者佛不應更作佛古人云佛常在世間而不染世間法道流你欲得作佛莫隨萬物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世與出世無佛無法亦不現前亦不曾失設有者皆是名言章句接引小兒施設藥病表顯名句且名句不自名句還是你目前昭昭靈靈鑒覺聞知照燭底安一切名句

洪覺範智證傳曰經蓋嘗言若一人散亂心入於塔廟中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豈一部之經首尾自相違戾曰予論此經蓋皆象也聖人非不欲正言以有不可勝言者惟象爲能盡其意佛意以智身不可以三昧處求故也以智體無所住無所依故若生想念願樂見之即如所應現無有處所依止故猶如空

谷響但有應物之音若呼之即應無有處所可得故華嚴經曰有欲見普賢身及座者但生想念是也大於散亂心時一念佛號便得覺道但生想念即見普賢而十劫在定謂佛法不現偏會推求謂普賢不見非純根所知之境也幻寄曰三師談法華如韓嬰說詩斷章取義好處不無欲見大通智勝只得一邊）

常嗟今日所依之命饑不得食則死寒不得衣則死被四大把定不如先達者入火不燒入水不溺要燒便燒要溺便溺去住自由十地菩薩亦水不能溺火不能燒倘要燒且不可得燒他彼量數管定佛則不與麼使得四大風水自由（瑯琊云藥王十地何以燒得幻寄云瑯琊未識藥王）智濁照淸慧淸識濁在佛名照慧在菩薩名智在二乘及衆生邊名識亦名煩惱在佛名果中說因在衆生名因中說果在佛名轉法輪在菩薩名法輪轉在菩薩名瓔珞莊嚴具在衆生名五陰叢林在佛名本地無明是無明明故云無明爲道體不同衆生暗蔽無明彼是所此是能彼是所問此是能問不一不異不斷不常不來不去是生語句是出轍語句不明不暗不佛不衆生總與麼也

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諸方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謚大智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姓王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嵩嶽受具初習相部及毘尼既遊講肆歷

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取口作恁麼語祖便休自是同參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憩錫池陽不下南泉三十餘載諸方目爲郢匠

南泉山下有一菴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東過西又從西過東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携茶一瓶盞三隻到菴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

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雪竇顯云。大小南泉趙州被這擔板漢勘破。） 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道。師便打。州捉住棒云。已後莫錯打人。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雪竇顯云。趙州如龍無角。似蛇有足。當時不管盡法無民。直須喫棒了趁出。） 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個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

師一日問黃檗。黃金爲世界。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麼人居處。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

師問黃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麼。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妙喜曰。不見道。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

師叅百丈涅槃和尚。丈問。從上諸聖還有不爲人說底法麼。師曰。有。丈曰。作麼生是不爲人說底法。師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丈曰。說了也。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作麼生。丈曰。我又不是大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師曰。某甲不會。丈曰。我忒煞爲你說了也。（雪竇顯頌云。佛祖從來不爲人。衲僧今古競頭走。明鏡當臺列象殊。一一面南看北斗。斗柄垂。無處討。拈得鼻孔失却口。）

師與魯祖歸宗杉山四人。離馬祖處。各謀住菴。於中路相別次。師插下拄杖云。道得也被這個礙。道不得也被這個礙。宗拽拄杖打師一下云。也只是這個王老師。說甚麼礙不礙。魯云。只此一句語。大播天下。宗曰。還有不播者麼。魯曰。有。宗曰。作麼生是不播者。魯作掌勢。

師同魯祖杉山歸宗喫茶次。魯祖提起茶盞云。世界未成時。便有這個。師云。今人秖識這個。未識世界。宗云。是。師云。師兄莫同此見。麼宗却拈起盞云。向世界未成時道得麼。師作掌勢。宗以面作承掌勢。

麻谷持錫到章敬。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敬云。是。是。（雪竇云。錯。）谷又到師處。亦遶禪牀三帀。振錫一下。卓然而立。師云。不是。不是。（雪竇云。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師云。章敬卽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雪竇頌云。此錯彼錯。切忌拈却。四海浪平。百川潮落。古策風高十二門。門門有路空蕭索。非蕭索。作者好求無病藥。圓悟勤云。須是明取兩錯始得。雪竇要提活潑潑處。所以如此。若是皮下有血底漢。自然不向言句中作解會。有者道。雪竇代麻谷下這兩錯。有甚麼交涉。殊不知古人著語。鎖斷要關。這邊也是。那邊也是。畢竟不在這兩頭。慶藏主道。持錫遶禪牀。如是不是。俱錯。其實亦不在此。潙山喆云。章敬道是也。落在麻谷彀中。南泉道不是也。落在麻谷彀中。大潙卽不然。忽有人持錫遶禪牀三帀。卓然而立。但向伊道。未到這裏。好與三十棒。）

鹽官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麼人打得。衆無對。有僧似師。師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黃龍心云。南泉只知瞻前。不知顧後。且如鹽官道。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處是破處。還檢點得出麼。直饒檢點得破處分明。我更問你覓鼓在。）

師與歸宗麻谷同去叅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卽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便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

不去也。宗曰。是什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雪竇頌云。由基箭射猿。繞樹何太直。千個與萬個。是誰曾中的。相呼相喚歸去來。曹溪路上休登陟。復云。曹溪路坦平。爲甚麼休登陟。）　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噓曰。多少。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長慶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　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　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　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雪竇頌云。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霜天月落夜將半。誰共澄潭照影寒。圜悟勤云。南泉小睡語。雪竇大睡語。雖然作夢。却作得個好夢。前頭說一體。這裏說不同。聞見覺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鏡中觀。若道在鏡中觀。然後方曉了。則不離鏡處。山河大地。草木叢林。莫將鏡鑑。若將鏡鑑。便爲兩段。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山河不礙眼光。且道向甚麼處觀。還會麼。到這裏向霜天月落夜將半這邊與你打併了也。那邊你自相度。還知雪竇以本分事爲人麼。誰共澄潭照影寒。爲復自照。爲復共人照。須是絕機絕解。方到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天月落。即今作麼生。徑山杲云。若向理上看。非但南泉謾他陸亘大夫不得。亦未摸著他脚跟下一莖毛在。若向事上看。非但陸亘大夫謾他南泉一點不得。亦未夢見他汗臭氣在。或有出來道大小徑山說事說理。只向他道但向理事上會取。復有頌云。天地同根伸一問。未曾擡步已亡家。無陰陽地花重發。玉本無瑕却有瑕。法昌遇一日與訥首座修花壇次。乃問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且

道你見似個甚麼。訥云。只是一株花。遇云。恁麼則你也在南泉窠窟裏。訥云。古人意作麼生。遇云。拈塼來。訥過塼了。又問遇。遇云。古佛過去久矣。）　師入宣州。陸亘大夫出迎。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作麼生。師曰。老僧罪過。　陸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天童覺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還他洞上父子。且道南泉意作麼生。直是針錐不入。）　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麼處。　師問神山何處來。神山云。打羅來。師曰。手打。脚打。山無語。師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山如問。師曰。分明記取。已後遇明眼人舉似他。　師問座主講甚麼經。座主云。彌勒下生經。師云。彌勒幾時下生。主云。現在天宮未來。師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洞山价舉問雲居。雲居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直得禪牀振動。乃云。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振動。今日被子問直得通身汗流。太陽玄云。如今老僧舉起也。有解問者致將一問來。乃云地動也。　徑山杲云。禪牀動火爐動地動。即不無三個老漢。要見南泉。直待彌勒下生始得。忽有個漢出來道。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却教甚麼人下生。又向他作麼生祇對。但向他道老僧罪過。）　師住菴時。有一僧到菴。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作飯自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菴。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菴時。有個靈利道

者。直至如今不見。（翠巖芝云。兩個漢。前不到村。後不至店。）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爲境麽。僧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擧前語示之。州脫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卽救得猫兒也。

（又歸宗禪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原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竪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麽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置。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雪峯問德山。南泉斬猫意如何。德山以拄杖便打趁出。復召云。會麽。峯云。不會。山云。我與麽老婆心。猶自不會。鹽官尚禪師問覺印。南泉斬猫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卽以前語詰之。尚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云。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處處守空池。擧未絕。印竪拳云。正當恁麽時作麽生。尚掀倒禪牀。印遂喝。尚云。賊過後張弓。圜悟勤云。道斬猫話。天下叢林商量浩浩地。有者道、提起處便是。有底道在斬處。且得都沒交涉。他若不提起時。亦帀帀地作盡道理。殊不知古人他有定乾坤底眼。有定乾坤底劍。你且道。畢竟是誰斬猫兒。只如南泉提起云。道得卽不斬。當時忽有人道得。且道南泉斬不斬。所以道。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出頭天外看誰是個中人。其實當時元不斬。此話亦不在斬與不斬處。此事知如此。分明不在情塵意見上討。若向情塵意見上討。則孤負南泉去。但向當鋒劍刃上看是有也得。無也得。不有不無也得。所以古人道。窮則變。變則通。而今人不解變通。只管語句上走。南泉恁麽提起。不可教人合下得甚語。只要教人自爲。各自用自知。若不恁麽會。卒摸索不著。又云。南泉云。子若在救得猫兒。眞個恁麽不恁麽。南泉云。道得卽不斬。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趙州頭戴草鞋出。他參活句。不參死句。日日新。時時新。千聖移易一絲毫不得。須是運出自己家珍。方見古人全機大用。眞淨云。大衆只如赤眼斬蛇。向其僧道。我粗你粗。且道古人見處作麽生。遂擧拂子云。今日歸宗擧拂子。與當時歸宗斬蛇。是同是別。良久云。人人有個天眞佛。妙用縱橫總不知。今日分明齊指出。斬蛇擧拂更由誰。又云。南泉斬猫兒。歸宗斬蛇。叢林中商量。還有優劣也無。優劣且止。只如趙州戴鞁鞋出去。又作麽生。若也於此明得。德山訶佛罵祖。有甚麽過。於此不明。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所以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喝一喝。下座。　妙喜云。歸宗斬蛇。南泉斬猫兒。學語之流多謂之當機妙用。亦謂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殊不知總不是這般道理。其超方　眼。衆起便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葛藤。何時是了。　雪竇頌南泉斬猫頌。兩堂都是杜禪和。撥動烟塵不奈何。賴得南泉行正令。一刀兩段任偏頗。　趙州戴鞋頌。公案圓來問趙州。長安城裏任閑遊。草鞋頭戴無人會。歸到家山卽便休。）

師示衆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了也。如今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云。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云。孟八郎漢。又與麽去也。（德山密云。南泉中毒也。　保寧勇頌云。張公移住在深村。被賊潛身入後門。鍋子一時偸去了。更來敲尾坑兒瓱　道吾宗智禪師離藥山見師。師問闍黎名甚麽。吾曰。宗智。師曰。智不到處作麽生。宗吾曰。切忌道著。師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吾與雲巖在後架把針。師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合作麽生行履。吾便抽身入僧堂。師便歸方丈。吾又來把針。雲巖曰。師弟爲何不祗對和尚。吾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師。智頭陀爲甚不祗對和尚。師曰。他却向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師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卽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吾乃與巖歸藥山。巖擧前話問山。山曰。子作麽生會。巖無對。山乃大笑。巖復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吾在方丈聞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麽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吾便低頭。　趙州問異卽不問。如何是類。師以兩手拓地。州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悔悔。師令侍者問曰。悔個甚麽。州曰。悔不更與兩踏。）

師云。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了也。趙州云。和尚棒教誰喫。師曰。王老師過在甚麽

處州乃作禮。（石菴玿頌。是賊識賊。精識精。南泉無過強惺惺。趙州禮拜歸堂去。前箭猶輕後箭深。徑山杲頌。南泉無過。只能招禍。趙州禮拜。草賊大敗。徑山不肎。結案據款。文殊普賢。且過一邊。）

師曰。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云。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

師示衆云。江西馬祖說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黃龍心云。古人恁麼道。譬若管中窺豹。但見一斑。說使人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猶是騎馬向氷淩上行。若是射鵰手。何不向蛇頭揩癢。良久云。鴛鴦繡出自金針。徑山杲云。兩個老漢雖善靴裏動指頭。殊不知旁觀者醜。）

師問僧云。夜來好風。僧云。夜來好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吹折門前一株松。次問一僧云。夜來好風。僧云。是甚麼風。師云。吹折門前一株松。僧云。是甚麼松。師云。一得一失。（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趙州聞沙彌喝。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州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法眼因僧來叅次。眼以手指簾。時有二僧齊去捲簾。眼云。一得一失。）

上堂。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雲門云。且道牛內納。牛外納。直饒你說得納處分明。我更問你覓牛在。　雲峯悅云。說甚納些子。盡乾坤大地。色空明暗。情與無情。總在翠巖這裏。放行則隨緣有地。把住則逃竄無門。且道放行好。把住好。幻寄云。隨邪逐惡漢。）

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麼。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麼生買。僧無對。（臥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雪竇顯云。雖然作家競買。要且不善輸機。且道南泉還肯麼。雪竇也擬酬個價。直令南泉進且無門。退亦無地。不作貴不作賤作麼生買。別處容和尚不得。）

師云。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大溈智云。三世諸佛既不知有。貍奴白牯又何曾夢見。灼然須知向上有知有底人始得。且作麼生是知有底人。㘞。官酒臥官街。當處死當處埋。汾陽無限英雄漢。堆山積嶽露屍骸。徑山杲頌。三世諸佛不知有。老老大大外邊走。眼皮盖盡五須彌。大洋海裏翻筋斗。貍奴白牯却知有。瀑布不溜青山走。却笑無端王老師。錯認簸箕作熨斗。）

師巡堂次。牽一頭牛入堂。首座以手拊牛背一下。師便休去。趙州以草一束放在首座前。

師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天童覺云。老僧當時若見莊主與麼道。便與捉住云。放汝不得。何故。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因聖顒云。南泉被這僧一問。不免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成。法眼代云。恁麼卽不拽也。）

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

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上堂。諸子。老僧十八上解作活計。有解作活計者出來共你商量。是住山人始得。良久顧視大衆合掌曰。珍重。無事各自修行。大衆不去。師曰。如聖果大可畏。勿量大人尚不奈何。我且不是渠。渠且不是我。渠爭奈我何。他經論家說法身爲極則。喚作理盡三昧義盡三昧。似老僧向前被人教返本還源去。幾恁麼會禍事。兄弟。近日禪師太多。覓個癡鈍人不可得。不道全無。於中還少。若有出來共你商量。如空劫時有修行人否。有無作麼不道。阿你尋常巧唇薄舌。及乎問著。總皆不道。何不出來。莫論佛出世時事。兄弟。今時人擔佛著肩上行。聞老僧言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便聚頭擬推。老僧無你推處。你若束得虛空作棒打得老僧著。一任推。時有僧問。從上祖師至江西大師皆云卽心是佛。平常心是道。今和尚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學人悉生疑惑。請和尚慈悲指示。師乃抗聲答曰。你若是佛。休更涉疑。却問老僧。何處有恁麼傍家疑佛來。老僧且不是佛。亦不曾見祖師。你恁麼道。自覓祖師去。曰和尚恁麼道。教學人如何扶持得。師曰。你急手托虛空著。曰虛空無動相。云何托。師曰。你言無動相早是動也。虛空何解道我無動相。此皆是你情見。曰虛空無動相尚是情見。前遣某甲托何物。師曰。你既知不應言托。擬何處扶持他。曰卽心是佛既不得。是心作佛否。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情計所有。斯皆想成。佛是智人。心是采集主。皆對物時他便妙用。大德。莫認心認佛。設認得。是境。被他喚作所知愚。故江西大師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後人恁麼行履。今時學人披個衣服傍家疑恁麼閑事。還得否。曰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和尚今却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未審若何。師曰。你不認心是佛智不（此字應衍）是道。老僧勿得心來。復何處著。曰總既不得。何異（或作與非）太虛。師曰。既不是物。比什麼太虛。又教誰異不異。曰不可無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你若認這個還成心佛去也。曰請和尚說。師曰。老僧自不知。曰何故不知。師曰。教我作麼生說。曰可不許學人會道。師曰。會甚麼道。又作麼生會。曰某甲不知。師曰。不知却好。若取老僧語。喚作依通人。設見彌勒出世。還被他擣却頭毛。曰使後人如何。師曰。你且自看。莫受他後人。曰前不許某甲會道。今復令某甲自看。未審如何。師曰。冥會妙會許你。作

麽生會。曰如何是妙會。師曰。還欲學老僧語。縱說是老僧說。大德如何。曰。某甲若自會。卽不煩和尚。乞慈悲指示。師曰。不可指東指西賺人。你當哆哆和和時。何不來問老僧。今時巧黠。始道我不會。圖甚麽。你若此生出頭來道我出家作禪師。如未出家時。曾作甚麽來。且說看。共你商量。曰恁麽時某甲不知。師曰旣不知。卽今認得可一可是邪。曰認得旣不是不認是否。師曰。認不認是什麽語話。曰到這裏某甲轉不會也。師曰。你若不會。我更不會。曰某甲是學人。卽不會。和尚是善知識合會。師曰。這漢向你道不會。誰論善知識。莫巧黠。看他江西老宿在日。有一學士問如水

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老宿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論什麽筋骨。兄弟。他學士便休去。可不省力。所以數數向道佛不會。道我自修行。用知作麽。曰如何修行。師曰。不可思量得。向人道恁麽修恁麽行。大難曰還許學人修行否。師曰。老僧不可障得你。曰某甲如何修行。師曰。要行卽行。不可專尋他輩。曰若不因善知識指示。無以得會。如和尚每言修行。須解始得。若不解。卽落他因果。無自由分。未審如何修行。卽免落他因果。師曰。更不要商量。若論修行。何處不去得。曰如何去得。師曰。你不可逐背（應是輩字）尋得。曰和尚未說。教某甲作麽生尋。師曰。縱說何處覓去。且如你從旦至夜。忽東行西行。你尚不商量道去得不得。別人不可知得你。曰當東行西行總不思量。是否。師曰。恁麽時誰道是不是。曰和尚每言我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喚作徧行三昧。普現色身。莫是此理否。師曰。若論修行。何處不去。不說拘與不拘。亦不說三昧。曰何異有法得菩提道。師曰。不論異不異。曰和尚所說修行。迢然與大乘別。未審如何。師曰。不管他別不別。兼不曾學來。若論看教。自有經論座主。他教家實大可畏。你且不如聽去好。曰究竟令學人作麽生會。師曰。如汝所問。元只在因緣邊看。你且不奈何。緣是認得六門頭事。你但會佛那邊。却來我與你商

量。兄弟。莫恁麽尋逐。不任恁麽。不取古人語。行菩薩行。唯一人行。天魔波旬領諸眷屬。常隨菩薩。從覓心行起處。便擬撲倒。如是經無量劫。覓一念異處不可得。方與眷屬禮辭讚歎供養。猶是進修位中下之人。便不奈何。況絶功用處。如文殊普賢更不話他兄弟。作麽生道行是無覓。一日行底人不可得。今時傍家從年至歲。只是覓究竟作麽生。空弄唇舌。生解曰當恁麽時。無佛名。無衆生名。使某甲作麽圖度。師曰。你言無佛名無衆生名。早是圖度了也。亦是記他言語。曰若如是。悉屬佛出世時事了。不可不言。師曰。你作麽生言。曰設使言。言亦不及。師曰。若道言不及。是及

語。你虛恁麼尋逐。誰與你爲境。曰既無爲境者誰是那邊人。師曰。你若不引教來。即何處論佛。既不論佛。老僧與誰論這邊那邊。曰果雖不任道。而道能爲因。如何。師曰。是他古人如今不可不奉戒。我不是渠渠不是我。作得伊如狸奴白牯行履。却快活。你若一念異。即難爲修行。曰云何一念異難爲修行。師曰。纔一念異。便有勝劣二根。不是情見隨他因果。更有什麼自由分。曰初聞和尚說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未審如何。師曰。緣生故非。曰報化既非眞佛。法身是眞佛否。師曰。早是應身也。曰若恁麼。即法身亦非眞佛。師曰。法身是眞非眞。老僧無舌。不解道。你教我道即

得。曰離三身外。何法是眞佛。師曰。這漢共八九十老人相罵。向你道了也。更問甚麼離不離。擬把楔釘他虛空。曰伏承華嚴經是法身佛說。如何。師曰。你適來道什麼語。其僧重道（或作問）。師顧視歎曰。若是法身說你向甚麼處聽。曰某甲不會。師曰。大難大難。（傳燈至此云好去珍重。遂止。而師語錄復有下文。）汝看亮座主。是蜀中人。解講三十二本經論。於江西講。次來見開元寺老宿。宿問見說座主解講經。是否。主云。不敢。宿云。將什麼講。主云。將心講。宿云。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主云。莫是虛空講得。宿云。却是虛空講得。主拂袖便行。宿召座主。主回首。宿云。是什麼。主便開悟。兄弟。看他快

利麼。僧云。據和尚說。即法身說法。師云。若如是。會早是應身了也。僧云。既是應身。豈無說法者。師云。我不知。云某不會。師云。不會却好。免與他分疎。問教中道法身大士會處。即見法身佛。地位菩薩即見報身佛。二乘唯見化身佛。莫是此理否。師曰。我眼不曾看教。兼無耳孔。不曾聽。你自看取。若如是憶持。即已後始不奈何。如似弄珠說。珠光徧。有金盤在即得。忽被拈却金盤去。何處弄珠。向什麼處尋他光徧與不徧。學人禮拜。和尚笑云。大難大難。古人罵你喚作田獵漁捕。喚作搬糞人。好去珍重。示衆。眞理一如。潛行密用。無人覺知。呼爲（應有無字）滲智。亦云無滲。不可思議等。

空不動性。非生死流。道是大道無礙。涅槃妙用自足。始與一切行處而得自在。故云於諸行處無所而行。亦云徧行三昧。普現色身。只爲無人知他用處無蹤跡。不屬見聞覺知。眞理自通。妙用自足。大道無形。眞理無對。所以不屬見聞覺知。無麤細想。如云不聞聞是大涅槃道。這個物不是聞不聞。僧問大道不屬見聞覺知。未審如何契會。師云。須會冥契自通。亦云了因非從見聞覺知有。見知屬緣。對物始有者個靈妙不可思議。不是有對。故云妙用自通。不依傍物。所以道通不是依通。事須假物。方始得見。所以道非明暗法。離有離無。潛理幽通。無人覺知。亦云冥會眞理。非

見聞覺知。故云息心達本源。故號如如佛。畢竟無依自在人。亦云本果。不從生因之所生。文殊云。惟從了因之所了。不從生因之所生。從上已來。只教人會道。更不別求。若思量作得道理。盡屬句義。三乘五性義理。無不喚作行履處。處受用具足卽得。若論道。卽不是。一向躭著。被他識拘。亦云世間智。教云一向躭著三藏學者。爲田獵漁捕。爲利養故。煞害大乘。亦云貪欲成性。所以云佛不會道。我自修行。我自有妙用。亦云正因。了六波羅蜜空。卽物拘我不得。所以祖師西來。恐你諸人迷著因果地位。故來傳法救迷情。頓悟花情已。性是花種性。亦云菩提花。故江西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先祖雖說卽心卽佛。是一時間語。空拳黃葉。止啼之說。如今多有人喚心作佛。喚智爲道。見聞覺知皆是道。若如是會者。何如（應作殊）演若達多迷頭認影。設使認得。亦不是汝本來頭。故大士訶迦旃延。以生滅心說實相法。皆是情見。若言卽心卽佛者。如兔馬有角。非心非佛。牛羊無角。汝心若是佛。亦何用非他。有無形相。以何是道。所以教中不許。寧作心師。不師於心。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故云佛有道心。（此處有脫誤原錄如是姑因之）不離見聞覺知。皆屬因緣而有。皆是照物而有。不可常照。所以心智俱不是道。且大道非明暗法。雖（應作離）有無數。數不能及。如空劫

時。無佛名。無衆生名。與麽時正是道。只是無人覺知見他。數不及他。喚作無名大道。早屬名句了也。所以眞理一如。更無思想。纔有思想。卽被陰拘。便有衆生名。有佛名。佛出世來。喚作三界智人。只如未出世時喚作什麽。如云不得而得。有無而與大慈。佛出世只令人會道。體非凡聖。喚作還源歸本。體解大道。今日既如是會道。卽無量劫來六道四生皆有去來。是暫時行履處。先聖本行集云。我無所不行。一切衆生雖在如是行處。爲無了因。故生貪欲名。爲在纏不得自在。暫時岐路。雲駛月運。舟行岸移。衆生妄想物無不任。豈況理能遷變。今既如是會。却向裏許行履不同前時。爲了因會本果。故了陰界空。六波羅蜜空。所以得其自在。若不向裏許行履。如何擢剉得五種貪。二種欲。不守任聲聞。隨於劫數。所以諸佛菩薩具福智二嚴。爲了因了六波羅蜜空。體者個受用。所以不存知見。始得自在。若有知見。卽屬地位。便有分劑心量被因果隔。喚作酬因答果佛。不得自在。所以大聖訶他爲內見外見。情量不盡。二障二愚。所以見河能漂香象。眞理無形。如何知見。大道無形。理絕思量。今日行六波羅蜜。先用了因會本果。故了此物是方便。受用始得自由。去住自在。無障礙。亦云方便勤莊嚴。亦云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只是不許分劑心量。若

無如是心。一切行處。乃至彈指合掌。皆是正因。萬善皆同無終。（此字應是作字）始得自在。所以天魔外道求我不得。喚作無任心。亦云無滲智。不思議妙用自在。菩提涅槃。皆是修行人境界。皆屬明句。若會本來非凡物。即水不能洗水。何以故。本來無物。故經云。我王庫中實無如是刀。又大功德天黑暗女。有智主人二俱不受。所以道非明暗。故云性海不是覺海。覺海涉緣。即須對物。他便妙用。無人覺知。喚作極微細。透金色水塵。菩薩所因。喚作受用具。若水不洗水。即體不是明暗。亦云無滲智。又云無礙智。若如是。即一切處拘我不得。如今更別求建立義句。覓勝負。知解語言。言衆生劣。有佛聖救衆生。求佛菩提。皆屬貪欲。亦云破戒比丘。與道懸隔。大道無明。未曾有暗。非三界攝。非去來今。如來藏實不覆藏。師子何曾在窟。五陰本空。何曾有處所。且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經云。佛性是常。心是無常。所以智不是道。心不是佛。如今且莫喚心作佛。莫作見聞覺知會。者個物且本來無許多名字。妙用自通。數量管他不得。是大解脫。所以道人心無任處。蹤跡不可尋。故云無滲智。不思議智。看他池州崔使君問五祖大師云。徒衆五百。何以能大師獨受衣傳信。餘人爲甚麼不得。五祖云。四百九十九人盡會佛法。惟有能大師是過量人。（是過量人。或作不會佛法）所以傳衣信。崔云。故知道非思智。使告大衆總須記取。師云。記得屬第六識。不堪。無事珍重。

又云。暫時披垢膩之衣來。爲人說破。不是凡聖物。他家早晚與人爲因。亦不曾與人爲果。若與人爲因。即不自在。被因果所拘。不得自由。佛未出世時無人會得。若出世邊論。還許少分會。但以冥理自通。無師自爾本自無物。由是見聞覺知。即是報化。所以三十二相異體。故若離彼。即同如來。報化佛總打却。何處存立。不是不許。只如彌勒又作凡夫。他熾然行六波羅蜜。他家觸處去得。因什麼便不許他。他不曾滯著凡聖。所以那邊會了。却來這邊行履。始得自由分。今時學人多分出家。不肯入家。好處即認。惡處即不認。爭得。所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他家去住得自由。且如何。若知即被知處所拘。若不怎麼。爭得不許他。他者個定不曾變異。若不定。即屬造化也。他那個早晚曾變動。所以十二分教決定不是我。我即向十二分教中行履得。若十二分教是我。即受變也

又云。大道一如。無師自爾。若能如如不變。故不曾迷。報化非真佛。莫認法身。凡聖果報皆是影。若認著即屬無常生滅也。粗細而論。纖毫不立。窮理盡性。一切全無。如世界未成時。洞然空廓。無佛名。無衆生名。始有少分相應。直向那邊會了。却來這裏行履。不證

凡聖果位。據本而論。實無少法可得。豈況三乘五性差別名數。但是有因有果。盡屬無常生滅也。又云。心如枯木。始有少許相應。又云。但會取無量劫來性不變異。即是修行。妙用而不住。便是菩薩行。達諸法空。妙用自在。色身三昧。熾然行六波羅蜜空處處無礙。遊於地獄。猶如變觀。（准法華變當作園）不可道伊不得作用。衆生無量劫來迷於本性。不自了體。雲塵暫翳。著諸惡欲。雲駛月運。舟行岸移。暫時岐路。不得自在種種受苦。不自覺知。乃至今日會取。從來性與今日不別。 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即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大和八年甲寅十二月二十五日。凌晨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世壽八十七。臘五十八。

指月錄卷之八 終

指月錄卷之九

六祖下第三世

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南嶽）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豎起拂子曰。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即喫和尚棒。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尚莫怪。法眼代撫掌三下。妙喜曰。兩段不同。收歸上升。） 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個棺材。兩個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雪竇云。三個也有。復頌云。活中死眼。無作有用。方寸不移。十方獨弄。巧拙不到處。鹽官有出身。親言出親口。雞犬鬧比隣。黃龍新云。雪竇道三個也有。是死漢。是活漢。具眼者請試甄別。昭覺勤云。一半穿却。） 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尚即無也。保福云。和尚年尊。別請人好。雲居舜云。三伏當時。正須扇子。爲侍者不了事。雖然如是。鹽官太絮。何不大家割捨。侍者當時若見鹽官道。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便向道。已颺在搕𢶍堆上了也。）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秪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秪爲目前有物。 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即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

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大愚一日辭師。師問甚處去。愚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愚便問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愚忽然大悟云。嗄我會也。師云。道道。愚擬開口。師又打趁出。愚後到黃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個個屙漉漉地。秖有歸宗較些子。（黃龍先云、歸宗幸是好一味禪。無端傷鹽傷醋。却成五味了也。如今忽有人來辭去。諸方學五味禪。只向他道。善爲道路。若是個漢。必然別有生涯。）

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輒不得動著這個。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趁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個有智慧底。

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個甚麼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這個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則途中授與。不遇即世諦流布。

師有頌云。歸宗事理絕。日輪正當午。自在如師子。不與物依怙。獨步四山頂。優游三大路。欠呿飛禽墜。嚬呻衆邪怖。機竪箭易及。影沒手難覆。施張若弓伎。裁剪如尺度。巧鏤萬般名。歸宗還似土。語默音聲絕。旨妙情難措。棄個眼還聾。取個耳還聵。一鏃破三關。分明箭後路。可憐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秖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寂。寂曰。梅子熟也。

龐居士欲驗師。特相訪。纔見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大愚芝云。此二人前不至村。後不至店。）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

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山復問。那個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英邵武舉此問法昌遇。遇云。此個公案作麼生。遇便打。英云。一場懡㦬。遇云。你試下轉語。英云。一狀領過。遇云。矮子看戲。）

大梅山旁有石庫。相傳神仙置藥之所。一夕師夢神人告之曰。君非凡夫。石庫中有聖

書受之者爲地下主。不然亦爲帝王。師於夢中答曰。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爲樂。厥壽何啻與天偕老耶。神曰。此地靈府。俗人居此。立致變怪。師曰。吾寓跡梅尉之鄉耳。非久據也。（幻寄曰。道流還識大梅意麼。作麼生是涅槃樂。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云。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雪竇顯云。這漢生前鹵莽。死後顢頇。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還有分付處也無。有般漢不解截斷大梅腳跟。只管道貪程太速。）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乃云。我尋常向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個半個。他㴱麼驢年去。（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祇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個。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爲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徑山杲云。魯祖不得南泉。幾乎覰破壁。）

師因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飢。喫甚麼飯。）

泐潭常興和尚。南泉至。見師面壁。泉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妙喜曰。也須驗過。）

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

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眾證明。乃繞法堂一帀便去。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五洩山靈默禪師。初謁馬祖。次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即住。不契即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這個。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個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

（作麽生。莫亂說。子細好。）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麽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而化。

幽州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個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審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身心踴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住盤山寶積。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曉。師曰。去。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絕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即心即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慈明曰。向上一路。千聖不然。楊岐曰。口上著。白雲端頌。盤山向上路何言。罕見行人耳有穿。口上著來無咬處。方知千聖不能傳。徑山杲頌。不傳不然。海口難宣。崑崙頂上。駕起鐵船。）上堂。夫心月孤懸。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妙喜云。千年常住一朝僧。）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跡。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妙喜云。咄咄咄。我王庫內無如是刀。正法眼藏作二則。已下語不錄。）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鎖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跡。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掩室開頌。山舍無塵分外清。石榴花發透簾明。槐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愚谷刚頌。依依楊柳欲藏鴉。社後東風捲落花。理策邀朋何處好。山南山北看桑麻。雪竇顯頌。三界無法。何處求心二句。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水作琴。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

麻谷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個甚麽。祖曰。看水。師同南泉歸宗。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麽好。下岸稻得與麽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婆在甚處住。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瓶。攜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看老朽自逞神

逼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東寺如會禪師。常患門徒誦大寂即心即佛之談不已。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畫師而云即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虛堂愚頌云。昨日因過竹院西。隣家稚子隔溪啼。山寒。水肅牛黃落。無數歸鴉上樹棲。）

仰山參。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即隱。白月即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溈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

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歸舉似溈山。溈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

西堂智藏禪師。與百丈南泉同入大寂之室。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總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麼言教。師呼李翱。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

普請次。師曰。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甚麼。曰。相救相救。師曰。大衆。這個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照覺勤云。西堂洞明綱要。始終正令全提。這僧異類中行。爭奈龍頭蛇尾。敢問大衆。因果歷然。一句作麼生道。是則龍女頓成佛。否則善星生陷墜。）

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後有僧衆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

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俗士禮謝而去。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

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個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遂歸奉養。晦跡藏用。人莫能識。潛著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馬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因尋訪依附。師謂曰。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僧問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談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却問大

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聲音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個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却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却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却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却。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

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却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上堂。諸人幸自好個無事人。苦死造作。要擔枷落獄作麼。每日至夜奔波。道我參禪學道。解會佛法。如此轉無交涉也。只是逐聲色走。有何歇時。貧道聞江西和尚道。汝自家寶藏。一切具足。使用自在。不假外求。我從此一時休去。自己財寶

隨身受用。可謂快活。無一法可取。無一法可捨。不見一法生滅相。不見一物去來相。徧十方界無一微塵許不是自家財寶。但自子細觀察。自心一體三寶常自現前。無可疑慮。莫尋思。莫求覓。心性本來清淨。故華嚴經云。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淨名經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若不隨聲色動念。不逐相貌生解。自然無事去。莫久立。珍重。

此日大衆普集。久而不散。師曰。諸人何故在此不去。貧道已對面相呈。還肯休麼。有何事可疑。莫錯用心枉費氣力。若有疑情。一任諸人恣意早問。時有僧問云何是佛。云何是法。云何是僧。云何是一體三寶。曰

心是佛。不用將佛求佛。心是法。不用將法求法。佛法無二。和合爲僧。卽是一體三寶。經云。心佛與衆生。是三無差別。身口意清淨。名爲佛出世。三業不清淨。名爲佛滅度。喻如嗔時無喜。喜時無嗔。唯是一心。實無二體。本智法爾。無漏現前。如蛇化爲龍。不改其鱗。衆生回心作佛。不改其面。性本清淨。不待修成。有證有修。卽同增上慢者。眞空無滯。應用無窮。無始無終。利根頓悟。用無等等。卽是阿耨菩提。心無形相。卽是微妙色身。無相。卽是實相法身。性相體空。卽是虛空無邊身。萬行莊嚴。卽是功德法身。此法身者。乃是萬化之本。隨處立名。智用無盡。名無盡藏。能生萬法。名本

法藏具。一切智。名智慧藏。萬法歸如名如來藏。經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又云世間一切生滅法無有一法不歸如也。　維摩座主問。經云彼外道六師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謗於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今請禪師明爲解說。師曰。迷徇六根者。號之爲六師。心外求佛。名爲外道。有物可施。不名福田。生心受供。墮三惡道。汝若能謗於佛者。是不著佛求。毀於法者。是不著法求。不入衆數者。是不著僧求。終不得滅度者。智用現前。若有如是解者。便得法喜禪悅之食。又問般若經云。度

九類衆生皆入無餘涅槃。又云實無衆生得滅度者。此兩段經文如何會通。前後人說皆云實度衆生而不取衆生相。常疑未決。請師爲說。曰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成。是故無明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歘起煩惱爲化生。悟卽是佛。迷號衆生。菩薩只以念念心爲衆生。若了念念心體俱空。名度衆生也。智者於自本際上度於未形。未形俱空。卽知實無衆生得滅度者。　道光座主問曰。禪師用何心修道。師曰。老僧無心可用。無道可修。曰旣無心可用。無道可修。云何每日聚衆勸人學禪修道。師曰。老僧尚無卓錐之地。甚麼處聚衆來。老僧尚無舌。何曾勸人來。曰禪師對面妄語。師曰。老僧尚無舌勸人。焉解妄語。曰某甲却不會禪師語論也。師曰。老僧自亦不會。　講止觀座主問。禪師辨得魔否。師曰。起心是天魔。不起心是陰魔。或起不起是煩惱魔。我正法中無如是事。曰。一心三觀義又如何。師曰。過去心已過去。未來心未至。現在心無任。於其中間更用何心起觀。曰禪師不解止觀。師曰。座主解否。曰解。師曰。如智者大師說止破止。說觀破觀。任止沒生死。任觀心神亂。且爲當將心止心。爲復起心觀觀。若有心觀。是常見法。若無心觀。是斷見法。亦有亦無。成二見法。請座主子細說看。曰若如是。問俱說不得也。師曰。何曾

止觀。　維摩座主問。經云。諸菩薩各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是究竟否。師曰。未是究竟。聖意若盡。第三卷更說何事。座主良久曰。請禪師爲說未究竟之意。師曰。如經第一卷是引衆。呵十大弟子任心。第二諸菩薩各說入不二法門。以言顯於無言。文殊以無言顯於無言。維摩不以言不以無言。故默然收前言語。故第三卷從默然起說。又顯神通作用。座主會麼。曰奇怪如是。師曰。亦未如是。曰何故未是。師曰。且破人執情。作如此說。若據經意。只說色心空寂。令見本性。教捨僞行。入眞行。莫向言語紙墨上討意度。但會淨名兩字便得。淨者本體也。名者跡用也。從本體起跡用。

從跡用歸本體。體用不二。本跡非殊。所以古人道。本跡雖殊。不思議一也。一亦非一。若識淨名兩字假號更說甚麼究竟與不究竟。無前無後。非本非末。非淨非名。只示衆生本性不思議解脫。若不見性人。終身不見此理。

講華嚴座主問禪師。信無情是佛否。師曰。不信。若無情是佛者。活人應不如死人。死驢死狗。亦應勝於活人。經云。佛身者。卽法身也。從戒定慧生。從三明六通生。從一切善法生。若說無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應作佛去。（入井救人。）

問佛法在於三際否。師曰。現在無相。不在其外。應用無窮。不在於內。中間無住處。三際不可得。曰此言大混。師曰。汝正說混之

一字時。在內外否。曰弟子究檢。內外無蹤跡。師曰。若無蹤跡。明知上來語不混。

曰如何得作佛。師曰。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曰衆生入地獄。佛性入否。師曰。如今正作惡時。更有善否。曰無。師曰。衆生入地獄。佛性亦如是。（張湯兒時詰鼠案。）

三藏法師問。眞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眞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眞如若無變易。三藏眞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眞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眞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眞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眞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固知南宗實不可測。

問三教同異。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個甚麼。宗曰。似個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個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個大蟲。（大溈智云。三個老漢聚頭乘語。若要徹。一時來取這大蟲始得。）

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聻。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

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

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個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個。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個個須嘗過始得。（翠巖芝云。只如杉山與麼道。還有免得麼。若免得去。未具眼在。若免不得。又逢前話。）

水潦和尚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乃當胸踏倒。師大悟。起來撫掌呵呵大笑云。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只向一毛頭上。一時識得根源去。乃作禮而退。師後告衆云。自從一喫馬祖踏。直至如今笑不休。（蔣山泉云。忽然蹔地。更是好笑。）

澧州茗溪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山。古

（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覺起處不得。曰。一切衆生爲甚麼不病。山曰。一切衆生若病。即非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曰。既有。爲甚麼不病。山曰。爲伊惺惺。）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菴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個。曰。一箭射一個。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個。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雪竇顯云。馬師一箭一羣。信彩射得。有甚用處。不如石鞏一箭一個。却是好手。雪竇今日效古人之作。擬放一箭。高聲唱曰。看箭。又云。中也。翠巖芝云。馬祖一箭一羣。猶未善在。山僧一箭射蠢動含靈。無不中者。雖然如是。只道得一半。更有一半。留與諸上座道。）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

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

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說個譬喻。如一室有六牕。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即應。如是六牕。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秪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何處有中邑也。信相宗顯禪師舉至與汝相見了也曰。諸人要見二老麼。我也與你說個譬喻。中邑大似個金師。仰山將一塊金來使金師酬價。金師亦盡價相酬。臨成交易。賣金底更與貼秤。金師雖然暗喜。未免心中偷疑。何故。若非細作。定是賊贓。）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示衆曰。凡說法須用應時應節。時有僧出問曰。四黃四赤時如何。師曰。三月杖頭挑。曰。爲甚麼滿肚皮貯氣。師曰。爭奈一條繩何。曰。如何得出氣去。師曰。直待皮穿。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又示衆云。若論此事。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了也。時麻谷出問。眨上眉毛即不問。如何是此事。師云。蹉過也。谷乃掀禪牀。師便打。（雪竇顯云。兩個有頭無尾漢。眉毛未曾眨上。說甚麼此事。蹉過。尋有僧問。眉毛爲甚不眨上。竇便打。長慶代云。悄然。妙喜拈曰。蹉過麻谷也不知。）

汾州無業禪師。謁馬祖。祖覩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

巍巍堂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閙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汾州正鬧。高僧傳云。馬祖謂師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無別物。不了時即是迷。若了即是悟。迷即衆生。悟即是佛。道不離衆生。豈更有別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師言下豁然開悟。涕淚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竟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爲座。此即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即住空寂舍。坐法空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贊公述此。不知其所自來。中不載正鬧語。尤不可曉。姑附錄廣聞見。）師既住後。學者致問。多答之曰莫妄想。（擊節錄。衆僧問汾州無業國師。如何是佛。國師云。莫妄想。雪竇拈云。塞却鼻孔。僧又問如何是佛。國師云。即心是佛。雪竇拈云。拄却舌頭。圜悟云。正當恁麼時。舌頭又拄却。鼻孔又塞却。還有轉身吐氣處也無。便打。）師曰。諸佛不曾出世。亦無一法與人。但隨病施方。遂有十二分教。如將蜜果換苦葫蘆。淘汝諸人業根。又云。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汩沒世途。如短販人。又云。學般若菩薩。不得自謾。如氷稜上行。似劒刃上走。臨終之時。一毫凡情聖量不盡。纖塵

思念未忘。隨念受生。輕重五陰。向驢胎馬腹裏託質。泥犂鑊湯裏煮煠一徧了。從前記持憶想見解智慧。都盧一時失却。依前再爲螻蟻。從頭又作蚊虻。雖是善因。而遭惡果。且圖甚麼。兄弟只爲貪欲成性。二十五有。向脚跟下繫著。無成辦之期。祖師觀此土衆生。有大乘根性。惟傳心印。指示迷情。得之者即不揀凡之與聖。愚之與智。且多虛不如少實。大丈夫兒。如今直下便休歇去。頓息萬緣。越生死流。迥出常格。靈光獨照。物累不拘。巍巍堂堂。三界獨步。何必身長丈六。紫磨金輝。項佩圓光。廣長舌相。若以色見我。是行邪道。設有眷屬莊嚴。不求自得。山河大地。不礙眼光。得大總持。一聞千悟。都不希求一餐之直。汝等諸人倘不如是。祖師來至此土。非常有損有益。有益者百千人中撈摝一個半個堪爲法器。有損者如前已明。從他依三乘教法修行。不妨却得四果三賢。有進修之分。所以先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還須償宿債。

唐憲宗屢召。師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恪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

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茶毘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

信州鵞湖大義禪師。唐憲宗詔入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法師無語。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秖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又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秖這一點。尚不柰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耶。衆皆杜口。（妙喜曰。相罵饒你接觜。相唾饒你潑水。）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黙契。

有僧乞置塔。李翺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尸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却特詣師。舉前語請

答。師曰。他得大闡提。

京兆興善惟寬禪師。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

問。道在何處。師曰。秖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求見。

常州芙蓉太毓禪師。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昭覺勤云。善現作家。芙蓉奇特。盡被龐居士一時領過了也。只如居士道不消一句。且道是那一句。端坐受供養。施主常安樂。）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爲甚麼不出口。師曰。內外一如故。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槖子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秖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

山。幾被個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舉麈子時（矢上加尖旁觀嘔噦）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頔。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于此有省。（昭慶共羅山舉。次慶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山云。大師也不得草。當時頓遇于相公。可中草窠裏若撥著個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云。作麼生。羅山云。還知于相是般了全麼。）

五臺山隱峰禪師。鄧氏子。屢參馬祖石頭法席。後於馬祖言下相契。　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個得多少時耶。　石頭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剗子向師前剗一株草。師曰。和尚秖剗得這個。不剗得那個。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便作剗草勢。頭曰。汝秖剗得那個。不解剗得這個。師無對。（洞山云。還有堆阜麼。）　師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

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　到南泉。值衆參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　到溈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溈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臥勢。溈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溈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溈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　師在襄州破威儀堂。只著襯衣於砧椎邊拈椎云。道得即不打。於時大衆默然。師便打一下。（法眼云。鄧隱峯奇怪。甚奇怪。要且不打著。又云。其時一衆出自偶然。翠巖芝云。此語有勘破處。且道勘破阿誰去。雪竇云。果然果然。）　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薦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鬬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毘。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龜洋無了禪師。嘗有虎逐鹿入菴。師以杖格虎。鹿得脫。

去將示化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色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於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没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薰傾城瞻禮遂塔於龜洋（隱峯無了皆於化後假四大說法）

南嶽西園曇藏禪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了邊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

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始道得一半黃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中菴空頌云從頭數到一二三倒數却成三二一直饒會盡大衍筭掐掐巡文數不出幻寄曰大小諸祖師俱說不了話若問如何是了話咄）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　僧叅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個秖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菴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世音（空音湛頌云僧來展具已輪籌常念觀音獨不休雕虎風生君未會可憐空磕破鐘樓）

烏臼和尚玄紹二上座叅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個師僧秖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叅堂去（雪竇顯云宗師眼目須是恁麼如金翅鳥擘海直取龍吞

有般漢眼目未辨東西拄杖不知顛倒只管說照用同時人境俱奪圜悟云雪竇明辨古今分別邪正若不知有爭恁麼道雖然只見烏臼放行要明烏臼把住處麼直得釋迦彌勒猶爲走使據令而行盡大地人並須喫棒）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個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爭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個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麼消得恁麼（佛性泰頌相見不虛圓分明付與渠汝醉我扶起我倒汝還扶交互爲賓主相將入帝都高歌大笑九衢裏天上人間我與爾）（雪竇頌呼即易遣還難互換

（機鋒子細看。劫石固來猶可壞。滄溟深處立須乾。烏臼老。烏臼老。幾何般。與他杓柄太無端。幻寄曰。多少人在雪竇須上敲磚打瓦。不如雪竇命脉在烏臼棒頭上。）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麼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麼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長慶稜云。大似因齋慶讚。大光誨因僧問云。長慶道因齋慶讚。意旨如何。光乃作舞。僧禮拜。光云。見甚道理便禮拜。僧却作舞。光云。這野狐精。雪竇顯云。雖然如是。金牛不是好心。圜悟勤云。且道大光云這野狐精。與藏頭白海頭黑。是同是別。這漆桶。又道好師僧。且道是同是別。雪竇顯頌。前箭猶輕後箭深。誰云黃葉是黃金。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說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麼。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麼。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氷釋。禮謝而退。乃隱於洪州西山。更無消息。（僧問眞淨如何是道。眞淨曰。寶公云。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汝今求佛道。虛空向汝道甚麼。其僧於是大悟於言下。妙喜曰。如今講人纔聞宗師說却是虛空講得。便向虛空裏東撈西摸。）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麼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徑山杲云。這個話端。若不是龐公。幾乎錯舉似人。雖然如是。百靈輸他龐老一著。何故。當時若不得個破笠頭遮却髑髏。有甚面目見他龐公。）

則川和尚摘茶次。龐蘊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答公話。士曰。有問有答。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怪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雪竇曰。則川只解把定封疆。不能同生同死。當時好與拶下幞頭。誰敢與作龐居士。）一日在方丈內坐。士來見。乃曰。只知端居丈室。不覺僧到。參時師垂下一足。士便出行三兩步却回。師乃收足。士曰。可謂自由自在。師曰。我是主。士曰。阿師只知有主。不知有客。師喚侍者點茶。士作舞而出。（達磨一宗。掃地盡矣。）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秖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置釜中。（妙喜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眞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麽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麽卽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眞事作麽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個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做甚麽山呵呵大笑

江西椑樹和尚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麽吾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争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

盃不妨疑著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寃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卽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麽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甚麽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潭州龍山和尚洞山與密師伯行脚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相與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耶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

曰不知洞曰爲甚麽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個泥牛鬪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又曰一池荷葉衣無數滿地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因燒菴不知所如故人亦稱隱山和尚

濛溪和尚問僧甚處來僧云定州來師曰定州近日有

甚奇特事。僧曰某甲且過。但聞鹽貴米賤苦無奇特事。師曰我這裏也只如此。粗粥淡飯與僧。別無奇特事。你又來這裏覔個甚麽。僧曰某甲不會。乞師慈悲。師曰賴你不會。若會。我即輸汝一半道理。首座晚間上問曰和尚適來勘僧。爲甚麽道輸汝一半道理。師云賴得汝舉。老僧洎合忘却。首座曰請和尚爲某甲說。師曰你即忘前失後。我又失後忘前。座方去。師喚轉曰却不得舉著。近日師僧但說鹽貴米賤。並不將佛法爲事。頻頻舉著。喪却你性命不難。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眞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麽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叅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大慧語錄云。士初謁馬祖。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時如何。祖曰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麽筋骨。士於言下頓息諸緣。遂向南嶽見石頭云云。與此少異。）　至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

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麽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麽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瘂。　士見丹霞。霞作走勢。士曰猶是拋身勢。作麽生是嚬呻勢。霞便坐。士以拄杖劃地作七字。霞於下劃個一字。士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士曰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曰向這裏著語得麽。士遂哭出去。（或作士以拄杖畫地作七字。於下畫個一字。曰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去。）　偈。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又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個中意。鐵船水上浮。（圓悟舉此偈云。且道殺個甚麽。殺衆生物命。凡夫見解。殺六賊煩惱。座主見解。殺佛殺祖。大闡提人見解。衲僧分上。畢竟殺個甚麽。試定當看。僧問未審殺個甚麽。師曰大有人疑著。曰學人到這裏直得步步絕行蹤時如何。悟曰木有金剛王寶劍在。圓悟又云。只如護生須用殺。且道殺個甚麽。便有禪和子道。不是殺物命。只是殺無明賊。殺煩惱賊。殺六根六塵賊。殺爭人爭我賊。雖然一期也似。要且未夢見衲僧脚跟頭。既是護生。須是明殺意。如何是殺意。噫。若向個裏辨得出。便可放一線道。浩浩之中。管取坐斷天下人舌頭。然後始殺得盡。然雖如是。釋迦老子也殺不盡。迦葉也殺不盡。西天二十八祖也殺不盡。唐土六祖也殺不盡。要明不盡底。須是放却從前已後見解。明暗玄妙理性殊勝奇特。潔淨剗除。不留毫末。也不到極盡處。只如正盡處。令作麽生。還委悉麽。深山大澤無人到。聚頭正好共商量。中峯本云。莫是殺人與護生一念平等麽。恁麽商量。瞎人眼目。）　士悟後。以舟盡載珍橐數萬。沉之湘流。舉室修行。有女名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有偈

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徑山杲示羅快然云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欒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個士人謂之無爲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叅前輩於宗門中有眞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者兩個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個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任蘇州定慧因見無爲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我無女嫁困來便打眠誰管無生話這三個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地看看即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向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繢裏若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繢裏在不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繢裏快然見恁麽說定道總不恁麽若總不恁麽又落在妙喜圈繢裏要出三老圈繢則易要出妙喜圈繢則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爲你說破）

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回向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士一日菴中獨坐驀地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接聲云易易百草頭上祖師意靈照云也不難也不易饑來喫飯困來睡（妙喜曰此三人同行不同步同得不同失若以心意識博量卜度非獨不見三人落著處十二時中亦自昧却本地風光不見本來面目未免被難易不難易牽挽不得自在欲得自在將此三人道底作一句看妙喜已是拖泥帶水下注脚了也）　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作麽生照曰老老大大作這個語話士曰你作麽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徑山杲云龐居士先行不到靈照女末後太過直饒齊行齊到若到雲門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麽處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　士賣竹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麽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　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去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士語錄載無名子序焚棄江湖下復云旋遣使人報諸妻子妻聞之曰這愚癡女與無知老漢不報而去是何忍也因往告子見斸畬曰龐公與靈照去也子釋鉏應之曰嗄良久亦立而亡去母曰愚子癡一何甚也亦以焚化衆皆奇之未幾其妻乃徧詣鄉閭告別歸隱自後沉跡夐然莫有知其所歸者其事更奇卓并志之此）

（青原）

灃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出家納戒衡嶽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子作麽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麽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麽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法雲秀云石頭有個無孔鐵椎大似分付不著藥山雖過江西悟去爭奈平地上喫交有甚麽扶策處具眼者試辨看　五祖演云老僧在衆

（日聞兄弟每商量道。卽心卽佛也不得。不卽心卽佛也不得。若恁麼說話。敢稱禪客。殊不知古人文武兼備。韜畧雙全。山僧見處。也要諸人共知。只見波濤湧不見海龍宮。 徑山杲云。好個話端。阿誰會舉。舉得十分。未敢相許。）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惟有一眞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卽閒坐也。曰。若閒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個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秖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妙喜曰。物是實價。錢是足陌。） 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

住藥山後。海衆四集。遵布衲浴佛。師曰。這個從汝浴。還浴得那個麼。遵曰。把將那個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 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 黃龍南禪師住同安日。示衆云。今朝四月八。我佛降生之日。天下精藍皆悉浴佛。記得舉浴佛公案云云。大衆古人隨時一言半句。亦無巧妙。今人用盡心力。安排終不到他境界。衆中商量。或有道這個是銅像。那個是法身。銅像有形。可以洗滌。法身無相。如何洗得。藥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被遵公靠倒。直得口似匾擔。不勝懡㦬。又云。古德垂問。只要驗人。問汝那個。便道把將那個來。正是隨聲逐色。敲他言句。上他圈䙡。藥山見伊不會所

以便休。又道藥山恁麼來。早是無事生事。好肉上剜瘡。遵公不見來病。却向灸瘡瘢上更著艾燭。有云。古人得了。逢場作戲。無可不可。何高何低。彼此知有。自廾後人強生分別。如前所解。蓋不遇人。一失其源遂而不復。所以只憑識心思量計較。以當宗乘。殊不知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用此思惟辨於佛境。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縱經塵劫。終不能著。是故行脚高人。切須自看從上來事。合作麼生。畢竟將何敵他生死。勿以少許粗浮識見。自作障礙。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同安今日不避口業。與汝諸人說破。此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幻寄曰。同安且須自檢。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何異他逢場作戲。何高何低。三十年後。求錯舉者。便是幻寄。）

坐次。道吾雲巖侍立。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草堂淸頌云。雲巖寂寂無窠臼。燦爛宗風是道吾。深信高禪知此意。閒行閒坐任榮枯。）

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秖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秖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個眷屬。

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個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

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卽不障汝。莫教根生。曰。旣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

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

泥團漢有甚麼限。（雪竇顯拈云。這僧三步雖活。五步須死。復頌云。塵中主。君看取。下一箭。走三步。五步若活。成羣趁虎。正眼從來付獵人。復高聲云。看箭。）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秖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你若看。牛皮也須穿。（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汾陽昭頌。徹底更何疑。覷穿會者稀。叮嚀由付囑。句句是玄機。）

師看經次。柏巖云。和尚休猱人得也。師捲却經云。日頭早晚。巖云。正當午也。師云。猶有這文彩在。巖云。某甲無亦無。師云。汝太煞聰明。巖云。某甲只恁麼。和尚尊意如何。師云。我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

師與道吾說。若溪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

師晚叅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時有僧便出云。特牛生兒也。秖是和尚不道。師喚侍者將燈來。其僧便抽身入衆。（洞山价云。這僧會。只是不肯禮拜。投子青云。且道甚處是這僧會底道理。若道得。可爲這僧雪屈。若道不得。却被藥山瞞。昭覺勤云。夾山即不然。有一句子。威音已前道與諸人了。或有問明頭合。暗頭合。只向伊道。龍遇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

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個事麼。士曰。某甲秖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個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是是。

師因僧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

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頭罔測。發憤而去。

問僧。年多少也。僧云。七十二也。師云。是年七十二那。僧云。是。師便打。

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個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

問。己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秖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贄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錠。意山中有人。必不受此。主歸納疏。師問曰。子歸何速。主舉前話。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遂送還。甘曰。由來有人。益金以施。

師久不陞座。一日院主白云。大衆久思和尚示誨。曰。打鐘著。時大衆纔集定。便下座歸方丈。（妙喜曰。葛藤不少。）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爲大衆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妙喜曰。笑殺人。薦福懷云。藥山還見院主麼。院主還見藥山麼。三十年後遇著作家。不得錯舉。）

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卧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

歸去。汝若歸鄉。可汝個休糧方子。曰便請。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一粒米。　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　朗州刺史李翱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　李初嚮師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師。師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師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欣然作禮。述偈曰。鍊

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李罔測玄旨。師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張無盡頌云。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風霜苦。說甚深深海底行。）　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　上堂。祖師秖教保護。若貪嗔起來。切須防禦。莫教振（直庚反）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

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為汝說這個語。顯無語底。他那個本來無耳目等貌。時有僧問。云何有六趣。師曰。我此要輪。雖在其中。元來不染。問不了身中煩惱時如何。師曰。煩惱作何相狀。我且要你考看。更有一般底。只向紙背上記持言語。多被經論惑。我不曾看經論策子。汝只為迷事走失。自家不定。所以便有生死心。未學得一言半句一經一論。便說甚麼菩提涅槃世擗不擗。若如是解。即是生死。若不被此得失繫縛。便無生死。汝見律師說甚麼尼薩耆突吉羅。最是生死本。雖然恁麼。窮生死且不可得。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盡有此長短

好惡大小不同。若也不從外來。何處有閒漢掘地獄待你。你欲識地獄道。只今鑊湯煎煮者是。欲識餓鬼道。即今多虛少實。不令人信者是。欲識畜生道。見今不識仁義。不辨親疎者是。豈須披毛戴角。斬割倒懸。欲識人天。即今清淨威儀。持瓶挈鉢者是。保任免墮諸趣。第一不得棄這個。這個不是易得。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此處行不易。方有少相應。如今出頭來。盡是多事人。覓個癡鈍人不可得。莫只記策子中言語。以為自己見知。見他不解者。便生輕慢。此輩盡是闡提外道。此心直不中。切須審悉。恁麼道。猶是三界邊事。莫在衲衣下空過。到這裏更微細在。莫將

謂等閒。須知珍重。　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示寂。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弟子奉全身塔於院東隅。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托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保寧勇云。院主眉鬚墮落即且置。且道丹霞眉毛還在也無。若也見得。與古佛同參。若也不見

切忌撥無因果。眞淨上堂云。丹霞燒木佛。院主眉鬚落。驀拈拄杖云。不是木佛。便擲下云。誰敢燒你。疑即眉鬚墮落。不擬又且如何。高聲云。行者拈取拄杖。　天童華云。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以致斯禍。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塲富貴。　僧問雲峯悅。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峯曰。橫三竪四。曰。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峯曰。七通八達。　僧舉問天寧卓。寧曰。猶見會上樹。僧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寧曰。惜取眉毛。　僧問雲峯志璿。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雲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曰。恁麼則不落也。雲曰。兩重公案。曰。學人未曉。特伸請益。雲曰。錡袁虎吉頭上揮筆。文殊道頌云。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便求仙。昨夜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謁南陽忠國師。（初見國師語。具國師章中。）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是。師繞國師一帀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遙。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叉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嬭。（蔣山懃云。丹霞從苗辨地。靈照因語識人。放下菜籃。當處發生。提起菜籃。隨處滅盡。居士云。赤土塗牛嬭。屋裏販揚州。且道畢竟如何。各自散去。免增話會。）

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

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個宗眼。師曰。秪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

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

師與龎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麽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戽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麽。莫與麽。士曰。須與麽。須與麽。師却戽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麽時堪作甚麽。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　士來訪師。於師前立少時便出去。師不顧。士却來坐。師却來士前立少時便歸方丈。士曰。汝出我入未有事在。師曰。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曰。略無些子慈悲。師曰。引得個漢到這田地。士曰。把甚麽引。師拈起士幞頭曰。恰似個師僧。士拈幞頭安師頭上曰。恰似個俗人。師應諾三聲。士曰。猶有些子氣息在。師抛下幞頭曰。恰似個烏紗巾。士亦應諾三聲。師曰。昔時氣息爭解忘得。士彈指三下曰。動天動地。　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麽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　問僧甚麽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麽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麽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否。福云。道某甲瞎得麽。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天童華云。丹霞既已龍頭蛇尾。長慶保福只得將錯就錯。雖然。二三老宿且不知老應作者僧落處。具擇法眼）

（者試請辨看。雪竇頌。盡機不成瞎。按牛頭喫草。四七二三諸祖師。寶器持來成過咎。過咎深。無處尋。天上人間同陸沉。汾陽昭代僧云。若不上山。爭識丹霞。保寧勇代僧云。今日被和尚勘破。）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秖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麽。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趂逐甚麽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叅禪問道。我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麽底。若識得。釋迦即老（老當從傳燈錄作者）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采若爲生。無事珍重。　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去。

潭州大川禪師。江陵僧叅。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帀便出。師曰。若不恁麽。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即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麽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幻寄云。這僧中大川老拳。却還丹霞毒手。洞山道不是丹霞難分玉石。如今分也。是玉是石。）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叅石頭。頭問那個是汝心。

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妙喜曰。且道大顛悟得個甚麼。）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　任後上堂。夫學道

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秖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即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　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個問。　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

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問。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趂出院。（汾陽昭頌云。解展機鋒是大顛。明知不是小因緣。一般扣齒叢林異。出院韓公始得開。）　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　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即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　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痒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

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溪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秖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玄覺徵云。且道長髭具眼秖對。不具眼秖對。若具眼。爲甚麼請它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　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　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麼。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麼。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龎居士到。師陞座。衆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檢好。却於禪牀右立。時有僧問。不觸

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搊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幷始得。師曰。居士秖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卽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個甚麼。士曰。阿師秖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

僧叅。遶禪牀一帀。卓然而立。師曰。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遶禪牀一帀。師曰。却是恁麼時。不易道個來處。僧便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却遶禪牀一帀。僧曰。不惟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

問僧甚處來。曰。九華山控石菴。師曰。菴主是甚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菴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個師僧也難得。

李行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麼。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底人作麼生。婆乃竪拳曰。與麼總成顚倒。師曰。實無諱處。

師見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擬眉勢。師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幷與麼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擬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料想不由別人。

僧問。不負從上諸聖。如何是長髭第一句。師曰。有口不能言。曰。爲甚麼口不能言。師乃頌云。石師子。木女兒。第一句。諸佛機言不得。也大奇。直下是。莫狐疑。良久云。是第一句。第二句。曰。不一不二。師曰。見利忘錐。猶自多在。僧禮拜。師拈起盞子云。直下不負從上諸聖。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又作麼生。師放下盞子。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師趯一足云。大地不容針。汝從何處來。曰。直是維摩也緘口不得。師曰。偶爾之間又逢猛虎。僧便作虎聲。師以拄杖作亞鎗勢。僧却把住云。大地不容針。何處得這個來。師曰。不但維摩。文殊也緘口不得。曰。著箭虎不可當。師與一掌。推出方丈。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初叅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溪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麼却無。頭曰。爲汝不肎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

如此（時謂大朗）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叅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任後有僧來叅。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朶。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麽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　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麽。曰苦哉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卽禍生。師曰。作麽生。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

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麽椀躂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跡異常。人莫能測。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卽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米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帀。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　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　一日見龐居士來。便掩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秖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　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麽。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卯吾今說。若會惟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一日問龐居士。是個語言。古今少人避得。只如龐公還避得

麽。曰諾。師再舉前話。士曰。甚麽處去來。師曰。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而出去。師曰。風顛老。風顛老。自過教誰檢。　士來訪。提起笊籬喚曰。大同師。大同師。師不顧。士曰。石頭一宗。冺解冰消。師曰。若不得龐公。韮灼然如此。士拋下笊籬曰。寧教不直一文錢。師曰。錢雖不直。欠他又爭得。士作舞而退。師乃提起笊籬曰。龐公。龐公。士曰。你要我笊籬。我要你木杓。師作舞而退。士撫掌笑曰。歸去來。歸去來。

南嶽青原宗派未定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許。遂減食飲。父母不

得已許之。及出家。精修梵行。風雨昏夜。宴坐丘塚。離諸怖畏。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復謁馬祖。重印前解。依止二夏。後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個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妙喜曰。且道悟得個甚麼。）後居天皇。客無貴賤。皆坐而揖。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師接之無加禮。裴愈歸向。

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嗣石頭。在城東。）（弟子三人。慧眞。文賁。幽閑。協律郎符載撰碑。傳燈所錄。悉同符碑。而誤以龍潭列師法嗣。）

天王道悟禪師。渚宮崔氏子。子玉之胤。十五出家。二十三受戒。三十謁石頭。頻沐指示而不契。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眞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節使來訪。師不爲加禮。使怒。擒師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發。且聞空中天王神嗔責聲。遂哀悔設拜。烟焰頓息。宛然如初。乃躬往江邊迎師。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益自敬重。於府西造天王寺供師。

龍潭信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個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

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

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林間錄作十三年戊戌）戊子

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十三夏。（嗣馬祖。住城西。弟子一人。）（龍潭崇信。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撰碑。又唐開人歸登南嶽碑。圭峯荅裴相國宗趣狀。權德輿馬祖塔銘。皆以天王爲馬祖嗣。佛國白。達觀穎。呂夏卿。張無盡。皆著辯。證傳燈之誤。獨其時同。其地同。其名同。石頭馬祖同。故猶不能不闕疑。且藥山參石頭。謂因緣當在馬祖處。山旋於馬祖處大悟。而竟嗣頭。皆釋迦之胤。何彼此足分析耶。）

指月錄卷之九終

校譌

卷之八

二葉第二十行下誤作上○十四葉第二十一行十一字去舊本小字行末加疑脫一清字○第二十八葉第十六行是舊本作法○三十葉第一行徑山杲頌移在南泉打破粥鍋公案下從大慧錄改正

卷之九

三葉第三行心舊本作佛從燈錄改正○三十七葉第二十一行座誤作院○四十六葉第十六行過誤作個○卷末小字藥山爺石頭誤作石頭柰青原今改正

音釋

卷七之九

謦（先齊切音西悲聲）拲（居竦切音拱罪人兩手共一木曰拲）瞪（除庚切音棖直視貌）呱（攻乎切音姑小兒啼聲）麏（苦允切音稛鹿屬善聚散者）轝（雲俱切音于兩手對舉之車又轎謂肩轝）駛（師止切音使馬疾行也）刖（音月斷足也）嚏（丁計切音帝鼻塞噴嚏）彀（居候切音姤弓矢持滿也）瘤（直入切音昔小痛也）菌（音郡地蕈之小者）玿（時招切音韶美玉）搕撜（克合切堪入聲昨答切音雜）[illegible]（音吾）囦（古淵字）悸（音忌心動貌）掁（直庚切音棖觸也撞也）賚（洛代切音徠賜也）

指月錄卷之十

六祖下第四世

（南嶽）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棘屏間。曰太無厭生。師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屏。師異之。進而與語。多所發藥。師

須臾辭去。嫗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大師已示寂。遂往石門謁塔。時百丈禪師廬於塔旁。乃往叅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丈一日舉再叅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旨。（見百丈章）

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即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碧巖集載。師叅丈。不爲別事。後云丈因深器之。次日辭丈。丈云。何處去。師云。禮拜馬大師去。丈云。大師已遷化去也。圜悟云。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師云。某甲特去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丈舉再叅被一喝三日耳聾語。師聞不覺吐舌。丈曰。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去否。師曰。不然。今日因聞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圜悟又云。你道黃檗恁麼問。是知來問。是不知來問。再叅公案。已見百丈章。而此復錄。以圜悟拈語也。事之異同。所不必論。　添鉢公案。會元頌古統要皆作臨濟。此從古尊宿語錄及林間錄。入師章中。）

丈一日因普請開田回。問師曰。運闍黎開田不易。師曰。隨衆作務。丈曰。有煩道用。師曰。爭敢辭勞。丈曰。開得多少田。師將钁築地三下。丈便喝。師掩耳而去。

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

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秖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

一日捧鉢向南泉位上坐。泉入堂見。乃問長老甚年行道。師曰。威音王已前。泉曰。猶是王老師兒孫下去。師便過第二位坐。泉休去。（溈山云。欺敵者亡。仰山云。不然。須知黃檗有陷虎之機。溈山云。子見處得與麼長。雪竇云。可惜王老師只見錐頭利。我當時若作南泉。待伊道威音王已前。便於第二位坐。令黃檗一生起不得。雖然如此。也須救取南泉。妙喜曰。何待問他甚年行道。纔入堂見他在主位。便捧鉢向第二位坐。直饒黃檗有陷虎之機。擬向甚處施設。）

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

老師齋。師戴笠便行。

一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粗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粗說細。隨後又掌。

師曾散衆在洪州開元寺。裴相國休一日入寺行次。見壁畫。問寺主。這畫是甚麼。寺主曰。高僧眞儀。公曰。眞儀可觀。高僧何在。寺主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遂請相見。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師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語。師朗聲曰裴休。公應諾。師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徑山杲禪師因李叅政到山。舉此公案拈云。裴公將錯就錯。脫盡根塵。黃檗信口垂慈。不費心力。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雖然如是。黃檗只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劒。今日大資相公或問雲門。眞儀可觀。高僧在甚麼處。雲門亦召云相公。相公若應諾。雲門即向道今日堂中特謝供養。）

裴一日托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裴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去。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濵。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

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裴既領旨。復博綜教相。以弟子禮事師。以毘仲友圭峯。嘗親書大藏經五百函。所製法苑文字。諸方重之。）

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羚羊聲來。師曰。羚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羚羊跡來。師曰。羚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羚羊蹤來。師曰。羚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羚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羚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秖是義學沙門。便打趁出。

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揑。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揑時如何。師曰普。

師上堂。大衆纔集。師拈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衆。衆回首。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

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個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

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秖是無師。（溈山問仰山作麼生。仰云。鵞王擇乳素非鴨類。溈云。此實難辨。　五祖戒出僧語云。謝和尚說得道理好。承天宗云。五祖戒眼照四天下。要見黃檗猶未可。若要扶豎正法眼藏。須是黃檗宗師。石門聰云。黃檗垂示。不妨奇特。纔被布衲撥著。失却一隻眼。徑山杲云。且道是醍醐句。是毒藥句。又頌。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君註破了。　佛鑑懃頌。黃檗山中明示衆。大唐國裏瞎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叢林有眼人。　佛慧泉頌。無師尭塞大唐國。噇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開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兩三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棙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即便會。若不會即散去。珍重。

示裴公美曰。諸佛與一切衆生。唯是一心。更無別法。此心無始已來。不曾生。不曾滅。不靑不黃。無形無相。不屬有無。不計新舊。非長非短。非大非小。超過一切限量名言。蹤跡對待。當體便是。動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即是佛。佛與衆生更無別異。但是衆生著相外求。求之轉

失使佛覓佛。將心捉心。窮劫盡形。終不能得。不知息念忘慮。佛自現前。此心即是佛。佛即是衆生。爲衆生時此心不減。爲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即施。緣息即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此心明淨。猶如虛空。無一點相貌。舉心動念。即乖法體。即爲著相。無始已來。無著相佛。修六度萬行。欲求成佛。即是次第。無始已來。無次第佛。但悟一心。更無少法可得。此即眞佛。佛與衆生。一切無異。猶如虛空。無雜無壞。如大日輪。照四天下。日昇之時。明徧天下。虛空不曾明。日沒之時。暗徧天下。虛空不曾暗。明暗之境。自相陵奪。虛空之性。廓然不變。佛及衆生。心亦如此。若觀佛作清淨光明解脫之相。觀衆生作垢濁暗昧生死之相。作此解者。歷河沙劫。終不得菩提。爲著相故。唯此一心。更無微塵許法可得。即心是佛。如今學道人。不悟此心體。便於心上生心。向外求佛。著相修行。皆是惡法。非菩提道。供養十方諸佛。不如供養一個無心道人。何故。無心者。無一切心也。如如之體。內如木石。不動不搖。外如虛空。不塞不礙。無能所。無方所。無相貌。無得失。趨者不敢入此法。恐落空無棲泊處。故望崖而退。例皆廣求知見。所以求知見者如毛

悟道者如角。文殊當理。普賢當行。理者眞空無礙之理。行者離相無盡之行。觀音當大慈。勢至當大智。維摩者淨名也。淨者性也。名者相也。性相不異。故號淨名。諸大菩薩所表者。人皆有之。不離一心。悟之卽是。今學道人不向自心中悟。乃於心外著相取境。皆與道背。恒河沙者。佛說是沙。諸佛菩薩釋梵諸天步履而過。沙亦不喜。牛羊蟲蟻踐踏而行。沙亦不怒。珍寶馨香。沙亦不貪。糞尿臭穢。沙亦不惡。此心卽無心之心。離一切相。衆生諸佛。更無差別。但能無心。便是究竟。學道人若不直下無心。累劫修行。終不成道。被三乘功行拘繫。不得解脫。然證此心有遲疾。有聞法一

念便得無心者。有至十地乃得無心者。長短得無心乃住。更無可修可證。實無所得。眞實不虛。一念而得與十地而得者。功用恰齊。更無深淺。秖是歷劫枉受辛勤耳。造惡造善。皆是著相。著相造惡。枉受輪迴。著相造善。枉受勞苦。總不如言下便自認取本法。此法卽心。心外無法。此心卽法。法外無心。心自無心。亦無無心者。將心無心。心却成有。默契而已。絕諸思議。故曰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此心是本源淸淨佛。人皆有之。蠢動含靈。與諸佛菩薩一體不異。秖爲妄想分別造種種業果。本佛上實無一物。虛通寂靜。明妙安樂而已。深自悟入。直下便是。圓滿具足。更無所欠。縱使

三祇精進修行。歷諸地位。及一念證時。秖證原來自佛。向上更不添得一物。却觀歷劫功用。總是夢中妄爲。故如來云。我於阿耨菩提實無所得。若有所得。然燈佛則不與我授記。　問何者是佛。師云。汝心是佛。佛卽是心。心佛不異。故云卽心卽佛。若離於心。別更無佛。云若自心是佛。祖師西來如何傳授。師云。祖師西來。惟傳心佛。直指汝等心本來是佛。心心不異。故名爲祖。若直下見此意。卽頓超三乘一切諸位。本來是佛。不假修成。云若如此。十方諸佛出世。說於何法。師云。十方諸佛出世。秖共說一心法。所以佛密付與摩訶大迦葉。此一心法體。盡虛空徧法界。名爲諸佛

理論者個法。豈是汝於言句上解得他。亦不是於一機一境上見得他。此意唯是默契得者。一門名爲無爲法門。若欲會得。但知無心。忽悟卽得。若用心擬學取。卽轉遠去。若無歧路心。一切取捨心。心如木石。始有學道分。云如今現有種種妄念。何以言無。師云。妄本無體。卽是汝心所起。汝若識心是佛。心本無妄。那得起心更認於妄。汝若不生心動念。自然無妄。所以云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云今正妄念起時。佛在何處。師云。汝今覺妄起時。覺正是佛。可中若無妄念。佛亦無。何故如此。爲汝起心作佛見。便謂有佛可成。作衆生見。便謂有衆生可度。起心動念。總

是汝見處。若無一切見。佛有何處所。如文殊纔起佛見法見。便貶向二鐵圍山。云今正悟時。佛在何處。師云問從何來。覺從何起。語默動靜。一切聲色盡是佛事。何處覓佛。不可更頭上安頭。嘴上加嘴。但莫生異見。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總不出汝心。三千世界。都來是汝個自己。何處有許多般。心外無法。滿目青山。虛空世界。皎皎地無絲髮許與汝作見解。所以一切聲色。是佛之慧目。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爲物之故。有其多智。終日說何曾說。終日聞何曾聞。所以釋迦四十九年說。未嘗說著一字。云若如此。何處是菩提。師云。菩提無是處。佛亦不得菩提。衆生亦不失菩提。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求。一切衆生卽菩提相。云如何發菩提心。師云。菩提無所得。你今但發無所得心。決定不得一法。卽菩提心。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故云我於然燈佛所。無有少法可得。佛卽與我授記。明知一切衆生本是菩提。不應更得菩提。你今聞發菩提心。將謂一個心學取佛去。唯擬作佛。任你三祇劫修。亦秖得個報化佛。與你本源眞性佛有何交涉。故云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又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菩提。卽此本源清淨心。與衆生諸佛。世界山河。有相無相。徧十方界。一切平等。無彼我相。此本源清淨心。常自圓

徧照世人不悟。秖認見聞覺知爲心。爲見聞覺知所覆。所以不覩精明本體。但直下無心。本體自現。如大日輪昇於虛空。徧照十方。更無障礙。故學道人惟認見聞覺知。施爲動作。空却見聞覺知。卽心路絕無入處。但於見聞覺知處認本心。然本心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莫於見聞覺知上起見解。亦莫於見聞覺知上動念。亦莫離見聞覺知覓心。亦莫捨見聞覺知取法。不卽不離。不住不著。縱橫自在。無非道場。　若欲得知要訣。但莫於心上著一物。言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此是喻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常人謂法身徧虛空處。虛空中含容法身。不知法身卽虛空。虛空卽法身也。若定言有虛空。虛空不是法身。若定言有法身。法身不是虛空。但莫作虛空解。虛空卽法身。莫作法身解。法身卽虛空。虛空與法身無異相。佛與衆生無異相。生死與涅槃無異相。煩惱與菩提無異相。離一切相卽是佛。凡夫取境。道人取心。心境雙亡。乃是眞法。忘境猶易。忘心至難。人不敢忘心。恐落空無撈摸處。不知空本無空。唯一眞法界耳。問如何是見性。云性卽是見。見卽是性。不可以性更見性。聞卽是性。不可以性更聞性。秖你作性見。能聞能見性。便有一異法生。他分明道所可見者不可更見。你云何頭上更著頭。他分明道如盤中散珠。大者

大圓小者小圓。各各不相知。各各不相礙。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所以四生六道。未有不如時。且衆生不見佛。佛不見衆生。四果不見四向。四向不見四果。三賢十聖不見等妙二覺。等妙二覺不見三賢十聖。乃至水不見火。火不見水。地不見風。風不見地。衆生不入法界。佛不出法界。所以法性無去來。無能所見。既如此。因什麼道我見我聞。於善知識處得契悟。善知識與我說法。諸佛出世與衆生說法。迦旃延祇爲以生滅心傳實相法。被淨名訶責。分明道一切法本來無縛。何用解他。本來不染。何用淨他。故云實相如是。豈可說乎。汝今祇成是非心。染淨心。學得一

知一解。繞天下行。見人便擬定當。取誰有心眼。誰強誰弱。若也如此。天地懸殊。更說什麼見性。　問。既言性即見見即性。性祇如性自無障礙無剎限。云何隔物即不見。又於虛空中近即見。遠即不見者如何。師云。此是你妄生異見。若言隔物不見。無物言見便謂性有隔礙者。全無交涉。性且非見非不見。法亦非見非不見。若見性人。何處不是。我之本性。所以六道四生山河大地。總是我之性淨明體。故云。見色便見心。色心不異。故祇爲取相作見。聞覺知。去却前物。始擬得見者。即墮二乘人中。依通見解也。虛空中近則見。遠則不見。此是外道中收。分明道。非內亦非外。非近亦

非遠。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近尚不可見。更道遠而不可見有什麼意旨。　問。佛窮得無明否。師云。無明即是一切諸佛得道之處。所以緣起是道場。所見一塵一色。便合無邊理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道場者無所得也。我向你道。祇無所得。名爲坐道場。云。無明者爲明爲暗。師云。非明非暗。明暗是代謝之法。無明且不明。亦不暗。不明祇是本明。不明不暗。祇者一句子。亂却天下人眼。所以道。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其無礙惠（當作慧）出過虛空。無你語論處。釋迦量等三千大千世界。忽有一菩薩出來。一跨跨却三千大千世界。不出普賢一毛

孔。你如今把什麼本領擬學他。云。既是學不得。爲什麼道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之何。師云。歸源性無二者。無明實性即諸佛性。方便有多門者。聲聞人見無明生。見無明滅。緣覺人但見無明滅。不見無明生。念念證寂滅。諸佛見衆生。終日生而無生。終日滅而無滅。無生無滅。即大乘果。所以道。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舉足即佛。下足即衆生。諸佛兩足尊者。即理足事足。衆生足。生死足。一切等足。足故不求。是你今念念學佛。即嫌著衆生。若嫌著衆生。即是謗他十方諸佛。所以佛出世來。執除糞器。蠲除戲論之糞。祇教你除却從來學心見心。除得盡。即不墮戲論。亦云

搬糞出。秖教你不生心。心若不生。自然成大智者。決定不分別佛與衆生。一切盡不分別。始得入我曹溪門下。故自古先聖云。少行我法門。所以無行爲我法門。秖是一心門。一切人到這裏盡不敢入。不道全無。秖是少人得。得者即是佛。珍重。　夫學道者。先須併却雜學諸緣。決定不求。決定不著。聞甚深法。恰似清風屆耳。瞥然而過。更不追尋。是爲甚深入如來禪。離生禪想。從上祖師。唯傳一心。更無二佛。指心是佛。頓超等妙二覺之表。決定不流至第二念。始似入我宗門。如斯之法。汝取次人到者裏擬作麼生學。所以道擬心時被擬心魔縛。非擬心時又被非擬心魔縛。有

（魔字）非外來。出自你心。唯有無神通菩薩。足跡不可尋。若以一切時中心有常見。即是常見外道。若觀一切法空。作空見者。即是斷見外道。所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猶是對外道邪見人說。若說法身以爲極果。此對三賢十聖人言。故佛斷二愚。一者微細所知愚。二者極微細所知愚。佛既如是。更說什麼等妙二覺來。所以一切人但欲向明。不欲向暗。但欲求悟。不愛煩惱無明。便道佛是覺。衆生是妄。若作如是見解。百劫千生輪迴六道。更無斷絕。何以故。爲謗諸佛本源自性故。他分明向你道。佛且不明。衆生不暗。法無明暗故。佛且不強。衆生且不弱。法無強弱故。佛且不智。

衆生且不愚。法無愚智故。是你出頭總道解禪。開著口便病發。不說本。秖說末。不說迷。秖說悟。不說體。秖說用。總無你話論處。他一切法。且本不有。今亦不無。緣起不有。緣滅不無。本亦不有。本非本故。心亦不心。心非心故。相亦非相。相非相故。所以道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法即非法。非法即法。無法無非法。故是心心法。忽然瞥起一念。了知如幻如化。即流入過去佛。過去佛且不有。未來佛且不無。又且不喚作未來佛。現在念念不住。不喚作現在佛。佛若起時。即不擬他是覺是迷。是善是惡。輒不得執滯他。斷絕他。如一念瞥起。千重關鎖。不得萬丈繩索。索他不住。既若

如是。爭合便擬滅他止他。分明向你道。爾燄識。你作麼生擬斷他。喻如陽燄。你道近。十方世界求不可得。始道遠。看時秖在目前。你擬趁他。他又轉遠去。你始避他。他又來逐你。取又不得。捨又不得。既若如此。故知一切法性自爾。即不用愁他慮他。如言前念是凡。後念是聖。如手翻覆一般。此是三乘教之極也。據我禪宗中。前念且不是凡。後念且不是聖。前念不是佛。後念不是衆生。所以一切色是佛色。一切聲是佛聲。舉著一理。一切理皆然。見一事。見一切事。見一心。見一切心。見一道。見一切道。一切處無不是道。見一塵。十方世界山河大地皆然。見一滴水。即見十方世界

一切性水、又見一切法、卽見一切心。一切法本空。心卽不無、不無卽妙有。有亦不有。不有卽有。卽有卽眞空妙有。既若如是。十方世界。不出我之一心。一切微塵國土。不出我之一念。若然。說甚麼內之與外。如蜜性甜。一切蜜皆然。不可者個蜜甜。餘底苦也。何處有與麼事。所以道。虛空無內外。法性自爾。虛空無中間。法性自爾。故衆生卽佛。佛卽衆生。衆生與佛。元同一體。生死涅槃。有爲無爲。元同一體。世間出世間。乃至六道四生。山河大地。有性無性。亦同一體。言同者。名相亦空。有亦空。無亦空。盡恒沙世界。元是一空。既若如此。何處有佛度衆生。何處有衆生受佛度。何故如此。萬法之性自爾。故若作自然見。卽落自然外道。若作無我無我所見。墮在三賢十聖位中。你如今云何將一尺一寸。便擬量度虛空。他分明向汝道。法法不相到。法自寂故。當處自在。當處自眞。以身空故名法空。以心空故名性空。身心總空。故名法性空。乃至千途異說。皆不離你之本心。如今說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二乘菩薩者。爲指葉爲黃金。拳掌之說。若也展手之時。一切大衆若天若人。皆見掌中都無一物。所以道。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本既無物。三際本無所有。故學道人單刀直入。須見者個意始得。故達磨大師從西天來至此土。經多少國土。秖覓得可大師一人。密

傳心印。印你本心。以心印法。以法印心。心既如此。法亦如此。同眞際。等法性。法性空中。誰是授記人。誰是成佛人。誰是得法人。他分明向你道。菩提者不可以身得。身無相故。不可以心得。心無相故。不可以性得。性卽便是本源自性天眞佛故。不可以佛更得佛。不可以無相更得無相。不可以空更得空。不可以道更得道。本無所得。無得亦不可得。所以道。無一法可得。秖教你了取本心。當下了時。不得了相。無了無不了相。亦不可得。如此之法。得者卽得。得者不自覺知。不得者亦不自覺知。如此之法。從上已來。有幾人得知。所以道。天下忘己者有幾人。如今於一機一境。一經一教。一世一時。一名一字。六根門前領得。與機關木人何別。忽有一人出來。不於一名一相上作解者。我說此人盡十方世界覓者個人不可得。以無第二人故。繼於祖位。亦云釋種。無雜純一。故言王若成佛時。王子亦隨出家。此意大難知。秖教你莫覓。覓便失却。如癡人山上叫一聲。響從谷出。便走下山趁。及乎覓不得。又叫一聲。山上響又應。亦走上山上趁。如是千生萬劫。秖是尋聲逐響人。虛生浪死漢。汝若無聲卽無響。涅槃者。無聞無知無聲。絕跡絕蹤。若得如是。稍與祖師隣房也。　上堂云。卽心是佛。上至諸佛。下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同一心體。所以達磨從西天來

惟傳一心法。直指一切衆生本來是佛。不假修行。但如今識取自心。見自本性。更莫別求。云何識自心。即如今言語者正是汝心。若不言語。又不作用。心體如虛空相似。無有相貌。亦無方所。亦不一向是無。有而不可見故。祖師云。眞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若不應緣之時。不可言其有無。正應之時。亦無蹤跡。既知如此。如今但向無中棲泊。即是行諸佛路。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切衆生輪迴生死者。意緣走作。心於六道不停。致使受種種苦。淨名云。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禦其心。然後調伏。所以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故知一切諸法皆由心造。乃至人天地獄六道修羅。盡由心造。如今但學無心。頓息諸緣。莫生妄想分別。無人無我。無貪嗔。無憎愛。無勝負。但除却如許多種妄想。性自本來清淨。即是修行菩提法佛等。若不會此意。縱你廣學。勤苦修行。木食草衣。不識自心。皆名邪行。盡作天魔外道水陸諸神。如此修行。當復何益。誌公云。本體是自心作。那得文字中求。如今但識自心。息却思惟。妄想塵勞。自然不生。淨名云。唯置一牀。寢疾而臥。心不起也。如今臥疾。攀緣都息。妄想歇滅。即是菩提。如今若心裏紛紛不定。任你學到三乘四果十地諸位。合殺秖向凡聖中坐。諸行盡歸無常。勢力皆有盡期。猶如箭射於空。力盡還墮。却歸生死輪迴。如斯修行。不解佛意。虛受辛苦。豈非大錯。誌公云。未逢出世明師。枉服大乘法藥。如今但一切時中。行住坐臥。但學無心。亦無分別。亦無依倚。亦無住著。終日任運騰騰。如癡人相似。世人盡不識你。你亦不用教人識不識。心如頑石頭。都無縫罅。一切法透汝心不入。兀然無著。如此始有少分相應。透得三界境過。名爲佛出世。不漏心相。名爲無漏智。不作人天業。不作地獄業。不起一切心。諸緣盡不生。即此身心是自由人。不是一向不生。秖是隨意而生。經云。菩提有意生身是也。忽（疑訛）若未會無心。著相而作者。皆屬魔業。乃至作淨土佛事。並皆成業。乃名佛障。障汝心故。被因果管束。去住無自由分。所以菩提等法。本不是有。如來所說。皆是化人。猶如黃葉爲金。權止小兒啼。故實無有法。名阿耨菩提。如今既會此意。何用區區。但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心裏明明。所以舊時見解總須捨却。淨名云。除去所有。法華云。二十年中常令除糞。只是除去胸中作見解處。又云。蠲除戲論之糞。所以如來藏本自空寂。並不停留一法。故經云。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若言佛道是修學而得。如此見解。全無交涉。或作一機一境。揚眉動目。秖對相當。便道契會也。得證悟禪理也。忽逢一人不解。便道都無所知。對

他若得道理。心中便歡喜。若被他折伏。不如他便卽心懷惆悵。如此心意學禪。有何交涉。任汝會得少許道理。秖得個心所法。禪道總沒交涉。所以達磨面壁。都不令人有見處。故云忘機是佛道。分別是魔軍。此性縱汝迷時亦不失。悟時亦不得。天眞自性。本無迷悟。盡十方虛空界。元來是我一心體。縱汝動用造作。豈離虛空。虛空本來無大無小。無漏無爲。無迷無悟。了了見無一物。亦無人。亦無佛。絕纖毫的（凝汎）量是無依倚。無粘綴。一道清流。是自性無生法忍。何有擬議眞佛無口。不解說法。眞聽無耳。其誰聞乎。珍重。又云。但無一切心。卽名無漏智。汝每日行住坐卧。一切言語。但莫著有爲法。出言瞬目。盡同無漏。如今末法向去。多是學禪道者。皆著一切聲色。何不與我心心同虛空去。如枯木石頭去。如寒灰死火去。方有少分相應。若不如是。他日盡被閻老子拷你在。你但離卻有無諸法。心如日輪。常在虛空。光明自然。不照而照。不是省力底事。到此之時。無棲泊處。卽是行諸佛行。便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淨法身。名爲阿耨菩提。若不會此意。縱你學得多知。勤苦修行。草衣木食。不識自心。盡名邪行。　又云。你如今一切時中但學無心。久久須實得。爲你力量小。不能頓超。但得三年五年或十年。須得個入頭處。自然會去。　爲有

貪瞋癡。卽立戒定慧。本無煩惱。焉有菩提。故祖師云。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本源清淨佛上更不著一物。譬如虛空雖以無量珍寶莊嚴。終不能住。佛性同虛空。雖以無量功德智慧莊嚴。終不能住。但迷本性。轉不見耳。所謂心地法門。萬法皆依此心建立。遇境卽有。無境卽無。不可於淨性上轉作境解。所言定慧鑑用歷歷。寂寂惺惺。見聞覺知。皆是境上作解。暫爲中下根人說卽得。若欲親證。皆不可作如此見解。　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爲化城。言寶所者。乃眞心本佛自性之寶。此寶不屬情量。不可建立。無佛無衆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若問此既是化城。何處爲寶所。寶所不可指。指卽有方所。非眞寶所也。故云在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但當體會契之卽是。　言闡提者。信不具也。一切六道衆生。乃至二乘。不信有佛果。皆謂之斷善根闡提。菩薩者。深信有佛法。不見有大乘小乘。佛與衆生。同一法性。乃謂之善根闡提。　凡人多爲境礙心。事礙理。常欲逃境以安心。屏事以存理。不知乃是心礙境。理礙事。但令心空。境自空。但令理寂。事自寂。勿倒用心也。凡人多不肯空心。恐落於空。不知自心本空。愚人除事不除心。智者除心不除事。　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所作福德皆不

貪著。然捨有三等。內外身心一切俱捨。猶如虛空。無所取著。然後隨方應物。能所皆忘。是爲大捨。若一邊行道布德。一邊旋捨。無希望心。是爲中捨。若廣修衆善。有所希望。聞法知空。遂乃不著。是爲小捨。大捨如火燭在前。更無迷悟。中捨如火燭在旁。或明或暗。小捨如火燭在後。不見坑穽。故菩薩心如虛空。一切俱捨。過去心不可得。是過去捨。現在心不可得。是現在捨。未來心不可得。是未來捨。所謂三世俱捨。　自如來付法迦葉已來。以心印心。心心不異。印著空。卽印不成文。印著物。卽印不成法。故以心印心。心心不異。能印所印。俱難契會。故得者少。然心卽無心。得卽無

得。　佛有三身。法身說自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說法。不可以言語音聲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自性虛通而已。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報身化身皆隨機感現。所說法亦隨事應根。以爲攝化。皆非眞法。故曰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　問本來無一物。無物便是否。師云。無亦不是。菩提無是處。亦無無知解。　問秖如目前虛空。可不是境。豈無指境見心乎。師云。甚麼心。敎汝向境上見。設汝見得。秖是個照境底心。如人以鏡照面。縱然得見眉目分明。元來秖是形像。何關汝事。云。若不因照。何時得見。師云。若也涉因。常須假物。有什

麼了時。汝不見他向汝道。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謾說數千般。云。他若識了。照亦無物耶。師云。若是無物。更何用照。你莫開眼寱語去。　纔作佛見。便被佛障。作衆生見。被衆生障。作凡作聖。作淨作穢等見。盡成其障。障汝心故。總成輪轉。猶如獼猴放一捉一。無有了期。　十方諸佛實無少法可得。名爲阿耨菩提。秖是一心。實無異相。亦無光彩。亦無勝負。無勝故無佛相。無負故無衆生相。云。心既無相。豈得全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化度衆生耶。師云。三十二相屬相。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八十種好屬色。若以色見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問無邊身菩薩。爲甚麼不見如

來頂相。師云。實無可見。何以故。無邊身菩薩便是如來。不應更見。秖教你不作佛見。不落佛邊。不作衆生見。不落衆生邊。不作有見。不落有邊。不作無見。不落無邊。不作凡見。不落凡邊。不作聖見。不落聖邊。但無諸見。卽是無邊身。若有見處。卽名外道。外道者樂於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所以云。彌勒亦如也。衆聖賢亦如也。如卽無生。如卽無滅。如卽無見。如卽無聞。如來頂卽是圓見。亦無圓見。故不落圓邊。所以佛身無爲。不墮諸數。權以虛空爲喻。圓同太虛。無欠無餘。等閒無事。莫強辨他境。辨著便成識。所以云。圓成同識海。流轉若飄蓬。　學道人莫

疑四大爲身。四大無我。我亦無主。故知此身無我亦無主。五陰爲心。五陰無我亦無主。故知此心無我亦無主。六根六塵六識和合生滅。亦復如是。十八界旣空。一切皆空。唯有本心。蕩然淸淨。　學般若人。不見有一法可得。絕意三乘。惟一眞實。不可證得。謂我能證能得。皆增上慢人。法華會上拂衣而去者。皆斯徒也。故佛言我於菩提實無所得。默契而已。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眞心無恒。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也。切不得有分毫趣向。若見善相諸佛來迎及種種現前。亦無心隨去。若見惡相種種現前。亦無心怖畏。但自忘心。同於法界。便得自在。此卽是要節也。　惟直下頓了自心本來是佛。無一法可得。無一行可修。此是無上道。　問教中云。銷我億劫顚倒想。不歷僧祇獲法身者如何。師云。若以三無數劫修行有所證得者。盡恒沙劫不得。若於一刹那中獲得法身直了見性者。猶是三乘教之極談也。何以故。以見法身可獲。故皆屬不了義教中收。　我此禪宗從上相承已來。不曾教人求知求解。只云學道。早是接引之辭。然道亦不可學。情存學解。却成迷道。道無方所。名大乘心。此心不在內外中間。實無方所。第一不得作知解。

只是說汝如今情量處。情量若盡。心無方所。此道天眞。本無名字。　問從上來皆云。卽心是佛。未審卽那箇心是佛。師云。你有幾箇心。云爲復卽凡心是佛卽聖心是佛。師云。你何處有凡聖心耶。云卽今三乘中說有凡聖。和尚何得言無。師云。三乘中分明向你道凡聖心是妄。你今不解。反執爲有。將空作實。豈不是妄。妄故迷心。汝但除却凡情聖境。心外更無別佛。祖師西來。直指一切人全體是佛。汝今不識。執凡執聖。向外馳騁。還自迷心。所以向汝道卽心是佛。一念情生。卽墮異趣。無始已來。不異今日。無有異法。故名成等正覺。云和尚所言卽者。是何道理。師云。覓甚麽道理。纔有道理。便卽心異。云前言無始已來不異今日此理如何。師云。秖爲覓故。汝自異他。汝若不覓。何處有異。云旣是不異。何更用說卽。師云。汝若不認凡聖阿誰向你道卽。卽若不卽。心亦不心。可中心卽俱忘阿你更擬向何處覓去。　問妄能障自心。未審而今以何遣妄。師云。起妄遣妄。亦成妄。妄本無根。秖因分別而有。你但於凡聖兩處情盡。自然無妄。更擬若爲遣他。都不得有纖毫依執。名爲我捨兩臂。必當得佛。云旣無依執。當何相承。師云。以心傳心。云若心相傳云何言心亦無。師云。不得一法。名爲傳心。若了此心卽是無心無法。云若無心無法。云何名傳。師云。汝聞

道傳心。將謂有可得也。所以祖師云。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所得。得時不說知。此事若教汝會。何堪也。　問佛度衆生否。師云。實無衆生如來度者。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佛與衆生皆不可得。云現有三十二相及度衆生。何得言無。師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　問和尚現今說法。何得言無僧亦無法。師云。汝若見有法可說。卽是以音聲求我。若見有我。卽是處所。法亦無法。法卽是心。所以祖師云。付此心法時。法法何曾法。無法無本心。始解心心法。實無一法可得。名坐道場。道場者。秖是不起諸見。悟法本空。喚作空如來藏。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若得此中意。逍遙何所論。　問諸佛如何行大慈悲。爲衆生說法。師云。佛慈悲者無緣。故名大慈悲。慈者不見有佛可成。悲者不見有衆生可度。其所說法。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者個法。若爲道。我從善知識言下領得。會也悟也。者個慈悲。若爲汝起心動念學得他見解。不悟自心。究竟無益。　問如何是出三界。師云。善惡都莫思量。當處便出三界。如來出世。爲破三有。若無一切心。三界亦非有。如一微塵破爲百分。九十九分是無。一分是有。摩訶衍不能勝出。百分俱無。摩訶衍始能勝出。　祖師直指一切衆生本心本體本來是

佛。不假修成。不屬漸次。不是明暗。不是明故無明。不是暗故無暗。所以無無明。亦無無明盡。入我此宗門。切須在意。如此見得。名之爲法。見法故名之爲佛。佛法俱無。名之爲僧。喚作無爲僧。亦名一體三寶。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衆求。應無所求。不著佛求故無佛。不著法求故無法。不著衆求故無僧。　問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師云。道是何物。汝欲修行。　問諸方宗師相承參禪學道。如何。師云。接引鈍根人語。未可依憑。云此卽是接引鈍根人語。未審接上根人。復說何法。師云。若是上根人。何處更就人覓他。自己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不見教中云。法法何狀。云若如此則都不要求覓也。師云。若與麼則省心力。云如此則渾成斷絕。不可是無也。師云。阿誰教他無。他是阿誰。你擬覓他。云既不許覓。何故又言莫斷他。師云。若不覓便休。卽誰教你斷。你見目前虛空。作麼生斷他。云此法可得便同虛空否。師云。虛空早晚向你道有同有異。我暫如此說。你便向這裏生解。云應是不與人生解耶。師云。我不曾障你。要且解屬於情。情生則智隔。云向這裏莫生情是否。師云。若不生情。阿誰道是。　問六祖不會經書。何得傳衣爲祖。秀上座是五百人首座。爲教授師。講得三十二本經論。云何不傳衣。師云。爲他有心。是有爲法。所修所證

爲是也。所以五祖付六祖。六祖當時秖是默契得。密授如來甚深意。所以付法與他。汝不見道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若會此意。方名出家兒。方好修行。若不信。云何明上座走來大庾嶺頭尋六祖。六祖便問汝來求何事。爲求衣爲求法。明上座云。不爲衣來。但爲法來。六祖云。汝且暫時歛念。善惡都莫思量。明乃稟語。六祖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麽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明於言下忽然默契。便禮拜云。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某甲在五祖會中。枉用三十年功夫。今日方省前非。六祖云。如是。到此之時。方知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不在言說。豈不見阿難問迦葉云。世尊傳金襴外別傳何物。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刹竿著。此便是祖師之標榜也。甚生。（音娑欲）阿難三十年爲侍者。秖爲多聞智慧。被佛訶云。汝千日學慧。不如一日學道。若不學道。滴水也難消。

問聖人無心卽是佛。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師云。法無凡聖。亦無沉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猶如幻翳。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乃衆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所以忘機則佛道隆。分別則魔軍熾。

問心既本來是佛。還修六度萬行否。師云。悟在於心。非關六度萬行。六度萬行。盡是化門接物度生邊事。設使菩提眞如實際解脫法身。直至十地四果聖位。盡是度門。非關佛心。心卽是佛。所以一切諸度門中。佛心第一。但無生死煩惱等心。卽不用菩提等法。

問若無心行此道得否。師云。無心便是行此道。更說什麽得與不得。且如瞥起一念便是境。若無一念。便是境亡心自滅。無復可追尋。

問如何得不落階級。師云。終日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終日行。未曾踏著一片地。與麽時無人我等相。終日不離一切事。不被諸境惑。方名自在人。更時時念念不見一切相。莫認前後三際。前際無去。今際無住。後際無來。安然端坐。任運不拘。方名解脫。努力努

力。此門中千人萬人。只得三個五個。若不將爲事。受殃有日在。故云。著力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

問本既是佛。那得更有四生六道。種種形貌不同。師云。諸佛體圓。更無增減。流入六道。處處皆圓。萬類之中。個個是佛。譬如一團水銀。分散諸處。顆顆皆圓。若不分時。秖是一塊。此一卽一切。一切卽一。種種形貌。喻如屋舍。捨驢屋入人屋。捨人身至天身。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屋。皆是汝取捨處。所以有別。本源之性。何得有別。

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諡斷際禪師。

指月錄卷之十終

指月錄卷之十一

六祖下第四世

南嶽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祐禪師創居潙山。師躬耕助道。祐歸寂。衆請主法。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麼。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顛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欲不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潙山三十年來。喫潙山飯。屙潙山矢。不學潙山禪。秖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即便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個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迥迥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麼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 師室中每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何如。（羅山道閑禪師在禾山。因請貴上座說話次。貴云。天下無第一人。大小潙山。猶輸他道吾。問云。有甚麼語輸他。貴與石霜辭潙山。纔禮拜起。潙山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子意如何。霜無對。却到道吾。吾問甚處來。霜云。潙山來。吾云。有甚麼言句。霜遂舉前話。吾云。汝何不道取。霜云。秖爲道不得。吾云。汝爲我看菴。待我與你報讐去。吾往潙山。山泥壁次。忽回首見道吾在背後。山便云。智頭陀因何到在此。吾云。某甲不爲別事來。秖爲和尚問諸道者有句無句如藤倚樹。還是也無。潙云。是。吾便問。樹倒藤枯時如何。潙山呵呵大笑。被道吾捺向泥裏。潙山總不管。貴上座舉了云。這個豈不是潙山輸與他道吾。羅山云。上座三十年後若有把茅蓋頭。切忌舉著這個話。貴不肯。却與道吾作主。被羅山擒下地云。白大衆。各請停喧。某甲今日與清貴上座直爲潙山雪屈話。且須側聆。貴云。如也如也。便禮拜。羅山云。何不早道。你還識道吾麼。只是箇驛裏本色擷馬糞漢。） 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個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 問黄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廻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窓下看經。蜂子投窓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窓也太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個歇

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衆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大慈寰中禪師。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祇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云。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不是病。出來又作麽生。雪竇拈云。大凡扶竪宗乘。須辨個得失。且大慈識病不答話。據有僧出。便歸方丈。雪竇識病不答話。或有僧出。劈脊便棒。諸方識病不荅話。有僧出。必然別有長處。敢有一個動著。大唐天子只三人。虛堂愚頌。輕如毫末重如山。地角天涯去復還。黃葉隕時風骨露。水邊依舊石斕斑。）　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

僧辭。師問甚麽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麽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麽。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闍黎爭合恁麽道。曰和尚作麽生。山曰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天童云。大慈合作不著。這僧不如獨行。也須是恁麽始得。直饒大慈古佛也不奈這擔板漢何。且道別有甚麽長處。）　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麽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

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麽道。曰和尚作麽生。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麽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卽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卽本分事在。）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訪茂源和尚。源纔起迎。師近前把住云。開卽失。閉卽喪。去此二途。請師別道。源以手掩鼻。師放開云。一步較易。兩步較難。源云。著甚死急。師云。若非是師。不免諸方點檢。　僧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個師僧。今日大敗也。　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麽處去。嫂打牛一棒曰。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麽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黃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因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麽處。僧竪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即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沙彌即仰山。山後問躭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山後問溈山。溈召慧寂。山應諾。溈曰。出也。仰山住後。常舉前語謂衆曰。我在躭源處得名。溈山處得地。）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禮佛次。禪者問。座主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個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師在後。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著。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桃子。師曰。桃子這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去。（通禪中毒。旁及仰山。）

洪州東山慧禪師。同大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得平白地恁麼問伊。用曰。大于亦無語那。于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麼累我亦然。便打一摑。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　大于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麼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即今即得。去後作麼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麼。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措。

趙州觀音院眞際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麼。師曰。不見瑞像。秖見臥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個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即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眞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耶。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　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雲峰悅云。若不是南泉。泊被打破蔡州。）　師在井樓上打水。次見南泉過。便抱柱懸却脚曰。相救相救。南泉上胡梯曰。一二三四五。師少頃却去禮謝曰。適來謝相救。　師在南泉時。泉牽一頭水牯牛入僧堂內巡

堂而轉。首座乃向牛背上三拍。泉便休去。師却將一束草安首座面前。首座無對。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言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師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個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瑯琊覺云。勢去奴欺主。將衰鬼弄人。大慧杲云。鈎在不疑之地。） 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或作茱萸上堂曰。看箭。師亦曰。看箭。云云。雪竇云。二俱作家。蓋是茱萸趙州。二俱不作家。箭鋒不相拄。直饒齊發齊中。也只是個射垛漢。） 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雪竇顯云。直是好笑。笑須三十年。忽有個衲僧問雪竇笑個甚麼。笑大賊過後張弓。） 師行脚見二菴主。一人作丫角童。師問訊。二人殊不顧。來日早晨。丫角童將一鐺飯來放地上。分作三分。菴主將席子近前坐。丫角童亦將席近前相對坐。亦不喚師。師乃亦將席子近前坐。丫角童目顧於師。菴主云。莫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云。何不教詔這行者。菴主云。他是人家男女。師云。洎合放過。丫角童便起顧視菴主云。多口作麼。丫角童從此入山不見。 師到投子處。對坐齋。投子將蒸餅與師喫。師曰不喫。不久下胡餅。投子教沙彌度

與師。師接餅。却禮沙彌三拜。 師到雲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覓個住處去。師云。作麼生是某甲住處。居云。山前有個古寺基。師云。和尚自住取。又到茱萸。萸云。老老大大。何不覓個住處。師云。甚麼處是某甲住處。萸云。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師云。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子撲。 師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瞎堂遠頌云。換手搥胷哭老爺。棺材未出死屍斜。不如掘地深埋却。省取來年喫嫩茄。 圜悟勤云。佛祖命脉。列聖鉗鎚。換斗移星。經天緯地。有般漢未出窠窟。只管道石頭在趙州口裏。殊不知自已性命已屬他人。若能拈向上綱宗與二菴主相見。便可以定龍蛇別緇素。正好著力。還知趙州落處麼。切忌顢頇。 姜山愛云。趙州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雲居舜云。趙州當時甚生意氣。要且鼻孔在二菴主手裏。） 僧問。師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云。喫粥了也未。云。喫粥了也。師云。洗鉢盂去。其僧因此大悟。（雲門云。且道有指示無指示。若言有。趙州向伊道個甚麼。若言無。這僧爲甚悟去。 雲峰悅云。雲門不識好惡。恁麼說話。大似爲蛇畫足。雲峰則不然。這僧恁地悟去。入地獄如箭射。 妙喜曰。雲門老漢大似阿修羅王。托動三有大城。諸煩惱海。隨後喝云。寱語作甚麼。復云。雲峰雖善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爭奈蹉過雲門何。又云。趙州與這僧若不得雲門。一生受屈。而今諸方有一種瞎漢。往往盡作洗鉢盂話會了。 雪竇顯云。我不似雲門爲蛇畫足。直言向你道。問者如蟲禦木。答者偶爾成文。雖然與麼。瞎却衲僧眼。作麼生免得此過。諸仁者要會麼。還爾趙州喫粥也未。拈却這僧喫粥了也。雪竇與你拄杖子歸堂。 湛堂準頌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禪人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 師示衆云。此事的的。沒量大人出這裏不得。老僧到溈

山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與我過牀子來。若是宗師。須以本分事接人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後法眼問光孝覺曰。近離甚處。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栢樹子話。是否。曰無。眼曰。往來皆謂趙州有此語。上座何得道無。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　徑山杲云。若道有此語。蹉過覺鐵觜。若道無此語。又蹉過法眼。若道兩邊都不涉。又蹉過趙州。直饒總不恁麼。別有透脫一路。入地獄如箭射。畢竟如何。舉起拂子云。還見古人麼。喝一喝。　五祖演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恁麼會。方始是。徑山杲云。要識五祖師翁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雲居祐舉栢樹子話云。奇哉古聖垂一言半句。可謂截斷聖凡門戶。直示彌勒眼睛。今昔無隆。衆中異解多塗。商量非一。埋沒宗旨。錯判名言。或謂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或謂山河草木。物物皆是眞心顯現。何獨庭前栢樹子乎。或謂塵毛瓦礫。都是一法界中。重重無盡。理事圓融。或謂庭前栢樹子。纔舉便直下薦取。覿體全眞。擬議之間。早落塵境。須是當人作用。臨機相見。或棒或喝。或擎起拳頭。衣袖一拂。這個眼目。如石火電光相似。或謂庭前栢樹子。更有甚麼事。趙州直下爲人。實頭說話。饑來喫飯。困即打眠。動展施爲。盡是自家受用。如斯見解。如麻似粟。皆是天魔種族。外道邪宗。但取識情分別。用心取捨。強作知見。何不遊方徧歷。求善知識。決擇身心。略似個衲僧。古來自有宗門師範。我佛之宗。釋梵諸天。拱手敬信。三賢十聖。罔測其由。乃舉拂子云。若向這裏悟去。山河大地與汝同參。復顧左右云。道林爭敢壓良爲賤。　佛日才頌趙州庭栢說眞禪客。黑漆屏風。松欏亮槅。　葉縣省和尚因僧請益栢樹子話。省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省曰。汝還聞簷頭雨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叽。省曰。汝見個甚麼道理。僧以頌對云。簷頭雨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　眞如院方禪師參瑯琊。惟看栢樹子話。每入室陳其所見。不容措辭。嘗被喝出。忽一日大悟。直入方丈曰。我會也。瑯琊曰。汝作麼生會。方曰。夜來牀薦煖。一覺到天明。瑯琊可之。　雪竇顯在大陽時。有客舉光孝覺語問曰。

覺趙州侍者。眼問栢樹因緣。乃言無此語。而眼肯之。其旨安在哉。顯曰。宗門抑揚。寧有軌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侍其旁。輒匿笑去。顯詰其笑故。韓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韓對以偈曰。一兎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陰異之。因結以爲友。後顯得法於智門。唱導於雪竇。稱雲門中興。嘗經行植杖。衆衲環之。顯問。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這僧耶。爲解說耶。有稱宗上座者曰。待老漢有悟處即說。顯驚視之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瞥地也。顯因集衆乞升座說法焉。）

師一日於雪中倒臥。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臥。師便起去。（翠巖芝云。此僧在趙州圈繢裏。有人出得麼。）

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麼。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麼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諾。師曰。喫茶去。（僧到睦州。州問。曾到趙州麼。僧云。曾到。州云。有何言句。僧舉喫茶話。州云。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僧云。只是一期方便。州云。苦哉。趙州被爾將一杓屎潑。便打。州却問沙彌。爾作麼生。沙彌便禮拜。州亦打。僧問沙彌。適來和尚打爾。意作麼生。彌云。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　雪竇舉云。這僧克由叵耐。將一杓屎潑他二員古佛。諸上座若能辨得。非惟趙睦二州雪屈。亦乃翠巖與天下老宿無過。若辨不得。到處潑人。卒未了在。）

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麼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既有。爲甚麼入這皮袋裏來。師曰。知而故犯。（妙喜恒舉此則語至無字。令學者參。云佛語祖語。諸方老宿語。千差萬別。若透得個無字。一時透過。不用博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又云。不得作有無商量。不得作眞無之無卜度。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畧。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臥。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生鐵橛

（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個好底消息。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大笑矣。又云。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舉覺底時節。又云。既有個趨向。狗子無佛性話。冷地裏謾提撕則個。若道知是般事便休。我說此人智眼未明在。妙喜雖似平地起風雷。然亦不出雪峯道底。）師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云。萬福大王。者云。未到在。師云。又道來也。（黃龍南云。頭頭漏泄。罕遇仙陀。侍者只解報客。不知身在帝鄉。趙州入草求人。不覺渾身泥水。）　秀才問。佛不違衆生所願是否。師曰。是。曰。某甲欲覓和尚手中拄杖得否。師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曰。某甲不是君子。師曰。我亦不是佛。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個道。師曰。你問那個道。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　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　問。和尚姓甚麼。曰。常州有。問。甲子多少。曰。蘇州有。　問。如何是趙州。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　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脚。曰。秖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即脫取去。　問。如何是毘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不曾眼花。曰。豈不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毘盧圓相。　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　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秖見略彴。師曰。汝秖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略彴。師曰。個個度人。　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

個巡鋪。文遠便去路旁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遠曰。公驗分明過。　師與文遠論義曰。鬭劣不鬭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麼。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　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問。菜頭今日喫熟菜喫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師示衆云。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僧出作禮。師曰。比來拋塼引玉。却引得個墼子。（法眼舉問覺鐵觜。先師意作麼生。覺云。如國家拜將。乃問甚人去得。或有人出云。某甲去得。須云。汝去不得。法眼云。我會也。　長慶稜問覺鐵觜。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指爲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亦向伊恁麼道。）　師因二僧相推不肯作第一座。主事白師。師曰。總教作第二座。事曰。第一座教誰作。師云。裝香著。事曰。裝香了也。師曰。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天童華云。趙州下一提。不妨驚動衆。子細點檢將來。也是泥裏洗土塊。若是薦福門下。不用相推。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有人。第三座也有人。雖然如是。不免從頭註破。第一座。鐵眼銅睛覷不破。第座。陽春白雪無人和。第三座。眞實身心同達磨。且道與趙州是同是別。若也會得。許你具一隻眼。若也不會。也許你具一隻眼。有個衲僧出來道。總不恁麼時如何。對他道。切忌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示衆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有僧出拊侍者一下曰。何不祇對和尚。師便歸方丈。後侍者請益。適來僧是會不會。師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

底（無相範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 有僧舉纔有是非話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個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休去。 示衆。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幻菴覺拈云。諸人切忌恁麼會。既不恁麼會。又作麼生會。乃頌曰。佛之一字不喜聞。去年依舊今年春。今年春間降大雪。陸墓烏盆變白盆。） 因僧侍次。遂舉火問曰這個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燄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

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 僧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秖管看。（雪竇顯云。看即不無。爭即不得。且道扶這僧扶趙州。） 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即得。禮拜了退。（雪竇顯拈云。趙州倒退三千。復頌云。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 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臼。

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illegible]識語不能轉死却了也。好與二十棒。這條須有分付處。若辨不出。且放此話大行。 天童覺頌云。五年分疎不下。一句元無縫罅。只知推過商量。誰信分明無價。玲瓏底相知。肉芥底相訝。寧可與曉事人相罵。不可共不曉事人說話。）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秖念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白雲端頌云。驅山塞海也尋常。所至文明始是王。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無菴全頌云。當門一脈透長安。遊子空嗟行路難。不是人前誇俏措。金鎚擊碎萬重關。 法宗禪師叅雪竇。竇令叅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於此有省。一日雪竇問宗。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意作麼生。宗云。畜生畜生。後隱居投子。常以袈

裟裹草鞋經文。僧問如何是道者家風。宗曰。袈裟裹草鞋。曰意旨如何。宗曰。赤脚下桐城。 圜悟勤云。人多錯會道。至道本無難。亦無不難。只是唯嫌揀擇。若恁麼會。一萬年也未夢見在。） 師與官人遊園次。兎見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兎見爲甚麼走。師云老僧好殺。 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鵶爲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鵶爲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 僧辭。師問甚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汝須迴避。曰向甚處迴避。師曰恰好。 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舉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處去。婆

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個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雪竇顯到曾學士處。曾問。嘗與清長老商量趙州勘婆話。端的有勘破處麼。竇云。清長老道個甚麼。曾云。又與麼去也。竇云。清長老且放過一著。學士還知天下衲僧出這婆子圈䙡不得麼。曾云。這裏別有個道處。趙州若不勘破婆子。一生受屈。竇云。勘破了也。眞淨云。趙州若點撿來。也好喫婆子中棒。且道趙州過在甚麼處。若知趙州過。方解不受人謾。歸宗門下。莫有不受人謾底麼。喝一喝。下座。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惟破趙州勘破。亦破這僧勘破。徑山杲頌。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點過冷地臥。蒙菴嶽頌。不是山中人。愛說山中話。五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

問如何是玄中玄。師曰。汝玄來多少時耶。曰玄之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乎玄殺。

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

斤。（雪竇頌。編辟曾挨老古錐。七斤衫重幾人知。而今拋向西湖裏。下載清風付與誰。）

僧寫師眞呈師。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即打殺老僧。不似我。即燒却眞。僧無對。（玄覺云。留取供養。）

師托起鉢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即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

師問僧。曾看法華經麼。曰曾看。曰衲衣在空閑。假名阿練若。誑惑世間人。爾作麼生會。僧擬禮拜。師曰。爾披衲衣來麼。曰披來。師曰。莫惑我。曰作麼得不惑去。師曰。莫取我語。（雪竇舉云。大小趙州。龍頭蛇尾。諸人若能辨得。便乃識破趙州。如或不明。個個高擁衲衣。莫惑翠峰好。）

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

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藍。爲甚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

問恁麼來底。師還接否。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

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秖爲轉半藏。（徑山杲云。衆中商量。或道如何是那半藏。或云再繞一匝。或彈指一下。或咳嗽一聲。或喝一喝。拍一拍。恁麼見解。只是不識羞。若是那半藏。莫道趙州更繞一匝。直饒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只得半藏。設使更繞須彌山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假饒天下老和尚共如是繞百千萬億匝。於婆子分上。也只得半藏。設使山河大地。森羅萬象。若

草若木。各具廣長舌相。異口同音。從今日轉到盡未來際。於婆子分上。亦只得半藏。諸人要識婆子麼。良久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

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云。鎮州出大蘿蔔頭。（圓悟勤云。有者道。鎮州從來出大蘿蔔頭。天下皆知。趙州從來參見南泉。天下皆知。這僧更問。所以道鎮州出大蘿蔔。且得沒交涉。江西澄散聖判謂之東問西答。喚作不答話。不上他圈䙡。若恁麼會。爭得遠錄公云。此是旁瞥語。收在九帶中。若恁麼會。夢也未夢見在。更帶累趙州去。）

官人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麼眉鬚墮落。師云。官人宅內變生作熟。是甚麼人。云所使。師云。却是他好手。

馬大夫問。和尚還修行也無。師云。老僧若修行。即禍事。云和尚既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師云。大夫是修行底人。云某甲何名修行。師曰。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無有

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問作何方便即得聞於未聞。師云。未聞且置。你曾聞個甚麼來。　問不離言句如何得獨脫。師云。離言句是獨脫。云。適來無人教某甲來。師云。因甚麼到此。云。和尚何不揀出。師云。我早個揀了也。　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趙州著在甚麼處。僧無對。　問不見邊表時如何。師指淨瓶云。這個喚作甚麼。云。淨瓶。師曰。大好不見邊表。　有僧問生死二路。是同是別。師以頌答云。道人問生死。生死若爲論。雙林一池水。朗月耀乾坤。喚他句上識。此是弄精魂。欲會個生死。顛人說夢春。　洞山問僧甚處來。曰。掌鞋來。山曰。自解依他。曰。依他。山曰。他還指闍黎也無。僧無對。師代云。若允即不違。　保壽問胡釘鉸。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壽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虛空來。壽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師處舉前話。師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師曰。秖這一縫尚不奈何。胡於此有省。師曰。且釘這一縫。（雪竇顯舉云。我要打這三個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却胡釘鉸眼。二打保壽不能塞却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合放過保壽。驀拈拄杖云。更有一個。大衆一時退。擊禪牀一下。）　師問新到。離甚麼處。云。雪峰。師云。雪峰有甚麼言句。云。雪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都來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麼處屙。師云。闍黎若回。寄個鍬子去。　師問

僧甚處來。曰。摘茶來。師曰。閑。（雲蓋智頌道著不著何處摸索。看後龍鱗。面前驢腳反身觔斗。孤雲野鶴呵呵呵。）　新到參。師曰。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麼。曰。佛法豈有南北耶。師曰。饒汝從雲居雪峰來。秖是個擔板漢。（崇壽稠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　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　師問一婆子甚麼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與一掌。師休去。（瞎堂遠頌云。去若丘山重。來如一羽輕。去來無別路。傾蓋白頭新。）　師因有老宿問近離甚處。師云。滑州。宿云。幾程到這裏。師云。一蹉到。宿云。好個捷疾鬼。師云。萬福大王。宿云。參堂去。師應喏喏。　師一日到僧堂後。逢一僧。乃問大德總向甚處去。僧云。普請去。師遂於袖中取刀度與云。老僧住持事繁。請上座爲我折倒却。便引頸向前。其僧便走。　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徑山杲頌云。有佛處不得住。生鐵秤錘被蟲蛀。無佛處急走過。撞著嵩山破竈墮。三千里外莫錯舉。兩個石人相耳語。恁麼則不去也。此話已行徧天下。摘楊花摘楊花。唵㗭呢噠哩吽㗶吒。）　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掐之。尼曰。和尚猶有這個在。師曰。却是你有這個在。　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

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却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　又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瘂漢。已後佛也不奈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　上堂。金佛不度鑪。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眞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眞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個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秪是個主人公。這個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即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個兩個。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　妙喜曰。軍營裏大王。雪竇頌。泥佛不度水。神光照天地。立雪如未休。何人不雕僞。金佛不度鑪。人來訪子湖。牌中數個字。淸風何處無。木佛不度火。常思破竈墮。杖子忽擊著。方知孤負我。）示衆云。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即與下載。

若從北方來者。即與裝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即失道。近下人問道即得道。兄弟。正人說邪法。邪法亦隨正。邪人說正法。正法亦隨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　又云。此事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拈一枝草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一枝草用。佛即是煩惱。煩惱即是佛。（又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　又云。老僧此間即以本分事接人。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若是不會。是誰過歟。已後遇著作家漢。也道老僧不孤負他。但有人問。以本分事接人。　師自受南泉印可。乃歸曹州省受業師。親屬聞師歸。咸欲來會。師聞曰。俗塵愛網。無有了期。已辭出家。不願再見。遂携瓶錫。徧歷諸方。常謂。七歲兒童勝我者。我即問伊。百歲老翁不及我者。我即教他。及往趙州觀音院。燕趙二王同至院見師。師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師曰。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二王聞之歎然敬服。乃同供養。師志效古人。住持枯槁。僧堂無前後架。旋營齋食。繩牀角折。以繩繫燒薪支之。屢有願爲製新者。師不許也。住持四十餘年。未嘗以一書告檀越。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泊然而寂。壽一百二十歲。諡眞際大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眾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迴出不得。僧曰。未審出個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妙喜曰。熟處難忘。）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個。秖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蹋。山曰。㘞。直下似個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游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游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雪竇著語云。謝答話。復頌云。大地絕纖埃。何人眼不開。始隨芳草去。又逐落花回。羸鶴翹寒木。狂猿嘯古臺。長沙無限意。咄。）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曰得閑題取一篇好。（黃龍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問渠國土歸何處。羸得多才一首詩。）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

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　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絹。　僧問師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秖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妙喜曰。要見長沙。更進一步。若有人問如何是進一步。待我款款地與你葛藤。）竺尚書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莫妄想。曰爭奈動何。師曰。會即風火未散。書無對。師喚尚書。書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卻即今秖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秖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秖對與不秖對時。無始劫來是個生死根本。示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秖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燈錄作兩則。風火未散上作一則。師喚尚書下又作一則。語亦小異。此從宗門統要正法眼藏。妙喜曰。即今秖對者。既不是本來人。卻喚甚麼作本來人。良久曰。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　又皓月供奉問師。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秖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

（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幷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復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剎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是知音。）

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隣。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

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爲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汝爭怪得伊。

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師意何如。師示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

示衆。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華亦應是生。若身是生。則山河大地萬象森羅亦應是生。

問教中說幻意是有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無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耶。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

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悉皆銷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

問如何是文殊。師曰。墻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

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卽騎。要下卽下。

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

甚麽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麽。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絕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問亡僧遷化甚麽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眞寂滅。誰在復誰行。（林間錄曰。長沙岑禪師因僧亡。以手摩之曰。大衆。此僧却眞實爲諸人提綱商量。會麽。乃有偈曰。目前無一法。當處亦無人。蕩蕩金剛體。非妄亦非眞。又曰。雪峯和尚亦因見亡僧作偈曰。低頭不見地。仰面不見天。欲識金剛體。但看髑髏前。玄沙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有僧問法眼。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法眼答曰。是汝面前。又問遷化向甚麽處去。答曰。亡僧幾曾遷化。進曰。爭奈即今何。答曰。汝不識亡僧）

（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即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甚麽。近代尊宿不復以此旨曉人。獨晦堂老師時一提起。作南禪師圓寂日偈曰。去年三月十有七。一夜春風撼篝室。三角麒麟入海中。空餘片月波心出。眞不掩。僞曲不藏直。誰人爲和雪中吟。萬古知音是今日。又云。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悠悠。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

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麽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曰。明見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巳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進山主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麽爲生死之所流轉。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麽。進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秖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進指曰。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即禮謝。）

初師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徧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徧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鄂州茱萸山和尚。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麽。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便打。虛曰。莫錯打。師便下座。（雲門偃云。矢上加尖。有僧云。和尚適來與麽道那。門云。趁鐘謝響。得個蝦蟇出來。）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來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 或有人問子湖狗。師曰。嘷嘷。僧無語。師便歸方丈。 劉鐵磨參。師曰。汝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 與勝光和尚鉏園次。師驀按钁回視光曰。事即不無。擬心即差。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胸踏倒。光從此有省。 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眞正理否。師曰。達。僧曰。眞正理作麽生達。師曰。霍光當時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麽人作。僧無語。 示衆。諸法蕩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

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不見南泉道。如斯癡鈍。世且還稀。歷歷分明。有無不是。只少個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汝欲得易會麼。自古及今。未曾有一個凡夫聖人出現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爲甚麼故。爲善善無形。爲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爲善惡。立那個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廻避處。恰似日中逃影相似。還逃得麼。今之既爾。古之亦然。今古齊時。汝還諱得麼。佛法玄妙。了得者自相策發。無爲小緣妨於大事。汝不見道。寧可終身立法。誰能一旦忘緣。仁者要得會禪麼。各歸衣鉢下看。

示衆。幸自可憐生。苦死向人前討些子聲色唇吻作麼。我且問你聲色兩字作麼生討得。還會麼。我道聲色如泡。爲復爲你說破。爲復爲你討聲色。試商量看。莫生容易。志剛用心。若了根源。終非他物。譬如圓鏡。男來男現。女來女彰。乃至僧俗青黃。山河萬物。隨其色相。一鏡傳輝。不可是鏡有多般。但能映物而露。仁者還識得鏡未。若不識鏡盡被男女青黃山河類等礙汝光明。有甚麼出氣處。若識鏡去。乃至青黃男女。大地山河。有想無想。四足多足。胎卵情生。天堂地獄。咸於一鏡中悉得其分劑。長短劫數。若色若空。並能了之。更非他物。汝豈不聞諸法如義。光陰箭速。莫漫悠悠。大事因緣。決須了取。

僧問如何是大圓鏡。師云。一切物著不得。進云。爲甚麼一切物著不得。師云。汝是一切物。還著得汝否。仁者。本自具足。本自周備。直教無纖塵法礙你眼光始得。若有微塵底不盡。不是一生半劫賺汝皮囊。汝性命根境法中造諸妖怪。山精鬼魅。附汝行持。得少爲足。鼓弄片皮於佛法。却爲毒害。譏禮塔廟。毀彼持經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

仁者。豈不見日前太虛。還有纖毫欠少處麼。若也於中體得這個消息。不妨出得凡聖境界。了得世間出世間之智。一法既爾。萬法亦然。仁者還樂也無。

示衆。天上人間。輪廻六道。乃至蠢動含靈。未曾於此一分與如中有些子相違處。還信麼。還領受得麼。大凡行脚。也須具大信根。作個丈夫始得。何處得與麼難信。他古人只見道個即心是佛。即心是法。便承信去。隨處茅茨石室長養聖胎。只待道果成熟。汝今何不效他行取。仁者可煞分明。並無參雜。治生產業。與諸實相不相違背。

初子湖山下有陶家無子。夫婦日夕禁禱。師一日過而問曰。爾何所祈。陶告之故。師曰。汝施我竹。我施汝子。陶遂施竹。其夕感異夢。隨舉一男。衆因號師神力禪師。

廣明中。無疾歸寂。塔於本山。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

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雪竇頌云。百尺竿頭作伎倆。不是好手。這裏著得隻眼。賓主互換。便能深入虎穴。或不恁麼。縱饒師祖悟去。也是龍頭蛇尾漢。圜悟云。南泉一期垂手。收放擒縱則不無。要且未見向上事在。只如盡大地是如來藏。向甚麼處著珠。盡大地是摩尼珠。向甚麼處著藏。若明得。有轉身處。許你具一隻眼。）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僧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即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即不問。如何是

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祇對。谿欲進語。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個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林木池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祇如舉起拂子。汝作麼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個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語。

洪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蘗爲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麼道。爭消得某甲嚫。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嚫。（翠巖真云。甘贄行者。點兒落節。黃蘗施財何曾夢見。妙喜舉。翠巖語云。一等是隨邪逐惡。這雲居羅漢較些子。）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狸奴白牯念摩訶

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妙喜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頌云。南泉打破閑家具。浩浩諸方作話看。今日爲君重舉過。明明歷歷不顯頭。）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跡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吾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即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若無後語。有甚麼歸宗也。）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

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即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

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麼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原是女人做。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記莂。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此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面八方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五祖演舉云。若是五祖即不然。有人問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和聲便打。是他須道五祖盲枷瞎棒。我只要你恁麼道。何故。一任舉似諸方。）　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附其背。有回顧者。即展手曰。乞我一錢。

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即似。是即不是。　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個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　臨濟初開堂。師首往贊佐。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個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廝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

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鋤頭去鋤草。師到鋤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及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麼生。僧無對。　問仰山。汝名甚麼。山曰慧寂。師曰。那個是慧。那個是寂。山曰。秖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個甚麼。師曰。喫茶去。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卽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溈山。山曰。大德作甚麼來。師曰。介胄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麼。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溈山以手指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永泰靈湍馬祖法嗣）

五臺山秘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卽叉却頸曰。那個魔魅教汝出家。那個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攛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為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為甚麼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曰。十二年後為甚麼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指月錄卷之十一　終

指月錄卷之十二

六祖下第四世

潭州潙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潙仰）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鑪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個聻。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

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麼處。師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妙喜曰。百丈若無後語。幾被典座熱瞞。高僧傳云。冠年剃髮。三年具戒。時有錢塘上士義賓。授其律科。及入天台。遇寒山子於途中。謂師曰。千山萬水。遇潭即止。獲無價寶。賑䘏諸子。乃造國清。遇拾得。復申前意。師遂詣泐潭。謁大智。頓了祖意。　宗門統要云。師至國清受戒。寒山子遂與拾得子往松門接。師纔到。二人從路兩邊透出。作大蟲吼三聲。師屹然無對。寒山云。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麼。師亦無對。拾得拈起拄杖云。老兄喚這個作甚麼。師又無對。山云。休休。別後。伊三生作國王。總忘却也。）司馬頭陀見百丈。談潙山之勝。宜結集法侶。爲大道場。丈因語衆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

麼。時華林覺爲首座。師爲典座。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敻無人烟。虎狼縱橫。莫敢往來。師拾橡栗充食者五七年。一日念道在接物利生。獨居非是。乃出至山口。語虎狼曰。我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若其無緣。我充爾腹。言訖。蟲虎四散。師乃回庵。未幾。嬾安上座同數僧從百丈所來輔佐。曰。某與和尚作典座。俟衆至五百乃解務。於是人稍稍集。厥後禪學輻輳。風動天下。稱潙仰宗焉。

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

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秖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眞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若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眞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仰山

問百千萬境一時來作麼生師云青不是黃長不是短諸法各住自位非干我事仰乃作禮　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秖這便是麼師曰這個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　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秖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秖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秖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　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遣法　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秖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　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峯曰古人得恁麼老婆心切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沙曰甚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曰大小溈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峯乃駭然）　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秖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卽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　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卽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秖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　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院主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代第一座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　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個師曰此是鵝王擇乳　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麼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雪竇頌云曾騎鐵馬入重城勅下傳聞六國清猶握金鞭問歸客夜深誰共御街行）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秖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沒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　合醬次問仰山這個用多少鹽水仰曰某甲不會不欲祇對師云却是老僧會仰云不知用多少鹽水師云汝既不會我亦不答晚間師却問仰山今日因緣子作麼生主持仰云待問卽答師云現問次仰云耳背眼昏見聞不曉師云凡有問答出子此語不得仰禮

謝師云寂子今日忘前失後不是小小

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麽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麽生仰曰慧寂秖管困來合眼徤來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秖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麽祇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麽生仰遶禪牀一帀師曰裂破古今

師聽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

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麽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乃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麽處見仰曰不道見秖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

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麽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麽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麽者少不恁麽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個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

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爲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麽更要答話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

師謂仰山曰汝須獨自回光返照別人不知汝解處汝試將實解獻老僧看仰曰若教某甲自看到這裏無圓位亦無一物一解得獻和尚師云無圓位處原是汝作解處未離心境在仰曰既無圓位何處有法把何物作境師曰適來是汝作與麽解是否仰曰是師云若恁麽是具足心境法未脫我所心在元來有解獻我許汝信位顯人位隱在（此則獨見於正法眼藏會元諸書都不載）

仰山和尚因僧思鄧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仰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仰曰有曰如何即是仰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仰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仰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正此下有僧于言下有省一句）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仰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個別更有意也無仰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麽生即是仰曰據汝所解秖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此則正法眼藏五燈會元皆載）

師一日見香嚴仰山作餅次師曰當時百丈先師親得這個道理仰與香嚴相顧視云什麽人答得此話師云有一人答得仰云是阿誰師指水牯牛云道道仰

取一束草來。香嚴取一桶水來。放牛前。牛纔喫。師云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二人俱作禮。師云。或時明或時暗。 師與仰山行次。指前頭枯樹問前頭是甚麼。仰云。秖是枯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云枯樹子。師云。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溈山喆云。山僧則不然。耘田公子。五百不如。汝且道。大圓是。山僧是。若人辨得。許汝具擇法眼。若也不辨。佛法熾然生滅。 神鼎諲云。爲復意在耘田處。爲復意在仰山分上。爲復總不恁麼。諸上座一切諸法。總然。更不用生事。他是父子說法。同道方知。） 師因資國來參。乃指月示之。國以手撥三下。師云。不道汝不見。秖是見處太粗。 師一日索門人呈語。乃曰。聲色外與吾相見時。有幽州鑒弘上座呈語云。不辭出來。那個人無眼。師不肯。仰山凡三度呈語。第一云。見取不見取底。師云。細如毫末。冷似雪霜。第二度云。聲色外誰求相見。師云。秖滯聲聞方外榻。第三度云。如兩鏡相照。於中無像。師云。此語正也。我是你不是早立像了也。仰山却問師。某甲精神昏昧。拙於秖對。未審和尚於百丈師翁處作麼生呈語。師云。我於百丈先師處呈語云。如百千明鏡鑒像。光影相照。塵塵剎剎。各不相借。仰山於是禮拜。（溈山急須買草鞋與座主執巾瓶始得。） 仰山踏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麼時。切忌勃訴。師曰。停囚長智。 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未來現在。佛佛道同。人人得個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個秖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秖對。嚴珍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秖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 師向仰山云。有俗弟子將三束絹來。與我贖鐘子。欲與世人受福。仰云。俗弟子則有絹與和尚贖鐘子。和尚將何物酬他。師以拄杖敲牀三下云。我將這個酬他。仰云。若是這個。用作甚麼。師又敲三下云。汝嫌這個作甚麼。仰云。某甲不嫌這個。這個只是大家底。師云。你既知是大家底。何得更就我覓物酬他。仰云。只怪和尚把大家底行人事。師云汝不見達磨大師從西天來此土。亦將此物來人事汝諸人。盡是受他信物者。 師問道吾。甚處去來。吾云。看病來。師云。有幾人病。吾云。有病底。有不病底。師云。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吾云。病與不病。總不干他

事。急道急道。師云。道得也與他沒交涉。　師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竪起拂子。後僧遇王常侍。侍問。潙山近日有何言句。僧舉前話。侍云。彼中兄弟如何商量。僧云。借色明心。附物顯理。侍云。不是這個道理。上座快回去。好。某甲敢寄一書到和尚。僧得書遂回。持上師。拆開見畫一圓相。內寫個日字。師云。誰知千里外。有個知音。仰山侍次。乃云。雖然如是也。秖是個俗漢。師云。子又作麼生。仰却畫一圓相。於中書日字。以脚抹。師乃大笑。　師坐次。仰山問。和尚百年後。有人問先師法道。如何祗對。師曰。一粥一飯。曰面前有人不肯。又作麼生。師曰。作家師。僧仰便禮拜。師曰。

逢人不得錯舉。　師問仰山。終日與子商量。成得個甚麼邊事。仰空中畫一畫。師曰。若不是吾。終被子惑。　師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還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猶在。曰殘羹餿飯。誰人喫之。師曰。獨有闍黎不喫。僧作嘔吐勢。師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　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　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

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潙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潙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即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云。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牛)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潙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座。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於本山。諡大圓禪師。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尚（青原）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

上鳥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見南泉異類中行語。見南泉章中。）　藥山上堂。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　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個作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雖然如是。且無滲漏。　潙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潙山。山曰。以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臥也聽伊臥。有一人不坐不臥。速道速道。山休去。　僧問。如何是今時著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不回頭。方有少分相應。曰忽然火起時如

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却問僧。除却星與燄。那個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麽。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臥。別請一問。（頌古云。溈山一日見野火。乃問師還見火麽。師曰見。山曰從何處起。師曰除却經行坐臥。請師別致一問。來山休去。）

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麽。巖曰。無這個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澀在。

師指佛桑花問僧曰。這個何似那個。曰直得寒毛卓竪。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

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僧近前掩却師口云。低聲低聲。師遂與一掌。僧云。蒼天蒼天。師云。得與麽無理。僧却與師一掌。拂袖便出。師云。早知如是。悔不如是。

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麽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麽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麽處是伊不會處。）

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著似銅鳴。向甚麽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諾。師曰。驢年去。

唐大和九年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於石霜山之陽。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高僧傳。生有白然胎衣。右袒猶如緇服。）

少出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醎則醎味。淡則淡味。不醎不淡是常味。作麽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麽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麽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趂散。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麽。山曰。何不早恁麽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

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麽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到溈山。溈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麽處。師曰。置也置也。

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

師問石霜。甚麽處來。曰溈山來。師曰。在

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若恁麼即成山長也。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

任後。僧問二十年在百丈巾拂。爲甚麼心燈不續。師曰。頭上寶華冠。曰意旨如何。師曰。大唐天子及冥王。（後僧舉問九峯虔。曰大唐天子及冥王意旨如何。虔曰却憶洞上之言。）

上堂示衆曰。有個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

問僧甚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

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徧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秖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雪竇顯頌云。徧身是。通身是。拈來猶較十萬里。展翅鵬騰六合雲。搏風鼓蕩四溟水。是何埃壒兮忽生。那個毫釐兮未止。君不見網珠垂範影重重。棒頭手眼從何起。咄。）

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備云。正是第二月。長慶稜問玄沙云。被他倒轉掃帚攔面摑。又作麼生。沙休去。羅山閑云。噫。兩個漢不識好惡。雲巖個漢。縛手脚死來多少時也。雲門云。奴見婢殷勤。真如云。將勤補拙。正法眼藏舉此則語。及玄沙雲門真如三師語云。此三句語。一句可以定乾坤。一句可以驗衲僧。一句可以接初機。諸人還揀辨得麼。若揀辨得出。許汝親見慧光。若辨不出。莫道慧光山勢險。隔江遙望碧雲閒。）

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

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

師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喝出。

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秖是左之右之。

院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秖恁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絕去也。

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師。師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師却問神山。一時下來。後作麼生。神山曰。合取鉢盂。師然之。

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歸寂。荼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於石塔。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疎野。惟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日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

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衆。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閒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卽不住。住卽不似。師曰。不似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鉤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山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

年在藥山。秖明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船入水而逝。（芙蓉楷云。法身者理妙言玄。頓超終始之患。諸仁者。莫是幻身外別有法身麼。莫是幻身便是法身麼。若也恁麼會去。盡是依他作解。明昧兩岐。法眼未得通明。不見僧問夾山。如何是法身。山云。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山云。法眼無瑕。所以道吾云。未有師在。忽有人問老僧。如何是法身。羊便乾處臥。如何是法眼。驢便濕處尿。更有人問作麼生是法身。買帽相頭。作麼生是法眼。坑坎堆阜。若點檢將來。夾山秖是學處不明。如流俗閭閻裏物。不能捨却。致使情關固閉。識鎖難開。老僧今日若不當陽顯示。後學難以知歸。勸汝諸人。不用求真。惟須息見。諸見若息。昏霧不生。自然智鑑洞明。更無他物。諸仁者還會麼。良久云。珠中有火君須信。休向天邊問太陽。　洪覺範曰。嗟乎。於今叢林師授弟子。例皆禁絕悟解。推去玄妙。惟要直問直荅。無則始終言無。有則始終言有。毫釐差互。謂之狂解。使船子聞之。豈止萬劫繫驢橛而已哉。由此觀之。非特不善悟。要亦不善疑也。善疑者。必思三十三祖授法之際。悟道之緣。其語言具在。皆可以理究。可以智知。獨江西石頭而下。諸大宗師。以機用應物。觀其問荅。溟涬然。令人坐睡。其道異諸祖耶。則嗣其法。其不異耶。則所言乃爾不同。故知臨濟大師曰。大凡舉論宗乘。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蓋明此也。不知者指爲門庭建立。權時語言。可悲也。　須古云。山既得法。了船子歸道吾。復遣僧往問。如何是法身。山仍曰。法身無相。問法眼如何。亦仍曰。法眼無瑕。僧歸舉似吾。吾曰。這漢此回方徹。）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道吾來相看。值師臥次。吾乃近前將被蓋覆。師問作麼。吾云。蓋覆。師曰。坐是。臥是。吾云。不在兩頭。師曰。爭奈蓋覆何。吾便喝。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

日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那箇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昭覺勤云當時待他道不委他名便向伊道他不委你你不委他敢問合道得甚麼語）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

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個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秖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　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個草菴接待徃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　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値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個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槌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即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　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

投子頓悟玄旨　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躲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　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著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的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丁行者看師師打一棒云瞎却汝本來眼也丁云非但今日古人亦行此令師云誰向汝道古今丁拂袖便出師云青天白日有迷路人丁云莫要指示麼師便打丁云莫瞎却人眼好師云

瞎却俗人眼有甚麼過。

仙天禪師。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瘂却即閑。若死覓個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在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　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秖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秖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麼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秖射得半個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大顚。舉前話。顚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麼向弓弦上辨。師無對。顚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顚。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顚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顚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顚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秖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吐茶說話。往往與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衆欣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　問。去却即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即今蒙和尚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秖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佛鑑云。問不徒然。答無虛設。纔隨語轉。覿面千山。從偈中雖有收有放。其奈錯下名言。山僧重爲別過。乃有偈曰。心本非心。性本非性。心性兩亡。誰少誰剩。老倒本空。灼艾求病。妄外迷源。孤負凡聖。）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麼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參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

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秖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遇於人。 師尋値沙汰。乃作行者。居於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個。對者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若見。令放下拄杖。別通個消息。三聖將此語。秖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

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 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

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 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個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貽我耶。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

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頭。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翫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 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 李翺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

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指月錄卷之十二終

指月錄卷之十三

六祖下第五世

陳睦州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南嶽）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秀出人表。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聽許。爲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黃蘗。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居開元。恒織蒲鞋。貨以養母。故復有陳蒲鞋之稱。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履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　一日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個入頭處也未。若未得個入頭處。須覓個入頭處。若得個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　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　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個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　師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雪竇云。睦州只具一隻眼。何故。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板。）　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舉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正法眼藏睦州見僧來云。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雲峰悅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又添得一個道了。問冲密。你道我恁麼道。還有過也無。密云。作賊人心虛。妙喜曰。三個也有。）　座主參。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咄咄。五戒不持。　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　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個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惟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師指門扇曰。這個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談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　問僧正云。講得惟識論麼。正云。不敢。小年曾讀文字來。師拈起糖餅擘作兩片云。你作麼生。正無語。師云。喚作糖餅是。不喚作糖餅是。正云。不可不喚作糖餅。師却喚沙彌來。你喚作甚麼。彌云。糖餅。師云。你也講得惟識論。（徑山杲云。僧正與沙彌真實講得惟識論。只是不知糖餅來處。睦州老人。雖是一方善知識。若是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畢竟理會不得。）　問如何是曹溪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愛喜。曰爲甚麼如是。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獻詩。　師問武陵長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雪竇拈云。墮也墮也。復云。這個葛藤老漢好與劃斷。拈拄杖云。甚麼處去也。）　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麼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喫。　問某甲講兼行腳。不

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卽緘口無言。汝旣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問僧甚處來。僧云。那邊劄。師曰。老僧屈。僧云。和尚卽得。師曰。擔枷過狀。拼杵便打。（雲峰悅云。睦州何用繁詞。那邊劄。拼杵便打。）　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那。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麼道。曰師作麼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　有僧名宗鬧來叅。云宗鬧咨和尚。師云。任僧便任。師咄云。名也不識。又云有鬧卽判快道快道。僧無對。　新到叅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贓物現在。　問僧幾人新到。云五人。師云。瓦解冰消。僧云。和尚未曾有問。師云。賊把贓爲驗。　問講金剛經僧。荷擔如來卽不問。你寺門前金剛爲甚麼入你鼻孔裏。僧云。和尚甚麼說話。師云。你講得夢裏。　問僧何處來。云靈山來。師云。涅槃是第幾座。僧無對。師又問。迦葉甚麼處去。僧云。不知。師云。脫空妄語漢。　問僧甚麼處來。云靈山來。師云。近日打殺一門僧。是否。僧無語。師云。這個蝦蟇。　問寺門前金剛拓卽乾坤大地。不拓卽絲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吽吽。

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麼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卽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量度。師曰。洞庭湖又作麼生。曰秖爲今時。師曰。秖這葛藤尚不會。便打。　僧叅。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麼。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麼。僧無對。　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　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　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後又有僧問巴陵。教意祖意。是同是別。陵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雪竇拈云。問旣一般。答亦相似。其中利他自利。瞞人自瞞。若人點檢分明。管取解空第一。）　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　上堂。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揑聚。師乃

歛手而坐（雲峰悅云。相駡饒汝接觜。相唾饒汝潑水。） 問以一重去一重即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麽饆饠䭔子。快下將來。（妙喜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

陞座云。首座禪。答云在。寺主禪。答云在。維那禪。答云在。師云。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 示衆。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僧問青峰楚。大事已明。爲甚麽亦如喪考妣。楚云。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 示衆。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一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是甚麽。有甚共語處。又黃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 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建塔於寺。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尋常扃戶。人罕見之。一日雪峰伺便扣門。師開門。峰驀胸搊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峰曰。也秖要識老兄。 雪峰至敲門。師曰。誰。峰云。鳳皇兒。師云。作甚麽。峰云。來啗老鸛。師便開門。扭住云。道道。峰擬議。師便托開閉却門。峰住後示衆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即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個話頭。秖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麽不道。曹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即瘂却我口。若言我道。即謇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妙齡夙悟。徧參知識。次至大溈會下。數載食不至充。卧不求煖。清苦鍊行。溈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麽處下口。溈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溈口。溈歎曰。子真得其髓。 僧問。路逢古佛時如何。師曰。你忽逢驢馳象馬。與作甚麽。 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麽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後僧問修山主。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主曰。不壞。僧曰。爲甚麽不壞。主曰。爲同大千。） 問僧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麽。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 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帖茶與這僧。 因燒畬次見一蛇。以杖挑向火中。咄云。這個形骸猶自不放捨。你向這裏死。如暗得燈。時有僧問。正當恁麽時。還有罪也無。師曰。石虎叫時山谷響。木人吼處鐵牛驚。 菴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

個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白雲端頌云。分明皮上骨團團。卦畫重重更可觀。拈起草鞋都蓋了。大隨却被這僧瞞。佛燈珣頌云。法不孤起。仗境方生。烏龜不解上壁。草鞋隨人脚行。有僧舉覆龜話問南臺。圓圓以手反覆示之。僧不薦。復請益寶峰文。文以偈示曰。少室之妙訣。隨根而密付。大隨曾泄機。南臺亦失護。翻手與覆手。脫履著龜處。明明言外傳。信何有今古。擲金鐘。輥鐵鼓。水東流。日西去。）蜀王賜師紫衣師號。并遣內侍朱延溥奉侍。三致三却。忽一日上堂。衆集定。乃作患風勢。告衆曰。還有人醫得老僧口麽。衆競送藥。師並不受。經七日。師自搦口令正。復云。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於是齋前陞座辭衆。儼然端坐告寂。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溈山。因見桃花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囑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麽道。汝作麽生會。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妙喜曰。一家有事百家忙。又頌玄沙語。打破鬼門關。日輪正當午。一箭中紅心。大地無寸土。寂音曰。古之人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即宗。隨處作主。嚴頭和尚曰。汝但識綱宗。本無實法。予當與客論靈雲桃花偈。因曰。溈山老子無大人相。便云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獨玄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客問予未徹之處安在哉。爲作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蝦。）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花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惟根蔕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愚癡。不能覺照。沉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麽。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答。曰。恁麽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答。曰。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麽。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後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黃龍南頌。一物不將來。兩肩挑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無限喜。毒惡既忘懷。蛇虎爲知己。光陰幾百年。清風猶未已。）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徑山杲曰。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真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下。而末流傳習。却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麽生。真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曾得許多閑事。瘥病不假驢馱藥。若是對病與藥。籬根拾得一莖草。便可療病。說甚麽朱砂附子人參白朮。）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麽。宋

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
末曰。總不恁麼。師曰。著不得底聻。末無對。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云。有眼暗耳聾口瘂底。爲我討一個來。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妙喜曰。饒汝一莖兩莖斜。三莖四莖曲。還我多福一叢竹。又如何話會。）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

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叅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 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長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皁角來。師呵呵大笑。 一日見侍者托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麼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個甚麼。師曰。我秖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裏著得沙麼。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個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拓開曰。禍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因巖上座叅。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巖曰。俊鷂冲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巖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巖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叅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以簡揖曰。喏。 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裩。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祇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

漳州羅漢和尚。初叅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叅道。到處逢

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祖膊當胸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舉頭看見日初圓。從茲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妙喜曰。可借這一拳。分付不著人。）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溪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即住。不然即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問。上座遊山來。爲佛法來。溪曰。爲佛法來。師乃陞座。溪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個甚麼。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年。（溪初參臨濟被濟驀胷搊住。溪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溪離臨濟。乃至師所。溪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處得半杓。末山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溪會下一僧去參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溪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回舉似溪。溪曰。何不道灌溪修涅槃堂了也。唐乾寧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溪曰。立死者誰。曰僧會。溪乃行七步。垂手而逝。溪濟下尊宿。因錄見末山語。檢燈錄。見化跡卓絕。遂并錄於此。）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帀。曰道得即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即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豎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惟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豎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豎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豎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秖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甚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祇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伊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爲甚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禪不盡。且道曹山意在甚麼處。瑯琊覺頌。俱胝一指報君知。朝生鷂子摶天飛。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雪竇頌。對揚深愛老俱胝。宇宙空來更有誰。曾向滄溟下浮木。夜濤相共接盲龜。）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溈仰）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即不語通）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溈山。遂升堂奧。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個。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

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躭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惟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卽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卽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躭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師浣衲次。躭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後叅溈山。溈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溈異之。師問。如何是眞佛住處。溈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眞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宗門統要載。溈山問師。聞子在百丈處問一答十。佛法向上一句作麼生道。師擬開口。溈便喝。師因發心看牛於山下。三年乃悟。按燈錄。師未嘗見百丈。此必以香嚴事訛承耳。）　叅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秖肯汝收。　師在溈山爲直歲。作務歸。溈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溈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溈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玄沙云。我若見

卽踏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銜赦書。諸侯避道。云。秖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云。不柰船何。打破戽斗。云。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雪竇云。諸方咸謂插鍬話奇特。大似隨邪逐惡。據雪竇見處。仰山被溈山一問。直得無繩自縛。去死十分。妙喜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僧問明招。古人意在插鍬處。叉手處。招喚僧。僧應諾。招曰。還曾夢見仰山麼。　評唱引長沙語。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一田割稻麼。遂判仰山插鍬是奴兒婢子邊事。不直以一杓糞潑仰山。且令長沙亦沾餘穢。諸師拈提巳爲畫蛇添足。然世有此引盲比丘。則諸師所拈。猶足爲啓膜金鎞。）　師因歸溈山省覲。溈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個不說。又曰。這個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溈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　溈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掃地次。溈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溈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溈。溈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并指溈。　溈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溈曰。你若不信。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溈曰。若如是。著水

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溈便休（大慧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喝一喝下座。）溈山餧鴉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溈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溈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溈曰。我秖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色。溈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溈竪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溈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溈曰。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溈曰。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溈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溈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溈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云。瓶盤釵釧券盂盆。溈曰。寂子說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溈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麼生秖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溈曰。放汝一個不秖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秖在一言。溈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溈指露柱曰。這個。師曰。道甚麼。溈曰。道甚麼。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　師任東平時。溈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

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撲破便下座。　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秖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　師臥次。僧問曰。法身還解說法（會元無法身法字。統要頌古等皆有法字。）也無。師曰。我說不得。別有一人說得。曰說得底人在甚麼處。師推出枕子。溈山聞曰。寂子用劍刃上事。（妙喜曰。溈山眞是憐兒不覺醜。仰山推出枕子。已是逗漏。更著個名字。喚作劍刃上事。誤他學語之流。便恁麼承虛接響。流通將去。妙喜雖似借水獻花。要且理無曲斷。即今莫有旁不肯者出來。我要問你。推出枕子。還當得法身說法也無。）師在溈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秖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麼。某答歸眞。和尚曰。歸眞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麼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溈曰。脫空漫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　師在溈山牧牛時。踢天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即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溈山次。舉前話方了。却見泰來。師曰。便是這個上座。溈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溈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

座。　潙山示衆曰。一切衆生皆無佛性。鹽官示衆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潙山。聞衆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拋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潙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潙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潙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潙山。久依法席。　師臥次。夢入彌勒內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

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位說法。師起白椎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潙。潙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師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　師坐次。有僧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師下禪牀。打四藤條。（雪竇云。藤條未到打折。因甚麼只與四下。須是斬釘截鐵漢始得。僧後到霍山。自稱集雲峰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山云。打鐘著。僧驟步而去。雪竇云。這漢雖是見機而變。爭奈有頭無尾。圜悟勤云。當時若不見機而變。何處更有大禪佛。闍黎只管與作甚麼。此句尚有訛缺。或有人問。甚處是有頭無尾處。但應是見機而變處。若手忙脚亂。老僧在你脚底。）

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秖一路也。別更有麼。寺曰。秖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麼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徑山杲云。一人只知看雨。一人只知指雨。子細點檢將來。大似釘樁搖櫓。有王當時待他道。好在甚麼處。只向他道。滴穿眼睛浸爛鼻孔。或有個衲僧出來道。有王也是釘樁搖櫓。却許他具眼。）　亦于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于曰。早個問了也。師

喝曰。去。　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　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作第三首。遂封回。公見即入山。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碗。意在钁頭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

斷煩惱而入涅槃。得個安樂處。師竪起拂子曰。秖如這個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徑山曇珍頌云。竪起拂子。希聲設禮。塵刹盡交光。鳥啼花落裏。仰山問會麼。希聲曰不會。從是維摩詰到來。須倒退。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下載清風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闌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我教不起。

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個麼。曰不說。師曰。既不說這個。還說那個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叅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便打。（雲門云。仰山若無後語。爭識得人。）

師共一僧語。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秖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

僧叅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帀。師便打。僧遂出去。（徑山曇珍頌云。西山白虎正猖狂。東海青龍不可當。兩手捉來令死鬭。化成一片紫金霜。）

師坐次。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著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佛燈珣頌。個僧東西叉手。說盡六代回相。致使東土釋迦。不免起模作樣。陽關唱罷柳青青。征塵望斷空惆悵。　覺海湛然了笛吹笙和鳳鳴。萼華雲外舞衣輕。相將奏徧方諸曲。玉樹流光滿紫清。）

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帀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帀曰。是甚麼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古人圓相。卽拈花吹毛一揆。直示全提。無容擬議。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皆從此出。而不與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爲侶。觀小釋迦遇梵僧所示八種三昧。如善慧雲興三百問。普賢瓶瀉二千酬。雖窮極妙辯。而初未有一語。後之名字羅漢。妄爲鉢盂安柄。人天眼目載五峰良。五觀悟謂圓相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曰字海。曰意語。曰默論。有云。畫此牛⃝相者乃縱意。盡此米⃝相者奪意。㊇此爲相肯。○此爲許相見。◡此爲來函索蓋。答者當以◠則函蓋相稱。◠此爲抱玉求鑒。荅者當於其中書某字荅之。厶⃝此爲鉤入索續。荅者當於厶字側添亻。乃問者鉤入。荅者索續。其成寶器相。㊃此爲已成寶器相。荅者於中書土字荅之。㊏此爲玄印玄旨相。獨脫超前。衆相不著也。審如是是猶市買私爲誌驗。三尺牧豎。語之故。卽無不諭。雖有

（聖智不問不可强解矣謂入聖位者所建法幢乃如是乎又以三種生爲大圓宗旨想生相生流注生故楞伽經義大圓或偶引示人耳非大圓所立也癡人前不得說夢徃徃如此）

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一日指雪師子云還有過此色者麼（雲門云當時但與推倒。雪竇云雲門只解推倒不能扶起。圜悟勤云且道仰山意在甚麼處莫是明一色邊事麼且得沒交涉雲門應時應節云但與推倒用拈仰山意又被雪竇拈道他只解推倒不解扶起且道雪竇意在什麼處）

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粗識如將黃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秖擬輕重來機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覔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覔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即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齧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云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耶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

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溈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即如如佛

師將順寂時在東平數僧侍立師示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涌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於集雲峰下諡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徧參諸方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參溈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

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潙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潙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妙喜曰。潙山晩年好則劇。教得一棚肉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面面相看。手脚動。爭知語話在他人。）　師初開堂。潙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秖爲春行秋令。　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雪竇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　圜悟勤云。你若纔生樹上樹下。對與不對處。轉生義路。墮在常情。卒難透得。若是頂門上具眼底。終不向對與不對處作解會。未舉已前。先知落處。若擬議之間。覿面蹉過。或不落二邊。對也不是。不對也不是。作麼生即得見古人意去。　妙喜云。吞得栗棘蓬。透得金剛圈了。看這般說話。也是泗州人見大聖。　保寧勇頌。曲設多方老古錐。那堪枝上更生枝。好如良馬窺鞭影。逐塊且非師子兒。）　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玄獨脚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峰頂。日曰。朗月當空掛。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日曰。今日賴遇佛日。却問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陞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日曰。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椑樹省和尚行脚時。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捉胸大哭去在。樹住後。示衆曰。老師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瞞一上。不同小小。（雪竇聚云。定山用即用。爭奈險。椑樹知即知。要且未具擇法眼。試請辨看。）　師見首座洗衣。遂問作甚麼。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衣。座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挂搭著。

京兆府米和尚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即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個究竟作麽生洞曰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長子青枯師問仰山話云然仰山與麽道即得還免得自己落麽若免得更有一人大不肯在若免不得亦落第二頭米胡雖然肯他自己還有出身之路也無諸人試點檢看若點檢得出兩人无解氷消若點檢不得且莫造次復頌曰碧岫峰頭借問人指山窮處未安身雖然免得重陽令爭似靈苗不犯春）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無師曰達曰秖如真正理作麽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麽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徑山杲舉此則語至契書是甚麽人做云徑山當時若作這僧即下一轉語塞却這老漢口且道下甚麽語良久云若教容易得便作等閑看）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麽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個甚麽師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麽始爲真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兩個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不審有甚麽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盧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繆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竪起一隻箸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大溈喆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橛常侍云這漢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即不然常侍雖是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圈繢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遮漢圓悟語錄載公初見睦州一日州問曰今日何故入院遲公曰看打毬來州曰人打毬馬打毬公曰人打毬州曰人困麽曰困州曰馬困麽曰困州曰露柱困麽公惘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忽然有省明日見州曰某甲會得昨日事也州曰露柱困麽曰困州遂許之亦見頌古聯珠）

鄭十三娘保福與卄長老相看纔坐定福便問承聞十三娘叅見溈山是否曰是福曰溈山遷化向甚麽處去鄭起身偏牀而立卄曰開時說禪口似懸河何不道取鄭曰鼓這兩片皮堪作甚麽卄曰不鼓這兩片皮又堪作甚麽鄭曰合取狗口　鄭十三娘年十二歲時隨師姑到大溈纔禮拜起溈便問這個師姑甚麽處住姑云南臺江邊住溈便喝出又問背後老婆甚處住十三娘放身近前叉手立溈再問娘云早個呈似和尚了也溈云去娘纔下到法堂師姑云十三娘尋常道我會禪口似利劒今日被大師問著總無語娘云苦哉苦哉作這個眼目也道我行脚脫取衲衣來與十三娘著娘後又舉似羅山秖如十三娘叅見溈山恁麽秖對還得平穩也無羅云不得無過娘云過在甚麽處羅叱之娘云錦上添花

較譌

卷之十　二十七葉甚生下添疑誤二字

卷之十一　九葉第十三行覰誤作敵○三十一葉第二行前裏舊作○三十葉第十三行下添大慧頌一首

卷之十二　三葉第二十一行性誤作信從燈錄改正○八葉第十三行欲誤作故○十六葉第六行明誤作蒙○十八葉第十五行躲誤作梁○十八葉第十五行子誤作師○二十六葉第十六行個誤作過

音釋

卷十之十三

嫗依據切於去聲老婦之稱摑古伯切音國批打也捏乃結切音涅捏捺也剞音倚拷苦浩切音考打也顆苦果切科上聲扈侯古切胡上聲後從田扈托莫報切音帽撼也鏇在線切音賤轉軸欏音羅槅古覈切音革大車机也彴職略切音酌横木渡水曰彴墼古歷切音吉未燒塼坯也筴古協切音封筋也又筴擧也賑止忍切音軫富也又擧救也賉息入切音悉負呼眩切音絢營求也又與詗同柣待骨切音突植也又傳也[illegible]於戟切音益謇與謇同九輦切難也口吃也止言也媾居侯切音垢和也峭七肖切音俏山峻也峙丈几切池上聲峻峙山屹立也舀音遙上聲

指月錄卷之十四

六祖下第五世

臨濟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叅問否。師曰。不曾叅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秖往高安灘頭叅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

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秖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叅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叅堂去。（溈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黃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在何處。師云。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個事。師便近前。檗豎起钁曰。秖這個。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豎起曰。爲甚麼却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師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钁也未舉。困個甚麼。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

師一日在僧堂前坐。見黃檗來。便閉却目。黃檗乃作怖勢。便歸方丈。師隨至方丈禮謝。首座在黃檗處侍立。黃檗云。此僧雖是後生。却知有此事。首座云。老和尚脚跟不點地。却證據個後生。黃檗自於口上打一摑。首座云。知即得。

師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檗。却又睡。檗

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麼。座曰。這老漢作甚麼。檗又打板頭一下。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秖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榜。道了。將钁頭𡎺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𡎺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　黃檗因入厨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吾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轉一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溈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溈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徑山有五百衆。少人參請。黃檗令師到徑山。乃謂師曰。汝到彼作麼生。師曰。某甲到彼自有方便。師到徑山。裝腰上法堂見徑山。徑山方舉頭。師便喝。徑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問徑山。這僧適來有甚麼言句。便喝和尚。徑山云。這僧從黃檗會裏來。你要知麼。自問取他。徑山五百衆大半分散。　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唵（或作揞）

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到龍光。值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光據座。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嗄。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　到三峰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個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何如。師便出去。　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值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誰道不在。）　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肉作瘡。林曰。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一本作海月元無影。遊魚本不迷。此從會元。）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

詩人莫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絕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溈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云和尚意作麽生溈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溈云子又作麽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到大慈慈在方丈內坐師問端居丈室時如何慈云寒松一色千年別野老拈花萬國春師云今古永超圓智體三山鎖斷萬重關慈便喝師亦喝慈云作麽師拂袖便出　到襄州華嚴華嚴倚拄杖作睡勢師云老和尚瞌睡作麽嚴云作家禪客宛爾不同師云侍者點茶來與老和尚喫嚴乃喚維那第三位安排這上座　到翠峰峰問甚處來師云黃蘗來峰云黃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師云黃蘗無言句峰云爲甚麽無師云設有亦無舉處峰云但舉看師云一箭過西天　到象田師問不凡不聖請師速道田云老僧秖與麽師便喝云許多禿子在這裏覓甚麽椀　到明化化問來來去去作甚麽師云秖圖踏破草鞋化云畢竟作麽生師云老漢話頭也不識　到初祖塔頭塔主云長老先禮佛先禮祖師云佛祖俱不禮塔主云佛祖與長老是什麽冤家師便拂袖而出　到金牛牛見師來橫按拄杖當門踞坐師以手敲拄杖三下却歸堂中第一位坐牛下來見乃問夫賓主相看各具威儀上座從何而來太無禮生師云老和尚道甚麽牛擬開口師便打一坐具牛作倒勢師又打

一坐具牛曰今日不著便遂歸方丈（溈山問仰山此二尊宿還有勝負也無仰云勝即總勝負即總負）師爲黃蘗馳書到溈山時仰山作知客接得書便問者個是黃蘗底那個是專使底師便掌仰山約住云老兄知是般事便休同去見溈山溈山便問黃蘗師兄多少衆師云七百衆溈山云什麽人爲導首師云適來已達書了也師却問溈山和尚此間多少衆溈山云一千五百衆師云太多生溈山云黃蘗師兄亦不少師辭溈山仰山送出云汝向後北去有個住處師云豈有與麽事仰山云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此人秖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師後到鎮州普化已在彼師出世普化佐贊于師師住未久普化全身脫去）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麽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打普化作麽師亦打　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符於言下領旨（諸方目此爲四料揀）

師又嘗示衆曰。如諸方學人來。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如中下根器來。我便奪其境而不除其法。或中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俱奪。如上上根器來。我便境法人俱奪。如有出格見解人來。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不歷根器。大德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石火電光。即過了也。學人若眼定動。即沒交涉。擬心即差。動念即乖。有人解者。不離目前。大慧宗杲禪師因悅禪人請普說。僧問臨濟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三千里外絕誵訛。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拔出眼中楔。進云。臨濟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未審與和尚答底是同是別。師云。咬人屎橛不是好狗。進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時如何。師云。適來猶自可而今更郎當。復云。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所以從上諸聖次第出世。各各以善巧方便。忉忉怛怛。唯恐人泥在語言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權說實。說有說無。說頓說漸。豈無言說。因甚麼達磨西來。却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傳言傳語。只要當人各各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事不獲已說個心說個性。已大段狼藉了也。若要拔得生死根株盡。切不得記我說底。纔饒念得一大藏教。如瓶瀉水。喚作運糞入。不名運糞出。却被這些子障却。自己正知見不得現前。自己神通不能發現。只管弄目前光影。理會禪。理會道。理會心。理會性。理會奇特。理會玄妙。大似一棒打月。枉費心神。如來說爲可憐憫者。古人凡有一言半句。設一個金剛圈栗棘蓬。教伊吞。教伊透。若是個英靈獨脫。出情塵。超理性者。金剛圈栗棘蓬是甚麼弄猢孫家具。祭鬼神茶飯。蓋你不能一念緣起無生。只管一向在心意識邊作活計。纔見宗師動口便向宗師口裏討玄討妙。却被宗師倒翻筋斗。自家本命元辰。依舊不知落處。脚跟下黑漫漫。依前只是個漆桶。只如適來上座問奪人不奪境一段話。只如冊子上念將來。如法答他。又理會不得。問一段未了又問一段。恰如村人打傳口令相似。我今不惜口業爲你諸人葛藤註解一徧。臨濟一日示衆云。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會麼。良久。左右顧視便下座。這個便是金剛王寶劍。我昨日說底將蜈蚣毒蛇蝎子并諸雜毒。貯在一甕裏。你試將手就中拈一個不毒底出來看。若拈得出。不妨於此事有少分相應。若拈不出自是你根性遲鈍。夙無靈骨也。怪妙喜不得。臨濟當時道這幾句閒言長語。面目現在。自是你不會看得出

你若領得此意。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鍾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之類。不著問人。一一自知下落。古人垂個方便。豈是閑開。只須知爛泥裏有刺。當時有個克符道者。理會得臨濟意。便出來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臨濟當時不知那裏得許多閑言長語。問湊得恰好。便道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孩垂髮白如絲。諸人還會麼。煦日發生鋪地錦是境。嬰孩垂髮白如絲是人。此兩句。一句存境。一句奪人。克符又作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誵訛。師云。有甚麼誵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師云。評人之罪。驪珠光璨爛。仙桂影婆娑。師云。何不早恁麼道。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此頌大槩在驪珠光璨爛仙桂影婆娑之上。蓋此兩句是境學者問不奪境。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大意只是不可思量擬議。思量擬議者人也。蹉却覿面相呈一著子。即被語言網羅矣。克符此頌。專明煦日發生鋪地錦。所以有驪珠光璨爛仙桂影婆娑之句。乃是存境而奪人。故曰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人之義醍醐毒藥。一道而行。具眼者方能辨別。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答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烟塵。師云。王令已行天下徧。是奪了境。將軍塞外絕烟塵是存人而不奪。頌曰。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師云。也須閑處作堤防。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師云好事不如無。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師云。貧兒思舊債。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師云。自起自倒。你要會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麼。此兩句是境。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便奪了也。其餘人境兩俱奪人境俱不奪。盡是依語。就學家問處答。又問。如何是人境兩俱奪。答云。并汾信絕。獨處一方。便有人境兩俱奪面目。頌曰。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師云。已落第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師云。買石得雲饒。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師云。識法者懼。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師云。前箭猶輕後箭深。正令既行。不留佛祖到這裏進之退之。性命都在師家手裏。如吹毛劍。不可犯其鋒。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答云。王登寶殿野老謳歌。頌曰。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師云。合座是法住法位。主賓言不異。師云。世間相常住。問答理俱全。師云。添一毫不得。減一毫不得。踏破澄潭月。師云。猶有這個在。穿開碧落天。師云。勞而無功。不能明妙用。師云。動著即錯。淪溺在無緣。師云。却依舊處著這個是適來上座請益底公案。謂之四料揀。你若要分明理會得臨濟意。但向他當時垂示處看。如何看山僧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若恁麼便是。你若作山僧

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便不是了也所以五祖師翁有言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麽會便不是了也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麽會方始是你諸人還會麽這般說話莫道是你諸人理會不得妙喜也自理會不得我此門中無理會得理會不得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須信古人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道眼未開大法未明豈免向他人口裏覓禪覓道覓玄覓妙覓得了惟恐人知及至說時又恐說盡了末後無可說這個是無限量底法你以有限量心擬窮他落處且莫錯只如世尊在靈山會上百萬衆前拈華普示獨迦葉破顏微笑何曾怕人知又何曾密室裏傳授來我這裏禪許你衆人問不許你衆人會如上所解註者四料揀你諸人齊問齊會了臨濟之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是臨濟宗旨豈到今日你諸人聞妙喜說得落將謂止如此我實向你道此是第一等惡口若記著一個元字脚便是生死根本也你諸人諸方學得底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是甚麽屎禪一向壓在皮袋裏將謂實有恁麽事莫錯諸上座你真個要參妙喜禪盡將諸方學得底埽向他方世界百不知百不會虛却心來共你理會

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秖是覓個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麽生會

南院顒問風穴沼曰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臨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風穴隨聲便喝又曰如何是第二句臨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風穴曰未問已前錯又問曰如何是第三句臨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風穴曰明破即不堪南院深許之後神鼎諲舉云若人問神鼎如何是第一句云蒼天蒼天如何是第二句云有什麽驢漢如何是第三句云近前來向你道纔近前便打若恁麽會得也不孤負祖師西來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得休佛法不是磨稜合縫底道理似這一脉說話須是久在他門風來始得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說方可如是子細珍重首山上堂舉三句語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山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山曰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山曰不打恁麽驢漢曰將何接人山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山曰解問無人答曰即今秖對者是誰山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山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洪覺範智證傳引涅槃經圓伊三點語及塗毒鼓語而爲傳曰巖頭奯禪師嘗曰涅槃經

此三段義似宗門夫言似則非宗門旨要明矣然宗門旨要雖即文字語言不可見離文字語言亦安能見哉臨濟曰大凡舉唱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此塗毒鼓聲也臨濟歿二百年尚有聞而死者夫分賓主如並存照用如別立君臣如縱慈明曰一句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同安曰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還鄉曲調如何唱明月堂前枯樹花如前語句皆非一代時教之所管攝摩醯首羅面上亞豎一目非常目也幻寄曰洪師如並如別如縱語若錯認則罪深於薦福古也

覺範著臨濟宗旨曰汾陽昭禪師示衆曰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阿那個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個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豈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游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佛種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迹如今還有商量者麽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答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答曰西方日

出艸。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答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答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師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像。問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陝府灌鐵牛。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師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在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還會麼。恁麼會得。不是性燥底衲僧。作麼生會。好。又舉三玄語曰。汝還會三玄底時節麼。直須明取古人意旨然後自心明去。更得通變自在。受用無窮。喚作自受用身佛。不從他教。便識得自家活計。所以南泉曰。王老師十八上解作活計。僧便問古人十八上解作活計。未審作個甚麼活計。答曰。兩隻水牯牛。雙角無欄棬。復云。若要於此明得去。直須得三玄旨趣。始得受用無礙。自家慶快。以暢平生。大丈夫漢。莫教自辜負事。不通彼此無利濟。與汝一切頌出曰。第一玄。法界廣無邊。森羅及萬象。總在鏡中圓。第二玄。釋尊問阿難。多聞隨事答。隨器量方圓。第三玄。直出古皇前。四句百非外。閭氏問豐干。師乃曰。這個是三玄底頌。作麼生是三玄底旨趣。直教決擇分明。莫只與麼望空裏妄解。道我曾親近和尚來。與我說了。脫空謾語。誑謼它人。喫鐵棒有日。莫言不道。又因採菊。謂衆曰。金花布地。玉蘂承天。杲日當空。乾坤朗耀。雲騰致雨。露結爲霜。不傷物義。道將一句來。還有道得底麼。若道不得。眼中有屑。直須出却始得。所以風穴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於此明去。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卽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要知老僧與闍黎麼。拈其膝曰。這裏是闍黎。這裏是老僧。且問諸上座。老僧與闍黎是同是別。若道是同去。上座自上座。老僧自老僧。若道是別去。又道老僧卽是闍黎。若能於此明得去。一句中有三玄三要。賓主歷然。平生事辦。參尋事畢。所以永嘉曰。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億。又曰。臨濟兩堂首座一日相見。齊下喝。僧問臨濟還有賓主也無。答曰。賓主歷然。師作偈曰。兩堂首座總作家。其中道理有紛拏。賓主歷然明似鏡。宗師爲點眼中花。無盡居士謂予曰。汾陽臨濟五世之嫡孫。天下學者宗仰。觀其提綱。渠渠惟論三玄三要。今其法派皆以（此字應衍）謂三玄三要。一期建立之語。無益於道。但於諸法不生異見。一切平常。便是祖意。其說是否。予曰。居士聞其說曉然了解。寧復疑汾陽提綱乎。曰吾固疑而未決

也。予曰。此其三玄三要之所以設也。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一切衆生熱惱海中清涼寂滅法幢也。此幢之建。譬如塗毒之鼓。擊之則聞者皆死。惟遠聞者後死。若不橫死者。雖聞不死臨濟無恙時。與化三聖寶壽定上座輩。聞而死者今百餘年。猶有悟其旨者。卽後死者也。而諸法派謂無益於道者。卽不橫死者也。祖宗門風。壁立萬仞。而子孫畏之。喜行平易坦塗。此所謂法道陵夷也。譬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笑之。臨濟但曰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而已。初未嘗自爲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也。古塔主者。悞認玄沙三句爲三玄。故但分三玄。而遺落三要。叢林安之。不以爲非。爲可嘆息。玄沙曰。眞常流注。爲平等法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遣理。謂之明前不明後。盖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若知出格之旨則不被心魔所使。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坐平常之見。此第一句也。古謂之句中玄。同機轉位。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迥脫色慾愛見之境。此第二句也。古謂之意中玄。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眞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用全不用。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此第三句也古謂之體中玄。浮山遠公亦曰。意中玄。非意識之意古不足道。遠亦迷倒。予不可以不辯。無盡頌之。薦福古示衆云。衆生久流轉者。爲不明自己。欲出苦源但明取自己。自己者。有空劫時自己。有今時日用自己。空劫自己是根蔕。今時日用自己是枝葉。又曰。一夏將末。空劫已前事還得相應也未。若未得相應。爭奈永劫輪迴何。有什麼心情學佛法。廣求知解。破知解風吹入生死海。若是知解。諸人過去生中。總曾學來。多知多解。說得辯慧過人。機鋒迅疾。只是心不息與空劫已前事不相應。因茲惡道輪迴。動經塵劫。不復人身。如今生出頭來。得個人身。在袈裟之下。依前廣求知解。不能息心。未免六趣輪迴。何不歇心去。如癡如迷去。不語五七年去。已後佛也不奈汝何。古德云一句語之中。須得具三玄。故知此三玄法門是佛知見。諸佛以此法門度脫法界衆生。皆令成佛。令人却言三玄是臨濟門風。誤矣。汾州偈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古注曰。此句總頌三玄也。下三句別列三玄也得意忘言道易親。古注曰。此玄（或作意）中玄也。一句明明該萬象。古注曰。此體中玄也。重陽九日菊花新。古注曰。此句中玄也。僧問三玄三要之名。願爲各各標出。古曰。三玄者。一體中玄。二句中玄。三玄中玄。此三玄門是佛祖正見。學道人但隨入得一玄。已具正見入得諸佛閫域。僧問依何聖教參詳。悟得體中玄。古

曰如擧法師云會萬物爲自已者其唯聖人乎又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又曰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世間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六祖云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法而能建立皆是自心生萬種法又云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此等方是正見纔鈌纖毫即成邪見便有剩法不了唯心僧又問如何等語句及時節因緣是體中玄古曰佛以手指地曰此處宜建梵刹天帝釋將一莖草挿其處曰建梵刹竟佛乃微笑水潦被馬祖一踏踏倒起曰萬象森羅百千妙義只向一毫上便識得根源僧問趙州如何是學人自已州對曰山河大地此等所謂合頭語直明體中玄正是潑惡水自無出身之路所以雲門誡曰大凡下語如當門劍一句之下須有出身之路若不如是死在句下又南院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進曰有何言句明出身之路古曰如杏山問石室曾到五臺否對曰曾到曰見文殊否對曰見又問文殊向汝道什麽對曰道和尚父母抛在荒草裏僧問甘泉維摩以手擲三千大千世界於他方意旨如何答曰塡溝塞壑僧曰一句道盡時如何答曰百雜碎雲門問僧甚處來曰南嶽來又問讓和尚爲甚入洞庭湖裏僧無對雲門代云謝和尚降尊就卑此等語雖赴來機亦自有出身之路要且未得脫灑潔淨更須知有句中玄僧曰既悟體中玄凡有言句事理俱備何須句中玄古曰體中玄臨機須看時節分賓主又認法身法性能卷舒萬象縱奪聖凡被此見解所纏不得脫灑所以須明句中玄若明得謂之透脫一路向上關棙又謂之本分事祗對更不答話僧曰何等語句是句中玄古曰如比丘問佛說甚法佛云說定法又問明日說甚法佛云不定法曰今日爲甚定明日爲甚不定佛曰今日定明日不定僧問思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答曰盧陵米作麽價又僧問趙州承聞和尚親見南泉來是否答曰鎭州出大蘿蔔頭又問雲門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答曰餬餅如何是向上關棙曰東山西嶺青又問洞山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若於此等言句中悟入一句一切總通所以體中玄見解一時淨盡從此已後總無佛法知見便能與人去釘楔脫籠頭更不依倚一物然但脫得知見見解猶在於生死不得自在何以故爲未悟道故於它分上所有言句謂之不答話今世以此爲極則天下大行祖風欲滅爲有言句在若要不涉言句須明玄中玄僧曰何等語句時節因緣是玄中玄古曰如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又僧問馬大師離四句

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答曰我今日無心情但問取智藏僧問藏藏曰我今日頭痛問取海兄又問海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又臨濟問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三問三被打此等因緣方便門中以爲玄極惟悟者方知若望上祖初宗即未可也僧曰三玄須得一時圓備若見未圓備有何過古曰但得體中玄未了句中玄此人常有佛法知見所出言句一一要合三乘對答句中須依時節具理事分賓主方謂之圓不然謂之偏枯此人以不忘知見故道眼未明如眼中有金屑須更悟句中玄乃可也若但悟句中玄即透得法身然反爲此知見奴使並無實行有憎愛人我以心外有境未明體中玄也雲門臨濟下兒孫多如此凡學道人縱悟得一種玄門又須明取玄中玄方能不坐在脫灑路上始得平穩脚蹋寔地僧曰既云於佛祖言句棒喝中學何故有盡善不盡善者古曰一切言句棒喝以悟爲則但學者下劣不悟道但得知見知見是學成非悟也所以認言句作無事作點語作縱語作奪語作照作用作同時不同時語此皆邪師過謬非衆生咎學者本意只欲悟道見性爲其師不達道祗將知見敎渠故曰我眼本正因師故邪僧曰師論三玄法門名既有三法門亦有三而語句各各不同如何又言一句之中須具三玄三要古曰空空法界本自無爲隨緣應現無所不爲所以虛空世界萬象森羅四時陰陽否泰八節草木榮枯人天七趣聖賢諸佛五教三乘外道典籍世出世間皆從此出故云無不從此法界流究竟還歸此法界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楞嚴曰於一毫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維摩曰或爲日月天梵王世界主或時作地水或時作火風李長者云於法界海之智水示作魚龍處涅槃之大宅現陰陽而化物眞覺云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三祖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故曰萬物本無撓眞成立眞性無量理不可分故知無邊法界之理全體徧在一法一塵之中華嚴曰法性徧在一切處一切衆生及國土三世悉在無有餘亦無形相而可得到此境者一法一塵一色一聲皆具周徧含容四義理性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耶僧又進曰古人何故須要一語之中具三玄三要其意安在哉古曰蓋緣三世諸佛所有言句教法出自體中玄三世祖師所有言句并教法出自句中玄十方三世佛之與祖師所有心法出自玄中玄故祖道門中量大人容易領解且如親見雲門尊宿具大解脫如德山密洞山初智門寬巴陵鑒只悟得言教要且未

悟道見性。何以知之。如僧問巴陵。提婆宗。答曰銀椀裏盛雪。問吹毛劍。答曰珊瑚枝枝撐著月。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答曰雞寒上樹。鴨寒下水。云我此三轉語。足報同門恩了也。更不爲作忌齋。大衆。雲門道此事若在言句。一大藏教豈無言句。豈可以三轉語使報師恩乎。覺範僧寶傳贊曰。古說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爲玄沙所立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其三分兩種自巳。不知聖人立言之難。何謂三玄三要爲玄沙所立三句耶。曰。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臨濟所立之宗也。在百丈黃檗。但名大機大用。在巖頭雪峯。但名陷虎卻物。譬如火聚。觸之爲燒。背之非火。古謂非是臨濟門風。則必有據而言。有據何不明書以絕學者之疑。不然則是臆說。肆爲臆說。則非天下之達道也。見立三玄則分以爲體中爲句中爲玄中。至言三要則獨不分辨乎。方譏呵學者溺於知見。不能悟道。及釋一句之中具三要。則反引金剛楞嚴維摩等義證成曰。理之性無邊。事相無邊。參而不雜。混而不一。何疑一語之中不具三玄三要。夫叙理叙事。豈非知見乎。且教乘既具此義。則安用復立宗門。古以氣蓋人。則毀教乘爲知見。自宗不通。則又引知見以爲證。此一失也。何謂罪巴陵三語不識活句耶。曰。巴陵眞得雲門之旨。夫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使問提婆宗。答曰外道是。問吹毛劍。答曰利劍是。問祖教同異。答曰不同。則鑒作死語。墮言句中。今觀所答三語。謂之語。則無理。謂之非語。則皆赴來機。活句也。古非毀之。過矣。二失也。何謂分二種自巳。不知聖人立言之難耶。曰。世尊偈曰。陀那微細識。習氣如瀑流。眞非眞恐迷。我常不開演。以第八識言其爲眞也耶。則慮迷無自性。言其非眞也耶。則慮迷爲斷滅。故曰我常不開演。立言之難也。爲阿難指示。卽妄卽眞之旨。但曰二種錯亂修習。一者用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識精一圓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然猶不欲間隔其辭。慮於一法中生二解。故古初建兩種自巳。疑誤後學。三失也。　林間錄云。臨濟大師曰。大凡舉唱宗乘。須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今諸方納了多溟涬其語。獨汾陽無德禪師能妙達其旨。作偈明通之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非特臨濟宗喜論三要。石頭所作叅同契。備具此旨。竊嘗深觀之。但易玄要之語爲明暗耳。文止四十餘句。而以明暗論者半之。篇首便標曰。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又開通發揚之曰。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在暗則必分上中。在明則須明清濁。此體中玄也。至指其宗而示其意。則曰

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故下廣叙明暗之句。奕奕聯連不巳。此句中玄也。及其辭盡也。則又曰。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道人日用。能不遺時失候。則是眞報佛恩。此意中玄也。法眼爲之注釋。天下學者宗承之。然予獨恨其不分三法。但一味作體中玄解。失石頭之意。李後主讀當明中有暗注辭曰。玄黃不眞。黑白何咎。遂開悟。此悟句中玄爲體中玄耳。如安楞嚴破句讀首楞嚴。亦有明處。予懼學者雷同其旨。宗門妙意古趣。今叢林絕口不言。老師宿德目以爲衰末學小生。日以講誦。無復明辨。因記先德詮量大法宗之於此。以俟有志者。又云。此方教體。以音聞應機。故引導者。假以語言。發其智用。然以言遣言。以理遣理。則妙指圓明。未嘗間斷。謂之流注眞如。此汾陽所謂一句明明該萬象者也。得之者神而明之。不然死於語下。故其應機而用。皆脫略窠臼。使不滯影迹。謂之有語中無語。此汾陽所謂重陽九日菊花新者也。三玄之設。本猶遣病。故達法者貴知其意。知意則索爾虛閑。隨緣任運。謂之不遺時。此汾陽所謂得意忘言道易親者也。古塔主喜論明此道。然一論三玄則可以言傳。至論三要則未容無說。豈不曰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自非親證此道。莫能辨也。海印昇珍曰。古德於三玄語類能言之。而於三要則皆杜口。按淨名經香積佛品註中。羅什曰。如來說法。其要有三。一輭善語。二剛強語。三雜說。善行樂果。輭善語也。惡行苦果。剛強語也。讚善毀惡。雜說也。三要蓋本於此也。幻寄曰。臨濟曰。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薦福古分擘古人公案。謂此爲體中玄。此爲句中玄。無論未達臨濟落處。卽於此句具三玄一玄具三要文義。亦相戾甚矣。寂音力斥之。良是。而謂薦福悞認玄沙三句爲三玄。則其悞與薦福等。蓋玄沙三句。初未嘗有體中句中之名。兩家所陳。俱以第三爲極則。沙之第一句。所謂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祇是仁者等語已盡。福之所謂體中玄。寂音乃摘其數語而爲句中玄。復以沙之第三句爲體中玄。淺深既自倒置。強合其所本二。強析其所本一。傳會欺衆。何異束蒲爲脯。原福所立二種自巳之意。謂體中是教乘極則。語句中是宗乘極則。自巳是今所謂玄中玄而盡佛祖心法。其訶巴陵三語未足以張自巳言句邊事。必不涉言句。契空劫自巳。始得具所言句未爲悟道意也。殊不知盧陵米價卽空劫自巳。佛恩郎指盧陵米價。鎭州蘿蔔爲句中玄。謂悟此等郎具三玄三要。佛佛授手。授不可授之授。授此而巳。燈燈相續。續無所續之續。續此而巳。謂此是言句別求空劫自巳。吾知其愈遠也。寂音謂福不識陵活句

彼豈以廬陵米價爲死句。因識爲宗乘極則。語直未識此語。即空劫自己之分身。雖終日言而未嘗言。與福所舉玄中玄諸公案。無異道耳。福既不能識此。則玄中之所列世尊良久。馬師無心情。黃檗打臨濟。又何能窺一藩乎。於不二法強生二解。佛祖亦不奈渠何矣。嗚呼。世尊拈花。便是青原拈米價。使人盡解笑而承母入金色頭陀。又何足貴哉。宜乎薦福之未達也。寂音又入引楞嚴。罪薦福立二種自己。而楞嚴固有二種根本。謂根本可云二種。自己不可。福肯俛首乎。且福之言曰。空劫自己是根蒂。今時自己是枝葉。福亦何嘗截然二之。必以此爲罪。則凡云真心妄心本來識神。皆貝罪哉。福之分擘三玄。實不知而妄作。而音之斥福。則又不能無痴。音太息立言之難。不誣也。林間錄所載論玄要語。悉本薦福。其引參同契責法眼。更自穿鑿。當據臨濟宗旨。時音之見已日劫遠矣。曇珍三要乃薦福流裔。玄沙三句。具沙章中。欲契三玄三要句。請看金色笑拈花。窺鞭良馬今何處。高樹扶疎挂晚霞。）師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麽生會。僧擬議。師便喝。（寂音頌云。金剛王劍。覿露堂堂。纔涉唇吻。即犯鋒鋩。踞地師子。本無窠臼。顧佇之間。即成滲漏。探竿影草。不入陰界。一點不來。賊身自敗。有時一喝。不作喝用。佛法大有。只是牙痛。）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麽。汝且作麽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

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上堂。僧出作禮。師便喝。僧曰。老和尚莫探頭好。師曰。你道落在甚麽處。僧便喝。（人天眼目有師便打一句）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作禮。師曰。你道好喝也無。僧曰。草賊

大敗。師曰。過在甚麽處。僧曰。再犯不容。（人天眼目有師便喝一句）師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崇覺空頌云。孔明諸葛隱蓬廬。明主求賢三下車。爲報將軍莫輕躁。先生謀策必無虞。）

師會下有同學二人相問。一云。離却中下二機。請兄道一句子。一云。擬問則失。一云。與麽則禮拜老兄去也。一云者賊。師聞乃陞堂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便下座。（徹菴璿頌云。美人私語佇中庭。轉盼金籠鸚鵡聽。生怕禽言露心事。手挼香稻暗叮嚀。　廣慧璉舉兩堂首座相見齊喝話云。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賓主。是個瞎漢。若道無賓主。也是個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你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也好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麽生出得山僧圈䙡去。良久云。苦哉苦哉。蝦蟇蚯蚓跨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遂拈拄杖云。一隊無孔鐵椎速退速退。）

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秖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

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僧問克符禪師。如何是賓中賓。符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符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符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符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痴頑。符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僧問神鼎諲。如何是賓中賓。鼎云。瞎。云如何是賓中主。鼎云。一似瞎。云如何是主中賓。鼎云。放汝三十棒。云如何是主中主。鼎云。耶丁。僧問雪竇顯曰。如何是賓中賓。曰。滿面埃塵。又曰。噫。復頌云。賓中之賓。少喜多嗔。丈夫壯志。當付何人。曰如何是賓中主。曰兆分其五。又曰引。復頌曰。賓中之主。玄沙猛虎。半合半開。唯自相許。曰如何是主中賓。曰月帶重輪。又曰收。復頌曰。主中之賓。溫故知新。互換相照。師子嚬呻。曰如何是主中主。曰大千捏聚。又曰揭。復頌曰。主中之主。正令齊舉。長劒倚天。誰敢當禦。總頌曰。賓主分不分。顚頂絕異聞。解布勞生手。寄言來白雲。華嚴普孜舉四賓主話云。賓中問主。互換機鋒。主中問賓。同生同死。主中辨主。飲氣吞聲。賓中覓賓。白雲萬里。故句中無意。意在句中。於斯明得。一雙孤鴈撲地高飛。於斯未明。一對鴛鴦池邊獨立。知音禪客。相共證明。影響異流。切須子細。良久曰。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

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駈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汾陽云。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是個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作麼生湊泊。瑯琊覺云。先照後用。露師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獎嬰兒。撫憐赤子。此是古人建立法門。爲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騅。還有爲瑯琊出氣底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下座。慈明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所以道。有明有暗。有起有倒。

乃喝一喝云。且道是照是用。還有緇素得出底麼。若有試出來呈醜拙看。若無。山僧今日失利。徑山杲云。若也先照後用。則瞎一切人眼。若也先用後照。則開一切人眼。若也照用同時。則半瞎半開。若也照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瞎。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有主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即今衆中或有個不受人瞞底漢。來道者裏是甚麼所在。說有說無。說虛說實。說照說用。說主說賓。攔胸搊住。拽下禪牀痛搥一頓。也怪伊不得。）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從汝等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

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秖宜老漢。大覺云。得即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師問僧。甚處來。僧便喝。師揖坐。僧擬議。師便打。又一僧來。師竪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復見僧來。亦竪起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徑山杲頌。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毒舌盡消除。更饒急急如律令。不須門上畫蜘蛛。）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竪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竪起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接。師便打。

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

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舉前話。三聖

便打。僧擬議。聖又打。（天童華云。臨濟三聖。當時若有轉身句。後代兒孫未至埽土。爲拈拄杖云。更有一個甚處去。卓拄杖一下。）　有一老宿叅便問。禮拜卽是。不禮拜卽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個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聞云。官馬相踏。）　大覺到叅。師舉起拂子。覺敷坐具。師擲下拂子。覺收坐具。叅堂去。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不禮拜。又不喫棒。師聞。令喚覺。覺至。師曰。大衆道汝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長老親故。覺乃珍重下去。師問院主甚麼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

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糶得這個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黃龍南云。院主下喝。不可放過。典座禮拜。放過不可。臨濟行令。歸宗放過。三十年後。有人說破。）　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粗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粗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卽得。太粗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粗細。師乃吐舌。（妙喜曰。且道臨濟兩次休去。還有商量分也無。若有。且如何商量。）　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地爐內坐。因說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

他是凡是聖。言猶未了。普化入來。師便問。汝是凡是聖。普化云。汝且道我是凡是聖。師便喝。普化以手指云。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師云。者賊。普化云。賊賊。便出去。　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師見云。大似一頭驢。普化便作驢鳴。師謂直歲云。細抹草料著。普化云。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　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作甚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　師問杏山。如何是露地白牛。山曰。吽吽。師曰。啞

那。山曰。長老作麼。師曰。者畜生。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師搊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谷又問十二面觀音。那個是正面。師下禪牀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　師云。山僧無一法與人。秖是治病解縛。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休歇無事去。　又云。一念緣起無生。超出三乘權學。　示衆云。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眞正見解。若得眞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只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只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

疑如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自信不及、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你欲識得祖佛麼。只你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終不得他活祖意。此時不遇、萬劫千生、輪迴三界。徇好惡境掇去驢牛肚裏生。道流、約山僧見處、與釋迦不別。每日多般用處、欠少甚麼。六道神光、未曾間歇。若能如是見得、即是一生無事人。大德、三界無安、猶如火宅。此不是你久停住處。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擇貴賤老少。你要與祖佛不別。但莫外求。你一念清淨心光。是你屋裏法身佛。你一念無分別心光。是你屋裏報身佛。你一念無差別心光。是你屋裏化身佛。此三種身。是你即今目前聽法底人。只爲不向外馳求。有此功用。若據經論家。取三種身爲極則。約山僧見處不然。此三種身是名言。亦是三種依。古人云身依義立。土據體論。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光影。大德。你且識取弄影底人。是諸佛之本源。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是你四大色身不解說法聽法。脾胃肝膽不解說法聽法。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甚麼解說法聽法。是你目前歷歷底。勿一個形段孤明。是者個解說法聽法。若如是見得。便與祖佛不別。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觸目皆是。只爲

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所以輪迴三界。受種種苦。約山僧見處。無不甚深。無不解脫。道流。心法無形。通貫十方。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本是一精明。分爲六和合。一心既無。隨處解脫。山僧恁麼說。意在甚處。只爲道流一切馳求心不能歇。上他古人閑機境。道流。取山僧見處。坐斷報化佛頭。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等妙二覺。擔枷鎖漢。羅漢辟支。猶如厠穢。菩提涅槃。如繫驢橛。何以如此。只爲道流不達三祇劫空。所以有此障礙。若是眞正道人。終不如是。但能隨緣消舊業。任運著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無一念心希求佛果。緣何如此。古人云。若欲作業求佛。佛是生死大兆。大德。時光可惜。秖擬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認名認句。求佛求祖。求善知識意度。莫錯。道流。你只有一個父母。更求何物。你自返照看。古人云。演若達多失却頭。求心歇處即無事。大德。且要平常。莫作模樣。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兵。便即見神見鬼。指東畫西。好晴好雨。如是之流。盡須抵債。向閻羅王前吞熱鐵丸有日。在好人家男女。被者般野狐精魅所著。便即捏怪。瞎屢生。索飯錢有日在。道流。切要求取眞正見解。向天下橫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身心更莫造作。只是平常。你纔擬心。早是錯了也。且莫求佛。佛是名句。你還識馳求底麼。

三世十方佛祖出來。也只爲求法。如今參學道流。也只爲求法。得法始了。未得依前輪迴五道。云何是法。法者是心法。心法無形。通貫十方。目前現用。人信不及。便乃認名認句。向文字中求其意度。與佛法天地懸隔。道流。山僧說法。說甚麼法。說心地法。便能入淨入穢。入凡入聖。入眞入俗。要且不是你眞俗凡聖。能與一切眞俗凡聖安名。一切眞俗凡聖。安者個名字不得。道流。把得便用。更莫安排。方契玄旨。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只如有個文殊普賢出來。目前各現一身問法。纔道咨和尚。我早辨了也。何以如此。只爲我見處別。外不取凡聖。內不住根本。見徹本法。更不疑

謬。又云。道流。佛法無用功處。只是平常無事。著衣喫飯。屙矢送尿。困來即臥。愚人笑我。智乃知焉。古人云。向外作工夫。總是癡頑漢。你且隨處作主。立處皆眞。一切境緣。回換不得。縱有從來習氣。五無間業。皆爲解脫大海。今時學禪者。總不識法。猶如觸鼻羊。逢著物安在口裏。奴郎不辨。賓主不分。如是之流。邪心入道。即不得名爲眞出家人。正是眞俗家人。夫出家者。須辨得平常眞正見解。辨佛辨魔。辨眞辨僞。辨凡辨聖。若如是辨得。名眞出家人。若魔佛不辨。正是出一家入一家。乃喚作造業衆生。未得名爲眞出家人。只如今有個佛魔同體。若明眼道流。魔佛俱打。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未有了日。時有僧問。如何是佛魔。乞垂開示。曰。你一念心疑處是佛魔。你若達得萬法無生。心如幻化。更無一塵一法。處處清淨。即無佛魔。佛與衆生。是染淨二境。約山僧見處。無佛無衆生。無古無今。得者便得。不勒時節。亦無修證。無得無失。一切時中。更無別法。設有一法過此。我說如夢如幻。山僧所說。只是道流現今目前孤明歷歷地聽法者。此人處處不滯。通徹十方。三界自在。入一切差別境不能回換。一剎那間透入法界。逢佛說佛。逢祖說祖。逢羅漢說羅漢。逢餓鬼說餓鬼。向一切處遊履國土教化衆生。未曾離一念。隨處清淨。光透十方。萬

法一如。道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只爲你信不及。念念馳求。捨頭覓頭。自不能歇。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向淨土中厭凡欣聖。如此之流。取捨未忘。染淨心在。如禪宗見解。又且不然。直是現今更無時節。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相治。總無實法。若如是見。是眞出家。日消萬兩黃金。道流。莫取次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道我解禪解道。辯似懸河。皆是造地獄業。若是眞正學道人。不見世間過。切急要求眞正見解。若達眞心。悟性圓明。方始了畢。問。如何是眞正見解。乞再指示。曰。你但一切入凡入聖。入染入淨。入諸佛國土。入彌勒樓閣。入毘盧遮那世界。處處皆現

國土。成住壞空。佛出於世。轉大法輪。入無餘涅槃。不見有去來相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便入無生法界。處處游履國土。入華藏世界。盡見諸法全眞。皆是實相。（語錄作盡見諸法空相。皆無實法。此從正法眼藏。）惟有聽法無依道人。是諸佛之母。所以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若如是見得。是眞正見解。學人不了。執爲名句。被他凡聖名礙。所以障其道眼。不得分明。只如十二分教。皆是表顯之說。學者不會。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皆是依倚。落在因果。未免三界生死。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卽今識取聽法底人。無形無相。無根無本。無住處活鱍鱍地。應是萬般施設。用處只是無處所。（語錄所字下有以字）覓著轉遠。求之轉乖。號爲秘密。道流。你莫認個夢幻伴子。遲晩中間。便歸無常。你向此世界中。覓甚麼物作解脫。覓取一口飯喫。補毳過時。且要訪尋善知識。莫因循逐樂。虛生浪死。光陰可惜。念念無常。粗則被地水火風。細則被生住異滅。四大四相所逼。無有了期。道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免被境緣擺撲。問。如何是四種無相境。師曰。你一念心愛。被水溺。你一念心嗔。被火燒。你一念心疑。被地礙。你一念心喜。被風飄。若能如是辨得。不被境轉。處處用境。東涌西沒。南涌北沒。中涌邊沒。邊涌中沒。履水如地。履地如水。緣何如此。爲達四大如夢如幻故。道流。你只今聽法者。不是你四大。能用你四大。若如是見得。便乃去住自由。約山僧見處。沒嫌底法。你若憎凡愛聖。被聖凡境縛。有一般學人向五臺山求文殊現。早錯了也。五臺山無文殊。你欲識文殊麼。只你目前用處始終不異。處處不礙。此個是活文殊。你一念心無差別光。處處總是普賢。你一念心能自在。隨處解脫。此是觀音三昧法。互爲主伴。顯卽一時顯。隱卽一時隱。一卽三。三卽一。如是解得。方始好看教。

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是非天下。排斥三藏教。罵辱諸小兒。向逆順中覓人。所以我於十二年中。求一個業性如芥子許不可得。若似新婦子禪師。便卽怕趁出院。不與飯喫。不安不樂。自古先輩。到處人不信。被遞出。始知是貴。若到處人盡肯。堪作甚麼。所以師子一吼。野犴腦裂。道流。諸方說有道可修。有法可證。你且說證何法。修何道。你今用處欠少甚麼物。修補何處。後生小阿師不會。便卽信者般野狐精魅。許他說事。繫縛他人。言道理行相應。護惜三業。始得成佛。如此說者如春細雨。古人云。路逢達道人。第一莫向道。所以言若人修道道不行。萬般邪境競頭生。智劍出來無一物。明頭未顯暗頭明。所以古人云。平常心是道。大德覓甚麼物。現今目前聽法無依道人。歷歷地分明。未曾欠少。你若欲得與祖佛不別。但如是見。不用疑悞

你心心不異。名之活祖。心若有異。則性相別。心不異故。卽性相不別。問。如何是心心不異處。師曰。你擬問。早異了也。性相各分。道流莫錯。世出世諸法。皆無自性。亦無生性。但有空名。名字亦空。你秖麽認他閑名爲實。大錯了也。設有。皆是依變之境。有個菩提依。涅槃依。解脫依。三身依。境智依。菩薩依。佛依。你向依變國土中覓什麽物。乃至三乘十二分教。是拭不净故紙。佛是幻化身。祖是老比丘。你還是娘生已否。你若求佛。卽被佛魔攝。你若求祖。卽被祖魔縛。你若有求皆苦。不如無事。有一般禿比丘向學人道。佛是究竟於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果滿始成道。道流。你若道佛是究竟。緣什麽八十年後。向拘尸羅城雙林樹間側臥而死去。佛今何在。明知與我生死不別。你言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明知是幻化。古人云。如來舉身相。爲順世間情。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假言三十二。八十也空聲。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眞形。你道佛有六通。是不可思議。一切諸天神仙阿修羅。大力鬼。亦有神通。應是佛否。道流莫錯。秖如阿修羅與天帝釋戰。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入藕絲孔中藏。莫是聖否。如山僧所舉。皆是業通依通。夫如佛六通者不然。入色界不被色惑。入聲界不被聲惑。入香界不被香惑。入味界不被味惑。入觸界不被

觸惑。入法界不被法惑。所以達六種色聲香味觸法。皆是空相。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雖是五蘊漏質。便是地行神通。道流。眞佛無形。眞法無相。你秖麽幻化上頭作模作樣。設求得者。皆是野狐精魅。並不是眞佛。是外道見解。夫如眞學道人。並不取佛。不取菩薩羅漢。不取三界殊勝。迥然獨脫。不與物拘。乾坤倒覆。我更不疑。十方諸佛現前。無一念心喜。三塗地獄頓現。無一念心怖。緣何如此。我見諸佛空相。變卽有。不變卽無。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所以夢幻空華。何勞把捉。惟有道流目前現今聽法底人。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入三塗地獄如游園觀。入餓鬼畜生而不受報。緣何如此。無嫌底法。你若愛聖憎凡。生死海裏沉浮。煩惱由心故有。無心煩惱何拘。不勞分別取相。自然得道須臾。你擬傍家波波地學得。於三祇劫中。終歸生死。不如無事向叢林中牀角頭交脚坐。

道流。你欲得如法。但莫生疑。展則彌綸法界。收則絲髮不立。歷歷孤明。未曾欠少。眼不見。耳不聞。喚作什麽物。古人云。說似一物則不中。你但自家看。更有什麽。說亦無盡。各自著力。珍重。

道流。是你目前用處。與祖佛不別。秖麽不信。便向外求。莫錯。向外無法。內亦不可得。你取山僧口裏語。不如歇業無事去。已起者莫續。未起者不要放起。便勝你十年行脚。約山僧見處。無如

許多般。秖是平常著衣喫飯。無事過時。　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拘。透脫自在。　你一念心歇得處。喚作菩提樹。你一念心不能歇得處。喚作無明樹。無明無住處。無明無始終。你若念念心歇不得。便上他無明樹。便入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你若歇得。便是清淨身界。你一念不生。便是上菩提樹。三界神通變化。意生化身。　有一般瞎禿子。喫飯飽了。便坐禪觀行。把捉念漏。不令放起。厭喧求靜。是外道法。祖師云。你若住心看靜。舉心外照。攝心內澄。凝心入定。如是之流。皆是造作。是你如今與麼聽法底人。作麼生

擬修他證他莊嚴他。渠且不是修底物。不是莊嚴得底物。若教他莊嚴。一切物卽莊嚴得。　山僧說向外無法。學人不會。卽便向裏作解。便卽倚壁坐。舌拄上齶。湛然不動。取此爲是祖門佛法。也大錯。是你若取不動清淨境。爲是。你卽認他無明爲郎主。古人云。湛湛黑暗深坑。實可怖畏。此之是也。你若認他動者。是。一切草木皆解動。應可是道否。所以動者是風大。不動者是地大。動與不動。俱無自性。你若向動處捉他。他向不動處立。你若向不動處捉他。他向動處立。譬如潛泉魚。鼓波而自躍。大德。動與不動。是二種境。還是無依道人。用動用不動。　咸通八年丁亥四月

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西北。謚慧照。（寂音曰。急須磨者。船子曰。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也。幻寄曰。寂音秖識菜刀子。未夢見吹毛劍在。）

指月錄卷之十四終

指月錄卷之十五

六祖下第五世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初習毗尼。忽（青原）棄去。抵溈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溈曰。施主米莫拋撒。師曰。不拋撒。溈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撒。這個是甚麽。師無對。溈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麽處生。溈呵呵大笑歸方丈。溈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甁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麽。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於長沙瀏陽陶家坊。朝游夕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秖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麽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瀏陽乃有古佛耶。（妙喜曰。不見道。師子一滴乳。迸散十斛驢乳。大陽延云。如今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且道合向甚麽處行。良久云。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圓通善云。且道諸人即今脚跟下一句作麽生道。若道萬里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聖。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落人間。）師在方丈內。僧在窗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麽不覩師顏。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峰。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曰。甚麽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死急。峰聞曰。老僧罪過。（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石霜。洞山价云。笑殺土地。東禪齊云。只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也。他爲什麽道死急。若不會。作麽生。雪峯豈可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說即不可。幻寄云。齊公此言。以病爲藥。眼目定動。入地獄如箭射。）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個不顧。師曰。是。曰秖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　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即船。遇陸即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　雲蓋問。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師曰。堂中事作麽生。曰無人接得渠。師曰。道也太煞道。也只道得八九成。曰未審和尚作麽生道。師曰。無人識得渠。（妙喜曰。一對無孔鐵椎。就中一個最重。傳燈錄于師後語。仍作無人接得渠。東禪齊云。只如石霜意作麽生。若道一般。前來爲甚麽不許伊。若道別有道理。又只重說一徧。且道古人意作麽生。）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刺脚與麽來。還審得這個麽。曰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麽厚。爲甚却審這個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奈審這個不得。師曰。與麽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惺惺生。曰爭奈聾。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　裴相公來。師

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麽。裴無對。師乃留下笏。示衆。初機未覯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疎山仁叅。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黃金堪作甚麽。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個解會。亦未許渠在。（後僧問九峯。如何是頭。峯曰。開眼不覺曉。曰如何是尾。峯曰。不坐萬年牀。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峯曰。終是不貴。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峯曰。雖飽無力。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峯曰。兒孫得力。室內不知。）師居石霜二十年。學衆多有常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唐僖宗聞師名。專使賜紫。師堅辭不受。光啟四年戊申二月己亥。安坐而化。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麽道。吾曰。汝作麽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拊棺曰。生耶死耶。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麽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於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遥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没。惟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秖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麽。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麽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麽力。源持鍬肩上便出。（太原孚代云。先師靈骨猶在。雪竇頌。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黃金靈骨今猶在。白浪滔天何處著。無處著。隻履西歸曾失却。圜悟勤云。有者錯會道。不道便是道。無句是有句。兔馬無角。却云有角。牛羊有角。却云無角。且得沒交涉。殊不知古人千變萬化現如此神通。只爲打破你這精靈鬼窟。若透得。不消一個了字。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這四句。便似摩尼寶珠一顆相似。雪竇渾崙地吐在你面前了也。後來秖是據款結案。）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僧密禪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麽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個

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這個語話豈有與麼功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智識所通莫不游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　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過來師喚价闍黎洞乃放下橋木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自得法船子遯世幽棲學者鱗萃咸通庚寅乃開席夾山　師初在潙山作典座潙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潙曰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　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却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秖爲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眞　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　問古人布髮掩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　師會下有一僧到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云與麼則珍重

又到巖頭亦云不審頭乃噓兩聲僧云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云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師師明日陞堂乃喚昨日從石霜巖頭來底阿師出來如法舉前話僧舉了師云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云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上堂我二十年在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在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蔣山懃云夾山濁時頭尾皆濁這僧淸時始終倶淸後人不會便云這僧怕被打殺潛去殊不知綿裏有針這僧好是好只是少一轉語待夾山云闍黎若不打殺老僧闍黎自著打殺埋向坑中只近前兩手擘開眼云猫）

虎頭上座叅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與闍黎相見明日升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豙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

緩虧著上座甚麽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麽。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

師示衆云。百草頭薦取老僧。閙市裏識取天子。（雲門云。蝦蟇鑽你鼻孔。毒蛇穿你眼睛。且向葛藤裏會取。妙喜云。夾山梁生招箭。雲門認賊爲子。雖然如是。知恩者少。負恩者多。）

僧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後來法眼云。我二十年秖作境話會。浮山遠云。直饒不作境話會。亦未在。何故。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

上堂。金烏玉兎。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下黑暗。上唇與下唇。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視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脚不著最好。

上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黎。困魚止濼。鈍鳥栖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麽生。

上堂。明不越戶。穴不棲巢。目不顧他位裏。脚不踏他位裏。六戶不掩。四衢無蹤。學不停午。意不立玄。千劫眼不借舌頭底。萬劫舌頭不顧眼中明。峻機不假鋒鋩。事到這裏有甚麽事。闍黎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淸波意自

殊。

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祗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秖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眼。求脫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惟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

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徇情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參翠微語具翠微章）他日問。如何是佛理。微曰。佛卽不理。師曰。莫落空否。微曰。眞空不空。微復示讖偈曰。佛理何曾理。眞空又不空。大同居寂任。數滴水師宗。師後住投子院。名寂任。

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麽。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菴中坐。師後携一瓶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秖見箇賣油

翁師曰汝秖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瓶曰油油師自過胡餅與州州不管師令侍者過胡餅州禮侍者三拜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雪竇頌云活中有眼還同死藥忌何須驗作家古佛尚言曾未到不知誰解撒泥沙徑山杲頌禾黍不陽艷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雪峰到師指菴前一片石謂雪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峰問那個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峰問此間還有人叅也無師將钁頭拋向峰面前峰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峰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峰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雪竇顯於不是性燥漢處拈云我當時若作雪峰待投子道不是性燥漢處只向伊道鉗鎚在我了裏諸上座合與投子著得個甚麼語若能道得便乃性燥平生光揚宗眼若也顢頇頂上一椎莫言不道）

僧問趙州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州云急水上打毬子後僧問師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師曰念念不停留（雪竇顯頌云六識無功伸一問作家曾共辨來端茫茫急水打毬子落處不停誰解看）

師因僧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又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亦下禪牀立（雪竇顯云此公案諸人無不委知若與麼衆天下衲僧盡爲念話社家雪竇還有長處也無試爲大衆舉看凡聖相去多少投子下禪牀立如何是十身調御投子下禪牀立且道與前來舉底是同是別若道一般許上座具一隻眼若道別有奇特也許上座具一隻眼復更開一線道凡聖相去多少請上座下一轉語如何是十身調御請上座答一轉語并但叅見投子亦得知雪竇長處或復總道下禪牀立借取眉毛好）

問一切聲是佛聲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屎沸碗鳴聲師便打問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否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妙喜云賊賊敗也復云且道那個是正賊那個是草賊雪竇頌投子機輪無滯放一得二同彼同此可憐無限弄潮人畢竟還落潮中死忽然活百川倒流鬧湉湉）

問一等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木

師在京赴一檀越齋檀越將一盤草來師拳兩手安頭上檀越便將齋來後有僧問和尚在京投齋意旨如何師曰觀世音菩薩

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

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渠聞而拜伏脫身服爲施而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調衆曰四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而寂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初叅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即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

惡。師自此化導。僧問如何是大乘。曰井索。如何是小乘。曰錢索。如何是有漏。曰笊籬。如何是無漏。曰木杓。（法雲秀云。大乘小乘。井索錢索。有漏無漏。笊籬木杓。法昌遇和尚垂語云。我要一個不會禪底做國師。妙喜曰。且道是醍醐句。毒藥句。）

天皇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常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惟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

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峰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 抵溈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雪竇著語云。勘破了也。）溈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雪竇著語云。雪上加霜。復頌云。一勘

破。二勘破。雪上加霜曾險墮。飛騎將軍入虜庭。再得完全能幾個。急走過。不放過。孤峯頂上草裏坐。咄。圜悟勤云。雪竇道勘破。且道是勘破德山。為復勘破溈山。妙喜曰。二尊宿恁麼相見。每人失却一隻眼。）

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圓明密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圜悟勤云。雖則直截單提。各能扶竪德山。要且只扶得末後句。未扶得最初句在。且作麼生是德山最初句。大鵬欲展摩霄翅。誰顧崩騰六合雲。又云。若作兩橛會。且得沒交涉。便作龍頭蛇尾會。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且道二老宿為甚麼却如此拈。諸人試著眼看。雪竇頌云。此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老漢亦未可在。何故。殊不知德山握閫外之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諸人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圜悟勤又云。雪竇道新羅僧便是撞著露柱底瞎漢。甚麼處是這僧瞎

（處。人多情解道等他德山道你是甚麼處人。當時便以坐具劈面摵。癡人。若如此。德山便放你也。且道畢竟甚麼處是這僧瞎處。師便打。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秖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大愚芝云。時人盡道德山作家。用得好。若與麼會。還曾夢見麼。大愚道德山被這僧一推。直得瓦解水消。雖然如是。今日覓這一個尊宿也大難得。）

示衆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臨濟侍立次。師曰。困。濟曰。老漢寱語作麼。師便打。濟掀倒禪牀。師便休。（雪竇云。二員作者。具啐啄同時眼。有啐啄同時用。雪竇擬向猛虎口中奪鹿。飢鷹爪下分兔。敢謂臨濟德山二俱瞎漢。有人辨得。天下橫行。妙喜曰。你看他了事漢。等閑驀路相逢。自然各各有出身之路。後來雲峯悅禪師拈云。此二員作家。一拶一捺。畧露風規。大似把手上高山。雖然如是。未免旁觀者醜。且道誰是旁觀者。良久喝一喝。據妙喜所見。雲峯亦未免和泥合水。好與這兩個老漢一狀領過。一坑埋却。且道過在甚麼處。）

龍牙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囫。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

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秖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曰。須是

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

師令侍者喚義存。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

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雖然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問招慶。秖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癢。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

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

上堂。及盡知也。直得三世諸佛口挂壁上。猶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此人。參學事畢。（或作德山寄語。投子青云。德山大似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

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凡名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示衆云。諸子從朝至暮。有甚麼事。莫要逞驢脣馬觜。問德山老漢麼。我且不怕你。未審諸子有何疑慮。近來末法時代。多有鬼神羣隊。傍家走言。我是禪師。未審學得多少禪道。說似老漢來。你諸方老禿奴教汝修行作佛。傍家走。成得

個佛也。你若無可學。又走作甚麽。若有學者、你將取學得底來呈似老漢看、一句不相當。須喫痛棒始得。你被他諸方老禿奴魔魅著。便道我是修行人。打硬作模作樣。恰似得道底人面孔。莫取次用心。萬劫千生輪迴三界。皆爲有心。何以故。心生則種種法生。若能一念不生則永脫生死。不被生死纏縛。要行卽行。要坐卽坐。更有甚麽事。仁者。我見你諸人到處發心。向老禿奴會下學佛法。荷負不惜身命。皆被釘却諸子眼睛。斷諸子命根。三二百個婬女相似。道我王化建立法幢。爲後人開眼目。自救得麽。仁者。如此說修行。你豈不聞道老胡經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卽今何

在。八十年後死去。與你何別。諸子莫狂。勸你不如休歇去。無事去。你纔起一念心。便是魔家眷屬。破戒俗人。你見德山出世。十個五個總擬聚頭來難問。待教結舌無言。你是儜儸兒。今何不出來。破布袋裏盛錐子。不出頭是好手。我要問你實底莫錯。仁者波波地傍家走。道我解禪解道。點胸點肋。稱楊稱鄭。到這裏須盡吐却。始得無事。你但外不著聲色。內無能所知解。體無凡聖。更學甚麽。設學得百千妙義。只是個喫瘡疣鬼。總是精魅。我這個虛空道有且不是有。道無且不是無。言凡不凡。言聖不聖。一切處安著他不得。與你萬法爲師。這個老漢不敢謗他。所以老胡吐出許多方便涕唾。教你無事去。莫向外求。你更不肯。欲得採集殊勝言句。蘊在胸襟。巧說言辭。以舌頭取辦。高著布裙。貴圖人知。道我是禪師。要出頭處。若作如此見解。打那鬼骨臀入拔舌地獄有日在。到處覓人道我是祖師門下客。却被他問著本分事。口似木楔。便却與他說菩提涅槃眞如解脫。廣引三藏言教。是禪是道。誑他閭閻。有甚麽交涉。謗我先祖。德山老漢見處卽不然。這裏佛也無。法也無。達磨是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戒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墓鬼。自救得也無。佛是老胡矢橛。

（我先祖下至此。會元藏之。雲門偃云。讚佛讚祖。須是德山老人始得。）仁者莫錯。身被瘡疣衣。學甚麽事。飽喫飯了。說眞如涅槃。皮下還有血麽。須是個丈夫始得。汝莫愛聖。聖是空名。向三界十方世間若有一塵一法可得。與你執取生解。保任貴重者。盡落天魔外道。是有學得底。亦是依草附木精魅野狐。諸子。老漢此間無一法與你諸人作解會。自己亦不會禪。老漢亦不是善知識。百無所解。只是痾矢放尿。乞食乞衣。更有甚麽事。德山老漢勸你不如本分去。早休歇去。莫學顛狂。每人擔個死屍浩浩地去。到處向老禿奴口裏愛他涕唾喫。便道我是[illegible]三界。修蘊積行。長養聖胎。願成佛果。如斯等輩。德山

老漢見之。似毒箭入心。花針亂眼。辜負先祖。帶累我宗。圖他道我是出家兒。如此消他十方施主水也消不得。莫筭道敢向他國王地上行。父母不供甘旨。豈爲無事。莫錯用心。閻羅王徵你草鞋錢有日在。穿你鼻孔纜著橛上。償他宿債。莫言老漢不道。是你諸人大似有福。遇著德山出世。與你解去繩索。脫却籠頭。卸却背馱。作個好人去。三界六道收攝你不得。更無別法。是個烜赫虛空無礙自在。不是你莊嚴得底物。從佛從祖。皆傳此法而得出離。一大藏教。只是整理你今時人。諸子莫向別處求覓。乃至達磨小碧眼胡僧到此來。也只是教你無事去。教你莫造作。著衣喫飯。屙矢送尿。更無生死可怖。亦無涅槃可得。無菩提可證。只是尋常一個無事人。第一莫拱手作禪師。覓個出頭處。巧言語魔魅後生。欲得人喚作長老。自己分上都沒交涉。徒知心識浩浩地。日夜捏怪不休。稱楊稱鄭。我是江西馬大師宗徒。德山老漢且不是你羣隊人。我見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老漢所以罵伊。諸子。你但莫著聲色名言句義境致。機關道理。善惡凡聖。取捨攀緣。染淨明暗。有無諸念。可中與麼得。方是個無事人。佛亦不如你。祖亦不如你。仁者。莫走蹋汝脚板潤去。別無禪道可學。若有學得者。卽是二頭三首。外道見解。亦無神通變現可得。汝道神通是聖。諸

天龍神五通神仙外道修羅。亦有神通。應可是佛也孤峰獨宿。一食卯齋。長坐不臥。六時禮念。疑他生死老胡有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若言入定凝神靜慮。得者尼乾子等諸外道師。亦入得八萬劫大定。莫是佛否。明知邪見精魅。仁者。老胡不是聖。佛是老胡矢橛。且要仁者辨取。好惡。莫著人我。免被諸聖橛菩提橛解脫殊勝。名言妙義。沒溺繫縛。汝何以故。一念妄心不盡。卽是生死相續。仁者。時不待人。莫因循過日。時光可惜。老漢不圖你田舍奴荷負。若肯卽信取。若不肯。每人有個矢鉢擔取去。老漢亦不求你。諸方大有老禿奴。取一方處所。說禪說道。你急去學取抄取。我此間終無一法與你諸人。仁者。問取學取以爲知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若有一塵一法示諸人說言有佛有法。有三界可出者。皆是野狐精魅。諸仁者欲識得麼。只是個虛空。尚無纖塵可得。處處清淨。光明洞達。表裏瑩徹。無事無依。無棲泊處。有甚麼事。老漢從生至死。只是個老比丘。雖在三界生。而無垢染。欲得出離何處去。設有去處。亦是籠檻。魔得其便。仁者。莫用身心。無可得。只要一切時中莫用他聲色。應是從前行履處。一時放却。頓脫羈鎖。永離蓋纏。一念不生。卽前後際斷。無思無念。無一法可當情。仁者作麼生擬下口嘴。你多知解。還曾識渠面孔麼。出家兒

乃至十地滿心菩薩覓他蹤跡不著。所以諸天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讚嘆。魔王啼哭。何以故。緣此虛空活鱍鱍地。無根株。無住處。若到這裏。眼光定動。即沒交涉。仁者。莫求佛。佛是大殺人賊。賺多少人入婬魔坑。莫求文殊普賢。是田舍奴。可惜許堂堂一箇丈夫兒。喫他毒藥便了。擬作禪師面孔。見神見鬼。向後狂亂傍家走覓師婆。打瓦卜去。被無知老禿奴便卽與卜道。教你禮祖師鬼。佛鬼。菩提涅槃鬼。是小婬女子不會。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這老禿奴便打禪牀。作境致。竪拂子。云好晴好雨好燈籠。巧述言詞。强生節目。言有玄路鳥道展手。若取如是說。如將寶器

貯於不淨。如將人糞作栴檀香。仁者。彼旣丈夫。我亦爾。怯弱於誰。竟日就他諸方老禿奴口嘴接他涕唾喫了。無慚無愧。苦哉苦哉。狂却子去。因果分明。水牯牛牽犂拽耙。眼睛突出。氣力不登。大棒打你爺。刦佛衣食。道我修行了也。若不明大理。饒你去佛肚裏過來。只是箇能行底矢橛。不曾遇著好人。便卽認得六根門頭光影。向口裏說取露布。是隱言妙句。光彩尖新。爭奈你自家無分。仁者。是別人涕唾。更有一輩。三三兩兩。聚頭商量。甚麽處無事。好經冬過夏。快說禪道。有知解。會義理。仁者。總作如此見解。覓便宜。豈有如此道理。入地獄有日在。莫道不向諸子說。到處菜

不擇一莖柴不搬一束。一朝福盡。只是喫草去。虛消信施。濫稱叅學。更作禪師模樣。無益於人。自己分上。十二時中行履處。心常附物。見人只欲妖媚。掉尾子。指東話西。眼裏口邊。果然不見。只欲將相似語。勘嘗解處。老漢與你諸人何別。郎君子。莫取一期眼下口快。喫他毒藥了。似貪婬女人不持齋戒。賭禿奴羣羊僧顛却他人入地獄。仁者。莫取次看冊子。尋何義覓勝負。一遞一口何時休歇。老漢相勸。不是惡事。切須自帶眼目。辨取清濁。是佛語。是魔語。莫受人惑。所以殊勝名言。皆是老胡一期方便施設。切須休歇去。莫倚一物。領他言語作解會。揀擇親疎。浮虛詐僞。記他

閑言長語。皆是比量。仁者。老漢只恐諸子墮坑落塹。作薄福業。事㭊脣嘴得少爲足。向靜處立。不肯進前。自惑諸境。亂走他人。由巡門法。蓋爲不信虛空本來無事。增減他不得。你諸人好似老鴟。身在虛空。心在糞堆上。只覓死物喫。諸子。莫道德山老漢不曾入叢林商量。高聲罵取。無人情。不怕業。只爲諸子不守分。馳騁四方。傍他門戶。恰似女姑鬼。傳言送語。依非作解。心跡不忘。自猶不立。常負死屍。擔枷帶鎖。五百一千里來。到德山面前。八字立地。如欠伊禪道相似。和尚須爲我說。指示我老漢全體作用。大棒錯遯田舍奴罵賊矢孔面不識好惡。到我這裏恰似遇灃州人

煑魚羨爛腥一頓且圖你放下重擔去却枷鎖作個好人去還肯麽若肯即任不肯一任脫去珍重。示衆有言時騎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 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即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

指月錄卷之十五 終

指月錄卷之十六

六祖下第五世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幼歲從師念般（曹洞）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等何故經言無其師駭然異之曰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叅溈山問曰頃聞南陽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溈曰闍黎莫記得

麽師曰記得溈曰汝試舉一徧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墻壁瓦礫是僧曰墻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爲甚麽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麽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和尚還聞否國師曰我不聞僧曰和尚既不聞爭知無情解說法國師曰賴我不聞我若聞即齊於諸聖汝即不聞我說法也僧曰恁麽則衆生無分去也國師曰我爲衆生說不爲諸聖說僧曰衆生聞後如何國師曰即非衆生僧曰無情說法據何典教國師曰灼然言不該典非君子之所談汝豈

不見華嚴經云剎說衆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潙曰我這裏亦有秖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潙竪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潙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爲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潙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師曰未審此人如何潙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僧對他道直須絕滲漏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裏師遂辭潙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卽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竪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師問雲巖某甲有餘習未盡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巖曰還歡喜也未師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一顆明珠師問雲巖擬欲相見時如何曰問取通事舍人師曰見問次曰向汝道甚麼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却回師曰待和尚有住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秖這是師乃沉吟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妙喜未見圜悟時讀此偈致疑曰有個渠又有個我成甚麼禪遂請益湛堂堂云你更舉看妙喜遂舉堂云你舉話也未會便推出）師初行脚時路逢一婆擔水師索水飲婆曰水不妨飲婆有一問須先問過且道水具幾塵師曰不具諸塵婆云去休汚我水擔

在泐潭見初首座有語曰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議師遂問曰佛界道界卽不問秖如說佛界道界底是甚麼人初良久無對師曰何不速道初曰爭卽不得師曰道也未曾道說甚麼爭卽不得初無對師曰佛之與道俱是名言何不引教初曰教道甚麼師曰得意忘言初曰猶將教意向心頭作病在師曰說佛界道界底病大小初又無對次日忽遷化時稱師爲問殺首座价

他日因供養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秖這是莫便是否師曰是曰意旨如何師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師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

雲巖諱日營齋僧問和尚於雲巖處

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甚麽。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爲甚麽却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秖重他不爲我說破。曰。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甚麽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孤負先師也。　師自唐大中末。於新豐山接誘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寶劒。翦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風。播於天下。諸方宗匠。咸共推尊之。曰曹洞宗。　師作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眞。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沖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上堂。向時作麽生。奉時作麽生。功時作麽生。共功時作麽生。功功時作麽生。僧問。如何是向。師曰。喫飯時作麽生。曰。如何是奉。師曰。背時作麽生。曰。如何是功。師曰。放下钁頭時作麽生。曰。如何是共功。師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師曰。不共。乃示頌曰。（向）聖

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奉）淨洗濃粧爲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峰深處啼。（功）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峰外。月皎風清好日辰。（共功）衆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功）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僧問曹山寂五位君臣旨訣。山曰。正位卽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卽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衆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爲正位。臣爲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山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山曰。靈機弘聖道。眞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山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山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山曰。混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山又曰。以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眞際雜頑空。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雖拜相。此事不爲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偈曰。燄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兔不能離。未有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又僧問五位對賓時如何。山曰。汝卽今問那箇位。曰。某甲從偏位中來。請師向正位中接。山曰。不接。曰。爲甚麽不接。山曰。恐落偏位中去。山却問僧。秖如不接。是對賓。是不對賓。曰。早是對賓了也。山曰。如是如是。　陸亘大夫問南泉。姓甚麽。泉曰。姓王。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後僧舉問曹山。玉殿苔生。意旨何如。山曰。不居正位。曰。八方來朝時如何。山曰。他不受禮。曰。何用來朝。山曰。違則斬。

曰違是臣分上未審君意如何山曰權密不得有曰恁麼則變理之功全歸臣相也山曰你還知君意麼曰方外不敢論量山曰如是如是

投子青五位頌序云夫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榮枯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融於水月孤蹤渾於金河不墮虛凝回途復妙

丹霞淳五位頌序云夫黑白未分難爲彼此玄黃之後方見自它於是借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坐偏天曉陰晦全體用枯木花開全明即真芳叢不艷摧殘兼帶及盡玄微玉鳳金鸞分疎不下是故威音那畔休話如何而爲今時由人施設

芙蓉楷上堂與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爲今時通塗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兩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峰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長蘆歇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底人玉韞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却來底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掩正恁麼時絕氣息一句作麼生相委良久曰歸根風墮葉照盡月潭空

僧問雪竇宗如何是轉功就位宗云撒手無依全體現扁舟漁父宿蘆花云如何是轉位就功云夜半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嶺猿啼云如何是功位齊彰云出門不踏來時路滿目飛塵絕點埃云如何是功位齊隱云泥牛飲盡澄潭月石馬加鞭不轉頭

湧泉景欣禪師云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個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如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它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

天童覺四借頌一借功明位頌蘋末風休夜未央水天虛碧共秋光月船不犯東西岸須信篙人用意良二借位明功頌六戶虛通路不迷太陽影裏不當機縱橫妙展無私化恰恰行從鳥道歸三借借不借頌識盡甘辛百草頭鼻無繩索得優游不知有去成知有始信南泉喚作牛四全超不借借頌霜重風嚴景寂寥玉關金鎖手慵敲寒松盡夜無虛籟老鶴移棲空月巢

古德分三種功勳頌一正位一色頌無影林中鳥不棲空階密密何邊邏寒巖荒草何曾綠正坐當堂失路迷二大功

一色頌白牛雪裏覓無蹤功盡超然體浩融月影蘆花天未曉靈苗任運剪春風三今時一色頌觸體識盡勿多般狗口纔開落二三四用光中須急薦青山只在白雲間

圜悟禪師提唱五位示衆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時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黃龍新拈云洞山袖頭打領腋下剜襟爭奈這僧不甘如今有個出來問黃龍且道如何支遣良久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却心頭火自涼諸人且道洞山圈繢落在甚麼處若明辨得始知洞山下五位回互正偏接人不妨奇特到這向上境界方能如此不消安排自然恰好所以道正中偏（五位頌見前）浮山遠錄公以此公案爲五位之格若會得一則餘者自然易會巖頭道如水上葫蘆子相似捺著便轉殊不消絲毫氣力曾有僧問洞山文殊普賢來參時如何山云趕向水牯牛羣裏去僧云和尚入地獄如箭山云全得他力洞山道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此是偏中正僧云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此是正中偏雖正却偏雖偏却圓若是臨濟下無許多事這般公案直下便會有者道大好無寒暑有什麼巴鼻古人道若向劍刃上走則快若向情識上見則遲不見僧問翠微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云待無人來向你道遂入園中行僧云此間無人請和尚道微指竹云這竿竹得與麼長那竿竹得與麼短其僧忽然大悟又曹山慧霞問僧恁麼熱向什麼處迴避僧云鑊湯鑪炭裏迴避山云鑊湯鑪炭裏如何迴避僧云衆苦不能到看它家裏人自然會他家裏說話雪竇用它家裏事頌云垂手還同萬仞崖正偏何必在安排琉璃古殿照明月忍俊韓盧空上階悟師舉了云只如諸人還識洞山爲人處麼良久復云討甚兔子

九峯通玄謂門弟子曰佛意祖意如手展握先師安立五位發明雲巖宗旨譬如神醫治病其藥只是尋常用者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污但學者機思不妙惟尋九轉靈丹云能起死是大不然法華經有化城一品佛祖密說熟讀分明大通智勝佛壽五百四十萬億那由他劫其坐道場破魔軍已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諸佛法不現在前如是一小劫乃至十小劫結跏趺坐身心不動而諸佛法猶不在前言垂成者言一小劫言十小劫者是染污是斷絕又曰爾時忉利諸天先爲彼佛於菩提樹下敷師子座高一由旬佛於此座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適坐此座時諸梵天王雨衆天花面百由旬香風時來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如是不絕滿十小劫供養於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

作天伎樂。常雨此花。四王諸天。爲供養佛。常擊天鼓其餘諸天。作天伎樂。滿十小劫。至於滅度。亦復如是諸比丘。大通智勝佛。過十小劫。諸佛之法。乃現在前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言過十小劫者。偏正回互之旨也。祖師曰。藉教悟宗旨。夫豈不然哉。

道吾眞曰。古人道。主賓元不異。問荅理俱全。同安又曰。賓主睦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一等是出世尊宿接物利生。言教有異。爲復見處偏枯。爲復利生不普。明眼底人。通個消息。

汾陽五位頌。五位參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剛透匣誰能解。惟有那吒第一知。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

大死翁景深禪師。謁寶峰照。求入室。照曰。直須斷起滅念。向空劫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還放。方有自由分。師聞。頓領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深得闡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

吉祥元實禪師。依天衣法聰禪師。早夜精勤。脅不至席。一日偶失笑喧衆。衣擯之。中夜宿田里。覩星月粲然。有省。曉歸趨方丈。衣見乃問洞山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師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謂侍者曰。這漢却有個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預令行者五人。分叙而立。師至。俱召賓上座。師於是密契奧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叶處。紫雲屯。夜明簾捲無私照。金殿重重顯至尊。衣稱善。

五位王子。僧問石霜諸禪師。如何是誕生王子。諸云。貴裔非常種。天生位至尊。如何是朝生王子。諸云。白衣爲宰輔。直指禁庭中。如何是末生王子。諸云。循途方覺貴。漸進不知尊。如何是化生王子。諸云政威無比況。神用莫能儔。如何是內生王子。諸云。重幃休勝負。金殿臥清風。又燈錄載諸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頌。天然貴胤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生頌。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頌。久棲巖壑用功夫。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纔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頌。傍分帝位爲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奉。五袴蘇今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頌九重密處復何宜。挂弊由來顯妙傳。秪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爲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

九峯虔禪師。僧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峯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峯曰。若不知事極頭。秪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爲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峯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曰如何是王種。峯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峯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峯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峯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峯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峯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峯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峯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間也無。峯曰。更知間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峯曰。若是爲甚麼古人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爲甚麼卞知聞。峯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道。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峯曰。古人不設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峯曰。猶守珍御在。曰如何是父。峯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

寂音曰。雪竇通禪師。長沙岑大蟲之子也。舜謂諸同伴曰。但時中常在。識盡功成。瞥然而起即是傷他。而況言句乎。故石霜諸禪師宗風。多論內紹外紹。臣種王種。借句挾帶。直饒未當忘照。猶爲外紹。謂之臣種。亦謂之借。謂之誕生。然不若絲毫不隔如王子生下。即能紹種。謂之內紹。謂之王種。謂之句非借也。借之爲言。一色邊事耳。不得已應機利生。則成挾帶。汾陽無德禪師偈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貧富賢愚名漸次。將知修行亦須具眼。予參至此。每自嗟笑。嗟堂中首座。昧先師之意。而脫去。笑羅山大師不契而識巖頭。及觀棗栢大師之論曰。當以止觀力功熟。乃證知。急亦不得成。而緩亦不得。但知常不休。必定不虛棄。如乳中有酪。要須待其緣。彼緣緣之中本無有作者。故其酪成已。亦無有來處。亦非是本有。如來知慧海。方便亦如是。是以知古老宿行處。皆聖賢之言也。又曰。此如唐郭中令。李西平。皆稱王。然非有種也。以勳勞而至焉。高祖之秦王。明皇之肅宗。則以生帝王之家。皆有種。非以勳勞而至者也。謂之內紹者無功之功也。先聖貴之。謂之外紹者借功業而然故又名曰借句。曹山章禪師偈有曰。妙明體盡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雲居膺禪師曰。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

寂音復述洞山尊貴旨訣云。雲居膺禪師曰

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將作等閑這裏是什麼處所爭受容易凡問個事也須識些子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並馳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同學太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首尾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嬉不是因循底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收攝蓋爲學處容易又曰汝等諸人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甚麼閑如今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甚麼交涉如將方木逗於圓孔多少誵訛若無一恁麼事饒汝得簇花簇錦亦無用處未離識情在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一毫髮去不盡即彼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及去及來併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只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照於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什麼如今人未識得光影門頭戶底祖

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又曰升天底事須對衆颺却十成底事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得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甚麼更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予味雲居之語知尊貴之旨須自悟啞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堯舜也　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爲甚麼父全不顧山曰理合如是曰父子之恩何在山曰始成父子之恩曰如何是父子之恩山曰刀斧斫不開又僧問如何是師子山曰衆獸不能近曰如何是師子兒山曰能呑父母者曰既是衆獸近不得爲甚麼却被兒呑山曰豈不見道子若哮吼祖父俱盡曰盡後如何山曰全身歸父曰未審祖盡時父歸何所山曰所亦盡曰前來爲甚麼道全身歸父山曰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　又曰闍黎此事不得孤滯直須枯木上更撒些子華　投子感溫禪師僧問父不投爲甚麼却投子投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投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投曰父子各自脫曰爲甚麼如此投曰汝與我會　華嚴降禪師少時事石門徹禪師一日問門曰但得隨處安閑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閑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閑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先洞山示衆曰欲知此事如人家養三兒以一著州中一著村中一著縣中其一用家中錢物共一用外處錢物有一不得家中錢物亦不得外處錢物且道那一個合在州中那一個合在縣中那一個合在村中有僧便問三個莫明輕重否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洞曰知有不知有是此人出身處僧曰未審此人從今日去也無曰亦從今日去僧曰恁麼則屬功也洞曰是僧曰喚作甚麼功洞曰喚作功就之功僧曰此人還知有州中人否洞曰知有始解奉重矣僧曰恁麼則村中人全明過也洞曰是僧曰如何是此人過處洞曰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隆曰古人知有便如州裏人那亦須因奉重而至耶門曰洞山曰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曰放下钁頭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曰不共此名功勳五位也譬如初生鳩兒毛羽可憐生久久自能高飛遠蕩　僧問雲居宏覺禪師如何是沙門所重覺曰心識不到處洪覺範曰洞上宗旨語忌十成不欲犯犯則謂之觸諱如五位曰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

前朝斷舌才宏覺蓋洞山之高弟也而所答之語如此豈非觸諱乎東坡最能爲譬嘗曰以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文手不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雕及其相忘之至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夫不犯諱忌十成者法也宏覺不忘法何以能識宗金剛般若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宏覺以之　林間錄又曰夫教語皆是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後始名善菩薩即非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即說一句令人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獄不干教主事故知古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不知者以爲苟然語如無著所釋金剛般若是此意也洞山安立五位道眼明者視其題目十五字排布則見悟本老人如日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偏中至兼中到是也人天眼目從寂音之說悉改兼中至爲偏中至　幻寄曰人多指洞山君臣五位爲語忌觸諱機貴回互臨濟用棒用喝爲全提正令直示家風殊不知用棒用喝即回互不觸諱之審令也語忌觸諱機貴回互即全提直指之妙運也至第以黑不言黑而言半夜炭裏白不言

（白而言古鏡老婆爲回互尤屬皮相夫一切萬法有無俱屬名言都無實義若確有定稱盡爲邪見故洞山假黑白而示回互忌觸諱忌十成死語也所以云借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坐偏天曉陰晦自昔聖賢說法皆然洞山特爲一拈出耳世間豈有不回互不忌觸諱以十成死語示人之聖賢耶覺範謂宏覺心識不到處是觸諱而又潰其忌法識宗吾恐宏覺未肯點頭心識不到處是觸諱則洞山非佛與直饒將來亦無處著者語皆是觸諱耶末可謂洞山既沒莫爲之正也至於欲易兼中至爲偏中至予初亦心是之既而反復洞山五位語知其不然何也蓋向者君向臣也正中偏也奉者臣奉君也偏中正也正中來君位也曹山所云本來無物者也學人證此功也故云功猶之法界觀理法界也正偏兼叶故云共功猶之事理無礙也功功猶之事事無礙也今以共功爲偏中至無待智者知其不然又古德謂事不獨立若獨觀之是情智之境非觀智之境又謂色中無空文理俱絕則偏中至之不立固如覺範言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式者也妙喜親見洞下諸尊宿嘗受室中密傳而引五位語亦仍兼中至之文未嘗易爲偏中至此亦可證也又斷舌事覺範援賀若弼而遺世親世親以習小乘謗大乘欲斷舌與觸諱最切何乃舍親而就疏乎又人天眼目以五王子配五位以末生當正位既繆矣又以內生爲同誕生亦非也誕生猶有待者也內生生即能紹種者也覺範言之甚詳已載於前不復繁引又有謂洞宗頗落言詮不如臨濟直截是亦不然賓主何異君臣四喝何異五位耶衆盲摸象良可悲夫）

問欲見和尚本來師如何得見師曰年牙相似即無阻矣僧擬進語師曰不躡前蹤別請一問僧無對　師與泰首座冬節喫果子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師喚侍者掇退果桌（溈山喆云衆人還知洞山落處麼若也不知往往作是非得失會去山僧道這果子非但首座不得喫假使盡大地人來也不敢正眼覷著瑯琊覺云若不是洞山老人焉能辨得雖然如是洞山猶欠一著在　雲蓋本云洞山雖有打破虛空鉗鎚而無補綴的針線得伊道過在動用中但道請首座喫果子泰首座若是個衲僧

喫了也須吐出）　問蛇吞蝦蟇是不救則是師曰救則雙目不睹不救則形影不彰（幻寄曰昔洪州廉使問馬祖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祖曰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徑山國一禪師人問傳舍有二使郵吏爲封一羊二使聞之一人救一人不救罪福異之乎國一曰救者慈悲不救者解脫此三尊宿一人雷轟電掃卻墮見滲漏一人珠輝玉潤卻墮情滲漏一人山高水深卻墮語滲漏若人能一一辨出有目如盲若辨不出有口若瘂更或道一模脫出無有參差詭賀大哭須有日在）　問雪峰從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見智者否曰義存喫鐵棒有分　雪峰上問訊師曰入門來須有語不得道早個入了也峰曰某甲無口師曰無口且從還我眼來峰無語　雪峰搬柴次乃於師面前拋下一束師曰重多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師曰爭得到這裏峰無語　問時時勤拂拭爲甚麼不得他衣鉢未審甚麼人合得師曰不入門者曰祇如不入門者還得也無師曰雖然如此不得不與他卻又曰直道本來無一物猶未合得他衣鉢汝道甚麼人合得這裏合下得一轉語且道下得甚麼語時有一僧下九十六轉語並不契末後一轉始愜師意師曰闍黎何不早恁麼道別有一僧密聽祇不聞末後一轉遂請益其僧僧不肯說如是三年相從終不爲舉一日因疾其僧曰某三年請舉前話不蒙慈悲善取不得惡取去遂持刀白曰若不爲某舉即殺上座去也其僧悚然曰闍黎且待我爲舉乃曰直饒將來亦無處著其僧禮謝（雪竇顯云[illegible]既不受[illegible]

（將來必應是瞎。還見祖師衣鉢麽。若於此入門。便乃兩手分付。非但大庾嶺頭一個提不起。設使合國人來。且款款將去。天童拈云。長蘆即不然。直須將來。若不將來。爭知不受。直須不受。若不受。爭免將來。將來底必應是眼。不受底真個是瞎。還會麽。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　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私去。曰。秖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甚顛倒。曰。甚麽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甚麽却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後夾山會問僧甚麽處來。曰。洞山來。山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山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山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山曰。執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　浮山遠曰。不因黃葉落。焉知是一秋。）　問僧名甚麽。曰。某甲。師曰。阿那個是闍黎主人公。曰。見秖對次。師曰。苦哉苦哉。今時人例皆如此。秖認得驢前馬後底。將爲自己。佛法平沉。此之是也。賓中主尚未分。如何辨得主中主。僧便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闍黎自道取。曰。某甲道得。即是賓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恁麽道即易。相續也大難。遂示頌曰。嗟見今時學道流。千千萬萬認門頭。恰似入京朝聖主。秖到潼關即便休。

有僧不安。要見師。師遂往。僧曰。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師曰。你是甚麽人家男女。曰。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師良久。僧曰。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老僧日前也向人家屋簷下過來。曰。回互不回互。師曰。不回互。曰。教某甲向甚處去。師曰。粟畬裏去。僧噓一聲。

珍重。便坐脫。師以拄杖敲頭三下曰。汝秖解與麽去。不解與麽來。　因夜參不點燈。有僧出問話。退後。師令侍者點燈。乃召適來問話僧出來。其僧近前。師曰。將取三兩粉來。與這個上座。其僧拂袖而退。自此省發。遂罄捨衣資設齋。得三年後。辭師。師曰。善爲。時雪峰侍立。問曰。秖如這僧辭去。幾時却來。師曰。他秖知一去。不解再來。其僧歸堂。就衣鉢下坐化。峰上報師。師曰。雖然如此。猶較老僧三生在。　問僧甚處來。曰。遊山來。師曰。還到頂麽。曰。到。師曰。頂上有人麽。曰。無人。師曰。恁麽則不到頂也。曰。若不到頂。爭知無人。師曰。何不且住。曰。某甲不辭住。西天有人不肯。師曰。我從來疑著這漢。　僧問茱萸。如何是沙門行。萸曰。行則不無。有覺即乖。別有僧舉似師。師曰。他何不道未審是甚麽行。僧遂進此語。萸曰。佛行佛行。僧回舉似師。師曰。幽州猶似可。最苦是新羅。僧却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頭長三尺。頸長二寸。師令侍者持此語問三聖然和尚。聖於侍者手上掐一掐。侍者回舉似師。師肯之。　洗鉢次。見兩烏爭蝦蟆。有僧便問。這個因甚麽到恁麽地。師曰。秖爲闍黎。　問三身之中。阿那身不墮衆數。師曰。吾嘗於此切。（僧問曹山。先師道吾嘗於此切。意作麽生。山云。要頭便斫去。又問雪峯。峯以拄杖劈口打云。我亦曾到洞山來。承天宗云。一轉語海晏河清。一轉語風高月冷。一轉語騎賊馬趁賊。忽有個衲僧出來道。總不與麽。也許伊具隻眼。妙喜曰。恁麽葛藤也未夢

（見三個老漢在。復云。何不向齊盲穴上下一針。）問僧作甚麼來。曰孝順和尚來。師曰世間甚麼物最孝順。僧無對。　陳尚書問師五十二位菩薩中。爲甚麼不見妙覺。師曰尚書親見妙覺。　僧問如何是青山白雲父。師曰不森森者是。曰如何是白雲青山兒。師曰不辨東西者是。曰如何是白雲終日倚。師曰去離不得。曰如何是青山總不知。師曰不顧視者是。　師與雲居過水。師問水多少。居曰不濕。師曰粗人。居却問水深多少。師曰不乾。（五祖演云。二人恁麼說話。還有優劣也無。山僧今日因行掉臂爲你諸人說破。過水一句不濕。庫藏珍珠堆積。過水一句不乾。無錐說甚貧寒。乾濕二途俱不涉。任他綠水與青山。）　上堂。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曰。某甲參堂去。　官人問有人修行否。師曰待公作男子即修行。　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衆無對。又曰若不體此意。何超始終之患。直須心心不觸物。步步無處所。常無間斷。始得相應。直須努力。莫閑過日。　師有時曰。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聞否。師曰不語話時即聞。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非佛。（雲門云。名不得。狀不得。所以言非。徑山杲云。二尊宿恁麼提持佛向上事。且緩緩。這裏即不然。如何是佛向上事。拽拄杖劈脊便打。免教伊在佛向上躲根。）　師因曹山辭。遂囑曰。吾在雲巖先師處。親印寶鏡三昧。事窮的要。今付於汝。詞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

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汚。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爲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爲。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爲三。變盡成五。如荎（直尼切）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途。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宗通趣極。眞常流注。外寂中搖。係駒伏鼠。先聖悲之。爲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爲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馵。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貍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直。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寧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智證傳。洞山悟本禪師所立正中妙挾。挾路通宗。通塗挾帶。傳曰百丈曰。依文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故教外宗旨其所開示。必曰藉教。如言妙挾。則曰正中。如言挾路。則曰通宗。如言挾帶。則曰通塗。蓋本一挾帶而加妙字耳。然挾帶之語。必有根本。大乘所緣緣義曰。言是帶已相者。帶與已相。各有二義。言帶有二義者。一者挾帶。即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二者變

（帶。卽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也。曹山見杜順法身頌曰。我意不欲與麼道。乃自作之。曰。渠本不是我。我本不是渠。渠無我卽死。我無渠卽餘。渠如我是佛。我如渠卽驢。不食空王俸。何假雁傳書。我說横身唱。君看背上毛。乍如謠白雪。猶恐是巴歌。予觀曹山之語。皆妙挾也。語不挾帶。則如能緣之心。不挾境體。則是渠無我。我無渠。血脈斷絲。世流布想耳。非宗旨也。幻寄曰。觀所緣緣論。能緣心親挾境體而緣。此似帶質也。能緣心變起相分而緣。此有質獨影也。是皆情量。純在偏位臣位。此借之明妙挾耳。宗塗渠我。卽偏正也。扶帶卽兼也。）

師又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眞僞。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覺範云。大般若經曰。應觀欲界色界無色界空。善現。是菩薩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法。若不見法。則不作證。又曰。若金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久不墮落。雖依於空。戲而不據空。亦不爲空之所拘礙。昔洞山大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非意斷苟爲。皆本佛之遺意。今叢林聞滲漏之語。往往鼻笑。雖洞山復出。安能爲哉。）

又綱要偈三首。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

又偈曰。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個中意。一老一不老。（後僧問曹山。如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云。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又舉似逍遙忠。忠云。三從六義。）

師不安。令沙彌傳語雲居。乃囑曰。他或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

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爲吾除得。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閑名已謝。

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師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師曰。老僧看時不見有病。師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師示頌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跡。努力慇懃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衆。儼然坐化。時大衆號慟。移晷不止。師忽開目謂衆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眞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衆猶戀慕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師亦隨衆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當咸通十年三月。壽六十三。臘四十二。謚悟本禪師。

指月錄卷之十六終

指月錄卷之十七

六祖下第六世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問僧。有個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illegible]）合取狗口。公自摑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　齋次拈起胡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個麼。曰尚書適來喫個甚麼。公曰。敲鐘謝響。　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　看資福。福見來。便畫一圓相。公曰。弟子恁麼來。早已是不著便。何況師更畫一圓相。

福便掩却方丈門。（雪竇云。陳操只具一隻眼。復頌云。團團珠遶玉珊珊。馬載驢馱上鐵船。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圈圍。復云。天下衲僧跳不出。）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溈仰）神光照庭。廐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游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個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姓朱氏。七歲出家。常習律聽教。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空曰。子何不徧叅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食之。覺心意開爽。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個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

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爲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卽文殊也。不可再見。卽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眞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師因駐錫五臺。後叅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

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己回施。仰曰。汝大利益。將順寂。於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於靈隱山之西塢。天福二年。田頵許思之亂。寇發師塔。覩肉身不壞。爪髮俱長。錢武肅王異之。遣禪將邵志重加封瘞。

福州雙峰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參先雙峰。峰問大德甚麽處住。曰城裏。峰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峰曰。秖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卽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峰印記。往往問於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個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卽前邁。尋屬雙峰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麽道意作麽生。師曰。秖教我不著是非。（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臨濟）

魏府興化存奬禪師。初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麽。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禮他。不成禮他。濟曰。我誰管你成禮不成禮。師曰。和尚秖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麽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後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個甚麽眼。便恁麽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麽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甚麽道理與麽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卽不

到。又與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則不點。　僧問四面八方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晦堂心頌。一不是。二不成。落花芳草伴啼鶯。閒庭雨歇夜初靜。片月還從海上生。　徑山杲頌。古廟裏頭回避得。紙錢堆裏踏嗟吁。閒神野鬼都驚怕。只為渠儂識梵書。）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雪竇云。克賓要承嗣興化。罰錢出院。且致却須索這一頓棒始得。且問諸人。棒既喫了。作麼生索。雪竇要斷不平之事。今夜與克賓維那雪屈。以拄杖一時打散。　雲居舜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若是如今況況之徒。纔轉面皮多少時也。徑山杲云。雲居拗曲作直。妙喜道。要作臨濟赫赫兒孫。直須纔轉面皮始得。　洞山廣道者。梓州人。叢林號廣無心。初遊方。問雲蓋智和尚。興化打維那意旨如何。智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之。廣打一坐具。智云。此是風力所轉。又持此語問石霜琳和尚。琳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琳云。好一坐具。祇是你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云。你意作麼生。廣亦打一坐具。淨云。他打你亦打。廣於此大悟。淨因作頌云。丈夫當斷不自斷。興化為人徹底漢。已後從他眼自開。棒了罰錢趁出院。）示眾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歸眾。師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為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首山拈云。看他興化與麼用。為甚麼放得他過。諸上座。且道甚麼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前一喝後一喝。且道那個是賓。那個是主。雖然如是。亦須子細。便下座。又曰。二俱有過。二俱無過。覺範曰。予觀首山可謂臨濟興化的骨孫。幻寄曰。首山如優孟學孫叔敖耳。洪公更失上加尖。）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圜悟勤云。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劃兩遭處。若這裏洞明。可以荷負臨濟正法眼藏。如或泥水未分。未免瞎驢隨大隊。）雲居住三峰菴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為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個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

和尚在三峰菴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個何必。興化即不然。爭如道個不必。（妙喜曰。何必不必。綿綿密密。覿面當機。有人續得末後句。許你親見二尊宿。）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腳。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宗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師乘馬。忽驚墜傷足。師喚院主。與我做個木拐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蹶腳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眾。師曰。還識老僧麼。眾無對。師擲下

拐子。端然而逝。

魏府大覺和尚。叅臨濟語。接興化語。具二師章。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麼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麼。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鎮州寶壽沼禪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秪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著。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叅。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　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個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妙喜曰。兩個藏身露影漢。姝不顧旁觀者。雪竇頌云。雙收雙放若爲宗。騎虎由來要絕功。笑罷不知何處去。只應千古動悲風。圜悟勤云。這個笑與巖頭笑不同。巖頭笑有毒藥。這個笑。千古萬古清風凜凜地。爲甚麼雪竇末後却道。只應千古動悲風。也是死而不弔。一時與你註解了也。爭奈天下人啗啄不入。不知落處。縱是山僧。也不知落處。諸人還知麼。）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豎起拂子曰。還推得這個麼。官人無對。

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　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蒼天。便下叅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麼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麼。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　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聻。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

幽州談空和尚。鎮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秪是個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翠巖芝云。且道尼具眼麼。只將得個斷貫索。作麼生會。）　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下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賊。

虎溪菴主。僧問。菴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秖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聻。師曰。鬧市裏虎。

覆盆菴主。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菴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沒。僧曰。苦苦。師曰。菴主被謾。

桐峰菴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麼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奈老僧何。（雪竇云。是則是。兩個老賊。只解掩耳偷鈴。復頌云。見之不取。思之千里。好個斑斑。爪牙未備。君不見。大雄山下忽相逢。落落聲光皆振地。大丈夫。見也無。收虎尾兮捋虎鬚。幻寄曰。雪竇著這兩賊。毒手也。）

有老人入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菴。老人曰。與麼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菴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菴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　問僧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豎起拂子曰。江西還有這箇麼。僧拓膝閉目。師曰。東家厮兒却向西家使喚。僧曰。有口不煩賓主說。師曰。適來患聾。而今患瘂。僧曰。買鐵得金。一場富貴。師曰。客作無功。未免逃避。僧便行。師曰。自累猶可。莫累老僧。僧却回向師禮拜。師曰。若不溜歷。已後喪我兒孫。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峰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眞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眞人。濟下禪牀搊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眞人是甚麼乾矢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峰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眞

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眞人與非無位眞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峰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老漢。堅殺這尿牀鬼子。　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個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奯上座。離臨濟。參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這個且置。或遇心境一如的人來。向伊道個甚麼。免被諸方檢責。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個主人

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溈山問衆云。巖上座雖得便宜。爭奈掩耳偷鈴。蔣山懃云。巖公一喝。賓主歷然。德山無語。言偏天下。溈山老子。雪上加霜。子細點撿將來。總不可放過。乃擲下拄杖。）參百丈。丈曰。闍黎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幸自非言。何須譗諮。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胷曰。與麼不與麼。丈曰。要且難構。要且難構。師曰。知即得。知即得。（仰山代云。若有人知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瑞州九峰道虔禪師。（青原）爲石霜侍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鑪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個秖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烟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烟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南堂靜云。大衆。要識虔侍者麼。只是無後人底漢了。要識首座麼。也只是孟春猶寒。仲春漸暖。季春漸暄。忽有人喚和尚。和尚。嗟擔他喚一聲。若不喚一聲。念到臘月三十日。也未了在。）

僧問。無間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間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個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

問。諸聖間出。秖是個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秖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

問。盡乾坤都來是個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燭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吳順義初。告衆安坐而化。（洞宗諸語。具洞山章。）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憩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

騎者不鑒（論轉功語具洞山章）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眉目風骨清朗如畫生而不茹葷僖宗百計移之終不得及僖宗幸蜀遂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一夕入室懇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傳豈妄爲之耶霜曰是實事耶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即向汝道師聞俯而惟曰大奇汗下遂拜辭至邵武城外見山蔚然深秀因撥草趨烱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欲何求老人曰住於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無已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座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動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山矣念何以報斯德即穴巖下爲泉曰深山之泉致此以供養耶人聞之翕然相與唱導事成崇刹號爲龍湖云其旁有神最靈異民致牲醪不絕師仗策至廟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鄰不然道不同不相爲謀何山不可居乎是夕邦之父老夢神告之曰聞禪師爲我受戒我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自是神顯

異迹護持此山師將化令擊鐘集衆跏趺而坐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個歇處在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舉似君我歛目時齊聽取於是歛目安坐寂然良久撼之已化矣塔於本山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秖爲闍黎功力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奈何師曰和尚爲甚麼不奈何霜曰老僧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即太煞道却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却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 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捐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出師曰將瓶盛水擬比大洋 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 道吾問久嚮和

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與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　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卧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個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秖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秖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秖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鎖。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秖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叅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張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破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妙喜曰。贍州濕處。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丱歲出家。通經論。具戒。爲臨濟侍者。濟嘗稱之曰。此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自謂已足。濟一日問。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個親。師曰。總不親。濟曰。親處作麼生。師便喝。濟便打。濟一日又拈胡餅示師曰。萬種千般。不離這個。其理不二。師曰。如何是不二之理。濟再拈起餅示之。師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濟曰。屙矢見解。師曰。羅公照鏡。又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叅濟。濟問。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

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師。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個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個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菴。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夾山却令人伺

師出菴。便與燒却。越三日。師果出菴來。人報曰。菴中火起。師亦不顧。直到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怱怱。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眾生。）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師於言下大悟。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即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

如是。即吾宗不墜矣。　抵澧陽。遇故人。因話武陵舊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秖在闤闠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　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趨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　又云。學道先須識得自己宗旨。方可臨機不失其宜。秖如鋒鋩未兆已前。都無是個非個。瞥爾暫起見聞。便有張三李四。胡來漢去。四姓雜居。不親而親。是非互起。致使玄關固閉。識鎖難開。疑網羅籠。智刀劣剪。若不當陽曉示。迷子何以知歸。欲得大用現前。但可頓忘諸見。諸見若盡。昏霧不生。智照洞然。更無他物。以今學人觸目有滯。蓋為因他數量作解。被他數量該括。方寸不能移易。所以聽不出聲。見不超色。假饒併當門頭潔淨。自己未能通明。還同不了。若也單明自己。法眼未明。此人秖具一隻眼。所以是非欣厭貫系。不得脫灑自由。謂之深可愍傷。各自努力。　龐居士禮拜起。曰。孟夏漸熱。孟冬薄寒。師曰。莫錯。士曰。龐公年老。師曰。何

不寒時道寒。熱時道熱。士曰。患聾作麼。師曰。放你三十棒。士曰。啞却我口。塞却你眼。　蛤溪道者相訪。師問。自從犁溪相別。今得幾年。溪曰。和尚猶記得昔年事。師曰。見說道者總忘却年月也。溪曰。和尚住持事繁。且容仔細看。師曰。打即打會禪漢。溪曰。某甲消得。師曰。道者在山事繁。　問僧近離甚處。曰荊南。師曰。有一人與麼去。還逢麼。曰不逢。師曰。為甚不逢。曰。若逢即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　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　問學人擬

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光化元年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搆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為常。略不相做。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即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

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著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木鵞。便告寂。

撫州黃山月輪禪師。謁夾山。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黎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眞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

洛京韶山普寰禪師。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即得。無韶山口。向甚麼處屙。因無語。師便打。（雲門代云。這話墮。阿師放你三十棒。又云。韶山今日瓦解氷消。）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

向甚麼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即是。闍黎有甚麼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麼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麼則眞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班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

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入事了。闍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揑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鑒。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妙喜曰。笑殺睦州陳尊宿。）

郢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背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因有一院名無垢淨光。造浴室。有人問。既是無垢淨光。爲甚麼却造浴室。僧無語。後

請師代。師曰。三秋明月夜。不是騁團圓。（丹霞淳頌。雖然答盡深深意。爭奈投機句未親。欲會本來無垢的。更須入水見長人。）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天皇）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雪峰欽山爲友。謁臨濟。濟先化去。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個阿師。稍似個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奯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一日參德

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徑山杲云。猛虎不識穽。穽中身死。蛟龍不怖劍。劍下身亡。巖頭雖於虎穽之中。自有透脫一路。向劍刃上。有翻身之機。若子細點檢將來。猶欠悟在。即今莫有爲巖頭作主底麼。出來與大慧相見。良久。喝一喝。拍一拍云。洎合停囚長智。）

雪峰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峰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峰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

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秖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寂。徑山杲頌云。一撾塗毒聞皆喪。身在其中總不知。八十翁翁入場屋。眞誠不是小兒嬉。）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秖如洞山有何虧缺。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秖是無光。山禮拜。（無畛上座問羅山。巖頭道。洞山好佛。秖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欠。便道無光。山召畛。畛應諾。山曰。灼然好個佛。秖是無光。曰。大師爲甚撥無畛話。山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畛無語。山打三十棒趁出。畛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山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　妙喜曰。巖頭父子。雖

（善暗去明來。子細檢點將來。未免髑髏敲磕。）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麽。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囫。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峰。峰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峰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峰便打三十棒趂出。

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菴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菴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

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卽向汝道。（徑山杲云。巖頭古佛。向萬仞崖頭垂手。鑊湯爐炭裏躍身。蓋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今日若有人問雲門。三界競起時如何。只向他道。快便難逢。未審師意如何。移取雲門山來。卽向汝道。）

僧問塵中如何辨主。師曰。銅鈔鑼裏滿盛油。（招慶問羅山云。巖頭道。銅鈔鑼裏滿盛油。意旨如何。山召大師。慶應諾。山云。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有人問你作麽生。招云。箭穿紅日影。　徑山杲頌云。獼猴入道場。箭穿紅日影。兩個老古錐。擔雪共塡井。喝一喝。）

師因沙汰。并贊家過夏。補衣次。贊行過。師以針作劄勢。贊遂整衣欲謝。妻問云。作甚麽。贊云。說不得。妻云。也要大家知。贊舉前話。妻云。此去三十年後。須知一回飲水一回咽。女子聞云。誰知盡大地人性命。被箴上座劄將去也。

師值沙汰。於鄂州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秪這一個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

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巖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

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妙喜舉了。喝云。縮頭去。）

示衆。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不見道。無實無虛。若向事上覷。卽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靈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眞椀鳴聲。塗糊汝。繫縛汝。古人與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

示衆云。夫大統綱宗中事。須識句。若不識句。難作個話會。甚麽是句。百不思時。喚作正句。亦云居頂。亦云得住。亦云歷歷。亦云惺惺。亦云的的。亦云佛未生時。亦云得地。亦云與麽時。將與麽時。等破一切是非。纔與麽。便不與麽。便轉轆轆地。若也看不

過。纔被人刺著。眼眨瞪地。恰似殺不死底羊相似。不見古人道。沉昏不好。須轉得始得。觸著便轉。纔與麼。便不與麼。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轆轆。自然目前露倮倮地。飽齁齁地。不解却。不解齩。不見道。却物爲上。逐物爲下。瞥起微情。早落地上。若是齩猪狗眼赫赤。若有人問。如何是禪。向伊道。合取屎孔著。却有些子氣息。便知淺深。硬糾糾地。汝識取這個狸奴面孔。與麼時不要故撩伊。不要稱量伊。於中有一般漢。撞著物。不解轉。刺著桐漉漉地。遮般底。椎殺萬個。亦無罪過。若是本色底。撩著便上。齩人火急。却似刺蝟子相似。未觸著時。自弄毛羽可憐生。纔有人撩著。便嗔斗呫地。有甚麼近處。若也未得與麼蕩蕩地。喚作依句修行。有則便須等破。與麼時一物不存。信知從來學得一切言句。溢在胷中。有甚麼用處。不見道。辟觀辟句。外不放入。內不放出。截斷兩頭。自然光烯烯地。不與一物作對。便是無諍三昧。兄弟。若欲得易會。但向根本明取。欲出不出。便須轉一口齩斷。後不用尋伊去任底遠近。但放却。自然露倮倮地。不用思搭著昏昏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是我向前行脚時。叅著一兩處尊宿。只教日夜管帶。坐得骨臀生胝。口裏水漉漉地。初向然燈佛肚裏黑漆漆地。道我坐禪。守取與麼時。猶有欲在。不見道。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這個不是汝習學得底。這個不是汝去任底。不是汝色裏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月三十日。亦悶悶地。無益。當莫造作捏怪。但知著衣喫飯。痾矢送尿。隨分遣時。莫亂統詐稱道者。有一片衣。不敢將出曬。恐人見。怕失道者名。閙人讚嘆。作恁麼不中心行。兄弟。亦不要信他繩牀上老楷樋桐漉漉地。將爲好。誑謼人。別造地獄著汝在。信知古風大好。不見道。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與麼送出來時。便知深淺。道個是古格。於中有一般漢。信彩吐出來。有甚麼禪記。但知喚作禪道。但知喚作一句子。軟嫩嫩地。真是無孔鐵椎。聚得一萬個。有甚麼用處。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胷襟中吐得出來。與人爲榜樣。今時還有與麼漢麼。第一切須識取左右句。這個是出頭處。識取去底。識取任底。這個是兩頭句。亦是左右句。亦喚作是非句。纔生便齩。自然無事。兄弟。見與麼說。還會麼。莫終日悶悶地。亦無了期。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燄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時熱珍重。　人天眼目云。

四藏鋒者巖頭所立也就事者全事也就理者全理也理事俱藏則曰入就俱不涉理事則曰出就（達觀頴頌就事藏鋒事獨全不於理上取言詮錦鱗若不吞香餌掉尾揚鬐戲碧川就理藏鋒理最微豈從事上立毫氂新羅鷂子飛天外肯掛林間野雀兒入就藏鋒理事該碧潭風起動雲雷西門三月桃花浪戴角擎頭免曝鰓出就藏鋒理事忘長天赫日更無妨雷公電母分明說霹靂聲中石火光）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宴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塔藏之

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泉州安南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惡茹葷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十二出家十七落髮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個甚麼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麼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師休去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麼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麼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麼師曰不識山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遂謁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甚麼師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師有省後與巖頭至澧州鰲山鎮阻雪頭每日秖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邃個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秖管打睡頭喝曰噇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胷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個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個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鰲山成道（師與欽山

（巖頭自湘中入江南。至新吳山之下。欽山濯足澗側見菜葉而喜曰。此山必有道人。可沿流尋之。師恚曰汝智眼太濁。他日如何辨人。彼不惜福如此。住山何爲哉。）任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個甚麼。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個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鰲山成道後。迄至於今。飽不饑。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峰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菴。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峰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秖這是。（後有僧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神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雪竇頌。末後句。爲君說。明暗雙雙底時節。同條生也共相知。不同條死還殊絕。還殊絕。黃頭碧眼須甄別。南北東西歸去來。夜深同看千巖雪。僧問徑山杲。雪峰三上投子。九到洞山。爲甚麼向鰲山成道。山云。崖裏販揚州。僧云。後來住菴。有僧敲門。峰放身出云。是甚麼。僧亦云。是甚麼。還有優劣也無。山云。優則總優。劣則總劣。僧云。爲甚麼雪峰低頭歸菴。山云。疑殺天下人。僧云。僧舉似巖頭。頭云。我當時若向伊道末後句。天下人不奈雪老何。作麼生是末後句。山云。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僧云。巖頭道。雪峰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只這是。意旨如何。山云。殺人須是殺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劍。乃云。古德道。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澹佇。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又教中道。凡夫見諸法。但隨於相轉。不了法無相。以是不見佛。遂舉起拂子云。道個是相。那個是無相。現今目前森羅萬象。眼見耳聞。悉皆是法。又何曾鬧來。既不曾鬧。教甚麼物隨相轉。又舉拂子云。這個是無相。又作麼生了。既無可了。却向甚麼處見佛。且道古德底是。教中底是。是又是個甚麼。若向這裏分剖得出。釋迦不先。彌勒不後。雖然如是。未免被山僧拂子穿却鼻孔。又舉起拂子云。隨相轉也。被拂子穿却鼻孔。不隨相轉也。被拂子穿却鼻孔。見佛也被拂子穿却鼻孔。不見佛也被拂子穿却鼻孔。乃顧視大衆云。且作麼生免得此過。畢竟不須剗海去。到頭雲定覔山歸。擊禪牀下座。）

僧問西山和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舉拂子示之。其僧不肯。後參師。師問甚處來。云浙中來。師曰。今夏在甚處。曰蘇州西山。師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師曰。何不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師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作麼生不肯他。曰是境。師曰。汝見蘇州人家男女否。曰見。師曰。汝見路上林木否。曰見。師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肯他否。曰肯。師曰。秖如拈拂子。汝作麼生不肯他。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和尚慈悲。師曰。盡乾坤是個眼。汝向甚麼處蹲坐。僧無對。師問僧。見說大德曾爲天使來。是否。僧曰。不敢。師曰。又爭解恁麼來。僧曰。仰慕道德。豈憚關山。師曰。汝猶醉在。出去。僧便出。師乃召大德。僧回首。師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曰。這漆桶。僧無語。師顧謂鏡清曰。好個師僧。向漆桶裏折倒。清云。和尚豈不是據款結案。師曰。也是我尋常用底。忽若與回向伊道是甚麼。被他道這漆桶。又作麼生。清曰。成何道理。師曰。我與麼及伊。汝又道據款結案。伊與麼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

等是恁麼時節。其間有得有不得。清云。不見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雪竇云。若他父子相投。言氣相合。知者謂粉骨碎身。此恩難報。不知者謂扶高抑下。臨危悚人。毒藥醍醐。千古龜鑑。還會麼。這漆桶。）

有一僧山下卓菴。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菴主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卽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卽與剃却。

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雪竇顯云。可惜放過。好與三十棒。這棒一棒也饒不得。直是罕遇作家。　五祖演云。衆中或謂雪峯三聖宗派不同。故言不相契。或謂三聖作家。雪峯不能達其意。如斯話會。有何交涉。若問五祖。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只向伊道。好個問頭。且道與雪峯是同是別。　圜悟勤云。雪竇道便打。是有過。是無過。你若辨得出。拄杖子屬你。）

普請次。路逢一獮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個獮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雪竇顯云。好與三十棒。這棒放過也好。免見將錯就錯。）

問僧甚處來。曰。溈山來。師曰。溈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溈山據座。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溈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溈山。僧問意旨如何。沙云。大小溈山。被這僧一問。直得百雜碎。）

問古磵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

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磵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遥望作禮。自此不答話。（雪竇拈云。衆中總道。雪峯不出這僧問頭。所以趙州不肯。如斯話會。深屈古人。雪竇卽不然。斬釘截鐵。本分宗師。就下平高。難爲作者。　徑山杲云。雪峰不答話。疑殺多少人。趙州道苦。面亦不如語直。若是妙喜卽不然。古磵寒泉時如何。到江扶客棹。出嶽濟民田。飲者如何。淸涼肺腑。此話有兩負門。若人檢點得出。許你具參學眼。）

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卽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污人好。師曰。我卽不塗污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雲門別前語。築著便作屎臭氣。又代後語。將謂是鐵天鷂子。元來只是死木裏蝦蟇。　雪竇出雪峯語云。一死更不再活。）

僧問。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師打三下。後問巖頭。頭打三掌。（雪竇云。應病與藥。且打三下。據令而行。合打多少。天童云。雪竇一期趁快。後人往往作行令會。殊不知雪峯巖頭。是個無固必漢。）

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塗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趁出。僧過十年後再來。師又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湖南與這裏相去多少。曰。不隔。師竪起拂子曰。還隔這個麼。曰。若隔卽不到也。師又打趁出。此僧住後。凡見人便罵師。一日有同行聞。特去訪問。兄到雪峯。有何言句。便如是罵他。遂舉前話。被同行訶叱。與他說破。這僧當時悲泣。常向中夜焚香遥禮。

問

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麽生祇對。曰待問即道。師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麽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麽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　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麽覆却船。僧無對。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麽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　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麽生。師將三個木毬一時拋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

家事。（妙喜曰。秖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　師一日在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窻櫺中拋入。師便開門。　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雖然如是。我即不然。曰和尚作麽生。沙曰用南山作麽。（雪竇頌。象骨巖高人不到。到者須是弄蛇手。稜師備師不奈何。喪身失命有多少。韶陽知。重撥草。南北東西無處討。忽然突出拄杖頭。拋對雪峰大張口。大張口兮同閃電。剔起眉毛還不見。如今藏在乳峰前。來者一一看方便。高聲喝云。看脚下。眞淨示衆。舉此云。雪峰云南山有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出入好看。雪峰無大人相。然則蛇無頭不行。長慶恰似個新婦見伯阿

家相似。便道堂中今日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拽拄杖撩向雪峰面前。作怕勢。爲蛇畫足。玄沙云。用南山作甚麽。道我見處親切。不免只在窠窟裏。更無有人有些子天然氣槩。報寧門下莫有天然氣槩底麽。不敢望你別懸慧日。獨振玄風。且向古人鶻臭布衫上。知些子氣息。也難得。）　上堂。舉拂子曰這個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個爲中下。師便打。（雲門云。我不似雪峰打破這葛藤。乃拈拄杖云。這個爲中下機人。僧問忽遇上上機人來如何。門便打。）　師上堂云。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峰與麽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麽。門曰。有。曰作麽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藉不少。圜悟勤云。衆中道。心是萬法之王。盡大地一時在我手裏。且喜沒交涉。雪竇頌。牛頭沒。馬頭回。曹溪鏡裏絶塵埃。打鼓看來君不見。百花春至爲誰開。）　師云。飯籮邊坐餓死人。臨河渴死漢。玄沙云。飯籮裏坐餓死漢。水裏沒頭浸渴

死漢。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妙喜舉了。喝一喝云。多嘴阿師。可煞忽俊不禁。通身是飯。通身是水。那裏得這消息來。）　上堂。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保福展舉問鵞湖。智孚。僧堂前相見即且置。秖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麽處相見。鵞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低頭入僧堂。）　師將示寂。自製塔銘。并叙曰。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而常堅。堅之則在壞之則捐。雖然離散未至。何妨預置者哉。所以疊石結室。剪木成函。搬土積塊爲龕。諸事已備。頭南脚北橫山而臥。惟願至時同道者莫違我意。知心者不易我志。深囑再囑。幸冀勵焉。縱然他日邪造顯揚。豈如當今正眼審弘。善忠之。審思之。銘曰兄弟橫十字（雪竇

（証云。圓無二君。又云。知麽。）同心著一儀（風行草偃。又云。直與。）土主曰松山（四顧匪絕。又云。看。）卵塔號難提（獨露相倚。又云。險。）更有胡家曲（一西一東。又云。大難。）汝等切須知（自南自北。又云。會也。）我唱泥牛吼（聞莫舉頭。又云。呵呵。）汝和木馬嘶（見應合眼。又云。撫掌。）但看五六月（豈可徒然。又云。吁。）冰片滿長街（事非草草。又云。苦。）薪盡火滅後（去去誰同。又云。好住。）啓室爛如泥（須到如此。又云。努力。）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碗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麽。師曰。不會。山又將一碗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麽。師曰。不會。

山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個甚麽。山曰。子大似個鐵橛。住後雪峰訪師。茶話次。峰問。當時在德山斫木因緣。作麽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峰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碗水。峰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峰接得便潑却。（雲門云。莫壓良爲賤。）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指月錄卷之十七終

較譌

卷之十四

（五葉第十五行）圖（誤作）徒

卷之十六

（五葉第十六行）雖（舊本作須○七葉第十四行）仭（誤作里從雪竇頌古改正○八葉第十三行）宰（誤作足○十葉第六行）逗（誤作通○十八葉第二行）如（誤作知）

音釋

卷十四之十七

挼（奴何切音那兩手相切摩也）捋（盧活切鸞入聲撮取也）齶（逆各切音咢齒內上下肉也）瀏（力求切音流）覯（居候切垢遇見也）㞘（都谷切音篤尾下竅也）濼（音泊陂澤也）活（古活切音括水流聲）臛（火酷切音熇）摟（盧侯切樓）馵（陟慮切音註馬懸足也）鞔（謨官切音瞞）荎（直尼切音持卽五味子也）鈌（音闕虧也毀也又電光照光謂之列鈌）

頵（規倫切音均）瘞（於計切音意理藏也）歘（呼括切音豁）譗（竹洽切音劄）⿰言窒（職日切音質言無倫也）涔（鉏林切音岑）鄆（禹慍切音運）倳（資四切恣置也）⿰口頁（陟栗切音質叱呵也）㵶（音習影也又水貌）齁（呼侯切吼平聲鼻息也）⿰耳乞（去蟻切音氣）⿰耳登（音棖直視貌）

指月錄卷之十八

六祖下第六世

撫州曹山本寂禪師。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曹洞）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問。闍黎名甚麼。師曰。本寂。山曰。那個聻。師曰。不名本寂。山深器之。（此與雲居對洞山語同僧寶傳師名躭章此燈錄所載遂仍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復問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不變異處去。山曰。不變異處。豈有去耶。師曰。去亦不變異。遂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還止臨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爲曹。示衆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命食

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師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甚麼墮。師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師曰。是尊貴墮。乃曰。食者。卽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寧謐。卽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卽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秖是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師凡言墮

謂混不得。類不齊。凡言初心者。所謂悟了同未悟耳。（燈錄無凡情聖見至三者不受食四十一字。林間錄無凡情聖見至回互十三字。僧寶傳自稠布衲問答後。則云。夫冥合初心而知有。是類墮。知有而不礙六塵。是隨墮。維摩經云。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正命食也。食者。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只不被他染污。將爲墮。且不是同也。言覺範節釋曹山之語也。林間乃直述曹山之語也。自師凡言下廿四字。亦記者之辭也。隨墮言不礙六塵。而云不被染污。又云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古人立言。知所防矣。　智證傳曰。世尊說九因九緣未盡壽量而死。何等爲九。謂食無度量。食時不宜。不消復食。生而不吐。熟而持之。不近醫藥。不知予已若損若益。非時非量。行非梵行。此名非時死。予以是觀之。乃知時而食。卽不枉死。故名正命食。黃檗曰。今時纔出來者。只欲多知多解。廣求文義。喚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壅塞。唯多與兒酥乳。消與不消。都總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此樣。盡名食不消。食不消者。所謂知解不消。皆爲毒藥。盡向生滅邊收。眞如之中。無此事。故以此知曹山貴正命食。立三墮。又曰。維摩經曰爲壞和合相故。應取食。爲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

相。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齅香與風等。所食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此不斷聲色墮所由立也。又曰。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富蘭那迦葉。末伽黎拘賒黎子。刪闍夜毗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馱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此隨墮之所由立也。又曰。謗諸佛。毀於法。不入衆數。終不得滅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此尊貴墮之所由立也。予嘗深觀曹山。其自比六祖無所媿。以其蕩除聖凡之情。有大方便。南泉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不如曹山止言一墮字耳。　覺範三墮頌。類墮頌。紛然作息同。銀椀裏盛雪。若欲異牯牛。與牯牛何別。隨墮頌。有聞皆無聞。有見元無物若斷聲色求。木偶當成佛。尊貴墮頌。生在帝王家。那復有尊貴。自應著珍御。顧見何驚異。　大陽玄曰。此三種須明轉位始得。一曰水牯牛是類墮。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卽有所滯。直是要你一念無私。卽有出身之路。二曰不斷聲色是隨墮。以不明聲色。故隨處墮。須向聲色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句。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三曰不受食是尊貴墮。須是知那邊）

（了却來這邊行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幻寄曰。佛說比丘乞食。乃正命食。破四邪命食。邪命。謂醫卜種植等。具于教乘華嚴疏諸典中。曹山取正命食表本分事。蓋本此。寂音引瑜伽九因。黃檗兒酥。語意雖住。而失其本矣。僧寶傳述三墮語。遺尊貴墮。智證傳以不斷聲色與隨墮分二。而遺類墮。濟公不取僧寶智證。獨載林間。固有所擇也。至於大陽謂不明聲色故隨處墮。與坐在尊貴。是直以墮爲墮落。幷曹山旨也。寂音又曰。金剛般若曰。如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西天此土聖賢釋者無慮千餘人。然莫如無著得佛之意。雙林大士又從而申明之。無著於此判爲言說法身。意以爲筏者言說也。雖與人俱。然亦不類。如筏行水中。而實不住。非法者。二邊也。在筏且不類。豈於二邊而止住耶。故曰。何況非法。大士偈曰。渡河須用筏。到岸不須船。人法俱名執。悟理詎勞詮。中流仍被溺。誰論在二邊。有無如取一。即被汚心田。故曹洞宗旨有混不得類不齊之語也。幻寄曰。洪師如漢儒援經傳事。）僧問學人通身是病。請師醫。師曰。不醫。曰爲甚麼不醫。師曰。教汝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問沙門豈不是具大慈悲底人。師曰。是。曰忽遇六賊來時如何。師曰。亦須具大慈悲。曰如何具大慈悲。師曰。一劍揮盡。曰盡後如何。師曰。始得和同。 問眉與目還相識也無。師曰。不相識。曰爲甚麼不相識。師曰。爲同在一處。曰恁麼則不分去也。師曰。眉且不是目。曰如何是目。師曰。端的去。曰如何是眉。師曰。曹山却疑。曰和尚爲甚麼却疑。師曰。若不疑即端的去也。 師示衆云。諸方盡把格則。何不與他道却。令他不疑去。雲門在衆出問。密密處爲甚麼不知有。師曰。只爲密密。所以不知有。門曰。此人如何親近。師曰。莫向密密處親近。門曰。不向密密處時如何。師曰。始解親近。門曰。喏喏。（妙喜曰。濁油更著黑燈心。）

雲門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喫常住苗稼者是。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你還畜得麼。曰畜得。師曰。你作麼生畜。曰著衣喫飯。有甚麼難。師曰。何不道披毛戴角。 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 師問德上座。菩薩在定。聞香象渡河。出甚麼經。曰出涅槃經。師曰。定前聞。定後聞。曰和尚流也。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一半。曰和尚如何。師曰。灘下接取。（妙喜曰。甚麼處去也。）鏡清問清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理即如此。事作麼生。曰如理如事。師曰。謾曹山一人即得。爭奈諸聖眼何。曰若無諸聖眼。爭鑑得個不恁麼。師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大溈喆云。曹山雖然善能切磋琢磨。其奈鏡清玉本無瑕。要會麼。不經敲手終成廢器。）

問教中道。大海不宿死屍。如何是大海。師曰。包含萬有者。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不宿死屍。師曰。絕氣息者不著。曰既是包含萬有。爲甚麼絕氣息者不著。師曰。萬有非其功。絕氣息者有其德。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道有道無即得。爭奈龍王按劍何。 問具何知解。善能問難。師曰。不呈句。曰問難個甚麼。師曰。刀斧斫不入。曰恁麼問難。還有不肯者麼。師曰。有。曰是誰。師曰。曹山。 問僧作甚麼。曰掃地。師曰。佛前掃。佛後掃。曰前後一時掃。師曰。與曹山過靸鞋來。 問親何道伴。即得常聞於未聞。師曰。同共

一被蓋。曰此猶是和尚得聞。如何是常聞於未聞。師曰。不同於木石。曰何者在先。何者在後。師曰。不見道常聞於未聞。

問一牛飲水五馬不嘶時如何。師曰。曹山解忌口。

紙衣道者來參。師問莫是紙衣道者否。者曰。不敢。師曰。如何是紙衣下事。者曰。一裘纔挂體。萬法悉皆如。師曰。如何是紙衣下用。者近前應諾。便立脫。師曰。汝秖解與麼去。何不解恁麼來。者忽開眼問曰。一靈眞性。不假胞胎時如何。師曰。未是妙。者曰。如何是妙。師曰。不借借者。珍重便化。師示頌曰。覺性圓明無相身。莫將知見妄疎親。念異便於玄體昧。心差不與道爲隣。情分萬法沈前境。識鑒多端喪本眞。如是句中全曉會。了然無事昔時人。

問强上座曰。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箇應底道理。曰如驢覷井。師曰。道則太煞道。秖道得八成。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如井覷驢。

僧舉藥山問僧年多少。曰七十二。山曰。是七十二那。曰是。山便打。此意如何。師曰。前箭猶似可。後箭射人深。曰如何免得此棒。師曰。王勅既行。諸侯避道。

僧問香嚴。如何是道。嚴曰。枯木裏龍吟。曰如何是道中人。嚴曰。髑髏裏眼睛。僧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霜曰。猶帶喜在。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霜曰。猶帶識在。又不領。問師。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血脉不斷。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乾不盡。曰未審還有得聞者麼。師曰。盡大地未有一人不聞。曰未審枯木裏龍吟是何章句。師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示偈曰。枯木龍吟眞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昭覺勤云。念不異。心不差。圓融五位君臣。跳出無明三毒。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寒巖中吹律。看他三個老宿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參詳。便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機不妙。徑山杲舉圓悟透三種語了。云諸人還揀得出麼。若揀不出。妙喜不惜眉毛。爲諸人說破。香嚴透語滲漏。被語言縛殺。石霜透情滲漏。被情識使殺。曹山透見滲漏。被見聞覺知惑殺。分明說了。具眼者辨取。寂音曰。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者。達觀所謂偏正互縱橫。迢然忌十成。龍門須要透。鳥道不堪行。石女霜中織。泥牛火裏耕。兩頭如脫得。古木一枝榮。是也。）

師讀杜順傅大士所作法身偈。曰。我意不欲與麼道。門弟子請別作之。既作偈。又註釋之。其詞曰。渠本不是我。（非我）我本不是渠。（非渠）渠無我即死。（仰汝取活）我無渠即余。（不別有）渠如我是佛。（要且不是佛）我如渠即驢。（二俱不立）不食空王俸。（若遇御飯直須吐却）何假雁傳書。（不通信）我說橫身唱。（爲信唱）君看背上毛。（不與你相似）作如謠白雪。（將謂是白雪）猶恐是巴歌。（傳此句無註）示學人偈曰。從緣薦得相應疾。就體消停得力遲。瞥起本來無處所。吾師暫說不思議。（寂音曰。予以是觀之。千聖皆稱此一念之心。起時了不可得。是眞不可思議也。離則決定無別殊勝故。如是了知。豈不疾乎。華嚴經曰。以少方便。疾成菩提。曰然則學者何爲而不信耶。曰如竹林善會禪師。爲道吾發之。以見船子。言下省悟。既去而回顧。船子笑曰。這漢疑我別有也。於是覆其舡蓋信力尚微。未大通透故耳。幻寄曰。千古繫驢橛子。）

師作四禁偈曰。莫行心

處路不挂本來衣何須正恁麽切忌未生時　示衆曰僧家在此等衣線下理須會（會字似應在須字上）通向上事莫作等閑若也承當處分明即轉他諸聖向自己背後方得自由若也轉不得直饒學得十成却須向他背後叉手說什麽大話若轉得自己則一切粗重境來皆作得主宰假如泥裏倒地亦作得主宰如有僧問藥山曰三乘教中還有祖意也無答曰有曰既有達磨又來作麽答曰只爲有所以來豈非作得主宰轉得歸自己乎如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言劫者滯也謂之十成亦曰斷滲漏也只是十道頭絕矣不忘大果故云守住躭著名爲取次承當不分貴賤我常見叢林好論一般兩般還能成立得事麽此等但是說向去事路布汝不見南泉曰饒汝十成猶較王老師一線道也大難事到此直須子細始得明白自在不論天堂地獄餓鬼畜生但是一切處不移易元是舊時人只是不行舊時路若有忻心還成滯著若脫得揀什麽古德云只恐不得輪迴汝道作麽生只如今人說個淨潔處愛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粗重事却是輕淨潔病爲重只如佛味祖味盡爲滯著先師曰擬心是犯戒若也得味是破齋且喚什麽作味只是佛味祖味纔有忻心便是犯戒若也如今說破齋破戒即今三羯磨時早破了也若是粗重貪嗔癡雖難斷却是輕若也無爲無事淨潔此乃重無以加也祖師出世亦只爲這個亦不獨爲汝今時莫作等閑狸奴白牯修行却快不是有禪有道如汝種種馳求覓佛覓祖乃至菩提涅槃幾時休歇成辦乎皆是生滅心所以不如狸奴白牯兀兀無知不知佛不知祖乃至菩提涅槃及以善惡因果但饑來喫草渴來飲水若能恁麽不愁不成辦不見道計較不成是以知有乃能披毛戴角牽犂拽耒得此便宜始較些子不見彌勒阿閦及諸妙喜等世界被他向上人喚作無慚愧懈怠菩薩亦曰變易生死尚恐是小懈怠在本分事合作麽生大須子細始得人人有一坐具地佛出世侵他不得恁麽體會修行莫趁快利欲知此事饒今成佛成祖去也只這是便墮三塗地獄六道去也只這是雖然沒用處要且離他不得須與他作主宰始得若作得主宰即是不變易若作主宰不得便是變易也不見永嘉云莽莽蕩蕩招殃禍問如何是莽莽蕩蕩招殃禍曰只這個總是問曰如何免得曰知有即得用免作麽但是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是不要免乃至世間粗重之事但知有便得不要免免即同變易去也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殃禍爲不小因什麽如此只爲變易若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

始得　南平鍾王雅重師致禮敦請師但書大梅山居頌一首付使者（大梅和尚自得心印於大寂遂入四明梅子眞舊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菴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梅曰秖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梅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梅荅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數滿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寂師寫辭南平者摧殘枯木一偈也梅諸機緣具於第九卷此因錄寂師辭南平事嘉梅之幽韻復述其肥遯之跡云後偈或作隱山和尚偈）

天復辛酉夏夜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對曰六月十五師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閱世六十有二坐三十有七夏門弟子塟全身於山之西阿

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其師令習聲聞篇聚非其好棄之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處來師曰翠微來山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師曰翠微供養羅漢某甲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微曰你每日喫個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師曰有山曰不虛參見作家來山問汝名甚麼師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師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山曰與老僧祇對道吾底語一般師問如何是祖師意山曰闍黎他後有把茅盖頭忽有人問如何祇對師曰道膺罪過山謂師曰吾聞思大和尚生倭國作

王是否師曰若是思大佛亦不作山然之山問師甚處去來師曰蹋山來山曰那個山堪住師曰那個山不堪住山曰恁麼則國內總被闍黎占却師曰不然山曰恁麼則子得個入路師曰無路山曰若無路爭得與老僧相見師曰若有路即與和尚隔山去也山乃曰此子已後千人萬人把不住去在師結菴於三峰經旬不赴堂山問子近日何不赴齋師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山曰我將謂汝是個人猶作這個見解在汝晚間來師晚至山召膺菴主師應諾山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師回菴寂然宴坐天神自此竟尋不見如是三日乃絕山問師作甚麼師曰合醬山曰用多少鹽師曰旋入山曰作何滋味師曰得山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師曰始成孝養自爾洞山許爲室中領袖　劉禹端公上山謝雨問師云雨從何來師曰從端公問處來端公遂禮三拜歎喜而退行數步師召云端公公回首師問云問從何來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大慧拈云劉禹端公無語歸家三日而死正眼著弘覺瘥處只是不知轉身一路當初待伊道問從何來但依前禮三拜歎喜而退且教弘覺疑三十年　又東平嘗問一官人風作何色雪竇因并頌云雨從何來風作何色龍門萬仞曾留宿客進退相將誰遭點額風作何色雨從何來不用彈指樓閣門開波波發發南方未回）　師曾令侍者送袴與一任菴道者道者曰自有孃生袴竟不受師再令侍者問孃未生時著個甚麼道者無語後遷化有舍利

持似於師。師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語好。

師在洞山作務。悞剗殺蚯蚓。山曰。這個聻。師曰。他不死。山曰。二祖往鄴都。又作麼生。師不對。後有僧問。和尚在洞山剗殺蚯蚓因緣。和尚豈不是無語。師曰。當時有語。秖是無人證明。

問。山河大地從何而有。師曰。從妄想有。曰。與某甲想出一鋌金得麼。師便休去。僧不肯。（雲門云。已是葛藤。不能折合。待伊道想出一鋌金得麼。拈拄杖便打。）

新羅僧問。佛陀波利見文殊。為甚却回去。師曰。秖為不將來。所以却回去。

問。教中道。是人先世罪業。應墮惡道。以今世人輕賤故。此意如何。師曰。動則應墮惡道。靜則為人輕賤。

示衆曰。佛法有什麼多事。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個甚麼。若云如是事即難。自古先德。醇素任真。元來無巧。設有人問。如何是道。或時答。甎䃜木頭作麼。皆重元來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即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似。直道我放光動地。世間更無過也。盡說了。合殺頭人。總不信受。元來自家脚下虛無力。汝等譬如獵狗。但尋得有蹤跡底。若遇羚羊挂角時。非但不見蹤跡。氣息也不識。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答曰。六六三十六。曰。會麼。僧曰。不會。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挂角後如

何。州曰。九九八十一。曰。得恁麼難會。州曰。有甚麼難會。曰。請和尚指示。州曰。新羅新羅。又問長慶。羚羊挂角時如何。慶曰。草裏漢。曰。挂後如何。慶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慶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

又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呼問者名。曰。會麼。曰。不會。曰。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迦葉不覆藏。乃曰。僧家發言吐氣。須有來由。莫當等閑。這裏是什麼所在。爭受容易。凡問個事。也須識好惡。若不識尊卑良賤。不知觸犯。信口亂道。也無利益。竝家行脚。到處覓相似語。所以尋常向兄弟道。莫怪不相似。恐怕同學多去。第一莫將來。將來不相似。言語也須看他前頭。八十老人入場屋。不是小兒戲。不是因循底事。一言參差。即千里萬里。難為收攝。蓋為學處容易。不著力。敲骨打髓。須有來由。言語如鉗如夾。如鉤如鎖。須教相續不斷。始得頭頭上具。物物上明。豈不是得妙底事。一種學大須仔細研窮。直須諦當。的的無差。到這裏有什麼踟躕處。有什麼擬議處。向去底人須常惙悚戢翼。始得。若是知有底人。自解護惜。終不取次十度發言。九度休去。為什麼如此。常恐無利益。體得底人。心若臘月扇。口邊直得醭出。不是強為。任運如此。欲得與麼事。須是與麼人。既是與麼人。不愁恁麼事。恁麼事即難得。

又曰。汝等直饒學得佛邊事。早是錯用心了也。不見古人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干自己事。自餘是什麼閑。如今擬

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交涉。如將方木逗圓孔中。多少聱訛。若無與麼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也無用處。未離情識在。若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方得出身。若有一毫髮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不見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閤中物捨不得。俱爲滲漏。直須向這裏及取去。及去及來。并盡一切事。始得無過。如人頭頭上了。物物上通。秖喚作了事人。終不喚作尊貴。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便是世間極重極貴物。不得將來向尊貴邊。須知不可思議。不當好心。所以古人道。猶如雙鏡光光相對。光明相照。更無虧盈。豈不是一般。猶喚作影像邊事。如日出時。光照世間。明朗是一半。那一半喚作甚麼。如今人未認得光影。門頭戶底粗淺底事。將作屋裏事。又爭得。（將知尊貴一路自別下。燈錄無便是世間諸語。但云不見道。從門入者非寶。捧上不成龍。一句而已。）　又曰。得者不輕微。明者不賤用。識者不咨嗟。解者無厭惡。從天降下即貧窮。從地涌出即富貴。門裏出身則易。身裏出門則難。動則埋身千尺。不動則當處生苗。一言迥脫。獨抜當時。語言不要多。多則無用處。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即貧窮。曰。不貴得。又問。如何是從地涌出則富貴。曰。無中或有。　又曰。了無所有。得無所圖。言無所是。行無所依。心無所託。及盡始得無過。在衆如無衆。無衆如在

衆。在身如無身。處世如無世。豈不是無嬈。其德超於萬類。脫一切羈鎖。千人萬人得。尚道不當自己。如今若得。共起初一般。古人曰。體得那邊事。却來這邊行李。（李當作履。下同。）那邊有什麼事。這邊又作麼生行李。所以道。有也莫將來。無也莫將去。現在底是誰家事。　又曰。欲體此事。直似一息不來底人。方與那個人相應若體得這個人意。方有少許說話分。方有少許行李分。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常在。愁什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秖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如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即是。是即一切總是。不是即一切總不是。直得頂上光燄生亦不是能爲一切。一切不爲道。終日貪前頭事。失却背後事。若見背後事。失却前頭事。如人不前後。有什麼事。　僧問。有人衣錦繡入來。見和尚。後爲甚寸絲不挂。曰。直得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乃曰。若有一毫許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不見尋常道。升天底事。須對衆掉却。十成底事。須對衆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詩書博覽。三藏聖教。如觀掌中。因甚麼更求達磨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不是異於常徒。息一切萬累。道暫時不在。途路便有來由。非但惡眷屬。善眷屬

也覓不得。甚處去。通身去。歸家去。省覲去。始脫得諸有門去。去得牢籠脫險難。異常徒。　又曰。如掌中觀物。決定決定。方可隨緣。若一如此。千萬亦然。千萬之中。難爲一二。一二不可得。不見道顯照底人即易得。顯已底人即難得。不道全無。即是希有。若未得如此。不受強爲。強爲即生惱。生惱即退道。退道則罪來加身。即見不得。說什麼大話。汝既出家。如囚免獄。少欲知足。莫貪世榮。忍饑忍渴。志存無爲。得在佛法中。十生九死也。莫相拋出生入死。莫違佛法。斬釘截鐵。莫負如來。事宜無多。各自了取。有事近前。無事莫立。（示衆佛法有什麼多事至此。悉依僧寶傳。）師住持三十年。道徧天下。衆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願以爲世世師。唐天福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二十八日。爲大衆開最後方便。敘出世始卒之意。衆皆愴然。越明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初三。師云。三十年後。但云。秖這是。乃端然告寂。

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元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往東都聽習。未經歲月。忽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不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參。出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師曰。功不得即無諱處。山他日上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

方與他合。師問一切處不乖時如何。山曰。闍黎此是功勳邊事。幸有無功之功。子何不問。師曰。無功之功。豈不是那邊人。山曰。大有人笑子恁麼問。師曰。恁麼則迢然去也。山曰。迢然非迢然。非不迢然。師曰。如何是迢然。山曰。喚作那邊人即不得。師曰。如何是非迢然。山曰。無辨處。山問師空劫無人家。是甚麼人住處。師曰。不識。山曰。人還有意旨也無。師曰。和尚何不問他。山曰。現問次。師曰。是何意旨。山不對。洎洞山順世。弟子禮終。乃到潭州大溈。值溈示衆曰。行腳高士。直須向聲色裏睡眠。聲色裏坐臥始得。師出問如何是不落聲色句。溈豎起拂子。師曰。此是落聲色句。溈放下拂子。歸方丈。師不契。便辭香嚴。嚴曰。何不且住。師曰。某甲與和尚無緣。嚴曰。有何因緣。試舉看。師遂舉前話。嚴曰。某甲有個語。師曰。道甚麼。嚴曰。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師曰。元來此中有人。遂囑香嚴曰。向後有住處。某甲却來相見。乃去。溈問嚴曰。問聲色話底矮闍黎在麼。嚴曰。已去也。溈曰。曾舉向子麼。嚴曰。某甲亦曾對他來。溈曰。試舉看。嚴舉前話。溈曰。他道甚麼。嚴曰。深肯某甲。溈失笑曰。我將謂這矮子有長處。元來秖在這裏。此子向去若有個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師聞福州大溈安和尚示衆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特入嶺到彼。值溈泥壁。便問。承聞和尚

道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是否。溈曰是。師曰。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溈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歸方丈。師曰。某甲三千里賣却布單。特為此事而來。和尚何得相弄。溈喚侍者取錢二百與這上座去。遂囑曰。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在。溈山次日上堂。師出問法身之理。理絕玄微。不奪是非之境。猶是法身邊事。如何是法身向上事。溈舉起拂子。師曰。此猶是法身邊事。溈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奪拂子摺折擲向地上。便歸眾。溈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後聞婺州明招謙和尚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招問甚處來。師曰。閩中來。招曰。曾到大溈否。師曰。到。招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招曰。溈山可謂頭正尾正。秖是不遇知音。師亦不省。復問忽遇樹倒藤枯句歸何處。招曰。却使溈山笑轉新。師於言下大悟。乃曰。溈山元來笑裏有刀。遙望禮拜悔過。（楊岐示眾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文殊維摩。撒手歸去。楊岐恁麼道。也是看鋼鍛。更有後語。不得錯舉。妙喜曰。利動君子。）　招一日問虎生七子。那個無尾巴。師曰。第七個無尾巴。　香嚴出世。師不爽前約。遂往訪之。嚴上堂。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曰。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師在眾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法。未審過在甚麼處。師曰。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曰。却請師叔道。師曰。若教

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師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個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師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己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屙三十年在。（師在後。果病吐二十七年而愈。師却每於食後扶口令吐。曰香嚴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尚欠三年在。師後問鏡清。肯諾不得全。子作麼生會。清曰。全歸肯諾。師曰。不得全又作麼生。清曰。個中無肯路。師曰。始愜病僧意。）　師到夾山。山上堂。師問承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如何是非目前法。山曰。夜月流輝。澄潭無影。師作掀禪牀勢。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目前無法。了不可得。山曰。大眾看取這一員戰將。　師參巖頭。頭見來。乃低頭佯睡。師近前而立。頭不顧。師拍禪牀一下。頭回首曰。作甚麼。師曰。和尚且瞌睡。拂袖便行。頭呵呵大笑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　上堂。病僧咸通年前會得法身邊事。咸通年後會得法身向上事。雲門出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枯椿。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非枯椿。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許。曰枯椿豈不是明法身邊事。師曰。是。曰非枯椿豈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師曰。是。曰秖如法身還該一切也無。師曰。法身周徧。豈得不該。門指淨瓶曰。秖如淨瓶還該法身麼。師曰。闍黎莫向淨瓶邊覓。門便禮拜。（妙喜曰。雲門禮拜。不是好心。）

有僧為師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為將三錢與匠人。為將兩錢與

匠人。為將一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壽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菴閑和尚。（師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疎山道。若將三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錢與匠人。累他匠人鬚眉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徑山杲頌。堅壞十方常住地。三錢使盡露尸骸。羅山古佛雖靈驗。未免將身一處埋。　應菴華頌。鑿開蒼徑造浮圖。往復商量價不孤。無限落花隨水去。夕陽春色滿江湖。　崇覺空頌三文與匠人。妍愛佳人笑目青。音容常隔一沙汀。黃河誰道如今觀。波浪無風不排情。頌兩文與匠人。攜懵牛欄昨夜開。嶺頭人喚不歸來。煩君道與西江几。莫照孤燈冷處眠。頌一文與匠人。行因感果事須分。寶塔凌空直一文。要會疎山端的意。吾家宗祖在并汾。）師臨遷化有偈示衆曰。我路碧空外。白雲無處閑。世有無根樹。黃葉風送還。偈終而逝。

青林師虔禪師。初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武陵。曰。武陵法道何似此間。師曰。胡地冬抽筍。山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此人。師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師在洞山栽松次。有劉辰翁者求偈。師作偈曰。長長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劉得偈。呈洞山。山謂曰。此是第三代洞山主人。師辭洞山。山曰。子向甚麼處去。師曰。金輪不隱的。徧界

絕紅塵。山曰。善自保任。師珍重而出。洞山門送。謂師曰。恁麼去。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步步踏紅塵。通身無影像。山良久。師曰。老和尚何不速道。山曰。子得恁麼性急。師曰。某甲罪過。便禮辭。　任青林。後遷洞山。凡有新到。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一僧不肯。問師曰。三轉內則不問。三轉外如何。師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對。師便打趁出。　問學人徑往時如何。師曰。死蛇當大路。勸子莫當頭。曰。當頭者如何。師曰。喪子命根。曰。不當頭者如何。師曰。亦無迴避處。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失却也。曰。向甚麼處去。師曰。草深無覓處。曰。和尚也須隄防始得。師拊掌曰。一等是個毒氣。

高安白水本仁禪師。上堂。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色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且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師曰。喚作色得麼。曰。如何是色不是色。師曰。喚作聲得麼。僧作禮。師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若向這裏會得。有個入處。　師將順世。焚香白衆曰。香烟盡處。是吾涅槃時也。言訖。跏趺而坐。息隨烟滅。

潭州龍牙山居遁證空禪師。參翠微。乃問。學人自到和尚法席。一個餘月。不蒙示誨一法。意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怪得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雲居齊云）

（此三大尊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個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師又問翠微。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東禪齊云。衆中道。佛法即有。秖是無祖師意。若恁麼會。有何交涉。別作麼生會無祖師意底道理。雪竇頌。龍牙山裏龍無眼。死水何曾振古風。禪板蒲團不能用。只應分付與盧公。盧公付了亦何憑。坐倚休將繼祖燈。堪對暮雲歸未合。遠山無限碧層層。圜悟勤云。雪竇據欵結案。他雖恁麼頌。且道意在甚麼處。甚處是無眼。甚處是死水裏。且道是扶持伊。是减伊威光。人多錯會道。爲甚麼只應分付與盧公。殊不知却是龍牙分付與人。僧實傳云。初謁翠微。不

契。至臨濟。亦不契。乃造洞山。悟本价禪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价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豁然大悟。研味其旨。悲欣交集。覺範曰。予觀龍牙偈曰。學道先須有悟由。還如曾鬭快龍舟。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君若隨緣得似風。吹沙走石不勞功。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皆清深精密。如其爲人。疑問翠微臨濟祖意。度禪板蒲團機語。在已見洞山之後。雪竇以瞎龍死水罪之。龍牙聞之。必大笑。）師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於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厥旨。服勤八稔。（此見於濟公燈錄）師有頌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後神鼎諲舉云。山僧即不然。學道如鑽火。逢煙便可休。莫待金星現。燒額又燒頭。翠巖真云。若論頓也。龍牙猶在半途。若論漸也。神鼎猶久悟在。於此復且如何。諲仁者。今年多落葉。幾處掃歸家。）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欲行拳

始得。（大溈秀云。是則是。又教人陰界中作活計。十二時中。如何用力。如有手人行拳。又且如何。）問古人得個甚麼。便休去。師曰。如賊入空室。問維摩掌擎世界。未審維摩向甚麼處立。師曰。道者。汝道維摩掌擎世界。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曰。石烏龜語也。師曰。向汝道甚麼。　裴相國入大安寺。問諸大德曰。羅睺羅以何爲第一。曰。以密行爲第一。裴不肯。遂問此間有何禪者。時師在後園種菜。遂請來問。羅睺羅以何爲第一。師曰。不知。裴便拜曰。破布裹真珠。　報慈嶼讚師真曰。日出連山。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師一日在帳中坐。僧問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撥開

帳子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報慈聞云。龍牙秖道得一半。雲門令僧舉此公案。云。汝舉我與汝道。僧舉了。門云。我不妨與你道。）　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僧問。祖佛還有謾人之心也無。師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乃曰。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爲時人過不得。江湖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祖佛雖無謾人之心。爲時人透不得。祖佛成謾人去。不得道佛祖不謾人。若透得祖佛過。此人過却祖佛。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僧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師曰。道者直

須自悟去始得。

鈆州北院通禪師。初參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倒禪牀。何不便去。須待他打了一棒去。意在甚麼處。）又參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猨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跡頗異。居無定所

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惟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

越州乾峯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上一竅在。雲門出問。菴內人爲甚麼不知菴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　上堂。舉一不得與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不得普請。便下座。（妙喜曰。彼此揚家醜。賴遇無旁觀者。）雲門到。曰請和尚答話。師曰。到老僧也未。門曰。恁麼那恁麼。師曰。將謂猴白。更有猴黑。　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寶峰文云。乾峯與麼道。還夢見也未。若是老僧則不然。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處。劈脊便棒。却問他路頭在甚處。待伊擬開口。熱喝出去。更有個雲門折脚老比丘。不分緇素。不辨邪正。拈起扇子云云。似這般和泥合水漢。眞堆頭埋却十個五個。有甚麼過。阿呵呵。樂不樂。足不足。而今幸對山青水綠。年來事事一時休。信任身心嬾拘束。大衆休瞌睡好。）

問僧甚處來。曰天台。師曰。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處得這消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峰前客。元是平田莊裏人。（法石光禪師因舊任相訪。師問頃年有一則公案與你商量不下。如今作麼生。云未入門時。早呈似和尚了也。師云。這裏又作麼生。云不可頭上安頭。師劃一劃云。這裏且置。你爲甚麼踏斷天台石橋。僧無語。師云。脫空妄語漢。出去。幻寄曰。此二尊宿勘僧一人得法身二種光。一人得法身三種病。若人辨得出。許具隻眼。）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個老漢。麼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老鵶。雖活話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奯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峰如

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　巨良禪客參。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去。師曰。闍黎且來。良回首。師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爲欽山發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個亂統漢疑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回舉似師。師曰。良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雪竇頌云。與君放出關中主。放箭之徒莫莽鹵。取個眼兮耳必聾。捨個耳兮目雙瞽。可憐一鏃破三關。的的分明箭後路。君不見玄沙有言兮。大丈夫先天爲心祖。　天童覺云。山堆嶽積來。瓦解氷消去。則時人知有。與我放出關中主看。且合作麼生。有底道當時便喝。當府便窠。然則一期瞎用則得。要且未是關中主在。還體得麼。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

瑞州九峰通玄禪師。僧問。自心他心得相見否。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　僞唐乾寧三年二月十七日。晨興。戒其徒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已出家。惟道是履。名大丈夫。於是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閱世六十有三。坐四十二夏。（師引法華經以明五位。語具洞山五位章中。）

指月錄卷十八

指月錄卷之十九

六祖下第七世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陳操尚書來。師畫一圓相。操曰。弟（[illegible]）子與麼來。早是不著。便更畫圓相。師於中著一點。操曰。將謂是南番船主。師便歸方丈。閉却門。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大溈喆云。大溈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溈即如是。諸人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合後。若用不得。且還本主。　天童正覺云。你有則一切有。你無則一切無。有無自是當人與奪。關芭蕉甚事。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

有一緉破草鞋。曰。秖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吉。　師謂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個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師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歘得身心。便任五載。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亦曰寶應）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臨濟）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妙喜曰。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復頌云。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個瞎子相逢著。世上於今無直人。）　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

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叅堂去

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個甚麼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叅堂去

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子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雪竇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個瞎且圖雪上加霜　妙喜云權衡臨濟三要三玄須還他南院始得雪竇爲甚麼却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亦道個瞎且圖兩得相見）

問僧名甚麼曰普叅師曰忽遇矢橛作麼生僧便不審師便打

上堂諸方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雲居悟云且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其用自備又道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何故不啐啄所以道子若哮吼其母即喪諸人還明得麼乃頌曰子若哮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

（何必起心作模樣更若不會雲居在杖）

僧纔叅入方丈以手指云賊也師乃拈起拄杖度與僧僧纔擬師便打（雲峯悅云這僧雖然頭上有光不知脚下似漆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烏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巖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巖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徧天下也

師到鹿門一日見楚和尚與僧道話次鹿門下來問楚和尚你終日披披搭搭作甚麼楚云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師云諸上座你看這兩個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丈却令侍者請師上來云

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什麼處敗缺。師曰。轉見病深。門云。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師云。和尚到興化時。某甲爲侍者。記得興麼時話。門云。請舉看。師遂舉。興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云五臺來。化云。還見文殊麼。和尚便喝。化云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和尚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化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和尚早去也。化上堂云。你看這個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師云。今日公案。恰似興麼時底。門云。興化當時爲甚無語。師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晚參告衆曰。夫參學龍

象。直須子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違得個語。便以爲極則。道我靈利。只如山僧當初見興化時。認得個動轉底。見人道一喝兩喝便休。以爲佛法也。今日被明眼人覷破。却成一場笑具。圖個甚麼。只爲我慢無明不能回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道人。不惜身命。對衆證據。此恩難報。何故。興化云。饒你喝得興化老人上三十三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焌焌地蘇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如此興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你在。胡喝亂喝作麼。真謂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直須明辨取。豈不慶快平生。參學事畢。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個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麼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麼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圜悟勤云。如今人聞他道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道錯了也。便去卜度道。未行脚時自無許多佛法禪道。及至行脚。被諸方熱瞞。不可未行脚時喚地作天。喚山作水。幸無一星事。若總恁麼作流俗見解。何不買一片帽戴。大家過時。有什麼用處。佛法不是這個道理。）

寶壽和尚。（第二世）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闤闠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爭。揮一拳曰。你得恁麼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云。與麼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雲峯悅云。臨濟一宗。掃地而盡。因甚麼却）

（到這裏。驀拈拄杖云。甚麼處去也。眞淨頌。探騎飛來棒下停。瞎人翻滿鎮州城。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眞如頌。法眼持來付與誰。三聖推僧決衆疑。將軍令舉鞏夫駭。直得盲聾徹四夷。）

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臥。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青原）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籠烟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繞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澀苦。　新到持錫。繞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

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著。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杯酒。失却滿船魚。　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恕龜。殺活由我。僧又問。久造玄微。如何洞曉。師曰。老僧耳背。分明問將來。曰快鷂不打籬邊雀。師曰。暗中臨鏡。誰辨妍媸。曰向上機關。如何洞曉。師曰。何必。曰休休。師曰。始解乘舟。擬跨劍水。　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難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雁。焉知沙塞寒。曰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曰。喫茶去。僧珍重便出。師召曰。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　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嬰孩。擬彰皇節。

師一日遊山次。大衆隨之。師曰。堦前翠竹。砌下黃花。古人道眞如般若。同安即不然。時有僧曰。古人也好。和尚。師曰。不貪香餌味。可謂碧潭龍。曰諸方眼目。不惟陶潛。師曰。闍黎閉目中秋坐。却惟月無光。曰階前翠竹。砌下黃花。又作麼生。師曰。安南未伏。塞北那降。

僧禮拜。師曰。名稱普聞。　問僧近離甚處。曰太原。師曰。太原近日法道如何。曰只見雲隨日出。水逐波生。不知太原法道如何。師曰。豈不是離太原乎。曰苦苦。師曰。不覩海雲色。徹覺耳雷聲。曰以金易鍮。捨眞愛假。師便歸方丈。僧拂袖便出。師曰。得縮頭時且縮頭。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生吳氏。福州人。七齡。雪峰存禪師見之。愛其純粹。化其親令出家。年二十。乃剃落受具。辭遊方。至九峰。虔公問。汝遠來何所見。當山何路出生死。對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虔笑。以手揶之曰。佛法不如是。師不懌。請曰。豈無方便。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曰奴見婢殷勤。師於是依止十餘年。　問習

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謂之眞過。如何是眞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眞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雪竇頌。一拽石二般土。發機須是千鈞弩。象骨老師曾輥毬。爭似禾山解打鼓。報君知。莫莽鹵。甜者甜兮苦者苦。諸方目此爲禾山四打鼓。又僧問護國澄。鶴立枯松時如何。澄云。脚跟下一場懡㦬。又問雪覆千山時如何。澄云。日出後一場懡㦬。又問會昌沙汰時。護法神向甚麼處去。澄云。三門外兩個漢一場懡㦬。諸方謂之護國三懡㦬。又保福問僧。殿裏是甚麼佛。僧曰。和尚定當看。福曰。釋迦佛。僧曰。莫瞞人好。福曰。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名甚麼。曰咸澤。曰或遇枯涸時如何。曰誰是枯涸者。曰我。曰和尚莫瞞人好。曰却是你瞞我。又問僧。你作甚麼業。來得恁麼大。僧曰。和尚也不小。福作蹲身勢。僧曰。和尚莫瞞人好。福曰。却是你瞞我。又問浴主。浴鍋闊多少。主曰。請和尚量看。福作量勢。主曰。和尚莫瞞人好。福曰。却是你瞞我。諸方謂之保福四瞞人。松菴閑舉此三種語云。諸人要會麼。閑上座爲你頌出。頌曰。禾山打鼓。護國懡㦬。保福瞞人。三個背染。爲君一言總頌出。鎖。）

建隆元年庚申二月。示有微疾。三月二日。令侍者開方丈。集大衆。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洪覺範曰。石霜言徧界不曾藏。而其子聞公臨化日。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九峯言盡乾坤是汝當人自體。何處安眼耳鼻舌。而其子殷公臨化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予觀其父子兄弟。語言行履。如形著影。出聲呼谷應。而近世禪者尚作思。可悲憐也。）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一日洛浦問。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即得。汝向後住個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奈何。水曰。夾山爲甚麼不奈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即迷源。師從此悟入。（雲峯悅云。木平若於洛浦言下悟去。猶較些子。可惜許向蟠龍死水裏淹殺。後有問如何是木平。對云。不勞斧斤。果然只在這裏。諸禪德。大凡發足遊方。也須甄別邪正。識辨眞僞。帶些眼筋始得。然雖如是。賊過後張弓。妙喜曰。雲峯此語。亦能瞎人眼。亦能開人眼。）

郢州桐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攏手出漳江。師曰。蟄戶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攏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荊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噫。一盲引衆盲。悲哉。）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

天八皇 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　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臥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焦。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

麼山休去（妙喜曰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悞殺李將軍）　師問夾山與麼與麼即易不與麼不與麼即難與麼與麼即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即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曰老僧瞞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巖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　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瞞（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曰瑞巖沙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　嘗有三僧胡形清峭目若流電差肩並足致禮師問曰子從何來曰天竺來曰何時發曰朝行適至曰得無勞乎曰爲法忘勞師視之足皆不蹈地師令入堂上位安置明旦忽焉不見又嘗有村媼來禮師曰汝莫拜急歸救取數百物命媼歸見其婦方拾田螺歸媼因亟投水中又數家召齋一一同時見師來赴至終闍維有巨虵從樹杪投身火聚及薪盡舍利散飛風動草木紛紛而墜師生平神異之蹟不可勝述云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問石霜起滅不停時如何霜曰直須寒灰枯木去一念萬年去函蓋相應去全清絕點去師不契謁巖頭復如前問頭喝曰是誰起滅師於此有省　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把拄杖向

面前一攛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　保福問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師召福福應諾師曰雙明亦雙暗福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秖爲看不破師曰盡情向汝道了也福曰和尚是把火行山師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福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師曰同生亦同死福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福同生亦同死時如何福曰彼此合取狗口僧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曰如虎帶角（後有僧問招慶慶云彼此皆知何故我若東勝神洲道一句西瞿耶尼洲也知天上道一句人間也知心心相知眼眼相照）　師因遊漳州見三平碑云和尚遷化時衆請韓（亡名）作喪主韓將一條手巾蓋一面鈔鑼以一口露刄劍橫放鈔鑼上直到龕前放下云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其即作喪主若道不得即不作喪主道道衆無對韓便趯却鈔鑼哭云蒼天蒼天先師遠矣師云噫大奇大奇三平門下六百來人總被這俗漢吞却也陳老師當時若在未放他過時有僧問秖如他與麼來作麼生秖對師云我當時若在只將三尺布蓋却頭橫亞一把露刄刀以手揭起孝幕當門而坐看韓家個漢要作喪主也未得要不作喪主也未得進之須有禮退之須有禮（幻寄曰眉毛在也無）　師任羅山初入

院上堂。纔攬衣欲坐。即云珍重。便下座。良久却回云。未識底近前來。時有僧纔出禮拜。師云。也大苦。僧禮拜起云。某甲咨和尚。師便喝出。僧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云。道甚麼。良久云。若是上士。脚纔跨門。便委得。若也覿面相呈。猶是鈍漢。口喃喃地不消一鑁。會麼。不是禪。不是道。不是佛。不是法。是甚麼靈鋒寶劍。常露現前。亦能殺人。亦能活人。若能操持。一任操持。若也出塲定當。須是個漢始得。機機相副。法法無根。互爲賔主。雖然如此。切忌承當。何故。你若野干鳴。我即師子吼。我若野干鳴。你亦師子吼。你若師子吼。我亦師子吼。臨時布取意。句有主宰。所以道。意中句。句中

意。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意句不同。倫合作麼生會。意能剗句。句能剗意。意句交馳。是爲可畏。意句不明。事理不通。只是個無孔鐵椎。古人喚作流俗阿師。似這般底。如稻麻竹葦。有甚麼用處。此個門中。須是個漢。眼卓朔地。點著便轉。轆轆地。豈是你清濁可羨。凡聖能詮。有恁麼漢。上士相逢。如擊石火。如爆龜紋。迅速如風。捷辯如電。快著精彩。一人半人。事禰言句。動逾萬億。低頭學禪。卒不可得。所以道。恁麼則从。不恁麼則難。亦云。恁麼則難。不恁麼則易。諸人作麼生。大須細意。兄弟。夫行脚也須帶眼。莫被遮般底埋却。教你直須冥然去。須得綿綿去。苦哉。被遮般底無辜

柳著。有甚麼出期。遮個如水上葫蘆子。有人按得麼。常露現前。滔滔地。自由自在。未曾有一法解蓋得伊。未曾有一法解等得伊。擬著便露。觸著便轉。轆轆地蓋聲蓋色。展即周流無滯。常露目前。豈是兀兀底。出則無無不是。入則個個歸源。聲前迥迥地。豈墮有無。所以道。聲前一句。非聖不傳。未曾親近。如隔大千。聲前一思。大家具知。這個作麼生會。尋常道聲前有路。從汝洞明。句後不來。猶虧一半。纖毫不透。如隔鐵圍。奇特相逢。將何詰對。大凡唱教。須會目前生死。意句殺活。方可褒揚。殺人刀。活人劍。上古之機鋒。亦是今時之樞要。摧魔破執。不得不無。直露真詮。須知已有。

的能破的。大用無虧。圓通現前。魔難措手。若也未得如此。一切四威儀中。合作麼生明顯。還見伊面孔麼。遮裏尋常道。面門一思。常時無間。諸人還得恁麼也無。若實未明。且須自立。露倮倮地。不與萬法爲隣。一切法蓋伊不得。所以古人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第一須得本智現前。本地風光。常露倮倮地。自由自在。出入無滯。方可遊時。乃至龍神。擎花無路。外道潛覷。不見有蹤。不是泯形實去。兄弟。透頂透底。始得。莫只遮邊那邊。逴得些子言句。到處挿語。指東畫西。舉古來今。遮般底椎殺一萬個。有甚麼罪過。明朝後日。銅鉻人家男女。打汝鬼骨

嚌有日在。知麽。宗門深奥。酌度胷襟。粗飡易飽。細嚼難饑。根本差殊。良由自錯。虛勞一報。空腹高心。過是阿誰。食人言語。揀擇是非。只占已長。終無是處。無事珍重。 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乃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福州閩縣謝氏子。少漁於南臺江上。及壯。忽棄舟從芙蓉山靈訓禪師斷髮。詣南昌開元通玄律師所受具足戒。芒鞋布衲。食纔接氣。宴坐終日。衆異之。初兄事雪峰。既而師承之。峰以其

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峰問。阿那個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峰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峰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搆。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决。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峰徵詰。亦當仁不讓。峰曰。備頭陀再來人也。（正法眼藏云。初欲徧歷諸方。叅尋知識。携囊出嶺。築著脚指。流血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遂回雪峯。） 雪峰上堂曰。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遇明鏡來時如何。峰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 雪峰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峰曰。作麽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雲門曰。火燄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 貴龍新云。雪峰雲門交互爭輝。薪盡火滅。三世諸佛向甚麽處聽。莫怨白雲深處坐。切忌寒灰燒殺人。） 侍雪峰遊山次。峰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個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峰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即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峰曰。你又作麽生。師曰。七尺八尺。 雪峰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鑪曰。火鑪闊多少。峰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 與雪峰夾籬次。師問。夾籬處還有佛法也無。峰曰。有。師曰。如何是夾籬處佛法。峰撼籬一下。師曰。某甲不與麽。峰

曰。子又作麽生。師曰。穿過箆頭來。 師辭雪峰云。啓和尚。人人自由自在。某甲如今下山去。峰云。是誰與麽道。師曰。是和尚與麽道。峰曰。汝作麽生。師云。不自由自在。峰云。知。 雪峰謂師曰。有個南際長老問無有荅不得者。際一日到雪峰。峰令訪師。師曰。古人道此事惟我能知。長老作麽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師曰。山頭老漢喫許多辛苦作麽。（大溈真如東此云。玄沙恁麽道。大溈恁麽舉。不得動著。何故。如擊塗毒鼓。遠近聞皆喪。） 師見僧來禮拜。乃曰。禮拜著。因我得禮汝。（徑山杲頌云。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玄沙無此語。切莫妄流傳。） 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麽。（雲門云。汝是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隨問。如何是學人自己。門云。忽然路上有人與兩僧齋。你也隨分得飯喫。）

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個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麽生。師曰。人人出這個不得。山曰。和尚與麽道却得。某甲爲甚麽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　閩王送荔枝與師。師拈起示衆云。這個荔枝得恁麽紅。這個荔枝得恁麽赤。諸人作麽生會。若道得一色。猶是儱侗。若道是衆色。又落斷常。諸人作麽生。有僧出云。不可不識荔枝。師自代云。只是荔枝。（智證傳曰。夫以言逐言。以理遣理。皆世流布想。非能見道。楞伽經曰。如楔出楔。如玄沙當日。學者當用處不摸機。而雖老於叢林者。亦莫識此語。可嘆也。玄沙嘗食荔枝。問衆曰。這個荔枝得與麽紅。這個得與麽赤。你諸人且作麽生。若道一色。又是儱侗。若道是衆色。只成個斷常。你諸人且作麽生。彥琿曰。也只和尚自分別。玄沙曰。這儱侗愚癡。有什麽交涉。冲機

曰。鄙來只是一色。玄沙曰。總與麽儱侗。有什麽了時。乃回顧問皎然。汝作麽生道。皎然曰。不可不識荔枝。玄沙曰。只是荔枝。又曰。汝諸人如許多時在我這裏。總與麽說話。不辨緇素。不識吉凶。我比來向汝道用處不摸機。因甚麽只管對話。有什麽交涉。道楷禪師曰。先聖憫汝顛倒馳逐。將一句子解落汝。却是般也。掉放閑處。自著些筋力。却於機語上答出話頭。將作禪道。非惟自賺。亦乃賺他。）　師與韋監軍茶話次。軍曰。占波國人語話稍難辨。何況五天梵語。還有人辨得麽。師提起托子云。識得這個卽辨得。（雲門舉云。玄沙何用繁詞。又云。適來道甚麽。）　師一日見三人新到。自去打普請鼓三下。却歸方丈。新到具威儀了。亦自去打普請鼓三下。却入僧堂。久住來白師云。新到輕欺和尚。師云。打鐘集衆。勘過。大衆集。新到不赴。師令侍者去喚。新到纔至法堂。却向侍者背上拍一下云。和尚喚你。侍者至師處。新到便歸堂。久住乃問。和尚何不勘新到。師云。我與你勘了也。　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妙喜代云。也知和尚爲人切。雪竇云。要與人天爲師。前面端的是虎。保寧勇頌。猛虎當途獨振威。爪牙眞個利如錐。可憐不覺亡身者。碎骨捨來良可悲。）　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麽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慚愧。　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

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麽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沒交涉。（黃龍新云。奇怪。諸禪德扶竪宗乘。須是小塘長老始得。玄沙何故道料掉沒交涉。我卽不然。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麽處去。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問。承和尚有言。聞性徧周沙界。雪峰打鼓。這裏爲甚麽不聞。師曰。誰知不聞。　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麽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個法。師曰。淛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夢見在。（大溈喆云。若不是鏡清。幾乎忘前失後。何故。不逢別者。終不開拳。雪竇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瞞。我當時若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也未到如此。）　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麽生道。慶曰。放憨作麽。師曰。雪峰山椽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　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

我引大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覷樓復覷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即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爲打木。有僧問不爲打木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碾爲塵。敢保沒閑人來。禪齊云。只如玄沙意作麼生。或云。直饒恁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處。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無。）

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麼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麼。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

師因雪峰遷化。爲喪主。三朝集衆煎茶次。師於靈前拈起一隻盞云。問大衆。先師在日從你道。如今且作麼生道。若道得。則先師無過。若道不得。則過在先師。還有人道得麼。如是三問。衆皆無對。師遂撲破盞子。歸院後。問中塔。作麼生會。塔云。先師有甚麼過。師便面壁。塔便出去。師復召塔。塔回首。師問你作麼生會。塔便面壁。師休去。

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翠巖芝云。大小玄沙。前不到村。後不至店。且作麼生道得出身之路。道吾眞云。大小芝老。只是偏枯。若是道吾即不然。玄沙與侍者。一人具隻眼。）師云。若論此事。喻如一片田地。四至界分結

契賣與諸人了也。只有中心樹子。猶屬老僧在。

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秖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慙媿。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惟瞞他。兼亦自瞞。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秖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挃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瘂麼。僧于是有省。圜悟勤舉此。乃舉五祖演上堂云。一人說得却不會。一人不會却說得。二人若來參。如何辨得他。若辨這兩人不得。管取爲人解粘去縛不得。若辨得。纔見入門。我便著草鞋向你肚裏走幾遭也。猶自不省。討甚麼碗。出去。且莫作盲聾瘖瘂會好。雪竇舉此。便喝云。這盲聾瘖瘂漢。若不是雲門驢年去。如今有底。或拈槌竪拂。他又不管。教伊近前。他又不來。問會麼。他又不應。諸方還奈何得麼。雪竇若不奈何。汝這一隊瞎漢又堪作什麼。以拄杖一時趁散。雪竇頌。盲聾瘖瘂。杳絕機宜。天上天下。堪笑堪悲。離婁不辨正色。師曠豈識玄絲。爭如獨坐虛窓下。葉落花開自有時。復云。還會也無。無孔鐵鎚。妙喜拈云。這僧雖然悟去。只悟得雲門禪。若是玄沙禪。更買草鞋始得。妙喜頌。玄沙三種病人語。透過雲門六不收。莫待是非來入耳。從前知己反爲讐。）

師見亡僧。謂衆曰。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學者多溟涬其語。

有時云。諸禪德。汝諸人盡巡方行脚來。稱我參禪學道。爲有奇特去處。爲當

只恁麼東問西問。若有。試通來。我爲汝證明。是非我盡識得。還有麼。若無。當知只是趁讀。是汝既到這裏來。我今問汝。汝諸人還有眼麼。若有。卽今便合識得。還識得麼。若不識。便被我喚作生盲生聾底人。還是麼。肯恁麼道麼。禰德。亦莫自屈。是汝真實何曾是恁麼人。十方諸佛把汝向頂上著。不敢錯誤著一分子。只道此事惟我能知。會麼。如今相紹繼。盡道承他釋迦。我道釋迦與我同參。汝道參阿誰。會麼。大不容易知。莫非大悟始解得知。若是限劑所悟。亦莫能覩。汝還識大悟麼。不可是汝向髑髏前任他鑑照。不可是汝說空說無。說遮邊那邊。有世間法。有一個不是世間法。和尚子。虛空猶從迷妄幻生。如今若是大肯去。何處有遮個稱說。尚無虛空消息。何處有三界業次。父母緣生。與汝椿立前後。如今道無。尚是誑語。豈況是有。知麼。是汝多時行脚和尚子。稱道有覺悟底事。我今問汝。只如巔山巖崖迴絕人處。還有佛法麼。還裁辨得麼。若辨不得。卒未在。我尋常道。亡僧面前。正是觸目菩提。萬里神光頂後相。若人覩得。不妨出得陰界。脫汝髑髏前意想。（天衣懷云。亡僧面前卽且置。只如活人背後底是個甚麼）都來只是汝真實人體。何處更別有一法解蓋覆汝。知麼。還信得麼。解承當得麼。大須努力。

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

三際。故不可升沈。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沈之鄉。動靜雙泯。卽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藉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裏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迴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秖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個中纖毫道不盡。卽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僧寶傳作一句當機。八萬法門生死路絕）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卽迷旨。二乘膽顫。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于毘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

絶不因莊嚴本來眞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個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纔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明則不然。也不是喂門傍戸。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絶塵境。本無位次。權名個出家兒。畢竟無蹤跡。眞如凡聖。地獄人天。秖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升沈。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燄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靜揚眉。是眞解脫道。不強爲意度。建立乖眞。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又示衆。夫古佛眞宗。常隨物現。堂堂應用。處處流輝。隱顯坦然。高低盡照。是以沙門上士。道眼惟先。契本明心。方爲究竟。森羅萬象。一體同源。廓爾無邊。誰論有滯。塵劫中事。都在目前。時人曠隔年深。致乖常體。迷心認物。以背眞宗。執有滯空。不遇良朋道友。只自於（疑誤）私作解。縱有商量。渾成意度。及至尋窮理地。不辨正邪。況平生自己未曾撈摝。若乃先賢古

德便自知時。克己推功。菴巖石室。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已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臥。任意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得八萬劫定。凝神寂靜。閉目藏睛。灰身滅智。劫數滿後。不免輪廻。蓋爲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夫出家兒。即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莫非眞實明達。具大知見。能與諸佛同徹。寂照忘知。虛含萬像如今甚麼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現何不與麼會去。若無這個田地。時中爭柰諸般滲漏何。總成虛妄。阿那個便是平生得力處。如實未有發明。切須在急時中忘餐失寢。似救頭然。如喪身命。冥心自救。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少許相親。若不如是。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甚麼自由分。如今却不如他無情之物。數唱分明。土木石頭說法。非常眞實。只是少人能聽。若聞此說。始可商量。且道無情說底法。作麼生商量。試道看。不可道無言無說也。無視無聽也。不可道無聞而自說。稱讚所行道。不見善財童子。參五十三人知識。末後見彌勒。彈指之頃得入門。纔入門後。其門自閉。於樓閣中。覩百千諸佛過去捨身受身。所參一百一十人知識。化境於樓閣中。一時俱現。爲其證明。善財疑心頓息。大凡三條椽下。具遮個眞實發明。即可商量。便向四生六道中。同於

諸佛淨土。更懼何生死。且阿誰知他。一切諸法都無實體。至於靈山會上。迦葉親聞。猶如話月。古德云。善惡都莫思量。猶如指月。乃至三乘行位解脫。菩薩涅槃聖德聖果。並如空花兔角。不見道。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有爲心法。不可相依。日久年深。全無利益。只爲違眞棄本。厭離凡情。忻心聖道。作此見知。不出他限量。拋他五陰不去。不見道。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你只擬向前。爭能明得。可中徹去。方得知之。若未究得。當知盡是虛頭。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若徹去。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須了却。誰能累劫受餘殃。珍重。

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

當得個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現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著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讀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秖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不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毘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

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應作可）道我且待三生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功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秖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毘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秖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

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迴際不得。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鍊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器遲鈍。直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

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秖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麽學事大苦。知麽。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問著便摇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麽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麽。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眞實。爲甚麽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爲甚麽有昭昭時。汝還會麽。這個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麽。我向汝道。昭昭

靈靈。秖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兎角。仁者。眞實在甚麽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徧。徧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麽。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秖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麽。還有不周徧處麽。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秖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秖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麽。有汝心行麽。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麽。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譸張。身見命見。恁麽時大難支荷。如生脫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麽。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秖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麽爭行他王（此字疑誤）道。知麽。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也須具慚

媿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沙門因甚麽到恁麽地。秖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犁拽把。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麽。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個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麽。　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麽。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

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麽祇如有過無過惟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麽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麽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搆得可中純舉宗乘是汝向甚麽處安措還會麽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惟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皆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麽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麽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溪竪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舉唱設有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椎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麽知聞去汝向甚麽處得見我會麽大難努力珍重　上堂曰太虛日輪是一切人成立太虛現在諸人作麽生滿目覷不見滿耳聽不聞此兩處省不得便是瞌睡漢若明徹得坐却凡聖坐却三界夢幻身心無一物如針鋒許爲緣爲對直饒諸佛出來作無限神通變現設如許多教網未曾措著一分毫惟助初學誠信之門還會麽水鳥樹林却解提綱他甚端的自是少人聽非

是外事天魔外道是孤恩負義天人六趣是自欺自狂（應是誑字）如今沙門不薦此事翻成弄影漢生死海裏浮沉幾時休息去自家幸有此廣大門風不能紹繼得更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還夢見麽如許多田地阿誰作主宰大地載不起虛空包不盡豈是小事若要徹即今這裏便明徹去不教仁者取一法如微塵大不教仁者捨一法如毫髮許還會麽　又云若的自肯當人分上不論初學入叢林可謂共諸人久踐與過去諸佛無所乏少如大海水一切魚龍初生至老吞吐受用悉皆平等所以道初發心者與古佛齊肩　又云汝諸根盡成顛倒古人以無窮妙藥醫療對治直至十地未得惺惺將知大不容易古人思惟如喪考妣如今兄弟見似等閒何處別有人爲汝了得可惜時光虛度何妨密密地自究子細觀尋至無著處自息諸緣去　又云是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怕怖如似什麽恰如世間畫師一般自畫作地獄變相作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了却自生怕怖汝今諸人亦復如是百般見有是汝自幻出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今欲覺此幻惑麽但識取汝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汝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諕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

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盖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知麼何不急究取

師疾大法難衆罕遇上根學者依語生解隨照失宗乃示綱宗三句曰第一句且自承當現成具足盡十方世界更無他故秖是仁者更教誰見誰聞都來是汝心王所爲全成不動智只欠自承當喚作開方便門使汝信有一分真常流注亘古亘今未有不是未有不非者然此句只成平等法何以故但是以言遣言以理逐理平常性相接物利生耳且於宗旨猶是明前不明後號爲一味平實分證法身之量未有出格之句死在句下未有自由分若知出格量不被心魔所使

入到手中便轉換落落地言通大道不墮平懷之見是謂第一句綱宗也第二句迴因就果不著平常一如之理方便喚作轉位投機生殺自在縱奪隨宜出生入死廣利一切迴脫色欲愛見之境方便喚作頓超三界之佛性此名二理雙明二義齊照不被二邊之所動妙用現前是謂第二句綱宗也第三句知有大智性相之本通其過量之見明陰洞陽廓周沙界一真體性大用現前應化無方全川全不川全生全不生方便喚作慈定之門是謂第三句綱宗也（幻寄曰沙謂迦葉親聞猶如話月而確然示人以此三句遂與古塔主抗輒其然豈其然乎洪公好奇誇博事未必盡實多此類矣）

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個來蹤觸處周智者撩著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

又曰玄沙遊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梁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師狀短小然精神可掬聽法座下者盈七百閱世七十有四坐四十四夏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初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不契參雪峰舉前話峰曰汝豈不是蘇州人師曰某甲豈不知是蘇州人峰見玄沙舉此沙曰恐他因緣不在和尚處教伊下來某向他說師到玄沙處舉前話沙曰你是稜道者作麼

生不會師曰不知靈雲與麼道意作麼生沙曰只是稜道者不可外覓師曰和尚作麼生與麼說某名不可不識乞和尚說道理沙曰你是兩浙人我是福州人作麼生不會師曰實不會乞和尚說破沙曰我豈不是向你說也師曰某甲特地來乞和尚爲說莫與麼相弄沙曰你聞鼓聲也無師曰某不可不識鼓聲也沙曰若聞鼓聲只是你師曰不會沙曰且喫粥去了便來師喫粥了便上曰乞和尚說破沙曰不是喫粥了也師曰乞和尚說破莫相弄某甲且辭歸去沙曰你來時從那裏路來師曰大目路來沙曰你去也從大目路去作麼生說相弄如是往來雪峰玄沙二

十年坐破七個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峰舉謂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峰謂師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峰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峰曰從上諸聖傳授一路請師垂示峰良久師設禮而退峰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峰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曬麥自此酬問未嘗爽于玄旨　保福辭歸雪峰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秖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　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峰山頂莫秖這個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山云孫公若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　師在西院問詵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詵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秖這個別更有曰上座見個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　問僧甚處來曰鼓山來師曰鼓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

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　問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胸而坐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雪峰問云吾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什麼處去仰云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師云若問諸聖出沒處與麼道卽不可峰云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師云但道錯峰云是汝不錯師云何異於錯　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　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　上堂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曰總似今日老胡絕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年十五禮雪峰爲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峰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常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秖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麼生是

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
道。慶曰。汝又作麼生。師曰。喫茶去。（雪竇頌云。頭兮第一第二。臥龍不鑒
止水。無處有月波澄。有處無風浪起。稜禪客稜禪客。三月禹門遭點額。圜悟勤云。如今人不去他古人
轉處看。只管去句下走。便道長慶當時不便。所以落第二頭。保福云。喫茶去。便是第一頭。若只恁麼看。
到彌勒下生也不見古人意。若是作家。終不作這般見解。跳出這窠窟。向上自有一條路。你若道聾人爭
得聞。有甚麼不是處。保福云喫茶去。有甚麼是處。轉沒交涉。是故道。他參活句。不參死句。）因舉
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
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
如今作麼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
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麼生。師曰。兩手扶犁水過膝
　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麼。師曰。見。曰。船子
且置。作麼生是心。師却指船子。　僧問。雪峰生平有
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時。師曰。我不可作雪峰弟子
不得。（雪竇顯云。一千五百個布衲。保福較些子。）　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
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
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粗境。所以不見。師乃
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卽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
否。師曰。不是佛殿。見個甚麼。　將化。示微疾。僧入丈
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
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
力困劣。別無他。秖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卽
是。住卽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

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
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師題壁
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
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卽隨滅。年甫志學。遘
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
出家時至矣。遂依衛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剃。嵩嶽受
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
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
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峰。峰知其緣熟。
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舉
手搖曳而已。峰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峰
審其懸解。撫而印之。　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
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款款。師却曰。家常。慶曰。今日
未有火。師曰。太鄙吝生。慶曰。穩便將取去。　師問保
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麼生。福拈起茶盞。師
曰。莫是非好。　師示衆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劍。時有
僧問。承和尚言。若論此事。如一口劍。和尚是死尸。學
人是死尸。如何是劍。師云。拖出這死尸。僧應諾。歸衣
鉢下。結束便行。師至晚問首座。問話底僧在否。座云。
當時便去也。師云。好與二十棒。（雪竇云。諸方老宿盡道鼓山失却一隻眼。
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雖然如此。若子細點檢將來。未免一坑埋却。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鼓山）

（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鼓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麽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麽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問東使。只如仰山祇對潙山。於面前與一畫。意作麽生。東使云。作家麽。師云。兄眞個與麽。作麽生。東使云。日可冷。月可熱。被師攔胸與一托。　清源王太尉問安國了。院王云。劫火洞然。向甚麽處迴避。院王云。這裏迴避。太尉不肯。自代云。不迴避。進云。爲什麽不迴避。太尉云。他不出頭。迴避什麽。師云。什麽處見他道不出頭。　師因與清源王太尉說話云。但是世間一切雜學底事。盡是網。太尉云。只如今還網得也無。師云。太尉咏。太尉乃展手云。即今有甚麽。師云。只這一網亦不少。　太尉舉南陽喚侍者事。趙州云。如空中書字。雖然不成。而文彩已彰。師云。只如與麽道。是宗國師。不宗國師。太尉云。宗與不宗。俱是彰也。師云。只如趙州意旨作麽生。太尉云。不孤負趙州。師云。此是句也。趙州意作麽生。太尉云。作麽。師云。彰也。趙州意作麽生。太尉無對。

龍華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麽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妙喜曰。自起自倒。）　問未剖已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麽處。曰。失口即不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

明州翠巖令叅永明禪師。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麽。長慶云。生也。　雲門云。關。　保福云。作賊人心虛。　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雪竇頌云。翠巖示徒。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潦倒保福。抑揚難得。嘮嘮翠巖。分明是賊。白圭無玷。誰辨眞假。長慶相諳。眉毛生也。　圜悟勤拈云。人多錯會道。白日青天。說無向當話。無事生事。夏末先自說過。先自點檢。免得別人點檢他。且喜沒交涉。這般見解。謂之滅胡種族。歷代宗師出世。若不垂示於人。都無利益。圖個甚麽。到這裏見得透。方知古人有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手段。如今人問著。便向言句下皷眉毛上作活計。看他屋裏人自然知他行履處。千變萬化。節角聱訛。著著有出身之路。便能如此與他酬唱。此語若無奇特。雲門。保福。長慶三人。啞啞地與他酬唱作甚麽。保福云。作賊人心虛。只因此語。惹得適來說許多情解。且道保福意作麽生。切忌向句下覓他古人。你若生情起念。則換你眼睛。殊不知保福下一轉語。截斷翠巖脚跟。長慶云。生也。人多道長慶隨翠巖脚跟轉。所以道生也。且得沒交涉。不知長慶自出他見解。道生也。各有出身處。我且問你。是什麽處是生處。一似作家面前金剛王寶劍。直下便用。若能打破常流見解。截斷得失是非。方見長慶與他酬唱處。雲門云。關。不妨奇特。只是難參。雲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看他古人臨機酬唱。自然與今時人迥別。此乃下句底樣子。他雖如此道。意決不在那裏。既不在那裏。且道在什麽處。也須子細自參始得。又拈雪竇頌云。雪竇道。千古無對。他只道。看翠巖眉毛在麽。有什麽奇特處。便乃千古無對。須知古人吐一言半句出來。不是造次。須是有定乾坤底眼始得。雪竇著一言半句。如金剛王寶劍。如踞地獅子。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若不是頂門具眼。爭能見他古人落處。這個示衆直得千古無對。過於德山棒。臨濟喝。且道雪竇爲人意在什麽處。你且作麽生會他道。千古無對。關字相酬。失錢遭罪。這個意如何。直饒是具透關底眼。到這裏也須子細始得。且道是翠巖失錢遭罪。是雪竇失錢遭罪。是雲門失錢遭罪。你若透得。許你具眼。潦倒

（保福拈。拈揚難得。拈自已。揚古人。且道保福在甚麽處是拈。甚麽處是揚。嘮嘮翠巖分明是賊。且道他偷什麽來。雪竇道却是賊。切忌隨他語脉轉却。到這裏須是自有操持始得。白圭無玷。頌翠巖大似白圭相似。更無些瑕翳。誰辨真假。可謂罕有人辨得雪竇有大才。所以從頭至尾。一串穿却。末後却方道長慶相諳眉毛生也。且道生也在什麽處。急著眼看）

越州鏡清寺道怤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茹葷。親黨强啖以枯魚。隨即嘔噦。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峰。峰問甚處人。曰溫州人。峰曰恁麽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秖如一宿覺是甚麽處人。峰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秖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峰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秖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峰良久。師禮謝。峰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峰曰秖恁麽。爲別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麽即得。峰曰於汝作麽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峰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麽堂堂密密。峰起立曰道甚麽。師退步而立。雪峰垂語曰此事得恁麽尊貴。得恁麽綿密。師曰道怤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麽示誨。峰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麽。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峰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怤布衲。普請次。雪峰舉溈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麽事。峰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麽則不如道怤鉏地去。師再參雪峰。峰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峰曰甚麽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麽處。峰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麽粘膩好。峰便休。　師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麽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麽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麽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　師因僧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明教寛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寛曰無。曰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爲甚却無。寛曰張公喫酒李公醉。曰老老大大。龍頭蛇尾。寛曰明教今日失利。佛鑑懃頌云。新年佛法鏡清有。須信親言出親口。新年佛法明教無。西天鬍子沒髭鬚。可笑兩翁同失利。南海波斯失却鼻。太平今夜太郎當。還如雪上更加霜。歲寒孫臏收却劒。釣魚船上謝三郎。）

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雪竇頌云。古佛有家風。對揚遭貶剝。子母不相知。是誰同啐啄。啄覺猶在殼。重遭撲。天下衲僧徒名邈。）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麽。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麽。師曰失錢遭罪。　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麽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雪竇云。死水裏浸却。有甚用處。）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麽。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麽。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雪竇云。猶較些子。雪竇不是減鏡清威光。要與這僧相見。是甚麽源。其源。三十年後。與汝三十棒。）　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

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钁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麼也未作家　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　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逃己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洎不逃己曰洎不逃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報恩懷嶽禪師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安國弘瑫禪師叅雪峰峰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峰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峰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峰見師忽擒住曰盡乾坤是個解脫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峰拓開曰雖然如此爭奈背後許多師僧何　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秖爲喚這個作拳頭

長生山皎然禪師久依雪峰一日與僧斫樹次峰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峰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峰打一拄杖而去　普請次雪峰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峰便踏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踏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峰便休去　雪峰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峰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峰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　玄沙問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亦無住長老作麼生師云放某甲過有個道處沙云放你過作麼生道師默然沙云教誰委師云和尚不委沙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師休去

越山師鼐禪師初叅雪峰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忽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峰峰然之　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銷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跏趺而逝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

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秖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旣然如是。禪德當爲代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揑。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

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峰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入嶺。初至雪峰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將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雪竇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被孚老一覷。便高竪降旗。）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雪竇云。果然。雲門因僧問。作麼生是觸忤處。門便打。雪竇云。打得百千萬個有甚麼用處。直須盡大地人喫棒。方可扶竪雪峰。且道孚上座具甚麼眼。雲居舜云。大小雪峰被孚上座惑亂一上。只道孚上座也是擔枷過狀。雪竇宗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殊不知雪峰坐籌帷幄。決勝千里。孚上座逞盡平生見解。也只在雪峰圈繢裏。幻寄曰。一翳在目。空花亂墜。）峰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搖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秖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峰深器之。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個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

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峰曰。已勘破了。峰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妙喜曰。又勘破一個。）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到投子。子云。久嚮太原孚上座。莫便是麼。師作掌勢。子云。老僧招得。師便出。子云。且聽諸方斷看。師却回首。子便打。鼓山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回至法堂。乃曰。

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峰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麽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麽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徑山杲云、衆中商量道、甚麽處是聖箭折處。云鼓山不合答他話。是聖箭折處、鼓山不合識道理。是聖箭折處、恁麽批判。非惟不識鼓山、亦乃不識孚老。殊不知孚上座正是一枚賊漢。於鼓山面前納一塲敗闕。擺羅而歸、却向雪峰處拔本。大似屋裏販揚州。若非雪峰有大人相。這賊向甚麽處容身。當時可惜放過。却成不了底公案。只今莫有爲古人出氣底麽。試出來。我要問你甚麽處是聖箭折處。）後歸維揚。

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報答尚書。尚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指月錄卷之十九終

指月錄卷之二十

六祖下第七世

撫州金峰從志禪師（曹洞）、拈起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麽。師拈起枕子。僧曰、恁麽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麽。曰、枕子。師曰、落在金峰窩裏。　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個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　上堂、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麽。如有人道得、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

禮。師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便下座。　僧侍次、師曰、舉一則因緣、汝第一不得亂會。曰、請和尚舉。師竪拂子。僧良久。師曰、知道闍黎亂會。僧以目視東西。師曰、雪上更加霜。　師一日見僧來、便起身。僧便出去。師曰、恰共昨日那師僧見解不別。僧遂回曰、昨日僧道甚麽。師曰、恰與麽。問曰、知道金峰有眼。師曰、金峰且置。你今日何處喫飯。曰、通著即不中。師曰、與麽則無來處也。曰、老婆心堪作甚麽。師曰、金峰問僧、不曾弱他。就中闍黎無話處。曰、豈是分外。師曰、小慈妨大慈。　師問僧、發足甚處。曰、趙州。師曰、趙州法嗣何人。曰、南泉。師曰、你何曾離趙州。曰、未審和尚尊意何

如師曰。趙州實嗣南泉。僧至晚請益曰。今日蒙和尚慈悲。其甲未會。請和尚指示。師曰。若到別處。莫道後語是金峰底。曰。爲甚如此。曰。恐辱他趙州。 師一日上堂。喫胡餅次。乃拈一個。從上座板頭轉一匝。大衆見。一一合掌。師曰。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至晚。聞有僧請益。曰。今日和尚行胡餅。見衆僧合掌。曰假饒十分擡起手。也只得一半。請和尚全道。師以手作拈餅勢。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金峰也始道得一半。

處州廣利容禪師。因僧到。師乃竪拂子云。貞溪老漢還具眼麽。僧云。其甲不敢見人過。師云。老僧死在闍黎手裏。僧以手指胸。便出去。師云。闍黎黎見先師來。至晚請喫茶了。僧拈起盞子云。這個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麽生是未出世邊事。師以手撥却盞云。到闍黎死在老僧手裏。僧云。五里牌在郭門外。師云。無故惑亂師僧。僧遂起謝茶。師曰。特謝闍黎相訪。

洪州鳳棲山同安丕禪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 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師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麽。曰。知。師曰。非公境界。僧便喝。師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師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

杭州佛日本空禪師。初遊天台山。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吾師矣。尋謁雲居。作禮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居曰。卸却業身來。與子相見。師曰。業身已卸。居曰。珠在甚麽處。師無對。遂投誠入室。時年始十三。後四年。參夾山。纔入門。見維那。那曰。此間不著後生。師曰。某甲不求挂搭。暫來禮謁和尚。維那白夾山。山許相見。師未陞堦。山便問。甚處來。師曰。雲居來。曰。卽今在甚麽處。師曰。在夾山頂額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師擬上堦。山曰。三道寶堦。從何而上。師曰。三道寶堦。曲爲今時。向上一路。請師直指。山便揖。師乃上堦禮拜。山問。闍黎與甚麽人同行。師曰。木上座。山曰。何不相看老僧。師曰。和尚看他有分。山曰。在甚麽處。師曰。在堂中。山便同師下到堂中。師遂取拄杖擲在山面前。山曰。莫從天台得否。師曰。非五嶽之所生。山曰。莫從須彌得否。師曰。月宮亦不逢。山曰。恁麽則從人得也。師曰。自己尚是冤家。從人得。堪作甚麽。山曰。冷灰裏有一粒豆爆。乃喚維那。明窻下安排著。師曰。未審明窻還解語也無。山曰。待明窻解語。卽向汝道。夾山來日上堂。問。昨日新到在甚麽處。師出應諾。山曰。子未到雲居已前。在甚麽處。師曰。天台國清。山曰。吾聞天台有潺潺之瀑。淥淥之波。謝子遠來。此意如何。師曰。久居巖谷。不挂松蘿。山曰。此猶是春意

秋意作麽生。師良久。山曰。看君秖是撥船漢。終歸不是弄潮人。來日普請。維那令師送茶。師曰。某甲爲佛法來。不爲送茶來。那曰。奉和尚處分。師曰。和尚尊命即得。乃將茶去作務處。搖茶甌作聲。山回顧。師曰。釅茶三五盌。意在钁頭邊。山曰。瓶有傾茶勢。籃中幾個甌。師曰。瓶有傾茶勢。籃中無一甌。便行茶。時衆皆舉目。師曰。大衆鶴望。請師一言。山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師曰。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山曰。大衆有人也。歸去來。歸去來。遂住普請歸院。衆皆仰嘆。

池州稽山章禪師。在投子作柴頭。投子同喫茶次。謂師曰。森羅萬象。總在裏許。師潑却茶。曰。森羅萬象。在甚麽處。子曰。可惜一碗茶。師後謁雪峰。峰問。莫是章柴頭麽。師乃作輪椎勢。峰肯之。

朱溪謙禪師。韶國師到。叅次。聞犬齩靈鼠聲。韶問是甚麽聲。曰犬齩靈鼠聲。韶曰。既是靈鼠。爲何却被犬齩。曰齩殺也。韶曰。好個犬。師便打。韶曰。莫打。某甲話在。師休去。

南康軍雲居道簡禪師。初造雲居。謁膺公。膺公與語。適三日。大奇之。而誡令刻苦事衆。於是師躬操井臼。司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公住三峰時。受服役。既來雲居。神亦隨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屬膺公將順寂。王事請問。誰堪繼嗣。膺公曰。堂中簡。王事雖承言。而意不在師。謂當簡擇堪說法者。僉屬意第二座。而姑請師。意師必辭也。師既夙受記莂。無所辭遜。即攝衆演法。王事大沮。師察知之。一夕遁去。其夕安樂樹神號泣。詰旦。衆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千人萬人不逢。爲甚麽闍黎偏逢。　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曰。閒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　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意旨如何。曰。高峰深

海。迥絕孤危。似汝闤闠中輭煖麽。（洪覺範曰。大陽明安。嘗歎藥山之語曰。高高山上標。不出。深深海底藏。不沒。其兒孫遵承之。以爲妙得其旨。及聞雲居之言。則如眞虎踞地而吼。百獸震恐。乃悟明安所示。蓋裴旻之虎也。予爲作偈曰。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道人行立處。塵世有誰爭。無間功不立。渠儂尊貴生。酬君顛倒欲。枯木一枝榮。）　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師曰。問這赤頭漢作麽。（高安悟云。這個便是超宗越格底事。直是無你會處。須是悟了。更能履踐始得。諸人還明得麽。乃頌曰。朱頂王菩薩。元是赤頭漢。驚怪李三黑。一生只貴炭。）

壽八十餘。無疾而化。

護國守澄禪師。在湖南報慈。一日慈升堂。有演化禪人出問云。如何是眞如佛性。慈云。誰無。叅退。首座問云。汝適來問和尚話。還會麽。化云。不會。座云。和尚恁麽慈悲。汝爲甚麽不會眞如佛性。誰無。乃至六道四生。

悉皆具足。化云。感首座爲其說破。師不覺齩齒云。這漢自家無眼。更聽他人。却召化問首座適來說個什麽化云某甲當初不會。得他指示。具如前說。師云。佛法不是這個道理。汝不信。問取堂頭和尚。化遂去堂上具說前解。以求印證。慈亦云。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化云。適來問淨果大師。他亦不肯。教來問和尚。望慈悲決破。慈云。你却去問取他。化乃過師處作禮云。和尚令某甲來請益。師云。汝但問來。化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云。誰有。化遂契悟。乃云。師向後或在衆或任持。某甲願終身佐助。後相繼任持護國。

黃檗山慧禪師。初業經論。因增受菩薩戒。歎曰。大士攝

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於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旣微細難防。復於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由是罷講課。欲捐身水中。以飼鱗甲之類。事已將行。値禪者策發。乃造疎山。時仁和尚坐法堂受叅。師先顧視大衆。然後致問曰。刹那便去時如何。山曰。畐塞虛空。汝作麽生去。師曰。畐塞虛空。不如不去。山便休。師下堂叅第一座。座曰。適來祗對甚奇特。師曰。此乃率爾。敢望慈悲開示愚昧。座曰。一刹那間還有擬議否。師於言下頓省。禮謝。師示滅。塔於本山。肉身至今如生。

伏龍山奉璘禪師。問和尚還愛財色也無。師曰。愛。曰。旣是善知識。爲甚麽却愛財色。師曰。知恩者少。

襄州石門獻蘊禪師。問靑林。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林仰面良久曰。會麽。師曰。不會。林曰。去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一日歸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麽來。師曰。種菜來。林曰。徧界是佛身。子向甚處種。師曰。金鉏不動土。靈苗在處生。林欣然。來日入園喚蘊闍黎。師應諾。林曰。剩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樹。豈受栽耶。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麽。師曰。不曾見。林曰。旣不曾見。爭知不受栽。師曰。止爲不曾見。所以不受栽。林曰。如是

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日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雪滿金檀樹。靈枝萬古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綫囊事。子道甚麽。師曰。若是羽毛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　問不落機關。請師便道。師曰。湛月迅機無可比。君今曾問幾人來。曰。卽今問和尚。師曰。好大哥。雲綻不須藏九尾。怨君殘壽速歸丘。　問月生雲際時如何。師曰。三個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　般若寺被焚。有人問曰。旣是般若。爲甚麽被火燒。師曰。萬里一條鐵。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得法白水。事之十年。而還洛京。

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有病比丘爲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夙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師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旋視瘡痂。亦皆異香也。梁開平五年。忽欲至圭峰。山行。翛然深往。坐巖石間。如嘗寢處。顧見磨衲數珠、銅瓶棲笠、藏石壁間。觸之卽壞。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薙草。有祥雲由衆峰間。遂名曰重雲虎豹隱去。有龍湫威靈。不可犯。師督役夷塞之。以爲路。龍亦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餘四十年。節度使王彥超徵。時嘗

從師遊。欲爲沙門。師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爲我家垣墻。彥超後果鎭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師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往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別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妨礙。乃跏趺而化。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唐相國夏侯孜之姪。七歲遊慧照寺。懇求出家。孜不許。師卽絕飲食。不可奪。遂許之。後印心白水。至江陵。騰騰和尚語之曰。汝往天台尋靜而棲。遇安而止。又値憨憨和尚語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當此時。吾道昌矣師入台。則居靜安鄉之福唐院。天祐三年。錢尚父禮延師至府。大尊隆白法。騰騰憨憨之記。悉符云。上堂。老僧頃年遊歷江外嶺南荊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個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秖教當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眞。亦無眞可任。隨時受用。亦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脫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是學語之流不自省己。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麼。汝今各自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

不獲已。迂廻太甚。還肯麼。天成二年丁亥四月。師入府辭尚父。囑以護法。刻期順寂。

報慈藏嶼禪師。僧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秖如情未生時如何。師曰。隔。曰。情未生時。隔個甚麼。師曰。這個梢郞子。未遇人在。

韶州雲門山光奉院文偃禪師。嘉興人也。姓張氏。幼依（雲門）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敏質生知。慧辯天縱。及長落髮。稟具於毘陵壇。侍澄數年。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往參睦州。州纔見來。便閉却門。師乃扣門。州曰。誰。師曰。某甲。州曰。作甚麼。師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州開門一見便閉却。師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州開

門。師乃拶入。州便擒住曰。道。道。師擬議。州便推出曰。秦時𨍏轢鑽。遂掩門。損師一足。師從此悟入。州指見雪峯。師到雪峯莊。見一僧。乃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曰。是。師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秖是不得道是別人語。僧曰。得。師曰。上座到山中。見和尚上堂。衆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其僧一依師教。雪峯見這僧與麽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峯拓開曰。不是汝語。僧曰。是某甲語。峯曰。侍者將繩棒來。僧曰。不是某語。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峯曰。大衆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師次日上雪峯。峯纔見便曰。因甚麽得到與麽地。師乃低頭。從茲契合。溫研積稔。密以宗印授焉。（圓悟碧巖集云。師承睦州旨。往見雪峯。一到便出衆問曰。如何是佛。峯云。莫寐語。師便禮拜。一住三年。雪峯一日問。子見處如何。師云。某甲見處。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僧寶傳謂。雪峯。峯方堆桅坐。爲衆說法。師犯衆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峯曰。因甚到與麽。師以手自抹其目。趨去。峯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師以拄杖擬出。又自驚懷。自是輩流改觀。三者載師見雪峯事。其不同若此。因并錄以備考。）　師在雪峯。僧問峯。如何是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峯云。蒼天蒼天。僧不會。遂問師。蒼天意旨如何。師云。三斤麻。一疋布。僧云。不會。師云。更奉三尺竹。峯聞喜云。我常疑個布衲。　師出嶺徧謁諸方　師行脚時。見一座主衆在天台國清寺齋。時雪峯拈鉢盂問某道得。即與你鉢盂。某云。此

是化佛邊事。峯云。你作座主奴也未得。某云。不會。峯云。你問我。與你道。某始禮拜。峯便踏倒。某得七年方見。師云。是你得七年方見。曰是。師曰。更與七年始得。

師在浙中蘊和尚會裏。一日因喫茶次。衆蘊和尚垂語云。見聞覺知是法。法離見聞覺知。作麽生。有旁僧云。見定如今目前一切見聞覺知是法。法亦不可得。師拍手一下。蘊乃舉頭。師云。猶欠一著在。蘊云。我到這裏却不會。　師到洞巖。巖問。作甚麽來。師曰。親近來。巖曰。亂走作麽。師曰。暫時不在。巖曰。知過即得。師曰。亂走作麽。　到疎山。仁問。得力處道將一句來。師曰。請高聲問。山即高聲問。師笑曰。今日喫粥麽。山曰。喫粥。師曰。亂叫喚作麽。　到卧龍。問明己底人還見有己麽。龍曰。不見有己始明得己。又問。長連牀上學得底是第幾機。龍曰。是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龍曰。緊峭草鞋。（妙喜曰。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　到歸宗。僧問。大衆雲集。合談何事。宗云。兩兩三三。僧云。不會。宗云。三三兩兩。師却問僧。歸宗意旨如何。僧云。全體與麽來。師云。上座曾到潭州龍牙麽。云。曾到。師云。打野榸漢。　到天童。童曰。你還定當得麽。師曰。和尚道甚麽。童曰。不會則目前包裹。師曰。會則目前包裹。　到鵝湖。聞上堂曰。莫道未了底人。長時浮逼逼地。設使了得底。明明得知有去處。尚乃浮逼逼地。師下問首

座。適來和尚意作麼生。曰浮逼逼地。師曰。首座久在此任。頭白齒黃。作這個語話。曰上座又作麼生。師曰。要道即得。見即便見。若不見。莫亂道。曰秖如道浮逼逼地又作麼生。師曰。頭上著枷。脚下著杻。曰與麼則無佛法也。師曰。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　到江州。有陳尚書者請齋。纔見便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座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師曰。曾問幾人來。書曰。即今問上座。師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書曰。黃卷赤軸。師曰。這個是文字語言。作麼生是教意。書曰。口欲談而辭喪。心欲緣而慮忘。師曰。口欲談而辭喪。爲對有言。心欲緣而慮忘。爲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書無語。師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書曰。是。師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書無語。師曰。尚書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抛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書禮拜曰。某甲罪過。後抵靈樹。冥符知聖接首座之記。初知聖在靈樹二十年。不請首座。常云。我首座生也。我首座牧牛也。我首座行脚悟道也。一日令衆擊鐘。三門外接首座。衆出迓。而師至。樹曰。奉遲久矣。即延師爲首座。俄廣主劉欲舉兵。躬入院請樹決臧否。樹已先知。怡然坐化。主問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樹旨。遂寢兵。請師繼樹開法。未幾遷雲門光泰寺。　僧問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如何。師以拄杖空中敲云。阿㖿阿㖿。又敲板頭云。作聲麼。僧云。作聲。師云。這俗漢。又敲板頭云。喚甚麼作聲。

師以足跛。常把拄杖行。見衆方普請。以拄杖曰看看。北鬱單越人見汝搬柴不易。在中庭裏相撲供養汝。更爲汝念般若經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衆環擁之久不散。乃曰。汝諸人無端走來這裏覓什麼。老僧只管喫飯屙矢。別解作什麼。汝諸方行脚。參禪問道。我且問汝諸方參得底事作麼生。試舉看。於是不得已。自誦三平偈曰。即此見聞非見聞。回視僧曰。喚什麼作見聞。又曰。無餘聲色可呈君。謂僧曰。有甚麼口頭聲色。又曰。個中若了全無事。謂僧曰。有甚麼事。又曰。體用何妨分不分。乃曰。語是體。體是語。舉拄杖曰。拄杖是體。燈籠是用。是分不分。不見道。一切智智清淨。　聞擊齋鼓曰。鼓聲齩破我七條。乃指僧曰。抱取猫兒來。良久曰。且道鼓因甚置得。衆無對者。乃曰。因皮置得。我尋常道。一切聲是佛聲。一切色是佛色。盡大地是個法身。枉作個佛法知見。如今拄杖但喚作拄杖。見屋但喚作屋。（傳燈作師上堂問鐘聲乃曰。世界與麼廣闊。爲甚麼鐘聲披七條。徑山杲頌鐘聲披起鬱多羅。碧眼胡兒沒奈何。一箭雙鵰隨手）

（落拈來元是拼中裂。）至僧堂中。僧爭起迎。師立而語曰。石頭道回互不回互。僧便問作麽生是不回互。師以手指曰。這箇是板頭。又問作麽生是回互。曰汝喚什麽作板頭。　問新到。你諸方行脚。道我知有。與我拈三千大千世界來眼睫上著。僧云。喏。師云。錢塘爲甚麽去國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師云。者掠虛漢。　問首座。乾坤大地與你自已。是同是別。曰同。師曰。一切物命。蝛蚌蟻子。是同是別。曰同。師曰。你爲什麽干戈相待。　問古人道。知有極則事。如何是極則事。師云。爭奈在老僧手裏。何進云。某甲問極則事。師便棒云。咄咄。正當撥破便道。請益這般底。到處但知亂統。近前來我問你。尋常在長連牀上。商量向上向下。超佛越祖。你道水牯牛還有超佛越祖底道理麽。僧云。適來已有人問了也。師云。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不要有便言有。無便言無。僧云。若有更披毛帶角作麽。師云。將知你秖是學語之流。又云。來來。我更問你。諸人橫擔拄杖道。我參禪學道。便覓箇超佛越祖底道理。我且問你。十二時中。行住坐卧。屙矢送尿。至於茆坑裏蟲子。市肆買賣。羊肉案頭。還有超佛越祖道理麽。道得底出來。若無。莫妨我東行西行。便下座。　問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麽生會法身。曰請和尚鑒。師曰。鑒即且置。作麽生會法身。曰

與麽與麽。師曰。這箇是長連牀上學得底。我且問你法身還解喫飯麽。僧無對。師又云。法身喫飯。幻化空身即法身。乾坤大地。何處有也。物物不可得。以空噇空。若約檢點來。將謂合有與麽說話。（妙喜曰。龍頭蛇尾。得人憎。法身喫飯。以空噇空。喚作無得麽。我恁麽道且作死馬醫。）　示衆云。燈籠是你自已。把鉢盂噇飯。飯不是你自已。有僧便問。飯是自已時如何。師云。這野狐精。三家村裏漢。復云。來來。不是你道。飯是自已。云是。師云。驢年夢見。三家村裏漢。（妙喜云。用盡自已心。笑破他人口。）　舉座主就華嚴講請翠巖齋。巖云。山僧有箇問。座主若道得即齋。巖便拈起胡餅云。還具法身麽。主云。具法身。巖云。與麽則喫法身也。主無語。本講座主代云。有什麽過。巖不肯。東使云。喏喏。師代云。特謝和尚降重空筵。　師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麽氣息。亦是病。（妙喜曰。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麽道。有没量罪過。汝若點檢得出。許你具擇法眼。若點檢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妙喜又曰。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爲極致。而雲門反以爲病。不知透過法身了。合作麽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　垂語云。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作麽生是諸人光明。自代云。廚庫

三門。又云。好事不如無。（圜悟勤云。如今人纔問著光明。便去瞠眼云。那裏是厨庫。那裏是三門。且得沒交涉。所以道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須是絶知見。忘得失。淨躶躶。赤灑灑。各各當人分上究取始得。雲門云。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半夜無日月燈光。曾到處則固是。未曾到處取一件物。還取得麼。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覩。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斷明暗。且道是個甚麼。所以道心華發明。照十方剎。盤山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又云。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個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但會取末後一句了。却去前頭遊戲。畢竟不在裏頭作活計。古人道。以無住本。立一切法。不得去這裏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無事會。古人道。寧可起有見如須彌山。不可起無見如芥子許。二乘人多偏墜此見。雪竇頌。自照列孤明。爲君通一線。花謝樹無影。看時誰不見。見不見。倒騎牛兮入佛殿。）拈拄杖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圓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家見拄杖便喚作拄杖。行但行。坐但坐。不得動著。

問樹凋葉落時如何。師云。體露金風。（圜悟云。且道雲門爲是答他話。爲是與他酬唱。若道答他話。錯認定盤星。若道與他唱和。且得沒交涉。既不恁麼。畢竟作麼生。你若見得透。衲僧鼻孔不消一捏。其或未然。依舊打入鬼窟裏去。又云。你若去他三句中求。則腦後拔箭。他一句中須具三句。）

有講僧參。經時乃曰。未到雲門時。恰似初生月。及乎到後。曲彎彎地。師得知。乃問是你道否。曰是。師曰。甚好。吾問汝作麼生是初生月。僧乃斫額作望月勢。師曰。你如此。已後失却目在。僧經旬日復來。師又問。你還會也未。曰未會。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曲彎彎地。僧倒措。後果然失目。（白雲端云。這僧失却目。雲門和鼻孔不見。雖然如是。家住州西。　黃龍新云。語驚時聽。仵無動機。若謂這僧失雙目。入地獄如箭射。　東禪觀云。這僧雖失雙目。光射九天。雲門兩眼雖存。前明後暗。）

問一生積惡不知善。一生積善不知惡。此意如何。師曰。燭。

僧問靈樹。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樹默然。遷化後。門人立行狀碑。欲入此語。問師曰。先師默然處。如何上碑。師對曰。師。

問殺父殺母。向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師曰。露。

問承古有言。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未審二祖是了不了。師曰。確。

問新到。甚處人。曰新羅。師曰。將甚麼過海。曰草賊大敗。師引手曰。爲甚麼在我這裏。曰恰是。師曰。一任踍跳。僧無對。

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空過。師曰。向甚麼處著此一問。曰學人不會。請師舉。師曰。將筆硯來。僧乃取筆硯來。師作一頌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

問一口呑盡時如何。曰我在你肚裏。曰和尚爲甚麼在學人肚裏。師曰。還我話頭來。

師問嶺中順維那。古人豎起拂子放下拂子。意旨如何。順曰。拂前見。拂後見。師曰。如是如是。師後衆問僧。你道當初諾伊。不諾伊。僧無對。師曰。可知禮也。

問直歲甚處去來。曰刈茆來。師曰。刈得幾個祖師。曰三百個。師曰。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又作麼生。歲無語。師便打。

問僧甚處來。曰西禪。師曰。西禪有何言句。僧展兩手。師與一掌。曰某甲話在。師却展兩手。僧無語。師又打。

問僧甚麼處來。曰禮塔來。師曰。謾我。曰某甲實禮塔來。師曰。五

戒也不持。　問僧看什麽經。僧云。瑜伽論。師云。義墮也。僧云。甚麽處義墮。師云。自領出去。　問僧。有甚麽經。其僧却指旁僧云。和尚問。何不祇對。師云。露柱爲甚麽倒退三千里。僧云。豈干他事。師曰。學語之流。代云。洎合不識勢。　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師曰。清波無透路。曰。和尚從何得。師曰。再問復何來。曰。正與麽時如何。師曰。重疊關山路。　問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時如何。師曰。藏身一句作麽生道。僧便禮拜。師曰。放過一著。置將一問來。僧無語。師云。這死蝦蟇。　師問明教。今日喫得幾個胡餅。曰。五個。師曰。露柱喫得幾個。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師齋次。拈起匙筯云。我不供養南僧。祇供養北僧。時有僧問。爲甚麽不供養南僧。師云。我要鈍置伊。云。爲甚麽祇供養北僧。師云。一箭兩垛。有僧問。祇如前意如何。師云。好即同榮。師見新到。云。雪峰和尚道開却路達磨來也。我問你作麽生。僧云。築著和尚鼻孔。師云。地神惡發。把須彌山一摑。𨁝跳上梵天。搊破帝釋鼻孔。你爲甚麽向鼻孔裏藏身。僧云。和尚莫瞞人好。師云。築著老僧鼻孔又作麽生。僧無對。師云。將知你祇是學語之流。代云。邐邐哩（妙喜曰。擔一擔懵懂。換得一擔骨董。無星秤子秤來。付與無知漆桶。且道無知漆桶將作何用。你若道得活脫句。許你親見雲門。）　師見飯頭。云。汝是飯頭麽。云。是。師云。顆裏有幾米。米裏有幾顆。頭無對。代云。某甲

瞻星望月。　問聖僧爲甚麽被大蟲齩。師云。與天下人作榜樣。　王太傅問北院。古人道。普現色身徧行三昧。佛法爲甚麽不到北俱盧洲。院云。祇爲徧行。所以不到。師云。如法置一問來。　韋監軍見帳子畫牛舐樹。問僧。牛舐樹。樹舐牛。僧無對。師代云。歸依佛法僧。　師坐次。有僧非時上來。師云。作甚麽。僧云。請益。師云。你有什麽疑。僧云。某甲曾問和尚一宿覺搬柴柴搬一宿覺。師乃敲椅子三下。云。你作麽生會。僧云。一切臨時。師乃揎拳云。我與你相撲一交。得麽。僧無對。次日僧再上。值師漱盥次。師乃將水碗過與僧。云送去。厨下著。其僧送去了。却來。師見來。乃從後門出去。其僧云。比來請益。祇得一口碗。　問僧甚處來。曰。搬柴來。師曰。搬得多少轉一宿覺。曰。二十轉。師曰。你爲甚麽打落當門齒。僧無對。師便打。曰。學語之流。自代曰。也知和尚佛法身心。又代前語曰。搬柴早是辛苦。　因供養羅漢。問僧。今夜供養羅漢。你道羅漢還來也無。僧無對。師曰。你問我。僧便問。師曰。換水添香。僧曰。與麽即來也。師云。有什麽傻頭健子速下來。　問僧甚處來。云。涅槃堂。師云。亡僧還喫飯麽。僧云。不喫。師云。活人還喫飯麽。無對。　師入京朝覲。至大橋山門。煎茶迎師。師喫茶果次。僧侍立。師語二衆。隨僧云。是你京中無可喫。乃拈一棵果子與一僧。其僧

接得便去。又語一僧云。我不與你僧無對。師云。那裏也有也。其僧又無對。別有僧出云。某甲今日也隨和尚來。請一分得麼。師云。叟。僧云。某甲罪過。觸忤和尚。師云。我也不能唾得你。僧無對。師代前語云。也知果子少。兩人共一㯲。代後語云。某甲更是。　一日行次。一僧隨後行。師豎起拳云。如許大栗子。喫得幾個。僧云。和尚莫錯。師云。是你錯。僧云。莫壓良爲賤。師云。靜處薩婆訶。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花藥欄。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金毛師子。（雪竇頌云。花藥欄。莫顢頇。星在秤兮不在盤。便恁麼。太無端。金毛師子大家看。）

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對一說。（雪竇頌云。對一說。太孤絕。無孔鐵椎重下楔。閻浮樹下笑呵呵。昨夜驪龍拗角折。別別。韶陽老人得一橛。）

問不是目前機。亦非目前事時如何。師曰。倒一說。（雪竇頌云。倒一說。分一節。同死同生爲君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別別。擾擾匆匆水裏月。）

問如何是塵塵三昧。師曰。鉢裏飯。桶裏水。（雪竇頌云。鉢裏飯。桶裏水。多口阿師難下嘴。北斗南星位不殊。白浪滔天平地起。擬不擬。止不止。個個無裩長者子。）

問如何是雲門一句。師曰。臘月二十五。

問如何是法身。師曰。六不收。（圓悟別云。一不立。雪竇頌。一二三四五六。碧眼胡僧數不足。少林謾說付神光。卷衣又說歸西竺。西竺茫茫無處尋。夜來却對乳峰宿。）

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胡餅。

問如何是佛。師曰。乾矢橛。

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東山水上行。

問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師曰。須彌山。

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北斗裏藏身。（白雲端頌。五陵公子遊花慣。未第貧儒自古多。冷地看他人富貴。等閑不奈襆頭何。盧山玉磵林禪師頌。北斗藏身爲舉揚。法身從此露堂堂。雲門賺殺他家子。直至如今漫度量。後五祖戒見林。問作偈之意。林衆日覩之。戒曰。若果如此。雲門不值一錢。公亦當無兩日。遂去。林克如所言。而戒菲年亦失一目。洪覺範曰。今妄意測度先德之旨。疑悞後生者。亦可少戒。中峰廣拈玉磵因緣云。北斗藏身話。豈但玉磵頌不出。便是五祖戒也只得向背後叉手。暮年各損一目。也是好承。覺範謂誣謗先宗。感果如是。休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幻寄曰。一盞長明燈。中峰吹殺了。）

上堂。拈起拂子云。這裏得個入處去。捏怪也。日本國裏說禪。三十三天有個人出來喚云。咄咄。特舍兒擔枷過狀。（妙喜曰。這老漢克由叵耐。冒姓佃官田。更不納苗稅。）

師云。十五日已前不問汝。十五日已後道將一句來。自代云。日日是好日。（雪竇頌。去却一。拈得七。上下四維無等匹。徐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草茸茸。烟冪冪。空生巖畔花狼藉。彈指堪悲舜若多。莫動著。動著三十棒。）

師云。古佛與露柱相交。是第幾機。僧問意旨如何。師云。一條絲。三十文買。復代前語云。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僧又問一條絲三十文買如何。師云。打與。（雪竇頌。南山雲。北山雨。四七二三面相覩。新羅國裏曾上堂。大唐國裏未打鼓。苦中樂。樂中苦。誰道黃金如糞土。）

師以乾祐元年七月十五赴廣主召。至府留止供養。九月甲子乃還山。謂衆曰。我離山得六十七日。且問汝六十七日事作麼生。衆莫能對。師曰。何不道和尚京中喫麵多。

僧來參。師乃拈起袈裟曰。汝若道得。落我袈裟圈䙡裏。汝若道不得。又在鬼窟裏坐。作麼生。自代曰。某甲無氣力。（妙喜曰。西天斬頭截臂。我這裏自領出去。）

示衆。古德道。藥病相治。盡大地是藥。那個是你自己。乃曰。遇賤即貴。僧曰。乞師

指示師拍手一下。拈拄杖曰。接取拄杖。僧接得拗作兩橛。師曰。直饒恁麼也好與三十棒。（雪竇頌。盡大地是藥。那個是你自己。云。盡大地是藥。古今何太錯。閉門不造車。通塗自寥廓。錯錯。鼻孔遼天亦穿却。） 上堂。衆集。師以拄杖指面前曰。乾坤大地微塵諸佛總在裏許。爭佛法。覓勝負。還有人諫得麼。若無人諫得。待老漢與你諫看。僧曰。請和尚諫。師曰。這野狐精。 上堂。眼睫橫亘十方。眉毛上透乾坤。下透黃泉。須彌塞却汝咽喉。還有人會得麼。若有人會得。拽取占波。共新羅鬬額。（妙喜曰。是大神呪。是大明呪。是無上呪。是無等等呪。能除一切苦。眞實不虛妄。諸人要識雲門麼。不見道。三臺須是大家催。） 上堂。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拈燈籠向佛殿裏。將三門來燈籠上。作麼生。自代云。逐物意移。又曰。雲起雷興。（雪竇頌云。看看古岸何人把釣竿。雲冉冉。水漫漫。明月蘆花君自看。） 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曰。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曰。元來秖是饅頭。 上堂。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衆無對。自代云。一鏃破三關。（智證傳。雲門宗有三句。謂天中函蓋。目機銖兩。不涉世緣。又云。以此三句爲示者。解釋秦時𨍏轢鑽之詞也。法華經曰。得一切語言三昧。而大智論曰。善入音聲陀羅尼。以此也。幻寄曰。癡兒面前不得說夢。） 上堂。諸和尚子。莫妄想。天是天。地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良久曰。與我拈案山來。僧便問。學人見山是山。水是水時如何。師曰。三門爲甚麼騎佛殿從這裏過。曰。恁麼則不妄想去也。師曰。還我話頭來。 上堂。平

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時有僧出曰。與麼則堂中第一座有長處也。師曰。蘇嚕蘇嚕。 上堂。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全提時節。 示衆。日裏來往。日裏辨人。忽然中夜教取個物來。未曾到處作麼生取。代云。瞞却多少人。 示衆。迷己底人。觸途俱滯。悟本底人。爲甚麼有四大見。代云。益州附子。建州薑。 示衆。從上祖師三世諸佛說法。山河大地草木爲甚麼不省去。代云。新到行人事。 示衆。旣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代云。某甲今日不著便。（徑山杲云。雲門也是作賊人心虛。徑山即不然。旣知來處。且道甚麼劫中無祖師。不圖打草。且要驚蛇。） 示衆。布漫天網。打龍。布絲網。撈蝦摝蜆。你道螺蚌落在甚麼處。代云。具眼。 示衆。折半裂三。針筒鼻孔在甚麼處。爲我一一拈出來看。代云。上中下。（妙喜云。倚門傍戶弄精魂。） 示衆。拄杖子化爲龍。吞却乾坤了也。山河大地甚處得來。 示衆。十方國土中。惟有一乘法。且道自己在一乘法裏。一乘法外。代云。入。（妙喜曰。特地一場愁。） 示衆。要識祖師麼。以拄杖指曰。祖師在你頭上𨁝跳。要識祖師眼睛麼。在你脚下。又曰。這個是祭鬼神茶飯。然雖如此。鬼神也無厭足。（妙喜曰。不見道。留取潤生。時有僧在旁咳嗽一聲。妙喜曰。老漢恁麼道。有甚麼過。僧擬議。便打。） 僧舉灌溪上堂。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師曰。舉即易。出也

大難曰。上座不肯和尚與麼道那。師曰。你適來與麼舉那。曰是。師曰。你驢年夢見灌溪。曰某甲話在。師曰。我問你。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你道大梵天王與帝釋天商量甚麼事。曰豈干他事。師喝曰。逐隊喫飯漢。師云。古來老宿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隨語識人。若是出草之談。即無與麼。若與麼。便有重話會語。不見仰山和尚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廬山。仰山云。曾遊五老峰麼。曰不曾。仰云。闍黎不曾遊山。此即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溈山秀云。今人盡道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只知捉月。不覺水深。忽若雲門當時謹慎唇吻。未審後人若爲節會。覓然木母無目。求食須假於蝦。雪竇頌。出草入草。誰解尋討。白雲重重。紅日杲杲。左顧無暇。右盼已老。君不見寒山子。行太早。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

師云。不敢望你有逆水之波。且有順水之意也難得。乃舉良遂初參麻谷。谷見來。便去鉏草。良遂到鉏草處。谷都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良遂連三日去敲門。至第三日。纔敲門。谷問阿誰。遂云。和尚莫瞞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泊被經論賺過一生。師云。便有逆水之波。如今得入是順水之意。亦與作雙放時節。示衆。莫道今日謾諸人好。抑不得已。向諸人前作一場狼藉。忽被明眼人見成一場笑具。如今避不得也。且問你諸人。從上來有甚事。欠少甚麼。向你道無事。已是相埋沒也。雖然如是。也須到這田地始得。亦莫趁口快亂問。自己心裏黑漫漫地。明朝後日。大有

事在。你若根思遲回。且向古人建化門庭。東覷西覷看是個甚麼道理。你欲得會麼。都緣是你自己無量劫來妄想濃厚。一期聞人說著。便生疑心。問佛問法。問向上向下。求覓解會。轉沒交涉。擬心即差。況復有言有句。莫是不擬心是麼。莫錯會好。更有甚麼事。珍重。

又曰。江西即說君臣父子。湖南即說他不與麼我此間即不如此。良久曰。汝還見壁麼。

又曰。從上來且是個甚麼事。如今抑不得已。且向諸人道盡大地有什麼物與汝爲緣爲對。若有針鋒許與汝爲隔爲礙。與我拈將來。喚什麼作佛。喚什麼作祖。喚什麼作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將什麼爲四大五蘊。我與麼

道。喚作三家村裏老婆說話。忽然遇著本色行脚漢聞與麼道。把脚拽向階下。有甚麼罪過。雖然如是據個什麼道理。便與麼。莫趁口快向這裏亂道。須是個漢始得。忽然被老漢脚跟下尋著沒去處。打脚折有什麼罪過。即與麼。如今還有問宗乘中話者麼。待老漢答一轉了。東行西行。

又曰。盡乾坤一時將來著汝眼睫上。汝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汝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個甚麼道理。直饒汝向這裏明得。若遇衲僧門下。好槌脚折。

又曰。三乘十二分教。橫說豎說。天下老和尚縱橫十字說。與我拈針鋒許說底道理來看。與麼道早是作

死馬醫。雖然如此。且有幾個到此境界。不敢望汝言中有箇句裏藏鋒。瞬目千差風恬浪靜。　又曰。我事不獲已。向你諸人道直下無事。早是相埋沒了也。更欲踏步向前。尋言逐句。求覓解會。千差萬別。廣設問難。贏得一塲口滑。去道轉遠。有什麼休歇時。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言語。因甚麼更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秖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訶責。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此。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口。終日說事。未嘗挂著唇齒。未嘗道著一字。終日著衣喫飯。未嘗觸著一粒米。挂一縷絲。雖然如此。猶是門庭之說也。須是實得恁麼始得。若約衲僧門下句裏呈機。徒勞佇思。直饒一句下承當得。猶是瞌睡漢。時有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舉。（妙喜曰。瞌睡漢。）　又曰。諸法不異者。不可續鳧截鶴。夷嶽盈壑。然後爲無異者哉。但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舉拄杖曰。拄杖子不是常住。忽起立。以拄杖擊繩牀曰。適來許多葛藤。貶向什麼處去也。靈利底見不靈利底。若我熱懣。　又曰。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便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云。且道不商量時。是個甚麼。又云。更是甚麼。　師作綱宗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虛喪擊寒冰。鳳羽展時超碧

漢。晉鋒八博擬何憑。（其一）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塵遠遠塵棲。夕日日中誰有挂。因底底事隔塵迷。（其二）喪時光藤林荒。徒人意滯肌尫。（其三）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垂。（其四）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其五）　師每顧見僧。即曰鑒。僧欲酬之。則曰咦。率以爲常。故門弟子錄曰顧鑒咦。德山密禪師刪去顧字。但以鑒咦二字爲頌。謂之抽顧頌。（洪覺範曰。今其兒孫失其旨。接人以怒目直視。名爲提撕。名爲不認聲色。名爲舉處便薦。相傳以爲道眼。北塔祚禪師獨笑之。作偈曰。雲門抽顧笑嬉嬉。擬議遭他顧鑒咦。任是張良多智巧。到頭於此亦難施。人天眼目載。寄師頌云。相見不揚眉。君東我亦西。紅霞穿碧落。白日繞須彌。）　乾和七年四月十日。端坐示寂。迨乾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師以拂子招曰。寄語秀華宮使特進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乎。托時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詔迎師肉身內宮供養。啓塔顏貌如昔。鬚髮猶生。自南漢乾和七年。至宋乾德元年。蓋十七年矣。留京師月餘。仍送還山。（佛印元曰。雲門說法如雲雨。絕不喜人記錄其語。見必罵逐曰。汝口不用。反記吾語。異時裨販我去。今室中對機錄。皆香林明教以紙爲衣。隨即書之。後世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耳。）

指月錄卷之二十　終

校譌

卷十八（一葉第六行）器（誤作契）○（三葉第五行）知（誤作如）

卷十九（五葉第十二行）翌（誤作翼）

卷二十（四葉第七行）逄（誤作縫）○（二十四葉第十一行）來時（舊本作耶邪從雪竇頌古改正）

音釋

卷十八之二十

謐（覓筆切音密靜語也安也）丱（古患切音慣束髮如兩角貌）爬（蒲巴切杷搔也）淦（古暗切音紺）蹎跣（上音典下先去聲徒足履地也）媼（烏老切音襖女老之稱）趯（他歷切音剔跳貌）澀（色入切森入聲不滑也）錮（古慕切音故鑄銅鐵以塞隙也又禁錮重繫也）鏴（音路）瑫（他刀切音滔）嗢（烏骨切音屋咽也）噦（一決切淵入聲逆氣嘔也）諢（吾困切音近混順言諢弄曰諢）帔（兵臂切音轡帬屬）尫（烏光切音汪曲頸也又瘠病之人）桅（吾爲切音危）榸（卓皆切音齋枯木根）揎（息令切音宣捋也引也）

指月錄卷之二十一

六祖下第八世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上堂。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溈仰）跟下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叅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少魁壘有英氣。於書（臨濟）無所不覩。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應舉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遊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夙師爭下之。棄去遊名山。到越州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浙東來。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拂子曰。爭奈這個何。師曰。這個是甚麼。清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讇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即失。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騃。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逐亡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曰。詩速秘却。略借劍看。師曰。梟首甑人攜劍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顢頇。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秖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到黃龍。龍曰。石

角穿雲路。乖條意若何。師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原。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曰。和尚低聲。到華嚴。嚴曰。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海樹嘴盧都。因寓止華嚴。爲維那。屬廓侍者從南院來。（侍者見嚴語具前卷侍者章中。）師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師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

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碧巖集云。初參雪峯五年。因請益臨濟兩堂首座齊喝。濟云賓主歷然話。峯云。吾昔與巖頭欽山去見臨濟。屬濟已示寂。若要會他賓主話。須參他派下尊宿。師遂辭行。見瑞巖。巖常自喚主人公。師云。自拈自弄。有甚麼難。後在襄州鹿門與廓侍者過夏。廓指使參南院。一日舉見雪峯語。院云。雪峯古佛。集又舉見南院語如上。院復云。你看。從流自是機鋒峭峻。南院亦未辨得他。至次日南院只作尋常問云。今夏在甚麼處。師云。鹿

門與廓侍者同過夏。院云。原來親見作家來。又云。他向你道什麼。師云。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這般納敗闕底漢。有什麼用處。師自此服膺。在南院會下作園頭。一日院到園裏問云。南方一棒云云同上。妙喜拈南院問師南方一棒語曰。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三拜。不然與掀倒禪牀。乃回顧沖密曰。你道風穴當時禮拜。即是掀倒禪牀。即是沖密曰。草賊大敗。妙喜曰。你看這瞎漢。便打。）一日南院謂師曰。汝乘願力來。荷大法。非偶然也。問曰。汝聞臨濟將終時語否。曰聞之。曰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渠平生如師子。見即殺人。及其將死。何故屈膝妥尾如此。對曰。密付將終。全主即密。又問。三聖如何亦無語乎。對曰。親承入室之真子。不同門外之遊人。南院頷之。又問。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

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曰。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新出紅鑪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皮。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芻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曰。躡足進前須急急。捉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師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師曰。未問已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師曰。明破即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

支臨濟。後唐長興二年。至汝水風穴寺。時寺已摧殘。惟草屋數椽。師入駐錫。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檀信乃爲新之。成叢林。僞晉天福二年上元開法。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秖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擧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時有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上堂。若立一塵。家國

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怗。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五祖演云。太平卽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草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添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幾擬展脚眠。蚊蟲猶蚤出。）

示衆。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

一切掃却。直教個個如師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却渠眼。

師問懷本上座。有事借問得麼。本云。不可惜口去也。師云。不惜口卽道。本擬議。師便打。又問第二人莫道得麼。僧云。道甚麼。師又打。又問第三人。云。三人同行。必有我師。作麼生是我師。僧云。見參禮。次師亦打。云。過這邊立。復云。將頭不猛。誤累三軍。瞎漢參堂去。本至明日上堂頭親近。云。某甲夜來有甚麼過。便蒙賜棒。師云。你要會麼。以手左邊一拍。云。這裏是祖師意。以手右邊一拍。云。這裏是教意。還會麼。本不肯。便去。後到潁橋安上座處。舉前話。安云。風穴棒折那。本云。上座聻。終不向外曲。安云。你會風穴道者裏是祖意教意麼。非唯你不會。直饒白兆老口赫赤地教他舉也舉不得。

防禦使問南院。大善知識還具見聞覺知否。院便掌。使不肯。遂以前語復問師。師云。荆棘荒榛棄來久矣。云。妙用又如何。師云。王子帶刀全意氣。貧人擒倒語聲嘶。使深肯之。遂舉到南院。院隨問便掌語。師云。是深相爲。使方委悉。

上堂舉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空照。月映蛾眉顆面看。

問。摘葉尋枝卽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

晨去。開塘帶雨歸。

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涌鉢囊花。

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匙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

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眞淨頌云。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宋開寶六年八月旦日。登座說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煙夜夜燈。至十五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有九夏。

潁橋安禪師（號鐵胡）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天皇）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皁角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皁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秖是解粘。和尚提起皁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幻寄曰。玄泉若無後笑。幾乎帶累巖頭。黃龍一笑下脫却毛角。尚未免牽犂拽耙。）　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　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　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　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綫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燕雷聲。卽向汝道。言訖而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　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個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眾。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　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如何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秖是弄泥團漢。　清上座舉仰山插鍬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鍬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秖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　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卽不捨院。遂舉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秖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秖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聖賢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峰道底。　到莽蒼。乃提起綳子云。得恁麼蘄蘄地。蒼云。莫錯認定盤星。師曰。恰是。　訪

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這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個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噫幾賺我踏破一緉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柰何師曰因甚麼以己妨人

師在疾一日國泰深和尚來問疾侍者通報云深師叔來師乃令請深纔入方丈師便云阿呵阿呵深師叔救取老僧深云和尚有什麼救處師舉頭一覷云咦眼子烏嗶嗶地依前是舊時深上座乃回身面壁更不相見

師病愈往國泰深乃領衆出接至門首師乃指金剛云者兩個漢在這裏作什麼深拍拳作金剛勢師云殿裏黃面老子笑你

師問國泰瑫和尚云古人道俱胝秪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國泰竪起一指師云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

師會氾菴主在高司徒宅見挂彌勒幀子師指彌勒佛喚云菴主主應諾師云這漢還徹也未主無語師云黃泥和根爽也未是苦後國泰代合掌云善哉善哉師云和尚與他隣舍住菴即得

師在招慶因普請去王太傅宅取木佛傅乃問大衆云忽遇丹霞又作麼生衆無語師當時提起向頂上云也要分付著人

常與僧擁鑪僧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那句是主那句是賓師指火曰與我向此中拈出一莖眉毛得麼僧曰非但學人盡大地人喪身失命師曰汝因甚麼自把髻投衙乎（徑山杲云這僧有頭無尾明招有尾無頭有人道得頭尾圓全句雲門與你拄杖子）

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個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

師有師叔在廨院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

會下有僧去住菴一年後却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胸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時離菴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對師乃喝出

師有偈曰師子教兒逃子法進前跳躑忽翻身羅紋結角交加處鶻眼龍睛失却真

臨遷化上堂曰一百年中秪看今日今日事作麼生吾住此山四十年惟用一劒活人眼目乃拈巾曰如今有純陀麼提向諸方展看作擲勢僧問純陀獻供末後殷勤時如何師曰莫相孤負好又問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舉足曰足下看又問百年後以何爲極則師提巾便擲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

說偈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奏吾機。偈畢。端坐而逝。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兒童時。日一素食。旣冠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毘尼。一日爲衆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峰。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廓爾無惑。　沙問三界惟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個作甚麼。曰倚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惟心。曰我喚這個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個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

師侍沙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沙曰。門總閉了。汝作麼生得出去。師曰。喚甚麼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　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簀。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爲法者不至。　因插田次。見僧問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柰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　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　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向汝道。却成兩句。　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曰。塞却你眼。教你

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個甚麼。不塞你耳。聞個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若不會。每日見個甚麼。　妙喜曰。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　僧報曰。保福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　師見僧。舉拂子曰。還會麼。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云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甚麼不讚歎。　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個甚麼。師曰。甚麼處過一佛。曰恁麼卽學人罪過。師曰。謹退。　翫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　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麼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麼對衆設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　王太傅上雪峰施衆僧衣。時從弇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弇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弇曰。汝道我名甚麼。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麼貪。又曰。甚麼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麼處是弇上座兩度上名處。）　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

（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疎也無。祇如羅漢恁麼道。落在甚麼處。） 上堂。諸上座。不用低頭思量。思量不及。便道不用揀擇。委得下口處麼。汝向什麼處下口。試道看。還有一法近得汝。還有一法遠得汝麼。同得汝。異得汝麼。既然如是。爲甚麼却特地艱難去。 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秖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個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個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原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

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個甚麼。揀個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鵶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辨去。若那裏有個意度模樣。秖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即今聲色摐摐地。爲當相及不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秘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即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夾村裏

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胸。若論殺盜婬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個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 師作明道偈曰。至道淵曠。勿以言宣。言宣非旨。孰云有是。觸處皆渠。豈喻真虛。真虛設辯。如鏡中現。有無雖彰。在處無傷。無傷無在。何拘何礙。不假功成。將何法爾。法爾不爾。俱爲脣齒。若以斯陳。埋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脫。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剩法。一法有形。翳汝眼睛。眼睛不明。世界崢

嶸。我宗奇特。當陽顯赫。佛及衆生。皆承恩力。不在低頭。思量難得。撥破面門。盖覆乾坤。決須薦取。脫却根塵。其如不曉。謾說而今。 師因疾。僧問。和尚尊候較否。師以杖拄地曰。汝道這個還痛否。曰和尚問阿誰。師曰。問汝。曰還痛否。師曰。元來共我作道理。 後唐天成三年戊子秋。師復至閩城。舊止徧遊近城諸剎。乃還。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闍維收舍利建塔。（洪覺範曰。地藏琛禪師。能大振雪峰玄沙之道者。其秘重大法。恬退自處之效也歟。予嘗想見其爲人。城隈古寺。門如死灰。道容清深。戲禪客曰。諸方說禪浩浩地。争如我此間栽田博飯喫。有旨哉。）

安國慧球禪師。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個月作麼。師從此悟入。 上堂。我此間

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旣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水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是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麽。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　師問了院主。秖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眞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麽。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福州大章山契如菴主。得法玄沙。初隱於小界山。山有朽杉若菴。第能容身。師遂居之。淸谿冲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日同訪之。値師採粟。谿問道者。如菴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麽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麽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什麽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菴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菴前。自然馴遶。谿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戸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

天台國淸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秖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麽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

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在長慶會下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乃曰。爾每日口嘮嘮地作麽。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麽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徧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　普請擔泥次。師中路按拄杖問僧云。上窟泥下窟泥。僧云。上窟泥。師打一棒。又問一僧。僧云。下窟泥。師亦打一棒。又問明招。招放下泥擔。叉手云。請師鑑。師便休。（徑山杲云。招慶雖然休去。爭奈明招不肯。雲門）

（當時若見他放下泥擔。云。請師鑑。劈脊也與一棒。看他如何折合。）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叅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個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秖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即降。公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曰歸依佛法僧。百丈恒作覆鉢勢。雲門曰。他自生天。莫孤負老僧。）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飜茶銚。公問茶鑪下是甚麼。朗曰捧鑪神。公曰既是捧鑪神。爲甚麼飜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雪竇顯云。當時但踏倒茶鑪。復頌云。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牙爪開。生雲雷。逆水之波經幾回。）

谷山行崇禪師。謂門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爲諸兄弟。若委悉報恩常爲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不得。猶待報恩開兩片皮方是爲人。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鬼家活計蝦蟇衣下客。欲得速疾相應。即如今立地便證驗取識取。有什麼罪過。不然根思遲迴。且以日及夜尋究將去。忽

一日覷見。更莫以少爲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婬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覷教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更見一法如絲髮許。不見此個事。我說爲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這裏更能飜擲自由。開合不成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繁興大用。擧必全眞。若有個漢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個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得。兄弟。若能如是。即可。若未得如此。且直須好與（此字應誤）莫取次發言吐氣。沈墜却汝無量劫。莫到與麼時。便道報恩不道。

漳州報恩院道熈禪師。因與保福送書到泉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太尉曰道取一句。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

招慶省僜禪師。初叅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擧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惟橫身。福然之。

鼓山智嶽禪師。初遊方至鄂州黃龍。問久嚮黃龍。及乎

到來。秖見赤斑蛇。龍曰。汝秖見赤斑蛇。不見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麽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麽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傳燈云。師初未省覺。後至鼓山啓發。始悟徹旨。）

報國照禪師。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麽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麽却霹佛。師曰。作用處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藉何。師曰。見甚麽。

衢州烏巨山儀宴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乾符三年生。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淸。歸省父母。

乃於郭南湖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稟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於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脛。或者云。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忽出忽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橐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括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薙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視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髮被肩。胸臆尚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慎公鎮信安。覈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愆。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宋太宗聞師定力。加禮延師。師不起。特以肩輿迎至便殿。咨對。太宗深契。尋即步歸。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閣維白光燭天。舍利五色。（徽宗政和三年。嘉州路旁大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爪遶身。奏聞。帝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峩嵋。入

定於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遂寂然。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視。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趨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福州林陽瑞峰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個省處。國曰。汝見甚麽道理。師亦舉一指曰。這個是甚麽。國然之。師禮謝。　謂門弟子曰。佛法無許多般。但凡聖一眞。猶存見隔。見存即凡。情忘即佛。教中謂之稱性緣起。則俯仰進止。屈伸謙敬。無一法可轉

變。有生住異滅相。況我祖師門下。合作何理論。舉拂子曰。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鼓子。薦得乾坤陷落。　開寶元年八月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尚無恙。祭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官率諸官同至山訊候。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衆。時圓應長老出問曰。雲愁霧慘。大衆嗚咽。未嘗告別。先賜一言。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汝境界。應曰。恁麼則漚生漚滅元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作噓聲。復與數僧酬答。罷歸方丈。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

時節是何日。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子前。遂泊然坐化。闍世七十八。坐六十夏。

保福清谿禪師。參睡龍。龍問曰。谿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谿嘗訪大章。得個信處。龍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谿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悟。龍大悅而許之。　師將順世。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即往貴湖卓菴。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潛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弟子徧覓而得。稟遺戒。延七日。竟無蟲蟻侵食。闍維散於林間。

四祖山清皎禪師。年七十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顒顒鎮雙峰。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淳化四年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年八十八。（傳燈載此以師先十八年而識化期也。合元作臨終時偈。失矣。）

大龍智洪禪師。僧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碧如藍。（妙喜拈云。若以此明堅固法身。生身入地獄。雪竇顯頌。問曾不知。答還不會。月冷風高。古巖寒檜。堪笑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手把珊瑚鞭。驪珠盡擊碎。不擊碎。增瑕纇。國有憲章。三千條罪。）

同安志禪師。先同安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

（曹洞）五老峰前事若何。如是三衆。莫有對者。師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安曰。須是這驢漢始得。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廬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不度弟子。有鄰菴僧為之供侍。常有異鹿錦囊鳥馴擾其側。江南李主三召不起。乃堅請就棲賢開堂。不逾月。潛歸巖室。一日示微疾。謂旁僧曰。日午吾去矣。及期。僧報日午也。師下牀行數步。屹然立化。巖上有松一株。同日枯槁。李主備香薪茶毘。塔於巖陰。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會昌初。詔天下廢釋氏教。及宣宗

卽位詔重興之而師笑曰仙去者未必受籙成佛者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偈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柏操雲收方見濟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土自騰騰雖著伽黎未是僧今日歸來酬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　一旦謂弟子曰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去師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虵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虵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塔全身於無了禪師塔之東

襄州廣德義禪師謁先廣德作禮問曰如何是和尚客客處德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鬧閧堆堆覩者稀師曰恁麼則酌水獻花去也德曰忽然雲霧靄闍黎作麼生師曰採汲不虛施廣德忻然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

襄州廣德周禪師問教中道阿逸多不斷煩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說說向愁人愁殺人（妙喜曰古人恁麼答話喚作洗脚上船）

石門慧徹禪師僧問雲光作牛意旨如何師曰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却著破襴衫（雲光法師不事戒律誌公曰出家何爲光曰吾不齋而齋食而非食後招報作牛拽車於途誌公見之呼曰雲光牛舉首誌曰何不道拽而非拽牛墮淚跳號而卒）

益州青城香林院澄遠禪師依雲門十八年爲侍者門（雲門）凡接師則呼曰遠侍者師應諾門曰是甚麼如此者十八年一日方悟門曰我乃今更不呼汝矣師一日辭門門曰光含萬象一句作麼生道師擬議門令更住三年普請鉏地次有一僧曰看俗家失火師曰那裏火曰不見那師曰不見曰瞎漢是時一衆皆言遠上座敗闕後明教寬聞舉曰須是我遠兄始得　問美味醍醐爲甚麼變成毒藥師曰導江紙貴　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坐久成勞（雪竇顯頌云一個兩個千萬個脫却籠頭卸却馱左轉右轉隨後來子湖要打劉鐵磨）　問一子出家九族解脫目連爲甚麼母入地獄師曰確　將示寂辭知府宋公瑫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歸謂衆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有僧參舉道者一日遊山次僧曰香林道老僧四十年求成一片不可得此意如何舉曰老僧也恁麼却闘其僧會麼曰不會舉示偈曰香林成一片老僧也恁麼不待此月終重爲了決破至月末舉遂遷化）

韶州白雲子祥禪師上堂諸人會麼但向街頭市尾屠兒魁劊地獄鑊湯處會取若恁麼會得堪與人天爲

師若向衲僧門下天地懸殊更有一般底秖向長連牀上作好人去汝道此兩般人那個有長處無事珍重　問僧不壞假名而談實相作麽生僧指椅子曰這個是椅子師以手撥椅曰與我將鞋袋來僧無對師曰這虛頭漢（雲門聞乃云須是我辨兄始得）　將示滅白衆曰某甲雖提祖印未盡其中事諸仁者且道其中事作麽生莫是無邊中內外已否若如是會卽大地如鋪沙良久曰去此卽他方相見言訖而寂

鼎州德山緣密禪師上堂我有三句語示汝諸人一句函蓋乾坤一句截斷衆流一句隨波逐浪作麽生辨若辨得出有叅學分若辨不出長安路上輥輥地（智證）

傳以此爲雪峰三句其傳曰宗師約法以定綱宗以簡偏邪如雪峰三句玄沙嘗言之曰是汝諸人見有險惡見有大蟲刀劍諸事來逼汝身命便生無限怖畏恰如世間畫師自畫作地獄變相畫大蟲刀劍了好好地看著却自生怕怖亦不是別人與汝爲過汝如今欲免此幻惑麽但識取金剛眼睛若識得不曾教有纖塵可得露現何處更有虎狼刀劍解唬嚇得汝直至釋迦如是伎倆亦覓出頭處不得所以我向汝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不漏絲髮何處更有一物爲汝知見如是出脫如是奇特何不究取此函蓋乾坤句也又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叅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如師子遊行豈求伴侶此截斷衆流句也又曰大唐國內宗乘未有一人舉唱設有一人舉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無孔鐵椎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我不惜身命共汝顚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申問處我若不共汝與麽知問去汝向什麽處得見我此隨波逐浪句也幻寄曰覺範此語與古塔主分擘三玄又何異圓悟曰雲門大師多以一字禪示人雖一字中須具三句此三句無論是雪峰是密師語要之窺其藩者必圓悟若覺範則欲登高而入淵者也

示衆俱胝和尚但有問答只竪一指頭寒則普天普地寒（雪竇云甚麽處見俱胝老）熱則普天普地熱（雪竇云莫錯認定盤星復云森羅萬象徹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險絕甚麽處得一指頭禪妙喜曰可謂是貴人多忘）　上堂但叅活句莫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無滯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是死句揚眉瞬目舉指竪拂是死句山河大地更無誵訛是死句時有僧問如何是活句師曰波斯仰面看曰恁麽則不謬去也師便打

岳州巴陵新開院顥鑒禪師（初到雲門門曰雪峰和尚道開却門達磨來也語具雲門章中）住後更不作法嗣書秖將三轉語上雲門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明眼人落井（保寧頌秋夜霜天月正明仰觀星象約三更一條大路平如掌歸去何妨徹曉行）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珊瑚枝枝撐著月（雪竇頌要平不平大巧若拙或指或掌倚天照雪大冶兮磨礱不下良工兮拂拭未歇別別珊瑚枝枝撐著月）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銀盌裏盛雪（雪竇頌老新開端的別解道銀盌裏盛雪九十六個應自知不知却問天邊月提婆宗提婆宗赤旛之下起清風）雲門見曰他後老僧忌日秖消舉此三轉語足以報恩　問僧遊山來爲佛法來曰清平世界說甚麽佛法師曰好個無事禪客曰早是多事了也師曰上座去年在此過夏了曰不曾師曰與麽則先來不相識下去

隨州雙泉山師寬明教禪師初在雲門一日問白槌曰請師寬充典座師翻筋斗出衆曰雲門禪屬我矣又一日雲門問師今日喫得幾個胡餅師曰五個門曰

露柱喫得幾個。師曰。請和尚茶堂裏喫茶。　師一日訪白兆。兆曰。老僧有個木魚頌。師曰。請舉看。兆曰。伏惟欄木一橛。佛與衆生不別。若以杖子擊著。直得聖凡路絕。師曰。此頌有成褫。無成褫。兆曰。無成褫。師曰。佛與衆生不別。聻。侍僧救曰。有成褫。師曰。直得聖凡路絕。聻。當時白兆一衆失色。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禪師。初參雲門。門問。近離甚處。師曰。查渡。門曰。夏在甚處。師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師曰。八月二十五。門曰。放汝三頓棒。師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麼處。門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師於言下大悟。遂曰。他後向無人烟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炙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門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師便禮拜。（雪竇拈云。雲門氣宇如王。擬著便氷消瓦解。當時若據令而行。子孫也未到斷絕。圜悟勤云。大溈眞如和尚。愛教人看此四絡。拈人情解。有者道。雲門道近離甚處。山曰查渡。此是放一頓棒。夏在甚處。山曰湖南報慈。此是放一頓棒。幾時離彼中來。山曰八月二十五。此是放一頓棒。分明是三頓棒。且喜沒交涉。又有底道。洞山實頭。所以放他三頓棒。有底道。當時便好一喝。更說如何若何。總是狂解。總不恁麼。畢竟作麼生。所以古人道。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拈他情解。便會只爲雲門語好。便發得洞山悟處。一如臨濟見大愚。只被大愚拈他情見。便會得徹。後來僧問洞山。如何是佛。便只道麻三斤。看他那裏是安排得來。祖師門下。一覷便見。那裏有許多般。千聖萬聖。挨拶教人見到這裏。雖然點破綱宗。要且意在未局時。明眼漢沒窠臼。所以巖頭道。若論

戰也。個個立在轉處。向未局時一覷。便見廓天一路相似。靈利漢疑著處一點便會。雪竇拈謂雲門一似霸王相似。因甚麼挨著便氷消瓦解。雪竇云。雲門老婆心如此。當時眞個好打。到這裏拈則許你拈。會則不許你會。若只恁麼會。又錯了也。當時劈脊棒趁出去。已放過了也。教他後來道如何是佛麻三斤。前也不著村。後也不著店。天下人不奈何。若奈何時。如何鼻孔撩天。）　示衆。語中有語。名爲死句。語中無語。名爲活句。諸禪德作麼生是活句。到這裏實難得人。若也不動一塵。不撥一境。見事便道。答話長老下腳不得。東西南北莫知多少。要得去離泥水。活人眼目。舉唱宗風。激揚大事。不道全無。共奈還少。只緣未達其源。落在第八魔境界中。識得個不名不物。無是無非。頭頭物物。無不具足。道我得安樂田地。更不求餘。凡有扣擊問難。即便敲牀竪拂。更不惜。便施便設。便行便用。向惡木坑裏頭出頭沒。弄個無尾猢猻。到臘月三十日。鼓也打破。猢猻又走却了。手忙腳亂。一無所成。悔將何及。若是個衲僧。作可煉殺餓殺。終不著他鶻臭布衫。　又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於此四句語中見得分明。也作個脫灑衲僧。根椽片瓦。粥飯因緣。堪與人天爲善知識。於此不明。終成莽鹵。（林間錄曰。雲菴平生說法。多用悟門庱越格量偈。閱舊記。見其寄道友偈并序曰。昔洞山參雲門。悟旨于言下。入佛正知見。所有炙脂帽子。鶻臭布衫。皆脫去。以四句偈明其悟。蓋得[illegible]之用。投機善巧之風。故其應機接物。不乘言。不滯句。如師子王得大自在。於哮吼時。百獸震駭。[illegible]如是故也。又世所傳見雲門者。皆坐脫立亡[illegible]無佛法知見故也。因隨句釋以奉寄曰。六用現前能展事。春來何處不開花。故伊三頓參堂去。四海當知

（共一家。又曰。千差萬別解投機。明眼宗師在此時。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又曰。遊山說未便乘言。自己商量總不偏。鶻臭布衫脫未得。且隨風俗度流年。又曰。滯句乘言是聾聾。參禪學道自無功。悟來不費纖毫力。火裏蝍蟟吞大蟲。）又曰。舉唱宗乘。闡揚大教。須得法眼精明。方能甄辨緇素。切緣真妄一源。水乳同器。到此難分。洞山詩常以心中眼。觀身外相。觀之又觀。乃辨真偽。若不如是。何名善知識。夫善知識者。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方名善知識。即今天下那個是真善知識。諸德參得幾個善知識來。也不是等閑。直須參教徹。覷教透。千聖莫能證明。方顯大丈夫兒。不見釋迦老子明星出時。豁然大悟。與大地衆生同時成佛。無前後際。豈不暢哉。雖然如是。若遇明眼衲僧。也好劈脊便棒。

問。維摩掌擎四世界。未審維摩身在甚處。師曰。在闍黎後底。曰。爲甚麼在學人後底。師曰。還我話頭來。

問。如何是佛。師曰。麻三斤。（福嚴良雅時爲首座。師參罷。至首座寮問曰。我今日答這僧話得麼。雅曰。恰值某淨髮。師曰。你元來作這去就。拂袖便出。雅曰。道老漢將謂我明他這話不得。因作偈呈曰。五彩畫牛頭。黃金爲點額。春晴二月初。農人皆取則。寒食賀新正。鐵錢三五百。師見深肯之。 僧問智門。洞山道麻三斤意旨如何。門曰。花簇簇。錦簇簇。僧無語。門曰。會麼。僧曰。不會。門曰。南地竹兮北地木。僧回舉似師。師曰。我不爲汝說。爲大衆說。遂上堂云。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 雪竇顯頌。金烏急。玉兔速。善應何曾有輕觸。展事投機見洞山。跛鱉盲龜入空谷。花簇簇。錦簇簇。南地竹兮北地木。因思長慶陸大夫。解道合笑不合哭。咦。）

問僧甚處來。曰汝州。師曰。此去多少。曰七百里。師曰。踏破幾緉草鞋。曰三緉。師曰。甚處得錢買。曰打笠子。師曰。

參堂去。僧應諾。

問僧。莫便是新到否。曰是。師曰。夜來投棲處。今朝事如何。曰。今朝風較急。青山背上行。師曰。不是。更道。曰。珍重。師便打。

問。不向心頭安了義。如何得達祖師言。師曰。六腳蜘蛛上板牀。

問。自古及今。不從人得。六祖黃梅夜間何事。師曰。誌公拄杖。曰。得用時如何。師曰。用那曲尺作甚麼。

問十二時中行住坐臥。自省覺時如何。師曰。看人喫飯。曰爭奈樹影不斜何。師曰。親言出親口。

問。金鍮現前。請師辨。師曰。兩腳蝦蟇吞釣月。

都監太保問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此意如何。師云。汀山茶碗裏有太保。太保茶碗裏有洞山。太保無語。却將此語問谷隱。隱云。不落無言說。問延慶。慶云。與甚麼作三昧。（幻寄曰。三師恁麼道。忒殺廉纖。若有人問幻寄。如何是眼處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但向伊道。過。）

隨牛狗兒頌。家有一狗兒。騃小人難見。終日隨牛去。未省使人喚。見客不作聲。見人偏能善。擬議上門來。早是輸他便。好好報禪師。須著精神看。任汝騁利人。不覺爲死漢。

淳化元年秋七月。無疾跏趺而化。

金陵奉先深禪師。同明和尚在衆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師曰。鷂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王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

罷。備絲十箱。劍一口。謂二師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絲一箱。若問不是。秪賜一劍。法眼陞座。師復出問。今日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曰。鷂子過新羅。捧絲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鐘集衆僧堂前勘師。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師曰。古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師打一坐具。便歸衆。　師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師曰。明兄俊哉。一似個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師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妙喜曰。明上座省得底。且道是網羅裏底。是出網羅底。幻寄曰。催得吳霜點鬢稠。）

韶州雙峰竟欽禪師。上堂。進一步則逃理。退一步則失事。饒你一向兀然去。又同無情。僧問。如何得不同無情去。師曰。動轉施爲。曰。如何得不逃理失事去。師曰。進一步退一步。僧作禮。師曰。向來有人恁麼會。老僧不肯伊。曰。請師直指。師便打。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謂門弟子曰。吾不久去汝矣。可砌個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畢。師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適雲門爽禪師溫門舜峰諸老夜話。侍者報三更。師索香焚之。合掌而化。

洞山清稟禪師。參雲門。門問。今日離甚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師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智證傳。大涅槃經曰。所言二諦。其實是一。方便說二。如人醉未吐。見日月轉。謂有轉日及不轉日。醒人但見不轉。不見於轉。轉二爲粗。不轉爲妙。傳曰。三藏全是轉之二。如彼醉者。大乘經帶一轉二。而說不轉之者一也。起信曰。以一切法本來惟心。實無於念。而有妄心。不覺起念。見諸境界。故說明。以此義例轉二爲粗也。又曰。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義。例不轉爲妙也。洞山清稟禪師。惟宴坐。一日呼侍者下法堂。謂曳木者無損階砌。侍者出視。無有。還白。寂無人跡。稟又使求之。侍者臨簷俯視。乃羣蟻曳蜻蜓翼緣階而上。蓋靜極妙而靈知也。幻寄曰。凡情聖量皆轉也。雖洞見十方。徧聞三界。猶屬聖量之轉。稟師以蟻曳蜻蜓翼爲曳木。其靈通詠嗒。若在夢境。而覺範以靜妙許之。異乎經之所謂不轉爲妙哉。如何是不轉。曰。蜻蜓翼。）

北禪寂禪師。問僧。甚處來。曰。黃州。師曰。夏在甚處。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奈在北禪手裏。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僧不甘。師隨後趁出。

雲門山朗上座。自幼肄業講肆。聞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罔測微旨。遂造雲門。門纔見便把住曰。道道。師擬議。門托開。乃示頌曰。雲門聳峻白雲低。水急游魚不敢棲。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師因斯大悟。

指月錄卷之二十一　終

指月錄卷之二十二

六祖下第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臨済）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躭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個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眞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眞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眞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徑山杲云。我當時若見這老漢恁麼道。深掘一坑。一時埋却。更牽牛在上蹋過。却須放眞公出一頭。始得。山僧恁麼道。且不是抑强扶弱。亦不是杜撰差排。你若識得鵓鳩樹頭鳴。意在麻畬裏。便識得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遮兩轉語畢竟是一耶。是二耶。若道是一。爲甚麼風穴只肯念法華。不肯眞園頭。若道是二。爭奈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又一日穴陞座顧視大衆。師便下去。穴即歸方丈。　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

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　問僧不從人薦得底事。試道看。僧便喝。師曰。好好相借問。惡發作麼。僧又喝。師曰。今日放過。即不可。僧擬議。師喝之。　問僧近離何處。曰襄州。師曰。夏在何處。曰洞山。師曰。還我洞山鼻孔來。曰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　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即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　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犬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即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僧寶傳見風穴章。前已錄入。而會元列此於師章中。乃首尾語亦異。此必師因僧問答而引風穴語發明耳。遂復錄于此。）　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又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

（意旨如何。師曰。百歲翁翁失却父。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師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在老僧會裏多少時。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元字脚。便下座。

問。仗鏌鋣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噓一聲。僧曰。苦痛深。師便打。

問僧近離何處。曰。廣慧。師曰。穿雲不渡水。渡水不穿雲。離此二途。速道。曰。昨夜宿長橋。師曰。與麼則合喫首山棒也。曰。尚未參堂。師曰。兩重公案。曰。恰是。師曰。耶耶。

夜有僧入室。師曰。誰。僧不對。師曰。識得汝也。僧笑。師曰。更莫是別人麼。因作偈曰。輕輕踏地恐人知。語笑分明更莫疑。智者只今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

師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襄州。師云。路上曾逢達磨也無。僧近前不審。師云。這個是驢前馬後底。僧云。和尚又如何。師曰。非公境界。且坐喫茶。僧纔坐。師又問在甚麼處過夏。僧云。石門。師云。水牯牛安樂麼。僧云。及時水草。師曰。爲甚麼傷人苗稼。僧云。對和尚不敢造次。師云。放過即不可。便打。

示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奈汝何。何故如此。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祇爲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個什麼道理。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麼。方名無事。

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個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這裏急著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即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窗看馬騎相似。擬議即沒交涉。諸上座。既然於此留心。直須子細。不要掠虛好。他日異時。賺著你在。諸人若也有事近前。無事珍重。

師示衆曰。識得拄杖子。行脚事畢。（三角云。識得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妙峯善舉師語畢。著語云。錯。又舉三角語畢。亦著語云。錯。老僧則不然。識得拄杖子。錯。頌云。妙峯三個錯。不是無病藥。龐公賣笊籬。清平道木杓。）

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汾陽注曰。素潔條然。）巧妙無人識。（運機非耳目。）打破鳳林關。（蕩盡玲瓏性。）著靴水上立。（塵泥自異。）咄哉巧女兒。（汾陽曰。妙智理圓融。）攛梭不解織。（無間功不立。）看他鬭雞人。（旁觀審騰距。爭功不自傷。）水牛也不識。（全力能負。不露頭角。）背陰山子向陽多。（葉縣省云。迴無背面。）南來北往意如何。（不墮有無邊。）若人問我西來意。（從來無問斷。）東海東面有新羅。（大地不奈何。或作示衆三首。）

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諸子謾波波。過却幾恒河。觀音指彌勒。文殊不奈何。良久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眞。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日午後泊然而化。

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語錄有小參示衆云。老僧擬欲歸鄉。什麽人隨得去。時有僧問。未審和尚什麽時去。師云。待有伴即向汝道。僧云。無伴底事作麽生。師云。盡日不逢人。明明不知處。僧云。忽遇一人又作麽生。師云。迯子不歸家。失却來時路。僧云。請師指個歸鄉路。師云。枯木藏龍。不存依倚。僧云。和尚什麽時節却回。師云。一大不知音。六國無消息。僧云。正當歸鄉底事又作麽生。師云。獨唱胡家曲。無人和得齊。僧云。忽遇知音在時如何。師云。山上石人齊拍掌。溪邊野老笑呵呵。僧云。歸鄉回來底事又作麽生。師云。八國奉朝衣。四相無遷改。僧云。未審居何位次。師云。文殊不坐金臺殿。自有道遥竹拂枝。此應是師臨化問答。因附錄。）

廣慧真禪師。（即真圓頭）風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麽處去。師曰。常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見。穴曰。你徹也。（妙喜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黑水和尚。叅黃龍。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天湟）不猛烈。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便禮拜。

東樹第二世和尚。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天子還重佛法也無。曰苦哉。賴值問著某甲。問著別人則禍生。師曰。作甚麽。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闍黎受戒來多少時。曰二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煑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

襄州清溪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麽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麽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麽。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止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個是監院房。那個是典座房。修即禮謝。　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麽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漪即叅西院明者）

昇州清凉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既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叅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麼。師曰。某甲爲和尚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麼。師曰。見。藏曰。秖這個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尚違背來。此者又值和尚不安。藏遂竪起拄杖曰。秖這個也不背。師忽然契悟。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叅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個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謁法眼。酬詰悉符。（子方上座。自長慶來謁法眼。眼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眼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眼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眼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　僧寶傳。子方問法眼曰。公久親長慶。乃嗣地藏。何意哉。眼曰。以不解長慶說萬象之中獨露身故。子方舉拂子示之。眼曰。撥萬象不撥萬象。方曰。不撥萬象。眼曰。獨露身聻。方曰。撥萬象。眼曰。萬象之中聻。子方於是悟旨。曰。吾幾枉度此生。）　示衆。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語具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個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妙喜曰。點石化爲金玉易。勸人除却是非難。）　又云。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妙喜咄云。又是從頭起。）　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　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珠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潤。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叅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惟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花。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個拳頭那個大。兩個之中一個大。曾把虛空一毅破。摩娑令教却恁麼。拈取須彌枕頭臥。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斝又聞泛。玉山還報頹。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貰朱砂畫月。筭來枉用工夫。醉卧綠楊陰下。起來強說

眞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音忽）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個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秖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臥路。死後却產婆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夌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鼎州梁山緣觀禪師。會下有個圞頭。參得禪。衆中多有（曹洞）不信者。一日有僧去撩撥他。要其露個消息。乃問圞頭。何不出問堂頭一兩則話。結緣圞頭云。我除是不出問。若出須教這老漢下禪牀立地在。及梁山上堂。果出問曰。家賊難防時如何。山曰。識得不爲寃。曰。識得後如何。山云。貶向無生國裏。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山云。死水不藏龍。曰。如何是活水裏龍。山云。與波不作浪。曰。忽然傾湫倒嶽時如何。梁山果然從法座上走下。把住云。闍黎。莫教濕著老僧袈裟角。（徑山杲云。須如悟底人與悟底人相見。自然縱奪可觀。黃龍清云。梁山老漢洞達機宜。堪稱作者。爭奈借便開門。般轉令人著賊。黃龍卽不然。纔見伊問家賊難防時如何。便與一刀兩段。教伊永絕窺窬之地。然雖如是。忽有個衲僧出來。却指山僧云。賊賊。又作麼生支遣。具眼者辨取。）

懷安軍雲頂德敷禪師。成都帥請就衙陞座。有樂營將出禮拜。起回顧下馬臺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卽不問。請師吞却堦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唱曰。細抹將來。營將猛省。

隨州智門光祚禪師。僧問。一切智智清淨。還有地獄也（雲門）無。師曰。閻羅王是鬼做。　上堂。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文殊向甚麼處出頭。若也出頭不得。金毛師子腰折。幸好一盤飯。莫待糝薑椒。　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衆。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後不得錯舉。　上堂。赫日裏我人。雲靄裏慈悲。霜雪裏假褐毛子裏藏身。還藏身得麼。若藏不得。却被毛子打破髑髏。　示衆。數日好雨。且道雨從甚處來。若道從天降。那個是天。若道從地出。喚甚麼作地。若更不會。所以古人道。天地之前徑。時人莫強移。個中生解會。眼上更安錐。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旨。

連州寶華和尚。問僧。甚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甕醬。師喚沙彌。將一碗水來。與這僧照影。　因有僧問大容曰。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答我皇恩。容曰。來披三事衲。歸挂六銖衣。師

聞之乃曰這老凍齈作恁麽語話容聞令人傳語曰
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磚衹圖引玉
蘄州五祖師戒禪師湖州上方嶽禪師少與雪竇顯公
結伴遊淮山聞師住五祖喜勘驗顯未欲前嶽乃先
往徑造丈室師曰上人名甚麽對曰齊嶽師曰何似
泰山嶽無語師即打趁翌日復謁師曰汝作甚麽嶽
回首以手畫圓相呈之師曰是甚麽嶽曰老老大大
胡餅也不識師曰趁爐竈熱更搭一個嶽擬議師拽
拄杖趁出門及數日後嶽再謁乃提起坐具曰展則
大千沙界不展則毫髮不存爲復展即是不展即是
師遽下繩牀把住云既是熟人何須如此嶽又無語
師又打出以是觀五祖眞一代龍門矣嶽三進而三
遭點額張無盡謂雪竇雖機鋒穎脫亦望崖而退得
非自全也耶師暮年至大愚倚拄杖談笑而化
荊南福昌惟善禪師問僧近離甚麽處對曰大別曰在
大別多少時對曰三年曰水牯使甚麽人做對曰不
曾觸他一粒米曰一時喫個甚麽僧無語師便打
有僧自號映達磨纔入方丈提坐具曰展即徧周法
界不展即賓主不分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汝不地
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師便打映曰奪
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師曰棺木裏瞠眼漢且坐
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忤和尚師曰兩重

公案罪不重科便喝去之　問俗士年多少曰四十
四師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師便打乃自代
云適來猶記得　問超山主汝名甚麽對曰與和尚
同名師曰回互不回互對曰不回互師便打　問僧
甚麽處來對曰復州曰什麽物與麽來對曰請和尚
試辨看曰禮拜著僧曰喏師曰自領出去三門外與
汝三十棒　南禪師嘗曰我與翠巖悅在福昌時適
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紙衾者
皆以衰老亦可數悅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蓮花峰祥菴主嘗示衆云若是此事最是急切須是明
取始得若是明得時中免被拘繫便得隨處安閑亦
不要將心捺伏須是自然合他古轍去始得纔到學
處分劑便須露布個道理以爲佛法幾時得心地休
歇去上座却請與麽相委好　示寂日拈拄杖示衆
曰古人到這裏爲甚麽不肯住衆無對師乃曰爲他
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以杖橫肩曰楖栗橫擔
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言畢而逝（圜悟舉至直入千峯萬峯去若
語云也好與三十棒只爲他擔板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又云諸人還栽辨得蓮花峰菴主麽脚跟也未點
地在國初時在廬山蓮花峰卓菴古人既得道之後茅茨石室中折脚鐺兒內煑野菜根喫過日且不求
名利放曠隨緣垂一轉語且要報佛祖恩傳佛心印纔見僧來便拈拄杖云古人到這裏爲甚麽不肯住
前後二十餘年終無一人答得只這一問也有權有實有照有用若也知他圈䙡不消一捏你且道因什
麽二十年如此問既是宗師所爲何故只守一橛若向個裏見得自然不向情塵上走凡二十年中有多

少人與他平展下語呈見解。做盡伎倆。設有道得。不到他極則處。況此事雖不在言句中。非言句即不能辨。不見道。道本無言。因言顯道。所以驗人端的處。下口便知音。古人垂一言半句。亦無他。只要見你知有不知有。他見人不會。所以自代云。爲他途路不得力。看他道得自然契理契機。幾曾失却宗旨。古人云。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如今只管擔將去便了。得則得。爭奈顢頇儱侗。若到作家漢。將三要語印空印泥印水驗他。便見方木逗圓孔。無下落處。到這裏討一個同得同證。臨時向什麼處求。若是知有底人。開懷通個消息。有何不可。若不遇人。且卷而懷之。且問你諸人。拄杖子是衲僧尋常用底。因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古人到此不肯住。其實金屑雖貴。落眼成翳。石室善道和尚當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衆云。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前諸佛也恁麼。雪峰一日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個只爲中下根人。時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峰拈拄杖便去。雲門云。我即不似雪峰。打破狼藉。僧問未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大凡參問。也無許多事。爲你外見有山河大地。內見有見聞覺知。上見有諸佛可求。下見有衆生可度。直須一時吐却。然後十二時中。行住坐臥打成一片。雖在一毛頭上。寬若大千沙界。雖居鑊湯爐炭中。如在安樂國土。雖居七珍八寶中。如在茅茨蓬蒿下。這般事。若是通方作者。到古人實處自然不費力。他見無人構得他底。復自徵云。畢竟如何。又奈何不得。自云。楖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這個意又作麼生。且道指什麼處爲地頭。不妨句中有眼。言外有意。自起自倒。自放自收。豈不見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起拄杖云。是什麼。僧云。不識。嚴云。一條拄杖也不識。嚴復以地上劄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窟子也不識。嚴復以拄杖擔云。會麼。僧云。不會。嚴云。楖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古人到這裏爲什麼不肯住。雪竇有頌云。誰當機。舉不賺。亦還稀。摧殘峭峻。銷鑠玄微。重關曾巨闢。作者未同歸。玉兔乍圓乍缺。金烏似飛不飛。盧老不知何處去。白雲流水共依依。因甚麼山僧道腦後見腮。與往來。纔作較計。便是黑山鬼窟裏作活計。若見得徹信得及。千人萬人自然羅籠不住。奈何不得。動著撥著。自然有殺有活。雪竇會他意。道直入千峯萬峯去。方始成頌。要知落處。看取雪竇頌云。眼裏塵沙耳裏土。千峯萬峯不肯住。落花流水太茫茫。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頌得甚好。有轉身處。不守一隅。便道眼裏塵沙耳裏土。此一句頌蓮花峯菴主。衲僧家到這裏。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於一切時中如癡似兀。不見南

泉道學道之人。如癡鈍者也難得。禪月詩云。常憶南泉好言語。如斯癡鈍者還希。法燈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南泉又道七百高僧。盡是會佛法底人。惟有盧行者。不會佛法。只會道。所以得他衣鉢。且道佛法與道相去多少。雪竇拈云。眼裏著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或若有個漢。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瞞。祖佛言教是什麼熱椀鳴聲。便請高挂鉢囊。拗折拄杖。管取一員無事道人。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有一般漢。受人商量。祖佛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橫擔拄杖。亦是一員無事道人。復云。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得。然後沒交涉。三員無事道人中。要選一人爲師。正是這般生鐵鑄就底漢。何故。或遇惡境界。或遇奇特境界。到他面前。悉皆如夢相似。不知有六根。亦不知有旦暮。直饒到這般田地。切忌守寒灰死火。打入黑漫漫處去。也須是有轉身一路始得。不見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所以蓮花峯菴主道。爲他途路不得力。直須是千峯萬峯去。始得。且道喚甚麼作千峯萬峯。雪竇只愛他道楖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所以頌出。且道向什麼處去。還有知得去處者麼。落花流水太茫茫。落花紛紛。流水茫茫。閃電之機。眼前是什麼。剔起眉毛何處去。雪竇爲什麼也不知他去處。只如山僧適來舉拂子。且道即今在什麼處。你諸人若見得。與蓮花峯菴主同參。其或未然。三條椽下。七尺單前。試去參詳看。

此圜悟老人所舉揚古公案。世所謂評唱。大慧亟燬其板。不令流行者。正恐使宗家入講窟。孤達磨西來之意。永塞悟門也。至流而爲萬松林泉。則直是魔賊。較此又大在下風矣。聊舉一以蔽諸覽者。當一臠而知全鼎。故指月錄評唱止錄此則。及南泉與陸亘對牡丹花兩則。

藍田縣真禪師

上堂。成山假就於始簣。修途託至於初步。上座適來從地鑪邊來。還與初步同別。若言同。即不會不遷。若言別。亦不會不遷。上座作麼生會。還會麼。這裏不是那裏。那裏不是這裏。且道一處兩處。是遷不遷。是來去不是來去。若於此顯明得。便乃古今一如。初終自爾。念念無常。心心永滅。所以道。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上座適來恁麼來。却請恁麼去。參

法眼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落髮弱齡稟具屬律匠希覺師盛化於明州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振錫南邁抵福州叅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鑪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竪起兩指師曰同藏又竪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决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辭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師於言下大悟（僧寶傳微山河大地與自己同別處俏老僧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僧竪兩指熟視曰兩個即起去師大驚）

問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

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保寧勇頌云不城親切問同叅不話東西便指南明暗兩條來往路依稀屈曲在煙嵐徑山杲云若是徑山門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何故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何處得這消息來）

因僧來叅次師以手指簾尋有二僧齊去捲簾師云一得一失

師指凳子云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天衣云識得凳子梌楠木做妙喜云識得凳子好剃頭洗脚雖然如是大有人錯會在雪竇云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圜悟勤云雪竇如此道未審是明他語點他語是褒是貶）

師問覺上座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船在甚麼處曰船在河裏覺退師問旁僧曰你道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

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旁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浮山遠云這僧到即到泗州只是不見大聖道場全云這僧見即見大聖不曾識法眼東禪觀云這僧到也到泗州見也見大聖識也識法眼祇是自討頭不見）

僧慧超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慧超（圜悟勤云有者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甚麼交涉若恁麼會去不惟孤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雪竇頌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

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五雲云甚麼處是勘破雲門處要會麼法眼亦被後僧勘破也）

生法師曰敲空作響擊木無聲。

師忽聞齋魚聲謂侍者曰還聞麼適來若聞如今不聞如今若聞適來不聞會麼。

嘗指竹問僧曰還見

麽。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總不與麽。師笑曰。死急作麽。（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柔別云。和尚秖是不信某甲。）師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麽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　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麽礙。僧無對。師代曰。被眼礙。　師見僧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是甚麽心行。師便休去。　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麽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個法座。歸宗柔代云。不勞和尚如此。雪竇別老宿語云。和尚分半院與某甲始得。）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麽生會。莫道恁麽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眞實。次地（第疑）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　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　謂門弟子曰。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尚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秖於仍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麽恰好。聞時無一聲子聞。何以故爲及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止於一切。秖爲不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道鐘子怪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漸熱。即不可。方隔一日。能校多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賺。須知校絲髮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時。蓋爲賺。所以不仍舊。寶公曰。暫時自肯不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麽。今日只是塵劫。但著衣喫飯。行任坐臥。晨參暮請。一切仍舊。便爲無事人也。　又曰。見道爲本。明道爲功。便能得大智慧力。若未得如此。三界可愛底事。直教去盡。纔有纖毫。還應未可。秖如汝輩睡時。不瞋便喜。此是三界昏亂習熟境界。不惺惺便昏亂。蓋緣汝輩雜亂所致。古人謂之夾幻金。即是眞其如鑛何。若覷得徹骨徹髓。是汝輩力。脫未能如是觀察他什麽樓臺殿閣。諸聖未必長把却汝手。汝未必依而行之。古今如此也。　又曰。出家兒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石頭初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惟聖人乎。則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乃作參同契。首言竺土大仙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亦只尋常說

話。夫欲會萬物爲自己去。蓋盡大地無一法可見。已而又囑曰。光陰莫虛度。所以告汝輩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卽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於非色作色解。卽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得否。若與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但守分過時好。

上堂。大衆久立。乃謂之曰。秖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個教中有這個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疑誤）爲緣慮之塲。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秖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

上堂曰。諸上座時寒。何用上來。且道上來好。不上來好。或有上座道。不上來却好。甚麼處不是。更用上來作什麼。更有上座道。是伊也不得一向。又須到和尚處始得。諸上座且道這兩個人。於佛法中還有進趣也未。上座。實是不得。並無少許進趣。古人喚作無孔鐵椎。生盲生聾無異。若更有上座出來道。彼二人總不得。爲什麼如此。爲伊執著。所以不得。諸上座總似恁麼行脚。總似恁麼商量。且圖什麼。爲復只要弄脣嘴。

爲復別有所圖。恐伊執著。且執著什麼。爲復執著理。執著事。執著色。執著空。若是理。理且作麼生執。若是事。事且作麼生執。著色著空亦然。山僧所以尋常向諸上座道。十方諸佛。十方善知識。時常垂手。諸上座時常接手。十方諸佛垂手時有也。什麼處是諸上座時常接手處。還有會處。會取好。若未會得。莫道總是都來圓取。諸上座傍家行脚。也須審諦著些精彩。莫只藉少智慧。過却時光

師有頌曰。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谿。果熟兼猿重。山長似路迷。舉頭殘照在。元是住居西。

三界惟心頌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

華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示衆。這裏聚集少時。爲上座。僧堂裏這裏聚集少時。爲上座三門頭。這裏聚集少時。爲上座寮舍裏。爲復說上座過。別有道理。（會下有數尊宿對。一人云。諸佛出世也有這個方便。一人云。今日離章義。一人云。你道伊爲甚麼處。一人云。點燈等上座來多時也。一人云。甚麼處聚集來。）

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李國主親至慰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久而如生。閱世七十

有四。坐五十有四。夏塔全身於江寧丹陽鄉。

指月錄卷之二十二終

指月錄卷之二十三

六祖下第十世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生俞氏。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臨濟）緣飾。有大智。於一切文字。不由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而亡。孤苦厭世相。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師歎之曰。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人。皆妙得其家風。尤喜論曹洞。石門徹禪師者。蓋其派之魁奇者。師作五位偈呈之曰。五位叅尋切要知。纖毫纔動即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惟有那吒第一機。舉目便令三界靜。振鈴還使九天歸。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徹拊手稱善。然師終疑臨濟兒孫別有奇處。最後至首山。問百丈捲簟意旨如何。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蹤。於是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四名剎請師擇之而居。師笑。一夕遯去。北抵襄沔。太守劉公昌言。恨見之晚。時洞山谷隱皆虛席。大守敦請。師辭。前後八請。堅卧不答。淳化四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

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師閉關高枕聽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聽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州

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僧又問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卯又問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又問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嗔亦無喜又曰只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汝出來驗得了也（大愚芝云先師謂將此四句語驗天下衲僧大衆子細思量將此四句語被天下衲僧一時勘破妙喜曰諸人要識大愚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師論三玄三要語皆具臨濟章此則亦已見彼以大愚芝妙喜拈語故復列之于此）

問眞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個甚麼過師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

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頭師曰謝汝慇懃

鄭工部到茶話次鄭呈師偈曰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復云只將此偈驗天下長老師曰與麼則汾陽也在裏頭云擔枷過狀師云更不再勘鄭云兩重公案師云知即得鄭

良久師噓一聲鄭云文寶文寶師云在甚所在鄭云不容其甲山氣爭得嗔他道淹滯長老在此師曰是何言歟鄭云實師云也不得放過鄭云請師一偈師云不閑紙墨隨示偈云荒草尋幽徑巖松迥布陰幾多玄學客失却本來心

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鑌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個消息要知遠近莫秖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

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眞若不具十智同眞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眞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眞智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眞智孰能總同參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

出來亦有叅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妙喜曰。汾陽老子末後若無個面目現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未免喪我）兒孫。喝一喝。頌云。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寂音頌十智同真面目全。於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汾陽老。擘破三玄作兩邊。人天眼目載師與僧問答語。僧問如何是一同一質。師云。綿州附子漢州薑。如何是二同大事。師云。火官頭上風車子。如何是三總同叅。師云。萬象森羅齊稽首。如何是四同真智。師云。鬼家活計。如何是五同徧普。師云。石頭土塊。如何是六同具足。師云。乞兒籮易滿。如何是七同得失。師云。披毛戴角銜鐵負鞍。如何是八同生殺。師云。放汝命。通汝氣。如何是九同音吼。師云。驢鳴犬吠啓圓通。如何是十同得入。師云。且居門外。與甚麼人同得入。師云。鬼爭漆桶。與誰同音吼。師云。風吹石臼念摩訶。作麼生同生殺。師云。猛虎入羊羣。甚麼物同得失。師云。牛頭沒。馬頭回。阿那個同具足。師云。上座更欠個甚麼。是甚麼同徧普。師云。狸奴白牯放毫光。何人同真智。師云。認著依然還不是。孰與總同叅。師云。識得木上座也未。那個同大事。師云。穿過髑髏。何物同一質。師云。含元殿裏問長安。幻寄曰。梵音和雅。令人樂聞。人天眼目載師十八問。汾陽云。大意除賓問默問難辨。須識來意。餘者總有時節。言說淺深。相度祗應。不得妄生穿鑿。彼此無益。雖是善因。而招惡果。切須子細。請益問。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即心即佛。趙州云。殿裏底。呈解問。僧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時如何。牙云。道者合如是。察辨問。僧問臨濟。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濟云。速道速道。僧擬議。濟便打。投機問。僧問天皇。疑情未息時如何。皇云。守一非真。編辟問。僧問芭蕉。盡大地是個眼睛。乞師指示。蕉云。貧兒遇儉飯。心行問。僧問興化。學人皁白未分。乞師方便。化隨聲便打。探拔問。僧問風穴。不會底人為甚麼不疑。穴云。靈龜行陸地。爭免拽泥蹤。不會問。僧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沙云。汝聞偃溪水聲麼。僧云。聞。沙云。從者裏入。擎擔問。僧問老宿。世智辯聰總不要拈出。還我話頭來。宿便打。置問。僧問雲門。瞪目不見邊際時如何。門曰。鑑。故問。僧問首山。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為甚麼不識。山云。識。借問。僧問風穴。大海有珠。如何取得。穴云。象罔到時光璨爛。離婁行處浪滔天。實問。僧問二祖。學人只見和尚是僧。如何是佛是法。祖云。是佛是法。汝知之乎。假問。僧問徑山。者個是殿

裏底。那個是佛。山云。者個是殿裏底。審問。僧問老宿。一切諸法本來是有。那個是無。老宿云。汝問甚分明。何勞更問吾。徵問。僧問睦州。祖師西來。當為何事。州云。你道為何事。僧無語。州便打。明問。問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道云。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默問。問外道到佛處無言而立。世尊云。甚多外道。道云。世尊大慈大悲。令我得入。師復云。凡有學者偏僻之一問。或蓋覆將來。辨師家眼目。或呈知見。擎頭戴角。一一識之。盡皆打得。只為當面識破。或貶或剝。明鏡當臺。是何精魅之敢現。何有妖狐能隱本形者也。幻寄曰。汾陽老人抽籠偶刺拔顢頇楔。一時問畫彩虛空。設當時有問其說。便出來問如何是佛。且道是擎擔問不會問。十八問中那一問不該。莫是不可喚作借問問麼。方便呼為佛聾。莫是不可喚作編辟問麼。你道佛外有甚麼聾。一大藏教詮不出。西天四七。唐土二三。說不到。乃拈拈以問師家。豈特皁白未分。乞師方便是心行問。若道不是無言而立之默問。試道如何是佛說了個甚麼。不可世尊良久。答外道不問無言不得也。學者須是自悟始得。不見汾陽老人道。莫祗憑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　并汾苦寒。師暫罷夜叅。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楚圓守芝號上首。叢林知名。　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請師主承天。使者三至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俶裝。告眾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日行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即到。師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

停箸而化。侍者即立化於側。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六夏。（化跡出續燈。及師語錄。）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或稱唐明）叅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要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真無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耶。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篦頭上

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師辭首山。山以拄杖送師。師接得有偈曰。和尚拄杖。照破龍象。臨濟家風。落在我掌。山云。莫相帶累。師打山一坐具。山曰。果然帶累。師云。今日捉敗這老漢。山云。又似得便宜。又似落便宜。

鄭工部入院見法座。便問是甚麼人位次。師云。老僧。部云。自家爭敢。師云。工部莫壓良爲賤。部云。真個。師云。不敢。遂把手入方丈。部云。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長老還有也無。師以袖拂工部面。部云。與麼則今日得清凉也。師云。且與後人作榜樣。茶話次。部云。汾陽有個昭禪師。愛看讀某甲留一偈。師云。略請見示。部舉云。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師云。工部慣得其便。部云。者賊師云。更不再勘。

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厮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

楊侍郎李駙馬與師問答。問彌陁演化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託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師云。仙人無婦。玉女無夫。楊云。尼剃頭。不復生子。師云。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云。側跳上山巔。師云。騎牛不著靴。（廣慧璉云。進象餧戈。汾陽昭云。端身裂面破。妙喜曰。月下看弄雪師子。）

問玄沙不

出嶺。保壽不渡河。善財叅知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峰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遮六個漢。爲復野干鳴。爲復師子吼。速道速道。師云。水急魚行澀。峰高鳥不棲。楊云。泗州大聖。師云。土上加泥更一重。李云。舌上覆金錢。師云。半夜歌樂動。誰是得知音。（廣慧璉云。歌謡滿路人皆望。汾陽昭云。看壁畫人笑。妙喜云。野干鳴師子吼。）

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昭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并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師云。不入蓮池浴。嬾向雪山遊。楊云。清凉山裏萬菩薩。師云。維摩會中諸聖集。李云。背負乾薪遭野火。師云。口是禍門。（廣慧璉云。藏頭白。海頭黑。汾陽昭云。告天手捺地。噓噓。妙喜曰。猢猻騎鼈背。）

問

忉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鐵牛之車。臨汝握全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里神光。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楊云。狸奴白牯却知有。師云。淹殺冢頭蒿。李云。月裏煮油鐺。師云。石人腰帶。（廣慧璉云。陳蒲鞋。周金剛。汾陽昭云。直綴。又逢胡釘鉸。妙喜曰。小出大遇。）　問尾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卽喪身失命。覷著兩頭俱瞎。擬議之時。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地。有不惜眉毛者。通個消息來。師云。百雜碎。楊云。平生不妄語。師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兔遭罥。師云。東西無滯礙。南北得自由。（廣慧璉云。振錫下泥牽。汾陽昭云。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淋。妙喜曰。自作自受。）　師復有頌曰。一言纔出徹龍庭。攪動須彌帝釋驚。三世諸佛齊坐了。杖頭傀儡弄雙睛。楊答云。今年桃李味甘香。一顆千金買得嘗。貯藥胡蘆拖鼠尾。穴門小窄轉難藏。師又答。千年桃核未聞香。幾度逢春難得嘗。靈龜曳尾除蹤跡。沙中抱子更難藏。楊又答。五臺山裏有文殊。羅漢天台洞裏居。爲問子湖一隻狗。何如興化一頭驢。師又答。忽聞師子吼。引出象王威。把定聖凡路。誰人敢揚眉。擬議塵沙劫。動念隔千岐。瞬目他方去。早已著灰泥。楊再答。蜘蛛網中坐。蟲兒不敢過。昨夜三更雪。百鳥盡遭餓。果熟樹枝垂。鵝肥甑箄破。借問末山尼。何如劉鐵磨。師再答。山高人難上。海深不見底。樵夫漫蹋鞋。漁父休誇水。言却超百億。收來維摩詰。若覓同道人。曠劫不相識。　師作宗本頌。左顧右覷。黃昏莽鹵。展手回來。早是彰露。且道作麽生是彰露底句。楊云。正殺人時努出頭。師云。兩脚捎空手叉胸。李云。左鬚右髮隱文章。師云。名利已彰天下去。丫頭女子倒騎牛。師復云。維摩一默。文殊贊善。若遇老僧在彼。各與三十棒。且道這二老漢過在什麽處。楊云。頭破作七分。如阿梨樹枝。師云。迦葉不擎拳。阿難不合掌。李云。似犢牛兒未用角時。師云。忙屈拳打令。師復云。教有明文。佛身充滿於法界。老僧今日充滿於法界。侍郎卽今在什麽處。楊云。布裙一截泥。努出膝盖子。師云。寛口布袴三尺杖。李云。河水一擔直三文。師云。只見鼻頭津。不見頂後濕。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卽觸。不喚作竹篦則背。喚作甚麽。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麽。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　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　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尸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　問己事未明。以何爲驗。師

曰。鬧市裏打靜椎。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鎚。問聞鐘聲只有這個聲。爲復別有。師曰。腦後三斤。師勘一僧曰。近離什麼處。僧曰。東京。師曰。你因甚口上破。僧曰。和尚也須子細。師曰。七棒對十三。庫下喫茶去。　師與僧行路次。因見死人。僧便問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師曰。你蹩躠行。僧云。牛又無。行個甚麼。師云。你既無牛。因甚踏破脚。僧云。恁麼卽親從葉縣來也。師云。莫亂走。　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臥長空。僧曰。卯。便脫去。　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叅學

須具叅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　師到洞山問。洞山廓然無依。法歸何處。山云。三番羯磨。師云。恁麼卽知音不和也。山云。知音不和底事作麼生。師云。龜毛拂子長三尺。山云。你因什麼眉鬚墮落。師便禮拜。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惟心故根境不相到。惟識故聲色摐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入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叅須實叅。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　上堂。舉洞山曰。貪瞋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搥。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瞋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

不知。　有僧自汾州來。（傳是舉道者）師倚拄杖曰。一朶峰巒上。獨樹不成林。時如何。僧曰。木分江樹淺。遠澗碧泉深。又問作麼生是回互之機。僧曰。盲人無眼。又問曰。我在衆時。不會汾陽一偈。上座久在法席。必然明了。僧曰。請和尚舉看。師曰。摠王飛鳥去。馬頭嶺上任天高。盖不得。大家總上路。作麼。僧舉起坐具曰。萬年松在祝融峰。師曰。不要上座答話。試說看。僧曰。忽憶少年曾覽照。十分光彩臉邊紅。卽拂衣去。師曰。弄巧成拙。　師住神鼎。以一朽牀爲說法座。其卝枯淡無比。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叅百丈恒和尚。因結夏。

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參衆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秖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舶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秖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

如何。師曰。眞鍮不博金。　僧侍立次。師問甚麼處坐。曰後架裏坐。師曰。你向甚麼處舉話。曰與主人公舉話。師曰。主人公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恁麼則不識主人公也。僧便喝。師不對。（幻寄曰。石門不對。是肯伊不肯伊。）　僧問若能轉物卽同如來。未審三門佛殿如何轉。師曰。我向汝道。汝還信麼。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師曰。這漆桶。　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　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竪沒。（語錄作師問直歲。淸涼堰從汝堰。忽遇洪水滔天時堰得麼。曰在裏頭。師曰。與誰同伴。歲無語。却請師代。師曰

透過新羅。歲復問和尚。忽遇洪水。云云與上同。）　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　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　上堂。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麼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舉。　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鉤子鉤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鉤卽是。用錐卽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

鉤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　師住石門時。太守以私意笞辱之。旣歸。衆僧迎於道左。首座趨前問訊曰。太守無辜屈辱和尚如此。師以手指地云。平地起骨堆。隨指湧一堆土。太守聞之。令人剗去。復湧如初。後太守全家死於襄州。　又僧問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無盡居士愛其語。而石門錄獨不載。二事皆妙喜親見無盡居士說。（深山巖崖語今載會元矣。）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初依招慶眞覺禪師。日事炊爨。有閒誦經。眞覺見而問曰。汝念甚麼經。對曰。維摩經。

眞覺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麼處。師茫然無以酬。泣涕曰。大丈夫漢。被人一問。無詞可措。豈不媿哉。於是謁閩中尊宿。歷五十餘員。不能契肯。遂趨河南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竪起拳曰。漢上還有這個麼。師曰。這個是甚麼盌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秖是地上水碙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妙喜云。你道念和尚還肯他廣慧也無。若道肯他。何故不與一棒。若道不肯他。何故不與一棒。有人於此道得。妙喜與你一棒。）

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

審在甚麼處。師曰。敲甎打瓦。

許郎中式。漕西蜀。經由謁師。適接見於佛前。許曰。先拜佛。先拜長老。師曰。蝦蟇吞大蟲。許曰。恁麼則總不拜去也。師曰。運使話墮。許曰。許長老具一隻眼。師以衣袖便拂。許曰。今日看破。便禮拜。

師見智門綱宗歌曰。胡蜂不戀舊時窠。猛將那肯家中死。曰。祚兄消許多氣力作麼。我尋常說禪。如手中扇子。舉起便有風。不舉一點也無。既稱宗師。却以實法與人。好將一把火照看。與麼開口。面皮厚多少。巖頭云。若以實法與人。土也消不得。知麼。究取好。莫面面相覷。在此作麼。

示衆。佛法本來無事。從上諸聖。盡是揑怪。强生節目。壓良爲賤。埋沒兒孫。更有雲門趙州德山臨濟。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這裏卽不然。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教伊絕跡去。何故如此。免慮喪我兒孫。老僧與麼道。你等諸人作麼生會。若於這裏會得去。豈不慶快。教你脫却毛衫。做個灑灑地衲僧去。更若不會。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有僧入室請益云。和尚適來言。便是釋迦老子出來。也貶向他方世界。舉未了。師云。你若恁麼會。入地獄如箭射。云未審作麼生會。師便打。僧擬議。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山僧今日不避諸方檢責。爲你說破。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卽名爲報佛恩。（妙喜舉了。咄曰。好人不肯做。須要屎裏臥。）

景祐三年。歲

在丙子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示寂。景德間。宗師爲高名士大夫所尊服。而又享有高壽。預知報謝。師其冠也。

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叅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麼。叅頭擬議。第二僧打叅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秖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垜。

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智門罕迥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

上坐使曰鷂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盌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

廬州圓通緣德禪師混跡南昌上藍寺宋齊丘至僧衆（天人皇王）趨迎師閱經自若丘問看甚麼經師舉經以示丘與之遂知名後主延至金陵後居廬山之圓通曹翰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宴坐如平日翰至不起翰怒曰汝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因警悚增歎翰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因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禪者所知師每領諸刹無所事去留惟頹然默坐而學者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以繩貫其褶處夜申其裙以當被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升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著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爲塔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來也泊然而化閱世八十坐六十三夏（幻寄曰德師說法如雲如雨世人不聞以有耳聽也無耳者至今聞其雷音不絕也）

郢州大陽山警玄禪師十九爲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

（曹洞）無能及者旋棄去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觀音曰這個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山謂可與洞上之宗　上堂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躑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個消息若不通得個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如何是平常無生句師曰白雲覆青山青山頂不露曰如何是妙玄無私句師曰寶殿無人不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曰如何是體明無盡句師曰手指空時天地轉回途石馬出紗籠曰如何是師子嚬呻師曰終無回顧意爭肯落平常曰如何是師子返躑師曰周旋往返全歸父繁興大用體無虧曰如何是師子踞地師曰迴絕去來機古今無變異　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亡僧幾時遷化曰爭奈相送何師曰紅鑪燄上縧絲縷靉靆雲中不點頭　師神觀

奇偉。從見稚中即日一食。住大陽。足不越限。脇不至席者五十年。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辭衆。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其略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停筆而化。　師初會下有承剖兩衲子。號稱奇傑。皆先師卒。及年八十。時歎無可繼洞宗者。乃以頂相及偈寄浮山遠公。使爲求法器。遠得投子青。俾續洞宗。語在浮山章中。

明州雪竇重顯禪師。遂寧府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雲門）人出家。受具之後。橫經講席。究理窮玄。詰問鋒馳。機辯無敵。首造智門。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門召師近前。師纔近前。門以拂子驀口打。師擬開口。門又打。師豁然開悟。留止五年。盡得其道。乃復徧參。洞山聰禪師每新到叅。便問。溈山水牯牛意作麼生。對者多不契山旨。師到。亦如前問。師曰。作後人標榜。山擬道。師以坐具拂一下便行。山曰。且來上座。師曰。未叅堂。　師到大龍。爲知客。一日問曰。語者默者不是。非語非默更非。總是總不是。拈却。大用現前。時人知有。未審大龍如何。龍曰。子有如是見解。師曰。這老漢瓦解氷消。龍曰。放你三十棒。師禮拜歸衆。龍却喚適來問話底僧來。師便出。龍曰。老僧因甚麼瓦解氷消。師曰。轉見敗闕。龍作色曰。叵耐叵耐。師休去。後舉似南嶽雅和尚。雅曰。大龍何不與本分草料。師曰。和尚更須行脚。　問羅漢林曰。法爾不爾。如何指南。林曰。只爲法爾不爾。師曰。大衆記取某甲話頭。拂衣歸衆。林下堂。却令侍者請師至方丈。問。上座適來不肯老僧那。師曰。和尚當代宗匠。焉敢不肯。林曰。你爲甚拂衣歸衆。師曰。還許某甲說道理也無。師曰。你說看。師拍一拍下去。　叅大愚芝。與雲峰悅遊最久。後出世燒香。法嗣北塔（即智門）。有大龍小師曰。何不與先師燒香。師曰。昔僧問先師。如何是堅固法身。先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我頌此因緣。報他恩了也。雲峰悅知師不嗣芝。特過勘師。　一日與遊山次。驀曰。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觸目未嘗無。臨機何不道。師

拈起一莖禾。示之。悅不肯。曰。夢也未夢見在。師曰。你不肯即休。　僧問。遠離翠峰。祖席已臨。雪竇道場。未審是一是二。師曰。馬無千里謾追風。曰。恁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龍頭蛇尾漢。　六人新到相看。便問。叅頭。夫爲上將須是七事隨身。兩刃交鋒作麼生。僧云。久嚮翠巖有此一著。師云。一著放過。還我草鞋錢來。僧便喝。師便棒。僧約住拄杖。與師一拍。師云。未到翠峰。與你二十棒了也。僧無語。師曰。且在一邊。問第二副將作麼生。僧茫然。師曰。一狀領過。喫茶了。師把住叅頭。適來公案。這裏即與麼。堂中作麼生。衆僧無語。師打一坐具推出。　師問新到。甚處人。僧提起坐具。

師曰。蝦跳不出斗。僧曰。踍跳。師便打。僧曰。更踍跳。師又打。僧便走。師喚回。僧作禮曰。觸忤和尚。師曰。我要這話行。你又走作甚麼。僧曰。已偏天下了也。師復打五棒。僧曰。有諸方在。師曰。你只管喫棒。師又喚第二底近前來。問甚處人。僧曰。鼎州人。師曰。敗也。僧曰。青天白日。師曰。兩重公案。僧曰。恰是。師以拄杖指曰。你擬踍跳。僧擬議。師亦打五棒。叅頭曰。這僧喫棒與其甲不同。師一時喚近前。僧珍重便走。師隨後與一拄杖。　有數僧到。師曰。新到那。曰。是。師曰。叅堂去。僧纔行。師曰。來來。僧回首。師曰。洞庭難得。師僧到。與你一椀茶喫。　寶華侍者來看師。師問寶華多少衆。者云。不勞和尚如此。師云。我好好問爾。踍跳作甚麼。者云。也不得放過。師云。眞師子兒。喫茶了。師把住云。適來得恁麼無禮。者擬議。被師一掌。云。歸去分明舉似寶華。　問僧名甚麼。云。義懷。師云。何不名懷義。云。當時致得。師云。誰與汝安著。云。某甲受戒來十年也。師云。行脚費却多少草鞋。云。和尚莫謾人好。師云。我也沒量罪過。汝作麼生。僧無語。師云。脫空謾語漢。便打。　僧問。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旣在心目之間。爲甚麼不覩其相。師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曰。與麼則雲散家家月。師曰。毘婆尸佛早留心。僧方禮拜。師以拄杖打一下

曰。不得放過。　僧問。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古人意旨如何。曰。夾山猶在。曰。和尚如何。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僧却問。如何是翠峯境。曰。春至桃花亦滿溪。僧禮拜。師曰。山僧今日敗闕。有人點檢得出。許他頂門上具一隻眼。便下座。　宗首座到。方擬人事。師約住云。旣知信之韜略。便須拱手歸降。宗云。今日敗闕。師云。劒刃未施。賊身已露。宗云。氣急殺人。師云。敗將不斬。宗云。是。師云。禮拜著。宗云。三十年後。有人舉在。師云。已放你過。　問聽道者久叅事。作麼生道。者曰。青天白日。師曰。亂走作麼。者便喝。師曰。喫棒。者擬舉手。師打一坐具曰。你看這瞎漢亂與。　師一日見僧來。拈拄杖云。我兩手分付你。作麼生。僧退身云。不敢。師云。爲甚麼棒上不成龍。云。三十年後。恐孤負和尚。師放下拄杖云。咄咄。　與數僧遊山次。見牯牛舉頭。師問。牯牛舉頭作甚麼。僧云。怕和尚穿却。師不肯。自云。看入草底。　因燒亡僧。師問僧。還將得火來麼。曰。將得來。師曰。弄假像眞。　問僧甚處來。曰。浴來。師曰。三身中那一身浴。曰。或鼓聲前。或鼓聲後。師曰。飽叢林。又一日問僧。你浴未。曰。某甲此生不浴。師曰。你不浴圖個甚麼。曰。今日被和尚勘破。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首座寫眞。師曰。旣是首座。爲甚麼却有兩個。曰。爭之不足。師曰。你問我。我

與你道座擬問師曰雪竇門下

上堂僧問如何是時節因緣師曰瞌睡漢僧便喝師云詐惺惺復云譬若世界壞時大水競作其間無量衆生或沒未沒互相悲號仰望蒼蒼皆云相救時四禪天人一見高聲便喝咄哉衆生我預曾報汝令頻頻上來汝却不聽如今有什麼救處乃拍手云歸堂

師云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古人向甚麼處見客若道得接手句許汝天上天下

上堂田地穩密底佛祖不敢近爲甚麼擡脚不起神通遊戲底鬼神不能測爲甚麼下脚不得直饒十字縱橫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師又云楗擊妙喜世界百雜碎底人爲甚麼處解持鉢又云知時頻到香積國底人爲甚麼拄杖頭上失却眼又云一花開天下春古佛爲甚麼不著便你若透得救取天下老宿忽若有個衲僧出來云和尚且自救也許伊是金毛師子又云義出豐年儉生不孝於佛法中作麼生辨損益又云一塵一佛國一葉一釋迦德山何以卓牌於鬧市又云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投子因甚麼脚下五色索透關底試辨看）

或云佛未出世時一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代云賊不打貧兒家復問僧賊不打貧兒家因甚麼却打代云須到如此（或云善來文殊還知敗闕麼代云一箭兩垜又云一箭兩垜爲甚麼却敗闕代云善來文殊或云上來則擾擾端坐則昏昏脫灑一句作麼生道代云春無三日晴又云春無三日晴去任還堪笑衲僧晒却何時了代云某甲看或云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衲僧起佛見法見列在三條椽下翠峯起佛見法見誰敢覷著代云秤尺在手或云洞庭湖水一吸淨盡魚鼈向甚麼處藏身代云噫又問摘茶僧云茶叢列作鼻孔茶葉是你眼睛作麼生摘代云今日不著便）

師云一問一答總未有事在直饒乾坤大地草木叢林盡爲衲僧異口同聲各置百千問難也不消長老彈指一下乃並高低普應前後無差（徑山杲云假使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發一時答了乘時於中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即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幻寄曰摩醯首羅三眼雪竇但見右眼妙喜但見左眼若是正眼二師夢也未夢見在）

戲靠安巖呈雙溪大師頌陝府鐵牛却知有春秋幾幾成過咎一身還作二如來黑白不分辨香臭

䟽黑白無從天地不仁萬物蠢蠢若謂非緣竹何從筍髮兮髮兮黑白是準

華嚴二門頌劫火曾洞然木人淚先落可憐傅大士處處失樓閣（一）德雲閒古錐幾下妙峰頂喚他癡聖人擔雪共填井（二）祖佛未生前已振塗毒鼓如今誰樂聞請試分回互（三）宛轉復宛轉真金休百鍊喪却毘耶離無人解看箭（虛堂愚頌迦葉聆箏起舞[illegible]明聞鐘皺眉息耕古室危坐半窗凍日熙熙葛蘆覃頌風捲浮雲盡青天絕點埃山川俱在目何必上高臺）

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早二過靈臺一點不揩磨區區逐日貪生去喚不回頭爭奈何（無禪才云雪竇老漢顢顢頇頇儱儱侗侗更參三十年也未會禪在然雖如是土曠人稀試聽下個註脚乃頌云瞎却摩醯三隻眼南北東西路不分千林落葉無人掃獨自松門展脚眠　且菴仁頌云錫解秤鎚油煎石笋兩手擎來有功者賞）

緣生義頌義列緣生笑未聞孰呈布鼓過

雷門。金剛鐵券諸方問。報道三千海嶽昏。名實無當偶。玉轉珠廻佛祖言。精通猶是汙心田。老盧只解長春米。何得風流萬古傳。迷悟相反頌。霏霏梅雨灑高層。五月山房冷似氷。莫道乾坤垂大信。未明心地是炎蒸。道貴如愚頌。雨過寒雲曉半開。數峰如畫碧崔嵬。空生不解巖中坐。惹得天花動地來。大功不宰頌。牛頭峯頂鎖重雲。獨坐寥寥寄此身。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到菴人。晦跡自怡頌。圖畫當年愛洞庭。波心七十二峯青。如今高臥思前事。添得盧公倚石屏。與時寡合頌。居士門高謁未期。閑限巖石且相宜。太湖三萬六千頃。月在波心說向誰

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閱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本山。

瑞州洞山曉聰禪師。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見僧說泗州大聖近日在揚州出現。有設問曰。既是泗州大聖。爲甚麽却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後僧舉似蓮花峯祥菴主。主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僧問達磨未傳心地印。釋迦未解髻中珠。此時若問西來意。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六月雨淋淋。寬其萬姓心。曰。恁麽則雲散家家月。春來處處花。師曰。脚跟下到金剛水際是多少。僧無語。師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忉忉。珍重。師嘗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有柴。何故向山下擔柴。師放柴於地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我要燒。（石林鞏頌。柴火煎熬擔在身。相逢狹路不堪論。淡烟落日青山外。满地難收刀斧痕。）發供養主示衆云。住持之道勞。他十方高人。且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蓋爲清衆之故。所以忘勞。然盡大地作一胡餅。天下人盡得喫。惟有深沙神不得喫。怒發將蒺藜杖打一棒。瓦解氷消。師手植萬松於東嶺。而恒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因名其嶺曰金剛。方植松而寶禪師至。時親自五祖來。師問。上嶺一句作麽生道。寶曰。氣急殺人。師拄鑁呵曰。從何得此隨語生解。阿師。見問上嶺。便言氣急。佛法却成流布。寶請代語。師曰。氣喘殺人。逍遥問嶺在此。金剛在何處。師指曰。此一株是老僧親栽。天聖八年六月八日示疾。持不食七日。集道俗曰。法席當令自寶住持。因與門人敘透法身話。說偈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尫羸甚。見人無力得商量。惟有鈕頭知我道。種松時復上金剛。言卒而化。又七日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西阿。

洞山自寶禪師。作達磨讚云。師眞徒邈。三界無著。擬欲安排。知君大錯。虛勞指點。何處捫摸。要識師眞。乾坤

廓落。（正法眼藏自此上作敘。此下乃讚。）師相兮世所希。師眉兮陣雲垂。師眼兮電光輝。師鼻兮聳須彌。師口門無齒兮過在誰。擬涉流沙兮何不自知非。彼此丈夫兮傳法與阿誰。更住少林兮懡㦬。却西歸。遇衲僧兮好與一頓椎。雖然如是兮不會莫針錐。（瑯琊覺和尚覩此讚乃述頌云。師眼兮深。師鼻兮大。師耳兮穿。師舌兮快。師身兮黑。師心兮戴。手携隻履返流沙。熊耳石塔今猶在。只將此頌驗盡天下衲僧。妙喜曰。藏此一字。不得動著。動著則禍生。）師少即持戒甚嚴。行脚時。嘗旅宿。爲娼所窘。師坐達旦。及發。娼索宿錢。仍與之。自焚被褥而去。娼媿告父母。謂師眞佛子。請致齋自懺。後住歸宗。一日扶杖出門。值縣尉過。呵令避路。師側立道左。尉馬見師。忽跪伏不行。尉廉知是師。再拜而去。繼遷雲居。山神一夕以輿舁師遶山行。師呵令舁致方丈。神如教舁致焉。

潭州北禪智賢禪師。歲夜小參曰。年窮歲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黍米飯。煮野菜羹。燒榾柮火。大家喫了唱村田樂。何故免見倚他門戶傍他墻壁。剛被時人喚作郎。便下座歸方丈。至夜深。維那入方丈問訊曰。縣裏有公人到勾和尚。師曰。作甚麼。那曰。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遂捋下頭帽擲在地上。那便拾去。師跳下禪牀。攔胸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子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師呵呵大笑。那便出去。時法昌爲侍者。師顧昌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潭州紙貴。一狀領過。

南安巖自巖尊者。依雲豁五年。密契心法。自後頗著異跡。除懷仁江蛟害。馴武平黃石巖蛇虎。至可使令。驅南安江賊。槎民有禱者。輒得如願。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著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於南海。爲衆生福田。師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灞水生。陰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廕菩提。僧即舟倡偈。而舟爲動。萬衆歡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纜。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師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章句。吾伊上口。　師示人多以偈。率題贈以之中四字。於其後。莫有識其旨者。初西竺尊者至南康盤古山。曰。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至是師以隣僧亡。遵教荼毘。而未聞官。逮吏。遂白衣。適遊此山。樂而棲息。三年竟成叢林。符波利所記云。　淳化乙卯正月初六日。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而化。（林間錄集衆曰下。有汝等當知妙性廓然本無生滅示有去來更疑何事二十字。）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人。族陳氏。母葉。夢白光觸（法眼）體。覺而娠。生而傑異。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乃往依龍歸寺剃髮。十

八詣信州開元寺受滿分戒後唐同光中謁舒州投子菴主不契造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尊因甚麼親近不得遁曰如火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遁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不盖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師惘然固要爲說遁曰道者汝向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時疎山有矮師叔者精峭號能齧鏃機師問百帀千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搓芒繩縛鬼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矮曰不說曰爲什麼不說矮曰個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少留見知識五十四人括磨搜剔窮極隱秘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契之師以偏涉叢林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叅有僧問法眼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爲緣耶色與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師聞悚然異之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於是師大悟于座下平生疑滯渙若氷釋感涕沾衣法眼曰汝當大弘吾宗行矣無自滯（洪覺範曰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而法眼但曰是曹源一滴水韶公乃開悟後僧有問韶如何是古佛心曰此問不弱問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太子身曰大家見上座問則問答之問不令意根樁立盖嘗曰大凡言教須絕滲漏而學者方爭趨微妙之域欲見佛祖之心譬如趨越而首燕也歟）問一人執炬自爇其身一人抱氷横屍於

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曰敬新　典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雞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秖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耶衣解長耶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答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如印印泥　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即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眞宗也　示衆眞宗不二萬德無言正當明時如王寶劍所以如來於一切處成等正覺於刀山劍樹上成等正覺於鑊湯鑪炭裏成等正覺於棒下成等正覺於喝下成等正

覺所以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一生一滅。未曾有纖毫異相。未曾有纖毫別相。更無毫釐絲髮許作見聞心識解會。何故。誠謂是非路絕。妙性天機。所以云汝生我亦生。汝殺我亦殺。生殺輪王機交馳激電掣。　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麼却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絕。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麼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　上堂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何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己體。若不能自見。云何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爲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靜法也收盡。明得遠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亦無遺餘。名一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　師有偈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曰。卽此一頌。可起吾宗。（妙喜曰。滅却法眼宗。只緣這一頌。）　師以涅槃四種聞。示學者。諸方目爲韶國師四料揀。云聞聞。(放)（百丈端頌云。秋江清淺時。白鷺和烟島。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聞不聞。(收)（百丈端頌云。解語非干舌。能言豈是聲。不知常顯露。剛道有虧盈。）不聞聞。(明)（百丈端頌云。波生元是水。空性逐方圓。除却方圓器。胡孫夜播錢。）不聞不聞。(暗)（百丈端頌云。理事兩俱忘。誰人敢度量。渾崙無縫罅。徧界不曾藏。）　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峰忽摧。聲振一境。六月有星隕於峰頂。林木皆白。二十八日。集衆告別而化。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在衆日。性豪逸。不事事。衆易之。法眼獨契重。眼一日問衆。虎項金鈴。是誰解得。衆無對。師適至。眼舉前語問。師曰。繫者解得。眼曰。汝輩輕渠不得。　上堂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　上堂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奈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聞此問。師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曰。現分析次。（翠巖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　天童覺云。這僧若是個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惟自有出身之路。亦免祖禰不了。殃及兒孫。　圜悟舉云。山僧甲志。本亦如斯。今日出來。秖爲五祖先師有個現成公案。對衆舉揚。有不惜性命底。試出來挨撥看。如無。不免自拈自弄去也。喝一喝。以拂子擊禪牀下座。）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叅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　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

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强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脫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叅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叙語未終眼曰住住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　上堂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塲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識自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筭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代好珍重　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重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薦福古舉此語示衆云大衆只如恒和尚作此一頌且道見處如何還知得失否要會麼據他三度上堂時節恰似個好人後

來作此一頌恰如面上雕兩行字若是通人達士舉起便知後學初機難爲揀辨老僧與汝從頭注出百丈有三訣賊身已露喫茶珍重歇賊物出來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大似抱贓判事然雖如此諸仁者須具擇法眼方能證明如或邪正不分可謂顢頇佛性更須博問賢良可惜虛生浪死）

永明道潛禪師謁法眼眼曰子於叅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無對眼曰汝問我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個入路眼曰汝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　師後於衢州古寺覽閱藏經嘗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覺起而作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跪而頂戴淚下如雨問掌塔僧曰舍利人不目擊還實有否僧云按傳記云藏在內角中望若懸鐘焉師疑未已遂苦到跪禮更無間然俄見舍利在懸鐘之外蠢瞤而行師悲喜交集又光文大師自爲檀越請於山齋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徧吉御象在塔寺三門亭下其象鼻直枕行懺所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八日示寂入棺之際有白光晝發舉衆皆見闍維舍利不可勝紀有居者自惟惡業展襟就火聚乞求須臾獲七顆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一日有新到叅。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任。不會卽去。僧無對。（妙喜代曰。和尚謾某甲不得。某甲亦謾和尚不得。復曰。卽今莫有道得相謾句者麼。若也道得。許汝跳得金剛圈。吞得栗棘蓬。）師問朋彥上座曰。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無。彥曰。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銷殞去。彥無對。　資巖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巖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

雲居清錫禪師。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真。乃問曰。真前是什麼果子。師曰。假果子。廖曰。既是假果子。何以將供養真。師曰。也祇要天使識假。

漳州羅漢智依禪師。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訊。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師喝曰。恰似問老兄。　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　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金陵報慈文遂禪師。嘗究首楞嚴。爲之節解句釋。自謂深符經旨。謁法眼。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眼曰。明還甚麼。師曰。明還日輪。眼曰。日輪還甚麼。師懵然。眼戒令焚所注文。師始依眼請益。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問青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峰。眼曰。青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秖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　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盖覆却。眼摑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歸宗策真禪師。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圜悟勤云。諸方商量者。多作情解道。慧超便是佛。所以法眼恁麼答。有者道。大似騎牛覓牛。有者道。問處便是。有甚麼交涉。若恁麼會。不惟孤負自己。亦乃深屈古人。雪竇頌云。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三級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

（夜塘水。圜悟云。江西江南多作兩般解會。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頌汝是慧超。這個消息。直饒江國春風也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頌諸方商量浩浩。似鷓鴣啼在深花裏。有甚麼交涉。殊不知雪竇這兩句。只是一句。要得無縫無罅。明明向汝道言也端。語也端。蓋天蓋地。他問如何是佛。眼云汝是慧超。雪竇道江國春風吹不起。鷓鴣啼在深花裏。向這裏薦得去。可以丹霄獨步。何啻浪高魚化龍。若作情解。便是癡人猶戽夜塘水。昔端師翁亦有一偈云。三文大光錢。買得個油糍。喫向肚裏了。當下不聞饑。此頌甚好。只是不如雪竇措詞好。）任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秖可一度。秖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

同安紹顯禪師。因雲蓋山乞瓦造殿。有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觀音從顯禪師。上堂。衆集。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耶。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個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因宮師李繼勳終世。有僧問是法任法位。世間相常住。未審宮師李公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恰被汝問著。曰恁麼即虛申一問。師曰。汝不妨靈利。

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

指月錄卷之二十三終

較譌

卷之二十一（二十八葉第八行）激（誤作擊）

卷之二十二（八葉第十三行）嘗（誤作常）

卷之二十三（一葉第十行）呈（誤作示）○（三葉第十七行）智（誤作志）○（五葉第四行）來（誤作訃）

音釋

卷二十一之二十三

舸（嘉我切歌上聲大船）艨（莫紅切音蒙戰船）䑳（音論舟名）讇（丑剡切音諂義同）毿（蘇含切毿平聲毛長貌）県（堅姚切音驍斷首倒懸也）頷（五感切點頭以應也）遳（初救切芻去聲疾衝也）驏（之善切音戰馬臥土中）頩（匹米切音諀傾首也不正也）揎（音宣捋也）

引也）幁（側硬切音諍開張畫繪也）弇（於檢切淹上聲）摐（初莊切音窓撞鐘鼓也）僜（音鄧倰僜不著事）卑（盧沒切音勒聲也）畬（音于二歲所治之田）戳（直角切音濁篥也）糝（桑感切糝上聲）窬（雲俱切音于門邊小竇）燬（呼委切灰上聲火焚壞也）戽（荒故切呼去聲舟中抒水器）鐺（抽更切音撐釜屬）沔（莫典切音勉）揳（先結切音屑）鑌（卑民切音賓鑌鐵爲刀甚利）褶（席入切音集袴也）繂（劣戌切音律大繩又曰以竹爲索用維舟者）

指月錄卷之二十四

六祖下第十一世

潭州石霜楚圓慈明禪師。出全州清湘李氏。少爲書生。（臨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老宿所呵。以爲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橐背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師道望爲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師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龍川。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

未許入室。師詣昭。昭揣其志。必詬罵。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師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 謁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問曰。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曰。近奉山門請。年曰。眞個脫空。師曰。前月離唐明。年曰。適來悔相問。師曰。作家。年便喝。師曰。恰是。年復喝。師以手劃一劃。年吐舌曰。眞是龍象。師曰。是何言歟。年喚客司點茶來。元來是屋裏人。師曰。也不消得。茶罷。又問。如何是上座爲人一句。師曰。切。年曰。與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曰。誰得似內翰。年曰。作家作家。師曰。放你二十棒。年拊膝曰。這裏是甚麼所在。師拍掌曰。也不得放過。年大笑。又問。記得唐明當時悟底因緣麼。師曰。唐明問首山。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年曰。秖如此語意旨如何。師曰。水上挂燈毬。年曰。與麼則孤負古人去也。師曰。內翰疑則別參。年曰。三脚蝦蟆跳上天。師曰。一任跨跳。年乃大笑。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

得一道人。眞西河師子。李曰。我以拘文。不能就謁。柰何。年黙然。歸語師曰。李公佛法中人。聞道風遠至。有願見之心。政以法不得與侍從過從。師於是黎明謁李公。公閱謁。使童子問曰。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曰。今日特來相看。又令童子曰。碑文刋白字。當道種靑松。師曰。不因今日節。餘日定難逢。童又出曰。都尉言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曰。脚頭脚底。公乃出坐。定問曰。我聞西河有金毛師子是否。師曰。甚麼處得這消息。公便喝。師曰。野干鳴。公又喝。師曰。恰是。公大笑。師辭。公問。如何是上座臨行一句。師曰。好將息。公曰。何異諸方。師曰。都尉又作麼生。公曰。放上座二十

棒。師曰。專爲流通。公又喝。師曰。瞎。公曰。好去。師應喏喏。自是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爲友。久之辭還河東。年曰。有一語寄與唐明。得麽。師曰。明月照見夜行人。年曰。却不相當。師曰。更深猶自可。午後更愁人。年曰。開寶寺前金剛。近日因甚麽汗出。師曰。知。年曰。上座臨行。豈無爲人底句。師曰。重疊關山路。年曰。與麽則隨上座去也。師嘘一聲。年曰。眞師子兒。大師子吼。師曰。放去又收來。年曰。適來失脚蹋倒。又得家童扶起。師曰。有甚麽了期。年大笑。師還唐明。李公遣兩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公作偈曰。黒毫千里餘。金椰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

師以母老歸筠州。依洞山聰禪師。聰令首衆。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

謁神鼎諲禪師。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翦。敝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絶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矍鑠。師地坐脫隻履而示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州乃有此兒耶。

到大愚芝和尚處。芝坐間。開合子取香燒。師問作麽生。燒。芝便放香鑪中燒。師指曰。訝郎當漢。又恁麽去也。

問鬧中取靜時如何。師曰。頭枕布袋。

問四山火來時如何。師曰。物逐人興。

問行脚不逢人時如何。師曰。釣絲絞水。

問磨礲三尺劍。去化不平人。師意如何。師曰。好去。僧曰。點。師曰。你看。僧拍手一下歸衆。師曰。了。

問有理難伸時如何。師曰。苦。曰。恁麽則舌拄上齶也。師嘘一聲。僧曰。將謂胡鬚赤。師曰。還曾夢見興化脚跟麽。

問僧近離甚處。曰。雲遊千山碧。師曰。著忙作麽。曰。鴈過水聲淒。師便喝。僧亦喝。師便打。僧亦打。師曰。你看這瞎漢本分打出三門外。念你是新到。且坐喫茶。

師問顯英首座。近離甚處。曰。金鑾。曰。去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前夏在甚處。曰。金鑾。曰。先前夏在甚處。曰。和尚何不領話。曰。我也不能勘得汝。教庫下供過奴子來勘。且點一碗茶與汝濕口。

永首座與師同辭汾陽。永未盡其妙。從師二十年。終不脫灑。一夕圍鑪深夜。師以火筯敲炭曰。永首座。永首座。永咄曰。野狐精。師乃指永曰。訝郎當漢。又恁麽去也。永乃豁然。

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麽。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麽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猶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

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有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峰畔。把瘦筇。坐盤陀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塡。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上堂。道吾打鼓。四大部洲同參。拄杖橫也。挑括乾坤大地。鉢盂覆也。盖却恒沙世界。且問諸人向甚麽處安身立命。若也知得。向北俱盧洲

喫粥喫飯。若也不知。長連牀上喫粥喫飯。　示衆。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前是按山。後是主山。那個是無為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師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中晏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來參扣者下語。無有契其機者。　又作示徒偈曰。黑黑黑。道道道。明明明。得得得。　又冬日牓僧堂作此字。○○○二二三儿那梢其下注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有首座者見之。謂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　寶元戊寅。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惟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

邀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既得凉風便。休將艣棹施。至京師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果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麽生。師曰。本來無罣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倦甚。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於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之化。與師問答。嘉嘆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

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為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遂以明年至興化。正月初五日。沐浴辭衆。跏趺而逝。閱世五十有四。坐夏三十有二。李公之子。銘志其行於興化。而藏全身於石霜。　師初在汾陽時。陽一日托以夢亡父母。命庫堂設酒肉為祀。祀畢。集衆僧令食。咸不聽。陽因獨自飲啖。衆曰。酒肉僧。豈堪師法。盡散去。惟師與大愚六七人存。陽翌日上堂云。許多閑神野鬼。秖消一盤酒肉。斷送去了也。法華經云。此衆無枝葉。惟有諸貞實。下座。（葉縣省和尚。嚴冷枯淡。衲子畏之。浮山遠。天衣懷。在衆時。省呵罵驅逐。至以水潑。其它僧皆怒而去。惟遠懷整衣安坐。省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曰。某二人數千

（里來特叅和尚。豈以一杓水潑便去。即打殺也不去。省乃令挂搭。續命遠充典座。衆苦枯淡。遠乘省出。竊取油麵。爲衆僧造五味粥。省歸知之。筭所直。罰遠估衣鉢還訖。打趁出。遠因寄居廊房。省出見之。復索租錢。遠持鉢于市。化錢還之。無難色。省乃曰。遠眞有意叅禪。乃呼之歸。）

滁州瑯琊山慧覺廣照禪師。上堂。有僧出來。畫一圓相。師拈拄杖。僧擬議。師便打。曰道。僧曰不道。師曰爲甚麼不道。僧曰。三世諸佛不出於此。師又打。尋時趁出。乃曰。教中道。以手指比丘犯波逸提罪。山僧今日入地獄如箭射。 上堂。山僧因看華嚴金師子章第九由心廻轉善成門。又釋曰。如一尺之鏡。納重重之影像。若然者。道有也得。道無也得。道非亦得。道是亦得。雖然如是。更須知有拄杖頭上一竅。若也不會。拄杖子穿燈籠。入佛殿。撞著釋迦。磕倒彌勒。露柱拊掌。呵呵大笑。你且道笑箇甚麼。卓拄杖。下座。 上堂。汝等諸人在我這裏過夏。與你點出五般病。一不得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二不得孤峰獨宿。三不得張弓架箭。四不得物外安身。五不得滯於生殺。何故。一處有滯。自救難爲。五處若通。方名導師。汝等諸人。若到諸方遇明眼作者。與我通箇消息。貴得祖風不墜。若是常徒。即便寢息。何故。躶形國裏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瑞州大愚山守芝禪師。僧問。昔日靈山分半座。二師相見事如何。師曰。記得麼。僧良久。師打禪牀一下。曰。多年忘却也。乃曰。且任且任。若向言中取則。句裏明機。也似迷頭認影。若也舉唱宗乘。大似一場寐語。雖然如是。官不容針。私通車馬。放一線道。有箇葛藤處。遂敲禪牀一下。曰。三世諸佛。盡皆頭痛。且道大衆還有免得底麼。若一人免得。無有是處。若免不得。海印發光。師乃豎起拂子曰。這箇是印。那箇是光。這箇是光。那箇是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會麼。老僧說夢。且道夢見箇甚麼。南柯十更。若不會。聽取一頌。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有商量。夏末秋風切。珍重。 示衆。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乃拈起拂子示云。狸奴白牯總在這裏放光動地。何爲如此。兩段不同。（妙喜曰。大愚若無後語。泊合破狸奴白牯。換却眼睛。雖然如此。也未免秤錘蘸醋。） 升座。揭香合子曰。明頭來明頭合。暗頭來暗頭合。若道得。天下橫行。道不得。且合却。 有僧日誦金剛經百遍。師聞之。召謂曰。汝日誦經。究竟經義否。曰未曾。師曰。汝但日誦一遍。叅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如飲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日誦至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處。豁然有省。遂以白師。師遽指牀前狗子云。狗子吠。僧無語。師便打出。（僧寶傳云。有僧誦金剛經。問曰。如是信解。不生法相。但如何。時有狗臥繩牀前。師趯之。狗起去。問僧解麼。僧曰不解。師曰。若解即成法相。與此所載雖有不同。應是一人。傳者互有詳略耳。） 問。通身是眼。口在甚麼處。師曰。三跳。曰不會。師曰。章底詞。秋罷歌韻向

春生　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聞師之風自石霜
至大愚入室師趯出隻履示之善退身而立師俯取
履善輒踏倒師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善啞
立其後師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為人瞎却
一城人眼在（僧寶傳芝譏阿學者寡聞得少為足曰汾陽有十智同真法門鍛佛祖鉗鎚應
作推今時禪者資質不妙莫有成器者僧問如何是十智同真芝曰先師言夫說法者舉汾陽章中十智
同真語至要識是非面目現在芝曰先師曰要識是非面目現在也大省力後生晚學剌頭向言句裏貪
著義味如驢舐尿處棒打不回蓋為不廣求知識徧歷門風多是得一言半句便點頭嚥唾道已了辦上
座大有未穩當處在先師有十五家宗風歌說門廣智其詞曰大道不說有為低真空那肯涉離微大海
吞流同增減妙峰高聳總攀持萬派千溪皆渤澥七金五嶽盡須彌玉毫金色傳燈後二三四七普聞知
信衣息廣開機諸方老宿任施為識心是本從頭說迷心逐物却生疑芝曰此敘宗旨也或直指或巧施

解道前綱出後機旨趣分明明似鏡盲無慧目不能覓明眼士見精微不言勝負墜愚癡物物會同流智
水門風逐便示宗枝即心佛非心佛歷世明明無別物即此真心是我心我心猶是機權出芝曰此叙馬
祖宗派也或五位或三路設施隨根巧回互不觸當今是本宗展手通玄無佛祖芝曰此叙洞上宗派也
或君臣或父子器量方圓無彼此士庶公侯一道平愚智賢豪明漸次芝曰此敘石霜宗派也有時敲有
時唱隨根問答談諦當應接何曾失禮儀淺解之流却生謗或雙明或單說只要當鋒利禪悅問權不為
罔聽明舒光只要辨賢哲有圓相有默論千聖共來日視瞬萬般巧妙一圓空爍迦羅眼通的信芝曰此
叙溈仰宗派也或全提或全用萬象森羅實不共昔山不凝白雲飛隱隱當臺透金鳳芝曰此叙石霜藥
山宗派也象骨鏡地藏月玄沙崇壽照無缺門公玟門指歸源旨趣來人明皎潔芝曰此敘雪峰地藏宗
派也或稱提或拈掇本色衲僧長擊發句裏明人事最精好手還同楔出楔或擡薦或垂手切要心空易
開口不識先人出大悲管燭之徒照街走芝曰此敘雲門宗派也德山棒臨濟喝獨出乾坤解橫抹從頭
誰管亂區分多口阿師不能說臨機縱臨機奪迅速機鋒如電掣乾坤只在掌中持竹木精靈腦劈裂或
賓主或判揀大展禪宗辨正眼三玄三要用當機四句百非一齊鏟勸同袍莫強會少俊依前成窒礙不
知宗脉莫顢頇永劫長流生死海難逢難遇又難聞猛烈身心快通泰芝曰此叙德山臨濟宗派也幻寄
曰大塊噫氣求怒者不可得若以激謞叱吸之出於鼻口耳枅為怒者是人不惟不識怒者亦不識鼻口
耳枅矣善乎汾陽此歌云我心猶是機權出而大愚師亦云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餵嬰孩一朝好
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今之人因汾陽此歌便謂宗風有十五家之異是索怒者於鼻口耳枅也可
不謂大哀乎）

舒州法華院全舉禪師得法汾陽徧歷諸方首謁荊南
福昌善禪師善問曰回互不回互師曰總不與麼曰
為甚麼已喫福昌棒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脫空
謾語師曰調琴澄太古琢句體全真　謁公安遠禪
師遠問作麼生是伽藍師曰深山藏獨虎淺草露羣

蛇曰作麼生是伽藍中人師曰青松盖不市黃葉豈
能遮曰道什麼師曰少年翫盡天邊月老倒扶桑沒
日頭曰一句兩句雲開月露作麼生師曰照破祖師
關　謁延壽賢禪師賢問海竭人亡作麼生師曰毒
蛇不咬人曰為何如此師曰風引溪雲斷泉衝石徑
斜　謁夾山真首座真曰還見麼師曰萬事全無曰
還不見麼師曰千般皆在手師曰首座未見澄散聖
時如何曰湖南江西又問見後如何曰江西湖南師
曰却共首座一般那曰打草驚蛇師曰終不捏怪
到神鼎鼎問一朶峰巒上獨樹不成林作麼生師曰
水分紅樹淺澗遶碧泉深鼎曰作麼生是回互之機

師曰。盲人却無眼。　謁福嚴承禪師。承問作麼生是圓融之相。師曰。木人嶺上休相覷。石女溪邊更不逃師却問如何是福嚴圓融之相。曰老病尋常事。龍鍾沒好時。承問融即不問。如何是圓。師曰。法界廣無邊曰不圓不融時如何。師曰。虛空無背面。鳥道絕東西。

謁石霜慈明禪師。慈明問作麼生是向上一竅。師曰。一竅俱明。曰還見七十二峰麼。師曰。有甚麼掩處曰道什麼。師曰。今日觸忤和尚。慈明便打。師曰。作什麼。曰將謂是收番猛將。元來是行間小卒。師曰。雅淡呈秋色。馨香噴月華。　謁大愚芝禪師。芝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曲不藏直。曰那個且從。這個作麼生。師曰。市中拾得寶。比隣那得知。曰上座還知麼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曰作家詩客。師曰。一條紅線兩人牽。曰玄沙道諦當。又作麼生師曰。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曰恰是。師曰。樓閣凌雲勢。峰巒疊翠層。　謁五祖戒禪師。戒問作麼生是絕羈絆底人。師曰。反手把籠頭。曰却是作家。師曰。背鞭打不著。曰爲什麼上來下去。師曰。甚處見上來下去。戒便打。師曰。一言無別路。千里不逢人。　謁翠峰素禪師。素曰。風穴道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如何。師曰。飜身師子生獰甚。誰敢當頭露爪牙曰放汝一線道。師曰。七顛八倒。曰收。師曰。了。　謁雪

竇顯禪師。竇問牛喫草。草喫牛。師曰。回頭欲就尾。已隔萬重關。曰應知無背面。要須常現前。師曰。驗在目前。曰自領出去。　到瑯琊覺和尚處。瑯問近離甚處師曰。兩浙。曰船來陸來。師曰。船來。曰船在甚處。師曰步下。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師以坐具摵一摵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拂袖而出。瑯問侍者。此是甚麼人。者曰。舉上座。瑯曰。莫是舉師叔麼。先師教我尋見伊。遂下旦過。問上座莫是舉師叔麼。莫怪適來相觸忤。師便喝。復問長老何時到汾陽。耶曰。某時到師曰。我在浙江早聞你名。元來見解秖如此。何得名播寰宇。瑯遂作禮。曰某甲罪過。（僧寶傳慈明道過鄉邪。覺師四語及舉公到時話。且曰。在汾州時。尚少。舉陸沉衆中。不及識之。明笑曰。舉見處纔能自了。而汝墮負。何以爲人。覺屏息汗下。明爲作牧童歌曰。牧牛童。實快活。跣足披蓑雙角撮。橫眠牛上向天歌。人問如何牛未涓。回面看平田淈。四方放去休攔遏。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小牛兒。順摩捋。角力未充難提掇。且從放在小平坡。處上高峰四蹄脫。日已高。休喫草。捏定鼻頭無少老。一時牽向圈中眠。和泥看伊東西倒。笑呵呵好不好。又將橫笛順風吹。震動五湖山海島。倒騎牛。脫布襖。知音休向途中討。若問牧童何處居。鞭指東西無一寶。覺默得其遊戲三昧。　妙喜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二大士蓦劄相逢。主賓互換。直下發明臨濟心髓。苟非徹證向上巴鼻。其出常情正眼。未免作得失論量。或者道舉公前來。一一據實祗對。鄉邪末後不合作佛法道理。是杜撰處。或者道鄉邪被舉公道個杜撰。心中疑惑。即時倒戈卸甲。遂挽留舉公咨決此事。謂之坐參。一犬吠虛。千猱啀實。蓋由主法者智眼不明。濫觴宗教。疑悞後人。殊不知二大士激揚若日月麗天。龍象蹴踏。決非跛驢盲者之事。井蛙醯雞。又焉知宇宙之寬曠耶。子當室中舉此話問學者。你還肯鄉邪此語否。曰不肯。何故不肯。曰不合作佛法道理。子復舉雲門問洞山近離甚處。曰查渡。夏

（在甚處。曰湖南報慈。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門云。放你三頓棒。你還肯雲門此語否。曰肯。肯者云何。曰雲門無佛法道理。予曰。師家問處一般。學者答處無與。你爲甚肯一不肯一。學者佇思。予連棒打出。復召其僧。且來且來。其僧回首。予曰。你若作棒會。帶累我也。是個瞎漢。其僧便禮拜。曰今日方知鄆邪與衆公非常情可測。予曰。你看這瞎漢亂統。又打喝出。幻寄曰。妙喜不獨爲法華鄆邪雪屈。石霜藉此亦得吐氣。不然石霜被埋沒無已時。）

示衆。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天下。談玄口不開。（妙喜曰。作賊人心虛。）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禪師。性耐垢汙。撥置戒律。眼蓋衲子。所至叢林。輒刪去。師不以介意。造汾陽謁昭禪師。陽奇之。密授記莂。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覲。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師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摵之。師接住推明置禪牀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

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師與明暮歸。時秋暑。捉明衣曰。可同浴。明掣肘徑去。於是師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明蹲草中。意師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囫。

明嘗遣南公謁師。師與語驚曰。五州管內。乃有此匾頭道人耶。及南公住法輪。師復以偈招之。南公以師坦蕩。忽繩墨。戲酬以偈曰。飲光論劫坐禪。布袋經年落魄。疥狗不願生天。却笑雲中白鶴。後住保眞菴。蓋衡湘最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峰下。

有大蟒盤繞之。師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妖也。

倚遇上座來參。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師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師曰。恰値菴主不在。曰你聻。師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趁出。遇次日再來。師又趁出。遇一日又來。問菴主在麼。師曰誰。曰行脚僧。揭簾便入。師攔胸扭住曰。我這裏狼虎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師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有多少奇特。曰如何是菴中主。師曰。入門須辨取。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賺却幾多人。曰前言何在。師曰。聽事不眞。喚鐘作甕。曰萬法泯時全體現。君臣合處正中邪。去也。師曰。驢漢不會便休。亂統作麼。曰未審客來將何祇待。師曰。雲門胡餅趙州茶。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去也。師叱曰。我這裏火種也未有。早言謝供養。

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師肯首。屠憐之。割巨臠置鉢中。師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師自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自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著個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金烏東上。玉兔西墜。榮辱何預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杖一葫蘆。閒走南山與北山。醉臥山路間。大雪。起作偈曰。今朝

甚好雪。紛紛如秋月。文殊不出頭。普賢呈醜拙。嘉祐中。男子冷清妖言誅。師坐清曾經由菴中。决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擔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死/土]。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如蟬蛻。闍維舍利不可勝數。郴人塔之。至今祠焉。（洪覺範贊曰。無爲子曰。生者人之所貴。死者人之所畏。恥者人之所避。而泉不貴其貴。不畏其畏。不避其避。此其所以如是。吾不知其眞。吾不知其爲。將質之於天地。方是時。叢林以肅嚴相尚。沙門以修潔相高。一有指目。重爲媿恥。故泉有以矯之耳。其號泉大道。若非苟然。）

安吉州天聖皓泰禪師。到瑯琊。瑯琊問。埋兵掉鬬。未是作家。匹馬單鎗。便請相見。師指瑯琊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瑯琊打師一坐具。師亦打瑯琊一坐具。瑯琊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師曰。伏惟尚饗。瑯琊拓開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師曰。賊過後張弓。瑯琊曰。且坐喫茶。

舒州浮山法遠圓鑒禪師。僧問。新歲已臨。舊歲何往。師曰。目前無異怪。不用貼鍾馗。曰。畢竟如何。師曰。將謂目前無僧。以手畫曰。爭奈這箇何。師便打。　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　歐陽文忠公詣師室。與客碁。師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請師因碁說法。乃鳴鼓升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前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嘉歎久之。　既老退休於會聖巖。因閱班固九流。遂擬之作九帶。敘佛祖教義。博採先德機語。叅同印證。其一曰佛正法眼帶。其二曰佛法藏帶。其三曰理貫帶。其四曰事貫帶。其五曰事理縱橫帶。其六曰屈曲帶。其七曰妙叶兼帶。其八曰金鍼雙鎖帶。其九曰平懷常實帶。學者既已傳誦。師曰。若據圓極法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一帶。還見得麼。若也見得。親切分明。却請出來說看。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道眼。若見不親切。說不相應。惟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法。大衆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之去。（一佛正法眼藏帶。夫眞實之理。證成法身。照用之功。作爲報土。諸佛之本源。既爾。諸祖之洪範亦然。五部分宗。萬派之精藍基布。一燈分焰。十方之法席鱗差。又華嚴經云。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昔靈山會上。世尊以青蓮目瞬視四衆。無能領其密意。惟大迦葉獨領解佛旨。經云。佛告大迦葉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於汝。汝當流布。勿令斷絕。又臨涅槃告阿難言。十二部經。汝當流通。告優波離言。一切戒律。汝當奉持。付大迦葉偈云。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於是大迦葉持佛袈裟。於雞足山中入寂滅定。待慈氏下生。兩手分付。古德著語云。鳥棲無影樹。花發不萌枝。又四海波濤靜。一輪明月天。大圓智頌云。佛正法眼

迦葉親聞。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大慧頌云。迢迢空劫不能拘。佛眼何曾識得渠。體妙本來無位次。正因那得有規模。太虛寥廓塵埃淨。智鑑圓明物象殊。從此華山千古秀。任他潘閬倒騎驢。二佛法藏帶。夫三乘教外。諸祖別傳。萬象之中。迥然獨露。纖塵未泯。阻隔關山。擬議差殊。千生萬劫。三賢不曉。十聖那知。截斷衆流。如何湊泊。聖人曲成萬物而不已。刻雕衆形而無功。而況如來藏乎。所謂藏者。該括三世過現未來諸佛法藏。其間有大乘小乘。小乘謂聲聞緣覺。大乘謂菩薩。於中支分爲八。謂三藏五乘。其三藏謂經律論。五乘謂聲聞緣覺菩薩。而兼攝人天。然則教分名數。依根所立。而不離一乘。法華經云。於一乘道。分別說三。又曰。尚無二乘。何況有三。又曰。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此明依根立權。如華嚴說如來藏以法界爲體。如來藏無前後際。無成壞法。無修證位。絕對待義。所以文殊偈曰。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如是了知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聖人說了義不了義。並是依根安立。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三藏五乘。各有宗旨。於一乘道。論圓頓半滿。並是權立。惟華嚴一經以法界爲體量。佛與衆生同一體性。本無修證。本無得失。無煩惱可斷。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古德著語云。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又古澗寒泉湧。青松雪後凋。大圓頌云。吾佛法藏撈摝衆生。百千三昧。彈指圓成。大慧頌云。十方通攝了無遺。三際全超在此時。聖號凡名同一舌。劣形殊相漫多岐。家家門外長安路。處處窩中師子兒。打破鏡來無一事。杜鵑啼在落花枝。三理貫帶。夫聲色不到語路難詮。今古歷然。從來無間。以言顯道。曲爲今時竪拂揚眉。周遮示誨。天然上士。豈受提撕。中下之機鈎頭取則。拔機不妙。過在何人。更或躊躇。轉加鈍置理貫帶者。理即正位也。其正位中自無一法。空同一貫際其實際理地。不受一塵。古德著語云。衆角雖多。一麟足矣。又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大圓頌云。理貫全收。萬派同流。毘盧華藏。物物頭頭。大慧頌云。真理何曾立一塵。呼爲正位早疎親。烏雞半夜鳴何處。枯木花開劫外春。信手垂慈常利物。擬心執著已乖真。君看鶴樹泥洹日。曾舉雙趺示衆人。四事貫帶。夫日月照臨不到。天地覆載不著。劫火壞時彼常安。萬法泯時全體露。隨緣不變。處鬧常寧。一道圓光。阿誰無分。華嚴經云。剎說衆生說。三世國土一時說。古德著語云。覓火和煙得。擔泉帶月歸。又石長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大圓頌云。事貫有無。纖塵不濕。萬象森羅。全機無咎。大慧頌云。轉處孤危萬事休。隨緣得旨復何求。舉生造化乘斯力。一道靈光觸處周。即事即真無

剎法全心全佛有來向塲。瀟空室無人會。可笑騎牛更覓牛。五理事縱橫帶。夫觸目是道。絕跡無私。佛事門中。通貫實際。圓融事理。運用雙行。器量堪任。隨機赴感。門風露布。各在當人。建立宗乘。強生枝節。出門問路。指東劃西。歷劫頑臣。二字疑訛。如何扣發。古德著語云。針鋒頭上翻筋斗。紅罏焰裏碧波生。又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大圓頌云。理事縱橫。照用齊行。者邊那邊。日午三更。大慧頌云。塵塵實際本和融。舉體全該理事同。應物行權無定法。隨緣立理絕羅籠。竿頭有路通車馬。棒下無生觸祖翁。出沒縱橫全體用。夕陽西去水流東。六屈曲垂帶。夫垂者聖人垂機接物也。屈曲者。脫珍御服。著弊垢衣也。同安云。權挂垢衣云是佛。卻裝珍御復名誰。珍御名不出世。垢衣名出世。僧問石門徹和尚。雲光法師爲什麼卻作牛去。徹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卻著破襴衫。聖人成佛後。卻爲菩薩導利衆生。是名不住無爲。不盡有爲矣。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云。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維摩詰云。菩薩行於非道。是名通達佛道。古德著語云。慈雲普覆無邊際。枯木無花爭奈何。又宛轉是非從曲直。個時消息解通風。大圓頌云。屈曲垂慈棒喝齊施。覆藏密旨。少室靈枝。大慧頌云。不裝珍御示初機。出世權披弊垢衣。細路屈盤連夜過。故鄉迢

遞幾時歸。垂絲千尺鈎還曲。利物多方語帶悲。休戀長安風物好。得便宜處落便宜。七妙叶兼帶。汝州風穴和尚示衆云。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莫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饒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勸汝諸人。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岐。凡聖疑情。一時掃却。直教個個如師子兒。哮吼一聲。壁立萬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則瞎却渠眼。古德著語云。一句曲含千古韻。萬重雲散月來初。又垂絲千尺。意在深潭。大圓頌云。妙叶真機。境物如如。是凡是聖。無欠無餘。大慧頌云。擡搦由來作者知。個中一字兩頭垂。同生同死何時曉。雙放雙收舉世疑。照膽光沉碧漢。掐天滄海浸須彌。聞韶忘味有餘樂。方識詩人句外奇。八金針雙鎖帶。夫雞足分燈之後。少林傳芳以來。各鬭玄風。互興佛事。若憑言詮爲據。斷滅法門。更或造作修功。平沉千聖。頭頭顯露。物物明真。不用躊躇。直截便道。古德著語云。風吹南岸柳。雨打北池蓮。又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大圓頌云。金針雙鎖。全心印可。有句無句。千花萬朵。大慧頌云。突出全機理事玄。東村王老夜燒錢。等閑得路明如日。舉步回頭直似弦。玄要並行無別語。機緣纔兆不堪傳。從來大道無拘束。信手拈來百事全。九平懷常實帶。洛浦和尚示衆云。末後一句

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汝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何故。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擬趣霄漢以何期。直須言外明機。莫向言中取則。所以道。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僧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如達平常道也。見山即是山。見水即是水。信手拈來草。無可無不可。設使風來樹動。浪起船高。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有何差異。但得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邊方寧靜。君臣道合。豈在麒麟出現。鳳凰來儀。方顯祥瑞哉。但得理歸其道。事乃平實。無聖可求。無凡可舍。內外平懷。泯然自盡。所以諸聖言不離世諦隨順世間。會則塗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古德著語云。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又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大圓頌云。平懷常實。事圓理畢。露柱燈籠無得無失。大慧頌云。更無回互本圓成。覿面無私一體平。水上東山行不住。火中木馬夜嘶鳴。人間但見浮雲白。天外常看列岫橫。若謂平常心是道。擬心已在鐵圍城。

師初謁汾陽。既謁汝海。皆受記莂。後過大陽。與明安語。甚相契。明安以皮履直裰示之。師曰。某甲已自有師。當持此衣履。求人付之。俾續洞上宗風。如何。明安遂以付師。且授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焞。異苗蕃茂處。深密固靈根。復書其尾曰。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師拜受辭去。後得投子青。乃授之。俾嗣明安焉。

潤州金山曇穎達觀禪師。首謁大陽玄禪師。遂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師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師罔然。遂謁谷隱。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秖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即不然。師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師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猫兒。師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師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搬柴。柴搬人。如何會。師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效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師於是默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師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師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寧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喻旨。隱曰。妙至是。亦秖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師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師歎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任後示衆曰。纔涉唇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俱非活路。直饒透脫。猶在沉淪。莫教孤負平生。虛度此世。要得不孤負平生麼。拈拄杖卓一下曰。須是莫被拄杖謾始得。看看。拄杖子穿過你諸人髑髏。跨跳入你鼻孔裏去也。又卓一下。

過京師。寓止駙馬都尉李端愿之園。李公問曰。人死識歸何所。師曰。未知生。焉知死。李曰。生則端愿已知。師曰。生從何來。李擬對。師揕其胸曰。秖在這裏思量個甚麼。李曰。會也。只知貪程。不知蹉路。師托開曰。百年一夢。李說偈曰。三十八歲。懵然無知。及其有知。何異無知。滔滔汴水。隱隱隋堤。師其歸矣。箭浪東馳。

又問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

眼見空花。太尉就有裏尋無。手撦水月。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欣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李曰。心如何了。師曰。善惡都莫思量。李曰。不思量後。心歸何所。師曰。且請太尉歸宅。（會元以此則列問人死後識歸何所前此從僧寶傳傳不錄李偈。） 上堂。山僧平生意好相撲。秖是無人搭對。今日且共首座搭對。捲起袈裟下座。索首座相撲。座纔出。師曰。平地上喫交。便歸方丈。 嘉祐四年除夕。遣侍者馳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奈何。復書决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州持書船將及岸。師欣然遣撾鼓陞座。敘出世本末。謝禪贊叢林者勸修勿怠。下座讀刁書畢。大衆擁步上方丈。師跏趺。揮令各遠立。良久乃化。五年元日也。

唐州大乘山德遵禪師。問谷隱曰。古人索火。意旨如何。曰。任他滅。師曰。滅後如何。曰。初三十一。師曰。恁麼則好時節也。曰。汝見甚麼道理。師曰。今日一場困。隱便打。師乃有頌曰。索火之機實快哉。藏鋒妙用少人猜。要會我師親的旨。紅鑪火盡不添柴。

景清居素禪師。僧問。即此見聞非見聞。爲甚麼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師曰。塡凹就鈌。

駙馬李遵勗居士。謁谷隱。問出家事。隱以崔趙公問徑山公案答之。公於言下大悟。作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宗門武庫云。李公得心要於石門聰禪師。嘗作二句偈。寄發運朱正辭。時許式爲淮南漕。朱以李頌示許。請賡之。朱曰。雨催樵子還家。許云。風送漁舟到岸。又請浮山遠禪師和之。山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通身雖是眼睛。也待紅鑪再煆。鉏麑觸樹迸封。豫讓藏身吞炭。鶯飛影落秋江。風送蘆花兩岸。諸公見大敬之。李後復續末二句。今所傳惟李一頌而已。） 公一日與堅上座送別。公問。近離上黨。得届中都。方接塵談。遽回虎錫。指雲屏之翠嶠。訪雪嶺之清流。未審此處彼處。的的事作麼生。座曰。利劒拂開天地靜。霜刀纔舉斗牛寒。公曰。恰值今日耳聵。座曰。一箭落雙鵰。公曰。上座爲甚麼著草鞋睡座。以衣袖一拂。公低頭曰。今日可謂降伏也。座曰。普化出僧堂。 臨終時。膈胃躁熱。有尼道堅謂曰。衆生見劫盡。大火所燒時。都尉切宜照管主人公。公曰。大師與我煎一服藥來。堅無語。公曰。這師姑藥也不會煎得。公與慈明問答。纔罷。泊然而終。（語具慈明章中）

東京華嚴道隆禪師。初叅石門徹。（語具洞山章中）後嗣廣慧。有乘侍者來自大陽。師問。在大陽得力句。對曰。明安嘗問曰。有一人偏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火繞周帀。若親近得此人。禪門大啓。若親近不得。佛法無靈驗。將對曰。六根不具。七識不全者。親近得此人。明安曰。令渠出來。我要相見。時又答曰。適來無左右。秖對和尚安曰。相隨來也。師禮拜退。師曰。若果如此。冷如毛粟

細如氷雪。乘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初見廣慧。渠方欲剃髮。使我擎凳子來。廣慧曰。道者。我有凳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後因敘陳在石門所悟公案。廣慧曰。石門所敘。如百味珍饈。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爲伊燒却。乘曰。藝不幸人。

僧誦璉公答上問佛偈曰。有節非干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日下。弗與衆人同。師曰。諸佛說心。爲破心相。璉作此偈。虛空釘橛也。乃曰。虛空釘鐵橛。平地起骨堆。莫將閑學解。安著佛階梯。

師初至景德寺。夜臥寺門下。仁宗夢至寺見龍蟠於地。覺令中使物色。得師夜臥狀。大喜。因召對。甚見眷遇。未幾。師竟薦璉公。而退隱華嚴。歿時年八十餘。方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如生。

文公楊億。居士字大年。幼舉神嬰。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公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葉。懵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公維。勉令參問。及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廣慧。慧接見。公便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慧曰。來風深辨。公曰。恁麼則禪客相逢秖彈指也。慧曰。君子可入。公應喏喏。慧曰。草賊大敗。夜語次。慧曰。秘監曾與甚人道話來。公曰。某曾問雲巖諒監寺。兩個大蟲相齩時如何。諒曰。一合相。某曰。

我秖管看。未審恁麼道還得麼。慧曰。我這裏即不然。公曰。請和尚別一轉語。慧以手作拽鼻勢。曰這畜生更䟦跳在。公於言下脫然無疑。有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公問廣慧曰。承和尚有言。一切罪業。皆因財寶所生。勸人疎於財利。況南閻浮提衆生以財爲命。邦國以財聚人。教中有財法二施。何得勸人疎財乎。慧曰。幡竿尖上鐵籠頭。公曰。海壇馬子似驢大。慧曰。楚雞不是丹山鳳。公曰。佛滅二千歲。比丘少慚愧。

公因微恙。問環大師曰。某今日忽違和。大師慈悲。如何醫療。環曰。丁香湯一椀。公便作吐勢。環曰。恩愛成煩惱。環爲煎藥次。公叫曰。有賊。環下藥於公前。叉手側立。公瞠目視之曰。少叢林漢。環拂袖而出。又一日問曰。某四大將欲離散。大師如何相救。環乃搥胸三下。公曰。賴遇作家。環曰。幾年學佛法。俗氣猶未除。公曰。禍不單行。環作噓噓聲。公書偈遺李都尉曰。漚生與漚滅。二法本來齊。欲識真歸處。趙州東院西。尉見遂曰。泰山廟裏賣紙錢。尉即至。公已逝矣。

舒州投子義青禪師。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曹洞）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途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五年。反覩文字。一切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嘗講至諸林菩薩偈曰。即心自性。忽

猛省。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卽棄去。遊方至於浮山。時圓鑑禪師居會聖巖。夢得俊鷹畜之。旣覺而師届旦至。鑑以爲吉。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麽。試舉看。師擬對。鑑掩其口。師了然開悟。遂禮拜。鑑曰。汝妙悟玄機耶。師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靑華嚴今日如病得汗。師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叨叨。我卽便嘔。自此復經三年。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師悉妙契。遂付以大陽衣履。曰代吾續洞上宗風。善自護持。無留此間。復令見圓通秀禪師。師至彼無所叅問。惟嗜睡而已。執事白通。通卽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牀呵曰。我這裏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眠。師曰。和尚教某何爲。通曰。何不叅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喫。通曰。爭奈大有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麽。通曰。上座曾見甚麽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恁麽頑賴。遂握手相笑歸方丈。　師平生不蓄長物。做衲楮衾而已。初投子大同大師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塔作瑪瑙色。未幾而師領院事。山中素無水。衆苦之。忽有泉出山石間。甘泉淸潔。郡守賀公遂名之爲再來泉。元豐六年五月四日。盥沐陞堂。別衆。罷寫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而化

郢州興陽淸剖禪師。在大陽作園頭種瓜次。陽問甜瓜何時得熟。師曰。卽今熟爛了也。曰揀甜底摘來。師曰。與甚麽人喫。曰不入園者。師曰。未審不入園者還喫也無。曰汝還識伊麽。師曰。雖然不識。不得不與。陽笑而去。　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逢事若何。師曰。金翅鳥王當宇宙。個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麽生。師曰。似鶻捉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眞。曰恁麽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師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幻寄曰。剖公著賊不知。更授之太阿。可悲可痛。）臥疾次。大陽問是身如泡幻。泡幻中成辦。若無個泡幻。大事無由辦。若要大事辦。識取個泡幻。作麽生。師曰。猶是這邊事。陽曰。那邊事作麽生。師曰。帀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陽笑曰。乃爾惺惺耶。師喝曰。將謂我忘却。竟爾趨寂。

惠州羅浮山顯如禪師。初到大陽。陽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陽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陽曰。你與麽來。還曾踏著麽。曰不曾踏著。陽曰。汝解騰空那。曰不解騰空。陽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陽曰。汝得超方三昧耶。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陽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卽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越州天衣義懷禪師。世以漁爲業。母夢星隕於屋。已而

【雲門】娠。兒稚時坐船尾。得魚輒放去。父呵答之。不爲介意。長遊京師。遂依景德寺薙染。有言法華者。異僧也。於市井中見師。忽拊師背曰。雲門臨濟去。師遂謁金鑾善。不契。復謁葉縣省。又不契。東遊至翠峰謁明覺。覺問汝名甚麽。曰義懷。覺曰。何不名懷義。曰當時致得。覺曰。誰爲汝立名。曰受戒來十年矣。覺曰。汝行脚費却多少草鞋。曰和尚莫謾人好。覺曰。我也没量罪過。汝也没量罪過。你作麽生。師無語。覺打曰。脫空漫語漢出去。入室次。覺曰。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師擬議。覺又打出。如是者數四。尋爲水頭。因汲水折擔。忽悟。作投機偈曰。一二三四五

六七萬。仭峰頭獨足立。驪龍頷下奪明珠。一言勘破維摩詰。覺聞拊几稱善。　示衆。古人云。五藴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翁。有老宿拈云。旣不識他。當初問甚麽人賃恁麽。拈也太遠在。何故。須知死人路上有活人出身處。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個是活人路上死人無數。那個是死人路上活人出身處。若檢點得分明。拈却灸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妙喜曰。天衣古佛美則美矣。善則未善。具眼衲僧試甄別看。）　擧金剛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卽不見如來。師曰。若見諸相非相。眼在甚麽處。此語有兩負門。（本覺一頌云。諸相非相孰能諳。見與不見要明叅。兩處負門如透徹。此時方得見瞿曇。）　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方解向異類中行。不用續鳧截鶴。夷嶽盈壑。放行也百醜千拙。收來也纍纍拳拳。用之則敢與八大龍王鬬富。不用都來不直半文錢。叅。（雪竇聞僧擧此。以爲類已也。）　上堂。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芭蕉聞雷開。葵花隨日轉。諸仁者。芭蕉聞雷開。還有耳麽。葵花隨日轉。還有眼麽。若也會得。西天卽是此土。若也不會。七九六十三收。　室中問僧。無手人能行拳。無舌人解言語。忽然無手人打無舌人。無舌人道個甚麽。　晚年以疾居池陽杉山菴。門弟子智才。住臨平之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

城未還。師速其歸。及踵門。師告之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擧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

宗道者見雪竇後。超放自如。往來舒蘄間。多留於投子。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一日方入浴。有送榼者至。乃裸而出。接酒竟去。人皆大笑。而宗傲然不怍。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對曰。袈裟裹草鞋。意旨如何。曰赤脚下桐城。陳退夫初赴省闈問曰。瓘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卽得。退夫竟以第三名上第。而時彥者作

魁。

修撰曾會居士。幼與明覺同舍。及冠異途。天禧間。公守池州。一日會於景德寺。公遂以中庸大學。參以楞嚴符宗門語句。質明覺。覺曰。這個尚不與教乘合。况中庸大學耶。學士要徑捷理會此事。乃彈指一下曰。但恁麼薦取。公於言下領旨。

南康軍雲居曉舜禪師。參洞山。一日如武昌行乞。首謁劉居士。士曰。老漢有一問。若相契。卽請開疏。若不相契。卽請還山。遂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黑似漆。磨後如何。師曰。照天照地。士長揖曰。且請上人還山。師懡㦬而歸。洞山問其故。師述前語。山曰。汝問我。師理

前問。山曰。此去漢陽不遠。進後語。山曰。黃鶴樓前鸚鵡洲。師於言下大悟。　師嘗譏天衣說葛藤禪。一日聞懷遷化。於法堂上合掌云。且喜葛藤椿子倒了也。秀圓通時在會中作維那。每見訶罵不已。乃謂同列曰。我須與這老漢理會一上。及夜參。又如前訶罵。秀出衆厲聲曰。豈不見圓覺經中道。師遽曰。久立大衆。伏惟珍重。便歸方丈。秀曰。這老漢通身是眼。罵得懷和尚也。　翠巖眞點胸常罵師說無事禪。石霜永和尚令人傳語云。舜在洞山悟古鏡因緣。豈是說無事禪。你罵他。自失却一隻眼。師聞之。作頌曰。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永和尚亦作頌曰。石霜不會禪。洗脚上牀眠。枕子撲落地。打破常住磚。　上堂。諸方有弄蛇頭。撥虎尾。跳大海。劍刃裏藏身。雲居這裏。寒天熱水洗脚。夜間脫襪打睡。早朝旋打行纏。風吹籬倒。喚人夫劈篾縛起。　師問秀圓通曰。你見懷和尚有何言句。秀舉懷投機頌。師曰。不好。別有甚言句。秀曰。一日有長老來參。懷舉拂子云。會麼。云不會。懷云。耳朶兩片皮。牙齒一具骨。師歎曰。眞善知識。（幻寄曰。秀鐵面看風使帆。舜老夫喫毒不知。）

杭州佛日契嵩禪師。得法於洞山。師夜則頂戴觀世音菩薩像。而誦其號。必滿十萬乃寢。自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萬餘言。以抗宗韓排佛之

說。讀者畏服。後居永安蘭若。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記。輔教編。上進。仁宗嘉賞。令編次入藏。賜號明教。熙寧五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獨自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頂耳舌童眞及常所持數珠。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如大菽。道俗合諸不壞。葬於故居永安院之左。（師藤州鐔津李氏子。奉律甚嚴。苦硬清約之風。足以配鍾山僧遠。嘗有書與月禪師曰。數年來欲製紙被一齔以禦苦寒。今幸已成之。想聞之大笑也。東坡曰。吾入吳尚及見嵩。其爲人常瞋。蓋以瞋爲佛事云。）

太守許式。得法於洞山。一日與沙潭澄上藍溥坐次。潭問聞郎中道。夜坐蓮雲石。春栽帶雨松。當時答洞山

甚麼話。公曰。今日放衙早。潭曰。問答泗州。大聖揚州出現語是否。公曰。別點茶來。潭曰。名不虛傳。公曰。和尚早晚回山。潭曰。今日被上藍覷破。藍便喝。潭曰。須你始得。公曰。不奈船何。打破戽斗。　公入上藍僧堂問首座年多少。曰。六十八。公曰。僧臘多少。曰。四十七夏。公曰。聖僧得幾夏。曰。與虛空齊。受戒。公拍板頭曰。下官喫飯。不似首座喫鹽多。

荆門軍玉泉承皓禪師。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師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伊相契。可得聞乎。師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　製犢鼻褌。書列代祖師名字。乃曰。惟有

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上。故叢林目爲皓布褌。元豐間。首衆於襄陽谷隱。有鄉僧亦效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　僧入室次。狗子在室中。師叱一聲。狗子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　一日衆集。師問曰。作什麼。曰。入室。師曰。待我抽解來。及上厠來。見僧不去。以拄杖趕散。　一日爲張無盡舉傅大士頌曰。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舉洞山頌曰。五臺山頂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餢子。三個猢猻夜簸錢。此二頌。只頌得法身邊事。不頌得法身向上事。張曰。請和尚頌。

師曰。昨夜雨霶烹。打倒蒲萄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弃屍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

明州育王山懷璉大覺禪師。修撰孫覺莘老。書問宗教。璉答之。其略曰。妙道之意。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純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以來。醇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

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有所難曉。彼當時人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何如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不至。而天下有不忍顧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而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至其極也。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賢者。世起而救之也。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不知所從。大道寥寥莫知返。良可歎也。（幻寄曰。璉公如相如指璧。叔孫嚳泰。惟取濟事。非本然語。）　師持律嚴甚。仁廟嘗賜以龍腦鉢盂。師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

鉢食。此鉢非法。仁廟益嘉歎。舜老夫爲郡吏橫占其衣。走依師。師館之正寢。自處偏室。執弟子禮甚恭。貴人過師。見咸怪之。師曰。吾少嘗問道焉。其可以像服二吾心哉。仁廟知之。賜舜再落髮。居棲賢。師自京師乞還山。時英宗賜手詔。有經過菴院。任性住持語。師藏之不以示人。東坡爲師撰宸奎閣記。欲一見之。師終不出示。寂後始得之笥中。示寂之時。年已八十二。無疾而化。

廬山圓通居訥禪師。生而英特。讀書過目成誦。初以義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會有禪者自南方來。以祖道相策發。因出蜀。放浪荊楚。久之無所得。復西至襄州

洞山。留止十年。讀華嚴論至曰。須彌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可及。以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衆生有能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卽煩惱自然枯竭。塵勞成一切智之山。煩惱成一切智之海。若更起心思慮。卽有攀緣。卽塵勞愈高。煩惱愈深。不能以至諸佛智頂也。三復之。歎曰。石鞏云。無下手處。而馬祖曰。曠劫無明。今日一切消滅。非虛語也。任圓通。時仁宗聞其名。詔住淨因院。將親召對。師稱目疾不赴。舉大覺璉以自代。臨衆簡嚴。不妄言笑。常習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屛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熙寧四年三月十六日。無疾而化。

漳州興化紹銑禪師。嘗南公盛化時。荊湖衲子奔趨江南。恒百里無托宿。且多爲盜劫。師半五十爲館。請僧主之以接納。俾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風。比化去。闍維收舍利。兩目睛不壞。腸二亦不壞。益以油火焚之如鐵。帶屈折。色鮮明。因併塔焉。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漳州林氏子。謁浮山遠。遠指謂人曰。此後學行脚樣子也。既謁衡嶽谷泉。三至三返。語具谷泉章。謁北禪。禪問。近離甚處。師曰。福嚴。禪曰。思大鼻孔長多少。師曰。與和尚當時見底一般。禪曰。汝道我見時長多少。師曰。和尚大似不曾到福嚴。禪曰。學語之流。又問來時馬大師安樂否。師曰。安樂。禪曰

向汝道甚麼。師曰。教和尚莫亂統。禪曰。念汝新到。不能打得你。師曰。某甲亦放和尚過。茶罷。禪問。鄉里甚處。師曰。漳州。禪曰。三平在彼作甚麼。師曰。說禪說道。禪曰。年多少。師曰。與露柱齊年。禪曰。有露柱且從。無露柱年多少。師曰。無露柱一年也不少。禪曰。夜半放烏雞。　師事北禪最久。慈明過北禪。師侍立。禪曰。汾陽師子。可煞威獰。明曰。不道來者皦殺。禪曰。爭如此汾陽門下。道絕人荒耶。明舉拂子曰。這個因甚到今日。禪未及對。師從旁曰。養子不及父。家門一世衰。禪呵曰。汝具甚眼目。乃敢爾。師曰。若是皦人。師子終不與麼。明將去。至龍牙像前。指問師曰。誰像。師曰。龍牙

像。明曰。既是龍牙像。爲甚在北禪。師曰。兩彩一賽。明曰。像在此。龍牙在甚處。師擬對。明掌之曰。莫道不能齩人。師曰。乞兒見小利。明呵逐之。　遊廬山寓圓通時大覺璉公方赴詔。辭衆曰。此事分明須薦取。莫教累劫受輪廻。師問曰。如何是此事。曰薦取。師曰。頭上是天。脚下是地。薦個甚麽。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曰。豈無方便。曰胡人飲乳。反怪良醫。師曰。暴虎憑河。徒誇好手。拍一拍歸衆。　師在雙嶺受法昌請。與英勝二首座相別。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畫一畫曰。這個即且止。宗門事作麽生。英曰。須彌安鼻孔。師曰。恁麽則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師曰。争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師曰。這般漢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却畫一畫曰。宗門事且止。這個事作麽生。師便掌。英曰。這漳州子。莫無去就。師曰。你這般見解。不打更待何時。又打。英曰。也是老僧招得。　任後英勝到山相訪。英曰。和尚尋常愛點檢諸方。今日因甚麽却來古廟裏作活計。師曰。打草秪要驚蛇。英曰。莫塗糊人好。師曰。你又剌頭入膠盆作甚麽。英曰。古人道我見兩個泥牛鬬入海。所以住此山。未審和尚見個甚麽。師曰。你他時異日有把茆蓋頭。人或問你。作麽生秪對。英曰。山頭不如嶺尾。師曰。你且道。還當得住山事也無。英曰。使钁不及拖犂。師曰。還曾夢見古人麽。英曰。和尚作麽生。師展兩手。英曰。蝦跳不出斗。師曰。休將三寸燭擬比太陽輝。英曰。争奈公案見在。師曰。亂統禪和。如麻似粟。又問二人。我欲來這裏起法堂。且道作得個甚麽向當。英曰。賊是小人。師曰。邵武子動著便作屎臭。英曰。曾經霜雪苦。師曰。明珠自有千金價。誰肯林間打雀兒。英曰。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師却指勝曰。你且道合作得個甚麽向當。勝曰。本來無位次。不用强安排。師曰。你這驢漢安向甚處著。勝曰。一任敲磚打瓦。師曰。也只是個杜撰巡官。英曰。若是千金寶。何須打雀兒。師曰。東家人死。西家助哀。英曰。路見不平。

師因黄龍南公舉程大卿看生緣話。師曰。何不直下與伊勦絶却。南曰。也曾爲蛇畫足。是伊自不瞥地。師曰。和尚如何爲他。南曰。齩盡生薑呷盡醋。師曰。流俗阿師。又恁麽去。南曰。和尚意作麽生。師拈起拂子便打。南曰。這老漢也是無人情。　師又舉在湖南時問典化。知有底人向甚麽處去。化曰。善財拄杖子。我又問。不問善財拄杖子。知有底人向甚麽處去。化曰。或則登山。或則臨水。我又曰。和尚只要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化曰。老僧雖則年邁。要且不負來機。南曰。和尚當時作麽生。師曰。我錯怪典化。南曰。而今知也

且道從甚麼處去。師曰。你問阿誰。南曰。佯弊詐啞作甚麼。師曰。雖然如是。要且不負來機。　栽松次。南公至。南曰。小院子栽許多松作麼。師曰。臨濟道底。曰。栽得多少。師曰。但見猿啼鶴宿。聳漢侵雲。南指石曰。這裏何不栽。師曰。功不浪施。曰。也知無下手處。師指石上松曰。從何處得來。南大笑曰。蒼天蒼天。乃作偈曰。頭戴華巾離少室。手攜席帽出長安。鷲峰峰下重相見。鼻孔原來總一般。又畫此⌘相示。師和曰。葫蘆棚上挂冬瓜。麥浪堆中釣得蝦。誰在畫樓沽酒處。相要來喫趙州茶。又畫此⌘相答之。南又作偈曰。鐵牛對對黃金角。木馬雙雙白玉蹄。爲愛雪山香草細。夜

深乘月過前溪。又畫此㊀相示。師復和偈曰。玉麟帶月離霄漢。金鳳銜花下彩樓。野老不嫌公子醉。相將攜手御街遊。復畫此○相答之。　大寧寬禪師至。師畫地作此(廿)相。便曳鑁出。翌日未陞座。謂寬曰。昨日公案如何。寬畫此(牛)相。卽抹撒之。師曰。寬禪頭名下無虛人。乃陞座曰。忽地晴天霹靂聲。禹門三級浪崢嶸。幾多頭角爲龍去。蝦蟹依然努眼睛。　寶覺心禪師問曰。不是風兮不是幡。黑花猫子面門斑。夜行人只貪明月。不覺和衣渡水寒。豈不是和尚偈耶。師曰。是。覺曰。也大奇。師曰。汝道祖師前段爲人。後段爲人。曰。祖師終不妄語。師曰。意作麼生。曰。豈不見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師曰。如狐渡水。有甚快活。曰。師意如何。師以拂子搖之。曰。也是爲蛇畫足。師曰。亂統作麼。曰。須是和尚始得。　法昌在分寧之北。千峰萬壑。古屋數間。師刀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至。不堪其枯淡。多棄去。開鑪日。以一力撾鼓陞座曰。法昌今日開鑪。行脚僧無一個。惟有十八高人。緘口圍鑪打坐。不是規矩嚴難。免見諸人話墮。直饒口似秤錘。未免燈籠勘破。不知道絕功勳。安用修因證果。喝一喝云。但能一念回心。卽脫二乘羈鎖。　垂語云。我要一個不會禪底作國師。（妙喜云。且道是醍醐句。毒藥句。）　龍圖徐公禧與師爲布衣交。師將化前一日。以偈遺之。曰。今年七十七。

出行須擇日。昨夜問龜哥。報道明朝吉。徐覽偈悚然。因要靈源叟馳往。則見師方坐。疑室誡衆以愛惜常住。精進叅求。語畢。舉拄杖曰。且道這個分付阿誰。徐與靈源皆屏息。擲拄杖。投牀枕臂而化。

南康軍雲居山了元佛印禪師。幼稱神童。長慕空宗。遂薙染。謁開先得法。蘇子瞻與師善。師居金山時。蘇以書抵師。期相過晤。言且曰。不必出山。當如趙州上等接人。師得書。徑來。蘇迎笑問之。師答以偈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三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繩牀。蘇拊掌稱善。　師入室次。蘇適至。師曰。此間無坐處。蘇曰。暫借佛印四大爲座。師曰。山僧有

一問。學士道得即請坐。道不得即輸玉帶。蘇欣然請問。師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居士向甚麼處坐。蘇遂施帶。師答以一衲。蘇述偈曰。病骨難將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歌姬院。且與雲山舊衲衣。

西塞帥王公韶。自以殺業重。祈爲湶雪。請說法。上藍師炷香曰。此香爲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衆稱善。韶亦悠然意消。

李公麟爲師寫照。師令作笑容。自爲贊曰。李公天上石麒麟。傳得雲居道者眞。不爲拈花明大事。等閑開口笑何人。泥牛漫向風前鬬。枯木無端雪裏春。對現堂堂俱不識。太平時代自由身。元符元年正月四日。與客語。有會其心。軒渠一笑而化。其令畫笑狀而贊之。非苟然也。（有鄭夷甫者。吳人也。少年登第。術者推其壽不過三十五。心甚憂之。既問師於談笑間化去。曰吾不得壽。得如元公復何憾哉。乃與禪者遊。讀楞嚴經歲餘。忽有所悟。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既而預知死日。至期沐浴更衣。親督人灑掃園亭。又焚香擇時指畫之間。屹然立化。其手猶作指畫狀。）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兒稚知敬（法眼）佛乘。及冠。日一食。持法華經。六旬而悉成誦。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見漁船萬尾。戢戢惻然。悉易以投之江。依翠巖參公。學出世法。吳越文穆王聞而嘉之。聽師薙染。持頭陀行。精進無上。嘗習定天台天柱峰下者九旬。有鳥類斥鷃。巢衣襵中。既謁韶國師。受心印。初住雪竇。屢遷至永明。衆至二千。時號慈氏下生。

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二僧來參。乃問。參頭曾到此間否。曰曾到。又問第二上座曾到否。曰不曾到。師曰。一得一失。少選侍僧問。適來二僧。未審那個得。那個失。師曰。汝曾識這二僧也無。曰不曾識。師曰。同坑無異土。

指法以佛祖之語爲銓準。曰迦葉波初聞偈曰。諸法從緣生。諸法從緣滅。我師大沙門。嘗作如是說。此佛祖骨髓也。龍勝曰。無物從緣生。無物從緣滅。起惟諸緣起。滅惟諸緣滅。乃知色生時。但是空生。色滅時。但是空滅。譬如風性本不動。以緣起故動。倘風本性動。則寧有靜時哉。客室中若有風。風何不動。若無風。遇緣即起。非特風爲然。一切法皆然。維摩詰文殊師利曰。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乃曰。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此緣起無生之旨也。

問長沙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前認識神。無始時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豈離識性別有眞心耶。師曰。如來世尊於首楞嚴會上。爲阿難揀別詳矣。而汝猶故不信。阿難以推窮尋逐者爲心。遭佛呵之。推窮尋逐者識也。若以識法隨相行。則煩惱名識。不

名心也。意者憶也。憶想前境。起於妄。並是妄識。不干心事。心非有無。有無不染。心非垢淨。垢淨不汙。乃至迷悟凡聖。行住坐臥。並是妄識。非心也。心本不生。今亦不滅。若知自心如此。於諸佛亦然。故維摩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

師以一代時教流傳此土。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爲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要旨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學者傳誦焉。僧問如和尚所論宗鏡。惟立一心之旨。能攝無量法門。此心含一切法耶。生一切法耶。若

生者。是自生歟。從他而生歟。共生歟。無因而生歟。答曰。此心不從不橫。非他非自。何以知之。若言含一切法。即是橫。若言生一切法。即是從。若言自生。則心豈復生心乎。若言他生。即不得自。矧曰有他乎。若言共生。則自他尚無。有以何爲共哉。若言無因而生者。當思有因尚不許言生。况曰無因哉。僧曰。審非四性所生。則世尊云何說意根生意識。心如世畫師。無不從心造。然則豈非自生乎。又說心不孤起。必藉緣而起。有緣思生。無緣思不生。則豈非他生乎。又說所言六觸因緣生六受。得一切法。然則豈非共生乎。又說十二因緣。非佛天人修羅作。性自爾故。然則豈非無因而

生乎。師笑曰。諸佛隨緣差別。俯應羣機。生善破惡。令入第一義諦。是四種悉檀方便之語。如以空拳示小兒耳。豈有實法哉。僧曰。然則一切法是心否。曰若是即成二。僧曰。審爾則一切不立俱非耶。曰非亦成二。汝豈不聞首楞嚴曰。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然我今日非無文殊。於中實無是非二相。僧曰。既無二相。宗一可乎。曰是非既乖大旨。一二還背圓宗。僧曰。如何用心。方稱此旨。曰境智俱忘。云何說契。僧曰。如是則言思道斷。心智路絕矣。曰此亦强言。隨他意轉。雖欲隱形。而未忘跡。僧曰。如何得形跡俱忘。曰本無朕跡。云何說忘。僧曰。我知之矣。要當如

人飲水。冷煖自知。當大悟時節。神而明之。曰我此門中亦無迷悟明與不明之理。撒手似君無一物。徒勞辛苦說千般。此事非上根大器莫能擔荷。先德曰。盡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無有也。又曰。止是一人承紹祖位。終無第二人。若未親到謾（應作漫）疲神思。借曰玄之又玄。妙之又妙。但是方便門中旁贊助入之語。於自己分上。親照之時。反視之。皆爲魔說。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但以形言迹文。彩生時。皆是執方便門。迷真實道。要須如百尺竿頭放身。乃可耳。僧曰。願乞最後一言。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達吾宗旨。泥牛水上行。　又嘗謂門弟子曰。夫佛祖

正宗。則眞唯識。纔有信處。皆可爲人。若論修證之門。則諸方皆云功未齊於諸聖。且教中所許初心菩薩皆可比知。亦許約教而會。先以聞解信入。後以無思契同。若入信門。便登祖位。且約現今世間之事。衆世界中。第一比知。第二現知。第三約教而知。第一比知者。且如卽今有漏之身。夜皆有夢。夢中所見好惡境界。憂喜宛然。覺來牀上安眠。何曾是實。並是夢中意識思想所爲。則可比知覺時之事。皆如夢中無實。夫過去未來現在三世境界。元是第八阿賴耶識親相分。唯是本識所變。若現在之境。是明了意識分別。若過去未來之境。是獨散意識思惟。夢覺之境雖殊。俱

不出於意識。則唯心之旨。比況昭然。第二現知者。卽是對事分明。不待立況。且如現見青白等物時。物本自虛。不言我青我白。皆是眼識分與同時意識計度分別爲青爲白。以意辨爲色。以言說爲青。皆是意言。自妄安置。以六塵鈍故。體不自立。名不自呼。一色旣然。萬法咸爾。皆無自性。悉是意言。故曰萬法本閑。而人自鬧。是以若有心起時。萬境皆有。若空心起處。萬境皆空。則空不自空。因心故空。有不自有。因心故有。旣非空非有。則唯識唯心。若無於心。萬法安寄。又如過去之境。何曾是有。隨念起處。忽然現前。若想不生。境亦不現。此皆是衆生日用可以現知。不待功成。豈

假修得。凡有心者。並可證知。故先德曰。如大根人知唯識者。恒觀自心意言爲境。此初觀時。雖未成聖分。知意言則是菩薩第三約教而知者。大經云。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此是所現本理。能詮正宗也。師秉大願力。爲震旦法施主。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五百人。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散花。日夕修持百八事。寒暑無替。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受師印記者三十六人。其國王投書敘門弟子之禮。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衆。跏趺而化。閟世七十有二。坐四十二夏。塔全身於大慈山。（洪覺範曰。

予初讀自行錄。錄其行事。日百八件。計其貌狀必枯瘁脛劣。及見其畫像。凜然豐碩。爲善陰隲。藏師用官帑放生。罪當斬。臨刑而樂。曰吾活數萬命而死。死何憾。官司聞而異之。乃得釋。遂爲僧。此必爲鎮將時放生事。然傳與燈錄皆無臨刑語。未詳彼書何據也。）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受具後。常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惟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及得法於國師。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於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惟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毎傾棄。非

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胛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咒發施心而傾棄之出燈錄）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參一知識盡道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秪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峰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峰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即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峰是別峰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還信得及麼　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師每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塔於本院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開寶七年示寂告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也師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華藏於普賢道場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師事天台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　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法嗣蘊仁侍立師說偈示之曰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為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呵責垂誡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幻寄曰安師不但讀楞嚴破句示寂也破句）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參天台導以風幡話得悟後住瑞鹿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臥具不衣繭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誘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處一日忽然猛省譬如洗面摸著鼻孔作偈三首曰非風幡動仁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真是好知音又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若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又曰曠大劫來秖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　上堂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真個也無且如佛身既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修羅界餓鬼地獄畜生界應無處蹲如是理論太煞莽訛尋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且道即今五（應是六字）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耶是別耶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說唯是一心大須著精彩佛法不是等閑　上堂你

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争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擬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　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個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　上堂。大凡叅學。未必學問話是叅學。未必學揀話是叅學。未必學代語是叅學。未必學別語是叅學。未必學撿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叅學。未必撿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叅學。若於如是等叅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倘無見處。喚

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叅學。應須眞實叅學始得。行時行時叅取。立時立時叅取。坐時坐時叅取。眠時眠時叅取。語時語時叅取。默時默時叅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叅取。既向如是等時叅。且道叅個甚人。叅個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個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　上堂。衆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師曰。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個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眞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個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虧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便下。這個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沒多事。珍重　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

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個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取。無事莫立。　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晝稟命。卽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叅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晝曰。也秖是如晝。師曰。你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洪覺範曰予每怪前聖平日機辯。皆不可犯至臨終之日。皆弭）

光泯氣。洞山曰。吾聞名已謝。臨濟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今先又曰。我也弄不出。嗚呼。其有旨要乎。

溫州雁蕩願齊禪師。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麼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惟弄影。兼乃怖頭。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從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住後中丞王公隨一日過師。師擁毳負暄自若。王下拜。師推蒲團席地與坐。笑語終日而去。門人讓師曰。此一衆所仰。奈何不加禮。他日王復來。師出前趨迎之。王曰。何不如前日相見。師曰。中丞即得。奈知事嗔何。王益重之。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他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秪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正法眼藏同此。洪覺範曰。余讀大愚東禪碑。碑載齊悟契之緣。法燈曰。西來有甚意。以校傳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之語誤也。昔有僧問趙州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答曰。庭前栢樹子。又隨而誡之曰。汝若肯我與麼道。我則孤負汝。汝若不肯我與麼道。我則不孤負汝。而昧者勸之。使古人之意不完。爲害甚矣。故併錄之。幻寄曰。讀洪公此論。直似學人未經善匠鑪鞴。東卜西占。鑽龜打瓦。）大梅來參。師問。汝從甚處來。若從僧堂來。即是謾語。不從僧堂來。又是自瞞。汝從甚處來。梅於言下頓悟。謂門弟子曰。達磨言此方經惟楞伽可以印心。吾讀此經偈曰。諸法無法體。而說惟是心。不見於自心。而起於分別。可謂大慈悲父。如實極談。我輩自不領受。背負恩德。如恒河沙。或問曰。然則見自心遂斷分別乎。師曰。非然也。譬如調馬。馬自見其影而不驚。何以故。以自知其影從自身出故。吾以是知不斷分別。亦捨心相也。秖今目前如實而觀。不見纖毫。祖師曰。若見現在過去未來。亦應見。若不見過去未來。現在亦不應見。此語分明。人自迷昧。或又問龍濟曰。一切鐘鼓

本無聲。如何信之無聲。師曰。祖師曰。如鼓聲無有作者。無有住處。畢竟空故。但誑凡夫耳。若鼓聲是實有。鐘聲俱擊。應不相參。所以玄沙曰。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交參。句句無前後。若不當體寂滅。如何得句句無前後耶。至道三年九月示疾。八日申時。令擊鐘集衆。笑敘出家本末。并謝輔佐叢席者。且曰。老僧以風火相逼。特與諸人相見。且向甚麼處見。向四大五陰處見耶。六入十二處見耶。是種種處不可見。則只今相問者是誰。若真見得。可謂後學有賴。良久曰。吾化後。當以院事累契瓌。乃化。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毘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

諸佛秪如未執手時見個甚麽。師曰。如今又見個甚麽。師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遊方。年方少。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尚。定從人天中來。叢林標表也。

指月錄卷之二十四終

指月錄卷之二十五

六祖下第十二世

隆興府黃龍慧南禪師。信州玉山章氏子。童齓不茹葷。（臨濟）不嬉戲。年十一。棄家。十九受具足戒。至廬山歸宗。老宿自寶集衆坐。師却倚。寶時時眴之。師自是坐必跏趺。行必直視。及依泐潭澄禪師。令分座接物。名振諸方。雲峰悅見之。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授本色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峰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異矣。師詰其所以異。峰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如藥汞銀。徒可玩。入煆則流去。師怒。以枕投之。明日峰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師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峰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師默計之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於悅何有哉。即造石霜。中塗聞慈明不事事。慢侮少叢林。遂登衡嶽。謁福嚴賢。賢命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慈明補之。師心喜。且欲觀其人以驗雲峰之言。明既至。貶剝諸方。件件數爲邪解。而泐潭密付之旨。皆在所斥中。師爲之氣索。遂造其室。明曰。書記已領徒遊方。借使有疑。可坐而商略。師哀懇愈切。明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云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師曰。有喫棒分。明色莊

曰。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明即端坐受師炷香作禮。明復問。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師汗下不能答。次日又詣。明詬罵不已。師曰。罵豈慈悲法施耶。明曰。你作罵會那。師於言下大悟。作頌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明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讐。呈明。明以手指沒字。師爲易有字。明頷之。（圜悟勤云。黃龍老南禪師。昔未見石霜會一肚皮禪。翠巖憫之。勸謁慈明。只窮究玄沙語靈雲未徹處。應時瓦解氷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諸方解路。瘥病不假驢䭾藥。緊要處。豈有如許多佛法也。林間錄云。師辭明。明曰。大事畢竟如何。明呵曰。著衣喫飯不是畢竟。屙屎送尿不是畢竟。）後開法同安。初受請日。泐潭遣僧來審提唱之語。有曰。智海無性。因覺妄以成凡。覺妄元虛。即凡心而見佛。便爾休去。將謂同安無折合。隨汝顛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泐潭聞之不懌。俄聞嗣石霜。

化主歸。上堂。世間有五種不易。一化者不易。二施者不易。三變生爲熟者不易。四端坐喫者不易。更有一種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聻。便下座。（時翠巖眞爲首座。藏主問云。適來和尚道第五種不易。是甚麼人。眞曰。腦後見腮。莫與往來。）師問翠巖。承聞首座常將女子出定話爲人。是否。巖曰。無。師曰。沓而不儉。儉而不沓。爲甚道無。巖曰。若是本分衲僧也少他鹽醬不得。師却回首喚侍者。報典座明日只煑白粥。

洞山圓禪師。嗣雪竇。年甚少。開先暹道者。舉之以應筠入

之請。時師在黃檗。因出邑。相見於淨戒寺。師黙然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即起曰。夜深。妨和尚偃息。趨出。明日各還山。師問永首座。汝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永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師曰。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告。永曰。疑殺天下人。

有僧侍立。師顧視久之。問曰。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作一句說與汝。汝還信否。對曰。和尚誠言。何敢不信。師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將趨。忽咄之曰。隨聲逐色。有甚了期。出去。一僧知之。即趨入。師理前語問之。亦對曰。安敢不信。師又指其左曰。過這邊來。僧堅住不往。師又咄曰。汝來親近我。反不聽我語。出去。（覺範曰。門風壁立。佛祖喪氣。故能起臨濟已墜之道。而今人誣其家風。但是平實商量。可笑也。）

舜老夫暮年有所開示。但曰。本自無事。從我何求。師聞之謂侍者曰。老夫耄矣。何不有事令無事。無事令有事。是謂淨佛國土。成就衆生。

座主德普。講席有聲。兩川稱爲義虎。因禪者激勸。乃造師。問阿難問迦葉。世尊付金襴外。傳何法。迦葉呼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意旨如何。師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曰。曾到。又問曾挂搭否。曰。一夕便發。師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黙然良久理前問。師俛首。普趨出。大驚曰。兩川義虎。不消此老

一唾（普後住禾山十有二年。元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謂左右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爲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衆以其老。又好戲語。復曰。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室。坐普其中。置祭讀文。跪拜上食。普飲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爲之。至明年元日祭徒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

示衆。舉永嘉禪師道。游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爲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諸上座。那個是游底山川。那個是尋底師。那個是參底禪。那個是訪底道。向淮南兩浙廬山南嶽雲門臨濟而求師訪道。洞山法眼而參禪。是向外馳求。名爲外道。若以毘盧自性爲海。般若寂滅智爲禪。名爲內求。若外求。走殺汝。若住於五蘊內求。則縛殺汝。是故禪者。非內非外。非有非無。非實非

虛。不見道。內見外見俱錯。佛道魔道俱惡。瞥然與麽去兮。月落西山。更尋聲色兮。何處名邈。

師室中常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正當問答交鋒。却復伸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又問諸方參請宗師所得。却復垂脚曰。我脚何似驢脚。三十餘年示此三問。學者莫能契旨。天下叢林目爲三關。脫有酬者。師無可否。斂目危坐。人莫涯其意。南州潘興嗣嘗問其故。師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師自頌曰。生緣有語人皆識。水母何曾離得蝦。但見日頭東畔上。誰能更喫趙州茶。我手佛手兼舉。禪人直下薦取。不動干戈道出。當處。超佛越祖。我脚驢脚並行。步步踏著無生。直待雲開日現。方知此道縱橫。總頌曰。生緣斷處伸驢脚。驢脚伸時佛手開。爲報五湖參學者。三關一一透將來。（清隱清源云。先師初侍棲賢湜。泐潭澄。歷二十年。宗門奇奧。經論玄要。莫不貫穿。及因雲峰指見慈明。則一字無用。遂設三關語以驗學者。而學者如葉公畫龍。龍現即怖。 湛堂準頌云。我手佛手。十八十九。雲散月圓。癡人夜走。我脚驢脚。放過一著。龐老笊籬。清平木杓。人人生緣。北律南禪。道吾舞笏。華亭撐船。 張無盡頌云。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諱不得。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鞠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吐不得。人人有個生緣。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燒到四禪天。這漢猶自在旁邊。殺得工夫。 林間錄云。雲蓋智禪師嘗謂予言曰。昔吾再入黃檗。至坊塘。見一僧自山中來。因問三關語。兄弟近日如何商量。僧曰。有語甚妙。可以見意。我手何似佛手。曰。月下弄琵琶。或曰。遠道擊空鉢。我脚何似驢脚。曰。鷺鷥立雪非同色。或曰。空山蹋落花。如何是汝生緣處。曰。某甲某處人。或

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肚饑。時戲之曰。前途有人問上座。如何是佛手驢脚生緣意旨。汝將遠道擊空鉢對之耶。汝將鷺鷥立雪非同色對之耶。若俱將對。則佛法混濫。若揀擇對。則機事偏枯。其僧直視無所言。吾謂之曰。雪峰道底。）

師住歸宗時。一夕火起。大衆讙動山谷。而師安坐如平時。僧洪準欲掖之走。師叱之。準曰。和尚縱厭世間。慈明法道何所賴耶。因整衣起。而火已及榻。坐抵獄。爲吏者拷掠百至。師怡然引咎。不以累人。惟不食而已。兩月而後得釋。鬚髮不剪。皮骨僅在。真點胸迎於中途。見之不自知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師叱之曰。這俗漢。真不覺下拜。（智證傳曰。下獄不食六十日。既釋放菴於石門之南塔。嘗謂門弟子曰。我在獄。證法華經菩薩游戲三昧。經曰。菩薩游戲神通。淨佛國土。心不好樂呵小乘也。以其不能成就衆生耳。弟子請問其說。黃龍曰。凡獄吏之治有罪者。察見其情僞。必痛加

（捶楚。欺詐之實盡。則自釋。雖有酷刑不能申也。罪至於死。亦所甘心者。智迄倘估故也。今學者馳求之廷。欺詐之病。不以知見之慧鍛之。何由而釋。故其平生止以三種語。驗天下衲子。予少年聞老宿夜語及之。今卌年也。其說有補叢林。故錄焉。）師風度凝遠。叢林中有終身未嘗見其破顏者。居積翠時。一夕燕坐。問光燭室。戒侍者令勿言。熙寧二年三月十六日。四祖演長老通法嗣書。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蓋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廻。今出輪廻。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個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翌日午時端坐

示寂。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前山。

袁州楊岐方會禪師。袁州宜春冷氏子。少警敏。不事筆研。及出家。閱經典。輒自神會。折節參老宿。慈明自南源徙道吾石霜。師皆佐之。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寺異日兒孫徧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搊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即拜於泥塗。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曰。你且嚲避。我要去那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未在。慈明飯罷。恒山行。禪者問道。多失所在。師瞯其出未遠。即撾鼓集衆。慈明怒數曰。少叢林。暮而陞座。何從得此規繩乎。師曰。汾陽乃晚參也。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白雲端禪師示衆云。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個隨緣赴感底道理。秖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著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秖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生見得個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麼。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這裏直須悟始得。悟

後更須遇人始得。你道既悟了便休。又何必更須遇人。若悟了遇人底。當垂手方便之時。著著自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者眼。若秖悟得乾蘿蔔頭底。不惟瞎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自傷鋒犯手。你看我楊岐先師問慈明師翁道。幽鳥語喃喃。舉至師禮拜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却在千峰頂上握手。千峰頂上相逢。却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山僧此者臨行。解開布袋頭。一時撒在諸人面前了也。有眼者莫錯怪好。珍重）一日慈明問師。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却在甚麼處。師曰。要悟即易。要迷即難。（圓悟頌云。要悟即易要迷即難。絲毫透不盡。咫尺隔千山。說食終不飽。著衣方免寒。憶昔五臺曾有語。前三三與後三三。）後任楊岐。受請日。拈法衣示衆云。會麼。若也不會。今日無端走入水牯牛隊裏去也。還知麼。筠陽九岫萍實楊岐遂陞座。時有僧出。師曰。漁翁未擲釣。躍鱗衝浪

來。僧便喝。師曰。不信道。僧拊掌歸衆。師曰。消得龍王多少風。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有馬騎馬。無馬步行。曰少年長老。足有機籌。師曰。念汝年老。放汝三十棒。問如何是佛。師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湖南長老。（徑山杲禪師頌云。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顛殺黃幡綽。）乃曰。更有問話者麼。試出來相見。楊岐今日性命在汝諸人手裏。一任横拖倒拽。爲甚麼如此。大丈夫兒須是當衆決擇。莫背地裏似水底按葫蘆相似。當衆引驗。莫便面赤。有麼有麼。出來決擇看。如無。楊岐今日失利。師便下座。九峰勤和尚把住云。今日喜得個同參。師曰。作麼生是同參底事。曰九峰

牽犂。楊岐拽耙。師曰。正恁麼時。楊岐在前。九峰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不是。　慈明忌辰設齋。衆纔集。師於眞前以兩手捏拳安頭上。以坐具畫一畫。打一圓相。便燒香。退身三步作女人拜。首座曰。休捏怪。師曰。首座作麼生。座曰。和尚休捏怪。師曰。兎子喫牛妳。第二座近前打一圓相。便燒香。亦退身三步作女人拜。師近前作聽勢。座擬議。師打一掌曰。這漆桶也亂做。（妙喜曰。楊岐老漢。大似溺却一船麻。却來屎斗裏摭。）　問僧。秋色依依。朝離何處。曰去夏在上藍。師曰。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曰兩重公案。師曰。謝上座答話。僧喝。師曰。那裏學得這虛頭來。曰明眼尊宿難瞞。師曰。恁麼則楊岐隨上座去也。僧擬議。師曰。念汝鄉人。在此放汝三十棒。　問來僧曰。雲深路僻。高駕何來。曰天無四壁。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便喝。師曰。一喝兩喝後作麼生。曰看這老和尚著忙。師曰。拄杖不在。且坐喫茶。　又問來僧。敗葉堆雲。朝離何處。曰觀音。師曰。觀音脚跟下一句。作麼生道。曰適來相見了也。師曰。相見底事作麼生。其僧無對。師曰。第二上座代參頭道看。亦無對。師曰。彼此相鈍置。　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　一日三人新到。師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提起坐具曰。參頭上座。喚這個作甚麼。曰坐具。師曰。眞個那。曰是。師復曰。喚作甚

麼。曰坐具。師顧左右曰。參頭却具眼。問第二人。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句。曰到和尚這裏爭敢出手。師以手畫一畫。僧曰了。師展兩手。僧擬議。師曰了。問第三人。近離甚處。曰南源。師曰。楊岐今日被上座勘破。且坐喫茶。　一日七人新到。師問陣勢既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以坐具便打。師曰。作家。僧又打。師曰。一坐具兩坐具。又作麼生。僧擬議。師背面立。僧又打。師曰。你道楊岐話頭落在甚處。僧指面前曰。在這裏。師曰。三十年後遇明眼人。不得錯舉好。且坐喫茶。　一日八人新到。師問一字陣圓。作家戰將何不出陣與楊岐相見。僧云。和尚照顧

話頭。師曰。楊岐今日抱馬拖旗去也。僧云。新戒打退鼓。師云道。僧擬議。師云道。僧撫掌一下。師曰。謝上座答話。僧無語。師曰。將頭不猛。累及三軍。且坐喫茶。楊畋提刑山下過。師出接。提刑乃問和尚法嗣何人。曰慈明大師。曰見個甚麼道理。便法嗣他。曰共鉢盂喫飯。曰與麼則不見也。師拊膝曰。甚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曰。須是提刑始得。又曰。請入院燒香。楊曰。却待回來。師乃獻茶信。楊曰。這個却不消得。有甚乾爆爆底禪。希見示些子。師指茶信曰。這個尚自不要。豈况乾爆爆底禪。楊擬議。師呈頌曰。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楊曰。和尚爲甚麼就身打劫。

師曰。元來是我家裏人。楊大笑。師曰。山僧罪過。　皇祐改元示寂。塔於雲蓋。（洪覺範曰。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爲積翠南。一爲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焉。駸駸末流。冒其氏者。未可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璵。碔砆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盖碧落碑無贋本也。）

洪州翠巖可眞禪師。參慈明。因之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慈明高弟。師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徹。一日同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礫置盤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慈明。師左右視擬對之。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師愧悚。卽還石霜。慈明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甚急事。夏末了。早至此。師泣曰。被善兄

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瞋目喝曰。頭白齒豁。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脫離生死。師悚然求指示。明曰。汝問我。師理前語問之。明震聲喝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師於言下大悟。　師因首座不安。遣侍者往問訊。座晚間自來陳謝。師曰。法身不安。色身不安。座曰。早來承侍者相問。師曰。泥裏洗土塊。座曰。和尚常用此機。師曰。夜來天帝釋冠子。爲甚落地。座無對。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遂喝出。　師因黃國博問百丈華長老。旣是百丈。爲甚却短小。華曰。今日好天晴。黃不契。却請師代語。師曰。但問將來。黃再問。

師曰。須彌南畔。把手同行。黃佇思。却問意旨如何。師曰。蚊子上鐵牛。黃又佇思。曰不會。請和尚爲某甲說。師曰。你離却妻子來。老僧爲你說。黃曰。秖如和尚還行得麼。師曰。上藍寺裏送客。一日行百千遭。　師語南禪師曰。我他日十字街頭。作個粥飯主人。有僧自黃檗來。我必勸之。南公曰。何必他日。我作黃檗僧。汝今試問。師便問。近離甚處。曰黃檗。師曰。見說堂頭老子脚跟不點地。是否。曰上座何處得這消息來。師曰。有人傳至。南公笑曰。却是汝脚跟不點地。師亦大笑而去。　好問僧。魯祖常見僧來參。何故便面壁去。未有契其機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

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目觀。師將入滅。示疾甚勞苦。席藁於地。轉側不少休。喆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爲乃爾。師熟視呵曰。汝亦作此見解耶。即起趺坐。呼侍者燒香。煙起。遂示寂。

金陵蔣山贊元禪師。傅大士遠孫。三歲出家。七歲爲大僧。十五遊方。謁慈明。明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師遂作驢鳴。明曰。眞法器耳。俾爲侍者。助舂破薪。泯泯者十年。明歿。葬於石霜。師種植八年乃去。兄事蔣山心禪師。心歿。乃繼其席。王荊公與師遊。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師不答。公益扣之。師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質一。更一兩生來。或得純熟。公曰。願聞其說。師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爲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澹泊如頭陀。此爲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及公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師未嘗發視。公罷政府。舟至石頭。入寺。已二鼓。師出迎。一揖而退。公坐東偏。從官賓客滿座。公環視問師所在。侍者對曰。已寢久矣。公結屋定林。往來山中。稍覺煩動。即造師。相向默坐。終日而去。公弟平甫。素豪縱。見師即悚然加敬。問佛法大意。師亦不答。平甫固請爲說。師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原。原於濫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橫肆。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丁寧之曰。善自護持。平甫曰。佛法止於此乎。師曰。至美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如何耳。況出世間法乎。每客來。無貴賤寒溫外無別語。即斂目如入定。宵餕。僧俄報厨庫火。且及潮音堂。衆吐飯若黄。師啜啖自若。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殺一僧。即自刭。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師歸過尸處。

未嘗視。登寢堂危坐。職事側立。冀師有所處分。師斂目如平日。竟不得請而去。　師提綱宗。要機鋒迅敏。　僧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任持事繁。　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屠牛剁羊。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業在其中。　元祐元年。忽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

洪州大寧道寬禪師。僧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以火筯橫火罏上。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頭不欠。尾不剩。　問丹霞燒木佛。院主爲甚眉鬚墮落。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在同安見僧遷化。僧問。既是同安。爲甚病僧遷化。師曰。布施不如還債。　問飲光正見。爲甚拈花却微笑。師曰。忍俊不禁。　問天下禪客。爲甚麼出這個

○不得。師曰。徃徃如斯。　僧問教中云。始知衆生本來成佛。爲甚麽有煩惱菩提。師曰。井草甜。黃連苦。曰却成兩個去也。師曰。你不妨會得好。　問既是一眞法界。爲甚麽有千差萬别。師曰。根深葉盛。曰未審還出得這個也無。師曰。弄巧成拙。

潭州道吾悟眞禪師。示衆。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矢天。幡竿頭上煎鎚子。三個猢猻夜簸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脚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栢。脫殼烏龜飛上天。老僧葛藤盡被汝諸人覷破了也。洞山老人甚是奇特。雖然如是。只行得三步四步。且不過七跳八跳。且道誵訛在甚麽

處。老僧今日不惜眉毛。一時布施。良久曰。丁寧損君德。無言眞有功。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　問如何是常照。曰針鋒上須彌。如何是寂照。曰眉毛裏海水。如何是本來照。曰草鞋裏跨跳。問者退。師曰。常照寂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跨跳。更會針鋒上須彌。眉毛中水常渺渺。　問僧甚處來。曰僧堂裏來。曰聖僧道甚麽。僧近前不審。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過在甚麽處。曰萬里崖州。　上堂。拗折秤衡。將甚麽定斤兩。拈却鉢盂匙箸。將甚麽喫飯。不如向三家村裏東卜西卜。忽然卜著。脫却鼻孔。　上堂。夜來雷聲震地。今朝細雨霏霏。乾枯滋潤。萬物萌芽。且道嘉州大像長得髭鬚多　少。還有道得者麽。若也道得。陝府鐵牛是常不輕菩薩。若道不得。土宿拽脫你鼻孔。　師問僧。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僧擬提坐具。師指曰。離却坐具。作麽生道。僧曰。和尚那裏得這消息來。師便打。僧擬提起坐具。師又打。曰。瞎漢。僧擬議。師又打。曰且坐喫茶。僧便坐。師曰。甚處來。曰石霜。師曰。怪得。　師卧病。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粥飯頭不得氣力。良久曰。會麽。曰不會。師曰。老鼠尾上帶研槌。　數人新到禮拜。師曰。總是浙裏師僧。曰猢猻向火。師曰。跨跳作麽。僧曰。今日得見和尚。師曰。伏惟尚饗。僧無語。師便打。　師在慈明會裏。一日提螺螄一籃。遶院

行云。賣螺螄。令衆下語。皆不契。有一老宿揭簾見。以目顧視。師放身便卧。師放籃子便行。

蘇州定慧超信禪師。問僧。忠國師無情說法。南方尊宿如何商量。僧曰。諸方皆云。六根互用。師曰。教中道。無眼耳鼻舌身意。將甚麽互用。僧擬議。師劈脊便打。

越州姜山方禪師。僧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單著布衫穿市過。曰學人未曉。師曰。騎驢踏破洞庭波。曰透過三級浪。專聽一聲雷。師曰。伸手不見掌。曰還許學人進向也無。師曰。踏地告虛空。曰雷門之下。布鼓難鳴。師曰。八花毬子上。不用繡紅旗。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便打。（正作二則透過下另一則）　問奔流度刃。疾燄過風。未

簷姜山門下。還許借借也無。師曰。天寒日短夜更長。曰。錦帳繡鴛鴦。行人難得見。師曰。髑髏裏面氣衝天。僧召和尚。師曰。雞頭鳳尾。曰。諸方泥裏洗。姜山畫將來。師曰。姜山今日爲客。且望闍黎善傳。雖然如是。不得放過。乃拍禪牀一下。

宣州興教院坦禪師。爲銀工。淬礪瓶器次。有省。即出家叅瑯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衆任興教。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爲甚麼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師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與打雪竇。宗禮拜。

江州歸宗可宣禪師。漢州人。叅瑯邪。一語頓契。後任歸宗。時郭功甫任南昌尉。相與甚厚。而爲郡守所捃。寄書功甫曰。某世緣尚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棄餘喘。托生公家。願無見阻。功甫閱書驚喜。且領之。中夜其妻夢間。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尚來處。功甫撼而問之。以夢告。功甫笑取書以示。果孕。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三歲白雲端過。功甫始見。即曰。吾姪來也。雲曰。與和尚相別幾年。宣倒指曰。四年矣。雲曰。甚處相別。曰。白蓮莊上。雲曰。以何爲驗。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尚齋。忽聞推車聲。雲問。門外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雲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周無疾而逝。

秀州長水子璿講師。郡之嘉興人也。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謁敏曰。敲空擊木。尚落筌蹄。舉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塗。方契斯旨。敏拊而證之。然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邪道重當世。即趨其席。値上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邪憑陵答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領悟。禮謝曰。願侍巾瓶。瑯邪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報佛恩德。勿以殊宗爲介也。乃如教再拜以辭。後住長水。承禀日。領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南嶽雲峰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杖策徧遊江淮。常默坐下板。念耆宿之語。疑之。曰。吾聞臨濟在黃檗三年。黃檗不識也。陳尊宿者。教之令問佛法大意。三問而三被打。未聞諄諄授之也。至大愚而悟。則爲江西宗。耆宿教我。意非徒然。我所欲聞者異耳。乃扣大愚。値愚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莖

虀若喚作一莖虀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汝不念。乍任屋壁疏牖。又寒雪。宜爲衆乞炭。師亦奉命。事罷。復造丈室。巖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闕人。今以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去心。地坐後架。桶箍忽散。自架墮落。師忽然開悟。頓見巖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及吐一辭而出。服勤八年。後出世翠巖。將首座領衆出迎。問曰。德山宗乘。即不問。如

何是臨濟大用。師曰。你甚處去來。座擬議。師便掌。座擬對。師喝曰。領衆歸去。一衆畏服。　僧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巔山巖崖佛法。師曰。獼孫倒上樹。（妙喜曰。若人信受奉行。一生參學事畢。）　僧入室。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便喝。僧茫然。師便問。趙州道甚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　僧問。佛不化本國。和尚爲甚麼歸鄉住持。師曰。放過一著。僧擬議。師便打。　上堂。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已。分別即不生。知諸法惟心。便捨外塵相。諸禪德。只如大地山河。明暗色空。法法現前。作麼生說個捨底道理。於此明得。正在半途。須知向上更有一竅在。便下座。　解夏上堂。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和尚此間以何爲驗。師曰。鐵彈子。曰。學人無用功處也。師曰。學語之流。　上堂。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此事若向言語上作解。意根下卜度。天地懸殊。大丈夫一刀兩段。猶未相應。豈況彼人喚去方丈裏塗糊。指注。槊楞巖聲論。根塵色法。向上向下。有無得失。他時後日。死不得其地。近世更有一般宗匠。二三十年馳聲走譽。只管教人但莫上他言句。喚作透聲色便問東答西。以爲格外之句。將此狂解。遞相沿習。從此混傷宗教。誑惑後生。苦哉苦哉。我王庫中。無如是刀。總若似與麼行脚。淸風林下。守株人。空兔漸遙。春

草綠。下座。　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任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旨歸。鼻孔大頭向下。遂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于禹谿之北。

安吉州西余端師子。始見弄師子。發明心要。往見龍華受印可。遂歸里中。合綵爲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　到華亭。衆請上堂。師陞座曰。靈山師子。雲間哮吼。佛法無可商量。不如打個筋斗。便下座。　章丞相請說法吳山。開堂日。僧宣疏至推倒回頭。趯䠬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回頭和尚以左道惑衆。與潤守呂公方食肉。師徑趨至指之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窘無以對。師捶其頭。推倒而去。妖人不托說）

（法秀州。聽者傾城。師捌任問如何是佛。不托擬議。師耀之而去。常誦法華經。好歌漁父詞。故云。）師命止宣。遂登座拈香祝聖罷。引聲吟曰。不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師頷笑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便下座。　子厚與師對坐。方食次。言欲請師住墳寺。師瞋目對之曰。章惇章惇。請我看墳。我却喫素。你却喫葷。子厚爲大笑。　問。羶羊未挂角時如何。師曰。怕。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却怕。師曰。不曾見恁差異畜生。　偶病牙。謂衆僧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師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都趕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第一不著看官。第二不著喫粥飯。五更遂化。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禪師。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試法（曹洞）華得度。謁投子於海會。乃問。佛祖言教。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爲人處也無。子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師欲進語。子以拂子摵師口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師即開悟。再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師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師以手掩耳。後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師曰。不敢。子曰。煮粥耶。蒸飯耶。師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煮粥蒸飯。子曰。汝作甚麼。師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投子遊菜園。子度拄杖與師。師接得便隨行。子曰。理合恁

麼。師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爲分外。子曰。有同行在。師曰。那一人不受教。子休去。至晚問師早來說話未盡。師曰。請和尚舉。子曰。卯生日。戌生月。師即點燈來。子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師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子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師曰。和尚年尊。缺他不可。子曰。得恁慇懃。師曰。報恩有分。　大觀初。開封尹李孝壽奏師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勅賜紫。及定照師號。師力陳昔誓不受利名。具表辭。上不允。令孝壽躬往諭天子旌善之意。師確然不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憐其無罪。曰。長老枯瘁有疾乎。言有疾。即於法免刑。師曰。已悉厚意。乃不敢妄言。實無疾也。恬然受刑。編管淄州。從之者愈衆。明年冬。勅自便。菴于芙蓉湖。　示衆略曰。夫出家者。爲厭塵勞。求脫生死。休心息念。斷絕攀緣。遇聲遇色。如石上栽花。見利見名。如眼中著屑。無始以來。此等不是不曾經歷。何須苦苦貪戀。如今不歇。更待何時。能盡今時。更有何事。若得心中無事。佛祖猶是冤家。一切世事自然冷淡。方始那邊相應。你不見隱山至死不肯見人。趙州至死不肯告人。匾擔拾橡栗爲食。大梅以荷葉爲衣。紙衣道者秖披紙。玄泰上座秖著布。石霜置枯木堂與人坐臥。秖要死了你心。投子使人辦米同煮共餐。要得省取你事。且從上諸聖有如此榜樣。若

無長處。如何共得。諸仁者。若也於斯體究。的不虧人。若也不肯承當。向後深恐費力。又云。山僧今日向諸人說家門。已是不著便。豈可更去陞堂入室。拈槌竪拂。張眉努目。東棒西喝。如痫病發相似。不見達磨西來。少室山下面壁九年。二祖至於立雪斷臂。可謂受盡艱辛。然而達磨不曾措一辭。二祖不曾問著一句。喚達磨作不爲人得麼。喚二祖作不求師得麼。作五偈述其門風。一曰妙唱不干舌。偈曰。剎剎塵塵處處談。不叅禪處善財叅。空生也解通消息。花雨巖前鳥不銜。二曰死蛇驚出草。偈曰。日炙風吹草裏埋。觸他毒氣又還乖。闇地若教開死口。長安依舊絶人來。

三曰解鍼枯骨吟。偈曰。死中活得是非常。客用他家別有長。半夜髑髏吟一曲。氷河紅燄却清涼。四曰鐵鋸和三臺。偈曰。不是宮商調。誰人和一塲。伯牙何所措。此曲舊來長。五曰古今無間。偈曰。一法元無萬法空。個中那許悟圓通。將謂少林消息斷。桃花依舊笑春風。　政和八年五月十四日。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六。世緣今已足。生不愛天堂。死不怕地獄。撒手橫身三界外。騰騰任運何拘束。移時乃逝

隨州大洪山報恩禪師。衛之黎陽劉氏子。世皆碩儒。師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于朝。乞謝簪紱爲僧。上從其請。遂游心祖道。至投子。未久即悟心要。子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與張無盡友善。張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爲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爲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爲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

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塗。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

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惟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眞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多方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有亦無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物物（物物似應作非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太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惟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爲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爲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爲正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眞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

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塗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雲門）

東京慧林宗本圓照禪師無錫管氏子謁天衣衣舉天親從彌勒內宮而下無著問云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麽法天親曰秖說這個法如何是這個法師久而開悟而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白於衣衣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衣一日室中問師即心即佛時如何師曰殺人放火有甚麽難名遂藉甚高麗僧統義天以王子奉國命使於朝問師名請以弟子禮見問其所得以華嚴經對師曰華嚴經三身佛報身說耶化身說耶法身說耶義曰法身說師曰法身徧周沙界當時聽衆何處蹲立義茫然無對李端愿居士世以佛學名師問曰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既曰無爲作麽生學李無對神宗最重師嘗召對師修然自如無所加損出都日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眞相爲聞者莫不感動出世於瑞光開堂日集衆擊鼓鼓旋於地圓轉震響衆驚却有僧出曰此和尚法雷震

地之祥也。言畢。失僧所在。自是法席日盛。衆恒五百。任淨慈時。民張氏有女子死。母夢女以罪報爲蛇。覺得蛇棺下。持詣師爲說法。令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亡。母祝曰。果我女。入我籠。更持汝詣淨慈。果入。師復爲說法。其夕夢女曰。二報幸解脫矣。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强起安坐。師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個甚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臥。撼之已去矣。師老隱于蘇之靈巖。門弟子遂塔全身焉。（洪覺範曰。富鄭公居洛中。見顒華嚴誦本語。作偈寄之曰。因見顒師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王顒讃漢之。初見本登座。以目四顧。乃證本心。予聞馬鳴曰。如來在世。衆生色心殊勝。圓音一演。隨類得解。今去佛之世二千餘年。而能使王公貴人聞風而悟。瞻顏而證。則其大願真慈之力。無媿紹隆之職者。）

東京法雲寺法秀禪師。秦州辛氏子。母夢老僧托宿。覺而有娠。先是麥積山老僧。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謂魯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場嶺下。魯後聞其所。俄有兒生。既往視之。兒爲一笑。三歲。願從魯歸。遂承魯姓。十九試經圓具。習圓覺華嚴。妙入精義。而頗疑禪宗。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曰。僧問報慈。如何是佛性。慈曰。誰無。又問淨果。果曰。誰有。其僧因有悟。師大笑曰。豈佛性敢有

無之。剙又曰。因以有悟哉。其氣排厲。聞懷禪師法席之盛。徑往參謁。懷貌寒危坐。垂涕沾衣。師初易之。懷收涕。問座主講何經。師曰。華嚴。懷曰。華嚴以何爲宗。師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師曰。以心爲宗。曰。心以何爲宗。師無對。懷曰。毫氂有差。天地懸隔。汝當自看。必有發明。後聞僧舉白兆參報慈。情未生時如何。慈曰。隔。師忽大悟。　任真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衆目笑之。無出問者。師出拜。邀問如何是法秀自己。椒笑曰。秀鐵面乃不識自己乎。師曰。當局者迷。一衆服其荷法心。　長蘆福長老道眼不明。常將所得施利。舟載往上江齋僧。師聞之。往驗其虛實。適至。見福上堂云。入荒田不揀。可殺顢頇。信手拈來草。猶較些子。便下座。師大驚曰。說禪如此。誰道不會。乃謂諸方生滅也。遂躬造方丈禮謁。具說前事。仍請益提唱之語。福爲依文解義。師曰。若如此。諸方不漫道你不會禪。福不肯。師曰。請打鐘集衆。有法秀上座在此。與和尚理會。福休去。　李伯時善畫馬。師呵曰。汝士大夫。以畫名。剙又畫馬。期人誇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遂絕筆。師勸畫觀音贖過。黃魯直工豔詞。師亦詆呵之。魯直笑曰。又當置我馬腹耶。師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犂耳。黃竦然悔謝。遂勵精求道。　元祐五年八月示寂。將入

滅。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師良久。監寺惡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師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延恩法安禪師亦天衣嗣。至黃山如意院。見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安求居之。十年。大厦如化成。乃棄去。下江漢。泝二浙。上天台。泝淮汶。所至接物利生。未嘗失言。亦未嘗失人。晚居武寧延恩寺。草屋數楹。敗牀不簀。以師殊安之。令尹糾豪右。謀爲一新。師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棲止十年而叢林成。僧至如歸。師與秀師昆弟。且相得秀所居莊嚴妙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威光可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秀以書招師。師讀之。一笑而已。僧問其故。師笑曰。吾始見秀有英氣。謂可語。乃今而後知其癡。癡人正不可與語也。問者曉之。曰何哉。師曰。比丘法當一鉢行四方。秀既不能爾。乃於八達衢頭架大屋。從人乞飯以養數百閑漢。非癡乎。師每謂人曰。萬事隨緣。是安樂法。元豐甲子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火焚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辛未歿。）

禮部楊傑居士。字次公。號無爲。歷叅諸名宿。晚從天衣遊。衣每引老龐機語。令叅究。深造。後奉祠太山。一日雞初鳴。覩日如盤湧。忽大悟。乃別老龐偈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寄天衣。衣稱善。會芙蓉楷禪師。公曰。與師相別幾年。蓉曰。七年。公曰。學道來。叅禪來。蓉曰。不打這鼓笛。公曰。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曰。別來未久。善能高鑒。公大笑。公有辭世偈曰。無一可戀。無一可捨。太虛空中之乎者也。將錯就錯。西方極樂。

金陵蔣山法泉禪師。晚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

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明州大梅法英禪師。宣和初。勑天下僧尼爲德士。師肆筆解老子。詣進上稱善。人以爲訣。明年秋。詔復天下僧尼。師獨無改志。紹興初。晨起戴樺皮冠。披鶴氅。執象簡。穿朱履。使擊鼓集衆陞座。召大衆曰。蘭芳春谷菊秋籬。物物榮枯各有時。昔毀僧尼專奉道。後平道佞復僧尼。且道僧尼形相作麼生。復取冠示衆曰。吾頂從來似月圓。雖冠其髮不成仙。今朝拋下無遮障。放出神光照碧天。擲之於地。隨易僧服。提鶴氅曰。如來昔日貿皮衣。數載慙將鶴氅披。還我丈夫調御服。須知此物不相宜。擲之。舉象簡曰。爲嫌禪板太無端。豈料遭他象簡瞞。今日因何忽放下。普天致仕老仙官。擲之。提朱履曰。達磨携將一隻歸。兒孫從此赤脚走。借他朱履代麻鞋。休道時難事掣肘。化鵬未遇不如鵬。畫虎不成反類狗。擲之。橫拄杖曰。今朝拄杖化爲龍。分破華山千萬重。復倚肩曰。珍重佛心真聖主。好將堯德振吾宗。擲下拄杖。斂目而逝。

那州開元法明上座。得法報本。歸里落魄。多嗜酒呼盧。醉則唱柳詞數闋。人呼爲醉和尚。一日謂寺衆曰。吾明日當行。汝等無他往。衆竊笑之。翌晨攝衣就座。大呼曰。吾去矣。聽吾一偈。衆聞奔視。師乃曰。平生醉裏

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宵盃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言訖寂然。撼之已委蛻矣。

僉判劉經臣居士。字興朝。初於佛法未之信。會東林總禪師啓廸之。因醉心祖道。旣而謁慧林沖。於僧問雪竇如何是諸佛本源。竇曰。千峰寒色語下有省。歲餘官雒幕。謁韶山杲。將去任。辭韶。韶曰。公如此用心。何愁不悟。爾後或有非常境界。無量歡喜。宜急收拾。收拾得。卽成法器。收拾不得。或致失心。未幾復謁智海。請問因緣。海曰。古人道平常心是道。你十二時中放光動地。不自覺知。向外馳求。轉踈轉遠。公益疑不解。一夕入室。海舉波羅提尊者對香至王見性是佛之語。問。公不能對。疑甚。歸寢至五鼓。覺。方追念間。見種種異相。表裏通徹。六根震動。天地廻旋。如雲開月現。喜不自勝。因憶韶山所囑。遂抑之。及明。趨智海。以所得告。海爲證據。且曰。更須用得始得。公曰。莫要履踐否。海厲聲曰。這個是甚麽事。却說履踐。公黙契。遂著明道諭儒篇。以警世。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者。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逸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於此。則能明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未嘗須臾離也。唯其迷已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

覺。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鎭相隨。語黙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爲最親者。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也。忽焉在後也。取之左右逢其原也。此儒者之語道最邇者。奈何此道惟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於迦葉。達磨面壁。而宗旨付於神光。六葉旣敷。千花競秀。分宗列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棒行喝。竪拂拈槌。或持叉張弓。輥毬舞笏。或拽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黙一言。一嘘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秖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欲明道者。宜無忽焉。祖祖相傳。至今不絶。眞得吾儒所謂憤而不發。開而弗達者矣。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此道。良哉孔子之言。黙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眞機。然而孔子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旣沒。不得其傳。而所以傳於世者。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者。得之旣久。

日益見前。毋以與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其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嗚呼。是道也。有其人則傳。無其人則絕。余既得之矣。誰其似之乎。終余之身而有其人耶。無其人耶。所不可得而知也。故爲記頌歌詩。以流播其事。而又著此篇。以諭吾徒云。（幻寄曰。簽判不能于千峯寒色幣地。送帶槃波羅提尊者。入無尾巴猢猻隊中。輪轉流淚。悲夫。）

（法眼）杭州淨土院惟政禪師。律身精嚴。蔣侍郎堂。與師爲方外交。蔣一日語師曰。明日有客集。願師來。灑以甘露。師諾之矣。明日遣人要之。師以一偈授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秖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竟不往。有問者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日夜煩萬象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師恒騎黃犢。故俗呼政黃牛。（指月錄法眼宗止于師）

指月錄卷之二十五　終

指月錄卷之二十六

六祖下第十三世

（臨濟）隆興府黃龍祖心晦堂寶覺禪師。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遂復明。叅雲峰悅三年。雖其孤硬。告悅將去。悅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師至黃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就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師於此頓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已入吾室矣。師踊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尋究。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僧寶傳曰。師從容游泳。陸沉衆中。時時往決雲門語句。南公曰。知是般事便休。汝用許多工夫作麼。師曰。不然。但有纖疑在。不到無學。安能七縱八橫。天廻地轉哉。復詢翠巖真。真大奇之。依止三年而真殁。乃還黃檗。南公使分座接納。南公遷黃龍。師復謁泐潭月公。月以經論入玄問。戲笑師。政不自欺。去乃下喬木入幽谷乎。師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學之學。朝宗百川。）

師與夏倚公立談至肇論會萬物爲自己者。及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香桌下。師以壓尺擊狗。又擊香桌曰。狗有情即去。香桌無情自住。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師曰。纔涉思惟。便成剩法。何曾會萬物爲己哉。嘗與僧論維摩。曰三萬二千師子寶座。入毘邪小室。何故不礙。爲是維摩所現神力耶。爲別假異術耶。夫難信之法。故現此瑞。有能

信者始知本來自有之物何故復令更信曰若無信入小必妨大雖然既有信法從何而起耶又作偈曰樓閣門前纔斂念不須彈指早開扃善財一去無消息門外春來草自青　居士吳敦夫自謂多見知識心地明淨偶閱鄧隱峰傳見其倒卓化去而衣亦順身不覺忽疑之曰彼化之異故莫測而衣亦順之何也以問師師曰汝今衣順垂於地復疑之乎曰無所疑也師笑曰此既無疑則彼倒化衣亦順體何疑之有哉敦夫言下開解（羅湖野錄辨是吳德夫）　九江守彭器資問曰人臨命終時有旨訣乎師曰有之曰願聞其說師曰待器資死即說器資起增敬曰此事須和尚始得　師過法昌遇禪師遇問曰承聞和尚造草堂已畢工否師曰已畢工曰幾工師曰止用數百工遇恚曰大好草堂師拊掌笑曰且要天下人疑著　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悟目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據此二人十二時中常有一物蘊在胸中物既在胸不安之相常在目前既在目前觸途成滯作麼生得平穩去祖不言乎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幻寄曰好個赤梢鯉魚可惜向齏甕裏淹殺）　師於南公圓寂之日作偈曰昔人去時是今日今日依前人不來今既不來昔不往白雲流水空徘徊誰云秤尺平直中還有曲誰云物理齊種麻還得粟可憐馳逐天下人六六元來三十六（洪覺範曰法華窮子逆之即躃地常不輕直下之即彼揮罵是二者不知直中有曲捏麻得粟者也）　師室中常舉拳問僧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喚作甚麼（羅湖野錄云無盡居士見兜率悅禪師既有契證詢晦堂家風於悅欲往就見悅曰此老只一拳頭耳乃潜奉書於晦堂曰無盡居士世智辯聰非老和尚一拳垂示則安能使其知有宗門向上事耶未幾無盡遊黃龍訪晦堂於西園先以偈默書菴壁曰亂雲堆裏數峰高絕學高人此遁逃無奈俗官知住處前驅一喝散猿猱徐扣宗門事果示以拳頭話無盡默計不出悅之所料由是易之遂有偈曰久向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時爲侍者書題晦堂肖像曰三問逆擢超玄機於鷲嶺一拳垂示露赤體於龍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黃太史魯直聞而笑曰無盡所言靈犀一點通此藞苴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偈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畫嗟乎無盡於宗門可謂具眼矣然因人之言昧宗師於晦堂鑒裁安在哉悅雖得無盡樂出其門奈狹中媢忌爲叢林口實也幻寄曰兜率謂晦堂此老只一拳頭可謂妙得其髓其後書晦堂赤心片片無盡稱晦堂爲住山翁蓋尊于十號靈源作頌順木行船魯直一笑因風縱火而仲溫云云兜率無盡且笑破鼻孔何能使晦堂點頭也）　將入滅命門人黃魯直廷堅主後事茶毘日鄰峰爲秉炬火不續黃龍師之得法上首死心新禪師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兒也新以喪拒黃強之新秉炬召衆曰不是餘殃累及我爾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指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秖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爇葬靈骨於普覺塔之東（答侍郎韓宗古悟後治習氣書見圭峰章）

隆興府寶峰克文雲菴眞淨禪師陝府鄭氏子坐夏大潙聞舉僧問雲門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曰清波無

透路。師乃領解。徃見黃龍不契。却曰。我有好處這老漢不識我。遂徃香城見順和尚。順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龍垂語云。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有人下得語契。便徃住持。勝上座云。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黃檗。順不覺云。勝上座秖下得一轉語。便得黃檗住。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大悟。方知黃龍用處。（初勝居講聚時。偶以扇勒窓櫺有聲。忽憶教中道。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因大悟。白本講。講令叅問。遂造黃龍。　僧寶傳載師悟緣。無徃見黃龍不契已下語。稱師初學經論。奪京洛講席。經行龍門殿廡。見塑比丘像。瞑目如在定。因幡然自失。南遊徧叅。所至辯論傾坐。人目爲飽叅。後於大溈聞僧誦雲門語而悟。謂師天縱之資。不由師訓。自然得道。特定宗旨于黃龍而已。按大慧宗門武庫載師恒對南禪師真。以手加額云。不是這老和尚。豈能如此。輙罷。良久。又宗門統要載。師侍龍。龍舉白雲端頌臨濟三頓棒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脚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大稱賞之。師曰。某甲見處與端兄一般。龍曰。汝作麼生會。師擬開口。龍喝曰。端會汝不會。則龍于師悟後。尚相切劘。如石霜之於楊岐。武庫似有所承。傳語或失真也。）　遂回見黃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龍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麼處去。龍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龍曰。脚下鞋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得。龍曰。何曾得自在。師指鞋曰。何嘗不自在。龍異之。一日龍曰。適令侍者捲簾。問渠捲起簾時如何。曰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曰水泄不通。不捲不放時如何。侍者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侍者下語。

槃堂始得。龍喝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顧旁僧。師指之曰。只這僧也未夢見。龍大笑。（師初遊方。與二僧偕行到谷隱。薛大頭問云。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無語。師立下看。應聲便喝。薛竪拳作相撲勢。師曰。不勞再勘。薛拽拄杖趁出。薛見石門慈照禪師。）　師居洞山時。僧問。華嚴論云。以無明住地煩惱。便爲一切諸佛不動智。一切衆生皆自有之。只爲智體無性無依。不能自了。會緣方了。且無明住地煩惱。如何便成諸佛不動智。理極淵深。絕難曉達。師曰。此最分明。易可了解。時有童子方掃地。呼之回首。師指曰。不是不動智。却問如何是佛性。童子左右視。惘然而去。師曰。不是住地煩惱。若能了之。即今成佛。　問講師曰。火災起時。山河大地皆被焚盡。世間虛空。是否。對曰。教有明文。安有不是之理。師曰。如許多灰燼。將置何處。講師舌大而乾。笑曰。不知。師亦笑曰。汝所講者紙上語耳。　居歸宗時。方送法眼大師荼毘時。雨新霽。道方滑。忽蹉倒。大衆爭扶而起。師舉火把曰。法眼荼毘。歸宗遭攧。呈似大衆。更無可說。　劉宜翁嘗叅佛印。頗自負。一日見師。便問。長老寫戲來得幾年。師曰。專候樂官來。曰我不入這保社。師曰。爭奈即今在這場子裏。劉擬議。師拍手曰。蝦蟇禪秖跳得一跳。又坐次。劉指禪衣曰。喚作甚麼。師曰。禪衣。曰如何是禪。師乃抖擻曰。抖擻不下。劉無語。師打一下曰。你伎倆如此。敢勘老僧耶。　錢弋郎中

訪師。談久。錢如厠。師令侍者引從西邊去。錢遽曰。旣是東司。爲甚麼向西去。師曰。多少人向東邊討。（後大慧述此云。惡便是趙州問投子不許夜行投明須到。亦不如此語好。）師報謁錢。有藝逸出。師避之。錢戲曰。禪者教誨龍虎。乃畏狗乎。師應聲曰。易伏隈巖虎。難降護宅龍。錢歎賞之。　南康。諸山相會。佛印後至。師問曰。雲居來何遲。曰爲著草鞋從歸宗肚裏過。所以遲。師曰。却被歸宗吞了。曰爭奈吐不出。師曰。吐不出。卽屙出。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寶公云。若欲將心求佛道。問取虛空始出塵。汝今求佛道。虛空向汝道甚麼。其僧於是大悟於言下。　僧問如何是佛。師呵呵大笑曰。何哂之有。師曰。笑你隨語生解。曰。偶然失利。師喝曰。不得禮拜。僧便歸衆。師復笑曰。隨語生解。　僧問。有一人欲出長安。有一人欲入長安。未審那個在先。師曰。多少人疑著。曰。不許夜行。師曰。蚊子錐鐵牛。曰。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鴈下平沙。師曰。長安人已入你合作麼生。曰。春日華山靑。師曰。這僧雖然後生。却可與商量。　僧問。雲門大師欲一棒打殺釋迦老子。和尚又欲糞埽堆裏督殺雲門。未審和尚罪過。還許學人點檢也無。師曰。且莫造次。曰和尚坐斷盧山。爲甚麼不識某甲這話。師曰。三十棒。曰。闕。師曰。點。曰。劄。師曰。念汝做街坊。　師室中問僧云。了也未。僧云。未了。師云。你喫粥了也未。僧云了。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門外甚麼聲。僧云。雨聲。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面前是甚麼。僧云。屛風。師云。又道未了。復云。還會麼。僧云。不會。乃云。聽取一頌。隨緣事事了。日用何欠少。一切但尋常。自然不顚倒。　舒王問。諸經皆首標時處。圓覺經獨不然。何也。師曰。頓乘所演。直示衆生日用現前。不屬今古。只今老僧與相公同入大光明藏遊戲三昧。互爲賓主。非干時處。又問。經曰。一切衆生皆證圓覺。而圭峰以證爲具。謂譯者之訛。如何。師曰。圓覺如可改。維摩亦可改也。維摩豈不曰。亦不滅受而取證。夫不滅受蘊而取證者。與皆證圓覺之意同。蓋衆生現行無明。卽是如來根本大智。圭峰之言非是。舒王大悅。稱賞者累日。　示衆。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脚頭脚尾。橫三豎四。北俱盧洲火發。燒著帝釋眉毛。東海龍王忍痛不禁。轟一個霹靂。直得傾湫倒嶽。雲暗長空。十字街頭廖胡子。醉中驚覺。起來拊手呵呵大笑云。筠陽城中。近來少賊。乃拈拄杖云。賊賊。　上堂。禠無襠。袴無口。頭上靑灰三五斗。趙州老子少賣弄。然則國淸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奈禾黍不陽。蠶競栽桃李。春飄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　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因甚不知。只爲甚深有異。三德六味。施佛及僧。法界人天。普同供養。首座三昧。大衆不知。因

甚不知。對面不相識。開單展鉢。拈匙放筯。大衆三昧各不相知。因甚不知。復拈拄杖橫按云。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卓拄杖便下座。　上堂。舉古人云。如珠在盤。不撥而自轉。只如大衆開單展鉢。拈匙把筯。一切時中所作所爲。又何假人撥而後轉。乃至雲門胡餅。趙州柏樹。德山棒。臨濟喝。又何假人撥而後轉。自是你諸人不悟。却錯會。又干他胡餅柏樹棒喝甚麽事。豈不見六祖大師云。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　示衆。佛法兩字。直是難得人。有底不信自已佛事。惟憑少許古人影響。相似般若。所知境界。定相法門。動即背覺合塵。粘將去。脫不得。或學者來。如

印印泥。遞相印授。不惟自誤。亦乃誤他。洞山門下無佛法與人。秪有一口劍。凡是來者。一一斬斷。使伊性命不存。見聞俱泯。却向父母未生前與伊相見。見伊擬近前。便與斬斷。然則剛刀雖利。不斬無罪之人。莫有無罪底麽。也好與三十拄杖。　上堂。洞山門下有時和泥合水。有時壁立千仞。你諸方擬向和泥合水處見洞山。洞山又不在和泥合水處。擬向壁立千仞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壁立千仞處。擬向一切處見洞山。洞山且不在一切處。你擬不要見洞山。鼻索又在洞山手裏。擬瞌睡。也把鼻索一掣。秖見眼孔定動。又不相識也。不要你識洞山。但識得自己也得。　示衆。新豐古洞。萬壑爭攢。悟本眞宗。千林競簇。古今勝地。佛事長興。所以昔日悟本大師有時提唱云。惟有佛菩提是眞歸仗處。復喝一喝云。猶作這個去就在。諸禪德。只如大師道猶作這個去就在。且道意作麽生。還知落處麽。叢林中多有商量者。有底道問佛問法。似生冤家。況更有歸仗處。故遭悟本大師點檢。有底道悟本只要人休歇去。有底道悟本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似恁麽匹配。又何曾夢見他古人。旣不如是。又且如何。諸禪德。此個大事。須子細。不可粗心。一等參禪窮教。到底宗門中千差萬別。隱顯殊塗。惟大智方明。降茲已往。莫測涯際。而今多是抱不哭孩

兒。打潔淨毬子。把索纜放船。抱橋柱澡洗。彼此丈夫。阿誰無分。若便明去。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入火不燒。入水不溺。　上堂。昔有五百羅漢。以六神通降一毒龍。了不能得。忽異方有一尊者至。衆謂曰。我等盡其神力。降不可得。尊者可能降之。尊者乃彈指一下。其龍便伏。諸禪德。據此還有優劣也無。若言無。五百衆盡其神力。皆曰不能。此尊者一彈指而毒龍便伏。旣有優劣。如何可明。於此明得。作個出格道人。動靜去來。五眼不能覰。十力不能知。堪受人天供養。且消萬兩黃金。於此未明。山門今日作齋供養羅漢。且隨隊長連牀上開單展鉢。下座。（幻寄曰。若作象罔獲玄珠會。便被毒龍噉。）

却。小參示衆云。更有問話者麼。良久云。泊合放過。乃喝。復舉拂子云。耶耶。盡十方世界。若凡若聖。若僧若俗。若草若木。盡向拂子下成佛作祖。無前無後。一時解脫。還有不解脫者麼。設有。命若懸絲。又撫掌曰。知恩者少。所以此個事。論實不論虛。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若纖毫不盡。總落魔界。豈不見古人道。平地上死人無數。過得荊棘林是好手。如今人多是得個身心寂滅。前後際斷。一念萬年去。休去歇去。似古廟裏香鑪去。冷湫湫地去。便爲究竟。殊不知却被此勝妙境界障蔽。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神通光明不得發露。或有執個一切平常心是道以爲極則。天是天。地

是地。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此依草附木。不知不覺。一向迷將去。忽然問他。我手何似佛手。便道是和尚手。我脚何似驢脚。便道是和尚脚。人人盡有生緣處。那個是上座生緣處。便道某是某州人。是何言歟。且莫錯會好。凡百施爲。須要平常一路子以爲穩當。定將去。合將去。更不敢別移一步。怕墮坑落塹。長時一似雙盲底人行路。一條拄杖子寸步抛不得。緊把著。憑將去。步步依倚。一日若道眼豁開。頓覺前非。抛却杖子。撒開兩手。十方蕩蕩。七縱八橫。東西南北。無可不可。豈可一向倚他門戶。傍他行脚。有甚快活。自己畢竟如何。不見雲門大師道。而今天下老和尚。多是師承學解。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當人若是明去。何不一切臨時。又不見臨濟大師云。我這裏是活祖師西來意。把來便用。立處皆眞。他不說古。又如何今。又如何這話得。那話不得。那裏是虛。這裏是實。你與我拈出絲毫許實底道理來看。此蓋當人眼不開。自無見處一向承虛接響。百般忌諱。自纏自縛。直饒與麼說。當下忽然見得個儱分明去。也是棺木裏瞠眼。如今還有無師智。自然智。不與萬法爲侶者。也赫赫底丈夫漢齾齾齖齖。千變萬化。見我恁麼胡言漢語。便好近前驀口摑。拽下椅子。擲向三門外。喝散大衆。豈不快哉。

還有麼。良久云。若無。且看老僧騎案山跳入你諸人眼睛裏。七顛八倒。訶佛罵祖去也。喝一喝。下座。（宗門武庫云。照覺禪師自泐潭移虎谿。乃赴王子淳觀文所請開堂後。百廢並舉。陞堂小參入室無虛日。嘗言晦堂眞淨同門諸老。秖參得先師禪。不得先師道。師曰。蓋照覺以平常無事不立知見解會爲道。更不求妙悟却將諸佛諸祖德山臨濟曹洞雲門眞實頓悟見性法門爲建立。楞嚴經中所說山河大地皆是妙明眞心中所現物。爲胸上語。亦是建立。以古人談玄說妙爲禪。誣罔先聖。聾瞽後昆。眼裏無筋皮下無血之流隨例顛倒。恬然不覺。眞可憐憫。圓覺經云。末世衆生希望成道。無令求悟。惟益多聞。增長我見。又云。末世衆生。雖求善友。遇邪見者。未得正悟。是則名爲外道種性。邪師過謬。非衆生咎。豈虛語哉。所以眞淨和尚小參云。舉執個一切平常至憑將去。晦堂和尚謂學者曰。你去廬山無事甲裏坐地去。而今子孫門如死厭。良可嘆也。）

朱顯謨世英問佛法大意。師以書答曰。辱書以佛法爲問。佛法至妙無二。但未至於妙。則互有

長短苟至於妙。則悟心之人。如實知自心究竟本來成佛。如實自在。如實安樂。如實解脫。如實清淨。而日用惟用自心。自心變化把得便用。莫問是非。擬心思量。已不是也。不擬心。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一一如蓮花不著水。所以迷自心故作衆生。悟自心故成佛。而衆生即佛。佛即衆生。由迷悟故。有彼此也。如今學者多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樂解脫。心外妄有禪道。妄立奇特。妄生取捨。縱修行落外道二乘禪寂斷見境界。（洪覺範曰。眞淨之言。蓋救一時之弊。然其旨要曉然可以發人之昧昧）

法界三觀六頌　色空無礙。如意自在。萬象森羅。影現中外。出沒去來。此土。他界。心印廓然融通廣大。　理事無礙。如意自在。倒把須彌卓向纖芥。清淨法身。圓滿土塊。一點鏡燈。十方海會。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不動道場。十方世界。東涌西沒。千差萬怪。火裏蝍蟟。吞却螃蠏。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趁出婬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張無盡寓荆南。以道學自居。少見推許。佛果禪師謁之。劇談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眞。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萬。了萬爲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風帀帀之波。張於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張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涉。張色爲之慍。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張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張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麻三斤。故眞淨偈云云。即舉此偈。張曰。美哉之論。豈易聞乎。）　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拈起一毛重重法界。一念徧入無邊剎海。只在目前。或顯或晦。　事事不知色空。誰會理事。既休鐵船下海。石火電光。咄哉不快。橫按鏌鎁。魔軍膽碎。　崇寧元年十月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跏趺辭衆。衆請說法。師笑曰。今年七十八。四大將離別。火風既分散。臨行休更說。遺誡諸徒。衆畢。泊然而寂。又七日闍維。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烟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分塔於泐潭洞山。（大慧云。老南下尊宿。五祖只肯晦堂眞淨二老而已。自餘不肯他也。五祖爲人。如綿裏一柄刀相似。纔拶著。便將咽喉一剌剌殺你去也。若是眞淨。脚上著也即脚上殺你。手上著也即手上殺你。咽喉上著也即咽喉上殺你。）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遊方至雙嶺寺。謁法昌遇禪師。遇方附火。師揭簾。遇詬曰。誰故出我烟。師反走。遇呼曰來。汝何所來。曰大寧。遇曰。三門夜來倒。知否。師愕然曰不知。遇曰。吳中石佛。大有人不曾得見。師惘然。即展拜。遇使謁翠巖眞。久之無省。及謁黃龍。於積翠始盡所疑。　政和五年三月七日陞座說偈曰。未出世。頭如馬杓。出世後。口如驢觜。百年終須自壞。一任天下卜度。歸方丈安坐。良久乃化。

吉州隆慶院慶閑禪師。福州古田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而孕。及生。白光滿室。幼不近酒胾。年十一出

家。二十遠遊。貌豐頎。寡言語。惟道是究。所至自處罕與人接。有卽之者。一舉手而去。又事黃龍。龍甚重之。時與翠巖順公同在黃檗。順時時詰問師。師橫機無所讓。順謂龍曰。閑輕易。且語未辨觸淨。龍曰。法。如是以情求閑。乃成是非。師嘗問龍。文首座何如。在黃檗時。龍曰。渠在黃檗時。如人暴富。用錢如糞土。邇來如數世富人。一錢不虛用。既龍過雙嶺。師謁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百丈。曰。幾時離彼。師曰。正月十三。龍曰。脚跟好痛與三十棒。師曰。非但三十棒。龍喝曰。許多時行脚。無點氣息。師曰。百千諸佛亦乃如是。龍曰。汝與麼來。何曾有纖毫到諸佛境界。師曰。諸佛未必到慶閑境界。龍隨問。如何是汝生緣處。師曰。早晨喫白粥。如今又覺饑。問我手何似佛手。師曰。月下弄琵琶。問我脚何似驢脚。師曰。鷺鷥立雪非同色。龍咨嗟而視曰。汝剃除鬚髮。當爲何事。師曰。秖要無事。龍曰。既無事。何須剃髮。師曰。若不剃髮。爭知無事。曰。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個閑人天地間也。師曰。是何言歟。曰。靈利衲子。師曰。也不消得。龍便喝。師拍一拍。龍又喝。師便出。復侍次。龍曰。此間有辨上座者。汝著精彩。師曰。他有甚麼長處。曰。他拊汝背一下。又如何。師曰。作甚麼。曰。他展兩手。師曰。甚處學這虛頭來。龍大笑。師却展兩手。龍喝。師便出。齋後又侍立。龍問。㦬㦬鬆鬆。兩人共一椀。作麼生會。師曰。百雜碎。曰。盡大地是個須彌山。撮來掌中。汝又作麼生會。師曰。兩重公案。曰。這裏從汝胡言漢語。若到同安。如何過得。（英邵武住同安師將往謁故云）師曰。渠也須到這個田地始得。曰。忽被渠指火爐曰。這個是黑漆火爐。那個是黑漆香桌。甚處是不到處。師曰。慶閑面前且從恁麼說話。若是別人。笑和尚去。龍拍一拍。師便喝。明日同看僧堂。曰。好僧堂。師曰。極好工夫。曰。好在甚處。師曰。一梁拄一柱。曰。此未是好處。師曰。和尚又作麼生。龍以手指曰。這柱得與麼圓。那枋得與麼匾。師曰。人天大善知識。須是和尚始得。便出。龍出堂外。曰。適來與麼。是肯你。不肯你。師曰。若與麼。何曾得安樂處。師上方丈問訊。龍曰。據汝知見。秖得上梢。不得下梢。師曰。某甲上梢亦得。下梢亦得。曰。如何是上梢。師曰。風過樹頭搖。曰。如何是下梢。師曰。刀斫斧斲。龍曰。老僧卽不然。師曰。如何是上梢。曰。頭鬅鬙耳卓朔。曰。如何是下梢。曰。緊峭草鞋。師曰。謝師答話。龍便喝。明日侍立。龍問。得坐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方卽方。遇圓卽圓。曰。汝與麼說話。猶帶唇齒在。師曰。慶閑卽與麼。和尚作麼生。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拊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龍大笑曰。一等是精靈。師拂袖而去。由是學者爭歸之。師室中每垂問。魚行水濁。鳥飛毛落。亮座主一入西

山。爲甚麼杳無消息。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告衆將入滅。說偈曰。露質浮世。奄忽入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澗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說偈畢。乃入浴。浴出。方以巾搭膝而化。神色不變。爲著衣。手足和柔。髮剃復出。畫工就寫其真。首忽自舉。次日仍平視。太守來觀。願留全身。而僧利儀曰。遺言令化。闍維日。薪盡火滅。跏趺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斛。初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卧病。夢有訶者曰。聞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子由夢中作銘。覺復疏之。中有云。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子由其知言哉。洪覺範爲師傳贊曰。潛菴爲予言。閑爲人氣剛而語急。嘗同宿。見其坐而假寐。夢語滾滾。而領略識之。皆古衲機緣。初以爲適然。已而每每連榻。莫不爾。蓋其欵誠於道。精一如此。唐道氤識明呈義於般若。聞薰不一。而沉佇想自起現行。閑之去留踐履之驗。非聞薰不一者也。（張無垢問大慧曰。某每於夢中必論語孟。何如。慧舉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無垢曰。非老師莫聞此論也。又慧答向伯恭侍郎書曰。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一段因緣。黃面老子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教中自有明文。惟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顚倒。以日用日前境界爲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爲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顚倒中又顚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顚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爲安定海。令悟夢與非夢悉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捨。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某三十六歲之所疑。讀之不覺抓著癢處。亦嘗以此問圓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某復曰。如某未睡著時。佛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依師及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受用。及乎上牀半醒半覺時。已做主宰不得。夢見得金寶。則夢中歡喜無量。夢見被人以刀杖相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怖惶恐。自念此身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况地水火風分散。衆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這裏方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信。每日我自顧。寤與寐分明作兩段。如何敢開大口說禪。除非佛說寤寐恒一是妄語。則我此病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是我自未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薰風自南來。忽然去却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真大慈悲。粉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寤時便是寐時底。寐時便是寤時底。佛言寤寐恒一。方始自知。這般道理。拈出呈似人不得。說與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承問妙喜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不覺依實供通。子細讀來教。字字至誠。不是問禪。亦非見詰。故不免以昔時所疑處吐露。願居士試將老龐語漫提撕。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先以目前日用境界作夢會了。然後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宗得說。孔子奠兩楹。決不是夢矣。　高峰妙禪師初參斷橋。無所省。既參雪巖。欽令看無字。初每詰其日用所做工夫如何。久之不問做處。一入門便問阿誰與你拖這死屍來。聲未絕。便痛拳打出。未幾巖遷南明。峰過徑山。忽於夢中憶斷橋和尚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寢食俱忘。東西不辨。至第六日。在堂下行。見衆僧堂內出。不覺輥於隊中。至三塔閣上諷經。擡頭忽見演和尚真讚。有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頓悟巖所問拖死屍語。如放下百二十斤擔子。乃過南明謁巖。巖變加鍛煉。峰於古人公案雖不受瞞。及開口則又覺有礙。於日用中尚不得自由。如欠人債相似。巖遷天寧。峰又隨侍巖

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嚴云。睡夢中作得主麼。峰云。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峰茫然不能答。嚴云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你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這一覺畢竟主人公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峰稟教。即自誓云拚一生作個癡獃漢。定要這一著子明白。經及五年一日寓菴睡覺正疑此事。忽同宿道友推枕子墮地作聲驀然打破疑團。如在網中跳出。追憶日前所疑佛祖誵訛公案。古今差別因緣。恰如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圓悟禪師和靈源瞌睡歌云。懵懵懂懂無巴鼻。兀兀陶陶絕忌諱。信任流光動地遷。不論冬夏推瞌睡。個中滋味佛不知。空咄蛤蚌與螺師。放身不管卧水底。與發長揑布袋兒。鼻息如雷誰領得。尋常少見有醒時沒醒時。良有以。要明瞌睡中宗旨。從來一覺到天明佛來不解擡身起。縱使舒光徧大千。終難換我無憂底。枝疎親渾打失瞌睡根靈莫窮詰。有人契會便參同。睡著須知更綿密

指月錄卷之二十六終

指月錄卷之二十七

六祖下第十三世

隆興府泐潭洪英禪師。閱華嚴十明論。至爲眞智慧無（臨濟）體性。不能自知無性。故爲無性之性。不能自知無性故名曰無明。華嚴第六地曰。不了第一義。故號曰無明。將知眞智慧本無性。故不能自了。若遇了緣而了。則無明滅矣。是謂成佛要門。願以此法紹隆佛種。然令諸方誰可語此。良久喜曰。有積翠老在。即日造黃檗南禪師席。檗與語達旦。曰。荷擔大法。盡在爾躬。厚自愛。 又往見翠巖眞點胸。方入室。眞問曰。女子出定意旨如何。師引手掐眞膝而去。眞笑曰。賁起筈客。未在。眞自是知其機辯脫略。奧曰。大稱賞之。於是一時學者宗向。 僧禮拜起便垂下袈裟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烟息。弓弰壁上懸。僧却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漢。 上堂。釋迦老子。當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釋迦老子旁若無人。當時若遇個明眼衲僧。直教他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然雖如是。也須是銅沙鑼裏滿盛油始得。（妙喜曰。可貴可賤。） 南昌潘居士同宿雙嶺居士曰。龍潭見天皇時節。冥合孔

子。師驚問。何以驗之。曰孔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師以爲何如。師笑曰。楚人以山雞爲鳳。世傳以爲笑。不意居士此語相類。汝擎茶來。我爲汝接。汝行益來。我爲汝受。汝問訊。我起手。若言是說。說個甚麼。若言不說龍潭何以便悟。此所謂無法可說。是名說法。以世尊之辯。亦不能加此兩句耳。學者但求解會。譬如以五色圖畫虛空。鳥窠無佛法可傳授。不可默坐。閑拈布毛吹之。侍者便悟。學者乃曰。拈起布毛。全體發露。似此見解。未出教乘。其可稱祖師門下客哉。九峰被人問。深山裏有佛法也無。不得已曰有。及被窮詰無可有。乃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學者卜度曰。剎說。衆生說。三世熾然說。審如是。教乘自足。何必更問祖師意旨耶。要得脫體明去。譬如眼病人求醫治之。醫者但能去翳膜。不曾以光明與之。居士推牀驚曰。吾受積翠法道。未有繼者。今知盡在子躬。厚自愛。　雙嶺順禪師問菴中老師好問學者。併却咽喉唇吻道取一句。首座曾道得麼。師乾笑。已而有偈曰。阿家嘗醋三尺喙。新婦洗面摸著鼻。道吾答話得腰褌。玄沙開書是白紙。順公屈服。　熙寧二年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初九日謂衆曰。領衆不肅。正坐無德。吾有媿責龍。呼維那鳴鐘集衆。叙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

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衆也。言卒而逝。

袁州仰山行偉禪師。受賢首宗於太三藏。成名。見同學法亮者。叅南宗。問曰。汝今稱禪者。禪宗與義。語我來。亮曰。待我死後。爲汝敷說。師曰。狂耶。亮曰。我狂已息。汝今方熾。卽趨去。師因棄講謁南禪師。匆造室。南公必斂目良久。乃語。師曰。和尚見行偉。必合眼。何耶。曰麻谷見良遂來。荷鉏鉏草。良遂有悟處。我見汝來。但開閉目。汝雖無悟。然且有疑。尚亦可在。師滋不曉。時泐潭月禪師與南公同坐夏積翠。月以經論有聲。師常侍坐聽其談論。因讀小釋迦傳。曰。韋尚書問仰山寂公禪師。尋常如何接人。寂曰。僧來必問。汝爲何事曰來親近。又問。還見老僧否。曰見。又問。老僧何似驢。僧未有酬者。韋曰。若言見。爭奈驢。若言不見。今禮覲誰。以此故難答。寂曰。無人如尚書辨析者耳。月公稱善。師亦以爲然。南公獨曰。潙仰宗枝。不到今者。病在此耳。師日夜究思。不悟其意。將治行而西。卜菴嵩少之下。爲粥飯僧。夜與一僧同侍坐。僧問法華經言。得解一切衆生語言陀羅尼。何等語是陀羅尼。南公顧香罏。僧卽引手候火有無。無火。又就添以炷香。仍依位而立。南公笑曰。此是陀羅尼。師驚喜。進曰。如何解南公令僧且去。僧揭簾趨出。南公曰。若不解。爭能與麽。師方有省。　師律身甚嚴。燕坐忘夜旦。占一室謝

絶交遊有過師者虛已座以延之躬起炷香叉手而立南公聞之以爲太絶物非和光同塵義面誚之師曰道業未辦歳月如流大根器如雲門趙州猶曰我惟粥飯二時是雜用心又曰我豈有工夫閑處用刿行偉根器日劫相倍者寧暇囿世情事清談詼悦人增我相乎南公賢之夏夜坐深林祖以飼蚊蚋膓赤作十日不愈以刀絶之尺許血流不止門人泣曰師奈何不少忍師曰爲其障我行道莿伏牀上無所利於物得死不愈於生乎元豐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說偈而化後三日闍維得五色舍利骨石挃索勾連塔於寺之東

黃龍恭首座出世住禪林訪法昌遇和尚遇問曰見說你要爲黃龍燒香是否曰不敢遇曰龍生龍子須是解興雲吐霧始得師曰隨家豐儉遇曰你未拈香早鈍置黃龍了也師曰且莫多口遇曰你且道黃龍實頭處作麽生師提起坐具遇喚行者討坐具來行者提在手中遇便打云你二十年後也道見老僧來師後任衡之華光乃有坦率之風罹有司民其衣華光既遭回祿而師語錄於灰燼中字畫無損餘紙悉盡信般若之明驗矣

安吉州報本慧元禪師參黃龍師每坐下板輒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揭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久而頓釋其疑一日爲達上座咨問入室龍曰既是達了爲甚麽更來師曰事不厭細龍曰你便打趯出去不是做得老僧侍者師曰不得一句龍遂行入方丈師曰大小黃檗龍頭蛇尾龍笑而已　師脅不至席二十年平生規法南禪師作止元祐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千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

景福順禪師得心印於老黃龍嘗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鑪燒若能於此全知曉曠劫無明當下消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顏貌如生素與潘

延之善臨終使人要延之敘別延之至而師去矣

黃檗積翠永菴主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爲奇曰見偉藏主有個安樂處師曰舉似我奇敘所得師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以語偉偉曰汝非永不非奇走積翠質之南公南亦大笑師聞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古錐

延慶洪準禪師得法黃龍天資純至聞人之善喜見眉宇聞人之惡合掌扣空暮年不領院事寓跡于寒溪寺年已逾八十矣平生日夕無所營爲眠食之餘惟吟梵音讚觀世音而已臨寂弟子皆赴供惟一僕夫

在。安坐讀孔雀經一周。瞑目而逝。三日不傾。鄉人觀者如堵。師忽開目而笑。使坐於地。弟子還。師呼立。其右握手如炊。熟狀。良久視之。寂然去矣。顏色如生。道俗塑而龕之。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叅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攧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朶。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師遊廬山。圓通訥以院事讓師。而訥處東堂。未幾。訥厭閙寂。郡守至。自陳客情。太守惻然目師。師笑唯唯而已。明日陞座曰。昔法眼禪師有偈曰。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盡圓明一顆寒。方便遣情猶不是。更除方便太無端。大衆且道情作麼生遣。喝一喝。下座。負包去。一衆大驚。挽之不可。　示衆。明明知道只是這箇。為甚麼透不過。只為見人開口時便喚作言句。見人閉口時便喚作良久默然。又道動展施為。開言吐氣。盡十方世界內。無不是自己。所以墮在塗中。隱隱猶懷近日嫌。豈不見雲門道。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遂舉手云。觀世音菩薩將

錢來買胡餅。放下手云。元來却是饅頭。又不見山僧在法華時。嘗示衆云。無業禪師道。一毫頭聖凡情念未盡。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大衆。直饒一毫頭聖凡情念頓盡。亦未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瞎漢。但恁麼看取。叅。　示衆曰。此事如萬仞崖頭相似。總知道放著手便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法華今日不動一毫頭教諸人到底去也。擲拄杖下座。　示衆。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現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妙喜曰。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決定可信。瓊樓玉殿被一莖草蓋却。莫被他熱瞞。徑山恁麼道。為已得一回汗出者說。若未得一回汗出者。切不得疑著。）　僧問。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時如何。師曰。風吹日炙。曰。恁麼則無處容身去也。師曰。碓擣磨磨。曰。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師曰。可貴可賤。僧彈指一下。師曰。恰是。僧吐舌。師曰。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僧呵呵大笑。師曰。放過一著。

金陵保寧仁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近火先焦。曰。如何是道。曰。泥裏有刺。曰。如何是道中人。曰。切忌踏著。　上堂。山僧入拔舌地獄去也。以手拽舌云。阿哪阿哪。　上堂。古人底今人用。今人底古人為。古今無背面。今古幾人知。哪嗚呀。一九與二九。相逢不出手。

上堂有手脚無背面明眼人看。不見。天左旋。地右轉。拍膝云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　示衆云釋迦老子四十九年說法。不曾道著一字。優波毱多丈室盈籌。不曾度得一人。達磨不居少室。六祖不住曹溪。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拍膝顧衆云。且喜得天下太平。

比部孫居士因楊岐來訪。値視斷次。士曰。某爲王事所牽。何由免難。岐指曰。委悉得麼。士曰。望師點破。岐曰。此是比部弘願深廣。利濟羣生。士曰。未審如何。岐示以偈曰。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處。棒下血淋淋。士於此有省。

潭州大溈慕喆眞如禪師。上堂。月生一。大地茫茫誰受屈。月生二。東西南北沒把鼻。月生三。善財特地向南叅。所以道放行則怛薩舒光。把住則泥沙匿曜。且道放行是。把住是。良久云。圓伊三點水。萬物自尖新。師室中問學者。趙州洗鉢盂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則師以手托之曰。歘去。自其分座接納。至終未嘗換機。　師律身精嚴。放叅罷。輒自作務。使令者在側。如路人。　紹聖二年十月八日。無疾說偈曰。昨夜三更風雷忽作。雲散長空。前溪月落。良久別衆趨寂。闍維舍利斟許。大如豆。目睛齒爪不壞。分塔於京潭。

福州聖泉紹燈禪師。古田陳氏子。生時異香滿室。紫帽覆首。幼不茹葷。觀諸經論。如宿習。一日索浴更衣陞座四方檀信湊至。師說偈曰。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示寂。兩日後聞鐘聲忽復醒。自後四大輕安。身頻出舍利。元豐中。本郡大旱。太守孫公請師祈雨。其澤大沛。後凡有所禱。輒應。不著所終。（又有慧力善周禪師者。元祐元年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而逝。五日後鬚髮再生。亦玉泉嗣。）

郢州丹霞子淳禪師。（曹洞）上堂。舉德山示衆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德山恁麼說話。可謂是。秖知入草求人。不覺通身泥水。子細觀來。秖具一隻眼。若是丹霞則不然。我宗有語句。金刀剪不開。深深玄妙旨。玉女夜懷胎。

洪州寶峰闡提惟照禪師。嘗夜坐閱道。時風雪震薄。聞警道者傳呼過之。隨有所得。辭去。大觀中芙蓉嬰難。師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師舉杖擊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鰲山也耶。比至沂。芙容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　示聽藏主法語五則。一曰。曹山立四禁。盡衲僧命脉。透得過。切忌依倚。將來了事人。須別有生機一路。二曰。衲僧向異類中行履。先德道異類墮。此了事人病。明安道須是識主始得。三曰。闡提尋常向人道。不得叅禪。不得學佛。只要伊如大死人。只恐聞此語作無事會。作無法可當情會。正是死不得。若是死得。決不肯作這般見解。他時爲人切宜

子細。四曰。吾家立五位爲宗。從徃人以理事明。以寂照會。以能所見以體用解。盡落今時。何得名爲教外別傳之妙。生死路頭那個是得處。總不恁麼時如何卜度。即不中。五曰。有情故情滲漏。有見故見滲漏。有語故語滲漏。設得見無情無語無拘任便。問他你是何人。

襄州石門元易禪師。上堂。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塲。心空及第歸。大衆秪如聞見覺知。未嘗有間。作麼生說個心空底道理。莫是見而不見。聞而不聞謂之心空耶。錯。莫是忘機息慮。萬法俱捐。銷能所以入玄宗。泯性相而歸法界。謂之心空耶。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未審畢竟作麼生。還會麼。良久曰。若實無爲無不爲。天堂地獄長相隨。三尺杖子攪黃河。八臂那吒冷眼窺。無限魚龍盡奔走。捉得循河三脚龜。脫取殼。鑽錐錐。吉凶之兆便分輝。借問東村白頭老。吉凶未兆若何爲。休休休。古徃今來春復秋。白日騰騰隨分過。更嫌何處不風流。咄。

東京淨因自覺禪師。政和五年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襲分而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個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個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東京法雲善本大通禪師。遊方至蘇州瑞光。謁圓照。坐（雲門）定。照特顧之。師便契旨。　僧問寶塔原無縫。如何指示人。師曰。烟霞生背面。星月遶簷楹。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竟日不干清世事。長年占斷白雲鄉。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太無厭生。　師所至見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胾名者。不食。其真誠應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屆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屆期而化。與圓照齊名。時號大小本。

投子修顒禪師。叅慧林。因喫攧有省。作偈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　富鄭公因趙清獻公警發。不捨晝夜力進此道。謁師於投子。會師方爲衆登座。富見師左右顧視忽有省。因執弟子禮。趨函丈。命侍者請爲入室。師見即曰。相公已入來。富弼猶在外。富聞汗流浹背。即大悟。隨以頌寄圓照。頌見圓照章中。

清獻公趙抃。字悅道。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宗教。會佛慧來居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公

嘗自題偈齋中曰。腰佩黃金已退藏。個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秖是柯村趙四郎。復曰。切忌錯認。臨終遣書佛慧。有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

指月錄卷之二十七 終

校譌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葉第四行）隱（誤作師）○（二十三葉第六行）誦（誤作頌）○（二十七葉第十九行）臭（誤作突）○（四十五葉第十五行）也（誤作向）

卷之二十五

（三葉第十二行）來（誤作末）○（三十一葉第三行）坐（舊本作倒）

音釋

卷二十四之二十七

鑠（式灼切商入聲銷金）舐（上紙切時上聲以舌取食物也）渤澥（音孛蟹海別枝）弛（詩止切音始釋也）逴（尺約切音綽行貌蹇也）揕（職任切斟去聲擬擊也）搘（旨而切音支）鷃（於諫切音晏鷃鴳也）襵（質涉切音摺衣襵）隲（職日切音質）湜（承職切音寔）榼（克合切堪入聲酒器）齓（同齔音襯毀齒也）詬（古候切音垢恥也詈也）暹（思廉切音纖日

光聲也）黐（抽知切音癡膠也）耄（莫報切音㥘惛忘也）譁（胡瓜切音華諠譁）掖（夷益切挾持也）闞（虎瞻切音喊怒聲又聲大貌）偵（丑成切音稱探伺也）畋（音田獵也）駸（七林切音侵馬行疾也）璠璵（音煩于魯寶玉）贗（魚澗切音鴈偽物）捃（舉窘切均入聲拾取也）癇（何艱切音閑小兒癲癇）徼（古弔切音教循也繞也掠也境也邊也塞也徼者取邀遮之義）夤（夷眞切音夤緣連也）窆（悲念切音貶去聲下棺也）罯（遏合切庵入聲覆蓋）齇（側加切音查齒不正也）齖（牛加切音牙）胾（資四切音恣切肉曰胾）痁（詩廉切閃平聲瘧疾）黏（力尼切泥不熟貌）苴（側下切音鮓查滓也）劘（眉波切音磨）躂（他達切音躂足跌也）鬅鬙（音朋僧髮亂貌）拴（且緣切音詮揀也）抃（皮面切音便）顒（魚容切音玉平聲）掐（苦洽切嵌入聲手刺）雒（音洛）

指月錄卷之二十八

六祖下第十四世

臨濟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韶州黃氏子。（傳作王）生有紫肉幕左肩。右袒如僧伽黎。比壯。魁岸。黑面如梵僧。以氣節蓋衆。好面折人。初謁棲賢秀鐵面。秀問上座甚處人。師曰廣南韶州。又問曾到雲門否。師曰曾到。又問曾到靈樹否。師曰曾到。秀曰如何是靈樹枝條。師曰長底自長短底自短。秀曰廣南蠻莫亂統。師曰向北驢只恁麼。拂袖而出。秀器之。而師無留意。至黃龍謁晦堂。堂竪拳問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汝喚作甚麼。師罔措。經二年方領解。然尚談辯無所牴牾。堂患之。偶與語。至其銳。堂遽曰住住說食豈能飽人。師窘。乃曰某到此弓折箭盡。望和尚慈悲指個安樂處。堂曰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全（傳作偷）心乃可耳。師趨出。一日聞知事捶行者。而迅雷忽震。即大悟。趨見晦堂。忘納其屨。即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叅得底禪。某是悟得底。堂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　謁喆禪師於嶽麓。喆問是凡是聖。師曰非凡非聖。喆曰是甚麼。師曰高著眼。喆曰恁麼則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曰且道是凡是聖。喆曰爭奈頭上漫漫。脚下漫漫。師仰屋作噓聲。喆曰氣急殺人。師曰恰是。拂袖便出。　謁法昌遇禪師。遇問近離甚處。師曰某甲自黃龍來。遇曰還見心禪師麼。師曰見。遇曰甚麼處見。師曰喫粥喫飯處見。遇拈火筯子鑪中曰這個又作麼生。師拋脫火筯便行。　師室中問僧。月晦之陰。以五色彩著于瞑中。令百人千萬人夜視其色。寧有辨其青黃赤白者麼。僧無語。師代曰個個是盲人。　王正言問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師曰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否。王曰不疑。師曰復何疑也。王於言下領解。　師住翠巖時。翠巖有淫祠。鄉人禳禬酒胾無虛日。師誡知事令毀之。知事辭以不敢

掇禍。師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躬自毀拆。俄有巨蟒盤臥內。引首作吞噬之狀。師叱之。蟒遁去。安寢無他。（雪堂行和尚拾遺錄載此事云。是齊安王祠。乃李王景遠也。復云。師一夜夢神人峩冠而前告曰。弟子爲師所斥。不遑安處。欲之廣南假莊夫六十人。師諾之。未幾莊夫疫死者滿其數。師後問學者曰。且道果有鬼神否。若道有。又不打殺死心。若道無。莊夫爲什麼却死。答者皆不契。適眞淨會中元首座至。師如前問。元云。甜瓜連蔕甜。苦瓠連根苦。師大喜之。元乃辯才高弟也。）　領雲巖建經藏。太史黃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志鑱於碑陰者。師罵曰。凌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之。視之志已灰燼。而藏記安然無損。　晚屬疾。退居晦堂。夜叅。豎起拂子云。看看拂子病。死心病。拂子安。死心安。拂子穿却死心。死心穿却

拂子。正當恁麽時。喚作拂子。又是死心。喚作死心。又是拂子。畢竟喚作甚麽。良久云。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有乞末後句者。師示偈曰。末後一句子。直須心路絕。六根門既空。萬法無生滅。於此徹其源。不須求解脫。平生愛罵人。只爲長快活。　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小參。說偈曰。說時七顛八倒。默時落二落三。爲報五湖禪客。心王自在休參。十五日。泊然坐逝。荼毗設利五色。後有過其區者。獲之尤甚。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於晦堂丈室之北。

隆興府黃龍靈源惟清禪師。生南州武寧陳氏。少垂髫。日誦數千言。有異比丘見之。引手熟視。驚曰。菰蒲中

有此兒耶。告其父母令出家。年十七爲大僧。見延安耆宿法安。安曰。汝苦海法航也。我尋常滿濆耳。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亟行無後。師至黃龍。泯泯與衆作息。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諸佛前曰。儻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爲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寶覺。覺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或致亂。令就侍者房熟寐。　洪覺範與師爲法門昆仲。嘗聞師論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麽處。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爲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曰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

脫生死。病在什麽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爲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眞。非眞花也。　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食罷掩房遣呼以栖首座至。敘說決別。乃起浴更衣。以手指頂。侍者爲淨髮訖。安坐而寂。前十日。自作無生常住眞歸告銘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第四十八世孫惟清。雖從本覺應緣而生。而了緣即空。初無自性。氏族親里。莫得而詳。但以正因一念。爲所宗承。是則釋迦之遠孫。其號靈源叟。據自了因所了妙性無名字中示稱謂耳。亦臨濟無位眞

人。傳大士之心王類矣。亦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惟證乃知。餘莫能測者歟。所以六祖問讓和尚。什麽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麽物恁麽來。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曰修證即不無。汙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汙染。是諸佛之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茲蓋獨標淸淨法身。以遮教外別傳之宗。而揀云報化非眞佛。亦非說法者。然非無報化大功大用。謂若解通報化。而不頓見法身。則滯汙染緣。乖護念旨。理必警省耳。夫少室道行。光騰後裔。則有雲門偃。奮雄音絕唱於國中。臨濟玄。振大機大用於天下。皆得正傳。世咸宗奉。惟清望臨濟九世祖也。今宗教衰喪。其未

盡絕滅者。唯二家徵派。斑斑有焉。然名多媿實。頗適當危寄。而朝露身緣。勢迫隤墜。因力病釋俗從眞。敘如上事。以授二三子。吾委息後。當用依奠觀究。即不違先聖法門。而自見深益。愼勿隨末法所向。乞空文於有位。求爲志銘。張飾說以逸吾。至囑至囑。因自作瘞目所叙曰。無生常任眞歸告。且繫之以銘。銘曰。無涯湛海。瞥起一漚。亘乎百年。曷浮曷休。廣漠清漢。欻生片雲。有無起滅。隱顯何分。了茲二者。即見實相。十世古今。始終晛盍。吾銘此旨。昭示汝曹。泥多佛大。水長船高。門弟子遵師遺誡。藏骨石于海會。示生死不與衆隔也。

龍興府泐潭草堂善清禪師。謁黃龍。龍示以風幡話。久而不契。一日龍問。風幡話子作麽生會。師曰。迥無入處。乞師方便。龍曰。子見猫兒捕鼠乎。目睛不瞬。四足踞地。諸根順向。首尾一直。擬無不中。子誠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自靜。默然而究。萬無失一也。師從是屛去閑緣。歲餘。忽然契悟。以偈告龍曰。隨隨昔昔。隨隨隨後無人識。夜來明月上高峰。元來秖是這個賊。龍頷之。復告之曰。得道非難。弘道爲難。弘道猶在己。說法爲人難。旣明之後。在力行之。大凡宗師說法。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子入處眞實。得坐披衣。向後自看。自然七通八達去。師復依止七年。乃辭。

韓子蒼問大慧曰。清公如何。慧曰。向聞其拈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爲侶因緣云。魚龍蝦蟹向甚處著。若如此。亦渠得其名。子蒼持此語達師。師曰。公向他道。譬如一人船行。一人陸行。二人俱至。慧聞此語。乃曰。草堂得也。

吉州青原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秖是山。見水秖是水。大衆。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更參三十年。迥無入處在。）

漳州保福本權禪師。黃山谷初有所入。問晦堂。此中誰

可與語。堂曰。漳州權。師方督役開田。山谷同晦堂往致問曰。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麽。師曰。是男是女。黃擬議。師揮之。堂謂曰。不得無禮。師曰。這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　上堂。寒山偈曰。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老僧即不然。吾心似燈籠。點火內外紅。有物堪比倫。來朝日出東。傳者以爲笑。死心和尙見之。歎曰。權兄提唱若此。誠不負先師所付囑也。

太史山谷居士黃庭堅。初謁秀圓通。語具圓通章。自是遂著發願文。痛戒酒色。日惟朝粥午飯。銳志參求。旣依晦堂。乞指徑捷處。堂曰。秖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

爲隱乎。吾無隱乎爾者。太史居常如何理論。公擬對堂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堂山行次。時巖桂盛開。堂曰。聞木樨花香麼。公曰。聞。堂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切。堂笑曰。秖要公到家耳。久之。謁死心新禪師。隨衆入室。心見張目問曰。新長老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公無語。心約出曰。晦堂處參得底。使未著在。後左官黔南。道力愈勝。於無思念中。頓明死心所問。報以書曰。往年嘗蒙苦苦提撕。長如醉夢。依稀在光影中。蓋疑情不盡。命根不斷。故望崖而退耳。謫官在黔南道中。晝臥覺來。忽爾尋思。被天下老和尚瞞了多

少。惟有死心道人不肯。乃是第一相爲也。

祕書吳恂居士。字德夫。參晦堂。堂謂曰。平生學解記憶多聞。卽不問。你父母未生已前。道將一句來。公擬議堂以拂子擊之。卽領深旨。連呈三偈。其後曰。咄這多知俗漢。戲盡古今公案。忽於狼藉堆頭。拾得蜣蜋糞彈。明明不直分文。萬兩黃金不換。等閒拈出示人。秖爲走盤難看。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初首衆於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和尚。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師面熱汗下。曰。願和尚不吝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師茫然。遂求入室

智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師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智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師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智曰。你但向尿臭氣處參取。師依教。卽謁洞山。深領奧旨。復謁智。智曰。見關西子後大事如何。師曰。若不得和尚指示。洎乎蹉過一生。遂禮謝。師復謁眞淨。後出世鹿苑。有淸素者。久參慈明。寓居一室。未始與人交。師因食蜜漬荔枝。偶素過門。師呼曰。此老人鄉果也。可同食之。素曰。自先師亡後。不得此食久矣。師曰。先師爲誰。素曰。慈明也。某忝執事十三年耳。師乃疑駭曰。十三年堪忍執事之役。非得其道而何。遂饋以餘果。稍稍

親之。素問師所見者何人。曰洞山文。素曰。文見何人。師曰。黃龍南。素曰。南匾頭見先師不久。法道大振如此。師益疑駭。遂袖香詣素作禮。素起避之曰。吾以福薄。先師受記。不許爲人。師益恭。素乃曰。憐子之誠。違先師之記。子平生所得。試語我。師具通所見。素曰。可以入佛。而不能入魔。師曰。何謂也。素曰。豈不見古人道。末後一句。始到牢關。如是累日。素乃印可。仍戒之曰。文示子者。皆正知正見。然子離師太早。不能盡其妙。吾今爲子點破。使子受用得大自在。他日切勿嗣吾也。師後嗣眞淨。如素所戒。　師室中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秖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甚麼

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麽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麽處去。（張無盡以頌答三問。其一曰。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晳。從來孝子諱爺名。其二曰。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個轉身時節子。莫教閻老等閑知。其三曰。鼓合東村李大妻。西風驀野淚沾衣。碧蘆紅蓼江南岸。却作張三坐釣磯。）　元祐六年冬。浴訖。集衆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謁圓通璣禪師。入室次。璣舉僧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意作麽生。師曰。恩大難酬。圓通大稱賞之。後數日。衆立僧秉拂。機思遲鈍。閧堂大笑。師有慚色。次日

特爲大衆茶。安茶具在案上。恧無以自處。偶打翻茶具。瓢子落地跳數跳。悟得答話機鋒迅捷。無敢當者。復至眞淨處。因看祖師偈云。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豁然大悟。後出世。時上堂小參。常謂人曰。和尚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又言和尚熙寧三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陷了華山一十八州。你輩茄子瓠子。那裏得知。或曰寶華王座上。爲甚麽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大慧宗門武庫云。法雲佛照杲禪師。嘗退居景德鐵羅漢院。殿中有木羅漢數尊。京師苦寒。杲取而燒之。擁爐達旦。次日淘灰中。得舍利無數。諸座主輩皆目之爲外道。蓋佛照乃升霞輩流。非俗眼所能識也。又云。佛照杲和尚初住歸宗。專精行道。未嘗少懈。深夜修敬罷。坐於僧堂地鑪中。忽見二僧入堂。一人厖眉雪頂。一人少年。皆丰姿頎然。杲心喜。自謂曰。我座中有如此僧。須史二人出堂。杲躡其後。見入佛殿中。杲亦隨入。燈影熒煌。鑪中尚有火。杲炷香禮佛。二僧復出。亦躡其後。至佛殿前。偶失所在。自念忘却香匣在殿內。回身取時。見殿門扃鑰。遂與直殿行者守舜開門。舜取鑰匙開門。見鑪中香烟未散。香匣在實階上。自不諭其故。妙喜親見佛照說。時守舜在旁。猶指以爲證。）

隆興府泐潭湛堂文準禪師。初謁梁山乘禪師。乘曰。驅烏未受戒。敢學佛乘乎。師捧手曰。壇場是戒耶。三羯磨梵行阿闍黎是戒耶。乘大驚。師笑曰。雖然。敢不受教。遂受具足戒。於唐安律師。旣謁眞淨。淨問近離甚處。師曰。大仰。曰。夏在甚處。師曰。大潙。曰。甚處人。師曰。興元府。淨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罔措。淨曰。適來祇對。一一靈明。一一天眞。及乎道個我手何似佛手。

便成窒礙。且道病在甚處。師曰。某甲不會。曰。一切現成。更教誰會。師服膺。就弟子之列。餘十年。所至必隨。紹聖三年。眞淨移居石門。衲子盈盛。凡入室扣問。必瞋目危坐。無所示。見來學則往治蔬圃。率以爲常。師謂同行恭上座曰。老漢無意於法道乎。一日舉杖决渠。水濺衣。忽大悟。走叙其事。淨訴曰。此乃敢爾薺苴耶。自此跡愈晦。名愈著。　初雲巖虛席。郡牧命死心禪師舉所知。心曰。準山主。住得。某未嘗識渠。見有洗鉢頌甚好。牧請舉。心舉云。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頭向下。若也不會。問取東村王大姐。牧奇之。因請主雲巖。死心舉師住雲巖。心謂寺丞張邦昌曰。這個長

老極有鼻孔。一日會諸山于南昌。師後至。心指曰。這川僧唱喏也破句。便敢出來做長老。師喝一喝。曰。何嘗破句來。心顧昌曰。向道有鼻孔。昌大悅。　一日新到相看。展坐具。師曰。未得人事。上座近離甚處。曰。盧山歸宗。師曰。宗歸何處。曰。嗄。師曰。蝦蟇窟裏作活計。曰。和尚何不領話。師曰。是你豈不從歸宗來。曰。是。師曰。驢前馬後漢。問。第二上座近離甚處。曰。袁州。師曰。夏在甚處。曰。仰山。師曰。還見小釋迦麼。曰。見。師曰。鼻孔長多少。僧擬議。師曰。話墮阿師。　問僧。你來作甚麼。曰。特來問訊和尚。師曰。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曰。和尚莫瞞人。師曰。馬大師爲甚麼從闍黎脚跟下走過。僧無語。師曰。却是闍黎瞞老僧。　一日法堂上逢首座。便問向甚麼處去。座曰。擬與和尚商量一事。師曰。便請。曰。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師曰。爲甚拈起鞏縣茶瓶。却是饒州磁椀。曰。臨崖看滸眼特地一場愁。師叫屈。座吐舌而退。　僧問。教中道。若有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隕。未審此理如何。師遂展掌點指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一羅二土。三水四金。五太陽。六太陰。七計都。今日計都星入巨蟹宮。寶峰不打這鼓笛。便下座。　上堂。五五九四十五。聖人作而萬物覩。秦時𨍏轢鑽頭尖。漢祖殿前樊噲怒。曾聞黃鶴樓崔顥題詩在上頭。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可知禮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驀拈拄杖起身云。大衆。寶峰何似孔夫子。良久曰。酒逢知己飲。詩向會人吟。卓拄杖下座。　上堂。剳。久雨不晴。直得五老峰頭黑雲靉靆。洞庭湖裏白浪滔天。雲門大師忍俊不禁。向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禱祝呪願。願黃梅石女生兒子。母團圓。少室無角鐵牛。常甘水草。喝一喝云。有甚麼交涉。復顧衆曰。不因楊得意。爭見馬相如。　師自浙回沩。謁深禪師。（亦眞淨嗣）尋命分座。間有悟侍者。見所擲爨餘有省。詣方丈通所悟。深喝出。因喪志。自經於延壽堂廁後。出沒無時。衆憚之。師故於半夜登溷。方脫衣。悟即提淨水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未幾。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悟纔接。師執其手問曰。汝是悟侍者那。悟曰。諾。師曰。是當時在知客寮見掉火柴頭。有個悟處底麼。參禪學道秪要知個本命元辰下落處。汝剗地作此去就。汝在藏殿移首座鞋。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又在知客寮移桄子。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汝每夜在此移水度籌。豈不是汝當時悟得底。因甚麼不知下落。却在這裏惱亂大衆。師猛推之。索然有聲。由是絕跡。　師平生律身以約。雖領徒弘法。不異在衆時。晨興後架。秖取小杓湯洗面。復用濯足。其他受用。大率類此。放叅

龍。方丈侍者人力。便如路人。掃地煎茶。皆躬親爲之。政和五年夏。師臥病。進藥者。令忌毒物。師不從。有問其故。師曰。病有自性乎。曰無。師曰。既無自性。以空納空。吾未嘗顛倒。首座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跛驢上壁。曰和尚也好喫一服藥。師曰。朽木搭橋。曰也知和尚不解忌口。師曰。你作麼生。座擬進語。師曰。你也好喫一服藥。七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得設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塔于南山之陽。

瑞州清涼慧洪覺範禪師。郡之彭氏子。少孤。依三峰靘禪師。爲童子。日記數千言。十九試經得度。從宣祕度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眞淨于歸宗。淨遷石門。師隨至。淨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之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淨曰。你又說道理耶。一日頓脫所疑。述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叵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蝦。淨見爲助喜。（智證傳曰。余昔菴於高安九峯之下。有僧問予曰。臨濟會中。兩僧一日相見同時下喝。臨濟聞之。陞座曰。大衆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僧便問。那個是賓。那個是主。臨濟曰。賓主歷然。余方欲酬之。頓見三玄三要之旨。於是再拜曰。大哉無爲寂滅之幢也。雖百千世有聞之者。偷心死盡。况余去大師餘二百年哉。作偈曰。一句中具三玄門。一玄中具三要路。細看即是陷虎機。忽轟一聲塗毒鼓。偷心死盡眼麻迷。石女夢中毛卓豎。又蘿湖野錄云。寂音尊者洪公。初於歸宗參侍眞淨和尚。而至寶峯。一日有客問眞淨曰。洪上人參禪如何。眞淨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既退。洪不自安。即詣眞淨求決所疑。眞淨舉風穴頌曰。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是安身法。洪便喝。眞淨曰。這一喝也有

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於言下有省。翌日因違禪規遭刪去。時年二十有九。及遊東吳。寓杭之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眞淨曰。五白猫兒無縫罅。等閑拋出令人怕。翻身跳擲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欛。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笑樹頭老男翁。只能上樹不能下。自後復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有所證。妙喜老師蓋嘗語此。而叢林鮮有知者。反以文華才辯而掩其道。微妙喜亦何由取信於後耶。又按林間錄。覺範自述云。古之人有大機智。故能遇緣即宗。二章是覺範與僧談靈雲偈。至玄沙未徹語。僧請益。覺範因示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云云。）至臨川。與朱世英遊相好。俄上藍長老者至。上藍謂世英曰。覺範聞工詩耳。禪則其師猶錯。矧弟子耶。世英笑曰。師能勘驗之乎。上藍曰諾。居一日。同遊疎山。飯於逆旅。上藍以手畫案。謂師曰。經軸之上。必題火字。是何義。師即畫圓相。橫一畫曰。是此義也。上藍愕然。師爲作偈曰。以字不成八不是。法身睡著無遮蔽。衲僧對面不知名。百衆人前呼不起。上藍歸。舉似世英。世英拊手曰。孰謂詩僧。亦能識字義乎。因同看汾陽作犢牛偈曰。有頭無角實堪嗟。百劫難逃這作家。凡聖不能明得盡。現前相貌有些些。師謂世英曰。此偈又于字義之訓詁也。　崇寧二年。會無盡居士張公于峽之善溪。張嘗自謂得龍安悅禪師末後句。叢林畏與語。因夜話及之。曰。可惜雲菴不知此事。師問所以。張曰。商英頃自金陵酒官。移知豫章。過歸宗見之。欲爲點破。方叙悅末後句未卒。此老大怒罵曰。此吐血禿丁。脫空妄語。不得信。既見其盛怒。更不欲叙之。師笑曰。相公但識龍安口

傳末後句。而真藥現前。不能辨也。張大驚。起執師手曰。老師真有此意耶。師曰。疑則別參。乃取家藏雲菴頂相。展拜贊之。書以授師。其詞曰。雲菴綱宗。能用能照。天鼓希聲。不落凡調。冷面嚴眸。神光獨耀。孰傳其真。覿面爲肖。前悅後洪。如融如肇。 棗柏曰。華嚴第三會。於須彌山頂上說十住表入理棄智。非生滅心所得至故。如須彌山在大海中。高八萬四千由旬。非手足攀攬所及。明八萬四千塵勞山住煩惱大海。於一切法無思無爲。卽煩惱海枯竭。塵勞山便成一切智山。煩惱海便成性海。若起心思慮。有所攀緣。則塵勞山愈高。煩惱海愈深。不可至其智頂。師曰。首楞嚴曰。汝但棄其生滅。守於真常。常光現前。根塵識心。應時銷落。故維摩大士現神力。卽時須彌燈王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寶覺禪師曰。以師子座之高廣。毘耶室之狹小。佇思其間。卽成妨礙。嘗問轉運判官夏倚。汝言情與無情共一體。時有狗卧香桌下。乃以壓尺擊香桌。又擊狗。曰。狗有情卽去。香桌無情卽住。如何得成一體。倚不能對。寶覺曰。纔入思惟。便成剩法。前聖所知。轉相傳授。皆此旨也。而學者莫能明。如言彈指而五百毒龍屈伏。女子之定亦出。尤昭著明白者也。溈山嘗語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而仰山曰。慧寂信位亦不立。予恨仰山極力道不盡。

法華經曰。世尊於一切衆前現大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世。師曰。溈山嘗曰。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而學者不能深味此語。苟認意度而已。譬如衆盲捫象。隨所得之爲是。故象偏爲尾爲蹄爲腰爲牙。而全象隱矣。般若經曰。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者。真常也。非凝然一物。卓不變壞之常也。而解法華者曰。佛音深妙。觸處皆聞。超越凡聖。則其舌廣長。高出梵世。此殆所謂隨語生解。謬矣乎。楞伽經曰。不應攝受隨說計著。真實者離名字。故大慧如爲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觀指。不得實義。如是愚夫隨言說指。攝受計著。至竟不捨。終不能得離言說指第一實義。師曰。僧問九峰禪師曰。深山中還有佛法也無。答曰有。僧曰。如何是深山中佛法。答曰。石頭大者大。小者小。今學者聞舉。便欣然以爲解了。有詰之者。則曰。觸目全真。頭頭顯現。嗟乎。此所謂觀指不得實義者也。予嘗與僧自逍遙山。經亂石磵。入五峰。休於樹陰。舉此因緣。作偈曰。石頭若是佛法。法身應不靈聖。佛法若有大小。法身應分少剩。枯骨頭上沒汁。衲僧眼見不信。八萬四千法門。一句爲汝說盡。 唐僧復禮有法辯。當時流輩推尊之。作真妄偈。問天下學

者曰。眞法性本淨。妄念何由起。從眞有妄生。此妄何所止。無初卽無末。有終應有始。無始而無終。長懷惜玆理。願爲開玄妙。析之出生死。淸凉國師答曰。迷眞妄念生。悟眞妄卽止。能迷非所迷。妄得長相似。從來未曾悟。故說妄無始。知妄本自眞。方是恒妙理。分別心未忘。何由出生死。圭峰禪師答曰。本淨本不覺。由斯妄念起。知眞妄卽空。知空妄卽止。止處名有終。迷時號無始。因緣如夢幻。何終復何始。此是衆生源。窮之出生死。又曰。人多謂眞能生妄。故妄不窮盡。爲決此理。重答前偈曰。不是眞生妄。妄迷眞而起。悟妄本自眞。知眞妄卽止。妄止似終末。悟來似初始。迷悟性皆空。皆空無終始。生死由此迷。達此出生死。師謂二老所答之辭。皆未副復禮問意。彼問眞法本淨。妄念何由而起。但曰迷眞不覺則孰不能答耶。因爲明其意。作偈曰。眞法本無性。隨緣染淨起。不了號無明。了之全佛智。無明全妄情。知覺全眞理。當念絕古今。底處尋終始。本自離言詮。分別卽生死（徐六擔板）　宗鏡錄曰。雖然心卽是業。業卽是心。既從心生。還從心受。如何現今消其妄業報。答曰。但了無作。自然業空。所以云。若了無作。惡業一生成佛。又曰。雖有作業。而無作者。卽是如來秘密之教。又凡作業。悉是自心橫計外法。還自對治。妄取成業。若了心不取境。境不自生。無法牽情。云何成業。師爲作偈釋其旨曰。舉手炷香而供養佛。其心自知應念獲福。舉手操刃恣行殺戮。其心自知死入地獄。或殺或供。一手之功。云何業報罪福不同。皆自橫計。有如是事。是故從來枉沉生死。雷長芭蕉。鐵轉磁石。俱無作者。而有是力。心不取境境亦自寂。故如來藏不許有識。　師曰。晉鳩摩羅什。兒時隨母至沙勒。頂戴佛鉢。私念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卽重。失聲下之。母問其故。對曰。我心有分別。故鉢有輕重耳。予以是知一切諸法。隨念而至。念未生時。量同太虛。然則卽今現行分別者。萬類紛然。何故靈驗不等。曰。是皆亂想虛妄。如因夢中事。心力昧略微劣故也。嗟乎。人莫不有忠孝之心也。而王祥臥冰則魚躍。耿恭拜井則泉冽。何也。蓋其養之專。故靈驗之應。速如影響。　涅槃經。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諸佛世尊有秘密藏。是義不然。何以故。諸佛世尊。惟有密語。無秘密藏。譬如幻主機關木人。人雖覩見。屈伸俯仰。莫知其內。而使之然。佛法不爾。咸令衆生。悉得知見。云何當言佛世尊有秘密藏。佛讚迦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言。如來實無秘密之藏。何以故。如秋滿月。處空顯露。淸淨無翳。人皆覩見。如來之言。亦復如是。開發顯露。淸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又曰。又無語者。猶如嬰孩

言語未了。雖復有語。實亦無語。如來亦爾。語未了者即秘密之言。雖有所說。衆生不解。故名無語。故石頭曰。乘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藥山曰。更須自看。不得絕却言語。我今爲汝說者個語。顯無語底。長慶曰。二十八代祖師。皆說傳心。且不說傳語。且道心作麼生傳。若也無言啓蒙。何名達者。雲門曰。此事若在言語上。三乘十二分教。豈是無說。因甚麼道教外別傳。若從學解機智得。只如十地聖人。說法如雲如雨。猶被佛訶。見性如隔羅縠。以此故知一切有心。天地懸殊。雖然如是。若是得底人。道火何曾燒著口耶。師每曰。衲子於此徹去。方知諸佛無法可說。而證言說法身。如何是言說法身。自答曰。斷頭船子下揚州。　大般若經曰。諸天子竊作是念。諸藥叉等言辭呪句。雖復隱密。而當可知。尊者善現於此般若波羅蜜多。雖以種種言辭顯示。而我等輩竟不能解。善現知彼心之所念。便告之言。汝等天子。於我所說不能解耶。諸天子言。如是如是。具壽善現復告言。我曾於此不說一字。汝亦不聞。當何所解。何以故。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文字言說。皆遠離故。由於此中說者聽者及能解者。皆不可得。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所證無上正等菩提其相甚深。亦復如是。曹溪大師將入滅。方敢全提此令者。知大乘種性純熟故。僧問歸新州意旨。乃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至江西馬祖。南嶽石頭。則大振耀之。故號石頭爲真金鋪。馬祖爲全提。其機鋒如大火聚擬之則死。學者乃欲以意思解。不亦悞哉。　有僧詢師曰。如古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答曰。不落或答曰。不昧。問如何是大悲千手眼。答曰。通身是。有問之者。則曰。我則不然。曰。徧身是。或有問如何是佛。或答曰。臭肉等來蠅。有問之者。曰。我則不然。破驢脊上足蒼蠅。或問擬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或答曰。何必。有問之者。曰。何不道個不必。如諸老宿所示。何以分其優劣。得達其旨於法無礙。謂一切語言。無用揀擇。信手拈來也耶。則彼皆輕重問答。錙銖而較之謂臨機直須辨別也耶。則彼之理致具在。若無可同異者。此吾所嘗疑。不能釋也。師曰。我不解子之疑。然聞世尊在日。有比丘根鈍無多聞性。佛令誦苕帚二字。日夕誦之。言苕則已忘帚。言帚則又忘苕。每自勉責。係念不休。忽能言曰苕帚。於此大悟。得無礙辯才。子能如誦苕帚者。當見先德大慈悲故爲物之心。僧讋讋而去。　莊子言。藏舟於壑。藏山於澤。釋者造語如流。至曰藏天下於天下。未有不嗒然危坐。置筆而思者。晦堂老人嘗問學者此義如何。對之甚衆。晦堂笑曰。汝善說道理。師作偈記其意曰。天下心知不可藏。紛紛嗅跡但尋香。端能百尺竿頭步。始見林梢挂

角羊。又問列子載兩小兒論日遠近。不決而質於孔子。孔子不答。其意何在。學者皆曰。聖如夫子。亦莫能辨此理。是無以說也。嬾堂亦笑之。師作偈釋之曰。涼溫遠近轉增疑。不答當渠痛處錐。尚逐小兒爭未已仲尼何獨古難知。　師曰。靈源禪師謂予曰。道人保養。如人病須服藥。藥之靈驗易見。要須忌口乃可。不然服藥何益。生死是大病。佛祖言教是良藥。汙染心是雜毒。不能忌之。生死之病無時而損也。予愛其言追念圓覺經曰。末世諸衆生。心不生虛妄。佛說如是人現世即菩薩。法句經曰。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但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南嶽思大禪師悟入法華

三昧。即誦曰。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汾陽無業大達國師。一生答學者之問。但曰莫妄想。是謂稱性之語。見道徑門。而禪者易其言。反求玄妙。良可笑也。（師之著述最佳者。是臨濟宗旨一篇。自首至無盡頌之。皆論三玄三要。錄於臨濟章。次述十智同眞。錄於汾陽章。次述四賓主。錄於臨濟章。龍山論賓主語錄於龍山章。洞山論賓主語錄洞山章。次與朱世英上藍論經帖首八字。語錄之本章。論法華經世尊廣長舌語錄於本章。獨論華嚴經語教乘常談不錄耳。）建炎二年五月。示寂於同安

南嶽石頭懷志菴主。預講席十二年。宿學爭下之。嘗欲會通諸宗異義。以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賢首宗祖師也。而談法身。則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耶。師不能對。即遊方。至洞山

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師趨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師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師識其意。拜賜而行。諸方力挽出世。師不應。菴居於衡嶽石頭。二十年不與世接。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師對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個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崇寧元年冬。徧辭山中之人。曳杖竟去。留之不可。曰。龍安照禪師吾友也。偶念見之耳。龍安聞其肯來。使人自長沙迎之。居於最樂堂。明年六月晦。問侍者曰。昏暮。曰。巳夕

矣。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而寂。

廬山羅漢院系南禪師。臨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虛空。不留朕跡。乃歸方丈跏趺而逝。

信州永豐慧日菴主。自機契雲居。熟遊湘漢。既歸永豐或處巖谷。或居鄽市。令鄉民稱丘師伯。凡有所問。以莫曉答之。忽語邑人曰。吾明日行腳去。汝等可來相送。於是矚路者畢集。師笑不已。衆問其故。即書偈曰。丘師伯莫曉。寂寂明皎皎。日午打三更。誰人打得了。投筆而逝。

泉州尊勝有朋講師。嘗疏楞嚴維摩等經。學者宗之。每疑祖師直指之道。故多與禪衲遊。一日謁開元。跡未及閫。心忽領悟。元出。遂問座主來作甚麼。師曰。不敢貴耳賤目。元曰。老老大大。何必如是。師曰。自是者不長。元曰。朝看華嚴。夜讀般若。則不問。如何是當今一句。師曰。日輪正當午。元曰。閑言語。更道來。師曰。平生仗忠信。今日任風波。然雖如是。秖如和尚恁麼道。有甚交涉。須要新戒草鞋穿。元曰。這裏且放你過。忽遇達磨問。你作麼生道。師便喝。元曰。這座主今日見老僧氣衝牛斗。師曰。再犯不容。元拊掌大笑。

慶元府育王無竭淨曇禪師。紹興丙寅夏。辭衆。檀歸付

院事。四衆擁師。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欛。今朝死去見閻王。劒樹刀山得人怕。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方鑽龜打瓦。收足而化。闍維。設利如霰而下。

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比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奘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煖則可知矣。如何是自知底事。遂往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破。洎謁圓照本禪師。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云。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師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云。我有個譬喻說似你。你一似個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個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遠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

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一日有僧見磨轉。遽指以問師曰。此神通耶。法爾耶。師褰衣旋磨一帀。僧無語。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師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

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雲一日示衆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衆下語不契。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雪堂和尚拾遺錄云。五祖在受業寺逐字禮蓮經。一夕遇屎字。欲問禮遠疑。乃白諸老宿曰。如何屎字亦稱為法寶。其禮至此疑不解。老宿曰。據汝所問。可以南詢。汝正是宗門中根器也。祖遂南遊。初抵興元府。經時逗留。隨房僧赴請。猶違初志。受業師聞之。寄信至祖。祖開緘只見兩行字云。汝既出得醋甕。又却淹在醬缸裏。祖讀罷即日登途。往浙西參圓照本。次見浮山遠。遠異其根器。指見白雲端。端示以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因緣。久之未契。一日自廊趨上法堂。疑情頓息。未幾令充磨頭。下與燈錄同。豈拾遺所載禮經事。是成都習唯識巳前事。迦葉不覆藏因緣。乃白雲所示。南泉摩尼珠因緣。乃師所請益。記者各述所聞。而拾遺所載詞燈錄所刪棄耶。拾遺錄又云。白雲一日室中舉雲門示衆。如許大栗子。喫得幾個。衆下語皆不契。問師。師曰。懸羊頭賣狗肉。雲駭之。師嘗曰。我參二十年。今方識羞。後靈源聞。嘆曰。好識羞。兩宅因作正續銘。遂載銘中。有俗士投師出家。自曰捨緣。師曰。何謂捨緣。士曰。有妻子捨之。謂之捨緣。師曰。我也有個老婆。還信否。士默然。師乃頌曰。我有個老婆。出世無人見。晝夜共一處。自然有方便。并錄以博聞。）

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師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師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溈仰下事。師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師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師曰。巡人犯夜。

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師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三郎。（徑山杲云。此三轉語。一轉具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人揀得。許你具一隻眼。）

圓悟一日請益臨濟四

賓主怎生。師曰。也秖個（秖下應有是字）程限。是甚麼閑事。又云。我這裏却似馬前相撲。倒便休。

師謂圓悟曰。你也儘好。只是有些病。悟再三請問。不知某有甚麼病。師云。只是禪忒多。悟云。本為參禪。因甚麼却嫌人說禪。師云。只似尋常說話時多少好。時有僧便問。因甚嫌人說禪。師云。惡情悰。

師一日問圓悟無縫塔話。悟罔然。直從方丈至三門。方道得。師云。你道得也。悟云。不然。暫時不在。便不堪也。

三佛一日相謂曰。老和尚秖是乾爆爆地。往往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佛身無為不墮諸數。師曰。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五色是數。摩尼是佛身。圓悟謂二老曰。他大段會說。我輩說時費多少工夫。他秖一兩句便了。分明是個老大蟲。師聞之。乃曰。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又曰。貓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

三佛侍師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師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腳下。師曰。滅吾宗者克勤耳。

開聖覺初參長蘆夫鐵腳。久無所得。聞師法道。徑造席下。一日室中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胡張三黑李四。師然其語。時圓悟和尚為座元。師舉此語似之。悟云。好則好。恐未實。不可放過。更於言下搜看。次

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師云道甚麼覺云剗張三黑李四師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爲甚昨日道是師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長蘆法席大盛乃嗣夫不原所得拈香時忽覺胸前如搗遂於痛處發癰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善知識眼山曰紙撚無油洞山老漢不是無秖是太儉或有人問四面如何是善知識眼但向伊道瞎且要相稱紙撚無油也大奇不堪拈掇有誰知回身却憶來時路月下騰騰信脚歸　示衆佛祖生冤家悟道渀泥土無爲無事人聲色如聾瞽且道如何即是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忽有個出來道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秖向伊道我也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示衆舉德山答僧我宗無語句雪峰問之有省後峰云我當時空手去空手歸因緣（語具雪峰章）師云白雲今日說向透未過者有個人從東京來問伊甚處來他却道蘇州來問伊蘇州事如何伊道一切尋常雖然如是謾白雲不過何故秖爲語音各別畢竟如何蘇州菱邵伯藕　小叅畢陸亘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也曾坐也曾臥擬鐫作佛得麼云得陸曰莫不得麼云不得大衆夫爲善知識須明決擇爲甚麼他人

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注破得又是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夜爲汝作個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作個佛頭金輪水際作個佛脚四大洲作個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安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個樣子去也將東弗於逮作一個佛南贍部洲作一個佛西瞿耶尼作一個佛北鬱單越作一個佛草木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於逮還他東弗於逮南贍部洲還他南贍部洲西瞿耶尼還他西瞿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又喚甚麼作佛還會麼忽有個漢出來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這一轉　示衆將四大海水爲一枚硯須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爲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有麼有麼便下座大衆散師高聲云侍者者應諾師曰收取坐具復問侍者云收得坐具麼者提起坐具師曰我早知汝恁麼也　上堂說佛說法拈槌竪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

不恁麽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或有個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麽道也。則白雲萬里。這個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個甚麽。笑白雲萬里。

謝街坊上堂。街坊昨日將一把沙。到方丈前。一見老僧。劈面便撒。賴遇老僧先見。衫袖一遮並不妨事。今朝舉似大衆。不敢隱藏。何故。賞伊大膽下得這個手脚。忽有人問白雲。爲什麽只恁休去。不見道老不以筋力爲能。然雖如是。賓主歷然。

端和尚忌辰上堂。去年正當恁麽時。多前年三件事。今年正當恁麽時。多去年七件事。這十件事。數不過者甚多。何也。去却七。三存一。事是去年說。是今日急如箭。

黑似漆。無言童子口吧吧。無足仙人劈胸趯。乃云。交下座。

上堂。汝等諸人見老和尚鼓動唇吻。竪起拂子。便作勝解。及乎山禽聚集。牛動尾巴。却將作等閑。殊不知簷聲不斷前旬雨。電影還連後夜雷。

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事。第一須是○。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眞○人。○○

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子細看時。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他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麽姓。大衆。山僧被他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麽。昨日那裏落節。今日這裏拔本。

示衆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達磨大師信脚來。信口道。後代兒孫多成計較。要會開花結果處麽。鄭州梨。青州棗。萬物無過出處好。

示衆云。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或有人出來道。盤山老聻。但向伊道。不因紫陌花開早。爭得黃鸎下柳條。若更問五祖老聻。自云。諾。惺惺著。

師云。三乘人出三界獄。小果必藉方便。如穴地穿壁。及自天窓中出。惟得道菩薩。從初入地獄。先與獄子不相疑。一切如常。一日寄信去。覔得酒肉與獄子喫。至大醉。取獄子衣服行纏結束。自身却將自己破衣服與獄子著。移枷

在獄子項上。坐在牢裏。却自手捉獄子。藤條公然從大門出去。叅禪人須是恁麽始得。

師云。我這裏禪似個什麽。如人家會作賊。有一兒子。一日云。我爺老後。我却如何養家。須學個事業始得。遂白其爺。爺云好得。一夜引至巨室。穿窬入宅。開櫃。乃教兒子入其中取衣帛。兒纔入櫃。爺便閉却。復鎖了。故於廳上扣打。令其家驚覺。乃先尋穿窬而去。其家人即時起來點火燭之。知有賊。但已去了。其賊兒在櫃中私自語曰。我爺何故如此。正悶悶中。却得一計。作鼠齩聲。其家遣婢點燈開櫃。櫃纔開了。賊兒聳身吹滅燈。推倒婢。走出。其家人趕至中路。賊兒忽見一井。乃推巨石

投井中。其人却於井中覔賊。兒直走歸家。問爺。爺云。你休說。你怎生得出。兒具說上件意。爺云。你恁麽儘做得。　師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窻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月林觀頌云。牛過窻櫺。錯爲安名。大唐國裏。不見一人。高峰妙頌云。等閑放出這牛兒。頭角分明舉似誰。若向尾巴尖上會。新羅鷂子過多時。）　師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麽。衆皆無語。師乃曰。孫臏今日開鋪。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常展手問僧曰。如何喚作手。　室中常問僧。倩女離魂。那個是眞底。（萬菴柔頌。憶昔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處。寂寂無人草自生。或菴體頌。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普融藏主入室。大師舉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曰。二女合爲一媳婦。輪機絕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蹤由。行人莫問來時路。）　崇寧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衆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麽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麽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秖是諸人不知。要會麽。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誡曰。汝等好作息。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浴。旦日吉祥而逝。年八十餘。先是五祖遺記曰。吾滅後可留眞身。吾手啓而舉。吾再出矣。師住山時。塑手泥淶中裂。相去容七。衆咸異之。師嘗拜塔。以手指云。當時與麽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爲驗。以此爲驗。遂作禮。及將亡之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於東山之南。

提刑郭祥正。字功甫。謁白雲。雲上堂曰。夜來枕上作得個山頌。謝功甫大儒廬山二十年之舊。今日遠訪白雲之勤。當須舉與大衆。請已後分明舉似諸方。此頌豈惟謝功甫大儒。直要與天下有鼻孔衲僧脫却著肉汗衫。莫言不道。乃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也。士切疑。後問小兒誦之。忽有省。以書報雲。雲以偈答曰。藏身不用縮頭。斂跡何須收脚。金烏半夜撩天。玉兔赶他不著。（蘿湖野錄云。郭謁端。端問曰。牛醉乎。對曰。醉矣。端遽厲聲叱之。郭不覺拱而立。端曰。醉乎醉乎。於是爲郭陞堂而發揮之。曰牛來山中。水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不免送之以偈曰。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可知禮。當是一事。所說各有所詳耳。）　元祐中。徃衢之南禪。謁泉萬卷。請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海邊枯木。入手成香。爇向爐中。横穿香積。如來鼻孔。作此大事。須是對衆白過始得。雲居老人有個無縫布衫。分付南禪禪師。著得不長不短。進前則諸佛讓位。退步則海水澄波。今日嚬呻。六種震動。遂召曰。大衆還委悉麽。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泉曰。遮相鈍置。公曰。因誰致得。崇寧初到五祖。請祖陞座。公趨前拈香曰。此一瓣香。爇向爐中。供養我堂頭法兄禪師。伏願於方廣座上。擘開面門。放出先師形相。與他諸人描邈。何以如此。白雲巖畔舊相逢。徃日今朝事不同。夜静水寒魚不

食。一鑪香散白蓮峰。祖遂云。曩謨薩怛哆鉢囉野。恁麽恁麽。幾度白雲谿上望。黃梅花向雪中開。不恁麽不恁麽。嫩柳垂金線。且要應時來。不見龐居士問馬大師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大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大衆。一口吸盡西江水。萬丈深潭窮到底。畧彴不是趙州橋。明月清風安可比。後又到保寧。亦請陞座。公拈香曰。法鼓既鳴。寶香初爇。楊岐頂顖門。請師重著楔。保寧卓拄杖一下曰。著楔已竟。大衆證明。又卓一下。便下座。 到雲居請佛印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一何早。鶻臭布衫今脫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草。召大衆曰。

此一瓣香。薰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這漢當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逕深。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拄杖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麽。公曰。已在這裏。印曰。作麽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拊掌曰。秖有這漢猶較些子。

安吉州上方日益禪師。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白槌前觀。一又不成。白槌後觀。二又不是。到這裏任是鐵眼銅睛。也須百雜碎。莫有不避危亡底衲僧。試出來看。時有兩僧齊出。師曰。一箭落雙鵰。僧曰。某甲話猶未問。何得著忙。師曰。莫是新羅僧麽。僧擬議。師曰。撞露柱漢。便打。

潁州顯首座。賦性高逸。機辯自將。保寧勇禪師。以子育之。因示以神劒頌。提得神鋒勝太阿。萬年妖孽盡消磨。直饒埋向塵泥裏。爭奈靈光透匣何。顯曰。漫效顰亦提得一個。勇曰。何不呈似老僧。顯便舉云。凛凛寒光出匣時。乾坤閃爍耀潛輝。當鋒截斷毘盧頂。更有何妖作是非。勇曰。忽遇天魔外道來時如何。顯以坐具便摵。勇作倒勢。顯拂袖便行。勇曰。且來。顯曰。且去掘窟。勇笑而已。尋謁端禪師於白雲。端儕於衆。待以猶子之禮。一日端與淨居瑶公遊水磨。顯偕數衲先在。遂侍端右。瑶曰。顯兄且莫妨穩便。端曰。從他在此

聽話。顯曰。不會帶得襯手錢來。便行。二老相顧爲之解顏。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室中問僧。達磨西歸。手携隻履。當時何不兩隻都將去。曰。此土也要留個消息。師曰。一隻脚在西天。一隻脚在東土。著甚來由。僧無語。 問僧。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鑪曰。這個是香鑪。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措。師便打。 師常叉手夜坐。如對大賓。初坐手與趺綴。至五鼓必齊膺。因號祥叉手焉。

和州光孝慧蘭禪師。不知何許人也。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爲蘭布裩。建炎末。逆虜犯淮。執師見酋長。

長曰。聞我名否。師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師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烟焰一起。流光四騰。虜跪伏。多灼脣者。火絶。得五色舍利。併靈骨北歸。所執僧尼。悉聽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真州長蘆真歇清了禪師。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至（曹洞）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對。霞曰。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峰。豁然契悟。徑歸侍立。霞掌曰。將謂你知有。師欣然拜之。霞翌日上堂曰。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莫向寸心安。便下座。師直前曰。今日陞座。更瞞某不得也。霞曰。你試舉我今日陞座看。師良久。霞曰。將謂你瞥地。師便出。

明州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隰州李氏子。母夢五臺一僧解環。與環其右臂。乃孕。遂齋戒。及生。右臂特起若環狀。七歲日誦數千言。十一得度。十八遊方。至汝州謁成枯木。甚器之。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詣丈室陳所悟。山指臺上香合曰。裏面是甚麼物。師曰。是甚麼心行。山曰。汝悟處又作麼生。師以手畫一圓相呈之。復拋向後。山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師曰。錯。山曰。別人始得。師應諾諾。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師言下釋然。遂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得你在。且去。 紹興丁丑九月。詣郡僚及檀度。次謁越帥趙公令詵。與之言別。十月七日還山。翌日辰巳間。沐浴更衣。端坐告衆。顧侍僧索筆。作書遺育王大慧禪師。請主後事。仍書偈曰。夢幻空華。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龕留七日。顏貌如生。

江州圓通德止禪師。歷陽金紫徐閎中之季子。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十歲未知書。既成童。強記過人。爲文多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已而有以南安巖主像遺之者。即傍所載聰明偈。自是持念不忘。後五年。隨金紫將漕西洛。一夕忽大悟。連作數偈。一日不因言句。不因人。不因物色。不因聲。夜半吹燈方就枕。忽然這裏已天明。歌嘯歌自若。衆莫測之。乃力求出家。父弗許。欲以官授之。師曰。某方將脫世網。不著三界。豈復剃頭於利名中耶。請移授從兄珏。遂祝髮受具。

衡州華藥智朋禪師。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曰。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咦。你是何人。至焦

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師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秖作境會。師即契悟。（羅湖野錄云。成指偈問師曰。汝會麼。師曰。不會。成曰。汝記得法燈擬寒山詩否。師遂誦至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於憶字處。成遽以手掩師口曰。住住。師豁然有省。）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師應諾。

吉州青原齊禪師。從雲蓋智禪師出家。執事首座。座一日秉拂罷。師問曰。某聞首座所說。莫曉其義。伏望慈悲指示。座諄諄誘之。使究無著說這個法。踰兩月。有省。以偈呈曰。說法無如這個親。十方剎海一微塵。若能於此明真理。大地何曾見一人。座駭然。後徧參至石門印契。示寂日。說偈遺衆曰。昨夜三更過急灘。灘頭雲霧黑漫漫。一條拄杖爲知己。擊碎千山與萬山。

天台山如菴主。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雲門）故山。猿鹿爲伍。郡守聞其風。逼請住持。師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我一生閑又閑。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平江府西竺寺尼法海禪師。寶文呂嘉之姑。領旨於一公。諸名儒屢挽應世。堅不從。將示寂。說偈曰。霜天雲霧結。山月冷涵輝。夜接故鄉信。曉行人不知。屆明坐脫。

東京慧林懷深慈受禪師。壽春府夏氏子。生而祥光現舍。文殊堅禪師遙見。疑火也。詰旦知師始生。往訪之。師見堅輒笑。母許出家。依淨照於嘉禾資聖。照舉良遂見麻谷因緣問曰。如何是良遂知處。師即洞明。出住資福。屨滿戶外。蔣山佛鑑懃禪師行化至。茶退。師引鑑巡寮。至千人街坊。鑑問。既是千人街坊。爲甚麼秖有一人。師曰。多虛不如少實。鑑曰。恁麼那。師赧然。值朝廷以資福爲神霄宮。因棄往蔣山。留西菴。陳請益。鑑曰。資福知是般事便休。師曰。某實未穩。望和尚不外。鑑舉倩女離魂話。反覆窮之。大豁疑礙。呈偈曰。秖是舊時行履處。等閒舉著便誵訛。夜來一陣狂風起。吹落桃花知幾多。鑑拊几曰。這底豈不是活祖師意。

平江府萬壽如瓊證悟禪師。凡見僧。必問近日如何。僧擬對。即拊其背曰。不可思議。將示寂。衆集。復曰。不可思議。乃合掌而終。•

越州天衣如哲禪師。自退席。寓平江之萬壽寺。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與主人公話問者。師答偈曰。瑞巖常喚主人公。突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掀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箯輿。乃書偈告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時人秖管貪歡樂。不肯學無爲。叙平昔參問。勉衆進修已。忽豎起拳曰。諸人且道這個落在甚麼處。衆無對。師揮茶、

下日。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大覺法慶禪師。因侍者讀洞山錄。作愚癡齋處。者曰。古人甚奇怪。師謂侍者曰。吾化後。汝可與之。若能回來。是有道力也。後預知時至。乃作頌曰。今年五月初五。四大將離本主。白骨當風颺却。免占檀那地土。衣物盡付侍者。齋僧始聞初夜鐘聲。坐逝。侍者記昔約。遂與師。師應曰。作麼。者曰。和尚何裸跣而去。師曰。來時何有。者欲強穿衣。師曰。休。留與後人。者曰。正恁麼時如何。師曰。也只恁麼。復書一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爲君通一線。鐵牛踍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儼然而化。

臨安府廣福院惟尚禪師。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貓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以前語詰之。師不能對。至僧堂忽大悟。曰。古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鶻鶻守空池。擧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師掀倒禪牀。印遂喝。師曰。賊過後張弓。便出。（指月錄雲門宗止於師）

指月錄卷二十八　終

指月錄卷之二十九

六祖下第十五世

吉州禾山超宗慧方禪師。上堂。舉拂子曰。看看。祇這個。（臨濟）在臨濟則照用齊行。在雲門則理事俱備。在曹洞則偏正叶通。在潙山則暗機圓合。在法眼則何止惟心。然五家宗派。門庭施設則不無。直饒辨得倜儻分明去。猶是光影邊事。若要抵敵生死則窮壞有隔。且超越生死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泊合錯下注脚。

嘉興府華亭性空妙普菴主。漢州人。久依死心。獲證。結茅青龍野。吹鐵笛自娛。多賦詠。有警衆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

干戈致太平。又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又山居偈曰。心法雙忘猶隔妄。色空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　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居戮。師爲賊所得。賊怒欲斬之。師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我死必矣。能一祭我乎。賊奉肉食。師如常出生。畢。乃曰。孰爲文。賊笑。師索筆大書一文。其詞旨超達。遂擧箸飫餐。罷笑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大駭。羅拜衛師而出。烏鎮悉免焚掠。　有僧見師見佛不拜。歌逆問曰。既見佛。爲甚麼不拜。師掌

之曰。會麽。云。不會。師叉掌曰。家無二主　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塟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秖管向人說。師閱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師爲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塟。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流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師取塞戽水而回。衆擁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徃。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眞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

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顏色如生。道俗爭徃迎歸。留五日。闍維。舍利大如菽者莫計。二鶴徘徊空中。火盡始去。塔于青龍。

空室道人智通者。龍圖范珣女也。幼聰慧。長歸丞相蘇頌之孫悌。未幾厭世相。還家求祝髮。父難之。遂淸修。因看法界觀有省。乃連作二偈見意。一曰。浩浩塵中體一如。縱橫交互印毘盧。全波是水波非水。全水成波水自殊。二曰。物我元無異。森羅鏡像同。明明超主伴。了了徹眞空。一體含多法。交參帝網中。重重無盡處。動靜悉圓通。後父母俱亡。兄涓領分寧尉。通偕行。聞死心名重。徃謁之。心見知其所得。便問。常啼菩薩賣却心肝。教誰學般若。通曰。你若無心。我也休。又問一雨所滋。根苗有異。無陰陽地上。生個甚麽。通曰。一華五葉。復問十二時中。向甚麽處安身立命。通曰。和尚惜取眉毛好。心打曰。這婦女亂作次第。通禮拜。心然之。

政和間。居金陵。嘗設浴於保寧。揭榜於門曰。一物也無。洗個甚麽。纖塵若有。起自何來。道取一句子玄。乃可大家入浴。古靈秖解揩背。開士何曾明心。欲證離垢地時。須是通身汗出。盡道水能洗垢。焉知水亦是塵。直饒水垢頓除。到此亦須洗却。後爲尼。名惟久。挂錫姑蘇之西竺。示寂時。書偈趺坐而化。有明

心錄行世。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麽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汎掃次。印適夜叅。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閩造豫章黃龍山。與死心機不契。乃叅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秖是臨機吐不出。若爲奈何。靈源知師誠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因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

有僧問甚麽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剎剎是個甚麽。山拔刀作斫勢。師忽欣然。摑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衝口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泄。　上堂。一法有形。該動植。百川湍激競朝宗。昭琴不鼓雲天淡。想像毘耶老病翁。維摩病則上封病。上封病則拄杖子病。拄杖子病則森羅萬象病。森羅萬象病則凡之與聖病。諸人還覺病本起處麽。若也覺去。情與無情同一體。處處皆同眞法界。其或未然。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

潭州法輪應端禪師。扣靈源。以妙入諸經自負。源嘗痛剳之。師乃扱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爲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個事喜沒交涉。師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禪師。上堂。三千劍客。獨許莊周爲甚麽跳不出良醫之門多病人。因甚麽不消一劄。已透關者更請辨看。　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奄然示寂。闍維日。上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隆興府黃龍山堂道震禪師。初謁丹霞淳禪師。一日與論洞上宗旨。師呈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霞器之。師自以爲礙膺。依草堂。一見契合。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月。遂大悟。亟趨方丈堂望見。即爲印可。

慶元府天童普交禪師。因爲檀越修懺摩。有問曰。公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師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師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師擬進語。潭遂喝。師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禪牀。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便喝。復拓開。潭大笑。

江州圓通道旻禪師。世稱古佛。興化蔡氏子。母夢吞摩尼寶珠。有娠。生五歲。足不履。口不言。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履地合爪稱南無佛。人大異之。旣出家。徧參。後至泐潭。一見器之。師陳列參所得。不蒙印可。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以問。復不契。後侍潭行次。潭以拄杖架肩長噓曰。會麽。師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麽。師亦擬對。潭遂喝。於是頓明大法。作拈花勢。乃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挽曰。更道。更道。師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即禮拜。潭首肯。

慶元府二靈知和菴主。蘇臺玉峰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師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師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師驀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問如何是道。師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幻寄曰。可憐萬劫繫驢橛。）棲雪竇之中峰棲雲兩菴。逾二十年。僧至禮拜。師曰。近離甚處。曰天童。師曰。太白峰高多少。僧以手斫額作望勢。師曰。猶有這個在。曰卻請菴主道。師卻作斫額勢。僧擬議。師便打。　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一日威於人。以偈遣之。宣和七年四月十

二日。趺坐而逝。正言陳公狀師行實及示疾異跡甚詳。仍塑其像。二虎侍之。至今存焉。

紹興府慈氏瑞仙禪師。習毘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師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即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棄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師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師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濶。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師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

丞相張商英居士。字天覺。號無盡。年十九。應舉入京。道過向氏。向先一夕夢神告云。接相公。公至。向遂約以女女公。既第。遂娶向氏。公一日見藏經裝潢嚴麗。怫然曰。人之崇非聖人書。乃不及此。欲著無佛論。向氏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後訪同列見維摩經。適讀至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歎曰。胡人之言。亦能爾耶。乃借歸閱次。向氏問讀何書。公曰。維摩經。向氏曰。可熟讀此。然後著無佛論。公悚然。因深信佛乘。元祐六年。爲江西漕。首謁

東林總。總詰所見與己符合。因印可。且令往見其弟子玉溪慈古鏡。公按部分寧。諸禪迓之。首致敬于慈。聞龔德莊。嘗言兜率悅聰明。因問悅曰。聞公善文章。悅笑曰。從悅臨濟九世孫。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公不然其語。乃强屈指曰。是九世也。問玉谿去此多少。曰三十里。問兜率。曰五里。乃過兜率。先是悅夢手搏日輪。覺語首座曰。日輪運轉之象。張運使且過此。吾當深錐痛劄之。首座曰。士大夫惡拂己者。或起別釁。悅曰。正使煩惱。秖退得我院也。公與悅語次。稱賞東林。悅未肯其說。公乃題詩擬瀑軒。有云。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意譏悅不

肯東林也。公與悅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曰東林旣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公曰有。悅曰疑何等語。公曰疑香嚴獨腳頌。德山托鉢話。悅曰旣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耶。秖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公曰有。悅大笑便歸方丈閉却門。公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乃大徹。猛省前話。遂有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秖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記來。遂扣方丈門曰。某已捉得賊了。悅曰。贓在甚處。公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翌日公遂舉前頌。悅乃謂曰。參禪秖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之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寧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粗。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爲虛。翻身魔界。轉腳邪塗。了無逆順。不犯工夫。公邀悅至建昌。途中一一伺察。有十頌敘其事。悅亦有十頌酬之。（燈錄武庫皆不載其頌。）　公嘗云。先佛所說。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是眞實義。法華會上。多寶如來在寶塔中。分半座與釋迦文佛。過去佛。現在佛。同坐一處。實有如是事。非謂表法。　公於宣和四年。十一月黎明。口占遺表。命子弟書之。俄取枕擲門牕

上。聲如雷震。衆視之。已薨矣。

西蜀鑾法師。通大小乘。佛照謁事居景德。師問照曰禪家言多不根。何也。照曰。汝習何經論。曰諸經粗知。頗通百法。照曰。秖如昨日雨。今日晴。是甚麼法中收。師懵然。照舉癢和子擊曰。莫道禪家所言不根好。師憤曰。昨日雨。今日晴。畢竟是甚麼法中收。照曰。第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師怳悟。卽禮謝。後歸蜀。居講會。以直道示徒。不泥名相

隆興府雲巖天游典牛禪師。依湛堂於泐潭。一日湛堂說曰。諸人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拊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拊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峰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頡悟。嘗和忠道者牧牛頌曰。兩角指天。四腳踏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擊節。（頡應作頓）

隆興府九仙法清祖鑑禪師。嘗於池之天寧。以伽黎覆頂而坐。侍郎曾公開問曰。上座仙鄉甚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

眉州中巖慧目蘊能禪師。徧謁諸方。後到大溈。溈問上座桑梓何處。師曰西川。曰我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師曰。今日得瞻慈相。曰白象何在。師曰。爪牙已具。曰還會轉身麼。師提坐具繞禪牀一帀。溈曰不

是這個道理。師趨出。一日潙爲衆入室。問僧。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麽。僧豎起拳。潙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潙喝出。次問師。黃巢過後還有人收得劍麽。師亦豎起拳。潙曰。也秖是菜刀子。師曰。殺得人卽休。遂近前攔胷築之。潙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子撲。

懷安軍雲頂寶覺宗印禪師。一日普說罷。召衆曰。諸子未要散去。更聽一頌。乃曰四十九年。一場熱鬨。八十七春。老漢獨弄。誰少誰多。一般作夢。歸去來兮。梅梢雪重。言訖下座。倚杖而逝。

成都府信相宗顯正覺禪師。少爲進士。有聲。嘗晝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不可。而塵境自空。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得度。具滿分戒。後隨衆咨叅。覺一日問師。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汝作麽生會。師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覺拈起拂子曰。這個又作麽生。師一笑而出。服懃七祀。南遊至京師。歷淮浙。晚見五祖演和尚于海會。出問未知關棙子。難過趙州橋。趙州橋卽不問。如何是關棙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師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云。你便是昨日問話底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秖是未過得白雲關在。師珍重便出。時圜悟爲侍者。師以白雲關意扣之。悟曰。你但直下會取。師笑曰。我不是不會。秖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明日祖往舒城。師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師記得曾在郡裏相見來。師曰全火秖候。祖顧悟曰。這漢饒舌。自是機緣相契。遊廬阜回。師以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所得之語告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詰先師。先師云。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猶有秋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素達本源不能到也。師給侍之久。祖鍾愛之。後辭西歸。爲小叅。復以頌送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時覺尚無恙。師再侍之。名聲藹著。

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禪師。彭州駱氏子。世宗儒。師兒時日記千言。偶游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眞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鑾信大潙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强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

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深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即參堂。便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爲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聻。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由此所至推爲上首。（宗門武庫云。圓悟和尚嘗參蘄州北烏牙方禪師。佛鑑和尚嘗參東林宣秘度禪師。皆得照覺平實之旨。同至五祖室中。平生所得。一句用不著。久之無契悟。下載悟緣同上　圓悟和尚初在潙山。一日眞如和尚問曰。如何悟云。起滅不停。如曰。可知是博地凡夫。老僧三十年在裏許踐履。祇得個相似。次見晦堂。堂曰。我住院十二年不會。如今方會。脚尖頭也踢出個佛。悟後住昭覺。有長老問劉鐵磨到潙山問答。并雪竇御街行頌。未審此意如何。悟曰。老僧更參四十年也不到雪竇處。長老歎曰。昭覺和尚猶如此說。況餘人耶。　師語錄中小參有云。山僧頃日問五祖和尚。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畢竟如何。他道汝須自參始得。這些好處。別人爲汝著力不得。參來參去。忽因聞舉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忽然桶底脫。庭前柏樹子也透。麻三斤也是。玄沙蹉過也是。睦州擔板也是。不落

因果也是。不昧因果也是。三乘十二分教。二六時中。眼裏耳裏。乃至鐘鳴鼓響。驢鳴犬吠。無非這個消息。又云。五祖嘗云。諸方參得底禪。如琉璃瓶子相似。愛護不捨。第一莫教老僧見。將鐵椎一擊。定碎也。山僧初見他如此說。便盡心參他。嘗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作麼生會。山僧便喝。或下語總不契。他云。須是情識淨盡。計較都忘處會。山僧明日便於無計較處胡道亂道。轉沒交涉。後來徹悟。實見實用。如鏡當臺。明珠在掌。又云。老僧往日爲熱病所苦。死却一日。觀前路黑漫漫地。都不知何往。獲再甦醒。遂驚駭生死事。便乃發心行腳。尋訪有道知識。體究此事。初到大潙參眞如和尚。終日面壁默坐。將古人公案翻覆看。及一年許。忽有個省處。然只認得個昭昭靈靈驢前馬後。只向四大身中作個動用。若被人拶著。一似無見處。只爲解脫坑埋却禪道。滿肚於佛法上看。即有於世法上看。即無。後到白雲先師處。被他云。你總無見處。自此全無斂臂分。下載悟緣同此）　問古人道。楖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未審那裏是他住處。師曰。騰蛇纏足。路布繞身。曰。朝看雲片片。暮聽水潺潺。師曰。却須截斷始得。曰。此回不是夢。眞個到廬山。師曰。高著眼。僧問。譬如擲劒揮空。有一人劒亦無。虛空亦不揮時如何。師曰。大衆見你敗闕。曰。學人只管推出和尚何不放行。師曰。莫謗崇寧好。曰。爲甚麼不肯承當。師曰。藏身露影。曰。今日捉敗。師曰。果然。　僧問。九旬禁足。三月護生。只如花猫取斷南泉。分身兩段。斑蛇適會赤眼就地一鉏。未審是持是犯。師云。破戒也不知。進云。大用不拘今古楷模。師云。依舊分身兩段。進云。若然者。玉箸撐開虎眼睛。金鞭擊斷那吒臂。師云。你向甚麼處見南泉歸宗。進云。只在目前。師云。重言不當喫。　僧問。如何是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師曰。

大海若不納百川應倒流如何是中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現成公案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師曰盡未來際一時收（僧問東禪嶽如何是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嶽曰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如何是中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染著磕著如何是後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曰向下文長付在來日）　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威音叅見甚麼人師曰叅見無面目底僧云只如無面目人復見阿誰師云狂狗趁塊僧云爭奈拄杖子在學人手裏師云你試用看僧云到這裏直得無言可說無理可伸師云只得七成僧云可謂師承不立遞代相傳師云一刀截斷僧云既然如是和尚何用更覔白雲師云你道威音樓至佛即今

在什麼處僧云一串穿却師云頂顙上更添一隻眼始得　祈雨上堂僧問萬里不挂片雲時如何師曰老僧也怪伊曰青天也須喫棒又作麼生師曰行遣早遲也曰過在甚麼處師曰彼此任山人更不重註破曰好雨下時却不下不天晴處却天晴師曰適來你向甚麼處去來曰作卷作舒去也師曰脚跟下更與一棒直得雨似盆傾曰總不與麼時如何師曰捩轉鼻孔曰忽然應時應節又作麼生師曰山前禾麥熟謳唱太平歌　示衆云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即且置或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無心作麼生鑑若向這裏撥得一線路便與古佛同叅且道叅甚麼人（徑山杲云惜乎徑山當時不在若在點一把火照看這老漢面皮厚多少即今莫有傍不甘底出來道和尚也是普州人又作麼生即向他道西天斬頭截臂這裏自領出去）　示吳教授祖佛以神道設教惟務明心達本況人人具足各各圓成但以逃妄背此本心流轉諸趣枉受輪廻而其根本初無增減諸佛以爲一大事因緣而出蓋爲此也祖師以單傳密印而來亦以此也若是宿昔蘊大根利智便能於脚跟直下承當不從他得了然自悟廓徹靈明廣大虛寂從無始來亦未曾間斷清淨無爲妙圓真心不爲諸塵作對不與萬法爲侶常如十日並照離見超情截却生死浮

幻如金剛王堅固不動乃謂之即心即佛更不外求惟了自性頓時與佛祖契合到無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徑截大解脫耶探究此事要透生死豈是小緣應當猛利誠志信重如救頭然始有少分相應多見叅問之士世智聰明只圖資談柄廣聲譽以爲高上邀向務以勝人但增益我見如以油救火其餤益熾直到臘月三十日茫然謬亂殊不得纖毫力良由最初已無正因所以末後勞而無功是故古德教人叅涅槃堂裏禪誠有旨也生死之際處之良不易惟大達超證之士奮利根勇猛一徑截斷則無難然此段雖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於常時些小境界

中轉得行打得徹不存解不立見凛然全體現成踐履將去養得純熟到緣謝之時自然無怖畏只有清虛瑩徹無一法可當情如懸崖撒手棄捨得無留戀一念萬年萬年一念覓生了不可得豈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脫立亡行化倒蛻能得勇徙皆是平昔淘汰得淨潔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石霜勸人休去歇去古廟香爐去永嘉云體即無生了本無速業業兢兢念茲在茲方得無礙自在既捨生之後得意生身隨自意趣後報悉以理遣不由業牽所謂透脫生死耶報緣未謝於人間世上有如許叅涉交互應須處之綽綽然有餘裕始得人生各隨緣分不必厭喧求靜但令中虛外順雖在鬧市沸湯中亦恬然安穩纔有纖毫見刺則打不過也示張持滿要須根本明徹理地精至純一無雜纔有是非紛然失心若踏正脉諸天捧花無路魔外潛覷不見深深海底行高高峰頂立始得不驚羣動衆謂之平常心本源天真自性也雖居千萬人中如無一人相似此豈粗浮識想利智聰慧所能測哉示諭綿密無間寂照同時歲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誠無出此應當當處全真則彼我遐邇觸處皆渠刹刹塵塵皆在自己大圓鏡中愈綿愈密能轉換也故雲門道直得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爲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須知有向上全提底時節始得所以德山棒臨濟喝皆徹證無生透頂透底融通自在到大用現前處方能出沒欲入全身擔荷外退守文殊普賢大人境界巖頭道他得底人只守閑閑地二六時中無欲無依自然超諸三昧德山亦云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照若毫端許言本末者皆爲自欺此既已明當須履踐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會愈有力量興念纔起擬心纔生即猛自割斷令不相續則智照洞然步步踏實地豈有高低憎愛違順揀擇於其間哉無明習氣旋起旋消悠久間自無力能擾人也古人以牧牛爲喻誠哉所謂要久長人耳直截省要最是先亡我見使虛靜恬和任運騰騰騰騰任運於一切法皆無取捨向根根塵塵應時脫然自處孤運獨照照體獨立物我一如直下徹底無照可立如斬一綟絲一斬一切斷便自會作活計去也佛見法見尚不令起則塵勞業識自當氷消瓦解　又云但逢緣遇境莫不管帶何止此生而已窮未來際證無量聖身也未是他汨頭處但一味退步莫作限量也　示韓朝議曰古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蓋定慧之力回轉業緣正要惺惺地勇猛果決千百生中當受用其餘古人機緣不必盡要會但一著分明則著著如此千變

萬化。豈移變得渠力用哉。 示方清老云。胸次空勞勞不留毫髮。洞然虛凝。言思路絕。直契本源。泯然無際。自得本有無得妙智。方號信及見徹。猶有無量無邊莫測莫量大機大用在。倘留些能所。墮在緣塵。則卒急便未相應。 示尼修道者。直下發明從本以來。元自具足。妙圓真心。觸境遇緣。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機境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努目揚眉。一場特地。更遇本色宗匠。盡與拈却。如許知解。直下契證本來無為無事無心境界。然後識羞慚。知休歇。一向冥然。諸聖尚覓他起念處不得。況其餘耶。 見與佛齊。猶有佛地障在。 大宗師為人。

雖不立窠臼露布。久之學徒妄認。亦是窠臼。蓋以無窠臼為窠臼。無露布作露布。應須及之。令盡無令守株待兔。 才毫髮要無事。早是事生。 究竟佛亦不立。喚甚作眾生菩提。亦不立。喚甚作煩惱。翛然永脫應時納祐。 欲得親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會。 休歇到一念不生處。即是透脫。不墮情塵。不居意想。迥然超絕。則徧界不藏。物物頭頭。渾成大用。一一皆從自己胷襟流出。古人謂之運出自己家財。一得永得。受用豈有窮極。 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分地上。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無相知。手足項背。各不相到。然後向寒灰死火上頭頭上明。枯木朽株

間物物斯照。 示信侍者。百不干懷。時時圓融無際。脫體虛凝。一切所為。曾無疑間。謂之現成本分事。及至纔起一毫頭見解。欲承當作主宰。便落在陰界裏。被見聞覺知得失是非籠罩。半醉半醒。打疊不辦。約實而論。但於鬧鬨處管帶得行。如無一事相似。透頂透底。直下圓成。了無形相。不廢功用。不妨作為。語默起倒。終不是別人。稍覺纖毫滯礙。悉是妄想。直教灑灑落落。如太虛空。如明鏡當臺。如杲日麗天。一動一靜。一去一來。不從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縛。不求法脫。盡始盡終。打成一片。何處離佛法。外別有世法。離世法外別有佛法。是故祖師直指人心。金剛般

若貴人離相。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長時自退步體究。令有個落著諦實證悟之地。即是念念徧參無量無邊大善知識也。 示良爐頭但令心念澄靜。紛紛擾擾處。正好作工夫。當作工夫時。透頂透底。無絲毫遺漏。全體現成。更不自他處起。惟此一大機。阿轆轆轉。更說甚世諦佛法。一樣平持。日久歲深。自然腳跟下實確確地。只是個良上座。直下契證。如水入水。 示蔣待制。每接士大夫。多言塵事縈絆。未暇及此。待稍撥剔了。然後存心體究。此雖誠實之言。只以塵勞為務。頭出頭沒。爛骨董地熟了。只喚作塵事。更待撥却塵緣。方可趣入。其所謂終日。

行而未嘗行。終日用而未嘗用。豈是塵勞之外別有此段大因緣耶。殊不知大寶聚上。放大寶光輝天焯地。不自省悟承當。更去外求。轉益辛勤。豈爲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從朝起。正却念靜却心。凡所指呼作爲。一番作爲。一番更提起審詳。看從何處起。是個甚物。作爲得如許多。當塵緣中一透。一切諸緣。靡不皆是。何待撥剔。即此便可超宗越格。於三界火宅之中。變化成清淨無爲清凉大道場也。法華經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經行及坐臥。常在於其中。　此一件事。直饒三世諸佛出興。以無量知見。方便接引。亦只有限。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設千百問答提持。亦只有限。不如向自己脚跟下究取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自己家珍。隨處受用。也須是大丈夫漢意氣。方有如是作略。亦不依他言語指示。不受他欺謾。從朝至夜。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萬緣。極是省要。只爲各各當人自違背此事。向六根門頭認光認影。不得快活。却云爭奈某甲疑何。且道疑從什麼處來。又道某甲爲甚麼道不得。只你這道不得底是什麼。爲你不能回光直下承當。祖師道自己分上有如是靈光。有如是自在。一切衆生流浪情塵不能解脫。假使將此一大事因緣。種種垂示。猶是有機有境落在情塵。要會麼。直是一念不生。方有

少分相應。　解制小參。師云。收因結果。慎末護初。一段因緣。此時周備。聖賢窠窟。生死根株。一鎚擊碎。一刀截斷。若是通方作者。舉著知歸。後進初機。如何湊泊。秖如生佛未分。空劫已前。威音王那邊。還有結制解制也無。雖然。到這裏直饒千聖出頭來。也須目瞪口呿。那邊即且致。只如今燈燭交光。坐立儼然。高者是天。厚者是地。山是山。水是水。有是有。無是無。長是長。短是短。正當恁麼時。與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是同是別。若向個裏倜儻分明。目前無法。胸中無心。上不見諸聖。下不見凡夫。外不見一切境界。內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便能通同一切。說甚麼結制解制。一鎚擊碎聖賢窠窟。一刀截斷生死根株。設使臨濟德山。文殊普賢。乃至無量無邊具大解脫。有大威神。無數河沙。浩浩地來。不消一捏。且憑個甚麼。若不藍田射石虎。幾乎誤殺李將軍。　示衆。天堂地獄。草芥人畜。六類四生。纖洪近遠。無不皆真。但爲未徹根源。底居常生心動念。皆在塵勞業識中流轉。未曾回光返照。所以枉受輪廻。不得受用。　示衆。直下如懸崖撒手。放身捨命。捨却見聞覺知。捨却菩提涅槃真如解脫若淨若穢。一時捨却。令教淨躶躶赤灑灑。自然一聞千悟。從此直下承當。却來反觀佛祖用處。與自己無二無別。乃至鬧市之中。四民浩浩。經商貿易。以至於

風鳴鳥噪。皆與自己無別。然後佛與衆生爲一。煩惱與菩提爲一。心與境爲一。明與暗爲一。是與非爲一。乃至千差萬別。悉皆爲一。方可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都盧渾成一片。而一亦不立。然後行是行。坐是坐。著衣是著衣。喫飯是喫飯。如明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初不作計較。而隨處現成。　示許庭鑑。多見聰俊明敏。根浮脚淺。便向言語上認得轉變即以世間無可過上。遂增長見刺。逞能逞解。逞言語快利。將謂佛法只如此。及至境界緣生。透脫不行。因成進退。良可痛惜。是故古人直是千魔萬難。悉皆當徧難七處割截。亦不動念。一往操心。猶如鐵石。以至

透脫生死。渾不費力。豈不是大丈夫超詣。　示隆知藏。有祖以來。惟務單傳直指。不喜帶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鈍置人。蓋釋迦老子。三百餘會。對機設教。立世垂範。大段周遮。是故最後徑截省要。接最上機。雖自迦葉二十八世。少示機關。多顯理致。至於付授之際。靡不覿面提持。如倒刹竿。盌水投針。示圓光相。執赤幡。把明鑑。說如鐵橛子。傳法偈。達磨破六宗。與外道立義。天下太平。翻轉我天爾狗。皆神機迅捷。非擬議思惟所測。　又云。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爆爆地。壁立只靠此一著。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人。把個沒滋味鐵酸餡劈頭

一拈似學者。令齩嚼。須待渠桶底子脫。丧却如許惡知惡見。胸次不挂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踢。然後示以金剛王寶劍。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羅籠不肯住處。便契乃祖以來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爲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饑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即是本家道流也。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尚泯默。以爲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仭。殊不知本分事。但恣情識博量。便爲高見。此大病也。從上來事。本不如是。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個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搆不得。不用疑著。此是

向上人行履處。除非知有。莫能知之。趙州喫茶去。秘魔巖擎杈。雪峰輥毬。禾山打鼓。俱胝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即須與本分草料。如七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悉皆迸散。要脚下傳持。相繼綿遠。直須不狥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令。全是此個時節。惟踏著上頭關棙子底。便諳悉也。　示李嘉仲。若能蘊宿根本。從諸佛祖師直截指示處。便倒底脫却灸脂衲襖。赤條條淨躶躶。直下承當。不從外來。不從內

出。當下廓然明證此性。更說甚人佛心。如紅鑪上著一點雪。何處更有如許多忉怛也。是故此宗不立文字語句。惟許最上乘根器。如飄風疾雷。電激星飛。脫體契證。截生死根。破無明殼。了無疑惑。直下頓明。二六時中。轉一切事緣。皆成無上妙智。豈假厭喧求靜。棄彼取此。一真一切真。一了一切了。 示眾。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苟或時節未至。理地未明。便乃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敢問諸公。即今是什麼時節。莫是黃昏時節麼。莫是小參時節麼。莫是坐立儼然時節麼。莫是說禪說道時節麼。莫是萬象交參時節麼。莫是心境一如時節麼。若與麼儱侗。且喜沒交涉。今夜諸公在此。權立片時。山僧不惜眉毛。確實評論這一段時節去也。只如諸公在此聽山僧鼓兩片皮。用作時節。正墮常情。須知山僧不曾說一字。諸人不曾聞一言。諸人與山僧各各有一段大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淨躶躶。赤灑灑。各不相知。各不相到。透聲透色。超佛超祖。若能退步就己。脫却情塵意想。記持分別。露布言詮。聞見覺知。是非得失。直下豁然。瞥地便與古佛同一知見。同一語言。同一手作。同一體相。非惟與諸聖同。亦乃與歷代宗師天下老和尚同。下至四生六道。醯雞蠛蠓。無不皆同。不被前塵所惑。知解所撓。不畏生死。不愛涅槃。放曠

平常。隨時任運。動靜施爲。無非解脫。能轉一切境界。能使一切語言。非惟諸人分上如此。至於古人。無不皆由此個時節得入。豈不見趙州初參南泉。悟平常心是道。後來有問西來意。便對道庭前柏樹子。以至鎮州出大蘿蔔頭。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非惟趙州。德山得此時節。入門便打。臨濟得此時節。入門便喝。睦州得此時節。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俱胝一指頭上用此時節。鳥窠吹布毛處見此時節。以要言之。古來宗師。無不皆用此個時節。只如法眼曾舉參同契云。竺土大仙心。遂云無過此語也。向下中間也只是應時應節說話。至最後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乃云。任任。恩大難酬。設使粉骨碎身。亦報此恩不得。豈不是知此時節。方恁麼說。如今若有未發明去處。只虛度光陰。若參得徹底分明去。二六時中。管取無絲毫許落虛。非惟二六時中。至百千億劫。盡未來際。悉不落虛。只如山僧說恁麼時節。還得諦當也未。復云。夢也未曾夢見在。且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若善參詳。只這一句亦不虛設。 示眾。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迦葉三昧。阿難不知。阿難三昧。商那和修不知。商那和修三昧。優波毱多不知。既是各各不知。何故却相傳授。到這裏不妨誵訛。處直是誵訛。綿密處直是綿密。 師云。父母未生已前。淨躶躶。赤灑灑。

不立一絲毫。及乎投胎既生之後。亦淨躶躶赤灑灑不立一絲毫。然生於世。墮在四大五蘊中。多是情生翳障。以身爲礙。迷却自心。若是明眼人。明了四大空寂。五蘊本虛。知四大五蘊中。有個輝騰今古迥絕知見底一段事。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脚跟下淨躶躶赤灑灑。六根門頭亦淨躶躶赤灑灑。乃至山河大地。窮虛空界。盡無邊香水海。亦淨躶躶赤灑灑。恁麼說話。莫是撥有歸無麼。且喜沒交涉。若撥有歸無杳杳冥冥。墮在豁達空。撥無因果處。則永劫出他地獄三塗因果不得。若眞實徹證到眞淨明妙實際理地。則四聖六凡。三世諸佛天下祖師有情無情。悉於是中流出顯現所以乎上座問鼓山晏國師道。父母未生前鼻孔在什麼處。山云。卽今生也在什麼處。乎上座不肯云。你問我來。山如前問。乎但搖扇。大凡參請。參須實參。見須實見。用須實用。父母未生前鼻孔在甚麼處。乎上座。只搖扇。莫是弄精魂麼。須知有奇特事始得。只如文殊初生。見十吉祥異相。須菩提生。室現空相。善財初生。湧出萬寶藏。皆在此一大寶光中淨躶躶赤灑灑流出。若只在杳杳冥冥墮在空空寂寂處。豈有如是奇特。所以古人於生處見大奇特。如世尊分手。指於天地。自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若逢雲門大師。尚不以爲奇特。直行衲僧正令。後來老宿云。雲

門知恩方解報恩。旣知了。方以衲僧本分事。向逆順境界中行。且道還當得麼。若是平展商量。則有向上事。若據衲僧本分事上。不直半文錢。何故。他家自有通霄路。師一日到首座寮。因說寄印長老。四年前見他恁麼地。乃至來金山陞座。也秖恁麼地。打一個回合了。又打一個回合。秖管無收殺。如何爲得人。恰如載一車寶劍相似。將一柄出了。又將一柄出。秖要搬盡。若是本分手段。拈得一柄。便殺人去。那裏秖管將出來弄。時有僧聞得。謂師曰。某前日因看他小參語錄。便知此人平日做得細膩工夫。所以對衆秖管要吐盡一段了。又一段。不肯休。師曰。事不如此。如龍得半盞水。便能興雲起霧。降注大雨。那裏秖管大海裏輥。謂我有許多水也。又如會相殺人。持一條鎗。纔見賊馬。便知那個定是我底。近前一鎗殺了賊。跳上馬背便殺人去。須是恁麼始得。　紹興五年八月己酉。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荼毘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之側。

舒州太平慧懃佛鑑禪師。本郡汪氏子。丱歲師廣教圓深。試所習得度。每以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五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爲印據。與圓悟相繼而去。及悟還侍五祖。得徹證。而師忽至。意欲他邁。悟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始月餘

比舊相見時如何。師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你家風了也。師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展拜。祖令掌翰墨。後同圓悟語話次。舉東寺和尚問仰山。汝是甚處人。仰山曰。廣南人。寺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曾收得否。山曰。收得。寺曰。珠作何色。山曰。白月即現。黑月即隱。寺曰。何不呈似老僧。山叉手近前云。慧寂昨到溈山。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悟顧師曰。既云收得。逮索此珠。又云無言可對。無理可伸。是如何。師無語。

忽一日謂悟曰。仰山見東寺因緣。我有語也。東寺當時只索一顆珠。仰山傾出一栲栳。悟深肯之。乃告之曰。老兄更宜親近老和尚去。師一日造方丈。未及語。被祖詬罵。懡㦬而退。歸寮閉門打睡。恨祖不已。悟已密知。即往扣門。師曰。誰。悟曰。我。師即開門。悟問你見老和尚何如。師曰。我本不去。被你賺累我遭這老漢詬罵。悟呵呵大笑曰。你記得前日下的語麽。師曰。是甚麽語。悟曰。你又道東寺秪索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師當下釋然。悟遂領師同上方丈。祖纔見。遽曰。懃兄。且喜大事了畢。　政和七年九月八日上堂。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直饒不住

不破。亦未是衲僧行履處。且作麽生是衲僧行履處。待十月前後爲諸人注破。至十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手寫數書別故舊。停筆而化。闍維。收靈骨設利。塔于本山。

舒州龍門清遠佛眼禪師。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質其講師。師不能答。遂徧參。至太平見五祖。旋丐於廬州。偶雨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師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祖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師愈疑。遂咨決於元禮首座。禮乃以手引師之耳。繞圍鑪數帀。且行且語曰。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

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他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太平將遷海會。師慨然曰。吾持鉢方歸。復參隨往一荒院。安能究決己事耶。遂作偈告辭之蔣山坐夏。邂逅靈源禪師。相與甚善。話次。師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源曰。演公天下第一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耶。所謂有緣者。蓋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師從所勉。徑趨海會。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鑪見火如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刀刀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

人過。圓悟因詰其來。舉青林搬柴話驗之。（青林師虔禪師得法洞山。凡新到。令搬柴三轉。然後參堂。有僧不肯。問曰。三轉內即不問。三轉外如何。虔曰。鐵輪天子寰中旨。僧無語。虔便打趁出。）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師曰也有甚難。悟曰。秖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作麼生。師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悟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宗門武庫云。佛眼禪師在五祖時。圓悟舉臨濟三句語問眼。一日忽謂悟曰。我舉三句向你。以手屈指曰。此是第二句。第三句已說了。便走。悟舉似祖。祖曰。也好吃。眼乃辭五祖。參歸宗眞淨和尚。去後。祖謂悟曰。歸宗波瀾濶。弄大旗手段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日。有書抵悟曰。比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清首座作晦堂贊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頗疑著他。及相見果契合。踰年復還祖山。衆請秉拂。却說心性禪。祖曰。遠却如此說禪。莫管他。語錄云。山僧初參勝和尚。教看如何是佛法大意。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又令看風幡話。及至下來。參老和尚。乃請問古人聲色純眞。老和尚千說萬說。秖是理

會不得。後來又令看如何是奇特事。云你道什麼。遂却歡喜。蓋爲有個撮摸處。遂常看云。如何是奇特事。云你道什麼。獨自思量云。我道什麼來。我道奇特事。又不見有奇特處。看三年。不會。遂去游浙中。途回來。却令看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麼處懺悔。雲門云露。這公案。一似熱鐵一團在心中。七年喫盡辛苦。）示衆。以迷心故。山林中來見善知識。將詞別有一道。可令人安樂。不知返究向來迷處功夫。最第一。示衆。千說萬說。不若親面一見。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迥絕無人處。深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上堂。大衆。忒有人嗔上座。上座便應。設使不應。心中也須領覽。今時學人便道應底是也。領覽底是也。若如此會。便是入地獄漢子。是即且置。且道面前是阿誰嗔你。是有人嗔耶。是無人嗔耶。還裁斷得麼。若是有人嗔。山精鬼魅嗔你時。天魔外道嗔你時。如何辨白。若道無人嗔。你又不辨不驗如何得無人嗔。者個是十二時中生死路頭事。諸人明得麼。有人嗔。生迷亂。無人嗔。遭繫絆。若能行。生死斷。萬兩金。終不換。下座。

示衆。我且問你。適來因甚麼問訊聖僧。且問訊時還印證你麼。還肯諾你麼。若道印證你。他是土聖僧。豈解印證你。若道肯諾你。豈解肯諾你。旣不解印證肯諾。問訊作麼。莫是仁義道中麼。莫是禮相生善麼。若是仁義道中。衲僧家豈有仁義。豈有禮相生善。莫是事不獲已。隨衆問訊麼。又

成何道理。到這裏須一一明始得。不見長沙大師一日回頭見聖僧。忽然知歸。便云。回頭忽見本來身。本身非見亦非眞。若將本體同眞體。歷劫迢迢受苦辛。諸人還會此個道理麼。珍重。

上堂。今日七月二十。解夏來又是五日也。你禪僧家盡道我會也。且道今日是七月二十。不是七月二十。或若當此一問。於佛法中如何祇對。有底師僧道。何不問本分事。這個是世間日月。大衆。那個是世間日月。又豈有不曾底法。又有師僧道不動世間一星子。就上便明取恁麼事。今日七月二十也。大衆。那裏是不動底一星子。得安樂底人。終不作這般去就。山僧問你。今日是七月二

十。不是七月二十。有人明得麼。古人云世間事明不得。佛法太遠在這裏若分疎不下。一切處礙塞殺人。還知麼。大火聚中難著手。清涼池內易安身。下座。師作示道三偈。一曰隨流。千聖靈蹤百草頭。卓然放去號隨流。從教萬古無人識。笑殺溈山水牯牛。二曰合轍。水中月是天邊月。南北東西更無別。新羅打鐵火星飛。燒著指頭名合轍。三曰雙唱。坐斷千差古路頭。解開空岸濟人舟。明明一句該羣象。善唱無聲作麼求。問僧癩狗因甚無毛。代云已被和尚道了也。問六祖不識字。爲甚墜腰石上題龍朔三年老盧記。代云更須子細。宣和二年。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耶。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塔於龍門靈光臺側。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禪師。叅永安恩。於臨濟三頓棒話發明。次依諸名宿。無有當意者。聞五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祖乃曰我此間不比諸方。凡於室中。不要汝進前退後。竪指擎拳。繞禪牀作女人拜。提起坐具。千般伎倆。秖要你一言下諦當。便是汝見處。師茫然退叅。歷三載。一日入室罷。祖謂曰。子所下語。已得十分。試更與我說看。師即剖而陳之。祖曰。說亦說得十分。更與我斷看。師隨所問而判之。祖曰。好即好。秖是未

得老僧說話在。齋後汝可來祖翁塔所。與汝一一按過始得。及至彼。祖便以即心即佛非心非佛睦州擔板漢南泉斬猫兒趙州狗子無佛性有佛性之語編辟之。其所對了無凝滯。至于胡狗話。祖遽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祖曰。此不是則和前面皆不是。師曰。望和尚慈悲指示。祖曰。看他道子胡有一狗。上取人頭。中取人腰。下取人脚。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門。便道看狗。向子胡道看狗處。下得一轉語。教子胡結舌。老僧鈐口。便是你了當處。次日入室。師密啓其說。祖笑曰。不道你不是。千了百當底人。此語秖似先師下底語。師曰。某何人得似端和尚。祖曰。不然。老僧雖承嗣他。謂他語拙。蓋秖用遠錄公手段接人故也如老僧共遠錄公。便與百丈黃檗南泉趙州輩把手共行。纔見語拙。即不堪。師以爲不然。乃拽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其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次。執師手曰。得汝說。須是吾舉。得汝舉須是吾說。而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師因五祖垂語云。身之一字。也大難說。教中道地水火風。四大假合。據老僧所見。亦未是在。有人道得。老僧大展坐具禮他三拜。師云。某甲道得。請和尚禮拜。祖提起坐具。師便趨退。祖擲下坐具。師揭簾而出。云賊過後張弓。上堂問答已。乃曰。有祖已來

時人錯會。秖將言句以爲禪道。殊不知道本無體。因
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立號。秖如適來上座。纔
恁麽出來。便恁麽歸衆。且道具眼不具眼。若道具眼。
纔恁麽出來。眼在甚麽處。若道不具眼。爭合便恁麽
去。諸仁者。於此見得倜儻分明。則知二祖禮拜依位
而立。眞得其髓。秖這些子。是三世諸佛命根。六代祖
師命脉。天下老和尚安身立命處。雖然如是。須是親
到始得。 有一老宿垂語云。十字街頭起一間茅厮。
秖是不許人屙。僧舉以叩師。師曰。是你先屙了。更教
甚麽人屙。宿聞。焚香遥望大隨拜謝。 紹興乙卯秋
七月。山中大雨雪。有異象。師曰。吾期至矣。十七日。別

郡守以次。越三日。示少恙于天彭。二十四夜。謂侍僧
曰。天曉無月時如何。僧無對。師曰。倒教我與汝下火
始得。翌日還堋口廨院。留遺誡。蛻然示寂。門弟子奉
全身歸烟霧四合。猿鳥悲鳴。茶毘。異香徧野。舌本如
故。設利五色者不可計。瘞於定光塔之西。（師之法嗣護聖居靜
稱師。嘗謂衆曰。叅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最初句及
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倘或未然。更與你分作
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一須信有教外
別傳。二須知有教外別傳。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
說法無二。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一
田地穩密。五須具擇法眼。六須行鳥道玄路。七須文
武兼濟。八須摧邪顯正。九須大機大用。十須向異類
中行。凡欲紹隆佛種。須盡此綱要。方得坐這曲彔牀
子。受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麽田
地。秖一向虛頭。與日閻老子未放你在。問有學者各
門頌出呈師。師以頌示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機會來
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末是根基。人天
眼目載此。去先南堂三字。指爲南堂語。而以後頌爲護聖語。今從燈錄考定。附載于此。）
漢州無爲宗泰禪師。叅五祖。祖舉趙州洗鉢盂話。俾叅。
洎入室。舉此話問師。你道趙州向伊道甚麽。這僧便
悟去。師曰。洗鉢盂去。聻。祖曰。你秖知路上事。不知路
上滋味。師曰。旣知路上事。路上有甚滋味。祖曰。你不
知耶。又問你曾游浙否。師曰。未也。祖曰。你未悟在。師
自此凡五年。不能對。祖一日陞堂。顧衆曰。八十翁翁
輥繡毬。便下座。師欣然出衆曰。和尚試輥一輥看。祖
以手作打杖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曰。豆子山。打
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
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師聞大悟。掩祖口曰。秖消

唱到這裏。祖大笑而歸。
蘄州五祖表自禪師。依五祖最久。未有省。時圓悟爲座
元。往請益。悟曰。兄有疑處。試語我。師遂舉德山小叅
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悟曰。禮拜著。我作得你師。舉
話尚不會。師作禮竟。悟令再舉前話。師曰。德山小叅
不答話。悟掩其口曰。但恁麽看。師出揚聲曰。屈屈。豈
有公案秖教人看一句底道理。有僧謂師曰。兄不可
如此說。首座須有方便。因靜坐體究。及旬。頓釋所疑
詣悟禮謝。悟曰。兄始知吾不汝欺。又詣方丈。祖迎笑
（蘿湖野錄載此。又曰。自從圓悟指示。未幾有省。及遷
圓悟監總院務。師舉自爲座元。圓悟私告五祖曰。渠
只得一橛。大法未明。在須史煅煉。必爲法器。居無何
五祖宣言請自立僧。實欲激其遠到。自聞之。深有所）

（待一日上堂。以目顧自曰。莫妄想。便下座。自氣不平。趨瑯琊啓公法社。久之。聞悟往撫存。遂于言下大徹。）嘉州九頂清素禪師。聞五祖舉首山西來意話。倏然契悟。述偈曰。顛倒顛顛倒。新婦騎驢阿家牽。便恁麼太無端。回頭不覺布衫穿。祖見。乃問百丈野狐話。又作麼生。師曰。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祖大悅。　太守呂公來瞻大像。問曰。既是大像。因甚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至閣下。覩觀音像。又問。彌勒化境。觀音何來。師曰。家富小兒嬌。守乃禮敬。　勤老宿至。師問。舞劍當咽時如何。曰。伏惟尚饗。師訶曰。老賊死去。你問我。勤理前語問之。師叉手揖曰。拽破。　紹興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得微疾。書偈遺衆曰。木人備舟鐵

人備馬。丙丁童子穩穩登。喝散白雲歸去也。竟爾趨寂。

元禮首座。初參五祖。凡入室。必諷曰。衲僧家明取緇素好。師疑之不已。一日。祖陞堂。舉首山新婦騎驢阿家牽語。乃曰。諸人要會麼。莫問新婦阿家。免煩路上波吒。遇飯卽飯。遇茶卽茶。同門出入。宿世冤家。師於言下豁如。且曰。今日緇素明矣。

法閦上座。久依五祖。未有所入。一日造室。祖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曰。法閦卽不然。祖以手指曰。在任法閦卽不然。作麼生。師於是啓悟。　後至東林宣密度禪師席下。（宣武庫作宣秘度）見其得平實之旨。一日拈花

繞度禪牀一帀。背手插香鑪中。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度屢下語。皆不契。踰兩月。乃令師試說之。師曰。其秖將花插香鑪中。和尚自疑有甚麼事來。

金陵俞道婆。市油餈爲業。常隨衆參問瑯琊。瑯琊以臨濟無位眞人話示之。一日。聞丐者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以油餈擲地。夫曰。你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往見瑯琊。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眞人。婆應聲曰。有一無位眞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　圓悟蔣山開堂。方至法座前。婆於衆中躍出。以身一拶。便歸衆。悟曰。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悟次日至

其家。婆不出。厲聲曰。這般黃口小兒。也道出來開堂說法。悟曰。婆子少賣弄。我識得你了也。婆遂大笑出相見。　凡有僧至。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門。佛燈珣禪師往勘之。婆見如前問。珣曰。爺在甚處。婆轉身拜露柱。珣卽踏倒曰。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珣竟不顧。　安首座至。婆問甚處來。曰。德山。婆曰。德山泰老。婆兒子。安曰。婆是甚人兒子。婆曰。被上座一問。直得立地放尿。　頌馬祖不安因緣曰。日面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人舌頭。分明秖道得一半。

東京淨因繼成禪師。同圓悟法眞。慈受。并十大法師。禪

講千僧赴太尉陳公良弼府齋。時徽宗私幸觀之。有善華嚴者。賢首宗之義虎也。對衆問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常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諸禪視師。師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師召善。善應諾。師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至於工巧伎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師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師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麼。曰。不聞。師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原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師復謂曰。非唯一喝爲然。乃

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惟心。萬法惟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師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善膠口而出。聞者靡不歎仰。

建寧府開善道琝首座。分座日。嘗舉隻履西歸語謂衆曰。坐脫立亡。倒化即不無。要且未有逝而復出遺履者。爲復後代兒孫不及祖師。爲復祖師剩有這一著子。乃大笑曰。老野狐。紹興庚申冬。信守以超化革律爲禪。迎爲第一祖。師語專使曰。吾初無意人間。欲爲山子。正爲宗派耳。然恐多不能徃。受請已。取所藏泐潭繪像。與木庵二字。仍書偈囑清泉亨老。寄得法弟子慧山曰。口觜不中牂老子。愛向叢林鼓是非。分付雪峰山首座。爲吾痛罵莫饒伊。俾專使曰。傳語侍

郎。行計迫甚。不及修答。聲絕而化。

杭州淨慈慧暉禪師。初叩眞歇。微有所證。後謁宏智。智（曹洞）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師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師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爲室中眞子。

明州瑞巖法恭禪師。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樓櫩葉聲。忽然有省。棄依天童。始明大旨。

舒州投子道宣禪師。久侍天衣。無所契。衣叱之。師忘寢

食者月餘。一夕聞巡更鈴聲。忽猛省。曰任任。一聲直透青霄路。寒潭月皎有誰知。泥牛觸折珊瑚樹。衣聞命職藏司。任後凡有所問。以拂子作搖鈴勢。（指月錄曹洞宗）（止于師）

指月錄卷之二十九終

指月錄卷之三十

六祖下第十六世

嘉興府報恩法常首座。于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詣雪巢（臨濟）機契。命掌牋翰。首衆報恩。室中惟有矮榻。餘無長物。宣和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曾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左丞范冲居士。字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

師。茶罷曰。某行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通呼內翰。公應諾。通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通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公豁然有省。　又樞密吳居厚居士。擁節歸鍾陵。謁圓通。通曰。某往赴省試。過此。過趙州關。因問前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通曰。曾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甚脫灑在。通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通曰。有甚不脫灑處。公忽有省。曰便請末後句。通乃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通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又諫議彭汝霖居士。手寫觀音經施圓通。通

拈起曰。這個是觀音經。那個是諫議經。公曰。此是甚親寫。通曰。寫底是字。那個是經。公笑曰。却了不得也。通曰。即現宰官身而爲說法。公曰。人人有分。通曰。莫謗經好。公曰。如何即是。通舉經示之。公拊掌大笑曰。嗄。通曰。又道了不得。公禮拜。　又中丞盧航居士與圓通擁鑪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揖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喝曰。放下著。公應喏喏。　又左司都貺居士問圓通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如何湊泊。通曰。全身入火聚。公曰。畢竟如何會。通曰。驀直去。公沉吟。通曰。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通曰。何不恁麼會。公契旨曰。元來太近。通曰。十萬八千。公占偈曰。不可思議。是大火聚。便恁麼去。不離當處。通曰。咦。猶有這個在。公曰。乞師再垂指示。通曰。便恁麼去。鐺是鐵鑄。公頓首謝之。

臨安府徑山塗毒智策禪師。初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徃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時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板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厮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　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坐傾聽。至尚嚮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

平江府虎丘紹隆禪師。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峰依湛堂。客黃龍。扣死心禪師。次謁圓悟。一日入堂。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悟曰。瞌睡虎耳。

慶元府育王端裕禪師。依浄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擧露柱曰。你何不說禪。忽微省。去謁諸名宿。皆以穎邁見推。晚謁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即今是滅不滅。師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紹興庚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

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絶而逝。火後目睛舌齒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者無數。踰月不絶。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翘誠哀請。方與客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閣維所。聞香奩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

台州護國景元禪師。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個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拓開門扉。豁然大徹。繼而執事。機辯逸發。圜悟目爲聱頭元侍者。悟自題肖像付之。有曰。生平只說聱頭禪。撞著

聱頭如鐵壁。

平江府南峯雲辯禪師。謁穹窿圓。忽有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諸席。後參圜悟。直入室。纔踵門。悟曰。看脚下。師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師曰。師若搖頭。弟子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師翻筋斗而出。悟大笑。

臨安府靈隱慧遠禪師。依靈巖徽。微有省。既謁圜悟。聞舉龐居士不與萬法爲侶因緣。師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師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珍八寶一時拏。師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師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師又喝。悟連喝兩喝。師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所牴牾。　內翰曾開居士久參圜悟大慧之門。紹興辛未。值師領光孝。開來謁。問曰。如何是善知識。師曰。燈籠露柱。猫兒狗子。開曰。爲甚麽贊。即歎喜。毀即煩惱。師曰。侍郎曾見善知識否。開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師曰。向煩惱處見。向歡喜處見。開擬議。師震聲便喝。開擬對。師曰。開口底不是。公開罔然。師召曰。侍郎。向甚麽處去也。開猛省。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師曰。也秪得一橛。　知府

葛剡。志慕禪宗。久無證入。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有省。說偈云。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豔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謁師求證。師云。居士見處。秖可入佛。未得入魔。在。葛禮拜。師曰。云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葛乃頓領。　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著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明年忽示微疾。果以上元揮偈安坐而化。偈曰。拗折秤錘。掀翻露布。突出機先。鵶飛不度。留七日。顏色如生。

建康府華藏安民禪師。初講楞嚴有聲。謁圓悟。聞衆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師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師曰。楞嚴。悟曰。楞嚴經有七處徵心。八還辨見。畢竟心在甚麼處。師多呈解。悟皆不肯。師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玄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師聞而有省。遂求印證。悟示以本色鉗鎚。師則罔測。一日白悟曰。和尚休舉話。待某說看。悟諾。師曰。尋常拈槌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師又曰。下喝敲牀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師於言下釋然（蘿湖作悚然無以酬）悟出蜀居夾山。師侍行。夜參次。悟舉僧問巖頭。古帆未掛時如何。頭曰。後園驢喫草。師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師舉前話。悟曰。庭前栢樹子。師即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未幾令分座。後謁佛鑑。鑑問佛果有不曾亂爲人說底句。曾與你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震聲曰。不是這個道理。師曰。無人奪你茶鹽袋。叫作甚麼。鑑曰。佛果若不爲你說。我爲你說。師曰。和尚疑時退院別參去。鑑呵呵大笑。

成都府昭覺道元禪師。謁大別道。因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在這裏。道謦之。往參佛鑑佛眼皆蒙賞識。次謁圓悟於金山。悟不肯。悟遷住雲居。師從之。雖有信入。終以鯁膺之物未去爲疑。會悟問參徒。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師。汝作麼生。師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你時如何。師擬答。悟憑凌曰。草賊大敗。師即徹證。悟以拳擊之。師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師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悟歸昭覺。命首衆。

潭州大溈佛性法泰禪師。同悟在蔣山時。師爲座元。有僧仲安者。來謁悟。因扣師。遂領旨。及師住德山。遣安至蔣山通嗣書於悟。時悟坐於丈室。安捧書趨前。悟曰。千里馳達。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覿面相呈。更無回互。悟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專使底。安曰。豈有第二人。悟曰。背後底聻。安便度書。悟曰。作家禪客。天然猶在。安曰。分付與蔣山。乃下通首座。大衆書於僧堂前。首座問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呈起書曰。見麼。座遂引手接。安復執却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鑒。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打一書。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沉吟。又以書打一下曰。接。悟與佛眼立於法堂。聆其作略。悟厲聲曰。打我首座死也。佛眼曰。官馬廝踏。有

甚憑據。安曰。說甚官馬廝踢。正是龍象蹴蹋也。悟曰。喚來喚來。安復至法堂上。悟曰。我五百衆中首座。你爲甚麼打他。安曰。和尚也喫一頓始得。悟顧佛眼吐舌。佛眼曰。未在。乃顧安而問曰。只如空手把鉏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意作麼生。安低躬曰。所供並是詣實。悟笑曰。元來是家裏人。遂至五祖自禪師處。自曰。書裏說甚麼。安曰。文彩已彰。自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揮寶劍。自曰。近前來。這裏不識數字。安曰。莫詐敗。自顧侍者曰。這是那裏僧。安曰。多少人疑著。侍者曰。曾在和尚會下去。自曰。怪得恁麼滑頭。安曰。曾被和尚鈍置來。自遂將書於爐上爇

曰。南無三滿多沒馱喃。安近前彈指而已。安再至蔣山坐夏。悟使分座接納。秋辭歸。悟曰。子何所需。安曰。短歌須要十數丈長。句只消三兩言。悟以頌嘉賞之。安後出世於鼎州靈巖。（源不深流不長。安公得法于佛性。其爲專使藉甚于叢林。佛性所詣可知矣。嗟乎。昔何林林今何寥寥也。）

眉州象耳山袁覺禪師。本名圓覺。郡守塡牒誤作袁。以師族姓袁。戲謂曰。一字名可乎。師曰。一字已多。守異之。徧歷諸方。後依佛性。陳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性每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曰。直待我豎點頭時。方是也。偶不職被斥。制中無依。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舍。何者爲火。乃豁然。制罷歸省性。見首肯之。時圓悟在雲居。師往通所悟。悟呵云。本是淨地。屙屎作麼。師所疑頓釋。

臨安府中天竺中仁禪師。諦窮經論。於宗門未契。圓悟居天寧。凌晨謁之。悟方爲衆入室。師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卽同魔說。速道速道。師擬對。悟劈口擊之。因墮一齒。卽大悟。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禪師。幼聰慧。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依慧目能禪師。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卽捨杖步趨。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

佛。遂悟華嚴宗旨。嘗講于千部堂。詞旨宏放。衆皆歎服。適南堂靜禪師至。謂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離文字相耳。倘能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師欣然罷講南遊。依圓悟于鍾阜。一日入室。悟舉德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師莫能對。夙夜參究。忽然有省。作偈呈悟。曰。家住孤峰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見許可。次日入室。悟問。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擬對。悟便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師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閱浮山遠禪師削執論云。若道悟有疎親。豈有栴檀林中。却生臭草。豁

然契悟。作偈寄悟曰。出門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以示衆曰。覺華嚴徹矣。

平江府明因曇玩禪師。當詔僧爲德士時。入頭陁巖食松自全。後依圓悟。因舉桴擊鼓。頓明大法。後凡有所問法。皆對曰。莫理會。故人亦稱爲莫理會長老。

成都府昭覺道祖首座。初見圓悟。於卽心卽佛語下發明。久之悟命分座。一日爲衆入室。師忽問曰。生死到來。如何廻避。僧無對。師擲下拂子。奄然而逝。衆皆駘愕。悟聞。至召曰。祖首座。師張目眎之。悟曰。抖擻精神透關去。師點頭。竟爾趨寂。

樞密徐俯字師川。每侍其父龍圖。謁法昌。及靈源。語論終日。公聞之藐如也。及法昌歸寂在笑談間。公異之。始篤信。及丁父憂。念無以報罔極。請靈源歸孝址說法。源登座問答已。乃曰。諸仁者。秖如龍圖讀萬卷書。如水傳器。涓滴不遺。且道尋常著在甚麼處。而今捨識之後。這著萬卷書底。又却向甚麼處著。公聞。灑然有得。遂曰。吾無憾矣。源下座問曰。學士適來見個甚麼。便恁麼道。公曰。若有所見。則鈍置和尚去也。源曰。恁麼則老僧不如。公曰。和尚是何心行。源大笑。靖康初。爲尚書外郎。與朝士同志者。挂鉢於天寧寺之擇木堂。力叅圜悟。悟亦喜其見地超邁。一日至書記寮指悟頂相曰。這老漢脚跟猶未點地。在悟覿面曰。甕裏何曾走却鱉。公曰。且喜老漢脚跟點地。悟曰。莫謗他好。公休去。

郡王趙令衿。叅圓悟于毗阜。公欣然就其鑪鞴。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是死一回始得。公默契。嘗自疏之。其略曰。家貧遭劫。誰知盡底不存。空室無人。幾度賊來亦打。悟見。囑令加護。紹興庚申冬。謁大慧。慧聞。令擊鼓入室。公欣然袖香趨之。慧曰。趙州洗鉢盂話。居士作麼生會。公曰。討甚麼椀。拂袖便出。慧起搊住曰。古人向這裏悟去。你爲甚麼不悟。公擬對。慧掀之曰。討甚麼椀。公曰。還這老漢始得。

侍郎李彌遠。普現居士。叅圓悟。一日朝回。至天津橋。馬躍。忽有省。通身汗流。直造天寧。適悟出門。遥見便與曰。居士且喜大事了畢。公厲聲曰。和尚眼花作麼。悟便喝。公亦喝。於是機鋒迅捷。凡與悟問答。當機不讓。及遷吏部。方在壯歲。遽乞祠祿。歸閩連江。築菴自娛。一日示微恙。索湯沐浴畢。遂趺坐作偈曰。漫說從來牧護。今日分明呈露。虛空撥倒須彌。說甚向上一路。擲筆而逝。

成都范縣君。孀居歲久。常坐而不卧。聞圜悟住昭覺。往禮拜。請示入道因緣。悟令看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久無所契。范泣告悟曰。和尚有何方便。令

某易會。悟曰。却有個方便。遂令秖看是個甚麼。後有省。曰元來恁麼近那。（宗門武庫至和尚有何方便令某易會。悟曰。有個方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范於此有省。乃云。元來得恁麼近。）

常德府文殊心道禪師。習惟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目前萬象擬然。心識安在。師茫然。遂徧叅扣。抵太平。聞佛鑑夜叅。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鐵觜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旣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擉破牕紙。鑑卽開門。搊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遂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

潭州龍牙智才禪師。得法佛鑑。後謁黃龍死心。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師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勞再舉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師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師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頷下珠。心便打。　上堂。舉死心小叅曰。若論此事。如人家有三子。第一子聰明智慧。孝養父母。接待往來。主掌家業。第二子兇頑狡猾。貪婬嗜酒。倒街卧巷。破壞家業。第三子盲聾瘖瘂。菽麥不分。是事不能。秖會喫飯。三人中黃龍要選一人用。更有四句。死中有活。活中有死。死中常死。活中常活。將此四句。驗天下衲僧。師曰。喚甚麼作四句。三人姓甚名誰。若也識得。與黃龍把手並行。更無纖毫間隔。如或未然。不免借水獻花去也。三人共體用非用。四句同音空不空。欲識三人并四句。金烏初出一團紅。　師初住嶽麓開堂日。僧問德山棒。臨濟喝。今日請師爲拈掇。師曰。蘇嚕蘇嚕。曰蘇嚕蘇嚕。還有西來意也無。師曰。蘇嚕蘇嚕。由是叢林呼爲才蘇嚕。居龍牙。遷雲溪。以清苦莅衆。衲子敬畏。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仍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其垂訓如常。二十三日。再集衆示問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華。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師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翛然而逝。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叅佛鑑。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往見鑑。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

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師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覔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師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師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得。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遂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悟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潭深魚聚。悟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招風。悟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之。 待制潘良貴。依師久

不契。謂師曰。某秖欲死去時如何。師曰。好個封皮。且留著使用。而今不了不當。便去忽被他換却封皮。卒無整理處。公又以南泉斬猫兒話問曰。某看此甚久。終未透徹。告和尚慈悲。師曰。你秖管理會別人家猫兒。不知走却自家狗子。公於言下如醉醒。師復曰。不易公進此一步。更須知有向上事始得。如今士大夫說禪說道。秖依著義理便快活。大率似將錢買油餈喫了便不饑。其餘便道是瞞他。亦可笑也。公唯唯。師甞謂衆曰。兄弟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個消息。雪夜有僧扣方丈門。師起秉燭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決疑情。因甚麼威儀不具。僧顧視衣裓。師逐出院。 師每曰。先師秖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謁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乞還鄣南。十月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爲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曰。要長者。要高者。師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

温州龍翔士珪禪師。醉心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即以平時所得白佛眼。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絶對

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師罔措。眼晚至堂司。師理前話。眼曰。閑言語。師遂大悟。

南康軍雲居善悟禪師。在龍門日。有僧被蛇傷足。佛眼問曰。既是龍門。爲甚却被蛇齩。師即應曰。果然現大人相。後傳此語到昭覺。圓悟云。龍門有此僧耶。東山法道未寂寥爾。

隆興府黃龍法忠禪師。四明姚氏子。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參名宿。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呈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師曰。礀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師

掩耳而出。已而禮辭。渡九江。登廬阜。露眠草宿。相羊山水。會意則居。或數日不食。或連宵不臥。髮長不翦。衣敝不易。故禪會呼爲忠道者。死心禪師住黃龍。學者奔湊。至無所容。因於季春結制限之。師見心。抗論不可。投以偈曰。莫怪狂僧罵死心。死心結夏破叢林。叢林明眼如相委。此話須教播古今。又迫暮持白木劍。造死心而問曰。聞老和尚不懼生死。是否。心擬對。師即揮劍。心引頸而笑。師擲劍於地。作舞而出。馮給事濟川。嘗有請師住勝業疏。略曰。佛眼磨頭悟法輪之常轉。死心室內。容慧劍以相揮。時以爲實錄云。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師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恒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

（普庵印肅禪師袁州宜春余氏子。師將生。鄰里望其室。祥光燭天。蓮生道周。或現所陌。及生。即善世言盖政和五年乙未十一月二十七日辰時也。及長。一夕夢一僧點其胷曰汝他日當自省。既寤。白母黃氏。視胷有赤點如含桃。因遣師壽隆賢。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玄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于道。賢甚器之。聞牧庵道風。遂謁于湘之潙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庵竪拂示之。有省。歸壽隆。時年二十九矣。使驛請主慈化寺。師利世不伐。嘗言捨家出家。當爲何事披緇削髮。本屬何因。若不報國資家。虛負皇恩。若不導化梱邪。枉作釋子。楮衣糲食。脅不沾席者十有二年。一日誦華嚴論。至達本情亡。知心體合。豁然大悟。徧體汗流。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遂示衆曰。李公長者於華嚴大經之首。痛下一槌。擊碎三千大千世界。如湯消雪。不留毫髮許於後進者。作得滯礙。普庵老人一見不覺吞却五千四十八卷。化成一氣。充塞虛空。方信釋迦老子出氣不得之句。然後破一微塵出此華嚴經。徧含法界。無理不收。無法不貫。便見摩耶夫人是我身。彌勒樓臺是我體。善財童子是甚茄子。文殊普賢與我同參。不動道場。徧周法界。悲涕歎

喜。踴躍無量。大似死中得活。如夢忽醒。良久云。不可說不可說。又不可說。始信金剛經云。信心清淨。即生實相。實相既生。妄想相滅。全體法身。徧一切處。方得大用現前。即說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師一日舉似心齊圓通二子云。達本情亡。知心體合。汝作麼生會。二人相顧笑云。未達明日各呈頌。師因題云。據宗眼看來。句到意未到。其體未合其情未亡。乘便強占二詞。調曰。解佩令。明眼人前。覷著三十拄杖不饒。爲什麼如此。不合雪上加霜。其一云。先天先地。何名何樣。阿曼陀無物比況。觸目菩提。自是人不肯承當。且粉延滯名著相。圓融法界。無思無想。盧陵米不用商量。血脈纔通。便知道擊木無聲。打虛空盡成金響。其二云。栢庭立雪。一場敗闕。了無爲當下休歇。百市千圍。但只這孤圓心月。不指磨鎮常皎潔。無餘無欠。無聽無說。韶陽老秖得一橛。十聖三賢。聞舉著魂消膽裂。惟普菴迥然寂滅。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旣見。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而誰。因指雪書頌而別。師自是廣津梁。崇塔廟。禦災捍患。天動物與。鬼神莫能測其變化。諸異跡不可勝紀。嘗自贊云。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書偈于方丈之西壁云。作雨作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書畢。跏趺而逝。幻寄曰。忠道者父子悟處。與諸方等耳。其神用乃能爾。假令黃檗而在。其脛。擺不免。黃檗十二傳而得忠。十三傳而得肅。養子不及父。悲夫。至謂天竺神通不傳眞丹者。又何嘗夢見忠父子矢溺氣耶。肅之呪世間盛傳。至被管弦。而臨終一偈。乃類雲門。是可異矣。）

衢州烏巨道行禪師。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公喬年至。省候。師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跏趺而逝。

南康軍雲居法如禪師。徧參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

死當求妙悟。師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固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厨門。望見聖僧。契所未契。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麽。師詣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

南康軍歸宗正賢禪師。習經論。過目成誦。義亦頓曉。大慈秀稱爲經藏子。出蜀。扣諸尊宿。後扣佛眼。一日入室。眼舉殷勤抱得栴檀樹語。聲未絕。師頓悟。眼曰。經藏子逗漏了也。

安吉州道場明辨禪師。至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罽賓主斬師子尊者話。曰。楊子江頭楊柳津。楊花

愁殺蕩舟人。數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師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忽舉拳曰。這個因何喚作拳。師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室中垂問。猫兒爲甚麽愛捉老鼠。（虛堂湛頌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又曰。板鳴因甚麽犬吠。（雲峰潛頌云。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仭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又曰。蚯蚓爲甚麽化爲百合。（圓極岑頌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葛待制勝攜客造師室。坐論天地一指萬物一馬。滾滾不已。師若不聞。葛疑而問曰。師謂何如。師笑而不答。良久厲聲喚待制。葛倉皇應諾。師曰。天

地一指萬物一馬。葛欣然曰。須是和尚始得。臨終登座。拈拄杖于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繇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藁。又卓一下。顧大衆曰。莫懊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羅湖野錄載師悟緣自問僧舉至默有所契下。乃云。即趨龍門坐夏。居無何。佛眼舉前話問之。師擬對。佛眼以手托開。師趨出。豁然大徹。復回吐露。佛眼拽杖逐之。與燈錄小異。附志於此。）

世奇首座。瞌睡間羣蛙忽鳴。誤聽爲淨髮板響。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板也。師恍然。詣方丈披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師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板響。覺來蝦蟇啼。蝦蟇

與板響。山嶽一時齊。由是益加參究。洞遵玄奧。眼命分座。師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針剌眼。毫髮若差。睛則破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煆煉。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因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秖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師喝一喝而終。

給事馮楫濟川居士。自壯歲徧參。後依佛眼。一日同眼經行法堂。偶童子趨庭。吟曰。萬象之中獨露身。眼拊公背曰。好聻。公於是契入。紹興丁巳除給事。會大慧禪師就明慶開堂。慧下座。公挽之曰。和尚每言於士大夫前曰。此生決不作這蟲豸。今日因甚却納敗闕。

慧曰。盡大地是個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公擬對。慧便掌。公曰。是我招得。越月。特丐祠坐夏徑山。榜其室曰不動軒。一日慧陞座。舉藥山叅石頭馬祖得悟因緣。慧拈罷。公隨至方丈曰。適來和尚所舉底因緣。某理會得了。慧曰。你如何會。公曰。恁麼也不得。囌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㗭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囌嚧㗭哩娑婆訶。慧印之以偈曰。梵語唐言。打成一塊。咄哉俗人。得此三昧。公後知卭州。所至宴晦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少曾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至二十三年秋。乞休致。預報親知。期以十月三十報終。至日。令後廳置

高座。見客如平時。至辰巳間。降階望闕肅拜。請漕使攝卭事。著僧衣履。據高座。囑諸官吏道俗。各宜向道扶持教門。建立法幢。遂拈拄杖按膝。泊然而化。漕使請曰。安撫去住如此自由。何不留一頌以表罕聞。公張目索筆書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眼赤。竟爾長往。公以建炎後名刹教藏多殘燬。施印凡一百二十八藏。有語錄頌古行世。

台州釣魚臺石頭自回禪師。世爲石工。從人口授法華。能誦之。投大隨供灑掃。令取崖石。手不釋鎚鑿。誦經不輟。隨見而語之曰。今日硿磕。明日硿磕。生死到來。如何折合。師因設禮。求究竟法。隨令且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鎚。瞥見火光。忽然省徹。走至方丈。禮拜。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欣然曰。子徹也。復獻趙州勘婆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授以僧服。俗呼爲回石頭。

常德府梁山師遠禪師。上堂舉楊岐三脚驢子話。乃召大衆曰。揚其湯者。莫若撲其火。壅其流者。莫若杜其源。此乃至人之明鑒。佛法之正論。正在斯焉。這因緣如今叢林中提唱者甚多。商量者不少。有般底。秖道宗師家無固必。凡有所問。隨口便答。似則也似。是即

未是。若恁麼。秖作個乾無事會。不見楊岐用處。乃至祖師千差萬別門庭。如何消遣。又有般底。秖向佛邊會。却與自己沒交涉。古人道。凡有言句。一一須消歸自己。又作麼生。又有般底。一向秖作自己會。棄却古人用處。惟知道明自己事。古人方便。却如何消遣。既消遣不下。却似抱橋柱洗澡。要且放手不得。此亦是一病。又有般底。却去脚多少處會。此病最難醫也。所以他語有巧妙處。學人卒難摸索。纔擬心則差了也。前輩謂之楊岐宗旨。須是他屋裏人。到恁麼田地。方堪傳授。若不然者。則守死善道之謂也。這公案直須還他透頂徹底漢。方能了得。此非止禪和子會不得。

而今天下叢林中。出世爲人底。亦少有會得者。若要會去。直須向威音那畔。空劫已前。輕輕覷著。提起便行。捺著便轉。却向萬仞峰前進一步。可以籠罩古今。坐斷天下人舌頭。如今還有恁麼者麼。有則出來道看。如無更聽一頌。三脚驢子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磵下太忙生。湖南長老誰解會。行人更在青山外。

莫將尚書。字少虛。官西蜀時。謁南堂。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厠。聞穢氣。急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别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

周。縱横妙處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南堂大隨别號）

龍圖王蕭居士。字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個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未審過在甚處。堂曰。過在有個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無爲軍冶父道川禪師。崑山狄氏子。初爲縣之弓級。聞東齋謙首座爲道俗演法。往從之。習坐不倦。一日因不職遭笞。忽於杖下大悟。遂辭役依謙。謙爲改名道川。且曰。汝舊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竪起脊梁。了辦個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則依舊狄三也。師銘於心。建炎初。圓頂遊方。至天封。蹣菴與語鋒投。菴稱善。歸憩東齋。道俗尊事之。座下學者請益金剛般若經。因章爲之頌。盛行於世。

指月錄卷之三十終

較譌

卷之二十八　三十五葉二行輒（誤作輙）〇三十五葉第十行霞（誤作師）

卷之二十九　三十三葉第十八行垂（誤作乘）

卷之三十　九葉第十五行德（誤作羅）〇二十一葉第十三行消（誤作道）

音釋

卷二十八之三十

屨（居御切音踞革履）瓌（同瑰）禳（如羊切壤平聲）禬（古外切音膾除殃之祭）玨（古岳切音覺）紿（蕩海切臺上聲欺詒也又絲縈難理也）噬（時智切音誓齧也）詪（古很切根上聲難語貌）靘（七正切音倩青黑色也）褾（彼小切音表袖端又卷褾飾）洊（在殿切音薦水仍至也）嗒（託甲切音塔嗒然忘懷）灨（古暗切音紺水名）讋（質涉切詹入聲失氣而言也）譍（於京切音英以言對問）笈（音及書箱也）淶（郎才切音來水名）潸

（師奸切音山涕流貌）歃（色洽切音霎盟者以血塗口曰歃血）癰（於容切音雍癰疽）餧（努委

切內上聲飢也）汛（思晉切音信洒也）綟（力霽切音例線也）焯（古灼字）呿（丘於切音

嘔張口貌）懣（莫本切門上聲煩懣）邂逅（音械候不期而會）鈐（其廉切音拑鐵鈐鉏也）

堋（蒲根切音彭喪葬下土）栩（虛呂切音許忻暢貌）靶（必駕切音霸）衎（牀咸切暫平聲）

（山尖銳貌）眙（延知切音夷舉目貌）眎（視同）扵（弋渚切音雨擊也）硿磕（音空磕石相築

聲）

指月錄卷之三十一

六祖下第十六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上

（臨濟）師宣城奚氏子。其母夢一僧黑頰隆鼻。神人衛之。造於臥室。問其何所居。對曰嶽北。覺而有身。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十一月十日巳時誕師。白光透室。舉邑稱異。年十六出家。（燈錄作十二非。此從年譜。）十七落髮。即喜宗門中事。徧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個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性俊逸不羈。十九遊方。初至太平杯度菴。菴主迎待恭甚。曰夜夢伽藍神告以雲峰悅師來。戒令肅候也。杯度老宿因

以悅語示師。師過目成誦。人遂謂雲峰後身。既謁宣州明寂珵禪師。請益雪竇拈古頌古。珵不假一言。令自見自說。師輒洞達微旨。珵歎曰。杲必再來人也。過郢州大陽。見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首座。師周旋三公會下甚久。盡得曹洞宗旨。見其授受之際。必臂香以表不妄付。念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棄之。（爲方敷文普說云。微固有悟門。只是不合將功勳五位。偏正回互。五王子之類。許多家事來傳。被我一傳得了。寫作一紙。榜在僧堂前。大丈夫參禪。豈肯就宗師口邊喫野狐涎唾。盡是閹老子面前喫鐵棒底。）偏歷諸方。嘗至奉聖初和尚處。值初上堂。師出問。承和尚有言。金蓮從地涌。寶蓋自天垂。爲是神通妙用。爲是法爾如然。初曰。金蓮從地涌。寶蓋自天垂。師曰。鸞鳳不棲荆棘樹。燕雛猶戀舊時窠。初曰。三年不相見。便有許多般。師曰。只如適來僧道。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又作麽生。初便喝。師曰。這一喝未有主在。初回頭取拄杖。稍遲。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拍手一下歸衆。已而參心印珣公。珣令至寶峰依湛堂準公。師始至。機辯縱橫。一日湛堂問曰。你鼻孔今日因甚無半邊。對曰。寶峰門下。堂曰。杜撰禪和。又一日於粧十王處。問曰。此官人姓甚麽。對曰。姓梁。（堂姓梁）堂以手自摸頭曰。爭奈姓梁底少個幞頭。對曰。雖無幞頭鼻孔髣髴。堂曰。杜撰禪和。又看經次。問曰。看甚麽經。對曰。金剛經。堂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麽雲居

山高。寶峰山低。對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堂曰。你做得個座主使下。一日侍次。湛堂視師指爪曰。想東司頭籌子。不是汝洗。師承訓。即代黃龍忠道者作淨頭。九月。（按普說云。杲自聞湛堂和尚此說。終身不養爪甲。纔長一莖不剪。湛堂和尚便於手指上出現。）一日堂問曰。杲上座。我這裏禪。你一時理會得。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拈古頌古小參普說。你也做得。秖是有一事未在。你還知麽。對曰。什麽事。堂曰。你秖欠這一解在。因若你不得這一解。我方丈裏與你說時便有禪。纔出方丈便無了。惺惺思量時便有禪。纔睡著便無了。若如此。如何敵得生死。對曰。正是某甲疑處。湛堂疾亟。師問曰。倘和尚不復起。某甲依誰。可了

此大事。堂曰。有個勤巴子。我雖不識渠。然汝必依之。可了汝事。若見渠不了。便修行去。後世出來叅禪。及堂化後。師往荆南謁張無盡。求塔銘。張問曰。公秖恁麽著草鞵遠來。師曰。某數千里行乞。來見相公。又問年多少。師曰。二十八。又問水牯牛年多少。師曰。兩個。又問什麽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相公。張笑曰。且坐喫茶。纔坐。又問遠來有何事。師趨前曰。泐潭和尚示寂。茶毘。眼睛牙齒數珠不壞。舍利無數。求大手筆作塔銘。激勵後學。張曰。有問問公。若道得。即作塔銘。師曰。請相公問。張曰。聞準老眼睛不壞是否。曰是。張曰。我不問這個眼睛。曰相公問什麽眼睛。張曰。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張曰。若如此。老夫爲他點出光明。令他照天照地去也。師謝。張遂著銘。（銘有云。四大色身。諸緣假合。從本已來。舍利豈有體性。若梵行精潔。白業堅固。靈明廓徹。預知報謝。不驚不怖。則依正二報。毫釐不失。世間祖心。於本分事上。十二時中。不曾照管。微細流注。生大我慢。此是業主。鬼來借宅。如此而欲舍利流珠。諸根不壞。其可得乎。）復謁靈源草堂諸大老。咸被賞識。與洪覺範遊。覺範嘗見其十智同眞頌云。兎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歎曰。作怪。我二十年做工夫。也只道得到這裏。又過無盡。無盡與論百丈再叅馬祖因緣。（語具百丈章中）無盡亟賞之。促師見圜悟。及悟住天寧。師往依之。自惟曰。當以九夏爲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余爲是。我則造無禪論去也。枉費精神。蹉跎歲月。不若弘一經一論。把本修行。庶他生後世。不失爲佛法中人。既見悟。晨夕叅請。悟舉雲門東山水上行語。令叅。師凡呈四十九轉語。悟不肯。悟一日陞座。舉雲門語曰。天寧即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凉。師聞舉。豁然。以白悟。悟察師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却坐淨躶躶處。語師曰。也不易。你到這個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須知有這個道理。師言。某甲只據如今得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悟令居擇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問話。入室日不下三四。每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經半載。念念不忘於心。一日同諸客飯。師把箸在手。都忘下口。悟笑曰。這漢叅黃楊木禪。却倒縮去。師曰。這個道理。恰似狗看熱油鐺。欲舐舐不得。欲捨捨不得。悟曰。你喻得極好。這個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一日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知五祖道甚麽。悟笑而不答。師曰。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

會也。悟遂舉數請訛因緣誌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我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記付之。師既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悟。悟云。我這裏禪如大海相似。你須將個大海來傾去始得。若只將鉢盂盛得些了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何。能有幾個得到你田地。徃時只有個璟上座與你一般。却已死了也。未幾。令分座。室中握竹篦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會女眞之變。欲取禪師十數。師在選。獲免。趨吳虎丘。閱華嚴至八地。文洞徹昔所請問湛堂殃崛奉佛語救產難因緣。初師以此請益湛堂。堂曰。正爬著我癢處。這話是金矢法。不會如金。會得如矢。師曰。豈無方便。堂曰。我有個方便。只是你剗地不會。師曰。老和尚慈悲。堂曰。殃崛云。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問世尊。未到佛座下。他家生下兒子時如何。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持此語。未到他家。已生下兒子時如何。師茫然。至是讀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云。佛子。菩薩成就此忍。卽時得入菩薩第八不動地。爲深行菩薩。難可知。無差別。離一切相。一切想。一切執著。無量無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離諸喧靜。寂滅現前。譬如比丘具足神通。得心自在。次第乃至入滅盡定。一切動心憶想分別。悉皆止息。此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住不動地。卽捨一切功用行。得無

功用法。身口意業。念務皆息。住於報行。譬如有人夢中見身墮在大河。爲欲渡故。發大勇猛。施大方便。以大勇猛施方便故。卽便寤寤。既寤已。所作皆息。菩薩亦爾。見衆生身在四流中。爲救度故。發大勇猛。起大精進。以勇猛精進故。至此不動地。既至此已。一切功用。靡不皆息。二行相行。皆不現前。此菩薩摩訶薩菩薩心。佛心。菩提心。涅槃心。尚不現起。況復起於世間之心。師因豁然。打失布袋。湛堂所說方便。忽然現前。

圜悟詔住雲居。師往覲。悟卽請爲第一座。冬至秉拂。昭覺元禪師出衆問云。眉間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云。住住。問得固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

師每入室。圜悟時來聽其語。一日入室罷。上方丈。悟云。或有個禪和子得似老僧。汝又如何支遣。師云。何幸如之。正如東坡說。作劊子手一生。得遇一個肥漢剮。悟呵呵大笑云。你倒與我入室。授得我上壁也。悟又問。達磨西來。將何傳授。師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問。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也是第二句。

悟常言。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叅禪。如今早見逗漏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鵓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一般。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師曰。擊

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悟不覺吐舌。乃云。休胥他。我只以契證爲則。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師曰。契證卽得。第恐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悟了。硬主張擊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悟深肯之。

勘辨

師在雲居作首座。一日到西積莊。遇一暫到。從圓通來。云因看首座頌女子出定話。有個悟處。特來求首座印證。師云。你去。不是。僧云。某甲未道見處。爲甚麼道不是。師再三搖手云。你去。不是。不是。僧懡㦬而退。

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麼生會。曰。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而今喝。干他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甚麼事。僧無語。師打出。

問僧。我前日有一問在你處。你先前日答了我也。卽今因甚麼瞌睡。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道甚麼。僧曰。不是不是。師連打兩棒曰。一棒打你如是。一棒打你不是。

師室中多問衲子。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於意根下卜度。不得颺在無事甲裏。不得於舉起處承當。不得良久。不得作女人拜。遶禪牀。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速道速道。僧擬進語。師便打趁出。時罕有善其機者。（有僧聞舉。奪却竹篦。師曰。奪却竹篦。我且許你奪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

道個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作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時有舟峯長老云。某甲看和尚竹篦子話。如籍没却人家財産了。更要人納物事。師曰。你譬得極妙。我眞要你納物事。你無所從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或赴火。拚得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則歡喜。喚你作賊漢則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所以古人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蘇。欺君不得。到這裏始契得竹篦子話。　又僧聞舉曰。請和尚放下竹篦。卽與和尚道。師放下。僧拂袖便出。師曰。侍者認取這僧。　又舉問僧。僧曰。甕裏怕走却鱉那。師下禪牀擒住曰。此是誰語。速道。僧曰。實不敢謾昧。此是竹菴和尚教某恁麼道。師連打數棒曰。分明舉似諸方。師又舉問彌光。光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師曰。你是第幾個。光曰。今日捉敗這老賊。師深肯之。　近禮侍者久侍師。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師曰。你是個福州人。我說個喻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剝了。送在你口裏。祇是不解吞。禮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卽禍事。師後復問曰。前日吞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禮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師肯之。）纔見僧入便曰。不是。出去。僧便出。師曰。沒量大人。被語脈裏轉却。次一僧入。師亦曰。不是。出去。僧却近前。師曰。向你道不是。更近前覓個甚麼。便打出。復一僧入曰。適來兩僧不會和尚意。師低頭噓一聲。僧罔措。師打曰。却是你會老僧意。師纔見僧入便云。你不會。出去。僧便出去。次一僧入。師亦云。你不會。出去。僧亦出。復一僧入。師云。適來兩個上座。一人解收不解放。一人解放不解收。你還辨得麼。僧云。一狀領過。師云。領過後別有甚好消息。僧拍手一下便出。師云。三十年後悟去在。

問僧。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僧珍重便出。師呵呵大笑。次一僧來。師曰。我適來問這僧路逢達道人

不將語默對時如何。他珍重便出。你道他會不會。僧擬問訊。師便打出。 問僧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曰無面目漢。師曰適來有個師僧恁麽道。打出去了也。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香嚴上樹話。你作麽生會。曰好對春風唱鷓鴣。師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卽不問。未上樹道將一句來。又作麽生。曰適來對和尚道了也。師曰好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擬對。師便打。 僧問某參禪不得。病在甚麽處。師曰病在這裏。曰某因甚却參不得。師曰開眼尿牀漢。我打你去。 問僧國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曰魚行水濁。師曰莫屎沸。僧無語。便打。 問僧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作麽生。曰隨家豐儉。師曰好個隨家豐儉。只是你不會。僧擬議。師便打。 僧請益夾山境話。道聲未了。師便喝。僧茫然。師曰你問甚麽。僧擬舉。師連打喝出。 問僧道不用修。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底道。曰某甲不敢道。師曰你爲甚麽不敢道。曰怕染汚。師高聲曰行者將糞箕苕帚來。僧茫然。師便打出。 問僧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作麽生會。曰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某但恁麽會。師曰抱取猫兒來。僧無語。師便喝出。 問僧還記得話頭麽。曰不記得。師曰你來這裏曾甚麽事。便打。 問僧五祖道趙州狗子無佛性也勝猫兒十萬倍。如何。曰風行草偃。師曰你也不得亂說。却作麽生會。僧無語。師曰學語之流。便打出。 師纔見僧入便云。釋迦老子來也。僧近前。師云。不是便打。次一僧入。師亦曰釋迦老子來也。僧當面問訊。便出。師曰却似真個。 僧纔入。師便曰諸佛菩薩畜生驢馬。庭前栢樹子。麻三斤。乾矢橛。你是一枚無狀賊漢。曰久知和尚有此機要。師曰我已無端入荒草。是你屎臭氣也不知。僧拂袖便出。師曰苦哉佛陀耶。 問侍者曰幾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侍者曰某甲只看師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侍者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便行。師隨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罰你。 有僧請益。不知某甲死向甚麽處去。師曰你道只今是生耶死耶。僧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你做得漸源奴。僧擬議。師便打出。又一僧來。師曰適來這僧納一場敗闕。你還知麽。僧曰知。師亦打出。 問僧巖頭纔跨德山門。便問是凡是聖。德山便喝。巖頭禮拜。意作麽生。曰好個消息。師曰那裏是好處。僧便喝。師曰你這一喝未有主在。出去。 問僧恁麽也不得。不恁麽也不得。恁麽不恁麽總不得。作麽生。曰總得。師曰拋却甜桃樹。緣山摘醋梨。 問僧你道禪還受教也無。曰萬里一條鐵。師曰爭奈觀音院裏有彌勒。僧擬議。師便打出。 問僧你

名甚麼。曰法如。師曰僧堂法殿如否。曰如。師曰。老僧被你勘破。僧擬議。師便打。

烏龍長老訪馮濟川。話次云。昔有官人問泗州大聖何姓。聖云姓何。官云住何國。聖云住何國。此意如何。龍曰。大聖本不姓何。亦不是何國人。馮笑曰。大聖決定姓何。住何國。如是往返數次。遂致書於師。乞斷此公案。師云。有六十棒。將三十棒打大聖不合道姓何。三十棒打濟川不合道大聖決定姓何。若烏龍長老教自領出去。

一日同到明菴。見壁間畫髑髏。濟川頌云。尸在這裏。人今何在。始知一靈不居皮袋。師不肯。自頌云。即此形骸。便是其人。一靈皮袋。皮袋一靈。

張子韶至。上堂。僧問大顛爲韓文公趁却首座。意旨如何。師曰。鮎魚上竹竿。一日一千里。進云。學人未了。乞師慈悲。師云。更要第二杓惡水在。進云。只如首座也扣齒。三下過在甚麼處。師云。過在扣齒處。進云。莫謗他首座好。師云。你見個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進云。誰知遠烟浪。別有好思量。師云。你莫謗徑山好。進云。今日侍郎或問和尚春秋多少。又且如何。師云。向他道百十二歲。進云。喚作謗徑山得麼。師云。你又謗侍郎也。

僧問古人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未審還有答話分也無。師云。答話了也。進云。學人問樹上話。和尚爲甚麼向樹下答。師云。只爲你在樹下問。進云。設

得大衆眼麼。師云。灼然。設不得。進云。只如樹子未生。消息未動。香嚴向甚麼處得這話頭來。師云。向你漆桶裏得來。進云。只如和尚道。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還有爲人處也無。師云。無。進云。恁麼則成虛設。師云。虛設。乃云。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踏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答他則喪身失命。不答又違他所問。是時香嚴纔恁麼道。便有個旁不肯底。喚作虎頭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樹下道將一句來。師云。險。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險。徑山這兩險。有一險如大普盖。似地普擎。有一險料掉沒交涉。還有揀得出者麼。若揀得出。非惟親見香嚴。亦使虎頭上座無安身立命處。如無。徑山將現成公案。爲你諸人下個注脚。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

酬答法要

佛言。若有欲知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心所向皆無礙。佛境界。非是外境界有相佛。乃自覺聖智之境界也。決欲知此境界。不假莊嚴修證而得。當淨意根下無始時來客塵煩惱之染。如虛空之寬曠。遠離意識中諸取。虛僞不實妄想。亦如虛空。則此無功用妙心。所向自然無滯礙矣。（示李獻臣）

又云。古德有言。尋牛須訪跡。學道訪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所謂無心者。非如土木瓦石。頑然無

知。謂觸境遇緣。心定不動。不取著諸法。一切處蕩然無障無礙。無所染汚。亦不住在無染汚處。觀身觀心如夢如幻。亦不住在夢幻虛無之境。到得如此境界。方始謂之眞無心。且非口頭說底無心。若未得眞無心。只據說底與默照邪禪何以異哉。　但得本。莫愁末。空却此心是本。既得本。則種種言語。種種智慧。日用應物隨緣。七顚八倒。或喜或怒。或好或惡。或順或逆。皆末也。於隨緣處。能自覺知。則無少無剩。（示黃伯成）既學此道。十二時中遇物應緣處。不得令惡念相續。或照顧不著。起一惡念。當急著精彩。拽轉頭來。若一向隨他去。相續不斷。非獨障道。亦謂之無智慧人。昔溈山問嬾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云牧牛。山云汝作麽生牧。安云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山云子眞牧牛也。學道人制惡念。當如嬾安之牧牛。則久久自純熟矣。（示李獻臣）　又云。他弓莫把。他馬莫騎。他人之事莫知。此雖常言。亦可爲入道之資糧。但常自檢察。自旦至暮。有甚利人自利之事。稍覺偏枯。當須自警。不可忽也。　又云。昔道林禪師居秦望山長松之上。時人謂之鳥窠和尚。白居易侍郎鎭錢塘。特入山中謁之。乃問禪師坐處甚危險。師曰。老僧有甚危險。侍郎險尤甚。曰弟子位鎭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

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麽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遂作禮而去。今欲省心力。莫管他三歲孩兒道得道不得。八十老人行得行不得。但諸惡莫作便了。此語信也著。不信也著。請思之。　又云。世人現行無明。矯而爲善。善雖未至。豈不勝寡廉鮮耻。託善而爲惡者。教中謂之因地不眞。果招紆曲。苟能直心直行。直取無上菩提。可謂眞大丈夫之所爲矣。塵劫來事。只在如今。如今會得。塵劫來事。即時瓦解氷消。如今不會。更經塵劫。亦只如是。如是之法。亘古恒然。未嘗移易一絲毫許。　又云。世間塵勞之事。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得省便省。爲無始時來習得熟。若不力與之爭。日久月深。不知不覺。入得頭深。臘月三十日。卒著手脚不辦。要得臨命終時不顚錯。便從如今作事處莫教顚錯。如今作事處顚錯。欲臨命終時不顚錯。無有是處。　又云。有一種人。早晨看經念佛懺悔。晩間縱口業罵詈人。次日依前禮佛懺悔。卒歲窮年。以爲日課。此乃愚之甚也。殊不知梵語懺摩。此云悔過。謂之斷相續心。一斷永不復續。一懺永不復造。此吾佛懺悔之義。學道之士。不可不知也。　又云。學道人十二時中。心意識常要寂靜。無事亦須靜坐。令心不放逸。身不動搖。久久習熟。自然身心寧怗。於道有趣向分。寂靜波羅蜜。

定衆生散亂妄覺耳。若執寂靜處便爲究竟。則被默照邪禪之所攝持矣。

梵語般若。此云智慧。未有明般若而貪欲嗔恚癡者。未有明般若而毒害衆生者。作如此等事底。與般若背馳。焉得謂之智慧。（示陳次仲）

以生死事在念。則心術已正。心術既正。則日用應緣時。不著用力排遣。既不著排遣。則無邪非。無邪非則正念獨脫。正念獨脫則理隨事變。理隨事變則事得理融。事得理融則省力。纔覺省力時。便是學此道得力處也。得力處省無限力。省力處得無限力。（示羅孟弼）

此事許聰明靈利漢擔荷。若使聰明靈利。則無擔荷分。聰明靈利者。雖易入而難於保任。蓋入處不甚深。

而力弱故也。聰明靈利者。纔聞善知識說著個中事。便眼目定動。早將心意識領解了也。似此者。自作障礙。永劫無有悟時。外鬼作殃猶可治。此乃家親作祟不可禳禱也。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此之謂也。（示李獻臣）

心意識之障道。甚於毒蛇猛虎。何以故。毒蛇猛虎尚可迴避。聰明利智之士。以心意識爲窟宅。行住坐臥。未嘗頃刻不與之相酬酢。日久月深。不知不覺與之打作一塊。亦不是要作一塊。爲無始時來行得這一路子熟。雖作識得破。欲相遠離亦不可得。故曰毒蛇猛虎尚可迴避。而心意識眞是無你迴避處。（示羅孟弼）

士大夫多以有所得心求無所得法。何謂有所得心。聰明靈利思量計較者是。何謂無所得心。思量不行。計較不到。聰明靈利無處安著者是。不見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舍利弗殷勤三請。直得無啓口處。然後盡力道得個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此是釋迦老子究竟此事開方便門。示眞實相之椎輪也。昔雪峰眞覺禪師。爲此事之切。三度到投子。九度上洞山。因緣不相契。後聞德山周金剛王化。遂造其室。一日問德山。從上宗風以何法示人。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示人。後又問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拈拄杖便打云。道什麼。雪峰於棒下方打破漆桶。以是觀之。聰明靈利思

量計較。於此個門中。一點也用不著。古德有言。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燎却面門。擬議尋思。便落意識。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故知心意識非獨障道。亦使得人七顛八倒。作諸不善。既有究竟此道之心。須是具決定志。不到大休大歇大解脫處誓畢此生。不退不墮。佛法無多子。久長難得人。世間塵勞中事。如鉤鎖相續不斷。志意下劣者。往往甘心與伊作伴侶。不覺不知被伊牽挽將去。除是當人夙有願力。方肯退步思量。永嘉又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法身覺了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眞佛。若如是思量驀然向思量不及處。見得無一物底

法身即是當人出生死處前所云無所得法不可以有所得心求便是這個道理也士大夫一生在思量計較中作活計纔聞善知識說無所得法心裏便疑惑怕落空去妙喜每見如此說者即問他只這怕落空者還空也無十個有五雙分疎不下蓋平時只以思量計較爲窟宅乍聞說著不得思量底話便茫然無討巴鼻處殊不知只這無討巴鼻處便是自家放身命底時節也敦立道友靖康中在夷門相會是時春秋鼎盛便知有此段大事因緣（叙事不錄）但以博極羣書於九經十七史內入得太深聰明太過理路太多定力太少被日用應緣處牽挽將去故於脚跟下不能得啐地折嚗地斷耳若時時正念現前怕生死之心不變則日月浸久生處自熟熟處自生矣且那個是熟處聰明靈利思量計較底是那個是生處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絕思惟分別擬量卜度不到無你用心安排底是驀然時節到來或於古人入道因緣上或因看經教時或於日用應緣若善若不善若身心散亂若逆順境界現前若暫得心意識寧靜時忽地踏飜關棙子不是差事（示徐敦立）

士人博覽羣書本以資益性識而反以記持古人言語蘊在胷中作事業資談柄殊不知聖人說教之意所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看讀佛教亦然當須見月忘指不可依語

生解古德云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有志之士讀書看教能如是方體聖人之意少分也（示李獻臣）

又云近日叢林以古人奇言妙語問答爲差別因緣狐媚學者殊不本其實諸佛說法惟恐人不會縱有隱覆之說則旁引譬喻令衆生悟入而已如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於此悟入又有何差別於此不悟即此即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

參禪人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但虛却心不用向聲名句義上求玄妙求悟入若起此心即障却自己正知見永劫無有入頭處盤山云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不可忽淨名云法過眼耳鼻舌身意欲徹此法先須屏除六根門頭使無少過患何謂過患被色聲香味觸法所轉而不能遠離於經教及古德言句上求知見覓解會者是苟能於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中不起第二念直下知歸則於自境界他境界無不如意無不自在者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諸方尊宿喚作當面提持直截分付妙喜喚作第一等拖泥帶水直饒向一棒一喝下全身擔荷得已是不丈夫漢被他驀頭澆一杓惡水了也況於一棒一喝下求奇特覓妙會乃是不唧𠺕中又不唧𠺕者（示鄧子立）

昔李文和都尉參石門慈照聰禪師悟臨濟宗旨有一偈曰學道須是

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取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妙哉斯言。可以爲光明種子發機之助也。（示李獻臣）又云。佛是衆生藥。衆生病除。藥亦無用。或病去藥存。入佛境界而不能入魔境界。其病與衆生未除之病等。病瘥藥除。佛魔俱掃。始於此大事因緣有少分相應耳。佛是衆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漢。欲得一如。但佛與衆生一時放下。則無了無不了。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示羅妙證）是人知得世間有爲虛妄不實底道理。及至對境遇緣。驀地撞在面前。不隨他去。則彼伊穿却鼻孔定也。蓋無始時來。熟處太熟。生處太生。雖暫識得破。終是

道力不能勝他業力。且那個是業力。熟處是。那個是道力。生處是。然道力業力。本無定度。但看日用現行處一個昧與不昧耳。昧却道力。則被業力勝却。業力勝則觸塗成滯。觸塗成滯則處處染著。處處染著。則以苦爲樂。故釋迦老子謂滿慈子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是故於中風動空澄。日明雲暗。衆生迷悶。背覺合塵。故發塵勞。有世間相。遮個是昧道力而被業力勝者。釋迦老子又曰。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是故於中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小中現大。大中現小。不動道場。徧十方界。身含十方無盡虛空。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遮個是現行處不昧道力而勝業力者。然兩處俱歸虛妄。若捨業力而執著道力。則我說是人不會諸佛方便隨宜說法。何以故。不見釋迦老子曰。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是故不應取法。不應取非法。前所云。道力業力本無定度是也。若有智慧丈夫。見借道力爲器仗。擯除業力。業力旣除。道亦虛妄。所以道但以假名字引導於衆生。未識得破時。千難萬難。識得破後。有甚難易。龐居士曰。凡夫志量狹。妄說有難易。離相如虛空。盡契諸佛智。戒相亦如空。迷人自作持。病根不肯拔。只

自弄花枝要識病根底。不是別物。只是個執難執易。妄生取捨者。遮個病根拔不盡。生死海裏浮沉。直是無出頭時。昔張拙秀才。纔被尊宿點著病源。便解道斷除煩惱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隨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要得直截。不疑佛祖。不疑生死。但常放教方寸虛豁豁地。事來則隨時撥置。如水之定。如鑑之明。好惡妍醜到來。逃一毫不得。信知無心自然境界。不可思議。（示呂舜元）要識法底。眞如佛性菩提涅槃是。要識病底。妄想顚倒貪嗔邪見是。雖然如是。離妄想顚倒無眞如佛性。離貪嗔邪見無菩提涅槃。且道分卽是。不分卽是。若分。存一去一。其病轉深

若不分。正是顢頇佛性。儱侗眞如。畢竟作麽生說個除病不除法底道理。有般漢聞恁麽說。便道卽法是病卽病是法。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順眞如則顚倒妄想貪嗔邪見。悉皆是法。隨顚倒則眞如佛性菩提涅槃。悉皆是病。恁麽見解。莫道我披衲衣。便是作他座主奴也未得在。何故。須知平地上死人無數。灼然過得荆棘林者是好手。不見古人云。設有一法過於涅槃。吾說亦如夢幻。苟能於夢幻中。如實而證。如實而解。如實而修。如實而行。以如實之法。能自調伏。起大悲心。作種種方便。復能調伏一切衆生。而於衆生。不作調伏不調伏想。亦復不作顚倒想。不作貪嗔邪見想。不作眞如佛性菩提涅槃想。不作除病不除法想。不作存一去一。分不分想。既無如是之想。則一道淸淨。平等解脫。（魏礪請陞座） 既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答曾天游）又云。善財於彌勒彈指之頃。尚能頓忘諸善知識所證三昧。况無始虛僞惡業習氣耶。若以前所作底罪爲實。則現今目前境界。皆爲實有。乃至官職富貴恩愛。悉皆是實。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視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任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個事。無雜念否。故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在面前。或順或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遮個道理。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一個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你迴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在一處。無情之物尚爾。况現行無明。全身在裏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被他引入羅網。却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遮個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認現行無明爲入世間。便將世間法。强差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卽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他牽引。故淨名有言。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婬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婬怒癡性。卽是解脫。若免得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恁麽方可作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已上所說。都是妙喜平昔經歷過底。卽今亦只如此修行。願公趁色力强健。亦入是三昧。（答樓樞密） 細讀來書。乃知四威儀中無時間斷。不爲公冗所奪。於急流中。時自

猛省。殊不放逸。道心愈久愈堅固。深愜鄙懷。然世間塵勞。如火熾然。何時是了。正在鬧中。不得忘却竹椅蒲團上事。平昔留心靜勝處。正要鬧中用。若鬧中不得力。却似不曾在靜中做工夫一般。承有前緣駁雜。今受此報之歎。獨不敢聞命。若動此念。則障道矣。古德云。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淨名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汚泥。乃生此花。老胡云。眞如不守自性。隨緣成就一切事法。又云。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豈欺人哉。若以靜處爲是。鬧處爲非。則是壞世間相而求實相。離生滅而求寂滅。好靜惡鬧時。正好著力。驀然鬧裏撞翻靜時消息。其力能勝竹椅蒲團上千萬億倍。（答曾天游）作得身心寧靜。切須努力。不得便向寧靜處躲根。教中謂之解脫深坑。可畏之處。須教轉轆轆如水上葫蘆。自由自在。不受拘牽。入淨入穢。不礙不沒。方於衲僧門下有少親近分。若只抱得不哭孩兒。有甚用處。（示空慧）臨濟云。汝若歇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不別。不是欺人。第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滿足。故謂之煩惱。直是無你安排處。著一星兒外料不得。數年前有個許居士。認得個門頭戶口。將書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物作對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直足安樂快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淨潔處。淨潔使人困。

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任器。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乖張。爲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豁開千聖眼。不須頻禱禳。（示嚴子卿）學道人日用。空境易而空心難。境空而心不空。心爲境所勝。但空心而境自空矣。若心已空。而更起第二念。欲空其境。則是此心未得空。復爲境所奪。此病不除。生死無由出離。不見龐公呈馬祖偈云。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此心既空矣。心外復有何物而可空耶。思之。（示黃伯成）心不馳求。不妄想。不緣諸境。卽此火宅塵勞。便是解脫出三界之處。何以故。佛不云乎。於一切境。無依無住。無有分別。明見法界廣大安立。了諸世間及一切法。平等無二。故遠行地菩薩以自所行智慧力故。出過一切二乘之上。雖得佛境界藏。而示住魔境界。雖超魔道。而現行魔法。雖示同外道行。而不捨佛法。雖示隨順一切世間。而常行一切出世間法。此乃火宅塵勞中眞方便也。學般若人捨此方便而隨順塵勞。定爲魔所攝持。又於隨順境中強說道理。謂煩惱卽菩提。無明卽大智。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言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如此之流。邪魔惡毒入其心腑。都不覺知。欲出塵勞。如潑油救

火可不悲哉。（示眞如）　又云。打得徹了。方可說煩惱卽菩提。無明卽大智。本來廣大寂滅妙心中。清淨圓明。蕩然無一物可作障礙。如太虛空一般。佛之一字。亦是外物。況更有塵勞煩惱作對待耶。　此事如青天白日。皎然清淨。不變不動。無減無增。各各當人日用應緣處。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取之不得。捨之常存。蕩蕩無礙。了了空虛。如水上葫蘆。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古來有道之士得之。向生死海中頭出頭沒。全體受用。無欠無餘。不見有生死塵勞之狀。如析栴檀片片皆是。將甚麼作生死塵勞。生死塵勞從甚麼處起。收因結果時。却向甚麼處著。旣無著處。則佛是幻。

法是幻。三界二十五有。十二處。十八界。空蕩蕩地。到得這個田地。佛之一字。亦無處著。佛之一字尚無著處。眞如佛性菩提涅槃。何處有也。故傅大士有言。恐人生斷見。權且立虛名。學道人理會不得。一向去古人入道因緣上求玄求妙。求奇特覓解會。不能見月忘指。直下一刀兩段。永嘉所謂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塵勞中。妄自因執。如來說爲可憐愍者。不見巖頭和尚有言。汝但無欲無依。便是能仁。都來只有一個父母所生底肉塊子。一點氣不來。便屬他人所管。肉塊子外更有甚麼。把甚麼作奇特玄妙。把甚麼作菩提涅槃。把甚麼作眞如佛性。士大夫要究竟此事。初不本其實。只管要於古人公案上求知求解。直饒你知盡解盡一大藏教。臘月三十日生死到來時。一點也使不著。又有一種纔聞知識說如是事。又將心意識搏量卜度云。若如此則莫落空否。士大夫十個有五雙作這般見解。妙喜不得已向他道。你未曾得空。何怕之有。如船未翻。先要跳入水去。見伊不領略。不惜口業。又爲他打葛藤一上云。只遮怕落空底還空得也無。你眼若不空。將甚麼觀色。耳若不空。將甚麼聽聲。鼻若不空。將甚麼知香臭。舌若不空。將甚麼嘗味。身若不空。將甚麼覺觸。意若不空。將甚麼分別萬法。佛

不云乎。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乃至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乃至聲聞緣覺菩薩佛。及佛所說之法。菩提涅槃眞如佛性。及說此法者。聽此法者。作如是說者。受如是說者。皆悉無有。得如是了。喚作空耶。喚作不空耶。喚作佛耶。喚作菩薩耶。喚作聲聞耶。喚作緣覺耶。喚作菩提涅槃耶。喚作眞如佛性耶。道我聰明靈利。不受人瞞。向遮裏試定當看。若是定當得出。止宿草菴。且居門外。若定當不出。切忌開大口說過頭話。大丈夫漢。決欲究竟此一段大事因緣。一等打破面皮。性燥豎起脊梁骨。莫順人情。把自家平昔所疑處。貼在額頭上。常時一似欠了人百萬

貫錢、被人追索。無物可償。生怕被人耻辱。無急得急、無忙得忙。無大得大。底一件事。方有趨向分。（此處比原文節去論卩鼓子禪一段）晝三夜三。孜孜矻矻。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覺底時節。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貴叢中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作江西轉運使。只這三大老。便是個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底樣子也。又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罷職。咬菜根。苦形劣志。避喧求靜。然後入枯禪鬼窟裏作妄想方得悟道來。不見龐居士有言。但自無心於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鐵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見花鳥。木人本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這是。何慮菩提道不成。在世俗塵勞中。能不忘生死事。雖未即打破漆桶。然亦種得般若種智之深。異世出頭來。亦省心力。亦不至流落惡趣中。大勝耽染塵勞。不求脫離。謂此事不可容易。且作歸敬信向處。似此見解者不可勝數。士大夫學道。與我出家兒大不同。出家兒父母不供甘旨。六親固已棄離。一瓶一鉢。日用應緣處。無許多障道底冤家。一心一意。體究此事而已。士大夫開眼合眼處。無非障道底冤魂。若是個有智慧者。只就裏許做工夫。淨名所謂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怕人壞世間相而求實相。又設個喻云。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卑濕汙泥。乃生此花。若就裏許如楊文公李文和張無盡三大老打得透。其力勝我出家兒二十倍。何以故。我出家兒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內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內打出者其力強。強者謂所乖處重而轉處有力。弱者謂所乖處輕而轉處少力。雖力有強弱。而所乖則一也。（示徐敦濟）（附劉參政請就大竺陞座。僧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云。夢裏惺惺。進云。將謂和尚忘却。師云。你記得試道看。進云。雖道不得。要且不失。師云。原來不曾。進云。從上來事。分付阿誰。師云。分付瞎漢。進云。臨濟一宗。全憑渠力。師云。且喜不干你事。問昔日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云。屍在這裏。人向甚麼處去。一女云作麼作麼。當時齊悟無生法忍。如何是無生法忍。師云。拈却髑髏裏底。進云。輝騰今古。爍破乾坤。師云。這田庫奴。進云。只如四王簿即今在甚麼處。師舉起拂子云。在這裏。進云。惟憑這個力。念念更無差。師云。摩竭令行傳萬古。乃云。拈提要妙。掘地覓天。就裏明真。望空啓告。直得心心不觸物。念念絕攀緣。觀法界於一微塵之中。見一微塵徧法界之內。塵塵爾。念念爾。法法爾。猶是教乘極則。未是衲僧放身命處。若識得衲僧放身命處。則出生入死。得大自在。以生死爲遊戲之場。而不被生死之所留礙。其或不然。未免葛藤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本來無有世界衆生。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名妄。滅妄名真。乃顧視大衆云。今日參政相公爲亡男王簿盡七之晨。命山僧陞於此座。爲衆舉揚僧俗交參。同臨斯會。又是個甚麼。若言是妄。現今說法聽法。歷歷孤明。復是何物。眼若是妄。將甚麼觀色。耳若是妄。將甚麼聽聲。鼻若是妄。將甚麼嗅香。舌若是妄。將甚麼了味。身若是妄。將甚麼覺觸。意若是妄。將甚麼分別。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既不是妄。一真何依。真既無依。一道平等。到這裏方知王簿昔日雖生本不曾生。今日雖滅本不曾滅。既不曾生又不曾滅。更喚甚麼作圓明妙性。真妄名相。何處安著。還委悉麼。騰身一擲太虛外。鼻孔依前搭上唇。下座）從來無法與人。但爲人做得指路頭底漢子耳。

古德云。有所得是野干鳴。無所得是師子吼。佛是通變底人。於四十九年中。三百六十餘會說法。隨其根性而引導之。故於十法界內一音演說。衆生隨類各獲饒益。譬如東風一拂。萬卉齊敷。佛所說法。亦復如是。若有意於十法界內作饒益。則是以我說法。欲使衆生隨類得度。不亦難乎。不見舍利弗在般若會上問文殊曰。諸佛如來不覺法界耶。文殊曰。弗也。舍利弗。諸佛尚不可得。云何有佛而覺法界。法界尚不可得。云何法界爲諸佛所覺。看他兩人恁麼激揚。又何曾著意來。從上諸佛諸祖。爲人皆有如是體裁。自是後來兒孫失其宗旨。各立門戶。造妖揑怪。（示曾叔遲）以

湛然號公。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是夢。若心識寂滅。無一念動處。是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嗅香了味。覺觸知法。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無不湛然。亦自不作顛倒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清淨。動時顯湛然之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栴檀片片皆栴檀。今時有一般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爲可憐愍者。請公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眞不得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即是染汙公矣。此心無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攝向甚處安著。既無安著處。則無時無節。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無亂。無生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然之用。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受湛然說者。（答許壽源）

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法本無法。心亦無心。心法兩空。是眞實相。而今學道之士。多怕落空。作如是解者。錯認方便。執病爲藥。深可憐愍。故龐居士有言。汝勿嫌落空。落空亦不惡。又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若覷得遮一句子破。無邊惡業無明。當下瓦解氷消。如來所說一大藏教。亦註解遮一句子不出。當人若具決定信。知得有如是大解脫法。只在知得處撥

轉上頭關捩子。則龐公一句。與佛說一大藏。無異無別。無前無後。無古無今。無少無剩。亦不見有一切法。亦不見有一切心。十方世界。空蕩蕩地。亦莫作空蕩蕩地見。若作是見。則便有說空者。便有聞說空者。便有一切法可聽。便有一切心可證。既可聽可證。則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此病不除。教中謂之以我說法。亦謂之謗佛法僧。又教中云。若取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衆生壽者。前所云內有能證之心。外有所證之法。便是遮個道理也。佛弟子陳惇。知身是妄。知法是幻。於幻妄中能看個狗子無佛性話。忽然洗面摸著鼻孔。伊有書來呈

見解。試手說禪。如虎生三日。氣已食牛。其間通消息處。雖似吉獠棒打地。有著處。則入地數寸。不著處。則全無巴鼻。然大體基本已正。而大法未明。亦初心入道之常病耳。苟能知是般事。撥向一邊。却把諸佛諸祖要妙門一時塞斷。向威音那畔討個生涯處。方於法得自在矣。釋迦老子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没在苦。信知如是事。以我所證。擴而充之。然後不被法縛。不求法脫。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恁麼不恁麼總得。凡「有言句。凡所受用。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箭既離弦。無返廻勢。非是强爲。法如是故。得如此了。始可言無善無惡無佛無衆生等事。而今大法未明。若便說恁麼話。恐墮在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中。不可不知也。但得本。莫愁末。久久淹浸得熟。不愁不成一片。勉之勉之。（示陳明仲）　佛又言。不應於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見於如來。應徧於一切處見於如來。佛者覺義。謂於一切處常徧覺故。所謂徧見者。見自已本源自性天眞佛。無一時一處一法一事一身一國土一衆生界中而不徧故也。衆生迷此而輪轉三界。受種種苦。諸佛悟此而超諸有海。受殊勝妙樂。然苦樂皆無實體。但迷悟差別而苦樂異途耳。故杜順云。法身流轉五道。名曰衆生。衆生現時法身不現也。（示李獻臣　又鄭成忠請普說。師云。如今心地未明底。不免疑道世界從甚麼

處起。將來却向甚麼處滅。爲復先有世界。爲復先有人。若道先有世界。古德不應云三界惟心所現萬法惟識所變。若道先有人。既未有世界。人却在甚麼處安頓。遮些子不妨被他窒礙。說先有世界也不是。先有人也不是。大法一明。不著排遣。自然分曉。（幻寄曰。吾初讀華嚴十無盡藏品。至菩薩有無記法。而疑之。謂華嚴菩薩具一切智。何獨於此數端而獨無記。及讀從山老人語。乃知菩薩之無記。杜人言思正所以使之深證。後如黃檗被喝處。蓋見無邊沙界于毛端。臨濟喫棒時。則拈十世古今于眼睫。若以言思求必流魔外。）又云。善惡皆從自心起。且道離却自心。舉足動步思量分別外。喚甚麼作自心。自心却從甚麼處起。若識得自心起處。無邊業障。一時清淨。種種殊勝。不求而自至矣。　又云。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知得來去處。方名學佛人。知生死底是阿誰。受生死底復是阿誰。不知來去處底又是阿誰。忽然知得來去處底又是阿誰。看此話。眼眨眨地。理會不得。肚裏七上八下。方寸中如頓却一團火相似底又是阿誰。若要識但向理會不得處識取。若便識得。方知生死決定不相干涉。　又云。凡看經教及古德入道因緣。心未明了。覺得迷悶。没滋味。如嚙鐵橛相似時。正好著力。第一不得放捨。乃是意識不行。思量不到。絕分別。滅理路處。尋常可以說得道理。分別得行處。盡是情識邊事。往往多認賊爲子。不可不知也。（又荅王大授云。不識左右別後日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上得滋味。祖師言句上得滋味。眼見耳聞上得滋味。舉足動步處得滋味。心思意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直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他。却去没撈摸處。没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不得。撈摸不得。轉覺得没欛柄可把捉。理路義路。心意識都不行。如土木

（尨石相似時。莫怕落空。此是當人放身命處。不可忽。不可忽。又答李似表云。示諭欲妙喜因書指示徑要處。只遮求指示徑要底一念。早是刺頭入膠盆了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有問不可無荅。請左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似。有性識而未行。却向未起求徑要底一念子前頭看。看來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不寧怗時不得放緩。遮裏是坐斷千聖頂𩕳處。往往學道人多向遮裏打退了。左右若信得及。只向未起求徑要指示一念前看。看來看去。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又云。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喜怒靜鬧處亦須提撕。第一不得用意等悟。若用意等悟。則自謂我即今迷。執迷待悟。縱經塵劫。亦不能得悟。但舉話頭時。略抖擻精神。看是個甚麼道理。常以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二事。貼在鼻孔尖上。茶裏飯裏。靜處鬧處。念念孜孜。常似欠却人百萬貫

錢債。無所從出。心胷煩悶。廻避無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當恁麼時。善惡路頭。相次絕也。覺得如此時正好著力。只就這裏看個話頭。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看時不用博量。不用註解。不用要得分曉。不用向開口處承當。不用向舉起處作道理。不用墮在空寂處。不用將心等悟。不用向宗師說處領略。不用掉在無事甲裏。但行住坐卧。時時提撕。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提撕得熟。口議心思不及。方寸裏七上八下。如咬生鐵橛。沒滋味時。切莫退志。得如此時。却是好底消息。不見古德有言。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非但祖師門下如

是。佛說一大藏教。盡是這般道理。衆生惡業障重。逐日下得牀來。便心識紛飛。思量名利。擔却人我。妄想顛倒。從旦至暮。如鉤鎖連環相續。不斷。都不厭惡。作起一念。向此個門中著意。思量。便要我會心意識安排不到。便生煩惱。早要罷休。有者甚來由之說。如此者不可勝數。殊元道友即不然。既知鈌減界中種種虛妄。一心一意向自己脚跟下理會。生從何處來。死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現今歷歷孤明與人分是非。別好醜底。決定是有是無。是真實是虛妄。直待到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不向他人口頭受處分。忽然噴地一發。到究竟安樂大休大歇處。方始自

肯。以此軸來求指示。撥筆信手一揮。遂成一段葛藤。然則事不孤起。起必有由。若一向作葛藤會。又爭得不見昔日子湖和尚有言。祖師西來也。只是個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只爲你徒無意立意。無事生事。無內外強作內外。無東西謾（應作漫）說東西。所以沓摩不能明了。以至根境不能自由。以是計量。殊元不曾來妙喜處求法語。妙喜元不曾寫一字。冬寒夏熱。夜暗日明。內外中間。東西南北。元不曾移易增減一絲毫許。何以故。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既無一法與人。即今寫底是個甚麼。說冬寒夏熱內外中間者。又是個甚麼。東西南北不曾移易一絲毫者。又是個甚麼

（咄）有也不可得。無也不可得。冬寒夏熱也不可得。內外中間也不可得。作如是說者。亦不可得。受如是說者。亦不可得。一絲毫亦不可得。舜元亦不可得。妙喜亦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不可得中只麼得。舜元到者裏合作麼生叅。只這作麼生叅亦無者處。然後此語亦不受。此語既不受。妙喜決定無說。舜元決定無聞。無說處是眞說。無聞處是眞聞。如是則妙喜即是舜元。舜元即是妙喜。妙喜舜元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嘉州大像喫黃連。陝府鐵牛滿口苦。苦不苦分明覿見沒可覩。咄（示呂舜元）

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未亡。則是生死交加。但向交加處看個話頭。僧問趙州和尚。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將疑生不知來處。死不知去處底心。移來無字上。則交加之心不行矣。交加之心既不行。則疑生來死去底心將絕矣。但向欲絕未絕處厮崖。時節因緣到來。驀然噴地一下便了（示李伯和）

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此一字。便是個破生死疑心底刀子也。這刀子欛柄。只在當人手中。教別人下手不得。須是自家下手始得。若捨得性命。方肯自下手。若捨性命不得。且只管在疑不破處崖將去。驀然自肯捨命。一下便了。那時方信靜時便是鬧時底。鬧時便是靜時底。語時便是默時底。默時便是語時底。不著問人。亦自然不受邪師胡說亂道也。又云。日用二六時中。不得執生死佛道是有。不得撥生死佛道歸無。但只看個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答陳季任）

老居士所作所爲。寘與道合。但未能得囫地一下耳。若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囫地一下。臘月三十日。閻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況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目擊。覩其行事。大小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處。到這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法塵勞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光返照。作如是想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爲時。有何形段。所作既辦。隨我心意。無不周旋。無有少剩。正當恁麼時。承

誰恩力。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衆生顛倒。迷己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日未開眼時。未下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已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惡。雖未發露。未下牀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就矣。及待發時。已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心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如風。如雲。剎那展轉壞。躁動如猨猴。樂不淨處。如飛蠅。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僞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如此識得破。便喚作無人無我智。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當人半惺半覺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

須照顧。照顧時。亦不得與之用力爭。爭著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君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疲氓於凋瘵之處。便是當人福蔭子孫之處。到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此等事。尚屬外矣。況肯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

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個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將爲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省力不省力。得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者。不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老居士天資近道。現定所作所爲。不著更易。以他人較之。萬分中已省得九千九百九

十九分。只欠噴地一發便了。士大夫學道。多不著實理會。除却口議心思。便茫然無所措手足。不信無措手足處。正是好處。只管心裏要思量得到。口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錯了也。佛言。如來以一切譬喻說種種事。無有譬喻能說此法。何以故。心智路絕。不思議故。信知思量分別。障道必矣。若得前後際斷。心智路自絕矣。若得心智路絕。說種種事。皆此法也。此法既明。即此明處。便是不思議大解脫境界。只此境界。亦不可思議。境界既不可思議。一切譬喻亦不可思議。種種事亦不可思議。只這不可思議底亦不可思議。此語亦無著處。只這無著處底。亦不可思議。如是展

轉窮詰。若事若法。若譬喻若境界。如環之無端。無起處無盡處。皆不可思議之法也。所以云。菩薩住是不思議。於中思議不可盡。入此不可思議處。思與非思皆寂滅。然亦不得住在寂滅處。若住在寂滅處。則被法界量之所管攝。教中謂之法塵煩惱。滅却法界量。種種殊勝。一時蕩盡了。方始好看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東山水上行之類。忽然一句下透得。方始謂之法界無量迴向。如實而見。如實而行。如實而用。便能於一毛端現寶王刹。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成就種種法。破壞種種法。一切由我。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不求伴

侶。種種勝妙境界現前。心不驚異。種種惡業境界現前。心不怕怖。日用四威儀中。隨緣放曠。任運逍遙。到得這個田地。方可說無天堂無地獄等事。永嘉云。亦無人。亦無佛。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此老若不到這個田地。如何說得出來。此語錯會者甚多。苟未徹根源。不免依語生解。便道一切皆無。撥無因果。將諸佛諸祖所說言教。盡以爲虛。謂之誑惑人。此病不除。乃莽莽蕩蕩招殃禍者也。佛言。虛妄浮心多諸巧見。若不著有。便著無。若不著此二種。便於有無之間。博量卜度。縱識得此病。定在非有非無處著倒。故先聖苦口丁寧。令離四句。絕百非。直下一刀兩

段。更不念後思前。坐斷千聖頂𩕳。四句者。乃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是也。若透得此四句了。見說一切諸法實有。我亦隨順與之說有。且不被此實有所礙。見說一切諸法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無。且非世間虛豁之無。見說一切諸法亦有亦無。我亦隨順與之說亦有亦無。且非戲論。見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我亦隨順與之說非有非無。且非相違。淨名云。外道六師所墮。汝亦隨墮是也。（答張暘叔）趙州云。老僧逐日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外更無雜用心處。且道這老漢在甚處著倒。若於這裏識得他面目。始可說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未能如是。當時時退步

向自己脚跟下子細推窮。我能知他人好惡長短底是凡是聖。是有是無。推窮來推窮去。到無可推窮處。如老鼠入牛角。驀地偷心絕。則便是當人四楞榻地歸家穩坐處。（示熊叔雅）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恩愛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應有訛缺）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住坐臥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消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却從甚麼處得來。正煩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得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

盡時。自然如水歸水。還我個本來無煩惱無思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煩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不妄語。恁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定義。無智人前莫說。（答汪彥章）衆生日用現行

無明。順無明則生歡喜。逆無明則生煩惱。佛菩薩則不然。借無明以爲佛事。爲衆生以無明爲窟宅。逆之則是破他窟宅。順之則隨其所著而誘導之。淨名云。塵勞之儔。爲如來種。永嘉云。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便是這個道理也。（示張太尉益之）　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我這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即今受富貴底。異日却向何處去。既不知來處。又不知去處。便覺心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他物。只就這裏看個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悟也。切忌尋文字引證。胡亂博量註解。縱然註解得分明。說得有下落。盡是鬼家活計。疑情不破。生死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死心絕矣。生死心絕。則佛見法見亡矣。佛見法見尚亡。況復更起衆生煩惱見耶。但將迷悶底心。移來乾矢橛上一抵抵住。怖生死底心。迷悶底心。思量分別底心。作聰明底心。自然不行也。覺得不行時。莫怕落空。忽然向抵住處絕消息。不勝慶快平生。得消息絕了。起佛見法見衆生見。思量分別。作聰明。說道理。都不相妨。日用四威儀中。但常放教蕩蕩地。靜處鬧處。常以乾矢橛提撕。日往月來。水牯牛自純熟矣。第一不得向外面別起疑也。乾矢橛上疑破。則恒河沙數疑。一時破矣。（答呂隆禮示曾天游云。莫於古人言句上。只管如疊塔子相似。一層了又一層。枉用工夫。無有了期。但只存心於一處。無有不到底。時節因緣到來。自然築著磕著。噴地省去耳。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云須彌山。一物不將來時如何。放下著。這裏疑不破。只在這裏參。更不必自生枝葉也。答呂居仁云。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話頭不破。則且就上面與之厮崖。若棄了話頭。別去文字上起疑。經教上起疑。古人公案上起疑。日用塵勞中起疑。皆是邪魔眷屬。）　既辨此心。第一不要急。急則轉遲矣。又不得緩。緩則怠惰矣。如調琴之法。緊緩要得中。方成曲調。但向日用應緣處。時時覷捕。我遮能與人決斷是非曲直底。承誰恩力。畢竟從甚麽處流出。覷捕來。覷捕去。平昔生處路頭自熟。生處既熟。則熟處却生矣。那個是熟處。五陰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明業識。思量計較。心識晝夜熠熠。如野馬無暫停息底。是這一落索。使得人流浪生死。使得人做不好事。這一落索既生。則菩提涅槃真如佛性。便現前矣。當現前時。亦無現前之量。故古德契證得了。便解道。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應耳時。若幽谷。大小音聲無不足。如此等事。不假他求。不借他力。自然向應緣處。活鱍鱍地。未得如此。且將思量世間塵勞底心。回在思量不及處。試思量看。（教看無字話頭云云。答榮茂實）　既已知有此段大事因緣。決定不從入得。則便好頓捨外塵。時時向自己脚跟下推窮。推來推去。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如水上放葫蘆。無人動著。常蕩蕩地。拘牽他不得。惹絆他不得。撥著便動。觸著便轉。如

是自在。如是解脫。如是靈聖不與千聖同途。不與衲僧借借。直能號令佛祖。佛祖號令他不得。當人知是般事。便好猛著精彩。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如進得這一步。則不異善財童子於普賢毛孔刹中行一步。過不可說不可說佛刹微塵數世界。如是而行。盡未來劫。猶不能知一毛孔中刹海次第。刹海藏。刹海差別。刹海普入。刹海成。刹海壞。刹海莊嚴所有邊際。似這般境界。亦不是外邊起心用意修證得來。只是當人脚跟下本來具足底道理耳。不見德山和尚有言。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毫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恁麼說話。棒打石人頭。嚗嚗論實事。前所云內不見有能推之心。外不見有所推之境。便是這個道理也。這個道理。向事上覷則疾。若向意根下思量卜度。則轉疏轉遠矣。所以釋迦老子在法華會上。只度得個八歲底女人。華嚴會上。只度得個童子。涅槃會上。只度得個屠兒。看他這三個成佛底樣子。又何曾向外取證。辛勤修學來。佛亦只言。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只說爲他保任而已。且不說有法可傳。令汝向外馳求。然後成佛。幸有如此體格。何故不信。苟能

直下信得及。不向外馳求。亦不於心內取證。則二六時中隨處解脫。何以故。既不向外馳求。則內心寂靜。既不於心內取證。則外境幽閑。故祖師云。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當知內心外境只是一事。切忌作兩般看。記得溈山問仰山。妙淨明心。子作麼生會。仰山云。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溈山云。汝只得其事。仰山云。和尚適來問甚麼。溈山云。妙淨明心。仰山云。喚作事得麼。溈山云。如是如是。觀使師重（敘事不錄）爲立號曰妙淨居士。師重勉之。行住坐臥。造次顛沛。不可忘了妙淨明心之義。妄念起時。不必用力排遣。只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擧來擧去。和這擧話底亦不見有。只這知不見有底亦不見有然後此語亦無所受。驀地於無所受處。不覺失聲大笑一巡時。便是歸家穩坐處也。（示趙師重）巖頭云。若欲他時播揚大教。須是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蓋天蓋地。始是大丈夫所爲。巖頭之語。非獨發明雪峰根器。亦可作學此道者萬世規式。所謂胷襟流出者。乃是自己無始時來現量。本自具足。纔起第二念。則落比量矣。比量是外境莊嚴所得之法。現量是父母未生前威音那畔事。從現量中得者氣力粗。從比量中得者氣力弱。氣力粗者能入佛。又能入魔。氣力弱者入得佛境

界。往往於魔境界打退鼓。不可勝數。此事不在聰明靈利。亦不在鈍根淺識。據實而論。只以噴地一發爲準的耳。纔得這個消息。凡有言句。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即眞。所謂胷襟流出。蓋天蓋地者。如是而已。非是做言語。求奇特。他人道不出。錦心繡口。意句尖新。以爲胷襟流出也。（示曾叔遲）

欲學此道。當於自己脚跟下理會。纔涉秋毫知見。即蹉過脚跟下消息。脚跟下消息通了。種種知見無非盡是脚跟下事。故祖師云。正說知見時。知見即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如今。若如今不越一念向脚跟下頓亡知見。便與祖師把手共行。未能如是。切忌向知見上著倒。（示陳次仲）

學世間法。全仗口議心思。學出世間法。用口議心思則遠矣。佛不云乎。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蓋心意識乃思量分別之窟宅也。決欲荷擔此段大事因緣。請猛著精彩。把這個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生死魔根。一刀斫斷。便是出頭時節。正當恁麼時。方用得口議心思著。何以故。第八識既除。則生死魔無處棲泊。生死魔無棲泊處。則思量分別底渾是般若妙智。更無毫髮許爲我作障。所以道。觀法先後以智分別。是非審定。不違法印。得到這個田地了。儘作聰明。儘說道理。皆是大寂滅大究竟大解脫境界。更非外他物。故盤山云。全心即佛。全佛即人是也。未得如是。直須行住坐臥勿令心意識得其便。久久純熟。自然不著用力排遣矣。（示謝廓然）

尋常計較安排底是識情。隨生死遷流底亦是識情。怕怖慞惶底亦是識情。而今參學之人。不知是病。只管在裏許頭出頭沒。教中所謂隨識而行不隨智。以故昧却本地風光本來面目。若或一時放得下。百不思量計較。忽然失脚蹋著鼻孔。即此識情便是眞空妙智。更無別智可得。若別有所得。別有所證。則又却不是也。如人迷時。喚東作西。及至悟時。即西便是東。無別有東。此眞空妙智與太虛空齊壽。只這太虛空中還有一物礙得他否。雖不受一物礙。而不妨諸

物於空中往來。此眞空妙智亦然。生死凡聖垢染。著一點不得。雖著不得。而不礙生死凡聖於中往來。（示曾天游）

心火熾然。熠熠不息。貪欲嗔恚癡纏之。如鈎鎖連環。相續不斷。若無猛烈志氣。日月浸久。不覺被五陰魔所攝持。若能一念緣起無生。不離貪欲嗔恚癡倒用魔王印。驅諸魔侶。以爲護法善神。且非強爲。法如是故。（示謝廓然）

禪不在靜處。不在鬧處。不在思量分別處。不在日用應緣處。然雖如是。第一不得捨却靜處鬧處日用應緣處思量分別處參。忽然眼開。都是自家屋裏事。（示聶寺丞）

但於日用應緣處不昧。則日月浸久。自然打成一片。何處爲應緣處。喜時怒時。判斷

公事時。與賓客相酬酢時。與妻子聚會時。思量善惡時。觸境遇緣時。皆是噴地一發時節。千萬記取。（示熊叔雅）這個道理。只爲太近。遠不出自家眼睛裏。開眼處便剌著。合眼處亦不欠少。開口處便道著。合口處亦自現成。擬欲起心動念承當渠。早已蹉過十萬八千了也。（答劉彥冲）狗子無佛性話。左右如人捕賊。已知窩盤處。但未捉著耳。請快著精彩。不得有少間斷。時時向行住坐臥處。看讀書史處。修仁義禮智信處。侍奉尊長處。提誨學者處。喫粥喫飯處。與之廝崖。忽然打失布袋。夫復何言。（示汪聖錫）古德有言。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只恐當人信不及。於日用應緣處。被外境所奪。

不能純一做工夫。則成間斷。當間斷時。未免方寸擾擾。正擾擾時。却是個好底時節。佛言。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眞實。便是這個道理也。這個道理。說似人不得。惟證悟者。舉起便知落處。（示謝郎然）示諭自得山野向來書之後。每遇鬧中。躲避不得處。常自點檢。而未有著力工夫。只這躲避不得處。便是工夫了也。若更著力點檢。則却又遠矣。昔魏府老華嚴云。佛法在日用處。行住坐臥處。喫茶喫飯處。語言相問處。所作所爲處。舉心動念。又却不是也。正當躲避不得處。切忌起心動念作點檢想。祖師云。分別不生。虛明自照。

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先聖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現量者。悉皆如夢。切記取。躲避不得時。不得更擬心。不擬心時。一切現成。亦不用理會利。亦不用理會鈍。總不干他利鈍之事。亦不干他靜亂之事。正當躲避不得時。忽然打失布袋。不覺拊掌大笑矣。記取記取。此事若用一毫毛工夫取證。則如人以手撮摩虛空。秖益自勞耳。（示陳季任）情識未破。則心火熠熠地。正當恁麼時。但只以所疑底話頭提撕。如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管提撕舉覺。左來也不是。右來

也不是。又不得將心等悟。又不得向舉起處承當。又不得作玄妙領略。又不得作有無商量。又不得作眞無之無卜度。又不得坐在無事甲裏。又不得向擊石火閃電光處會。直得無所用心。心無所之時。莫怕落空。這裏却是好處。驀然老鼠入牛角。便見倒斷也。此事非難非易。除是夙曾種得般若種智之深。曾於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眞善知識。熏習得正知正見。在靈識中。觸境遇緣。於現行處築著磕著。如在萬人叢裏認得自家父母相似。當恁麼時。不著問人。自然求覓底心不馳散矣。雲門云。不可說時即有。不說時即無也。不可商量時便有。不商量時便無也。又自提起云。

且道不商量時。是個甚麼、恐人不會。又自云。更是甚麼。（答張安國）

大凡涉世有餘之士。久膠於塵勞中。忽然得人指令向靜默處做工夫。乍得胸中無事。便認著以爲究竟安樂。殊不知似石壓草。雖暫覺絕消息。奈何根株猶在。寧有證徹寂滅之期。要得真正寂滅現前。必須于熾然生滅之中。驀地一跳跳出。不動一絲毫。便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臨機縱奪。殺活自由。利他自利。無施不可。（示富季申）

昔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陽云一物既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嚴陽於言下大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奈何不得時如何。古德云。老僧亦奈何不得。僧云。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則便拈却你這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二僧悟處。即是樓樞密逃處。樓樞密疑處。即是二僧問處。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法。是法無生滅。（答樓樞密）

與向伯恭論夢覺書（見隆慶開師章中）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消隕矣。塵勞之心既消隕。則來日依前孟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個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輪度衆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這裏只如是觀。以此觀者。名爲正觀。異此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未免隨他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一時放下著。放到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答劉季高）

章敬和尚曰。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強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個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鈍。試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無。若不回光返照。只守鈍根。更增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花上更添空花也。但相聽。能知根性鈍者。決定不鈍。雖不得守著這個鈍底。然亦不得捨却這個鈍底。取捨利鈍。在人不在心。此心與三世諸佛一體無二。若有二。則法不平等矣。受教傳心。俱爲虛妄。求真覓實。轉見參差。但知得一體無二之心。決定不在利鈍取捨之間。則便當見月亡指。直下一刀兩段。若更遲疑。思前算後。則乃是空拳指上生實解。根境法中虛捏怪。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無有了時。（答陳季任）

伏承杜門息交。世事一切闊略。朝夕惟以某向所舉話頭提撕。甚善甚善。既

辦此心。當以悟爲則。若自生退屈。謂根性陋劣。更求入頭處。正是含元殿裏問長安在甚處耳。正提撕時是阿誰。能知根性陋劣底。又是阿誰。求入頭處底。又是阿誰。妙喜不避口業。分明爲居士說破。只是個汪彥章。更無兩個。只有一個汪彥章。更那裏得個提撕底。知根性陋劣底。求入頭處底來。當知皆是汪彥章影子。並不干他汪彥章事。若是眞個汪彥章。根性必不陋劣。必不求入頭處。但只信得自家主人公及。並不消得許多勞攘。昔有僧問仰山。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山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總持。此根人難得。其有根微智劣。所以古德道。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僧曰。除此格外。還有別方便。令學人得入也無。山曰。別有別無。令汝心不安。我今問汝。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山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山曰。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返思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一切不見有。山曰。汝解猶在境。信位即是。人位即不是。妙喜已是老婆心切。須著更下個注脚。人位即是汪彥章。信位即是知根性陋劣求入頭處底。若於正提撕話頭時。返思能提撕底。還是汪彥章否。到這裏間不容髮。若佇思停機。則被影子惑矣。請快著精彩。不可忽。不可忽。（答汪彥章）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懇勉修持。終未得超悟之方。某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却須借昏鈍而入。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爲昏鈍魔所攝矣。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別事。只是個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和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云。諾。惺惺著。又自應云。諾。他時後日。莫受人謾。又自應云。諾諾。古來幸有恁麼榜樣。慢向這裏提撕。看是個甚麼。只這提撕底。亦不是別人。只是這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不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喜不得已。應病與藥。略爲居士指個歸家穩坐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眞個喚作本命元辰。則是認識神爲自己。轉沒交涉矣。故長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眞。只爲從來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所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昏鈍底。畢竟是個甚麼。只向這裏看。不用求超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無可言者。（答李茂嘉）

士大夫學道。利根者蹉過。鈍根者難入。難入則自生退屈。蹉過則起謗無疑。若要著中。但將蹉過底移在難入處。却將難入底移在蹉過處。自然怗怗地。不作難入蹉過之解矣。得如此了。却好

向這裏全身放下。放下時。亦不得作放下道理。古德所謂放蕩長如癡兀人。他家自有通人愛。（示陳次仲）昏沉掉舉。先聖所訶。靜坐時。纔覺此兩種病現前。但只舉狗子無佛性話。兩種病不著用力排遣。當下怗怗地矣。日久月深。纔覺省力。便是得力處也。亦不著做靜勝工夫。只這便是工夫也。（答富季申）令兄寶學公。初未嘗知管帶忘懷之事。信手摸著鼻孔。雖未盡識得諸方邪正。而基本堅實。邪毒不能侵。忘懷管帶在其中矣。若一向忘懷管帶。生死心不破。陰魔得其便。未免把虛空隔絕作兩處。處處靜時受無量樂。處鬧時受無量苦。要得苦樂均平。但莫起心管帶。將心忘懷。十二時中。放教蕩蕩地。忽爾舊習瞥起。亦不著用心遏捺。只就瞥起處看個話頭。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正當恁麼時。如紅爐上一點雪相似。眼辨手親者。一趯趯得。方知懶融道。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談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不是誑人語。（答劉彥冲）示諭應緣日涉差別境界。未嘗不在佛法中。又於日用動容之間。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若作如是工夫。恐卒未得悟入。請於脚跟下照顧。差別境界。從甚麼處起。動容周旋之間。如何以狗子無佛性話破除情塵。能知破除情塵者。又是阿誰。佛不云乎。衆生顛倒。迷己逐

物。物本無自性。迷己者自迷之耳。境界本無差別。迷己者自差別耳。既日涉差別境界。又在佛法中。既在佛法中。則非差別境界。既在差別境界中。則非佛法矣。拈一放一。有甚了期。廣額屠兒在涅槃會上放下屠刀立地便成佛。豈有許多忉忉怛怛來。日用應緣處纔覺涉差別境界時。但只就差別處舉狗子無佛性話。不用作破除想。不用作情塵想。不用作差別想。不用作佛法想。但只看狗子無佛性話。但只舉個無字。亦不用存心等悟。若存心等悟。則境界也差別。佛法也差別。情塵也差別。狗子無佛性話也差別。間斷處也差別。無間斷處也差別。遭情塵惑亂身心不安樂處也差別。能知許多差別底亦差別。若要除此病。但只看個無字。但只看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是實是虛。若作虛實商量。又打入差別境界上去也。不如一刀兩段。不得念後思前。念後思前。則又差別矣。玄沙云。此事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個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隨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即便遏捺。如此見解。即是落空亡底外道。魂不散底死人。溟溟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左右來書

云云。盡是玄沙所訶底。寂照邪禪埋人底坑。不可不知也。衆詰時。都不用作許多伎倆。但行住坐臥處。勿令間斷。喜怒哀樂處。莫生分別。衆來衆去。看來看去。覺得沒理路。沒滋味。心頭熱悶時。便是當人放身命處也。記取。記取。莫見如此境界便退心。如此境界。正是成佛作祖底消息也。而今默照邪師輩。只以無言無說爲極則。喚作威音那畔事。亦喚作空劫已前事。不信有悟門。以悟爲誑。以悟爲第二頭。以悟爲方便語。以悟爲接引之詞。如此之徒。謾人自謾。誤人自誤。亦不可不知。日用四威儀中。涉差別境界。覺得省力時。便是得力處也。得力處。極省力。若用一毫毛氣力支撐。定是邪法。非佛法也。但辦取長遠心。與狗子無佛性話廝崖。崖來崖去。心無所之。忽然如睡夢覺。如蓮花開。如披雲見日。到恁麼時。自然成一片矣。但日用七顛八倒處。只看個無字。莫管悟不悟。徹不徹。三世諸佛。只是個無事人。諸代祖師。亦只是個無事人。古德云。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又古德云。愚人除境不亡心。智者亡心不除境。於一切處無心。則種種差別境界自無矣。而今士大夫。多是急性。便要會禪。於經教上。及祖師言句中。博量要說得分曉。殊不知分曉處。却是不分曉底事。若透得個無字。分曉不分曉。不著問人矣。老漢教士大夫放教鈍。便是這個道理也。作鈍榜狀元。亦不惡。只怕拖白耳。一笑。（答宗直閣）知迷不悟。定大錯。執迷待悟。其錯益大。何以故。爲不覺故。迷執迷待悟。乃不覺中又不覺迷中又迷。決欲破此兩重關。請一時放下著。若放不下。迷迷悟悟。盡未來際。何有休歇。（示黃伯成）又云。學此道。未得個入頭處時。覺得千難萬難。開宗師舉覺。愈覺難會。蓋以取證求歇底心不除。反被此作障礙。此心纔歇。方知非難非易。亦非師家可以傳授。欲得將心待悟。將心待休歇。從脚下參到彌勒下生。亦不能得悟。亦不能得休歇。轉加迷悶耳。平田和尚曰。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古德曰。此事。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造。不可以寂默通。此是第一等入泥入水老婆說話。往往參禪人。只恁麼念過。殊不子細看是甚道理。若是個有筋骨底。纔聞舉著。直下將金剛王寶劍。一截截斷此四路葛藤。則生死路頭亦斷。凡聖路頭亦斷。計較思量亦斷。得失是非亦斷。當人脚跟下。淨躶躶。赤灑灑沒可把。豈不快哉。豈不暢哉。不見昔日灌溪和尚初參臨濟。濟見來。便下繩床。驀胸擒住。灌溪便云。領領。濟知其已徹。即便推出。更無言句與之商量。當恁麼時。灌溪如何思量計較祇對得。古來幸有如此榜樣。如今人總不將爲事。只爲粗心。灌溪當初若有一

點待悟待證待休歇底心在前時。莫道被擒住便悟。便是縛却手脚遶四天下拖一遭也。不能得悟。也不能得休歇。（答曾天游）

示諭蚤歲知信向此道。晚年爲知解所障。未有一悟入處。欲知日夕體道方便。既荷至誠。不敢自外。據欵結案。葛藤少許。只這求悟入底。便是障道知解了也。更別有甚麼知解。爲公作障。畢竟喚甚麼作知解。知解從何而至。被障者復是阿誰。只此一句。顛倒有三。自言爲知解所障。是一。自言未悟甘作迷人。是一。更在迷中將心待悟。是一。只這三顛倒。便是生死根本。直須一念不生。顛倒心絕。方知無迷可破。無悟可待。無知解可障。如人飲水。冷煖自知。久久自然不作這個見解也。但就能知知解底心上看。還障得也無。能知知解底心上。還有如許多般也無。從上大智慧之士。莫不皆以知解爲儔侶。以知解爲方便。於知解上行平等慈。於知解上作諸佛事。如龍得水。似虎靠山。終不以此爲惱。只爲他識得知解起處。既識得起處。卽此知解便是解脫之塲。便是出生死處。既是解脫之塲出生死處。則知底解底當體寂滅。知底解底既寂滅。能知知解者不可不寂滅。菩提涅槃眞如佛性。不可不寂滅。更有何物可障。更向何處求悟入。（答富季申）

定光大師妙道問雲門。此心此性。迷悟向背如何。乞省要處指示。雲門良久不答。妙

道再問雲門笑曰。若論省要處。則不可指示於人。若可指示。則不省要矣。妙道曰。豈無方便令學人趣向。雲門曰。若論方便。則心無迷悟。性無向背。但人立迷悟見。執向背解。欲明此心見此性。而此心此性。卽隨人顛倒錯亂。流入邪途。以故佛魔不辨。邪正不分。蓋不了此性此心之夢幻。妄立二種之名言。以向背迷悟爲實。認此心此性爲眞。殊不知若實若不實。若妄若非妄。世間出世間。但是假言說。故淨名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又古德云。若取自己自心爲究竟。必有他物他人爲對治。又佛謂富樓那曰。汝以色空相傾相奪於如來藏。而如來藏隨爲色空。周徧法界。我以妙明不滅不生合如來藏。而如來藏惟妙覺明。圓照法界。如來藏卽此心此性也。而佛權指色空相傾相奪爲非。以妙明不滅不生爲是。此兩段是藥語。治迷悟二病。非佛定意也。爲破執迷悟心性向背爲實法者之言耳。不見金剛藏菩薩曰。一切三世。惟是言說。一切諸法。於言說中無有依處。一切言說。於諸法中亦無依處。苟迷悟見亡。向背解絕。則此心洞明如皎日。此性寛廓等虛空。當人脚跟下。放光動地。照徹十方。覩斯光者。盡證無生法忍。到恁麼時。自然與此心此性默默相契。方知昔本無迷。今本無悟。悟卽迷。迷卽悟。向卽背。

背卽向。性卽心。心卽性。佛卽魔、魔卽佛。一道清淨平等。無有平等不平等者。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旣得恁麼。亦是不得已而言之、不可便以爲實、若以爲實。則又是不識方便、認定死語。重增虛妄、展轉惑亂。無有了期。到這裏無你用心處。不若知是般事。撥置一邊。却轉頭來看馬大師卽心卽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趙州庭前栢樹子。雲門須彌山、大愚鋸解秤鎚、巖陽尊者土塊、汾州莫妄想、俱胝竪指頭、畢竟是何道理。此乃雲門方便也。妙道思之。（示妙道禪人）只這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是佛。乾矢橛。這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何異。（答呂隆禮）

示諭能行佛事而不解禪語。能與不能。無別無同。但知能行者。卽是禪語。會禪語而不能行佛事。如人在水底坐叫渴。飯籮裏坐叫饑。何異。當知禪語卽佛事。佛事卽禪語。能行能解。在人不在法。（答樊茂實）

擔荷此段大事因緣。須是有決定志。若半信半疑。則沒交涉矣。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欲知到頭處。自境界他境界。一如是也。（示李獻臣）

又云。趙州和尚云。老僧十二時中。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餘無雜用心處。此是這老和尚眞實行履處。不用作佛法禪道會。

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衆生界中。順生死底事。如麻似粟。撥整了一番。又一番到來。若不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上作對治。則直待臘月三十日手忙脚亂。如落湯螃蟹時。方始知悔。則遲也。若要直截。請從而今便截斷。（示聶寺丞）

欲學此道。須是具決定信。逢逆順境。心不動搖。方有趣向分。佛言。信能永滅煩惱本。信能專向佛功德。信於境界無所著。遠離諸難得無難。又云。信能超出衆魔路。示現無上解脫道。如上所說。教有明文。佛豈欺人耶。若半明半暗。半信半不信。則觸境遇緣。心生疑惑。乃是於境界心有所著。不能於此道決定無疑。滅煩惱本。遠離諸難。諸難者。爲無決定信。被自己陰魔所撓。若能一念緣起無生。則不越此念。卽時超出魔路。所謂魔路亦非他物。乃是昧却此心。於此心外。妄生差別。諸見而此心卽隨差別妄念流轉。故成就魔境。若能直下信此心決定本來成佛。頓忘諸見。卽此魔路。便是當人出生死菩提路也。（示鄧子立）

道家者流。全以妄想心想日精月華。吞霞服氣。尚能留形住世。不被寒暑所侵。況回此心此念。全在般若中耶。先聖明明有言。喻如太末蟲。處處能泊。惟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亦爾。處處能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苟念念不退初心。把自家心識緣世間塵勞底。回來抵在般若上。雖今生打未徹。臨命終時。定不爲惡業所牽。流落惡道。來生出頭。隨我今生願力。定在般若中現成受

用此是決定底事。無可疑者。（答曾天游）

臘月三十日到來。恩愛也使不著。勢力也使不著。財寶也使不著。性氣也使不著。官職也使不著。富貴也使不著。眼光落地時。惟有平昔造善造惡兩路境界一一現前。作惡多。作善少。則隨惡業流浪將去。作善多。作惡少。則隨善業生人天十善之家去。既知得這兩路子皆屬虛幻。然後發勇猛精進堅固不退之心。決欲超情離見透脫生死。臘月三十日善惡兩路拘執我不得。（示鄭兩府宅）

指月錄卷之三十一　終

指月錄卷之三十二

六祖下第十六世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下

酬答法要之餘

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踴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爲雲門口。草木瓦石皆發光明助說道理。亦不柰何。方信此段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頭。公今一笑。頓亡所得。夫復何言。黃面老子曰。不取衆生所言說。一切有爲虛妄事。雖復不依言語道。亦復不著無言說。來書所說。既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暗與黃面老子所言契合。即是說者名爲佛說。離是說者。即波旬說。山野平昔有大誓願。寧以此身代一切衆生受地獄苦。終不以此口將佛法以爲人情。瞎一切人眼。公既到恁麼田地。自知此事不從人得。但且仍舊。更不須問大法明未明。應機礙不礙。若作是念。則不仍舊矣。承過夏後方可復出。甚愜病僧意。若更熱荒馳求不歇。則不相當也。前日見公歡喜之甚。以故不敢說破。恐傷言語

今歡喜。既定方敢指出。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為魔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千萬記取。前日之語。理則頓悟。乘悟并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行住坐臥。切不可忘了。其餘古人種種差別言句。皆不可以為實。然亦不可以為虛。久久純熟。自然默默契自本心矣。不必別求殊勝奇特也。（此下舉水潦見馬祖。鼓山見雪峰。慧明大庾嶺見六祖。三師悟緣。具于三師章）以三尊宿三段因緣。較公於一笑中釋然。優劣何如。請自斷看。還更別有奇特道理麼。若更別有。則

却似不曾釋然也。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己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當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非著意也。若著意則有實法與人矣。公欲大法明。應機無滯。但且仍舊。不必問人。久久自點頭矣。臨行面稟之語。請書于座右。此外別無說。縱有說。於公分上。盡成剩語矣。葛藤太多。姑置是事。（答李漢老。李又具書云。邴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邴自有驗者三。一事無逆順。隨緣即應。不留胷中。二夙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為足。當擴而充之。豈別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師又答書云。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儀中。不為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無走作否。於生死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既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亡。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刬其正性。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真方便。無修證中真修證。無取捨中真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盡。惟一真實在。又如栴檀繁柯脫落盡。惟真栴檀在。斯違現業。除助因。刬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師又與江少明書云。承連日去與參政道話。甚善甚善。此公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覷見古人腳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字。恐鈍置他。直候渠將來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共渠眉毛厮結理會在。不只恁麼便休。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厮結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參政漢老也。）

即日烝溽。不審燕處悠然。放曠自如。無諸魔撓否。日用四威儀內。與狗子無佛性話。一如否。於動靜二邊。能不分別否。夢與覺合否。理與事會否。心與境皆如否。老龐云。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

無亦不拘。不是聖賢。了事凡夫。若真個作得個了事凡夫。釋迦達磨。是甚麼泥團土塊。三乘十二分教。是甚麼熱椀鳴聲。公既於此個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應耳。往往士大夫多於不（應有如字）意中得個瞥地處。卻於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這一著子。得易守難。切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己之餘。以及物。（答劉彥修）　昔楊文公大年三十歲見廣慧璉公。除去礙膺之物。自是已後。在朝廷。居田里。始終一節。不

爲功名所移不爲富貴所奪亦非有意輕功名富貴道之所在法如是故也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此老此說非是强爲亦法如是故也大率爲學爲道一也而今學者往往以仁義禮智信爲學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類爲道只管如博謎子相似又如衆盲摸象各說異端釋不云乎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取螢火燒須彌山臨生死禍福之際都不得力蓋由此也楊子云學者所以修性性即道也黃面老子云性成無上道圭峰云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所謂義者是義

理之義非仁義之義而今看來這老子亦未免析虛空爲兩處仁乃性之仁義乃性之義禮乃性之禮智乃性之智信乃性之信義理之義亦性也（此句有脫文應云義理之義固性也仁義之義亦性也詳上下文可見）作無義事即背此性作有義事即順此性然順背在人不在性也仁義禮智信在性不在人也人有賢愚性即無也若仁義禮智信在賢而不在愚則聖人之道有揀擇取捨矣如天降雨擇地而下矣所以云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楊子所謂修性性亦不可修亦順背賢愚而已圭峰所謂惺悟狂亂是也趙州所謂使得十二時被十二時使是也若識得仁

義禮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矣肇法師云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所以云爲學爲道一也（答汪聖錫）　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忠義士大夫等但力所不能而年運往矣喜正惡邪之志與生俱生永嘉所謂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予雖不敏敢直下自信不疑（示成機宜季恭）

又云博極羣書只要知聖人所用心處知得了自家心術即正心術正則種種雜毒種種邪說不相染汙矣　又云學不至不是學學至而用不得不是學學不能化物不是學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義孝道乃至治

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有不在其中者釋迦老子云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便是這個消息也未有忠於君而不孝於親者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者但聖人所讚者依而行之聖人所訶者不敢違犯則於忠於孝於事於理治身治人無不周旋無不明了

爲學爲道一也爲學則學未至於聖人而則於必至爲道則求其放心於物我物我一如則道學雙備矣（示莫潤甫）　又云在儒教則以正心術爲先心術既正則造次顚沛無不與此道相契前所云爲學爲道一之義也在吾教則曰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在老氏則曰慈曰儉曰不敢爲天下先能如是學不須求與此

道合。自然默默與之相投矣佛說一切法。爲度一切心。我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當知讀經看教博極羣書。以見月忘指得魚忘筌。爲第一義則不爲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矣。士大夫不肯向佛乘中留心者。往往以佛乘爲空寂之教。戀著個布袋子。聞人說空說寂則生怕怖。殊不知只這怕怖底心便是生死根本。佛自有言。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又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寶藏論云。寂兮寥兮。寬兮廓兮。上則有君。下則有臣。父子親。其居尊卑異。其位。以是觀之。吾佛之教。密密助揚至尊聖化者亦多矣。又何嘗只談空寂而已。如俗謂李老君說長生之

術。正如硬差排佛談空寂之法無異。老子之書。原不曾說留形住世。亦以清淨無爲爲自然歸宿之處。自是不學佛老者。以好惡心相誣謗爾。不可不察也。愚謂三教聖人。立教雖異。而其道同歸一致。此萬古不易之義。然雖如是。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示張太尉）既得外護者。存心相照。自可撥置人事。頻與衲子輩作佛事。久久自殊勝。更望室中與之子細。不得容人情。不得共伊落草。直似之以本分草料。教伊自悟自得。方是尊宿爲人體裁也。若是見伊遲疑不薦。便與之下注脚。非但瞎却他眼。亦乃失却自家本分手段。（答珪和尚）

既已承當個事。須卓卓地做教徹頭徹尾。以平昔實證實悟底一著子。端居丈室。如擔百二十斤擔子。從獨木橋上過。脚蹉手跌。則和自家性命不可保。況復與人抽釘拔楔。救濟他人耶。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豈是兒戲。又古德云。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草深一丈。須倩人看院始得。巖頭每。云。向未椅已前一覷。便眼卓朔地。安國師不跨石門句。睦州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汾陽無業莫妄想。魯祖凡見僧入門。便轉身面壁而坐。爲人時當不昧這般體裁。方不失從上宗旨耳。（答建長老）又云衲子到室中下刃要緊。不得拖泥帶水。如雪峰空禪師頃在雲居雲門相聚。老漢知渠不自欺。是個佛法中人。

故一味以本分鉗鎚似之。後來自在別處打發大法。既明。向所受過底鉗鎚。一時得受用。方知妙喜不以佛法當人情。去年送得一冊語錄來。造次顛沛不失臨濟宗旨。今送在衆寮中。與衲子輩看。老漢因援筆書其後。特爲發揚。使本分衲子爲將來說法之式。若使老漢初爲渠拖泥帶水說老婆禪。眼開後定罵我無疑。所以古人云。我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爲我說破。若爲我說破。豈有今日。便是這個道理也。趙州云。若教老僧隨伊根機接人。自有三乘十二分教接他了也。老僧這裏只以本分事接人。若接不得。自是學者根性遲鈍。不干老僧事。思之思之。

歸宗斬

甦、南泉斬猫兒。學語之流、多謂之當機妙用、亦謂之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殊不知總不是這般道理。具超方眼。舉起便知落處。若大法不明。打死鐵龜何時是了。（示李獻臣）

大珠和尚云。心逐物爲邪。物從心爲正。雖則一期應病與藥。未免垛生招箭。而今未了底聞此語而不疑。則大珠空費老婆心。已了底聞此語而不疑。則心與物。俱是剩法。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示空慧四則右一）

既有個趣向。狗子無佛性話。冷地裏慢提撕則個。若道知是般事便休。我說此人智眼未明在。妙喜雖似平地起風雷。然亦不出雪峰道底。二

五通仙人問佛。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

通。佛遂召五通仙人。五通仙人應諾。佛云。那一通汝問我。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往往多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三

國師三喚侍者話。瑞巖喚主人公話。睦州擔板漢話。投子漆桶話。雪峰輥毬話。風穴佛話。這六個老古錐。各欠悟在。妙喜恁麼道。大似掉棒打月。傍觀看之。不爲分外。四

昔龐居士有言。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後來元豐間有個士人。謂之無爲居士。姓楊名傑。字次公。嘗參前輩。於宗門中有眞實得力處。曾和龐公此偈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這兩個俗漢子。將他十方常住一片田地。不向官中印契。各自分疆列界。道我知有。而時時向無佛處稱尊。當時亦有個不平底。謂之海印信禪師。時住蘇州定慧。因見無爲此偈。亦有一偈曰。我無男婚。亦無女嫁。困來便打眠。管甚無生話。這三個老漢說此三偈。快然居士開眼也著。合眼也著。不開不合也著。妙喜只得冷地看。不則不無。畢竟快然居士向開眼處著到耶。合眼處著到耶。不開不合處著到耶。若在開眼處著到。則落在龐公圈圚裏。在合眼處著到。則落在楊無爲圈圚裏。在不開不合處著到。則落在海印禪師圈圚裏。快然見恁麼說。定道總不恁麼。若總不恁麼。又落在妙喜圈圚裏。要出三老圈圚則易。要出妙喜圈圚則

難。快然畢竟如何出得。待歸延平嫁了女。却緩緩地來。爲你說破。因記得古德一偈。并書其後。庶幾快然不在中途躲根。亦老婆心之切耳。偈曰。學道如鑽火。逢烟未可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更有一個問頭。且那裏是快然歸底家。若透得這一問。男婚女嫁都在裏許。若未識得家。且業識茫茫。儘在外邊走。亦怪妙喜不得。（示羅快然）

昔靈雲和尚因見桃花。忽然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山和尚詰其所悟與之符契。乃印可曰。從緣悟道。永無退失。又雪峰和尚自作壽塔銘。序曰。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

緣得者歷劫而常堅。此二尊宿所見。且道是一般是兩般。若道是一般。二人以從緣而得爲是。二人以從緣而得爲非。若道兩般。不可二大老各立門戶。疑惑後人。咦。鵝王擇乳。素非鴨類。知立禪人還知二大老落處麼。若不知。雲門直爲你說破。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已上兩段不同收歸上科。○

咄。（示知立禪人） 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眞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蜜。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咄。逗漏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後與一劄。誰云彌

勒者。便見氷消瓦解。咄。雪竇亦逗漏不少。或有人問。只如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同別。雲門卽向他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誰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眞入室者。咄。亦逗漏不少。（答曾天游） 石頭和尚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這一句子。開眼也著。合眼也著。忘懷也著。管帶也著。狂亂也著。寂靜也著。此是徑山如此差排。想杜撰長老輩別有差排處也。咄。且置是事。（答劉彥沖） 古德云。句能劄意。意能劄句。意句交馳。是爲可畏。又云意中不停句。句中不停意。如招慶問羅山云。巖頭和尚道恁麼恁麼。不恁麼不恁麼。意旨如何。羅山遂喚大師。招慶應諾。山云。雙明亦雙暗。慶便作禮而去。三日後復來問。前日和尚意旨如何。山云。我盡情向汝道了也。慶云。大師是把火行。山云。若如是。據你疑處問將來。慶云。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云。同生亦同死。慶又禮謝而去。後有僧問羅山。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云。如牛無角。又問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云。如虎帶角。欲了從上來事。當以此段因緣時時在念。然不得著意穿鑿。穿鑿卽錯。（示黃伯成）、僧問趙州。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僧云。幾時成佛。州云。待虛空落地。僧云。虛空幾時落地。州云。待栢樹子成佛。看此話不得作栢樹子不成佛想。虛空不落地想。畢竟如何。

虛空落地時。栢樹子成佛。栢樹子成佛時。虛空落地定也。思之。（示聶寺丞） 梁武帝問達磨。朕造寺度僧。不可勝數。有何功德。達磨曰。無功德。帝曰。云何無功德。達磨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之隨形。雖有而非實。曰。如何是眞功德。答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始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答曰。廓然無聖。曰。對朕者誰。答曰。不識。帝不契。達磨遂渡江之魏。如今要見眞功德。不用別求。只向不識處薦取。若透得此二字。一生參學事畢。（示謝機宜） 吾佛大聖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况博地凡夫耶。居士既是個中人。想當亦入是三昧。昔有僧

問一老宿世界恁麽熱未審向甚麽處迴避老宿曰向鑊湯鑪炭裏迴避曰只如鑊湯鑪炭裏作麽生迴避曰衆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此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效底藥方非與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授只用一念相應草湯下更不用別湯使若用別湯便令人發狂不可不知也一念相應草不用他求亦只在居士四威儀中明處明如日黑處黑如漆若信手拈來以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故佛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衆生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不識居士還信得及否若言我自有父子不傳之秘方不用向鑊湯鑪炭裏迴避底妙術却望居士布施也（答劉季高）

示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既看圓覺經經中豈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隨自所疑處發問世尊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分曉前所給話頭亦在其中矣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此語最親切）於無了知不辨真實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嘗頌之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却將經文移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頌試如此做工夫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熱忙亦不可放緩如調琴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答林少瞻）

室中垂示

師云大凡參禪不必有機鋒便言我是昔雲蓋智和尚道眼明白因太守入山懇談空亭問如何是談空亭智云只是個談空亭太守不喜遂舉問本慕偵本云只將亭說法何用口談空太守乃喜遷本住雲蓋若以本較智則大遠乃知真實事不可以機鋒取質峰元首座亦有道之士答話機鋒鈍覺範號元爲五斗盖開口取氣炊得五斗米熟方答得一轉語（武庫又云師在寶峰時元首座極見喜師嘗乞假訪李商老歸元見遽云噁野了也無常迅速師不覺汗下可見其人矣）今時人只解順顛倒不解順正理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却以爲尋常及至問如何是佛云燈籠緣壁上天台便道是奇特豈不是順顛倒 巖陽尊者見趙州有僧問如何是佛云土塊如何是法云地動也如何是僧云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云前面江裏師云似這般法門恰似兒戲相似入得這般法門方安樂得人如真淨和尚拈提古今不在雪竇之下而末流傳習却成惡口小家只管問古人作麽生真如又如何下語楊岐又如何下語你管得許多閑事瘥病不假驢駝藥若是對病與藥離根下拾得一莖草便可療病說甚麽朱砂附子人參白朮 師一日云我這裏無逐日長進底禪遂彈指一下云若會

去便罷叅。乃云。今時一般宗師。爲人入室三五徧辨白他不出。却教他說悟處。更問你見處如何。學人云。某見處說不得。却云你說不得。我如何見得你。去若恁麼地。如何爲人。不見泉大道到慈明。明云片雲橫谷口。遊人何處來。泉云夜聞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云未在。更道。泉便作虎聲。明便打一坐具。泉推明向禪牀上。明却作虎聲。泉云我見八十四人善知識。惟師繼得臨濟宗風。看他恁麼問答數句子。那裏便是見他處。須是如此始得。 山僧待人志誠。須是資質是始得。此是一超直入如來地。叅禪須是直心直行。直言直語。心言直故。始終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

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擬議思量。已曲了也。何況脫空耶。 今時兄弟。知見情解多。須要記問言長語。來這裏答。大似手中握無價摩尼寶珠。被人問你手中是甚麼。却放下。拈起一個土塊。可煞癡。若恁麼。叅到驢年也不省。 我這裏無法與人。秖是據欵結案。恰如將個琉璃瓶子來。護惜如什麼。我一見便爲你打破。你又將得摩尼珠來。我又奪了。見你恁地來。我又和你兩手截了。所以臨濟和尚道。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你且道既稱善知識。爲甚麼却要殺人。你且看他是什麼道理。而今兄弟做工夫。不省這個過在何處。只爲要去明他。且如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是你將一轉語便去明得麼。永明他不得。古人忒煞直截。你不肯去直截處行。秖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師云。我平生好罵人。因看玄沙語錄。大喜他勘靈雲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可謂壁立萬仞。後來與靈雲說話了。却云你恁麼方始是徹。後頭却恁麼撒矢撒尿。却問圓悟如何。悟笑云。他後頭却恁麼地。我也理會不得。遂下來歸到寮。方知玄沙大段作怪。遂舉似圓悟。悟笑云。且喜你知。晦堂云。今時諸方多是無此藥頭。師云。切忌外人聞此粗言。 菩薩人眼見佛性。須是眼

見始得。

普說

錢計議請普說。師云。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既離見聞覺知外。却與甚麼作法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煖自知。除非親證親悟。方可見得。若實曾證悟底人。拈起一絲毫頭。盡大地一時明得。今時不但禪和子。便是士大夫。聰明靈利博極羣書底人。個個有兩般病。若不著意。便是忘懷。忘懷則墮在黑山下鬼窟裏。教中謂之昏沉。著意則心識紛飛。一念續一念。前念未止。後念相續。教中謂之掉舉。不知有人人脚跟下不沉不掉底一段大

事因緣。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未有世界。先有此段大事因緣。世界壞時。此段大事因緣不曾動著一絲毫頭。往往士大夫多是掉舉。而今諸方有一般默照邪禪。見士大夫爲塵勞所障。方寸不寧怗。便教他寒灰枯木去。一條白練去。古廟香鑪去。冷湫湫地去。將這箇休歇人。你道還休歇得麼。殊不知這箇猢孫子不死。如何休歇得。來爲先鋒。去爲殿後底不死。如何休歇得。此風往年福建路極盛。妙喜紹興初入閩住菴時。便力排之。謂之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通懺悔。彼中有箇士人鄭尚明。極聰明。教乘也理會得。道藏也理會得。儒教則故是也。一日持一片香來妙喜室中。怒氣可掬。聲色俱厲。曰。昂有一片香未燒在。欲與和尚理會一件事。只如默然無言。是法門中第一等休歇處。和尚肆意詆訶。昂心疑。和尚不到這田地。所以信不及。且如釋迦老子。在摩竭提國。三七日中。掩室不作聲。豈不是佛默然。毘耶離城。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末後維摩詰無語。文殊讚善。豈不是菩薩默然。須菩提在巖中宴坐。無言無說。豈不是聲聞默然。天帝釋見須菩提在巖中宴坐。乃雨花供養。亦無言說。豈不是凡夫默然。達磨遊梁歷魏。少林冷坐九年。豈不是祖師默然。魯祖見僧便面壁。豈不是宗師默然。和尚因甚麼却力排默照。以爲邪非。妙喜曰。尚

明。你問得我也。是待我與你說。我若說不行。却燒一炷香禮你三拜。我若說得行。却受你燒香禮拜。我也不與你說釋迦老子。及先德言句。我即就你屋裏說所謂借婆帔子拜婆年。乃問你曾讀莊子麼。曰是何不讀。妙喜曰。莊子云。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義有所極。我也不曾看郭象解。并諸家註解。只據我杜撰說破你這默然。豈不見孔夫子一日大驚小怪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你措大家纔聞箇唯字。便來這裏惡口。却云這一唯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致君於堯舜之上。成家立國。出將入相。以至啓手足時。不出這一唯。且喜沒交涉。殊不知這箇道理。便是曾子言而足。孔子言而足。其徒不會。却問曰。何謂也。曾子見他理會不得。却向第二頭答他話。謂夫子之道。不可無言。所以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要之道與物至極處。不在言語上。不在默然處。言也載不得。默也載不得。公之所說。尚不契莊子意。何況要契釋迦老子。達磨大師意耶。你要理會得莊子非言非默義有所極麼。便是雲門大師拈起扇子云。扇子䟦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你若會得雲門這箇說話。便是莊子說底。曾子說底。孔子說底。一般。渠遂不作聲。妙喜曰。你

雖不語心未伏在然古人決定不在默然處坐地明矣你適來舉釋迦掩室維摩默然且看舊時有個座主喚作肇法師把那無言說處說出來與人云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于毘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斯皆理爲神御故口以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這個道理與神忽然相撞著不覺到說不得處雖然不語其聲如雷故曰豈曰無辯蓋辯所不能言也這裏世間聰明辯才用一點不得到得恁麼田地方始是放身捨命處這般境界須是當人自證自悟始得所以華嚴經云如來宮殿無有邊自然覺者處其中此是從上諸聖大解脫法門無邊無量無得無失無默無語無去無來塵塵爾剎剎爾念念爾法法爾只爲衆生根性狹劣不到三教聖人境界所以分彼分此殊不知境界如此廣大却向黑山下鬼窟裏默然坐地故先聖訶爲解脫深坑是可怖畏之處以神通道眼觀之則是刀山劍樹鑊湯鑪炭裏坐地一般座主家尚不滯在默然處況祖師門下客却道纔開口便落今時且喜沒交涉尚明不覺作禮妙喜曰公雖作禮然更有事在至晚間來入室乃問他今年幾歲曰六十四又問你六十四年前從甚麼處來渠開口不得被我將竹篦劈脊打出去次日又來室中曰六十四年前尚未有昂在如何和尚却問昂從甚麼處來妙喜曰你六十四年前不可元在福州鄭家只今這聽法說法一段歷歷孤明底未生已前畢竟在甚麼處曰不知妙喜曰你若不知便是生大今生且限百歲百歲後你待飛出三千大千世界外去須是與他入棺材始得當爾之時四大五蘊一時解散有眼不見物有耳不聞聲有個肉團心分別不行有個身火燒刀斫都不覺痛到這裏歷歷孤明底却向甚麼處去曰昂也不知妙喜曰你既不知便是死大故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便是這個道理這裏使聰明也不得記持也不得我更問你平生做許多之乎者也臘月三十日將那一句敵他生死須是知得生來死去處分曉始得若不知卽是愚人渠方心伏從此遂救他不坐在無言無說處肯來這下做工夫（答曾天游云老龐云但願空諸所有切勿實諸所無只了得這兩句一生參學事畢今時有一種剃頭外道自眼不明只管教人死獦狚地休去歇去若如此休歇到千佛出世也休歇不得轉使心頭迷悶耳又教人隨緣管帶忘情默照照來照去帶來帶去轉加迷悶無有了期殊失祖師方便錯指示人教人一向虛生浪死更教人是事莫管但只恁麼歇去歇得來情念不生到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這般底更是毒害瞎却人眼 又云教人管帶此是守目前鑑覺而生解者教人硬休去歇去此是守忘懷空寂而生解者歇到無覺無知如土木瓦石相似當恁麼時不是冥然無知又是錯認方便解縛語而生解者教人隨緣照顧莫教惡覺現前遮個又是認著髑髏情識而生解者教人但放曠任其自在莫管生心動念念起念滅本無實體若執爲實則生死心生矣遮個又是守自然體爲究竟法而生解者如上諸病非干學人之事皆由瞎眼宗師錯指示耳 答劉彥修云臘月）

三十日。作麽生折合去。不可眼光欲落未落時。向閻家老子道。待我澄神定慮。少時却去相見。　答張安國云。或以無言無說。坐在黑山鬼窟裏。閉眉合眼。謂之威音那畔。父母未生時消息。亦謂之默而常照。爲禪者。如此等輩。不求妙悟。以悟爲落在第二頭。以悟爲誑謼人。以悟爲建立。自既不曾悟。亦不信有悟底。妙喜嘗爲衲子輩說。世間工巧伎藝。若無悟處。尚不得其妙。況欲脫生死。　答榮茂實云。有一種唱邪說爲宗師者。謂學者曰。但只管守靜。不知守者是何物。靜者是何人。却言靜底是基本。却不信有悟底。謂悟底是枝葉。更引僧問仰山曰。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山曰。悟則不無。爭奈落在第二頭。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便作實法會。謂悟是第二頭。殊不知溈山自有警覺學者之言。直是痛切。曰研窮至理。以悟爲則。此語又向甚處著。不可溈山疑誤後人。要教落在第二頭也。

黃德用請普說（德用黃端夫子。端夫初懇吳元昭撰疏乞分楊岐一枝至其家庵開法。師遣彌光應其請。時端夫卒。德用昆仲請師普說）德用昆仲。特詣當菴揮金辦供。命山僧普說舉揚宗旨。以答諸聖加被之恩。且與甚麽作宗旨。宗旨又如何舉揚。近代佛法可傷。邪師說法。如恒河沙。各立門風。各說奇特。逐旋捏合。疑悞後昆。不可勝數。叅禪者既不具擇法眼。爲師者又道眼不明。以至如是。雲門初與元昭不相識。頃在江西見渠跋所施華嚴梵行品。自言於梵行品有悟入處。不疑天下老師舌頭。那時已得其要領。即與兄弟說此人只悟得個無梵行而已。已被邪師印破面門了也。雲居若見。須盡力救他。及乎在長樂相見。便來咨問入室。即時將渠悟入處兩句斷了。曰公所悟者。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耳。更爲渠引萬行品中錯證據處。曰於身無所取。於修無所著。於法無所住。過去已

滅。未來未至。現在空寂。無作業者。無受報者。此世不移動。彼世不改變。此中何法名爲梵行。梵行從何處來。誰之所有。體爲是誰。由誰而作。爲是有。爲是無。爲是色。爲非色。爲是受。爲非受。爲是想。爲非想。爲是行。爲非行。爲是識。爲非識。如是觀察。梵行法不可得故。若依此引證。謂無梵行是真梵行。則是謗大般若。入地獄如箭射。更爲渠說。而今諸方邪師輩。各各自言得無上菩提。各說異端。欺胡謾漢。將古人入道因緣妄生穿鑿。或者以良久默然無言無說爲空劫已前事。教人休去歇去。歇教如土木瓦石相似去。又怕人道坐在黑山下鬼窟裏。隨後便引祖師語證據云。了了常知故。言之不可及。歇得如土木瓦石相似時。不是冥然無知。直是惺惺歷歷。行住坐臥。時時管帶。但只如此修行。久久自契本心矣。或者以脫去情塵。不立窠臼爲門戶。凡古人公案。舉了早會了也。或師家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你作麽生會。便云和尚不妨惺惺。或云和尚甚麽處去來。或云不可矢上更加尖。或云謾却多少人。或再舉一徧。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凡問他古人因緣。皆向舉起處承當。擊石火。閃電光處會。舉了便會了。凡有所問。皆不受。喚作脫灑自在。得大快樂。或者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爲主。牽引一類古人相似處作證明。以眼見耳聞爲得力

處。凡遍入處。未有不出見色而悟者。未有不由聞聲而悟者。凡有施設。倣效古人相似處。有人問話。只粘定學家問頭便答。謂之言下合無生。正如福州人聯麻相似。喚作綿密不落情塵。如僧問古德如何出得三界去。云把將三界來爲你出。或云喚甚麼作三界。或云會得這僧問頭出三界也不難。如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答云汝是慧超。引如此之類作證。乃全是全不是。又如論藥山夜間示衆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有僧出衆云。特牛已生兒也。自是和尚不道。藥山云點燈來。其僧便歸衆。後來法燈出語云。且道生底是牯牛。是牸牛。自代云。雙生也。商量時亦作言下合無生會。藥山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便是道了也。所以這僧領得便出來道特牛已生兒也。只是和尚不道。直是綿密不露鋒鋩。法燈徵云。且道生底是牸牛。是牯牛。又自代云。雙生也。亦只作言下合無生會。云他自問牯牛牸牛。乃自代云。雙生也。更無少剩。佛眼也覷不見。將此等語作以的破的。不露鋒鋩。不費氣力會。又如古人指一片石問學者云。此一片石在心內。在心外。答云。在心內。古德云。你著甚死急。心內著一片石。衆中商量云。不合以內外答他。若以內外答。則法有少剩矣。出語云。大好一片石。或云痛領一問。或云喚甚麼作一片石。或云諾諾。或云在法堂前。或云謝師指示。或云和尚還識羞麽。或云鈍置殺人。凡答如此話。只以一句包却謂之綿密。謂之不走作。如此之見。叢林甚多。或者謂一切語言總不干事。凡舉覺時。先大瞠却眼。如小兒患天弔見神見鬼一般。只於瞠眉努眼處領略。更錯引古人言句證據曰。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舉時須要以眼顧視。只是以古人言句提撕一徧。喚作不在言句上。如栢樹子洗鉢盂麻三斤之類。若過得一個時。餘者撥牌子過。更不費力。如此之類。比擊石火閃電光底。只添得個瞠眉努眼而已。亦各各自謂得祖師巴鼻。莫謗他古人好。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北斗裏藏身。你作麼生會。學者即大瞠却眼云。北斗裏藏身。師家或權爲沮抑。學者又連叫數聲云。北斗裏藏身。北斗裏藏身。以爲把得定。作得主。不受轉換。師家奈何不下。亦喚作實頭。方始問其意旨如何。遂下語云。佛眼也覷不見。或云舉頭天外看。或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即下語云。一枝南。一枝北。或云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已上盡在瞠眉努眼提撕處。然後下合頭語。以爲奇特。癡漢不可瞠眉努眼時便有禪。不瞠眉努眼時便無禪也。不可提撕時便有禪。不提撕時便無禪也。或者見

雲門如此說便又錯會云提撕時也是、不提撕時也是、更無兩般、似這般底。更是救不得、或者都不理會、總說著佛法、說著悟處便是發狂、更錯引古人言句云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凡古人因緣謂之設權亦謂之建立。實頭底只在不作佛法商量處。凡有問答。一一具實祇對平常無事天是天。地是地。露柱是木頭。金剛是泥塑。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更有何事。豈不見眞淨和尚云。莫將無事會無事困人心。往往中無事毒者。却以此盲爲非。或者見古人公案。不可以理路商量處便著一轉沒交涉底語。一應應過謂之玄妙。亦謂之不涉義路。亦謂之當機透脫。如僧問趙

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之類。多少人錯商量云這僧致得個問頭奇特。不是趙州有出身之路。便奈何不得。云萬法歸一。一更無所歸。若有所歸。即有實法。所以趙州識得破當機妙用。一應應過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多少奇特。或者商量道萬法歸一。一歸何所。一若無所歸。即落空去。所以趙州道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趙州遮一轉語。直是奇特不落有無。答得甚妙。或者謂雲門如此說。只是怕人執著。若不執著。便是祖師心要。只要得是事不著。自由自在。非離眞而立處立處即眞。更有甚麼事。或問他父母未生時如何是你本來面目。便云無待者祇對和尚。將個業識作本命元辰。如此之流盡是癡狂外邊走。又有一般底。自知道眼不明禪不取信於人。無以開示學者。自來又不曾聽教。旋於座主處作短販。逆得一言半句。狐媚聾俗。臨濟和尚曰有一般瞎禿兵向教乘中取意度商量。成於句義。如將屎塊子口中含了。却吐與別人。直是叵耐。元昭初見如此說。心中雖疑。口頭甚硬。尚對山僧冷笑。當晚來室中。只問渠個狗子無佛性話。便去不得。方始知道參禪要悟。在長樂住十日。二十徧到室中。呈盡伎倆。奈何不得。方始著忙。山僧實向渠道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方敵

得生死。呈伎倆有甚了期。仍向渠道不須著忙。今生參不得。後世參。遂乃相信。便辭去。隔十餘日。忽然寄書來。并頌古十首皆山僧室中問渠底因緣。書中云。在延平路上。驀然有省。其終不敢自謾。方信此事不從人得。其中一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串金鎖骨。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山僧甚是疑著。時光禪便問。據此頌還了得生死否。雲門向渠道了得了不得。却請問取元昭去。此得光禪書云。學士相見。盡如和尚所說。大衆。且道說個甚麼。疑殺天下人。具眼者辨取今時參禪者不問了得生死了不得生死。只求速效。且要會禪。無有一個不說

道理。如檀越執事。見其愛說道理。遂將個沒道理底因緣與渠看。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又恐渠作道理會。先與渠說。不得云道在矢溺。道在稊稗。道在瓦礫。即色明心。附物顯理。不得道處處眞塵塵盡是本來人之類。渠看此語。奈何不下。用盡氣力去看。終看不破。忽然一日省得此事。不可以道理通。便道我有個悟處。遂連作數頌。來呈見解。一曰。太虛寥廓強爲名。任是僧繇畵不成。何用尋源問端的。都無一法可當情。又曰。到家豈復說途程。萬木春來自向榮。若遇上流相借問。扶桑東畔日輪生。又曰。羝羊過後絕追尋。妙訣空傳在少林。閑把無絃彈一曲。清風明月兩知音。又曰。撒手懸崖信不虛。根塵頓盡更無餘。始知佛法無多子。向外馳求轉見疎。山僧向渠道。作得頌也好。說得道理也是。只是去道轉遠。渠不甘。又作一頌曰。切忌談玄說妙。那堪隨聲逐色。和遮一橛掃除。大家都無見識。又有書來云。看此話。直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無言可說。無理可伸。不起纖毫修學心。百不知。百不會。不涉思惟。不入理路。直是安樂。山僧又向渠道。這個是出格底道理。若是乾矢橛話。如此說得落時。如鋸解秤鎚。麻三斤。狗子無佛性。一口吸盡西江水。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即心即佛話。皆可如此說得也。既不可如此

須是悟始得。悟則事同一家。不悟則萬別千差。差之毫氂。失之千里。切須子細。從教人道雲門待檀越無禮。但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渠見山僧如此至誠相告。方知佛法無人情。乃相信。既相信。只教看如何是佛乾矢橛。亦只要得渠啐地折。嚗地斷。若以渠作從官。捨財剏庵。置莊田供衆。乃至供養山僧之故。便以爲是。則盡大地窮漢。更無參禪分也。非但失却善知識辨人眼。亦乃賺他百劫千生。不是小事。今夏更有數人衲子。不肯向省力處做工夫。只管熱忙。亦來呈見解。作頌古。雲門向他道。不是這個道理。便道把定他不肯放過我。且問你。你還自放得過也未。趙州云。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雲門尋常問學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十個有五雙眼皷瞠地。縱有作聰明呈見解者。盡力道得個領字。或來手中奪却竹篦。或拂袖便行。自餘邪解不可勝數。更無一個皮下有血。古德云。此事如八十翁翁入場屋。不是小兒戲。若可捏合得時。捏合千千萬萬了也。既不可捏合。須是悟始得。此外別無道理。若你實有悟處。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今日因齋慶讚。舉似大衆。蓋黃端夫知有雲門。始因元昭光禪往彼住庵。亦因元照。端夫二子今日設齋。請山僧普說。亦因元昭。雲門打這一場葛藤。亦因元

昭。既然如是。且道元昭畢竟事作麼生。良久云。待渠冬間親到雲門。那時始與諸人說破。拍禪牀下座。

秦國夫人請普說。（夫人計氏法眞。張魏公浚母也。少寡居。屏去紛華。蔬食禮誦。師遣謙禪過魏公。公因請謙爲夫人指示。夫人問曰。徑山和尚尋常如何爲人。謙因舉師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并述不得向舉起處承當等語。且令暫輟禮誦專意看話。得透話頭。則禮誦皆妙用。夫人遂諦信。一日忽洞然。因自述悟緣及數偈呈師。偈有日逐看經文。如逢舊識人。勿言頻有礙。一舉一回新。師見而肯之。以誕辰請師普說。章首問答敘事不錄。）今日是秦國夫人計氏誕辰。謙禪昨日上來告山僧子細說些禪病。且與秦國結大衆般若緣。山僧向他道。禪有甚麼病可說。禪又不曾患頭疼。又不曾患脚痛。又不曾患耳聾。又不曾患眼暗。只是叅禪底人。叅得差別。證得差別。用心差別。依師差別。因此差別。故說名爲病。非謂禪有病也。如何是佛。即心是佛。有甚麼病。狗子還有佛性也無。無。有甚麼病。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有甚麼病。如何是佛。麻三斤。有甚麼病。如何是佛。乾矢橛。有甚麼病。你不透了。纔作道理。要透便千里萬里沒交涉也。擬心湊泊他。擬心思量他。向舉起處領畧。擊石火閃電光處會。這個方始是病。世醫拱手。然究竟不干禪事。趙州云。要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記得舍利弗問月上女曰。汝於今者。行何乘也。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月上女答曰。舍利弗。汝既問我行何乘者。我今還問舍利弗。惟願隨

意答。我如舍利弗所證法者。爲行聲聞乘。爲行辟支佛乘。爲行大乘。舍利弗言。非也。月上女。所以者何。然彼法者。無可分別。亦無言說。非別非一。亦非衆多。月上女曰。舍利弗。是故不應分別諸法。一相異相。無別異相。於諸相中。無有可任。師云。舍利弗恁麼問。月上女恁麼答。且道與秦國太夫人所證之法。相去幾何。還有人斷得麼。試出來斷看。如無。且向葛藤裏薦取。所以道。叅學者須叅活句。莫叅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你諸人每日上來下去。寮舍裏喫茶喫湯。莊上搬鹽搬麵。僧堂裏行益。長廊下擇菜。後園裏擔矢。磨坊下推磨。當恁麼時。佛眼也覷你不見。且道是死句。是活句。是不死不活句。試定當看。直饒定當得出。也未免在三句裏。豈不見僧問南泉和尚。即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泉云。你但信即心即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只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這裏若識得南泉。方不被三句所使。便能使得三句。既使得三句。始與南泉同一眼見。同一耳聞。同一鼻齅。同一舌嘗。同一身觸。同一意思。更無差別。只爲你執藥爲病。舊病未除。新病復作。却被死句活句使得來七顛八倒。將他古人徑截處。一時紆曲了。且那個是古人徑截處。我更爲你舉一兩則。

只如南泉道牽牛向谿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牽牛向谿西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這個公案。有多少人錯斷。如何是納些些底道理。便道著衣喫飯有甚麽難。向驢前馬後作活計。且莫謗他南泉好。你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黃蘗道。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麽行脚。何處有今日。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麽。時有僧出云。只如諸方匡徒領衆。又作麽生。蘗云。不道無禪。只是無師。這個話頭便是個禍胎。莫道未悟者錯會。直饒悟得徹頭徹尾。大法不明。也覷他黃蘗不見。只如黃蘗道。不道無禪只是無師。你如何理會。衆中商量道。人人分上誰不丈夫。豈假師承。噇酒糟便是斂言語。言語乃古人糟粕也。且喜没交涉。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豈不見潙山舉此話問仰山云。黃蘗意作麽生。仰山云。鵝王擇乳。素非鴨類。潙山云。此實難辨。只如潙山仰山恁麽問答。又作麽生商量。到這裏須是個人始得。既不會這個。定將庭前柏樹子。麻三斤。乾矢橛。鋸解秤鎚之類。盡爲糟粕。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洞山問彊首座。佛眞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麽生說個應底道理。彊云。如驢覷井。山云。道則太煞道。只道得八成。彊云。和尚作麽生。山云。如井覷驢。諸方商量道。如驢覷井是有迹。如井覷驢是無迹。又喚作亡情排迹。且喜没交涉。要且不是這個道理。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南嶽和尚道。譬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馬祖聞衆。豁然大悟。而今禪和家理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没交涉。若恁麽。馬祖驢年也不能得悟去。這老漢始初將謂佛可以坐得成。禪可以坐得悟。一向坐地等。南嶽和尚知其不凡。故將磚去他庵前磨。祖云。和尚磨磚作甚麽。南嶽云。磨作鏡。祖云。磨磚豈得成鏡。南嶽云。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馬祖被他動一動。心中熱忙。便問如何即是。只這裏鼻孔索頭便在南嶽和尚手裏了也。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南嶽和尚知他時節已至。即向他道。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時籍没了他家計。却更要他納物事。教他無所從出。始肯捨命討個死處。命既捨了。便解問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南嶽云。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南嶽云。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祖云。有成壞否。南嶽云。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也。馬祖於是泮然無疑。所謂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悟了

若不遇人。十個有五雙杜撰。決定爲人不得。諸人要識悟了遇人者麽。只這馬祖便是樣子也。馬祖既得法。直往江西。建立宗旨。一日南嶽和尚曰道一在江西說法。總不見持個消息來。遂囑一僧曰。汝去待他上堂。便問作麽生。看他道甚麽。記取來。其僧依教去。見上堂。便出問作麽生。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召大衆云。祖師門下。穿人鼻孔底。盡從這一句子來。你道這一句子從甚麽處來。從打牛打車處來。你若會得這個。便會得臺山路上婆子。每有僧問臺山路向甚麽處去。婆云。驀直去。僧纔行。婆云好個阿師。却恁麽去。趙州聞得。云待我去勘過這婆

子。趙州去見婆子。亦如是問。婆子亦如是答。歸來謂衆曰。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諸人還會麽。寰中天子勅。塞下將軍令。但恁麽看取。山僧昔年理會不得。曾請益一杜撰長老。爲山僧註解云。這僧纔問臺山路向甚麽處去。便被婆子勘破了也。婆云驀直去。僧便行。正是隨聲逐色。如何不被勘破。又道纔開口便勘破了也。今日思量。直是叵耐。山僧爲你說破。若會得趙州道。臺山路上婆子。被老僧勘破了也。便會婆子道好個阿師却恁麽去。山僧嘗頌云。天下禪和說勘破。爭知趙州已話墮。引得兒孫不丈夫。人人黙過冷地卧。此頌甚分明。切不得錯會。既錯會這

個。定又錯會睦州喚僧大德。僧回首。州云擔板漢。曾有個禪頭舉這話問僧。你作麽生會。纔見僧開口。便云果然擔板。且喜沒交涉。雪竇拈云。睦州只具一隻眼。這僧喚既回頭。因甚却成擔板。晦堂云。雪竇亦只具一隻眼。這僧一喚便回。爲甚不成擔板。這兩個老漢。可與睦州把手共行。若是個靈利漢。纔聞舉著。眼似銅鈴。終不向這裏打之遶。既不會這個。定又錯會百丈野狐話。便道不落也是。不昧也是。只是當時答此話不合帶疑。所以墮野狐。謂野狐性多疑故。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祖師云。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山僧亦曾請益一個長老。意旨如

何。長老將衫袖摇作風動勢。云是甚麽。苦哉苦哉。慚惶殺人。鈍置殺人。有者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定是心動。山僧尋常問學者。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不是心動。作麽生。這裏豈容眨眼。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麽出女子定不得。罔明菩薩爲甚麽出得女子定。衆中商量道。杓柄在女子手裏。且喜沒交涉。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如今諸方商量道。作麽生是望州亭相見處。便道南頭買賤。北頭賣貴。烏石嶺相見意旨如何。便道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僧堂前相見又作麽生。便道

歸堂喫茶去。且喜沒交涉。自餘邪解不可勝數。山僧尋常亦問學者。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這個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你如何吞。如何透。你要識能吞能透底麼。豈不見保福問鵝湖。僧堂前且置。望州亭烏石嶺甚麼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保福便入僧堂。汾陽和尚頌曰。望州烏石與堂前。相見相知幾萬千。惟有鵝湖并保福。此時相見解推遷。此頌分明爲你說了也。既不會這個。定又錯會玄沙道。諸方總道接物利生。或遇三種病人來。合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竪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啞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此人不得。佛法無靈驗。師顧視大衆云。要識玄沙麼。平生心膽向人傾。相識還如不相識。當時地藏和尚在座下。便出來道。某甲有口不啞。有眼不盲。有耳不聾。和尚作麼生接。師云。非父不生其子。玄沙呵呵大笑。師云。笑裏有刀。山僧有時舉此話問學者。有來依樣畫葫蘆也。道某甲有口有耳有眼。和尚作麼生接。山僧向他道。礙人矢橛不是好狗。又却去不得。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香嚴道。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師云。好與玄沙一坑埋却。山僧昔年曾請益一個尊宿。未審香嚴意旨如何。遂以拂子柄銜在口中。緊閉却眼。便作銜樹枝勢。搖手擺脚。秖對山僧。師乃彈指云。如此者亦是當年馳聲走譽底。尚作這般去就。其餘作怪不在言也。你要會麼。但只作一句看。我先爲你說。莫見道作一句看。便向舉起處會。舉了便會了。且不是這個道理。是甚麼道理。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不攀枝脚不蹋樹。樹下有人問西來意。不對則違他所問。若對又喪身失命。如何這裏間不容髮。當時香嚴會中。只有個虎頭上座。領得香嚴意。便出來爲香嚴出氣云。上樹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師云。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香嚴呵呵大笑。師云。鐵作面皮。又云。回天輪轉地軸。後來雪竇拈云。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老僧上樹也。致將一問來。雪竇雖爲虎頭上座出氣。爭奈蹉過香嚴。今時有般謬漢。聞雪竇恁麼道。便引洞山語云。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謂香嚴立此問頭。喻如一團火相似。不可相觸。雖然如此。不可斷却言句。有問如何是佛。麻三斤。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又且何妨。你不妨會得好。不見汾陽和尚頌曰。香嚴銜樹示多人。要引同袍達本眞。師云。依實供通。擬議却從言下覓。喪身失命數如塵。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汾陽爲你開天路。雲散長空月色新。師云。閑言語。雖然如是。若向這裏提得。一

生叅學事畢。既提不得。定又錯會百丈問潙山五峰雲巖云。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潙山云。却請和尚道。百丈云。我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五峰云和尚也須併却。百丈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和尚有也未。百丈云。喪我兒孫。衆中商量道。百丈大似抱贓叫屈。掩耳偷鈴。三子恁麼祇對。大家走入荒草裏。且喜沒交涉。向你道。此事決定不在言語上。既不在言語上。當恁麼時。合作麼生。我早是與你說了也既錯會這個。定又錯會德山道。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德山便打。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爲甚打某甲。山云。你是甚處人。僧云。新羅人。山云

未蹋船舷。好與三十棒。後來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圓明云。大小德山。龍頭蛇尾。雪竇拈云。二老宿雖善裁長補短。捨重從輕。要見德山亦未可。何故。德山大似握閫外威權。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衆中商量道。某甲話也未問。便好打。德山不打。却又問你是甚處人這裏便是話作兩橛。龍頭蛇尾處。且喜沒交涉。又道這僧若是作家。纔見他問你是甚處人。便好掀倒禪牀。他既不能。却被德山道未蹋船舷。好與三十棒。這裏是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劒。所以雪竇云。要識新羅僧麼。只是撞著露柱底瞎漢。且喜沒交涉。叅禪若是恁麼地會得時。更不消悟也。聰明靈利底。一時隨語生解。解註將去。便了。我且問你。恁麼解註得一時有下落了。生死到來。却如何支遣。而今分明向你道這些閑言長語。便是出生死底徑路。你莫去徑路上栽荊棘。掘矢窖。或若有個衲僧出來道。和尚現在這裏栽荊棘掘矢窖也不是。却作麼祇對。山僧有個推托處。且如何推托。聽取一偈（偈頌秦國不錄）喝一喝。下座。

示衆云。古人道。大智無分別。大用無理事。如月印千江。似波隨衆水。且那個是無分別底大智。那個是無理事底大用。莫是問一答十。辯瀉懸河是大智麼。莫是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掀倒禪牀。喝散大衆。攔

腮贈掌。拂袖便行。擬議思量。劈口便摑之類是大智麼。若作這般見解。莫道我是衲僧。便做他衲僧門下提破草鞋。掌骨董袋底奴子也未得在。善知識實證實悟。而大法不明。爲人時未免以自證自悟處指似人。瞎却人眼。況無證悟。學語之流。瞎人眼不在言也此事大難。沒量大人。到這裏無插足處。你小根無知魔子輩。如何敢造次開大口。你試靜處坐地。微細揣摩。你方寸裏還實到不疑之地也未。若實未到。我却賞你放得過。把得定。不受人走作。這般底喚作地獄滓。十方施主。一粒米。一莖菜。將來供給你。只要你道業成就。同趣佛乘。求異世他生福報。道業不成。如何

消得。你諸人决欲繼紹此個門風。直須心境一如。方有少分相應。你莫見我說恁麽事。便閉目藏睛。作死模樣。硬差排心與境一如。這個儘你伎倆如何差排。你要得眞個心境一如麽。直須啐地折嚗地斷。拈却髑髏裏作妄想底。將第八識斷一刀。自然不著差排。你不見巖頭和尚有言。纔有所重便成窠臼。你諸人一生在叢林參尋此事。無所得者。不在言也。其間多有頭白齒黃坐在窠臼裏。一生出頭不得。都不知非。向古人言句上得些滋味者。以奇言妙句爲窠臼。於經教中聲名句義上得滋味者。以經教爲窠臼。於古人公案上得滋味者。以古人問答代語別語抑揚語褒貶語爲窠臼。於心性上得滋味者。以三界惟心萬法惟識爲窠臼。於寂默無言無說處得滋味者。以閉目藏睛威音那畔坐在黑山下鬼窟裏不動爲窠臼。於日用動轉施爲處得滋味者。以揚眉瞬目舉覺提撕爲窠臼。謂法不在言語上。不在情識上。不在舉動施爲處錯認業識爲佛性。於此得滋味者。以擊石火閃電光爲窠臼。如上所說。皆於得滋味處有所重。若無大丈夫氣槩。退步知非。卽以所重處便作奇特想。玄妙想。安隱想。究竟想。解脫想。作如是等想者。佛出世亦不奈何。教中謂之癡瞎慼。何以故。爲你癡故執邪爲正。爲你瞎故。墮在所重處。不能動轉。若於心無所起。於法無所著。則無所重。無所重則自然赤骨力地。無欲無依。於法自在。你卽今便要恁麽相應亦不難。但於心平等。無所染著。如何是染著。作衆生想。佛想。世間想。出世間想。求出離想。求佛智想。皆名染著。你但向欲起未起時猛著精彩。一躍跳出來。此心則然獨脫。纔覺恁麽便轉向上面去。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得到恁麽田地。亦不得承領著。若承領著則有所重。纔有所重。此心卽滲漏矣。只名滲漏心。不名平等心。謂平等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這個道理。惟證者方知。諸人若未證。直須證取。證得了。方得名爲眞出家兒。若心不證。向心外取證。此名出家外道。不堪爲種草。此心廣大無分劑。無邊表。塵沙諸佛成等正覺。山河大地。萬象森羅。皆不出此心。此心能與一切安名立字。一切與伊安名立字不得。故諸佛諸祖不得已。隨你顚倒著個名字。喚作眞如佛性。菩提涅槃。强立種種差別異號。爲你衆生界中。見解偏枯。有種種差別。故立此差別名號。令汝於差別處識取此無差別底心。非是此心有差別也。所以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你若實證實悟。有何差別。你若不悟。求奇特解會。不實證實悟。不悟此心決定是佛。只此卽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佛言。欲以譬喻而顯示。終

無有喻能喻此。說個廣大。已是限量他了也。況以限量心。欲入此廣大境界。縱然入得。如持蠡酌海。一蠡縱滿。能得幾何。然只這蠡中之水。未入蠡時。即是無限量底水。為你境界只如此大。生滿足想。故此無限量境界。亦隨你器量滿足。非是大海水只有許多。故佛有言。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蝱及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此水喻心。蚊蝱阿修羅喻大小差別。此心體上。本無若干差別。汝但不起諸見。識取此心。種種差別。亦自識得矣。先聖尚不許執此心為實。心外更有什麼實底物。為你作障難。我今拖泥帶水。亦是不得已。為提獎嬌兒。撫憐愛子。老婆心切。故牽枝引蔓。你莫記我說底。便以為是。今日恁麼說。明日又却不恁麼說。你纔恁麼。我却不恁麼。你不恁麼時。我却恁麼。你向那頭尋我任處。只我亦自不知任處。他人又如何尋得。這個是活底門戶。死却現行。方可入作。而今學人將少分精進。禮佛持誦。戒身口意。以為資糧。希求證取。有什麼交涉。大似癡人埋頭向西走。欲取東邊物。轉走轉背。轉急轉遲。此是無為無漏無功用大法門。若起纖毫取證心。則背馳矣。如何欲憑些小有為功行。便擬希求。所以古人見得太近。故云我坐地看你究取。又云我立地看你究取。即不曾教你起模畫樣。積功累德。希望成道。縱你希望得成。纔成即壞。徒自疲勞。你莫見恁麼道了。便擬無因果作地獄業。以平常無事。喚作無佛法知見。饑來喫飯。困來打眠。以此為無修證。以此為無功用。且莫錯會好。荷擔此事。也須是個渾鋼打就。生鐵鑄成底漢始得。豈容你小根小器造次承當。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後得大愚點破。忽然大悟。不覺失聲云。噁。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云。你適來覔有過無過。而今却言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個什麼。便恁麼道。臨濟於大愚肋下築兩築。愚遂拓開云。汝師黃檗。非干我事。你諸人參禪。還得恁麼也未。雲庵和尚頌云。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又頌臨濟悟旨云。便言黃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自乖。脅下兩拳明有信。不從黃檗付將來。又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據這兩個老漢頌。便可承嗣臨濟。作他兒孫。真不忝竊。古來幸有恁麼體格。如何略不著些眼腦看。是個甚麼道理。此事如青天白日。有甚麼遮障。諸方有奇特差別。海蠡見禪。曲曲折折。此語又是討他那語。又是識破。這語又是不上他鉤線。不入他圈繢。這語又是偏正回互。這語又是尊堂有諱。不敢擡頭。又有一種以楞嚴宗鏡龍濟偈語。所說眼見耳聞無

非是心。更非別法。引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之類、爲證。謂之脚跟下事。謂之基趾。謂之綿密地。你不妨會得好。若恁麼會。豈不是認物爲心、旣是你心。又要認他作麼。又有一種。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逐句解說。以傳燈廣燈。祖師言句、各分門類、以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現。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咸是妙明眞心中物之類、配爲體中玄。函蓋乾坤句。以三脚驢子弄蹄行。鋸解秤錘。火裏蝍蟟吞大蟲。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東山水上行。北斗裏藏身。凡語言注解不得處。便道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如此之類、謂之句中玄。截斷衆流句。如踢著秤錘硬似鐵。踢破草鞋赤脚走。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山是山水是水。行但行坐但坐。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如此之類、謂之玄中玄。隨波逐浪句。豈不見汾陽和尚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此老子明明爲你指出臨濟骨髓。却來逐句下解注、謂三玄三要事難分。是總頌得意忘言道易親。是體中玄。一句明明該萬象。是句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是玄中玄。此是前輩中負大名望。有眞實悟處。而大法不明。無師承。杜撰如此。瞎衆生眼。其餘稗販之流。不在言也。想汾陽老人。未肯點頭在。分明向你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恁麼道了。更將鉢盂安柄。莫道你負大名。具大辯才。有大智慧。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作這般去就。政好捉來活埋。免致教壞人家男女。一盲引衆盲。問著三要。却注解不得。便將同德山托鉢。巖頭末後句。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隨燒畬。趙州勘婆子。勘庵主。睦州擔板。陳操尚書勘僧。玄沙敢保老兄未徹。在洞山道卽太煞道。只道得八成。達磨隻履西歸。如此之類、皆謂之末後句。便引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謂之我爲法王。於法自在。任你學者。逞盡神通。呈盡伎倆。我只一向把住。不許你。謂之牢關。直待舉立僧住院。寄室口耳傳授。如斯之類。自毀正因。返行魔說。又有一種道。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隨燒畬。趙州勘婆子。勘庵主之類。謂之建立門庭。本無恁麼事。貴要羅籠學者。又有一種。以偏正回互爲宗旨。如洞山與雲居過水次。洞山問水深多少。云不濕。山云麤人。雲居却問水深多少。云不乾。謂水諱濕而當頭道濕。不能回互。謂之麤人。雲居却云不濕。是觸諱而不能回互。洞山道不乾。乃有語中無語。何謂有語。不乾是。

何謂無語。不乾是。不乾乃是濕。是活語。能回互不觸諱故也。又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兒爲威音那畔。父母未生。空劫以前。混沌未分事。謂之正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底。又不得犯著黑字。犯著黑字。卽觸諱矣。更引洞山頌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三更。三更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言三更初夜月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諱。以兩分白一分黑圈兒爲偏中正。却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犯白底消息。云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失曉與古鏡。是能回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蓋失曉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是暗中之明。老婆頭白。不說白而言老婆。白在其中矣。能回互白字故也。又說正中來。須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或云出塵埃。謂凡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妙了也。無不從正位中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妙挾通宗。凡一位皆具此五事。如掌之五指。無少無剩。兼中至。謂兼黑兼白兼偏兼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至別業。乃在途爲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兼中到。謂兼前四位皆妙挾而歸正位。謂之折合歸來炭裏坐。亦是說黑處而回互黑字。不道黑而言炭。或者又謂曹山有言。正位者卽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卽色界也。內有種

種諸雜萬象。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理就事。兼帶者。卽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無正無偏。故云虛玄要道。無著眞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須是審詳辨明。當體。又說五位皆三字成句。偏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中卽正位也。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耶。又引浮山作大陽眞讚曰。黑狗爛銀蹄。自注云。此語正位中有偏位。黑狗是正位。爛銀蹄是偏位。白象崑崙騎。自注云。此語偏位中有正位。於斯二無礙。自注云。此語不墮有無二邊。所以洞山云。不落有無誰敢和。木馬火中嘶。自注云。妙挾然雖妙挾而虛玄唱道也。似這般說話。須教你燒頂煉臂。發誓願。不得妄傳。然後分付。亦謂之末後句。師舉了。遂彈指云。好掩彩底禪。若是皮下有點血底。還肯喫這般茶飯麼。我且問你。臘月三十日。四大和將解散。平昔記持學得底。還回互得麼。回互時還著意也無。當恁麼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旣回互不得。定撞入驢胎馬腹中。隨業受報。當此時欲觸諱作粗人亦不可得。況能敵他生死耶。又有商量洞山示衆云。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問。如何是向。山云。喫飯時作麼生。如何是奉。云。背時作麼生。如何是功。云。放下鉏頭時作

麽生。如何是共功。云不得色。如何是功功。云不共。向時作麽生。謂趣向此事。答曰。喫飯時作麽生。謂此事不可喫飯時無有功勳而間斷也。奉時作麽生。奉乃承奉也。如人奉尊長。先致敬而後承奉。向乃功勳之所立。纔向即有承奉之義。答曰。背時作麽生。謂此事無間斷。奉時既爾。而背時亦然。言背即奉之義。蓋奉背皆功勳也。功時作麽生。功即用也。答曰。放下鉏頭時作麽生。把鉏頭是用。放下鉏頭是無用。洞山之意。謂用與無用皆功勳也。亦是無間斷之義。共功時作麽生。謂法與境敵。答曰。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時是顯個無用底。無用即用也。若作一色。即

是十成死語。洞山宗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色。乃活語也。功功時作麽生。謂法與境皆空。謂之無功用大解脫。故曰不共。乃無法可共。不共之義。全歸功勳邊。如法界事事無礙是也。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所以夾山道此間無老僧。目前無闍黎是也。如此之說。皆趣向承奉於日用四威儀內成就。世出世間無不周旋。謂之功勳五位。你道他古人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此。有甚奇特。只是口傳心授底葛藤。既不如是。且古人意畢竟作麽生。妙喜為你下個注脚。也要諸方點檢。不見汾陽道面目見在。一任揀取。故淨名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又道楞嚴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

亦緣。古人一言半句。雖是垂慈。皆在未搆已前著到。如三玄三要。四種料揀。十智同真。亦是這個道理。妙喜恁麽道。不是貶剝諸方。且要個中人辨明緇素而已。又有一種。也不在言語上。也不在古人公案上。也不在心性上。也不在玄妙上。也不在有無得失邊。如火相似。觸著便燒。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信手拈來。超今越古。一句來一句去。末後多一句便是。得便宜似這般底。只是弄個業識癡困。便謂無因果無報應。亦無人亦無佛。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如此之流。正是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也

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功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麽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為甚麽出得女子定。云與女子有緣。下語云。寃有頭。債有主。又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不得。罔明無意。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成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為甚麽出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為甚麽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於作入定勢。又作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尚饗。拂袖之類。冷地看來。慚惶殺人。又芭蕉云。

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商量云。你若是這般人。我與你說這般話。謂之與。你拄杖子。你不是這般人。我當面換却你眼睛。謂之奪。却你拄杖子。下語云。量才補職。又云。看樓打樓。又有商量道。有無與奪。是揄縱學者。似恁見解。如麻似粟。如上所說。皆口傳心授。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非惟自謗。亦乃謗他古人。此是諸方學得底海蠡見禪。諸上座。還信得及麼。不見道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識取鈎頭意。莫認定盤星。我這裏是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臟。差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縫罅。不是強為。法本如是。諸上座。光陰可惜。各各趁色力強健。猛著精神了取。莫愛他奇特奇特處賺悞人。雜毒在心識裏。他時後日莫道得力。只死時也死得不瞥脫。更說甚麼敵他生死。世間無明煩惱。却有限量。一念識破。則當體寂滅惡知惡見。法塵煩惱。無限量。能障道眼。使得你心識晝夜不停。謗佛法僧。造地獄業。雖是善因。返招惡果果有智慧大丈夫漢。方識得破。不被他作惱。不見雲門大師有言。盡乾坤一時將來著你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摑。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個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這裏明得。若向衲僧門下。好椎腳折。若是個人。聞說道甚

麼處有老宿出世。便好驀面唾。汗我耳目。你若不是個手腳。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又不見羅山和尚有言。玄門無法。不立紀綱。若欲討尋。聲前看取。諸佛子。真心無定。真智無邊。我若縱這兩片皮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鈎鎖連環。相續不斷。亦不借他人氣力。此是人人分上各自具足底事。添些子不得。減些子不得。佛祖得之。喚作大解脫法門。衆生失之。喚作塵勞煩惱。然得亦不曾得。失亦不曾失。得失在人。不在法。故祖師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見前。莫存順逆。你禪和家個個念得。還曾略著意理會麼。祖師安個名字。謂之信心銘。只要諸人信此廣大寂滅妙心。決定不從人得。故中間有言・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又云。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又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你但信此一心之法。不可取。不可捨。便好向這裏放身命。若放不得。是你根性遲鈍。臘月三十日不要錯怪老漢。時熱久立。喝一喝。下座。（到雪峯普說。有云。如今諸方多少錯商量。學家既眼不明。出來伸一問。禪牀上瞎漢。將合頭語祇對。便道扶過斷橋水。伴歸明月村。一句來。一句去。道我答得玄。答得妙。學者不識好惡。望向皮袋裏將去。到處合。合得著。則倒來印可宗師。合不著。便將這般不材不淨蘊在胸襟。輕薄好人。作地獄業。又錢計議。請普說。有云。這些子藥頭。不問雲門下。臨濟下。曹洞下。溈仰下。大法若不明。各宗其宗）

各師其師。各父其父。各子其子。只管理會宗旨熱大不緊老漢在衆中時。常請益一尊宿。禪門中說有語中無語。無語中有語。尊宿爲我引證云。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喚這個作有語中無語。又喚作無語中有語。如何是有語中無語路逢死蛇莫打殺。如何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只這一句便具此兩義。路逢死蛇莫打殺。是無語中有語。無底籃子盛將歸。乃是有語中無語。謂旣是死蛇。更不消打殺。又云。如何是同中有異。鷺鷥立雪非同色。如何是異中有同。明月蘆花不似他。我如此說時。你便會得了。却濟得甚麽事。這般底不要學。大法明後。擧一絲毫便一時會得。

又示黃伯成云。古人入門便棒便喝。推恐學者承當不性燥。況切切相爲說事說理說玄說妙。草裏輥耶。近年以來。此道衰微。據高座爲人師者。只以古人公案。或褒或貶。或密室傳授爲禪道者。或以默然無言爲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爲禪道者。或以眼見耳聞擧覺提撕爲禪道者。或以猖狂妄行擊石火閃電光擧了便會了一切撥無爲禪道者。如此等既非。却那個是著實處。若有著實處。則與此等何異。其眼者擧起便知。不許指斥邪解。瞥語而若有著實處。則與此等何異。又最警策也。無厭葛藤。

被機

泉州教忠彌光禪師。初依圜悟。次謁佛心。旣謁師。師問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擧一二看。光擧佛心拈普化公案曰。佛心即不然。總不恁麽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師曰。汝意如何。光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注脚。師曰。此正是以病爲法。光毅然無信可意。師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旬。忽憶海印信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恍然無滯。趨告師。師以擧道者見瑯琊及玄沙未徹語詰之。光對已。師曰雖進得一步。秖是不著所在。如人斫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

談禪者。見處總如此。何益於事。其楊岐正傳。三四人而已。光慍而去。翌日。師問。汝還疑否。光曰。無可疑者。師曰。秖如古人相見。未開口時。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師令究有句無句。師過雲門庵。光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師曰。汝病最僻。世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能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因益疑。後入室。師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師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即大悟。師撾鼓告衆曰。龜毛拾得笑哈哈。一擊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頌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

福州西禪鼎需禪師。幼擧進士。年二十五。偶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出家。母以親迎在期難之。需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侶。竟依保壽樂爲比丘。一錫湖湘。徧叅名宿。結庵於羌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佛心才挽出首衆於大乘。特問學者即心即佛因緣。師方庵于洋嶼。光公與需友善。因謂曰菴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欸。需不答。光以計要之至。會師方爲衆入室。需隨衆在列。師問即心即佛話作麽生會。需下語。師詬曰。你見解如此。敢爲人師耶。

鳴鼓普說。訐其平生珍重處。悉排爲邪解。需自惟繆戾。涕淚交頤。默計曰。我之所得。既非。則西來不傳之旨。果如何哉。一日師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師拈竹篦劈脊連打。需於是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師又打一下。需禮拜。師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印之以偈。　玉泉曇懿禪師。與育王遵璞禪師偕叅圓悟。自謂不疑。懿出世莆之祥雲。璞佐之。法席頗盛。師入閩。知其所見未穩。恐誤眾。致書令來。懿猶豫。師小叅痛斥其非。懿乃破夏來見。師鞫其所證。曰。汝恁麼見解。敢承嗣圓悟老人耶。懿歸。遂退院。偕璞同依師席。一日師問璞。三聖與

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個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璞於師膝上打一拳。師曰。你這一拳爲興化出氣。爲三聖出氣。速道速道。璞擬議。師劈脊與一棒。且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又一日聽別僧入室。師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甚麼。睦州見僧入門便道現成公案放汝三十棒。這四個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師曰。劄。僧擬議。師便喝出。璞聞忽有省。懿一日入室。師問。我要個不會禪底做國師。懿曰。我做得國師去也。師喝出。久之。師詰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悟處。不在指頭上。懿亦有省。　開善道謙禪師。初依圓悟。既從師庵居泉南。及師領徑山。令謙往長沙通紫巖居士書。謙自謂我叅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復廢歲月。意欲無往。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叅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謙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叅禪殊無得力處。今又途中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曰。你但將諸方叅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底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謙曰。五件何事。元曰。著衣喫飯。屙矢放尿。馳個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領旨。及謙通書歸。師於半山亭望見便曰。這漢和骨頭都換了也。謙開曰老漢驗

人處。應不讓釋迦。（謙示眾有日。時光易過。且緊緊做工夫。別無工夫。但放下便是。只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真正徑截工夫。若別有工夫。盡是癡狂外邊走。山僧尋常道。行住坐臥決定不是見聞覺知。決定不是思量分別。決定不是語言問答。決定不是試絕卻此四個路頭看。若不絕決定不悟。此四個路頭若絕。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云無。如何是佛。雲門道乾矢橛。管取呵呵大笑。瑩仲溫極賞此語。）　薦福悟本禪師。久依師不見印可。遂欲發去。師語之曰。汝但專意叅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我已識也。既而有聞本入室。故謂之曰。本侍者叅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個不會。本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由茲益銳志叅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頓悟。後三日。師歸自郡

城本趨丈室。足纔越閫。未及吐詞。師遽曰本鬍子。這回方是徹頭。本尋過謙公于建陽庵中。謙適舉保寧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謙復曰我愛他道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到。若他古人得了。等閑拈出來。自然抓著人癢處。本曰因甚麼却道最苦瞿曇那一通。謙曰。你未生時。吾已三度著山廟裏退牙了也。於是相顧大笑。其友朋琢磨之益。蓋如印圈契約之無差。至於會心默然。可使後世想望風采。（唐中舍文若。於道自謂有所入。每聞僧言師有未諦。已前之驗。未之信。師自梅還時募于舟次見師。師見便曰莫是子西之後否。唐曰家大人也。師曰尊翁在無盡第。相從甚久。不如公有個無師自得底道理。但未喫得徑山手裏竹篦在。唐俛首感嘆。炷香致敬。連橋而之鄂渚勤扣請焉。）

育王佛照德光禪師。初依光化吉禪師。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光罔措。遂致疑逾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腳在。拈棒劈脊便打出。光於是有省。既謁諸名宿。終不自肯。適師領育王。光依法席。師室中問光。與作竹篦則觸。不與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師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

雁山能仁祖元禪師。初謁雪峰預佛心才。皆已契機。及依師於雲門庵

夜坐次。睹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麼。十五年前奇特。依前祇是這個。師以偈印之曰。萬仞崖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饑飡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

蔣山善直禪師。初叅師于回雁峰下。一日師問之曰。上座甚處人。直曰安州人師曰。我聞你安州人會廝撲。是否。直便作相撲勢。師曰。湖南人喫魚。因甚湖北人著鯁。直打筋斗而出。師曰。誰知冷灰裏有粒豆爆。

平江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蘇公頌之孫女。年三十許。謝世緣而徧叅名宿。正信已具。及師住徑山。總依結夏。聞師陞堂舉藥山叅石頭馬祖語。豁然頓徹。師下座。馮濟川隨師至方丈曰。某理會得適來和尚所舉公案。師曰居士如何。川曰。恁麼也不得。蘇嚧娑婆訶。不恁麼也不得。悉哩娑婆訶。恁麼不恁麼總不得。蘇嚧悉哩娑婆訶。師舉似總。總曰。曾見郭象註莊子。識者謂却是莊子註郭象。師見總語異。因舉嚴頭婆子話問之。總答偈曰。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雲山水月俱抛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師休去。川疑總所悟未實後過無錫。招至舟中。問曰。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秖這一個也不消得。便棄水中。大慧老師言道人。理會得。如何理會。總曰。已上供通。並是詣實。川大驚。一

日師挂牌次總入室師問古人不出方丈爲甚麼却去莊上喫油餈總曰和尚放妙總過妙總方敢通個消息師曰我放你過你試道看總曰妙總亦放和尚過師曰爭奈油餈何總喝一喝而出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未第時則心慕楊文公呂微仲之學訪寶印明問入道之要明曰此事惟念念不捨久久純熟時節到來自然證入復舉柏樹子話令時時提撕公久之無省辭謁善權清公問此事人人有分個個圓成是否清曰然公曰爲甚麼某無個入處清於袖中出數珠示之曰此是誰底公俛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則拈取去纔涉思惟則不是汝底公悚然未

幾留蘇氏館一夕如厠正提柏樹子話聞蛙聲釋然契入述偈曰春天月夜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恁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禪林類聚云公謁胡文定公問修己治心之道胡曰公但熟讀孟子將他言仁義處類作一處看一日如厠因思惻隱之心乃仁之端忽聞蛙鳴聒然有省不覺自舉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不覺大笑汗下被體遂述偈同上錄以傳異）屆明謁法印一公機語頗契適私忌就明靜庵供雲水王僧惟尚纔見乃展手公便喝尚批公頰公趨前尚曰張學錄何得謗大般若公曰某見處秖如此和尚又作麼生尚舉馬祖陞堂百丈卷席話詰之叙語未終公推倒桌子尚大呼張學錄殺人公躍起問旁僧曰汝又作麼生僧罔措公毆之顧尚曰祖禰不了

殃及兒孫尚大笑公呈偈曰卷席因緣也大奇諸方聞舉盡攢眉臺盤趯倒人星散直漢從來不受欺紹興癸丑魁多士復謁尚于東庵尚曰浮山圓鑑云饒你入得汾陽室始到浮山門亦未見老僧在公作麼生公叱侍僧曰何不祇對僧罔措公打僧一掌曰蝦蟇窟裏果沒蛟龍公一日訪規首座纔相見規便問承聞學士因蛙鳴有個入處是否公曰那裏得這消息來規云現成公案諱作甚麼公厲聲云火發也規顧視旁僧公云燒到你脚跟也規云將謂你有長處元來只在這裏又一日同規圍爐坐次規舉拈火抄云不得喚作火抄畢竟喚作甚麼公乃掣火抄踢倒

湯瓶而出師董徑山有傳師語要至公公閱而歎曰是知宗門有人恨不一見逮庚申造徑山一日與馮濟川諸君議及格物師曰公秖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公茫然師大笑公曰師能開諭乎師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叛者其人先爲閬守有畫象在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擊其首時閬守在陝西首忽墮地公頓領微旨題不動軒壁曰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師肯之又一日問曰前輩既得了何故復理會臨濟四料揀則甚議論師曰公之所見秖可入佛不可入魔豈可不從料揀中去耶公遂舉克符問臨濟至人境兩俱奪不

覺欣然師曰余則不然。公曰。師意如何。師曰。打破蔡州城。殺却吳元濟。公于言下得大自在。嘗曰。某毎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開或與聯輿接席。登高山之上。或緩步徐行。入深水之中。非出常情之流。莫知吾二人落處。某丁未後大事。實在老人處。此瓣香不敢孤負他也。辛酉公丁父憂過徑山飯僧。秉鈞者諷公與師議及朝政。遂竄師于衡陽。公服除。安置南安。丙子春放還。道次新淦。而師適至。相見惟劇談宗旨。未嘗一言及往事。時公甥于憲侍次。公令甥拜師。憲曰。素不拜僧。公曰。汝試扣之。憲遂舉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以問。師曰。凡人既不知本命元辰下落處。又要牽好人入火坑。如何聖賢於打頭一著不鑿破。憲曰。吾師能爲聖賢鑿破否。師曰。天命之謂性。便是淸淨法身。率性之謂道。便是圓滿報身。修道之謂教。便是千百億化身。公頷憲曰。子拜何辭。公與三川道人。論不愁念起惟怕覺遲。公頌曰。念是賊子。覺是賊魁。捉殺賊魁賊子何歸。堂堂大路。惟吾獨之。越南燕北。遼東隴西。撒手便到。何慮何疑。神劍在山。鍔冷光寒。魑魅魍魎莫之敢干。此名眞覺。秦時𨍏轢。師賡曰。說覺說念。翻背作面。無念無覺。何處摸索。起是誰起。覺是誰覺。豁開戶牖。太虛遼廓。撒手前行。不顧人。秦時𨍏轢何時

作。公後設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曰供其二。回食以飯緇流。又嘗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盃悉爲乳。公述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隔。倘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亦現。佛子若或生狐疑。試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消氷。汝今微有疑與惑。鷄子便到新羅國。

叅政李邴居士。字漢老。醉心祖道有年。聞師排默照爲邪禪。心疑且怒。過師觀聽値師方示衆。舉趙州栢樹子話。垂語曰。庭前栢樹子。今日重新舉。打破趙州關。特地尋言語。敢問大衆。旣是打破趙州關。爲甚麼特地尋言語。良久曰。當初秖道茆長短。燒了方知地不平。士忽領悟。謂師曰。無老師後語。幾蹉過此生。（後有書與師咨詢。錄于前。）士病將革。以偈寄教忠彌光禪師曰。曩歲曾經度厄津。深將法力荷雲門。如今稍覺神明復。擬欲酬師不報恩。光公答曰。胡牀穩坐已通津。何處還尋不二門。八苦起時全體現不知誰解報深恩。士得其報。閱能而逝。其處生死之大變。泊然不變。而言神明還復。可見平昔矣。

履略

師三十七歲而悟道。庵居者十餘年。及主徑山。法席之盛。冠於一時。旣以子韶與當路相左。貶於衡陽者十年。復移梅陽五年。梅乃瘴癘之地。非人所居。而緇衲奔湊。憧憧不絕。歸領育王二年。復領徑山四年。退老於明月堂三年。隆興元年。癸未七月十二日。示疾。十四日。有大星隕于寢室之後。流光有聲。八月九日。訓勉四衆曰。吾翌日行矣。至五鼓親書遺奏及紫巖居士書。侍僧了賢請偈。師厲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援筆曰。生也恁麼。死也恁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大。擲筆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塔全身于明月堂之側。語錄八十卷。隨大藏流行。（年譜作六十卷年譜所載書問法語普說之目。今藏本多不具。不知此三函若何人所節畧。續燈謂從師得法如鼎需思嶽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冲密等九人。皆契悟廣大。先師而沒。語錄世不覩全本。弟子之超卓者又蚤世。不使久開法。俾法嗣廣布。爲人天眼。甚哉末法之可悲也。）

海幢常住募

各山師僧同捐衣鉢重梓

旹

乾隆十年歲次乙丑自恣日板藏本山經坊

指月錄卷之三十二 終

助刻師僧名目

尊卑戒臘未詳姑據所題而列

客深禪宿	拾兩	定宗禪師	拾兩壹錢
具五禪師	拾兩	自樂禪師	拾兩
念四大師	伍兩	見空禪師	伍兩
本然禪師	伍兩	文徹禪師	伍兩
燦容禪師	叁兩	德宗大師	貳兩
全機大師	貳兩	堅五禪師	貳兩
愼修禪師	壹兩伍錢	定顯禪師	壹兩貳錢
悟眞大師	壹兩	定悟禪師	壹兩
宗傳禪師	壹兩	巖雲禪師	壹兩
涵秋禪師	壹兩		
傳福師太	拾兩	傳持師太	拾兩
果聞禪師	拾兩	果結禪師	拾兩
與杓禪師	拾兩	心藏禪師	伍兩
法蔭禪師	貳兩		
雷峰常住	拾兩	海幢常住	貳拾兩

校譌

卷三十一

三葉第五行八（舊本作四從大慧年譜改正）○三十五葉第十三行得（是）誤作○四十三葉第十三行厭（患）誤作○第十六行這（覷）誤作○第十七行會（位）誤作○五十葉第七行事（是）誤作

卷三十二

十二葉第六行便（使）誤作○四十一葉第九行什（恁）誤作

音釋

卷三十一之三十二

頰（古洽切音甲面兩旁也）珵（直貞切音澄美玉也）劊（古外切音膾斷也）劅（同尚）鮎（魚占切音黏魚名）駁（伯各切音博馬色不純）孜（津私切音咨勤也）矻（苦骨切音窟勞極也）溽（而六切音肉溼熱也）謎（彌計切音寐隱語）牸（疾二切音字牝牛）稊（杜兮切音題稭草）

稗（薄邁切音敗草似稊）[illegible]（都合切擔入聲皮瘦寬貌）[illegible]（音鵰目汁凝也）黠（胡八切音轄堅黑也）窖（居效切音教地藏也）蠡（良以切音里蚌屬）辴（丑忍切嗔上聲大笑貌）鍔（逆各切音諤鋒稜）魈（先彫切音宵山魈獨足鬼也）賡（古衡切音耕續也）憧（昌中切音充意不定也又行不絕貌）

序

天下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有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者其可以言傳者理之顯焉者也人得而指焉者也其不可以言傳者理之微焉者也人莫得而指焉者也其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者其理至顯至微若近而遠若淺而深將指以爲有不知於何而見以爲有將指以爲無不知於何而見以爲無嗟乎難言之矣余少涉獵經史竊慨夫聖賢之言洋洋灑灑炳炳麟麟若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何人不可見亦何人不可指也至其微言妙義心解神會則多在語言文字之外嗟乎是又烏可得而指耶至於竺氏之言余固未嘗涉其津涘顧安所識其隻言片句遂足以照耀今古哉苟舍吾儒精實之理而浸淫於彼虛無寂滅之宗是猶舍康莊而蹶足於羊腸九折之坂也不已僻乎吳門聶子樂讀者研窮經史復沈酣於宗門家言繼瞿公幻寄指月錄緝宋南渡後上下五百餘年宗乘微言鉤索源流詳核世派彙爲一書名續指月噫嘻聶子之志可爲勤矣七八年前聶子郵是編示予曰佛祖慧命不絕如綫二派五宗法輪所寄願吾子爲我了此弘願余初不暇省然竊笑所好之僻而志之勤也去春來邗吳菑次先生介而造余曰吾得夢徵此書必待子而成得毋非夙因乎余矍然起曰有是哉子之好誠僻矣余何敢辭復有鍾山劉覺岸先生秦郵孫孝則先生參互考訂於是廣募檀施鳩工庀梓亟爲刊布第吾聞竺氏之學以一絲不掛爲上乘萬慮皆空爲絕德不立文字不下注脚如指月之後話月聽月皆以月爲喻嗟乎其可以言傳耶其不可以言傳耶其可以言傳而究不可以言傳耶余皆不可得而指也後之覽者倘即以余之所以笑聶子者還以笑余也抑又何辭

康熙十九年正月上元日古歙弟江湘拜題於廣陵之文選樓

續指月錄序

魏公子無忌竊兵符椎殺晉鄙奪其兵救趙李光

竊爲大將。御史崔衆犯軍法。戮兵欲斬之。適中丞之命至。光竊曰。爲御史則斬御史。爲中丞則斬中丞。竟斬之。而後以聞。有如此膽力。方可以辨綱宗之絕續也。韓信在漢。爲治粟都尉。道亡。蕭何追之。言之漢王。拜爲大將。一軍皆驚。韓琦駐延安。有刺客入帳行刺。琦起坐。問曰。誰遣汝來攜吾首去。有如此識度。方可定綱宗之品位也。苻堅率兵百萬次於淮肥。謝玄入請。謝安了無懼容。曰。已別有旨。及玄破堅。安亦無喜色。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澶淵之役。寇準勸眞宗渡河。眞宗使人覘準何爲。方閉門縱僮僕飲博歌呼。契丹懼而請盟。有如此襟器。方可分綱宗之語句也。嗚呼。豈不難哉。近世魔外盛行。宗風衰落。盲棒瞎喝。予聖自雄。究其所學。下者目不識丁。高者不過攜指月錄一部而已。以此誑人。實以自誑。以此欺人。實以自欺。惟誑與欺。不可以爲人。而可以學道乎。不可以學道。而可以踞法王座。秉金剛劍。稱西來之嫡子。提如來之正印乎。故吾嘗以謂。習儒者不讀四庫七略之書。不覩經史典籍之大全。止以通鑑集要史斷史鈔爲

博古。遂自命曰通儒。猶之習禪者。不讀一大藏契經。不覩經論撰述之大全。止以指月錄一部爲談柄。遂自命曰善知識。皆自誑自欺者也。故使從上綱宗源遠流長如水歸壑者。固瞿子之功。使盲棒瞎喝一知半解如螢爝火者。亦瞿子之過也。或者曰。然則瞿子之續是錄也。功乎過乎。余應之曰。若瞿子則有功而無過者也。何以言之。前錄迄南宋隆興而止。隆興以後。三十八世之宗派。上下五百年之慧燈。茫然無所知也。若無續錄以續佛慧命。則絕續不辨。品位不定。語句不分。習禪之人。如瞽無相。安能如倮國泿朧。闇中嗅金哉。故曰瞿子有功而無過。且瞿子竭三十年血力。手胼足胝而爲此書。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范金鑄鼎而禦魑魅。如鵝王擇乳。無有遺餘。如波斯識寶。無有漏失。本隱以之顯。事半而功倍。吾故曰瞿子有功而無過也。或又曰。瞿子儒者也。而強與宗門之事。豈得爲無過歟。余應之曰。是則瞿子之過也。夫瞿子固儒者也。乃不辭呵斥。不顧詬厲。犯衆怒。攖大難。手胼足胝而爲此書。譬程嬰公孫杵臼之立孤。南嶽雲

雷萬春之捍賊。但欲使隆興以後。三十八世之宗派。上下五百年之慧燈。煥然明白。即遭明眼之呵斥。諸方之詬厲。亦怡然受之矣。況瞿子亦以爲叔夜之鍛。迺集之殿。婆娑跌宕於鑪鞴火蠟之間。而自啞其僻。聶子亦猶是耳。使是錄也。廣布叢林。流行法界。不識有如盤山所云。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乎。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嗚呼。豈不難哉。廣霞居士莆陽余懷撰於吳門之研山草堂

募刻續指月錄弁語

松陽老人東吳哲。斑毫譜出禪家牒。一花五葉自分明。如月得指指見月。近今復有三耳生。賦詩銘物多能聲。續成此錄在患難。猿檻雞籠渾不驚。我於禪宗兩不曉。展讀是書嘗了了。百川同自岷江來。泰華還借兒孫繞。側聞曹濟分兩宗。東西衆識還相攻。那知今人有頓漸。總在拈花一笑中。爰以此編告同志。大法流傳卅（音級）八世。螢分衆口不殊甘。穗結千畦均有利。願君同發歡喜心。琬琰鐫成益共深。不然爵從闇

中。視光生筆畫皆黃金

如是居士　吳綺園次氏　拜書

世間無上法。以佛爲總持。四十九年中。所在建道場。垂衍祕密諦。不獨顯文字。逮於東土祖。一葦渡海水。燈花燦五葉。分照諸方所。心心妙相印。歷劫無遺漏。公案千八百。彈指悉眞義。有不見月者。虞山揭其旨。繼席正徧知。瀰淪四天下。迄今卅七世。孰爲輯其成。吳門聶居士。親承大法寶。以我性慧根。應現光明藏。證明稽尊宿。徧參具眼人。考究不厭詳。鏤刻不厭工。功用詎易集。廣及衆信善。善哉轉輪王。匪伊異人任。六種成就益。允資大檀越。布在須黃金。雨花徵妙相。我實聞此語。天龍應聲諾。普願諸大德。同發歡喜心。

靈巖學人　范國祿汝受　拜撰

緣起

古人著一書。動關千古事。雖復歷艱虞。願力依然肇。所以成不朽。述作垂千禩。今人能法古。乃可云無愧。

禪源列五宗綿亘歷年紀宗宗傳不窮紛紛各樹幟譬之曾玄孫競言祖禰是誰爲溯源流俾勿相爭甚吾鄉翟先生指月標世次以彼居士心作爲平等視傳紀如列眉衣拂明次第西來祖庭燈庶幾勿墜地宋元以後禪續本罔與繼懸阻痛中斷聶子發長噫慨然續玆錄旁搜奮勞勩敘述闡微言提唱宏宗旨丁巳王正旦纂集伊維始揮毫龍象臨振筆獅猊萃閱夏復經秋刪輯罔知瘁前追隆杲禪三十八代止窮流幷溯源參訂籲有遺靈巖昔曾言玆書有緣起前編雙目生（開暨幻寄）後編三耳子（謂霖樂讀）耳目詮禪源人天共歡喜豈期書未成罡風生怖悸聶子謂無傷夙殃罔與致能以智慧力含忍且護持倉惶力疾書亟求遂初志嚙雪復呵冰裒稽忘寢食圜中放光明花雨繽紛墜事穉寧廣陵觀濤恣遊戲流通賴明公散金闡祕義如以薪傳火如以燈傳燧火窮薪不窮燈傳燧傳矣如以指見月見月不見指於指能得月見月即見指我本塵鞅人望道猶未至大哉聶子書研精復覃思千秋有定評玆因庶無昧

廣山海印學人　陳見龍　拜題

孫孝則先生書問

昨於西關佇覓僊舟竟不可得悵然久之正擬來朝發廣陵棹奉晤台從於旌忠乃接翰教欣然信未我遠也即戒輿人造謁大教盛使又謂駕鳧他適不獲相見不得不卻讀示編知老道翁爲佛祖慧命不惜眉毛良可讚歎敢以管見上佐高明者近日衲子家頗多偏見牙齒又復尖利吾輩必應使之帖然俛首乃圖天下太平如洞山近裔掀翻世派其持論未嘗不堅而濟上家各抱不平多有向弟嘵嘵者惟以蒼天蒼天一語答之竊見大編詳於世裔政可上接傳燈而編名指月顧名思義指月重在法要不在源流倘以世裔爲主則須鑿然闢之方塞其口否則貽之談柄道我輩於指月二字顢頇了也若據法要其間詳略異同首正尾正止須竿頭商酌矣及此棗梨初試或仍傳燈之名可乎惟高明喝正之弟雖同諸方草草往來初無所見若謂腳根隨人久無此心或以

點綴行墨。斷不敢落在誰家。蔣虎老不知於諸方亦有所向否。惟與弟晨夕間語，略見梗概。容書出另請法諦可也。文選樓艮昭不遠。不盡欲言。弟宗彝頓首

近閱浙中諸刻。掀翻世次。自相互異。識者悲之。孝則先生乃當代法門尊宿。來書諄諄以傳燈。世次爲重。甚合衆論。著錄苦心。文字禪永爲法護。諒佛祖龍天必同聲讚助云　濟陽江湘識

續指月錄總目

那羅延窟學人聶　先樂讀　編集
濟陽橙僊居士江　湘郢上　參訂
鍾山劉恩敬覺岸授稿
珠湖孫宗彝孝則論定

序
弁語
總目
凡例
倫紋考
卷之首
六祖下十六世語錄補遺集

臨濟宗

平江虎丘元淨禪師　潭州福巖文演禪師
衢州天寧梵思禪師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
紹興東山覺禪師　岳州佛炤覺禪師
平江寶華顯禪師　台州天封覺禪師
成都正法建禪師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
南康雲居宗振首座　祖氏覺庵道人
令人明室道人（已上十三人　昭覺勤嗣）
台州瑞巖佛燈禪師（淨因成嗣）
韶州南華知昺禪師　慶元蓬萊卿禪師
隆興泐潭擇明禪師　台州寶藏本禪師
吉州大中淸海禪師　漳州淨衆了燦禪師
隆興谷山海禪師（已上七人　太平懃嗣）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
溫州淨居尼溫禪師（已上二人　龍門遠嗣）
潭州大溈善果禪師（開福寧嗣）
潼川護聖居靜禪師　簡州南巖勝禪師
嘉州能仁紹悟禪師　彭州土溪言庵主

劍門南修道者（已上五人大隨靜嗣）
蘄州龍華高禪師（五祖自嗣）
饒州薦福擇崇禪師（黄龍逢嗣）
文定公胡草庵居士（上封秀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
福州鼓山僧洵禪師
福州鼓山祖珍禪師（已上三人上封才嗣）
慶元育王介諶禪師
安吉道場慧琳禪師
安吉道場居慧禪師
臨安顯寧圓智禪師
安吉烏回頁範禪師
溫州本寂文觀禪師（已上六人天寧卓嗣）
常德德山慧初禪師（黄龍覺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祖庵主嗣）
漣水萬壽普信禪師
平江慧日興道禪師
廣德光孝慈禪師（已上三人勝因靜嗣）
福州雪峰慧忠禪師（雪峰需嗣）
慶元蓬萊圓禪師（天童交嗣）
江州圓通守慧禪師
洪州黄龍觀禪師（已上二人圓通旻嗣）
揚州石塔禮禪師（明招慧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浮山興嗣）

湖南報慈湻禪師（祥符立嗣）
成都金繩文禪師（信相顯嗣）
曹洞宗
常州華藏慧祚禪師（淨慈暉嗣）
明州雪竇智鑑禪師（天童珏嗣）
泰州廣福道勤禪師（雪竇宗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善權智嗣）
雲門宗
密州鄫山寧禪師（雪竇明嗣）
臨安五雲悟禪師（淨慈昌嗣）
臨安中竺元妙禪師（發隱光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圓覺曇嗣）
荊門玉泉思達禪師（鉄鑪海嗣）
卷之一
六祖下十七世
臨濟宗
慶元天童曇華禪師（虎丘隆嗣）
泉州教忠彌光禪師
福州西禪鼎需禪師
福州東禪思嶽禪師
福州西禪守淨禪師
江州東林道顏禪師
慶元育王德光禪師

常州華藏宗演禪師　慶元天童淨全禪師
建寧開善道謙禪師　溫州枯木祖元禪師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　潭州大潙法寶禪師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
慶元育王遵璞禪師　眞州靈巖了性禪師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　潭州大潙景暈禪師
臨安靈隱了演禪師　泰州光孝致遠禪師
建康蔣山善直禪師　福州雪峰蘊聞禪師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　臨安靈隱道印禪師
建寧竹原宗元庵主　近禮侍者
溫州淨居尼道禪師　平江資壽尼總禪師
侍郎張九成居士　參政李邴居士
寶學劉彥修居士　提刑吳偉明居士
門司黃彥節居士
秦國夫人計氏（已上三十四人大慧杲嗣）
福州淸涼坦禪師　臨安淨慈師一禪師
安吉道場法全禪師　泉州延福慧升禪師
福州支提升禪師（已上五人育王裕嗣）

鎭江焦山師體禪師　台州國淸行機禪師
常州華藏智深禪師
參政錢端禮居士（已上四人護國元嗣）
慶元全庵齊已禪師　臨安靈隱道濟禪師
撫州疏山如本禪師　日本覺阿上人
內翰曾開居士
知府葛郯居士（已上六人靈隱遠嗣）
臨安逕山寶印禪師（華藏民嗣）
浩州鳳棲慧觀禪師（昭覺元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
常德文殊業禪師（已上二人文殊道嗣）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　台州萬年道閑禪師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
南康雲居圓禪師（已上四人雲居悟嗣）
成都信相戒修禪師
袁州普庵肅禪師（已上二人黃龍忠嗣）
隨州大洪祖證禪師　潭州大潙行禪師
荊門玉泉宗璉禪師　潭州道林淵禪師

隆興泐潭德諳禪師
常州宜興可封禪師
隆興野庵祖璿禪師
潭州石霜鑒禪師（已上八人大溈果嗣）
南康雲居德會禪師（石頭回嗣）
潭州慧遁濟旦禪師
澄州靈巖仲安禪師
成都正法灝禪師
成都昭覺辯禪師（已上四人佛性泰嗣）
平江覺報清禪師
安吉何山然首座（已上二人道場辨嗣）
義烏稠岩了贇禪師
侍制潘良貴居士（已上二人何山珣嗣）
漢州無爲守緣禪師（泐潭明嗣）
南康雲居德昇禪師
通州狼山溫禪師（已上二人竹庵珪嗣）
靑州靑原如禪師（白楊順嗣）
太平隱靜彥岑禪師
鄂州報恩成禪師（已上二人雲居如嗣）
遂寧西禪希秀禪師（西禪璉嗣）
饒州薦福休禪師
信州晦庵慧光禪師

眞州且庵守仁禪師（已上三人烏巨行嗣）
淨居尼法燈禪師（淨居溫嗣）
台州萬年曇貫禪師
南劍西巖宗回禪師
慶元天童了朴禪師
臨安龍華本禪師
高麗坦然國師
臨安東山吉禪師（已上六人育王諶嗣）
臨安靈隱道樞禪師（道場慧嗣）
悟初首座（光孝慜嗣）

曹洞宗

慶元天童如淨禪師（雪竇鑒嗣）
東谷光禪師（華藏祚嗣）

雲門宗

溫州光孝深禪師（中竺妙嗣）

卷之二

六祖下十八世

臨濟宗

天童密庵咸傑禪師
衢州光孝善登禪師
南書記
侍郎李浩居士
教授嚴康朝居士（已上五人天童華嗣）

泉州法石慧空禪師
臨安淨慈曇密禪師
吉安靑原禋禪師（已上三人敎忠光嗣）
荊州公安祖珠禪師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
臨安淨慈彥充禪師
婺州智者眞慈禪師
成都昭覺紹淵禪師
徽州簡上座（已上六人東林顏嗣）
福州鼓山安永禪師
溫州龍翔南雅禪師
福州天王志淸禪師
南劍安分庵主（已上四人西禪需嗣）
臨安靈隱之善禪師
臨安淨慈義雲禪師
臨安北磵居簡禪師
臨安徑山如琰禪師
福州東禪智觀禪師
湖州上方義銛禪師
臨安鐵牛印禪師
慶元育王宗印禪師
慶元育王師瑞禪師
慶元天童了派禪師
慶元天童師齊禪師
江州雲居梵琮禪師
慶元孤雲權禪師
石庵正玿禪師（已上十四人育王光嗣）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
臨安徑山德灊禪師
福州石庵知玿禪師（已上三人東禪撲嗣）

慶元育王妙堪禪師
臨安靈隱希叟禪師
幽州盤山思卓禪師
慶元雪竇處南禪師
福州雪峰了宗禪師
相國錢象祖居士（已上六人天童全嗣）
福州乾元宗穎禪師
興化華嚴雲禪師
福州中濟才禪師（已上三人西禪淨嗣）
湖州何山慧淸禪師（華藏演嗣）
仙州山吳十三道人（開善謙嗣）
如如居士顏丙（雪峯然嗣）
慶元育王從廓禪師（育王瑛嗣）
慶元天童達觀禪師
仰山簡庵淸禪師（已上二人淨慈一嗣）
常州華藏有權禪師（道場全嗣）
天童凝鈍智穎禪師（焦山體嗣）
鎭江金山道奇禪師（徑山印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雙林用嗣）
慶元徑山元聰禪師（雞峯光嗣）
平江萬壽月林禪師（大洪證嗣）

常德德山子涓禪師（大潙行嗣）

萬松壞衲大璉禪師（雲居會嗣）

溫州龍鳴賢禪師

潭州大潙鑑禪師

慶元瑞巖景蒙禪師

慶元雪庵瑾禪師（已上四人萬年貴嗣）

曹洞宗

襄州鹿門覺禪師（天童淨嗣）

卷之三

六祖下十九世

臨濟宗

夔州臥龍祖先禪師

靈隱松源崇嶽禪師

饒州薦福道生禪師

天童枯禪自鏡禪師

臨安淨慈慧光禪師

太平隨靜致柔禪師

靈隱笑庵了悟禪師

金陵蔣山慶如禪師

平江承天允韶禪師

學士張鎡居士（已上十人天童傑嗣）

吉安青原宗廣禪師（青原禋嗣）

淨慈晦翁悟明禪師（鼓山永嗣）

徑山藏叟善珍禪師

淨慈東叟仲頴禪師

吉安龍濟宗紹禪師（已上三人靈隱嵩嗣）

育王物初大觀禪師（北磵簡嗣）

淨慈偃溪廣聞禪師

靈隱大川普濟禪師

徑山淮海源肇禪師

婺州雙林石朋禪師

天童弁山阡禪師

平江虎丘曇禪師

龍溪文禪師

平江虎丘道源禪師

慶元大慈慧洪禪師

慶元壽國符禪師（已上十人徑山琰嗣）

湖州道場法升禪師

無極觀禪師（已上二人育王印嗣）

慶元瑞巖崇壽禪師（育王瑞嗣）

慶元無鏡徹禪師

癡峰宗禪師（已上二人天童派嗣）

饒州薦福燦禪師（育王埏嗣）

福州雪峰信禪師（何山游嗣）

平江虎丘善濟禪師

越州天衣文蔚禪師

柏岩凝禪師

華藏純庵善淨禪師（已上四人天童觀嗣）

徑山荊叟如珏禪師

福州雪峰德因禪師（已上二人天童頴嗣）

靈隱高原祖泉禪師（金山奇嗣）

隆興齊龍慧開禪師　興化褒山德秀禪師

潭州石霜妙印禪師（已上三人萬壽觀嗣）

鼓山檜堂祖鑒禪師（乾元顒嗣）

徽州黃山正因禪師（育王廓嗣）

曹洞宗

靑州普炤一辯禪師（鹿門覺嗣）

天童雲外岫禪師（直翁擧嗣擧嗣東谷光）

卷之四

六祖下二十世

臨濟宗

徑山無準師範禪師　江州雲居慈覺禪師

寧波大慈道儔禪師

靈隱石田薰禪師（已上四人臥龍先嗣）

天童滅翁文禮禪師　溫州江心希璉禪師

台州佛日嚴禪師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

淨慈谷源道禪師　湖州道場悟心禪師

寧波雪竇仲謙禪師　諸庵肇禪師

湖州道場普嚴禪師　蘇州虎丘曇禪師

台州瑞嚴光睦禪師　鎮江金山善開禪師

雪竇無相範禪師

祕監陸游居士（已上十四人靈隱嶽嗣）

徑山擬絕道沖禪師（曹源生嗣）

淨慈淸溪沅禪師　荊州公安錫禪師

福州西禪圓禪師　育王寂窗有照禪師

泉州法石元智禪師　報恩太古先禪師

岊翁譆禪師（已上七人天童鏡嗣）　平江虎丘元禪師（隱部柔嗣）

徑山元叟行端禪師（徑山珍嗣）

溫州江心了萬禪師　奉化栯堂益禪師

婺州雙林陰禪師（已上三人淨慈穎嗣）

枯木榮禪師（無方安嗣）

徑山佛智元熙禪師（育王觀嗣）

徑山雲峰妙高禪師　湖州何山至明禪師

天童止翁鑑禪師（已上三人淨慈聞嗣）

天童石門來禪師

寧波雪竇同禪師（已上二人大川濟嗣）

靈隱悅堂祖誾禪師（雙林朋嗣）
盧山圓通逸禪師（弁山阡嗣）　岳州灌溪昌禪師（無鏡徹嗣）
福寧支提澄鑑禪師（爾瑞燦嗣）
大慶尼智悟禪師（雪峯信嗣）　天童西江謀禪師
福州雪峯玉禪師（已上二人華藏淨嗣）
杭州中竺有禪師
臨安淨慈慶禪師（已上二人徑山珏嗣）
婺州寶林無機和尚（靈隱泉嗣）
溫州瞎驢無見禪師　臨安無傳祖禪師
杭州護國宗禪師　放牛余居士（已上四人黄龍開嗣）
福州皖山正凝禪師
婺州雙林介禪師（已上二人孤峯秀嗣）
葛廬覃禪師（容庵海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寶禪師　慈雲十身覺禪師
玉溪通玄圓通禪師
鄭州普照寶禪師（已上四人普照辯嗣）
明州雪竇大證禪師（天童岫嗣）

卷之五

六祖下二十一世

臨濟宗

袁州仰山祖欽禪師　淨慈斷橋妙倫禪師
台州國清源禪師　天童別山祖智禪師
福州雪峯一禪師　天童月坡明禪師
廬山東林直禪師　雪竇希叟紹曇禪師
靈隱退耕寧禪師　福州雪峯可湘禪師
天童西巖了慧禪師
越州光孝輝禪師（已上十二人徑山範嗣）
杭州淨慈慧禪師
杭州中竺珂禪師（已上二人靈隱蓮嗣）
育王橫川如珙禪師　淨慈石林行鞏禪師
嘉興天寧衍禪師
平江虎丘靖禪師（已上四人天童禮嗣）
平江萬壽辯禪師
平江虎丘義禪師（已上二人雲巢岩嗣）
徑山虛舟普度禪師（華藏通嗣）

平山萬壽獄禪師（淨慈道嗣）
平江承天夢眞禪師
霍山昭禪師
慧嚴象潭泳禪師
一關溥禪師
台州國淸澤禪師（已上五人雪竇謙嗣）
徑山智愚禪師
天童石帆衍禪師（已上二人道場巖嗣）
杭州徑山心月禪師（金山開嗣）
福州神光隆禪師
高臺此山應禪師
天童簡翁敬禪師（已上三人徑山冲嗣）
湖州道場介淸禪師（育王照嗣）
靈隱性原慧朗禪師
嘉興楚石梵琦禪師
徑山愚庵智及禪師
杭州天鏡元瀞禪師
蘇州萬壽至仁禪師
寧波夢堂曇噩禪師
徑山復原福報禪師
徑山古鼎祖銘禪師
杭州靈隱法林禪師
天寧歸庵祖闊禪師
蘇州開元善如禪師
杭州上竺本無法師
蘇州萬壽智譆禪師（已上十三人徑山端嗣）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

南康雲居師大禪師（已上二人江心萬嗣）
金陵龍翔大訢禪師
嘉興祥符念常禪師
寧波雪竇祖瑛禪師
杭州中竺正逵禪師
寧波佛殿天倫禪師
越州天衣子淸禪師（已上六人徑山熙嗣）
杭州中竺自如禪師
江州東林喆禪師
明州天童奇禪師
徑山本源善達禪師
龍巖眞首座（已上五人徑山高嗣）
恭都寺（何山明嗣）
明州雪竇汝霖禪師（天童鑑嗣）
湖州道場思珉禪師
徑山月江宗淨禪師
江州東林宗瑯禪師（已上三人靈隱悶嗣）
石門元翁信禪師（中竺有嗣）
呂鐵般居士（風巖中嗣）
金芝嶺鐵柴庵念主（華藏見嗣）
松江澱山德異禪師（皖山凝嗣）
舒州太湖寬禪師（金牛眞嗣）
無爲天寧教禪師（眞翁囧嗣）
北京慶壽簡禪師（慶壽璋嗣）

曹洞宗

太原王山體禪師
仁山恒禪師（已上二人大明寶嗣）
燕京慶壽教亨禪師（普照寶嗣）

卷之六

六祖下二十二世

臨濟宗

杭州高峰原妙禪師　徑山虗谷希陵禪師

衡州鐵牛持定禪師　袁州鐵山瓊禪師

建昌牧菴圓至禪師（已上五人仰山欽嗣）

竹屋簡禪師　絕象鑒禪師

台州方山寶禪師　永宗本禪師（已上四人斷橋倫師）

蔣山忠禪師（無學元嗣）　崑山薦嚴妙道禪師

金陵古林淸茂禪師

越州天衣覺恩禪師（已上三人育王珙師）

杭州靈隱德海禪師　嘉興天寧景曇禪師

蘇州虎丘永禪師（已上三人淨慈鞏嗣）

杭州徑山淨伏禪師

天童竹西坦禪師（已上二人徑山度嗣）

越州寶葉源禪師

蘇州虎丘雲禪師（已上二人徑山愚嗣）

南叟茂禪師（徑山月嗣）

育王東生德明禪師（育王竊嗣）　靈隱空叟忻悟禪師

少師斯道衍禪師（已上二人徑山及嗣）

徑山南石文琇禪師（萬壽仁嗣）　嘉興天寧力金禪師

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已上二人徑山銘嗣）

金陵天界慧曇禪師　金陵天界宗泐禪師

杭州中竺延俊禪師　杭州靈隱輔良禪師

廬山圓通裕禪師（已上五人龍翔訢嗣）

淨慈孤峰明德禪師（雪致深嗣）

福州天寶法樞禪師（天池信嗣）

孤舟濟禪師（蒙山異嗣）

宜興龍池永寧禪師（太湖寬嗣）

杭州妙果水盛禪師（無能教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滿禪師　勝默光禪師（已上二人王山體嗣）

磁州大明詮禪師（仁山恆嗣）

鄭州西溪弘相禪師（慶齊亨嗣）

卷之七

六祖下二十三世

臨濟宗

天目中峰明本禪師　杭州斷崖了義禪師

大覺布衲祖雍禪師

處州空中假禪師（已上四人天目妙嗣）

般若絕學世誠禪師（靈雲定嗣）

徑山竺遠正源禪師

婺州寶林紹大禪師（已上二人徑山陵嗣）

汝州香巖思聰禪師（鐵山瓊嗣）

湖州石屋清珙禪師　淨慈平山處林禪師

婺州石門至剛禪師（已上三人道場信嗣）

海門天眞惟則禪師（匡廬源嗣）

台州華頂先覩禪師　明州松巖元湛禪師

杭州鳳山靈禪師（已上三人瑞巖寶嗣）

天童平石砥禪師（東巖日嗣）

日本夢窗智曤國師（高峰日嗣）

台州瑞巖無慍禪師　天童了堂一禪師

徑山大宗興禪師（已上三人竊巖道嗣）

蘇州靈巖清欲禪師　蘇州定慧大方禪師

瑞雲松隱茂禪師　溫州仙巖猷禪師

越州龍華海禪師（已上五人保寧茂嗣）

育王大千慧照禪師　杭州徑山顔禪師

育王雪窗悟光禪師　徑山月林鏡禪師

建寧斗峰正璋禪師

明因滿禪師（已上六人靈隱海嗣）　三空道人（天寧發嗣）

金陵天界愼信禪師

天童舞田牧禪師（已上二人天童坦嗣）

金陵蔣山忠禪師（玉山珍嗣）　育王月江正印禪師

徑山南楚悅禪師（已上二人徑山伏嗣）

徑山月江宗淨禪師（覺林閔嗣）

金陵保寧覺慧禪師（西白金嗣）

淨慈佛鑑師頤禪師（竺發敷嗣）

金陵靈谷淨戒禪師（天界發嗣）

天童佛朗自性禪師（天界泐嗣）

靈隱無文本黎禪師（淨慈德嗣）

衢州烏石世愚禪師（止巖成嗣）

淨慈逆川智順禪師（天寶樞嗣）

五臺壁峰寶金禪師（摺雲眞嗣）

曹洞宗

燕京報恩行秀禪師

竹林巨川海禪師（已上二人雪巖滿嗣）

卷之八

六祖下二十四世

臨濟宗

婺州千巖元長禪師　蘇州天如惟則禪師

日本古先原禪師（已上三人天目本嗣）

建寧古梅正友禪師（般若誠嗣）

杭州淨慈普仁禪師（智者義嗣）　杭州止庵德祥禪師

天界夷簡禪師（已上二人淨慈林嗣）

湖州弁山智安禪師（海門則嗣）

處州白雲智度禪師（華頂諧嗣）

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寂昌源嗣）

徑山敬中普莊禪師（天童一嗣）

溫州江心慧恩禪師（天界信嗣）

慈谿見心來復禪師（徑山悅嗣）

慈谿無旨可授禪師（報恩明嗣）

杭州普明成禪師

淨慈照庵静禪師（已上二人祖芳聯嗣）

瑞安太初敬原禪師

金陵非幻永禪師（已上二人烏石恩嗣）

曹洞宗

西京雪庭福裕禪師　燕京報恩從倫禪師

吾捨從寬禪師　華嚴全一至溫禪師

丞相耶律楚材居士

屏山李純甫居士（已上六人報恩秀嗣）

順德弘明虛照禪師（仙巖德嗣）

卷之九

六祖下二十五世

臨濟宗

蘇州萬峰時蔚禪師　杭州天龍守貴禪師

華亭松隱德然禪師　婺州蘭室德馨禪師

婺州明叟昌庵主（已上五人千岩長嗣）

潤州慈舟濟禪師

一峰寧禪師（已上二人古梅友嗣）
杭州空谷景隆禪師（弁山安嗣）　金陵天界俊禪師（福林度嗣）
曹洞宗
西京少室文泰禪師　太原中林智泰禪師
泰安足庵肅禪師　和林北寺覺印禪師
成都昭覺仲慶禪師　安平守讓禪師
弁州太子久善禪師　京兆華嚴覺印禪師
肇昌廣嚴法興禪師
順德妙乘禪師（已上十人少室裕嗣）
燕京月泉同新禪師（林泉倫嗣）
關中林禪師　十方進禪師
嵩山法王暉禪師　泰安靈巖復禪師
護國圓禪師　崇孝普禪師
淨土里禪師
汝州寶應海禪師（已上八人復庵照嗣）
天寧仲復子珣禪師
太保劉秉忠居士（已上二人天寧照嗣）
卷之十

六祖下二十六世
臨濟宗
蘇州寶藏持禪師　瑞州無念勝學禪師
杲林首座（已上三人萬峰蔚嗣）
建昌黃龍本來禪師（金山濟嗣）　東普無際明悟禪師
杭州虎跑皎禪師（已上二人天界俊嗣）
揚州素庵田居士（何密庵大守嗣）
曹洞宗
西京寶應福遇禪師
濟南秋江潔禪師（已上二人少室泰嗣）
西京寶應永達禪師
封龍古巖就禪師（已上二人足庵肅嗣）
卷十一
六祖下二十七世
臨濟宗
杭州東明慧旵禪師（寶藏持嗣）
建寧天界會中禪師（福田來嗣）
金陵大岡澄禪師　舒州幻叟紹琦禪師

雲南古庭堅禪師（已上三人無際悟嗣）
佛跡頤庵眞禪師（田素庵居士嗣）
伏牛物外信禪師（月幻法嗣）

曹洞宗

鄧州香嚴文才禪師　熊耳空相珪禪師
嵩山龍潭深禪師　嵩山龍潭端禪師
洛陽天度江禪師
嵩山永泰祥禪師（已上六人少室遇嗣）
盤山遇禪師　太原斌禪師（已上二人資慶遠嗣）
天界雪軒道成禪師（秋江潔嗣）　西京息庵義讓禪師
泰山靈巖容禪師　晉寧心庵主
白茅春庵主（已上四人封龍就嗣）

卷十二

六祖下二十八世

臨濟宗

金陵海舟永慈禪師　東明海舟普慈禪師
冰心月江覺淨禪師（已上三人東明旵嗣）
邵武君峰慧通禪師（天界中嗣）

金陵高座覺澄禪師　襄陽大雲興禪師
涿州金山寶禪師　唐安湛淵禪師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
松藩崇善智中禪師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
翠微悟空禪師
珪庵祖玠侍者（已上十二人投子玠嗣）
五臺頤通淨倫禪師（雲南堅嗣）　夷峰寧禪師
杭州毒峰本善禪師
五臺孤月澄禪師（已上三人月溪澄嗣）
鳳陽槎山文全禪師
崇福大慧華禪師（已上二人廣善澄嗣）
處州白雲滄禪師（頤庵眞嗣）
明州用剛宗軟禪師（和庵忠嗣）
黔中正法雪光禪師（潔空通嗣）　性空和尚（雪峰瑞嗣）

曹洞宗

南陽松庭子嚴禪師　佛巖稔禪師
登封竹庵子忍禪師　登封華嚴遇禪師

陝州熊耳登禪師　古蔡元禪師（已上六人香巖才嗣）
天寧才禪師　維摩懷禪師
天慶能禪師　韶陽雲門慈禪師
陝州安國仁禪師　大都天寧壽禪師
遼州定禪師　解州沿禪師
曬州顯禪師（已上九人空相珪嗣）
金陵靈谷正映禪師（靈谷謙嗣）
陝州熊耳定禪師　舜都宗禪師
空杳偉禪師　廣平寶禪師（已上四人天慶讓嗣）

卷十三

六祖下二十九世

臨濟宗

東明寶峰智瑄禪師
廬山碧峰瑛禪師（已上二人海舟慈嗣）
邵武君峰清祥上座（君峰通嗣）　徑山天才英禪師（天寧宣嗣）
南京碧峰顯禪師（東方裕嗣）　杭州寶芳進禪師（夷峰寧嗣）
荊州圓通湛覺禪師（性空法嗣）

曹洞宗

嵩山萬壽了改禪師（松庭嚴嗣）

卷十四

六祖下三十世

臨濟宗

荊門天琦本瑞禪師（寶峰瑄嗣）
匡山天池智素禪師（碧峯英嗣）　嘉興東塔曉禪師（寶芳進嗣）
嘉興天寧道濟禪師（古庭祚嗣）
湖州天池法聚禪師（天通顯嗣）
建寧古音淨琴禪師（齋堂松嗣）
杭州徑山慧林禪師（金臺覺嗣）

曹洞宗

嵩山萬壽契斌禪師（萬壽改嗣）

卷十五

六祖下三十一世

臨濟宗

隨州龍泉正聰禪師　沔州古巖濟禪師
伏牛大休實禪師（已上三人天琦瑞嗣）
襄陽大覺圓禪師（天池素嗣）

嘉興無趣如空禪師（野翁曉嗣）　大休宗隆禪師（無盡海嗣）
嘉興雲谷法會禪師
嘉興東谿澤禪師（已上二人天寧濟嗣）
浮峰普恩上座（天池聚嗣）　建寧斗峰覺禪師（與滌琴嗣）

曹洞宗
西京無方可從禪師（萬濟斌嗣）

卷十六
六祖下三十二世

臨濟宗
北京笑巖德寶禪師（無聞聰嗣）
五臺龍樹寶應禪師　五臺山楚峰和尚
玉堂和尚（已上三人大川洪嗣）　蘇州車溪性沖禪師
嘉興祇園虛禪師（已上二人無趣空嗣）

曹洞宗
嵩山月舟文載禪師（定國從嗣）

卷十七
六祖下三十三世

臨濟宗

龍池幻有正傳禪師　金陵靈谷壘芝禪師
五臺三際廣通禪師　鳳陽正宗悟上座
京兆高庵傑上座　天台天常經上座
武林素庵智上座
嘉興幻也慧禪師（已上八人笑巖寶嗣）
嘉興南明慧廣禪師（車溪沖嗣）

曹洞宗
北京小山宗書禪師
順德金山寶禪師（已上二人少室載嗣）

卷十八
六祖下三十四世

臨濟宗
天童密雲圓悟禪師　磬山天隱圓修禪師
雲門雪嶠圓信禪師
湖州淨名蓮禪師（已上四人幻有傳嗣）

曹洞宗
西山大千常潤禪師　建昌廩山常忠禪師
大伾隱庵如進禪師　龍岡大方遷禪師

鄴下古風通玄禪師
順德天然佐禪師（已上六人宗鏡書嗣）
卷十九
六祖下三十五世
臨濟宗
潙山五峰如學禪師　三峰漢月法藏禪師
四川破山海明禪師　徑山費隱通容禪師
金粟石車通乘禪師　慈州寶華通忍禪師
龍池萬如通微禪師　平陽木陳道忞禪師
雪竇石奇通雲禪師　古南牧雲通門禪師
遯村浮石通賢禪師
通玄林埜奇禪師（已上十二人天童悟嗣）
夾山林臯通豫禪師　南澗箬庵通問禪師
天目玉林通琇禪師　南嶽山茨通際禪師
陽山印中授禪師（已上五人天隱修嗣）
建寧衡石鈞禪師（瀫湖用嗣）
卷二十
六祖下三十五世

曹洞宗
大覺慈舟方念禪師　少室無言正道禪師
內丘智空了容禪師　宗教蒸谷妙銀禪師
象城無疑眞信禪師
南宮令于居士（已上六人幻休潤嗣）
壽昌無明慧經禪師（廩山忠嗣）
尊宿集
茲則統名尊宿自宋迄今續入六十一人謂之
應化謂之未詳皆得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　嘉興宜翁可觀禪師
臨安普覺淸朋禪師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
靑州佛覺禪師　圓通善國師
燕山玄悟玉禪師　黃山趙文孺居士
高郵定禪師　潙山太初禪師
中觀沼禪師　雪峰樵隱悟逸禪師
五臺子範慧洪大師　建寧獎山元模禪師
鄭州佛光道悟禪師　厲山證首座
溫州省庵思禪師　文獻公黃溍居士

坱北和尚
奉化雪竇宮藏主
台州黃巖丁安人
慶元育王勉侍者
鑷工張德道者
永福靈江浩首座
老素首座
淨慈元庵會藏主
天目一山魁庵主
溫州壽昌輝禪師
育王虛庵實首座
天童幻庵佳首座
天童默中唯西堂
佛隴宜興可上座
瑞州九峰壽首座
天台無盡祖燈禪師
徑山傑峰英禪師
徑山敬庵莊禪師
淮南祐上座
佛妙禪師
杭州仙林雪庭禪師
吉州白雲明星禪師
徑山月林鏡禪師
金陵古渭清禪師
伏牛無礙明理禪師
雲棲蓮池袾宏禪師
紫柏達觀眞可禪師
黃蘗無念深有禪師
夔州白馬方象禪師
鵝湖養庵心禪師
眞寂聞谷廣印禪師
破山洞聞法乘禪師
達澄受昭禪師
介子黃毓祺居士
明州白雲西師太
青林如鑑老宿

優曇頤和尚
太史蔣超虎臣居士
寧波天壽新禪師
明州秀峰敢禪師
金陵紫竹林燦禪師
興化蘆渡權禪師
徐州龍山量禪師

續指月錄凡例二十則

虞山聶幻寄先生指月錄一書。先是嚴天池先生。水月齋初刻。爲禪林祕寶。海內盛行。板經數易。後如破山禪師。翻刻東塔禪堂。具德禪師。兩鐫天寧靈隱。甚至斗大茅庵。亦皆供奉。腰包衲子。無不肩攜。儲者談禪之書。未有盛於此本者也。

但前錄自七佛起。至六祖以下。凡十六世而止。宋孝宗隆興年後。隆杲諸老以下。無傳焉。茲刻以隆興二年爲始。自十七世續起。迄今康熙十八年。三十八世而止。上下五百年。續佛慧命。靡敢或遺。惟現坐道場。無語錄傳紀塔銘者。不錄瞿錄所識。惟十六世。限以軸。終不無遺漏。茲刻不欲輕遺一師。故於十六世。凡大藏現有機緣一

句一義可傳者。另成前錄補遺一卷

瞿錄有應化聖賢。未詳法嗣等卷。茲刻自南宋以後。歷代祖師。凡有未表師承者。另列尊宿一卷。諸山

召對機緣。另編奏對一卷（現存原本無此卷俟覓得補刊）

古德祇有語句。見之舊本。並無悟道入室機緣。及姓氏生里者。祇載語句。不及備陳

茲錄如二十世。玉溪玄通禪師。二十一世。慶壽教亨禪師。箬庵續燈存稿。俱載之。未詳法嗣。覺浪傳燈正宗。載通為洞宗。普炤辯。嗣載亨為普炤實嗣。覺公以洞上子孫。師承必有所本。當從傳燈正宗為是。餘可類推

按傳燈正宗。五十五卷。萬年貫嗣三人。有瑞巖景蒙。無天童從瑾。續燈存稿。萬年貫嗣亦止三人。有天童從瑾。無瑞巖景蒙。茲刻從正宗補蒙。從續燈補瑾。其餘嗣派。彙考諸刻例此增補。難以枚舉

按續燈未詳法嗣卷內。所載翁仙可觀禪師。於仙林雪庭禪師之後。查雪庭乃明英宗時人。可觀蓋宋高宗時人也。相隔二百餘年。不宜次敘若此。謹為改正

傳燈舊本。列大慧杲居虎丘。隆先續傳燈則虎丘隆居大慧杲先。遠公續略則置洞宗諸祖於卷首。近如箬庵問。費隱容。覺浪盛。白巖符。遠門柱所刻諸錄。各高等身。互陳青原南嶽前後伯仲之說。所謂各為一家言。以自尊其祖也。茲錄原承瞿先生。以儒論禪。便於觀覽。並無人我。有滋法弊。讀者諒之

五宗至宋季以後。海內止存臨濟曹洞兩宗。而濟宗法裔為盛。故錄中行布次第。臨濟先於曹洞。率由其舊。以便海內學者之觀覽無異云

濟宗世次。悉從南澗續燈。南嶽單傳諸書。洞宗世次。悉遵洞宗續燈。洞宗世譜。傳燈正宗諸書。各有所自。並無冒濫

西蜀有大慧杲一支。自鼓山永淨慈明以後。其法嗣燈燈相續。漢月藏公聞之。晉通書問。且近代

有吹萬。鐵壁。巴掌。耳庵。諸公語錄。現入嘉興藏中流通。所謂承當有人。繼絕爲重。極深瞻仰。愧未獲觀全錄。另俟後賢。詳爲補入

信史有關疑之例。傳燈有並載之條。蓋以續佛慧命。重在師承。萬難以臆見刪削也。瞿錄並載兩天皇。悟因符碑。丘碑各承宗派。遂爲千秋疑案。紛端久矣。茲錄有兩海舟慈。而昭然不疑者。有說焉。兩慈皆濟宗之人。有一家言可按也。一爲金陵翼善開法之海舟永慈。一爲杭州東明繼席之海舟普慈。其姓氏生里不同。其長幼年歲有別。其悟道機緣可證。其付授時日甚殊。普慈則有天童悟爲之立傳。花城沈貫爲之作拈頌序。現在也。永慈則有南澗問之續燈存稿。靈巖之南嶽單傳錄現在也。惟續燈萬峰嗣下。削去海舟慈之沈貫問答一則。另詳註於二十八世普慈章之後

三峰初傳。如橫山成。海門槩。顯寧垣。華嚴鴻。祥符鋕。安隱忍。高峰聖。皆不輕記人。而同門爲之記。

再傳如能仁光。興化宗德。山賦。亦不輕記人。而本師爲之記。又如穹窿。瑞光雲變。雲璣。西林玄。叢皆爲三峰許可。究不嗣三峰。而嗣其子。此等高風。古今指不勝屈。其間恐多未詳。姑遊各有刻本可恐者。然後載入

是書專在流通宗眼。以機緣爲重。姓名出處。聊備查考

諸師之名系號。號系於寺院庵額。額系於郡邑。以便查考。此傳燈之定式也。如宋之平江。即今之蘇州。宋之臨安。即今之杭州。宋之慶元。即今之寧波。茲錄惟祖庭之名不易。而郡邑隨時以系之。如慶元天童。寧波天童。臨安靈隱。杭州靈隱之類。不可枚舉

錄中惟稱禪師者爲多。其稱國師。和尚。法師。西堂。藏主。庵主。上座。首座。大士。居士。道人之類。皆各承其舊。並無臆見。惟姚少師。係徑山及法嗣。出世普慶。遷天龍。唱道甚久。且其得官後。勵道益堅。仍從嗣法。稱少師斯道行禪師云

續燈不列章次者。函爲補之。如徑山範下斷橋倫一支。至二十七世月溪澄。失載機緣。幾至源流無考之類

嚴天池水月齋原刻。翟本每葉用十一行二十一字。海內翻本無不宗之。惟揚之天寧。杭之靈隱二刻。俱有句讀小圈。讀之甚便。且每葉板心註每師名號三小字。更便查閱。茲刻遵之

是錄也。海內名公尊宿共加參訂。其三十四世以前。凡有未經箬庵費隱覺浪白巖遠門所曾輯錄者。一字不敢纂入。其三十五世以下。因諸老未有成書。逐一商酌。凡有未經刊行語錄傳記塔銘。無可憑據者。一字不敢纂入。足稱考核精詳。源流有自。誠禪林之拱璧。法門之至寶也

是錄起於丁巳春。王成於戊午長夏。鳩工始於嘉興楞嚴寺之藏經坊。終於維揚建隆寺之印經寮。鐫稿於張劍園居士之般若閣

聶先槃讀識

虎丘徑山二祖長少倫敘考

五燈會元載昭覺勤祖法嗣。徑山杲居首。而虎丘隆次之。蓋會元輯於大川濟公。係妙喜四世孫。推尊其祖。宜乎列徑山於虎丘之前也。但嚴統諸書亦仍會元之舊文。先徑山而次虎丘。則不得不引虎丘塔碑。及大慧年譜。詳考二祖之年臘。著爲說以辯正其倫敘焉。按塔碑隆祖遷化於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八日。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則隆祖之示生。在神宗熙寧十年丁巳也。九歲去家。則元豐八年乙丑也。又六歲受具。則哲宗元祐六年辛未也。又五歲而行脚。四方首參長蘆淨照。次參湛堂。次參死心。最後從圓悟於夾山。當機契悟。參隨二十年。歸和州省親。四衆請開堂於城西開聖寺。以建炎之亂。南渡。宣城郡守李尚書光延居彰教。四年而遷虎丘。又三年而示寂。則住虎丘當在紹興四年甲寅。住彰教當在建炎四年庚戌。而出世開聖。則在建炎二三年間也。會元諸書皆載圓悟於建炎初遷金山。二年正月奉詔入對揚州。

賜號圓悟禪師。令隆祖語錄第一會住開聖。開堂日拈香酬法乳。稱現住金山佛果圓悟禪師。是則正在佛果住金山入對賜號之時也。其參隨圓悟二十年。則當始於徽宗政和之初年也。會元載圓悟崇寧中。還里省親。開法六祖。更昭覺。政和間復出峽南遊。張無盡留居碧巖。復徙道林。而隆祖塔碑。謂趙夾山見圓悟。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他書載僧問圓悟。如何是夾山境。悟答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然則夾山者卽碧巖也。參考羣籍。定其年甲。則隆祖之常隨圓悟。自政和而宣和。而靖康。而建炎前後。蓋二十年也。此則隆祖之始末。合會元諸書所紀。以證徐林所撰之塔碑。並無纖毫可疑者也。按年譜。大慧生於哲宗元祐四年己巳。則齒少於隆祖一十二年也。出家於徽宗崇寧三年甲申。則後於隆祖之脫白一十九年也。請具足戒於崇寧四年乙酉。則後於隆祖之得戒一十四年也。政和年間依湛堂於寶峰。至宣和七年乙巳。始參圓悟於天寧。則契機圓悟。亦在隆祖之後十餘年也。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始住海昏雲門庵。則正當隆祖住彰教之年。爾時隆祖先已出世於開聖也。此則悉依大慧門人祖詠宗演所修之年譜。其載筆諒無差謬者也。考諸塔碑年譜。以定二祖之倫敘。豈非虎丘爲兄。而徑山爲弟乎。年譜載大慧於建炎元年丁未。省侍圓悟於金山。偕隆藏主之吳門。少憩寶華。次虎丘。遂館於前資。據塔碑。隆祖是時已住開聖。未住虎丘。意者二老。皆以省侍圓悟。相遇於金山。遂同遊吳門。館於虎丘耳。他書又載應庵華祖。先於彰教。親依隆祖。及隆祖遷住虎丘。則華祖爲先馳。意者隆祖於建炎中。先已受虎丘之請。至紹興中。始來開法。故華祖爲前驅耳。不然。以著草鞋住院之華祖。豈其居學地時。嘗爲子夏之先耶。會元載應庵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歸重如此。年譜載大慧於紹興二十四年甲戌。以頌代書答。

歸宗華住長老此之謂也。會元又載應庵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又載應庵於虎丘忌日拈香。有二十年來坐曲彔木之句。又載應庵於孝宗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年譜載大慧。亦於是年八月十日。示寂於徑山明月堂。則知應庵弘法二十餘年。實與大慧同時行道也。諸書列徑山於虎丘之前。實爲傳誤。久欲正其說。以徧告諸方具眼。適樂讀居士。從邗上歸。出其向日闤中所編指月續錄見示。開卷便見虎丘。法嗣列在徑山法嗣之前。覩其伯仲昭然。顚使雁行成序。且載筆精妙。確有卓見高識。爲功於傳燈無盡矣。敢抒管見。以附不朽。名之。曰少長倫敘考。云康熙已未佛成道日。虎丘二十一世法孫。廣山璞巖本黃檗談拜書

予閱圓悟佛果禪師語錄。係宋平江府虎丘山門人紹隆等編。則知虎丘爲圓悟首座也。又閱紫柏老人集。其序。應庵和尚語錄云。臨濟正宗。大於楊岐。會盛於五祖。演至於圓悟。嫡嗣曰虎丘。而虎丘嫡嗣爲應庵。則知虎丘爲圓悟嫡嗣也。及閱五燈會元。昭覺禪師法嗣三十餘人。首徑山而次虎丘。則不能無疑。今閱璞公辯正一書。其考諸塔銘。按諸年譜。二祖之得法行化。年月次序。可謂詳矣。其有一事徑山在虎丘之先者乎。虎丘爲兄。徑山爲弟。斷然無疑也。夫兄弟之倫。儒釋一理。古人雖重嫡而輕庶。然庶爲兄。嫡爲弟。長幼之序。猶不可紊。況嫡本兄乎。庶本弟也。而可以顚倒其倫次耶。五燈會元。編於大慧之門人。而推崇其祖。是誠有之。如楚石爲大慧五世孫。無相錢居士序其語錄云。圓悟之後。分爲二宗。一爲妙喜。一爲虎丘。是亦先徑山而後虎丘者。謬傳日久。幾莫能辯。璞公得法於木陳老人。爲虎丘二十一世孫。辯正二祖倫次。非爲推崇其祖。實所以較正臨濟之正傳。訂定圓悟之宗派。公也。非私也。彤學識淺劣。於禪宗未窺一二。但宋文憲公。爲文苑鉅公。所作禪林碑版之文甚多。若育王約之裕公生塔之碑。龍池佛心寧公舍利塔銘。詳載原委。未有不先虎丘而後徑山

者是可信也敬書以弁於指月續錄之首俾僧史之信從有本云長洲念齋繆彤題

續指月錄卷首

廬陵聶　先樂讀　編集
濟陽江　湘郢上　參訂

六祖下十六世（舊本補遺）

臨濟宗

平江虎丘雪庭元淨禪師吉安雙溪人上堂知有底人過萬年如同一日不知有者過一日如同萬年不見死心和尚道山僧行脚二十餘年以九十日爲一夏增一日也不得減一日也不得取不得捨不得處處當來見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金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上堂說得須是見得見得又須說得見得說不得落在陰界見解偏枯說得見不得落在時機墮在毒海若在翠雲門下直饒說得見得好與三十棒說不得見不得也好與三十棒翠雲恁麼道也好與三十棒遂高聲召大衆曰噞○僧問如何是到家一句師曰坐觀成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遠親不如近鄰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又作麼生師曰近鄰不如遠親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糞堆頭曰意旨如何師曰築著磕著（昭覺勤嗣）

潭州福嚴文演禪師成都楊氏子僧問如何是定林正主師曰坐斷天下人舌頭曰未審如何親近師曰覷著則瞎○上堂當陽坐斷凡聖跡絕隨手放開天囘地轉直得日月交互虎嘯龍吟頭頭物物耳聞目視安立諦上是甚麼還委悉麼阿斯叱咄（昭覺勤嗣）

衢州天寧訥堂梵思禪師蘇州朱氏子上堂趯翻生死海踏倒涅槃岸世上無活人黃泉無死漢遂拈拄杖曰訥堂今日拄杖子有分付處也還有承當得者麼試出來擔荷看有麼有麼良久擲拄杖下座○上堂知有底也喫粥喫飯不知有底也喫粥喫飯如何直下驗得他有之與無是之與非邪之與正若驗不出參學事大遠在喝一喝下座○上堂山僧是楊岐四世孫這老漢有箇三脚驢子弄蹄行公案雖人人

學得祇是不知落處山僧不惜眉毛爲諸人下箇注脚乃曰八角磨盤空裏走（昭覺勤嗣）

福州玄沙僧昭禪師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且道彌勒在甚麼處良久曰夜行莫踏白不是水便是石（昭覺勤嗣）

紹興東山覺禪師上堂三通鼓罷諸人各各上來擬待理會祖師西來意還知劍去久矣麼設使直下悟去也是斬頭覓活東山事不獲已且向第二頭鞠拶看以手拍禪牀下座〇上堂花爛熳景喧妍休說壺中別有天百草頭邊如薦得東高三丈西闊八寸（昭覺勤嗣）

岳州君山佛炤覺禪師上堂舉古者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諸人還識得麼若也不識爲你註破仰之彌高不隔絲毫要津把斷佛祖難逃鑽之彌堅眞體自然鳥啼華笑在碧巖前瞻之在前非正非偏十方坐斷威鎭大千忽焉在後一場漏逗堪笑雲門藏身北斗咄（昭覺勤嗣）

平江寶華顯禪師本郡人上堂喫粥了也頭上安頭洗鉢盂去爲蛇畫足更問如何自納敗闕良久高聲召大衆衆舉首師曰歸堂喫茶〇上堂禪莫參道休學歇意忘機常廓落現成公案早周遮祇箇無心已穿鑿直饒坐斷未生前難透山僧錯錯錯（昭覺勤嗣）

台州天封覺禪師上堂無生國裏未是安居萬仞崖頭豈容駐足且望空撒手直下翻身一句作麼生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入火眞金色轉鮮（昭覺勤嗣）

成都正法建禪師上堂兔馬有角牛羊無角絕毫絕釐如山如嶽針峰上獅子翻身藕竅中大鵬展翼等閑突過北俱盧日月星辰一時黑（昭覺勤嗣）

台州鴻福子文禪師上堂舉百丈脫野狐公案頌曰不昧不落作麼會會得依前墮野狐一夜涼風上畫角滿船明月泛江湖（昭覺勤嗣）

南康雲居宗振首座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鐘閣倏然契證有詰之者座酬以三偈其後日我有一機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卷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

任騰騰。兀教名字挂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昭覺勤嗣）祖氏覺庵道人。建寧游察院之侄女也。幼志不適。留心祖道。於圓悟示衆語下。了然明白。悟曰。更須颺卻所見。始得自由。氏答偈曰。露柱抽橫骨。虛空弄爪牙。直饒玄會得。猶是眼中沙。（昭覺勤嗣）令人明室道人。自機契圓悟。偏參名宿。皆蒙印可。紹興庚申二月。書三偈。寄呈草堂淸。微露謝世之意。至旬末。別親里而終〇草堂跋其偈。後爲刊行。大慧亦嘗垂語發揚。偈曰。不識煩惱是菩提。若隨煩惱是殼凝。起滅之時須要會。鷂過新羅人不知。不識煩惱是菩提。淨妙蓮華生淤泥。人來問我若何爲。喫粥喫飯洗鉢盂。莫管他。莫管他。終日癡憨弄海沙。要識本來眞面目。便是祖師一木叉。道不得底。叉下死。道得底也叉下死。畢竟如何。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昭覺勤嗣已上共十三人）台州瑞巖如勝佛燈禪師。上堂。人人頷略釋迦。箇箇平欺達磨。及乎問著宗綱。束手盡云放過。放過即不無。祇如女子出定。趙州洗鉢盂。又作麼生話會。鶴有

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淨因成嗣）韶州南華知昺禪師。蜀之永康人。上堂。日日。說時時舉。似地擘山爭幾許。隴西鸚鵡得人憐。大都祇爲能言語。休思惟。帶伴侶。智者聊聞猛提取。更有一般也大奇。貓兒偏解捉老鼠〇上堂。春光爛熳華爭發。子規啼落西山月。憍梵鉢提長吐舌。底事分明向誰說。嗄〇上堂。迷不自迷。對悟立迷。悟不自悟。因迷說悟。所以悟爲迷之體。迷爲悟之用。迷悟兩無。從箇中無別共。無別共。撥不動。祖師不將來。鼻孔千斤重（太平懃嗣）慶元蓬萊卿禪師。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且任諸方點頭。及乎樹倒藤枯。上無衝天之計。下無入地之謀。靈利漢。這裏著得一隻眼。便見七縱八橫。舉拂子曰。看看。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〇上堂。學法眼道。識得凳子。周帀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此二老人。一人向高高山頂立。一人向深深海底行。然雖如是。一不是。二不成。落華流水裏啼鶯。閑亭雨歇夜將半。片月還從海底生（太平懃嗣）隆興泐潭擇明禪師。上堂。舉趙州訪茱萸探水因緣。

師曰。趙老雲收山嶽露。茱萸雨過竹風淸。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又舉德山托鉢話。師曰。從來家富小兒嬌。偏向江頭弄畫橈。引得老爺把不住。又來船上助歌謠〇上堂。永嘉道。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豎起拂子曰。看看。千江競注。萬派爭流。若也素善行舟。便諳水脈。可以優游性海。笑傲煙波。其或未然。且歸林下坐。更待月明時（太平數嗣）

台州寶藏本禪師。上堂。淸明已過十餘日。華雨闌珊方寸深。春色惱人眠不得。黃鸝飛過綠楊陰。遂大笑下座（太平數嗣）

吉州大中祥符淸海禪師。初見佛鑑。鑑問三世諸佛。一口呑盡。何處更有衆生可教化。此理如何。師擬進語。鑑喝之。師忽領旨。述偈曰。實際從來不受塵。箇中無舊亦無新。靑山況是吾家物。不用尋家別問津。鑑曰。放下著。師禮拜而去（太平數嗣）

漳州淨衆佛眞了燦禪師。泉南羅氏子。上堂。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橐駝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太平數嗣）

隆興谷山海禪師。上堂。一舉不再說。已落二三。相見不揚眉。翻成造作。說使動絃別曲。告往知來。見鞭影便行。竪剎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那堪更向這裏。撮摩石火。收捉電光。工夫枉用渾閑事。笑倒西來碧眼胡。卓拄杖下座（太平數嗣已上共七人）

撫州白楊法順禪師。緜州文氏子。依止佛眼。聞普說舉傅大士心王銘云。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師於言下有省。後覲輪藏。迅轉頓明大法。趨丈室作禮。呈偈曰。頂有異峰雲冉冉。源無別派水冷冷。遊山未到山窮處。終被靑山礙眼睛。眼笑而可之。住後上堂。好事堆堆疊疊來。不須造作與安排。落林黃葉水推去。橫谷白雲風卷回。寒鴈一聲情念斷。霜鐘纔動我山摧。白楊更有過人處。盡夜寒爐撥死灰。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少賣弄。得恁麼窮乞相。山僧祇向他道。却被你道著〇上堂。我手何似佛手。天上南星北斗。我脚何似驢脚。往事都來忘却。人人盡有生緣。箇箇足方頂圓。大愚灘頭立處。孤月影射深灣。會不得。見還難。一曲漁歌過遠灘〇示衆。染緣

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彫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爲衆一似爲已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現前煩惱塵塵解脫○因病示衆久病未嘗推木枕人來多是問如何山僧據問隨緣對窗外黃鸝口更多祇如七尺之軀甚處受病衆中具眼者試爲山僧指出病源衆下語皆不契師自拊掌一下作嘔吐聲又曰好箇木枕子師律身清苦出入惟杖笠獨行後示寂闍維收舍利目睛齒舌數珠同靈骨塔於寺西（龍門遠嗣）

溫州淨居尼慧溫禪師上堂舉法眼示衆曰三通鼓罷簇簇上來佛法人事一時周畢師曰山僧道三通鼓罷簇簇上來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龍門遠嗣共二）
人

潭州大潙月庵善果禪師信州余氏子上堂心生法亦生心滅法亦滅心法兩俱忘烏龜喚作鼈諸禪德道得也未若道得道林與你拄杖子其或未然歸堂喫茶去○僧問達磨面壁九年時如何師曰魚行水濁曰二祖禮三拜爲甚麼却得其髓師曰地肥茄子大曰祇如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明甚麼邊事師曰賊以贓爲驗曰有時乘月好不覺過滄洲師曰闍黎無分（開福寧嗣）

潼川護聖愚丘居靜禪師成都楊氏子年十四出家謁南堂堂舉香嚴枯木裏龍吟話往返酬詰師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艸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堂矍然曰這小厮兒師珍重便行○住東殿上堂月生一東殿乍住增愁寂紅塵世路有多端米麪倉儲無顆粒崖爲畔泉爲匹颯颯清風來入室山王土地暗中忙雲版鐘魚偷淚滴世人莫道守空巖亦有東籬打西壁（大隨靜嗣）

簡州南巖勝禪師上堂召大衆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分明在半途且道到家一句又作麼生釋迦彌勒設最大看來猶祇是他奴○僧問放行五位即不問把定三關事若何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曰把定三關蒙指示放行五位事如何師曰

太平寰宇斬擬頑。曰恁麼則南殿門下。土曠人稀。師曰。靈利衲僧。祇消一點。曰自古自今。同生同死時如何。師曰。家賊難防。曰今日學人小出大遇去也。師便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大隨靜嗣）

嘉州能仁默堂紹悟禪師。上堂。舉趙州訪二庵主公案。頌曰。一重山盡一重山。坐斷孤峰仔細看。霧捲雲收山嶽靜。楚天空闊一輪寒（大隨靜嗣）

彭州土溪智陀子言庵主。緜州人也。初至大隨。聞舉石頭和尚示衆偈。倏然領旨。歸隱土溪。懸崖絕壑間。有石若蹲異獸。師鑿以爲室。中發異泉。無涸溢。四衆訝之。居三十年。化風盛播。室成日作偈曰。一鑿石庵全。縱橫得自然。清涼無暑氣。涓潔有甘泉。寬廓含沙界。寂寥絕衆緣。箇中無限意。風月一牀眠（大隨靜嗣）

劍門南修道者。諄厚之士也。自大隨一語契投。服勤不怠。歸謁崇化贇禪師。坐次。贇以宗門三印問之。南曰。印空。印泥。印水。平地寒濤競起。假饒去就十分也。是靈龜曳尾（大隨靜嗣已上共五人）

蘄州龍華高禪師。上堂。象王行。師子住。赤脚崑崙眉卓豎。寒山拾得笑呵呵。指點門前老松樹。且道他指點箇甚麼。忽然風吹倒。時好一堆柴（五祖自嗣）

饒州薦福常庵擇崇禪師。寧國人。上堂。舉僧問古德。生死到來。如何免得。德曰。柴鳴竹爆驚人耳。僧曰。不會。德曰。家犬聲獰夜不休。師曰。諸人要會麼。柴鳴竹爆驚人耳。大洋海底紅塵起。家犬聲獰夜不休。陸地行船三萬里。堅牢地神笑呵呵。須彌山王眼觀鼻。把手東行却向西。南山起應北山裏。千手大悲開眼看。無量慈悲是誰底。良久。曰。頭長脚短。少喜多瞋。○上堂。問侍者曰。還記得昨日因緣麼。曰。記不得。復顧大衆曰。還記得麼。衆無對。豎起拂子曰。還記得麼。良久曰。也忘却了也。三處不成一。亦非有。諸人不會。方言露。柱且莫開口。以拂子擊禪牀。下座（黃龍逢嗣）

胡文定公草庵居士。名安國。字康侯。久依上封秀和尚。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攔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不知。又寄上封秀偈曰。祝融峰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

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上封秀嗣）

福州普賢元素禪師建寧人上堂兵隨印轉三千里外絕煙塵將逐符行二六時中淨躶躶不用鐵旗鐵鼓自然草偃風行何須七縱七擒直得無思不服所謂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燄非但能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膽正恁麼時且道主將是恁麼人喝一喝○上堂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囊無繫蟻之絲厨乏聚蠅之糝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南頭買賤北頭賣貴點檢將來好與三十棒且放過一著何故曾爲蕩子偏憐客自若貪杯惜醉人○上堂未開口時先分付擬思量處隔千山莫言佛法無多子未透玄關也大難祇如玄關作麼生透喝一喝下座（上封才嗣）

福州鼓山山堂僧洵禪師本郡阮氏子上堂黃蘗手中六十棒不會佛法的的大意却較些子大愚肋下築三拳便道黃蘗佛法無多子鈍置殺人須知有一人大棒蓦頭打他不回頭老拳劈面鎚他亦不顧且道是誰○上堂朔風捲地卷黃葉門外千峰凜寒色夜半烏龜帶雪飛石女溪邊皺兩眉卓拄杖云大家在這裏且道天寒人寒喝一喝曰歸堂去（上封才嗣）

福州鼓山別峰祖珍禪師興化林氏子僧問趙州遶禪牀一帀轉藏已竟此理如何師曰畫龍看頭畫蛇看尾曰婆子道比來請轉全藏爲甚麼祇轉得半藏此意又且如何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曰未審甚麼處是轉半藏處師曰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箇是跡牛在甚麼處直饒見得頭角分明鼻孔也在法石手裏○上堂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卓拄杖曰恁麼會得十萬八千畢竟如何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風總不知○示衆云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卓拄杖云這箇是聲豎起拄杖云這箇是色喚甚麼作大道眞體直饒向這裏見得也是鄭州出曹門○示衆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這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殿下宿同看月明時（上封才嗣）

（已上共三人）

慶元育王無示介諶禪師溫州張氏子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是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內外和平家國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翦徧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〇上堂文殊智普賢行多年歷日德山棒臨濟喝亂世英雄汝等諸人穿僧堂入佛殿還知嶮過鐵圍關麼忽然踏著釋迦頂額磕著聖僧額頭不免一場禍事師性剛毅涖衆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天寧卓嗣）

安吉道場普明慧琳禪師福州人上堂有漏笊籬無漏木杓庭白牡丹檻紅芍藥因思九年面壁人到頭不識這一著且道作麼生是這一著以拄杖擊禪牀下座〇上堂一即多多即一毗盧頂上明如日也無一也無多現成公案沒諸譌拈起舊來氈拍板明時共唱太平歌（天寧卓嗣）

安吉道場無傳居慧禪師本郡吳氏子上堂鍾馗醉裏唱涼州小妹門前祇點頭巡海夜叉相見後大家拍手上高樓大衆若會得去鎖却天下人舌頭若會不得將謂老僧別有奇特〇上堂百尺竿頭弄影戲不唯瞞你又瞞天自笑平生岐路上投老歸來沒一錢〇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山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師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不知便下座（天寧卓嗣）

臨安顯寧松堂圓智禪師上堂蘆花白蓼花紅溪邊脩竹碧煙籠閑雲抱幽石玉露滴巖叢昨夜烏龜變作鼈今朝水牯悟圓通咄（天寧卓嗣）

安吉烏回唯庵貞範禪師上堂塵劫已前事堂堂無背面動靜莫能該舒卷快如電莫道凡不知佛也覷不見決定在何處合取這兩片鷹不鷹更爲諸人通一線良久曰天下太平皇風永扇〇上堂學僧問趙州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州曰曾有人問老僧直得五年分疏不下師召衆曰趙州具頂門眼向擊石火裏分緇素閃電光中明縱奪爲甚麼却

五年分琉不下。還委悉麼。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天寧卓嗣）

溫州本寂靈光文觀禪師。郡之永嘉葉氏子。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好事不如無。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好事不如無。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住。好事不如無。還知麼。除却華山陳處士。何人不帶是非行。參（天寧卓嗣已上共六人）

常德德山無諍慧初禪師。靜江人。上堂。顧視大衆曰。見麼。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日月爲晦爲朔。在四時爲寒爲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且道在衲僧分上又作麼生。一趯趯翻四大海。一拳拳倒須彌山。佛祖位中留不住。又吹漁笛汨羅灣〇上堂。九月二十五。聚頭相共舉。踢却正法眼。拈却雲門普。德山不會說禪。贏得村歌社舞。阿呵呵。邏囉哩。遂作舞下座（黃龍震嗣）

廬山延慶叔禪師。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僧禮拜。師曰。唐與今日失利（祖庵主嗣）

漣水萬壽夢庵普信禪師。上堂。殘雪既消。春風日漸多。若將時節會佛法。又如何。且道時節因緣與佛法道理。是同是別。良久曰。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花結果自馨香（勝因靜嗣）

平江慧日默庵興道禪師。上堂。同雲欲雪未雪。愛日似暉不暉。寒雀啾啾。閣羅落朔。風冽冽。舞簾帷。要會韶陽親切句。今朝覿面爲提撕。卓拄杖下座（勝因靜嗣）

廣德光孝果慈禪師。桃源人。上堂。舉南泉斬猫兒話乃曰。南泉提起下刀誅。六臂脩羅救得無。設使兩堂俱道得。也應流血滿街衢（勝因靜嗣已上三人）

福州雪峰毬堂慧忠禪師。上堂。終日忙忙。那事無妨作麼生是那事。良久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雪峯需嗣）

慶元蓬萊圓禪師。住山三十年。足不越閫。道俗尊仰之。師有偈曰。新縫紙被烘來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天童交嗣）

江州圓通密印守慧禪師。上堂。但知今日復明日。不覺前秋與後秋。平步坦然歸故里。却乘好月過滄洲。咦。不是苦心人不知（圓通旻嗣）

洪州黃龍道觀禪師上堂古人道眼色耳聲萬法成辨你諸人爲甚麼從朝至暮諸法不相到遂喝一喝曰牽牛入你鼻孔禍不入愼家之門（圓通受嗣 已上二人）

揚州石塔宣秘禮禪師僧問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師曰長亭涼夜月多爲客鋪舒曰謝師答話師曰網大難爲鳥綸稠始得魚僧作舞歸衆師曰長江爲硯墨頻寫斷交書○上堂舉百丈野狐話乃曰不是翻濤手徒誇跨海鯨由基方撚鏃枝上衆猿驚○上堂至座前師搊一僧上法座僧惶惶欲走師遂指座曰這棚子若牽一頭驢上去他亦須就土屙在汝諸人因甚麼却不肯以拄杖一時趕散顧侍者曰驗（明招 謙嗣）

峨嵋靈巖徽禪師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誰是文殊之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浮山 眞嗣）

湖南報慈嵩禪師上堂靑眸一瞬金色知歸授手而來如王寶劍而今開張門戶各說異端可謂古路坦而荊棘生法眼正而還自翳孤負先聖埋沒己靈且道不埋沒不孤負正法眼藏如何吐露還有吐露得

→延壽延

底麼出來吐露看如無擔取詩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祥符 立嗣）

成都金繩文禪師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黃河九曲曰如何是不犯之令師曰鐵蛇鑽不入僧擬議師便打（信相 顯嗣）

曹洞宗

常州華藏明極慧祚禪師頌洞山喫果子話曰洞山果子誰無分撥退縈盤妙轉機今夜爲君輕點破牡丹花下睡貓兒（淨慈 暉嗣）

明州雪竇足庵智鑑禪師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眞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食庵小無牀可臥若能與食展庵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叩其所得呈一頌然喜曰鑑公徹也復見大休於岳林試其機鋒辯才無礙歎曰佛祖不柰你何因爲行乞擔一布囊隨得即受備歷艱勤○出世爲大休燒香上堂云世尊有密語迦葉不

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天童玨嗣）

泰州廣福微庵道勤禪師本郡俞氏子上堂舉僧問同安如何是和尚家風同安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兎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同安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華晚後鳳銜來師曰廣福卽不然有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祗向他道翠竹叢邊歌欵乃碧巖深處臥煙蘿忽遇客來將何祗待召底籃兒盛皓月無心盌子貯清風（雪竇宗嗣）

越州超化藻禪師開爐上堂雪滿寒窗燒盡丹霞木佛冰交野渡凍殺陝府鐵牛直得寒灰發燄片雪不留任運縱橫現成受用諸禪德要會麼衲帔蒙頭坐冷暖了無知（善權智嗣）

雲門宗

密州嶂山寧禪師上堂有時孤峰頂上嘯月眠雲有時大洋海中翻波走浪有時十字街頭七穿八穴諸人還相委悉麼樟樹花開盛芭蕉葉最多（雪竇明嗣）

臨安五雲悟禪師苕溪人上堂月堂老漢道行不見行是箇甚麼坐不見坐是箇甚麼著衣時不見著衣是箇甚麼喫飯時不見喫飯是箇甚麼山僧雖與他同牀打睡要且各自做夢何故行見行坐見坐著衣時見著衣喫飯時見喫飯無有不見底道理亦無箇是甚麼諸人且道老漢底是五雲底是拄杖卓一下曰桃紅李白薔薇紫問著東風總不知（淨慈昌嗣）

臨安中竺擬禪元妙禪師婺州王氏子僧問如何是截斷衆流句師曰佛祖開口無分曰如何是函蓋乾坤句師曰匝地普天曰如何是隨波逐浪句師曰有時入荒草有時上孤峰○上堂黃昏雞報曉半夜日頭明驚起雪師子瞠開紅眼睛○上堂去年梅今歲柳顏色馨香一喝良久曰若不得這一喝幾乎道著依舊且道道著後如何眼睛突出（靈隱光嗣）

撫州靈巖圓日禪師上堂悟無不悟得無不得九年面壁空勞力三脚驢兒跳上天泥牛入海無蹤跡爲甚如此九九八十一（圓覺登嗣）

荊門玉泉思達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印印空師曰萬象收歸古鑑中曰如何是一印印水師曰秋蟾影落千江裏曰如何是一印印泥曰細觀文彩未生時（嶽麓）

續指月錄卷首

續指月錄卷一

廬陵聶　先樂讀　編集
濟陽江　湘郢上　參訂

六祖下十七世

臨濟宗

慶元天童應庵曇華禪師。蘄之黃梅江氏子。年十七。投邑之東禪出家。十八爲大僧。首參隨州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徧歷江湖。所至與諸老宿激揚。無不投契。後上雲居謁圓悟勤老人。一見。揣旁痛與提策。迨勤入蜀。命師往依彰教隆和尚於宣。及隆移虎丘。師爲先馳。未半載。通徹大法。頓悟圓悟爲人處。機關深固。運用恢廓。言句超越。道洽叢林。未幾。禮辭。遊戲諸方。初分座於處之連雲。處守以妙嚴請師出世。歷住明果。薦福。東林。蔣山。歸宗。天童諸名剎○上堂。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成佛作祖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撒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上堂。九年面壁。壞却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上堂。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瘂。蘇州人獃。常州人打野。大宋國裏只有兩箇僧。川僧。浙僧。其他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山茨際云。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老僧仔細看。不見東西少南北○碓庵青頌云。蘇常川浙到淮南。福建江西又廣南。各路鄉談多打[illegible]。自家仍被舌頭謾）○上堂。臨濟在黃檗處三度喫棒。底意旨。你諸人還覷得透也未。直饒一咬便斷也。未是大丈夫漢。三世諸佛口挂壁上。天下老和尚將甚麼喫飯○上堂。十五日已前。水長船高。十五日已後。泥多佛大。正當十五日。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直得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悉皆歡喜讚

言打這一棒。不妨應時應節。報恩不覺通身踊躍。遂作詩一首。舉似大衆。蜻蜓許是好蜻蜓。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却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上堂。趙州喫茶。我也怕。他若非債主。便是冤家。倚牆靠壁成羣隊。不知誰解辯龍蛇○虎丘隆諱日。師設供拈香曰。平日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牀。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師於室中能鍛鍊耆艾。故一時共稱大慧杲與師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誡徒衆云。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師住歸宗時。大慧杲在梅陽。有僧傳師垂示語句。杲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師云。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正脈通。其望重如此○隆興改元六月十三日。師臨示寂。猶挂入室牌。鉗鎚大衆。至夜分。區處院事。纖悉不遺。門人以辭世偈爲請。師曰。吾常笑諸方所爲。豈自爲之耶。奄然趺坐而逝。塔全身於天童太白峰（虎丘隆嗣）

泉州教忠晦菴彌光禪師。閩之李氏子。兒時寡言笑。聞梵唄則喜。十五圓頂。猶喜閱羣書。一日曰。既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豈醉於俗典耶。遂出嶺謁圓悟禪師於雲居。次參黃檗祥。高菴悟。機語皆契。以楚淮盜起。歸謁佛心。後參大慧杲和尚於廣因。得荷大法（機緣悟由備載羅錄大慧杲章）○上堂。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擲拂子曰。山僧今日已是放下了也。汝等諸人又作麼生。復曰。侍者收取拂子○僧問。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師曰。山僧今日困。問罔明因甚麼卻出得。師曰。令人疑著。曰。恁麼則擘開華嶽千峰秀。放出黃河一派清。師曰。一任卜度（大慧杲嗣）

福州西禪懶菴鼎需禪師。本郡林氏子。幼舉進士。年二十五。因讀遺教經。忽曰。幾爲儒冠誤。欲出家。母以親迎難之。師絕之曰。夭桃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伴。竟依保壽爲比丘。一錫湖湘。偏參名宿。法無異味。歸里結茅於羌峰。絕頂不下山者三年。因教忠光參大慧杲（悟由詳載羅錄大慧杲章）。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卻眼。卸卻符。

趙州東壁挂葫蘆○住西禪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於巨川。句劄意。意劄句。烈士發乎狂矢。任待牙、如劍。樹口似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口。早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自餘瓦棺老漢。殿頭大師。向羌峰頂上。拏風鼓浪。玩弄神變。脚跟下好與三十。且道過在甚麼處。良久曰。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胷襟當等閑（大慧杲嗣）

福州東禪蒙菴思岳禪師。江州人。上堂。達磨來時。此土皆知梵語。及乎去後。西天悉會唐言。若論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似羚羊挂角。獵犬尋蹤。一意乖疏。萬言無用。可謂來時他笑我。不知去後我笑他。唐言梵語親分付。自古齋僧怕夜茶○上堂。啞卻我口。直須要道。塞却你耳。切忌蹉過。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道泗州大聖在洪州打坐。十字街頭賣行貨。是甚麼。斷跟草鞋。尖簷席帽（大慧杲嗣）

福州西禪此庵守淨禪師。本州人。上堂。譚玄說妙。撒屎撒尿。行棒行喝。將鹽止渴。立主立賓。華壁宗乘。設或總不恁麼。又是鬼窟裏坐。到這裏山僧已是打退鼓。且道諸人尋常心憤憤口悱悱。合作麼生。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上堂。若也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有眼無足。若也祇悟目前。不明自己。此人有足無眼。直得眼足相資。如車二輪。如鳥二翼。正好勘過了打○上堂。文殊普賢。譚理事。臨濟德山。行棒喝。東禪一覺到天明。偏愛風從涼處發。咄○上堂。閉卻口。時時說。截卻舌。無間歇。無間歇。最奇絕。最奇絕。眼中屑。既是奇絕。爲甚麼却成眼中屑。了了了時無可了。玄玄玄處亦須呵（大慧杲嗣）

江州東林萬庵道顏禪師。潼川人。族鮮于氏。久參圓悟。徹有省。發泊悟還蜀。囑依大慧杲。仍以書致杲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眼耳。他日嗣之。其後未可量也。杲居雲門及洋嶼。師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鳥窠吹布毛。便有人悟去。今時學者爲甚麼却不識自己。良久曰。莫錯怪人好○僧問香嚴上樹話意旨如何。師曰。描不成畫不就。曰李陵雖好手。爭柰陷番何。師曰。甚麼處去來（大慧杲嗣）

慶元育王佛照德光禪師臨江彭氏子早入大慧杲室杲問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師曰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杲曰你是第幾箇師曰今日捉敗這老賊〇次年佛涅槃日師項禮次因念佛身常住何有生滅頭未至地忽然契悟遽以告杲杲曰你這回徹也杲再主徑山拉以偕往後以偈幷頂相付之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黃赤白〇師住靈隱日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者何事師對曰將謂陛下忘却嘗留宿內又觀堂奏對機緣備於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峰東庵（大慧杲嗣）

常州華藏遯庵宗演禪師福州鄭氏子上堂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〇上堂舉南泉道我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趙州道我十八上便解破家散宅師曰南泉趙州也是徐六擔板祇見一邊華藏也無活計可作亦無家宅可破逢人突出老拳要伊直下便到且道到後如何三十六峰觀不足却來平地倒騎驢（大慧杲嗣）

慶元天童無用淨全禪師越州翁氏子上堂靈山正派遠者猶迷明來暗來誰當辨的雙收雙放孰辨端倪直饒千聖出來也祇結舌有分何故人歸大國方爲貴水到瀟湘始得淸復曰適來松源舉竹篦話令天童納敗缺語人要知麼聽取一頌黑漆竹篦握起迅雷不及掩耳德山臨濟茫然懵底如何揷觜（大慧杲嗣）

建寧開善道謙禪師本郡人（悟由詳載禪錄大慧杲章）上堂竺士大僊心東西密相付如何是密付底心良久曰八月秋何處熱〇上堂去年也有箇六月十五今年也有箇六月十五去年六月十五少却今年六月十五今年六月十五多却去年六月十五多處不用減少處不用添既不用添又不用減則多處多用少處少用乃喝一喝曰是多是少良久曰箇中消息子能有幾人知（大慧杲嗣）

溫州鴈山能仁枯木祖元禪師閩之林氏子依大慧於洋嶼庵危坐終日妙喜目爲元枯木因舉三世

諸佛不知有話徵詰再三豁然領旨（悟由載羅錄）○紹興乙巳春出住能仁上堂有佛處不得住踏著秤鎚硬似鐵無佛處急走過脚下草深三尺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北斗挂須彌憑麼則不去也棒頭挑日月摘楊花摘楊花眼裏瞳人著繡鞵卓拄杖下座○嘗居連江福嚴庵食指猥衆日食不給庵有伽藍土偶頗衆師揭偈於祠曰小庵小食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番來打供免教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於山前檀越悉如所誡（大慧杲嗣）

臨安徑山了明禪師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大慧杲謫戍梅州防送嚴戒或以爲禍在不測師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嘗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日衆杲以齋飯不給且慮禍常勉之令去師必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拷栳行乞到晚每聚衆數十人爲荷米麪薪蔬之屬成列以歸衲餽萬指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多半在戍所接引皆師之助也杲被旨復僧衣繼被旨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及杲住徑山師歸長蘆杲送以偈曰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憑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伊行喝下鐵圍山倒走　後奉詔住徑山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皤腹綏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旦師忽杖屨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王王出見之遙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莊田至多可施蘇州一莊以爲徑山供佛齋僧之利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然傳言和王以蘇州莊田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爲言聞卿將蘇州一莊施捨徑山朕當爲蠲免稅賦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致徑山請師入城而師於二日前先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王即以莊隸本山此莊歲出十萬犂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久蒙其利師於緇素有大因緣江淛兩湖皆號之爲布

袋和尚再出云（大慧杲嗣）

潭州大溈法寶禪師。福州人。上堂。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直須師子咬人。莫學韓獹逐塊。阿呵呵。會不會。金剛脚下鐵崑崙。捉得明州憨布袋○上堂。千般言。萬種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夜來一片黑雲生。莫教錯却山前路。咄（大慧杲嗣）

福州玉泉曇懿禪師。本郡林氏子。久依圓悟。自謂不疑。紹興初。出住興化祥雲。法席頗盛。大慧杲和尚入閩。知其所見未穩。致書令來。師遲遲。杲小參。且痛斥。仍榜告四衆。師不得已。破夏謁之。杲鞫其所證。既而曰。汝恁麼見解。敢嗣圓悟老人耶。師即退院。親杲究心。一日入室。杲問我要箇不會禪的做國師。師曰。我做得國師去也。杲喝出。居無何。杲忽語之曰。香嚴悟處。不在擊竹邊。俱胝得處。不在指頭上。師乃頓悟。後住玉泉。爲杲拈香。繼省杲於小溪。杲陞座。舉雲門一日拈拄杖示衆曰。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衲僧見拄杖子。但喚作拄杖子。行但行。坐但坐。總不得動著。杲曰。我不是雲門老人。將虛空剜窟籠。驀拈拄杖曰。拄杖子不屬有。不屬無。不屬幻。不屬空。卓一下。曰凡夫二乘。緣覺菩薩。盡向這裏各隨根性。悉得受用。唯於衲僧分上。爲害爲寃。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進一步。則被拄杖子迷却路頭。退一步。則被拄杖子穿却鼻孔。即今莫有不甘底麼。試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正恁麼時。合作麼生。下座。云頻玉泉爲衆拈出。師登座。敘謝畢。遂舉前話曰。適來堂頭和尚。恁麼批判。大似困魚止濼。病鳥棲蘆。若是玉泉則不然。拈拄杖曰。拄杖子能有能無。能幻能空。凡夫二乘。緣覺菩薩。卓一下曰。向這裏百雜碎。唯於衲僧分上。如龍得水。似虎靠山。要行便行。要坐便坐。進一步。則乾坤震動。退一步。則草偃風行。且道不進不退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閑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大慧杲嗣）

饒州薦福悟本禪師。江州人（悟由詳載瞿錄大慧杲章）住薦福上堂。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視聽而雨華。大衆。這一隊不唧嚠

漢無端將祖父田園私地結契各據四至界分方圓長短一時花擘了也致令後代兒孫千載之下上無片瓦蓋頭下無卓錐之地博山當時若見十字路頭掘箇無底深坑喚來一時埋却免見遞相鈍置何謂如此不見道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大慧杲嗣）

慶元育王大圓遵璞禪師福州人幼同玉泉懿問道圓悟昭覺勤數載後還里佐懿於莆中祥雲紹興甲寅杲居洋嶼師往訊之入室次杲問三聖興化出不出爲人不爲人話你道這兩箇老漢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於杲膝上打一拳杲曰祇你這一拳爲三聖出氣爲興化出氣速道速道師擬議杲便打復謂曰你第一不得忘了這一棒〇後因杲室中問僧曰德山見僧入門便棒臨濟見僧入門便喝雪峰見僧入門便道是恁麼睦州見僧便道現成公案放你三十棒你道這四箇老漢還有爲人處也無僧曰有杲曰劄僧擬議杲便喝師聞遽領微旨杲欣然許之（大慧杲嗣）

眞州靈巖東庵了性禪師上堂勘破了也放過一著是衲僧破草鞋現脩羅相作女人拜是野狐精魅打箇圓相虛空裏下一點是小兒伎倆攔腮贈掌拂袖便行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直饒向黑豆未生已前一時坐斷未有喫靈巖拄杖分敢問大衆且道爲人節文在恁麼處還相委悉麼自從春色來嵩少三十六峰青至今（大慧杲嗣）

劍州萬壽自護禪師上堂古者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萬壽卽不然若人識得心未是究竟處且那裏是究竟處拈拄杖卓一下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大慧杲嗣）

潭州大溈了庵景暈禪師筠州人上堂雲門一曲臘月二十五瑞雪飄空積滿江山塢峻嶺寒梅花正吐手把須彌搥笑打虛空鼓驚起憍梵鉢提冷汗透身如雨忿怒阿脩羅王握拳當胸問云畢竟是何宗旨咄少室峰前亦曾錯舉（大慧杲嗣）

臨安靈隱誰庵了演禪師福州人上堂面門撥破天地懸殊打透牢關白雲萬里饒伊兩頭坐斷別有轉身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在喝一喝下座（大慧杲嗣）

泰州光孝致遠禪師撫州許氏子上堂舉女子出定

話。乃曰。從來打鼓弄琵琶。須是相逢兩會家。佩玉鳴鑾歌舞罷。門前依舊夕陽斜（大慧杲嗣）

建康蔣山一庵善直禪師。德安雲夢人。（悟由機緣詳載語錄大慧杲章）出住保寧。上堂。諸佛不曾出世。人人鼻孔遼天。祖師不曾西來。箇箇壁立千仞。高揖釋迦。不拜彌勒。理合如斯。坐斷千聖路頭。獨步大千沙界。不爲分外。若向諸佛出世處會得。祖師西來處承當。自救不了。一生用屈。莫有大丈夫承當大丈夫事者麼。出來與保寧爭交。其或未然。不免拽破。便下座◯一日留守陳丞相俊卿。會諸山茶話次。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公案。令諸山批判。皆以奇語取勝。師最後曰。張打油李打油。不打渾身只打頭。陳喜而瞻禮（大慧杲嗣）

福州雪峰普慈蘊聞禪師。洪州沈氏子。示衆曰。旃檀叢林。旃檀圍繞。師子叢林。師子圍繞。虎狼叢林。虎狼圍繞。荊棘叢林。荊棘圍繞。大衆。四種叢林。合向那一種叢林安居好。若也明得。九十日內管取箇箇成佛作祖。其或未然。般若叢林歲歲彫。無明荒草年年長（大慧杲嗣）

處州連雲道能禪師。漢川人。姓何氏。僧問。鏡淸六刮意旨如何。師曰。穿却你鼻孔。曰。學人有鼻孔。卽穿。無鼻孔又穿箇甚麼。師曰。抱贓叫屈（大慧杲嗣）

臨安靈隱最庵道印禪師。漢州人。上堂。大雄山下虎南山鼈鼻蛇。等閑撞著。抱賞歸家。若也不惜好手。便與拔出重牙。有麼有麼◯上堂。五五二十五。擊破虛空鼓。大地不容針。十方無寸土。春生夏長復何云。甜者甜兮苦者苦（大慧杲嗣）

建寧竹原宗元庵主。郡之連氏子。久依大慧杲分座西禪。丞相張公浚帥三山。以數院迎師。不就。歸舊里結茆號衆妙園。宿衲士夫交請開法。示衆。若究此事如失却鑰提相似。祇管尋來尋去。忽然撞著。噁。在這裏。開箇鑰了。便見自家庫藏。一切受用。無不具足。不假他求。別有甚麼事（大慧杲嗣）

近禮侍者。三山人。久侍大慧杲。嘗默究竹篦話。無所入。一日入室。罷求指示。杲曰。你是福州人。我說箇喩向你。如將名品荔枝。和皮殼一時剝了。以手送在你口裏。祇是你不解吞。師不覺失笑曰。和尚吞却卽禍

事杲後又問曰前日呑了底荔枝祇是你不知滋味師曰若知滋味轉見禍事（大慧杲嗣）

溫州淨居尼妙道禪師延平尙書黃公裳之女開堂日乃曰問話且止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衲僧門下一點用不著且佛未出世時一字全無我祖西來便有許多建立列刹相望星分派別以至今日累及兒孫遂使山僧於人天大衆前無風起浪向第二義門通箇消息語默該不盡底彌亘大方言詮說不及處徧周沙界通身是眼覿面當機電卷星馳如何湊泊有時一喝生殺全威有時一喝佛祖莫辨有時一喝八面受敵有時一喝自救不了且道那一喝是生殺全威那一喝是佛祖莫辨那一喝是八面受敵那一喝是自救不了若向這裏薦得堪報不報之恩脫或未然山僧無夢說夢去也拈起拂子曰還見麼若見被見刺所障擊禪牀曰還聞麼若聞被聲塵所惑直饒離見絕聞正是二乘小果跳出一步蓋色騎聲全放全收主賓互換所以道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敢問諸人卽今是甚麼時節蕩蕩仁風扶聖化熙熙和氣助昇平擲拂子下座（大慧杲嗣）

平江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悟由詳載語錄大慧杲機緣章）出家圓具隨衆坐夏徑山大慧杲禪師欲激其遠到但默而不顧一日正危坐間忽然大悟洞見杲平日委曲相爲處不覺撫掌厲聲曰這老賊這老賊遂呈頌曰驀然觸著鼻孔伎倆冰消瓦解達磨何必西來二祖枉施三拜更問如何若何一隊草賊大敗杲亦印以偈曰汝既悟活祖師意一刀兩段直下了臨機一一任天眞世出世間無剩少我作此偈爲證明四聖六凡盡驚擾休驚擾碧眼胡兒猶未曉○宋孝宗乾道六年七月集衆說偈畢遂寂然不動撼之則已化矣（大慧杲嗣）

侍郎無垢居士張九成紹興癸丑魁多士歷官宗伯深心參究徧探耆宿後謁大慧杲禪師（悟由備載語錄大慧杲機緣章）徹證之日杲特爲陞座舉昭覺勤爲張昭遠爲鐵劉禪山僧却以無垢禪爲神臂弓遂授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仔細拈來看當甚臭皮韈○士頌黃龍三關曰我手何似佛手天下衲僧無口縱饒撩

起便行也。是鬼窟裏走◯我脚何似驢脚。又被鰾膠粘著。翻身直上兜率天。已是遭他老鼠藥◯人人有箇生緣處。鐵圍山下。幾千年。三災直上四禪天。這驢猶自在旁邊（大慧杲嗣）

參政李邴居士。字漢老。參大慧杲。因舉柏樹子話。頓悟大法。（悟由載羅錄大慧杲章）士與教忠光禪師。在小谿雲門。有同參之契。因致光有三拜頓忘師弟子。一口吞盡佛衆生之句。爲叢林傳誦。疾革。以偈寄光。倡和畢。怡然而寂（大慧杲嗣）

寶學劉彥修居士。字子羽。出知永嘉。問道於大慧杲禪師。杲曰。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道無。但恁麼看。公後乃於柏樹子上發明。有頌曰。趙州柏樹太無端。境上追尋也不難。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底透長安（大慧杲嗣）

提刑吳偉明居士。字元昭。邵武人。久參眞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後訪大慧杲於洋嶼庵。隨衆入室。杲擧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公擬答。杲以竹篦便打。公無對。遂留咨參。後因道次延平。倏然契悟。連書數頌寄杲。皆室中所問者。有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通身一具金鎖骨。趙州親見老南泉。解道鎭州出蘿蔔。杲印說偈證之曰。通身一具金鎖骨。堪與人天爲軌則。要識臨濟小廝兒。便是當年白拈賊（大慧杲嗣）

門司黃彥節居士。字節夫。號妙德。於大慧杲一喝下疑情頓脫。杲以衣付之。嘗舉首山竹篦語。至葉縣近前奪得拗折擲向階前曰。是甚麼。山曰。瞎。士曰。妙德到這裏百色無能。但記得昔作蠟梅絕句曰。擬將枝頭蠟。蘂香却肖蘭。前村深雪裏。莫作嶺梅看（大慧杲嗣）

秦國夫人計氏。獨居寡處。屛去紛華。常自蔬食。習有爲法。因大慧杲遣謙禪者致問其子魏公。公留謙以祖道誘之。氏一日問謙曰。徑山和尙尋常如何爲人。謙曰。和尙祇教人看狗子無佛性及竹篦子話。祇是不得下語。不得思量。不得向擧起處會。不得向開口處承當。氏遂諦信。於是夜坐力究前話。忽爾洞然無滯。謙遂歸。氏親書入道槩略作數偈呈杲。其一曰。逐日看經文。如逢舊識人。莫言頻有礙。一擧一回新（大慧杲嗣已上三十四人）

福州清涼坦禪師。有僧舉大慧竹篦話請益。師示以偈曰。徑山有箇竹篦。直下別無道理。佛殿廚庫山門。穿過衲僧眼耳。其僧言下有省（育王裕嗣）

臨安淨慈水庵師一禪師。婺州馬氏子。上堂舉昭覺勤師翁道。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水庵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上堂。凍雲欲雪未雪。普賢象駕崢嶸。嶺梅半含半開。少室風光漏泄。便恁麼去。猶是半提。作麼生是全提底事。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上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古人恁麼說話。大似預搔待癢。若教渠踏著。衲僧關棙。管取別有生涯。喝一喝。卓拄杖下座（育王裕嗣）

安吉州道場無庵法全禪師。姑蘇陳氏子。久依佛智。每入室。智以狗子無佛性話問之。師罔對。一日聞僧舉五祖頌。忽大悟。有偈曰。鼓吹轟轟袒半肩。龍樓香噴益州船。有時赤脚弄明月。踏破五湖波底天。○上堂。拈拄杖曰。汝等諸人。箇箇頂天立地。肩橫楖栗。到處行脚。勘驗諸方。更來這裏。覓箇甚麼。纔輕輕拶著。便言天台普請。南嶽遊山。我且問你。還曾收得大唐國裏寶刀麼。卓拄杖曰。切忌口銜羊角。○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天下無貧人。曰見後如何。師曰。四海無富漢。○乾道己丑秋。將入寂。衆求偈。師瞪目下視。衆請益堅。遂書無無二字。棄筆而逝。火後舍利五色。塔於金斗峰（育王裕嗣）

泉州延福寒巖慧升禪師。建寧人。上堂。喝一喝曰。盡十方世界。會十世古今。都盧在裏許。逼逼塞塞了也。若乃放開一鍼鋒許。則大海西流。巨嶽倒卓。黿鼉魚龍。蝦蟹蚯蚓。盡向平地上涌出波瀾。游泳鼓舞。然雖如是。更須向百尺竿頭。自進一步。則步步踏轉無盡藏輪。方知道鼻孔搭在上唇。眉毛不在眼下。還相委悉麼。復喝一喝曰。切忌轉喉觸諱（育王裕嗣）

福州支提道升禪師。建安吳氏子。生有肉環。具在左乳。及出家。肉環始隱。天資聰慧。十九披削。浩然有遊參志。遂至長樂。見佛智裕。入其室。言下頓悟。自是機鋒迅發。人不敢攖。泉州延以名剎。拂衣而還。作嬾散歌以見志。李敦老帥閩。延住支提。晚住鼓山。師持身

以法涖衆精嚴每見法門下衰僧尙奔競爲之憂戚常謂人曰叢林荒寒人物委靡此事將如弓鞭節漸尖去矣○結夏後一日忽問侍僧今日何日曰十六師曰是何日辰曰辛卯卽入室坐脫（育王裕嗣已上五人）

鎭江焦山或庵師體禪師台州羅氏子上堂熱月須搖扇寒來旋著衣若言空過日大似不知時下座○師嘗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希苕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師示以頌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識爺○宋孝宗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染翰別郡守曾公遽夜半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護國元嗣）

台州國淸簡堂行機禪師本郡人姓楊氏風姿挺異才歷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密有契證獨住莞山刀耕火種一十七年每謂人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卽欣然曳杖而出○示衆云觀色卽空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卽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麼處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麼莫是起坐鎭相隨語默同居止麼若恁麼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用且作麼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人知（護國元嗣）

常州華藏湛堂智深禪師武林人佛涅槃日上堂兜率降生雙林示滅掘地討天虗空釘橛四十九年播土揚塵三百餘會納盡敗缺儘力布網張羅未免喚龜作鼈末後拘尸城畔槨示雙趺傍人冷眼看來大似弄巧成拙卓拄杖曰若無這箇道理千古之下誰把口說且道是甚麼道理擬人面前切忌漏泄（護國元嗣）

參政錢端禮居士字處和號松窗從此庵淨發明己事淳熙丙申冬簡堂機歸住平田遂通往來○丁酉秋示疾修書延機及國淸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禪詣榻次公起趺坐言笑移時而書曰浮世虗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

力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盡爲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爲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如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賜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機曰某坐去好臥去好堂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公笑曰法兄當爲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護國元嗣已上四人）

慶元東山全庵齊己禪師邛州謝氏子上堂舉修山主偈曰是柱不見柱非柱不見柱是非已去了是非裏薦取召大衆曰薦得是移華兼蝶至薦得非擔泉帶月歸是也好鄭州梨勝青州棗非也好象山路入蓬萊島是亦沒交涉踏著秤錘硬似鐵非亦沒交涉金剛寶劍當頭截阿呵呵會也麼知事少時煩惱少識人多處是非多（靈隱遠嗣）

臨安靈隱濟顚道濟禪師浙江天台人宋高宗李駙馬之後父茂春官春坊贊善母王氏夢吞日光而生年甫十八二親俱喪投靈隱瞎堂遠公出家得其密印後居淨慈放曠不羈言行叵測淫坊酒肆不避譏嫌時號爲濟顚○臨終作偈曰六十年來狼籍東壁打倒西壁於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入滅後數日有僧遇於六和塔下復附書歸後有頌曰看不著錯認荒籬是木勺昨夜三更月正西麒麟撼斷黃金索幼年曾到鴈門關老去分明醉眼看憶昔面前當一箭至今猶自骨毛寒祇因面目無人識又往天台走一番（靈隱遠嗣）

撫州疎山歸雲如本禪師台城人也上堂久雨不晴戊壬丙丁通身泥水露出眼睛且道是甚麼眼睛卓拄杖曰林間泥滑滑時叫兩三聲（靈隱遠嗣）

日本叡山覺阿上人族姓滕年十四於本國出家受具習大小乘教有聲二十九聞商者言中國禪宗之盛阿航海來謁佛海遠禪師遠問其來阿輒書而對復書曰我國無禪宗惟講五宗經論國主無姓氏今捨位出家名行眞年四十四王子七歲受位已五載度僧無進納而講義高者賜之某因仰服聖朝遠公禪師之名特詣丈室願傳心印以度迷津且如心佛

及衆生是三無差別離相離言假言顯之禪師如何開示遠曰衆生虛妄見見佛見世界阿書曰無明因何而有遠便打阿卽請遠陞座決疑明年秋辭遊金陵抵長蘆江岸聞鼓聲忽大悟始知遠之垂手旨趣旋靈隱述五偈敍所見辭遠東歸其偈之首章曰航海來探教外傳要離知見絕蹤筌諸方參徧草鞋破水在澄潭月在天遠稱善書偈贈行歸本國住叡山寺泊通嗣法書而遠已入寂矣（靈隱遠嗣）

內翰曾開居士字天游歷參昭覺勤大慧杲之門久矣紹與中佛海遠補三衢光孝士與超然居士趙公訪之問曰如何是善知識遠曰燈籠露柱貓兒狗子士曰爲甚麼贊卽歡喜毀卽煩惱遠曰侍郞曾見善知識否士曰某三十年參問何言不見遠曰向歡喜處見煩惱處見士擬議遠震聲便喝士擬對遠曰開口底不是士惘然遠召曰侍郞向甚麼處去也士猛省遂點頭說偈曰咄哉瞎驢叢林妖孽震地一聲天機漏泄有人更問意如何拈起拂子劈口截遠曰也祇得一橛（靈隱遠嗣）

知府葛郯居士字謙問號信齋少擢上第留心禪悅首謁無庵全禪師求指南全令究卽心卽佛久無所契請曰師有何方便使某得入全曰居士太無厭生已而佛海遠居劍池士因從遊乃舉無庵所示之語請爲衆普說遠發揮之曰卽心卽佛眉拖地非心非佛雙眼橫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留旬日而後返一日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豁然頓明頌曰非心非佛亦非物五鳳樓前山突兀艷陽影裏倒翻身野狐跳入金毛窟無庵肯之卽遣書頌呈佛海遠遠曰此事非紙筆可旣居士能過我當有所聞矣遂復至虎丘遠迎之曰居士見處止可入佛境界入魔境界猶未得在士加禮不已遠正容曰何不道金毛跳入野狐窟士乃痛領法旨一士嘗問諸禪者夫婦二人相打兒子作證且道證父卽是證母卽是或庵體禪師著語曰小出大遇〇宋孝宗湻熙六年守臨川有仁政至八年感疾一日忽索筆書偈曰大洋海裏打鼓須彌山上聞鐘業鏡忽然撲破翻身透出虛空召僚屬示之曰生之與死如晝與夜無足怪

者若以道論安得生死若作生死會則去道遠矣語畢端坐而化（鑑隱遠嗣已上六人）

臨安徑山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子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師契悟印首肯會圓悟勤歸昭覺印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勤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拳勤曰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勤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杲杲問甚處來師曰西川杲曰未出劍門與汝三十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杲忻然掃室延之○住保寧上堂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秖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秖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大虫褭紙帽好笑又驚人○上堂將心除妄妄難除卽妄明心道轉迂桶底趯穿無忌諱等閒一步一芙蕖○師住徑山一日宋孝宗召對選德殿稱旨入對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年邁益厭住持辭入山居○紹興元年十一月師往辭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索紙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項溫詔謚慈辨禪師塔曰智光（華藏民嗣）

湖州鳳棲慧觀禪師上堂前村落葉盡深院桂華殘此夜初冬節從茲特地寒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喝一喝恁麼說話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昭覺元嗣）

潭州楚安慧方禪師本郡許氏子參道禪師於大別未幾改寺爲神霄宮附商舟過湘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曰叫那由是有省卽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住後上堂臨老方稱住持全無些子玄機開口十字九乖問東便乃答西如斯出世討甚玄微有時拈三放兩有時就令而施雖然如是同道方知且道知底事作麼生直須打翻鼻孔始得（文殊道嗣）

常德文殊思業禪師。世爲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爲比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往見文殊道禪師。道曰。你正殺猪時。見箇甚麼。便乃剃頭行脚。師遂作鼓刀勢。道喝曰。這屠兒參堂去。師便下參堂○住文殊日。上堂。擧趙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靑眼黑。趙州老漢。瞞我不得（文殊道嗣已上二人）

婺州雙林德用禪師。本郡戴氏子。上堂曰。拈槌竪拂。祖師門下。將黃葉以止啼。說妙譚玄。衲僧面前。望梅林而止渴。際山今日去却之乎者也。更不指東畫西。向三世諸佛命脈中。六代祖師骨髓裏。盡情傾倒。爲諸人說破。良久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雲居悟嗣）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禪師。本郡洪氏子。上堂。全機敵勝。猶在半途。啐啄同時。白雲萬里。纔生朕兆。已落二三。不露鋒鋩。成何道理。且道從上來事。合作麼生。誣人之罪。以罪加之（雲居悟嗣）

福州中際善能禪師。嚴陵人。往來龍門雲居有年。未有所證。一日普請次。高庵悟忽以貓兒擲師懷中。師擬議。悟攔胸踏倒。於是大事洞明○上堂。萬古長空。一朝風月。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却萬古長空。不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且道如何是一朝風月。人皆畏炎熱。我愛夏日長。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會與不會。切忌承當（雲居悟嗣）

南康雲居普雲自圓禪師。緜州雍氏子。年十九。試經得度。後詣龍門。一日於廊廡間。覩繪胡人有省。夜白高庵悟。擧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錐。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復筴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於是大法明了。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悟遣師依佛眼。眼謂曰。吾道東矣○上堂。學僧問雲門。如何是透法身句。門曰。北斗裏藏身。師曰。南北東西萬萬千。乾坤上下兩無邊。相逢相見呵呵笑。屈指擡頭月半天（雲居悟嗣已上四人）

成都信相戒修禪師。上堂。擧馬祖不安公案。乃曰。兩輪擧處煙塵起。電激星馳擬何止。目前不礙往來機。

正令全施無表裏丈夫意氣自衝天我是我兮你是你遂下座（黃龍忠嗣）

袁州慈化普庵印肅禪師宜春余氏子母黃生時祥光燭天蓮生道路或現阡陌及長夢僧點其胸曰汝他日當自省既寤白母視胸有赤點如含桃年十五投壽隆賢公出家賢授以法華師曰諸佛玄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大異之俾服勤七載始獲剃染徧具尋謁牧庵於溈山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庵豎拂示之有省○師初受慈化請雖乘願而出濟物利生猶日以所詣爲未足脇不沾席者十二年一日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大悟述偈曰捏不成團撥不開何須南嶽又天台六根門首無人用惹得胡僧特地來俄有僧稱道存自蜀冒雪而來師曰此吾不請友也遂相徵詰棒喝交馳心心密契僧曰師再來人也大興吾道非師而誰因指雪書偈而別自是異跡不可勝紀或謂修何行業而得此師當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嘗自贊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談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宋孝宗乾道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書偈曰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橫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爲汝清書畢坐逝有語錄四卷其釋談章被諸絃管用備梵唱世稱普庵呪云（黃龍忠嗣已上二人）

隨州大洪老衲祖證禪師潭州潘氏子上堂萬象之中獨露身如何說箇獨露底道理豎起拂子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僧問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門云話墮也未審那裏是這僧話墮處師曰鮎魚上竹竿○問離却言句請師直指師豎拂子僧曰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速禮三拜（大溈果嗣）

潭州大溈行禪師上堂橫拄杖曰你等諸人若向這裏會去如紀信登九龍之輦不向這裏會去似項羽失千里烏騅饒你總不恁麼落在無事甲裏若向這裏撥得一路轉得身吐得氣山僧與你拄杖子遂靠拄杖下座○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道是箇甚麼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苦苦

有口說不得。無家何處歸（大溈果嗣）

荊門玉泉窮谷宗璉禪師。合州董氏子。上堂拈拄杖曰。破無明暗。截生死流。度三有城。泛無爲海。須是識這箇始得。乃召大衆曰。喚作拄杖則觸。不喚作拄杖則背。若也識得。荊棘林中撒手。是非海裏橫身。脫或未然。普賢乘白象。土宿跨泥牛。參〇上堂。舉一切數句非數句。與吾靈覺何交涉。師曰。永嘉恁麼道。大似含元殿上。更覓長安。殊不知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雖然如是。三十年後。趙婆酤醋（大溈果嗣）

潭州道林淵禪師。僧問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低頭歸方丈。意旨如何。師曰。奔雷迸火。曰。巖頭道。這老漢未會末後句在。又作麼生。師曰。相隨來也。曰巖頭密啓其意。未審那裏是他密啓處。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雖然如是。祇得三年。三年後果遷化。還端的也無。師曰。嚩呢嚧唎吽啜吒〇師臨示寂。上堂。拈拄杖示衆曰。離却色聲言語。道將一句來。衆無對。師曰。動靜聲色外。時人不肯答。世間出世間。畢竟使誰會。言訖倚杖而逝（大溈果嗣）

隆興泐潭山堂德淳禪師。上堂。俱胝一指頭。一毛拔九牛。華嶽連天碧。黃河徹底流。截却指急回眸。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大溈果嗣）

常州宜興保安復庵可封禪師。福州林氏子。上堂。天寬地大。風清月白。此是海宇清平底時節。衲僧家等閑問著。十箇有五雙知有。祇如夜半華嚴池吞却楊子江。開明橋擂倒平山塔。是汝諸人還知麼。若也知去試向非非想天。道將一句來。其或未知。擲下拂子曰。須是山僧拂子始得（大溈果嗣）

隆興野庵祖璿禪師。上堂。喫粥了也未。趙州無忌諱。更令洗鉢盂。太煞沒巴鼻。悟去由來不丈夫。這僧那免受塗糊。有指示。無指云。韶石四楞渾塌地。入地獄如箭射。雲岫清風生。大廈相逢攜手上高山。作者應須辨眞假。眞假分。若爲論。午夜寒蟾出海門（大溈果嗣）

潭州石霜宗鎣禪師。上堂云。送舊年。迎新歲。動用不離光影內。澄輝湛湛。夜堂寒借問諸人。會不會。若也會。增瑕纇。若不會。依前昧。與君指箇截流機。白雲更在青山外（大溈果嗣）（已上八人）

南康雲居蓬庵德會禪師。重慶府何氏子。上堂。舉教中道。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作麽生是非相底道理。佯走詐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華（石頭回嗣）

潭州慧通淸旦禪師。蓬州嚴氏子。初出關。至德山。値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恁麽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師聞豁然。翼日入室。泰問。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麽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麽脫野狐。師曰。好與一坑埋却○師嘗頌酒糟話。荊棘林中宜妙義。蒺藜園裏放毫光。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佛性泰嗣）

澄州靈巖仲安禪師。上堂。參禪不究淵源。觸途盡爲留礙。所以守其靜默。證寂虛閑。墮在毒海。以弱勝強。自是非他。立人我量。見處偏枯。遂致優劣不分。照不搆用。用不離窠。此乃學處不玄。盡爲流俗。到這裏須知有殺中透脫。活處藏機。佛不可知。祖莫能測。所以古人道。有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有時先用後照。你須是箇漢始得。有時照用同時。你又作麽生抵當。有時照用不同時。你又向甚麽處湊泊。還知麽。穿楊箭與驚人句。不是臨時學得來（佛性泰嗣）

成都正法灝禪師。上堂。舉永嘉到曹谿一宿因緣。乃曰。要識永嘉麽。掀翻海嶽求知己。要識祖師麽。撥動乾坤建太平。二老不知何處去。卓拄杖曰。宗風千古播嘉聲（佛性泰嗣）

成都昭覺辯禪師。上堂。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隔江人唱鷓鴣詞。錯認胡笳十八拍。要會麽。欲得現前。莫存順逆。五湖煙浪有誰爭。自是不歸歸便得（佛性泰嗣已上四人）

平江覺報淸禪師。上堂。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石壓筍斜出。崖懸華倒生（道場辨嗣）

安吉何山然首座。姑蘇人。侍正堂辨久之。入室次。辨問。貓兒爲甚麽偏愛捉老鼠。曰。物見主。眼卓豎。堂欣然。因命分座（道場辨嗣已上二人）

義烏稠巖了贇禪師。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乃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疊青山藏古鏡。赤脚波斯入大唐。八臂那吒行正令。咄（何山詢嗣）

待制潘良貴居士字義榮年四十回心祖闥所至挂鉢隨衆參扣在佛燈珣禪師座下久參不契後看南泉斬貓話問珣言下有省頌曰自己貓兒久已走失別人家貓問之可惜落花流水恁他唐突（何山珣嗣已上二人）

漢州無爲隨庵守緣禪師本郡人姓史氏年十三病目往依棲禪慧目能禪師圓具出峽至寶峰值峰上堂舉永嘉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師聞釋然領悟○上堂以一統萬一月普現一切水會萬歸一一切水月一月攝展則彌綸法界收來毫髮不存雖然收展殊途此事本無異致但能於根本上著得一隻眼去方見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盡從此中示現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盡從此中流出天地日月萬象森羅盡從此中出立三界九地七趣四生盡從此中出沒百千法門無量妙義乃至世間工巧諸伎藝盡現行此事所以世尊拈華迦葉便乃微笑達磨面壁二祖於是安心桃華盛開靈雲疑情盡淨擊竹作響香嚴頓忘所知以至盤山於肉案頭悟道彌勒向魚市裏接人誠謂造次顚沛必如是經行坐臥在其中既有如是奇特更有如是光輝既有如是廣大又有如是周徧你輩諸人因甚麼却有迷有悟要知麼幸無偏照處剛有不明時（泐潭明嗣）

南康雲居頂庵德昇禪師漢州何氏子二十得度習講久之棄謁文殊道禪師問佛法省要殊示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寨奪得寶珠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師擬對殊曰莫錯師退參三年方得旨趣往見佛性機不投入閩至鼓山禮覲便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喝曰閑言語師即領悟○僧問應眞不借三界高超即不問如何是無位眞人師曰即時富貴見後貧窮曰擡頭須掩耳側掌便翻身師曰無位眞人在甚麼處曰老大宗師話頭也不識師曰放你三十棒（竹庵珪嗣）

通州狼山蘿庵慧溫禪師福州人姓鄭氏參竹庵於東林未幾會庵徙閩之乾元師往省次庵問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師乃釋然述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爲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虫庵首肯住後上堂釋迦老子四十

九年。坐籌帷幄彌勒大士。九十一劫。帶水拖泥。凡情聖量。不能剗除。理炤覺知。猶存露布。佛意祖意。如將魚目作明珠。大乘小乘。似認橘皮爲猛火。諸人須是豁開胷襟寶藏。迸出自己家珍。向十字街頭。普施貧乏。衆中忽有箇靈利漢出來道。美食不中飽人喫。山僧祇向他道。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竹庵珪嗣已上二人）

吉州青原如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生鐵鑄崑崙。曰來後如何。師曰。五彩畫門神（白楊順嗣）

太平隱靜圓極彥岑禪師。台城人。上堂。舉正堂辨和尚室中問學者。蚯蚓爲甚麼化爲百合。師曰。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度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雲居如嗣）

鄂州報恩成禪師。上堂。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便下座（雲居如嗣已上二人）

遂寧西禪希秀禪師。上堂。秋光將半。暑氣漸消。鴻鴈橫空。點破碧天似水。猿猱挂樹。撼翻玉露如珠。直饒對此明機。未免認龜作鼈。且道應時應節一句。作麼生。道野色併來三島月。溪光分破五湖秋（西禪璉嗣）

饒州薦福退庵休禪師。上堂。風動邪。旛動邪。風鳴邪鈴鳴邪。非風鈴鳴。非風旛動。此土與西天。一隊黑漆桶。誑惑世間人。看看滅胡種。山僧不柰何。趁後也打閧。瓠子曲彎彎。冬瓜直儱侗（烏巨行嗣）

信州龜峰晦庵慧光禪師。建寧人。上堂。數日暑氣如焚。一箇渾身無處安著。思量得也是煩惱。這箇未是煩惱。更有己躬下事不明。便是煩惱。所以達磨大師煩惱。要爲諸人吞却。又被咽喉小。要爲諸人吐却。又被牙齒礙。取不得。捨不得。煩惱九年。若不得二祖不惜性命。往往轉身無路。煩惱教死。所謂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後來蓮華庵主。到這裏煩惱。不肯住南嶽思大。到這裏煩惱。不肯下山。更有臨濟德山。用盡自己查黎。煩惱鉢盂無柄。龜峰今日爲他閑事長無明。爲你諸人從頭點破。卓拄杖一下曰。一人腦後露腮。一人當門無齒。更有數人鼻孔沒半邊。不勞再勘。你諸人休向這裏立地瞌睡。不知家中飯籮鍋子。一時失却了也。你若不信。但歸家檢點看（烏巨行嗣）

眞州長蘆且庵守仁禪師越之上虞人依烏巨行禪師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喝一喝云祇今箭發也看看師不覺倒身作避箭勢忽大悟〇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祇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卓拄杖下座（烏巨行嗣已上三人）

溫州淨居尼無相法燈禪師上堂拈拄杖卓曰觀音出普賢入文殊水上穿靴立擡頭鷂子過新羅石火電光追不及咄（淨居溫嗣）

台州萬年心聞曇賁禪師永嘉人住江心病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〇四明太守以雪竇延師主之師辭以偈曰閙籃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眸（育王諶嗣）

南劍西巖宗回禪師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忍因寺僧以茶禁聞有司吏捕知事師謂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爲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訖坐逝（育王諶嗣）

慶元天童慈航了朴禪師福州人上堂酷暑如焚不易禁炎炎赫赫欲流金夜明簾外無人到靈木迢然轉綠陰〇上堂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臨濟喝處德山棒頭耳聵德山棒時臨濟喝下眼瞎雖然一搦一擡就中全生全殺遂喝一喝卓拄杖一下云敢問諸人是生是殺良久曰君子可入（育王諶嗣）

臨安龍華無住本禪師廣德人上堂舉雲門大師拈起胡餅曰我祇供養兩浙人不供養向北人衆無語門自代曰天寒日短兩日人共一椀師曰韶陽老漢言中有響痛處著錐檢點將來翻成毒藥諸人要會麼牛在河南牛河北一片虛凝似墨黑冷地思量愁殺人叵耐雲門者老賊賊賊下座更不巡堂（育王諶嗣）

高麗坦然國師少嗣王位欽向宗乘因海商方景仁抵四明錄無示諶語歸師閱之契悟即棄位圓顱作書以語要及四威儀偈令景仁寄呈諶諶答曰佛祖

出興於世。無一法與人。實使其自信自悟。自證自到。具大知見。如所見而說。如所說而行。山河大地。草木叢林。相與證明。其來久矣（育王諶嗣）

臨江東山吉禪師。因李朝請問家賊惱人時如何。師曰。誰是家賊。李豎起拳。師曰。賊身已露。李曰。莫茶糊人好。師曰。賊證現在。李無語。師示以偈曰。家賊惱人孰奈何。千聖回機祇爲他。偏界偏空無影跡。無依無住絕籠羅。賊賊。猛將雄兵收不得。疑殺天下老禪和。笑倒寺中古彌勒。休休。不用將心向外求。回頭瞥耳賊身露。和賊捉獲世無儔。眞可仰。從茲不復誇伎倆。怙怙安家樂業時。萬象森羅齊撫掌（育王諶嗣已上六人）

杭州靈隱懶庵道樞禪師。吳興四安徐氏子。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師答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上爲之首肯。後退居明教水安蘭若。逍遙自適。嘗有偈題於壁上。雪裏梅花春信。悉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湻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永安（道場慧嗣）

廣德光孝悟初首座。分座日示衆。舉風旛話至仁者心動處。乃曰。祖師恁麼道。賺殺一船人。今時衲僧也不可恁麼會。既不恁麼會。畢竟作麼生。良久曰。六月好合醬。切忌著鹽多（光孝愍嗣）

曹洞宗

慶元天童長翁如淨禪師。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庵鑑公於雪竇。看庭前柏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柏。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跨跳。松蘿亮鬲笑掀騰。鑑頷之。出世慶主名刹。勅住天童。開爐上堂。召衆打圓相曰。箇是天童火爐。近前則燒殺。退後則凍殺。忽有箇漢出來道。合作麼生。囫火爐動也。便下座○上堂。霜風號䨣。殺霜葉隨蕭颺。舉拂曰。看。惟有玲瓏巖崔嵬望轉高。所謂天童滯貨。今朝短販一遭。莫有酬價底麼。下座○巡寮○上堂。外不放入。內不放出。痛下一槌。萬事了畢。如何太白峰前令斬新。內外紀綱俱委悉○上堂。陸修靜。陶淵明。文殊普賢。作圓相曰。咦。一款具呈。且道還誰批

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〇師六坐道場末言稟承衆有是請師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臨終果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峰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住雪竇足庵大和尚弁書辭世頌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跨跳活陷黃泉咦從來死生不相干擲筆而逝塔全身於本山（雪竇塔銘）

東谷光禪師上堂舉船子覆舟因緣頌曰藏身處沒蹤跡無影樹頭靈鳥宅沒蹤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花坼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釵一徑爭拋擲〇拈僧問曹山靈衣不挂時如何山曰曹山今日孝滿曰孝滿後如何曰曹山好顛酒頌曰曹山顛酒有誰諳醉語誑言不自慚夜半日頭當午照騎牛背面著靴衫〇頌韶國師問龍牙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曰大海心中泛鐵船隨波逐浪滔天順風到岸無人識江北從來使鐵錢（華嚴祚嗣）

雲門宗

温州光孝已庵深禪師本郡人上堂龍生龍鳳生鳳老鼠養兒沿屋棟達磨大師不會禪歷魏遊梁乾打閧〇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栗翻憶小釋迦雙手抱屈膝知不知實不實摩訶般若波羅蜜維摩默然普賢廣說歷代聖人互呈醜拙君不見落花三月子規啼一聲聲是一點血〇上堂風蕭蕭葉飄飄雲片片水茫茫江干獨立向誰說天外飛鴻三兩行〇師品行高卓每與同參靈隱蘊衷禪師往來酬唱深歎末法難乎其人勘驗諸方並無當意衲子遂不付法嗣雲門一宗自師而止矣（中竺妙嗣）

續指月錄卷一

續指月錄卷二

六祖下十八世

臨濟宗

慶元天童密庵咸傑禪師閩之福州人族姓鄭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後究心禪理不

憚遊行。徧參知識。後謁應庵華和尚於衢之明。果華孤硬難入。屢遭訶。一日華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華頷之。未幾辭回省親。華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埰根。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玉林琇頌云踢過眼生盲捧來頭裂破迅錫趁生禽凝塵皷枯骨○堯峯月函潛頌云千金蕩盡一無存衣食終朝取別人不是五陵眞俠骨問頭猶戀舊頭巾）○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棙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何異是開眼尿牀。華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著。兩寒無處覷眼。今日普請布施大衆。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學婆子燒庵話。師曰。者箇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今日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闕一上。也要諸方簡點。乃召大衆。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洩不通。偏向枯木上糝花。寒灰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濤。等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簡點將來。皷枷打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

巨與麼提持。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杆○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灑灑。沒可把。達磨一宗。掃土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劍去久矣。方乃刻舟○上堂。一箇葫蘆。纔倒地。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闘痍得恰好○僧問。虛空消殞事如何。師曰。罪不重科○師晚年退居天童之太白峰。鉗鎚訓誨。學者雲集。後無疾坐逝。門人建塔於山之中峰（天盡華嗣）

衢州光孝百拙善登禪師。和州烏江閔氏子。上堂。白日闊浩浩。夜後靜悄悄。長廊走波波。步步無欠少。不識主人翁。全身入荒草。擡著傳大士問訊維摩老。臥疾毗耶城。幾箇知天曉。若是過量人。不向那邊討。為作麼如此。喝一喝。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天盡華嗣）

南書記。溫州人。久依應庵華禪師。於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參歷有年。豁然契悟。偈曰。狗子無佛性。羅睺星

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華稱其脫略紹興初示寂於歸宗（天童華嗣）

侍郎李浩居士字德遠號正信幼閱楞嚴如遊舊國志而不忘後造明果投誠入室應庵華禪師揕其胷曰侍郎死後向甚麼處去士駭然汗下華喝出士退參不旬日徑躋堂奧華深許可以偈寄同參嚴康朝曰門有孫臏鋪家存甘贄妻夜眠還早起誰悟復誰迷○有賣胭脂者亦久參華頗自負士贈之偈曰不塗紅粉自風流往往禪徒到此休透過古今圈繢後却來者裏喫拳頭（天童華嗣）

教授嚴康朝居士湖州長興人見應庵華得旨頌曰趙州狗子無佛性我道狗子佛性有驀然言下自知歸從茲不信趙州口著精神自抖擻隨人背後無好手騎牛覓牛笑殺人如今始覺從前謬（天童華嗣已上五人）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禪師贛州蔡氏子立春日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先打春牛頭又卓一下曰後打春牛尾驚起虛空入藕絲裏釋迦無路潛蹤彌勒急走千里文殊却知落處拊掌大笑歡喜且道歡喜箇甚麼春風昨夜入門來便見千華生碓觜○上堂千家樓閣一霎秋風祇知襟袖涼生不覺園林葉落於期薦得觸處全眞其或未然且作寒溫相見○上堂舉金剛經佛告須菩提爾所國土中所有衆生若干種心如來悉知何以故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是名爲心要會麼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僧問先佛垂範禁足安居未審是何宗旨師曰瑠璃鉢內拓須彌僧便喝師便打（教忠光嗣）

臨安淨慈混源曇密禪師天台盧氏子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去參大慧杲於徑山復叩泉州教忠光和尚一日光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光光舉玄沙未徹話詰之無滯光乃囑曰子今可見妙喜矣師稟命即往梅陽服勤四載○住淨慈上堂諸佛出世打劫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衆中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爲宗門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麼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段○上堂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師曰平地撈魚蝦遼天射飛鶡跛足老雲門

千錯與萬錯（敎忠光嗣）

吉州青原信庵唯禋禪師。福之長樂李氏子。年十有一歲出閩。依盱江禪悅廣公爲童子。閱五白始獲僧服。一日廣以佛國白公五十三知識頌。授諸維那。師侍其傍。聞止住林有時要見十方佛。無事閒觀一片心之句。便得要領。廣異其根利。俾還閩謁佛心才及東禪果西禪需諸老。時晦庵光住龜山。師往叩。一日夜半撲索淨巾次。恍然大徹。黎明趨方丈通其所證。呈偈曰。業識茫茫本無所據。昨日三更回頭一覷。一段靈光本來獨露。光不覺解頤頷之。○復出嶺見萬庵顏於番陽薦福。入室次應對敏捷。顏厲聲曰。者福州子被人教壞了也。一衆駭愕。○復往梅陽見大慧杲。杲曰。如何是佛。師曰。覿面相逢更無別法。杲曰。如何保任。師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既而隨杲北還。杲一日問曰。許多人入室。幾人道得著。幾人道不著。師曰。唯禋只管看。杲忽展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曰。天寒且請和尚通袖。杲據打一竹篦曰。且道是賞你罰你。師遂以頌發揮佛祖機緣十數則。呈杲。其世尊初生頌曰。撞出頭來早自錯。那堪開口更稱尊。當時若解深藏舌。免得閒愁到子孫。杲爲之擊節。○紹熙三年壬子五月十九日示疾。書偈曰。末後一句。覿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遂跏趺而逝（敎忠光嗣已上三人）

荊州公安遯庵祖珠禪師。南平人。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瀝盡野狐涎。趯翻山鬼窟。平田淺草裏。露出焦尾大虫。太虛寥廓中。放出遼天俊鶻。阿呵呵。露風骨。等閑拈出衆人前。分明是何物。咄咄。○上堂。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一聲寒雁叫。喚起未惺人（東林顏嗣）

汀州報恩法演禪師。果州人。上堂。擧俱胝竪指因緣。師曰。佳人睡起懶梳頭。把得金釵插便休。大抵還他肌骨好。不塗紅粉也風流（東林顏嗣）

臨安淨慈肯堂彥充禪師。於潛盛氏子。首參大愚大圓諸老。後聞東林應庵顏禪師。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木札羹鐵釘飯。任你齩嚼。師竊喜之。造謁陳所見。顏曰。據汝見處。正坐在鑒覺中。師於是憤然。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一日聞僧擧南泉時人

見此一株華如夢相似默有所契乃曰打草祇要驚蛇耳次日入室顏問那裏是嚴頭密啓其意處師曰今日捉敗者老賊顏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師擬開口蘗被攔胷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述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嚴頭萬里一條鐵顏然之○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上堂舉雪峰示衆曰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師曰大小雪峰話作兩橛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用拽作麼○上堂一向與麼去法堂前草深一丈一向與麼來脚跟下泥深三尺且道如何卽是三年逢一閏雞向五更啼（東林顏嗣）

婺州智者元庵眞慈禪師潼川人姓李氏出家圓具後遊講肆聽講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者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以呈諸講主無能曉之者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挂搭時卍庵顏禪師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師隨聲便喝以手指胷曰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顏深領之○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淸風起（東林顏嗣）

成都昭覺紹淵禪師上堂鎔瓶盤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成一味如是賓主道合內外安和五位君臣齊透四種料揀一串放行則細雨濛濛秋風颯颯把住則空空如也誰敢正眼覷著且道放行爲人好把住爲人好等閑一似秋風至無意涼人人自涼（東林顏嗣）

徽州簡上座參大慧杲於徑山時卍庵顏禪師爲首座一日爲衆入室顏問曰一二三四五六七明眼衲僧數不出你試數看師便喝顏曰七六五四三二一你又作麼生師擬對顏便打出曰你且莫亂道師於言下有省遽呈偈曰你且莫亂道皮毛卓豎寒只知梅子熟不覺鼻頭酸○頌狗子無佛性話曰趙州老漢渾無面目言下乖宗神號鬼哭（東林顏嗣已上六人）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禪師。閩縣吳氏子。弱冠爲僧。未幾謁懶庵需於雲門。一日入室次。需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不得向良久處會。隨後便喝。師當下契悟。作禮曰。不因今日問。爭喪目前機。頷許可之。住後上堂。拈拄杖。臨濟小厮兒。未曾當面道著。木庵今日全身放憨也。要諸人知有。擲拄杖下座。○僧問。須彌頂上。翻身倒卓時如何。師曰。未曾見毛頭星現。曰。恁麼則傾湫倒嶽去也。師曰。莫亂做。僧便喝。師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西禪需嗣）

溫州龍翔柏堂南雅禪師。上堂。瑞峰頂上。棲鳳亭邊。一杯淡粥相依。百病蒙頭打坐。二祖禮三拜。依位而坐。已是周遮。達磨老臊胡。分盡髓皮。一場狼藉。其餘之輩。何足道哉。柏堂恁麼道。還免諸方簡責也無。拍繩牀。不合停囚長智（西禪需嗣）

福州天王志淸禪師。上堂。竪起拂子云。者箇天不能蓋。地不能載。徧界徧空。成團成塊。到者裏。三世諸佛。向甚麼處摸索。六代祖師。向甚麼處提持。天下衲僧。向甚麼處名邈。除非自得自證。便乃敲唱雙行。雖然如是。未是衲僧行履處。作麼生是衲僧行履處。是非海裏橫身入。豺虎叢中縱步行（西禪需嗣）

南劍劍門安分庵主。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箇事挂胷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遂仍返西禪。懶庵迎之。付僧伽黎。後庵居劍門。化被嶺表（西禪需嗣已上四人）

臨安靈隱妙峰之善禪師。吳興劉氏子。高曾祖父。皆登膴仕。師生紈綺中。資性高潔。年十三。即辭家祝髮。經論一見。輒了大意。參佛照光於鄮山。以風旛話契旨。印之以偈。有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之句。復遊衡湘。還入匡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十年。學者尊之。曰妙峰禪師。後分座於鴈山。能仁晚居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師掩戶無所將迎。公卿貴人一或見之。寒溫而已。曾天童虛席時。鄭淸之秉鈞軸。具疏勸請。勉師必赴。師曰。老僧年踰耄矣。倘夜行不休乎。辭弗就。○靈隱上堂。舉雲門普請搬柴次。乃拋下柴辦曰。一大藏教。祇說者箇。大小雲門。只見錐頭

和。不見鑿頭方○示衆。久參高士。眼空四海。鼻孔撩天。見也見得親。說也說得親。行也行得親。用也用得親。只是未識老僧拄杖子在。何故。將成九仞之山。不進一簣之土○端平二年。師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曰。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淸風萬里。書畢而逝。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舍利不可數計。瘞於靈隱之西岡（育王光嗣）

臨安淨慈退谷義雲禪師。福州黃氏子。幼業儒。旣冠。遊國學。因讀中庸有所悟入。祝髮具戒。後佛照光爲之印可。住淨慈上堂。奔流度刃。疾燄過風。啐啄同時。崖州萬里。有底道。如人學射。久習則巧。殊不知未彀已前中的。早涉迂回了也。趙州到茱萸。掌却拄杖卽且置。只如孚上座道。聖箭折也。意作麼生。喝一喝。若不同牀睡。焉知被底穿○上堂。舉首山拈竹篦示衆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汝等諸人。喚作甚麼。葉縣省近前掣竹篦拗作兩橛。拋向階下。却曰是甚麼。山曰瞎。省便禮拜。師曰。臨濟一宗。掃土而盡○開禧二年五月示寂（育王光嗣）

臨安北磵敬叟居簡禪師潼川王氏子。閱卍庵語有省。後參佛照光禪師。機契。追隨甚久。出世天台報恩光孝。退居飛來峰之陰大參眞西山。時爲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師高臥不起。後奉旨遷淨慈。上堂。識者。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米稱全提。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上堂舉趙州一日入僧堂曰。有賊有賊。見一僧便捉住曰。賊在者裏僧曰不是。某甲。州托開曰。是卽是。祇是你不宜承當師曰。趙州敗處太危。放去太急。淨慈則不然。家賊難防。家財必喪。卓拄杖。只可錯捉。不可錯放○頌世尊初生話曰。一聲哇地便吒哩。突出如斯大閙。提此土西天起殃害。堂堂洗土不成泥這淳祐丙午春示疾。索筆書偈。紙尾復書四月一日珍重六字。至期。假寐而逝。壽八十三。臘六十二。葬全身於月堂昌禪師塔側。遵遺命也。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育王光嗣）

臨安徑山浙翁如琰禪師。台州周氏子。上堂。拈拄杖。蔣山喚者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者箇作拄杖子。還有緇素也。無關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維摩贊曰。

毗耶示疾放憨癡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育王光嗣）

福州東禪性空智觀禪師上堂舉鹽官國師因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國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國曰却安舊處著僧再問國曰古佛過去久矣師曰盲者難以與乎文彩聵者難以與乎音聲者僧既不薦來機國師只成空設雲門道無朕迹扶國師不起雪竇曰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爭得扶也扶國師不起以拂子畫一畫前來葛藤一時畫斷且道如何是本身盧舍那擲拂子下座（育王光嗣）

湖州上方朴翁義銛禪師上堂舉趙州因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曰無師頌曰狗子佛性無還他大丈夫是非雖入耳壁上挂葫蘆○贊達磨像曰一言已出駟難追賴得君王放過伊楊子江心航折葦退頭何似問頭底（育王光嗣）

臨安靈隱鐵牛印禪師上堂舉南泉示衆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放不免食他國王水草向溪西放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頌曰不如隨分納些些喚作平常事已差絲草溪邊頭角露一蓑煙雨屬誰家（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空叟宗印禪師西蜀人上堂據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直饒句下宗旨明拈來猶較十萬里何故大慧祖師於此懸羊頭賣狗肉佛照老人於此冒姓名佃官田小比丘來坐斷芳塵畢竟如何施設拈拄杖平生無所有只此一枝藤○上堂大道坦然離名離相剗除則失旨建立則乖宗從上佛祖古今知識顯大機彰大用盡是鬬空鎖夢過犯彌天印上座裂破面皮遠免得麼良久拍禪牀曰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秀嵓師瑞禪師上堂舉道吾和尚曰高不在絕頂富不在福嚴樂不在天堂苦不在地獄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大慧和尚曰高在絕頂富在福嚴樂在天堂苦在地獄誰知席帽下元是舊時人大衆二大老隨機應用即不無若是衲僧門下未夢見在且道衲僧門下作麼生良久云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上堂舉灌溪參臨濟濟搊住灌溪溪曰領

領濟乃托開師頌日。雨散雲收後。崔嵬數十峰。倚闌頻顧望。回首與誰同○上堂。擧演化大師問報慈。如何是眞如佛性。慈日。誰無。化不契。復請益護國。國日。誰有。師日。誰無誰有全機道。言下翻身不喞嚁。直饒未擧已先行。錯認鍬箕作熨斗。阿呵呵。若人自解倒騎驢。一生不著隨人後（育王光嗣）

慶元天童無際了派禪師。上堂。三五十五。月圓當戶。然雖匝地普天。要且秋毫不露。對景憑誰話此心。令人翻憶寒山子○上堂。諸人十二時中。上來下去。折旋俯仰。起居問訊。瞞崇恩一點不得。只今坐立儼然。賓主交參。面面相覷。崇恩亦瞞諸人一點不得。既然彼此不相瞞。爲什麼自作障礙。喝一喝。因風吹火。用力不多○上堂。釋迦老子。昔向今辰。入大寂定。堪笑天下叢林。刻舟求劍。二千餘年。區區不已。崇恩今日不動神機。捩轉瞿曇鼻孔。不圖打草驚蛇。只要大家相見。汝等諸人。各宜仔細觀瞻。莫教錯過。遂合掌日。不審不審（育王光嗣）

慶元天童海門師齊禪師。嘗口誦華嚴。詣各殿堂行香。及回方丈。已畢全部。行香告衆。衆皆不信。師乃令八十一人。各執一卷。師陞座誦一卷。畢其八十一人。各聞誦自所執經。始知師爲華嚴菩薩應世云（育王光嗣）

江州雲居率庵梵琮禪師。上堂。擧百丈野狐話。頌日。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出。滄海乾枯○浴佛上堂。且喜今朝降獨尊。率庵無物慶生辰。只將一甕薔薇露。洗出湖山淨法身（育王光嗣）

慶元育王孤雲權禪師。上堂。擧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峰日。瞪目不見底。僧日。飲者如何。峰日。不從口入。又問趙州。古礀寒泉時如何。州日苦。僧日。飲者如何。州日死。師日。一人隨波逐浪。一人截斷衆流。檢點將來。總欠會在。今日有問育王。古礀寒泉時如何。祇對他道。須是親見雪峰。飲者如何。問取趙州（育王光嗣）

石庵正玿禪師。得法於育王。後歸湖上。偈日。鳥不驚飛水不流。碧潭空闊冷涵秋。一絲頭上無香餌。風輥蘆花落釣舟（育王光嗣共十四人）

福州鼓山宗逮禪師。上堂。世尊道。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喝一喝。玉本無瑕。却有瑕（東禪嶽嗣）

臨安徑山德濬禪師號寓庵興化人初住徑山至山門彈指一下便入（東禪嗣）

福州鼓山石庵知玿禪師僧問坐斷雲山事已彰可憐雲水自茫茫今日石門通一線端然衣錦便還鄉還鄉一曲作麼生唱師曰罕遇知音曰祇如未跨石門一句作麼生道師曰百雜碎曰已跨石門又作麼生師曰依舊却囫圇曰直得大頂峰點頭鼓山労斛震動師曰未爲分外曰祇今晏國師撫掌呵呵大笑曰幸得與老師相見去也師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上堂語是謗默是誑不語不默轉增虛妄喝一喝春風吹落桃李華淡煙疏雨籠青嶂（東禪嗣已上三人）

慶元育王笑翁妙堪禪師慈谿毛氏子參無用全禪師於天童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師曰行脚僧全曰如何是行脚事師以坐具便摵全曰此僧敢來者裏捋虎鬚俾參堂去○用室中每示狗子無佛性話一日師擬開口全以竹篦劈口便戳師應聲呈偈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全頷之卽命侍香已而報恩約公至請師分座太守程公請出住妙勝未幾詔住靈隱衛王以大慈完美請師開山及王薨師庵居上柏台州使君陳公以瑞巖邀師無何江心牒至監丞史公強之乃起淨慈詔下丐辭不允大參余公書來不可重違君命○明年荊湖總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俾以師號住持師謂若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殆矣奏疏殿陛上書廟堂其識遂寢○詔徙天童力辭東歸翠巖築室奉先世香火○育王虛席復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上堂膏雨及時江山如洗幽鳥語喬林殘紅隨流水可憐盲聾瘖瘂人不識此方眞教體○後天童除書再至大參趙公復請主淨慈悉謝之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請主後事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敘世契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槌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天童全嗣）

臨安靈隱石鼓希夷禪師上堂舉瑯琊覺法華舉相見公案頌曰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如聞名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上堂舉南泉曰文殊普賢

昨夜三更起佛見法見每人與三十棒趁出院也趙州曰和尙棒教誰喫南泉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麼處趙州禮拜而出頌曰春風吹落碧桃華一片流經十萬家誰在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天童全嗣）

幽州盤山思卓禪師上堂拈拄杖曰登山涉水全藉者人擲拄杖曰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上堂寂寂惺惺有氣死人惺惺寂寂無用頑石嗑下載淸風付與誰（天童全嗣）

慶元雪竇野雲處南禪師上堂百計推尋永不見面一時休去在處逢渠長連牀上喫粥喫飯取飽爲期我且問你常住一粒米是幾番過手○上堂斬釘截鐵特地乖張就下平高衲僧笑具皇覺到此有理難伸未審諸公如何理論（天童全嗣）

福州雪峰滅堂了宗禪師上堂空索索冷冰冰淸虛之理畢竟無身爲什麼却有許多煙雨會得麼若會得七種供養諸人若會不得滴水難消（天童全嗣）

相國錢象祖居士初守金陵嘗遊保寧問道於無用全公有所契入後於鄉里建接待十所皆以淨土極樂名之創止庵爲棲息之所自左相辭歸精修淨業○嘉定二年閏二月得微疾有問起居者則曰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上不生人中惟當往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化（天童全嗣已上六人）

臨州乾元宗穎禪師上堂卓拄杖性燥漢秖在一趯靠拄杖伶俐人不勞再舉而今莫有伶俐底麼良久曰比擬張麟兎亦不遇（西禪淨嗣）

與化華嚴別峰雲禪師西禪印證後初住福州支提遷福泉華嚴上堂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且道不昧箇什麼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上堂彌勒大士朝入伽藍暮成正覺總似者般鈍漢有甚用處直饒隔山望見支提雙童峰便同去脚跟下好與三十（西禪淨嗣）

福州中濟無禪立才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尙喫茶去話頌曰趙州逢人喫茶誰知事急出家翻手作雲作雨順風撒土撒沙引得洞山無意智問佛也道三斤麻○讀此庵語錄偈曰南海波斯持密呪千言萬語少人知春風一陣來何處吹落桃華三四枝（西禪淨嗣已上）

（三人）

湖州何山月窟慧淸禪師上堂舉天台韶國師初參法眼因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韶聞豁然開悟頌曰曹源一滴水相罵饒接觜鷂省空啾啾驛騮已千里（華藏演嗣）

建寧仙州山吳十三道人每以已事叩諸禪伯茫無入路及參開善謙得法後結茅於其左遂往給侍〇紹興庚申三月八日夜霍然啓悟呈偈曰元來無縫罅觸著便光輝既是千金寶何須彈雀兒善答曰啐地折時眞慶快死生凡聖盡平沈仙州山下呵呵笑不負相期宿昔心（開善謙嗣）

如如居士顏丙有僧舉南泉有主沙彌話問士以頌答之曰解把一莖茅草喚作丈六金身會得頭頭皆是道眼中瞳子面前人〇頌子湖狗話曰貧家無所有只養一隻狗便是佛出來也須遭一口（雪峯然嗣）

明州育王妙智從廓禪師閩之長溪林氏子幼穎悟嘗聞出世法十五祝髮受具時閩中多有道之士悉往從之遊後依大圓圓門風孤峻始齟齬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載大圓撫之以爲類已後出世育王孝宗詔舍利入禁中供養親覩殊勝召對碧琳堂帝問舍利從何發現師奏曰從陛下聖心發現上大悅〇晚年建庵於烏石杜門不與世接示微恙而逝（育王璞嗣）

慶元天童息庵達觀禪師義烏趙氏子也初參應庵次見無庵於道場後於淨慈水庵室中明得江二老垂手處一語破的而返至龍翔柏堂分第一座〇後閱四利被旨陞靈隱上堂舉二祖問達磨安心公案頌曰長安深夜雪漫漫欲覓心安轉不安總使當前開活眼那知已被老胡謾（淨慈一嗣）

袁州仰山簡庵嗣淸禪師上堂舉達磨大師一日謂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最後慧可出禮三拜依位而立磨曰汝得吾髓師頌曰揑目生華立問端得他皮髓被他謾者般瞎漢能多事六月無霜也道寒（淨慈一嗣）（已上二人）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禪師臨安昌化祁氏子年十四得度十八歲參禮佛智裕於靈隱時無庵全居第

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師久而有省答曰暗裏穿鍼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鄰僧以手觸之師感悟說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挂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〇沸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此子他日當據此座呵佛罵祖去在師益自韜晦復見應庵華於歸宗參大慧杲於徑山洎無庵全禪師住道場命師分座〇上堂今朝結却布袋口明眼衲僧莫亂走心行滅處解翻身噴嚏也成獅子吼旃檀林任馳騾剔起眉毛頂上生剜肉成瘡露家醜〇淳熙庚子秋示微疾書偈趺坐而逝茶毗齒舌不壞獲五色舍利無數葬於橫山餘骼塔萬年寺左（道場全嗣）

明州天童癡鈍智穎禪師舉達磨見武帝因緣頌曰提起須彌第一鎚玉關金鎖擊難開直施背踏空勞力應悔迢迢萬里來（焦山體嗣）

鎮江金山退庵道奇禪師僧問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意旨如何師曰左眼半斤曰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作麼生師曰右眼八兩曰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又且如何師曰鼻孔大頭向下曰只如鵝湖驟步入方丈保福入僧堂此意又作麼生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華裏過來香（徑山印嗣）

婺州三峰印禪師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不落不昧謾人之罪不昧不落無繩自縛可憐柳絮隨春風有時自西還自東（雙林用嗣）

慶元徑山蒙庵元聰禪師福州朱氏子晦庵會中得心要衆推爲高弟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遷徑山上堂學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麤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山稟命禮馬祖仍申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瞚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瞚目有時揚眉瞚目者是有時揚眉瞚目者不是汝作麼生山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汝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

護持師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尙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〇上堂舉玄沙見僧禮拜次乃曰因我得禮你頌曰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龜峯光嗣）

平江萬壽月林師觀禪師俗姓黃福州侯官人僧問三聖道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意作麼生師曰錯白興化道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意作麼生師曰錯僧曰興化旗鎗倒卓三聖肝膽齊傾師曰引不著曰只如今日和尙作麼生爲人師曰一棒一條痕（大洪證嗣）

常德德山子涓禪師潼川人也上堂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喝一喝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衆中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休寐語却許伊具一隻眼（大溈行嗣）

萬松壞衲大璉禪師讚出山相偈曰行滿功圓徹骨窮不勝羸瘦鬢髼鬆彌天罪過今無數毗舍耶中一款供（雲居會嗣）

溫州龍鳴在庵賢禪師上堂擧崇壽示衆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道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師曰崇壽老漢坐殺天下人雲門大師走殺天下人龍鳴則不然識得凳子四脚著地要坐便坐要起便起（萬年賁嗣）

潭州大溈暎庵鑑禪師會稽人上堂木落霜空天寒水冷釋迦老子無處藏身折東籬補西壁擡著不空見菩薩請示念佛三昧也甚奇怪却向道金色光明雲參退喫茶去〇上堂擧罽賓國王問師子尊者蘊空公案頌曰尊者何曾得蘊空罽賓徒自斬春風桃華雨後已零落染得一谿流水紅（萬年賁嗣）

慶元瑞巖景蒙禪師溫之平陽邵氏子年十三祝髮習台教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事去參育王裕裕問師鄉里師曰永嘉曰還識永嘉大師否師未及答批頰而出寢食不安者累月忽聞鐘聲而悟卽造室中裕復理前問師曰卽日恭惟和尙尊體起居萬福裕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擬對被逐次日再造室次裕方發問師抗聲曰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裕歎曰俊哉〇因省母歸里龍翔賁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事話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祇如言詮不

及處如何通箇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賁以拂子擊左師又畫以右手賁以拂子擊右師又畫於手中以兩手拓呈賁以拂子當中畫一畫師禮拜而立賁大笑曰三十年揀苗今日得此烏喙遂令執侍盡据底蘊（萬年賁嗣）

慶元天童雪庵從瑾禪師永嘉楠溪人俗姓鄭禮普安院子回落髮謁心聞賁於瑞巖一日入室賁舉紅爐片雪問師擬答忽領旨留侍三年入閩見佛智於西禪問甚處來師曰四明智曰曾見憨布袋麼師便喝智便打師接住拳曰和尙不得草草智曰瞎漢過者邊立時賁主江心師歸省命充維那一日問師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如何是一喝分賓主師便喝賁曰者一喝是賓是主師曰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賁笑曰汝又眼花了師即呈偈曰一喝分賓主依然又眼花倒翻筋斗去踏殺死蝦蟆○慶元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索浴更衣書偈投筆而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全身葬心聞賁禪師塔右（萬年賁嗣○已上四人○此據箬庵存稿補入又查覺浪所著禪燈正宗所載直翁淨嗣亦同名同號機緣一則附刊備考○雪庵從瑾禪師僧請益倩女離魂話師示以頌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有兩般憑杖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曹洞宗

襄州鹿門覺禪師參長翁淨禪師値淨上堂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頌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邊翅堪笑烏梅鮫鐵釘師不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出住鹿門示衆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這箇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諸人還看讀得麼如看讀得老僧請他喫箇無米油糍○嘗作五位正偏頌曰正中偏月黑雲籠午夜天佛祖無踪凡聖盡箇中誰辨往來源○偏中正金井玉盤秋水冷海天紅日已生東餘輝不照毗盧頂○正中來戴角披毛知幾回應物轉身全得妙雲收終不露崔嵬○兼中至覿面誰能容擬議手提妙印不當風大用繁興豈凝滯○兼中到無舌童兒方會道撥塵何處得逢渠撒手回途還得妙（天童孚嗣○近有位中符禪師博極羣書查有鹿門覺親見芙蓉楷機緣云覺問茄茄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請師吹唱楷曰木雞啼夜半鐵鳳叫天明覺曰恁麼則一句曲含千古韻滿堂雲水盡知音楷曰無舌童兒能繼和覺曰作家宗師人天眼目楷

日禁取兩片皮覺從此契悟位中所著大統竟創去傳燈丹霞真歇宗珏足庵如淨五世但傳燈入藏已久指月盛行於世即位中向年所刻洞宗續燈及拈頌諸本皆遞代相承並未敢創一旦以北直僧場來青州塔記忽翻舊案謂天童淨下鹿門覺即是芙蓉楷下淨因覺夫淨因嗣芙蓉五燈中自有列傳及上堂法語與鹿門何涉誤併兩人爲一人不知有何所據紊亂世次余深痛之近讀鼓山霖和尚辨謬一書知位中所據青州塔記其爲有三失塔記既是自敘何以略於問道機緣而辯於出處歲月無他不過以歲月爲辨論張本是其所長耳其爲一也又敘得法原由而於本師師翁師伯皆直叱其名曰政和間參襄州鹿門自覺覺使見芙蓉楷遊經鄧州得謁丹霞淳迹此數語乃是老師大衲爲後生晚進作僞口氣豈是自敘之詞不道以見芙蓉丹霞爲改鹿門爲淨因之張本耳其僞二也又敘示寂頌末云皇統九年臘八親書塔記十二亥刻示寂試問此數語爲是未死之先預爲敘耶抑亦死後復起再敘耶其僞三也有此三僞乃欲據削從上五代世系位中欲借以然人而不知實自然耳蓋代人草創潤色是位中平日手段如青州辨無機緣便作出一段機緣鹿門覺上堂語便安入淨因章中安知其不能改塔記乎若塔記果是總歷說話則此記亦不足信矣何況彼之證書乎是竊也悉從傳燈世系指月定本相次而成並不蹈爲滅者其蹤諸

續指月錄卷三

續指月錄卷三

六祖下十九世

臨濟宗

夔州臥龍破庵祖先禪師。蜀之廣安王氏子。從羅漢院德祥出家。聞緣老宿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庵頭有人麼。師云。無人。語未竟。緣劈胸與一拳云。你聻。師忽有省。出峽依澄州德山涓公。祝髮受具。偏叩諸方。抵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念行脚數年。未得悟徹。正悶悶間。忽見鐘動。趣後架。舉首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既而見水庵一於雙林。水曰。師子尊者被罽賓斬却頭。且置。你道西天胡子。爲什麼無鬚。師曰。非雙林不舉此話。水曰。作家禪客。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水遂以手拓開。師曰。勘破了也。迨水庵謝事。往參密庵傑和尚。傑即命師典客。一日傑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語。師聞豁然大悟。次日傑遇師於寮前。謂師曰。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師應聲曰。方丈裏有客。傑呵呵大笑○傑遷蔣山。師侍行。親炙凡五載。纔得旨要。辭還蜀。傑送以偈曰。萬里南來川藞苴。奔流度刃叩玄關。頂門豁瞎金剛眼。去住還同珠走盤○師至夔州。尚書楊公輔以臥龍請。未幾辭去。復遊吳中。首衆於徑山靈隱。後住常州薦福。眞州靈巖。蘇州秀峰穹窿。楊和王請住湖州資福。最後約齋張公鎡請師於慧雲開山。凡六坐道場○師首衆靈隱時。有道者請益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他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時無準侍傍大悟（木陳忞頌云至仁天子調玉燭宇宙風淸八百州寸刃不施王化徧一人端拱坐龍樓○箬庵問頌云人居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淸蕩地江湖風浩蕩一時吹徹渙春冰）上堂。舉楊岐乍住屋壁疏。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師曰。楊岐鬬勝不鬬劣。秀峰鬬劣不鬬勝。秀峰乍住沒親疏。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上堂。舉東山和尚道。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師云。穹窿也有箇道處。如何是禪。閻浮樹在海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只要心傳。畢竟如何。

禪禪（堯峰潛日吹火長尖嘴）◯上堂十五日已前明似鏡十五日已後黑似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鷺鷥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嘉定四年六月九日師將示寂作手書別交游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忉怛爲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逝時客寓徑山遺命散骨林間住持石橋建塔於別峰塔之右壽七十六臘四十九（天童傑嗣）

臨安靈隱松源崇嶽禪師處州之龍泉吳氏子自幼卓犖不凡早歲慕出世法年二十三棄家參學纔見大慧杲於徑山杲陞堂稱蔣山應庵華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朝夕咨請一日華問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汝作麼生師曰鈍置和尚華厲聲一喝師有省華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得度於臨安白蓮精舍自是徧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迺入閩見木庵永一日辭永永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曰裂破永曰瑯琊道好一堆爛柴齋師曰矢上加尖永曰永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來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曰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臟何難之有永擧手曰明明向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答傑微笑而已師切於究竟至忘寢食傑移蔣山華藏徑山師皆從之◯一日傑掛牌爲衆入室次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和尚道開口不在舌頭上也自是機辯縱橫傑遷靈隱師遂分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徙江陰之光孝無爲之冶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上堂大凡扶竪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閑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殊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煙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居靈隱六年法道益盛得法者衆忽退居東庵示微疾作手書別諸公卿且垂二語以驗來學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辭世曰示衆久衆正路行者有

只不能用黑豆法難以荷負正宗臨濟佛法到此平沈痛哉痛哉（雲居莊拈云松源老祖壓良爲賤若是黑豆法用得有甚奇特直須將斷貫索穿過從上佛祖鼻孔方有自由分時有僧問斷貫索莫在和尚手中麼莊云者瞎漢拈拄杖便打）遺書嗣法香山睦雲居開囑以珍重大法復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逝放翁陸游銘其塔（天童傑嗣）

饒州薦福曹源道生禪師南劍人分座雲居出世妙果徙龜峰上堂雨雪落紛紛簷頭水滴滴良哉觀世音草裏跳不出也大屈水底烏龜鑽鐵壁咄○上堂平旦淸晨三月朝南山蒼翠挿雲霄不須更覓西來意門外數聲婆餅焦拍膝一下曰好大哥○詠靈巖石偈曰雲去雲來非有意雲來雲去亦無心有無截斷靈何在突兀一峰靑到今後住薦福逾月示疾

（天童傑嗣）

慶元天童枯禪自鏡禪師福州高氏子謁密庵傑於靈隱鍼芥相契遂荷印記○寶慶元年被旨於靈隱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良久曰長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上堂一拽石二搬土夜半日輪正卓午老安曾牧潙山牛南泉不打鹽官鼓報君知莫莽鹵火裏蝍蟟吞却虎○上堂舉鶴林因僧叩門林曰阿誰僧曰行脚僧林曰非但行脚僧我這裏佛來也不著僧曰因甚佛來也不著林曰無他棲泊處師曰天童則不然若有人扣門卽大開了待他入來便攔胸搊住曰道道若擬開口便與劈胸一拳若向者裏轉得身吐得氣便請明窗下安排向上（天童傑嗣）

臨安淨慈潛庵慧光禪師化鹽偈曰合水和泥一處烹水乾泥淨雪花生乘時索起撩天價公驗分明孰敢爭（天童傑嗣）

太平隱靜萬庵致柔禪師潮州陳氏子母黃妙喜杲和尚南遷道經於潮師祖父遲延禮甚謹其母夢僧入室遂懷妊及誕父母誓不以俗累羈之受染完具參密庵傑於蔣山一日入室次傑舉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師曰無地頭漢傑曰千聞不如一見師便毆一拳傑擒住厲聲曰者小鬼子見箇什麽胡打亂打師曰更要喫一拳在傑連揮兩拳曰打

者無地頭漢師豁然大悟。遂辭去（法音深頌云虛空處處著拳頭這漢何曾沒地頭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座管絃樓）○出住太平隱靜。上堂。起道樹詣鹿苑。不是向上機。傳少室。續曹溪。未爲性燥漢。直得無依無欲。無一法當情。猶落第二見。放過一著。卷舒在我。縱奪臨時。於把住處放行。露柱燈籠活潑潑。於放行處把住。釋迦彌勒是他奴。卓拄杖。且道是放行耶。是把住耶。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上堂。東山和尚道。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旨趣長。心地不生閑草木。自然身放白毫光。師曰。東山只解無中覓有。不解有裏尋無。隱靜則不然。空門有路人皆到。到者方知礙處通。石上栽華還結果。到頭元不假春風○師臨終集衆。囑曰。老僧生平無長物。只依海衆常例。安寢堂兩日足矣。復書偈端坐而化。越三日寺燬。衆悟遺言。若有旨也（天童傑嗣）

臨安靈隱笑庵了悟禪師。姑蘇人。上堂。舉睦州因僧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州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東瓜。頌曰。昨日栽茄子。今日種東瓜。一聲河滿子。和月落誰家（天童傑嗣）

金陵蔣山一翁慶如禪師。姓范氏。福州長樂人。上堂。春雨如膏。春雲似鶴。春鳥關關。春泉濯濯。揭開觀音腦蓋。踢倒慈氏樓閣。切莫將錯就錯。拍禪牀曰參○上堂。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一盲引衆盲。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鍜跳不出斗。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賺殺一船人（天童傑嗣）

平江承天鐵鞭允韶禪師。參密庵傑。記莂後住承天。佛涅槃日上堂。老漢當年臘月八。三更半夜顚狂發。剛把長釘釘眼睛。直至如今未能拔。山僧今日下毒手。爲他拔一拔。看便下座（天童傑嗣）

學士張鎡居士。字功甫。別號約齋。聞鐘聲悟道。述偈曰。鐘一聲。耳根塞。赤肉團邊去箇賊。有人問我解何宗。舜若多神面目黑。後捨宅建寺。曰慧雲。請破庵先禪師開山。疏曰。捨林居爲阿蘭若。夫豈小緣。請宗師據曲彔牀。只因大事。幾度徧參。遭密庵打失鼻孔。一朝拈出。向冷泉捋下面皮。不謂馨香。奚煩鄭重。辭青松於北澗。穿幾重出岫之雲。對綠水於南湖。祝萬歲如山之壽。嘉定五年。公復請滅翁文禮禪師。相繼闡

法今有專祠於慧雲（天童傑嗣已上十人）

吉州青原淨居正庵宗廣禪師上堂不用愛聖聖是假名不用厭凡凡是妄立但得聖凡情盡自然物我雙忘正恁麼時還誰委悉石女穿鍼山色秀木人牽線海雲生（青原禮嗣）

臨安淨慈晦翁悟明禪師福州人上堂舉夾山會下一僧到高亭纔禮拜亭便打僧曰特來禮拜師何打又拜亭又打趁出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會麼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即夾山口啞去應庵華拈曰高亭一期忍俊不禁爭柰拄杖放行太速者僧當時若是箇漢莫道高亭夾山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也斬爲三段何故家肥生孝子國覇有謀臣師曰高亭夾山門庭施設各得其宜但中間一人較些子應庵和尚與麼道也是甕縣茶瓶師嘗纂修聯燈會要傳於叢林（鼓山永嗣○蜀中佛道無假刊載明之嗣爲苦口益益嗣筏渡慈慈嗣一言顯顯嗣小庵密密嗣二仰欽欽嗣無念有有嗣荊山寶寶嗣鐵牛遠遠嗣朝陽以迄聚雲諸法嗣爲大慧杲繼絕大盛錦江侯求機語補入因嘉興藏止有中興諸師語錄並無苦口諸師事實耳繼燈功德最大諸方幸勿吝敎）

臨安徑山藏叟善珍禪師泉州南安呂氏子也示衆云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據室者裏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獃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自題其像曰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靈隱善嗣）

臨安淨慈東叟仲穎禪師上堂曰切忌隨他覓無勞向己求縱橫活鱍鱍有放還有收是甚麼一葉落天下秋○上堂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喝一喝且道者一喝落在甚麼處若也知得也有賓也有主也有照也有用若也不知參退巡堂喫飯○上堂行者行坐者坐左之右之無可不可甘露園中蒺藜黃檗樹頭蜜果纔與麼不與麼不與麼却與麼善賈之家不停滯貨（靈隱善嗣）

吉安龍濟友雲宗鍪禪師廬陵王氏子幼喜趺坐年十二出家十九薙髮受具二十二參方首謁妙峰値

佛涅槃日。峰上堂。拈拄杖曰。釋迦老子來也。諸人還見麼。微妙淨法身。具相三十二。放下拄杖曰。見你諸人不會入涅槃去也。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尋登吉水之東山佛頂。得修山主故址。木食澗飲。影不出山○嘗自詠曰。山僧有分住煙蘿。無米無錢莫管他。水似瑠璃山似玉。眼前儘有許來多。後峰以法衣竹篦幷自題肖像寄師曰。妙峰孤頂草離離。橫按竹篦三尺鐵。只許佛頂龍濟知。父子不傳眞祕訣○至元丁亥。忽示疾。集衆囑後事。彈指一聲曰。只此是別衆語也。衆請偈。師不答。將二鼓。復索筆書曰。一燈在望。更無言說。大地平沈。虛空迸裂。書畢泊然而寂（靈隱善嗣已上三人）

慶元育王物初大觀禪師。鄞縣橫溪陸氏子。參北磵於淨慈。悟旨。命典文翰。後住育王。上堂。一冬二冬。你儂我儂。暗中偷笑。當面脫空。雖是尋常茶飯。誰知米裏有虫。夜來好風。吹折門前一株松（北磵簡嗣）

臨安淨慈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氏子。十八得度受具。歷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諸老。後參浙翁琰於天童。鍼芥雖投。自知未穩。及再參於雙徑。琰笑而問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琰舉趙州洗鉢盂話。師將啓吻。琰遽以拳止之。疑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等山○開爐上堂。舉趙州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曰。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上堂。楊岐眼裏睛。臨濟頂中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徑山琰嗣）

臨安靈隱大川普濟禪師。明州奉化人。上堂。舉睦州和尚。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頌曰。一隊衲僧來。一隊衲僧去。打破睦州關。大地無寸土○題世尊出山相。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師嘗纂修五燈會元行世（徑山琰嗣）

臨安徑山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年十九薙染受具。參浙翁琰於徑山。琰問汝何處人。師曰。淮東。琰曰。泗州大聖。爲什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

在杭州撞著琁曰且喜沒交涉師曰自遠趨風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許參堂纔見便曰下一轉話來擬開口即喝出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曰空教同首望長安琁曰者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挂搭於是密就入室之列命掌記室琁既示寂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復遷杭之淨慈露隱徑山其住徑山值歉餘迺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矗霄雲衲匝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曰爲吾袝一穴於東澗見生死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徑山琁嗣）

婺州雙林介石朋禪師上堂舉明招謙禪師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招曰風頭稍硬且歸煖處商量便歸方丈衆隨至立定招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頌曰稍硬風頭早已乖更將暖處自沈埋反令千古成蹤跡枉喫羅山白飯來（徑山琁嗣）

慶元天童弁山阡禪師舉李翺參藥山因緣頌曰賁耳而聵目背手抽金鏃仰面看靑天箭過新羅國〇僧歸鄉偈曰奮志南方問正因正因一字不曾聞七零八落袈裟角惹得凌霄幾片雲〇觀音大士偈曰螺髻屈蟠春鳥碧綠衣笭亂曉雲寒尋聲只麼隨流去說甚眞觀淸淨觀（徑山琁嗣）

平江虎丘枯椿曇禪師上堂舉大梅常禪師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即心是佛師曰要知馬祖落處麼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徑山琁嗣）

龍溪文禪師示衆無相無形本寂寥擬擡眸處轉迢遙蒲團靜倚無餘事窗外一聲婆餅焦（徑山琁嗣）

平江虎丘東山道源禪師福建連江黃氏子肄業郡之白雲游歷兩浙末後到蔣山見浙翁琁禪師室中舉即心即佛話有省出世奉化淸涼遷蘇州虎丘上堂拈拄杖曰德山棒臨濟喝總是用過了底閑家潑具且道虎丘將什麼爲人卓拄杖不假鉗鎚烹佛祖慣將筋折攪滄溟擲拄杖下座建安徐直翁帥三山以雪峰起師至建寧光孝寺遺偈而化（徑山琁嗣）

慶元大慈芝岳慧洪禪師越州新昌人姓朱誕時母夢前石佛高禪師入臥內寤而生師年十六從石佛淨因薙染謁徑山浙翁琁琁問曰汝何處人師曰越

州玫曰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玫曰如何是行脚事師擬議玫色莊曰汝前來答我一一分曉問著行脚事則茫然爲何所礙師曰今日來見和尚玫曰念汝新到參堂去玫遷天童師再參室中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蕩龍行處草不生玫曰且喜沒交涉師曰入水見長人玫便喝○忠獻越王請住崇報上堂住山懶慢百事無成教爲剩語禪亦强名擊拂子曰夜來春睡重一覺到天明○住石佛上堂紅塵堆裏四經秋驗盡諸方盌脫丘忽地船頭輕撥轉却來屋裏販揚州襴衫翻著曲唱還鄉坐斷千差壁立萬仞直得韶光溢目故園桃李爭研瑞氣騰空本地風光顯現若也頓開千眼何妨把手同歸其或未然善財一去無消息樓閣門開竟日閑○臨終書偈曰六十三年前六十三年後臘月火燒山虛空俱出醜跏趺而逝（徑山玫嗣）

慶元壽國夢窗嗣淸禪師山陰于氏子佛湼槃上堂佛眞法身猶若虛空因甚二月十五日却向雙林樹下倣盡死模樣良久曰竹影掃階塵不動月輪穿海水無痕○上堂歸宗斬蛇秘魔擎叉禾山打鼓趙州喫茶十字街頭開鋪席見錢買賣且無賒（徑山玫嗣共十八人）

湖州道場別浦法舟禪師嘗有魚籃觀音讚曰月眉斜印海門孤逐浪隨波不丈夫雙手向人提撥處却將魚目換明珠（育王印嗣）

無極觀禪師得法於育王印禪師題世尊出山像曰王宮不住箇擬歎半夜逾城眞怪哉苦行六年誰采你計窮只得出山來（育王印嗣已上二人）

慶元瑞巖無量崇壽禪師上堂舉鳥窠和尚因白侍郎問佛法大意鳥窠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侍郎曰三歲孩兒也解道鳥窠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頌曰惡無相貌善無形皆自心田長養成不露鋒鋩輕點破菩提煩惱等空平（育王瑞嗣）

慶元天寧無鏡徹禪師上堂舉巖頭和尚因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頌曰百萬雄兵入漢關威如猛虎陣如山單刀直取顏良首不是關公也大難（天童派嗣）

鷲峰定禪師讚玄沙和尚偈曰靑蓑不肯換金章千

古風流處謝郎。釣得錦鱗人不薦。夜寒沙上聽鳴榔

（天童派嗣已上二人）

饒州薦福無文燦禪師。從育王堪得法。（增集續燈傳入無準範嗣）

寶慶三年六月。受請住薦福。次遷開先。五年復還薦福。據室。山僧今日開地獄門。普請盡大地人。造地獄業。證地獄果。若有一人成佛作祖。我誓不成正覺○上堂。天高地厚。日盈月昃。全提半提。天地懸隔。燦上座平生只會著衣喫飯。聞人說佛法二字。如風過樹頭。如水澆頑石。今日裂破面門。喚作長老也。欲與諸人論說一上。無端冒五六月大熱。行二千里脩途。一時打失了也。雖然賴有拄杖子在。拈拄杖曰。拄杖子試說看。卓一下。清平世界。切忌謗言○結夏上堂。百不知。百不會。飽喫飯。熟打睡。要得剋期取證。須證如是三昧○師嘗與其友知無聞書曰。住院何足道哉。近年勅差堂除者何眼。可挂齒牙者能幾人。使吾有口。可以吞三世諸佛。則曲彔牀。終身不坐。又何慊。無聞以爲何如。某昔者入衆。見識字人。多不修細行。遂決意不作書記。諸老據位稱師者。又多看不上眼。遂無意出世。今皆不遂其初矣。住院十年。名爲長老。只是舊時燦上座。飲食起居。與堂僧無異。相從衲子。歲不下百數十人。遇五日搥鼓陞堂。以平時在諸老間。所得細大法門。隨分東語西話。斷不敢以脫空話籠罩學者。亦不敢以過頭語欺謾學者。說到無巴鼻無滋味處。欣然自笑。聽者不必解笑也。士大夫多相知。然所知者。不過謂其讀書也。能文也。解起廢也。硬脊梁也。蓋膽毛幾莖。則知者鮮矣（育王堪嗣）

福州雪峰北山信禪師。頌佛成道曰。六年凍得眼無光。一見明星雪後霜。擔水出山頻喚賣。不知江海白茫茫（何山濟嗣）

平江虎丘仰堂善濟禪師。題魚籃觀音像讚曰。雲鬟濃粧苦强顏。爲他閑事入塵寰。攜來活底無人買。只作尋常死貨看（天童觀嗣）

越州天衣嘯喦文蔚禪師。上堂。舉雲門和尚示衆曰。人人盡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踢倒山門無廚庫。此時明暗自然分（天童觀嗣）

柏喦凝禪師。作破衲頌曰。零零落落幾經年。信手拈

來搭半肩。午夜定同和束倒。箇中消息許誰傳（天童觀嗣）

華藏純庵善淨禪師。上堂。舉六祖風旛話。頌曰。不是風兮不是旛。白雲盡處見青山。可憐無限英雄漢。開眼堂堂入死關（天童觀嗣已上四人）

臨安徑山荊叟如玨禪師。婺州人。依侍癡鈍穎和尚。一日室中垂語。如何是佛。師遽曰。爛東瓜。侍呈頌曰。如何是佛爛東瓜。皺著冰霜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嘗作偈寄呈穎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人亡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惟有者個不屬故新。等閒開口吞却法身。擲下拄杖。是什麼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天童穎嗣）

福州雪峰大夢德因禪師。作布袋和尚贊曰。杖挑布袋走紅塵。底事何曾見得親。業識茫茫無本據。不知開口笑何人（天童穎嗣已上二人）

臨安靈隱高原祖泉禪師。學鏡淸在雪峰。一日普請次。峰曰。溈山道見色便是心。還有過也無。淸曰。古人爲什麼事。峰曰。雖然如是。我要共你商量。淸曰。若與麼。不如某甲钁地去。師拈曰。雪峰探竿在手。影草隨身。若不是鏡淸。普請幾乎狼藉。又舉。伏馱密多尊者。問佛馱難提尊者。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頌曰。父母分明非我親。祖師肝膽向人傾。直下若能親薦得。優曇花發火中春（金山奇嗣）

隆興黃龍無門慧開禪師。杭州梁渚人。族姓梁。參月林觀禪師。觀令看無字話。經六年。迴無入處。乃奮志自誓曰。若去睡眠。爛却我身。每至困時。廊下行道。以頭向露柱磕。一日在法座邊。忽聞齋鼓聲。有省。述偈曰。青天白日一聲雷。大地羣生眼豁開。萬象森羅齊稽首。須彌踍跳舞三臺。次日入室。欲通所得。觀遽曰。何處見神見鬼了也。師便喝。觀亦喝。師又喝。自此機用脗合。○湻祐六年。奉旨開山護國仁皇寺。上堂。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古人恁麼道。黃龍即不然。若人識得心。大地盡是土。○上堂。是非長短耳邊風。切莫於中覓異同。要得八風吹不動。放教心地等閑空。

慈受老人只解順水張帆不能逆風把舵黃龍又且、不然是非都去了是非裏薦取何故蹔幾度黑風翻大浪未曾聞道釣舟傾○師晚年倦於槌拂庵居西湖之上參學者猶衆理宗召入選德殿說法祈雨感應勑賜金襴法衣佛眼之號（萬壽觀嗣）

興化囊山孤峰德秀禪師福州連江陳氏子於蘇之寒山祝髮上堂舉僧問雪峰如何是第一句峰良久僧舉似長生生曰此是第二句雪峰令僧問生如何是第一句生曰蒼天蒼天師曰二大老與麼淚出痛腸若是第一句要且未夢見在忽有人問怡山如何是第一句只向他道劒去久矣○上堂舉眞淨和尙日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薜荔纏羅漢寺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參退喫茶大衆要會麼聽取一頌天晴日頭出雨落地下濕盡情都說了只恐信不及（萬壽觀嗣）

潭州石霜竹殿妙印禪師進賢人族蔡氏謁月林觀禪師一日入室次觀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老鼠齩破燈盞觀頌之歷住數剎後移石霜作對月看經偈曰未動舌頭文彩露五千餘卷一時周若言待月重開卷敢保驢年未徹頭○師晚年築庵曰紫霞丞相趙公葵燕居里第嘗延師問道寶祐三年示寂書偈曰六十九年一場大夢歸去來兮珍重珍重書畢泊然而逝塔於紫霞（萬壽觀嗣已上三人）

鼓山檜堂祖鑒（續傳燈錄作宗鑒）禪師徐氏子也禮鍾山眞薙度往依瞎堂遠服勤五載及歸閩參乾元穎禪師始得大事了畢出世滁之瑯琊無何徙眞之北山復主資福泉守程公延至承天遷光孝○帥府棗公請住鼓山凡七載○開禧乙丑謝事明年五月師將順世乃說偈曰平生患語多臨終更何說盡力舉似人紅爐一片雪（乾元穎嗣）

徽州黃山正因禪師仁和俞氏子參育王一夕聞霹靂聲通身汗下拊掌大笑曰如是如是○元世祖請說法稱旨授圓明通慧之號一日謂弟子曰吾二十七日去矣至期而逝（育王諶嗣）

曹洞宗

青州普照一辯禪師精究內典貫通宗乘及參鹿門

覺問如何是蓋乾坤是學人一隻眼覺曰汝被一卷經遮却也師擬對覺搖手曰不快漆桶去師言下有省出住青州普炤遷東都萬壽當是時燕秦齊晉之間參宗之士皆其後學○師於青州室中嘗設百問勘驗學者一問聲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愚庵盂拈云道即不難恐落今時旁僧云請和尚道看盂打一摑云羞也不識要稱禪客○龍唐柱拈云青州老人衆洞上宗綱爲天下歸仰大開東閣迎賓不忘重閑禁殿要識空劫已前自己麼良久云從來無位次誰敢强安排）○又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且道甚麼處相見得箇端的（百丈源拈云和尚口乾叫侍者過茶來）○又問回途轉位直須戴角披毛喚作畜生得麼（愚庵盂拈云媧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問念念釋迦出世步步彌勒下生爲甚麼擬心即錯動念即乖（愚庵盂拈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又問有口讚不盡無言心自明是則裂破虛空不是則鬼家活計上人端的處道將一句來（百丈源拈云莫裝聾好）○頌浮山示投子十六題一識自宗問答休將句偈酬到頭佛祖一齊收九年面壁已多事立雪神光亦强求○二死中活今時及盡更何親雲鎖幽巖凍瑣津堪嗟嶺頭增意氣雪中獨綻一枝香○三活中死合頭相似喜人情水月空花鏡象榮荒徑客迷芳草渡擬將石火當天明○四不落死活到頭採汲不虛施運水搬柴自合時燕語未歸簾幕靜晚鶯啼處綠楊垂○五背捨三峰華嶽總平治雪壓寒林折凍枝一念不生全體現纖毫纔動落階墀○六不背捨路闊巖高碧澗流山花開徧接雲樓雨餘何處金鶯囀不顧春殘語未休○七活人劍耳聽無妨眼見聞南山下雨北山雲動容舉止方圓異大賞將軍不語動○八殺人刀凜凜霜風刮地生千山冰雪路難行未萌已落威音際纔擬玄微蹈穽坑○九平嘗春來幽谷水冷冷策杖優遊傍釣汀好是太平無事客汨羅未必獨醒醒○十利道拔生少室靈山事宛然不曾談說不安禪回光一句超今古大丈夫兒誰後先○十一言無過失默時似說說時無迷悟剛令與道疏莫謂人根有利鈍麤言細語不闕渠○十二透脫雪後風和曉霽天鶯吟花笑柳含煙鳳樓不宿桃源客半夜穿靴入市廛○十三透脫不透脫劈箭機鋒著眼看當陽趁妙哂傍觀

雲橫谷口迷巢鳥。雪擁柴門去路寒○十四稱揚。寒潭不與月爲期。萬古松聲韻不移。眼聽耳觀如會得。方知佛祖密傳持○十五降句。當臺明鏡影難藏。露柱燈籠自學揚。千聖不曾留半偈。少林已是不相當○十六方入圓。攜琴玉女夜歸時。鳳轉丹霄入紫微。香霧噴花煙靄重。汀洲漁棹月依稀○五位頌曰。正中偏。斗柄初橫半夜前。密室不然龍鳳燭。廣寒宮殿月當天。偏中正。木女手攜無字印。失曉崑崙暗皺眉。自然羞看秦時鏡。正中來。劍樹刀山也自摧。玉馬嘶聲離月殿。九重依舊鎖蒼苔。兼中至。大用縱橫無巧智。漁歌樵唱謁金門。太平不是將軍致。兼中到。頭角完全無異號。脫珍著弊入鄽來。縱橫踏破今時道○賓主頌。其賓中賓曰。天涯奔走幾經春。負學論功日轉貧。行海淵深須徧涉。義天空闊不容塵。賓中主曰。衣穿瘦骨露無餘。獨鎮寰區暉大初。三尺匣中誅佞劍。百蠻篋裏薦賢書。主中賓曰。丹墀輭靜九宮開。萬里江山絕點埃。脫卻襴衫戴席帽。聲聲只道那邊來。主中主曰。重巖幽邃鎖煙岑。古洞龍吟霧氣深。石女

唱歸紅談裏。木人遲步覓知音（鹿門覺嗣）

慶元天童雲外岫禪師。昌國衛人。身材眇小。精悍有餘。師事直翁學公。剃落。究明洞宗。盡其源底。出世慈溪石門。歷象山智門。陞住天童寺。上堂。鬧市紅塵裏有鬧市紅塵裏佛法。深山巖崖中有深山巖崖中佛法。山僧昨日出城。門鬧市紅塵裏佛法。一時忘卻了也。行到二十里。便見深山巖崖中佛法。大衆且道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良久曰。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龍唐柱拈云深山佛法雲外一一發洩了也且道如何是鬧市紅塵裏佛法樓遮湖野梅花弄霽雪之天樂作行營鼓吹雜胡笳之曲）○謝首座書記藏主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絕百非。又打一圓相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又打一圓相曰。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諸人還見麼。所見不同。互有得失。天童這裏毋固毋必○師不倨傲。不貪積。不私食。得施利隨與人。見後生僉敬之。二時粥飯。必同衆赴堂。一日問無印證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作麼生救。證曰。請和尚喫飯。師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證曰。

救他作麼師又曰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曰和尚先行某甲隨後師呵呵大笑遂示寂（龍唐杜拈云可惜放過天童者漢我若在待云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即與挑起鉢囊橫擔楖櫪看者漢去得去不得若去不得便與推倒方丈幾見真獅子兒豈不俊哉）○塔全身於木山之麓（東谷光下直翁舉嗣）

續指月錄卷三

續指月錄卷四

六祖下二十世

臨濟宗

臨安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出家長遊成都坐夏請益坐禪之法於老宿堯首座座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往謁佛照光於育王光問曰何處人師曰劍州光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光笑曰者爲頭子也亂做甚無賛剃髮人皆以爲頭子呼之久之復至靈隱時破庵居第一座同游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先曰用捉他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侍傍有省（牧雲門頌云城門失火臭烟熏殃及池魚尾盡焚無處更求三尺水直看振獄上青雲○箬庵問頌云氣飲長虹已食牛血漫漫地照人愁因風吹火無多力春滿皇都四百州）○破庵先和尚過天童掃塔師偕往至瑞巖雲巢留師分座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受翌日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姓茅衣冠狀貌與疇昔所夢無異陞堂開法大闡宗風繼遷焦山雪竇被勑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以朝命主徑山有旨召入內庭師奏對詳明上爲色動賜金襴僧伽棃復宣詣慈明殿陞座說法理宗垂簾而聽賜佛鑑禪師號師居徑山二十年海衆雲臻信施豐積雖寺兩遭火厄乃旋復旋興爲東南法席第一○師於寺前四十里築室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庵一區爲歸藏建閣以藏後先所賜御翰東西供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過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祠奉以旌孝慕上聞嘉歎○上堂靈山指月

心傾疑頌

曹溪話月遞代祖傳證龜成鱉範上座尋常一張口挂在壁上今日無端入者行戸未免拈出多年歷日說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秋熱〇上堂若論箇事直是省要柰何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尋常西廊東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也識得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〇湻祐戊申秋師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三月旦日陞堂示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將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兩序區畫後事親書遺表言笑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傾而逝停龕二七日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於正續之側塔曰圓照（臥龍先嗣）

江州雲居即庵慈覺禪師蜀人也上堂舉雪峰因閩王問擬欲葢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峰曰大王何不葢取一所空王殿王曰請師樣子峰展兩手雲門曰一舉四十九師頌曰空王殿樣子雪峰展兩手添得老韶陽一舉四十九總是面南看北斗〇讚船子和尚偈曰三十餘年在藥山鬼家活計豈能傳當時不得夾山老你且柰煩撐破船〇師始登雲居先一夕宿瑤田莊夢伽藍安樂神告曰師於此山只有一粥之緣明日午後到山晚參龍値堂中二僧相毆以新到例遷擯遂師竊訝之後數年雲居虛席請師補處師忻然承命且徵前夢至瑤田莊而寂（臥龍先嗣）

慶元大慈獨庵道儔禪師贈製鞋匠偈曰透底工夫做已圓須知密處自心傳脚跟著地隨他轉踏到驢年也未穿（臥龍先嗣）

臨安靈隱石田法薰禪師眉山彭氏子初游石霜體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師名由是大著聞穹窿先道望遂往叩先一見知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話師曰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

著火柴頭先異之每於日用語默不少假借師於是決志依棲與無準範日相激礪久乃辭去復徧遊諸老門庭咸稱賞之○後出世蘇之高峰次遷寒山鍾山虎席廟堂奏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復遷靈隱上堂一徑直二周徧衲僧會得萬別千差庭前閑縱目春盡尙餘華老胡不合過流沙拍膝一下便下座○湻祐甲辰三月望示衆曰但得本莫愁末喚什麼作本喚什麼作末松柏千年靑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贊有曰末後一句分付廚山衆訝之明日忽示疾退歸寶壽訣衆而逝塋全身於院後（臥龍先師已上二人）

慶元天童滅翁天目文禮禪師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六歲攜籃隨母採桑俄念攜之者誰邪遂有出家志年十六剃落謁育王佛照光和尙問恁麼來者那箇是汝主人公師豁然領肯一日光問是風動是旛動者僧如何師曰物見主眼卓豎光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甚處見祖師師曰揭却腦蓋光喜其俊邁命典書記久之返浙西聽一心三觀於上天竺時松源嶽唱道饒之薦福室中問僧不是風動不是旛動擬議即棒出師聞之頓忘知解遂往見之蒙印可得盡其旨辭去徧禮江淮間祖塔時浙翁琰主蔣山挽師分座○嘉定五年約齋張公鎡請師開法臨安慧雲節齋趙公慕師高行微服過訪師亦不問其姓名與語終日而去翌日奏請師住持淨慈室中每舉南山筆筍東海烏鰂話學者擬議師便打莫有湊泊之者僧問和尙見佛照時如何師曰石中有玉曰見松源後如何師曰沙裏無油○有來上座入方丈曰某甲有狀投和尙師曰對頭在那裏來曰和尙便是師曰老僧與汝有甚麼冤讎來無語師捉住曰冤家冤家○新到僧至師問汝名甚麼僧曰智虎師退身作怕勢僧擬議師便歸方丈（石杖鞏頌云白浪堆中下一鈎錦鱗紅尾尙悠悠漁翁不計竿頭事笑入蘆花萬頃秋）○師尤邃於易諸儒大闡道學師與之遊直示心法朱晦庵問毋不敬師叉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師答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象兔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師

將入寂。謂侍者曰。誰與我造箇無縫塔。者曰。請師塔樣。師良久曰。費力蓋不出。遂怡然而去。闍維弟子收舍利幷遺骨。祔葬於歷庵塔左。壽八十四（靈隱嶽嗣）

溫州江心石巖希璉禪師。潮陽馬氏子。僧問。昔日佛照光禪師。因宋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光曰。將謂陛下忘却。此意如何。師答以頌曰。大根大器大熏修。僭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佛。雪山元不隔龍樓（靈隱嶽嗣）

台州瑞巖佛日雲巢巖禪師。作經題八字偈。曰以字不成八字非。當陽拈起大家知。釋迦老子舌無骨。黃葉將來嚇小兒○頌靈雲見桃華話曰。三月桃華爛熳紅。靈雲打失主人翁。隨邪逐惡玄沙老。半是眞情半脫空（靈隱嶽嗣）

華藏無礙覺通禪師。青苗會上堂。破一微塵出大經。鳶飛魚躍更分明。不將眼看將心看。已是重敲火裏冰。淹黑豆味平生。直須劫外話豐登。繅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靈隱嶽嗣）

臨安淨慈谷源道禪師。舉丹霞然初參石頭。剗佛殿前草公案頌曰。石頭剗草驗英豪。懵懂丹霞眼不高。若解轉身行活路。至今應不累兒曹（靈隱嶽嗣）

湖州道場北海悟心禪師。舉黃檗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檗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檗便掌。彌曰。太麤生。檗曰。者裏是什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頌曰。曾施三掌闢君王。佛法何曾有寸長。麤行沙門封斷際。至今無地著慚惶。舉唐文宗蛤蜊因緣頌曰。合水和泥底事忙。被渠點破大乖張。雖然契得君王意。爭柰全身入鑊湯（靈隱嶽嗣）

慶元雪竇大歇仲謙禪師。義烏應氏子。幼見傅大士心王銘。矢志出家。初參息庵。庵器而抑之曰。汝儒者習氣不除。爲能學道。要到大休大歇田地。如木偶人去。師蒙激發。益自奮勵。朝夕不解。一日忽然有省。遂以六歇自名。後參松源嶽。一日室中舉祕魔擎叉話。師豁然大悟○上堂。舉應庵華和尚問密庵傑。如何是正法眼。傑曰。破沙盆。華頷之。頌曰。白玉琢成泥彈

子。黃金鑄就鐵崑崙。千年滯貨無人買。未免如今累子孫（靈隱嶽嗣）

諾庵肇禪師。華亭懷古偈曰。活計都盧一釣舟。錦鱗入手便抽頭。我來不覩師親訓。柳岸依依蘸碧流（靈隱嶽嗣）

湖州道場運庵普巖禪師。題趙州像贊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靈隱嶽嗣）

蘇州虎丘蒺藜曇禪師。初住四明延慶。遷蘇之穹窿。後至虎丘。上堂。學僧問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林曰。臘月火燒山。師曰。兎子何曾離得窟。若有人問延慶如何是衲衣下事。只對他道。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上堂。念念釋迦出世。時時彌勒下生。頓超天地未分之前。不歷階梯。掀翻寶所。便恁麼去。可以開無量法門。可以演百千妙義。纔拈拄杖卓一下曰。無量法門。百千妙義。盡向者裏百雜碎了也。還知虎丘落處麼。靠拄杖。祖禰不了。殃及子孫（靈隱嶽嗣）

台州瑞巖少室光睦禪師。上堂。舉曹山霞禪師因僧侍立次。山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山曰。祇如熱向甚麼處回避。曰向鑊湯爐炭裏回避。山曰。祇如鑊湯爐炭裏。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師頌曰。瞎却頂門三隻眼。鑊湯爐炭裏優遊。若言衆苦不能到。端的何曾有地頭（靈隱嶽嗣）

鎭江金山掩室善開禪師。上堂。舉密庵破沙盆話。頌曰。法眼拈來早自識。無端錯對破沙盆。而今徧界難遮掩。殃害叢林及子孫（靈隱嶽嗣）

明州雪竇無相範禪師。上堂。舉趙州和尚曰。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必。僧回舉似趙州。州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僧曰。請和尚舉。趙州方舉前話。僧指旁僧曰。者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麼語話。師頌曰。坐底見立底。立底見坐底。咄哉老趙州。白日眼見鬼（靈隱嶽嗣）

祕監陸游居士。字務觀。號放翁。山陰人。常謁松源嶽和尚於靈隱。從容問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嶽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士點首默契。遂呈偈曰。幾度驅車

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靑今朝始見宗門別說有無言要眼聽（靈隱嶽嗣共十四人）

臨安徑山癡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苟氏子母郭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稍長以進士業應詔不第遂出家遊歷講肆習經論紹熙壬子出峽回翔荊楚間時曹源生出世妙果師造見聆入門語有省參堂俾侍香朝夕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生徙靈峰師侍行又三年以偈辭游浙有尙餘窮相一雙手西向諸方痒處爬之句初應嘉禾光孝道聞於朝忠獻衞王以堂帖除蔣山蔣山諸莊皆瀕江易澇下田多無收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十有三載無倦色〇嘉熙己亥侍郞東畎曹公豳帥閩聞師道望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兩山〇上堂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〇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三者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堪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〇遷徑山一日忽陞座辭衆舉世尊臨入涅槃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毋令後悔今日即有明日即無師曰世尊四十九年作盡伎倆及至臨行之際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山僧今日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吒攔不住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荼毗舍利五色無數遵遺命奉骨歸葬金陵玉山庵學者分其半塔於莆田（曹源生嗣）

臨安淨慈淸溪沅禪師上堂達磨西來一坐具地被他神光禮了三拜一時占了致令後代兒孫各自分疆列界衲僧家撥草瞻風朝吳暮越南天台北五臺挂杖頭草鞋底還曾踏著也未艮久曰切忌踏著（天童鏡嗣）

荊州公安虎溪錫禪師上堂心心幾處實甚深道道幽遠無人到急行踏不著緩行成錯過少林幾坐華木春卻憶西來胡達磨（天童鏡嗣）

福州西禪月潭圓禪師開爐上堂人人盡守甕中天地覆天翻我不然直下一槌星火迸螺江燒卻謝郞

船○讚豬頭和尚曰血淋淋古佛心幾回提起誰是知音（天童鏡嗣）

慶元育王寂窗有照禪師嗣之閩縣鄧氏子時枯禪鏡唱道怡山師往見之一日鏡問曰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那裏是他不疑處師大笑趨出鏡深肯之鏡遷靈隱師掌內記以老母歸省閩帥趙公汝愚請師開法東山大乘移福之黃檗○朝命補江心後遷玉几適災變竭力興建聞奏朝廷降金帛鼎建舍利寶塔上堂六塵不惡還同正覺鵶鳴鵶鵶鵲噪鵲鵲江北江南潮生潮落春風三月華草香善財何處尋樓閣喝（天童鏡嗣）

泉州法石愚谷元智禪師長溪薛氏子參天童有省呈山居偈曰栗色伽黎千百結倚松捫腹看雲飛有人問我居山趣向道春深筍蕨肥○咸淳丙寅正月趺坐書偈而逝塔全身於鼓山南院（天童鏡嗣）

報恩太古先禪師上堂若論此事不涉心思意想非干默照忘懷要得洞然明白須是汗下一回上道汗下後如何驀喚侍者將扇子來○上堂衲僧家游方行脚撥草瞻風第一須識路徑始得路徑不錯東西南北到處爲家稍涉迂回五里單牌十里雙堠那裏更在那裏擲下拄杖云看脚下（天童鏡嗣）

臣翁這禪師久參鏡和尚得契佛誕日偈曰毗嵐毒種毒華開添得雲門醉後杯今日河風橋色惡淡煙疎雨洗黃梅（雜毒海載此偈是西品作未知何據○天童鏡嗣已上七人）

平江虎丘雙杉元禪師擧宋太宗夢神人勸發菩提心次日問廷臣菩提心作麼生發羣臣無對雪竇代曰寶爲今古罕聞別峰印代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師頌曰萬里謳歌聖化成條風塊雨樂樵耕不因嵩嶽三呼後無象誰知眞太平○冷泉兩廊畫壁頌曰一一塵中堅密身改頭換面轉精神誰知東壁打西壁總是靈山會上人（隱靜柔嗣）

臨安徑山元叟行端禪師臨海之何氏子世業儒母陳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十二出家十八受具一切文字不由師授初參藏叟珍於徑山珍問甚處人師曰台州珍便喝師展坐具珍又喝師收坐具珍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立

次珍曰吾泉南無僧師曰和尙齎珍便棒師捿住曰莫道無僧好珍頌之命入侍司洎珍告寂師至淨慈嘗自稱寒拾里人徑山請居第一座〇大德庚子特旨賜號慧文正辨禪師〇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師陞座說法事竣入覲加賜佛日普照陛辭南歸養靜於梁渚之西丘〇至治壬戌徑山虗席請師補處師三被金襴之賜二十年來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集至無所容師嘗勘一新到曰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曰臨朕磋師曰杜撰禪和如厠似粟參堂去〇又勘一僧曰棋盤石研破你腦門盃盂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〇又勘一僧曰劈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淸即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師以呵叱怒罵爲慈誘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大公之道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没齒不言〇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示微疾問侍者曰呼之曾已休吸之尙未捨寄語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無語師良久曰後五日看至期沐浴更衣書偈訣衆曰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華開投筆垂一足而化留龕七日顏色如生全身葬於寂照塔院（徑山珍嗣）

溫州江心一山了萬禪師族臨川金氏貌瘠而弱年十五業文有聲祝髮曰芝產戶樞及游方值東叟頌南屏命師掌記偶經神祠見紙灰旋起脫然忘所證亟以白叟叟詰之遂蒙印可遊天台衆請開法寒巖瓣香嗣東叟踰三年遷仙居紫籜又十年遷疏山又十年住江心少不適意輒棄去寺衆數百懇留涕泣而莫之留會廬山月澗明公遣舟迎師歸東溪明公示寂開先之衆復以請師力却之〇上堂拈拄杖此拄杖子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尙拈弄不出今日落在開先手裏無頭無尾能放能收離相離名能縱能奪雖然如是也只爲中下之機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以拄杖畫一畫放過一著〇皇慶元年遘疾危坐不近醫藥閱七日命具浴更衣書訣衆語洎然而逝闍維收五色舍利如菽目睛不燼鎔以烈燄益晶瑩齒牙頂骨錚然有聲時改作豫章烏遞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世尊舍利奉於中而遣

使分師之目睛舍利貯之銀盒陪葬爲餘骼舍利分葬東溪（淨慈嗣）

慶元奉化岳林栯堂益禪師溫州人上堂古者道我者裏無法與人只是據款結案彰聖者裏亦無法與人亦不據款結案拈拄杖如何是佛赤脚踏蓮華如何是佛向上事騅栗叢棘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五千四十八卷只作一句道卻遂起身曰立地待諸人搆取便下座○臨終偈曰八十三年什麼巴鼻柏樹成佛虗空落地荼毗舍利瑩然齒牙數珠不壞（淨慈嗣）

婺州雙林雲屋自閑禪師括蒼葉氏子爲巨行禪師之九世孫也初參荊叟珏於靈隱次謁東叟穎於淨慈掌記室一日因撰佛成道疏曰發見精於午夜叟曰何不道退見精於午夜師不覺股栗汗下如發蒙蔀徹見叟垂手爲人處後出世雙林遷智者皇慶壬子十月二十五日與客語笑次忽命侍僧取筆書偈而逝（淨慈嗣 已上三人）

枯木榮禪師讚三祖偈曰夙恙纏身世莫醫家貧遭劫更堪悲誰知覓罪了無處正是賊歸空屋時（無方安嗣）

臨安徑山佛智晦機元熙禪師豫章唐氏子師與兄元齡俱習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從西山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言辭之閱物初觀闡化玉几往依之觀與語驚異留侍左右○至元間總統楊璉眞如奉旨取育王舍利窮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辭歸江西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難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二年出主百丈居十有二載至大初應淨慈請入院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悉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輳○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一星螢火出孤鶴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曰南山今日結卻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其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擅倒須彌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曰漫天網子百千重○居七載復遷徑山已而策杖歸南屏山下百丈大仰之徒聞師退閒爭來迎請師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

將示寂手書辭所與遊者復書偈訣衆擲筆而化世壽八十二奉全身瘞於金鷄石下弟子在杭者分爪髮塔於淨慈西隱（育王觀嗣）

慶元徑山雲峰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中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薙染受具上育王見偃溪聞禪師機鋒相契命掌藏鑰一日聞舉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大省乃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遂許可蔣山虛席奉朝命居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化棄刀而去○至元十七年遷徑山寺罹回祿師住後頓還舊觀○示衆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段更莫遲疑是以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佛一數然雖如是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京師有譖毀禪宗者師曰此法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詣闕被旨集諸宗徒廷辯○元世祖問禪以何爲宗師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師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諸者反復論難諸者辭屈世祖大悅○師陛辭南歸示衆曰我本深藏巖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曰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災師謂衆曰吾宿負此山債耳復竭力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落成○至元三十年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後建塔於寺之西麓（淨慈聞嗣）

湖州何山鐵鏡至明禪師福唐長溪王氏子見偃溪聞於淨慈朝參暮叩久之始獲印證至元辛巳出世何山移大梅元大德庚子復請歸何山○上堂今朝八月二十五記得洞山離杳渡落在雲門網子中有屈至今無處訴豎起拂子曰看雲門大師來也合喫何山手中棒且道過在什麼處不合鼓弄人家男女○延祐乙卯十一月初五日呼其徒囑後事索紙大書曰絕羅籠沒回互大海波澄虛空獨露擲筆翛然而逝（淨慈聞嗣）

慶元天童止泓鑒禪師。初住慶元眞如。移天童上堂。諸佛不眞實。說法度群生。菩薩有智慧。見性不分明。白雲無心意。灑爲世間雨。大地不含情。能長諸草木。古德與麼提唱。於四諦法中。開鑿人天。不妨善巧。若據衲僧分上。何曾白雲萬里○上堂。拈拄杖。一有多種。二無兩般。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拄杖子聞與麼道。不覺忻忻笑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擲下拄杖下座（淨慈聞嗣已上三人）

慶元天童石門來禪師。嘗作翦刀頌曰。渾鋼打就冷光浮。兩刃交鋒未肯休。直截當機爲人處。何曾動著一絲頭（大川濟嗣）

慶元雪竇野翁炳同禪師。新昌張氏子。參大川濟。一日入室次。濟舉臘月火燒山話。師擬開口。濟遽枯竹篦拄之。師豁然省旨。後縛茅依錫峰。日扃戶書法華。嘗有老來非厭客。靜裏欲書經之句（大川濟嗣已上二人）

臨安靈隱悅堂祖誾禪師。南康周氏子。年十三。告辭父母。薙髮出家。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即往見別山智於蔣山。問近離何處。師曰。江西。智曰。馬大師安樂否。師叉手進前曰。起居和尚。智俾入侍司。未幾至杭見斷橋倫於淨慈。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曰是。倫曰。因甚大愚肋下築三拳。師曰。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頷之。倫逝而介石朋補處。一日朋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議朋抗聲曰。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即命侍香○元貞初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通慧禪師號。幷金襴法衣○大德九年。住靈隱。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曰。閩中。師曰。彼處如何住持。僧曰。飢即喫飯。困即打眠。師曰錯。僧曰。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居四載示疾。訣衆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偈畢乃跏趺而化（雙林朋嗣）

廬山圓通雪溪逸禪師。讚興化和尚偈曰。中原一寶有來由。得拶君王引幞頭。到此若無靑白眼。當機誰敢設輕酬（弁山阡嗣）

岳州灌溪昌禪師。山居偈曰。閒來石上玩長松。百衲禪衣破又縫。今日不憂明日事。生涯只在盋盂中（無鏡）

（徵嗣）

支提愚叟澄鑒禪師。寧德張氏子。參無文於鷹福。遂許入室。至元二十年。世祖勑住支提。賜號通悟明印大師。後將示寂。沐浴更衣書偈曰。八十二年。落賺世緣。躍翻筋斗。應跡西乾。擲筆危坐而逝（鷹福燦嗣）

紹興大慶尼了庵智悟禪師。福州王氏女。幼孤。年十一。白母願出家。因誦維摩經。至諸佛國土亦復皆空。豁然頓悟○往參雲峰信。信問曰。上座什麼處住。師曰。不住南臺江邊。信曰。畢竟住在什麼處。師不審便行。信叱曰。走作什麼。合喫山僧手中棒。師面熱汗下。次日復往請益。曰某甲昨日祇對和尙有什麼過。信厲聲曰。更來者裏覓過在。師釋然曰。月明照見夜行人。信顧旁僧曰。看渠根器不凡。遂印以偈。有相逢若問其中事。風攪螺江浪拍天之句○上堂。拈拄杖。天乖十二闌干角。風滿三千世界中。熱惱變成淸淨境。禪心頓覺悟眞空。靠拄杖。有甚共語處○上堂。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古人甚麼道。未免坐在者裏。大慶卽不然。山轉疑無路。溪回別有村

◎芒疑懷

○上堂。柳絮颺風。杏華沐雨。好箇生機。快須薦取。以拂子擊禪牀曰。咄。三十年後不得錯舉（雪峰信嗣）

寧波天童西江謀禪師。被勑住天童。歷四十年。貌枯色瘁。涖衆孤峻。機語峭拔。音如洪鐘。理宗朝三被寵錫。其示衆曰。春日晴。黃鸝鳴。最親切。誰解聽。一日將入滅。顧侍僧曰。一笑翻身日面月面。遂逝（華藏淨嗣）

福州雪峰石翁玉禪師。禮雪峰塔偈曰。入閩早是四旬餘。象骨崖前縛屋居。誰道開平年代後。春晴煙雨幾鋤犁（華藏淨嗣）

臨安中竺空巖有禪師。室中垂語曰。黃金鑄就鐵眞人○東海涌頌曰。錦衣公子醉田家。熟睡柴牀日未斜。熱渴呼漿無所得。便將玉帶換甌茶（徑山珏嗣）

臨安淨慈千瀨善慶禪師。嚴陵鼓氏子。丱歲而孤。萍蹤無寄。聞荊叟珏主淨慈。遂往親依。一日閱舉洞山麻三斤話。遂得大悟。出住宜興之保安。遷嘉禾之天寧。後主淨慈。嘗著扶宗顯正論。進仁宗。覽而嘉之。賜金襴袈裟。徽號慧光普照文明通辯禪師（徑山珏嗣。已上二人）

婺州寶林無機和尙。上堂。蘆華對蓼紅。木落山露骨

彷彿揚州。依希越國。拈拄杖卓一下。曰爲君卓破精靈窟。無位眞人赤骨律（靈隱泉開）

溫州華藏瞎驢無見禪師。學興化打克賓頌。曰興化打克賓。言親語不親。棒頭如雨點。識出玉麒麟（黃龍開嗣）

臨安慧雲無傳祖禪師。上堂。佛佛廣說。大智莫能知。祖祖相傳。凡情詎能測。先天後地。成壞長存。入死出生。去來不變。於斯薦得。已涉支離。其或未然。山僧更爲下箇註脚。以拂子擊禪牀。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黃龍開嗣）

杭州護國臭庵宗禪師。上堂。舉豐干謂寒山拾得。曰你與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寒山。曰你去遊五臺作麼。干曰。禮拜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曰。豐干開口。不在舌頭上。寒山同坑無異土。檢點將來。兩箇賊子斷擴著。世上應無直底人（黃龍開嗣）

放牛余居士。參無門開禪師。凡有所問。被開劈面截住。曰不是。不是。一日向同參臭庵宗問。曰吾師甚麼見解。敢對人天顚倒是非。宗曰。我在無門座下。無法可得。無道可傳。只得兩箇字。士曰。兩字如何。宗曰。不是不是。士言下頓悟無門爲人處〇安吉州沈道婆。問是非關有幾句。士曰。有四句。婆曰。四句作麼。舉士。曰第一句有是有非。則不可。第二句無是無非。又不可。第三句是是非非也不可。第四句非是是非亦不可。若離得此四句。始見本地風光。曰我離得否。士曰。汝離不得。曰人人有分。我何離不得。士曰。嫁雞逐雞飛。嫁狗逐狗走。曰如何是本地風光。士曰。月子彎彎照九州。幾人歡喜幾人愁。曰不問這箇本地風光。士曰。問那箇本地風光。曰無男女相底。士曰。既無男女相問甚是非關。曰別有向上事也無。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士曰。馬蝗丁住鷺鷥脚。你上天時我上天（黃龍開嗣已上四人）

福州鼓山皖山正凝禪師。龍舒太湖人。入閩禮孤峰秀和尚。秀舉狗子無佛性話。師不能答。踰半載得臻閫奧。乃頌曰。趙州道無。箭不虛發。築著磕著。全活全殺。秀曰。你也得。只是未在〇一日秀舉德山見龍潭話。問那裏是德山親到處。師以手掩秀口。即說頌曰。潭不見。龍不現。全身已在空王殿。夢回忽聽曉鶯啼。

春風落盡桃華片。秀曰汝今日方知泗洲大聖不在揚州出現。善自護持。遂俾侍香。久之太傅賈平章魏國公劄請住鼓山。上堂。入院方三日。追陪人事忙。燈籠與露柱。密密細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拍禪牀。昨夜碧天風浪靜。一輪明月映螺江○上堂。六月旦夏巳中。荷華開水面。荔子映山紅。無位眞人處處相逢。擬議雲山千萬重○師化緣將畢。集兩序示遺誡。索筆書偈曰。八十四年。一夢相似。夢破還空。也無些事。端坐而逝（孤峰秀嗣）

婺州雙林一衲介禪師。讃傅大士偈曰。非儒非道亦非禪。杜撰修行忒可憐。擔閣一身三不了。至今八百有餘年（孤峰秀嗣已上二人）

葛廬覃禪師。舉僧問石溪和尚。如何是佛。溪曰矮子看戲。頌曰。巍巍丈六紫金容。百戲場中有變通。矮子看來眉卓竪。鐵鎚無孔舞春風（容庵海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寶禪師。參普照。辨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辨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師曰今日又如何。辨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師禮拜。辨曰可惜許。棒折也。師直得汗下。忽然猛省。住大明上堂。僧問如何是轉功就位。師曰。用盡钁頭力。放下臥淸風。曰如何是轉位就功。師曰。不居無影谷。曳杖入煙村。曰如何是功位齊彰。師曰。掌上擎日月。運照自無私。曰如何是功位俱隱。師曰。石人同木女。相邀入海中。曰此是今時事。如何是那邊事。師曰。待汝盡卻今時。卽向汝道○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卻針。祇見線。這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卻回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劄曰。原來祇在這裏（南庵依頌云百城烟水苦飄樓閣門門開未許通只有善財親得見德雲不在妙高峰○位中符云爲惜明珠義掃堆婆心曲盡幾多同精光撥動由人取蛟宅無須發打開）○五位頌曰。正中偏。月鎖深宮午夜前。燭香人靜丹墀冷。一片虛明照碧天○偏中正。曉天不挂秦臺鏡。金烏纔擬出扶桑。依稀還被輕煙映○正中來。深夜寒梅雪裏開。馥馥淸香無間斷。頭頭觸處絕纖埃○兼中至。大用全彰無忌諱。攜手相將賀太

平熙熙風物從來異○彙中到妙盡功忘非善巧枯
木龍吟大地春靈根秀出寒巖草（普照辨嗣）
慈雲十身覺禪師普照室中推爲上座辨垂百問以
驗學者一時鮮有契機惟師所答有同水乳略舉七
則以見其槩○問曰槩前薦得落在今時句後承當
迷頭認影作麼生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曰半夜石人
無影像縱橫誰辨往來源○問曰不見一法猶是半
提作麼生是全提底道理師曰石馬嘶千山○問曰
喫飯忘其飢力克忘其飽作麼生是力克底人師曰
巨靈擡手無多子分破華山千萬重○問曰直得不
恁麼來者猶是兒孫邊事如何是向上人師曰半夜
烏鷄雪裏啼○問曰行玄體妙落在今時究理窮源
隔山萬里只如未知有底人如何趣向師曰牀窄先
臥○問曰迷時千卷少悟後一言多且道悟了底人
如何履踐師曰出不由戶坐不當堂○問曰岸如欲
止先停棹車若不行須打牛如今打牛也車行也未
師曰下載清風付與誰（普照辨嗣）
玉溪通玄圓通禪師嘗著百問激勵學徒其略曰設

底船子爲甚麼無漏堅固豎起拂子曰爲你說禪了
也作麼生會又拈起拄杖曰還有向拄杖頭上下得
一轉語底麼又畫一圓相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
在裏許作麼生會復以手空中點一點曰且道者一
點明甚麼邊事豎起一指曰俱胝和尙向這裏放大
光明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又曰折脚鐺兒爲活計
穿心椀子作生涯通玄庵內安然坐不管山前事似
麻且道安然坐底是甚麼人（普照辨嗣）
鄭州普照寶禪師磁州武氏子於滏陽造仰山寺忽
有題詩柱上者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
根柴便是家緣了師見之大悟即入西山結茅以居
徧參諸山遂入青州之室後住珙珞寶殿寺一夕大
風震地宴坐而逝（普照辨嗣已上四人）
慶元雪竇無印大證禪師鄱陽史氏子幼穎異年十
四薙落受具出遊謁荊石玫思庵睿諸老不契聞雲
外岫和尙唱道天童師往依之入室有省遂命典藏
○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以金書藏經師應詔竣事
上賜以織金屈眴之衣○宋寧宗泰定初南還江湖

丞相脫歡公領行宣政院事。起師主衢之南禪。繼領光孝。既而洪之翠巖。饒之芝山。俱以行院檄請。師以疾固辭〇元至正十五年。遷雪竇。上堂。千說萬說。不若覿面一見。昨日二十九。今朝七月一。報你參玄人。光陰如箭疾。眼生兩雙眼。箇箇黑如漆。急急回頭看取天眞佛。良久曰。是何面目。下座巡堂喫飯〇上堂。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竅。玄不玄。刹竿頭上無靑天。志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巖房贏得日高眠。居四年。退居定水之圓明庵。次年示寂。闍維牙齒數珠不壞。舍利明瑩。門人建塔圓明庵後（天童幽嗣）

續指月錄卷四

續指月錄卷五

六祖下二十一世

臨濟宗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禪師。婺州人（據燈存藁作閩之漳州人）初參天目。禮令看臨濟三頓痛棒話。一日纔上蒲團。忽覺有省。後參無準範和尚於徑山。因鑄鐘令著語。師呈偈曰。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輥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準即俾居侍司。每遇入室。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經十年。偶佛殿前行。擡眸見一枝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方始見無準老人立地處。後學示人曰。正好與三十拄杖（簪庵問頌云大虫無齒爪牙危未透玄關只管疑不是脚跟親點地此心能有幾人知）〇上堂。純清絕點。正是眞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藉。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閑對寒梅幾樹花〇上堂。海水不可斗量。虛空不可尺度。淨地不可撒沙。爛泥不可著脚。這四轉語。轉轉有落處。且道落在什麼處。東京大相國寺裏。

有樹芭蕉風吹雨打一似破袈裟○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三千里外賣卻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上堂禪樹上吽喧喧道門前風浩浩冷地思量眞可笑笑什麼等閒拾得蘇州梨看來却是青州棗○上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珪本無瑕琢磨乃成玷執之以實法空中生閃電視之似等閒脚下添紅線若是學道人好好看方便作麼生莫看仙人手中扇○準老人忌日拈香曰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朝不知却有何憑據紫柏黃檀一處燒○僧問如何是五家宗旨師曰有口祇堪喫飯曰若不借問爭達本源師曰未敢相許曰如何是潙仰宗師曰父慈子孝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迅雷不及掩耳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三更不借夜明簾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體露金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山自淸水自綠曰五家宗乘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曰頭頂天脚踏地○師住袁州仰山世稱法窟第一咸淳己巳元帝

賜賚尊禮○至元丁亥寄竹篦塵拂及綠水青山一同授記與高峰原妙以讖示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徑山範嗣）臨安淨慈斷橋妙倫禪師台州黃巖徐氏子母劉夢月而孕年十八落髮見谷源道於瑞巖聞三斤麻之話疑之徧叩諸方一日於雲居見山堂閱楞伽至蚊虫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參無準範和尚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師云可無方便乎準乃舉眞淨頌曰言有業識在誰云竟不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示之師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介庵進頌云漏屋恰逢連夜雨夏多愁霧鎖柴門忽然雲靜紅輪擁壓壓青山揷遠村○一初元頌曰頂門一聲汗如油捉敗當年老趙州自是黃河連底凍一翻驟雨一翻愁）○上堂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眞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拄杖橫按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上堂舉慈明室中安一盆水盆上橫一柄劍劍上安一緉草鞋凡見僧來便指擬議便打師頌曰百花叢裏躍鞭過邈邈風流有許多未第儒生偷眼覷滿懷無柰

舊愁何○上堂德山低頭夾山點頭俱胝豎起手指頭玄沙築破脚指頭提起拄杖云都來不出山僧拄杖頭何以見得卓拄杖云一葉落天下秋（牧公謙頌云千奇與百怪只在一毫端拈却毫端看霜花六月寒）○上堂舉達觀穎示衆云七佛是性隷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甚麼處自喝云七佛已下出頭又自諾云各自祇候師云喚七佛爲性隷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隷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大衆要見麼以拂拂一拂云曉來一陣春風動開徧園林百樣花○師將示寂與衆入室罷索筆作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書偈而化（徑山範嗣）

台州國淸靈叟源禪師上堂舉僧問趙州眞如凡聖皆是夢言如何是眞言州曰唵部臨唆師曰趙州禪只在口皮邊看他與麼也是喚鐘作甕忽有問靈叟却向他道飢時但喫飯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西天梵語此土唐言○上堂炎自炎涼自涼法無二法不用商量只如人人鼻孔在面上則固是知有我更問你別沼荷香何似深村稻香（徑山範嗣）

慶元天童別山祖智禪師姓楊氏蜀之順慶人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恍如夢覺見無準於雪竇範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師擬對輒噤不能發由是知解都喪曰吾平生伎倆皆死法也今見此翁始行活路旣而範移徑山命師分座天童燬州帥吳公奏師道行師被旨攜一囊一鉢縛茆以居寧郡久不雨師禱之輒應由是人情奔湊不三年盡還舊觀○一日忽示衆曰雲澹月華新木脫山露骨有天有地來幾箇眼睛活有省問者師曰不及相見各自努力越十日夜分呼侍者囑後事叉手而寂（徑山範嗣）

福州雪峰環溪一禪師題布袋和尙讚曰逢人乞一文袋裏敵國富不是下生遲嫌佛不肯做○舉卽心卽佛頌曰卽心卽佛砒霜狼毒起死回生不消一服（徑山範嗣）

明州天童月坡明禪師得法後陞住天童舉僧問雲門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劄師頌曰雲門者一劄吹

毛光透匣。若不是張華。徒勞眼眨眨〇舉良遂參麻谷因緣頌曰。擕鋤不顧。便好同去。誰人敢道。你是座主（徑山範嗣）

廬山東林指南直禪師。送僧還成都偈曰。智不到處道一句。一句當機便到家。宿鷺亭前風擺柳。錦官城畔雨催華（徑山範嗣）

慶元雪竇希叟紹曇禪師。西蜀人。上堂。發得一機活。出得一言當。萬里無片雲。靑天合喫棒。不待春風著意。開暗香已在梅花上。擧僧問南泉。師居方丈。將何指示。南泉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頌曰。奴顚婢膝走人間。羞見羊裘七里灘。文叔雖爲天子貴。子陵元作故人看〇寄天童和尚偈曰。翁翁八十再生牙。爛嚼虛空吐出查。撒向玲瓏巖畔樹。枝枝葉葉是曇華（徑山範嗣）

臨安靈隱退耕寧禪師。初住嘉興崇聖。次遷杭之靈隱。擧僧問趙州。和尚姓甚麼。州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州曰。蘇州有。頌曰。蘇州有。常州有。三月江南啼鷓鴣。堪笑有年無德漢。被人拶著强分疏（徑山範嗣）

福州雪峰絕岸可湘禪師。台州寧海葛氏子。擧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爲甚孤峰不白。山曰。須知有異中異。曰。如何是異中異。山曰。不墮諸山色。頌曰。言中彼此帶幽玄。盡向言中辨正偏。孤貧一條官驛路。芒芒沈在月明前（徑山範嗣）

慶元天童西巖了慧禪師。蓬州羅氏子。垂髫與羣兒戲。必搏泥沙爲佛塔像。既長遂出家。見無準範。自陳來歷。範呵曰。熟睡去。既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範謂師曰。覷不透處。只在鼻尖。路道不著處。不離唇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準遷育王。師侍行。從容承稟。乃盡其要。逮範移徑山。師居第二座。自是聲動叢林。節齋趙觀文作牧蘇州。擧師開法定慧寺。佛涅槃上堂。拈拄杖召大衆。黃面瞿曇。乃竺乾猛將。以慈悲爲弓矢。以智慧爲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爲寃爲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名爲涅槃。於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

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衆生。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未奏其功。山僧既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劍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四海混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〇師嘗題靈隱兩廊畫壁曰。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眼裏生華。匿去却一重又一重〇晚年退居幻智庵。將終。誡執事已。問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遂放身而逝（徑山範嗣）

越州光孝石室輝禪師。上堂。舉城東老姥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雖然如此。迴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十指掌中亦總是佛。師頌曰。平生不願佛相逢。十指尖頭現紺容。夾路桃華風雨後。馬蹄何處避殘紅（徑山範嗣共十二人）

杭州淨慈愚極慧禪師。參石田薰於靈隱。一日室中舉雲門念七話。連舉十數轉。無人下語。忽有一僧纔跨門。薰遽曰。雪峰輥毬。師侍傍聳耳而聽。豁然領悟。衝口說偈曰。雲門念七。雪峰輥毬。白蘋紅蓼。明月孤舟。薰頷之〇送寧禪人偈曰。心未寧時爲汝安。落花小雨釀春寒。斷橋流水孤山路。楊柳絲絲拂畫欄（靈隱薰嗣）

臨安中竺雪屋珂禪師。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〇師以宋鼎既遷。即謝寺事。時金山默庵雅禪師。尊師道行〇元兵下江南。默庵被總兵伯顏脇置幕中。從至武林。默庵言於伯顏。請師住靈隱。親持請疏扣門。師拙關露半面。問曰。汝爲誰。默庵曰。和尚故人某甲也。師落關曰。我不識你。盡師雖處世外。而以忠節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〇斷江恩有詩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爲渠來冷泉（靈隱薰嗣已上二人）

慶元育王橫川如珙禪師。永嘉人。姓林氏。始孩不肉食。年十五出家。後祝髮受具。登太白。謁天目。禮咨決所疑。禮舉南山筀笱東海烏賊話。師擬對。禮便打。豁然有省〇被旨住育王。僧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句。師曰。不落玄妙。僧曰。恁麼則一超直入如來地。師曰。

且緩緩問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你適纔從甚處上來僧曰如何報得四恩去師曰你且從適纔路下去問如何是聞復習根除師曰一不成二不是曰如何是塵消覺圓淨師曰漏木杓破笊籬○上堂地大水大火大風大若一念無疑地不能礙若一念無愛水不能溺若一念無瞋火不能燒若一念無喜風不能飄如此卽是無依道人佛從無依生若悟無依佛亦無得○晚參少室無門戶如何便得通夜深寧耐立聽我說西東（保寧茂拈云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只是不得恁麼台珍重）○一日謂衆曰病叟今年六十六死日將至火化好土化好西堂唯庵曰山前有片荒地師卽命疊石爲塔復自銘曰天生一穴藏吾枯骨骨朽成土土能生物結箇葫蘆挂趙州壁永脫輪迴超三世佛○將示寂書訣衆語而化所著有三會語錄（天童禮嗣）

臨安淨慈石林行鞏禪師初住安吉上方後住淨慈上堂三家村裏牛動尾巴搖拂子與者箇相去多少擲拂子洎合停囚長智○上堂雪峰輥毬禾山打鼓祕魔擎叉道吾作舞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喝一喝下座（天童禮嗣）

嘉興天寧冰谷衍禪師上堂朔風何蕭蕭吹彼巖下衣家業久荒蕪遊子胡不歸人生百歲豈長保昨日少年今已老翻憶寒山子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天童禮嗣）

平江虎丘雲畊靖禪師上堂山僧若眞正舉揚河步亭無汝著脚分且抑下威光隨汝根器未說超宗異目若知得虎丘山高一百三十尺舍利塔是隨朝建立也許汝有箇入處甘心下劣又爭怪得老僧○上堂古人道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依與離旣不可得畢竟如何卓拄杖漁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華對蓼紅（天童禮嗣已上四人）

平江萬壽訥堂辯禪師上堂我若與你說破將後必須罵我我若不與你說破又恐你因循蹉過忽有箇漢出來道長老話墮了也只向他道老僧罪過悼雲巢和尙偈曰人傳師死已多時我獨躊躇未決疑旣是巢空雲又散春深猶有子規啼（雲巢巖嗣）

平江虎丘淸溪義禪師送僧偈曰台山萬疊入眉靑

途路同行各奔程。清曉雞啼茅店月。是誰先起喚師兄（雲巢巖嗣已上二人）

臨安徑山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奮志參方。初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湖南北。悉徧歷焉。淳祐初。制府趙信庵以金陵半山。請師出世○景定間。太傅賈魏公。奏補中天竺。復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詔住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拄杖一下。邪耶。正耶。又卓一下。說耶。不說耶。向者裏揀辨得出。黃金爲屋未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臨終示微疾。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擲筆而逝。塔於本山（寧藏涌嗣）

平江萬壽高峰嶽禪師。讚初祖偈曰。開旗展陣入梁邦。未覩天顏早已降。縱有神通難展歛。翩翩一葦渡長江（淨慈道嗣）

平江承天覺庵夢眞禪師。宣州人。八歲爲僧。十九受具。二十行脚。多見尊宿。不能了決。慕無準道風。遂登徑山叩見。每到室中。戰怖話頭也不記得。自此不去入室。晝夜只是坐禪。一日廊下行。聞火板鳴有省。私自歡喜。遂入室。準問你是喫粥喫飯僧。參禪學道僧。師抗聲曰。喫粥喫飯僧。準曰。更須飽喫始得。師曰。謝和尙供養。自此只是看狗子無佛性話。無入作處。乃過雪竇見大歇。歇問作麼生是生死底事。師曰。眉毛安眼上。歇曰。眉毛因甚安眼上。師曰。說著令人轉不堪。歇又問。汝甚處來。師曰。徑山來。歇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五峰依舊插天高。歇曰。那事還曾壞麼。師叉手向前曰。幸喜不曾動著。遂挂塔歸堂。師自知未穩。心下常熱悶悶地。一夜更深。舉首見瑠璃燈。豁然大悟。從前所得。一時冰消瓦解。次日入室。歇舉如何是佛。三脚驢子弄蹄行。聲未絕。師曰。一任踍跳。歇曰。甚處與楊岐相見。師曰。當面蹉過○承天上堂。將心學佛。攝入魔宮。擬心參禪。墮在陰界。直饒嫌佛不肯做。被拄杖子穿過髑髏。若恁麼看來。直是無用心處。卓拄杖。攝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春○至元間。有賢首宗講主。奏請江南兩浙名刹。易爲華嚴教寺。

奉旨剖析諸師論解纖微若指諸掌請主悔悟遂禮師同奏（雪竇謙嗣）

霍山昭禪師上堂即心即佛嘉眉界闔懷裏有肰非心非佛筠袁虔吉頭上揷筆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漳泉福建頭匾似扇只可聞名不可見面（雪竇謙嗣）

慧嚴象潭泳禪師上堂舉無著和尚至五臺師老翁喫茶次翁拈起玻瓈盞問曰南方還有者箇麼著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著無對師頌曰五臺凝望思遲遲白日青天被鬼迷最苦一般難理會玻瓈盞子喫茶時（雪竇謙嗣）

一關溥禪師舉馬祖令僧問大梅曰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梅曰大師道即心即佛我便向者裏住頌曰只將馬祖鉛刀子裂破漫天鐵網羅碧沼夜敲荷葉雨至今贅恨一身多（雪竇謙嗣）

台州國清溪西澤禪師普說略曰參玄上士行脚高流撥草瞻風到一處所便乃供下入門口欵謂之生死事大無常迅速衆兄弟生死若是有從古至今無有一人能免生死若是無爭奈目前生死何生死亦有亦無不有不無當恁麼時還有漏網底麼既是走透無門關月三十日撞到面前畢竟如何支準若是踏破草鞋歲月飄忽不可把玩要須窮教去處分明與前來入門口欵相應始得（雪竇謙嗣已上五人）

臨安徑山虗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虗空作布袴著盡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鍼鋒頭上翹足○師年八十住淨慈入院日參徒問答次忽天使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虗堂因甚八十住山師乃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虗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天使以頌同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百疋後住育王徑山亦賜賚優渥○師嘗舉東寺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久矣爾方刻舟頌曰昨日因過竹院西鄰家稺子隔溪歸山寒水肅牛黃落無數歸鴉卜樹棲○師示寂塔於徑山直嶺下昔高麗國嘗請師供養國王聞逝遣法嗣到山掃塔（道場巖嗣）

明州天童石帆衍禪師舉陸亘大夫問南泉師姓甚

麼。泉曰。姓王。曰還有眷屬麼。泉曰。四臣不昧。曰王居何位。泉曰。玉殿苔生。曰玉殿苔生時如何。泉曰。不居正位。師頌曰。金鴨香銷更漏深。沈沈玉殿紫苔生。高空有月千門照。大道無人獨自行。舉大顛擯首座因緣。頌曰。一串摩尼。觀面當機。賺殺首座。疑殺昌黎。弄盡許多窮伎倆。春秋元自不曾知（道場殿嗣已上二人）

臨安徑山石溪心月禪師。眉州人。上堂。舉僧問九峰。如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僧曰。便恁麼承當時如何。峰曰。須彌還更戴須彌。頌曰。自家冷煖自家知。祖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舉晦堂與黃山谷問答木穉花香因緣。頌曰。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桂送幽香○舉龐居士有男不婚。有女不嫁。頌曰。收拾山雲海月情。團圞鼻直眼眉橫。龜毛拂子兎角杖。敲得虛空嚗嚗聲（金山開嗣）

福州神光北山隆禪師。示衆曰。卽心卽佛。有水有竹屋便好。非心非佛。不礙不冠身自由。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閑倚闌干立淸曉。紅芭蕉引碧牽牛（徑山沖嗣）

高臺此山應禪師。上堂。舉大隨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裏骨。者箇衆生因甚骨裏皮。隨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師頌曰。休將皮骨強分張。得六藏時且六藏。隻履盡情都蓋了。者僧無事可思量（徑山沖嗣）

慶元天童簡翁敬禪師。（增集續傳燈誤入二十世無準範下）上堂。舉大梅卽心卽佛話。頌曰。郞心葉薄妾冰淸。郞說黃金妾不應。假使偶然通。一笑半生誰信守孤燈○舉文殊問庵提遮女。生以何爲義話。頌曰。問處分明答處端。當機覿面不相識。死生生死元無際。月上靑山玉一團（徑山沖嗣已上三人）

湖州道場龍源介淸禪師。福州長溪王氏子。得度於義興法藏齊禪師。往育王謁寂窗照和尙。入室契旨。俾爲侍者。復掌藏鑰。出世四明壽國。遷開壽道場。上堂。三春云暮。綠暗紅稀。動爲境轉。靜爲法迷。不以色蓋。不以聲騎。風前閑聽杜鵑啼（育王照嗣）

杭州靈隱性原慧朗禪師。別號幻隱。台州黃巖項氏子。出家。首參竺元道於仙居。繼謁徑山謁元叟。叟問東嶺來。師指脚下草鞋。曰。者是三文錢買得。叟曰。未

在更道。師曰。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旨。久之盡其底蘊。曰編涉思惟。皆爲剩法。佛涅槃日上堂。涅槃生死。等是空華。佛及衆生。皆爲剩語。諸人到者裏作麼生會。良久拍禪牀。但見落花隨水去。不知流出洞中春○室中垂語曰。昨夜蓮花峰。被蜉游食却半邊。你因甚麼不知○又曰。冷泉亭吞却壑雷亭。卽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鬬頷。是第幾機。衆莫有契者○洪武十九年夏。師被誣。將逮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有司。未鞫。卽廡下說偈。端坐而逝（徑山端嗣）

嘉興天寧楚石梵琦禪師。象山人。姓朱氏。生在襁褓。有神僧見而謂其父曰。此佛日也。他日必當振揚佛法。十六爲僧。趙魏公見而器之。爲鬻僧牒得度受具。一日閱楞嚴有省。入歷覽羣籍。怳如宿契。往參元叟端和尚。噣震威一喝。師惝然。一夕睡起。聞鼓聲。豁然大悟。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吾入手矣。因成偈曰。崇天門外鼓騰騰。驀劄虛空就地崩。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端迎笑曰。且喜大事

了畢。以第二座。參卬者。多令就師抉擇○出住杭州報國。一日高右丞問禪分、五派。教列三乘。教則不問如何是禪。師曰。正値宸朝公議。丞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佛在什麼處。師曰。管絃雜遝。朱紫熒煌。丞曰。莫便是和尚見處麼。師曰。不敢丞曰。容在別日說話。師諾諾○一日座主參。師問講甚麼經。主曰。法華。師曰。經中道。是眞精進。是名眞法供養如來。是否。曰是。師曰。供養卽不無。如何是眞法。曰具在藥王品。師曰。將謂是金毛師子。元來是野犴眷屬。主却問如何是眞法。師曰。汝豈不從天台來。主曰是。師曰。天台山高一萬八千丈。頂上著得幾人。主無語。師曰。喫茶去○上堂。俱胝豎一箇指頭。雪峰輥三箇木毬。石鞏張弓架箭。華亭短棹孤舟。鳳山無法可說。不妨坐斷杭州。就中却有箇好處。好在什麼處。四五百條花柳巷。二三千座管絃樓○上堂。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你道有成褫。無成褫。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上堂。聞聲悟道。塞却你耳根。見色明心。換却你眼睛。蒲團上端坐。鍼眼裏穿

線西風一陣來落葉兩三片○至正丁亥帝師錫號佛日普照慧辨禪師適符昔日神僧之言尋退歸天寧上堂曰一毫呑却山河大地則易山河大地呑却一毫則難也不難也不易鋪箇破席日裏睡料想上方兜率宮也無如此日炙背○洪武元年秋九月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建大法會命師陞座說法上大悅二年春復用元年故事召師說法賜齋文樓下親承顧問師行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秋上以鬼神情狀幽微難測意遺經當有明文召僧中博通三藏者問焉於是師與夢堂噩行中仁等應詔至京館於大天界寺上命禮部勞之又命膳部頒賜薪米旋命以所問條晰入告師援據經論成書將進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師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乃震聲一喝而逝時辛亥七月二十六日也上閔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師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骼及諸不壞者歸師所築西齋建塔文憲宋公濂爲之銘（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愚庵以中智及禪師蘇州吳縣之顧氏子也自幼出家於穹窿海雲院祝髮受具聽賢宗法師講華嚴法界觀未終篇輒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詞卽成臟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謁笑隱於建業隱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師微露文彩一時交相延譽有同參嶼公見師訶曰子才若此不思擔荷正法乃甘作驪壇奴隷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旋歸海雲胸襟礙塞目不交睫者踰月一日忽見秋葉墜庭豁然有省謁元叟端於徑山遂得法焉○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穆兒請住徑山上堂冬至月頭賣被買牛冬至月尾賣牛買被一年三十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移易一絲毫不得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三十年破後草鞋向甚處著○上堂時維三月節屆清明不寒不暖半陰半晴落花啼鳥一聲聲驀拈拄杖穿却解空鼻孔戳瞎達摩眼睛踏破草鞋赤脚走

好山猶在最高層○善權通長老書到上堂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雪後始知松柏操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卽佛事難方見丈夫心有底便道江西信息通也大梅梅子熟也善權方便固當如是只如石頭道書亦不達信亦不通諸人如何話會直下道得鈯斧子來到你在○師一日入園見典座劃瓜師問劃得幾箇祖師頭座曰三十箇師曰那箇皮下有血座曰和尙何得重重相戲師曰好心不得好報○上堂敲破鐵酸餡百味具足演出大藏教一句該通三脚驢子弄蹄行萬里無寸草○上堂拈拄杖十地驚心二乘罔測卓拄杖子承父業賺殺多少人靠拄杖下座○有亡賴男子瞿範者日餐盤餐孰事者識之致忿誣師以闇昧之事詣部使者不滿意文致其罪師竟不與之辯亦毫無慍色踰年省憲白師冤復剳請再住徑山師入院拈劄曰前佛性命後佛紀綱總在者裏凜然如朽索之馭六馬危乎猶一髮之引千鈞若非大丞相赤手提持全肩擔荷何處更有今日諸人還委悉麼車不橫推理無曲斷陞座酬

唱畢復曰去日應須償宿債同時宿債本來空山上鯉魚打踍跳一國之師展笑容帝師錫號明辨正宗廣慧禪師○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人集大天界寺師居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戊午九月索筆書偈而逝茶毗火餤五色香氣襲人齒牙數珠皆不壞遺骨紺澤如靑瑠璃舍利交綴塔於所居之陰復分爪髮塔於徑山（徑山塔銘）

杭州靈隱樸隱天鏡元瀞禪師越州會稽人姓倪氏從弘教大師立公祝髮參元叟端和尙入門端厲聲一喝聲若雷霆師黏縛盡脫遂稽首作禮遂命居侍司尋掌記室追隨久之得蒙印可○師應召入京從容問道賜食而退會靈隱虛席諸山交致堅請上堂聲不是聲觀音三昧色不是色文殊法門聲色無礙普賢境界拈拄杖畫一畫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燕雀空啾啾○上堂卽心卽佛嘉州牛喫禾非心非佛益州馬腹脹不是心不是佛天下覓醫人灸豬左膊上亘久日歸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未幾被謫陝西途次寶應寧國寺忽合掌端坐而逝（徑山）

（端嗣）蘇州萬壽行中至仁禪師族姓吳番陽人父仲華爲江州廣文師生五歲俾從州之報恩寺眞牧純公受業七歲得度完具後參元叟端和尙端視師軒渠一笑師罔措遂失展尼師壇端叱曰參堂去一日端見師問何處人師曰番陽端曰番陽湖闊多少師展手作量勢端曰不是不是師曰合取臭口遂命侍香尋掌記室端嘗謂衆曰仁書記虎而翼者也〇上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禪性無住離住禪寂五臺山上雲烝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〇洪武初上以鬼神之事召師師以佛旨撰書而對上大悅〇蒲圻魏公觀爲蘇郡守見萬壽廢址慨然有意興復聞師寓虎丘遣使致書幣凡三往返而應〇洪武十五年三月望示疾十九日同參如愚仲訊候曰師行矣諸子在旁盍賜一言爲末後訓乎師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秋矣此別直諧淨土相見師厲聲曰盡大千界是箇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索筆書偈泊然而逝（徑山端嗣）

象山瑞龍夢堂曇噩禪師慈溪王氏子祖父皆名宦母周氏師自幼有遠志稍長博通經史藻思濬發年二十三白母出家往從雪庭於長蘆遂薙髮受具敎相諸宗靡不研究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復往依侍踰年雪庭示寂寂照端禪師來補其處一見脗契〇住象山瑞龍上堂豎拂子只者箇在臨濟則大機大用卷舒擒縱殺活自由在雲門則孤危聳峻格外提持言前定奪在曹洞則家風緜密金鍼玉綫明投暗合在潙仰則父慈子孝用劒刃事施陷虎機在法眼則箭鋒相拄心空法了情盡見除五家提唱雖則金聲玉振邁古超今然而總是門庭施設直截一句不曾道著且道作麼生是直截一句高聲曰看脚下〇師日惟一食終夜凝坐達旦一日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交友集衆說偈曰吾有一物無背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畢危坐而逝有重修歷代高僧傳行世（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人族姓方母張氏出家杭之梁渚崇福時石湖美公主淨慈師往見

湖器之遂爲祝髮受具參徑山元叟端問近離甚處師曰淨慈端曰來作什麼師曰久慕道風特來禮拜端曰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曰頭頂天脚踏地端曰見後如何師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端曰何處學得者虛頭來師曰今日親見和尙端頷之○洪武初聘召道行沙門師赴京館天界寺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仍賜還後住徑山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贍部洲剛自騎牛更覓牛○上堂語是謗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牀消合停囚長智○一日得疾甚篤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尙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呵大衆是什麼看取竟寂（徑山端嗣）

杭州徑山古鼎祖銘禪師奉化應氏子元叟住靈隱師往參一日入室叩黃龍見慈明因緣端詰曰只如趙州道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端曰黃龍直下悟去又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華端曰不是不是師擬進語端便喝師當下廓然至正七年元帝錫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至正戊戌將遷寂遺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眞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擲筆而逝茶毗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於徑山隆教寶陀分建塔焉（徑山端嗣）

杭州靈隱竹泉了幻法林禪師族姓黃台之寧海人因看睦州語有省參元叟端和尙端問何處來師曰天台叟曰曾見寒山拾得麼師叉手向前曰今日親見和尙叟曰脫空謾語漢參堂去○一日看經次端曰看經那師曰是端曰將甚麼看師曰將眼看端豎起拳曰何不道將者箇看師曰放下拳頭將什麼看端微笑○師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左丞相脫歡公請主萬壽遷中竺至佛殿曰撥塵見佛誰知佛亦是塵卒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上堂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拶破面門點即不到雪峰朝夕只輥三箇木毬趙州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敘通寒溫燒香叉手若是金毛師子子三千里外定誵譌○遷靈隱上堂舉僧問趙州萬法歸一話師曰趙州雖則善用太阿截斷者僧舌頭未免

自揚家醜。靈隱則不然。忽有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只向他道。今日熱如昨日○上堂。古杭管內。靈隱名山。肇建於東晉咸和。慧理法師爲第一祖。今日上元令節。諸處放燈。知事直歲。各各照管風燭。便下座○至正十五年春。感微疾。二月二日。集衆。敘平生行脚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化。葬全身於松源塔西。其時塔前古桂。當春吐華。清香滿路。見者歎異（徑山端嗣）

明州天寧歸庵仲猷祖闡禪師。族陳氏。鄞人也。從佛智匡禪師剃染。參寂照端於徑山。得旨。上堂。若論第一句。三世諸佛道不得。六代祖師道不得。天下老和尚道不得。山僧道不得。大衆道不得。拈拄杖。拄杖子道得麼。道得也是第二句○上堂。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刹竿頭上煎鎚子。三箇猢猻夜簸錢○元宵上堂。十五日已前。脚頭脚尾黃金蓮。十五日已後。白牯狸奴成隊走。正當十五日。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好大衆。且道好在什麼處。衆眼難謾（徑山端嗣）

蘇州開元恩仲善如禪師。吳江人。上堂。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爲甚麼滬瀆居民。黃老之流。迎之而風濤駭吐。像即沈沒。吳縣朱膺。東靈帛尼。請之而靈相巍巍。雙泛。試就提捧。忽爾升舟。今開元寺所奉維衛迦葉二石像是也。豈非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然雖如是。若作恁麼會。大虫看水磨。不作恁麼會。眞州望長蘆。恁麼不恁麼總拈却。又作麼生。清平世界。不用謅言○師晚年嘗居葑門直指庵。人稱曰直指和尚。將終。呼諸子訣別。趺坐泊然而逝（徑山端嗣）

杭州上竺我庵本無法師。黃巖人。依寂照於中竺。掌綱維。有舅氏教庠老成。挽之更宗。於是參湛堂於演福。研精教部。寂照惜其去。作偈寄之曰。從教入禪今古有。從禪入教古今無。一心三觀門雖別。水滿千江月自孤。後出世既爲湛堂嗣。仍爇一香報寂照。不以跡異而二其心。寂照示寂時。遺書囑其力弘教乘宗趣。餘無他言○師於祭筵拈香曰。妙喜五傳最光燄。

寂照一代甘露門。等閑觸著肝膽裂。冰霜忽作陽春溫。我思打失鼻孔日。是何氣息今猶存。天風北來歲云暮。掣電討甚空中痕。臨終無疾坐脫（徑山端嗣）

蘇州萬壽佛初智淐禪師。送忠侍者偈曰。鳥窠吹起布毛。侍者當下悟去。一對無孔鐵鎚。賣弄鬼家活計。若是靈利。阿師別有天然氣宇。恢張本地風光。顯出衲僧巴鼻。以大千攝入毫端。將須彌納向芥子。直踏毗盧頂上。行千手大悲攔不住（徑山端嗣共十三人）

報恩無方智普禪師。桂陽人。族姓龍。上堂。六月行人口吐煙。區區只為利名牽。爭如林下無心客。一覺和衣到曉眠。拍禪牀。乾明不惜口業。為你說破。臘月三十日到來。閻老子要問你索飯錢在（江心萬嗣）

南康雲居小隱。師大禪師。嘗有示信禪人偈曰。信是道元功德母。藥如有驗不消多。上人直下承當得。佛祖安能柰爾何（江心萬嗣已上二人）

金陵集慶龍翔笑隱大訢禪師。九江義門陳氏子。參晦機。機一見器重。命掌記室。一日問曰。黃龍既得旨於泐潭。領徒游方。及見慈明。氣索汗下。過在什麼處。師抗聲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機一日舉百丈野狐話詰曰。不落因果。便墮野狐身。不昧因果便脫野狐身。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師擬答。機遽震威一喝。師當下渙然冰釋○天曆元年。文宗以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簡集名德開山。師首膺其選。賜號廣智全悟大禪師。復驛召赴闕。見上奎章閣。賜坐咨問法要。及順帝御極。待遇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勑外臺護視。使安居終老○上堂。安養國中水鳥樹林。悉皆念佛。知足天上。樹相撐闊。演說苦空。豎拂子。山僧拂子。穿却汝諸鼻孔。諸人向甚處出氣○師一日問僧甚處來。僧曰。遊山來。師曰。笠子下拶破洛浦偏參底作麼生。僧曰。未入門時已呈似和尚了也。師曰即今為什麼不拈出。僧擬議。師便打○至正四年甲申五月。示微疾。作手書別交游。囑其徒以兩朝所賜金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二日。書偈趺坐而寂。黃文憲公溍撰塔銘。虞文靖公集著行道紀。師著有禪林清規。及四會語錄。蒲室集。行世（徑山熙嗣）

嘉興祥符梅屋念常禪師。俗姓黃。華亭人。年十二出

家十四薙髮受具佛智晦機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師往參承値佛智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早開關師於言下豁然有省投丈室呈所解佛智頷之俾掌記室迨智遷徑山師職後版表率一衆後奉旨選召出世祥符所著有佛祖通載二十二卷（徑山熙嗣）

明州雪竇石室祖瑛祖師吳江陳氏子年十五祝髮受具後卽策杖遊方初從虛谷陵於仰山聞徑山晦機道望亟往投之一見契合遂留掌記〇謝天童平石砥問疾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文殊遠訪臨自有嚴華談不二靑燈相對笑吟吟法身徧在一切處噇飯噇空得自由太白鄮峰煙雨裏筍輿來往亦風流〇晚年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瘞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衰衣婦人扣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轂（徑山熙嗣）

杭州中竺一關正逵禪師番陽人族方氏參晦機於淨慈機問甚處人師曰番陽機曰番陽湖水深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充侍者逾二年參中峰於天目復謁徑山元叟時笑隱主中竺俾師分座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徑山熙嗣）

寧波佛殿仲方天倫禪師象山張氏子參晦機於淨慈纔入門機曰湖山鬱靄湖水漾漾浸爛你鼻孔塞破你眼睛因甚不知師曰通身無影象步步絕形蹤機曰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機俾居侍司復掌藏鑰師憚其繁歎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爲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裏不純故也自是必欲剗踪剗跡聞吳興桃花塢僻邃乃往縛茆一日灌園次忽四山雲瞑驟雨疾風摧折林木霹靂一聲胸中疑礙頓釋乃頌曰大奇大奇也大奇撥轉虛空顚倒騎螮蝀吞却五須彌曩於南屏室中屢叩老和尚終不肯爲我說使當時說破安有今日耶〇上堂

擧雲門因僧問久雨不晴時如何門曰劄師曰雲門一劄猿啼巴峽熊耳峰高石頭路滑○師晩年卜築於鳳臺之西曰新庵將終謂淨覺曇曰欲以後事相浼今日何日覺曰二十九日師曰月窮日不宜去明日五月一吾行矣至晨召門人付囑舉手作別端坐而逝（徑山熙嗣）

越州天衣業海子清禪師年八十六出住天衣因同參至上堂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羨茶山下水燒鼎洞中樵古人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天衣則不然供佛嬾拈華延賓不羨茶莫嫌無禮數冷淡是僧家（徑山熙嗣已上六人）

杭州中竺一溪自如禪師閩人元兵下閩遭遊卒挾師至臨安遺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子讀書師隅立默識無所失胡氏因子之既長俾師隸里中無相寺爲僧參雲峰高於徑山得法天歷初中竺笑隱訢奉詔開山龍翔因舉代住者三人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請師居焉（徑山高嗣）

江州東林古智喆禪師都昌人族巢氏上堂過去諸佛已說未來諸佛當說現在諸佛今說且道畢竟說箇甚麼卓拄杖下座（徑山高嗣）

明州天童怪石奇禪師普說其略曰參禪本無難易只要具大信根有決烈志萬機休罷千聖不攜坐斷諸緣不存一法如大虛空了無朕迹如須彌盧屹然不動無上眞乘方可希冀又曰此事如人飢渴說飲說食豈能救療直須自飲水自喫飯方有實効（徑山高嗣）

杭州徑山本源善達禪師仙居柴氏子居常不設臥榻夜則焚香燃燭端坐達旦率以爲常又體所稟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縕絮嘗以盋資建大圓院於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敘平生行脚事畢端坐而寂（徑山高嗣）

龍巖眞首座樂閒歌曰卽心是佛無心是道萬事但隨緣自覺身心好院子從來不要住便是佛也不要做律亦不曾持戒亦不曾破放行把住總由人執法修行驢拽磨要行便行要坐便坐也不精進也不懶惰一卷三字經逐日爲工課有時深深海底行有時高高山頂臥幾生修得做閒人肯爲虛名被韁鎖我

不輕汝等。從他當面唾。百年能得幾光陰。何必強分人與我。貧也不須憂。富也休裝大。閻王相請無親疏。盡付一堆紅燄火。自家作得主宰。終不隨風倒柁。補破遮寒暖即休。淡飯粗茶隨分過。我作樂閑歌。自歌還自和。不是閑人不肯閑。世上閑人能幾箇（徑山高嗣已上五人）

明州恭都寺。廉介自持。日誦法華。因聆鐵鏡上堂語。遂得心要。嘗夜坐有偈曰。點盡山窗一盞油。地爐無火冷啾啾。話頭留向明朝舉。道者敲鐘又上樓。鐵鏡因陞堂特稱賞之。臨終無疾。更衣坐逝。闍維舌根不壞（何山明嗣）

雪竇竺田汝霖禪師。昌國王氏子。從梅洞福公祝髮。受具。聞天童鑑公道化。往參。命爲侍者。一日室中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師豁然有省。已而見悅堂誾於靈隱。堂器之。命典記室。○後游百丈。謁晦機。遂命分座。出世雪竇。晚主萬壽。至元五年示微疾。更衣書偈而逝。茶毗設利五色（天童鑑嗣）

湖州道場玉溪思珉禪師。象山張氏子。參靈隱誾和尙。即蒙印可。後出住大梅保福。帝師賜佛心明妙之號。至順三年。廣教府聘主雙林。元統二年。行省選住道場。示衆。此事如鐵壁銀山。如大火聚。湊泊不得。回避不得。你輩合作麼生。直饒脚不點地。別有通霄活路也。是不快漆桶。○上堂。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即同魔說。拈拄杖。卓一下。六月不熱。五穀不結。遂下座（靈隱誾嗣）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金華倪氏子。自幼聰慧絕倫。年十七。因誦楞嚴。如人以手指月。是人因指。應當見月。豁然開悟。遂謁悅堂。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牛頭喫草。堂奇之。後出世徑山。玄風遠播。晚歲退居東堂。示衆曰。坐斷陵霄已十年。匡宗論道只隨緣。於今休去便休去。嘯月吟風樂自然。○元統壬戌十月三日。示微疾。當午集衆說偈曰。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語畢乃趺坐而逝（靈隱誾嗣）

江州東林無外宗廓禪師。南昌人。魏姓。久依悅堂。一日室中舉。溪聲盡是廣長舌因緣。機契。遂授記莂。出

世雲居晩還東林送僧之東吳偈曰佛是西天老比丘何緣臥倒在蘇州憑君此去輕扶起問取二千年話頭○臨終集衆說偈曰吾年七十一世緣今已畢捩倒五須彌夜半日頭出語畢而逝（靈隱闍嗣已上三人）

嘉興石門眞覺元翁信禪師開山日上堂向上一機末後一訣佛祖不傳千聖結舌莫有轉身吐氣者麼出來通箇消息看○小參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大衆建法幢則固然如何是立宗旨莫是三轉五轉豎拳下喝麼莫是默然據座拂袖便行麼莫是語言文字確古論今麼莫是灰頭土面長坐不臥麼切須仔細若是正眼不明盡墮偏邪執滯所以道醍醐上味爲世所珍遇斯等人翻成毒藥據我祖師門下盡十方世界是箇無縫鐵壁達磨不識盡十方世界是箇無孔鐵鎚迦葉不知無汝擬議處無汝承當處旋天轉地換斗移星雙放雙收透頂透底還會麼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踪（中竺有嗣）

呂鐵船居士母夢佑禪師至舍而生弱冠時參空山一日山問曰曾見趙州麼士厲聲曰無山休去每稱於人曰再來人也士嘗任江淮都總管於蘇州嘉定建永壽寺以延雲水達磨忌日拈香曰西來不稱梁王旨西去空擕一隻履若言妙用與神通眞正衲僧誰數你九年面壁尋出場接得一人又無臂衣盂連累到盧能從此葛藤生不已罪過有彌天源流無滴水今朝七百八十六年逢忌辰那箇兒孫不痛徹骨髓一爐香篆一甌茶報恩却是孤恩底欲把拳頭舉似伊憐渠已沒當門齒（風旛中嗣）

蘇州陽山金芝嶺鐵檗念庵主頌舍利弗入城月上女出城話曰出城入廓兩相逢來去誰云路不同回首涅槃臺上望九州四海一家風（華藏見嗣）

松江澱山德異禪師高安盧氏子謁虛舟舟問雪覆千山爲甚麼孤峰不白師曰別是一乾坤舟大稱賞勸謁皖山凝和尚凝問光明寂照偏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師擬答凝震威一喝師當下釋然一日凝舉臥雲深處不朝天因甚到者裏師曰邦有道則見凝深肯之○出世澱山上堂昨日十四今日十五靈利衲僧吞却佛祖從教謝三郎月下自搖艣阿呵呵

莫莽鹵、甜瓜徹蔕甜。苦瓠連根苦（皖山凝嗣）

舒州太湖曾明無用寛禪師。結夏上堂。諸方結制。有甚巴鼻。太湖梁山、冷冰冰地。二百筒鐵額銅頭。無用分作兩處。提起放下。吞聲飲氣。擬議之間。頂門著地。卓拄杖下座〇中峰和尚至。上堂。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天目山古佛。輝天弁竪地。虎齩大虫。蛇吞鼈鼻。擲拄杖曰。直下來也。急著眼覷。大衆懷香。拜請幻住。大和尚。慈悲開示、便下座（金牛眞嗣）

無爲天寧無能教禪師。於門首懸一牌云。謹防惡犬。竺源盛參。纔跨門便曰。老和尚爲我趕狗。師便入去。智首座出迎。同坐須臾。師從面前過。智起曰。此上人得得來見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眞翁圓嗣）

北京慶壽海雲印簡禪師。寧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讀孝經。開宗明義章。師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於是俾從中觀沼禪師受業。納具戒。一日侍沼行、沼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沼手一掣、沼曰、者野狐精。師喏喏。沼曰。更須別參始得。年十八。元兵破寧遠。四衆逃散。師侍沼如故。沼曰。吾迫桑楡。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遠遁。師泣曰。因果有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沼察其誠、囑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將與子北渡。經年至赤城。書偈曰。七十三年始擊電。臨行爲君通一綫。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偈畢。忽無疾而逝。闍維收頂骨舍利。師爲乞緣造塔供奉。一夕聞空中呼師名。師瞥然有省。復問人告曰。大事將成。毋滯於此。黎明遂策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崖下。因擊火乃悟。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玄問從何所來。師曰。雲收幽谷。玄曰。何處去。師曰。月照長松。玄曰。孟八郎漢便恁麼去也。師諾諾趨出。初沼臨終。師問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沼曰。賀八十、去迫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讖。於是謁璋。璋先一夕夢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座。天明璋謂知客曰。今日但有僧過。當令來見老僧。及晩師至。璋笑曰。此夜來所夢者。師問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璋曰。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㮧（音齋）。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

橫鼻直。璋曰吾此處別。師曰如何表信。璋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片皮。師曰將謂別有。璋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璋休去。次日璋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汝作麼生會。師曰打破秦時鏡。磨尖上古錐。龍飛霄漢外。何勞更下槌。璋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師曰精靈千載野狐魅。看破如今不值錢。璋曰如是如是。師拂袖便出。遂命掌記。一日璋謂師曰汝今已到大安樂田地。宜善護持。吾有如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密付於汝。毋令湮沒。師掩耳而出（師住慶壽孔子之後元措者渡河謁師請復曲阜廟祀師徵旨之乃復襲封）○師兩主慶壽。年五十六。忽患風症。呼侍者囑後事。乃集衆說偈畢。遂泊然而逝。茶毗獲舍利無算。諡佛日圓明大師（慶壽璋嗣）

曹洞宗

太原王山體禪師。初參大明寶。爲侍者。偶於出生臺見雀捨食。雀見手飛去。寶在師背上打一掌。師驚顧。寶曰還是雀子孤負你。你孤負我。師罔措。寶曰自可憐生。却乃互相孤負去。師豁然有省。從此執侍十年。祕重深嚴。不見參學。一旦抽單。罔不疑怪。或問寶云侍者何往。寶曰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寶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滅他威光。一衆方知已蒙印記○師久隱太原西山。當道請住王山。創建禪席。嘗曰師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蹋。第三影響不眞。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爲種草。若齊肩共蹋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眞者。狐犴猥勢。羊質虎皮○師嘗發明洞上宗旨曰。旣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寶壽方拈云太原與麼提持要明尊貴一路倘欠在爲什麼不見道方外誰敢論量○愚庵盂拈云如何黑漆屏風上更寫盧仝月蝕詩）○五位頌曰。正中偏。夜深古殿鎖輕煙。寂寂苔封臣不立。密密光輝未兆前○偏中正。玉人不覩臨臺鏡。子夜星河霧氣濃。依舊青山不露頂○正中來。木人攜杖火中回。趁起泥牛耕練色。放教石馬步蒼苔○兼中至。轉側相逢全意氣。交輝終不犯鋒鋩。大用縱橫無變異○兼中到。明暗盡時光不照。石女有智妙難窮。解栽絕頂無根草○上堂。還有衝流度刃者麼。

僧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師曰。未得一場榮。先刖兩脛足。曰也知和尚慣用此機。師曰。罪不重科。僧擬議。師便打。僧吐舌。師曰。棺材裏瞠眼。僧珍重便出。師曰。似這等行脚。有甚麼交涉。乃曰。同安老祖道。孤峯迥秀。不挂煙蘿。片月行空。白雲自異。衲僧家到者裏。劍甲未施。賊身已敗。豈不屈辱先宗。山僧今日若不捉敗此僧。則我達磨一宗。幾至掃地。喝一喝曰。逢人不得錯擧（大明寶嗣）

仁山恒禪師。久侍大明寶和尚。深入堂奧。寶付以衣法。師曰。某甲不是恁麼人。寶曰。不是恁麼人。自不殎及。伊師以法乳情深。俛仰而受。寶囑曰。汝既如是。第一不得容易出世。若躁進輕脫。中間必有坎坷。晚住仁山。僧問。洞山遯雲巖。眞因甚到覩影始悟。師曰。不是深心人不知。曰如何是深心人。師曰。十八女兒不繫裙。（破山明擧示呂大器。器曰。全體擧露○法音深頌云。滿江風雨夜行船。鮮血淋淋潑碧天。二十四莖生鐵肋。和衣脫出淚潸然）復示頌云。柳底黃鶯送好音。輕輕喚著。愈傷心。欄杆倚徧無聊賴。夢裏如何許我尋。無路尋。怨殺月明花下影。依稀拂斷枕頭琴（大明寶嗣已上二人）

燕京慶壽虛明教亨禪師。濟川任城王氏子。先是汴京慈濟寺僧。福安者。山居任城有年。一日於芒山村倚樹而化。夢求託宿。師果生焉。拳右拇指。同住僧往問曰。安公無恙。師熟視良久。伸指而笑。七歲出家。十五游方。聞鄭州普照寶禪師法席之勝。遂往謁。朝夕參叩。未有所入。他日以事往睢陽。宿趙渡。忽於馬上憶聲板因緣。有省。疑情不散。將抵河津。同行警曰。師兄此河津也。師下馬。悲喜交集。至於隕涕。歸以語寶。寶曰。如偃臥人似欲轉動。示以日面佛公案。師笑曰。兒時已見得也。寶曰。我只教人參諸方。掉下底禪。但再參去。後聞板聲。霍然親證。呈頌曰。日面月面。星流電轉。若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遂印可曰。吾瞞汝不得也○師五坐道場。復駐錫濟州之普照。方丈後叢樹蓊鬱。中有一株高丈餘。羣鴉以次來巢。上下一十二級。如浮屠狀。見者賀曰。和尚佛法將大振矣。不數日奉章廟旨。主慶壽○興定己卯七月十日。索筆書頌。其末句曰。咦。一二三四五六七。堅坐不動而逝。茶毗。燄如蓮花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算（普照寶嗣）

六祖下二十二世

臨濟宗

杭州天目高峰原妙禪師蘇之吳江人姓徐氏母夢僧乘舟投宿而生離襁褓輒喜趺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年十五懇請父母出家嘉禾密印寺十六薙髮十七受具十八習天台教二十入淨慈立三年死限學禪二十五請益斷橋倫和尚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脅不至席口體俱忘雪巖欽和尚寓北磵師懷香往謁方問訊卽被打出閉却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自此參叩無虛日後凡入門欽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後值欽赴南明師上雙徑參堂方半月偶夢中忽憶斷橋室中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值少林忌隨衆詣三塔諷經次擡頭忽覩五祖和尚眞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解夏詣南明欽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裏師便喝欽拈棒師把住曰今日打某甲不得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翌日欽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曰狗舐熱油鐺欽曰你那裏學者虛頭來師曰正要和尚疑著欽休去自是機鋒不讓次年江心度夏過雪竇見希叟曇問那裏來師拖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師曰拖出大家看曇乃自送歸堂暨欽挂牌於道場開法於天寧師皆隨侍服勞一日欽問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復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欽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飢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拌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宿道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往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雪巖信頌云南北無門路不通分慈有主賊來攻直饒主）

（客都星散大似楊花逐曉風○朔宗忍頌云月落霜天夜正寒鱗躍透網發天淵枕頭落地何時悟遮覺從前被悟瞞）○住龍巖九年縛柴爲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德祐丙子春大兵至雙髻師掩關危坐自若事定戸屨紛至師腰包宵遁直入西天目之師子巖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師卽洞鑿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屛給侍服用破甕爲鐺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雖弟子亦罕得見共築師子院請師開堂適雪巖欽於大仰寄師竹篦拂子遂拈香上堂僧問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龐居士恁麼道還有爲人處也無師曰有曰畢竟在那一句師曰從頭問將來曰如何是十方同聚會師曰龍蛇混雜凡聖交參曰如何是箇箇學無爲師曰口吞佛祖眼蓋乾坤曰如何是選佛場師曰東西十萬南北八千曰如何是心空及第歸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曰恁麼則言言見諦句句朝宗師曰你甚處見得僧喝師曰也是掉棒打月曰此事且止只如西峰今日十方聚會選佛場開畢竟有何祥瑞師曰山河大地萬象森然情與無情

悉皆成佛曰旣皆成佛因甚學人不成佛師曰你若成佛爭教大地成佛曰畢竟學人過在甚麼處師曰湘之南潭之北曰還許學人懺悔也無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上堂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只如山僧每日在張公洞裏橫眠竪眠或歌或咏諸人還知麼諸人每日在選佛場中東行西行或瞋或喜山僧還知麼若也彼此知得不免分身碓搗拔舌犂耕若也彼此不知管取釋迦拱手彌勒歸依因甚如此不見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上堂盡十方世界是箇盞盂汝等諸人喫粥喫飯也在裏許屙屎放尿也在裏許行住坐臥乃至一動一靜總在裏許若也識得達磨大師只與你做得箇洗脚奴子若也不識二時粥飯將甚麼喫參○示衆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辨得出一生參學事畢（古南門云山僧亦有四句五更撞鐘脚落地三更接板狗子吠二時粥飯濕匙筋牛夜放參霜點被此四句中有一句全用有一句全體有一句全體卽用有一句全用卽體有一句體）

（用雙忘勝勝任運任運勝勝若人檢點得出便請歸家穩坐）○示衆百千諸佛歷代祖師乃至天下老和尚以拂子擊禪牀一下總向這裏墮坑落塹還有跳得出底麼又擊一下三生六十劫○師嘗示室中垂問六則一曰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二曰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三曰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四曰杲日當空無所不照因甚被片雲遮却五曰人人有箇影子寸步不離因甚踏不著六曰盡大地是火坑得何三昧不被燒却倘下語不契閉門弗接自非具透關眼者鮮不望崖而退○鶴沙瞿提舉到山瞻禮施亘莊贍衆師固辭不受俟請於官乃於蓮華峰別營禪刹曰大覺議以歲入給常住請嗣法祖雍領寺事○師患胃疾已久適雍來省師囑以後事元貞乙未十二月朔黎明陞座辭衆曰西峰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不敢累及諸人自領去也衆中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辰巳間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仰山欽嗣）

徑山虗谷希陵禪師字西白義烏何氏子家貧而苦學志求仕進一夕夢入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尊者指楣梁間詩示師曰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於苔等閒翻罷貝多葉百衲袈裟自翦裁由是有出俗志年十九落髮後參徑山雲峰高禪師機語契合高甚敬之命掌藏鑰尋命分座說法出世歷遷至仰山元世祖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鑑○成宗加號大圓詔住徑山仁宗又加號慧照轉藏經上堂僧問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是如何師曰親不相賭僧禮拜師曰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只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作麼生依若向這裏知歸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祇如今日檀越請徑山一千七百大衆所轉者還在百千萬億卷中也無若在其中卽取法相若不在其中卽取非法相故經云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正當甚麼時還

有定奪得出者麼若定奪不出明日來向汝說〇至正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付囑說偈而逝諡大辨塔曰寶華有溪巖集及語錄行世（仰山欽嗣）

衡州靈雲鐵牛持定禪師太和儲溪王氏子故宋尚書贊九世孫也自幼請苦剛介有塵外志年三十謁西峰肯菴剪髮得聞別傳之旨尋依雪巖欽居槽廠服杜多行一日欽示衆曰兄弟家做工夫若也七晝夜一念無間無箇入處斫取老僧頭做舀屎杓師默領勵精奮發因患痢藥石漿飲皆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至夜半忽覺山河大地徧界如雪堂堂一身乾坤包不得有頃聞擊木聲豁然開悟徧體汗流其疾亦愈旦詣方丈舉似欽反覆詰之遂命爲僧〇一日欽上堂舉亡僧死了燒了向甚麼處去自代曰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於言下疑情蕩盡即出衆作禮曰適來和尚舉揚般若驚得法堂前石獅子笑舞不已欽曰試道看師曰劫外春回萬物枯山河大地一塵無法身超出如何舉笑倒西天碧眼胡欽敲卓子曰山河大地一塵無者箇是什麼師作掀倒勢欽笑曰一彩兩賽〇欽巡堂次師以楮被裹身而臥欽召至方丈厲聲曰我巡堂汝打睡若道得即放過道不得即趁下山師隨口答曰鐵牛無力懶耕田帶索和犂就雪眠大地白銀都蓋覆德山無處下金鞭欽曰好箇鐵牛也因以爲號一時行輩靡不推服〇大德壬寅將寂侍僧求別語師曰吾別久矣恬然坐逝龕全身於陶具越三年顏貌如生爪髮俱長後塔於寺北沙潭（仰山欽嗣〇其徒別流涇走浙江謁虞文靖公集求師塔銘虞問先有鐵耶先有牛耶涇曰先師親見仰山來虞點首笑曰吾試爲汝模索之天如和尚頌曰鐵牛誰後復誰先口永開時欠一拳好本乖成模盡去牽犂拽耙錯流傳）

袁州慈化鐵山瓊禪師十八出家首參雪巖欽和尚一日室中舉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因緣有省述偈曰一莖草上現瓊樓識破古今閑話頭拈起集雲峰頂月人前拋作百華毬欽深然之〇謁東巖東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上座作麼生會師曰抱贓叫屈東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眉間迸出遼天鶻〇上堂冬在月頭賣被買牛冬在月尾賣牛買被卓拄杖者裏無尾無頭中道齊休行也休

。休坐也休休。住也休休。臥也休休。睡眼豁開。五雲現。瑞光風霽月。無處不遇。梅綻枯枝古渡頭。風前時復暗香浮。雖然到此。向上一路。萬里崖州。何以見得。靠拄杖。休休。後示寂。塔於觀音閣後（仰山欽嗣）

建昌能仁天隱牧潛圓至禪師。高安人。姚姓。父兄皆名進士。師志慕空宗。十九芟染。元貞間。出住能仁。與高峰妙同參仰山記莂。所著有牧潛集。其逕妙智上人入浙序略曰。昔龍安悅公。既首衆於洞山。猶以已。道爲未至。更匿其名。潛出求之於食飲笑談之間。聞素公一言之異。則虛己自降。踽踽爲咨詢禮。不以貶名爲嫌。卒能於立談之頃。獲其終身之所欲。豈獨雲庵之道。恃以不墜。使素公不賴悅以見於世。世亦不識其爲何如人矣。蓋名者道之表也。古之人有其表。則求其實以應之。而今之士。反以表害實。一居其名。則崇高之勢。傲然不可復屈。雖內揆其不慊。亦安肯降心以求其所未至耶。噫。此古今所以異。道之所以衰歟〇大德三年戊戌。示寂於廬山（仰山欽嗣已上五人）

竹屋簡禪師。舉子上座聖箭因緣頌曰。青絲雙勒玉驄嘶。淡白春衫綠帶圍。夜半歸來華底月。金鞭敲落亂紅飛〇又曰。九重城裏本非遙。射折重重箭倍饒。忽遇三軍圍繞處。分明有路直通霄。學臨濟訪平田公案。頌曰。目前條路平如砥。何不堂堂掉臂行。撩撥老婆牛性發。赤身挨棒可憐生（斷橋倫嗣）

絕象鑒禪師。示衆。舉洞山不安。令沙彌到雲居處傳語。乃囑曰。他若問和尚安樂否。汝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避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早被雲居打一棒。頌曰。洞山有路透雲巖。絕處教通到者難。拄杖頭邊開活眼。方知不隔一毫端〇示衆。舉投子和尚。問僧連日好雨。且道雨從何處來。僧無對。後閱華嚴經有省。頌曰。陌路遊人競採芳。不知跟底度春光。夜來一陣落花雨。一百十城流水香（斷橋倫嗣）

台州瑞巖方山寶禪師。一日爲衆挂牌入室。垂語曰。南泉斬却猫兒時如何。衆下語皆不契。適有一僕在旁。曰。老鼠做大。師笑曰。好一轉語。只是不合從你口裏出。〇鍼工丁生者。久依座下。冀明本分。一日剔瑠

璃燈有省述偈呈師曰提起提起放下放下者點光明照天照地師喜其行業這素乃印許之〇示無見偈曰道人得得出山來盡把胸襟對我開坦坦平平如鏡面澄澄湛湛絕纖埃忽然得箇轉身句衲捲寒雲便歸去萬八千丈華頂峰一笑裂開鐵面具家山到後絕思惟拗折枯藤拄竹屎糞土埋中消息好芋香便是道香時（斷橋倫嗣）

永宗本禪師上堂舉夾山參船子和尚公案頌曰笑中棄却竹林寺將謂華亭有許多窮性命於橈下喪看來成敗自蕭何（斷橋倫嗣已上四人）

金陵蔣山月庭忠禪師舉僧問白雲舊歲已去新歲到來如何是不遷義雲曰眉毛在眼上頌曰罷釣歸來不緊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縱饒一夜風吹去只在蘆花淺水邊落葉已隨流水去春風未放百花開青山面目依然在盡日橫陳對落暉（無學元嗣）

蘇州崑山薦嚴竺元妙道禪師寧海陳氏子幼患右目母攜禱於觀音像師仰見像之右目有小蛛窠乃爲揭去目患遂愈父母以爲於佛有緣俾投杭之六和正嚴得度嚴令學百法論師曰一法不學學百法乎謁育王珙和尚聞舉乾屎橛話豁然大悟即說偈曰雲門乾屎橛光明照十方鄮峰纔發足五日到錢塘珙驚異顧謂衆曰此子再來人也〇至元乙丑出主邑之慈源遷崑山薦嚴一晚與衆會茶舉東坡居士訪蔣山泉禪師山問大儒高姓士曰姓秤山曰是甚麼秤士曰稱天下長老舌頭底秤泉便喝一喝曰且道者一喝重多少士無語師命衆代語時別源遂起剪燭師笑曰源藏主剪燭一侍者咳嗽一僧詠師自代師曰洎不過此〇仁宗詔住黃巖鴻福賜號定慧圓明淨慈靈隱兩剎爭欲致之俱不就年逾七十懷紫籜之幽絕乃往終焉（育王珙嗣）

金陵保寧古林清茂禪師年十三爲大僧聆老宿舉高庵和尚勵僧語不覺涕淚交下乃知有出生死超聖凡一著子淬志參訪徧歷門庭橫川居育王師往叩得法住金陵保寧上堂僧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是衲僧分上事不是衲僧分上事師曰拈却門前大案山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師曰金剛腦後鐵

蔡藜曰只如教中道我得無諍三昧人中最爲第一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放你三十棒僧曰仁義盡從貧處斷世情偏向有錢家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上堂若說佛法供養大衆未免鬚眉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衆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畢竟說箇什麼三寸頭舌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上堂舉洞山冬夜喫菓子次問泰首座曰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什麼處泰曰過在動用中山遂喚侍者掇退菓桌師曰者箇說話在今諸方每至冬夜未嘗不拈出註解一上然於正文未曾道著一句有底道洞山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抑屈人作麼有底道泰首座不得菓子喫要且在大地人皆不得喫成人者少敗人者多殊不知洞山有偏正回互不犯底手脚直饒泰首座道不在動用中也不得他菓子喫在良久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別村○除夕小參今夜年盡月盡日盡世事悠悠何時是盡明朝年新月新日新千變萬化又見重新所以道窮則變變則通垂鉤四海只釣

獰龍三千威儀八萬細行諸人固是不知若得聲和響順各守祖父田園知道飯是米做免向瞎驢邊滅却吾宗卓拄杖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師著有續宗門統要行世後示寂於保寧（育王珙嗣）

越州天衣斷江覺恩禪師族慈溪顧氏幼依雲門廣孝祝髮從延慶聞法師習四教儀七日貫通聞驚訝歎異往參育王室中機契○一日室中衆侍立次忽扶杖而言曰老僧瞎空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顧左右曰會麼良久擲下拄杖倚蒲團而逝（育王珙嗣已上四人）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禪師台州臨海陳氏子年十四出家參石林鞏於承天鞏問如何是汝自己師擬議鞏便推出師即懷疑一日入室次鞏問盡大地是金剛正體何處著上座師擬對鞏便打從此徹證鞏遷淨慈命居侍司一日室中舉國師三喚侍者話師曰不是失却猫兒定是失却狗子鞏曰是孤負是不孤負師曰瞞人自瞞鞏以竹篦擊之曰亢吾宗者海子也○至元二十七年出世天台寒巖遷姑蘇寒山崑山東禪敕賜金襴法衣○延祐二年詔主淨慈至山

門曰清淨慈門一湖秋水入得入不得虎齩大虫蛇石鼈鼻喝云咄〇室中垂語曰手握利刃劍因甚胡猻子不死囓破鐵酸餡因甚路上有飢人波斯去帽蔗咬甜頭魚以水爲命因甚死在水中衆答皆不契〇泰定二年復遷靈隱四年丁卯九月示微疾召弟子付囑訖跏趺而化賜號明宗慧忍禪師有六會語錄塔於育王後山之麓（淨慈鞏嗣）

嘉興天寧竺雲景曇禪師浦江嚴氏子久依石林後住婺之治平蘇之北禪禾之天寧上堂金烏東上玉兎西沈伶俐衲子東討西尋忽然撞破虛空噉劫只在如今卓拄杖下座（淨慈鞏嗣）

蘇州虎丘東山壽永禪師送僧偈曰動靜何曾涉葢纏何須更透未生前故園千里今歸去陸有征途水有船〇約齋居士張鎡入道話頌曰一棒鐘聲到耳根三千刹海一時昏賊從赤肉團邊去明日依然不離門（淨慈鞏嗣已上三人）

杭州徑山虎巖淨伏禪師淮安人至元間嘗召見有偈進上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祕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衆生是由妄相執著結煩惱葢纏迷成六道身枉受三途苦惟念過現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寃仇或烹宰殺害不了衆生相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輕汝汝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佛國上覽畢大悅問從上帝皇有戒殺者否師曰昔宋仁宗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飢甚思欲燒羊因慮後來遂爲常例寧耐一時之飢不忍啓無窮之殺羣臣皆呼萬歲上嘉納即受帝師戒（徑山度嗣）

寧波天童竺西坦禪師僧參師問從何方來曰金鵝師曰金鵝山高多少僧曰不見頂師呵斥之一日陞座舉世尊拈華公案其僧言下有省（徑山度嗣已上二人）

越州定水寶葉源禪師上堂舉張拙秀才參石霜霜問高姓曰弟子張拙霜曰者裏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言下大悟頌曰進前峭壁三千丈退後懸崖十萬重珍重大唐張拙老鐵鎚無縫舞春風（徑山愚嗣）

蘇州虎丘閑極雲禪師久依虛堂於徑山居第一座一日寶葉源問虛堂愚德山末後句若謂之有德山

爲得不會若謂之無巖頭又道德山未會乞和尙慈悲指示愚曰我不會汝去問首座源詣師値師遊山歸衆水濯足源亟進水復委身爲師摩捋因仰面擧前話叩之師乃掇水澆潑曰有甚麽末後句源不契復上見愚愚曰首座如何向汝道源擧似前話愚曰那那我向你道他會得源乃釋然領旨○擧與化和尙與唐莊宗酬價因緣頌曰君王寶自難酬價與化何曾敢借看天地旣無私蓋載至今留得鎭中原（徑山）

（愚嗣已上二人）

南叟茂禪師嘗擧巖頭和尙於鄂渚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巖問誰或曰要過那邊巖便舞棹迎之一日有婆子抱一孩兒乃曰呈橈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巖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也不消得便拋向水中頌曰鄂渚渡邊窮鬼子全機錯在扣舷時何如別下一轉語救取婆婆第七兒○擧夾山參船子和尙話頌曰無相無瑕便倒戈只因輕信智頭陀若還不到華亭上鐵鑄船橈柰汝何○擧龐居士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作甚麽女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曰賴是無人見頌曰孝順藏忤逆人前醜莫遮今生親骨肉宿世惡冤家（徑山月嗣）

寧波育王東生德明禪師甬東劉氏子十六祝髮受具參頑極彌彌擧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因甚出得師曰春色無高下華枝自短長彌器之命掌藏鑰出世育王錫號佛日普光○頌船子公案曰淸世悠悠據要津一橈活計重千鈞朱涇路上行人少滄海雖同方寸深後示寂瘞洞雲塔（育王）

（頑嗣）

杭州靈隱空叟忻悟禪師蘇之吳縣鈕氏子九歲入郡城龍興寺祝髮後參愚菴及和尙及詰曰如何是永明旨師曰某甲新到只見一湖水及可之遂容入室○臨終書偈曰我年五十五踏斷死生關夜半日卓午茶毗舌根數珠不壞建塔靈隱東岡（徑山及嗣）

長洲廣孝斯道道衍禪師蘇之相城人族姓姚乳名天禧年十四出家於里之妙智庵參徑山愚庵及和尙咨叩禪要盡得心髓掌內記三年出世普慶遷天

龍嘗自題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閑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得虛空笑點頭○洪武中宗泐禪師薦於朝侍文皇於燕邸○永樂中以佐命功上官之不可一日召見上潛令人以冠服被體進爵太子少師亟命宣謝不得已拜命終不肯蓄髮嘗賜二宮人不能辭逾月猶處子也乃召還之不復強蓄一大鷄每鷄一號即起朗然誦經○後師復以使事出還於道得疾抵城門不入命其下爲幄曰上將來視已而駕果至撫勞備至賜金唾盂且問有何言師以手加額曰出家人復何所道遂示寂封榮國公謚恭靖後配享太宗廟庭還供大興隆寺世壽八十五所著有道餘錄行世（徑山及嗣已上二人）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禪師崑山李氏子出家於紹隆庵行中仁住雲頂師往從之鍼芥相契初住蘇州普門次遷靈巖後住徑山上堂十方無異路爲甚麼南尋天台北尋五臺目前無異草爲甚麼桃花紅李花白良久打破祖師關都是自家底○靈巖上堂盡大地是自己森羅萬象從何而有會不得底三十拄杖會得底亦與三十拄杖諸方盡是粥罷上堂靈巖寺裏參退喫茶○上堂今朝七月初一門前金風淅淅特地打鼓陞堂一字也道不出露柱禮拜釋迦燈籠問訊智積獨有無事衲僧依然眼橫鼻直敢問大衆那箇是無事衲僧良久曰長三尺○上堂馬大師道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此地無金二兩俗人沽酒三升○居士問如何是衲僧門下事師曰你俗人如何曉得衲僧門下事又問如何是宗門下事師曰今日忙無暇與汝說宗門下事士擬議師喝出○師纔見僧入門便曰你若踏州縣漢脚跟下好與三十棒僧曰某甲話也未問便蒙賜棒師曰待你開口堪作甚麼僧擬議師便喝出○僧參展坐具師曰我者裏無殘羹餿飯不用使破炊巾僧曰和尚慈悲師曰笑倒門前青石幢○師七十餘示寂門人建窣堵波於寂照塔左著有增集續傳燈四卷行世（萬壽仁嗣）

嘉興天寧西白力金禪師蘇之姚氏子參古鼎銘和尚學德山見龍潭因緣示師久而有契出世瑞光帝師授圓通普濟號師幼孤母老無依築室城東奉養

爲一日忽謂侍僧曰我有宿因未了當償之遂示疾而逝塔於嘉興城西（徑山銘嗣）

杭州徑山象源仁淑禪師台州人一日趨入門大叫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麼生迴避遂坐脫（徑山銘嗣已上二人）

金陵天界覺源慧曇禪師天台人族楊氏年十六爲僧受具聞笑隱訢和尚主中竺師往參叩備陳求道之切訢斥曰從門入者卽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耶師退而有省一日聞舉百丈野狐話豁然大悟曰佛法落吾手矣只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訢曰汝見何道理師展兩手曰不值半文錢訢頷之〇一日師入門訢問何處來師曰遊山來訢曰笠子下拶破洛浦偏參底作麼生師曰未入門時呈似和尚了也訢曰卽今因甚不拈出師擬議訢便喝師從此脫然〇又一日訢展兩手示師曰八字打開了也因甚不肯承當師曰休來鈍置訢曰近前來爲汝說師掩耳而出〇住牛首祖堂上堂一句子墨漆黑無把柄有蹤則亘久曰會麼碓擣東南磨推西北〇上堂經有經師論有論師龍河今日放一綫道分科列段去也拈拄杖卓一下且道是何章句〇上堂者箇現成公案衆中領解者極多錯會者亦不少所以金鍮不辨玉石不分龍河者裏直下分辨去也張上座李上座一箇手臂長一箇眼睛大總似今日達磨一宗教甚麼人擔荷亘久嘘一聲下座〇洪武初師謁上於轅門上一見歎曰眞福德僧也命主蔣山踰年改龍翔爲大天界寺詔師主之設廣薦法會命師陞座說法車駕幸臨恩數優洽御書天下第一禪林〇洪武元年賜紫衣及金襴方袍御製誥命授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號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〇三年夏廷議西域未臣伏上以彼國敦尚佛乘特詔師往師承命卽日登途自閩之洋凡歷國邑莫不聞風來歸〇四年秋七月至合剌國布宣天子威德館於佛山寺其王待以師禮寅夜參承合國士民悉皆瞻仰九月師示微疾王臣咸來相慰須臾沐浴更衣謂左右曰某幻緣已盡不能復命矣跏趺而逝踰五日顏色如生王大敬歎斵香爲龕藥壇而荼毗之王與百僚親送壇下薪火滅盡舍利無算舌根齒牙不壞

收舍利靈骨及不壞者祔葬其國之世尊舍利塔中七年九月同行還奏上嗟悼之勑天界蔣山二寺住持宗泐等奉師衣鉢建塔於雨花臺之左有五會法語行世（龍翔訢嗣）

金陵天界善世全室宗泐禪師台之臨海周氏子十四薙髮二十具戒依中竺訢一日訢問國師三喚侍者侍者三應汝意如何師曰何得剜肉作瘡訢曰將謂汝奇特元來無所得師喝一喝訢擬拈棒師拂袖便出○上堂金剛王劍橫揮千妖屏跡爍迦羅眼洞照萬物潛形到者裏卷舒在我殺活臨時直得千歲巖中天厚跳錢塘水東海逆流諸人還知有也無擧拂子庭前石筍抽條也會見高枝宿鳳凰○詔徵江南有道十人詣京就太平興國寺建廣薦法會列師居首上齋戒御製章疏車駕親臨用皮弁服搢玉珪北面禮佛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先是上命師撰獻佛樂曲進呈御署曲凡八章曰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禪悅遍應妙濟善成勑太常歌舞以節奏之復命師陞座說法窮理盡性徹果法因顯密淺深無機不被上大悅命師主天界嘗欲命師蓄髮以官之師再懇得免○師以胡黨坐罪遷鳳陽槎峰建寺三年召還上賜詩有泐翁去此問誰禪朝夕常思在目前之句高皇后靈臨葬忽風雨雷電暴作帝不樂召師問曰今太后將就壙爲朕宣偈送之師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擧哀西天諸佛子同送馬如來上意稍解賜白金百兩後以老求退賜歸槎峰渡江示寂於江浦石佛寺謂左右曰人之生滅如水一漚漚生漚滅復歸於水何處非寂滅之地耶言訖復顧侍者曰者箇聻者茫然師曰苦遂寂闍維舍利無算塔於笑隱訢窣堵波之右（龍翔訢嗣）

杭州中竺用彰獺翁廷俊禪師據室拈拄杖室中若無棒頭取證底我拄杖子暫不喚作拄杖子有麼勑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佛涅槃日上堂古德道涅槃後有大人相釋迦老子涅槃了也大人相在什麼處以拂子打圓相曰還見麼容顏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適營供養今復還親覲○上堂近來衆中兄弟聰敏者多徹到者亦不少莫不自謂得之於心應之

於手臨機見境踢將出來活潑潑地不費纖毫氣力到龍峰門下正好從頭按過拈拄杖卓一下譬如油蠟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洪武建元寓鍾山端坐而逝茶毗舍利無數塔於杭之南屏（龍翔訢嗣）

杭州靈隱介庵用貞輔良禪師蘇之吳縣人范文正公十葉孫也示衆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努力如救頭然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素餐之愧咎將誰歸歲月流電向上事請各急著眼○洪武四年正月十五日親理後事謂左右曰翌日巳時吾逝矣及期澡浴端坐書偈而寂闍維齒牙舌根不壞設剎無算瘞歸雲塔中（龍翔訢嗣）

廬山圓通約之崇裕禪師毗陵陳氏子參笑隱舉無位眞人話詰之師不覺釋然下拜訢曰汝何所見而作禮師曰更無第二人訢曰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和尙愼毋壓良爲賤○後住南禪次遷圓通育王洪武五年秋召高僧建大會於鍾山師應詔至便殿上問佛法大意師以偈酬之上大悅賜食上前師或假寐鼻息作聲鄰坐引蹴覺之上笑曰此老人無機心眞善知識也後示寂塔於石耳峰（龍翔訢嗣已上五人）

杭州淨慈孤峰明德禪師族朱氏年十七得度爲大僧杖錫遊方首謁竺西坦聆上堂語有省復造淨慈見晦機機問什麼物恁麼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機拈棒師拂袖竟出復抵雙林見明極俊會日本遣使迎俊師送至海濱適晤竺田霖和尙於明州霖挽師歸雪竇處以第一座○一日霖上堂舉隱山泥牛入海公案音聲如雷師不覺羣疑頓釋述偈呈方丈霖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後師示微疾戒飭其徒曰汝等一眞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勤行毋生退轉吾沒後當遵佛制依法荼毗勿令衣麻而哭也言畢書偈泊然而逝（雪竇霖嗣）

福州天寶鐵關法樞禪師溫之平陽林氏子聞元翁主秀之石門造而諮叩翁示以南泉三不是話經三年一日大悟述頌曰不是心佛物拶出虛空骨金毛獅子兒豈戀野狐窟喝一喝咄咄郎詣方丈翁問作甚麼師曰南泉被我捉敗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

佛。不是物。是箇什麼。師曰。牙齒一具。骨耳朶兩片皮。翁曰。不是不是。別道將來。師曰。鶯啼燕語。鵲噪鴉鳴。翁曰。錯。師亦曰。錯。翁曰。南泉卽今在什麼處。師便喝。翁曰。離却者一喝。南泉畢竟在什麼處。師拂袖便出

○見虛谷陵於大仰。不契。謁海印如于饒之薦福。纔上方丈。印問誰。師曰。暫到相看。印曰。什麼處來。師曰。江西。印曰。江西近日有甚麼事。師曰。集雲峰下藤條。被人拗折子也。印曰。莫亂統。師曰。不因亂統。爭得到者裏。印曰。且道者裏事作麼生。師叉手進前曰。卽日恭惟堂頭和尚。尊候起居萬福。印曰。不沙泥水一句作麼生。師喝一喝。曰。風從虎。雲從龍。印曰。一喝不作一喝用。是如何。師曰。兩箇泥牛鬬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印曰。錯。師亦曰。錯。印喚侍者點茶來。師曰。不受供養。印曰。不受者供養受那箇供養。師曰。謝和尚供養。印曰。曾見甚麼人來。師曰。不曾見人。印曰。既不曾見人。那裏得者箇消息來。師曰。若見人卽無者箇消息。於是服勤爲淨頭。印嘗謂衆曰。永嘉樞侍者是煅了底金。○復遊東林。參澤山咸。値開室爲衆擧竹篦

因緣。聲未絕。師奪却竹篦。過左邊立。曰。喚作甚麼卽得。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篦打一下。拗折而出。次日咸復開室。擧泗洲大聖因甚在揚州出現。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師又捉住竹篦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意旨如何。咸喝一喝。師曰。者是鬼窟裏活計。畢竟意旨如何。咸曰。掠虛漢。師以竹篦一送曰。見說洛陽花似錦。拂袖而出○後復歸石門。信纔見便曰。南泉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說甚南泉釋迦老子來也。翁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什麼。師曰。劍去久矣。信曰。趙州無齒。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信曰。古人與麼道。道道。師喝一喝。信曰。錯。師又喝。信曰。錯錯。師遂禮拜。信曰。放汝三十棒。迺囑曰。善自護持。師又潛衆十五年。至延祐戊午。出世閩之天寶。帝師錫寺額。加號妙覺眞空大師○至元六年八月。示微疾。作手書。邀諸所與遊者入山。期而畢至。求法施者。隨其所欲。了無倦色。正午沐浴。端坐書偈曰。本無來去。一句全提。紅霞穿碧落。白日遶須彌。擲筆而逝（天池信嗣）

孤舟濟禪師。月庭忠公居蔣山。師爲第一座。時竺源

參月庭至首座寮師問源曰蒙山嘗言栽松道者不具二緣而生達磨葬熊耳後隻履西歸爲復是神通妙用是法爾如然源曰形神俱妙師叱之曰不然子他日當自知之源後參無能舉師語能曰爲汝不解故也源釋然大悟（蒙山異嗣）

宜興龍池一源永寧禪師別號虛幻子族姓朱淮東通州人至淮西太湖謁無用寬寬門庭嚴峻師方入門厲聲叱之師作禮於門外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師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用便喝出師退徹夜不寐一日聞寬舉雲門須彌山話聲未絕而有省急趨前寬便打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遽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象森羅齊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多添少減無虛剩寬嗒然由是執侍左右者三年寬始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書授師曰汝緣在南逢龍即住遇池便居師遂受命南還至治癸亥宜與龍池疏請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先是山巔有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居民苦之師授龍三皈戒遂不復出居久復至絕巘築室壁立如削斵木爲棧棲板空中足不越限者三年〇帝師稔師道行降號弘教普濟禪師尋召入京宣命龍光殿陞座說法上大悅賜金襴法衣加號佛心了悟庚子出領義權〇洪武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命移龕至絕巘棠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吉祥而逝先一月池水忽竭及師順寂噴涌異常時黑白戀慕至有然頂灼臂以供養者茶毗現五色光齒牙舌輪皆不壞設利無算門人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麻蕻五所建塔藏焉（太湖寬嗣）

杭州妙果竺源水盛禪師饒之樂平人范姓謁無能盡脫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悟宛如一夢能撫師背曰子後當大弘吾宗也辭能東遊隱居南巢〇天歷己巳出世西湖之妙果嘗示衆曰凡學道人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始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故槌拂之下懸崖壁立務期實證實悟而後已未幾復

還南巢○至正丁亥戒飭徒衆且曰世尊有言我今背痛將入涅槃吾其時矣師揮此曰何以偈爲端坐而逝（無能敍嗣）

曹洞宗

磁州大明雪巖滿禪師初參普照寶照曰兄弟年少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爲事師避席進曰和尙而今如何照曰如生寃家相似師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牀握師手曰作家那（伴我偈頌云作家相見事紛拏佛法何如眼裏沙藥病頓忘無一物踏翻雲月復何家○位中符頌云撥得磁州立地尿鋸鋸牙爪換年少倒握王山夢裏符默斗煎茶別有能）○師與勝默同參嘗跪受呵斥或問其故師曰今諸方師資法屬諍訟招譏師虫自食身中肉也某雖不肖敢復蹈覆轍耶後造王山體舉洞山覩影因緣師大疑體曰不疑言句是爲大病子今既疑則病發也子知此病即子藥麼師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裏坐忽然悟曰今日方知病是藥也去呈體體曰料掉沒交涉師曰老和尙還同瞞我不得也（天界盛云草頭方子撞采醫得一箇也拈拄杖云還有要識者草頭方子者麼卓一卓云料掉沒交涉）○上堂擧洞山解夏云夏末秋初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三箇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擡頭磕腦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王山即不然徧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徧十方界祇者一微塵許也須極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口初秋草請看疏山臘月蓮○僧問高郵定和尙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定曰乾屎橛師聞之曰謝供養（法音深拈云是什麼人、草草坐地）○五位頌曰正中偏逐洞沈沈鎖翠煙午夜碧空渾似鏡一輪明月上層巔偏中正欲曉雲濃封野景雪屁靈明夢未醒冥然又若寒宵永正中來木人攜錫下崔嵬縱橫不履今時地石徑祥蓮襯足開兼中至懶提妙印無眞僞碧莎叢裏恣情眠一任岩前花雨墜兼中到突兀三光昏未照夢手敲空聽者稀迥然不墮宮商調（王山體嗣）

勝默光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祖意教意師曰針頭

剷鐵佛面劄金曰此與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是同是別師曰傳言送語過猶輕曰恁麼謝師賞罰分明也師曰亂統漢乃曰我宗無語句亦無實法與人德山老齒不關風作諢敗闕欲識綱宗須先識句岩頭老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此是他父子提唱我石頭和尚明暗相對處且如何是回互不回互的意今日尋思去靈龜夜裏來○嘗舉九峰不肯公案頌曰元座徒亡一炷煙九峰不是抑高賢若將一色爲承紹辜負先師不借緣○示衆舉麻谷振錫話曰是無可是非無可非是非無主萬善同歸梟雞晝夜徒自支離我無三寸覷得喚龜迦葉不肯一任攢眉○五位頌正中偏沈沈祕殿瑞雲攢夜央秋水羣鷺息碧月寥寥朗炤寒偏中正江堧曉霽煙籠景蘆花深處白頭翁紅日三竿眠未醒正中來玉龍初躍一聲雷十方齊和無私化石筍穿開古路苔兼中至邊方無令淸平世耕夫釣叟恣謳歌溪月瀧雲同意氣兼中到無功轉盡通身妙華冠拈卸巽中行消落太虛不得號（王山證嗣已上二人）

磁州大明詮禪師久參仁山恒和尚而性好詼諧談笑山囑定侍者常拘撿之師曰人生一夢快樂一世是好夢拘撿一世是惡夢我寧作好夢次日侍者抽單去住後徒單二駙馬赴南京任道過磁州大明入堂見僧面壁而坐駙馬曰一箇好淡漢師曰淡中有味曰恁麼味師曰今日被公著鹽醬也（仁山恒嗣）

鄭州大覺西溪弘相禪師沂州王氏子參慶壽亨十年乃佩其印記初住大覺晚住淸涼一日雪後路崚石滑師年已老力不持足一跌翻墜巨壑中同行者失聲莫能救直下數十尺礙大樹而止衆驚問師神色不變徐曰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爲石頭所勘問者皆驚笑有文集語錄傳世（慶壽亨嗣）

續指月錄卷六

六祖下二十三世

臨濟宗

杭州天目中峰明本禪師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老人持燈籠至家而生繈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即歌讚梵唄凡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年十五求出家閱傳燈錄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有疑往參高峰妙和尚妙孤峻嚴冷不假人辭色一見師懽然許爲祝髮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然開發後觀流泉有省詣妙求證妙爲打趁出既而民間僞傳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要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妙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洞徹法源妙乃自題眞贊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識獨許不肖兒得見半邊鼻（牧雲門頌云訛言日出古風沈一問當前意自深却笑作家無眼力眞鍮換去好黃金）○或問妙諸弟子優劣妙曰如義首座固是莖老竹其如七曲八曲惟本維那却是竿上林新篁他日成材未易量也○師居無定所或船或菴咸名幻住僧俗爭相瞻禮稱江南古佛○仁宗聘召不至賜金襴袈裟并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師每斥學者但尚言說不求實悟乃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眞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當做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積習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凡見學者輙問曰汝喚甚麼作生死或者茫然無對或者謂生不知來死不知去是生死師曰直饒知得亦生死所知亦生死又或指一念忽起是生一念忽滅是死師曰離一念起滅亦生死也是說皆枝葉耳非根本也夫根本者性眞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道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至於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眞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劄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爲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有痛以生

死大事爲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愼乎○示衆。慧劍單提日用中。天然元不犯磨礱。神號鬼哭喪魂膽。偏楚橫尸不露鋒。古人與麼說話。已是自傷己命了也。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佛成道日示衆。玄玄絕待。妙妙無依。獨露眞常。全彰至體。名不得。狀不得。雲老冰枯。理無礙。事無礙。天荒地迴。萬里雲收午夜。四方星燦長空。揭開威音那畔腦門。圓陀陀。光爍爍。獨曉髑髏背後眼。光淨躶躶。赤條條。勒回三萬劫。風飛雷厲之威機。突出五千軸。海涌雲屯之辯語。大衆。釋迦老子來也。即今在諸人眼睛裏仰見明星。頂額上成等正覺。你諸人還覺眉毛動也。無如其未委。各請歸堂○與大覺長老書曰。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原委。不可誣也。世漓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盡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法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學足下。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徇世俗而易其所師哉。或欲徇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大覺淶定叟也皇慶間請師住大覺師力辭舉定叟應命叟嘗印證於一山萬和尚後復參師乃拈香欲嗣師師以是書却之分嗣一山）○至治癸亥八月十五。說偈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建塔於本山之西岡○天曆二年。勑諡智覺。塔曰法雲。勑虞文靖公集爲之銘○元統二年。賜廣錄三十卷入藏。號普應國師（高峯妙嗣）

杭州天目斷崖了義禪師。德清湯氏子。年十七。聞禪者誦高峯妙上堂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語。乃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遂往參謁。侍妙於死關。妙令看萬法歸一話。因名從一。他日妙爲衆舉牛過窗櫺話。師聞發疑。日夕體究。偶過盃盂塘。見松枝墜雪有省。詣妙呈頌。曰不問南北與東西。大地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妙痛棒打出。不覺隕身崖下。崖懸壁立。人意其必死。同學捫蘿接磴以救之。師若不知。乃立誓七日取證。未至期。豁然大悟。復馳至死關。大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復說偈曰。大地山

杭州徑山竺遠正源禪師歐陽文忠公之裔世居南康年二十七薙染受具參方首謁虛谷陵陵舉龍潭吹滅紙燭話師曰焦石可破唇冰陵曰破後如何師曰探索乃知陵曰所知者何事師擬對陵劈脊便打師悚然喻旨住徑山賜號佛慧慈照普應禪師（徑山陵嗣）

婺州寶林桐江紹大禪師嚴州吳氏子世居桐江因以爲號參虛谷於徑山佩服心印徧遊江湖一日慨然歎曰吾今而後乃知法無異味也遂罷參手翻大藏凡三過內外學咸通其旨○至順壬申出住郡之烏龍後遷雲黃寶林一時法會號稱極盛一日示疾鳴鐘集衆敘謝衆請偈師接筆擲地曰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翛然坐化闍維舍利如紺珠齒牙不壞（徑山陵嗣已上二人）

汝州香嚴無聞思聰禪師香山人初參獨峰次見淮西無能教示無字話一日陪同參敬上座敬問你六七年來有甚見處師曰每日只是目前無一物敬曰你者一絡索從甚處來師罔然問曰畢竟明此大事應作麼生敬曰不見道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說了便去師被一拶直得行不知行坐不知坐五七日間不提無字倒只看要知端的意北斗面南看偶到淨頭寮與衆同坐疑情不解有飯食頃頓覺胸次輕淸情想破裂目前人物一切不見省來通身汗流遂見敬敬舉扇曰速道速道師遽曰舉起分明也妙哉淸風匝匝透人懷箇中消息無多子直得通身歡喜來自此下語作頌都無滯礙及至向上一路又不得灑落乃入香嚴山過夏單提無字一日不覺身心如一座屋倒却四壁一般無一法可當情値鐵山瓊和尚從高麗回至石霜師往見瓊問何處人師曰汝州山曰風穴祖師面目如何師將二十年工夫通說一徧瓊把定咽喉問如何是無字師曰近從潭州來不得湖北信瓊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幾時離高麗瓊曰未在更道師喝一喝拂袖便出瓊曰者兄弟都好只一件大病我發明了師聞而感激因求抉擇復入光州山中前後十七年方得穎脫○示衆法無定相遇緣卽宗秉金剛劍呑栗棘蓬截斷衲僧舌頭坐却毗盧頂顙豎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

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妙乃上堂曰。山僧二十餘年。布縵天網子。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一蠏。今日有箇蟭螟虫。撞入網中。固是不堪上眼。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擧拂子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師謂同學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眞歸元。從一皆知之妙。聞歎其俊快○尋回省親。乃奉母入武康上柏。結茅以居。人見其混俗。罔測其意。後還山見妙。妙曰。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爲薙落改名了義。妙旣示寂。師益韜晦。頹然居下版。四衆累請勉生師子正宗禪寺○元統元年歲除日。謂侍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夕與禪者談笑如平時。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翌旦跏趺而化。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冥。及葬雪華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動山谷。初中峰示寂。會葬齋次。師謂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衆未深信。至是始驗○勅諡佛慧圓明正覺普度禪師（天目妙嗣）

大覺布衲祖雍禪師。寧海人。侍高峰妙最久。弱自春毀貌甚黑瘠。癡而少文。後首衆提唱。超卓逈妙。遷化衆請中峰本居大覺。本力辭。推師主之○山居偈曰。就樹縛茅成屋住。拾荊編戶傍溪開。是他懶瓚無靈驗。惹得天書三度來。後於中竺桂子堂。書偈跏趺而逝（天目妙嗣）

處州白雲空中假禪師。得法高峰。棲白雲山。四方禪衲聞風來赴。履滿戶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旣免檀那幾片柴。又省人言無舍利。書畢坐化（天目妙嗣已上四人）

般若絕學世誠禪師。示衆曰。有志之士。趁衆中柴乾水便。僧堂溫暖。發願三年不出門。決定有大受用。有等纔作工夫。覺得胸次輕安。目前清淨。便一時放下。作偈作頌。口快舌便。將謂是大了當。悞了一生可惜。前來許多心機。中途而廢。三寸氣斷。將何保任。衆兄弟若欲出離生死。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始得（靈雲定嗣）

莖草直教寸絲不挂月冷秋空寒灰發談到者裏喚作佛法入地獄如箭射不喚作佛法亦入地獄如箭射諸仁者畢竟作麼生會不見船子和尚道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雖然恁麼正眼觀來盡是閒家具衲僧分上料掉沒交涉（鐵山瓊禪）

湖州福源天湖石屋清珙禪師蘇州常熟人族姓溫首參高峰示萬法歸一話服勤三年無所發明因至建陽庵參信和尚問何來師曰天目信曰有何指示師曰參萬法歸一話信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信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的信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不契信曰者也是死句師不覺悚栗汗下〇一日入室信再理前話師曰上馬見路信呵曰汝在此幾多時猶作者箇見解師發憤而去中途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遂返語信曰某甲今日會得活句也信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語分明庵頷之後辭去信門送之曰他日與汝同龕〇嵗教府飈撽請住當湖福源師堅臥不起往返至再師勉就入院上堂把住也鋒鋩不露放行也十字縱橫水雲深處相逢却在千峰頂上千峰頂上相逢却在水雲深處今朝福源寺裏開堂演法昨日天湖庵畔鑿土耕煙所以道法無定相遇緣即宗可傳眞寂之風仰助無爲之化正與麼時如何拈拄杖卓一下九萬里鵬纔展翼十千年鶴便翱翔〇上堂一身清淨則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則多世界清淨東司頭臭氣佛殿裏遂塵且道從什麼處得來以手掩鼻曰又是一點也〇上堂所聞不可聞所見不可見昨夜五更風吹落桃華片蒼苔面上生紅霞百鳥不來春爛熳〇至正間朝廷降香帑皇后賜金襴法衣有聞天湖之風吟天湖之詩者莫不心爽神慕以爲眞得古先德遺型〇一日示微疾遂集衆訣衆請後事師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書畢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塔於天湖之源及菴塔右麓果符同龕之識（高麗國師大古愚公嘗侍師得旨王聞欽渴表達朝廷勑謚佛慈慧照禪師仍乞移文浙江請師舍利歸

國供養（道場信嗣）
杭州淨慈平山處林禪師。本郡仁和王氏子。十七受
具。辭母參方。母爲治裝。越數日復還。母誡之曰。大凡
學道。當持不退轉心。何趦趄乃爾耶。師遂痛自警策。
遡潛江。謁及庵信於金華。信一見器之。留居侍司。一
夕。信撚紙沁膏以代燭。舉示師曰。龍潭吹滅。汝作麽
生。師方擬答。信遽以手掩其口。從此悟入。信遷道場。
命典藏鑰。未幾秉拂陞座。機如餅瀉。衆咸慴伏○洎
信示寂。往依虛谷陵於仰山。居第二座○臨終更衣
沐浴。集衆說偈而化。勅諡普慧性悟禪師（道場信嗣）
婺州羅山正覺石門至剛禪師。世居山麓。得法於及
庵信和尚。遊歷罷歸里。里人即其地營建寶坊。文其
楣。曰正覺○小參。踏翻生死海。涓滴不留。推倒涅槃
城。纖塵不立。且是不勞餘力。如壯士揮戈。鋒鋩不犯。
如人善射。毫髮無差。自然處處逢源。頭頭合轍。不假
修證。本自圓成。盡大地是勝妙覺場。徧法界是眞如
實地。悟取人人有分。了知箇箇無虧。一念不生。入三
摩地。一塵不動。轉大法輪。自利利他。俱登彼岸。全身

放下。總得自由。到者裏說甚涅槃生死。眞如佛性。了
無一法當情。直得十方坐斷。擧拂子。見徹本來無隱
蔽。紛紛桂子散天香○臨終。訣衆偈曰。七十六年。了
然寬廓。撥破虛空。須彌倒卓（道場信嗣）（上三人）
杭州海門天眞惟則禪師。吳興費氏子。謁楚石千巖
無見無聞諸大尊宿。因緣不契。後之匡廬。遇無極源
和尚。親炙之源。終日不語。無所啓發。一日値源如廁。
師急趨前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源擒住曰。道道。
師豁然頓悟○洪武初。詔徵天下高僧赴京。天界住
持西白金公首以師名薦。俄以足疾請歸。一日侵晨
告衆。瞑目而逝。荼毗獲舍利無數。頂骨牙齒舌根不
壞（匡廬源嗣）
台州華頂無見先覩禪師。本郡仙居葉氏子。因白雲
度問。西來密意。未審如何。師云。待婆羅峰點頭。即向
汝道（介庵進頌曰小姑臨嫁索根由嫂對爺時向汝訓待到歸來問端的半含笑語半含羞）示
衆。風冷冷。日杲杲。薝蔔華開滿路香。池塘一夜生春
草。堪悲堪笑老瞿曇。四十九年說不到。阿呵呵。拍禪
牀下座○示衆。若論此事。一大藏教詮註不及。天下

老和尙拈提不起直饒有傾湫之辯倒嶽之機到者裏一點也用不著諸仁者飢則喫飯困則打眠熱則乘涼寒則向火一一天眞一一明妙何得踏步向前，論禪論道將魚目爲珠認橘皮作火不見道大機須透徹大用須直截不識東家孔丘翻却向他邦尋禮樂卓拄杖下座〇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遺書謝道侶說偈跏趺而逝闍維白乳如注舍利凝結成五色彩邈於所居之西勑號眞覺塔曰寂光（瑞巖寶嗣）

慶元松巖秋江元湛禪師（傳燈正宗偰入宋詳卷）久從龍象遊後參瑞巖寶和尙得旨後遊松巖愛其清勝不忍去遂趺坐石上俄有二虎踞坐其側若護衛狀師命之伏枕其背熟睡山民異之卽其處掇精藍以居之〇將化別衆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跏趺晏坐入龕藏華開鐵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地光〇復謂衆曰十五年後寺當火啓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衆亟開龕師神色如生爪髮俱長（瑞巖寶嗣〇恕中和尙禮塔偈曰活葬松巖二十年眼牖鼻孔尙依然我來欲起那伽定石火光中話別傳）

杭州鳳山一源靈禪師寧海人參瑞巖充堂司一日入室請益趙州勘婆話山曰維那你試下一語看師曰盡大地人無柰者婆子何山曰山僧則不然盡大地人無柰趙州何師當下如病得汗〇住鳳山上堂擧昔世尊陞座文殊白椎公案師曰世尊已是錯說文殊已是錯傳新鳳山已是錯學會麼字經三寫烏焉成馬（瑞巖寶嗣已上三人）

明州天童平石砥禪師送愠藏主省徑山元叟和尙偈曰山頭老漢八十一如此東南大法城雙鬢又添新歲白片言能使古風淸爲人不用驅虎術養子寧忘䑛犢情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東巖日嗣）

日本夢窗智曤國師姓源氏本國勢州人宇多天王九世孫也九歲出家十八歲爲大僧每夢遊中國乃決志參方初見一山寧備陳求法之誠山曰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師曰豈無方便乎山曰本來廓然是大方便師疑悶不輟復謁高峰日和尙曰一山有何指示師述前語日厲聲喝曰何不道和尙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益自奮勵一夕坐久忽倚壁身蹈豁然大悟作偈有等閒擊破虛空骨之句呈似

日日爲印可乃出無學元公淵源以畀之後於本國大弘宗教賜號普濟國師（徑山範下無學元元下高峰日嗣）

台州瑞巖空宅恕中無慍禪師本郡臨海陳氏子從徑山寂照薙落參方首謁靈石於淨慈後參竺元道纔擬開口問無字話被道一喝師豁然大悟直得通身汗下遂呈頌曰狗子佛性無春色滿皇都趙州東院裏壁上挂葫蘆道笑曰恁麼會又爭得師拂袖便出由茲感激語同參曰此事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決不在言語文字上我輩若不遇者老和尙幾被知解埋沒一生他日設有把茅葢頭當不忘所自〇初住象山之靈巖復主黃巖之瑞巖時夢堂噩居瑞龍覬師爲寂照嗣師曰素志有在不可奪也開堂日拈香曰古人出世拈香酬法乳也今人出世拈香酬世恩也慍上座總不然昔年行脚到紫籜山中參箇老布衲彼亦無法可授我亦無法可受只向無授受中拈出供養前住崑山薦嚴禪寺竺元道和尙不圖報德酬恩只要大家知委〇上堂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爲伴侶妄相觀衆伎大衆還識得心也未若識得心便識得意識得意便識得諸識識得諸識便識得妄想妄想滅則諸識滅諸識滅則意滅意滅則心滅心滅則一切滅所以道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喝一喝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有什麼過下座〇上堂趙州與文遠鬬劣不鬬勝老大不識羞根席還打令致使明眼人無由辯邪正邪正既不辯展轉成毛病瑞巖百不能愛用無星秤稱起太虛空錙銖無欠剩以此爲瑞爲祥以此爲坑爲穽斷衲僧之咽喉續佛祖之慧命〇室中垂語曰穩坐家堂主人翁因甚不識掀翻大海摑碎須彌平地上因甚擡脚不起眼光爍破四天下自家眉毛落盡因甚不見前後下語多不契其機鋒峻拔學者莫能擬議一日謝事入松巖巖爲秋江湛公隱處萬山之巓人跡罕至師悉遣徒御嶄然獨處衆涕泣哀請堅拒不出〇洪武七年夏日本國遣使入貢瀏師道風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峩山石硯爲贄上召至闕師以老病辭上憫而不遣留處天界全室泐公延致丈室時宋景濂方在翰林詣師劇談道妙是年冬奉詔東還住鄞

之翠山四方叩謁者無虛日金齒大理僧至京特入翠山五十餘人拜牀下各求偈語而去○洪武丙寅七月示微疾諄諄勉衆以祖道自重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無法可說末後一句露柱饒舌咄書畢端坐而逝遺命闍維煅骨散水竹間弟子居頂等不敢遵乃於唐嵒之原奉骨瘞焉著有二會語錄幷山庵雜錄淨土詩行世（續嚴道嗣）

明州天童了堂一禪師至正二年住台之紫籜次遷天童上堂最初一句末後一機直下覷得燈籠露柱動地放光其或未然竹山今日失利○示衆樵歌來疊嶂帆影落汀洲猢猻戴席帽直上樹稍頭七星劍五雲樓毬打人兮人打毬萬事難把玩魚吞水面漚○上堂長紫鳥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鈯斧同鐵利鈍懸殊良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續嚴道嗣）

徑山大宗興禪師台州人嘗與恕中木庵三人結伴參方罷遊紫籜歷名刹後遷徑山臨終忽歎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偶不成遂坐脫去（續嚴道嗣已上三人）

蘇州靈巖南堂了庵清欲禪師族朱氏台州臨海人得法於古林初出世中山之開福繼遷本覺三主靈巖上堂釋迦老子道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五祖和尚道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築著磕著若向築著磕著處會得只會得祖師禪不會如來禪若向悉皆消殞處會得只會得如來禪要且未會祖師禪山僧道一人發眞歸元十方虛空性相平等且道是如來禪是祖師禪喝一喝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其餘是什麼○上堂一大藏教束之高閣長期短期無繩自縛莫更紛紛紜紜直須灑灑落落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脚潘閬倒騎歸攧殺黃番綽五味拈來鑽秤錘別有香風滿寥廓喝（保寧茂嗣）

蘇州定慧大方禪師住定慧日因兵占住佛屋緇徒戚戚師曰何不休去歇去語默跌宕不可測識一日忽謝院事僑居靈巖華首座寮盛稱總管周侯義卿之賢且曰我將火化須侯作證明十八年九月八日侯以郡事登靈巖師聞欣然出迎陪侯夜話曰某將此月十四日卽此山火化侯其爲我證明彙吾教下

哀。幸念佛法。付囑國王大臣。爲法外護。慎無忘此言。至十三日。復以偈寄侯曰。昨日溪前拾得薪。今朝幻質化爲塵。慇懃寄語賢侯道。碧落雲收月一痕。侯未深信。師復以偈別衆。是夜與華乞燥薪。疊高棚。仍借一龕坐去。華謂薪當從命。龕則無有。師指其牀曰。此亦足矣。翌晨登殿。與衆僧別。乃升柴棚。得火即烈燄熾然。於大火聚中祝香曰。靈苗不屬陰陽種。根本元從劫外來。不是休居親說破。如何移向火中栽。於烈燄中度數珠與華曰。聊當記憶。於是四衆始驚信拜禮。煙燄所至。多得舍利。且聞異香。薪盡火滅不壞者二。舌根齒牙。侯聞驚怛不已。復爲建塔於靈巖。別衆偈曰。前身元是石橋僧。故向人間供愛憎。憎愛盡時全體現。鐵蛇火裏嚼寒冰（保寧茂嗣）

明州瑞雲淸涼寶庵松隱茂禪師。族鄭氏。奉化人。自幼喜習禪。趺坐輒達旦。年十八出家。奮志參方。謁古林茂於保寧。茂問來作什麼。師曰。生死事大。特求出離。茂曰。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根本。何緣入此革囊。師擬對。茂便打。師豁然悟入。茂器之。逾年回浙中。月江印延師分座說法。一日有僧問答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須拈出。僧噓一聲。師厲聲便喝。一住十五年。後退隱東堂〇一日示微疾。集衆訣別。衆請偈。師舉手自指曰。此中廓然。何偈之爲。端坐逝。握右手爲拳。枕頷而逝。火葬有天華之祥。舍利無數。塔於瑞雲西岡。世壽八十五（保寧茂嗣）

溫州僊巖仲謀猷禪師。謝藏主侍者上堂。一默相酬。雷轟電激。三呼領旨。玉轉珠回。七十三八十四。築著磕著。礙塞殺人。拈拄杖。昨夜西風枕簟秋。無數蟬聲噪高樹（保寧茂嗣）

越州龍華會翁海禪師。台之臨海人。年十三。棄家投徑山。虎巖祝髮。初詣旃檀林挂搭。或見其舉止山野。譏誚之。師發憤即往天目。參中峰。求開示。於是寢食皆廢。久之無所入。時東州居虎丘。古林居開元。東嶼居寒山。師出入三老之門有年。後住龍華。法嗣古林。年九十三。住育王。守橫川祖塔。偶損左足。艱於步履。日牀坐。每至淸夜。朗吟古人偈語。其徒文渙曰。和尚一生參學。至此不能受用。託吟詠自遣。師笑而言曰。

不見大慧和尙。因病呻吟。左右曰。生平呵佛罵祖。今乃爾。大慧曰。癡子。呻吟便不是耶。遂便禮拜（保寧茂嗣已上五人）

慶元育王大千慧照禪師。永嘉麻氏子。初謁晦機於淨慈。一日閱眞淨語。頭陀石被莓苔裹。擲筆峰遭薛荔纏。默識懸解。遂謁東嶼於薦嚴。嶼問東奔西走。將欲何爲。師曰。特來參禮。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向什麼處措足。師拍案而退。嶼復召至。返覆勘辨。遂留執侍。得法後。出住樂淸之明慶。嘗示衆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參禪看教。皆爲障礙。何如一法不立。而起居自在乎。德山棒。臨濟喝。亦有大不得已爾○洪武六年。沐浴更衣。索紙書偈。恬然坐逝。茶毗牙齒目睛不壞。舍利五色。塔於夢庵之後（靈隱海嗣）

杭州徑山悅堂顏禪師。出家於婺之寶林。得法東嶼初住崑山之東禪。次遷萬壽。陞淨慈。後主徑山。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今日人天衆前。山僧舉揚箇事。汝等聞麼。若是聞。山僧畢竟不曾說。若是說。汝等畢竟不曾聞。各自參取。毋勞耳目。璽書錫金襴法衣（靈隱海嗣）

明州育王雪窗悟光禪師。姓楊氏。蜀人也。虞文靖公集嘗問道至山中。師曰。老僧這裏。無道可談。若欲求道。須自往參取。公退而歎曰。佛果一枝。師其鳳毛麟角乎○宋文憲公濂敘師四會語錄行世（靈隱海嗣）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因參本來人有省。述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驀然揪著箇鼻孔。試勘元來是白丁。時有老宿睨視曰。可是師與一摑。由是名振叢林（靈隱海嗣）

建寧斗峰大圭正璋禪師。福州福淸人。參東嶼海。聞海頌俱胝竪指話。言下頓悟。遂上方丈。呈所得。海曰作麼。師曰。古今現成事。何必涉思惟。海曰。既不涉思惟。汝來者裏作麼。師曰。請和尙證明。海曰。證明箇什麼。師便喝。海俾頌狗子無佛性話。師遽曰。狗子佛性無。覷者眼睛枯。瞥爾翻身轉。唵悉哩蘇嚧。海撫而印之○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滅亦無滅。幻化去來。何用分別。大衆珍重。不在言說。合掌而逝（靈隱海嗣）

楢塘明因天淵湛禪師。得法於東嶼。嘗依鳳山一源

分座說法一日呈秉拂語曰翔鳳山前行看白雲乍舒乍捲禹泉亭畔坐聽流水或抑或揚眼處作耳處佛事耳處作眼處佛事便見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鳳山指便見兩字曰有此二字便是別人說話師不覺解頤點首禮謝而退出語人曰還丹一粒點鐵成金堂頭老漢之謂也（靈隱海嗣已上六人）

三空道人自幼具丈夫志不爲富貴所奪見竺雲曇禪師示趙州無字話閱數年一日復見曇問曰生死到來時如何曇曰生是誰耶死是誰耶空乃低頭問訊曇覺其異於常時再以前話徵之空又低頭問訊曇呵之曰切忌死在者裏空拈起槵子曰數珠一百八不數日示微疾說偈而化（天寧曇嗣）

金陵天界孚中懷信禪師奉化人姓姜氏年十五出家參天童坦和尚一日室中舉興化打克賓因緣師曰俊哉獅子兒坦頷之俾掌維那後出世補陀詔賜廣慧妙悟智覺弘教禪師○至正間住天童御史臺奉疏命主大龍翔集慶寺及明兵下金陵僧徒竄散師宴坐一室高皇帝親幸嘉之勅龍翔爲大天界寺一日晨興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歸去矣遂瞑目侍僧撼之請說偈師瞋目叱之復哀請遂握筆書曰平生爲人列挈七十八年屙溲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帝統兵江陰夢師謁見問師來作爲對曰將西歸告別耳帝還聞師遷化與夢符異詔出內府帛幣助喪且命卜藏龕之地於伏牛舉龕之日帝親致奠送出都門茶毗舍利如菽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天童坦嗣）

天童舜田明牧禪師台之黃巖人聞天童竺西坦公道望往見之坦問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意旨如何師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異之謂左右曰此法門爪牙也（天童坦嗣已上二人）

金陵蔣山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寺留翌日梁王登山謂師曰興復若何師曰賴有大檀越在王曰寺既燬矣佛依何住師曰古佛過去今佛再來王大喜復笑而言曰衲子所謂蔣薄粥者何也師曰將謂殿下忘却了也（玉山珍嗣）

寧波育王月江正印禪師郡之慈水劉氏子年十三

體月溪受業。後參虎巖伏。機緣相契。蒙印可。赴育王。上堂。拕犁拽耙幾經年。鼻孔撩天不受穿。業債依然逃不得。又吹鐵笛過鄞川○臘八上堂。我觀大地衆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釋迦老子與麼道。大似蟭螟虫。向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揚聲大叫道。土曠人稀。相逢者少。簡點將來。也是噇酒糟漢○結夏小參。瑯瑯點出五病。西院商量兩錯。井蛙不足以語東海。夏虫不可以語冰霜。若是捎空俊鶻。便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激浪。是故從上若佛若祖。天下老和尚。莫不向刀山劍樹上。鑊湯爐炭中。成等正覺。拔濟有情。若約山僧看來。也是秤鎚蘸醋。喝一喝。下座○至正間。奉旨金山建水陸大會。命師陞座說法。特降御香綵緞。晚年庵居。榜曰松月。自號松月翁（徑山伏嗣）

杭州徑山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聞聲悟道。見色明心。驀拈拄杖。者箇是色。卓一下。者箇是聲。諸人總見總聞。且道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師將寂。上疏辭世。如期坐逝。勅諡佛慈法喜禪師（徑山伏嗣已上二人）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禪師。闗谿倪氏子。誦楞嚴至如標月指。豁然有省。參雙林正庵闇。闇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會。師曰。按羊頭喫草。後出住徑山。臨示寂。書偈曰。祖師門下。各開口說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泊然而逝（雙林闇嗣）

金陵保寧璥機覺慧禪師。吳興人。看無字話。得法西白金公。出世嘉禾之祥符。復分座於天界。尋主保寧。與宋濂友善。著彌勒頌曰。彌勒眞彌勒。人人皆不識。倒轉布袋來。有無一時悉（西白金嗣）

杭州淨慈佛鑑簡庵希古師顧禪師。嘉禾李氏子。參時庵敷和尚。敷問那裏來。師曰。江西。敷曰。曾見馬大師頂相否。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敷領之。後因狗子無佛性話有疑。請益。敷曰。待冷泉逆流。卽向汝道。忽一日有省。詣方丈曰。冷泉逆流也。敷曰。見[illegible]麼來。師曰。千峰勢倒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敷喟曰。脫空謾語漢。三十年後落節去在。師拂袖便出。永樂中。徵修大典。師應詔。事竣。勅主淨慈。宣德壬子。忽

語衆曰。吾行矣。命浴更衣。書偈曰。須彌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兔走。危坐而寂（時庵敷嗣）

金陵靈谷定巖淨戒禪師。吳興人。參覺原於天界。原舉桶箍爆因緣問之。師擬議。原厲聲曰。早遲八刻了也。師言下大悟〇洪武初。詔住靈谷。示衆舉長慶道總似今日。老胡有望。保福道總似今日。老胡絕望。師頌曰。平展機謩不用誇。抑揚元屬當行家。曹溪波浪如相似。那得兒孫若稻麻。有續刻聯珠頌古行於叢林（天界曇嗣）

明州天童佛朗湛然自性禪師。雲陽韓氏子。出家禮慧海爲師。一日海問父母未生前。那箇是你本來面目。自此懷疑蘊襟七年。時與草庵一幻生福友善。切磨激發。往謁天界全室泐和尚。師曰。某昔年曾問一師友。祖意教意。是同是別。他道秋樹飄黃葉。寒天掘地爐。今日請和尚決斷。室曰。病翁年來腕無力。拄杖牀頭且靠壁。師曰。有人不肯和尚與麼道。泐拈拄杖打曰。待他露柱眼自開。鐵蒺藜槌當面擲。師便禮拜後出住里之普光。復被旨遷天童。上堂。去年今日居楞伽山。彼四衆喜此處少一人。今年此日居佛國山此四衆喜彼處少一人。擊拂子一。身爲無量身。無量身爲一身。行則普天普地行。坐則一切坐。說甚麼東西南北。他方此界。檢點將來。猶在化城。且道寶所一句作麼生。便下座〇上堂。貪瞋癡。戒定慧。戒定慧。貪瞋癡。無明解脫。知見解脫。知見無明。一切衆生諸佛。諸佛一切衆生。月落山無影。風來樹有聲。大千無對待。楖柱鬧縱橫。喝一喝。下座（天界泐嗣）

杭州靈隱無文本裴禪師。四明定海人。姓謝氏。一日示微疾。蒙室範堂洪侯問。值師氣喘。洪曰。趙州道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辰。和尚作麼生。師竦身曰。喚甚麼作十二時辰。洪曰。爭奈氣急乎。師震聲一喝。問左右今朝是幾日。曰二月二十七日。乃索筆書偈曰。吾年七十有五。涅槃生死不墮虛空。背上翻身靠倒。飛來小朶擲筆。泊然而化（淨慈德嗣）

衢州烏石傑峰世愚禪師。郡之西安余氏子。謁古崖石門斷崖中峰諸大老。佩受法訓。棲止南屏。三年不踰戶限。時止巖成和尚倡道大慈。師復往謁。成舉南

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茫然。於是仍返南屏。一夕聞鄰僧誦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眞。豁然如釋重負。乃曰。佛法元在目前。人自遠之耳。卽述偈曰。時時覯面不相逢。喫盡孃生氣力。窮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輪紅。走謁成。入方丈。成纔見便喝。曰何處見神見鬼來。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成曰。賊在何處。師便喝。成曰。開口合口。都不是。向上道將一句來。師曰。偏界明明不覆藏。成拈竹篦。師便掀倒禪牀。成曰。敢來者裏捋虎鬚。連打三下。卽命爲侍者○後出世里之烏石。遷廣德石谿。開堂日。僧問遠離烏石嶺。來赴石谿山。開示人天路。如何透祖關。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瑠璃。曰與麼則覯面不相識。千里可同風。師曰。重疊關山路。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然不立文字。何得流傳至今。師曰。官不容鍼。私通車馬。曰直指人心。指那箇心。師曰。開口不在舌頭上。曰見性成佛。性在甚麼處。師曰。太湖三萬六千頃。夜夜波心月色明。曰記得傅大士道。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此意如何。師曰。切忌當面蹉過。曰與麼則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曰此事且止。記得經中道。大富長者。卽是如來。爲復是累劫中來。爲復是今生契證。師曰。淵深華落。遠山高樹影長。曰今日直心居士捐貲營建石谿道場。請和尙居住。是同耶。是別耶。師曰。師子吼時芳草綠。象王行處百花紅。曰既然如是。得何果報。師曰。生生歸佛地。世世樂人天○洪武三年十二月。示微疾。書偈曰。生本不生。滅本不滅。撒手便行。一天明月。擲筆而逝（止巖成嗣）

杭州淨慈逆川智順禪師。溫之瑞安陳氏子。入閩參天寶鐵關樞和尙。究參踰月。因如廁覩園中匏瓜觸發。頓覺大地平沈。見樞求證。樞曰。此纔入門耳。向上一著。則千里萬里。又踰半載。一日忽勵聲告樞曰。南泉敗闕。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師曰。地上輒鋪。屋上瓦覆。樞曰。南泉卽今在甚麼處。師曰。鷂子過新羅。樞曰。錯。師亦曰。錯。樞曰。錯錯。師禮拜而退。樞遂寂。師繼領院事。未幾棄去。朝廷賜金

穪袈裟號佛性圓辨禪師〇洪武初詔徵有道高僧十人於鍾山建會師應詔命陞座說法上幸臨慰勞備至南還陞主淨慈六年復召入京俄示微疾沐浴說偈坐逝（天寶樞嗣）

五臺璧峰寶金禪師世稱金璧峰乾州永壽人族姓石六歲出家薙染後徧歷講肆忽歎曰三藏之學皆標月指耳遂更衣謁如海眞公於縉雲晝夜精勤偶擕筐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眞曰入定耶師曰然眞曰何所見師曰有所悟眞曰悟處如何師舉筐示之眞曰不是師置筐於地拱手而立眞又曰不是師便喝眞攔胸搊住曰道道師揑拳便築眞曰未在此塵勞暫息耳必使心路絕祖關透然後大法可明師由是脅不霑席者三年一日聞伐木聲汗下如雨乃曰古人道大悟一十八徧小悟無數豈欺我哉未生前事今日方知亟見眞求證眞不諾師掀倒禪牀而出翌日復見眞眞於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眞復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一畫又拂去眞再畫一圓相師於圓相中畫十字又拂去眞復畫如前師於十字隅作卍字又拂去眞總畫三十圓相師一一具答眞大笑曰參學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寧復幾人遂授記莂命往朔方道當大行先是師於定中見一山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者曰此祕魔巖也爾修道其中何遽忘之後師遊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彩弊衣赤足徐行一黑獒隨後師問何之答曰入山師曰入山何爲答曰一切不爲言訖而沒卽同行者皆不見或爲文殊化身云師因就山建靈鷲庵以待方來僧俗聞風千里趨赴常至萬指〇至正間召入內廷值大雪夜有紅光自師室中直透霄漢上驚歎賜金襴伽黎明年禱雨輒應來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〇洪武初詔師至京住大天界寺問法稱旨御翰賜詩寵賚優渥〇壬子六月沐浴更衣集衆言別弟子請偈師曰三藏十二部尙爲故紙吾言何爲端坐而逝茶毗舍利成五色齒舌不壞（縉雲眞嗣）

曹洞宗

中都順天報恩萬松行秀禪師姓蔡氏古河內之解

人也。年十有五。懇求出家。父母不能奪其志。禮邢臺淨土贇公爲師。後受具戒。挑囊抵燕。歷潭柘。過慶壽。次謁萬壽。參勝默光禪師。教看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話。半載全無入由。光曰。我願你遲會。師一日有省。復看玄沙未徹語。謁益雪巖滿於磁之大明。纔廿七日。不覺伎倆已盡。滿曰。你但行裏坐裏。心念未起時。猛提起覷見。便見不見。且却拈放一邊。恁麼做工夫。休歇也不礙參學。參學也不礙休歇。遂留記室○潭柘亨和尚過大明。師夜扣其門。告侍者燒香請益。亨便放相見。師問如何是活句。如何是死句。亨曰。書記若會。死句也是活句。若不會。活句也是死句。師自此參究益力。一日見雞飛。乃大悟曰。今日不惟捉敗沙老虎。亦乃捉敗岑大虫也。走見滿。滿可之。乃付衣偈。自是兩河三晉。皆欽師名。搆萬松庵以自適。耆宿敦請開法。師應之。次住中都萬壽○金章宗皇帝詔入禁庭陞座。帝躬自迎禮。聞法感悟。賜錦綺大僧伽衣。承安丁巳。詔往大都仰山棲隱寺。次移錫報恩洪濟○元太宗二年庚寅。復奉勑主中都之萬壽。晚年退居從容庵。數遷巨刹。大振洞上安風。上堂。蓮宮特作梵宮修。照鏡還須望駕遊。雨過水澄禽汎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釣月鉤。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小參。昔有跨驢人。問衆僧何往。僧曰。道場去。人曰。何處不是道場。僧以拳毆之。曰這漢沒道理。向道場裏跨驢不下。其人無語。師曰。人人盡道這漢有頭無尾。能做不能當。殊不知却是這僧前言不副後語。汝既知學足下足。皆是道場。何不悟騎驢跨馬。無非佛事。萬松要斷這不平公案。更與花判曰。喫拳沒興漢。茆廣杜禪和。早是不剋已。那堪錯怪他。道場惟有一。佛法本無多。留與闍黎道。戶晻薩哩嚩○閏四月旦日上堂。所謂道人者。不知月之大小。不知歲之餘閏。楚僧即不然。今年三百八十四日。前月大盡。此月小盡。即今閏四月一日。辰末巳初。忽有箇出來道。通疏伶俐。知時拨節。要且無道人氣息。楚僧以手掩鼻道。退後。退後爲什麼。濟道人氣息。太殺薰人○問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曰不會。師曰。善解龍吟。嗜○全

眞問某甲三十年來打疊妄心不下乞師方便師曰汝妄心有來多少時也未審本來有妄心否祇如妄心作麼生斷只將妄心斷卽是不斷卽是眞聞廓然作禮而去○問諸佛不出世爲甚麼却向王宮生師答曰靑山常擧足問亦無有涅槃爲甚麼却向雙林滅師答曰白日不移輪○問撒手那邊底人爲甚麼不居正位師答曰大功不宰問回頭這畔底人爲甚麼不墮偏方師答曰至化無爲（白巖符云芳花叢裏不措一足萬年牀上趯去安眠獨許萬松箇漢識大地人無敢論量雖然你若作正偏回互會墮拔舌犂耕地獄有日在）○問明與無明其性無二如何是無二之性師答曰天曉不露○問向道莫去歸來背父如何得不背父去師答曰切忌回頭○問心心放下難如何是放下底人師答曰擔取去○問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爲甚麼道瑠璃殿上無知識師答曰折殿了相見○晚住報恩退居從容庵示衆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愚庵盂云偏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示衆去卽留住住卽還去不去不住渠無國土何處逢渠在在處處且

道是甚麼物得恁麼奇特（愚庵盂云秤鎚醮醋）○示衆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脚始得（愚庵盂云曾經三峽猿啼處不是愁人也斷腸）○示衆踢翻滄海大地塵飛喝散白雲虛空粉碎嚴行正令猶是半提大用全彰如何施設（愚庵盂云瑠璃殿上無知識）○示衆向上一機鶴沖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匾擔且道是何宗旨（愚庵盂云開眼食蝸牛一場酸澀苦○龍唐杜云措大漢子隨人語脈裏走不識轉身一路待云祇考箇更別有便縮却指頭不惟與佛眡相見亦乃使天下人摸索不著○崇先奇云報恩老人雖別音響怎柰欠一著在者僧善解龍吟只是不知時節仔細看來也是別資過著賠波斯）○師於孔老莊周百家之學無不俱通三閱藏教恒業華嚴得法者一百二十人東髮奉拜執弟子禮者不可勝紀纘祖燈錄六十二卷又撰淨土仰山洪濟萬壽從容請益等錄及文集偈頌釋氏新聞鳴道集辨宗說心經風鳴禪悅法喜集並行於世丙師於四月五日示疾七日書偈曰八十七年只此一語珍重諸人切莫錯擧侍者驚報大衆足甫及門已圓寂矣壽八十一茶毗於通玄門外舍利無數諸方門人各分建塔（雪巖滿嗣）

竹林亘川海禪師。頌風鈴曰。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陳秀玉學士。嘗問萬松。彌勒菩薩。為甚麼不修禪定。不斷煩惱。萬松道。真心本靜。故不修禪定。妄想本空。故不斷煩惱。士復問香山大潤和尚。潤曰。禪心已定。不須更修。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復問師。師曰。本無禪定煩惱。士曰。惟此為快耳（雪巖滿嗣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七

續指月錄卷八

六祖下二十四世

臨濟宗

婺州烏傷伏龍無明千巖元長禪師。蕭山人。族姓董。年十九。薙髮受具。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眾入中峰本和尚。適在座。遙見師。呼而問曰。汝日用若何。師曰。念佛。本曰。佛今何在。師擬議。本厲聲叱之。師作禮求示法。要本以狗子無佛性話授之。縛茅靈隱。脅不沾席者三年。一日聞雀聲有省。亟往見本。具陳悟由。本復叱之。師憤然歸。中夜忽鼠翻食貓器。墮地作聲。恍然開悟。即往質本。本曰。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餐貓食。本曰。未也。師曰。飯器破矣。本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甓。本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隱天龍之東庵。諸山爭相勸請。師遯至烏傷之伏龍山。卓錫巖際。誓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初山有禪寺。名聖壽。荒廢已久。當師入山。鄉民咸獲夢異。遂相率披蒙茸以訪。見師晏坐不動。各獻飲食。共營起建。尋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鑒普濟大禪師。并錫金襴法衣。○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有口如啞。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上堂。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日照山河影動搖。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背水陣圓增勇健。曰

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任是鋒刃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野老不知堯舜力。聾琴打鼓祭江神。僧禮拜。師曰。有麝自然香。何用當風立○示衆。舉德山拓鉢因緣。拈曰。末後句子。德山巖頭雪峰。總跳不出。乃喝一喝。大丈夫當爲眞王。何以假爲○示衆。良久曰。大衆會麼。會則事同一家。不會則萬別千差。臨濟和尚道。我在黃檗喫六十痛棒。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量一頓喫。不知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濟度杖與僧。僧擬接。濟便打。看他的的顯示者些子。無你諸入近傍處。豈常情之所能測。老僧尋常痛口罵你。痛棒打你。你不作無明會。便作佛法會。又何曾夢見我先祖門風。所以古人云。臨濟之道。將墜於地。痛哉。正與麼時。合作麼生。超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示衆。今年臘月二十五。雲門一曲曾無諧。爭似無明調轉高。等閑唱出千山舞。大地爲琴。虛空爲鼓。拍拍相隨。聲聲相助。汝諸人須聽取。白雪陽春何足數。箇中端的孰知音。寥寥永夜松風度○示衆。舉瑯琊覺禪師曰。有句

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好一堆爛柴。大慧和尚拈曰。作賊人心虛。雖然如是。恩大難酬。師曰。一人作佛法商量。一人作世諦流布。箭點將來。總欠悟在。無明見處。也要諸人共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枝樹倒處。枯髑○示衆。舉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還免得貶向二鐵圍山麼。世尊也是憐兒不覺醜○示衆。江月照。松風吹。面面青山展笑眉。經有經師。論有論師。莫怪老僧無法說。勞汝諸人立片時○示衆。舉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佛令阿難傳旨。汝在獄中安否。達曰。我雖在獄中。如受三禪天樂。阿難曰。汝還求出否。達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曰。我豈有出地獄分。師曰。臨危不悚。眞大丈夫○日本國請法衣上堂。舉石門聰曰。西天二十八祖。盡得傳衣付法。東土六祖之後。得道者多。只傳其法。不傳其衣。無明則不然。衣以表法。故謂之法衣。人能弘道。故謂之法。身無處不徧。無處不明。故謂之法眼。高峰老祖。法衣一項。今春對衆。請與高麗國金剛山供養去也。幻住先師法衣一項。我得來三十

年矣如今大拙首座又要請歸供養雖然如是從上諸祖各各有三十棒分無明亦有三十棒分衆中莫有下得者般毒手者麼有則出來下手看如無他時後日不得向背地裏叫苦叫屈擊拂子下座〇僧參師問甚處來僧曰浙西師曰此間無飯喫來作什麼僧曰求和尙佛法師喚僧近前乃打一拳云會麼僧云不會師曰呆子拳頭也不識（石車乘拈曰若是箇伶俐衲僧撥著便知來處既然不會累千般老漢更打一拳我當時若見擺脫連棒趁去何故不入虎穴爭得虎子〇法音滌曰青山孤月近趺坐意如何覓會拳頭冒千山盡慳儸）〇學士宋景濂謁次師問聞公閱盡一大藏教有諸士曰然師曰公耳閱乎目覩也士曰亦目覩爾師曰使目之能觀者公爲誰耶士揚眉向之師於是相視一笑（山茨際頌曰林下尋師叩板扉揚眉相向頗依稀作家手眼天然別笑殺全提殺活機）〇至正丁酉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弟子用陶龕奉全身瘞於青松庵（中峰本嗣）

蘇州師子林天如惟則禪師吉安廬陵人族譚氏受業禾山得法中峰僧問佛佛授手祖祖相傳畢竟傳箇甚麼師曰脚未跨門與你三十棒了也〇僧問如來一音說法衆生隨類各解未審和尙如何爲人師曰蝦蟆踍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曰恁麼則超佛越祖去也師曰你向那裏見得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師曰杜撰禪和〇華嚴會僧問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既有自他如何不隔師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既有始終如何不離師曰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曰此會翻宣教典毋勞說禪且望和尙直譚教文師曰山僧無兩箇舌頭曰一眞法界十種玄門還有自他終始也無師喝曰那得許多骨董來曰既無許多骨董畢竟華嚴所說何義師曰說華嚴曰離却法界玄門華嚴經在甚處師曰在你諸人手裏曰與麼則信受奉行去也師曰賠你三文買草鞋〇問德山小參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師曰我者裏不行有問即答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又作麼生師拈棒僧便走師曰作賊人心虛〇問禪門一派分爲五宗其間還有優劣也無師曰五五二十五曰臨濟一宗兒孫

徧地。他有何長處。師曰。細魚咬斷鷺鷥脚。白鷺鷥飛上樹梢。曰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五宗異同。請師開示。師曰。退身三步○師不住山。居恒隨機開導。行省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江浙諸名山。堅却不赴。遁跡吳淞間。弟子就吳中構地。結屋名師子林○至正十四年。帝師錫以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號。兼賜金襴法衣。示寂後。塔於水西源（中峰本嗣）

日本建長古先印原禪師。國之相州人。姓藤氏。藤爲日本貴族。師生有異徵。年十三。父母願捨出家。剃染受具。慨然航海南詢。初謁無見於天台。見指往天目。參本和尚。本命給侍。師屢呈見解。本呵之曰。根塵不斷。如纏縛何。師退而悲泣。食寢俱廢。本憐其誠。因語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額。惟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師聞不覺悚然汗下。一日有省。趨告本。曰印原撞入銀山鐵壁去也。本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爲。師釋然領解。本因囑曰。善自護持○一日示疾。謂侍者曰。時至矣。可持舩翰來。乃曰吾塔已成。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端坐而逝。初門人欲畫師像。[illegible]索讚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中峰本嗣已上三人）

建寧仰山古梅正友禪師。貴溪丁氏子。參絕學誠。發明宗旨。流寓江淮垂三十年。思得佳山水結茅歸隱。慕武夷幽勝。遂入閩。建陽籌蔣德懋。洎長者陳登宗。捨園作庵。迎師開山。勅額大覺妙智。室中每舉狗子無佛性話。鉗鎚勘驗。不少假借○結制上堂。仰山結制。尋常活計。眼裏放光。鼻孔獃（他口切）。氣遇飢而餐。遇困即睡。諸方撒土揚沙。仰山心空及第○上堂。九旬禁足。又過一半。心地未明。如牽火鑽。光陰莫虛度。了却閑公案。平地無端捉得賊。老僧出來爲汝斷○解夏上堂。九旬禁足。特地成錯。三月安居。無繩自縛。布袋解開。乾坤寥廓。放去若龜毛。收來懸兔角。試將兩眼挂虛空。一陣涼風生殿角○小參。日落山頭。慘雲

橫谷口陰。欲明生死事。直見本來人。還有會得本來人底麼。良久曰。夜靜不勞重借月。玉蟾常挂太虛中（般若誠嗣）

杭州淨慈德隱普仁禪師。婺之蘭谿趙氏子。十四祝髮。二十參方。時了然義禪師。弘大辨之道於智者寺。師往叩。機鋒觸發。遂受記莂○洪武初。高帝親帥六師至婺州。幸智者寺。詔師主之。後遷淨慈○一日示微疾。屈指計曰。今夏五月矣。左右曰。然。師曰。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逝（智者義嗣）

杭州止庵德祥禪師。本郡人。與同庵俱爲平山嗣。德業風雅。爲時賢所重。一日將涅槃。衆請說偈。師忽倚座曰。者一隊噇酒糟漢。教我手如你何。竟趨寂（淨慈林嗣）

金陵天界同庵易道夷簡禪師。主南屏淨慈福緣。日甚。敕主天界。進院日上堂。毗盧遮那佛。願力周沙界。一切國土中。恒轉無上輪。者無上輪。如何轉。去卓拄杖云。轉也。轉也。遂下座（淨慈林嗣 已上二人）

湖州弁山白蓮南極懶雲智安禪師。嘉興沈氏子。示衆。萬法歸一。無孔鐵鎚當面擲。一歸何處。抹過西天幷此土。靑州布衫重七斤。寒殿古木瑤華春。仁者勤懇問端的。孃生鼻孔從來直。倘然言下解知歸。九九方明八十一（海門則嗣）

處州福林白雲智度禪師。郡之麗水人。族吳氏。聞無見覩和尚說法華頂。往叩之。曰。西來密意。未審何如。覩曰。待娑羅峰點頭。却與你道。師擬進語。覩便喝。師曰。娑羅峰頂白浪滔天。花開芒種。後葉落立秋前。覩曰。我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此非殘羹餿飯而何。覩頷之。遂服勤數載。辭去日。覩囑曰。昔南嶽受太鑑記莂。後得馬祖。授以心法。針芥相契。不在多言。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眞正見解。著於行履。方爲報佛深恩耳○洪武己酉。詔徵天下高僧。建法會於蔣山。師應詔後。還至杭。杭人奉居虎跑。秋趨華頂。明年春示微疾。仍回福林。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齒牙數珠皆不壞。建塔瘞於院西（華頂睹嗣）

明州天童元明原良禪師。寧海周氏子。嗣洞宗宏智禪師塔。曰。嗚呼。山不讓塵。故能成其高。海不讓流。故

能成其深。師非宿備六度萬行之願。輪則曷由樹大法於古今（壽昌源嗣）

杭州徑山呆庵敬中普莊禪師。台之仙居袁氏子。參了堂於天寧。堂問何來。師曰天童。堂曰冒雨衝寒。著甚死急。師曰。正爲生死事急。堂曰。如何是生死事。師以坐具作摵勢。堂曰。敢來者裏捋虎鬚。參堂去。一日室中舉庭前柏樹子話。師擬開口。堂劈口便掌。從此悟入。初出世撫州北禪。後遷雲居。徑山。洪武初。師應詔說法稱旨。後銜命祀廬山禮成○上堂。老僧開荒時。於法堂基上。掘得一箇鍬斧子。久聚兄弟。若有用得著者。兩手分付。若是荷負不去。老僧收得來著。甚死急。不如颺向攙搶堆裏。從他日炙風吹去也。驀拈拄杖卓一下。鞭起鐵牛耕大地。誰能井底種林檎○冬至上堂。舉洞山冬夜與泰首座吃果子次。問曰。有一物明如日。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過在甚麼處。座曰。過在動用中。洞山令侍者掇退果桌。師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若是徑山見他道過在甚麼處。便與掀翻果桌。亦使洞山知有宗門向上爪牙。今日兒孫不致寂寥。雖然。也須脚踏實地。始得。拈拄杖。不向藍田射石虎。何人知是李將軍。卓拄杖下座○浴佛日上堂。舉藥山因遵布衲作殿主浴佛次。乃問曰。汝只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師曰。藥山能縱不能奪。布衲能奪不能縱。總未具超宗眼在。黃龍南禪師曰。二尊宿一出一入。未見輸贏。三十年後不得錯舉。早是錯下名言。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今日殿中普請浴佛。者箇那箇。不得動著。杓柄到手。更莫驀頂。擊拂子。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路轉溪迴空院靜。曰如何是鏡中人。師曰。大平時代自由身。曰人境已蒙師指示。願聞一句接初機。師曰。無毛鷂子貼天食○僧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時如何。師曰。達道者方知。曰和尚何得干戈相待。師曰。捉賊不如嚇賊。曰明眼人瞞他一點不得。師曰。悄知你不是好心○師鏟草次。僧問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師舉起鋤頭曰。未審上座喚作甚麼。僧無語。師拋下鋤頭曰。者片田地。幾時剗得乾淨○僧問騎

虎頭收虎尾中間事作麼生師曰渠儂得自由曰只如古人道我也弄不出意旨如何師曰入水見長人○示衆夫爲宗師者不得已垂示一言半句無非爲學者抽釘拔楔解粘去縛譬如善舞太阿自然不傷其手近代據師位訓學徒記持文字崇飾語言誇耀後來增長惡習不知有自己出身之路如衣壞絮行棘林中不能自由少林直指之宗於此墜地良可痛傷汝輩行脚各須帶眼莫教墮他網中出頭不得只如古人道入此門來莫存知解若納山僧見處直饒知解頓忘猶是門外漢到者裏須辨緇素始得珍重○永樂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示寂於不動軒闍維煙骸所至舍利如貫珠塔於凌霄之陽（天童一嗣）

溫州江心覺初慧恩禪師久依孚中信分座說法凡見人參叩便高聲示之曰休去歇去有再問則以棒趁出（天界信嗣）

慈谿定水見心來復禪師南昌豐城人姓王氏謁南楚於雙徑久之乃得證入命掌內記無何避兵會稽遂住慈谿定水○示衆舉文殊維摩各說不二法門頌曰妙喜文中問疾過機先勘破老維摩刹塵常說虛空聽一默相酬早是多○文殊令善財採藥頌曰是藥拈來會得麼神方不必問耆婆若言殺活全工巧大地羣生病轉多○百丈侍馬祖遊山野鴨子飛過頌曰野鴨羣飛過去忙馬師見處只尋常直饒扭得鼻頭破也是喪車後藥囊○洪武元年以高僧徵召至京賜食內庭慰勞優渥適建鍾山大會勅師陞座說法復命蜀王椿從師問道師答蜀王問參禪法要曰禪宗正脈以心傳心單提徑示直接上根不涉言詮不存知解如擊石火似閃電光見卽便見了卽便了得卽永得一聞千悟獲大總持用而無盡體不可窮若乃展轉思量取捨分別悉屬邪禪邪道非菩提智生死到來總用不著是則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良由自證匪假他求昔閻王請羅山閑禪師開堂閑陞座方收斂僧伽黎乃曰珍重便下座閻王近前執閑手曰靈山一會何異今日看他羅山作家不假言說而閻王天鑒自出常情後來洞山聰曰羅山忍俊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如山書莫盡衲僧休

向義中尋此古人直捷指示處宗眼明白與衆不同貧僧恁麼切怛早是畫蛇添足冒瀆睿聰然蒙賜問不容緘默冀國政之暇少加垂覽○復答晉王問禪要曰殿下以菩薩應身乘願再來弘護佛法善世利生於統理國務之暇常切究竟佛祖一大事因緣此實不忘本願故也但於日用放捨諸緣休息萬念念起即覺常覺不昧行住坐臥飲食起居應事接物看得力不得力勿隨事物轉涉他機境蓋世間萬事萬理皆出於心心若了時無法不了所以曰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故知心無自性緣起即空不用多工最爲省要法華經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經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先德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此乃佛祖直指示人處若日用工夫目前事物莫管他是善是惡是逆是順是淨是穢譬如寶鑑當臺洞照姸醜物來即應物去不留不要起一念分別揀擇心亦不要問他靜時鬧時苦時樂時儘與盡力眞實做去若到無理會處却是好消息便與一蒔放下忽然知解兩忘人法雙泯即是大休歇大自在大安樂時節也昔有國王問波羅提尊者曰何者是佛尊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尊者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所尊者曰性在作用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尊者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尊者即曰在胎曰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偏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此便是究明自性底榜樣殿下宿具般若種智必能照了奚俟鄙言○師年七十餘因坐胡黨被逮臨刑時怡然自適所著有蒲庵集行世（徑山悅嗣）

杭州淨慈休庵無旨可授禪師台之臨海李氏子參普覺於靈隱問答之頃疑情頓釋住中竺將辭淨慈諸勳舊爭迎麗却不聽强居二載撾鼓告退○一日示疾召左右曰吾逝矣左右進觚翰師麾去曰吾宗本無言說泊然而寂火浴齒牙貫珠不壞設利光瑩色如金晶其徒斂諸不壞并遺骼歸龍華塔而藏焉（靈隱明嗣）

杭州普明立中成禪師郡之錢塘人姓孫氏年十三投慈光若山出家首謁祖芳聯禪師一日室中舉臘月火燒山話師呈頌曰白雲迷却舊行踪臘月燒山火正紅忽地慈風來扇發冷冰冰處暖烘烘聯器之後於北郭建普明寺以接方來○正統辛未六月十三日上堂說偈曰今年八十一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著後年事後年記著今年日至癸酉如期坐化壽八十三茶毗舍利無算建塔於普明（祖芳聯嗣）

杭州淨慈照庵宗靜禪師郡之高氏子自幼薙落本山適祖芳聯領院事師依之久乃得旨旋典藏鑰○永樂中應選出主護國尋遷雪竇後淨慈虛席舉師補之朝廷頒賜大藏師詣闕謝恩止於彌陀寺示微疾謂左右曰吾緣止矣沐浴更衣危坐而寂塔於藕華之祖丘有三會語錄（祖芳聯嗣已上二人）

溫州瑞安護龍太初啓原禪師日本國人姓源氏九歲入建長寺出家十八請告南詢歷三年抵福州時吳元之丙午二月進京貢上表物受齋襯畢勅見季潭泐公指令徧參後謁烏石愚禪師一日愚上堂曰雪覆千山因甚麼孤峰不白師示衆曰雷聲隱隱雨點全無峰曰草庵上盞瑠璃瓦石室中藏瑪瑙瓶師曰大蟲騎却南山虎愚曰虎生七子阿那箇無尾巴師曰第七箇愚曰且放汝三十棒由是許師入室○後結茅廬阜復移石龍出世廣度暹羅陽三峰再遷護龍嘗垂三關語舜若多神因甚麼向平地上拖泥帶水金翅鳥王劈海取龍吞因甚麼被泥鰍吞却三世諸佛說不得因甚麼狸奴白牯念摩訶○一日集衆說偈曰生也鐵面皮死也鐵面皮一擊百雜碎白日繞圍擲筆坐逝（烏石愚嗣）

金陵靈谷非幻無涯永禪師衡之西安人年十二投烏石傑峰愚和尚出家愚問何處來師應聲曰虛空無向背愚指鐘示師師信口成頌曰百鍊爐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挂在人頭上觸著洪音徧九垓愚奇之旋爲祝髮居下版服勤積久疑滯盡釋得無礙辯愚爲印可○永樂間擢爲僧錄右闡教勅住靈谷會朝廷建大齋壇禮官董事甚嚴師若不經意者左右怪問之師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無暇他

及沐浴更衣趺坐書偈曰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者回撒手歸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上聞遣中官致祭茶毗舍利徧布（烏石愚嗣已上二人）

曹洞宗

西京萬壽雪庭福裕禪師太原文水張氏子師五齡解語日了千言九歲入學一目十行遭亂喪家道逢老僧令師出家曰汝能誦得法華經則一生事畢師曰佛法止此乎莫更有向上消息否老僧異之遂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子龍象種也得奉巾瓶他日必成大器林欣納之乃爲祝髮受具遂與雙溪廣公同參者七年次參萬松秀禪師一見便許入室問子從何得箇消息便恁麼來師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闕作麼秀曰老僧過在何處師曰學人且禮拜暫爲和尚蓋覆却秀大喜遂爲印可（法音深曰且道蓋覆箇什麼吔）（千年田八百主）○從此親炙十年值壬辰之變祖刹荒蕪朝命以師補之尋承萬松海雲重以尺牘相招遂應朝命世祖潛邸命師作資戒會○憲宗詔詣帳殿奏對稱旨俾總領釋教○世祖即祚因論辨僞經馳驛以聞火其書賜光宗正法之號命師故里刱建精舍曰報恩給田若物以飯衆時萬壽祖席乏人衆請師主之師姿穎悟三閱藏教而成誦透披後學無勌色淹羣書善翰墨吟咏其上堂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門人請梓之師聞而叱之曰此吾一時游戲所發安可以形跡爲哉既老勌於接納歸棲嵩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乳峰點頭即向汝道（龍唐柱云有問如何）（是西來意即向他道直待乳峰點頭亦不向汝道）○問如何是向上尊貴一路師曰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蹤（三宜盂公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問九年面壁時如何師曰官不容針曰一花五葉時如何曰私通車馬曰恁麼新豐一曲因師唱出也師曰誰買黃金鑄子期○至元乙亥秋示微疾書偈告終塔於寺之西隅（報恩秀嗣）

燕京報恩林泉從倫禪師參萬松見阿那律得聞天眼因緣忽有省曰設使五眼俱瞎又能開我向上眼矣因舉似萬松秀秀問如何是向上眼師曰瞎秀曰眞箇瞎師復曰瞎瞎秀頷之初住萬壽上堂禪禪非正非偏無意路有玄淵超今返古絕後光先但能

忘影迹何必守蹄筌。直指人心。見性須憑祖意通玄。九年面壁眞消息。端的其中有祕傳。〇元世祖至元九年。詔入內殿。從容問辨。薄暮將退。帝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今何却有說耶。師曰。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帝曰。何故理無言說。師曰。理與神會。如人食蜜。中邊皆甜。若問蜜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〇示衆。北斗似杓。南斗似瓢。任伊斟酌。暖日涼颸。冬至寒食一百五。須知氣節不相饒。到此莫有解吞吐者麼。〇僧問法眼道。我二十年只作境會。既不作境會。合作麼生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啣花落碧巖前。〇示衆。若論此事。如丹鳳沖霄。不留其跡。良由性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之俱泯。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窬。密室不通風。玄門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掬西竺與曹溪。〇示衆。妙用縱橫。智體不動。子雖依倚。父全不知。撒乾蓋而本自無心。踞坤輿而端然有力。此亦寂而不動。感而遂通之朕兆也。於此半遮半露。似晦似明。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孰能於是了別心佛之根莖枝葉者耶。雖倚蒲危坐。虛室生白。心月孤圓。秋天獨迥。猶須轉身不居一色。直得雁迴北塞。聲噎南樓。木女初聞。石人遙聽。祇知日午是三更。那信天明方半夜。何也。月滿猶虧半。烏沈始是圓。〇示衆。黃河九曲。誰能直下承當。白浪千尋。孰解其間。薦得透與不透。儘自攔翻。將心用心。休教蹉過。直須知有雲外立千峰。不可言無。殿前分萬壑。靈松帶露。怪柏欺霜。傲四時而莫可彫零。超萬象而敢爲主宰。憑何道理。便乃如斯。天得一清。地得一寧。衲僧得一。鼻直眼橫。怕汝不信。試摸索看。〇示衆。語忌十成。正雖正而不應居正。機貴回互。偏雖偏而莫滯於偏。所以道。澄源湛水尙棹孤舟。古佛道場。猶乘車子。爭肯教伊向死水裏作活計。到此地而活潑潑。轉轆轆。方有少分相應。雖則水澄月滿。一念萬年。正是道人可愁處。何也。有德非爲德。無功始是功。直得妙盡無依。功成不處。萬類千般。莫能收管。有時橫身劫外。有時垂手鄽中。正去偏來。無非兼帶。這邊那畔。不滯有無。祇此建化玄

門。便是抄直要路。若也於斯灑灑落落。了了明明。不枉不向響山中。善通音耗。未萌枝上。能辨春秋。咦。還達此意麼。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元不住宮商〇至元辛巳。十月二十日。奉旨就大都憫忠寺。焚燒道藏僞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師下火。師陞座。以火炬打一圓相曰。諸仁者。祇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人口保安寧。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煙滅。盡任伊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報恩秀嗣）

吾捨從寬禪師。臨終。問其次兄曰。佛祖父母。我今一箭射殺。二哥以爲何如。隨整襟坐蛻（報恩秀嗣）

上都華嚴全一至溫禪師。邢州郝氏子。幼聰慧異常兒。六歲祝髮。參萬松秀和尚。秀命爲侍者。凡秀偈頌法語。一聞輒了。遂得法。爲常以侍者代應對。機鋒不可犯。太保文貞公劉秉忠。薦師有經世才。世祖召見。與語大悅。留內庭。三載。多有贊益。將授以官。堅辭還山。錫號。曰佛國普安大禪師〇至元丁卯五月示疾。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茶毗舍利無數（報恩秀嗣）

丞相耶律楚材居士。遼人也。別號湛然居士。因金滅遼。公歸金。改稱移剌。時京師禪伯甚多。公獨重聖安澄和尚。常訪以祖道。屢舉古尊宿語錄中所得叩之。澄間有許可。公自以爲得。及遭憂患。求道愈亟。遂行以前所得訪澄。澄爲大翻前案。不然所見。公甚惑焉。問其故。澄從容謂公曰。昔公居要地。又儒者多不諦信佛書。惟搜摘語錄。以資譚柄。故予不敢苦加鉗錘耳。今揣公心。果爲本分事。子豈得不爲苦口。然予老矣。有萬松老人者。宗說精通。宗門大匠。公能見之。自當了公大事。公唯唯。往謁萬松。甚有契合。杜絕人跡。苦心力究者三年。乃獲印證。先是元世祖將西征。有司奏五臺等處僧徒。有能呪術武略。及有膂力者。爲部兵屬從西征。公言於上曰。釋氏之高行者。必守不殺戒。奉慈忍行。故有危身不證鵝珠。守死不拔生草者。法王法令。拳拳奉行。雖死不犯。用之從兵。豈其宜哉。其不循法律者。必無志行。在彼既違佛旨。在此豈忠王事。故皆不可以從王師也。帝從之（報恩秀嗣）

屏山李純甫居士。初特文學。好排釋老。偶遇萬松秀

和尙於邪臺。一言之下。遂獲契證。乃盡翻內典。徧究禪宗。注金剛楞嚴等經。序輔教原教等論。嘗著少室面壁庵記略曰。達磨大師西來。孤唱教外別傳之旨。豈吾佛教。外復有所傳乎。特不泥於名相耳。眞傳教者非別傳也。自師之至。其子孫徧天下。漸於義學沙門。以及學士大夫。潛符密契不可勝數。其著而成書者。淸涼得之以疏華嚴。圭峰得之以鈔圓覺。無盡得之以解法華。潁濱得之以釋老子。吉甫得之以論周易。伊川兄弟得之以訓詩書。東萊得之以議左氏。無垢得之以說語孟。使聖人之道。不墮於寂滅。不死於虛無。不縛於形器。相爲表裏。如符券然。雖狂夫愚婦。可以立悟於便旋顧盼之間。如分餘燈以燭冥室。顧不快哉。士著述甚多。開發後學。大有功於宗乘。臨終無疾。趺坐合掌面西而逝（報恩秀嗣已上六人）

順德天寧弘明虛照禪師。遂州申氏子。參仙巖因默坐聞磬聲。豁然有省。乃振錫燕之。歸義值太保劉文正公向道有契。付囑畢。乃沐浴更衣。索筆書偈云。四大無常。名爲幻身。擺手便行。入無生滅。汝當善自珍重。趺坐而逝。荼毗得舍利百顆。劉文正公入奏。塔舍利於天寧。嗣法門人子頤子淇等。二十有八人。皆堅苦特立之士。洞上一宗。斯爲盛焉（仙巖德嗣）

續指月錄卷八

續指月錄卷九

六祖下二十五世

臨濟宗

蘇州鄧尉萬峰時蔚禪師。溫州樂淸金氏子。襁褓中見僧輒微笑合掌。年十三。從演慶昇法師受業。便知向上宗乘。至杭受具戒。參虎跑止巖。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遂往明州達蓬山佛跡寺側。卓庵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潙山踢倒淨瓶公案。驀地觸發。說偈曰。顚顚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還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聞伏龍千巖長禪師直造丈室。長曰。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師豎起拳曰。者

裏與和尚相見長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長曰莫要請益受戒麽師掩耳而出明日普請砍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長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長曰我也瞎你也瞎師曰瞎瞎即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却被旁觀人決破誰知不值半文錢長謂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一日長陞座擧無風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師出衆震聲一喝拂袖便出遂卓庵於蘭溪之嵩山凡九載長嘗寄偈曰鬱鬱黃華滿目秋白雲端坐碧峰頭無賓主句輕拈出一喝千江水逆流三爲手書招之愛重彌至旋付以法衣頂相○上堂僧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四面好山擎日月一湖秋水浸靑天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仙描不就終不與君傳問如何是目前事師曰眉毛眼上橫曰莫是他安身立命處也無師曰錯認定盤星（石車乘拈曰此僧乘虛接響但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開堂拈香畢乃曰千聖難明不了因遞代相傳古到今今日嵩山重擧似鐵樹華開別是春向無影樹下打眠宏開飯店於虛空背上經行大闡宗乘塵塵刹刹全彰物物頭頭合徹斷送衲子命根不作奇特商量不作玄妙解會直得淨名杜口共贊昇平殿頭密啓咸宣至化正與麽時祝聖報恩一句作麽生道一片定光輝宇宙直教萬國奉君恩○上堂舒兩手曰大開方便門便從者裏入復握拳曰閉却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麽生良久斂僧伽黎下座○上堂三世諸佛如是說歷代祖師如是說天下老和尚如是說嵩山亦如是說若有不如是說者與他三十棒若有如是說者亦與他三十棒何故卓拄杖嵩山門下令不虛行○上堂月頭是初一光明漸漸出月尾是三十光明何處覓假饒老釋迦也道拈不出拈道出萬事畢有人道得出來道看如無嵩山與諸人露箇消息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解制上堂云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解開布袋口衲僧得自由脚頭脚底風雲起撒土揚沙輥入流遍塞虛空無影像鷺鷥元在柳梢頭畢竟作麽生取用喝○示衆擧古德云溪聲便是廣長舌

山色無非淨法身。堪笑古人猶在聲色裏作活計。要見淸淨法身太遠在。旣不在聲色裏。畢竟在甚麼處。會麼。良久云。須知更在靑山外〇中夏示衆云。達磨的的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且道性作麼生。一喝。於此直下死圖百雜碎。便見靑靑翠竹顯眞如。柳絲花紅明皎潔。風生虎嘯石龍吟。燕語鶯啼爲汝決。衲僧家。活潑潑。滿懷撒出夜明珠。獻寶波斯難辨別。放倒和衣打覺眠。一任天崩與地裂。其或未然。參〇示衆。大凡參禪做工夫者。不得安然靜坐。忘形死心。澄空守寂。昏沈散亂。須是抖擻精神。猛著精彩。急下手脚。剔起眉毛。咬定牙關。提起話頭。立地要知分曉不得。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便就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上大起疑情。疑箇一歸何處。卽將此一則公案。盡平生氣力。提在手中。如一柄鐵掃帚相似。佛來也掃。魔來也掃。邪來也掃。正來也掃。是也掃。非也掃。有也掃。無也掃。掃來掃去。掃到無下手處。無著力處。正好著力。無掃蕩處。正好掃蕩。忽然掃破虛空。突出一箇苕帚柄來。囧。元來卻在這裏。在這裏。依前卽是箇張上座。一翻翻轉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盡是自家珍寶。草木砂礫。盡是自己法身。到這裏說甚麼一歸何處。只這一柄鐵掃帚。亦乃和身放下。坐斷常寂光。超出無生界。喚作無爲無事人也。若是打不徹。透不過。切莫怱怱草草。道我會禪會道。不用參疑。我問你臘月三十日到來。從前會得底道禪。用得著麼。所以參須實參。悟須實悟。不可弄虛頭。認光影。不求正悟。須向遮裏將本參公案。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併作一箇疑團。頓在眉毛眼睫上。看定通身是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行也如是參。坐也如是參。靜也如是參。動也如是參。參來參去。通身是箇話頭。物我俱忘。心識路絕。澄澄湛湛。寂靜無爲。驀然疑團子爆地一聲。直得須彌粉碎。大地平沈。迸出一輪杲日。照耀山川。遮藏不得。那時卻來嵩山門下喫痛棒〇警衆云。大凡參學做工夫者。先將平日所知所見。人我利名。盡情掃卻。然後將本參話頭。頓在目前。行住坐臥時也參。著衣喫飯時也參。屙屎送尿時也參。靜鬧閒忙時也參。喜怒哀樂時也參。但於十二時中。心心無間。

念念相續不忘這箇話頭須是大起疑情大疑即大悟不疑即不悟悟即悟自本心明即明自本性古人云佛見法見是二種鐵圍山若有所見盡成其障所以證道歌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法雙忘性即眞此事不論根性利鈍只要信得及行得切時節到來忽然觸著磕著洞明大事祖師云我本求心不求佛法界元來無一物佛者覺也如何是覺咽呵呵方知此語實無妄也且道笑箇什麼經云心生大歡喜自知當作佛然雖如是須經大善知識爐鞴煆煉將來方可續佛慧命謹參謹參西來直指正單傳自念參疑意廓然今古上乘無別法盡皆心悟未生前○後遊姑蘇鄧尉喜其山水盤結遂駐錫焉未幾四衆咸集成大伽藍名曰聖恩○洪武十四年辛酉正月二十九日忽集衆曰老僧時節至矣即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泊然而寂門人奉全身瘞於山之西岡（千巖長嗣）

杭州天龍水庵無用守貴禪師婺之甄氏子十八歲往投里之康侯山芟染後游浙西適千巖長禪師居龍華師叩之默有所契復謁中峰本和尚羣疑頓釋旋退居嘉禾○一日忽索筆書偈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令猶昨擲筆而逝築慈濟塔院於天龍西岡師生平不畜長物寒暑一衲律身甚嚴嘗墮一齒弟子輩藏之函櫝中生舍利五色（千巖長嗣）

華亭松隱唯庵德然禪師里之張氏子祝髮受具徧叩諸方未有所契後於千巖會中聞上堂語豁然悟入嘗參石屋珙謂師曰子緣當在華亭因書松隱二字授之師遵懸記歸里築室於郭匯之陽遂名松隱足不踰閫者三載嘗刺血書華嚴有天華庭滿之異感居民爲建寶坊洎千巖遷化衆請師繼席○上堂僧問遠離松水來據龍峰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萬年松在祝融峰曰祝聖已蒙師指示列祖家風事若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日莫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師曰斧頭是鐵作曰恁麼則龍門無宿客也師曰早已點額曰若不登樓望爲知滄海深師曰你道

老僧眉毛有幾莖曰一堂風冷澹千古意分明師曰蹉過不少曰承師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曰那裏得者消息來曰賣金須遇買金人師便喝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瞖又作麼生師曰好向繡湖湖上看月明夜夜散金波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師曰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僧曰大衆證明學人禮拜師乃曰山僧數年搓得一條龜毛索子今日拈來將三世諸佛西天四七東土二三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却了也且道山河大地草木叢林森羅萬象有情無情甚處得來良久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則出出則不爲人興化道我逢人則不出出則便爲人師曰者兩箇老漢同門出入宿世冤家一人向孤峰頂上臥月眠雲一人向十字街頭揚塵簸土點檢將來二俱漏逗各與三十拄杖且道新龍峰與麼提特是賞渠是罰渠驀拈拄杖卓一卓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上堂日可冷月可熱衆魔不能壞眞說有來由無途轍六月炎炎撒冰雪文殊無處著渾身普賢特地呈醜拙是眞

說非眞說若無閑事挂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喝一喝卓拄杖○謝藏主維那上堂天無門地無戶俊快衲僧一任來去藏裏摩尼照徹十方洞裏桃花千葩競吐假劫外之春風應今時之律呂海神夜半看皺珠眼光挂在扶桑國喝一喝○結制上堂煖氣相接正在斯時深深冷灰裏撥著星兒之火向死柴頭上發機燦起亘天烈燄燒却舜若多神面皮敢問諸人作麼生回避擲拄杖下座○上堂今朝是初一龍象如稻麻有事與無事歸堂去喫茶○上堂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衆作麼生說箇見性成佛底道理良久幸是無瘡勿傷之也○結制上堂蠟人爲驗始於今日九十日中推功辨的黃面老瞿曇結住布袋頭百萬人天咸皆受屈松隱結制總不恁麼以手作搖櫓勢曰山僧卽今駕無底鐵船普請大衆同入大圓覺海遊戲去也喝一喝看取定南鍼○歲旦上堂元正啓祚萬物咸亨驀拈拄杖曰拄杖子昨夜抽條今朝吐蘂華開五葉香徧大千且道還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卓拄杖一下喝一喝○臘

八上堂。明星一見出山來。剛道娘生兩眼開。不是髑髏乾得淨。爭知春色上桃腮○上堂。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諸人脚跟下。道將一句來。以拄杖畫一畫。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示衆。佛是衆生界中了事漢。衆生是佛界中不了事人。若欲決了此事。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折旋。俯仰與人酬應處。看是什麼道理。忽爾妄想滅。知見忘。究出自家一段光明。洞徹十虛。無絲毫隔礙。始知佛與衆生。本性平等。一身清淨。多身清淨。一世界清淨。多世界清淨。無一塵不是眞如境界。無一刹不是解脫道場。所以永嘉大師曰。一月普現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攝。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來合。斯言豈欺我哉○示醫士。話頭一則耆婆藥。大藏諸經和劑方。抹過二途開口笑。不旁鍼砭起膏肓○化燈油。劫初一點光明種。猛裂工夫拶出來。瀉入碧瑠璃裏去。三千諸佛笑顏開○坐禪銘。參禪的的非細事。貴在當人發眞志。眞志不發願不堅。決定茫茫墮生死。古德垂慈何太切。教人參禪要直截。話頭一則重千鈞。盡力提持

須猛裂。進前退後知幾回。恰似冰爐煉生鐵。冰爐煉鐵眞箇難。竭盡精神豈容歇。驀然一拶火星飛。面門迸破通身熱。鉗鎚妙密始見眞。手兮眼兮用處親。就中煉出吹毛利。千將鏌鎁爭比倫。耿耿寒光耀空碧。在在處處與家國。外道天魔盡喪魂。鐵額銅頭俱失色。古今庫藏無此珍。天上人間何處覓。殷勤爲報參玄人。趁此後生須努力（千巖長嗣）

婺州清隱蘭室德馨禪師。義烏方氏子。年二十四。投伏龍祝髮。執侍數載。復力抵諸方。久之。歸覲會千巖。遷化。乃結茅城西。榜曰清隱。後聖壽虛席。四衆請師主之。孫平仲嘗過訪師。寒溫之外。不措一辭。孫曰。千巖老師見客。口如懸河。娓娓不倦。師今默然。何也。師曰。道無隱顯。爲有默然。昔吾先師。未嘗不言。然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然而未嘗不言也。孫乃擊節稱賞○洪武壬子十一月十四日。示微疾。集衆訣別。端坐而逝。留龕七日。顏色如生。荼毗五色舍利無數（千巖長嗣）○金華華山明叟昌庵主。本郡浦江人。縛茅於里之華山。往謁千巖。示以入道旨要。旋歸。晝夜孳孳不怠○

洪武丙辰十月三日。忽辭衆。說偈曰。生本無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語畢。端坐而逝（千巖長嗣已上五人）京口金山慈舟濟禪師。西竺作禮曰。某甲拏得賊來。請和尚決斷。師曰。賊在甚麼處。竺拍案一下。師往復徵詰。復曰。諸佛不說。列祖不傳。除却搖脣鼓舌。瞋目揚眉。還我到家一句來。竺默然。師曰。去翌時遊。尚有此子。善自護持（古梅友嗣）一峰寧禪師。西竺呈見解。師爲勘驗。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師子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箭九回空（古梅友嗣已上二人）杭州正傳院祖庭空谷景隆禪師。姑蘇洞庭碹山陳氏子。初見懶雲。開示法要。後於虎丘。禮石庵祝髮。會庵遷罌隱。師相隨七載。因往天目。禮高峰祖塔。憩錫歲餘。忽有省入。徑造懶雲安求證。安爲助喜○後住碧巖。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此問最親切。曰覩露堂堂時如何。師曰。途路未爲眞。曰南人如問雪。我道是楊花。師曰。喚鐘作甕。又爭得○晚年於西湖修吉山。卜地爲生壙。築室以居。名曰正傳塔院○

復自製塔銘。其略曰。嗚呼。死生一夢。骨塔奚爲。蓋表佛法流芳。蹤蹤不斷。即幻明眞。以致佛祖命脈。源遠流長矣。幻身雖滅。佛性不遷。後之來者。見窣堵崚嶒。峰巒蒼翠。鳥鳴喬木。泉瀉幽岩。不馳外境。不執內心。盡忘愛惡。陶然泰和。始知法界爲身。虛空爲口。萬象爲舌。晝夜說法。未嘗間歇。於此見得明透。得徹。如醉忽醒。廓然領悟。便見佛祖不曾涅槃。老僧不曾圓寂。大圓鏡中。覿面相見。西來祖意。兩手分付。如古師嗣雲門。青師嗣大陽。無前後。無去來。大千沙界。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懶雲和尚是景隆受業師之受業師。景隆心法。受印可於懶雲。即南極安禪師也。得臨濟正傳二十世。上泝天眞。則無極源雪巖欽。前後嗣法。亦無定規。前嗣後者。阿難嗣迦葉。後嗣前者。與化嗣臨濟。理貫古今。詣實爲主。銘曰。廓周法界。空蕩無泥。熒熒昇墜。恒無已時。佛祖垂應。爲導爲師。宿臍爲幸。値師化儀。不善弘道。隨力所宜。卒於武林。骨窆山崖。窣堵莫安。山同壽期。以幻歸幻。有爲無爲。成住壞空。斯道坦夷○師所著有空谷

集尙直尙理編行世（弁山安嗣）

金陵天界古拙俊禪師姑蘇之吳江人祝髮受具首謁石屋珙次見三衢嬾牧得禪定工夫復往叩古梅於高仰禮拜起卽依實供通打趁出如是三度被打遂結伴歸里立限壁觀九年每三年撚一指歷燃三指一日忽然嚗地乃往參福林法戰相契遂留首衆時年二十八矣衆推主席師遁跡而去留偈曰半載相依唱祖機幾番談道奉嚴威出山便說歸時路又是重添眼上眉韶光嚴壑三十餘年有平生最愛限岩谷三十年來嬾送迎之句〇洪武間奉旨剃度千僧至繁昌衆請東廬山開堂普說示衆禪之一字亦是强名云何曰參在信而已擬議卽乖開口卽錯若是發心不眞志不猛利者邊經冬那邊過夏今日進前明日退後久久摸索不著便道佛法無靈驗却向外邊記一肚抄一部如臭糟甕相似是者般野狐精直饒到彌勒下生有甚交涉眞正道流若要脫生死須透祖師關祖關透生死脫不是說了便休要將從上諸祖做箇樣子趙州老人四十餘年不雜用心爲甚麼事長慶稜公坐破蒲團七箇爲甚麼事香林老師四十年方成一片爲甚麼事乃至歷代眞實履踐刻苦用心爲甚麼事山僧今日口喃喃地引古驗今爲甚麼事諸禪德既有從上不惜身命積功累德妙悟親證的樣子何不發大勇猛起大精進對三寶前深發重願若生死不明祖關不透誓不下山如是發願之後截斷千差路頭不與萬法爲侶向長連牀上七尺單前高挂鉢囊壁立千仞寬立限期急下手脚盡此一生做教徹去若辦此心決不相賺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〇永樂丁亥復奉旨延師於天界寺終老焉（福林度嗣）

曹洞宗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禪師太原汾州陽城魏氏子禮本鄉智禪師薙染受業精修僧事服勤有年辭師遊學獨邁太行經入東魯初習教乘於演三藏德律師法席麤領大義次扣禪關廣參知識始參濟下宗師依雲峰恒和尙參請累年親蒙授記仍付衣頌次參曹洞宗師後造太原深和尙丈室復蒙印證後詣燕

京大萬壽寺。參雪庭和尚。庭問當機一句。試拈出看。師擬開口。庭曰。家產被人籍沒了也。還在這裏叫屈。師撫掌曰。誰柰我何。庭曰。這風顛漢。曰仁義道中。且與一拜。於是侍錫十載。受囑開堂少林祖刹（雪庭之門時稱二泰一膺師乃首推也）〇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祇爲分明極。翻令所得遲（愚庵）（孟云只如靈隱遷拈得出麼若拈得出何不略借一觀若拈不出河沙妙德向何處去也隔牆恩怨如何說獨抱琵琶月下彈〇龍唐柱云大小靈隱將奇珍異寶撒出當陽供養諸人了也拈拄杖云看看見之不取思之千里）〇僧參。提坐具欲展拜。師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日本欲禮拜。被和尚撐住。拜不下時如何。師曰。撐汝飯袋子到骨出。有甚麼用。曰也須將錯就錯。禮拜去也。師曰。當得甚麼。椀僧無語。師曰。有頭無尾漢〇元世祖至元己丑正月。示微疾。謂門人曰。古人坐脫立化。即不無。於衲僧分上。皆餘事也。言畢。遂掩息右脇而逝（少室裕嗣）

太原報恩中林智泰禪師。汾陽魚城溫氏子。剏粲於華嚴。崇事經律。一日喟然歎曰。大丈夫當體究大事。焉能區區於此耶。時雪庭主萬壽。師往依數載。一日論執事。以語觸庭。庭曰。有頭無尾。東西有甚交涉。師愈出語不遜。庭曰。不但無尾。師生平疑礙。一時冰釋。遂受囑累。溫研久之。乃奉詔宣任報恩〇僧問如何是萬里無寸草處。師曰。不是闍黎踐履之境。如何是出門便是草。師曰。纔動即乖。曰。如何是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住著即錯。曰。如何得不涉動靜去。師曰。徧界絕紅塵。通身無影像〇一日示疾。集衆曰。吾緣止於此。曰。汝等善自護持。當惜寸陰。勿令虛度。聞者咸相感泣。乃書偈怡然而逝（少室裕嗣）

泰安靈巖足庵淨肅禪師。保定永平張氏子。究心二十餘年。參請知識十餘輩。皆不明了。最後依雪庭淘汰有年。付以衣偈〇初主萬壽。次少室靈巖。後退席香山。上堂。白露橫江。黃花滿圃。砧聲敲夜月。蛩語泣秋風。蟬聯岸邊之樹。葉辭檻外之柯。色色現海印三昧。聲聲轉根本法輪。諸仁者。若能於斯會得。則如面對鏡。眉目分明。方可喚作半箇衲僧。猶有俗氣在。若能打破鏡來。便好與你相見。祇如相見後。又作麼生。

更有三十棒。且待別時來〇僧問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胡漢不來時如何。師曰。桃花歲歲皆相似。人貌年年大不同。曰此意如何。師曰。不因你來問山中太寂寥。且喫一頓了去。便打〇一日集衆告辭。右脇而逝。中林泰禪師爲之銘曰。撩天鼻孔。點地脚跟。心明眼正。行古顔溫。其事愈大。其志愈敦。諸方老宿。徧叩其門。受雪庭嗣。爲萬松孫。機輪迅速。電掣雷奔。高標覺樹。密固盤根。慧燈朗耀。銷鑠羣昏。全機大用。搖蕩乾坤。掀翻渤澥。踢倒崑崙。三世諸佛。一口渾吞。二邊不滯。中道寧論。三居大刹。四衆咸尊。去來絕朕。動靜亡痕。虛空爛壞。斯道常存（少室裕嗣）

和林北寺覺印禪師。上堂。良久曰。會麼。若道我有說。須無卻我舌。若道我無說。須有卻我舌。金剛推倒一堆泥。踏著秤鎚不是鐵。且道是有說無說。良久云。等閑失卻手中橈。只爲貪觀天上月〇僧參。師問。會見我雪庭老師麼。曰不曾見。師曰。瞎漢亂走作麼。曰也知和尚有此一機。師曰。拾馬糞當飯。喫有甚好腸胃。出去（少室裕嗣）

成都昭覺仲慶禪師。上堂。良久云。喫鹽添得渴。便下座。僧擱問。喫鹽添得渴時如何。師曰。吠影狗子無屎喫（少室裕嗣）

安平守讓禪師示衆。殺人刀。活人劍。是上古風規。我者裏不費磨礱。用得恰好。且道此箇把柄。從何處得來。嵩山千丈雪。熊耳一輪月（少室裕嗣）

并州太子久善禪師。上堂。舉僧問大龍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龍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師云。大龍恁麼道。山僧則不然。若有箇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向他道。山花嗐人眼。澗水毒人耳。雀不戀幽巢。龍不藏死水（少室裕嗣）

京兆華嚴覺印禪師。上堂。古人皆稱我是達磨兒孫。卻道神光依位而立。是得髓。只這些子。便是做臭皮鞋底塵垢。也做不得。何故。迷逢者少。負恩者多（少室裕嗣）

鞏昌廣嚴法興禪師。因同參印和尚過訪。師曰。許久不相見。眉毛作麼生。印曰。將謂老兄忘卻。師曰。彼中快活法。還可舉似故人麼。印曰。愁人莫對愁人說。師曰。恁麼則同條不共命也。印曰。笑倒寒山子。師曰。謝

老兄光重（少室裕嗣）

順德妙乘禪師。垂語曰。石頭和尚。不識好惡。說甚明中有暗。洞山老漢。被他語脈轉。說甚五位正偏。牽得後世子孫。落在這等葛藤裏。擺脫不去。僧問。和尚何不斬此葛藤。別開一路。師曰。幽州猶自可。最苦是新羅（少室裕嗣已上十八人）

燕京鞍山月泉同新禪師。從鞍山堅公剃落。能以苦行事衆。忽一日聰慧頓發。與同行人敘所得。衆雜笑之。師憤甚。以偈書壁而去。偈曰。氣宇衝霄大丈夫。尋常溝瀆豈能拘。手提三尺吹毛劍。直取驪龍頷下珠○師謁淸安方公。方問。欲窮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進前叉手立。方曰。爭柰脚跟不點地。何師拂袖便出。次參林泉倫公。遂承印記。尋受請靈巖倫爲引座。師一音纔唱。萬衆歡呼。能於言下得旨者甚衆○示寂說偈曰。來無所從。去亦無方。驀豎拳云且道者箇還有窒礙也無。放拳曰。撒手縱橫雲天蒼蒼。瞑目而逝（林泉倫嗣）

關中林禪師。僧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木人夜半打鍬。纔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蠹僚怕見秦臺鏡。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木童土偶笑哈哈。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忿怒那吒擘八臂。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拄杖風前還自篤（報恩秀下復庵照嗣後同）

十方逍禪師。僧問。逢橋拆橋時如何。師曰。那討這般人。曰。師意如何。師曰。從來好手不彰名（復庵照嗣）

嵩山法王暉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境。師曰。五乳峰前雪氣深。曰。如何是法王人。師曰。嵩山頂上揷天鼻。曰。人境交參時如何。師曰。看取令行時（復庵照嗣）

泰安州靈巖復禪師。示衆。三十年後大有人疑著。僧問。如今便疑著時如何。師曰。平地無因得喫交（復庵照嗣）

護國圓禪師。僧問。國如何護。師曰。寰中天子勑。曰。佛法何在。師曰。端坐受供養（復庵照嗣）

崇孝普禪師。見山門因雷雨乃呵呵大笑曰。痛快平生在此。日奴兒婢子共殷勤（復庵照嗣）

淨土里禪師。僧問。如何是淸淨佛土。師曰。莫作穢汙。曰。如何是穢汙佛土。師曰。徒自分疏。曰。師意如何。師曰。鐵樹花開不識春（復庵照嗣）

汝州寶應海禪師一日病起僧問日面佛月面佛意旨如何師曰山益高兮水益深進曰覓起處不得時如何師曰良醫拱手處法身別有源（復庵照嗣已上八人）

順德天寧仲復子顏禪師別號虛舟寧津人姓楊氏禮天寧虛照禪師下髮參悟得旨名重廟廷元世祖欲及之師堅執不從錫賚書開堂本寺〇僧參師退身便入曰外面有賊僧禮三拜師復顧曰作賊人心虛參堂去（天寧照嗣）

太保劉秉忠居士瑞州人字仲晦初名侃法號子聰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以養其親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刀筆吏耶既棄去隱武安山投天寧照禪師爲僧力參有省俾掌書記元世祖征雲南渡江攻鄂每贊以不殺爲德凡克城擒敵全活無算雖位極人臣而猶齋居蔬食不改舊服一時通稱爲聰書記〇至元十一年八月索筆書偈曰吾不負世世不負我吾之於世如水中月如空中花花沈月落是箇甚麼咄擲筆趺坐而逝（天寧照嗣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九

續指月錄卷十

六祖下二十六世

臨濟宗

蘇州鄧尉寶藏普持禪師參萬峰蔚和尚徹證大法蔚付以偈曰大患肋下痛還舉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師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〇僧慧昱參具述悟由師斥之曰佛法如大海相似轉入轉深那裏泊在者裏（石車乘拈曰寶藏禪師雖用惡辣鉗鎚祇是臭氣深重若是金粟待他眉毛動定劈脊便棒直使赤灑灑地快活平生）〇一日室中慧昱侍立師問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昱向前問訊叉手而立師呵曰汝在此許多時猶作者般見解昱遂發憤力參至第二夜驀然徹證詣呈方丈師視而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影昱既受囑師以偈送之住山偈曰見得分明不是禪竿頭進步絕言詮發揚祖道吾宗旨更入山中二十年（萬峰蔚嗣）

武昌九峰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人族姓陳年九歲從本郡寶林無極綫公出家剃染後一字不識執

苦經年。又自覺大事未明。義學無益。往諷無聞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遂入嵩山住靜。苦心研究。一日有省。述偈曰。數載東山昏霧濛。凭欄終日待晴空。夜來忽起霜天月。萬象全彰一鏡中。由是奮志徧參。後抵姑蘇。見萬峰於鄧尉。頓於喝下領旨。蔚卽付以偈曰。五派傳來臨濟宗。入門一喝露全鋒。老婆心切能容易。試看泥蛇化作龍○一日蔚舉牛過窗櫺公案令頌看。師曰。頭角崢嶸四足蹄。遍身過隙月沈西。當機若解翻身去。哮吼一聲更不疑。蔚亦以偈證之○後回寶林。道風遐著。繼住九峰。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賓天。楚王延聘諸山名衲。集於洪山。見師道容驚異。特留邸館。深談法與。請叩彌篤。遂建刹延師居之○上堂。師問衆。如何是達磨西來直指一句。衆無語。師代曰。五乳峰前談少室○洪武十七年。高皇帝欽師道範。召見便殿。賜坐。應對稱旨。禮遇優渥。欲留主京刹。師立辭。命中官送還九峰⊙二十九年。高皇帝親製懷僧無念詩文一軸。幷緘松實松花。復命中官齎送山中。踰慰諄切。勑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

月。定慧穩若巍山。暫來一見。此去常懷。懷之不已。茲特遣人就見。齎有松實松花之供。兼以詩文勞之。師亦以偈進曰。萬機之下究眞玄。百草頭邊佛祖禪。毛孔徧含塵剎土。毫端現出性中天。定回坐看雲橫谷。行樂閒觀石涌泉。林下衲僧何以報。祝延聖壽萬斯年中官回奏。上大悅○永樂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集衆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年。踏翻華藏海。依舊水進天。泊然而逝。奉全身塔於師子巖。諡淸福廣慧禪師。遣官致帛。命詞臣撰塔銘（萬峰蔚嗣）

果林首座。僧參次。師擲下蒲團。汝試道看。僧曰。只此消息本無言說。破蒲團上。地迸天裂。師曰。且道裂箇甚麼。僧擬議。師便打（萬峰蔚嗣已上三人）

建昌黃龍壽昌西竺本來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七歲出家。十三參一峰寧。切究己躬大事。一日頓覺身若虛空。心絕邊表。行住坐臥。不知是誰。忽聞人誦淸淨經云。內觀其心。心無其心。豁然有省。作偈曰。幾年外走喪眞魂。今日相逢迴不倫。身伴金毛石獅子。回頭呑却鐵崑崙。乃再參寧。寧垂語曰。僧堂有箇首座

也。無道却說有道。師曰。如何說。寧曰。空手把鋤頭。云云。師曰。某甲却曉得。寧曰。如何是佛。師曰。空手把鋤頭。寧喝曰。此了事人話。你敢胡說。乃扭住曰。你祇今還悟得麼。師曰。天然之道。豈有悟乎。寧曰。且去。晚下普集。爲汝抉斷及晚衆集。寧厲聲曰。今老僧舉話如何。師曰。舉起甚分明。不與和尚道。寧喝曰。既分明。因甚不道。師曰。與和尚道了。寧乃痛打。師推倒。寧拂袖而去。次日復見。寧曰。老僧棒下。有一步工夫。你若分曉。佛祖也不柰你何。你好生諦當去。用心若不得此。從生至死。也祇恁麼。復示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獅子今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箭九回空。師遂往寶溪江東。卓庵以居。七年方得發明。時寧已示寂。乃往金山見慈舟濟。濟曰。聞你當初法嗣一峰。師曰。是喫他三十痛棒。文書久已到手。今日特來和尚處討箇印子。舟指瓶花。俾作頌曰。當機撥破乾坤骨。撒隨漫空瑩絕瑕。驚得淨瓶開口笑。常敷劫外四時花。濟曰。諸佛不說。諸祖不傳。除却搖脣鼓舌。瞬目揚眉。舉手動足。還我到家語來。師乃默然。濟曰。去罷

時逝。賢聖隱伏。尚有此子。龍天爲我大作證明。從此向去。眞實操持。還他末後。得大受用。若是輕自暴殄。孤我付囑。龍天爲我翦除。師拜起曰。謹遵嚴命。濟又曰。古人到這般田地。深入巖谷。保養聖胎。三十年不許開口。直得嘴邊生白醭。人天推出。不得已說一言半句。扶持末運。師乃珍重而去〇歸隱劍江壽聖。後寧王聞師道邁。遣使三請。師不赴。又呈偈問道。師答以進修之要〇永樂四年。住新城壽昌。上堂。天日高明暑漸隆。榴花噴火耀庭中。衲僧眼裏眞機露。無位眞人覿面逢。直下知端的。擬議隔千重。要達己躬事。黃龍最上峰〇上堂。花燦爛。日輪紅。心法昭彰觸處通。衲僧鼻孔尖頭下。浩氣騰騰宇宙中。眼空四海無家計。祇這拄杖子在手裏。要西便西。要東便東。卓拄杖下座〇小參。了了了。一片長空光皎皎。休休休。雲自高飛水自流。豁眼通身無向背。十方沙界任遨遊〇後杉關福田寺廢。請師重興。工將畢。一日焚香趺坐。索筆書偈曰。這箇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顛顛倒倒任隨流。是聖是凡人不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澄

空。風淸月皎。擲筆而逝。門人奉全身於法堂。仍塔爪髮於壽昌西北之禪甚嶺（金山濟嗣）

東普無際明悟禪師。蜀之安岳通賢鎭莫氏子。年二十棄家。初未遇人。習坐禪入定工夫。後住樓山。訪淸菩薩。淸舉趙州無字話。師於當下有省。自此靠箇無字。如一座須彌山相似。行住坐臥。常在定中。一日坐次。忽然光明洞照。無一毫可得。占偈有虛空包不住。大地載不起之句。參古拙俊和尚。禮拜次。俊謂侍者曰。者僧有福德相。拈拄杖靠椅坐。命師供說行腳。師爲直敘。俊曰。你且去。我不知你者樣工夫。一日復上方丈。俊震聲一喝。拈拄杖作打勢。師呈身就棒。俊曰。我棒頭有眼。不打者般死漢。拽拄杖便出。師拱立不動。俊復還坐。驀劄問曰。大地平沈。你在甚麼處。師曰。全露法王身。俊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速道速道。師曰。不道。俊曰。因甚不道。師曰。亘古亘今。俊曰。亘古亘今。即且置。你在西川。什麼物。恁麼來。師不語。良久。俊曰。啞子得夢向誰說。一日俊爲更號無際。師曰。恁麼則無際亦未在。天下老和尚。盡向者裏成道。歷代祖師。盡向者裏成佛。即今有說佛說祖底出來。盡教遣出門去。不如某甲者裏鼾鼾打睡。俊笑曰。者漢此後不受人瞞去也〇師嘗有走馬燈偈曰。團團馳走不停留。無箇明人指路頭。滅卻心中些子火。刀鎗人焉一齊休〇僧善堅參。自陳行腳工夫。做到理窮情盡。十方坐斷。凡聖不容。心同太玄。了無一法。即如來淸淨覺地。是則和尚證明。不是求和尚開示。師云。那箇是如來淸淨覺地。僧近前叉手云。某甲自性。師云。我難與你證明。僧云。我是。和尚道未是。和尚悞我。我未是。和尚道是。亦爲和尚悞我。師云。何不別處去。僧云。天下有過我者。我不踏老和尚門戶。師云。子實我到家徒弟。僧正目不顧。師云。許你許你。僧亦不顧。師云。我道許你。更疑什麼。子亦如是。吾亦如是。僧近前大展三拜。師云。子將從前做工夫處學似一徧。供養大衆。僧乃供說如上做工夫。至見諦處。叉手默然。師云。子見諦如何與我不同。僧以兩手大展云。者箇非別。師云。者箇還著言句也無。僧云。實無一字。師云。只此無一字處。吾爲汝證明已竟。子可深山茆蓬下。飢餐

渴飲。任意消遙。爲子安號古庭。庭乃禮別。師云。子別到恁處去。庭云。佛祖行不到處。師云。還許人來否。庭云。坦然無礙。師云。從上古人。阿誰有超祖之智。庭云。黃檗。師云。子見黃檗麼。庭云。縱是黃檗。也須擯出。師云。敢在我這裏說大話。庭云。正眼無私。師云。觀子之見。智過於師。今付汝袈裟拂子。珍重珍重。庭掩耳而出（天界俊嗣）

杭州虎跑性天如皎禪師。四明周氏子。七歲患腸癰。醫剜生蟾蜍以治。師見。惕然曰。物我皆命。柰何害之。奪而縱去。父母奇之。曰必佛種也。乃命出家。後謁古拙俊和尚。因推簾見月有省。乃曰。元來恁麼。翌旦趨見俊。便震聲一喝。俊曰。如貧得寶耶。師曰。寶旣不得。卽非寶。俊曰。還何如。是師趨前問訊。叉手而立。俊曰。還我向上一句來。師便掩耳而出。復呈偈曰。午夜推簾月一灣。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覓。只麼怡怡展笑顏。俊爲助喜○後住武林虎跑。臨終示衆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相身心柳上煙。惟有死生眞大事。慇懃了辦莫遷延。大衆且道。如何了辦。良久曰。吾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澗水聲。語畢怡然而逝（天界俊嗣已上二人）

揚州素庵田居士。世爲江都名族。以弟子員屢試不第。遂一意空宗。猛力參究。時何密庵太守。唱道東南。士爲入室高弟。鉗鎚久之。頓付心印。士乃手握竹篦。勘驗僧徒。四方來學。無不仰素庵爲現在古佛。通國稱田大士而不名。○示衆。近來篤志參禪者少。纔提箇話頭。便被昏散二魔纏縛。殊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信心重。則疑情必重。疑情重。則昏散自無。○示衆。大海不宿死屍。虛空不著五色。火聚不藏蚊蚋。無住法中。不立迷悟。如今參禪的。將光影門頭自相覆。卻入地獄如箭射。○示衆。舉張九成居士謁善權清禪師。問曰。此事人人本具。箇箇圓成。是否。清曰。然。士曰。因甚某甲無箇入處。清出袖中素珠示之。士俯仰無對。清復袖之曰。是汝底。拈取去。纔涉思惟。卽不是汝底。士悚然。一夕。如廁究柏樹子話。忽聞蛙聲。卽有契入。今日舉揚箇事。汝諸參學人。切莫作談玄說妙會。亦莫作思維卜度。曾到那及時及節去處。是然

囫地去也且道時節一句又作麼道○僧參問補陀路向什麼門出士曰上座即今從什麼門入僧曰抑勸入作麼士曰看脚下僧擬頭進前三步士曰錯僧便退後三步士曰且道是你錯是我錯僧曰未舉已前早知錯了也士曰正好喫棒在僧無語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僧誦經次士問誦什麼經僧云法華士云法華經六萬字那箇字有眼僧罔措士便打○僧入門便拜士喝快走僧再拜士云你討甚麼碗僧喝士便掌○士居城之田家巷以宅爲庵四方參扣之士曰擁座下一日與衆禪人茶話忽然擲盞合掌別衆而逝（何太守嗣○法嗣和庵忠四明堪頤庵眞共三人皆各演化一方而眞公法裔最盛燈傳五世代出偉人嘉隆以前臨濟有揚州田大士一宗盛行大江南北云）

曹洞宗

西京少室寶應還源福遇禪師霍州靈石王氏子依邑之兜率薙落徧遊講肆雄辨如流聞少室泰禪師道眼圓明投依參究泰曰我舉拂子你便向拂子上會我縱良久你便向良久處會如何透得本分事師面熱汗下一日聞泰上堂舉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語師穎悟即承印可密付衣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大意師曰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曰此猶是聲色門頭事師咄曰賣私鹽漢○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雖有尊貴分不是尊貴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不同金榜貴終是老朝臣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歷盡艱辛苦方得覲堯天曰如何是化生王子師曰與父無異體權操閫外機曰如何是內生王子師曰長在深宮內咫尺面龍顏曰向上一路又且如何師曰沒弦琴有韻人天那得聞○仁宗皇慶癸丑十月師無疾而化門人奉全身塔於少室祖塋（少室泰嗣）

濟南靈巖秋江潔禪師僧雪軒成參師問何處來成曰青州來師曰常得青州布衫來麼成曰是似和尚了也師曰三十棒且待來時成拂袖出師曰此子得證悟矣俾參堂去○一日成遠造丈室師望而喜曰金鎖玄關打開了也成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師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少室泰嗣已上二人）

西京寶應月巖永達禪師汾州劉氏子祝髮於州之天寧每以出生死爲策勵南詢參扣聞靈巖肅和尚法雷遠震乃往依侍肅一見器重親炙積久遂入閫奧乃日發語由師行之在已遂之泰安閉關道俗堅請不得已而起住寶應上堂鹿門老人道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如是眼看如是經千萬億劫無有間斷後萬松老直得計窮力盡道箇看不易諸人還看讀得麼須知這一卷經阿誰不具這一隻眼誰人不圓要長則十萬億劫難盡要短則一刹那頃便周寶應今日不惜眉毛爲諸人拈出乃彈指一下曰看讀了也諸人切莫錯過良久擊拂子曰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乃擲拂子下座（足庵肅嗣）

封龍古巖普就禪師溥陽劉氏子參靈巖肅和尚肅以本分鉗錘重加煅煉付以大法封龍堅請出世師勉受焉〇僧問如何是類墮師曰不是披毛帶角底曰如何是隨墮師曰不是聞聲見色底曰如何是尊貴墮師曰不是斷聲色底曰恁麼則如何名墮師曰鴈過長空影沈寒水曰古人道三墮是了事人病既是了事人如何有病師曰祇爲了事曰此病何時得愈師曰直待無身此病卻除因示頌曰重重金鎖早敲開三處悠然獨往來鴈過長空無繫著影沈寒水任渠猜〇後歸隱靈棲未幾示寂大德六年賜妙嚴弘法大禪師之號塔於封龍之陽（足庵肅嗣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十

續指月錄卷十一

六祖下二十七世

臨濟宗

杭州東明虛白慧旵禪師族王氏祖貫湖廣父爲丹陽稅課副使遂家焉幼穎悟不類常兒年十四往從妙覺湛然受業一日作務次然問汝在此作什麼師曰切蘿蔔然曰你只會切蘿蔔師曰也會殺人然引頸師曰降將不斬然異之會然遷撫之疏山師聞唯

菴唱道松隱將往叩其心印至一小菴自誓曰我今若不徹證決不復同遂禪定六日方出定擧首睹松豁然有省自此晝夜危坐端如鐵幢故諸方號之爲昆鐵脊後抵姑蘇鄧尉謁果林首座座指令參寶藏持和尙發憤咨參寢食俱廢一夕豁然徹證述偈曰一拳打破大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涌出一輪紅持笑曰然雖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受囑辭去於天目之平山堂結侶坐千日長期期滿至昭慶受具○一日至安溪古道山見峯巒秀拔遂有終焉之志一住三十載影不出山道風遠播宿衲爭趨座下拓基營繕成大精藍宣德乙卯賜額東明禪寺復命度僧以奉香火檀施委積師復損餘貲往修淨慈大殿○正統六年辛酉六月二十七日忽集衆敘謝訣別衆請偈師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用得者幾句閒言語至二十九日辰時跏趺而逝荼毗舍利無數塔於東塢（寶藏持嗣）

建寧天界雪骨會中禪師僧參次師問從何處來僧曰遍塞虛空都無來去師曰既無來去阿誰拕皮袋到者裏僧曰內外俱空皮袋何有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西來豈有意耶師曰臘月三十日到來向何處安身立命曰信脚踏翻乾坤獨露師乃示以偈曰的是金毛親出窟法輪掉轉入塵來一聲驀地迸空吼野犴聞之腦裂開（福田來嗣）

金陵大岡月溪澄禪師參東普無際悟和尙有省悟臨寂有付法偈曰我無法可付汝無心可受無付無受心何人不成就○師繼席東普有僧本善向師求證師曰佛法不是鮮魚怕爛却那日惟東敲西擊暗垂勘驗而已善一日侍師園中坐次師曰你向來看甚麼話頭善曰無字師曰如何是無字善曰如今看來恰似口金剛王寶劍師曰如何是金剛王寶劍善曰寒光燄燄燿古騰今師曰還我劍來善曰擬動則犯他鋒鋩師曰橫按當軒時如何善曰佛來也殺祖來也殺師曰老僧來濟善曰亦不相饒師曰殺後如何善曰且喜天下太平師曰畢竟如何是無字意善曰贓賊分明師曰賊即且置還我贓來善曰六六三十六師曰未在更道善曰夜短睡不足日長飢有餘

師曰牛過窗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善曰了無一法當情瞥爾通身露地師曰你即今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善曰何處不稱尊（無際悟嗣）

舒州投子楚山幻叟荊壁紹琦禪師蜀之唐安雷氏子年九歲從玄極通受業首參無際一日聞板聲有省復徧叩月溪海舟諸老咸稱賞之○正統六年再參無際際問數年以來在什麼處住師曰廓然無定際曰有何所得師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際曰者是學得來底師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際曰莫落空耶師曰我尙非我誰落誰空際曰畢竟是作麼生師曰水落石出雨霽雲收際曰莫亂道只如佛祖來也不許縱儞纔吞藏海現百千神通到者裏更是不許師曰和尙雖則把住要津其柰勞神不少際拍膝一下師便喝際曰克家須是破家兒恁麼幹蠱也省力師掩耳而出至晚復召師詰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說來看師從實具對際曰還我無字義來師呈偈曰者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翻成特地使人疑際曰如何是汝不疑處師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際曰未在更道師曰頭頂虛空脚踏實地際乃鳴鐘集衆畀以袈裟拂子○後出世天柱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澗雲歸晚山高日出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頷下眉遮眼腮邊耳搭肩曰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雲甑炊松粉冰鐺煮月團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海神撒出夜明珠曰學人不會師曰文殊失却玻瓈盞問如何是佛師曰生鐵秤鎚曰如何是法師曰石頭土塊曰如何是僧師曰黑漆拄杖○景泰五年遷投子上堂僧問遠離皖山來據投子海衆臨筵請師祝聖師曰鼎內長生篆峯頭不老松曰祝聖已蒙師的旨投子家風事若何師曰提瓶穿市過不過賣油翁曰只如祖師道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還端的也無師曰雖然眼裏有筋爭柰舌頭無骨曰趙州道我早猴白渠更猴黑意作麼生師曰不因弓矢盡未肯竪降旗問和尙今日陞座說法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麒麟步驟丹青外優鉢華開烈燄中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雪消山頂露風過樹頭搖問寶劍未出匣時

如何。師曰神號鬼哭。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佛祖吞聲。曰出與未出時如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僧提起坐具。師便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毒蛇頭上揩痒。猛虎口裏橫身。也須是恁般人始得。適來者僧。大似一員戰將。敢來者裏奪鼓攙旗。惜乎龍頭蛇尾。死在棒下。若解轉身活路。自然不犯鋒鋩。所以道。弄蛇須是弄蛇手。不會弄蛇蛇齩殺〇舉法燈示衆。山僧本欲深藏岩穴。隱遁過時。蓋爲淸涼老人有未了公案。不免出來爲渠了。却時有僧問。未審淸涼老人有甚不了公案。燈拈拄杖便打。曰祖禰不及。殃及兒孫。僧曰。過在甚麼處。燈曰過在我。殃及你。師曰。大凡宗師出世。先要拈出己見。然後方可定斷古今。看他法燈如此作略。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幻叟今日。亦爲鼈骨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渠了。却若有問鼈骨老人。有甚不了公案。應聲便喝。眼目定動。連棒打出。大衆。山僧恁麼提持。且道與法燈用處。還有優劣也無。若緇素得出。許他是箇同參〇上堂。衆集。師斂衣就座。良久。曰大衆分明記取。便下座〇師到菜園見冬瓜。問園頭者箇無口。因甚長得如許大。頭曰。某甲不曾息惰一時。師曰。主人公還替你出些力氣也無。頭曰全承渠力。師曰。請來與老僧相見。頭便禮拜。師曰。者猶是奴兒婢子。在頭轉身拈篾縛架。師乃呵呵大笑。同顧侍者曰。菜園裏有蟲〇天順間。由匡廬歸蜀。韓都候於方山。迎師住持〇成化九年三月望。將示寂。衆請末後句。師展兩手曰。會麼。復曰。今年今日。推車撞壁。撞破虛空。靑天霹靂。阿呵呵。泥牛吞却老龍。珠澄澄性海漚華。息泊然而逝（無際悟嗣）

雲南古庭善堅禪師。本郡昆明人。首參無際悟和尚。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苦心窮究十載。方得透脫。後於隘恩求悟印證。悟曰子見處。如何與老僧不同。師展兩手曰。者箇非別。悟頷之。一日辭悟。悟曰。甚處去。師曰。十字街頭訶佛罵祖去。悟曰子還來否。師曰。不違和尚尊顏。禮拜便行。初遊金臺。止大容山。復南還住金陵天界。遷皖桐浮山。示衆。舉汾陽無業禪師曰。古德道人。得意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煑飯喫。過二三十年。名利不干懷。財寶不爲念。大忘人世。隱跡

岩叢。君王召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吾輩貪利愛名。泊沒世途。如短販之有少希求而忘大果。師曰。誠哉是言。我等惟掠虛頭。妄自尊大。無明三毒。潛結於心。逆惡境緣。知無解脫。據實而論。且莫管你是知識非知識。除却一切施爲動靜語默文字。生死到來。畢竟作麼乇脫去。不得認著箇死搭搭。向艮久處妄想。不得執著箇轉轆轆。向活脫處狂蕩。但有絲毫差別見覺。直饒脊梁生鐵鑄就。機辯懸河瀉水。未免閻老子。打入阿彼彼阿吒吒。八寒八熱。萬死萬生。灼然灼然。擘拂子。昨夜蟭螟吞六合。虛空撲碎落岩前。復召大衆珍重〇示衆。若論向上一著。了無別說。惟當人本自具足。文字經論。且無放處。近來諸方學者。盡被古人舌根埋沒。不能決志透脫。開口處情塵知見。學解聰明。於自受用中。確無的實。似者等豈非自喪己靈。爾若不信。有日病來。將所學所抱抵將不去。那時方悔錯用心力。學者既是實爲生死行脚。豈可高心執見。聞恁麼說。便憤志決透去。乃思前算後。便拌此生。大捨身命。做大休歇工夫。當知此非小因緣。必猛利方能入劄。且諸方諸宿說做工夫。於自究竟處。或一年半月一月。或三年五載。有些見解。所聞師家學似。或看冊子。便認著業識做模樣。生大我慢。便效古人行棒下喝。瞬目揚眉。學者不知被他惑了。此箇樣子正是生死無明。若或眞參實證。却不恁麼。要向本分中緜緜密密。下死志做將去。莫論年久歲深。一念子攪之不開。蕩之不散。時節到來。荳爆冷灰。天翻地轉。打破疑團。虛空粉碎。方是自己大光明寶藏。大受用處。自然頭頭無礙。物物全彰。了無一法可當情。說者邊那畔。通明透徹。凡情聖解。宛爾一如。盡十方世界。森羅萬象。總諸佛淸淨無礙三昧。到恁麼田地。說甚麼文字情解。根根塵塵。悉是大光明寶所有時遍。十方諸佛光明。入一微塵光明。一微塵光明。現十方世界諸佛。諸佛非來。我亦非動。寂寂如如。無彼無此。諸佛具大淸淨無礙三昧。大解空寂滅三昧。大不思議海種種三昧。乃至不可說微塵刹。數刹塵塵刹。一一具足。十方諸佛定慧三昧。於一毫不從外來。嗟夫。學者於初立志處。擔肯一担經書。字句。口耳。傳習

爲其已見。認爲古人用處。古人却不如此。語默動用。別有生機。豈等閑共與卜度。須是具大根器者。聞必敬信生難遭想。其或我慢矜高。退之遠之。珍重○師既老乃歸昆明之古庭示寂。一時古庭與盤龍南北並峙。至今二大士之肉身存焉。門人一貫。編師語錄幷山雲水石集行世（無際悟嗣已上三人）

佛跡頤庵眞禪師。遊歷諸方。多所契入。後參揚州田素庵居士。爲入室上首。得獲付囑○住後示衆。靑山疊疊。綠水滔滔。於斯會得。獨步高超。雖然也是尋常茶飯。古人道。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語不驚衆。陷於流俗。若向擊石火裏辨緇素。掣電光中明殺活。可以坐斷千差。壁立萬仞。諸兄弟還知有恁麼時節也無。今時諸方說禪浩浩。盡謂脚跟點地。鼻孔撩天。究竟具正眼者。落落罕聞。所以偏正不一。各立異端。堅執已解。弗通實理。所謂正法難扶。邪說競興。古人道。信有十分。則疑有十分。疑有十分。則悟有十分。可將盡平生眼裏所見。耳裏所聞。惡知惡解。奇言妙句。禪道佛法。貢高我慢等心。徹底傾瀉。莫存毫末。只就未明未了公案上。距定脚跟。竪起脊梁。無分晝夜。無參處參。無疑處疑。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獃椿椿地。却如箇有氣底死人相似。心隨境化。觸著還知。打破髑髏。不從他得。豈不慶快平生者哉（田素庵居士嗣）

伏牛物外無念圓信禪師。金臺高氏子。九歲出家。長而受具。首見無際悟於隆恩。有省。歸而牛山結茅。復詣繁昌參月幻。幻問何處來。師曰牛山。幻曰人在者裏。牛聻。師曰覿面不相識。全體露堂堂。幻曰雖然如是。頭角不全在。師曰某甲今日山行困。幻復拈起竹篦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上座作麼生。師曰有勞神用。幻曰未在。更道。師便進前奪竹篦擲於地。幻軒渠大笑。師曰某甲罪過。便作禮。幻乃撫而印之。師菴居三十載。開法伏牛○僧問龐居士道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某甲今日請和尚彈。看師欬嗽一聲。僧曰不會。師曰鐘作鐘鳴。鼓作鼓響。僧曰意旨如何。師曰馬大師去世久矣○問如何是卽心卽佛。師曰富兒易驕。曰非心非佛。又作麼生。師曰窮坑

難。滿曰。某甲不會。師曰。若道卽心卽佛。大似好肉剜瘡。若言非心非佛。何異灸瘡加艾。直饒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也。是平地喫交。且道畢竟如何。坐來拭几添香火。粥罷呼童洗盋盂（月幻法嗣）

曹洞宗

鄧州香嚴澹拙文才禪師。平陽臨汾姚氏子。生有異質。見僧則合掌作禮。不類常童。長依絳明福嚴普公出家。嘗讀證道歌。至幻化空身卽法身之句。欣然契悟（愚菴盂云。若向者裏悟去。披毛戴角有日在○龍唐柱云。不離花下路。便見洞中春。會麼。山僧借手行拳去也。乃擧長蘆上堂云。幻化空身卽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且道香嚴悟底與長蘆道底。還有差別也無）○乃謁還源。呈所解。源曰。祇如道君不見是指阿誰。師曰。覿面親呈。更無回互。源曰。墮坑落塹漢。作恁麼語。師曰。和尚作麼生。源曰。汝口嚌。師曰。勘破了也。源可之○泰定甲子主祖庭。尋隱香嚴。詮釋般若心經幷華嚴法界觀。僧問如何是理法界。師曰。虛空撲落地。粉碎不成文。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三冬枯木秀。九夏雪花飛。曰如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淸風伴明月。野老笑相親（崇先奇云。香嚴老人只知指疆蹤界。不覺通身水泥。者僧份卽會也。是紙上富貴。若是四法界。未夢見在○白巖符云。盡謂香嚴老漢被者僧扯入葛藤窠裏。東兜西搭。殊不知善言者言滿天下無口過。還知者老漢舌根不動處麼。良久云。切忌道山僧饒舌）○至正壬辰。師年八十一。夕沐浴更衣。呼門徙申誡敎。且曰。吾死火之灰揚可也。翼日吉祥而逝。葬全身於雪庭塔右（少室遇嗣）

◆徙疑徒

熊耳空相珪禪師上堂。我若喝。汝便作喝。會到處信口胡喝亂喝。我若棒。汝便作棒。會到處胡棒亂棒。我若除却棒喝。敎他向本分中道一句子。他便作女子拜。不是揑兩句鬼話出來。便如啞羊相似。如此等輩皆是狂狗逐塊。何曾夢見有獅子奮迅的牙爪。驀喚云。者裏還有獅子麼。試弄弄爪牙看。一僧出。師便打曰。逐塊尋香未爲好狗。僧擬對。師又打曰。棒折也未放你在。曰。恁麼則雲殿路絕也。師曰。是你上天無計。怎怪我雲殿路絕。乃連棒打逐出曰。寄與天下亂統漢（少室遇嗣）

嵩山龍潭深禪師上堂。山僧當年於般若經顚倒夢想處。得箇究竟涅槃。然後知一切聖賢皆以究竟涅

粲成了箇顚倒夢想及乎見我遇老和尙問他古塚不爲家如何是禪老和尙曰此是死語山僧道如何是活語被老漢劈面一掌曰得恁麼死郞當山僧擬對又被老漢一掌山僧當時不覺如暗得燈乃大宜曰此囘不是夢眞箇是廬山今日山僧不敢昧却本源特爲諸人也須恁麼親見一囘始得乃拍案一下云噫山僧今日太殺逗漏（少室遇嗣）

嵩山龍潭端禪師僧問如何是少林宗師曰九重淵底起神龍曰如何是曹洞宗師曰百刦寃家狹路逢曰如何是臨濟宗師曰無口人呑栗棘蓬曰如何是雲門宗師曰手提寸鐵走西東曰如何是潙仰宗師曰龜毛慣縛樹頭風曰如何是法眼宗師曰喜把金樽勸醉翁曰如何是千聖不傳宗師曰現鐘不打何處鍊銅（少室遇嗣）

洛陽天慶江禪師僧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鬼神茶飯曰古鏡已磨時如何師曰魔外寃仇曰銀椀盛雪時如何師曰眼見卽瞎曰明月藏鷺時如何師曰動卽禍胎曰不見不動時如何師曰推出者死漢曰乞師更垂方便如何轉身師曰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少室遇嗣）

嵩山永泰祥禪師堅上座典客師曰今日有甚客來堅曰憧憧不絕不過是胡張李黑師曰你還揀擇得出麼堅曰一味教他喫茶去師曰儱侗漢奴郞不辨怎消得常住物曰推和尙命師曰呑鐵丸去堅笑曰和尙亦恁麼師打曰你亦恁麼那（少室遇嗣已上六人）

盤山遇禪師上堂諸方尊宿皆好舉話接待衲僧山僧今日效顰也舉一則供養大衆良久云莫怪空疏便下座復顧謂侍僧云拄杖在侍曰在者裏師曰各各自領取一頓（寶應遠嗣）

太原斌禪師上堂以手屈指數之曰西天四七東土二三算到一千七百總出我者指頭不得噫罷罷得歸去時且歸去莫落他人指數中（寶應遠嗣已上二人）

金陵天界雪軒道成禪師雲州趙王之遠孫也父徒居保定遂家焉年十五出家受具已結三人爲侶在靑州土窟中密究單傳之旨忽有老人貌甚奇古謂曰汝三人忘苦辛甘澹泊究明向上大事他日必作

法門棟梁。師叱之曰。既作棟梁。乃居士窟耶。老人曰。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言說而隱。師益自勵。聞秋江潔公。大弘曹洞宗旨於齊之靈巖。遂往禮謁。潔問師何處來。師曰。靑州來。潔曰。帶得靑州布衫來麼。師曰。是似和尚了也。潔即肯之。俾參堂。久之疑情冰釋。徑造丈室。潔曰。金鎖玄關。打開了也未。師曰。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潔頷之。囑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能弘吾道者必汝也○洪武十五年。天下郡縣開立僧司。統領釋教。師應選。道契親王。睿眷尤篤。三十年秋八月。召師至殿。命住天界。師奏不會佛法。上製詩一首鐫於金榜懸諸法堂。曰不答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座從前數歲年○上堂。白雲萬頃卷舒。露劫外眞機。紅葉千峯燦爛。顯箇中妙旨。亘古今而不昧。經塵劫以常存。鳥道虛通。運步玄關縣密。獅絃錯落。接指古韻鏗鏘。直得石女點頭。木人拍手。拈起金針玉線。穿過機先。截來兔角龜毛。發明向上。正偏獨露。隱顯全該。所以物物頭頭。塵塵剎剎。未有一絲毫欠少。大衆還會麼。夜來木馬雪中過。驚起南辰北斗藏○上堂。陰極陽回化日長。梅花處處噴清香。箇中消息無多子。偏界何曾有覆藏。如是則明明秉帶。百草頭上相逢。密密宣揚。萬象光中獨露。利名場上。薦取無位眞人。人我山中。顯示本來面目。影含宗鑑。心生則種種法生。身是道場。心滅則種種法滅。石女高提寶印。文彩全彰。木人暗度金梭。絲毫不昧。牽動劫外機輪。烜赫寰中歲月。潛通遐邇。直得枯木生花。該括古今。解使寒冰發燄。雲籠古路。依依野色。還迷月滿寒巖。皎皎神光偏照。六門機息。何須宛轉旁參。一色功圓。切忌當頭印破。白牛運步。已蒙建化之緣。玉馬嘶風。總是利生邊事。且道如何是向上事。咄。兔角杖挑潭底月。龜毛拂拄嶺頭雲○元旦上堂。三陽交泰。萬物咸新。顯一眞之妙用。總造化之淵源。塵塵合道。處處通津。法筵大啓。覺苑弘開。國運與佛運齊興。皇風共宗風扇。祇如道舊歲已去。新年到來。未審去從何去。來從何來。如斯評論。轉見諸訛。敢問大衆衲衣下一著子。還有增添去來也無。於斯會得。便見臘盡陽

和無影樹春同花發不萌枝○上堂五月榴花照眼明薰風啼鳥徧殿閣機先一著無玄妙切忌當人認色聲記得夾山會禪師示衆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天童覺曰夾山老子解開布袋將差珍異寶撒向諸人面前了也正當恁麼時又作麼生路不拾遺君子稱美大衆且道夾山天童二老見處一一揀點將來總成漏短鳳山分上則不然苦是色見聲求即非家珍了知目前無一法頭頭物物總相應其或未然更聽末後一句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淸休唱太平歌○三十五年七月太宗嗣位奉使日本命師往宣聖化至永樂二年同與同使官僚備奏皇情大悅恩寵有加四年以僚佐諸緊囹圄百餘日師坦然無慮上知其非罪宥之○六年春奉旨就鍾山建普度大齋命師說法聽者數萬人○十一年赴北京朝賀奉旨於慶壽建齋賜賚尤渥○宣德三年師年七十六表辭歸山宣宗憫其誠遣內臣護送南還天界西庵養老○七年臘月八日示微疾辭衆說偈趺坐而逝上製文遣官致祭闍維之日煙燄五色仙鶴翔空異香滿道彩雲縹緲四衆萬餘人咸嘆希有火後收舍利圓紅者無算塔於南畿安德門外勅賜塔所爲鷲峯禪寺（靈巖叡嗣）

西京天慶息庵義讓禪師眞定李氏子丱歲薙落遍參宗匠後往封龍扣古巖就公嘗作達磨得皮得肉等頌就稱賞之曰達磨皮肉骨髓皆被諸子得去不如隻履西歸者是甚麼消息師曰且喜和尙猶記得就曰是則是我終有些疑你師曰恁麼則老胡賴也就顧侍者曰我眼何如○出住天慶次遷熊耳之空相泰山之靈巖雒之嵩少僧問無功之功還有偏正否師曰偏正歷然曰如何是無功底偏正師曰石牛吐出三春霧靈鳥不棲無影林○問如何是直指人心師曰舌在口裏曰如何是見性成佛師曰金屑雖貴落眼成塵曰如何是莫向言中取則師曰道火何曾燒著口曰如何是句外明宗師便打曰因甚便打某甲師曰你要我句內明宗麼○庚辰夏遘疾乃命門人曰斯疾不可起也吾往必矣至五月十二日囑後事書偈曰來時本淨去亦圓周虛空作舞任意優

游右脇而逝（封龍就嗣）

泰山靈巖容禪師初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有理會但於青州布衫與師子一吼祖父俱盡語未透偶與同參上泰山日觀峯忽憶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小天下話驀地失足跌得悶絕同參扶起良久乃甦大叫曰此是師子一吼祖父俱盡時也孔孟未必到恁麼田地因謁封龍就和尚呈所見就曰更須知有向上關棙子始得師喝一喝而出就大喜呼而印之（封龍就嗣）

晉寧心菴主常舉拳頭曰天下衲僧只用者箇殺活他凡有僧來便打出無能搆者因是人稱爲鐵拳頭菴主（封龍就嗣）

白茅春菴主常與心鐵拳往來僧問和尚用何法接人師曰但將冷眼覷螃蟹看彼橫行到幾時曰恁麼則冷眼鐵拳相結恨於天下也師曰衲子多好嚼屎蛆（封龍就嗣已上四人）

續指月錄卷十一

之塔靈搭

續指月錄卷十二

六祖下二十八世

臨濟宗

金陵東山翼善海舟永慈禪師按東山行實碑載師爲蜀之成都余氏子（生於洪武二十七年甲戌）齠齔時見僧輒喜一日聞說生死事遂發志棄俗趨彭縣大隋山景德寺投禮住持獨照月師剃染後入西山住靜八載發志參方行脚首謁太初和尚請益開示父母未生前話做工夫一日初問師曰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本來面目師即從東過西叉手而立初曰未在更道師曰兩眼相對有甚相瞞初大悅制解起單復參東普無際和尚不契乃出峽赴京得度（宣德二年）復還金陵靈谷掛塔雪峯和尚請師充首座制解即詣古道山參東明旵禪師一見便問無相福田衣甚麼人得披旵下座摑一掌師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汝作麼生掌旵又一掌師曰一掌不作一掌用速道旵又一掌師神色不變曰老和尚名不虛播復展具三拜而立旵曰

我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者僧乃留偈曰欲付袈裟師曰某甲不爲衣來堅不受下山自此聲譽叢林○金陵牛首請師領衆三載退隱天界山居太監袁誠（法名智海）欽師道德請住眞善寺開山說法○正統五年庚申六月二十八日旵和尚留囑明白庵曰吾有衣法二物待十年後送至金陵東山海舟和尚受納付囑曰字付慈海舟訪我我無酬明年之明日西風笑點頭明年如期果寂白庵不違遺囑限滿日請首座法薦（於景泰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持衣齎至東山師祝香而受（東山旵嗣）

杭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按師七世孫天童悟和尚傳云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初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顔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顔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蔚和尚去師聞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此何爲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脚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大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兎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爲人師範師自以爲得乃結廬於洞庭山塢二十九年○一日僧至師問曰上座何處來曰安溪曰安溪有人麼曰虚白和尚說法不異高峯曰是誰弟子曰寶藏曰有甚言句僧舉室中驗人語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三藏不是法是甚麼下語者皆不契舉畢復問師曰參寶藏否師曰我與寶藏同參萬峯僧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再不參人去師曰問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我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笑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云悟未在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曰彼處衆中有眞大徹者麼僧云無○師即棄庵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甚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即遠矣

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即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著落味即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即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見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日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妨郎曰萬峯明曰爲敘先後耶爲佛法耶若敘先後萬峯會下有千人若論佛法老闍黎佛法未夢見在何驚之有若親見萬峯萬峰即今在甚麼見師面亦罔然明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由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白公爲我打徹豈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到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脈續緜緜乃擲下拄杖云千觔擔子方全付玄要如今拄杖談以拂子擊三下下座（隱元琦頌云痛領萬峰白棒痕洞庭搖拽小乾坤無端一陣業風起浪拍孤舟過海門）○師即入方丈禮拜明曰老僧不出月去也至二十七夜辭衆二十九日示寂師仍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

○嘗舉興化問克賓維那你不久爲唱導之師賓云不入者保社化云會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沒交涉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克設堂飯至來日齋飯成興化自白椎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趯出院師拈云若爲濟宗兒孫必要明他家裏事予昔蒙萬峯老人付我偈便以爲得直至今日始知我錯萬峯不錯一遇東明和尚乃明棒頭賞罰言句亦然果然悟在已而法藉師豈曰一悟即爲了當如以一悟靈通不求師法正謂威音已前無師可也威音以後師師相受者此也所以克賓識得父師苦心策發已明向上關棙子洞達閫閾中事不在言宣失錢喫棒受罰出院骨碎身粉也難酬報興化萬一況打罰出院乎海長老今日所以不嗣萬峯而東明者亦此也古諺云養女方知娘受苦生子乃識父辛勤誠哉是言也實有箇中大事豈容草草若與人抽釘拔楔坐獅子座爲人天師抉人眼翳紹佛祖位者必須一一透過切莫以悟爲是將網宗抹殺置而勿究何異天魔外道莽蕩招殃悔乎○萬峯

昷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曾慈。若是。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投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云。一言豈盡普慈心。千古兒孫贊報恩。又拈香云。此瓣香。供養昔日師僧指南之力。若不蒙師。何有今日。他日到來。拄杖三十喫有分。堪報不報之恩。喝一喝云。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說偈曰。源頭只在喝中存。三要三玄四主賓。五棒當人言下會。四料還須句裏明。末後眞機死活句。箇中消息在師承。碎形粉骨酬師德。將此身心報佛恩。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誵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圓相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圓相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景泰元年。全身塔於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東明昷嗣○師著拈頌一帙行世花城弟子沈貫爲之序其略曰海舟嗣昷公一事自佛至今無有其人人我四相些微未盡者不能爲之師誠古佛再現人間也無柰師年邁臘尊出世無何而入滅宗風未能大暢衰中惟有拈頌古機緣百則令慧日重開破暗千古其頌或引人詩句出自手眼有合佛祖意者探賾而成之箇中意旨是非不敢固必但見師之操履人品爲法忘形去名存實自無苟足而其頌拈昷不妄意測度謬爲撰述者也明眼人見之究之孝行有日在嗟乎今時魔熾法殘拈花一脈寥寥不顯於世眞正宗師煨竄山穴保養聖胎俟時待緣暗流支派使兒孫布揚祖道雲興雨澍潤澤發根佛祖花開香浮發且嗣聞其香咸令悟入者舍師之裔其誰歟時景泰丁丑三月九日○山曉哲禪師崇正錄云潭吉五宗救中之說總以未見永慈之碑誤之天童先師翁闢妄中答潭公書云老僧誠有意探討故刻小字印於語錄之前數年覺不能得還來有法任山茨將海舟寶峰二祖機緣刻行於世蓋得之丹堅查居士家藏佛祖源流中者然則萬峰蔚出寶藏持持出東明昷昷出海舟慈慈出寶峰瑄又得靜菴素禪師語錄素爲海舟二世孫叙聯芳圖始自釋迦遞代相承叙至東明昷海舟慈雲溪瑛瑛與寶峰瑄爲昆季爲據是源流的的相承海舟慈爲東明昷祖之嗣無疑矣當時潭公聞先師翁之言始得豁然嗣後竟無餘議但俱未見翼善之碑誤以普慈爲永慈耳○榮讀氏曰海舟永慈翼善碑按康熙元年大咸咸公住東山時始爲刊布四方一時名衲皆宗之前人俱未之見爲其東明海舟普慈傳乃悟老人作於崇禎年間山茨際公住東明時刊行也不覩翼善一碑請訛互異不得已而兼存之所謂余生也晚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惟有多聞闕疑已耳古今僞碑蓋多世之譜牒遞嬗恒有之具戒衲子有是事乎昔之天皇天王今之永慈普慈並敬爲是知我罪我我何畏焉）

水心月江覺淨禪師。蘇之沈氏子。十五歲。往從古拙芟。染參幌山宗不契。後見東明昷和尚。親依最久。○一日問昷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昷曰。你那裏去來。師進前曲躬。曰那裏去來。昷便喝。師亦喝。昷便打。○成

化己亥正月十九日。戒飭徒衆。說偈而逝（東明旵嗣已上三人）

邵武君峯大關慧通禪師。建寧邵氏子。參雪骨中禪師。一夕有省。卽說偈曰。手把淸風斧。毗盧頂豁開。三千諸佛祖。一串穿將來。且詣丈室求見。中曰。還我舌頭來。師復說偈曰。坐斷恒沙界。全心一物無。浮雲都散盡。獨耀一輪孤。中印可之。後住君峯○弘治十四年。二月十七日。集衆說偈曰。人生七十古來稀。更添一歲也。希奇若問老僧何處去。處空獨露笑嘻嘻。沐浴更衣。趺坐而逝（天界中嗣）

◆毘盧座

◆入廛久

金陵高座古溪覺澄禪師。蔚州人。從雲中天暉祖芝染。閱大藏。歷五寒暑。於大慧錄中無字話染指。參投子琦禪師。言下機契。親炙久之。得盡其旨。隱於固始之南山有年。後住金陵高座。結制小參。三條椽下座堆堆。把定身心若死灰。撥出爐中些子火。驚天動地一聲雷。還有不惜眉毛者麼。良久乃曰。有時三世諸佛與火爐說法。覓火和煙得有時。火爐說法三世諸佛諦聽。衆帶月歸。於斯會得。芥子納須彌也得。須彌納芥子也得。正眼觀來。兩箇火爐。三世諸佛。結住於靑州布衫。一粒芥子。百億須彌。收歸於雲門胡餅。兩堂雲水。穿又穿不得。皺又皺不得。大衆正當恁麼時。畢竟作麼生。還會麼。眉間拶出金剛眼。露柱燈籠盡放光○成化癸巳八月九日。沐浴更衣。集衆訣別。端坐而逝。少頃衆泣。師復開目慰衆曰。不須如是。復瞑目（投子琦嗣）

襄陽大雲興禪師。久侍楚山琦和尚。一日琦出郡歸。衆途迎。琦曰。我不曾下山。亦未嘗出郡。且道甚處去來。師曰。大衆久立。請和尚回寺。琦曰。那裏是寺。師曰。鐘聲響得好。琦呵呵大笑。師便禮拜。後琦付偈曰。躬自西州定宗旨。親從投子付袈裟。他年出世提綱要。不立孤危是作家（投子琦嗣）

涿州金山寶禪師。參楚山琦和尚。琦問曰。面南看北斗。且道明甚麼邊事。師曰。和尚合取口好。琦曰。未在。師曰。瞞別人卽得。琦曰。如何是透關眼。師振聲一喝。琦曰。向上一機。又作麼生。師曰。靑天日卓午。琦曰。未夢見在。師曰。木童拈玉線。石女度金鍼。琦曰。轉身一句速道速道。師曰。雨添山色秀。風來竹影移。琦拈拄

杖。師便喝。拂袖而出。琦曰。放汝三十棒。師轉身作禮曰。謝和尚慈悲。琦曰。子雖有滔天之涙。且無湛水之波。師俛首默然。琦深肯之（投子琦嗣）

唐安湛淵禪師。參楚山幻叟琦和尚。親依最久。一日入室次。琦問。如何是至理一言。師曰。有口說不得。琦曰。松風流水。爲什麼却說得。師曰。爲渠無口。琦曰。你道他說些什麼。師曰。和尚適來問甚麼。琦曰。祇如絕音響處。還有說也無。師曰。有則灼然有。只是聞不及。琦曰。聞卽且置。你道他說箇甚麼。師乃豎起拳頭。琦曰。還有聞得及者麼。師以手指香爐曰。是渠却聞得。琦曰。因甚渠却聞得。師曰。爲渠有耳。琦曰。汝亦有兩耳。爲甚聞不得。師曰。雖然聞不得。瞞他一點不得。琦曰。放汝三十棒。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石經海珠祖意禪師。掩關次。一日楚山琦和尚至關前。擊門一下曰。請關中主相見。師斂手鞠躬而立。琦曰。趙州無字作麼生。師曰。只爲婆心切。肝膽向人傾。琦曰。不涉有無時如何。師曰。某甲到者裏却不會。琦曰。待汝出關。與汝一頓。師曰。某甲卽今亦不在關內。琦指關門曰。爭柰者箇何。師便喝。琦曰。天氣炎蒸。善加保護。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長松大心眞源禪師。三池張氏子。謁楚山琦。問曰。從上佛祖言不及處。行不到處。請師直指。琦拈拄杖曰。會。師便喝。琦便打。師又喝。琦又打。師便禮拜。一日室中。侍立次。琦曰。向父母未生前道一句來。師曰。道不得。琦曰。因甚道不得。師曰。他沒口。琦曰。又道沒口。師曰。謝師答話（投子琦嗣）

松潘大悲崇善一天智中禪師。彭縣人。體貌奇異。年十二。從月光受業。具戒後。居松潘。一日楚山琦和尚過其廬。師述悟由。琦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出匣吹毛劍。寒光射斗牛。琦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波斯嚼冰雪。不覺齒牙寒。琦曰。拈過有無。如何湊泊。師曰。夜深誰把手。同共御街游。琦曰。向上奇特一句作麼生。師曰。秋夜家家月。春來處處花。一雙淸白眼。何用撒泥沙。琦卽印可之（投子琦嗣）

石經豁堂祖裕禪師。成都巨氏子。久從楚山琦游。一日。琦閱經次。師詣前曰。和尚看底是什麼。琦便喝。曰

你道是什麼齋師亦喝琦擧起經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皆從者一卷經流出且道者一卷經從甚麼處來師彈指一下琦便休去（投子琦嗣）

三池月光常慧禪師簡州李氏子參楚山琦琦曰久聞上座嘗覽大藏是否師曰和尚莫謗某甲好琦曰白底是紙黑底是墨畢竟如何是經師曰和尚莫要不本分琦曰作麼生是不本分底道理師曰經齋琦曰似即似是即未是師便禮拜（投子琦嗣）

中溪隱山昌雲禪師參楚山琦琦問汝名甚麼師曰昌雲琦曰號齋師曰隱山琦曰雲在山中隱如何又出山師曰只因夜來鶴帶過嶺頭歸琦曰或爲暴雨時如何師曰徧潤寰區琦曰忽被猛風吹散時如何師曰依舊青天白日琦呵呵大笑（投子琦嗣）

翠微悟空禪師關西人久依楚山一日入室次琦問踏翻大地無寸土徹底窮源事若何師曰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琦曰還假履踐功用也無師曰履踐則不無功用即不可得琦曰只箇不可得處亦不可得子又作麼師擬進語琦震威一喝師曰恩大難酬便禮拜（投子琦嗣）

珪菴祖玠侍者一日病次琦往視値心上座來琦顧師問曰如何是心師曰開口不容情琦曰未在師返顧心曰何不禮拜和尚心便就禮一拜琦休去後病革有痛苦聲琦曰平日得力句到者時節還用得著麼師點首琦曰既用得著又叫喚作麼師曰痛則叫癢則笑琦曰只如三寸氣斷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雨過天晴青山依舊琦曰從今別後再得相見否師曰曠劫不違今何有間琦曰恁麼則子不曾病耶師曰病與不病總不相干琦復執其手曰者是甚麼師便合掌曰某當行矣振身端坐而逝（投子琦嗣共十二人）

五臺顯通大巍淨倫禪師雲南康氏子古庭堅和尚居浮山師往叩室中機契後住顯通〇上堂無孔鐵鎚當面擲黑漆崑崙攔路坐莫有挨拶得入拈弄得出底出來道看僧問如何是臺山境師曰不是天晴便是下雨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金剛窟裏萬菩薩曰未審尋常所說何法師曰清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今年調雨水農家

好春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待飯僊山轉身卽向汝道乃曰拈砒霜作醍醐亦曾有也撒珍珠如瓦礫誰箇不然開眼上樹特地耍全身夢昇兜率也是揚家醜未動情思轉魔女盡成菩提寶器不勞腕力指娑婆便爲妙喜淨邦長水滄岳積而來瑯琊覺冰消而去信脚踏翻瑠璃穽等閒擊碎珊瑚枝○上堂三聖震威一喝正法眼裏撒沙南泉白刃高揮古佛家風掃土何必不必採竿豈在人手湘南潭北塔様脫體持來不萌枝上放春同烈燄堆中飛片雪有斯作略可謂其人誰家井底無天到處波心有月○冬至示衆五頂瓊瑤堆千松珠玉枝盡臺山泉石煙雲飛樓涌殿總是文殊一隻智眼眞光是汝諸人常在於其中經行及坐臥還知從不曾動著渠一莖眉毛麼若也與麼見得便解攝大千於毫端攬塵沙於法界其或未然切忌東卜西卜老僧爲汝諸人眞實告報今朝冬至一陽生珍重○示衆山高海闊月朗風淸松蒼石白夏暑冬寒如是歷歷分明一一成現且道衲僧分上成得箇甚麼邊事莫有道得者麼不妨出來道看若無老僧自道去也拈拄杖便下座○示衆演祖道有則奇特因緣學似諸人欲說又被說礙不說又被不說礙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既落人耳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學似大方令他倚門傍戶者一箇箇壁立千仞便下座○示衆老僧者裏也不說東村李大郞太儉也不說西社王二姊太奢也不會安角呼兔也不會添足畫蛇早起一盂白粥午後一盌淸茶誰管他陳年爛葛藤冷地開華展兩手曰汝等諸人來者裏討甚麼乾木査師有山居吟無事山房門不開土堦春雨綠生苔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古庭堅嗣）

夷峯寧禪師參大岡月溪澄和尚久而徹證澄付以偈曰祖祖無法付人人本自有汝證無授法無前亦無後（藏本綴欽後二句云汝受無付法急著傳於後○月溪澄嗣）

杭州天眞毒峯本善禪師祖貫鳳陽吳氏父宦遊廣東雷陽而生年十七出家初遇源明和尚示無字話師當下便能領解學似明明日我二十年看箇無字如蚊子上鐵牛子纔學做工夫便有許知見復曰觀

子根器有異於人切莫途中被人哄去作長老悞汝大事師蒙誨卽發願一味拍盲做工夫自誓此生以悟爲期驀無際道風入川參叩會際蒙召赴京遂掩關不設臥具惟置小凳昏重并去凳一日聞鐘聲有省說偈曰沈沈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再往謁際適際遷化遂求證於月溪澄和尚言下有契後澄遣書召師付囑師適因事他出澄臨委息命送衣拂師得法住山凡四十餘載○成化初掩關石屋後住天眞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前江潮急魚行澀後嶺峯高鳥泊難○僧請益高峯和尚示衆曰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人檢點得出一生參學事畢未審是那一句師曰待汝悟卽向汝道僧曰不會師曰不見道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普說略曰寶劍全提日用中高揮大抹肯從容卷兮魂膽迎風喪舒也髑髏徧地橫萬死萬生渾不顧一鎗一騎便收功趙州性命分明也血刃參天不露鋒以拂子拂一拂虛空廓徹無消息萬里無雲天漢碧拶得須彌入藕絲彌勒釋迦齊叫屈倒騎鐵馬逐西風撥得泥牛從海出諸仁者若作奇特會孤負己靈不作奇特會拖贓叫屈且作麼生會解藏天下於天下始見林梢掛角羊○壬寅示寂於天眞塔於本山之岡（月溪澄嗣）

五臺普濟孤月淨澄禪師西河張氏子首參月溪澄和尚令看趙州無字話三日有省澄異之復入蜀謁廣福福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眉毛眼上橫鼻孔大頭垂曰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曰大地平沈虛空粉碎汝向何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淸○天順改元還淸涼代王延詣內掖問道尊禮之令旨建寺於華嚴谷額曰普濟○師住山後嘗有山居偈曰寰中獨許五臺高無位眞人伴寂寥一任諸方風浩浩常空兩眼視雲霄○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高眠石枕頭格外生涯隨分定都緣胸次略無求○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閑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任靑山靑又黃○

深隱殿阿不記年名韁利鎖莫能牽七斤衫子重聯補日炙風吹愈轉鮮○颯颯春風和鳥哀清音直到耳邊來爐燒柏子端然坐對月殘經又展開○後坐脫於本山（月溪澄嗣 已上三人）

鳳陽槎山護國無用文全禪師濟南商河劉氏子年十九投靈殿祝髮初見月天蒙示法要次參別傳有省入傳問虛空粉碎大地平沉汝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昨夜泥牛吞浩月今朝木馬吐清風傳曰一歸何處濟師曰一自白牛歸雪嶺直至如今不見蹤傳頷之○復往金山謁無極㬬師見寶月月問有草鞋錢麼師曰青山不露頂月曰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孤光明月普天輝萬象森羅全體現○一日月入堂坐次叫曰寒寒師便搬火爐向前月曰如何是火爐邊事師敲火爐三下月微笑而出○入室次月拈拄杖曰者是拄杖子且道主在甚麼處師奪拄杖擲地叉手而立月曰看者漢撞却拄杖子了也師拂袖便出後蒙印可出世槎山上堂舉古人道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且道意作麼生衆無語師云不識匡廬真面目都緣身在此山中○上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道本無言因言顯道然雖如是猶未是衲衣下事在且道作麼生是衲衣下事僧問三乘即不問直指事如何師曰雙峯頂上鶴棲樹九龍山上鳥啼華曰西來祖意蒙師指東土相傳事若何師曰嶺上有風千古秀澗邊流水萬年清問如何是白水境師曰一片荒田堆四野三間茅屋壯諸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白虎頭邊天子廟黑龍潭上帝王基曰人境兩忘時如何師曰蘇武不知青羝意七郎常恨白鵶歸僧禮拜師拍案下下座（廣善淨嗣）

崇福大慧覺華禪師維揚劉氏子初見海舟有省復參寶月於繁昌遂蒙印證住後上堂舉拂子咸音那畔只是者箇如今目前也只是者箇若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不喚作拂子瞎却人天眼目大衆畢竟喚作甚麼若也直下見得便知迦葉微笑二祖覓心了不可得紹如來傳燈續祖宗正脈良久曰千聖不能識以拂子擊香案一下（廣善淨嗣 已上二人）

處州白雲無量澄禪師示衆二六時中隨話頭而行隨話頭而住隨話頭而坐隨話頭而臥心如栗棘蓬相似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之所吞噉施爲動靜通身是箇疑團疑來疑去終日獃椿椿地聞聲見色管取囫地一聲去在（頤庵眞嗣）

明州用剛宗軟禪師示衆大凡做工夫只要起大疑情不失正念千疑萬疑祇是一疑纔有間斷即落空也見汝等做工夫未曾半月一月打成一片焉得不走作果若眞疑現前撼搖不動自然不怕惑亂又不得起一念歡喜心纔有絲毫異念即打作兩橛只管勇猛忿將去終日如箇死漢子相似到者般時節那怕甕中走却鼈（和庵忠嗣）

黔中正法雪光禪師族趙氏徧歷諸方凡五臺峨眉普陀諸名勝道場及各祖開山處無弗參訪至靈峯度夏聞舉嚴陽尊者問趙州公案舉似寂照照曰無功用處正好用功莫認些子光影有悞生平復結冬於景德一日於定中聞巖瀑聲觸發默舉從上佛祖機緣一一透得〇參潔空通禪師從頭舉似之通曰不見道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道了便入寢室師自是茫無意緒懷疑不決一日見寒山子詩吾心似秋月之句凝滯頓釋得蒙印證〇後庵居古山示衆禪之一字學者須眞參實悟纔知其中平坦捷徑不可泛泛留心或作或輟須要死心用功朝夕向三寶前發大誓願起大精進將古人留下許多葛藤公案盡皆丟下萬萬不可將平日見聞增大我慢障我光明遲則十年二十年速則彈指剎那自然有箇透脫處直得千聖不傳之祕不異繫珠衣裏頓護故物自有一種眞切受用處即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者是也〇師住古山道風遐布慈心接引後學多增眞實工夫視師恩逾慈母示疾之日索筆書偈曰如此而來如此而去欲叩眞乘如此而已遺命脫化後七日封龕香雲繞室門下弟子及檀信千人共覩掩龕哀聲震谷云（潔空通嗣）

性空和尙嘗作顯宗歌曰達此宗無今古拶破虛空還自補聲色堆頭妙覺場放去收來無間阻體中妙夜半木人臨鏡照波斯南岸嚼寒冰塞北兒童街市

閑。用中玄。石女吹笙碧樹巓。趙州葫蘆挂東壁。村中王老夜燒錢。玄中玄。妙中妙。寶絲網裏闕明珠。須向暗中通一竅。海潮音。熾然說。師子筋琴彈白雪。兩岸青山笑點頭。百年狐兔形摧滅（雪峯瑞嗣）

曹洞宗

南陽萬安松庭子嚴禪師。河南緱氏縣人。族姓樊。幼多疾病。父母許愿出家。九歲投少林霽雲師披剃。十八受具。博通內外典。詩古文辭。不學而能。更遞酬唱。下筆輒就。碩師鉅儒。無不以法器期之。初參江月照。息菴讓。皆有省發。後參淳拙才禪師。舉前所得質之。才曰。子不聞蠱毒之家。水莫嘗、否。師曰。也須呑得入吐得出。始是好肚皮。才曰。蒼天蒼天。更添冤苦。師曰。謝和尚印可○復以參同契、寶鏡三昧。反覆徵辨。大豁疑礙。才曰。荷擔大法。盡在子躬。遂付以衣法。有五乳峯頭獅子子。光前耀後自超羣之句。時南陽萬安虎席。延師主之○洪武二年主少林。力田給衆。偈曰。亂後歸來自耨耘。生涯辛苦與誰論。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以銷魂。近來始識農夫苦。一飯仍思施主恩○僧問地藏栽田博飯。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曰。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曰百丈開田說義。但展兩手。意旨如何。師曰。雖然無語。其聲如雷。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晝拈塊石驅山鳥。夜坐巢庵逐野豚○問岩頭參洞山不肯洞山。嗣德山不肯德山。岩頭有甚長處。師曰。若肯二師。則孤負二師也。曰他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是如何。師曰。賺殺一船人。問和尚陞座。秦封槐因甚不來聽法。師曰。你還見秦封槐麼。闍黎若見聽他說法有分○僧問達磨面壁時如何。師曰。早是魔魅了也曰。如何得剿絕去。師曰。倒拈芒繩縛鬼子（杖人盛讚曰參了江月照卻被松風吹再謁息庵讓臨機不見師擅門淳拙緒毒蠱能呑吐蒼天連叫冤譽論具風度五乳獅子兒哮吼超羣去岩頭何過師不肯洞德老賺殺一船人烟波誰解討秦槐不聽法面壁已遺殃左拈芒繩秋草空斷腸）○十三年冬周王爲國母慈孝皇后悼資冥福命師陞座說法賜僧伽黎○後退老閑居七十而化（香嚴才嗣）

佛巖稔禪師上堂。英雄識英雄。豪傑喜豪傑。山僧非二者。一生友難結。獨有七尺藤。相憐還相悅。夜來忽

反目。要打我腰折。諸兄弟你道他爲何如此。謂我太把達磨心髓。爲人都漏洩。今早他又求懺悔。只爲愛我之深。却乃悞了此祕訣。決然無人能辨別。山僧亦欲將他也拗折。豈不與彼成兩橛。乃卓拄杖。曰依舊兩生歡喜。閑非且拋擲（香嚴才嗣）

登封嵩山竹庵子忍禪師。鄧州內鄉王氏子。上堂舉法鐙欽開堂曰。法鐙本欲棲藏嚴寳養拙。過時柰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僧遽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鐙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什麼處。鐙曰。過在我。殃及你。天童覺云。者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惟自己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師云。山僧則不然。今日若有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拈拄杖便打。云獅子咬人。韓獹逐塊（香嚴才嗣）

登封華嚴遇禪師。上堂。說到不如行到。行到不如忘。套如何得忘套去。葉拄杖曰。白雲不約來。青嶂綠水無心弄碧蟾。下座（香嚴才嗣）

陜州熊耳登禪師。上堂。達磨皮鞋一隻。不知是誰竊了去。尚有此話大行。莫道無可憑據。噫。若是一向恁麼去。則今日使箇全無些子興趣。乃拋下一隻鞋。曰者箇還當得麼。自笑曰。也祇要此話大行。下座（香嚴才嗣）

古蔡元禪師。小參。今夜不答話。僧出。師曰。討棒喫的漢。有甚了期。僧曰。何不便棒。師曰。賊是小人。拈拄杖。便歸方丈（香嚴才嗣已上六人）

天寧才禪師。上堂。山僧一生性急了弄成病。又因性急了弄去病。只因性急了多敗闕。又因性急了多補闕。如今垂老急不得。却又不急不得。如何是好。仔細看來。事到頭來不自由。汝等又作麼生。卓拄杖。便下座（空相琟嗣）

南陽維摩懷禪師。上堂。僧問文殊問疾時如何。師曰掬水月在手。曰維摩獨臥時如何。師曰。弄花香滿衣。曰三十二菩薩說不二門時如何。師曰。穿花蛺蝶深深見。曰維摩文殊。互相激揚時如何。師曰。點水蜻蜓欵欵飛。曰和尚是僧。如今却演俗詩。師曰。一滴水墨兩處成龍。曰和尚善讀唐詩。師曰。我知汝不善讀唐詩（空相琟嗣）

雒陽天慶能禪師示衆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杖子有幸麟鳳紛飛◯僧問盲龜跛鱉時如何師曰好箇堂堂老大隨草鞋覆却骨包皮（空相珪嗣）

韶陽雲門愍禪師參空相珪問一見便去時如何珪曰太鹵莽生師曰深入堂奧時如何珪曰太穿鑿生師曰恁麼則節拍相應去也珪命維那明窗下安排者杜撰衲子維那曰既是杜撰衲子如何安排明窗珪曰你試杜撰看那擬對珪卽逐出師大笑珪攜手親送入客寮後出世雲門（空相珪嗣）

陝州安國仁禪師上堂以手加額曰日早晚也侍者曰老和尚照顧眉毛好師曰善哉照顧眉毛去遂下座（空相珪嗣）

大都天寧壽禪師上堂驢事未了馬事到來茫茫大地誰是放懷阿呵呵師去來無根樹子淸風起不待春回花自開（空相珪嗣）

遼州定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地冬抽筍曰若遇客來時如何師曰你莫思量我別甑炊香飯供養你曰何以克當師曰茅屋麤疏聊喫一頓便打曰深感盛欵師笑曰小人偏捏怪（空相珪嗣）

解州沿禪師僧問有一問犯尊諱時如何師打曰賞你一箇大膽曰沿門乞丐是何行履師又打曰賞你一箇小心曰恁麼則小出大遇也師曰合眼跳河（空相珪嗣）

曜州顯禪師僧問打地和尚被人撤去拐子時如何只用口咬天師曰今日又咬者箇頑皮漢又問彼門人因人問便拋柴在鍋中時如何師曰龍生金鳳子沖破碧瑠璃（空相珪嗣已上九人）

金陵靈谷潔菴正映禪師撫州金谿洪氏子幼入安仁三峯爲沙彌洪武丙寅試經得度謁靈谷巽中謙禪師方入門懷中香忽墮地遂有省謙命領維那謙歿往天界參雪軒成公軒命典藏會泉州開元寺虛席乃闔郡奉勅入院日上堂僧問法筵肇啓四衆具瞻皇恩佛恩如何曾報師曰甘露泉開流大地曰報恩一句蒙師指西來祖意若爲宣師曰庭前石塔聳寒空曰恁麼則遍界不曾藏也師曰汝見箇甚麼曰某甲終不敢自瞞師曰切莫眼花問如何是和尚爲

人一句師曰兎角杖挑天上月龜毛拂散海瀕雲曰恁麼則龍天胥慶僧俗歸仁去也師曰且合取口僧禮拜師乃曰山僧蒙恩點住此刹親蒙天語叮嚀付以淸心潔己四字此是傳佛心印亦是順海明珠既已頂戴南來亦要普施大衆須知世法佛法落霞與孤鶩齊飛古佛今佛秋水共長天一色天心罔測山益高而海益深聖語難窮天普蓋而地普載大衆作麼生會聖意去莫是不染世塵麼莫是不貪法味麼莫是不飲無爲酒不坐涅槃牀麼若恁麼會非則不非是則未是山僧今日不敢久祕未免當堂指出去也木人舞出法堂前一任炎天飛白雪下座（永樂元年朝京）（同福州諸山擧住雪峯寺時政字老敗師一擧而新之人咸以爲應雪峯再來之讖）○後卒於金陵靈谷有語錄名古鏡三昧行世（靈谷謙嗣○祖派圖以師嗣濟）（遺渭者非是蓋誤以報國謙爲靈谷謙也）

陝州熊耳松溪子定禪師偃師馬氏子七歲禮古巖祝髮迨巖遷化往參息菴命師主藏因白事次言下豁然大悟出世熊耳山○小參宗門中事號曰單傳一心之外更無餘法祇爲此土衆生好在言句中著脚甘在道理中埋殺於一心之法轉增迷悶所以初祖西來打破舊日窠臼闢開別樣乾坤非是好奇立異祇是見病與藥非爲得已如初祖一到少林三緘其口九年面壁坐斷一切枝葉單提向上巴鼻任你窺伺無門鑽研不入者裏不可以有言會不可以無言會不可向格內通不可向格外通直須忘情泯見方可得其心髓則諸佛之法印列祖之慧命無出於此按一指而地轉天旋行一令而山崩海竭又安用割截虛空巧立門戶隨波逐浪別生枝節哉今日許多禪和不知務本祇尋枝摘葉過日不知有甚用處如洞山玉線金針大似花前弄影臨濟三玄三要無非醉後添盃諸人還看得破麼良久曰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師之勘辨學者凜若秋霜烈日隨機應酬如盤走珠一日示寂謂門弟子曰吾世緣已畢化時至矣汝輩勿以世情眷戀有乖道誼末後一句聽吾分付言訖泊然而逝（天慶讓嗣）

舜都宗禪師僧問如何是長老家風師曰飢餐鐵釘飯渴飲木札羹曰作家到來以此相待遇著俗漢又

作麼生。師便打曰。聊當點心（天慶讓嗣）

空杳偉禪師。僧問忽遇大蟲時如何。師曰還見大空小空麼。僧作虎吼。師曰。者畜生踍跳作麼。曰如何得不踍跳去。師曰。空杳門下無弱將（天慶讓嗣）

廣平實禪師。僧問九鬣十八洞中。是甚麼人教化得。師曰。拄杖子。曰他不會鄉談。師曰。獨有此子伶俐。曰敢乞和尚借去爲引導如何。師便打曰。他那肯與人作情面（天慶讓嗣　已上四人）

續指月錄卷十二

續指月錄卷十三

六祖下二十九世

臨濟宗

杭州東明寶峯智瓊禪師。蘇州吳江范氏子。在俗爲木匠。因海舟和尚造塔院。斧傷自足。痛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有

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恍然有警。遂求爲僧。舟即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也。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負柴次。舟見曰。將荊棘作麼。師曰。是柴。舟便呵呵大笑。師罔然無措。舟曰。是柴將去燒却。師起曰。和尚畢竟是甚麼道理。故問我。我不能答。是日刻意參覓。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刃割。以鏡照之。瞎然大悟。作偈曰。負薪和尚喚爲棘。火燄燒眉面皮急。趁師妙旨鏡中明。一鑑令人玄要得。乃呈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曰。只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又呈偈曰。棒頭著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非英靈真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舟曰。即此偈語。可紹吾宗。果是從緣入者。永不退失。從疑得者。妙用隨機。乃付偈曰。臨濟兒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威。也須萬壑深山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集〇一日天琦瑞參。師問甚處來。琦曰。北京。師曰。只在北京爲復別有去處。琦曰。隨方瀟灑。師曰。曾到四川麼。琦曰。曾到。師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琦曰。江山雖異。雲月一

般師擧起拳曰四川還有者箇麼琦曰無師曰因甚却無琦曰非我境界師曰如何是汝境界琦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師曰汝豈不是著空琦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師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石車乘拈曰寶峯應機緜密覿面活埋不是天琦和尚泊合失卻一隻眼雖然如是且如何是西天九十六種外道底第一戹入云諸佛不能識誰敢强安名金粟恁麼道卻是黑豆換眼睛○法音濚曰濚上座仔細撿點將來三大老總不出九十六種外道內何故有舌無口）○琦拂袖便出師以偈付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教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時座下得法五人琦居首焉○成化八年壬辰十二月九日師無疾而逝全身塔於東明寺右（海舟慈嗣）

盧山雲溪碧峯智瑛禪師少未讀書苦不識字晚年信口成章時多奇之嘱門人智素偈曰見徹孃生親面目從今保守者天眞爪牙養就崢嶸日哮吼一聲百獸驚（海舟慈嗣已上二人）

邵武君峯淸祥上座大闡問曰何者是有何者是無有無都不計後作麼生師曰有卽是生無卽是滅有無都不計非生亦非滅故曰佛性不生不滅佛性卽是自性自性卽是佛性有無不計獨露眞如自性更無別說有卽是幻無卽是化有無不計非幻亦非化是名離幻卽覺常覺不住故曰眞如妙心有卽是惡無卽是善有無不計非惡非善生死永斷故曰菩提故曰般若故曰妙法故曰妙心故曰三世諸佛故曰列代祖師心印亦名自性圓通倒去顚來縱橫自在無坐無禪無修無證無定無亂望師慈悲證其虛幻復呈偈曰法性空無礙平等觀自在截斷兩頭機是名超三界闡曰宜深保養不宜速說（君峯通嗣）

杭州徑山天才英禪師嘗曰默堂和尚平地上涌起波濤虛空截出木楔中毒氣同來剛道親見寶月不知瞎却多少人眼睛呀泊合饒舌（天寧宜嗣）

金陵碧峯天涵顯禪師玉芝問碧峯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否師曰上座還見麼曰縱見得也是金屑落眼師曰這漢死來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轉身歸方丈明日上堂擧古德云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的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上不曾撥著箇會佛法的此二句甚有誵訛試爲翻一語看芝

曰前不遘村後不迭店曰未在再道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師復問曰汝向南參有何言句試道看芝舉前悟道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峯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鍊頑空滿目風光足起居有誰平地別親疎縱令達磨傳心訣問著依然不識渠師曰非非芝曰云何非非師曰子不非非恁人非非梁皇達磨兩不見機何勞折葦又遣人追古之今之落人圈績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績師打一掌曰是落也是不落也芝聞師示將平日所蘊泮然冰釋即展謝去○師遊西湖宗鏡堂升法座曰此處正好說法芝從傍唱曰說法已竟師便下座顧曰何者是我說法處芝曰劍去久矣師笑而頷之（東方裕嗣）

杭州天目寶芳進禪師參夷峯寧有省付法偈曰眞性本無性眞法本無法了知無法性何處不通達○師臨終呼門人問曰有水否從者以湯進師叱曰水以取淨何用煖耶汝等可易來從者易水至師嗽口作梵唄聲曰生如水濁死如水清清濁無定是箇恁麼大喝一聲而寂（夷峯寧嗣）

荊州圓通夢菴嬾牧滋覺禪師長安曲江張氏子幼慕禪悅從藍田秀芟染矢志究明生死大事朝夕孜孜至於寢食俱廢一日有省往見性空求爲決擇遂蒙印證○成化丙戌開法圓通上堂選佛場草深三尺空王殿浪捲千尋圓通有一句子囫圇吐不出吐出不囫圇若有人檢點得出許他具一雙眼（性空法嗣）

曹洞宗

西京少室凝然了改禪師嵩陽金店任氏子自齠亂繄念空宗依訓公剃落知有己躬下事遂依止祖庭廿歲納僧服初參月印於香山涉歷寒暑鮮克契入會松庭嚴禪師主天慶師往依之每以己事咨扣舉印示衆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語從此深明洞上宗旨師乃問曰這箇莫是背觸不得底意麼嚴曰笑破山僧口師聞罔措嚴呵曰你在鬼窟裏討甚麼椀師愈不安一日嚴上堂曰一言迥脫獨拔當時師當下釋然舉似嚴嚴乃印可歸隱二祖菴○洪武二十三年請主少室上堂祖師心印不是有言不是無言不是有知不是無知豈可向言句下研窮

意識中揣度哉昔日祖師初來販得久遠滯貨無人承當祇得九年面壁後來二祖却似獼猿捉月來問安心這老漢也是憐兒不覺醜向他道將心來與汝安二祖便承虛接響喚作得髓看來也好與三十棒何故纔涉唇吻便隔千山諸人還會麼咄山僧今日與麼道也好與三十棒○上堂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知麼○師嘗有山居詩曰嵩山萬丈絕躋攀長夏松風儘日閒自笑鼻頭雙孔大氣通天地有無間○題石羅漢曰殿頭一尊石羅漢藤作髭鬚向風戰千年從不化齋纏身心如一無更換○趺坐山頭數百秋也無歡樂也無愁縱然血浸齊腰雪羨爾惟將一默酬○永樂庚子無恙忽召衆敘別說偈曰壽年八十七出息復入息撤手威音外繇繇與密密（五燈續作撤手威音前金烏叫天碧○杖人覺浪盛頌云香山月印再三撈還來松庭覓甚碗路逢死蛇盛將歸鹵莽却來弄撥板笑裂山僧臭口門一首獨拔出行軟入販滯貨捉月擬猿句外明宗大蟲紙裏得髓須敎三十棒莫聽千峯啼杜鵑）○師平日行止端莊王侯敬仰周蜀伊三藩登山供養厚賵珍貝師泊如也（松庭嚴嗣）

六祖下三十世

臨濟宗

竟陵荊門天琦本瑞禪師南昌鍾陵人父江堂母徐氏年二十忽念色身無常棄家遠遊投荊門無說能薙髮能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後遇高郵全首座同往襄陽途中偶聞婦人呼豬聲全曰阿嬢牆裏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撈破者些關棙子孃孃依舊是婆婆師矍然汗下一日染病甚劇有暉禪者勉師曰病中工夫切不可放過昔大慧和尚在徑山患背瘡晝夜叫喚或問和尚還有不痛底麼慧曰有曰作麼生是不痛底慧曰痛殺人痛殺人師於言下豁然○又一日聞山鹿叫喚會得日用之中無不是底道理復往蜀中謁楚山問曰某甲閒時看來了然明白及至臨機因何茫然山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後遊金陵途中忽然如從夢覺從前所得一場懡㦬遂參寶峰瑄和尚於高峰鍼芥相契遂蒙印證○師一日

對普照太初學云不論向上三玄要了末後一著初云如何是末後一著師曰風吹牆畔柳日曬澗邊楡照云青山低處見天闊紅藕開時聞水香初作噦聲云正是弄嘴師云你作麼生初云如人上牆百無計師作噦聲起身歸位（石車乘拈曰一噦聲百無所計一噦聲起身歸位具眼的辨看）○示衆曰世間無法出世間無法會得者箇無法歸家穩坐（笑巖寶別曰若會得者箇無法且請上居門外○法音濼曰若會得者箇無法三生六十劫何也大似傳若無人）○一日舉金剛經滅度一切衆生話師云先聖先賢皆要絕後再甦我即不然何故松之本翠柏之本蒼去歲半斤今年八兩且道還有絕之與甦若能會得始是欺君不得若然不會切莫造次（笑巖寶拈曰咒絕老人貫要圖箇本分不知翻成分外）○示衆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更無別法若向者裏知箇落處定也有分慧也有分宗也有分教也有分佛法世法無可不可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其或不然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盡爲不識本心名爲狂妄經云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諸佛諸祖惟傳一心不傳別法汝等不達本心便向外求於妄心中起妄功用所謂如邀空華欲結空果縱經塵劫只名有爲須知見性成佛性乃不是見他人之性佛乃不是成他人之佛決定是汝諸人本有之性與十方法界秋毫不昧人人本具箇箇不無但向二六時中一一之處回光返照看是阿誰不得執定祇在一處須是於一切處大起疑情將高就下將錯就錯一絲一毫毋令放過行時便看者行底是誰住時便看者住底是誰坐時便看者坐底是誰臥時便看者臥底是誰見色時便看者見底是誰聞聲時便看者聞底是誰覺一觸時便看者覺底是誰知一法時便看者知底是誰乃至語默動靜回頭轉腦屙屎放尿著衣吃飯迎賓待客周旋往返一一返看晝夜無疲倘若一念忘了便看者忘了底是誰妄想起時便看者妄想底是誰你道不會只者不會底又是阿誰現今疑慮你看者疑慮底又是阿誰如是看來看去不妨頭頭獨露法法全彰萬境不能侵諸緣不能入得失是非都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山河大地日月星辰盡聖盡凡都盧祇是一箇誰

字。更無別念。上下無路。進退無門。山盡水窮。情消見絕。豁然爆地一聲。方知非假他求。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寶峯瑄嗣）

匡山天池林隱淨菴智素禪師。東萊趙氏子。早年父母俱喪。年十五祝髮。謁雲溪瑛得旨。後住天池。上堂體露金風光皎潔。一色明明無間歇。羚羊挂角覓無蹤。海底蟾蜍吞却月○荊濮講住東山。上堂。在天天高。在地地厚。一毫端上。應時納祐。此猶是者邊事。且道那邊事作麼生。拊几曰。釋迦睡重。彌勒起遲。下座（雲溪瑛嗣）

嘉興東塔野翁曉禪師。無趣空參。每呈見解。師皆不諾。一日謂趣曰。我有一言。要與汝說。空聳耳而聽。師但笑而不語。空再四懇請。師復笑。空始具威儀作禮。跽而哀懇。師乃曰。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貴在直下體究。子若果信得及。可放下萬緣。參箇一歸何處。空從此死心看話頭。經三載。一日聞雞鳴有省。詣師求證。師反覆徵詰。後付衣拂。復示偈曰。非法非非法。非性非非性。非心非非心。付汝心法竟（寶芳進嗣）

嘉興天寧法舟道濟禪師。郡之張氏子。年十八。猛省出家。父母難之。至二十一歲。投天寧爲行者。祝髮參吉庵祚庵。門庭孤峻。師朝夕咨叩。一日聞磬聲。豁然洞徹。庵印可之。未幾長安覺王寺請居第一座。室中秉拂。機用莫能湊泊○嘉靖初。住金陵安隱。僧問如何是安隱境。師曰。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曰如何是安隱家風。師曰。石虎山前鬬泥牛。水底眠。僧曰。不會。師曰。用會作麼○精嚴晚參。精嚴寺裏撞鐘。府譙樓上擂鼓。同時顯大神通。穿透千門萬戶。大衆還聞麼。若道不聞。爭奈鐘鼓分明。人人有耳。若道聞。將甚麼聞。即今鼓絕鐘消。聞底事作麼生。試道看。卓拄杖。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陸五臺居士問。畫前元有易不。師曰。若無伏羲。將甚麼畫。士曰。畫後如何。師曰。元無一畫。士曰。現有六十四卦。何得無言。師曰。莫著文字。士曰。請和尚離文字發一爻看。師召居士。士應諾。師曰。者一爻從何處起（普明）

用拈云畫前畫後論有論無總與大易無涉直饒一喚一路爻象分明也未是衲僧極則畫前原有易否天寧者漢何不當頭便喚五臺待他應諾卻好云元有易否陸公者裏必然別有所入且免後來許多周遮○玉林

（琇頌云倒垣破屋住幽林徹後通前不捲門轉北回南接影響可憐咫尺隔千層○一初元頌云巍皇殿上話庵氏夫子庭前毀仲尼共住都因不相識卻教腦後擊金椎）○士又問至人無夢何也師曰常人於現前虛幻分別境界不知全體是夢認爲實有而以昏昧想心緊念神識紛飛境界爲夢所謂夢寐俱夢夢中復作夢也至人於自心境界如實而知故於現前虛幻境界妙用泠然通徹無礙而睡夢亦自明明而知歷歷而覺所謂寤寐一如者也故至人無夢之說非有無之無乃是無夢無非夢夢與非夢一而已矣○士又問夢裏須臾何以歷涉萬里師彈指一下曰千里萬里只在者裏問聖人有妄念不師曰無曰既無妄念何用兢兢業業師曰兢兢業業故無妄也○問爲政如何得無倦師曰榮辱得喪毀譽是非一切不管但慮其心行其所無事則無倦矣○問終日吃飯何故不曾齩著一粒米師曰吃飯底人居士還曾見不○士問四方上下有窮盡不師曰居士試返觀自己心量有窮盡不士良久曰實無窮盡師曰世界亦然○士又問地獄實有不師曰人作了惡歷歷自知雖經久遠憶持不忘便是業

境自心明知自惡不能自釋便是法王心地不空地獄實有心若空了地獄隨空○示人偈曰工夫不間四威儀聽板聞鐘好下疑打破未生時面目好來爐畔受鉗鎚道本無爲豈屬修有修頭上更安頭虛空若使重加柄野草閑花正好愁將謂衣中有寶珠衣穿方信寶珠無前年尚有無珠說今日無珠說也無內不尋思外不求大千沙界一毫收塵塵剎剎蓮華藏認著依然是外頭人人心上古彌陀末法人中不信多念念他方求佛法不知念念是彌陀○後還弁山晚年復退歸天寧庚申秋示疾或請說偈師舉手搖曳而逝（吉庵祚嗣）

湖州天池月泉玉芝法聚禪師嘉禾富氏子兒時每藉地趺坐折草念佛人皆爲其親曰此兒他日必爲佛弟子稍長淹通經史年十四從資聖堅法師受業及染受具矢志參學夙夜匪懈○一日閱壇經有省往謁吉庵祚不契復見法舟濟多所啓發偶會陽明王公於多士中王拈袖中鎖匙問師見麼師曰見王復納入袖中曰見麼師曰見王曰未在師疑不決一

日聞僧擧僧問大顯和尚。如何是見性。顯曰。見卽是性。不覺釋然一笑。述偈曰。湖光倚杖三千頃。山色開門五六峰。觸目本來成現事。蒲團今不鍬頑空○後往結制於潙澤之雲峰。忽憶雪巖和尚。問高峰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人公在甚麽處。便有見處。究未脫然。一日聞友人誦天通顯禪師。碧峰寺裏有如來之句。遂詣碧峰。纔見便問碧峰寺裏有如來莫便是和尚。不顯曰。上座還見麽。師曰。總見也是金屑落眼。顯曰。者漢死去多少時。汝來爲他乞命。便歸方丈。次日顯上堂。擧古德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底也無。又曰。向南方走了一轉。拄杖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此二語。甚有誵訛。試爲酬一語看。師曰。前不搆村。後不迭店。顯曰。未在更道。師曰。不遇知音者。徒勞話歲寒。顯曰。有甚得力句試擧看。師遂呈二偈。顯曰。未免落人圈繢。師曰。如何得不落人圈繢。顯便掌曰。是落不落。師豁然大悟。平昔所蘊皆冰釋。已而侍顯過杭。遊南屏。至宗鏡堂。顯登座曰。此處正好說法。師曰。說法已竟。顯便下座。顧師問曰。何者是我所說底法。師曰。劍去久矣。顯頷之。遂蒙印可。後歸隱天池。衲子日臻。遂成叢席○示衆。至道無爲。非有爲無以造其深。絕學無學。非力學無以臻其極。譬猶玉之在璞。珠之在淵。非剖鑿探求。終無以獲。故雪山苦行六年。少林壁觀九載。以至斷臂求法。腰石負舂。趙州三十年不雜用心。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孜孜矻矻。廢寢忘餐。惟欲究明大事者。皆參禪學道之榜樣也。柰兹禪林秋暮。法道荒涼。遂妄隨邪。無復自振。惟知粥飯現成。不愧虛消信施。或遊心異學。肆志便聰。或穿鑿機緣。馳求義解。是皆虛喪光陰。徒增業識。如舍父窮子。飄轉無踪。可勝嘆哉。若是英靈漢。直須於生死岸頭。猛著精彩。一念純眞。纖塵不立。如遇怨敵。單刀直入。不顧危亡。如墮深井。念念無他。但求出路。若能具如是深心。管取到家有日在○僧問。金軀初降。九龍吐水。聖誕重逢。未審有何祥瑞。師曰。金鳳銜華呈瑞彩。錦鶯翻調奏新簧。曰。周行指顧示眞機。今日如何露消息。師拈拄杖曰。拄杖子上透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下透十八重地獄。擊破閻羅王

頂門。俯應羣機。萬象森羅咸稽首宣揚般若。大地山河側耳聽。僧曰。恁麼則昔時靈鷲。今日天池。師曰。一道神光輝宇宙。莫將今古較疏親。便下座○陸五臺居士。問東土一千七百善知識。即今總在什麼處。師指庭樹鳴蟬。曰者裏也有一箇。士曰。聲響便是麼。師曰。喚作聲響。即蹉過也。士又指石問曰。無情說法。只如者箇作麼說得。師曰。居士喚者箇作什麼。士曰。石頭。師曰。又道說不得○師於嘉靖癸丑。五月十九日示寂（天通題詞）

建寧雙峰古音淨琴禪師。本郡建陽蔡氏子。自幼卓犖不羈。每嘆曰。世間有求皆苦。不如早覓箇出身處。年二十五。從東峰祝髮。初見大闡。無所啓發。次謁性空闢主。一日見座下尊宿靜晃閱古梅語錄。中有僧上方丈。曰某有箇入處。梅便打出。僧又進方丈。梅復打出。晃笑曰。者僧實有悟處。只是大法未明耳。師聆晃語。便起身設禮。求示入道旨要。晃曰。佛性雖人人本有。若不以智慧攻化。只名凡夫。今欲成辦此事。直須盡掃葛藤枝蔓。只將一句無義味話頭。自疑自問。自遏自拶。不肯求人說破。不肯依義穿鑿。決要命根頓斷。親證親悟。如此晝三夜三。迫勒將去。年深月久。忽然心華發明。如雲開見日。古人公案。一一洞了。始知無禪可參。無佛可做。頭頭上了。物物上通。如人到家。不問路也。師蒙示誨。即死心研究。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復過滇南。參壽堂。抵雞鳴灘。忽然大悟。泊見壽堂。鍼芥相投。即承記莂。歸隱雙峰○正德壬申。遷瑞巖。示衆。學道人當截斷諸緣。屏息雜念。單提本參話頭。於行住坐臥。苦樂逆順。一切時中。不得忘失。凡靜中所見。善惡境緣。皆由不正思惟。但只瞑目靜坐。心不精采。意順境流。半夢半醒。或貪靜境。致見種種境界。若是正因衲子做工夫。當睡便睡。一覺便醒。起來抖擻精神。摩挲兩眼。豎定牙關。捏緊拳頭。專心正念。切切偲偲。疑來疑去。到水窮山盡時節。忽然疑團迸散。頓見自己一段本地風光。非從外得。到者箇時節。纔名入門得地。更要求明眼宗匠。決擇不可便休。一法不明。直須辨明。一理不通。直須通透。假使悟後不能通達化門。古人謂之坐在百尺竿頭。不能至

往還住

於一切智海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珍重（壽堂松嗣）

杭州徑山萬松慧林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從天目平舒獲聞心要後遊金陵聞僧誦丹霞禪師上堂語遂大徹時伏牛空幻覺禪師寓廣德師往謁呈所見卽蒙印可後往徑山一日辭衆書偈曰七十六年萍踪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書畢而逝（金臺覺嗣）

曹洞宗

西京嵩山萬壽俱空契斌禪師平陽垣曲人族姓王從重興院無相法師薙染久而參方謁凝然改禪師於嵩山求示心要改曰你向達摩未西來時道一句看師無以對心甚疑之一日覩柰封槐豁然契悟徑往丈室擬擧似間改遽謂之曰契斌參得禪也師便喝改曰喝作麼師曰和尙何得以贓誣人然曰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闕在甚麼處師曰一對無孔鐵鎚然曰趙州意又作麼生師曰荊棘林中重加陷阱然曰石頭書亦不通信亦不達是何意旨師曰千里同風然曰靑原垂足又作麼生師曰禍事禍事然曰洞上一宗密在爾躬矣○景泰四年主祖庭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事師曰烏龜向火（恩菴孟云料掉沒交涉且道過在主家賓家若褁明得方許你會空劫已前底事如或不明且看烏龜向火○龍唐柱云恁麼擧揚還當得空劫已前事麼天色稍晚各自歸堂參取好）○問如何是正中偏師曰夜半烏雞帶雪眠曰如何是偏中正師曰老翁抱著石烏龜曰如何是正中來師曰出匣吹毛寒逼天曰如何是兼中至師曰公孫舞劍難思議曰如何是兼中到師曰黑狗銀蹄無處討曰五位旣蒙師指示少林直指事如何師曰沙裏無油麥中有麪○僧問如何是君師曰誰能窺測九重深曰如何是臣師曰萬里山河點墨痕曰如何是君向臣師曰寶殿光含萬化新曰如何是臣奉君師曰玉階仙仗龍顏近曰如何是君臣道合師曰端拱無爲天下平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闍黎珍重始得僧禮拜師微笑曰山僧今日不著便下座○景泰壬申師示寂塔於少林之西塢（凝然改嗣）

續指月錄卷第十四

續指月錄卷十五

六祖下三十一世

臨濟宗

隨州龍泉無聞絕學正聰禪師。邵武光澤人。族姓奚。母吳氏。髫年出家。二十受具。習止觀唯識論。一日有宿衲詰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其意云何。師依文答之。宿識訶而去。師從此激勵。疑情頓發。坐臥不安。經六載。一日聞馬嘶大悟。遂往見天琦瑞和尚。纔禮拜。瑞便打。師曰。某甲適來草草觸忤和尚。瑞曰。老僧今日被上座勘破。師曰。和尚是在世忘世。在念忘念。某甲豈能勘破。瑞曰。在世忘世是如何。師曰。了物非物。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曰。於心無心。曰心物俱忘時如何。師曰。華山高突太行峩。瑞頷之。遂蒙印可。○住後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一代時教。門曰。對一說。龍泉則不然。若有問山僧如何是一代時教。劈脊便打。曰。合取狗口。○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石香亭。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喪却了也。（笑巖寶拈云放去較危收來太速頌曰古雲峯頂人難覯偶被風吹映夕霞百鳥未歸天已晚夜深依舊宿蘆花○石車乘拈云聽和尚雖則不負來機和盤托出奈者僧依語生解若問山僧如何是本來面目劈脊便打待者僧云恁麼去時如何復打云十萬八千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試商點看）○僧問今朝四月八日。天下叢林皆慶如來降誕。未審如來何處降生。師於几上畫圓相示之。僧無語（笑巖寶代僧作禮云盡界皆明）○師一日忽遁去。不知所之。門人蹤跡久而不得。越二年。師復歸山。七月朔夕。師謂衆曰。因心不了。又遊方吳越。山川路渺茫。拄杖一條擔日月。龍泉寺裏話偏長。偈畢。以拄杖擲地趺坐而逝（天琦瑞嗣）

沔州古巖濟禪師。中年目盲。僧笑巖寶參。師問何處所來。寶曰。親從關子嶺來。師曰。無聞老兄好麼。巖曰好。師曰。如何見得好。巖曰。老來康健。師曰。爭見得康健。巖曰。著衣喫飯。坐臥經行。師曰。與麼則不出常情。巖曰。要且常情莫測。師仰面大笑。翌日巖入室。師曰。嶺頭老兄。先師嘗許他悟處。見骨只是太朴無博學。巖曰。和尚博學乎。師曰。老僧亦非博學。巖曰。恁麼則一同也。師曰。亦有不同處。巖曰。如何是不同處。師曰。

他有眼我無眼。巖曰。和尚若無眼。爭見得無。無博學。師又大笑。囑曰。子器非凡。宜深根固蔕。廣作利益。非汝而誰。惜吾衰老。不及見矣。巖拜謝而去（天琦瑞嗣）

伏牛際庵大休實禪師。新鄭李氏子。幼嬰疾苦。甫數歲。父母慮其不育。命投寶珠受業。年二十。訪老宿古心示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尋入火場。打三有省。述偈曰。法身本無相。法相本來空。會得者消息。處處顯家風。○後往謁天琦瑞和尚。途中遇天眞月印二禪客。同至關子嶺。琦問。你三人一路來麼。師曰。雖然一路。來處不同。琦曰。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師便珍重。琦曰。未在。更道。師便喝。琦曰。父母未生前喝箇甚麼。師無語而出。自後數呈伎倆。琦皆不諾。○一日侍琦於承天。琦問曰。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你作麼生會。師曰。當堂不正坐。那赴兩頭機。琦爲助喜。○住後陞座。須彌作舞。海水騰波。龍象交參。人天共聚。大地山河同宣妙句。三賢十聖共證菩提。眉藏寶劍起寒光。袖隱金鎚行正令。明殺活。顯金機。舉拂子。還有明眼衲僧不顧危亡。向前一肩擔荷得麼。便下座。○

僧笑巖寶參。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豎起拂子。寶曰。此外更有指示也無。師擲下拂子。寶便禮拜。復斂問。參關子嶺話。師曰。怪道。親見作家來。寶便喝。少頃師又問曰。我那老兄別來四十年。未知今日鼻孔如何。寶曰。與和尚鼻孔一般。師曰。上座還見老僧鼻孔麼。寶曰。見。師曰。向甚麼處見。寶曰。兩眼下。口門上。師曰。有祕密句。曾向上座道麼。寶曰。曾道。師曰。試舉看。寶曰。合取臭口。師拈拂子。寶便喝。拂袖而出（天琦瑞嗣已上）

三八

襄陽大覺圓禪師。漢川人。儀貌豐碩。聲如洪鐘。參叩淨庵。默契。庵付偈曰。一枝正法眼。列祖遞傳來。付汝待時至。馨香徧九垓。師受囑後。隱居襄西。○僧笑巖寶同爽庵參謁。求依侍。師曰。上座錯了也。老拙平生溫飽自適。別無所長。爽曰。某生死事大。語未竟。師約而笑曰。老拙亦有生死。何獨爾有。寶曰。某恨晚進。多無恒志。和尚豈拒人哉。師曰。出家兒本自無爲無事。爾等特來。反無事生事。少間辭不獲已。方少允。曰與麼則粥飯自辦始得。○師方便莫測。最惡時機不逭

誠者。一日室中以數則因緣問寶。皆許可。乃曰。老僧以一則爛熟底因緣問你。昔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大悟。師曰。問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閑名。正恁麼時。外道悟箇什麼。寶擬進語。師遽以手掩其口曰。止止。猶更挂唇齒在。寶乃釋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及西天外道。占偈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師稱賞之曰。奇哉斯人。是從上果地中語也。寶侍四閱月。師一日無病而終。預前呼寶敘平生為僧始末畢。乃曰。今作沙門者。皆是波旬之徒。如來之仇讎。何止虎皮羊質而然也。重囑寶曰。當念從上付囑之重。子切勿易為人師。他日法門莫大之幸。不在吾多囑也。語畢。正午瞑然而逝。茶毗建塔畢。寶乃辭行（天池素絅）

嘉興無趣如空禪師。本郡施氏子。幼慕宗乘。留心體究。同法舟濟參訪數載。後見野翁曉和尚。徹法源底○嘗掩關禪定。一日啓關。示衆曰。自結玄關自活埋。自吾閉也自吾開。一拳打破玄關竅。放出從前者漢來○元宵示衆。蓋角聲中薦得。觀音未是作家。彩燈影裏知歸。室利設誇好手。恁麼告報與諸人。也須笑破虛空口。若也未曾然。再看溈山顛倒走○參。小參。衆立定。師喝一喝曰。禍出私門。便歸方丈○示衆。學脩多羅教。曰以思惟。心測度如來。圓覺境界。如將螢火燒須彌山。師曰。我且問你諸人。如來境界既是測度不得底。畢竟如何合煞。喝一喝。還見教意麼。便下座○示衆云。言前薦得已天涯。句下承當路轉賒。一擊鐵圍如粉碎。雲天空闊雁行斜○除夕示衆。時窮何似日窮。好月若窮來歲亦然。三十六旬窮過了。東村王老夜燒錢。老漢並無一物。應箇時節因緣。拈拄杖。只有者箇無窮無盡。歷劫經年。今夜隨時送去。免教涉戛相牽。擬下拄杖。歷劫得來今斷送。拍雙空手接新年○示衆。佛是衆生屋裏了事人。衆生是佛屋裏不了事漢。若要一槩。但佛與衆生。一時放却。則無了無不了。卓拄杖。但於事上通無事。見色聞聲不用聾○端陽示衆。佳節端陽。何曾項約。五月五日。年年攙著。風搖蒲劍碧楞楞。日照榴華紅灼灼。道在時節

因緣豈論正法末法向來著意馳求通身是草今日信手拈來無不是藥竪拂子大衆且道此藥治甚麼病驟拂子不但老維摩藥王藥上也喫一帖○示衆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既作法中王於法得自在○師一夕湖邊步月適遇一僧師曰明月與淸風水天同一色人人在箇中只是出不得僧曰打草驚蛇作麼師曰上座又作麼生僧曰看脚下師大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萬歷己卯仲冬師謂門人性沖曰來歲中秋五六之間吾行矣子宜知庚辰八月十六日冲以前期而至師示微疾集衆說偈曰生來死去空花死去生來一夢皮囊付與丙丁公白骨斷橋隨衆阿呵呵明月淸風吟弄（佛日方曰皮囊既付丙丁白骨交歸）（斷橋舉覺將甚麼風甚麼弄月良久云爲見煙霞生背因知星月繞簷楹）○語畢端坐而逝世壽九十（野翁曉嗣）

隨州七尖大休宗隆禪師青州益都賈氏子依郡之石佛薙髮寓成都北寺爲典座出街挑水忽然有省作偈曰大地山河體性空那分行走與西東偶然撞著無私句萬水千山總一同就河南乾明寺無盡室中盤桓針芥相投印以偈曰道高不假修德重事理周一枝正法眼付與隆大休○出住隨州七尖峰垂三關語以示學者曰吹毛寶劍被石人持去挂在萬仞峰頭四壁無路如何取得有一如意珠被木人擎來拋向大海波中不假舟航如何覓得盡大地是箇火坑燒却了也唯有一莖眉毛在未審是何人見得○師在茄園茄瓜次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指茄曰黃瓜茄子僧不契再問師曰莫勞叨黃瓜茄子僧終不契下山別參一尊宿宿曰你在何處來僧曰七尖峰來曰大休有何言句僧舉前語尊宿合掌曰眞大慈悲○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八日集衆書偈曰三際握來一拄杖十方原是舊袈裟泥牛石虎知消息踏破虛空便到家閣筆端坐而逝（石門海嗣）

嘉興胥山雲谷法會禪師本郡嘉善懷氏子九歲芟染於大雲寺出家習瑜伽教年十七潛投天寧時法舟濟禪師方閉關屢策發之一日問師曰圓覺經云四大分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師聞之猛省却立巷側至四更不動濟呼與語未契未幾被本寺追回鎖

禁越二年復出至陽羨見古林教參一歸何處纔入吉庵會下庵問曰汝參話頭時中絲毫無不間否師曰不能曰如此却是虛播光陰師曰雜念漸消本念漸熟或非虛度庵曰有消有長盡屬代謝非究竟法（汰如河法師補續高僧傳云師年二十受具修天台小止觀往邵之天寧問所修何時於法舟濟公公曰夫學以悟心爲主止觀之要不離身心氣息何能脫然子之所修流於下乘矣因示以旨要師力究之一日受食食盡而不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公與印可）○師遊留都止天界毗盧閣閉關時覺胸中有月照寒潭之狀越三載報恩諸老迎於三藏殿朝孟春揭蕭然適也自謂足矣偶有道者被褐訪之師因呈所見道者訶曰脫得見盡一切皆是平常汝所得自以爲極玄極妙不知皆是鬼窟中作活計師擬進語者厲聲喝曰汝道平常是甚麼玄妙是甚麼不告姓名拂衣而去師因大省二十年所得消釋都盡又三年北遊燕與偏融白雲相切磋同南都五臺陸公等迻住棲霞結庵於天開嚴○大洲趙公至棲霞聽法師講楞嚴自謂洞悉關竅及入庵見師恍然喪其所得問曰師熟楞嚴耶師曰不會趙嘆曰眞楞嚴矣○念菴羅公荊川唐公慕謁羅

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我者裏無此貲臨別語羅曰性海非遊法流常注纔有擬議便隔萬山荊川踊躍稱快師曰公勿便快活茲事取不得捨不得若謂面前皆是即執妄爲眞若欲向上尋求又是撥波覓水唐拜之曰不至棲霞幾虛此生○復遊吳了凡袁公訪師師示以宗旨袁聞之灑然（補續高僧傳云了凡袁公未第時參師於山中對坐之並夜不瞑目師問曰公何無妄念公曰我推我命無科第子嗣分故安心委命無他妄想耳師曰我將以公爲豪傑乃一凡夫耳聖人云命由自作福由己求造化豈能拘人耶乃委示以改過積德唯心立命之旨公依教奉行覺登進士有子嗣焉）○師復遊金臺旋歸棲霞鄉僧多潛奔之袁復訪師師問汝來作麼曰專求佛師曰丹霞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有所馳求盡屬妄想袁曰我本是佛求即無求師搖首曰未在袁曰長安無別路曰然則任汝胡行曰終不向師覓路師曰究竟如何曰棲霞嶺上草青青師休去○明年了凡邀師歸嘉善之大雲建立禪廡禪道爲之中興（憨山清禪師爲沙彌時侍師彌護一日請曰說者爲某甲壽不長奈何師曰壽夭乃生死法參禪乃了生死法若一念不生則鬼神覷不破造化何能拘之耶第恐不明道眼耳清將北行師言誡之曰古人行脚單爲提明己躬下事爾當思他日何以見父母師友即愼毋虛費草鞋錢也　達觀可禪師參方時同平泉陸公思菴徐公謁

（師叩華嚴宗旨師發揮法界圓融之妙皆嘆未曾有禪道草昧於時復有起色）〇僧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起雲。曰莫更有奇特否。師曰。不得將龜作鼈〇萬歷戊辰冬。主三陳菴禪會。乙亥正月三日。起行香偏閱僧房。告衆曰。此地淸淨。吾可觀化。明日遂端坐而逝。世壽七十五。塔於大雲之右（天寧濟嗣）

嘉興精嚴東谿方澤禪師。郡之嘉善人。族姓任。首謁法舟濟禪師於天寧。一日室中舉龍潭見天皇公案。至何處不指示心要。言下有省。行蒙印可。解制秉拂。佛法雖徧。一切世間。而未嘗有絲毫透漏。作麼生結。雖未嘗有絲毫透漏。亦未嘗有絲毫蓋藏。又作麼生解。故知百丈大師。曲引初機。爲此方便誑謼之辭。其實莫能結。莫能解也。設使有箇孟八郎漢出來道。我能向百丈大師。結不得處。一結結斷。直使天下衲僧。忘前失後。求出無門。亦能向百丈大師解不得處。一解解開。直使天下衲僧。七狠八藉。竄身無地。却甚奇特。諸上座。彼旣丈夫。我能不爾。良久擊拂子一下。曰吽（天寧濟嗣已上二人）

浮峰普恩上座。山陰金氏子。十歲出家。至年十九。忽念生死事大。奮志尋師。初至大悲叩無際首座。示以心生則種種法生之語。師當下有所契入。有偈曰。返本還源便到家。亦無玄妙可稱誇。湛然一片眞如性。迷失皆因一念差。復見法舟濟於天寧。呈所見。舟可之。又謁萬松休於鳥石峰。松問何來。師曰。天寧。松曰。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松曰。不是不是。師曰。天寧道是。和尙如何道。不是。松曰天寧則是。我則不是。師疑不決。後參玉芝聚禪師。復舉前話。聚曰。是與不是。未出常情。二俱喫棒有分。師曰如何是出常情句。聚與一掌。師當下豁然。平昔礙膺。一時融釋。聚曰。汝旣如是。當善護持。復以偈囑曰。莫學支流辨濁淸。是非盡處出常情。鐵鞭擊碎珊瑚月。會看東山水上行（天池聚嗣）

建寧斗峰天眞道覺禪師。本郡建安張氏子。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久而有省。占偈曰。一手拍兮一手鼓。無位眞人出格舞。口中唱出無腔歌。三千諸佛同一母。往見古音求證。音稱賞之（雙峰琴嗣）

西京定國無方可從禪師。雒陽許氏子。禮福先芘峰剃落。初參龍潭順。超化宗。入室請益。稍有契入。後參俱空斌禪師。斌問子參何人來。師曰。少室山前風悄然。斌曰。因甚一花開五葉。師曰。沒孔鐵鎚百雜碎。斌曰。掠虛頭作麼。師曰。某甲秖見盡天下。秖解掠實。無一人能掠虛者。斌曰。不打自招也。師曰。老和尚慣用底。不妨勘破（杖人盛云龍潭未見龍超化卻將化室裏打筋斗來詐明道士鐵鎚豎天下掠實無掠虛不打自招笑殺渠慣用老人今勘破何妨收拾者蠻驢末後關還透過百丈甘爲野狐九峯不肯首座果能平地生波許你家中穩坐）○斌以綿密闡奧。重加煅煉。偶撿傳燈。見天衣以行者五人。俱召實上座因緣。師當下密契五位與旨。遂承印記。隱於郟鄏定國寺○示眾。佛祖宗乘。本無言說。但此段家風。非從外得。須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方得到家穩當。不涉程途。汝知九峰不肯首座。百丈墮在狐窩。足見得人爲難。而得理爲尤難。如上多方。切須珍重。成化十九年。壬寅六月示寂。塔於少室（萬壽斌嗣）

續指月錄卷十五

續指月錄卷十六

六祖下三十二世

臨濟宗

北京柳巷月心笑巖德寶禪師。金臺之世族也。父吳門。母丁氏。早失恃怙。弱冠偶之講席。聽華嚴大疏至十地品云。世尊因中。曾作金轉輪王。時有乞者。來化國城妻子。頭目手足。內外布施。王作念言。我今若不施與。向後百年。一日空廢。全無少益。反招慳悋過失。不若施與。空我所有。益我功德。師聞之不覺身心廓然。嘆曰。古今同一幻夢中。遂抉志出家。纔斛歲餘。就於本境廣惠禪林。禮大寂能公。披緇祝髮。明年受具。朝參夕叩。雖深信知有。不肯自休。務期親證。偏謁大川月舟古春古拙諸老宿。後至關子嶺。參無聞聰和尚。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道不明斯旨。聰乃厲聲曰。十聖三賢汝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十數轉語。皆不契。遂發憤。寢食俱廢。一日攜籃到澗邊洗菜。一莖菜葉。墮水旋轉捉不住。忽有省。提籃

喜躍而歸聽立簷下問是甚麼師曰一籃菜聽曰何不別道師曰請和尙別問來至晚入室聽舉玄沙敢保老兄未徹話師曰賊入空室聽曰者則公案不得草草師喝一喝拂袖便出○復往見濟菴古殿大覺諸尊宿皆器重之○後上關子嶺再參聽和尙一日雨寒聽命烘爐乃問人人有箇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曰有則有只是佛眼覷不見曰子還見麼曰某亦不見曰子何亦不見曰若見則非眞父母聽曰善哉師遂呈一偈曰本來眞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今何在分明呈似師聽閱之甚喜曰如是如是只此一偈堪紹吾宗卽說偈曰汝心卽我心我心本無心無心同佛心佛心非我心（木陳忞頌云水裏拾來火裏燒出頭天外自消遙翻怂未會機尙著有一棄兮是一棄○牧雲門頌云千山歷盡草鞋穿任運騰騰度好年平實商量田地穩坐山慧命一絲懸○箬菴問頌云一莖菜葉忽隨流喜躍歸來盡底顯父母徧身紅爛地陪驢端許振宗猷）○復曰佛如轉輪王佛法如王命佛子豎法幢能令邪作正囑曰汝諦受持遇緣熟者智愚皆度續佛慧命須待其

人師蒙記莂復侍聽年餘乃禮辭去後底金陵寓靜海牛首高座等處數載復還金臺初居圓通次遷南寺鹿苑慈光普果諸剎○端陽上堂舉大慧和尙上堂曰今朝又是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擡著桃符神兩手搥胸叫冤苦師曰大慧老漢大似少箇禁方向靑天白日見神見鬼笑殺則不然今朝正是五月五雲從龍兮風從虎山僧要與現前諸大聖凡賭箇賭信手拈來百草頭甜者甜兮苦者苦拈拄杖驀然突出者一條穿過從上諸佛祖是你現前諸人百樣具有爲甚麼只少者一箇忽有箇見義勇爲底憤憤地向前道和尙且莫壓良爲賤若論者一箇敢道人人不欠分毫放下拄杖曰汝冤不知何妨矢上更加尖堆上重添土○上堂男兒固奮沖天志莫若從頭放下來直把髑髏枯死盡仍教死眼豁然開○上堂舉南嶽讓和尙一日問衆曰道一爲人說法也未曰已爲衆說法了也尙曰總未見人通箇消息來乃密遣一僧去探囑曰待渠上堂時便出問作麼生看渠有何言句可記將來僧往一如所教馬祖曰自

何疑胡

偈頌

從何亂後三十年不少鹽醬僧回舉似尙深肯之師曰山僧者裏三十年不曾見箇鹽醬汝等在者裏討什麼盌以拄杖一時趁散○上堂當門一隻箭來者看方便擬進問如何穿過髑髏面○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僧出作禮師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也未何爲多口師復打曰再犯不容（漢月藏拈云使則太煞使未免著忙在頌曰不須賓主會來觀占得神機絕法人雪夜梅花「頌」春早滿園香草未知新）○僧問一言道盡更不容其言時如何師云武陵谿畔杜鵑語十里桃花血滿紅（遠菴僖頌云武陵谿畔杜鵑鳴萬語千言無別聲回首若知歸去好天涯遊子盡回程○旅菴月頌云誰家桃李鬪芳妍杜宇聲聲喚客還曾路武陵谿畔路洞中春色異人間○天岸昇頌云辭窮理盡舌頭乾海底珊瑚撐著月杜鵑聲裏落花紅多少阿師全漏洩）○上堂趂庭露溼階苔滑行道藤牽山徑迷禪者多詢眞祖意夜來攜履獨歸西拈杖指云看看看祖師又越山門而來也喚行童與我即便逐出良久云是你諸人分上著這等閒家具不得○僧問如何是和尙昔年獲益事師以拂子倒懸視僧云會麼僧云某甲已識和尙做處也師曰你道荊州黃四娘禮佛求箇什麼僧無對師乃打出（石車乘拈云僧問獲益師拂倒懸彼此分明誰知末後一棒如蹈萬仞深坑至今起不得召大衆云還教得麼莫道賊過張弓好○雲巖持云黃四娘禮佛舉覺求箇甚麼乃吁一聲曰空中鳥跡原無見業上風聲若有聞）○僧參問從上千七百老凍儂某甲今日一串穿來獻與和尙伏請判斷時門外忽聞犬吠師遽顧侍者看是什麼客來侍者出問話僧罔措師曰上座適纔問什麼僧擬重舉師與連棒打出○僧問如何是文殊普見三昧師曰死人眼曰如何是觀音普聞三昧師曰死人耳曰如何是一言道盡底句師曰死人口○一僧請益金剛經爲人輕賤話師曰汝有疑否僧曰有疑師曰有疑則爲人輕賤無疑則應墮惡道僧沈吟師曰會麼僧曰不會師曰把出你不會底來看僧曰不會教某甲把出箇什麼師曰汝之罪業劃然消矣僧歡喜禮謝而去○問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落第幾機師曰總落第二機曰如何是第一機師曰玄沙不出嶺保壽不渡河曰畢竟得箇什麼師曰灼然畢竟得箇什麼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一文錢一箇大燒餅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喫在肚裏了當下欣欣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你無一文錢也只甘受餓

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雲門胡餅金牛飯空腹而來滿腹歸○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柳影橫塘魚上樹槐陰罩地馬登枝僧曰與麼則形影兩分曲直自顯去也師曰未曾飽食廬陵米徒把蒲團認作天○僧參問承聞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請問和尙如何是大事因緣師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屎僧不肯不禮拜而出師喚回示以偈曰諸佛出於世唯爲大因緣屙屎並放屎飢餐困打眠目前緊急事人只欲上天談玄共說妙遭罪復輸錢僧慚惶作禮而去○一日有兩官人遊山入門哦曰茂松脩竹回顧見師便問如何是道人家風師曰茂松脩竹曰有何旨趣師曰自家觀不足留與客來看○有士人閱師淨土偈乃問佛說是經則有六方諸佛出廣長舌相作證今吾師說偈有何殊證師曰居士舌頭亦不短又問何爲不思議功德師曰前街人喚犬後巷罵貓兒又問老師今年高壽了師曰論年不見箇羶腥作麼不槁瘦了○僧問處處入法界念念見遮那如何是遮那師曰淨地不須屙舉趙州和尙問投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投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師頌曰三十六物都灰燼只遺一雙枯眼睛置向九衢深夜後無光明處作光明○擧世尊拈華公案頌曰師資妙契芥投鍼似海如山無處尋石火光中曾著眼始知佛祖不傳心○擧經題六字頌曰黑白未分已墮偏那堪擬議費鑽研西乾此土諸賢聖鼻孔撩天總被穿○示座主偈曰荷鉏到處費工夫三兩文錢足可圖鉏得他家田地淨自家田地盡荒蕪○示僧法中幽趣眼中醫向上玄機境上塵黑漆桶邊錘子斷太平國內自由人靜坐寒巖此病難男兒爭肯自相瞞轉身一步無多子始信塵含法界寬○師嘗室中垂語曰佛未出世祖未西來元無佛法世法之名迥出黑山鬼窟一句作麼生道○又曰佛既出世祖已西來佛法世法相爲建立不犯化門道將一句來○又曰佛生凡聖對待之門世法佛法名言强立總拈過一邊衲僧本分一句試道將來○又曰尋常問語言問答甚平易甚不思議剛被人問箇如何是汝本有底佛性爲甚麼却反眼豎口啞○又曰既爲

佛子志階佛地因甚一箇佛字最不喜聞○師晩年退居京城柳巷於萬歷辛巳正月十六日示寂奉全身塔於小西門外（無聞聰嗣）

臺山龍樹寶應禪師一日晨興覩明星有省述偈曰日出東山月沈西嶂昨日今朝曾無兩樣（天琦瑞下大川洪嗣）

臺山楚峰和尚獨居祕魔崖十餘載木食澗飲人不堪其憂師恬如也一日聞火爆聲豁然大悟占偈曰眼睛突出死柴頭赫赫神光照四洲觸處現成人不委幾回春去又逢秋（大川洪嗣）

玉堂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看脚下曰如何行履師曰驀直去（大川洪嗣已上三人）

蘇州車溪無幻古湛性沖禪師秀水張氏子初以俗相謁無趣遂有所契尋棄家從趣芟染趣一日問師曰徑山頌三玄三要曰徹骨徹髓道一句三玄三要絕遮護此二句中山僧欲取一句爲法你道取那一句好師曰和尚適纔問那一句趣瞋目叱曰得恁無記性師曰祇爲和尚徹骨徹髓趣曰不然爲汝一人即得爭柰大衆何師曰取即不辭孤負先聖毀我後人趣曰如是如是○師往徑山結茅集無趣語錄一日歸覲趣曰一向作得些什麼事師曰某甲買得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尚僉押即將集本呈上趣接得展看曰者是我底你底聻師曰和尚不得攙行奪市趣便將集本擲下師便趨出少頃呈偈趣曰者是你作底麼師曰某甲鼓粥飯氣若謂有所作孤負和尚不少趣點首（金明進云我若作敬畏待云請和尚僉押便乃垂下一足他更如何但云念子遠來且坐喫茶不特不負來機要且主賓有禮若作徑山待云者箇是我底你底聻遞好與一拳何故大丈夫捋虎鬚未爲分外○古林如云我若作徑山待道者箇是我底你底聻便與作禮云今日念和尚老大○天柴性頌云相逐各自展家風祖業兒孫用不窮大海無涯恣躍鯉長空萬里縱飛鴻）○住後示衆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卓拄杖昨宵時雨滴空階一片綠苔俱打溼○示衆大道體寬長空絕跡撥下雲頭別通消息同生同死風行草偃且道把住爲人好放行爲人好乾坤一合地胡餅日月兩輪天氣毬○示衆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笑殺老龐公至今猶瞌睡魯祖見人便面壁不解寒溫祕魔走到便擎叉全無禮義南山鼈鼻不若死鰌西院鐵刀渾如鈍鋸且道大悲如何爲人輪王總未拋三寸徧界先聞

刀斧聲○浴佛上堂毗籃園裏曾呈醜古佛堂前又露形不是日光三昧力如何洗得你身淸大衆釋迦老子今日誕生未審此時還曾落地也未一僧出曰落地了也師曰你見甚麼人說僧無語師曰杓卜聽虛聲僧問淸虛之理畢竟無身時如何師曰道者合如是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問和尙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千株松下百草頭邊○師燒火次僧渦如何是自在天眞佛師曰與我般一束柴來僧肩柴至又問師曰者奴子好惡也不識便打（介菴進頌云大富須還長者家天然跪處有生涯可憐不識寶中寶錯過眞金在赤沙○牧公謙頌云脚下魚行總不知因觧觸亦何疑幾多負義忘恩者徒有雙雙兩道眉）○僧問如何是最上一乘師曰藤穿幾縛曰意旨如何師曰三十年後○僧參師問何處來曰廬山師曰古人道不向廬山尋落處象王鼻孔漫撩天如何是廬山落處曰請和尙尊重師便低頭休去○示念佛偈發心念佛循公道念念無私佛卽靈念到公私俱不現唯心唯佛更何論念佛休論閒與忙時時無間始相當一聲喚醒慈悲主刹刹塵塵是淨邦眞心念佛錦添華功德難量等海沙大處顯然全體現同名同號更無差○火爆偈圓圝無縫罅絲密不通風一點無明發分身刹土中○示人動口全拋一片心擬思量處不知音百千年外看家話倒腹傾腸說與君起念求心心旣念頓然無念念無心九重之內常爲主徹古該今不動尊盡心竭力作工夫內外推尋實總無正恁麼時無計可忽聞村內一聲歌卽心卽佛隔皮言非佛非心亦是欄端的要知眞實處直須吐盡野狐涎○師菴居二十餘載萬曆庚戌受徑山請不數月疾作仍返車溪辛亥冬示寂荼毗塔於徑山（無趣空嗣）

嘉興祇園古卓性虛禪師繁籍儒門潛心釋典屢困場屋遂禮無趣祝髮力參數載見紅日觸身有省四方來者多就師諮抉○許司馬以名刹相延師力辭之萬曆乙卯九月晦日謂衆曰我將行矣乃說偈曰好去了好去了無生路上人知少他年再有相逢日大衆修行須及早呵呵寂然而逝（無趣空嗣已上二人）

曹洞宗

◆[illegible]校

嵩山萬壽月舟文載禪師別號虎白北畿通州人世系蔚州廣寧王氏祖才從太宗靖內難官至武德將軍父清早無子嘗禮廣濟白菴空禪師受戒發願曰若生子必命出家一夜清夢老僧入室而師生童時或結草爲菴或聚沙爲塔或塑泥爲像撮土爲香採花爲供戲作種種佛事人皆異之九歲入鄉校讀書輒了了年十三父以夙願語之師欣然遂禮白菴落髮年二十詣杭納具北遊掩關因閱萬松拈提古宿機緣若面牆者久之忽省乃曰曹洞宗風大播天下有織錦廻文之妙非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遂旛然出關參無方從問曰某閱評唱有言前露刃句裏藏鋒之妙而大慧要劈碧巖之板其過安在方曰秖這一片嵩山影石老僧久欲推倒爭柰病久無力子試爲推師擬議方曰推不倒在㞚親炙一年許每呈語方曰驢年去忽一日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此豈不是大龍底轉身句方乃笑曰這漢桶底脫也（百愚斯頌云春雨山花爛錦秋風落葉飛金夜靜幽人得意猿啼旅客傷心嗔等閑若不登高望爭見東流海漾深〇位中符頌云跳出葛藤窠窟裏玉線金針定文理門外刹竿拈轉時三十六峯齊立起）〇正德改元主少林示衆達摩西來以一乘法直指單傳令人見性成佛至我少室如九鼎繫於單絲汝等諸人趁色力康健打辦箇事直須努力莫閑過日〇師住祖席一十六載後退老於三十六峰之雲山深處〇嘉靖甲申師示寂塔於少室祖塋送葬之日伊鄭徽三府積香如薪四衆雲擁霞光萬丈觀者歎未曾有（無方從嗣）

續指月錄卷十六

續指月錄卷十七

六祖下三十三世

臨濟宗

宜興龍池幻有正傳禪師初號一心溧陽李氏子（師自述云）兒時體肥性好捕魚羅雀凡所不爲八歲就鄉塾十二三肌腹骨立遂廢業偶爲母看誦香山卷偈語乃知發念持齋十六歲父母強與婚合未幾琴瑟不

謂發心出家又二年病不戢出家意始決黎明起焚香默對觀音像前誓曰某若再近女身此身當若何若何其夜即遯去後婦將產父命使偏覓終弗獲一日值父於途次强歸不就仍以母疾篤候侍歸又一年旣歿喪殯乃辭父長往入荊谿顯親寺禮樂庵師薙染示看父母未生前話密自矢志曰若不見性明心決不將身倒睡一夕聞瑠璃燈華爆聲有省舉似庵庵頷之○後庵遷化師直造神京謁笑巖寶和尚於觀音庵寶問上座何來師曰南方寶曰來此擬需何事師曰但乞和尚印證心地工夫寶曰若果識得心地那更有工夫印證耶師曰雖然不得不舉似過寶曰參堂去師珍重便出至晚入室方具述所以寶驀踢出隻履曰向者裏道一句看遂把話頭一時打斷懵懵而出逼夕不寐翌日寶出方丈見師猶佇立簷下驀喚上座師回顧寶翹一足作脩羅障日月勢師不覺脫然悟旨（牧雲門頌云兩片唇皮正合開死蛇忽地觸人來天明蘇氣方甦醒翹作修羅也怪哉○箬菴問頌云夜靜燈花㖃一聲瑠璃殿上露全身巨靈分破華山色赤脚波斯絕路行○晦山顯頌云閃電爲人機自別晴空霹靂太孤危回頭擲踏頂門眼金鎖玄關當下灰）○師

後辭行寶乃書曹溪正派源流付之復贈一笠曰發之毋露圭角師受囑出住臺山祕魔巖寺居十有三載入京師寓普照後住龍池○上堂無上法王有大陀羅尼門名爲圓覺驀豎拂子曰會麼鶻子已飛天外去猷翁猶向月邊尋○上堂一切法不有一切法不無若能如是會水上按葫蘆○佛誕上堂今晨四月八日是我釋迦如來示生降誕之時山僧忽然思量起來二千五百餘年已來不知有多少路見不平之輩務要別尋一箇人來與我釋迦老子比勝負較優劣殊不知我釋迦如來是何等一箇面孔汝諸人還知得我釋迦如來脚跟立地處麼還曾夢見我釋迦如來項相麼良久曰舉手拔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箇般人驀豎拂子曰雲門大師來也擲拂子便下座○上堂老僧者裏不問你久參晚進貴要正知見知見若正了生死如反掌大抵不落斷常有無二乘偏見更有甚麼商量若有僧問作麼生是正知見但向他道老僧在你脚下良久喝一喝下座○萬歷甲申師講演法華於祕魔巖寺時有萬融

首座病目初愈。仍來座下。展本聽經師方陞座見之。言曰。且喜萬融首座。病眼重開。幻人有賴。彼悚身起立云。不敢。師曰。且問汝。卽今目前所覩境界。與向未病眼時。同耶異耶。對曰。無異。師曰。然。正古人所謂三十年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乎中間。有箇入處。則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老僧今日休歇得。見山依舊是山。見水依舊是水也。師乃說經〇上堂。師云。鄙人將謂今時佛法門頭。沒有可商量人。仔細檢點。也有一箇半箇。有僧出問。誰是一箇。師曰。卽今如鬧市街頭。十字路邊。盤膝坐地。哇哇叫化錢者是。又問誰是半箇。曰卽今認住客塵煩惱。確定以爲主宰者是。或曰。若說佛法。原不曾許汝有商量處。用汝顚言倒語。有許多饒舌。師曰。我不怪你。雖然。說得儘是。你儘做得箇膾子手。何也。任他佛頭來。魔頭來。獅子頭。象頭來。牛頭。馬頭。人頭。狗頭。羊魚頭。鵝頭。鴨頭。既到汝案頭上。一一儘汝破除。打發一邊去。只恐汝把箇死猫兒頭。便不能破除得。打發不開去。於此打發得開去。纔是好膾子手也。或曰。將那死猫兒頭來著。

師乃笑曰。果然。不識有人於斯。一似箇無尾巴底大蟲。且道順毛還勒得伊麼。有人於斯。一似箇生鐵擱子。有力者還拗得折伊麼。果乃順勸伊不得。拗折伊不得。只是有一人。搖頭不肯。何也。第恐將箇臭鶻突布衫。做了貼體衣。至死不肯脫。總有青州布衫。堆滿世界也沒用處。況今時善知識。都只要抱不哭底孩兒。不敢觸著伊。動著伊。只怕退了伊底道心。又恐斷絕往來了。不唯不我供養。反被伊生謗毁。作禍害。便不柰何。若是拚捨性命善知識則不然。饒他是生鐵擱子。須要誘引伊一舉。舉到那半天裏。沒劃殺處了。始撤手。待伊自放下來。務要跌折了他底。又饒他是箇無尾巴大蟲。先須掘箇坑子。隱覆却。候待伊來陷入。內務要使伊跳不出去。直待伊計窮力盡時。且問他你還要活麼。待伊領首時。更曰且緩緩。直須教伊命根斷如死灰了。這臭鶻突布衫。方得卸下。始可謂我救得這死漢了也。不然。這畜生還踍跳在。雖然。說得也好。只可惜今時末法世中。無這等一箇知識。正所謂賢聖隱伏。遇而不遇也。怪伊說不得。呵呵。李孟

曰大夫問老師修行多少年方纔得悟師云貧道修行未久亦無悟處雖然貧道自持齋出家學道以來不過四十餘年前二十年止入得箇信位於晝夜十二時中猶不知其飢飽雖寒暑亦莫辨後二十年但醒得一一病痛不從外入俱是自己心中所發近日又僧得箇歡喜處始知得人人肚飢都只是要飯喫然又恰如人從半夜睡醒了只顧東摸西摸信手摸著了自己底鼻孔不覺失聲呵呵一笑〇有客問某等修行當何用工師提數珠曰會麼客曰會得師反詰曰汝作麼生會客曰若恁掐著數珠念佛有什麼不會師曰未也客去若更有別說某便不會矣師舉數珠掐曰但恁麼一粒一粒撥過去〇又有客如前問師反詰曰汝擬修行圖箇什麼客云冀會道耳師曰果欲會道直須放下只要會道底念頭便是眞用工處若此用工自當會道客云柰要會道這一念放不下何師曰去汝正閙在〇麼有客問道於師師或答或不答問嘗聞有如來禪有祖師禪作麼生甄別師舒手班指數曰余今年五十六歲矣客曰老師耳背那傍有僧走過師驀拉住問今日是八月十五否僧答云今日是十四明日是也師撒手對客云唯這僧記得端的又有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忽云好打好打客作色曰何只言好打耶師豎起拳云不是拳頭定是巴掌客揖之而去客有再扣之畢竟何以爲道也師乃從容論之曰道無方所無有形名指點伊不得取舍伊不得是非伊不得向背伊不得有無伊不得增減伊不得揀擇伊不得動靜伊不得好惡伊不得逆順伊不得可否伊不得進退伊不得語默伊不得思議伊不得垢淨伊不得依倚伊不得營爲伊不得對待伊不得偏黨伊不得閒忙伊不得前後伊不得難易伊不得始終伊不得人我伊不得親疏伊不得損益伊不得寤寐伊不得異同伊不得男女伊不得老少伊不得得失伊不得新故伊不得迷悟伊不得固必伊不得高低伊不得貴賤伊不得果如是信得會得則無往而非道也客又曰然則某意念不動時還是道否師驀以手揷向腰間攫得箇蝨子擲向地云阿啞阿啞跌殺我耶跌殺我耶更休〇有

客問西來大意。師指古鏡。云是這箇。客曰。柰某不會何。師云。爲汝未曾用工磨得。客曰。某作麽生用工卽得。師云。卽目前古鏡。復急索曰。還我西來大意。來客省曰。我會也。我會也。師云。會卽不無。試說來。客乃指古鏡曰。某既會矣。奚又止在是。師頷之〇僧問九峰不肯首座因緣。師舉拳示之曰。爲伊不識這箇。僧云。識得後如何。師云。石霜住持有分。僧又曰。聞毗陵孫太史亦曾問此。未知如何答伊。師曰。山僧但答爲伊道眼未明耳。僧云。卽如道眼明後。又作麽生。師云。則不見有休去歇去。在僧再擬開口。師叱曰。去。汝不會我語（李長庚居士叙師語錄後畧云。余一日別師。師問余云。有何疑否。余舉九峯不肯首座因緣問。舉覺明何事。師豎起拳頭。余擬議。師曰。公不要開口。且細參去。越數年。傳歸荊谿。余再請益。師曰。向年舉的公案記得否。余曰。和尚今日舉頭在那裏。師厲聲曰。汝有。余曰。和尚舉頭失卻鼻孔。原止半邊。師遂變色轉向面壁。余卽出。至階下。聞師厲聲曰。這箇人放鬆了。不柰他何。且拿住索去。見不由他。三年五年不來尋我。余曰。和尚大機大用。只怕我承受不來。無何。余轉外藩。迄今爲後序。已越三十年矣。當日三年五年之語。大負我師。不覺泣下云云）〇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屋北鹿獨宿。僧曰。不會。師曰。溪西鷄齊啼（夾山瑑云。師翁答話。雖則一椎兩當。未免令者僧分西著北。不肯孫則不然。今日或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但向道。面臨江水闊。早晚看行舟。更曰。不會。向道。兩岸蘆花裏。濟風引白鷗）〇僧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蝦蟆捕大蟲。僧曰。恁麽則不奇特也。師曰。猫兒捉老鼠。僧禮拜。師便喝。僧曰。老和尚爲甚麽放某甲。不過師厲聲曰。老僧有事。你且去（石車乘拈云。龍池大開慈門。手遮者僧。爭柰者僧不踏來機。龍頭蛇尾。若當時待他道老僧有事你且去也。與賞威一喝。可謂知恩有地。何故。只因漁父引。始見浪頭高〇天笠珍頌云。萬仞龍門透者難。金鱗擬躍點波瀾。雷相送重燒尾。腥血空流石上斑）〇居士訪師。次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問師意作麽生。師曰。無孔笛幾人解吹。士曰。弟子試問和尚得否。師曰。得。士曰。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西河火裏坐〇士大夫從師遊。師每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二語。罕有契者〇有山居偈曰。五峰雲頂古文殊。盡日跏趺總笑余。半點苦寒禁不得。躊躇未了又躊躇〇萬歷甲寅二月十三日示寂。先一日有僧自臺山來。師與劇談宿昔。抵暮索浴。衆察師意。懇請遺訓。師舉所帶帽者三。衆無語。師撫膝奄然而逝。建塔於本山之麓（笑巖寶嗣）

南陽靈谷疊芝禪師。參笑巖寶。問古人道打破鏡來相見。既打破鏡。擬向甚麽處相見。寶曰。慚愧殺人。師

忽有省頓領厥旨遂忘禮拜舞蹈而出服勤數載實付以偈曰微笑拈花第一機相傳八八未知非今將從上非非法分付賢英力荷歸（笑巖寶嗣）

五臺瑞峰三際廣通禪師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一念不生諸數滅萬機休罷十方空界空數滅滙澄海諸佛衆生影現中後居臺山僧無明經參問曰某於古德機緣尚有疑處乞師指示師曰試舉看經曰臨濟大師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箇什麼師曰向道無多子又是箇甚麼又問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師曰大似玄沙未徹又問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爲汝勘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師曰却是婆子勘破趙州經復請師頌之師曰知是般事便休老僧不解恁麼因卽命經呈頌經各具頌呈答其頌臨濟曰醍醐上味出放乳滴水攙中便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〇頌靈雲曰見色明心附物顯理具眼宗師許而不許敢保老兄未徹一隊閑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〇頌趙州曰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鑒縱智難量到家不上常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師然之（笑巖寶嗣）

鳳陽正宗悟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以偈曰此宗須信有眞悟莫學諸方平實禪異日寒灰親爆出紅爐又放一枝蓮（笑巖寶嗣）

京兆高菴傑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世出世間不二法都盧祇在一塵中俄然信手輕敲破三世如來立下風（笑巖寶嗣）

天台天常經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剝盡乾坤無實法搜窮心佛有虛名驀然黑白都翻轉掌上新籌獨汝贏（笑巖寶嗣）

武林素菴智上座久侍笑巖室中機契付法偈曰青蓮目瞬應時節七七雄談非犯舌識得文言義路空何妨塵說熾然說（笑巖寶嗣）

嘉興天寧幻也佛慧禪師別號嬾石會稽人南宋史相之後也母戴夢天台僧抵舍孕師及娠鄰人共驚異相見紅光蓋室如火六歲入童子學授經知大意十四慕空宗走天台見松谷法師於華頂之勝峰寺

求度不允乃泛海求潮音僧度復不允遂發憤墊身魚腹中且死得救免舟人恐之爲剪髮詣谷谷始納爲命今名留智台敎五載一日晨課中間豁然不覺心吻俱開告谷谷奮挺遂之不得住聞嘉禾有濟法舟者走見之會濟方屬續於是一鉢煙村孤節天外南詢北訪參笑巖寶和尙得受記莂○出住天寧之優曇苑疾當世學者走聲勢輻輳一徵之以枯澹數十年門無宿客○嘗示衆曰四大之軀孰不有五味之食孰能無白玉體箇箇分明紫金身人人可得爭奈食之不常而食衣之不常而衣八萬種魔寧敎易曉四百四病以何遣除諸仁者不是祝髮了叫做出家披金襴叫做出家識文達理叫做出家能行苦行叫做出家避喧求靜叫做出家有人緣叫做出家感天供叫做出家緊要在著草鞵入釋迦腹裏屙屎放屎蹋大步穿達摩心中戴角披毛枯草拈來直得百花相鬪鼓動含靈喚起維摩寂默十方如來密付汝印一切天魔自然傾膽咦鳥唬春晝閒彌勒華發東風見故人○又曰一番相見一番新好看鉢盂添柄幾處行來幾處險猶奇艇內藏輪海不顧山頭月白一任浮沈空無柰雨脚風淸大家和會參方衲子講席高流居士宰官天仙魔梵有情無情生一乾坤死一乾坤聖一法界凡一法界何曾設得諸人若也設得諸人那討說箇是非好惡賢善才能尊卑異類焯然些子設不得欠不得你道是什麼境界會麼滿目塵埃千聖眼半身落魄五宗心○晩退多寶菴足不越閫者復十餘載老且耄矣忽思天台舊隱卽日拄杖還南嘉禾緇素遮止天寧○崇禎戊辰八月師示微疾箇歷示小師曰後二日可小師涕泣固留師笑諾爲更留三日仍涕泣固留不可俗弟子聞之趨暨龕室初五日工適報竣師卽以是日午跏趺榻上而逝僧臘七十八世壽九十一語音如鐘足有輪紋龜畫番番黃髮齒落更生皆其異相之著者至若五臺睹文殊眞境司饗感天台聖僧靈異可徵茲不具述云（笑巖寶嗣已上八人）

嘉興南明慧廣禪師鹽官韓氏子出家興善寺謁無幻沖禪師示趙州無字話一日遊徑山就地拈得片

紙有覰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之句釋然有省乃往見沖遂蒙許可〇住徑山上堂五峰頭卓朔雙徑尾頭先喝石巖一任跨跳明月池翻地傾天此四句中有一句有殺人刀無活人劍有一句有活人劍無殺人刀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有有一句殺人刀活人劍俱無伶俐衲僧箇點得倜儻分明許你一生參學事畢〇除夕示衆云前年年鼻孔無半邊去年年兩眼不完全今年年精骨獻青天顧左右曰廣上座禪已說了汝等作麼生會良久曰參〇一日茶次有僧持餅過師前師問云這箇餅那裏買來的僧囘身云莫道無語好師便舉手中半箇云這半箇那裏買來的僧云這却道不出師云情知汝道不出〇師在皐亭進關時有僧問云師今進關必待徹悟而後出關師云恁麼盡未來際出此關不得〇一夕下雪次有僧推窗云滿山都是雪師云隨聲逐色漢僧云乞師離聲色道一句師云滿山都是雪〇泰昌改元仲冬二十七日奄然坐逝於祇陀庵（車溪沖嗣）

曹洞宗

北京宗鏡小山宗書禪師號大章順德南和李氏子其在童幼異於常倫與羣兒戲效作佛事十歲學儒已通大義即掩卷嘆曰此皆世法非出世法也遂往郡之開元薙落聞月舟禪師法席之盛入室請益密踐八載蒙付正宗後少室疏請師嘆曰先師化後三十餘年曹洞宗風迨乎湮沒前輩有言禪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撑拄之其崩隤跬可須也某甲雖慚付囑其柰付囑何遂主之時值亢旱河井乾枯既法席敷開泉源復漲（南庵依頌云地缺東南水自寬波濤萬頃碧漫漫滕他無限癡男女按著泥坑砌碌磚〇位中符頌云覆就無根樹影長大黜背逐枋榆忙發堅九萬摶風翅一旦飛鳴天下揚）〇嘉靖丙寅師主宗鏡庵遊履西山至谷集山三學洞美其幽寂遂結夏爲至冬忽染病臘月十六日索筆書偈曰宗鏡宗鏡心法成行即日圓覺鏡破宗正偈畢儼然坐脫世壽六十八僧臘三十六荼毗身骨分爲三分一分留宗鏡起塔一分送順德祖塋一分至少室起塔其少室謝事之日法堂中法鼓無故墮地得疾之初秦封槐摧一大枝入寂之後其樹無故崩倒（月舟嗣）

順德內丘金山德寶禪師山東陽律人姓劉氏禮北京海眼寺惟安老宿出家徧參天下叢林至無念禪師會下發明大事後依侍月舟載和尚久之付以衣拂出住燕南說法二十餘年後休老於表善觀音院○僧問如何是如來禪師曰師子吼時芳草綠如何是祖師禪師曰象王回顧落花紅○隆慶庚午師年八十五忽誡諭法嗣祖通云爲法求人寧勞毋逸日盈月昃吾將示寂乃趺坐而逝塔全身於舊隱之南岡（月舟載嗣已上二人）

續指月錄卷十七

續指月錄卷十八

六祖下三十四世

臨濟宗

寧波天童密雲圓悟禪師字覺初宜興蔣氏子甫離襁褓便喜兀坐儼然若有所思者八歲無師訓知念佛長事耕穫偶得六祖壇經釋鋤觀之始知有宗門向上事遂快志參究一日負薪入市忽見柴堆突露面前有省二十九歲棄妻孥三十從龍池幻有傳和尚脫白二六時中一心究參除傭作雜務之外時時以己事參詢莫喻傳旨日遭詬詈至病而汗不蘇者浹旬慇勤四載始納僧服閱九載究心未諦偶過銅棺山豁然大悟時傳和尚移錫燕都曾照師往省覲傳曰老僧離汝三載還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傳曰汝又作麼生師曰特來省覲和尚傳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師珍重便出（晦山顯頌云迸破銅棺險出頭煥然等現萬機休劈空獨掀天棒從此雄騰四百州）○師訪汝登周海門居士士以道學門庭高峻望隆一世師與之本色相見脫略窠臼士爲手舞足蹈館師別業晨夕諮證因晤無念有禪師於陶宗伯望齡府第大爲賞識天台有無擇者嚮師名欲以機辯相見適師路次栽松遶爾問曰山有獅子特來一弄師舉起钁頭便打擇擬議師直打趁○傳和尚再住龍池師復往省傳問汝到諸方曾見甚麼人師以脚打地以手拍膝傳曰汝

許多時一些氣息也無師曰和尚疑則別參一日傳上堂豎拂問曰諸方還有這箇麼師震威一喝傳曰好一喝師連喝兩喝歸位傳顧師曰更喝一喝看師即出法堂傳便下座（牧雲門頌曰一番風雪一番寒容盡春來暖氣寬只者何勞重舉出驛亭西去是長安）〇師隨入方丈作禮云適來某甲觸忤和尚便出傳即命師居西堂寮一日擂鼓集衆上堂付師衣拂師辭再三傳復命入室囑累扶持佛法師即畫圓相五位呈傳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五位圓相都來聰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賞罰傳笑而頷之遂得法（時師年四十八歲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二月三日）〇傳既寂師守龕三載畢始應衆請繼席龍池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今朝七月六日無論一葉落不落而天下秋衆兄弟已備知矣舉拂子一塵起也作麼生是大地收底道理擲下拂子若知撲落非他物始信縱橫不是塵下座〇普請上堂據衆兄弟擔了飯米來伴悟上座各各冀明已躬下事不合動靜衆兄弟然而諺有之曰有例不可滅無例不可興百丈和尚創叢林立規矩有普請例及諸尊宿亦有普請說所

謂作則均其勞飯則同其食自今觀之似乎不然作者應當作閑者應當閑致令古風彫喪法門澹泊無他蓋主法者不學之過也要且者般事無處得藏竄所以謂之大道謂之公案擔荷者般事須是者般漢若是畏刀避箭躲嬾偷安不足爲伴雖然却有箇驗處且道以何爲驗良久曰打鼓普請看〇上堂我覺洪師弟募萬人緣要往臺山齋僧今日先從家裏齋起悟上座無以報答就拈拄杖曰不但洪師弟設使釋迦老子文殊普賢諸大菩薩乃至獅象狐猊泥豬疥狗法界有情總到者裏悟上座別無供養總與他一頓從教怨入骨髓永劫不忘擲下拄杖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下座〇上堂六月日頭眞箇熱赤肉團邊如火逼試問現前諸兄弟無位眞人徹未徹若也徹向無陰陽地上豎去橫來若也未徹未免明日熱如今日下座〇上堂開方便門示眞實相拈拄杖豎香几一下方便門開也豎起拄杖眞實相示也諸人還委悉麼若也見得徹去便可以拈拄杖作丈六金身用將丈六金身作拄杖子用然後拄

杖子。踍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汝等諸人。切莫向古廟裏去。躲一棒打折你驢腰。莫言不道。下座○通玄解制上堂。八月一。結制畢。腰間包。頭上笠。通玄寺裏放門開。行脚衲僧攙先出。被人撥著要翻身。切莫隨人穿却鼻。復學洞山曰。秋初夏末。將謂忘却。東去西去。亂走作麽。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坐斷路頭。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奴見婢殷勤。大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同坑無異土。者隊老漢。總被山僧折倒了也。諸人還知出身處也無。若也知得。日銷萬兩黃金。不爲分外。其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喝一喝。下座○上堂。今朝五月五日。知事頭首。要老僧陞座應箇時節。老僧再三思量。無可計較。何也。雄黃燒酒。固是不宜。要且無箇銅錢買糯穀。思量到計窮力極。忽然得箇富不有餘。貧無不足。底平等法門。正好與世移風易俗。乃擎起兩拳曰。只將者兩箇大饅子。供養大衆。一任橫敲竪敲。忽然敲著自家底。管取人人飽足。免得窮斷煎。餓斷炒○上堂。僧問如何是過

去佛。師曰。釋迦老子。曰如何是現在佛。師曰。大地衆生。曰如何是未來佛。師曰。莫妄想。乃曰。諸人盡道解制。殊不知天童之制。結解不結解。總不必論。只如老僧終日趁著大衆。不挑瓶。便搬瓦。不運土。便擡石。見你們稍遲縮。不是賊。便是罵。汝諸人作麽生會。還知老漢爲人處麽。良久曰。三生六十劫○因雪上堂。昨日靑山。今朝白雪。衆兄弟。好消息。野鹿行人。步步成跡。唯有挂角羚羊絕氣息。從來獵犬難尋覓。高著眼始得○上堂。師不陞座。竚於座前曰。老僧氣喘不能說話。遂咳嗽吐痰於地。曰衆兄弟。試道看。良久無有出者。師以脚抹却。歸方丈○上堂。當頭一著。坐斷要津。縱然側耳。喪却家珍。從來佛法。不順人情。所以道出羣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兒○上堂。默時說。說時默。大施門開無壅塞。怎如臨濟小廝兒。赤手全提白拈賊。喝一喝○上堂。舉拄杖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擲下拄杖曰。老僧落二去也。且一又如何舉。便下座○上堂。三世諸佛不知有。從空放下。狸奴白牯却知有。平地昇高。從空放下。無衆生

可度。從地昇高。超佛越祖。超佛越祖。衆生度盡恒沙佛。無衆生可度。諸佛何曾度一人。雖然如是。忽若兩頭坐斷。中間撒開。突出難辨一句。又作麼生道。披蓑側笠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〇上堂。未到天童。不妨疑著。已到天童。冰消瓦解。何故。躡不見道。聞名不如見面。面既見矣。諸人分上。成得甚麼邊事。一躡在眼。空花亂墜〇上堂。禪不在參。道不在悟。直下了然超佛越祖。驀拈拄杖曰。即今莫有超佛越祖者麼。卓拄杖曰。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拄杖曰。爲甚麼如此。撫掌曰。這裏放過則不可〇上堂。樹彫葉落。明明脫體全彰。雲散天空。杲杲日輪當午。正恁麼時。霜風劈面來。諸人還覺寒毛卓豎也無。若也覺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日用頭頭全體露。折旋俯仰沒遮攔。喝一喝〇上堂。六月初一。正炎熱。人人通體汗流出。忽然一陣涼風來。箇箇仍前乾暴暴。且道乾暴暴底。是汗流出底。汗流出底是。則不應有乾暴暴底時節。乾暴暴底是。則不應有汗流出底時節。恐慢賺諸人。老僧不敢道破也。須各各自悟討箇分曉始得〇

上堂。子規啼血滿花枝。口口聲聲祇叫歸。不耐時人稽不省。年年三月又來啼。大衆還委麼。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卓拄杖一下〇上堂。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衆人搬。老僧不是多護惜。爲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是。祇如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麼處迴避。若也迴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大方。其或未然。各各照顧眉鬚始得〇一日衆請上堂。師至法堂前。以手指衆云。已爲大衆上堂了也。轉身便歸方丈（二隱謐頌云八十婆婆不識羞補身甚闊攷風流深深揖下無人采只得懨懨歸去休）〇一日挂牌入室。有僧纔跨門。師曰不用拈提。請師便棒。悟曰。爲什麼躡僧無語。悟便打（弘覺忞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何虧一簣之土若是山僧待道爲什麼躡但向道橫趨金殿過定惹御爐香敢保先師拄杖子兩手分付）〇僧問狹路相逢。髑髏粉碎。當恁麼時。無位眞人在何處安身立命。師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曰恁麼則萬里無雲。一輪迴照去也。師曰。脚跟下好與三十棒〇僧問曹溪一滴。直透龍池。如何是直透龍池底事。師曰。脚穿過髑髏。曰源遠流長。一句作麼生道。師曰。但與麼去〇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一頤胡

餠兩頓粥。日不問這三飽。師曰老僧日日奉持（法音深頌云一頓胡餠兩頓粥衲僧千足與萬足鼢愬說向參玄者六六原來三十六）○僧問虛空破了將何補。師云將你補（法音深頌云虛空破了將你補明眼衲僧休莽鹵刹刹觀音妙智力塵塵能救世間苦）○師於龍池。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凡六座道場。三十餘年。宗風大振。座下踰三萬指。海內宿衲。久已領徒。匡衆者。嚮師之風。無不皈依座下○崇禎辛巳。國戚田公。爲皇貴妃。賫紫衣入山。請師陞座。復得俞旨。請住金陵報恩。師以衰老固辭○壬午春。拽杖歸通玄。七月三日示微疾。五日手書復護法祁侍御。六日有僧自都中來。問喝作喝。會棒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畢竟作麽生會。師便打。僧禮拜。師曰。千句萬句皆從自了。自已不了。喫棒不了。七日晨。與巡閱匠工。如平日。及午歸丈室。語侍僧倦甚。登寢榻少頃。方起坐。跏趺泊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七。全身龕迎還天童。塔於幻智菴右。龍語錄題請入大藏流通（龍池傳錄）

常州磬山天隱圓修禪師。荊谿閔氏子。自幼失怙。驚蔬奉母。恒持觀世音菩薩名號。弱冠聽講楞嚴。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眞。故有輪轉。惕然知有生死大事。遂往投龍池幻有傳和尙出家。二十四得度。參父母未生前話。久未有入。一日隨傳出窰運磚。次同事說四大名山菩薩出現神通。廣大傳曰。者裏也不少。師進曰。如何是者裏神通。傳曰。快度磚來。師於言下有得○一日偶展楞嚴。至佛咄阿難。此非汝心處。豁然打失本參。會傳北行。師掩關龍池。閱古人公案。復於雲門扇子話去不得力。究兩載。忽聞驢鳴大悟。乃曰。忽聞驢子叫驚起。當人笑萬別與千差。非聲非色鬧。遂破關與同參密雲悟禪師。趨京都覲傳於普照寺。傳曰。別來三載各呈似看。師進曰。人說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傳頷之。次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傳曰。待汝到這田地與你道。師便喝。傳曰。汝還起緣心麽。師拂袖便出○一日傳因事穿褊衫。舉椅子作女人拜。向師云。汝上坐。待我拜汝。爲師師笑呈偈曰。木人提唱笑呵呵。更著衣衫誰識他。昨日閑來是男子。今朝還作老婆婆。傳覽畢。笑曰。此偈甚愜老

僧意即日命掌記室久而印可〇出住磬山次遷法
濟後住報恩上堂禪非解會道絕功勳妙體湛然眞
機獨露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想不可以言宣不可
以默照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一念回光便同本
有恁麼則釋迦老子睹明星時見箇甚麼來者裏透
得超越三祇坐斷報化佛頭隨時著衣喫飯還有向
上一路在驀豎拄杖曰釋迦老子在諸人眼睫毛上
放光動地祇是不得動著動著則三十拄杖何故不
見道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〇上堂一
塵不立猶在半途截斷衆流尙居門外且道誰是到
家者顧左右云觀音菩薩將錢買餬餅放下手時原
來是饅頭到者裏直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耳內藏
得須彌山眼內著得四大海方有語話分且道此人
渾身在恁麼處委悉麼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閒人
天地間〇上堂拈拄杖曰老僧有時拈拄杖子不作
拄杖子用有時拈拄杖子作拄杖子用有時以拄杖
子行遍四天下擲向壁角落裏有時拋下拄杖子獨
自打頓去諸人者裏見得便會得我臨濟大師的賓

中主主中賓賓中賓主中主雖然切不得動著動著
則打你頭破腦裂莫言不道卓拄杖〇示衆今朝正
是臘月半大事分明須了辦莫待臨時有屈伸解脫
門開成大患堂中箇箇老成人著著拈來要方便言
言見諦剔祖燈自古傳持吹毛劍吹毛劍有何驗當
陽拈出與人蔦驀擲拄杖曰怕令停囚長智〇示衆
靈源湛寂智體自如觸處洞然隨方應用目前無法
拈來物物全彰箇裏無私舉起頭頭成現須是恁麼
人行得恁麼事且道那箇是恁麼人禾山打鼓雪峰
輥毬趙州喫茶雲門餬餅到者裏總用不著且道有
甚長處卓拄杖曰偶然獨立千峰頂閑看湖帆自往
來〇示衆今時禪門大變總是箇弄虎頭漢教壞人
家男女不肯指點人做實地工夫剛剛學些魔嘴說
話不顧本分中黑漆漆地老僧者裏不比諸方容人
打口令謂之參禪若要在此住須將從前學來的盡
情吐却淨淨地本分參究一回討箇分曉始得若不
如斯虛喪光陰有何利益（玉林琇昔祀攜二猫上方丈問師那箇好師指曰者箇好琇便擲下而去復入見猫在地幾死更與一踏師拈拄杖打趁琇轉身曰和尙也掙命師打曰你不知鼠）

（之害只欲行祖師門下事琇高聲曰說甚祖師不祖師師曰與麼爲甚階殺猫琇曰和尚作者箇說話入地獄如箭射師乃低頭歸方丈至晚小參舉前話曰老僧到者裏性命幾合不存衆中有人代得一轉語相救老僧麼箬菴問出衆云大衆和尚今日普請拂袖便出師曰過去了也琇云箭去西天十萬里猶在自己國裏擬議亦出師卓拄杖曰雖然如是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問如何是法身邊事。師曰。黑漆桶。如何是法身。師曰。爛東瓜。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三家村裏酒帘子。○師風儀磊落。賦性恬退。親炙龍池一十八載。累命分座說法。皆辭遜。初入磬谷。值雪深五十餘日。炊烟幾絕。師於飢禽野獸中。安之晏如。獨念法門衰晚。師道陵夷。力恢濟上綱宗。大闡別傳旨趣。痛呵穿鑿。嚴辯正邪。四方嚮道之士。承風踵接。競喧宇內。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三日。示寂。塔全身於磬山之右（龍池傳嗣）

杭州徑山語風雪嶠圓信禪師。寧波朱氏子。九歲聞誦彌陀經。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自此發心。至二十九歲出家。熱病幾死。夢神告言。明日愈也。飲冷水汗出果瘥。即便行脚。嘗自恨云。既出家。當作何事。每日擬呆。衣食多廢。隆冬骨露。遇無袴者。即解做袴與之。赤體七日夜。冷氣攻腹。痛不可忍。如此兩載。苦無入處（或強師還俗飲酒啗臠一月後忽空中垂金色大臂搯斷脊梁猶不從數日後復垂大臂取喉內筋扯去數寸痛欲絕押頸上筋結成塊即捲衣渡江其塊始消其痕不滅）○上柰望。訪妙禎山主。主舉昔有他心通僧。住山。遇少林僧。欲勘之。其僧早知。預過溪候。頃之少林僧至。他心通僧問何來。答云。天竺。他心通僧即負過溪。至急流。問曰。我聞有三天竺。汝那一竺來。速道。速道。少林僧無語。還負。擲溪邊。謂之曰。饒汝家裏死。果如所言。禎令坐中各轉一語。爲少林出氣。各轉語竟。禎叱師曰。宗門中語。何得亂話。師惶愧不已。誓欲明此公案。至五更。聞報鐘。即揑拄杖。躍大石上。高提那一竺來。自此通身是箇疑情。手指日輪。日午時抉要明白。石頭間踏上踏下。狠提從前妄想。俱掃只此話頭。不捨猛踏上石。忽前後際斷。如空中迸出日光。又若山崩海裂。內中所有之物。一一洞見。無身相可得。復喝一喝。張三殺人。李四償命。明日返天台。求人印證。擡頭見古雲門三字。乃大悟。爾時發願弘雲門宗。途中說句云。一上天台雲更深。脚跟踏斷草鞋繩。比丘五百無踪影。見得他時打斷筋。乃走西天目禮佛。至活埋菴。僧請偈。

有香爐一箇折隻脚之句遂念蓮池宏大師決爲我印證直走雲棲到時天晚次早大衆喧嚷云法堂上香爐洽地爆碎堂頭要這僧出來懺悔封鍋不煑粥飯師自念此識天目題香爐峰因緣乃印證我也入大禪堂跪曰香爐是某甲打碎特爲懺悔大衆即執方丈宏曰不是他你去說與他他是客不是你打碎師曰打碎香爐不分賓主又遣問曰打得幾塊生師曰賍物現在旁一僧曰何不去方丈前禮拜求許開鍋師往跪叩首數百侍者傳語云去開鍋也少頃僧又云尚未開汝再往禮拜師復進跪叩數百頭欲破侍者曰開也師謝而出宏命維那云新到是菩薩行人好生留住師飯畢堂中禮九拜唱曰某甲不學好累及大衆雨淋淋地竟去○後師再上雲棲問如何得成佛作祖去宏曰問道於盲師曰道豈盲耶宏曰我盲師打圓相曰總在這裏宏指圓相曰盲師曰見婦不須重下淚還他原是箇中人宏曰不是箇中人師曰却好宏曰好好師禮拜次日呈偈宏爲逐句著語偈曰不解西方不學禪（雲棲宏著云低聲低聲）偶來塵世祇隨緣（宏著云解也學也）三間茅屋傍溪住（宏著云溪深路滑）兩扇竹窗關月眠（宏著云春色滿園關不住）醉盡衲衣那有結（宏著云怎似寸絲不挂）養長頭髮欲成頒（宏著云成頒亦不惡）自從會得吾師意（宏著語云胡餅裏討汁）白雪飄飄六月天（宏云夏行冬令寒暑不正）復囑以頭陀行住雙髻山續佛慧命（師初住時念高峰妙六年於此我亦六年及期滿石板自鳴師方腰包戴笠其厨火起自然後住徑山千指庵時年已六十矣）遂往參龍池傳和尚室中機契即獲心印出住徑山上堂師云咄咄咄千年常住一朝僧今日祖令當行十方坐斷且道還有祥瑞也無鐘樓生耳朶佛殿又懷胎司理黃海岸居士出問曰如何是鐘樓生耳朶師拈生香示之曰會取這箇進云如何是佛殿又懷胎師曰產下也士禮拜師乃曰承命老人至此理荒殘之祖席這箇喚做狗尾續貂那管家家門前火把子釣魚船上謝三郎即不問新婦騎驢阿家牽道將一句來還有人道得麼一拂擊開金殿月萬家無箇不光明復舉疏山問溈山樹倒藤枯公案至明招處舉前話招云更使溈山笑轉新山云原來溈山笑裏有刀師召大衆曰要見溈山笑裏刀麼呵呵大笑下座○黃海岸居

士請上堂師舉臨濟云有一人論劫在途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曰這箇語話大似掩耳盜鈴瞞人自瞞諸人要識這兩箇人麼餘杭紙貴一狀領過○黃介子居士請小參師舉古佛偈云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於佛何殊別徑山則不然鱧魚水底聚鍋子貼天飛會得此中意成佛更無疑○小參師陞座曰有一人超出佛祖千聖莫能窺諸祖不敢正視良久曰諸人要識此人麼只在汝等動用中還會麼會則不妨出衆道看舉洞山掇菓桌話師曰當時首座恁麼下語至今還有下語者麼如無徑山爲伊下箇註脚過在動用中不得果子喫洞山太無端咄咄咄咄○黃海岸居士問云入泥入水時如何師曰滑殺人士云久聞雪嶠及至到來不見一點師曰日頭大士云雪鎔後如何師曰春水滿溪流士云大師曾見甚麼人來師點胸云雪老士禮拜○師舉三日前夢室中火起老僧喝兩喝火燄漸微自占曰般若如大火聚日來老僧舉揚家醜莫非正應此夢余集生居士云早是大地火發了也師曰老僧甚麼處安身一僧進云請師再不註脚師曰向居士鼻孔裏士云打失鼻孔救取眉毛師領之○嘉禾三塔僧慈雨自負有得師以婆子燒菴話扣之曰正恁麼時如何下一語看僧云感恩不盡師曰太煞露筋骨僧乞師代語師曰大似商人落夜僧禮拜（劉覺岸居士云今諸方訛傳感恩不盡是師語殊謬）○僧問高峰云人人有箇影子因甚踏不著師曰踏著即禍生○僧問路逢獅子時如何師即震威一喝僧無語師打出○僧問如何是休糧方師曰兩粥一飯進云此理如何師曰不曾嚼著一粒米進云若然一切人皆相似也師曰不墮諸數○僧禮拜云望師慈悲佛法布施師曰窮進云大師用不盡的師曰慳乃舉鳥窠拈布毛公案師亦拈布毛吹之問僧曰會麼僧云這是鳥窠的師曰鈍根奴明明示汝又道是鳥窠的即喝出○師眞率不羈詬呵諸方無當意者寡耦少徒一笻孤往後歸老徑山一夕呼茶飲畢唱自所書小兒曹生死路上好逍遙皎月清霜曉一杯茶坐脫去了遂示寂順治丁亥八

月二十六日也覺泯杖人爲建塔雙徑後弘覺忞公復遷全身塔於雲門右麓（龍池傳嗣）

湖州淨名抱朴大蓮禪師杭之臨安駱氏子年十五投妙嚴祝髮二十二往雲棲受具初遊講席一日自念數年以來於教相旨趣雖有理會處生死岸頭全用不著遂更衣入徑山禪期三七日中廓然洞徹述偈曰自幼失親娘偏覓於他鄉驀然一相見更不再思量解制即往荊溪參叩龍池傳和尚傳曰汝是何方人師曰古杭雲棲弟子傳曰雲棲說何法師曰雲棲不說法傳曰老僧這裏也不說法師曰某甲自遠瞻風而來云何不說法傳曰老僧牙齒疏缺師曰道不在牙齒上傳曰不是這箇時節了師云道無古今傳曰上座明白了師云不知還許明白否傳曰已道過了至夜師曰親切處更乞一言傳據座而已師喚侍者點茶來傳曰上座不妨伶俐師曰某甲耳聾傳休去○師一日禮辭傳曰老僧猶有語言未盡在師曰和尚言雖未盡其意某甲已知傳曰且道老僧意作麼生師便喝傳曰再喝一喝看師轉身便出傳付以源流拂子○住後僧問佛是何義師曰覺義僧曰佛還迷否師曰迷僧曰既覺云何復迷師曰不迷又問作麼僧曰也須問過師拈棒打出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蛺蝶穿花影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掀眉掃白雲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彼此無消息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推窗看月明○熊山熊居士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舉茶盃曰請茶士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作麼生師曰脫殼烏龜飛上天問如何是麻三斤師曰斤兩分明○示衆曰冷地裏聞人說著修行二字不覺失笑何以故心本無念將箇什麼來修亦復無形又修箇什麼且本是絕待纔涉修行便成兩橛若有箇伶俐漢一識破便放下何等妥貼何等自在雖然也須透過一番始得不是說了便休珍重○師於崇禎二年八月示寂（龍池傳嗣已上四人）

曹洞宗

西京萬壽幻休常潤禪師別字大千南昌進賢王氏子幼背二親從從父遊常目擊羣優灑然若有所創

知諸幻皆戲局也。無常謂何。乃入伏牛山禮坦然平公祝髮居三載。知識心如按浮瓜。起滅相乘。茫無所措。質疑未決。南謁萬松於徑山。通所疑。松詰之。曰疑是何人。措者何物。師未決。退而至九華。一夕覺身同虛空。疑甚。乃聽講楞嚴。至圓明了。知不因心念處。忽爾有省。廓然如鏡中象。不落空有。乃知前境虛空。直塵勞一息耳。後參大方蓮公。問現鏡中象時如何。蓮曰。直須打破。師曰。打破後如何。蓮曰。亦未離心境。師未決。參小山書禪師。始至舉前話。書曰。何必打破。師曰。其奈鏡象何。書曰。鏡象安在。師有省。一日書問師曰。曠昔之疑決否。師舉掌。書曰。將毋以罔象罔景耶。師曰。此外更無何有。書曰。試披衣撿之。力行二年。愈益精進。書舉洞山我今不是渠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領悟。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眞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蹤跡。曾爲佛祖師。曾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淸風生。兎角杖頭明月出。書曰。子無勦說。更須自入悟門。師曰。倘不借緣。從何門入。書曰。既不借緣。何爲至此。師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書曰。就不借緣一語於意云何。師曰。彩鳳翾風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書曰。善哉。明日辭行。書付偈曰。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師曰。常潤是甚麼人。安敢當此。書囑曰。吾道不振久矣。豈宜袖手耶。師唯唯。遂書示寂。僉議繼席。非師不可。師執意謙退。再請再却。衆乃學書付囑之偈。師遂墮淚。不復言辭。乃住少室。師體貌豐碩。辭若鴻鐘。與諸學人甘澹泊。而襟度夷曠。一力負荷大法。朝夕乾乾。無少倦色。告香入室者二百七十人〇萬歷乙酉四月念七日。書偈告寂（宗鏡書銅）

建昌廩山蘊空常忠禪師。本郡人。爲居士時。嘗講姚江良知之學。一日客遊鎭江鶴林。過一老宿。號古溪者。謂譚曾參月舟和尚。乃從剃落。老宿病。又謂之曰。子既出家。可徧參知識。去師遂往中州。聞小山書和尚道風。即謁之。書問來爲何事。師云。爲生死求出離法。書曰。生死在何處。要你出離。師無語。書曰。且去務下着。一日師又問。如何得見性成佛。書曰。你喫飯也未。師云。已喫了。書曰。舌在你口裏。還見麼。師云。畢竟如何得成佛。書曰。佛是乾屎橛。汝咬得破麼。師擬再

問書搖手曰不是不是師益心疑之乃辭書徧訪諸方名宿久之有省乃徹見書作用因復返嵩山適值書他出師迎而問云達摩面壁在甚麼處書指曰阿那青黯黯處師云東指西話作麼書曰南方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師云切忌魔魅人家男女書拈拄杖便打師禮拜書便偕歸會書謝少林事往住北京宗鏡師隨行服勤三載深得玄旨書每勘驗之機鋒不讓一日辭歸書付以偈曰宗鏡門下萬株松長年占斷白雲封人間未許閒相識一枝迸出笑春風〇師歸建昌於從姑僻處每危坐人或問之師搖手曰汝不會去或曰師且爲我說看師云這豈不是不會人咸笑之因到覆船山見紹隆大師故蹟乃題詩於簾曲峰靜室壁間云覆却船兮賺雪峰渠無生死太空空玉簫聲斷千山冷誰聽猿啼夜月中蓋深有感也盱江之新城有廩山去郭二十里八面秀拔師遊喜之因結茅棲止者二十年不與人接諸士紳故人多來相訪唯默坐而已羅近溪鄧潛谷二公與論性命之學皆超出情見及舉宗門向上事人多未能領略〇

無明經公謁師道行高峻特求出家授戒師云出家須出五蘊家且待此事明著尙不爲遲皈戒須皈自心法豈必三壇爲能則你知十六沙彌繼燈成佛麼出家如此是眞丈夫經又問如何是入道法要師云汝但能精進不欺便可徹頭徹尾經一日與諸兄弟論金剛義甚快師聞之笑云宗眼不明非爲究竟經大驚便問如何是宗眼師振衣而起經益疑之一日舉前話問師師云我不如你你自看去經後隱峩峰因如大好山語下大悟走廩山以偈呈師師云悟則不無更要受用得著若受用不著祇用箇黍銀禪也因舉南泉王老師賣身話勘驗之云子試道南泉是何心行經曰這老漢沒葢載待你頭出角著又問甘贄行者請念誦南泉打破鍋子意旨如何經曰拂袖便行鉤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師奇之乃云他日子弘揚祖道吾不如也〇師生平言行縝密如美玉在璞非有眞爲法人拒而不見見人譚某於何處有省悟何處有證入輒勃然呵之云汝何所見敢以此證據人耶打破大明國尋不出幾人能眞參實究在你

敢作大妄語以未悟謂悟未證謂證耶有拈頌若干超絕卓異祕不示人（鄧徵君與師交最久嘗有詩寄師云入海泥牛不見踪龍山太煞露家風誰知別有深深意韻出新豐調不同師見之笑云公可謂知得山僧一半也）○一日師無疾忽告衆曰我有一箇未了底事汝等須知衆無語乃命澡浴整衣遂端坐而瞑茶毗頂骨不壞塔於本山後司理黃端伯居士同壽昌謐公復遷塔於廬山之麓（宗鏡書嗣）

魏博大伾隱庵如進禪師廣平永年人族姓陳得法於小山書公養道於大伾之興國寺影不出山足不蹈閫者數載凡尼姑婦女不許入門無容面謁久之開堂說法機如走珠口似懸河衲子肩摩接踵趨謁如狂一日應請北遊途宿三教堂主僧進曰此中向有懸布袋像供西壁後爲羽士居此於頂上安雙髻改呼爲鍾離仙遷供東壁每每緇衣黃冠爭衡代位至今葷酒淫祀妖孽一方殊爲怪事求和尚除之師以拄杖指其像曰者塊泥團變怪多端不守本分惱亂人間髡頭佛祖丫髻神仙出乖現醜魔魅閻閭彼此搬弄東那西遷妄生喜怒暮四朝三不還老僧行正令多年冷地受牽纏四大各復返本還源從此一方齊物論卽刻送汝上長安咄咄連棒粉碎而邪孽從玆肅淸（宗鏡書嗣）

龍岡大方如遷禪師陝西鳳翔岐山縣之李氏子年十七禮本郡無踪本公爲師首參悅菴喜和尚授具指示向上一路尋入靑峰山弔影單棲有所開悟謁大章書和尚於立雪庭遂留依止朝夕入室陶鎔從上機緣乃蒙印可有針頭玉線海底鐵牛日夜辛勤記伊保守之囑○師至懷慶鄭世子議國潛修白業聞師至乃建精舍於龍岡延師晏寂慈聖皇太后賜大藏經護勅御書大法寶藏四字至龍岡創寺安供○後師無疾端坐而化塔於寺右（宗鏡書嗣）

鄴下古風通玄禪師本郡王氏子齠年禮大妙師祝髮甫壯南詢與伾山進往謁小山書禪師一見直以龍象期許久之乃付衣法後聞帝闕奉旨開堂於眞定舍利寺代王聘請開法於山西大同○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何不問己僧曰自己云何是道師曰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僧曰向上更有事也

無。師曰有僧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青山低處見天闊。紅藕開時聞水香。未幾辭歸。效陳蒲鞋養親。建願王菴以休老。後無疾端坐而逝。塔於菴側（宗鏡書嗣）

順德鵲山天然圓佐禪師。邑之范氏子。偕大方遷公。參小山書和尚於少室。機契竟付衣缽。歸里隱蓬鵲山石河菴。有請說法者。師辭甚堅。柱史吳公率四衆再三迎請。乃上堂。以拂子打圓相曰。會麼。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苟非忘形去智。喪偶息機。親到虛靈不昧。了了常知底田地。過來要見他拈花之旨。面壁之宗。大似數他桃李。宮牆外終非已有。諸人還要知佛祖直指底消息麼。乃以拂擊案云。適來山僧已自告報了也。便下座○僧問拈搥豎拂。舉古明今。皆是止啼黃葉。如何是金錢。師曰。只見雷霆施號令。那知星斗煥文章。曰和尚自把火。行其如學人何。師曰。閉目中秋坐。却怨月無光○蓬殿吳柱史問如何是般若體。師曰。寂然不動。曰如何是般若用。師曰。感而遂通。曰如何是下手得力處。師曰。罔象到時光燦爛。曰如何是不得力處。師曰。離婁行處浪滔天。曰恁麼則儒釋未始有異。師指空曰。此儒耶。釋耶。同耶。異耶。公作禮曰。謝指示○萬歷乙酉十月。師預知時至。浴畢坐逝（宗鏡書嗣）（已上六人）

續指月錄卷十八

續指月錄卷十九

六祖下三十五世

臨濟宗

潭州溈山五峰如學禪師。關中臨潼任氏子。參密雲悟和尚。一夕茶話次。悟驀伸脚曰。你作麼生。師以脚踢之。悟笑曰。未在未在。師曰。和尚道看。悟倒臥。師曰。也只是困。悟曰。你又與麼去也。師乃禮拜○天啟丙寅冬。金粟衆盈五百。悟乃舉師爲西堂（林皋豫見師於西堂寮問漢首座何如師云我也不知豫云宗師家具擇龍蛇眼爲甚麼道不知師云兄眼何在豫便喝師默然豫又喝師云何不再喝豫云好不知痛癢師便休）○一日師辭行。悟握拂曰。喚作拂子則觸。不喚作拂子則背。不得拈起。不得放下。不

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錯舉若不錯舉則分付汝師則連跳兩跳曰不要不要悟曰猶是亂叫亂跳更試舉看師轉身曰某甲去也悟乃付源流拂子〇崇禎庚午悟住黃檗師在西堂寮僧隱元琦參向師竪拳曰識得這箇天下太平識得這箇天下爭競如何決斷師便打僧再喝師又打僧連喝兩喝師又兩打僧遂呈所得師云此子徹也乃呼進寮云汝有悟處試道看僧云道卽不難只恐驚羣動衆師云但說何妨僧打筋斗而出師云眞獅子兒善能哮吼〇癸酉出潙山之金陵祇陀林忽示寂龕歸建塔所著五宗派敘示衡州僧谷應後黃龍牧夫付梓行世（天童悟嗣）

蘇州三峰漢月法藏禪師無錫蘇氏子年七歲就鄉塾値湖水暴漲家人徧尋不獲卽乘一大龜衝濤而來里人神之十五出家十九剃染究心教典精析儒術嘗語人曰十河九洛象教總持須從無文字處求之乃著四書五經參同一日憮然曰宗乘中事自問理會也理會得說也說得只一事未在敵他生死不得遂決志行脚參萬法歸一話偏扣名宿皆不當意遂隱虞山三峰草屋羅牆不設榻座會窗外二僧夾籬拗折大竹聲若迅雷乃大悟因閉關次忽推窗見黃梅墮地始得徹證乃握一竹篦亡曉夜開發學者一時稱三峰爐鞴名重叢林〇天啓甲子秋禮悟和尙於金粟悟上堂舉黃檗參百丈丈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受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祇貴單刀直入師出衆便喝悟曰好喝師又喝悟曰汝試更喝一喝看師禮拜歸位悟復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階下漢僧曰請師接上階德曰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又如何相見師便出堂卽日請師居第一座次日悟上堂師問海衆雲從慈霖普霔現躍飛騰卽不問如何是驅雷掣電底句悟便喝師曰恁麼則金粟花開寶林果熟去也悟又喝師禮拜歸位未幾欲辭行悟手

書臨濟源流。弁信拂授之○杭州安隱請師上堂。上首白椎未竟。師以拄杖橫截曰。千佛下口不得。列祖一場敗闕。今日直下拈來。依然是赤骨律。此事如千將莫邪。雙腕並運。如冰花若火燄。向報化舌根下一截。正好銷兵鑄鐶。樂過平生。只今有恁麼漢子麼。不妨與安隱相見（初安隱請雲門澄禪師。澄云。吾年邁矣。汝若請三峰爲首座。老僧即來。衆諾。三峰白其事。師欣然許之。及至澄先一日化去。遺語曰。漢首座當世宗匠。佛法學識較我十倍。即請主之。衆遵遺命請師開法）○上堂。若論此事。如迅雷貫頂。掩耳不及。吐出淸風。一條鑌鐵。向須彌頂上一鎚。金剛山下透脫。倒卷虛空。萬仞壁立。若是臨濟嫡骨兒孫。便解向獅子口裏敲牙。驪龍脊上揣骨。主賓互換。遍身縱奪。末後句裏出身。威音王前過活。還有如是操路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安隱示衆。機先一句。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著。是汝諸人立命處。其間左之右之。或伸或縮。是汝諸人踏腳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此則法語。諸方爭相傳誦。稱爲三峰五決。冒礁庵靑頌云。展開兩手任君看。鑒徹機先也大難。情與無情俱斷送。收來一併殊桐官○七百年來老作家。撒開揑聚驗龍蛇。饒君踏殺能繼世。到此如何敢劈牙）○上堂。頭上蔚藍天欲滴。腳底白雲千萬尺。手中拄杖腰下瓢。去去來來無順逆。好消息。踏破草鞋雙腳赤。三頭八臂腦後睛。

日日相逢不相識○上堂。攀蹲不住。忽然翻打破吾宗向上關。剩得一雙窮柑手。始知無法向人間○法座成上堂。嚴嚴獅座。涌堂中老衲披衣坐法。空蹲下狻猊。忽翻擲。一聲哮吼。見威雄。喝一喝曰。獅子踞地吼。佛祖倒身。走出頭天外。看只有萬峰叟喝一喝○室中嘗垂三問。勘驗衲子。一曰宅破家亡。阿誰是主。二曰縱開楔棒。是何意旨。三曰卷席挂拂。因甚不住。鮮有契其機者（西蜀劉道貞入山問道。既有省。答師三問頌。一宅破家亡云。無錐貝脇去年貧。剩盡皮毛見赤身。夢到千岳雪後。梅花隴外一枝春。二縱開楔棒云。莫將言語溷綱宗。劍在眉間覷露鋒。領取機先第一句。虎頭虎尾絕狐蹤。三卷席挂拂云。獅兒不戀舊時窩。踢過翻來雷影過。惟有遠峰知此意。橫肩榔栗入煙雖。師首肯之）○師嘗曰。黃龍有言。學者欺詐之弊。不以如來知見之慧密而煅之。何由能盡。且古人建立宗旨。千牢百固。尚有承虛接響者。混我眞宗。若師家大法未明。無從辨驗。則胡喝亂棒。羣然而起。吾宗掃地矣（鐵壁濟頌云。商周彝鼎存家貝。俎豆斯文起草萊。破竹聲中玄會得。眞宗繼響復誰來）○師初開三峰法席。歷主淨慈北禪龍山錦樹眞如聖壽。復重興鄧尉聖恩祖席。一日上堂辭衆曰。心休不說法。骨瘦上堂艱。分明都說盡。湖水洗山顚○崇

禎乙亥七月二十二日。將入寂。侍者問如何是身後事。師曰。牀頭老鼠偷殘藥。壁上孤燈照舊衣。侍者擬再問。師舉手曰。放下幔子著。至中夜。索浴更衣。泊然而逝。門人奉全身建塔於聖恩寺之右。曰天山塔院。著有入會廣錄。智證傳提語行世（天童悟嗣）

四川夔州破山海明禪師。蜀之蹇氏子。年十九。出家姜家菴。聽講主說楞嚴。至一切衆生。皆由不知常住眞心。詣主請益未決。遂出蜀。徧參憨山。清博山。來雲門澄諸老。不契。乃住破頭山。猛力參究。一日到萬丈懸崖上立足。自誓曰。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辰時立起。立到未時。眼前惟有一平世界。更無坑坎堆阜。舉意欲經行。不覺墮崖。損足。至夜翻身忽痛。有省。天明叫曰。屈屈。一居士曰。師父脚痛麼。師劈面一掌曰。非公境界。○參悟和尚於金粟。值猛雨轟雷。悟謂衆曰。假饒雷來打我。汝等如何支遣。師曰。用遣作麼。乃呈頌曰。囫地雷聲意自悠。幾人歡喜幾人愁。吾師縱有分身法。血濺黃沙倒逆流。一日悟落堂。惟默然。師問正恁麼時如何。悟云。你可到恁麼地否。師震威一喝。悟便打。師復兩喝。悟云。你再喝兩喝看。師掀倒禪牀。拂袖便行。悟追上驀頭一棒。師曰。恁麼爲人瞎却天下人眼在。○師入座。悟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師曰。竿頭絲綫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悟頷之。○出住禾之東塔。上堂。東風解凍。百草萌芽。行脚衲子。似粟如麻。拖泥帶水兮。草鞋獰似虎。混俗和光兮。拄杖活如蛇。向有佛處不可住。無佛處急走過。方稱英俊作家。切不可向萬里無寸草處坐。虛度生涯。大衆且如山僧這裏九旬禁足。三月調心。今日解制。臨行一句。作麼生道。摘楊花。摘楊花。○上堂。金剛劍劃盡千峰雪。露出天涯星月。孤照得世間人廓徹。都來依樣畫葫蘆。大衆未審還有依樣畫得者麼。有則不妨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其或未然。且待山僧自畫去也。以拄杖打圓相。於中擲地曰。層落落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上堂。福城東際煙水漲。大塔廟前樓閣開。千手大悲捫不住。無端放出善財來。大衆且道善財來作甚麼。隨行踏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卓拄杖下座。○上堂解開

布袋口放出一羣牛繞砌尋芳草芒繩貫鼻頭放去也東觸西觸收來也山悠水悠正恁麼時不收不放一句作麼生道拏雲自可容收放喝月誰能使去留○上堂昨夜梅花香宇宙今朝雪塊打長空就中一點眞消息拈向諸人鼻孔中驀呈拄杖云未證據者向此嗅嗅看是甚麼意旨時一僧踍跳作舞而出師以拄杖擲地云穿過髑髏○朱婆子問一切時參究念佛底是誰師云你這一問從甚處來婆云朝夕不離師云不離箇甚麼婆轉身繞一帀云不離者箇師云也是赤土塗牛奶婆子又問弟子現是女身父母未生前還是男是女師卓拄杖云還識者箇麼婆云無去無來師云是甚麼所在說來說去婆云即今如何抵敵師云好與三十棒○師住東塔三載旋應銅梁之請歷主昆岳大峩萬峰中慶鳳山棲靈祥符無際蟠龍佛恩雙桂十剎宗風遐播後當蜀變師以化導不辭腥穢羣魔救免僇殺者億萬萬計○師無疾坐逝於康熙丙午三月十六日是夕夔太守夢師授一扇守展讀其偈曰雁飛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一快哉回首五雲堆一笑潛然灑出塵埃覺即道候而師已化去矣郡守驚異刊布行世（天童悟嗣）

寧波天童費隱通容禪師閩福淸何氏子年十四依三寶殿出家一日聞指南豎指參禪發心參壽昌經示狗子無佛性話因經上堂與僧問答次師在傍不覺身心奮發話頭脫落乃問經曰今日看破和尚家風了也經曰汝有甚麼見處師便喝經便休○聞天童悟和尚寓吼山師冒雨往謁便問覿面相提事若何悟以番菩提大素珠照頭便打師曰錯悟又打師又喝悟祇管打師祇管喝至第七打所有伎倆知見一時氷釋悟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汝作麼會師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曰離了此又作麼生師曰放和尚三十棒曰除却棒又作麼生師便喝曰喝後聻師曰更要重說偈言悟休去後悟住黃檗上堂曰還是衝浪金鱗麼出衆相見師以坐具覆頂出曰和尚還會麼悟打曰一釣便上師喝一喝歸衆悟然之○崇禎癸酉師充黃檗西堂隱元琦問大制從來無解結如何特地起風波師曰被闍黎

帶累曰恁麼則翻騰去也師便打琦喝師曰亂作曰打著昔年舊痛處於今猶恨棒頭輕請師末後一頓師打曰舊瘡瘢上著艾曰恁麼則徹骨徹髓去也師曰如何是徹底意琦一喝師曰喝後聻曰時清休唱太平歌師曰祇引一半○上堂今朝初一好箇消息若還不會又是明日所以道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山僧舉一了也是汝諸人如何委悉便下座○住金粟上堂全身擔荷赤體提持要是夙有器骨英靈漢子於尋常日用活卓卓地不將奇特言句貼於額上玄妙理致蘊於底裏專用格外鉗鎚獨距宗門牙爪生擒猛虎活捉獰龍縱有言超佛祖行過含那入此閫域未免橫身拶出其餘之輩觀心作念著意思惟塵寂光生而有神穎妙慧自作去就舉竟攜他語脈不上要有者等丁卓始可別行教外單傳主持棒喝全行正令而與從上瞎驢蹄角相肯且正當恁麼時同機就位一句作麼生道本來不借修因得那管心明與法通○住徑山上堂舉臨濟祖師云若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若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徑山者裏不然若向第三句薦得石筍抽條第二句薦得種麻得豆若向第一句薦得漆桶不快笑看臨濟强分節目將刀割水無事望江亭上立山河盡在座中圓○上堂良久云聲前一句子欲要大家知便下座○天章解制上堂起期結制依門傍戶陞堂說法起模畫樣胡言漢語攪亂衲僧東扯西拽轉不相應山僧今日徹困爲汝諸人去也遂拈拄杖一時打散○田頭栽菜次師云菜栽完麼田云栽完了師云無根菜又作麼栽田無語而笑師云開花了也○僧問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師云要汝入門便道又問如何是一喝如踞地獅子師云百獸林中獨步又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師云早已分身兩段又問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汝自理會○師示寂於順治辛丑三月二十九日門人茶毗獲舍利如豆大五色燦然分建舍利塔於閩之黃檗郢州之興陽諸處晦山顯著有舍利記（天童悟嗣）

嘉興金粟石車通乘禪師金華朱氏子偶閱龐居士

問石頭不與萬法爲侶因緣有疑在家打七參究至第四日聞夜半風聲覺有入處二十六歲棄室出家完具聞僧舉六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忽然有省述偈曰正與恁麼時面目未嘗迷善惡都不到獨露兩莖眉參天童悟和尙於金粟悟問那裏來師曰雲門悟曰幾時起身師打一圓相悟曰莫亂統師曰千里同風今日特來親領痛棒悟曰既是千里同風又來作麼師翹左足悟曰者還不是師翹右足悟曰錯也師曰又被風吹別調中悟休去入室次悟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作麼生師曰白日穿針悟連棒打出師豁然懷香禮謝悟遂舉手曰我手何似佛手師拂袖便出復呈偈曰我手何似佛手赤脚蓬頭便走直得透上玄關管取合著狗口悟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爲界師曰家貧未是貧路貧愁殺人悟拈拄杖曰早箇是出是入師一掌悟亦打一日悟舉薰風自南來問你意作麼生師曰白雲彌宇宙薰風自南來即呈偈曰拂袖薰風宇宙清園林殿角解翻身相逢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抛一片心悟云那幾分怎麼不說師云留與和尙悟云不疑言句是爲大病進云天晴日頭出有眼瞞不得悟云紅爐煆過始得師侍悟七載不惜勞苦後悟赴黃檗命師領衆師一日問悟設有人問和尙如何是禪如何對他悟打云一棒打透髑髏穿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足方頭頂圓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口裏舌頭尖更有問又如何悟打云若喚作禪入地獄如箭射〇住童光上堂喝一喝曰大衆還知落處麼三世諸佛於此轉大法輪眞風不墜歷代祖師於此廣度羣迷正脈流通山僧於此爲衆提持只要眉橫鼻直汝等諸人赤肉團上有箇圓明妙體徹頭徹底佛眼覷不見聖智難量十方容不得眞機獨露直得縱踪絕跡塞却諸人咽喉無處出氣雖然如是事無一向更與諸人當場顯示遂拈拄杖作釣勢曰大衆還見麼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〇住金粟上堂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達磨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渠纖塵不立垂手人間和

光化物。既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喝一喝。下座〇司理黃元公參。府吳升初請上堂。公禮起曰。謝和尚說法。師曰。那一句是法。速道看。曰人前不可吐露。師曰。也不可埋沒。曰請陞座。公道師曰。各與一頓。乃曰。一句截流。全心即佛。萬機不到。全佛即心。到者裏心佛俱忘。復是何物。喝一喝。曰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〇上堂。少室眞機。人天普育。直指父母未生面目。大衆。有眼曰見。有耳曰聞。且道作麼生是父母未生面目。良久曰。牆外鳥啼聲已碎。盡在搖頭不語中。喝一喝〇僧問。和尚今日陞座說甚麼法。師曰。松枝挑夜月。照盡世間人。孝廉唐祈遠問。經云。一切惡鬼尚不能以惡眼視之。況復加害。恐箇甚得恁有力。師曰。天魔膽喪。曰。恁麼則家家觀世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雖然未見。却也叫得應。師曰現三十二相看。曰今日親爲學人陞座說法了也。師曰且莫錯認〇崇禎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將示寂。僧問此後向甚處與和尚相見。師曰。徧界不曾藏。僧作禮。曰。恁麼則向者裏與和尚相見去也。師曰。且莫錯認。泊然而逝（天童悟嗣）

贛州寶華朝宗通忍禪師。常州陳氏子。年少披剃。遇異人授以仙術。至二十二歲。聞無生之說。往參天童悟於金粟。悟問。那裏人。師云。常州人。悟云。是我鄉里也。曾帶鄉里物事來麼。師不能答。悟亦笑而已。次日入方丈拜問云。弟子要了生死。特來請問。不但無處下口。且無處著想。悟云。無處著想。便是好消息。師云莫便是麼。悟拈棒連打云。未是在。師禮拜而出。胸中疑悶。每日入室不下四五次。常至普茶時。亂問亂說。閧堂大笑。毫無慚色。悟亦笑云。你却有得說。說得好道理。只如大慧杲參諸佛出身處話。後聞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方得瞥地。你作麼生會。師茫然。參有月餘。忽有會處。述偈云。二十餘年染世塵。於今家業一朝傾。雙拳握著無他物。兩眼睜開沒半人。言路窮時無可說。義途絕處句難成。從此十年埋影後。如雲如雨偏乾坤。悟閱之。對衆稱賞。後入堂打七。力參三日。遂入方丈呈偈曰。翰林學士渾身濕。兵部尚書徹骨寒。晤對不須頻叫屈。一人有慶萬民安（孝廉黃居士問師云）

（設使如今去見老和尚再來鄉里物事時如何師兩手捧起士無語便走師急叫云若是鄉里便拿了去次日至復叙前話士又問云如今再來鄉里物事時如何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一日悟問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師被一拶通身汗下越兩日偶從外寮進推入寮門驀然除去礙膺之物遂入方丈通所得悟舉前問師曰惟人自肯乃方親悟曰與麼下語亦未在師笑曰和尚只做得大千兒孫便出三日後聞悟自答曰自食肉不盡更猛省得下語亦未之旨翌日悟上堂師出問直下知歸即不問如何是大用現前一句悟擬拈棒師指曰者老漢伎倆不忘一釣便上拂袖而出即蒙印可○初住靈祐歷遷名刹崇禎辛巳住曹溪上堂諸佛諸祖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據實論此一大事因緣不用開口不用動念直下一一天眞一一明妙祇實直截契證超越死生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所以世尊於明星祇得一覩六祖於金剛經直用一聞諸公若也得恁麼一回去便堪傳佛心印方爲佛祖嫡骨兒孫試問諸人既是現成舊公案又用舉作甚麼迴機同本得一舉一回新○小參僧問明歷歷路堂堂更有甚麼師曰猶是鬼窟裏活計僧打一圓相曰脫體無依去也師曰依舊跳不出僧一喝師曰三喝四喝後如何僧又喝師曰野狐精○僧問倩女離魂那箇是眞底師便打僧無語師曰會麼僧擬議師又打曰切忌私奔○晚參師云庭前草欲丈扶疏樹亦濃明年作境會誰契古人宗良久震威一喝○順治戊子春寶華兵警師應慶雲之請十月朔陡示微疾初八日上堂舉洞山問雲巖云百年後忽有人問還貌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久云祇者是復舉洞山因供雲巖眞次僧問先師道祇者是莫便是否山曰是僧曰意旨如何山曰當年幾錯會先師意僧云未審先師還知有也無山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師云汝等諸人若透得者兩則話即無關不透矣衆下語不契遂索水盥浴更衣復索滚水欲畢端坐而逝數日顏色如生入龕時紅光燭天衆疑庵中失火趨救寂然莫不驚異頂禮闍維後頂骨牙齒衣環鮮好不壞建塔於西堂藏師昭穴語錄三十卷幷迅雷指迷等集行世（天童僧嗣）

宜興龍池萬如通微禪師嘉興秀水張氏子年十九出家受具謁聞谷大師開發無字話歷扣名宿偶閱楞嚴至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恍有所得往參悟和尙於金粟棒下汗流徧體打失從前伎倆一日入城聞路旁人家毆叱小廝云看你藏在那裏去師不覺躍然口占一偈云沒處藏沒處藏全身獨露在街坊堪笑華亭攜渡漢葛藤打得太郎當○悟七十誕辰師懷香拜覷入門便喝悟云胡喝亂喝師又喝悟又云胡喝亂喝師遂禮拜悟打云你再喝喝看師云蒼天蒼天便行悟呼曰萬如我直下疑你者兩喝道道看師云歇歇與和尙道遂出○一日悟在方丈經行師見僧問悟佛法的的大意悟云近前來僧近前悟便打僧云上根大器直下承當中下人來如何悟云老僧從來不曾眼花僧罔措師聞豁然遂蒙記莂五更遣行○住蕭之曹山上堂前三三後三三箇中消息誰許諳春風處處花成錦秋水澄澄月一灣喚作眞如不壞法此人曾未踏鄉關喚作無常生死法管教累劫受餘殃敢問諸人畢竟作麼生即是以拂子打圓相曰生佛未形消息在不知幾箇肯擔當擲拂下座○住龍池上堂有一人在孤峰頂上目視雲漢把三世諸佛一口吞盡不見有衆生可度好與三十拄杖何故事上不足有一人在十字街頭三頭六臂合水和泥隨機接引亦好與三十拄杖何故理上不足有一人不離高峰頂上目視雲漢嘗在十字街頭和泥合水有一人不離十字街頭和泥合水嘗在孤峰頂上目視雲漢二人到龍池門下正未有語話分在且道龍池爲人在甚麼處還委悉麼時攜楖栗當門據獅象狐狼一併趕○僧問如何是結制底意師曰淵深流水聚曰學人則把住牢歸去也師曰山峻鳥飛遲○問如何是破砂盆師曰風不來樹不動○問樹彫葉落時如何師曰過蟻難尋穴歸禽易見巢○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虎行樵子徑烏宿故枝頭○順治丁酉十月二十九日示寂龍池門人奉全身龕於寺陽立塔（天童悟嗣）

寧波天童山翁木陳道忞禪師粵之潮州茶陽林氏子幼有宿慧因讀大慧杲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

歷如見卽日走匡廬開先投明法師薙染明以師志慕禪宗爲舉臺山婆子話遂於言下薦得趙州意旨自驗生死關頭未破偏參憨山清黃檗有諸尊宿終不自肯後參悟和尙於金粟機緣不契直趨雙徑謁語風信信問曾到金粟否師曰曾到曰曾問話否師曰不曾曰你怕打那師曰某甲一向不曾置得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師不肯復回金粟舉前話悟曰你喫飯還問人借口麼師擬議悟便打後因參殃崛產難因緣打破疑團始明得從上古人關鍵凡居侍司掌記室親炙悟者一十四秋日臻玄奧○繼席天童上堂目擊道存鋒鋩不犯頭頭顯露物物全彰猶是因高就下曲爲今時況復言中取則句裏呈機學古明今拈三播兩大似鄭州出曹門何異南轅而北轍殊不知當人脚跟下立地一著如天普蓋如地普擎抽一機則千機頓赴展一目則萬目畢張透聲色絕遮攔亘古亘今無處所還生死得伊麼還汙染得伊麼還榮枯得伊麼還推遷得伊麼縱有德山棒如雨點也則打他不著臨濟喝似雷奔也只無

伊下口處更說甚麼百問雲興千難瓶瀉一毫端際出現無邊身雲一舉步間遊歷無邊國土正是泥裏洗土塊蝦跳不出斗諸仁者從上既有如此廣大門風穩密田地何不推他阿爺向後放出渠儂一頭與麼直截承當去正恁麼時接續流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天高羣象正海闊百川潮○上堂昨晚南嶽與匡廬兩山爭論佛法一山道南嶽讓和尙乃曹谿嫡子一山道靑原思大師實寶林正宗一山道廬陵米價傳千古一山道磚鏡磨穿古佛心互相競爭不已羅浮山聞得出來糾住曰莫爭莫爭饒你靑原思大師南嶽讓和尙少不得從我嶺南者裏去山僧驀頭與羅浮山一棒天台合掌道善哉和尙打者一棒不妨透頂透底暢快殺人山僧遂與震威一喝咄縮頭去於是四山各各憕㦬而退拈起袈裟角曰還見麼自從盧老收歸後須信人人總有之○上堂靈雲見底大家同二月桃花在處紅健羨不須從外覓故園大有好芳叢卓杖云看看擲杖云擬著眼落千差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順治己亥師奉

詔賜號弘覺禪師馳驛至京。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冬（召對法語別見三世奏對集）。○示衆。眞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山僧一冬萬善殿。又且舉揚箇甚麼。只有清風來席上。更無閒語落人間○掃笑巖祖塔黃金骨鎖玉玲瓏。鐵棘門栽不計重。佛眼難窺五祖意。兒孫若敢妄流通。拈香云。即此用。離此用。蟭螟眼裏繡鴛鴦。烈燄爐中飛彩鳳○師晚號夢隱道人。乞歸金粟。投老於會稽化鹿山之陽明洞。天乃自相山擇吉兆塔於黃龍峰下。康熙甲寅六月二十七日示寂。世壽七十九。著有九會。百城。北遊等錄行世（天童悟嗣）

寧波雪竇石奇通雲禪師。俗姓徐。家貧。就南廣寺脫白。見中峰垂訓。有蹈蹤不隨恐伴侶。蹉跎又恐落風塵句。乃往廣山住靜。刺血書經。後參金粟悟和尚。一夜黑地走出。因僧劈面摸破鼻子。有省。呈偈曰。某甲今年三十二。向來鬼窟作活計。忽然撞破鼻頭。時但見鮮血流滿地。悟未首肯。後於棒下頓脫疑滯。時隨悟赴育王天童。一十三年。值牧雲門同辭出山。得付衣拂。囑云。折箸無一雙。狗子無一隻。是你住處○住

靈鷲上堂。爐韛宏開烹佛祖。聖凡齊煅辣鉗鎚。者回莫作尋常看。大衆應須高捌眉。當爐莫避。見義勇爲分明覷破眞奇特。脫體風流更是誰。驀豎拄杖曰。還見麼。直得萬象光輝。乾坤獨露。縱橫殺活。總不由人。把住放行。全歸自己。如或不然。山僧不免重重指點去也。還委悉麼。杖頭有眼明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擲拄杖下座○上堂。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古德恁麼說話。大似在孤峰頂上。等箇人來。大衆。且道他要等箇甚麼人。以拄杖擊香几曰。還委悉麼。定光金地遙招手。智者江陵暗點頭○住雪竇上堂。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面玲瓏。十方軒豁。明眼作證。豈敢覆藏。直得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現。塵塵。衜剎剎爾。突出無位眞人。發明現成公案。直饒三世諸佛。歷代老古錐到來。箇箇退身有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梧氣象閒○上堂。瀠蕩春風二月天。山花似錦碧殿前。深深古寺今來到。端的無如鼻祖禪。前是山門佛殿。後是臥室法堂。當陽坐斷一句

且置。驀豎杖云。這箇喚作什麼。驀禪牀云。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有封疆○僧問一念無思時如何。師云。死水裏作麼。僧喝。師云。喝那箇。僧云。明月無私。師打云。猶在死水○僧問如何是安居樂業一句。師云。今日天寒。云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來日向汝道。○順治辛丑。師返南廣。曰我老矣。當不忘本也。迨癸卯正月示寂。仍迎龕建塔雪竇（天童悟嗣）

嘉興古南牧雲通門禪師。蘇州常熟張氏子。二十歲。投破山洞聞乘和尚出家。原名契門。力事參究。便有省。入後參天童悟和尚於金粟。以偈呈方丈。悟略閱兩行。問即今事作麼生。師擬議。悟以番書提數珠。便打。師禮拜。悟又向背築一拳曰。你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射。巽曰。悟舉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驗衆。師呈三頌。悟看至末首曰。不親切。師曰。前二首。悟曰。此不親切。和前都不親切。師便問。如何是親切處。悟便掌。師即豎一指曰。某甲也。悟曰。你未知落處在。師隱隱疑。後上天童。題萬松關偈曰。古路松陰廿里長。過時誰覺骨清涼。悟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清涼。師於言下有省。又作活眼泉偈。寮中思索。偶然停筆。右手將左臂一搦。忽然觸發。直下豁然。前所疑一掌落處。不言而喻。一時呈行由曰。詣實供通。悟曰。者些都不是實消息。你再供通實消息看。師進前展兩手。悟曰。不是不是。師曰。和尚如今瞞某甲不得。悟曰。瞞即瞞不得。且恐亂你。一上後乃付囑住古南。因華嚴會上堂。華嚴法界。理事無礙。懺罪消災。一彩兩賽。驀拈拄杖曰。大衆杜順和尚來也。在拄杖頭上口喃喃道。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諸人還見麼。若也見。未免頭上安頭。若不見。日日堂堂無蓋覆。本來同是遮那身○上堂。拋下拄杖曰。撲落非他物。復擎起作舞曰。縱橫不是塵。汝諸人還見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麼。復擊香几曰。一片榆楠木。敲來響殺人○上堂。轂樞密運。四序推移。天地之間。其猶橐籥。看看冬到來。即便春風至。長連牀上學得底。是第二機。若是第一機。天下老和尚。未曾提著。山僧又如何折合。舉拂子云。看看五彩畫頭黃金點額。復擊一下云。好好。一隻春牛。被山僧一鞭粉碎了。

也聞一知十從他偏界分身認影迷頭一任眼瞎瞼地○上堂向虛空中畫靑畫黃本無甚事對無位眞人說生說死笑殺傍觀卓拄杖下座○夜參次一僧禮拜起拍手師云作甚麼僧云撩去地上塵師遂對衆拍手云我手中無塵且道撩箇甚麼衆無對師云者一隊漢如生盲人相似到此間來只管相我口皮動殊不知我與者僧已作一場佛事了也時有僧出擬問師云山僧手癢試與一抓僧便抓師云是甚麼衆擬議師便打○夜參次師問一童子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童俛首師云汝諸人反不如者童子遂歸方丈○師一晚入堂云還有撞著壁底麼衆無對○住天童未幾退隱京口之鶴林久不陞座檀護哀請說法乃爲說偈云山僧一向說禪而今口似木橛爲問以何因緣年往精神銷歇齒落髮白血枯豈可不知時節因而謝事天童來到鶴林守拙日用無別修行一句阿彌陀佛上堂說法領衆讓與諸方賢哲宗門日見滔滔變態不堪言說若是眞正高流目擊自當改轍先佛河沙法門進修無甚優劣廬山蓮社淸風緇素不妨同特今日檀護臨筵大家飽餐禪悅若論大事因緣不怕甕中走鼈夜來衲被蒙頭一任梅梢掛月此後絕不執拂上堂往來無定卽問道者罕能一見矣（示誡法嗣條約十章其首章以饑荒薦臻人情蕭索穪和尚者盈衢塞路街求糊口人皆生厭所施何來此亦甚不知時節者凡我會下人畢去徒衆猥濫過日如其違背非我弟子等語切中時病）○康熙辛亥預定逝期於十一月望日付最後弟子天樹植公囑以大事怡然坐脫於吳門之觀瀆恤廬中弟子龔奉全身塔於京口黃鶴山未幾而塔示斜側門人啓壙茶毗獲五色舍利無算有七會語錄嬾齋別集行世（天童悟嗣）

蘇州遯村報恩浮石通賢禪師嘉興平湖趙氏子年十九父母欲爲娶室將親迎師乃潛芟染於普陀返雲棲圓戒看父母未生前話初參雲門澄於東塔尋上鷹窠頂參七女遊尸陀因緣有省偈曰一池蛙鼓夜喧喧歷歷明明到口邊通報五湖林下客從今不必更加參往謁金粟悟和尚問如何是卽此用悟打一拂子問如何是離此用悟亦打一拂子師云恁麼則儱侗不少悟云難道有兩箇師禮拜出○一日悟

問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不能答。連呈數偈。悟俱曰未在。一日入室曰某甲會也。悟曰。如何是你會處。師曰。鵓子過新羅。悟曰未在。師呈偈曰。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我今看破處。也只是尋常。悟曰。不是不是。師曰。和尚自不是。禮拜而出（懸村報恩寺迥師開法寺額有古佛重光之讖且石佛浮凝亦符師號乃留意卓錫焉）○上堂。烏飛兎走急如梭。明暗何曾昧得他。箇裏本來無可說。謂言無說已成多。豎拂云。大衆。且道是有說是無說。下座○上堂。心無自性。假境而彰。舉拂子云。喚作拂子則。觸物無自體。因心而現。不喚作拂子。則背心境俱泯。性體亦忘。畢竟喚作甚麼。若不會。更遡一線。長久云。明月堂前垂玉露。水晶宮裏撒珍珠。○上堂。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爲牀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擲下拂曰。新報恩今日傳法了也。大衆一時擔荷○天童上堂。本是沒鹽人。一切難描摹。從出母胎來。將錯而認錯。合掌云。大衆會麼。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僧問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師曰。猶爲貪餌客。未是絕求人。曰如何是絕求的人。師曰。衲被蒙頭睡正濃。此時山僧多不會○問如何是密移一步看飛龍。師曰。過得荆棘林。方名是好手○問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自代曰。平地上死人多少○師居常以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公案勘學人。復垂語云。報恩水鄉。非舟莫至。還有不假舟楫而到者麼。脫有當者。卒無可否。人莫涯其旨趣○康熙丁未七月十九日。示微疾力拒醫藥。默然危坐。至二十四日中夜。門人請偈。師曰。吾無一字可說。乃怡然而寂。塔全身於徑山之臥石（天童悟嗣）

台州通玄林野通奇禪師。蜀之合州蔡氏子。依黔之蓮峰出家。未幾出蜀。寓常湖掩關。偶檢天童悟和尚參禪偈曰。一念未生前。試看底模樣。疑情猛發。偶因失足墮樓。口占一偈曰。一念未生前。六戶絕消息。瞥爾揚雙眉。大似眼無力。卽破關參悟於蘇之清涼。便問學人絕跡而來。特爲親近和尚。悟曰。莫妄想。師曰。未審還有堂頭也無。悟曰。看脚下。師曰。不因漁父引。爭得見波濤。悟曰。莫錯會好○一日茶話。舉洞山與

叅首座喫菓子因緣命衆下語師曰食到口邊被伊奪却悟即首肯後隨悟住育王悟上堂擧世尊初生下地便解指天指地汝等諸人猶向老僧擬討甚麼椀拽拄杖下座一時打散師自此全身脫落結制日師問今日四海衲僧雲集各各壁立千仞還許他諸人悟麼悟曰你還夢見麼師曰悟尙不悟夢箇甚麼悟打曰你即今是迷是悟師曰學人不在迷悟裏悟曰且道打你在甚麼處師便禮拜悟爲首肯○通玄上堂鼓已擊座已登爭柰無禪可說無理可伸幸喜時逢結夏綠樹垂陰水流碧澗鳥囀幽林歷歷無囘互分明沒兩人所以昔日韶國師道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先師亦道通玄峰頂別是人間只緣不薦錯認青山此二老宿與麼吐露山僧與麼擧揚大似熟處難忘汝等諸人還薦麼若然薦得方知不費纖毫力便登解脫場脫或未然山僧不免再爲顯示玉竹高高揮驟雨楊柳紛紛舞翠煙喝一喝卓拄杖下座○上堂歷祖出興各有施陳拈拄杖曰怎如山僧拄杖敲几曰信手擊開不二門復擧召衆曰者是山僧拄杖且道不二門在甚麼處若向者裏辨得出不妨緊梢草鞋如辨不出莫道通玄山勢險前頭尤有最高峰○上堂第一義諦迥絕安排纔擬分疏便成窒礙所以道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眼若不睡諸睡自除若是英靈漢聞山僧恁麼道向文彩未彰以前直截擔荷却較些子苟若涉於塵思未免困於途轍祇如不歷程途一句作麼生道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上堂山僧二十年前偶一日冷地裏將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衆生性命攝在一微塵裏並無一人得知所謂藏山於海藏舟於壑夜半有力者負去睡者不覺耳今日山僧普告大衆還信得及麼如信得及見得徹便好休去歇去如信不及見不徹不妨朝參夕參一朝參到無參處遂顧左右云始知無處不家山○師示微疾遂掩死關入室弟子俱不易見臨終別衆衆請偈師瞑目曰要去便去害甚熱大旁有赤治禪人求更名師援筆書行果二字乃曰行果圓成遂擲筆端坐而逝塔全身於寺西山翁悉爲之銘塔○師於示寂前囑上首二

隱谿自閑覺集諸法嗣逐一勘驗然後許令開法故通玄門下得人爲盛云（天童悟嗣共十二人）

京口夾山林皐本豫禪師晚號晦夫崑山陳氏子十九脫白於姑蘇之堯峰誦金剛經因無所住而生其心句有省初參博山來曰未入金籠貯誰家野鳥兒師曰鶴有九皐翀碧漢馬無千里謾追風來曰運斤非郢未免傷痕師曰祇如諸方豎拂揚眉又得甚麼邊事來曰片雲橫海嶽樵子盡思歸師曰怪來嚴下虎特地暗驚人次參密雲悟和尚其日已晚便問夜宿投人時如何悟云者裏歇不得師云豈無方便悟拈拄杖師接住一送云看破也便出後參磬山修和尚修問那裏來師云武林修云怎知我者裏師云臭名難瞞修云汙汝耳師便喝修云喝後如何師云猶是不知修云老僧不知汝知箇甚麼師擬掌修云猶弄虛在師禮拜一日修云今時學人不肯著實用心所以法門寥落師云雖然如是大約過在知識如黃龍南公不得慈明和尚痛折云何得知道出常情修云豈口傳耳授之所得耶師吐舌又一日入室修云我疑你不會廓侍者與華嚴相會因緣師云不但和尚疑某甲盡大地人疑某甲修曰盡大地人疑你則可莫使老僧疑你師曰恁麼則某甲罪過修曰只如興化與旻德賓主四喝化曰適纔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饒不得何故爲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那裏是他會一喝不作一喝用處師曰放某甲別通箇消息修曰不要下語師遂頌曰賓主相逢縱奪家喝下從雲見活蛇棒頭突出通無犯豈作親承解撒沙修然之○師開法中山石湫乃過報恩謝法修將如意付曰此是老僧四十年用不盡底將去揩磨不得有忘師秉如意入堂曰者箇是堂上老人爲豫上座作用不盡底公案敢問有同相證用者麼良久擊板頭一下便出○上堂諸佛心印祖祖相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衆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便可作一無事道人水邊林下渴飲澗泉飢餐松柏逍遙放曠任運騰騰逆順卷舒縱橫自在待因緣時至坐曲彔牀提持向上宗乘乃喝一喝云還會向上宗乘麼若也會得堪紹吾宗其或未然下見臨濟大師道有時一

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復喝一喝。云且道是金剛王寶劍耶、踞地獅子耶、探竿影草耶、一喝不作一喝用耶、這裏明得、卽會得雲門大師函蓋乾坤句。截斷衆流句。隨波逐浪句。扇子踍跳上三十三天。觸著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棒。雨似傾盆。且道這是函蓋乾坤耶。截斷衆流耶。隨波逐浪耶。洞達此三句。便明得洞上宗旨。五位君臣。正偏回互。昔日洞山問曹山云。汝向甚麼處去。曹云。向不變異處去。洞云。不變異處豈有去耶。曹云。去亦不變異。恁麼酬答。且道者是偏中正耶。正中偏耶。正中來偏中正兼中到耶。夜半烏鷄停雪。上天明石女鏡中分。透得麼。若透得這箇。便知得潙仰父子大用大機。不見仰山問潙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潙山便下座歸方丈。仰山隨後入。潙山問。子適來問甚麼話。仰山再舉前語。潙曰。還記得我答汝否。仰曰。記得。潙曰。你試舉看。仰便珍重出去。潙曰。錯。仰回首云。閑師弟來。莫道某甲無語。好你看他投機暗合。子孝父慈。識得麼。若識得這

箇。便識得法眼大師道。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不見僧問法眼。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云。是曹源一滴水。韶國師在旁聞之。忽然大悟。後住通玄峰。有偈曰。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眼聞云。只此一偈可起吾宗。故悟心之士。在於明眼人前。一點也掩渠不得。所以從上五宗機緣。聯綴料揀。正邪總不出一心之用。亦不別當處之旨。若定當得。便與三世諸佛。歷代祖師。把手同行。安邦定國。坐斷春風。唱無爲大化。啓妙用賓機。不是目前法。亦非目前事。無向無背。無回無互。輝古騰今。光天徹地。森羅萬象。法法全該。大地山河。頭頭俱現。不在思量。豈煩卜度。廓徹靈明。直超情謂。會卽便會。設或未然。山僧拄杖子。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以拄杖卓一下云。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下座〇上堂。若論此事。心不可求。智不可學。揑斷百市千重。於中下機。一時颺却。突出孤危。方教峻峭。都盧收拾將來。非心非色。非如非異。要用卽用。要舍卽舍。要行卽行。要藏卽藏。擬思一毫。地便落生死關頭。到者裏作麼生相救得。復曰。五蘊山頭自在

身了然物物應天眞眼教直下無思議玄要全分見本人卓拄杖一喝○上堂般若無知假黃鳥而有聲法身無相應翠竹以彰形爾時金焦二山忍俊不禁將海門一口吸盡直教水泄不通山僧拄杖子款款向道儘你啤力喫怒還知法身無爲不墮諸數麽由是金焦二山只得懡㦬而退依舊山是山水是水薦拈拄杖曰你看山僧拄杖子得恁麽奇特千峰頂上挑明月萬壑溪頭探水瀾復卓拄杖下座○示衆十五日以前汝諸人放出山水十五日以後汝諸人坐斷柴頭正當十五日山僧看破汝諸人一著要出出不得要入入不得出不得入不得火裏眉毛爲歷歷自家鼻孔急須參碧眼胡僧恒面壁○師一日開山次握枯藤於手謂僧云此是曹家女僧云却少箇謝家郎在師云但得有女何愁沒郎僧云也要完全始得師度藤與僧僧擬接師即擲下云却不相當○僧問三更月落後古殿燈殘有一箇沒面目人來如何相見師云笑殺人笑殺人進云和尙笑箇什麽師咄云你問頭也不識○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須彌倒卓半虛空進云如何是透法身事師云猢猻吞大象○僧問如何是虛空師曰你亦在裏許僧曰某甲不見虛空師云者瞎漢好與三十棒○師歷主武林寶嚴姑蘇堯峰京口竹林雖日雜傭作不間操七箸不倚重外護舉足爲匡徒者法○順治丙戌冬預計逝日說偈辭衆龕全身於山門之右天童忞禪師銘其塔著有宗門誠範四卷幷語錄行世（天隱修嗣）

杭州南澗理安箬庵通問禪師吳江俞氏子參磬山修和尙得法其自述云父羨長先生晚憂無子建駕峰寺無遮大會百日應禱而生幼失恃病甚飲酒不自好年十六始自竊曰柰何使身心無措足之地哉奮志讀書一日偶過山寺見楞嚴經云此身及心外洎虛空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眞心中物有疑特走謁磬山本師教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一日本師與客立澗邊提金剛經山僧多口本師驀劄云如何是其心當時不覺自失二十四歲姻事苦逼竟宵遁至武林脫白嘗夜跪佛燈下畢提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不契挾計參方聞金粟悟和尙在北禪厭包

趕入吳中得蒙痛棒垂示復上磬山又遇山茨際兄同在山中五更聞得一陣風聲疑情頓釋目前淨躶躶地了無一法當情直是通身慶快作偈云千玄萬妙隔重重箇裏無私總不容一種沒絃琴上曲寒崖吹落五更風呈似本師師云玄妙即不問如何隔底句擬對被棒這裏却又去不得本師見我疑滯示一頌云千波萬浪隔重重識得源源處處通根境脫然全體用拈來物物始從容看頌亦自了了却是臨機不得活脫自由一日頌百丈併却咽喉唇吻云併却咽喉唇吻三人口闊一尺夜半露柱相逢橫吹無孔鐵笛呈似本師師云露柱還有口麼山僧云熾然說師云道得一半進云和尚又如何師云此問復何來當時被這一撥直下如團熱鐵火相似次日呈似本師師云不得燒却眉毛山僧便喝師云燒却了也山僧轉身云看這老漢一場敗闕方纔不受人瞞○上堂望刹竿便橫趨而過猶是不唧𠺕漢電影裏穿針弓弦上走馬也須是箇衲僧始得匙挑不上底如稻麻竹葦千劄不回底亦如稻麻竹葦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問如何是汝諸人全身獨脫句舉拂子云漫天網子百千重○上堂我者裏禪無你諸人歇足處無你諸人依傍處無你諸人計較摶量處直下團熱鐵火燄相似你纔擬歇足燒起脚跟了也纔擬依傍燎却眉毛了也纔擬計較摶量自己早打失眼睛鼻孔了也你若一總不恁麼又有什麼氣息湊泊也湊泊他不得躲避也躲避他不得除是你猛烈提取始得這箇猛烈提取已是蹉過多時也到這裏你諸人作麼生顧左右云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擲杖歸方丈○據室天台來也從者裏過南嶽來也從者裏過四大部洲盈衢塞路無不從者裏驗行放開也由我担聚也由我卓拄杖云今日不可戲論○雪嶠信和尚至問你是那邊爲甚麼又在者邊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信曰不會與雲作舞在師曰今日放大師過茶次信曰我平日只教人誦金剛經師曰多少人錯會大師意信曰直饒不錯會大遠在師曰大師莫瞞人好山門前行次見狗子吠信曰者無佛性底東西師曰却搔著大師痒處信呵呵大笑大衆作禮次信

左右顧視。衆佇立。師曰。都是老實頭。信曰。獅子窟中無異獸。爲甚麼却是老實頭。師曰。大師面前誰敢出手○山茨禪師問釋迦掩室。淨名默然。盡屬化門邊。事不落今時。請師道一句。師曰。未問以前答了也。曰阿誰證明。師曰。十字街頭廖胡子。又問先師不了事。你我共知。作麼生與先師了却。師曰。蒼天中更添冤。苦曰非兄不委。師曰。逢人切莫錯舉。又問十年同學。唱拍板不相離。此去理安。兄還見我否。師曰。無人處斫額相望。曰渠無面目。望箇甚麼。師曰。草賊大敗。問拈椎豎拂即且置。斬新條句道將來。師曰。一掌一握。血曰須老兄始得。師曰。是我罪過。又問談玄說妙。先哲所訶。瞬目揚眉。今時禪弊。去此二途。如何是兄的的爲人處。師曰。我不教壞人家男女。曰忒煞婆心。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瞞○順治乙未夏。磬山解制後。師將方丈所有器皿。各具手書。分送諸方爲遺念。乃杖錫出遊。至武康報恩掃塔。晤琇禪師。備托法門細大。預定遊期於九月二十七日。行至吳江。寓應天寺。如期坐逝。弘覺忞爲之銘塔（天隱修嗣）

湖州報恩玉林通琇禪師。窖城楊氏子。童子時。一長者令諸晩學。各閉目一回反觀。念起。衆童子各言起念。畢。師良久云。某甲反觀。無念可得○參天隱修和尚於磬山。命充侍司。隨堂坐香。一夕未開靜。即進方丈。修見云。今日香完何早。師云。自是我不去坐也。修云。見甚道理不去坐。師云。即今亦無不坐。修驀拈案上石屋錄。問云。者箇是甚麼。師云。卻請和尚道。修云。你不道教老僧道。師云。情知和尚不敢道。修云。石屋錄。我爲甚不敢道。師云。隨他去也。修云。贓誣老僧。師者裏透不過。直得大淚如雨。一晩目不交睫。立修單側。意忘入寮。至五鼓。修呼云。不用急。我爲你舉則古話。當初有箇龐居士。初見人時。也似你一般孤孤迥迥。開口便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誰。馬祖當時爲甚蹋向前一步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與汝道。師云。某有一頌。修云。汝頌云何。師呈頌云。不侶萬法的爲誰。誰亦不立始親渠。有意馳求轉睽隔。無心識得不相違。修云。不問你不侶萬法。要你會一口吸盡西江水。師於言下大悟。迺拂袖而出。自後凡有徵詰

皆當機不讓修深肯之○師掩關吞城江干修遷武康報恩連書促師云老僧在報恩精神日不如前富知我必不久人世得書即來有最要語分付師得書破關詣修不作禮近前叉手云狂兒國土父不容過者箇峰頭還是老漢住處麼修云你且站下脚與你道師驀掀倒香案而出修高聲云將拄杖來師迯應云劍去久矣次日修上堂維那擬白椎師喝住云待我問了話白椎便問云昔日大唐國裏無禪師而今國裏還有麼修拈拄杖作打勢云看棒師便喝修亦喝師復喝一喝轉身云不是狂兒多意氣祇因曾透上頭關便出修喝一喝師亦喝迯聞維那重白椎師迺高聲云歎死氣○住報恩上堂拈拄杖曰奇特因緣須奇特人拈出驚羣句子於驚羣處舉揚今日既遇奇特人有奇特緣眞是驚羣處且道驚羣句作麼生舉驀召大衆曰吳中石佛大○示衆舉道吾每執木劍因緣云吹虛逐塊韓盧齩著半醒半醉漢子終不免大家草裏輥道吾若於者僧纔欲取劍便一脚蹋翻儻其知非不惟令彼頓易皮毛自亦頭正尾正

那堪不示本分草料木劍覓成戲具○示衆透脫末後牢關雲庵正罵洞達歷祖綱宗妙喜猶呵汝等諸人趣向者箇法門大須仔細前谿水急魚行澀後嶺風高鳥泊難○示衆舉殃崛摩羅產難因緣云且道世尊者兩語是箇什麼道理得恁麼靈驗救得人家產難驀喝一喝云莫做夢山僧爲汝諸人說箇譬喻恰似人來買生薑世尊迺與他一大把人參其時將去竟作生薑受用帶累人亂齩嚼吞了吐不得吐了吞不得如今者裏有不亂齩嚼的出來山僧與汝三十拄杖何故世尊當年折本山僧今日與他上利○示衆舉唐州大乘遵禪師上堂云上來又不問下去又不疑不知是不是是即也大奇師云其時無量大衆一時成道○僧問九峰看首座話師云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僧叩門呈頌師云你門也入不得如何呈頌進云早已呈頌了也師不開門僧久立懡㦬而退○僧問某甲生死不明師云莫亂話進云求和尙開示師云莫妄想○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洪武門前紅牆中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

云踢破鴻門樊噲怒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推倒須彌山揑殺恒沙佛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一華一國土一葉一釋迦進云四句已蒙師指示末後一句事如何師便喝○僧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拄杖子師云長安風月貫今昔那箇兒童摸壁行進云如何是無拄杖子奪却拄杖子師云多少人飯籮邊餓死○問如何是有拄杖子與拄杖子師云世尊拈花迦葉微笑進云如何是無拄杖子奪却拄杖子師云百萬人天悉皆罔措○師問僧正睡著無夢無想無見無聞時主人公在甚處僧喝師作驚勢云嚇壞我○師問行堂云飯桶裏多少遠磨眼睛堂罔措問火頭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說法還端的也未頭亦罔措師指旁立一僧云惟有者箇師僧解答話便歸方丈○師問僧樹彫葉落時如何進云不隔一絲毫師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僧喝師便打○師放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獵人捕我林中鹿賴有檀那贖得歸○居士問明知日用不離者箇爲甚麼道不得師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元昭居士述前

生是芙蓉悅山長老并述山之行錄師云賈島有詩贈你士云其詩云何師云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雪山成道頌云家在深山別覓山眼開何處著慚顏般勤爲惜王孫醉月滿荷衣霜滿鬢○婆子燒庵頌云谿頭遂日飯王孫臨岐咄咄好生驚白眼阿婆能將將夾路桃花風雨聲○順治庚子師奉
詔入都說法
內廷有客問一冊
世祖章皇帝敕大學士金之俊評註刊行（機緣另見奏對集）未幾同山再詔入都路次槩辭參叩過高郵孫孝則居士奉母姚宜人求見師特泊舟禮拜次師問姚云平日做甚工夫姚曰誦持師曰正誦持時念頭淨盡無餘否曰不能師曰爲何不能曰心中有兒孫事師曰兒孫要世世相見好姚遂禮拜師謂士曰這裏還有做者事的麼士又問師入京幾時回師曰兩三月士曰何速師曰止許一箇道場士曰恐和尚作不得主師曰作得主（師到京聞森首座爲上淨髮即命衆集薪燒森上聞遣許蓄髮乃止）

（師奉命結制畢即辭還山上賜大覺普濟禪師金印師雖受辭並未一經展視）○龍池傳祖剃度師樂和尚塔在宜興善權傾毀日久師往葺治乃命豐首座督修土人搆禍燬寺豐罹囘祿師聞盡屏參侍不食粒米自荷衣單出遊渡江而北至孫居士家改號無住命土作偈送隱東海（先是師初住報恩嘗作潛子傳以自識其略曰潛子不知何如人自得法磬山人不知而不愠其志潛値世危亂其時潛布袋和尚贈以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睹人少問路白雲頭其行潛遂稱潛子土乃拈師自傳系以偈曰）○至濟江浦慈雲庵示微疾室中不留一物撤去牀褥止留一竹椅危坐惟飲冷水日與南谷說梵網經每至夜半微笑曰也大奇我被孫居士算定了也至第七日索筆作覆表子第一書云本是無生今亦無死此是正說餘爲廣說擲筆而逝時康熙乙卯七月初十日也先是師過江都以後事囑黃于升居士士以問疾至值師已寂急爲治龕送天目建塔（天隱修銘）南嶽綠蘿山茨通際禪師邗之通州李氏子兒時父遇相師云爾子骨格太清年未必永乃捨之出家初侍東隱若昧法師聽講有會禮辭參方謁金粟悟和尚一見便問客散堂空時如何悟曰是甚麼時節師便喝悟便打師又喝悟又打師禮拜云今日起動和尚○上磬山參修和尚問昔日聞風今朝覿面覿面一句請師分付修云你試道看師便禮拜修云也當不得師轉身便出○一日修問只如百丈於馬祖喝下得箇甚麼師云若有得即鈍置馬祖也修云他道三日耳聾聻師云某不可更作野狐精見解修乃休去○一日修問古人道有句無句子如何會師云石長無根草山藏不動雲修云如藤倚樹聻師云吾常於此切修云樹倒藤枯又作麼生師低頭出方丈○一日修舉四藏鋒句問云如何是就裏藏鋒師云梁皇殿上道不識如何是就事藏鋒師云今朝雨落階前濕如何是理事俱藏鋒師云行不出戶坐不當堂如何是俱不涉理事藏鋒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修云此四轉語可紹先覺雖然也是攎七搭八○黃端伯司理請住東明祖庭師云聞居士開先有省推倒廬山是否士云還見廬山麼師云待你扶起士云乍喚東明師云作家作家士休去少頃士問大師一向在甚麼處住師云居士道山僧即今在甚麼處住士

云出此門不得。師云。居士還出得此門麼。士擬議。師云。却是居士出此門不得○上堂。舉翠巖眞點胸。常罵雲居舜老夫。說無字禪。舜因而有頌。白雲居不會禪。洗脚上牀眠。冬瓜直儱侗。瓠子曲彎彎。師云。山僧亦有一頌。東明不會禪。窮山住有年。朝來炊白粥。柴生滿竈煙。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住絲蘿上堂。山僧這裏也不論玄。也不論妙。也不論禪。也不論道。只要你們生死心破。生死心若不破。便是閻老子面前喫鐵棒的公招。所以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不勞久立。珍重○住南源示衆。諸方有玄妙禪。有性理禪。有細膩禪。有逐日常進禪。有休去歇去禪。有大法小法禪。與人理會。與人齩嚼。山僧此間且無如許多禪。只有遠祖百丈大智禪師留得一把鈍鐵鋤頭。逐日要諸人使用。使用得鈍熟。若到力忘於己手。忘於心目。前不見有可開之田。脚下不見有可立之地。忽然鋤轉山河大地。百雜碎。露出當人雙眼睛。大衆即今把柄在阿誰手裏。驀擲拄杖云。當陽拈出大家看○僧問。大死的人却活時如何。師云。

喚來與山僧洗脚。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云。速禮三拜。如何是學人親切句。師云。分明記取○僧問古人云。三千里外逢人。不審逢甚麼人。師云。不是別人○崇禎戊寅。師登南岳。愛祝融之勝。止擲鉢峰下。結茅而居。蓋虎穴也。了不爲意。桂林王聞而異之。親至問道。遣內臣侍候。不絕於路。願迎入宮。堅却之不得。輒密跡去。王不懌。而焚其庵。祝庵前石榴樹曰。南來僧果有道耶。樹即冬實。未幾開花且結實。王乃益加敬信。訪師卓錫處。折節步行三百里。就見之。復爲建庵供養○甲申春。流賊蹂躪三楚。山中日食不繼。採薇救飢。悞食野芹。同食二人。皆覺獱解。師曰。何必爾。遂逝（天隱修嗣）

陽山松際印中通授禪師。爲程巖氏子。年十七投道場山脫白。修和尙示狗子話。力參久之。一日聞畫眉聲大悟。遂得法。繼席磬山。上堂。門對千峰。碧溪沿一逕幽。更求玄妙旨。撥火覓浮漚。遂下座○師性恬退。以應對繁。未幾辭去。深隱於蘇之陽山。僧問。如何是和尙悟處。師曰。瞞人不得。又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

師曰。殿角鵓鳩啼○僧問雪峰陞座。輥出木毬。玄沙捉來。安在舊處因緣。師云。陽山不妨再輥。便入方丈○拈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公案。師云趙州這箇無字。十人五雙。疑著可憐自家性命。且無知猶向狗邊討。非是○頌三玄三要云。第一玄。泥牛踏潑水中天。千星萬宿一時亂。明眼何能別正偏。第二玄。陽燄橫谿。白似泉。笑看緣木求魚者。不顧忙忙去下簺。第三玄。坐看虛空駕鐵船。南北東西津莫問。逕風還把藕絲牽。第一要。夜半月輪照石女。面私情不比尋常貌。第二要。龍吟并虎嘯。驚起夢中兒。頻把親娘叫。第三要。一曲無生調。不是箇知音。那識其中妙總頌云。三玄三要祖師關。無限禪人到此難。畢竟問余玄要旨。清溪流出水潺潺○師山居深僻。問道者罕得一見。自澤侍者領去衣拂。並不再記。一人海內高之（天隱修嗣已上五人）

福建建寧雲峰衡石鈞禪師。錢塘潘氏子。徧歷諸方每有夙契。終不自諾。復謁佛日方。深得洞上微指。方與駕湖用友善。用晚年多疾。以不得其嗣爲己憂。方效道吾與夾山故事。遂指師參用於普明。洞徹圓常一日用曰。化人問幻士。谷響答泉聲。欲識吾宗旨。泥牛水上行。意旨如何。師曰。夢見空花。用曰。臨濟有一句子。你又作麼生。師便喝。用便打。師又喝。用又打。師禮拜。用曰。元來是瞎驢。師拂袖便出○上堂。雲生寶樹。風敲翠竹。勘破鷄鳴。徧地塗毒。這是無趣老人的落處。卽今還有知落處的麼。有卽出來通箇消息○順治丙戌四月初六日示寂（駕湖用嗣）

續指月錄卷十九

續指月錄卷二十

六祖下三十五世

曹洞宗

北京大覺慈舟方念禪師。別號淸涼。唐縣人。族姓楊年十歲。矢願出家。投金臺廣德大慈老宿披剃。自念生死事大。受具。參方。初遊講席。博探性相宗旨。於暹

禮二法師座下爲唱導之師一日偶聽古道法主講楞嚴經至七處徵心處頓悟緣生不實法海深遠乃心自愧賴腰包直上少林參幻休潤和尚於立雪庭禮拜大潤問甚處來師曰北方來潤曰北方道法與此方如何師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潤曰恁麼則何用到此師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潤可之卽命典維那（余集生云二大老驀地相逢如馬伏波陳師反正俱妙似孫武子用兵進退合宜如龍掃翼似虎帶角直是攖他不得近他不得然雖如此同五處各見機宜舉覺茫無抵牾若據明眼人看來各與拄杖三十何故要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掌中扇）○一日師至五乳峰前隨喜初祖達摩大師九年面壁處忽然契悟從上大法亟詣潤方丈呈偈曰五乳峰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潤卽爲印證囑曰從上佛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衆生知有此事余得之小山先師十餘年矣今將從上佛祖心印源流付囑於汝汝當上體佛祖之心爲心以續慧命證燈相繼毋令喪失然雖如是尙宜晦跡林泉乘時而出師禮拜受囑潤復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淨風頭露○師掩關五臺晝則一食夜則孤坐久之

自念差別智不可不明乃肆遊諸方一切苦行人所頻蹙者師皆身親歷後至石城精厲過分雙目忽盲師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將身心一時放下硬坐七日雙目復明○南遊普陀歸由越之止風塗衆請說法湛然澄公來參師問止風塗向齊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澄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師復舉洞上宗旨逐一問澄澄乃說偈呈似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惟石女慣弄無針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霹靂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不覺天然得帝畿師閱曰語句緜密不落終始眞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印證曰汝後開兩片唇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卽付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爲甘露咄五乳峰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箇兒○師應請住禾之東塔豫之雲居匡廬後欲投老臺山越中緇白力挽師歸寶林道場（汰如河法師續高僧傳稱師爲淸涼國師後身）示寂後法嗣湛然澄公迎龕塔於顯聖南山之麓（幻林潤嗣）

嵩山少室無言正道禪師豫章新建胡氏子投上藍

寺蓮染年十五。遇知休老宿。指示禪要。遂從休遊憩南嶽淨瓶崖。朝夕參叩。休曰欲究明此事。須將宗教葛藤穿過。始得指參。遂庵昂昂語。休曰無言足稱法器。切不可以一知半解入渠胸臆。第令南詢。自參自悟。休指張掘頌。勘其履踐。師曰眞如尚不可爲。何須之有。休指往少室參幻休潤禪師。潤上堂。師問如何是洞上宗風。潤曰。月下三花樹。峰前雙桂枝。師曰和尙還別有否。潤曰。惟此一事實。無二亦無三。師言下大悟。卽呈偈曰。雲攢絕頂。月鎖幽巖。石人撫掌。木女舒顏。潤頌之。乃印以偈曰。無言的旨不離言。玄唱玄提妙絕玄。今日單傳親印授。他年雙桂利人天○萬歷庚寅。嵩山四衆請住少室祖庭。周藩國主迎師說法。主大開悟。汝寧王聞之。亦迎師至。世子病足倚杖而視。師乃引之周行七轉。汗流如注。而足卽瘳○僧問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問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豎拂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來年更有新條在。不假重重爲指陳○老宿問如何是無言。師曰四時行焉。一老宿又問如何是無言。師曰百物生焉。師機鋒敏捷。襟懷平實。後逝寂。塔於少室祖塋（幻休潤嗣）

內丘智空了睿禪師。本邑張氏子。弱冠出家。禮羅漢覺公祝髮。初事蓬山天然禪師。次歷燕都。徧訪禪伯。歸不升堂入室。深造其閫奧。復聞鄴下古風和尙開法於眞定。摳衣座下。抉擇六載。已而又値豫章大千潤和尙主少林。結同志五人往謁。潤一見以大器期之。許入室。凡室中徵詰。皆迎刃而解。服勤五載。方領衣法頂像歸里。京城衲子。恭就廣慈闌若請師開法○僧問懷才抱德來時。和尙如何相見。師曰看君好似南陽隱。不待茅廬三請來。僧曰知音有幾人。師曰還記得梁甫吟也無。僧無語。師曰蝦蟆打鼓蚓吹簫○師名振長安。列刹相望。禮聘開法。日無虛席。後因見達觀憨山二大師。皆爲弘法罹難。謂衆曰大名之下。難以久居。直下抽身南還。就內丘結草庵二十年。足不踰戶○天啓四年十二月初五日。端坐而化。壽八十五。門人智融等塔於本寺之後（幻休潤嗣）

上黨宗教繁谷妙銀禪師。邯鄲苗氏子。生有異相。宛如梵僧。父母知其非世俗中人。送本邑杜家庵剃度。一日看天童頌臨濟三聖。不得滅却正法眼藏機緣。有云。心心相印。祖祖傳燈。想佛祖授受之道。必肘後另有玄符。豈直熟讀禮誦。衣鉢束身。能荷佛祖之事乎。遂出參方。謁大千潤和尚得法。開堂上黨。道聞帝闕。說法內廷。辭歸鄉下。後遇流賊犯上黨。衆請入城避之。師曰。有何不了。乃避之耶。是夜無疾。笑談而逝。門人奉全身塔於宗教院之東北隅（幻休潤嗣）

象城淨業無疑眞信禪師。別號西巖。蓬山皇親劉氏子。禮城之中踼現。公出家受具。常書華嚴經。一夕書入法界品。至中夜無燈。金光滿室。緇素無不驚異。現公以若作聖解。即受羣邪語示之。勉其往參大千潤和尚。潤教看父母未生前話。力參數載。始得有省。呈似。潤急索曰。速道。師曰。貍奴今日翻觔斗。報道娘生鼻孔眞。潤乃付囑（幻休潤嗣）

南宮令于鍾英居士。字見明。河南鄴下人。生而胎素。長齋孝廉。屢上公車不第。謂同胞曰。人生各有夙懷。願隨所慕。今既不能遂志龍門。想選佛場。中心空及第。亦不可獨讓龐公。既就都門探賾禪講。撥草瞻風。深得智空禪師切磋。深入少林閫閾〇聞大千潤和尚奉命入都。駐錫大悲禪寺。士往咨決門下。凡三載。一日請益。如何是自己淸淨法身。潤曰。四肢百骸。九竅六賊。備贓而存焉。又不許向這裏會取。限三日道得契。即爲授記。一夜至五更。忽聞禪堂開靜鐘響。豁然省契。遂謁方丈告報曰。我會也。潤乃把住曰。速道速道。士呈偈曰。逃禪來扣少林風。末後鐘鳴一竅通。我做維那師便問。幾椎打破太虛空。潤囑之曰。竿頭進步。現宰官身。修菩薩行。無不可者〇後士第進士。初知南宮。旋棄去。就鄴郡南北。創廣濟寶蓮禪院二處。開堂說法。嘗有偈曰。金榜慚將名姓傳。濫竽三縣小烹鮮。而今拋向雲霄外。蓮社虎溪度歲年。又曰。久歷叢林每自憐。爲調心性不知年。寂光法爾周沙界。廓落無依笑普賢（幻休潤嗣已上六人）

建昌黃龍壽昌無明慧經禪師。撫州崇仁裴氏子。誕時難產。祖父誦金剛般若經而娩。因名經。初生顯異。

長銳蒼古九歲入鄉塾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塾師異之長依廬山忠和尚出家嘗疑金剛四句偈必有指據偶見傅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不覺釋然遂辭廬山隱峨峰嘗登絕頂顧盼而作偈曰踏上雲頭第一峰眼中廣博小虛空當時欲見無由面今日相逢處處同結廬三年人無知者○閱傳燈見僧問與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次墜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南庵依頌云廣州城外一片石多少刺史移不入老僧擧起示諸方孟嘗夜渡秦關黑神莫測鬼莫測三百年來大好山熱熱占斷大唐國○巨音還頌云處處春風草離離不堪悲處更堪悲巨靈劈破峯山路虎勢龍威在此時）○遂往廬山呈偈忠和尚即爲印可始許薙髮受具自此服勤左右日夕溫研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出住寶方時師年五十一矣（師住山日有僧問師住山前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韙其言遂徧參蓮池宏達觀可憨山清諸大老語各投契名布叢林）○師至少室禮祖塔會無言宗主言見師擧揚寄特乃與河南當道熊公尚父請師就寺說法○峨峰入院日上堂大衆會麼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的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與大衆商量還是教外別傳經中玄旨麼函蓋乾坤隨波逐浪麼截斷衆流擡薦商量麼大用現前探竿影草麼當陽撒出金剛寶劍麼據實而論窮劫不盡且要具眼者揀辨得出白是白黑是黑即不囫圇打作一塊始可定叢林之是非驗學者之邪正然後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措應緣無不合轍然此道離微味之久矣衆中有大智者當拌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爲期自他兼利一生不足再拌一生盡其三生自然合得古人云不入生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伶俐漢一聞便知妙然雖如此不得春風華不開且說道及至華開又吹落○上堂臘月逢辰叢林設粥所爲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下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若恁麼則三世諸佛已立下風況迦文佛乎且道貍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曰爲他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然雖

如是。寶坊不免連貍奴白牯。一齊趨出三門下。何也。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正令行。好漢盡收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首座曰。和尙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尙分上即得。某甲則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座曰。閒挑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箇人。師曰。也是閒弦子。下座○觀音誕日上堂。觀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話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只知天無蓋。地無底。一切世界有情無情。從何而起。道得即共大士七十三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拄杖饒舌。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記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上堂。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機。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喪不旋踵。所謂妙峰峻仞。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趨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攙搶。拂人間之孼屑。提墮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爲向上事。且道出格限量外一句。作麼生道。咦。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撥聖賢。悲久立珍重○上堂。拈起一著。佛祖一齊。捉放下一著。聖賢悉皆縛轆轤。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惟九有霑恩。亦乃四生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力睜眉。橫拈倒卓。何則。不許衆生亂描摸○上堂。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心。調直無阿曲。揮尺一下。下座○上堂。眞正龍象子。有時提得起放不下。有時放不下提得起。不弄死蛇頭。要將生虎尾。有時踦上金毛背。自然足下淸風起。會麼。水不涸兮魚自在。山靑幽也鳥安詳○僧參。師問趙州道。臺山婆我爲汝勘破了也。畢竟勘破在什麼處。僧曰。和尙今日敗缺了也。師曰。老僧一生也不柰何。好教你。知若實曾學。似來。看僧擬進語。師打一棒。云者掠虛漢（竺庵成拈云螢山一案拈却多少人鼻孔換却多少人眼睛者僧也解作明頭及手老漢拈出箇柴頭向他面前一吹直得退身無路且道者一棒他還知落處麼）○師問僧如何是佛。僧無語。師云。佛也不識。僧云。某甲初機。請和尙慈悲指示。師曰。野猿峰頂空哀哭。僧禮去○僧問和尙因甚不行脚。師云。木馬休鞭橫兩腿。鐵牛不索桊

低頭白鶴啄魚頸項直斑鳩呼雨嘴頭鉤會麼僧無對師云行脚去〇僧問經年不會請師方便師云且將不會底來曰鐵橛子師云未是不會底曰和尚也不得拗直作曲師云老僧眼若摩尼曰某甲不會師喝出〇僧問有人不通宗教不達性理和尚還接否師云不接曰爲甚不接師云爲伊不通達曰已通達者即接耶師云亦不接曰爲甚不接師云爲伊已通達也曰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師云若得恁麼老僧接之曰請師接師即打曰情知和尚只會恁麼師連打出〇僧問未相見時如何師云今日不答話進云相見後如何師云向道不答話僧又擬伸問師即打云鈍置殺人〇僧問如何是壽昌境師云雲散晴空不露頂如何是境中人師云天地淸平海衆寧如何得不被境風飄泊師云挂印封侯猶不樂作麼生得大安樂師云不雜碎無繩自縛曰和尚還安樂否師云你試看僧喝師即打〇洞山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如意珍藏鑑衆賢雖然萬派皆相應宛爾無離玉座前〇偏中正應物現形不涉定但見千差共一宗不

分貴賤皆寧靜〇正中來九重勅旨徧天涯發令通行寧朕兆玄音利樂絕纖埃〇偏中至靈機廓運撐天地一塵不控大慈威唯克自心存利濟〇兼中到妙不拘玄玄契妙親賢避惡悉無依入聖超凡俱不要〇師住寶坊峨峰壽昌二刹別建庵院二十餘所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丈室蕭然惟作具而已益王禰師道德深加襃美每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〇萬曆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謂衆曰老僧自此不復砌石矣衆皆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茲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痛下死工夫復曰此是老僧最後分付一著大衆切宜珍重新正十三日示微疾遂不食曰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衆環侍不懌師以偈論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爲老病死慌可笑無生法忍將何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聊安此道場十四日書辭道俗十六日作舉火偈曰無始劫來祇這箇今日依然又這箇復將這箇了那箇這箇那箇同安樂復命侍者代爲發火宣偈次晨取水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適索筆

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荼毗火光五
色頂骨諸牙不壞卽於本寺方丈建塔（陳山忠尉○慈山德濟禪）
師題師像曰入簡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
里遙相見生涯在钁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沒弦弓慣用
石鞏箭只要射箇人聰弦早奔寶忽擲頑石頭鐵羽一
齊限拋出鐵彈淪見者絕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
只許言前薦若問當陽向
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辨

續指月錄卷二十終

續指月錄尊宿集

盧陵聶　先樂讀　編輯
濟陽江　湘鄂上　參訂

尊宿機錄

饒州薦福承古禪師操行高潔稟性虛明參大光敬玄禪師乃云祇是箇草裏漢遂參福嚴雅和尚又曰祇是箇脫灑衲僧由是終日默然深究先德洪規一日覽雲門語錄忽然發悟自此韜藏不求名聞棲止雲居弘覺禪師塔所四方學者奔湊因稱古塔主○范公仲淹出守鄱陽聞師道德請居薦福開闡宗風○僧問大善知識將何爲人師云莫曰恁麼則有問有答去也師又云莫○問青青翠竹盡是眞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如何是般若師云黃泉無老少曰春來草自青師曰聲名不朽曰若然者碧眼胡僧也蹙眉師曰退後三步僧曰苦師乃云吽吽○問臨濟舉拂學人舉拳是同是別師曰訛言亂衆曰恁麼則依令而行也師曰天涯海角○上堂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

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晝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你入拔舌地獄〇冬至日示寂書辭衆偈曰天地本同根鳥飛空有跡雪伴老僧行須彌撼金錫恰逢冬至日靈光一點赤珍重會中人般若波羅密偈畢而逝

嘉興聖壽宜翁可觀禪師出家南屏從車溪得省住聖壽遷當湖德藏退隱竹菴每自怡曰松風山月我無盋衣鉢也〇宋乾道七年丞相魏杞請主吳之北禪入院適重九指座曰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

臨安靈隱普覺湣明禪師因奉旨斷還九里松上堂山前一片閑田地曠大劫來無界至今朝恢復又歸來坐斷脚頭幷脚尾東也是西也是南北東西無不是畢竟酬恩作麽生十里荷花九里松直指堂前香一炷

和州淨戒守密禪師爲薦福古嗣法上首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稽首稽首曰學人有分也無師曰頓首頓首僧作舞而出師曰似則恰似是卽未是

靑州佛覺禪師頌仰山師子曰一色無過指示人白銀世界裏頻申超然推倒還扶起爭似東風煦日新〇一日佛日堯禪師詣師道場自撾鼓上堂抑揚雲門臨濟宗風平分半座不辭而去

圓通善國師佛日自江右至燕寓大聖安一夕與佛覺晦堂夜話亥時師年方十二座右侍立曰山僧自南方來拄杖頭不撥著一箇會佛法者師叉手進曰自是和尚拄杖短曰大驚曰可乞此子纘吾臨濟一宗師曰雲門臨濟豈有二邪曰稱賞不已〇金世宗幸聖安瑞像殿問師曰禮則是不禮則是師曰禮則相敬相重不禮則各自稱尊帝大悅〇得法後住延聖示衆舉洞山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又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麽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大陽曰直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師曰且道諸人卽今脚根下一句作麽生道若道無寸草許你參見洞山若道出門便是草

許你參見石霜。若道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許你參見大陽。若總道不得。許你參見延瑠。何故。惟有好風來席上。更無閑語到人間

燕山慶壽玄悟玉禪師。金世宗令中使持紙一張。書心佛二字問師曰。若是甚麼字。時圓通在座。應聲答曰。不是心。不是佛。稱旨。次日賜長短句曰。但能了淨。萬法因緣何足問。日用無爲。十二時中更勿疑。常須自在。識取從來無挂礙。佛佛心心。佛若依心也是塵。師答謝曰。無爲無作。認著無爲。還是縛。照用同時。電卷星流已太遲。非心非佛。喚作非心猶是佛。人境俱空。萬象森羅一境中

黃山趙文孺居士。爲圓通善入室弟子。記莂後。常作頌曰。妄想元來本是眞。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仔細看來無別人

高郵定禪師。初參玄悟。室中擧僧問玄沙。如何是淸淨法身。沙曰。膿滴滴地。師於言下有省○僧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乾屎橛

潙山太初禪師。字子愍。溫陵人。世爲儒者。師倜儻有

大志。所爲詩文皆不凡。士大夫多推目之。一旦棄去。選佛於尊勝。以律自撿。盡去豪擧之習。出嶺徧參叢林有聲。久之罷參歸閩。會南劍報恩虛席。郡守陳宓聞師名。命主之。未幾眞德秀西山居士。延師主大潙二十餘載。日繞萬指。師說法縱橫博大。不讓古尊宿。西山旣致政。每與師游。從容論道。莫不心醉。大抵師以平實接人。故諸儒雅重之

中觀沼禪師。海雲印簡之受業師也。常誨海雲曰。汝所欲者。文字語言耳。向去皆止之。令身心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瞥然自省。方可與吾相見。後同海雲爲元兵所劫。北渡至朔方。元國主署師慈雲正覺大師之號。及師將示寂。有羽客楊至愼求偈。師命執筆代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擊電。臨行爲君通一線。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客曰。師幾時行。師曰。三日後。時五月二十七日也。至六月初一果無疾而逝

雪峰樵隱悟逸禪師。懷安聶氏子。歷叩名宿。後得法於雪峰佛海禪師。郡帥擧住雪峰。凡七載。退居西菴

○皇慶二年。復奉旨再住。賜佛智之號。凡六年謝去。至泰定二年。仍奉旨補前席。又居七載。師三住雪峰。百廢具修。大爲法門盛事。嘗序雪峰錄。有曰。老眞覺自德山一棒桶底脫後。直得鰲店月寒。象峰雪霽。攬醍醐於一杓。彰大用於三毬。響之轟百億雷霆於四天之下。曠數百世。眞聲愈宏。所有垂示。流出胸襟。蓋天蓋地。廣陵一奏。幺絃下里。不復聲矣○元統二年示寂。塔於佛海塔傍

五臺鐵勒院子範慧洪大師。因閱楞嚴。至一人發眞歸源。十方銷殞。忽悟。遂造河朔汝禪師。陳所見。汝可之。臨終偈曰。六十春光又八年。浮雲收盡露青天。臨行踢倒須彌去。後夜山頭月正圓。更衣坐脫

建寧獎山慧空元模禪師。古田蘇氏子。修習禪定。遯飯仰。一日於定中游獎山。至玄獎禪師道場。有老人迎謂曰。吾爲師守此山五百年矣。言畢化黑龍而去。既寤。乃曰。吾當還此山也。遂往卓菴。一日謂衆曰。吾今化緣已畢。卽當入滅。復說偈曰。四十餘年寄俗塵。如今卻顯箇中尊。巖頭一夜東風起。吹得花開滿樹春○鐵船無舵亦無篷。撐入金蓮性海中。末後一機今說破。白雲元不離長空。○大地山河覽無跡。虛空撞破見端的。縱教鐵輪頂上旋。本性圓明常不失。復曰。西天第三代商那和修尊者。隱象白山。現龍奮迅三昧。說法調伏諸外道。然後化火自焚。吾今往象鼻巖前。亦當如是。乃入龍奮迅三昧。時雲霧四起。雷雨大作。繼而化火自焚。衆收靈骨。塔於菴之西

鄭州普照佛光道悟禪師。蘭州寇氏子。偶宿灣子店。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曰。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母參方。母曰。將何之。師曰。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往參白雲海禪師。遂承印記○元泰定二十四年。出主普照。身著白衣。踏黃犢吹短笛。游於鄽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毗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入滅、

鴈山羅漢寺證首座。目瞽見道明白。晨朝粥自訊掃。或問者片田地掃得乾淨也未。座豎起苕帚示之。又

問眞淨界中。本無一塵。掃箇甚麼。座亦竪起者帚示之。嘗題九牛山偈曰。四五成羣知幾年。春來秋去飽風煙。清溪有水何曾飲。綠野不耕長自眠。箇箇脚跟皆點地。頭頭鼻孔盡撩天。尋常只在千峰頂。大地人來作麼來

溫州靈雲省菴恩禪師。台之寧海人。兄弟四人。師居長。同時發心出家。祖父遺業悉散衆親。徧叩諸方。後出世靈雲。結夏上堂。以大圓覺。牛角馬角。爲我伽藍。瓜竪菜籃○上堂。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頌曰。狗子佛性無。狗子佛性有。猴愁摟搜頭。狗走料擻口○晚年退居靈雲之前山○至正甲申。空室偕數衲往謁。時師年踰九十矣。龐眉皓髮。頎然清聳。拽履而出。且行且問曰。何處來。空室曰。江心。師曰。深幾百丈。室曰。讓老和尙不得。師曰。且坐吃茶

文獻公黃溍居士。字晉卿。婺之義烏人。元天歷初。詔天下僧儒善書者。會集杭州淨慈。泥金書大藏尊經。士亦預焉。每食必與衆僧共處。若別爲治具則不樂。甚至詬罵不食而去。嘗題懸崖墨蘭曰。嫋嫋春風一樣吹。託身高處擬何爲。從他自作顚倒想。要見懸崖撒手時○題東坡像贊曰。五祖禪師世外人。娑婆久已斷生因。誰將描邈虛空手。去覓他年身外身○題山谷像曰。笑殺當年老晦堂。相逢剛道桂華香。披圖面目渾依舊。鼻孔何曾有短長

坱北和尙。姓蔣。不知何許人。年十五。涉獵經史。言辭簡邃。鬢首垢面。動靜不羈。至正初。抵松江沈氏家園。常題詩曰。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夢向誰說。竪起空拳指白雲○又曰。不偏不倚立於中。不著西邊不著東。超出東西南北外。一毫頭上釣蒼龍。一日謂衆僧曰。吾垂化盡矣。若等勉之。言絕而蛻

奉化雪竇常藏主。不諳文字。專習禪定。儕輩呼爲常遂磨云。所作偈頌。事理圓融。音律調暢。其頌鐵牛曰。百煉爐中輥出來。頭角崢嶸體絕埃。打又不行牽不動。着回端不入胞胎○頌海門偈曰。業風吹起浪如山。多少漁翁著脚難。拌命捨身挨得入。方知玉戶不曾關○頌苦筍偈曰。紫衣脫盡白如銀。百沸鍋中轉

得身自是苦心人不信等閑嚼著味全眞○又息菴偈曰百尺竿頭罷問津孤峰絕頂養閑身雖然破屋無遮蓋難把家私說向人

台州黃巖濠頭丁安人法諱覺眞號竺心初見絕田耕於委羽山有省入遂棄家築室自居復參涌泉古愚泉曰艮家子女東奔西走作麼安曰特來禮拜和尙泉曰者裏容你不得安乃拍手一下曰三十年用底今朝捉敗泉便休去○往鴈山春雨菴謁無際纔入門便曰春雨如膏行人惡其泥濘際曰不是不是安擬進語被際喝出晩年就邑中明因寺側開接待一僧提包笠直入臥內安問是什麼僧曰行脚僧安遂指其足曰草鞋綻斷爲甚不知僧無語安便將包笠擲出曰者裏無汝措足處一日明因奎禪師相看安曰聞說長老夜來生得兒子是否明曰且道是男是女安曰鷄銜燈盞走鷺鷀釣魚竿

慶元育王勉侍者送同事僧遊台鴈偈曰鳥窠吹布毛侍者便悟去雖不涉言詮早已成露布天台嶺上雲鴈宕山中樹此去好商量莫觸當頭諱臨終偈曰生本不生死亦非死祕魔擎杈俱胝豎指

鑷工張德道者鄞之下水人一日大雪沙彌團雪作佛像衆皆述偈詠之德亦隨後占偈曰一華擎出一如來六出團團笑臉開識得髑髏元是水摩耶宮裏不投胎

永福靈江浩首座依古林於饒州永福居第一座結夏秉拂僧問進一步時如何座曰撞牆撞壁曰退一步時如何座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座曰立地死漢

天歷老素首座生平一關深隱罕有識之者有僧得其山居述懷三偈曰傳燈讀罷鬢先華功業猶爭幾落叉午睡起來塵滿案半簷斜日落庭華○尖頭屋子不敎低上有長林下有池夜久飈猋掠黃葉却如蓬底雨來時○浮世光陰自不多題詩聊復答年華今朝我在長松下背立西風數亂鴉

淨慈元菴會藏主臨安人修涅槃堂偈曰涅槃一路最掀翻觸處工夫見不難洗面驀然摸著鼻繡鍼眼裏好藏山

杭州天目一山魁菴主。蘇州人也。天資敏捷。通內外典。與平石砥友善。棲遲嚴谷。不與世接。僅有山麓洪氏子弟。往來送供。一夕洪氏婦夢主乘肩輿至其舍。覺而產一子。翌旦登山候之。果化去矣。因名應魁。字士元。幼讀書補邑庠。娶妻生子。年三十。一旦忽自猛省。遂棄家。縛茅於東峯絕頂。晝夜精勤行道。一日空室。和尚。因避寇自徑山過其廬。見其舉止閑雅。應對從容。叩其所以。乃知其爲一山後身也。因謂之曰。公前身與平石翁爲莫逆交。翁今年垂九十。尚耳目聰明。何不通箇信息。亦見一夢兩覺。而夢覺一如乎。主欣然揮毫作偈寄之曰。寄語天童老平石。一念非今亦非昔。欲聽寒山夜半鐘。吳江依舊連天碧

溫州壽昌絕照輝禪師。嘗坐夏於淨慈東圓寮。壁間有水墨大士像。師朝夕禮拜。甚切。一日忽見淨瓶水從壁涌出。通身慶快。從此智鑑日明。嘗有偈曰。工夫未到方圓地。幾度凭闌獨自愁。今日是三明日四。雪霜容易上人頭

明州育王虛菴實首座。寄臥雲菴主偈曰。黃金園裏馬交馳。徑寸多成按劍疑。月曬梅華千樹雪。臥雲一枕夢回時

明州天童幻菴住首座。禮應菴塔祖偈曰。眈眈睡虎管窺斑。便把中峯作靠山。不得破沙盆一箇。兒孫乞活也應難

明州天童默中唯西堂。詠蠶偈曰。桑空柘盡始心休。絲密工夫一繭收。爐炭鑊湯拌得入。爲人只在一絲頭

佛隴宜興可上座。聽雨偈曰。簷頭滴瀝甚分明。迷已衆生喚作聲。我亦年來多逐物。春宵一枕夢難成

瑞州九峯壽首座。臨終偈曰。七十二年。者邊那邊。與十方飯。參達磨禪。今朝一擲翻身去。笑破傍觀紫半邊

天台雲峯無盡祖燈禪師。四明王氏子。參日溪詠公於天寧。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却來再問。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師便喝。師遽禮拜。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師曰。開口卽錯。溪頌之。出參諸方。

尋卓錫上雲峯影不出山者五十年〇洪武二年二月八日示微疾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如何師笑曰昔德山疾僧問還有不病者麼山曰有僧曰如何是不病者山曰阿哪阿哪師良久曰如此喚作病得否衆無語師曰色身無常蚤求證悟時至五更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師曰終不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曰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拶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

徑山傑峯英禪師金華人初爲徑山首座歸鄞楚石琦有偈送之曰淩霄峯頂第一座摩訶衍法皆明破百非四句俱已離白雪陽春誰敢和〇上堂衲僧行履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贓又偈曰清平世界罷干戈無柰兒曹籍甚何急水灘頭抛直鈎錦鱗不遇枉哆囉尋常持金剛般若經一日持經畢即泊然而逝

徑山敬菴莊禪師台州人自幼厭葷穢薄世塵父母捨廣慈菴出家久之徧參知識了徹宗源會於越中主二刹稍不如意即辭去往依全室於天界全處以二座未幾推主徑山道化隆盛〇永樂十二年奉詔入京同修大典寓天界三載少師姚公等交章薦師住持堅辭不受歸徑山示寂塔於水嶺小池上

淮南祐上座者久歷叢席儕輩重之客鼎州天王寺以道自牧人不得而親疏居無何語衆曰吾去矣或謂其戲也迫之求頌即索毫楮大書曰來不入門去不出戸打破虛空更無回互拍手呵呵歸去來白雲散盡靑山露乃趺坐奄化主事僧亟呼據之師復張目舉手謝曰不致上累善爲保重是時郡守蘇公亦往致敬撫其遺體曰可謂了事衲僧也

佛妙禪師昆明人出家於天華寺洪武十六年赴京賜衣鉢杖錫遊浙之徑山宣德四年十二月沐浴更衣書偈曰去年七十九今年滿八十萬里爲參尋世緣今已畢擲筆端坐而化

杭州仙林雪庭禪師杭之仁和桂氏子毀齒喪父患痘風因雙目短視數求出家謁休休於仙林一見契合閱楞嚴至一毫端現寶王刹有疑後在江陰乾明

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崢嶸於眉宇間有省。後因除夕聞鐘聲。不覺數年行履。忽爾浩脫。偈曰。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〇師自號梅雪隱人。又曰幻寄。審曰。夫幻卽寄之蹤。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翳目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空眞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

吉州武功山白雲明星禪師。閩之長汀張氏子。落髮受具。專修止觀。忽歎曰。大丈夫道業未就。如生死何。遂徧叩名宿。緣機有契。隱瀟峯二十餘年。太守汪公。勉師出世。師復移茅深入。學侶嚮至。漸成精藍。一日辭衆曰。吾去矣。衆問何往。師示偈曰。明月落波心。白雲橫嶺上。欲識本來機。鐵牛吞大象。語畢端坐而逝。全身塔於本山

杭州徑山月林鏡禪師。本郡人。少穎異。稺齡出家。聞扣名碩。俾參本來人。久而有省。作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驀然揪著箇鼻孔。試看元來是白丁

金陵永寧古淵清禪師。聞鷄鳴有省。偈曰。喔喔金鷄報曉時。不因宅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

伏牛無礙明理禪師。汾州和氏子。參松竹大方和尚。隨衆打七。有一聲虛空碎。獨露法中王之句。後同月菴大圓入終南。一日菴舉高峯銀山鐵壁話。師頓悟。述偈。有一覺心空疑便消。拈來放去自逍遙之句。遇方求證。方曰。伏牛打七。卽不問。終南靜室意如何。師曰。伏牛打七。泥團土塊。終南靜室。放大光明。方喝曰。卽今光明何在。師向前一掌。方大笑曰。如是如是

杭州雲棲蓮池袾宏禪師。郡之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和尚祝髮。北遊參徧融。後謁笑巖於柳巷。求開示。巖曰。阿你三千里外來開示我。我有甚麼開示。師恍然。辭歸。過東昌。道中聞譙樓鼓聲。忽悟。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閑事。魔佛空爭是與非〇住雲棲。侍郎王公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曰。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師自代曰。走却

法師留下講案遂頌曰光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銓部虞公淳熙問慧曰點五百病僧因緣師曰慧曰自甘窮子捨已從人西院屈陷平民將生就死可惜五百僧只解點著便行曾無一二高臥不起令慧曰顯異惑衆禍及兒孫郡主深切民瘼我山僧急趨時難倉卒中失帶了竹杖子不免奮空拳向居士癡瘇上劈地一下敢保沈痾潰散毒血淋漓萬派流通百骸舒暢雖然如是云何一人能令衆起不見道陽囘片葉春滿千林者事且止祇如終日把竹杖子東指西揮不如一直在木頭上朝持暮守守來守去忽然枯木重花便是死人再活說甚麼竹木管取盡大地草木叢林悉皆成佛去也何以故靑靑物外虛空體卽是如來堅實心○題自像曰十畫九不像惱殺丹靑匠庶幾此近之權留作供養若道這便是依然成兩樣不兩樣三十棒○問參禪念佛可得用融通否師曰若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問世尊默然良久外道請開我迷雲空生宴坐不言帝釋云善說般若師曰良久處欲望開迷陰霾萬里宴坐邊擬聞般若說竟多時雖然如是鞭頭得旨空裏飛花者畢竟見箇甚麼新春日示衆今日賀新春歲時重換却昨日作麼生○萬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日師將示寂預別衆曰半月後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至期示微疾面西而逝

徑山紫柏達觀眞可禪師吳江灘缺沈氏子年十七剃髮遊方聞誦張拙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眞如亦是邪大疑一日齋次忽悟乃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一掌便醒安用如何若何遂遊江南居無定所後住燕山有居士言及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師曰如何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士惘然師曰汝問我我爲汝說士遂問師忽擊案曰聞麼曰聞師曰此非而生其心麼又曰汝是有心聞無心聞曰無心聞師曰此非應無所住麼復說偈曰木魚打得響怕痛忽生嗔汝若知痛處禹門度金鱗○萬曆癸卯秋忌師者以他事陷師罹難先是神宗皇帝手書金

剛般若偈汗下濆紙疑當更易亟遣近侍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無窮法藏從此放光上大悅〇師被逮曰上見章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旨下曰著審而已拷訊時神色自如備嘗箠楚抵死以傳燈未續則我出世懸命一大負餘無他言始終不屈至十二月初五日入獄十七日法司定案欲死師師說偈曰一笑緣來別有因那知大塊不容塵從茲收拾娘生足鐵橛花開不待春又曰世法若此久住何爲乃索浴罷囑侍者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侍者痛哭師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此去就耶〇時有吳生者侍問大法復爲說偈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夙緣我自西歸君自北多生暗語更泠然語畢端坐而逝御史曾學程聞之急趨至無之曰師去得好師復張目笑而別獄中香雲不散待命六日顏色不改及出浮葬於慈恩寺外後迎龕建塔徑山著有紫柏集行世

瑞州黃檗無念深有禪師黃州麻城熊氏子年十六患瘡垂絕叔兄議許出家乃匙祝髮蕩山有老僧謂之曰十方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師聞悚然即事參訪聞僧學僧問大休如何是西來意休曰黃瓜茄子師大疑徧參江浙名宿謁廬山大安禪師安問曰汝號甚麼師曰無念安曰那箇是無念師茫然一夕聞哭笑二聲相觸猛然開悟偶見麪一盆在當路掇起送入櫃中見有果籠將手推開不覺失手櫃蓋打頭彈身汗流笑曰徧大地是箇無念何疑之有將前疑滯一齊打破〇萬歷辛巳往龍湖同李卓吾居士至駟馬山有講主至士問主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僧依文講訖士曰無念你說看師將開口士將師膝上一推曰這箇濟師忽猛省乃知十地菩薩夢見衆生身墮大河欲救度故起勇猛心發大精進入法兩空始得入門全無干涉有偈曰四十餘年不住功窮來窮去轉無踪而今窮到無依倚始悔從前錯用功〇僧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謗曰如何即得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著曰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者箇不屬四大〇問古人

迸除却咽喉脣吻道將一句來者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迸却咽喉脣吻你且道一句看僧無對師曰你被音聲塞却口○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底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底只你不見曰請和尙指出我看師曰我說汝不見○問如何出離生死師召僧僧應諾師曰從者裏出曰和尙說底話某甲不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麼

夔州白馬儀峰方衮禪師達州羅氏子參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徧謁知識結茅雙溪○一日午炊聞甑中作聲忽大悟作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繇用盡機思無處求窗前移步寵門下白雲青峰齊點頭齊點頭南嶽天台共一籌○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績麻捻線一如常稱家豐儉隨時過嬾插堂前者炷香無幻聞之曰此人曾作細密工夫來萬歷壬辰秋歸達州中興白馬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兩頭燒火一頭煙○師平昔手中常執一鼗鼓一面書矗字一面犇字凡答話多舉而揺之示寂塔於龍神山

廣信鵝湖養庵心禪師郡之上饒朱氏子偶過戚屬會道者譚四生之義師於言下洞了物我平等大意往雒之太平落髮南歸焦山度臘聞江中推船聲有省偈曰夜靜江空闊推船囫囫聲不知何所住擔子半邊輕謁華山聞山拈一段生涯六不收話有疑猛提七日身心脫然尋歸故里○住靈山畫大圓相於壁間題曰內寫莫教塗黑外寫勿使傷白有人向圈裏圈外下得註脚者許汝學道無疑不然總是懵懂○後住鵝湖十年不立座元博山參以趙州無字話相契請居厥職贈以偈曰鵝湖十載虛元位一旦緣何立少年兩道眉毛八箇鬚須知佛祖不容前○師嘗以無門鎖置丈室以驗諸方偈曰上古留傳鎖濕君智鑰開若無開鎖法相見不須來○萬歷丁卯二月晦日上堂說法置齋作別復示偈曰八十餘年幻夢中鐵牛耕破太虛空臨行一句相分付半夜金烏帶日紅端坐而逝

杭州眞寂聞谷廣印禪師嘉善周氏子母夢玄武神仗劍率諸甲士擁護其門而生七歲常瞑目端坐父

母送之杭州開元寺剃度後師歸省親母誡之曰三朝新婦一世禪和子其勉之師每述其兩句終身受用不盡一日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去其師不能答時儀峰和尚結茅褙平往叩之峰曰汝要會須妙悟始得師曰如何得悟去峰乃教看雲門露字師一聞便信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尋上雙徑結茆白雲峰下看亮座主參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曰却是虛空講得經碌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揑娘生鼻錯認葫蘆作淨瓶於是往雲棲盡得蓮大師之旨○次參龍池傳和尚適傳負暄階下師問曰和尚在那裏傳曰恰好不在師即展禮人事畢傳出所著德山托鉢頌示師且曰汝別頌看師即頌曰末後之句有也無德山父子太誵訛同條生不同條死活得三年恨轉多傳喜甚謂師曰何不承當此事共相唱和師不自肯傳曰更欲如何師曰覷圓悟大慧爲多愧耳傳憮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須行傳送至門外撫師背曰老姪我還疑你在師曰甚處疑某甲傳曰如何是密啓其意師曰今日不打宜與轉傳呵呵大笑師頂笠便行北遊五臺還眞寂四衆懇請開堂師堅持不肯遂南遊隱建州廢寺及自閩歸司理黃端伯復以爲請師曰某孀居久矣豈更適人耶○師生平滴水滴凍不肯一念外馳雖洞透祖關而抝同流俗終不以悟自居教律三宗鼎立師皆能洞晰其微時或爲衆演說聞者靡不心服○崇禎丙子臘月辭衆告寂塔全身於孔靑之陽

海虞破山洞聞法乘禪師別號雪柏吳江李氏子少從華山剃度單身行脚參紫柏可尊者問一句中具三玄即不問一玄中具三要如何師屈指曰也是死蛇當頭可大悅以禪虎稱之一時名重叢林○師住天目中雲庵雪嶠信參次師坐火箱口喃喃地信即跳入火箱同坐曰口喃喃地作甚麼師笑曰汝從何處來到此天目信曰從無陰陽地上來師默然信即跳下火箱○林皋豫參師適在山門相遇師曰那裏來豫展兩手師曰這裏天王殿倒却還知麼豫曰

既是天王殿。爲甚麼倒却。師曰賊○師一日謂嚴天池曰。穹窿山昨夜點頭矣。不知居士道箇甚麼。勿謂三世諸佛口挂東壁也。如居士灑灑落落。不妨我多多和和○師住破山。舉漢月藏爲首座。每言近日禪病。往往搏量公案。註解因緣。磨楞合縫。稱斤度兩。不惟自隔千生。更復陷人無算○天啓三年七月。臨示寂。呼侍者至。即爲坐脫。供全身三七日。儼然如生。世壽七十二。塔於破山寺南。牧雲門禪師刊師語錄十卷行世。雪嶠信和尙爲之敍

達澄受昭禪師。通州人。不言姓氏。嘗參天童悟。充西堂。未幾忽棄去。人莫測其意。或嚴寒履冰。或深夜踄嶮。或俗其頂。或民其衣。獨語咄咄不休。或談鬼幻事。聞者疑駭。遇衆環拜。視如路人。輒叱之曰。我不識汝。或反拜之□林□和尙迎師。住天童丈室。禮敬甚恭。少頃。所有牀坐。一時擊碎。擲階下。衆愕不知所謂。更爲陳設。師即掩戶不語。粥飯從牖入。徒衆每隔戶稱名禮拜。師皆不內。忽一日遯去。不知所之。四衆悲戀。牧雲門爲師立師行道

江陰黃毓祺介子居士。晤費隱容於金粟。自敍到過天童。容云。曾住幾時。士云。七八日。容云。還得天童意旨麼。士云。不得。容云。既不得。莫是蹉過麼。士云。若有得。則眞是蹉過。容云。今日識得居士也。士乃休○士久依悟和尙。大有入處。悟化後。同門法嗣請士結集悟和尙語錄書問行世。後鼎遷。士被執石頭城獄。留題山翁恣像云。憶自黃嚴。嗣席天童。踞先覺堂。卓卓孤風。楔以楔出。毒以毒攻。蛇吞鼈鼻。虎齩大虫。正令全提。孰敢嬰鋒。出語成詠。百折不窮。佛果衙官。大慧附膺。稜秕之導。往來愍喪。國難以來。蹤迹西東。兄遊天外。我戲圜中。世出世間。皆大英雄。不負先師。舊衲蒙茸。眉毛結供。鼻孔氣通。曹谿正脈。臨濟眞宗。是木上座。亦號山翁。粤三日將決矣。復作絕命詩曰。劍樹刀山掉臂過。長伸兩脚自爲摩。三千善逝原非佛。百萬波旬豈是魔。潦倒不妨天亦醉。掀翻一任水生波。夜來夢作脩羅手。其柰雙丸忽跳何。以一破箑書寄牧雲門禪師。然後坐脫圜中

明州白雲延祥鹿門西師。太楚之襄陽人也。姓氏未

詳早歲博通教典至濠泗間士大夫皆尊禮之不啻蓮社遠公矣於壽霍適中之地營塲房化城二刹後聞密老人唱導天童師易服腰包即詣座下悟一見契重之深錐痛劄盡捐寶惜未幾呈偈曰幾度喫棒最親切歷劫狂心當下歇不用擬議問如何覷體分明皮破血悟印可久之密老人過通玄遷化師聞白雲相距不遠即往觀之曰吾夙緣在矣有一虎出林伏師前衆皆驚愕師曰莫驚乃護三寶神也即廬其址虎乃爲侍人皆言爲之常禪師再來也郡伯韋公嚮師風訪於廬果見其道行精嚴容貌雍肅虎侍之異曰予與麗公胥壞之不侔而有同然也即捐貲贖產聿成梵宇爲白雲之中興也師於順治戊戌臘月一日辰刻集衆囑曰本寺當作十方叢席無違我願闍維後將吾骨爲粉散於東湖令水族得利切勿營塔言畢書偈跏趺而逝當晚侍虎非嚎三日亦終弟子奉師全身三年顏貌不變後闍維舍利無數弟子將半骨散湖中尊師之願半骨塔於本山右麓

靑林如鑑老宿侯官林氏子十八矢志慕道出嶺禮雲棲宏又參顯聖澄和尚看無字有省以偈呈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脫下袴子來遮面面子未曾遮得全半身露出令人厭澄撫而印之師不自當後以省親歸閩及祝髮復出嶺侍澄久之歸鼓山居東庵及博山無異和尚開法茲山宿傾心事之遂稱得旨自是深埋頭角潛修密煉至年八十七示寂於石林舊隱閱七日荼毗火光金色香氣馥郁平日所持木念珠不壞

優曇顧和尚湖廣人族姓儲十九投顯愚衡祝髮後參天童悟和尚依侍久之悟一日見師擡石遶喝云翻轉石頭來師於言下有省悟深然之次日辭去結茅深隱後住靜江都參徒日集師終不自肯口喃喃梵唄不歇凡有請益皆叱之曰參方去〇康熙壬子五月朔示微疾至初八日命諸參徒入室問汝等還知老僧去處麼愳侍者云月明照見夜行人師云套語進云師意如何師云壬寅年不生壬子年不死汝再道看進云壬寅年却生壬子年却死師振聲大喝云得恁麼塗汙老僧進云畢竟如何師示偈云咫尺

雲程九十州脚跟任意把拏揉門前柳色開金眼檻外諸峰笑點頭偈畢問甚麼時候了侍云午矣師乃索茶嗽口跏趺擲盞而寂

太史蔣超虎臣居士江南金壇人謁鐵舟海禪師於金山問山河大地俱有壞時且道金山壞不壞海伸一足云向這裏下得一轉語便見端的士云下語也不難祇恐與師隔一層了也海云恁麼道又爭得士云和尚又如何海云切莫當面錯過士諾諾又問蘇長公與佛印禪師玉帶機緣請師代一轉語海云山衲若代語玉帶又要還了也士云畢竟下甚麼語方得相應師云莫謂山衲無語好士云將謂別有海云今日方始瞥地那士一日舉似同年孫孝則孝曰何不道是語何有是坐何處○士寓孝則居士園久之孝問曰邇來不見兄有禪士曰禪可見麼孝曰試道看士曰想不必道次日孝謂士曰大悲閣記是兄的是古人的士曰是我的孝曰兄忘却了也士點首後入都寄書云此行艮苦幸蚤爲我賦招魂也孝復曰安得便心動北風有何惡士請告歸道經高郵乃別孝曰予將浪蕩了此一生孝曰何處去士曰過得廬山又峩嵋矣後果終於峩眉伏虎寺臨寂留詩一律云翛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墮業塵直向鑊湯求避熱又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裡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一念祝能仁週畢趺坐擲筆而逝

寧波天井天壽鏡宗新禪師早參拈拄杖曰大衆米裏有虫飯裏有沙總是尋常事爲甚麼須著提咬落拇指良久曰有些脚酸○示衆曰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高聲曰且道是甚麼時節買帽相頭○早參卓拄杖曰老僧祇解這箇諸人又作麼生又卓拄杖曰上山擒虎易開口告人難

明州天井秀峰敢禪師本郡邵氏子因僧問諸佛妙理即不問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一喝僧一喝師曰且道那一喝是賓那一喝是主僧又喝師曰那裏學得這虛頭來○因僧問如何是未生前本來面目師曰這問最親切僧曰學人不會再乞方便師打云正好向者裏會去

金陵紫竹林卉堂旋煥禪師楚之武岡羅氏子心慕內典棄儒入釋禮圓照佛語和尚披剃歷有年所遂傳心印建峩山住五臺弘演教律道風遠振江南諸護法請住紫竹林除夕示衆月月有箇三十日惟茲三十休兒戲閻羅老子算飯錢試問諸人何所敵若敵得炎炎火宅清涼域若敵不得二六時中須著力且道如何是著力一句紅爐燄裏翻身轉那怕閻君面似鐵○著有祇園小集藥師法懺清磯集說楞嚴綱旨法華提綱紫竹集等書盛行於世

江南興化蘆渡大威權禪師本邑程姓投五台祕魔巖徧融老宿薙染參憨山清遠觀可笑巖寶最後謁龍池傳時值密雲悟繼席執侍最久嘗發願云如今生不明此大事因緣誓不倒單晝夜端坐如一座泰山相似悟見師如此行履一日悟問汝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悟曰三年前在甚麼處師打一掌曰在這裏悟曰這是三年後的事如何是三年前的事師又打一掌悟曰一掌不作一掌用時如何師曰今日被和尚一問只得嘴挂壁上悟曰如何是日用中事師曰飢則喫飯寒則添衣即呈偈曰一撈通身冷汗流全然放下任悠悠西來祖意何須問魔佛從今一筆鈎○師一日請悟沐浴次師曰清淨法身作麼生浴悟便打師曰本來無一物又打箇甚麼悟痛打曰這漢若不打三十年後罵老僧去在○師一日告衆送信檀樾曰老僧某日去矣侍僧問曰和尚往甚麼處去師以手指西而逝世壽九十九僧臘八十八

古徐州龍山容止量禪師興化王氏子參山茨際和尚於東明際問曰汝是何鄉人師曰江北際曰可曾帶得鄉里物來麼師豎起拳頭際曰我不識這是甚麼東西師曰非但和尚不識三世諸佛亦不識際曰不識箇甚麼師一喝際便打師拂袖曰今日識破這老漢師於康熙壬子忽示衆曰吾行矣言畢泊然而逝

續指月錄尊宿集終